黄帝内经精解

上古·黄帝　著　　曹洪欣　武国忠　主编

主编简介

曹洪欣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中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前院长、首席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生命认知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国际中医中药杂志》主编、《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中医药类总主编等，发表论文350余篇，出版著作30余部。

武国忠　著名中医师，现任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传统医药研究中心主任。师从当代道教学者、著名中医、针灸大师胡海牙，是胡海牙先生的入室弟子；又从师于意拳大师王玉芳，朱垚亭两位先生精研意拳养生，得意拳站桩真传，被王玉芳先生收为义子。结合自己多年临床实践经验，融道家养生、丹道养生与武术养生等中国传统养生学精髓于一炉，构建了一套全新的适合现代人体质特点的先天医学体系，得到了医学界的普遍推崇和患者的高度认可。出版有《黄帝内经使用手册》《一通百通治百病》《活到天年》《身体自有大药》《养生太极桩》《伤寒集注》《本经疏证》《道家养生》等著作。

序：元典置案 创新不遥

许嘉璐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

曹洪欣、武国忠两位教授组织中医药专家整理出版这套《中医四大典籍》，在我看来这是近年中医学界出版工作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件事。虽然三十年来中医药典籍出版成果丰硕，但是，把《黄帝内经》和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集中整理合刊，还是首次；这四部著作都是中医药经典中之伟大典籍。如果着眼于中国医学从远古走来的路径，可以说，这四部书正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四个『节点』、『驿站』，标志着中国医学在不断前进时所展现的、可以给当今重要启发的内在逻辑性。

从出土文物推测，中国医学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相当水平，只是『文献不足征』，后人难以描述得系统具体而已。可以说，《黄帝内经》基本是战国（前四七五—前二二一）之前我国医学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医学理论的基石，它从侧面反映出，在此之前中国的『巫』与『医』已经有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和探讨，包括『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也应作如是观。关于对人体和疾病探索的文字记录，可能我们略后于古印度，但是《黄帝内经》如此系统、全面，其所揭示的原理历经二十多个世纪的实践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则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现象；这也证明，它是经过了在其出现之前不知道多少世纪的磨练而获得的经验结晶。

如果我们以《黄帝内经》为观察的起点，那么，张仲景的历史性贡献就是在全面体现《黄帝内经》哲理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医学辨证论治的总方向——或者说是总品格——树立了临床实践的光辉楷模。如果说，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是中国医学从总体理论框架充实、延展到了对万千医生面对层出不穷的病症施治的指导，那么孙思邈作为其中的『圣者』，则给人们提供了数以千计的诊治种种病症的验方。中医一直秉持着自己特有的整体、系统、关联、和谐、有机、注重个性的理念，而《千金方》则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总结；一千多年来，无数临床医生又继续在施治中不断丰富之，发展之。到此时，可以说，中国医学『宝库』中唯一亟须补足的，就是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医学药典了。这样，在孙思邈之后约一千年，出现了同样伟大的李时珍。他参考了前人与时贤上千种论著，足迹遍及盛产药材之地，拜农、工百姓为师，历时近三十载，写出了集中国药学之大成的《本草纲目》。李时珍的出现，完成了中国医学完美体系的构建。这一体系对于历尽沧桑、经受过无数次天灾时疫之苦的中华民族，其功鉅矣，伟哉！中国的医药学理论和医术对『汉字文化圈』诸国和中东地区各民族都做了不小的贡献，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21世纪，人类已经悄然进入一个很少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分析、宣传的『转型』期:人文、社会、哲学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转向。其表像就是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开展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各种宗教和信仰回顾自己的『元典』。这三者是紧密相关、彼此促进的。之所以要回顾元典，是因为它们是古代哲人排除了客观对自己的干扰，对宇宙、人类、社会细密观察、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若干代人智慧的总结。哲学家们称世界产生众多『元典』的那段时间为『轴心时代』。从那时到现在，虽然过去了二十多个世纪，『元典』所提出的问题和所揭示的道理，仍然是后世所有思想家的圭臬。至今，人类所思考和争论的焦点、范围，所提出的见解，始终没有超越柏拉图、释迦摩尼、孔子和老子。两千多年来人们所做的，不过是在有些方面对『元典』进行细化、深化而已。我想，在『轴心时代』那些伟大先行者的名单里，理应有《黄帝内经》的作者们。

无疑地，现在各种医学的医治效果和水平远远高于两千年前。但是，君不见这一成就主要是仰仗着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设备的精巧细密和药品的『多样化』（主要是化学和生物制品）而获得的么?而对人与自然（包括诊治与环境）、人之身与心、未病与欲病等根本性问题的理论，不是并没有突破『轴心时代』巨人们的领悟么？和人文社会领域一样，世界的未来有待于『新轴心时代』的光临么？中国医学在看到建立在二元对立、机械论、精细化、标准化基础上的西方医学，在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后，正在渐渐走向死胡同之时，在看到人类所造成的对自身的威胁迅速加剧之时，是不是更应该重温《黄帝内经》的哲理和医理，并由此出发，顺着它之后那三个『节点』一路思考下去，结合着二百多年来西方科学的成就，力求中国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上升到空前的高度，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做出超越『黄帝』、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祖先的贡献呢？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继承，是创新永不可少的起点。回顾『元典』，则超越先哲、奔向中国医学进步的下一个『驿站』，理应不远矣。

写到此处，忽然想到，我也和大家一样，不断说着、写着『中国医学』或『中医』这样的名词；细思之，我们这里所说的『医学』或『医』，和在谈到『西方医学』或『西医』时的所指，其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西医，自文艺复兴时期起，逐渐从教会和修道院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中医，则自始至今展现着超强的综合力，它不仅包含着诸如植物、动物、矿物、化学、天文、地理这些『自然科学』学科，而且和人文社会学科的多项内容几乎融为一体。『医者，仁术也』这句人所共知的话，不但是说医者以仁爱为旨，与被医者本为一体，而且也反映了『医』与道德伦理之不可分割。在欧洲（或西方）中心论仍然处于世界主导性思维的今天，难免有些外人与国人以西方医学的标尺来衡量中国医学。如果有人声称中国医学『不科学』、是『伪科学』，还都还是小事，造成中西医间的隔阂与对立，给二者的进步与结合造成障碍，才是更应该引起注意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作为医之外行的我实在难以置喙，只好翘首有待于中医之大家。

丙申清明后二日

值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谨序于日读一卷书屋

《中医四大典籍》出版前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夏典籍浩如烟海，中医古籍汗牛充栋，《黄帝内经》、《仲景全书》、《药王全书》、《本草纲目》堪称中医学四大典籍，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大成之作。线装书局联合善品堂藏书积极推进，我们组织有关专家整理出版中医四大典籍，对传播中医药知识、服务民众健康、促进中医药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我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屠呦呦研究员因青蒿素发现获得二〇一五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引发国内外学者和大众对于中医药的巨大热情和坚定信心，为中医药典籍的抢救、整理、发掘提出更高要求。

《黄帝内经》托名黄帝所作，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是战国以前医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总结上古以来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因病机以及疾病诊断与治疗、养生保健预防等，进行全面阐述和系统的理论概括，是中医理论奠基之作。对后世医学影响深远，传播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堪称『中医学之祖』。

《仲景全书》，即《伤寒杂病论》，为世称『医圣』东汉名医张仲景所撰，是中医临床经典著作。该书编成后不久亡失，经晋代王叔和辑佚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刊，历代刻印数十次而流传至今。《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中有关外感伤寒病症的部分，《金匮要略》是《伤寒杂病论》中有关内伤杂病的部分。这部著作创中医防病治病辨证论治之先河，历史上诸多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逾千种专著、专论，形成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此书不仅为历代中医奉为临床实践的『圭臬』，而且在日本、朝鲜等国很早以前尊之为『圣医宝典』。

《药王全书》包括《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分，为世称『药王』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所撰。《备急千金要方》是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简称为《千金方》。该书撰成后在国内外影响极广，中、日翻刻影印者达三十余次，又有刻石本、节选本、改编本、《道藏》本等刻印者数十种。一九七四年日本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誉为『人类之至宝』。更为日、美、德以及东南亚各国学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关注。《备急千金要方》成书后，孙氏感其内容尚有不足，而续编《千金翼方》。《千金要方》记有方剂四千五百余首，《千金翼方》记有方剂两千余首，临床各科病症都选列若干医方，供作临床治疗处方时参考。

《本草纲目》是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撰的医药学巨著，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博物学著作。问世以来，先后刊刻三十余次，版本众多，流传甚广，受到历代医家推崇和喜爱。传遍五大洲，传到日本与欧美多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10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作为中医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四大典籍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医领域。如《黄帝内经》还是一部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奇书，博大精深，不仅涉及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解剖学、诊断学、病因学、病理学、针灸学、养生学等方面内容，而且涵盖天文、地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领域当时先进的科学成就。《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中医药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发展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认为，『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中国博物学家中‘无冕之王’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至今这部伟大著作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化学史和其他各门科学史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二〇一一年《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中医四大典籍，突出版本甄选、古本辑复、文字校正、经典解读等方面整理研究，整套丛书采用善品堂定制安徽泾县上品纯手工宣纸印刷，传统古法装订，简体竖排，力图在中医古籍原貌恢复、中医经典传世保存和中医文化普及方面有所创新、有所贡献。

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医悬壶济世，救苦拔难，依靠的是仁心仁术。仁心来源于天地正气，仁术则源自薪火相继的中华智慧。这些智慧的传承发展，凝聚成中医四大典籍这样的医学人文瑰宝。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诸君若有心悬壶，请用功于这些经典著作，形成中医理论思维，提高防病治病能力。同时，也可由此门径，探寻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厚渊源，为健康中国建设、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先生百忙中为《四大典籍》作序，我们深表谢意！同时向为此书出版做出贡献的各位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曹洪欣　武国忠

二〇一六年三月

前 言

《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其论述内容主要以黄帝和岐伯对话的形式展开，后世便用『岐黄之术』代称《黄帝内经》，并由此引申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

《黄帝内经》是战国以前医学的集大成之作，它总结了上古以来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等，做出全面的阐述和系统的理论概括，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

《黄帝内经》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深远，中医学史上的著名医家和医学流派，都是在《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名医张仲景正是参考了《黄帝内经》，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的影响超出中国范围，深入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史载，《黄帝内经》传人朝鲜以后，立即就被列为当时朝鲜医科学生必修的医学教材。因此，《黄帝内经》堪称东方医学之祖。

《黄帝内经》不仅是一部医学巨著，也是一部养生宝典。书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是讲怎样不得病，『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怎样使人们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长寿，颐养天年。《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因此，要做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是『顺应自然』。人与自然这种相参相应的关系在《黄帝内经》中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生理还是病理，无论是养生预防还是诊断与治疗，都离不开这种理论的指导。这对于越来越注重健康的现代人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黄帝内经》还是一部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奇书。它博大精深，内容不仅涉及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解剖学、诊断学、病因学、病理学、针灸学、养生学等方面的内容，而且涵盖了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领域当时先进的科学成就。

一般认为，《黄帝内经》并非黄帝所作，黄帝、岐伯等不过是托名而已。《黄帝内经》之名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上。现在所见的《黄帝内经》，既有战国至西汉初期的篇章，也有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的作品，是一部由战国至两汉不同时代的医家，搜集当时医学成果，整理加工和补充成篇，汇集而成的医学巨著。其中《素问》侧重阐释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病机、诊法、治则等理论阐述；《灵枢》则更重于人体解剖、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内容探讨。

《黄帝内经》成篇后，《素问》和《灵枢》既有同时传世，也曾分别流传。

《素问》自战国时代成书，到齐梁间全元起作《素问训解》，一直保持九卷的旧制。而全元起注《素问》时，《素问》第七卷已经亡佚。唐王冰据其先师张公秘本而补入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大论，实际上是另一部医书《阴阳大论》，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也曾引用。此外，《素问》中的第七十二篇《刺法论》和第七十三篇《本病论》，在王冰次注《素问》时已是有目无文，北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时却将该二篇作为《素问遗篇》陈列于后，故可以认为这两篇当系唐宋间之补作。所以，王冰之所补与刘温舒之所附不应视为《黄帝内经》文。后世刻书多依惯例而仍循王、刘之意，自然与《黄帝内经》早期失传版本的原貌相去甚远。

至于《灵枢》，虽有《针经》、《九卷》、《九虚》和《九灵》等几个传本系统，但隋唐以后均已亡佚。宋臣林亿、高保衡等校正医书时亦因其残缺过甚而欲校不能。南宋史崧氏所献的《灵枢经》虽与王冰所引之《灵枢》及王唯一所引之《灵枢》内容有所不同，但毕竟是现今行世的唯一宋代版本，后世元、明各本均以之为本源。

此次重修《黄帝内经》，我们并未采用通行的版本，而是以《素问》全元起本辑复本和明无名氏本《新刊黄帝内经灵枢》为底本，以尽力恢复《黄帝内经》的本样。同时，为更好地传播理论知识，我们对原书做了导读题解、注释和翻译，期望有利于广大读者阅读理解。然而，由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久远和内容文字深奥，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编 者

二〇一六年三月

素 问

卷　一 三

平人气象论第一 三

决死生篇第二 一四

藏气法时论第三 二四

宣明五气篇第四 三四

经合论第五 四二

调经论第六 四九

四时刺逆从论第七 六六

卷　二 七一

移精变气论第八 七一

玉版论要篇第九 七六

诊要经终论第十 八〇

八正神明论第十一 八八

真邪论第十二 九五

标本病传论第十三 一〇二

皮部论第十四 一〇九

气穴论第十五 一一五

气府论第十六 一二三

骨空论第十七 一三二

缪刺论第十八 一三九

卷　三 一五四

阴阳离合论第十九 一五四

十二藏相使第二十 一五九

六节藏象论第二十一 一六四

阳明脉解第二十二 一六八

五藏举痛第二十三 一七〇

长刺节论第二十四 一七八

卷　四 一八三

生气通天论第二十五 一八三

金匮真言论第二十六 一九五

阴阳别论第二十七 二〇五

经脉别论第二十八 二一六

通评虚实论第二十九 二二三

太阴阳明表里篇第三十 二三四

逆调论第三十一 二三九

痿论第三十二 二四五

卷　五 二五一

五藏别论第三十三 二五一

汤液醪醴论第三十四 二五四

热论第三十五 二六一

刺热篇第三十六 二六八

评热病论第三十七 二七六

疟论第三十八 二八二

腹中论第三十九 二九五

厥论第四十 三〇一

病能论第四十一 三〇七

奇病论第四十二 三一二

卷　六 三二〇

脉要精微论第四十三 三二〇

玉机真藏论第四十四 三三八

刺疟篇第四十五 三五四

刺腰痛篇第四十六 三五九

刺齐论第四十七 三六七

刺禁论第四十八 三七一

刺志论第四十九 三八一

针解篇第五十 三八三

四时刺逆从论第五十一 三八九

卷　七（阙） 三九二

卷　八 三九三

痹论第五十二 三九三

水热穴论第五十三 三九八

从容别白黑第五十四 四〇四

论过失第五十五 四一〇

方论得失明著第五十六 四一五

阴阳类论第五十七 四一八

四时病类论第五十八 四二三

方盛衰论第五十九 四二八

方论解第六十 四三四

卷　九 四三九

上古天真论第六十一 四三九

四气调神大论第六十二 四五一

阴阳应象大论第六十三 四五八

五藏生成篇第六十四 四七九

异法方宜论第六十五 四八七

咳论第六十六 四九一

风论第六十七 四九五

厥论第六十八 五〇一

大奇论第六十九 五〇六

脉解篇第七十 五一二

附录一 五二一

王冰《序》 五二一

林亿《序》 五二八

附录二 五三五

天元纪大论 五三五

五运行大论 五四四

六微旨大论 五五八

气交变大论 五七四

五常致大论 五九四

六元正纪大论 六三一

至真要大论 七一〇

附录三 七六六

刺法论 七六六

本病论 七八五

附录四 八一〇

通行本与全元起本对照表 八一〇

灵 枢

卷　一 八一九

九针十二原第一法天 八一九

本输第二法地 八三一

卷　二 八四五

小针解第三法人 八四五

邪气藏腑病形第四法时 八五四

卷　三 八七五

根结第五法音 八七五

寿夭刚柔第六法律 八八四

官针第七法星 八九二

卷　四 九〇〇

本神第八法风 九〇〇

终始第九法时 九〇五

卷　五 九二二

经脉第十 九二二

卷　六 九六六

经别第十一 九六六

经水第十二 九七二

卷　七 九八一

经筋第十三 九八一

骨度第十四 九九四

卷　八 九九九

五十营第十五 九九九

营气第十六 一〇〇一

脉度第十七 一〇〇三

营卫生会第十八 一〇〇七

四时气第十九 一〇一三

卷　九 一〇一九

五邪第二十 一〇一九

寒热病第二十一 一〇二一

癫狂病第二十二 一〇二七

热病第二十三 一〇三四

卷　十 一〇四五

厥病第二十四 一〇四五

病本第二十五 一〇五一

杂病第二十六 一〇五三

周痹第二十七 一〇五九

口问第二十八 一〇六二

卷十一 一〇七一

师传第二十九 一〇七一

决气第三十 一〇七七

肠胃第三十一 一〇七九

平人绝谷第三十二 一〇八一

海论第三十三 一〇八三

五乱第三十四 一〇八七

胀论第三十五 一〇九一

卷十二 一〇九七

五癃津液别第三十六 一〇九七

五阅五使第三十七 一一〇〇

逆顺肥瘦第三十八 一一〇三

血络论第三十九 一一〇九

阴阳清浊第四十 一一一二

卷十三 一一一五

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 一一一五

病传第四十二 一一一九

淫邪发梦第四十三 一一二四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第四十四 一一二七

外揣第四十五 一一三二

卷十四 一一三五

五变第四十六 一一三五

本藏第四十七 一一四一

卷十五 一一五三

禁服第四十八 一一五三

五色第四十九 一一五九

论勇第五十 一一七一

背腧第五十一 一一七五

卷十六 一一七七

卫气第五十二 一一七七

论痛第五十三 一一八一

天年第五十四 一一八三

逆顺第五十五 一一八七

五味第五十六 一一八九

卷十七 一一九四

水胀第五十七 一一九四

贼风第五十八 一一九七

卫气失常第五十九 一一九九

玉版第六十 一二〇五

五禁第六十一 一二一二

卷十八 一二一六

动输第六十二 一二一六

五味论第六十三 一二二〇

阴阳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一二二三

卷十九 一二三八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一二三八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一二四三

行针第六十七 一二五一

上膈第六十八 一二五三

忧恚无言第六十九 一二五六

卷二十 一二五九

寒热第七十 一二五九

邪客第七十一 一二六一

通天第七十二 一二七〇

卷二十一 一二七八

官能第七十三 一二七八

论疾诊尺第七十四 一二八七

刺节真邪第七十五 一二九三

卷二十二 一三一〇

卫气行第七十六 一三一〇

九宫八风第七十七 一三一八

卷二十三 一三二六

九针论第七十八 一三二六

岁露论第七十九 一三三九

卷二十四 一三五〇

大惑论第八十 一三五〇

痈疽第八十一 一三五六

附录 一三六六

史崧《叙》 一三六六

黄帝内经　　素 问

卷　一

平人气象论第一

平人，就是气血和平的人；气是指脉气，古人说脉不自行，随气而至；象是指脉的形象。本篇内容以讨论脉象为主，讨论方法从平人、病人加以对比分析，因此即以『平人气象论』名篇。

胃气为本，『得谷则昌，失谷者亡』。篇中就平脉、病脉、死脉分别说明五脏脉象，『四至五至为平脉』，超过或不及，则为反常。另外，四时不同脉象、脉症相同、脉症相反等情况，均有临床诊断价值。

黄帝问曰：平人何如？岐伯对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

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曰少气。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

呼吸定息：张景岳：『出气曰呼，入气曰吸；一呼一吸，总名一息。呼吸定息，谓一息既尽，而换息未起之际也。』指人呼吸一呼一吸结束，而没开始换气的瞬间到下一个呼周期开始的间隙。息，即一呼一吸的时间。闰以太息：张景岳：『闰，余也，犹闰月之谓。言平人常息之外，间有一息甚长者；是谓闰以太息。』太息：指深呼吸。张志聪注：『闰，余也。太息者，呼吸定息之时，有余未尽的脉又一动，如岁余之有闰也。』尺热：即尺肤热，腕关节至肘关节之间皮肤上发热。『尺』是『尺肤』的简称，指尺部的皮肤。病温：即患了温病。滑：脉数而流利为滑。涩：脉迟而不流利为涩。痹：感受风寒温邪，而气血不通，引起肌肉关节酸痛、麻木一类的病症。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一呼脉四动以上，是一息八至以上，难经谓之『夺精』，是精气衰夺的意思，故曰死。

黄帝问道：无病之人的脉象是怎样呢？岐伯答说：无病之人一呼气一吸气，叫做一息。另外，一吸结束到一呼开始的交换时间这是闰以太息，一次呼吸共有五次搏动，叫做无病之人。通常用无病之人的呼吸情况，来调候病人的脉息，医生无病，所以可以调匀自己的呼吸以候病人的脉搏次数，这是脉诊的法则。

人一呼，脉只跳动一次；一吸，脉也跳动一次，这是气虚的现象。若人一呼，脉就有三次跳动，一吸，脉也有三次跳动并且躁急，尺部皮肤发热，这是病温。尺肤不热，脉搏往来流利的，这是风病。若人一呼，脉的跳动在四次以上的必死，脉搏中断不复至的必死，脉搏忽慢忽快的也是死脉。

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

胃：指胃气。玉机真藏论：『脉弱以滑，是有胃气。』终始篇：『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是皆胃气之谓。春胃微弦曰平：即春季脉有胃气略带弦就是平常人的脉象。毛：形容脉来轻浮无力，如按在毛上的感觉。散：吴崑：『肝气喜散。春时肝木用事，故五藏天真之气，皆散于肝。』

人的正常脉气，是来源于胃的，胃气就是平人脉息的正常之气，人的脉息如无胃气，叫做逆象，逆象是能够致死的。

春脉，弦中带有冲和的胃气，叫做平脉；弦多胃气少，就是肝病；但见弦脉胃气，就要死亡；若虽有胃气，而兼见毛脉，等到秋天就要生病；倘若脉太甚，就会立即生病。春天是脏真之气散发于肝，肝脏是藏筋膜之气的。

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

长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

钩：王冰：『前曲后居，如操带钩也。』即脉洪大有来盛去衰的现象。石：形容脉来沉实，如石沉水中。代：指软弱之极而无胃气之脉。

夏脉，钩中带有冲和的胃气，叫做平脉，如果钩多而胃气少，就是心脏有病；如果但见钩脉无胃气，就要死亡；若虽有胃气，而兼见石脉，预测等到冬天就要生病；倘若石脉太甚，就会立即生病，夏天是脏真之气通于心，心是藏血脉之气的。

长夏脉微软弱而有胃气，叫做平脉，假如弱多而冲和的胃气少，就是脾脏有病；假如但见弱脉而无冲和的胃气，就要死亡；若软弱脉中，兼见石脉，预测到了冬天就要生病；倘若石脉太甚，就会立即生病。长夏的脏真之气濡润于脾，脾是藏主肌肉之气的。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于肺，以行荣卫阴阳也。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

毛：王冰：『秋脉也。谓如物之浮，如风吹毛也。』即脉来轻虚以浮，指端的感觉就如按在毛上。石：马莳：『冬时臀脉必主于石，如石之沉于水也。』即脉来如石沉水。

秋脉，微毛而有冲和之象的，叫做平脉，如果毛多胃气少，主肺脏有病；假如但见毛脉而无胃气，就会死亡；若毛脉中兼见弦脉，预测等到春至就会生病；倘若弦极了，就会立即生病。秋时脏真之气高藏于肺，肺脏是主藏皮毛之气的。

冬时的脉象，沉石而有冲和之象的，叫做平脉，如果石多而冲和的胃气少，就主肾脏有病；如果但见石脉而无胃气，就要死亡；若沉石脉中兼见钩象，预测延至夏天就要生病；倘若钩脉太甚了，就会立即生病。冬时脏真之气下藏于肾，肾脏是主藏骨髓之气的。

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盛喘数绝者，则病在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曰死。

欲知寸口太过与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曰肩背病。寸口脉沈而坚者，曰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脉沈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脉沈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寸口脉沈而喘，曰寒热。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脉小实而坚者，病在内。脉小弱以涩，谓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脉滑曰风，脉涩曰痹。缓而滑曰热中，盛而紧曰胀。脉从阴阳，病易已；脉逆阴阳，病难已。脉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脉反四时及不间藏，曰难已。

虚里：沈氏经络全书：『乳根穴分也。』在左乳下，心尖搏动处。其动应衣：甲乙作：『其动应手。』是可从改。宗气：王冰：『宗，尊也，主也，谓十二经络之尊主也。』即水谷生之精气，积于胸中，谓脉之所宗，故称宗气。结而横：结，脉象。吴崑：『脉来迟，使一止，曰结。横，横格于指下也。』指脉气横斜，动应指下，仍指徐里而言。寸口：亦称脉口或气口。在这里分三部，是概括寸、关、尺三部而言的。中手：指脉息应指而言。不间藏：张景岳：『间藏者，传其所生也。』如肝不传脾而传心，心不传肺而传脾，起气相声，虽病亦微。不间藏，指相克而传：如心病传肺，肺病传肝，肝病传脾，脾病传肾或肾病传心等，故曰难已。

胃经的大络，叫做虚里。出于左乳下，贯隔而上络于肺，其脉搏动应衣，这是脉的宗气。倘若跳动极剧，并且极快，这是病在膻中的征象；若见跳动时止，位置横移的，主病有积块；倘若脉绝不至，就要死亡。

如何诊寸口的太过与不及呢？寸口脉应指而短，其病头痛。应指而长，其病足胫痛。应指短促迫疾，有上无下，主肩背痛。应指沉坚的，其病在中。应指浮盛的，其病在表。应指沉弱，主寒热及疝瘕积聚小腹痛。应指沉紧并有横斜的形状，主胁下、腹中有横积作痛。应指沉喘，病发寒热。脉象盛滑而紧的，病是比较重了，是六腑有病；脉象小实而坚的，病是比较重了，是五脏有病。脉来小弱而涩的，主久病；脉来浮滑而疾的，主新病。脉来绷急的，主病疝瘕小腹作痛。脉来滑利，主病风。脉来涩滞，主病痹。脉来缓滑，其病热中。脉来盛紧的，主病腹胀。脉顺阴阳，病易痊愈；否则，病就不易好了。脉与四时相应为顺，即使患病，亦无其他危险；如脉与四时相反，病就难以痊愈了。

臂多青脉，曰脱血。尺脉缓涩，谓之解。安卧，脉盛，谓之脱血。尺涩脉滑，谓之多汗。尺寒脉细，谓之后泄。脉尺粗常热者，谓之热中。

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藏见皆死。

颈脉动喘疾咳，曰水。目裹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水。溺黄赤，安卧者，黄疸。已食如饥者，胃疸。面肿曰风。足胫肿曰水。目黄者，曰黄疸。妇人足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

解：高士宗：『解，懈同；，音亦。』张志聪：『懈惰也。』及懈怠懒动。解：特殊异常之义。颈脉：王冰：『谓耳下及结喉旁人迎脉者也。』就是颈动脉，古人称为人迎脉。目裹：指上下眼睑。李念莪注：『目之下胞。』卧蚕起之状：指蚕蜕皮后的润泽光亮的样子。黄疸：病名，多由湿热或寒湿引起。胃疸：病名，即黄疸之一种。因其食已如饥，故曰胃疸。疸通『瘅』，热的意思，胃疸即胃热病。足少阴脉动甚：足少阴脉是指心脉，动甚即心脉有流利滑动之象。妊：就是怀孕。

臂多见弦脉，是由于失血。尺肤缓而脉来涩，主倦怠无力，喜卧。尺肤热而脉来盛，主大脱血。尺肤涩，脉来滑，主多汗。尺肤寒，脉来细，主大便泄泻。尺肤粗，脉气常显热者，主热在里。

肝之真脏脉出现，至庚辛日死；心之真脏脉出现，至壬癸日死；脾之真脏脉出现，至甲乙日死；肺之真脏脉出现，至丙丁日死；肾之真脏脉出现，至戊己日死。这就是真脏脉出现死亡的日期。

颈部脉非正常搏动，并见喘咳症状，主水病。眼泡浮肿如蚕眠后之状，也是水病。小便颜色黄赤，喜卧，是黄疸病；食后仍觉得饥，是胃疸病。面部浮肿为风，足胫肿为水。目珠发黄的，是黄疸。妇人两手少阴脉动甚的，是怀孕的表征。

脉有逆从四时。未有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风热而脉静，泄而脱血，脉实，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涩坚者，皆难治，命曰反四时也。

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藏脉，不得胃气也。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

太阳脉至，洪大以长；少阳脉至，乍数乍疏，乍短乍长；阳明脉至，浮大而短。

未有藏形：马莳：『未有正藏之脉相形，而他藏之脉反见。』指没有出现相应藏腑本身应有的脉象。春夏而脉瘦：瘦，小也。新校正：按玉机真藏论作沉濇。脉瘦：瘦，即细小；脉瘦指脉象细小。『太阳』『少阳』『阳明』：少阳主正月、二月，阳明主三月、四月，太阳主五月、六月。

脉有逆四时的，就是当其时不出现真脏脉形，却反见它脏的脉，如春夏的脉反见瘦小，秋冬的脉反见浮大，这就叫做逆四时。风热的脉应该躁，反见沉静；泄泻脱血的病，脉应该虚，反见实脉；病在内的，脉应实而反见虚；病在外的，脉应浮滑，反见涩坚，这样的病全都难治，是因为违反了四时。

人的生命以水谷为根本，所以断绝了水谷，就会死亡。脉没有胃气，也要死亡的。什么是无胃气，就是仅见真脏脉，而没有冲和胃气的脉，所说的脉无冲和胃气，就是肝脉不见弦象，肾脉不见石象。

少阳主正月二月，这时的脉来，是乍密乍疏，乍短乍长的；阳明主三月四月，这时的脉来，是浮大而短；太阳主五月六月，这时的脉来，是洪大而长。

夫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气为本。病心脉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心死。

平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肺病。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

平肝脉来，耎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

累累如连珠：滑利如珠，连绵相贯。琅玕：张景岳：『音郎干。说文曰：琅玕似珠。言其盛满滑利，即微钩之义也。』即似珠和美玉，有柔滑之意。喘喘：马莳：『其来如喘，又喘而连属，且中手而偃曲，有钩多胃少之义。』形容脉来如喘气急促的样子。其中微曲：张志聪注：『心气虚也。』前曲后居：是形容心脉失却冲和之气，但钩无胃之象。张景岳：『前曲者，谓轻取则坚强而不柔；后居者，谓重取则实牢而不动。』即心气衰竭而邪气盛的征象。厌厌聂聂：吴崑：『翩翻之状，浮薄而流利也。』形容脉象轻薄流利，即安静而轻小之象。如落榆荚：马莳：『又轻虚以浮之意。』形容脉象的轻浮和缓。榆荚，即榆树之果皮伸长如鸟翅者，其形扁圆而轻薄，垂垂成串。不上不下，如循鸡羽：形容脉象涩而往来艰难。马莳注：『鸡羽，轻虚之物也。不上不下，如循鸡羽，则鸡羽两傍虽虚，而中央实坚，所以谓之病也。』如物之浮：张志聪注：『虚无根也。』如风吹毛：张志聪注：『散乱极矣。』耎弱招招：形容脉象柔弱和软。张志聪注：『弱，柔和之气也；招招，犹迢迢也，即悠长之象。』如揭长竿末梢：像举起长竿末梢，以形容脉来弦长而和软。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李念莪注：『盈实而滑，弦之太过也。长竿无梢则失其和软之意，此弦多胃少。』急益劲：急数而更坚强。

正常心脉来时，像一颗颗珠子，连续不断地流转，属于正常，这叫平脉。如果心脏有病，脉就显出非常急数，带有微曲之象，这叫病脉。如果脉来前曲后居，如执带钩一样，全无和缓之意，这是死脉。

正常肺脉来时，轻浮虚软，像吹榆叶一样，这是平脉，秋季是以胃气为本。假如脉来上下，像摩鸡和羽毛一样，毛中含有坚劲之意，这是病脉。假如脉来旭草浮在水上，像风吹毛动，像这样的轻浮，就是死脉。

正常肝脉来时，像举着竿子，那竿子末梢显得长软，这是平脉，春季是以胃气为本。假如脉来满指滑实，像抚摩长竿一样，这是病脉。假如脉来急而有劲，像新张弓似的，这是死脉。

平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践地，曰脾平。长夏以胃气为本。病脾脉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曰脾病。死脾脉来，锐坚，如鸟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平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按之而坚，曰肾平。冬以胃气为本。病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肾病。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

和柔相离：和缓而安详之意。如鸡践地：张景岳：『从容轻缓也。此即充和之气。』形容如鸡足踏地，和缓徐行的脉象。实而盈数：强急而不和缓。如鸡举足：汪机：『践地，是鸡不惊而徐行也；举足，被惊时疾行也。况实数于轻缓相反，彼此对看，尤间明白。』形容脉象疾而不缓。如鸟之喙：张景岳：『喙音诲，作嘴字讲。』如鸟之喙，是坚区的意思。如鸟之距：张景岳：『距，权与切，鸡足钩距也。』形容脉象如鸟之距有钩之义。如屋之漏：王冰：『屋漏，谓时动复住。』形容脉象如屋漏水，点滴无伦次。如水之流：张景岳：『去而不返也。』如水流去而不返的意思。喘喘累累：即沉石生动之象。如引葛：高士宗：『如引葛藤之上延，散而且蔓，不若钩之有本矣。』形容脉象的坚搏牵达。发如夺索：吴崑：『两人争夺其索，引长而坚紧也。』即长而坚劲的意思。辟辟如弹石：高士宗：『辟辟，来去不伦也；如弹石，圆硬不软也。此但石无胃，故曰肾死。』形容脉象的坚实。

正常脾脉来时，和柔相附有神，像鸡爪落地一样，是缓缓的，这是平脉，长夏季节是以胃气为本的。假如脉来充实而数，像鸡的往来急走，就是病脉；假如脉来如雀啄、如鸟跃跳之数，如屋漏水一样地点滴无伦，如水溜之速，这是死脉。

正常肾脉来时，连绵小坚圆滑，按之其坚如石，这是平脉，冬时是以胃气为本的。假如脉来形如牵引葛藤，按之更坚，这是病脉。假如脉来像解索一般，数而散乱，又像弹石一样，促而坚硬，这是死脉。

决死生篇第二

本篇内容，主要讨论的是三部九候的诊脉，以人身上中下分为三部，每部又以天地人分作三候，三部综合，共得九候。从三部九候的分析，料及病情合决断死生，所以篇名就叫做『决死生篇』。

文中提到七诊与三部九候合参以判断疾病的预后，以及不同病变（经病、经络病、血病、奇邪）的不同针刺治疗手法。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地，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互，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

岐伯对曰：妙乎哉问也！此天地之至数。

帝曰：愿闻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通，决死生，为之奈何？

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属：马莳：『属同嘱。』即嘱咐的意思。著之骨髓，藏之肝肺：张景岳：『著，纪也，』是形容深刻记忆不忘的意思。歃血而受：素问识：『熊音：歃，音霎。』古时盟誓，以血涂口旁，叫做『歃血』。言慎重遵守誓约，而不违背。天光：王冰：『谓日月星也。』即指日月星光。星辰历纪：王冰：『谓日月行历于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之分纪也，纪，作标志讲，言一年之中星辰周历于于天体，各有标志。』贵贱更互：王冰：『以王者为贵，相者为贱也。』即言四时五行之气，当令为贵，失时为贱，交替主令为更互。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王冰：『至数，谓至极之数也；九，奇数也。故天地之数，斯为极矣。』按所谓至数，言天地虽大，万物虽多，都离不开数，所以称为至数。数是开始于一，而终止于九，九加一则为十，又是一的开端，所以说始于一，终于九。野：分野，是划分界限，也就是划分区域的意思。九野乃上应天象列宿所当之区域。

黄帝问道：我听先生讲了九针道理后，觉得丰富广博，不可尽述。我想了解其中的主要道理，以嘱咐子孙，传于后世，铭心刻骨，永志不忘，并严守誓言，不敢妄泄。如何使这些道理符合于天体运行的规律，有始有终，上应于日月星辰周历天度之标志，下符合四时五行阴阳盛衰的变化，人是怎样适应这些自然规律的呢？希望你讲解这方面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问得多好啊！这是天地间至为深奥的道理。

黄帝道：我愿闻天地的至数，与人的形体气血相通，以决断死生，这是怎样一回事？

岐伯说：天地的至数，开始于一，终止于九。一奇数为阳，代表天，二偶数为阴代表地，人生天地之间，故以三代表人；天地人合而为三，三三为九，以应九野之数。所以人有三部，每部各有三侯，可以用它来决断死生，处理百病，从而调治虚实，祛除病邪。

帝曰：何谓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导之，乃以为真。

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

指而导之，乃以为真：张景岳：『必受师之指授，庶得其真也。』盖言必须有老师的当面指授，乃得部候真确之处。

黄帝道：什么叫做三部呢？岐伯说：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每部各有三候，所谓三候，是以天、地、人来代表的。必须有老师的当面指导，方能懂得部侯准确之处。

故而下部之天可以候肝脏之病变，下部之地可以候肾脏之病变，下部之人可以候脾胃之病变。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合为九藏。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形藏四：张志聪：『胃于大肠、小肠、膀胱，藏有形之物也。』

黄帝道：中部之候怎样？岐伯说：中部亦有天、地、人三候。中部之天可以候肺脏之病变，中部之地可以候胸中之病变，中部之人可以候心脏之病变。

黄帝道：上部之候又怎样？岐伯说：上部也有天、地、人三候。上部之天可以候头角之病变，上部之地可以候口齿之病变，上部之人可以候耳目之病变。三部之中，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候为天，三候为地，三候为人，三三相乘，合为九候。脉之九候，以应地之九野，以应人之九脏。所以人有肝、肺、心、脾、肾五神脏和膀胱、胃、大肠、小肠四形脏，合为九脏。若五脏已败，必见神色枯槁，枯槁者是病情危重，乃至死亡征象。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写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帝曰：决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死；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舂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目内陷者，死。

少气不足以息：即气少，呼吸之息不足。形气相得：形体与脉气相合之意，如形小脉小，形大脉大。参伍不调：王冰：『参，所谓参校；伍，谓类伍。』参校类伍而有不调，是参差不相协调的意思。参舂：言如舂杵，此上彼下，参差不齐。目内陷者，死：张景岳：『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目内陷者，阳精脱矣，故必死。』是五藏精气俱绝的象征。

黄帝道：诊察的方法怎样？岐伯说：必先度量病人的身形肥瘦，了解它的正气虚实，实证用泻法，虚症用补法。但必先去除血脉中的凝滞，而后调补气血的不足，不论治疗什么病都是以达到气血平调为准则。

黄帝道：怎样决断死生？岐伯说：形体盛，脉反细，气短，呼吸困难，主死；如形体瘦弱，脉反大，胸中喘满而多气的是死亡之症。一般而论：形体与脉一致的主生；若脉来三五不调者主病，三部九候之脉与疾病完全不相适应的，主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鼓指如舂杵捣谷，参差不齐，病必严重；若见上下之脉相差甚大，而又息数错乱不可计数的，是死亡征候；中部之脉虽然独自调匀，而与其他众脏不相协调的，也是死候；目内陷的为正气衰竭现象，也是死候。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

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按之，右手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

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按之：甲乙经『手』下有『于左』二字，无一『上』字。吴崑改作『以左手于病者足上上去踝』。蠕蠕然：蠕，读儒，虫行貌。张景岳：『谓其软滑而匀和也。』浑浑然：浑，与混通用。王冰：『言混乱不清，为气盛太过。』徐徐然：王冰：『徐徐，缓也。』缓慢的意思，为气虚不及。

黄帝道：怎样知道病的部位呢？岐伯说：诊察九候脉的异常变化，就能知病变部位。九候之中，有一部独小，或独大，或独疾，或独迟，或独热，或独寒，或独陷下（沉伏），均是有病的现象。

以左手加于病人的左足上，距离内踝五寸处按着，以右手指在病人足内踝上弹之，医者之左手即有振动的感觉，如其振动的范围超过五寸以上，蠕蠕而动，为正常现象；如其振动急剧而大，应手快速而浑乱不清的，为病态；若振动微弱，应手迟缓，应为病态；如若振动不能上及五寸，用较大的力量弹之，仍没有反应，是为死候。

是以脱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数者，死。其脉代而钩者，病在络脉。九候之相应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后则病，二候后则病甚，三候后则病危。所谓后者，应不俱也。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真藏脉见者，胜死。足太阳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身不去：王冰：『去，犹行去也。』按作行字解。又：『谷气外衰，则肉如脱尽；天真内竭，故身不能行。』盖言体弱不能行动。应不俱：王冰：『俱，犹同也，一也。』不俱，即不一致。戴眼：张景岳：『眼上视而瞪也。』盖即目睛上视而不转动。

身体极度消瘦，体弱不能行动，是死亡之征。中部之脉或快或慢，无规律，为气脉败乱之兆，亦为死征。如脉代而钩，为病在络脉。九候之脉，应相互适应，上下如一，不应该有参差。如九候之中有一候不一致，则病必危险。所谓不一致，就是九候之间，脉动的不相适应。诊察病邪所在之藏腑，以知死生的时间。临症诊察，必先知道正常之脉，然后才能知道有病之脉；若见到真脏脉象，病情危重的，便要死亡。足太阳经脉气绝，则两足不能屈伸，死亡之时，必目睛上视。

帝曰：冬阴夏阳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沈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

是故寒热病者，以平旦死；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疏乍数乍迟乍疾者，日乘四季死。

『平旦死』『日中死』『日夕死』『夜半死』『日乘四季死』：此时以一日夜来划分四时，如寒热病，死于平旦（象征春）；热中即热病死于日中（象征夏）；病风死于日夕（象征秋）；病水死于夜半（象征冬）；脾藏居中，属土寄王于四季，日乘四季，指辰、戌、丑、未之时。

黄帝道：冬为阴，夏为阳，脉象与之相应如何？岐伯说：九候的脉象都是沉细悬绝的，为阴，冬令死于阴气极盛之夜半；如脉盛大躁动喘而疾数的，为阳，主夏令，所以死于阳气旺盛之日中。

寒热交作的病，死于阴阳交会的平旦之时；热中及热病，死于日中阳极之时；病风死于傍晚阳衰之时；病水死于夜半阴极之时。其脉象忽疏忽数，忽迟忽急，乃脾气内绝，死于辰戌丑未之时，也就是平旦、日中、日夕、夜半、日乘四季的时候。

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风气之病及经月之病，似七诊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

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沈，以上下逆从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脉不往来者死，皮肤著者死。

七诊：独小、独大、独疾、独迟、独热、独寒、独陷下。经月之病：有两说：一指月经病于妊娠；一指经年累月之病。皮肤著者死：著，同着。张景岳：『血液已尽，谓皮肤枯槁着骨也。』

若形坏肉脱，虽九候协调，犹是死亡的征象；假使七诊之脉虽然出现，而九候都顺于四时的，就不一定是死候。所说不死的病，指心感风病，或月经之病，虽见类似七诊之病脉，而实不相同，所以说不是死候。若七诊出现、其脉候有败坏现象的，这是死征，死的时候，必发呃逆等证候。

所以治病之时，必须详细询问他的起病情形和现在症状，然后按各部分，切其脉搏，以观察其经络的浮沉，以及上下逆顺。如其脉来流利的，不病；脉来迟缓的，是病；脉不往来的，是死候；久病肉脱，皮肤干枯着于筋骨的，亦是死候。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治其孙络血；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经络；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脉，则缪刺之；留瘦不移，节而刺之；上实下虚，切而从之，索其结络脉，刺出其血，以见通之。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针。

孙络：灵枢脉度篇：『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盖即最细的络脉。奇邪：留大络之邪谓奇邪（可参看缪刺论）。缪刺：是针灸的一种治疗方法。左病刺右，右病刺左，称为缪刺。留瘦不移：张景岳：『留，病留滞也；瘦，形消瘦也；不移，不迁动也。』盖言病邪久留而不移动。以见通之：王冰：『新校正：甲乙经作以通其气。』瞳子高：张景岳：『目上视也。』盖即两目微有上观，但不若戴眼之定直不动。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针：王冰：『错简文也。』

黄帝道：那些可治的病，应怎样治疗呢？岐伯说：病在经的，刺其经；病在孙络的，刺其孙络使它出血；血病而有身痛症状的，则治其经与络。若病邪留在大络，则用右病刺左、左病刺右的缪刺法治之。若邪气久留不移，当于四肢八溪之间、骨节交会之处刺之。上实下虚，当切按气脉，而探索气脉络郁结的所在，刺出其血，以通其气。如目上视的，是太阳经气不足。目上视而又定直不动的，是太阳经气已绝。这是判断死生的要诀，不可不认真研究。

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

两额之动脉：张志聪：『太阳为诸阳主气，其经脉上额交巅，会于脑，出于项，故天以侯头角之气。』即两额太阳穴分，为足太阳膀胱经脉。两颊之动脉：即巨髎穴分，在鼻两旁，为足阳明胃经脉。耳前之动脉：即耳门穴分，在耳前陷中，为手太阳小肠经脉。手太阴：即两手气口，经渠穴分，为手太阴肺经脉。手阳明：大指次指岐骨间动脉，余谷之次分，为手阳明大肠经脉。手少阴：神门之次，在腕关节小指侧锐骨之端，为手少阴心经脉。足厥阴：在大腿内侧上端五里穴分，为足厥阴肝经脉。妇人取太冲穴分，在足背大趾次趾之间，行间后一寸。足少阴：在足内踝候太谿穴分，谓足少阴肾经脉。足太阴：在大腿内侧之前上方期门穴分，谓足太阴脾经脉。

上部天，即两额太阳脉处动脉；上部地，即两颊大迎穴处动脉；上部人，即耳前耳门穴处动脉。中部天，即两手太阴气口、经渠穴处动脉；中部地，即两手阴明经合谷处动脉；中部人，即两手少阴经神门处动脉。下部天，即足厥阴经五里穴或太冲穴处动脉；下部地，即足少阴经太溪穴处动脉；下部人，即足太阴经箕门穴处动脉。

藏气法时论第三

本篇内容，讨论五藏病的症状、死生、宜忌、补泻等，论述比较系统而全面。主要论点，认为人身五藏之气，象法于四时，而它的变化，可用五行演化规律来加以说明，所以篇名就叫做『藏气法时论』。

根据『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五治』，讨论了五脏病『愈』『加』『持』『起』的时间禁忌与治则、五脏虚实的症候及具体治法，以及五色、五味及五谷、五果、五畜、五菜对五脏之所宜。

黄帝问曰：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何如而从，何如而逆？得失之意，愿闻其事。

岐伯对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帝曰：愿卒闻之。

法四时五行而治：张志聪：『法于四时五行，而为救治之法。』意思是说：按照四时五行生克的规律，而作出治疗的法则。更贵更贱：高士宗：『贵者，木旺于春，火旺于夏；贱者，木败于秋，火灭于冬。更贵更贱者，生化迭乘，寒暑往来也。』间甚：病减轻为间，病加重为甚。卒：马莳：『卒，尽也。』

黄帝问道：结合人体五脏之气的具体情况，取法四时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作为救治疾病的法则，怎样是从？怎样是逆？我想了解制法中的从逆得失是怎么一回事。

岐伯回答说：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配合时令气候，有衰旺胜克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可以测知病患的死生，分析医疗的成败，并能确定五脏之气的盛衰、疾病轻重的时间，以及死生的日期。黄帝说：我想听你详尽地讲一讲。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其日甲乙：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为十干，古人用来纪日、纪月、纪年。甲乙属木，木分阴阳，甲为阳木，乙为阴木，阳木内应足少阳阻经，阴木内属足厥阴肝经，故胆旺于甲日，肝旺子乙日，故曰『其日甲乙』，余藏类推。苦：患也，困也，也就是难以忍受的意思。急食苦以燥之：丹波元简：『五藏中宜食苦者有二，而无一宜食咸者，且末段列五藏色味，正与此段相发，而有脾色黄宜食咸句，然则此苦字谓咸字之误明矣。』按此说可参。

岐伯说：肝属木，旺于春，肝与胆为表里，春天是厥阴肝和足少阳胆的时间，甲乙属木，足少阳胆主甲木，足厥阴肝主乙木，所以肝胆旺日为甲乙；肝在志为怒，怒则气急，甘味能缓急，故宜急食甘以缓之。心属火，旺于夏，心与小肠为表里，夏天是手少阴心和手太阳小肠主治的时间；丙丁属火手少阴心主丁火，手太阳小肠主丙火。所以心与小肠的旺日为丙丁；心在志为喜，喜则气缓，心气过缓则心气虚而散，酸味能收敛，故宜急食酸以收之。脾属土，旺于长夏，脾与胃为表里，长夏是足太阴脾和足阳明胃主治的时间；戊己属土，足太阴脾主己土，足阳明胃主戊土，所以脾与胃的旺日为戊己；脾性恶湿，湿盛则伤脾，苦味能燥湿，故宜急食苦以燥之。

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滑寿：『此一句九字，疑原是注文』。

肺属金，旺于秋；肺与大肠为表里，秋天是手太阴肺和手阳明大肠主治的时间；庚金，所以肺与大肠的旺日为庚辛属金，手太阴肺主辛金，手阳明大肠主庚金，所以肺与大肠的旺日为庚辛；肺主气，其性清肃，若气上逆则肺病，苦味能泄，故宜急食苦以泄之。肾属水，旺于冬；肾与膀胱为表里，冬天是足少阴肾与足太阳膀胱主治的时间；壬癸属水足少阴肾主癸水足太阳膀胱主壬水，所以肾与膀胱的旺日为壬癸；肾为水脏，喜润与恶燥，故宜急食辛一润之。如此可以开发腠理，宜通五脏之气。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酸补之，辛写之。

持：汪机：『犹言无加无减而平定也。』所以相持，是病情无甚加减，而持续一个时期的意思。禁当风：就是禁止吹风。慧：就是明了清爽。下晡：午后申、酉两个时辰为晡，下晡为这两个时辰末尾，将要进入下一个时辰（戌时）的时候。夜半：指水旺于子的时候。用酸补之，辛写之：吴崑：『顺其性为补，反其性为写。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故辛为补，而酸为写也。』丹波元简：『此节专就五藏之本性而言补泻，不拘五行相克之常理也，下文心之咸亦同。』

肝脏有病，在夏季当愈，若至夏季不愈，到秋季病情就要加重；如秋季不死，至冬季病情就会维持稳定不变状态，到来年春季，病即好转。因风气通于肝，故肝病最禁忌受风。有肝病的人愈于丙丁日；如果丙丁日不愈，到庚辛日病就加重；如果庚辛日不死，到壬癸日病情就会维持稳定不变状态，到了甲乙日病即好转。患肝病的人，在早晨的时候精神清爽，傍晚的时候病就加重。到半夜时便安静下来。肝木性喜条达而恶抑郁，故肝病急用辛味以散之，若需要补以酸味补之，若需要泻，以辛味泻之。

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温食热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写之。

日中：指火旺于午的时候。平旦：木旺于寅卯的时候。用咸补之，甘写之：吴崑：『心病喜软而恶缓，故咸为补，甘谓泻也。』意思是说：或性烈，甘则反其性而缓之，故泻心用甘；火欲软，咸则顺其性而软之，故补心用咸。

心脏有病，愈于长夏；若至长夏不愈，到了冬季病情就会加重；如果在冬季不死，到了明年的春季病情就会维持不变状态，到了夏季病就好转。心有病的人应禁忌温热食物，衣服也不能穿得太暖。有心病的人，愈于戊己日；如果戊己日不愈，到壬癸日病就加重；如果在壬癸日不死，到甲乙日维持稳定不变状态，到丙丁日病即好转。心脏有病的人，在中午的时候神情爽慧，半夜时病就加重，早晨时便安静下来了。心病欲柔软，宜急食咸味以软之，需要补则以咸味补之，以甘味泻之。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静。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写之，甘补之。

日昳：昳，音亦。日昳，在中午之后，盖谓未时。日出：新校正：『按甲乙经日出作平旦，虽日出于平旦等，……盖日出与冬夏之期又早晚，不若平旦之为得也。』用苦写之，甘补之：吴崑：『脾以制水为事，息燥恶湿，湿胜则上脾土。』盖苦性燥，脾性湿，故脾以苦为泻。脾欲缓，肝则顺其性而缓之，故补脾用甘。

脾脏有病，愈于秋季；若至秋季不愈，到春季病就加重；如果在春季不死，到夏季病情就会维持稳定不变状态，到长夏的时节病即好转。脾病应禁忌吃温热性食物及饮食过饱、居湿地、穿湿衣等。脾有病的人，愈于庚辛日；如果庚辛日不愈，到甲乙日加重；如果在甲乙日不死，到丙丁日病情就会维持稳定不变状态，到了戊己日病即好转。脾有病的人，在午后精神清爽，日出时病就加重，傍晚时便安静了。脾脏病需要缓和，甘能缓冲，故宜急食甘味以缓之，需要泻则苦味药泻脾，以甘味补脾。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静。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写之。

夜半静：丹波元简：『据前后文例，但是云日昳静。』用酸补之，辛写之：金性敛，辛反其性而散，故为泻。金欲收，酸则顺其性而收，故补肺用酸。

肺脏有病，愈于冬季；若冬季不愈，到夏季病就加重；如果在夏季不死，至长夏时病情就会维持稳定不变状态，到了秋季病就好转。肺有病应禁忌寒冷饮食及穿得太单薄。肺有病的人，愈于壬癸日；如果在壬癸日不愈，到丙丁日病就加重；如果在丙丁日不死，到戊己日病情就会维持稳定不变的状态，到了庚辛日，病即好转。肺有病的人，傍晚的时候精神爽慧，到中午时病就加重，到半夜时便安静了。肺气欲收敛，宜食酸味以收敛，需要补的，用酸味补肺，需要泻的，用辛味泻肺。

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热食温炙衣。肾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肾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静。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写之。

焠热食温炙衣：张景岳：『焠，音翠；，音哀。淬，烧爆之物也。』淬热食，就是炙煿过热的饮食；温炙衣，就是经火熏烘的衣服。焠热食：烧爆的食物。焠：烧也。：热甚也。四季甚：王冰：『土王则甚。』所以这里指辰、戌、丑、未四个时辰，以作为一日中的四季。用苦补之，咸写之：王冰：『苦补取其坚也，咸写取其软也。』水性凝，咸则反其性而软，故为泻。水欲坚，苦则顺其性而坚，故补肾用苦。

肾脏有病，愈于春季，若至春季不愈，到长夏时病就加重；如果在长夏不死，到秋季病情就会维持稳定不变的状态，到冬季病即好转。肾病禁忌食焠火热食和穿经火烘烤过的衣服。肾有病的人，愈于甲乙日，如果在甲乙日不愈，到戊己日病就加重；如果在戊己日不死，到庚幸日病情就会维持稳定不变状态，到壬癸日病即好转。肾有病的人，在半夜的时候精神爽慧，在一日当中辰、戌、丑、未四个时辰病情加重，傍晚时便安静下来了。肾主闭藏，其气欲坚，需要补的，宜急食苦味以坚之，用苦味补之，需要泻的，用咸味泻之。

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脉，乃可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

以胜相加：就是以强凌弱；如风胜则脾病（木克士），火胜则肺病（火克金），湿胜则肾病（土定水），寒胜则心病（水克火），燥胜则肝病（金克木）等。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生的时日而愈，如肝病愈于夏，愈于丙丁，谓木生火。其他各脏以此类推。至其所不胜而甚：至被克的时日而病加重，如肝病甚于秋，加于庚辛，为金克木。其他各脏以此类推。至于所生而持：至生己的时日而疾病可以呈相持状态，如肝病持于冬，持于壬癸，为水能生木。其他各藏以此类推。自得其位而起：就是到本藏当旺的对日，如肝病起于春，起子甲乙，甲乙与春均为木旺之时，其他各脏以此类推。五藏之脉：就是五藏的脉象，如肝脉弦；心脉钩，脾脉缓，肺脉毛，肾脉石。目无所见：眼睛昏花，视物不清。

凡是邪气侵袭人体，都是以胜相加，病至其所生之时而愈，至其所不胜之时而甚，至其所生之时而病情稳定不变，至其自旺之时病情好转。但必须先明确五脏之平脉，然后始能推测疾病的轻重时间及死生的日期。

肝脏有病，则两肋下疼痛牵引少腹，使人多怒，这是肝气实的症状；如果肝气虚，则出现两目昏花而视物不明，两耳也听不见声音，多恐惧，好像有人要逮捕他一样。治疗时，取用厥阴肝经和少阳胆经穴。如肝气上逆，则头痛、耳聋而听觉失灵、颊肿，应取厥阴、少阳经脉，刺出其血。

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取其经，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瘛，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郄：阴郄穴。肌：甲乙经作饥，是应从改。瘛：抽挚。张景岳：『手足掉掣也。』玉机真藏论：『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

心脏有病，则出现胸中痛，胁部支撑胀满，胁下痛，胸膺部、背部及肩胛间疼痛，两臂内侧疼痛，这是心实的症状。心虚，则出现胸腹部胀大，胁下和腰部牵引作痛。治疗时，取少阴心经和太阳小肠经的经穴，并刺舌下之脉以出其血。如病情有变化，与初起不同，刺委中穴出血。

脾脏有病，则出现身体沉重，易饥，肌肉痿软无力，两足弛缓为收，行走时容易抽搐，脚下疼痛，这是脾实的症状；脾虚则腹部胀满，肠鸣，泄下而食物不化。治疗时，取太阴脾经、阳明胃经和少阴肾经的经穴，刺出其血。

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取其经，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血者。

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

尻：苦刀切，脊骨的尽处。髀：就是股骨。腨：就是腓肠肌。胻：音杭，脚胫。不能报息：张景岳：『报，复也。不能报息，谓呼吸气短，难于接续也。』厥阴内：甲乙经『内』字下有『少阴』二字。寝汗出：就是在睡眠中出汗。憎风：张景岳：『憎，音曾，恶风也。』就是俗说怕风。清厥：就是清冷而气逆。

肺脏有病，则喘咳气逆，肩背部疼痛，出汗，尻、阴、股、膝、髀骨、胻、足等部皆疼痛，这是肺实的症状；如果肺虚，就出现少气，呼吸困难而难于接续，耳聋，咽干。治疗时，取太阴肺经的经穴，更取足太阳经的外侧及足厥阴内侧，即足少阴肾经的经穴，刺出其血。

肾脏有病，则腹部胀大，胫部浮肿，气喘，咳嗽，身体沉重，睡后出汗，恶风，这是肾实的症状；如果肾虚，就出现胸中疼痛，大腹和小腹疼痛，四肢厥冷，心中不乐。治疗时，取足少阴肾经和足太阳膀胱经的经穴，刺出其血。

宣明五气篇第四

本篇内容根据五行的道理，讨论五藏之气于各方面的关系，如五藏病、五脉、五恶、五液、五禁、五乱等；而它的主要精神，是发明五气，包括五藏、五行等在临症上的联系与运用，无问答之辞而不称论，所以叫做『宣明五气篇』。

前半部分以五脏为中心，运用五行学说，对人的日常生活、发病因素、藏腑功能、病情变化、脉搏形象、药物性味、饮食宜忌等进行分类归纳。

后半部分，是讨论六经的气血多少出气出血的治疗所宜、三阴三阳的相为表里、形志苦乐的各种证治等，而其中以血气多少与形志疾病，尤为重点。人体在各种生理情况下，六经气血各有不同，此为临证针刺补泄的依据之一。形志苦乐所造成的疾病各有不同，其治疗方法亦宜区别。文中指出了五脏腧穴在背部的部位，并说明取穴的计算方法。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嚏，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五气：马莳：『五藏邪气，各有所病也。』噫：即嗳气，嗳即噫之俗字。说文：『饱食息也。』语：多言的意思。吞：张志聪：『吞即吞酸酢吞之谓。』欠、嚏：欠，张口舒气，即呵欠。嚏，音啼，即鼻中气喷作声。水：高士宗：『下焦病不能决凟，则汎溢而为水。』此处指水肿病。癃：音隆，小便不通。马莳：『水道不通之病也。』约：约束节制。五精：是指五藏之精气。并：吴崑：『并，合而入之也。五藏精气，各藏气藏则不病；若合而并于一藏，则邪气实之，各显其志。』

五味酸、辛、苦、咸、甘所入的分别是肝、肺、心、肾、脾。

五脏之气失调后所发生的病变：心气失调则嗳气；肺气失调则咳嗽；肝气失调则多言；脾气失调则吞酸；肾气失调则为呵欠、喷嚏；胃气失调则为气逆为哕，或有恐惧感；大肠、小肠病则不能泌别清浊，传送糟粕，而为泄泻；下焦不能通调水道，则水液泛溢与皮肤而为水肿；膀胱之气化不利，则为癃闭，不能约制，则为遗尿；胆气失调则易发怒。这是五脏之气失调而发生的病变。

五脏之精气相并所发生的疾病：精气并与心则喜，精气并于肺则悲，精气并于肝则忧，精气并于脾则畏，精气并于肾则恐。这就是所说的五并，都是由于五脏乘虚相并所致。

五藏所恶，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是谓五恶。

五藏化液，心为汗、肺为涕、肝为泪、脾为涎、肾为唾，是谓五液。

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

恶：读作污，去声，与喜、好相反，憎恶的意思。五藏化液：高士宗：『化液者，水谷入口，津液各走其道，五藏受水谷之精，淖注于外窍，而化为五液也。禁：是避免和禁忌的意思。

五脏所恶：心怕热，肺怕寒，肝怕风，脾怕湿，肾怕燥，这就是五恶。

五脏化生的液体：心之液化为汗，肺之液化为涕，肝之液化为泪，脾之液化为涎，肾之液化为唾。这是五脏化生的五液。

五味所禁：辛味走气，气病不可多食辛味；咸味走血，血病不可多食咸味；苦味走骨，骨病不可多食苦味；甜味走肉，肉病不可多食甜味；酸味走筋，筋病不可多食酸味。这就是五味的禁忌，不可使之多食。

五病所发，阴病发于骨，阳病发于血，阴病发于肉，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是谓五发。

五邪所乱，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搏阳则为巅疾，搏阴则为喑，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是谓五乱。

搏：音博，谓侵入搏击的意思。巅疾：巅，音颠，指巅顶。巅疾，方盛衰论：『气上不下，头痛巅疾。』喑：音阴，发音不扬或发音不出。

五种病的发生：阴病发生于骨，阳病发生于血，阴病发生于肉，阳病发生于冬，阴病发生于夏。这是五病所发。

五邪所乱：邪入于阳分，则阳偏盛，而发为痹病；邪搏于阳则阳气受伤，而发为癫疾；邪搏于阴侧则阴气受伤，而发为音哑之疾；邪由阳而入于阴，则从阴而为静；邪由阴而出于阳，则从阳而为怒。这就是所谓五乱。

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藏所藏。

阴出之阳，病善怒：新校正：『按阴出之阳病善怒，已见前条，此再言之，文义不伦，必古文错简也。』

五脏克贼之邪所表现的脉象：春天见到秋天的毛脉，是金克木；夏天见到冬天的石脉，是水克火；长夏见到春天的弦脉，是木克土；秋天见到夏天的洪脉，是火克金；冬天见到长夏的濡缓脉，是土克水。这就是所谓的五邪脉。其预后相同，都属于不治的死证。

五脏所藏精神活动：心藏脏藏神，肺藏脏藏魄，肝脏藏魂，脾脏藏意，肾脏藏精。这就是五脏所藏。

五藏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谓五主。

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

五脉应象，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是谓五藏之脉。

五藏所主：主，主宰，亦是有相互关联的意思。劳：疲劳过度。久：指过长的时间。代：王冰：『代，软而弱也。』按这里代脉，于现在所称的冬而中止不能自还的代脉不同。

五脏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这就是五脏所主的部位。

五种过度的疲劳可以伤耗五脏的精气：如久视则劳于精气而伤血，久卧则阳气不伸而伤气，久坐则血脉灌输不畅而伤肉，久立则劳于肾及腰、膝、胫等而伤骨，久行则劳于筋脉而伤筋。这就是五劳所伤。

五脏应四时的脉象：肝脏应春，端直而长，其脉象弦；心脉应夏，来盛去衰，其脉象钩；脾旺于长夏，其脉弱，随长夏而更代；肺脉应秋，轻虚而浮，其脉象毛；肾脉应冬，其脉沉坚象石。这就是所谓的应于四时的五脏平脉。

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此天之常数。

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今知手足阴阳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写有余，补不足。

常数：正常多少之数。里：表里是指内外、阴阳等互相之间的联系。心主：即心包络，为手厥阴经。苦：病苦，即疾病。伺：诊察的意思。写、补：指两种不同的针刺方法。

人身各经气血多少，是有一定常数的。如太阳经常多血少气，少阳经常少血多气，阳明经常多气多血，少阴经常少血多气，厥阴经常多血少气，太阴经常多气少血，这是先天禀赋之常数。

足太阳膀胱经与足少阴肾经为表里，足少阳胆经与足厥阴肝经为表里，足阳明胃经与足太阴脾经为表里。这是足三阳经和足三阴经之间的表里配合关系。手太阳小肠经和手太阴心经为表里，手少阳三焦经与手厥阴心包经为表里，手阳明大肠经与手太阴肺经为表里，这是手三阳经和手三阴经之间的表里配合关系。现已知道，疾病发生在手足阴阳十二经脉的那一经，其治疗方法，血脉壅盛的，必须先刺出其血，以减轻其病苦；再诊察其所欲，根据病情的虚实，然后泄其有余之实邪，补其不足之虚。

欲知背俞，先度其两乳间，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两隅相拄也，乃举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齐脊大椎，两隅在下，当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复下一度，心之俞也；复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复下一度，肾之俞也。是谓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

度：入声，是量度的意思。隅：两边相交处称隅，即进入所谓角。例如三角形有三隅，故『一隅居上』，『两隅在下』。椎：支撑的意思。一度：三角形的上角至底的直线长度，作为一度。

要想知道背部五脏腧穴的位置，先用草一根，度量两乳之间的距离。再从正中对折，另以一草与前草同样长度，折掉一半之后，拿来支撑第一根草的两头，就成了一个三角形，然后用它量病人的背部，使其一个角朝上，和脊背部大椎穴相平，另外两个角在下，其下边左右两个角所指的部位，就是肺腧穴所在。再把上角移下一度，放在两肺腧连线的中点，则其下左右两角的位置是心腧的部位。再移下一度，左角是肝腧，右角是脾腧。再移下一度，左右两角是肾腧。这就是五脏腧穴的部位，为刺灸取穴的法度。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是谓五形志也。

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气恶血；刺少阴，出气恶血；刺厥阴，出血恶气也。

形乐志苦：指形体安逸而情志郁苦的人。形，指形体。志，指情志、精神。乐，在形体方面，是指逸居饱暖，不参加劳役；在精神方面，是指心情愉快，无忧愁思虑。苦，在形体方面，是指身形劳苦；在精神方面，是指思虑忧郁苦闷。熨引：古代治病的一种方法，主要是温熨法。熨，是古时用以治病的温罨法，有药熨、汤熨、酒熨、铁熨、葱熨、土熨等；引，就是导引。百药：多种药物的意思。新校正：『甲乙：咽嗌作困竭，百药作甘药。』恶：此处含有不宜或不应当的意思。刺太阴，出气恶血：黄帝内经太素作：『此太阴，出血气。』病注云：『阳明太阴虽为表里，其血气俱盛，故并写血气也。』

形体安逸但精神苦闷的人，病多发生在经脉，治疗时宜用针灸。形体安逸而精神也愉快的人，病多发生在肌肉，治疗时宜用针刺或砭石。形体劳苦但精神很愉快的人，病多发生在筋，治疗时宜用热熨或导引法。形体劳苦，而精神又很苦恼的人，病多发生在咽喉部，治疗时宜用药物。屡受惊恐的人，经络因气机紊乱而不通畅，病多为麻木不仁，治疗时宜用按摩和药酒。以上是形体和精神方面发生的五种类型的疾病。

刺阳明经，可以出血出气；刺太阳经，可以出血，而不宜伤气；刺少阳经，只宜出气，不宜出血；刺太阴经，只宜出气，不宜出血；刺少阴经，只宜出气，不宜出血；刺厥阴经，只宜出血，不宜伤气。

经合论第五

本篇内容，讨论真气与邪气之离合，如真气与邪气尚未结合，应及早用泻，病可立已；若真气与邪气已经结合，应诊察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由于希望大道早期治疗的要求，所以又详细地讨论了针刺补泻的宜忌与方法。但要能治病，必先识病，所以又强调了三部九候诊察方法的重要，但总的精神，是说明真邪离合于临症上应密切注意，所以篇名就叫做『经合论』。

病邪初入人体，真邪未合，未有定处，及早治疗，可以使病尽早痊愈。要注意针刺补泻的宜忌和操作方法。要能治病，必先识病。医生运用针刺，一定要懂得三部九候的诊法，结合天地阴阳来分析病情，认识疾病。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尽通其意矣。经言气之盛衰，左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写于荥输，余知之矣。此皆荣卫之倾移，虚实之所生，非邪气从外入于经也。余愿闻邪气之在经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

岐伯对曰：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

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是针灸的治疗法则。宿度：宿，星宿。古代天文学按星宿的位置划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谓之『宿度』。

黄帝问道：我听说九针有九篇文章，而先生又从九篇上加以发挥，演绎成为九九八十一篇，我已经完全领会它的精神了。《针经》上说的气之盛衰，左右偏盛，取上以调下，去左以调右，有余不足，在荥输之间进行补泻，我亦懂得了。这些变化，都是由于容卫的偏盛、气血虚实而形成的，并不是邪气从侵入经脉而发生的病变。我现在希望知道邪气侵入经脉之时，病人的症状怎样？又怎样来治疗？

岐伯回答说：一个有修养的医生，在制定治疗法则时，必定体察于自然的变化。如天有宿度，地有江河，人有经脉，其间是互相影响，可以比类而论的。

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

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

陇：同隆。

如天地之气温和，则江河之水安静平稳；天气寒冷，则水冰地冻，江河之水凝涩不流；天气酷热，则江河之水沸腾洋溢；要是暴风骤起，则使江河之水波涛汹涌。

因此病邪侵入了经脉，寒则使血行滞涩，热则使血气滑润流利，要是虚邪贼风的侵入，也就像江河之水遇到暴风一样，经脉的搏动则出现波涌隆起的现象，虽然血气同样依次在经脉中流动。

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故命曰写。

卒然逢之，早遏其路：王冰：『逢谓逢遇，遏谓遏绝。三部之中，九候之位，卒然逢遇，当按而止之，即而写之，迳路既绝，则大邪之气无能为也。』忤：音午，逆的意思。得气：针灸术语，是进针后发生酸麻感的反应。

但在寸口处按脉，指下就感到脉象时大时小，大即表示病邪盛，小即表示病邪退，邪气运行，没有一定的位置，或在阴经或在阳经，就应该进一步用三部九候的方法检查，一旦察明邪气所在，应及早治疗，以阻止它的发展。

治疗时应在吸气时进针，进针时勿使气逆，进针后要留针静候其气，不让病邪扩散；当吸气时转念其针，以得气为目的；然后等病人呼气的时候，慢慢地起针，呼气尽时，将针取出。这样，大邪之气尽随针外泄，所以叫做泻。

帝曰：不足者补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补。

扪而循之：扪，音门。通雅：扪摸一字，即扪也。扪而循之，是循着穴位抚摸，使皮肤舒缓。切而散之：马莳：『谓以指切揿其穴，使气之布散也。』推而按之：张景岳：『以指揉按其肌肤，欲针道之流利也。』弹而怒之：以手指弹动穴位，使病人集中注意力，气能随至。抓而下之：掐正了穴位进针。通而取之：等气脉流通，而取出其针。外引其门，以闭其神：门，指穴空；神，指经气。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即右手拔针，左手随即按闭进气的孔穴，使针孔周围皮肤回复原味，遮盖针孔不让真气外泄。以：同已。

黄帝道：不足之虚症怎样用补法？岐伯说：首先用手抚摸穴位，然后以之按压穴位，再用手指揉按周围肌肤，进而用手指弹其穴位，令脉络怒张，左手按闭孔穴，不让正气外泄。进针方法，是在病人呼气将尽时进针，静侯其气，稍久留针，以得气为目的。进针侯气，要像等待贵客一样，忘掉时间的早晚，当得气时，要好好保护，等病人吸气时候，拔出其针，那么气就不至外出了；出针以后，应在其孔穴上揉按，使针孔关闭，真气存内，大经之气留于营卫而不泄，这便叫做补。

帝曰：候气奈何？岐伯曰：夫邪去络，入于经也，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时来时去，故不常在。

故曰：方其来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无逢其冲而写之。真气者，经气也。经气太虚，故曰其来不可逢，此之谓也。

故曰：候邪不审，大气已过，写之则真气脱，脱则不复，邪气复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谓也。

无逢其冲：甲乙经逢作迎。高士宗：『邪气冲突，宜避其锐。』邪气复至：复，甲乙经作益。其往不可追：张景岳：『小针解曰：其往不可追者，气虚不可写也。』

黄帝道：对邪气怎样诊侯呢？岐伯说：当邪气从络脉而进入经脉，留舍于血脉之中，这是邪正相争，或寒或温，真邪尚未相合，所以脉气波动，忽起忽伏，时来时去，无有定处。

所以说诊得邪气方来，必须按而止之，阻止它的发展，用针泻之，但不要正当邪气冲突时用泻法，反使经气大虚，所以说气虚的时候不可用泻，就是指此而言。

因此，诊侯邪气而不能审慎，当大邪之气已经过去再用泻法，则反使真气虚脱，真气虚脱，则不能恢复，而邪气益甚，那病更加重了。所以说，邪气已经随经而去，不可再用泻法，就是指此而言。

不可挂以发者，待邪之至时而发针写矣。若先若后者，血气已虚，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发机，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扣之不发，此之谓也。

帝曰：补写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复其真气。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处也，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逆而刺之，温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不可挂以发：是间不容发的意思，也就是说掌握时间，不能稍有迟疑。其病不可下：高士宗：『下，犹退也。』扣椎：张景岳：『椎，木椎也。顽钝准入，如扣椎之难也。』溶溶：张景岳：『溶溶，流动貌。』温血：吴崑：『温血，毒血也。』

阻止邪气，使用泻法，是间不容发的事，须待邪气初到的时候，随即下针去泻，在邪至之前，或在邪去之后用泻法，都是不适时的，非但不能去邪，反使血气受伤，病就不容易退了。所以说，懂得用针的，像拨动弩机一样，机智灵活，不善于用针的，就像敲击木椎，顽钝不灵了。所以说，识得机宜的，一霎那时毫不迟疑，不知机宜的，纵然时机已到，亦不会下针，就是指此而言。

黄帝道：怎样进行补泻呢？岐伯说：应以攻邪为主。应该及时刺出盛血，以恢复正气，因为病邪刚刚侵入，流动未有定处，推之则前进，引之则留止，迎其气而泻之，以出其毒血，血出之后，病就立即会好。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陇不起，候之奈何？

岐伯曰：审扪循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减者，审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阴阳不别，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调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处，虽有大过且至，工不能禁也。

诛罚无过，命曰大惑，反乱大经，真不可复，用实为虚，以邪为真，用针无义，反为气贼。夺人正气，以从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著，绝人长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长。因不知合之四时五行，因加相胜，释邪攻正，绝人长命。邪之新客来也未有定处，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逢而写之，其病立已。

中府：吴崑：『中府，胃也，土主中宫，故曰中府。谓之中府者，言三部九候，皆以冲和胃气调息之。』诛罚无过：不掌握泻的方法，不当泻而泻之，反伤正气，称之诛罚无过。惑：迷乱也。大经：五脏六腑的大经脉。

黄帝道：讲得好！假如到了病邪和真气并合以后，脉气不现波动，那么怎样诊察呢？

岐伯说：仔细审察三部九候的盛衰虚实而调治。检查的方法，在它左右上下各部分，观察有无不相称或特别减弱的地方，就可以知道病在哪一藏腑，待其气至而刺之。假如不懂得三部九候，则阴阳不能辨别，上下也不能分清，更不知道从上部脉以诊察下，从上部脉以诊察上，从中部脉以诊察中，结合胃气多少有无来决定疾病在哪一部。所以说，针刺不知三部九候以了解病脉之处，则纵然有大邪为害，这个医生也没有办法来事先防治的。

如果诛罚无过，不当泻而泻之，这就叫做『大惑』，反而扰乱藏腑经脉，使真气不能恢复，把实症当作虚症，邪气当作真气，用针毫无道理，反助邪气为害，剥夺病人正气，使顺症变成逆症，使病人荣卫散乱，真气散失，邪气独存于内，断送病人的性命，给人家带来莫大的祸殃。这种不知三部九候的医生，是不能够久长的，因为不知配合四时五行因加相胜的道理，会放过了邪气，伤害了正气，以致断绝病人性命。病邪新侵入人体，没有定着一处，推它就向前，引它就停止，迎其气而泻之，病是立刻可以好的。

调经论第六

本篇内容说明人身十二经脉是气血运行的道路，内同五脏六腑，外络三百六十五节。因此，外邪侵袭人体，由外入内，由经络传入藏腑，阴气气血阴阳的失调，产生虚实病变。在治疗时，根据不同病变，调治其经络，使病邪不致深入，以达到正常的状态为目的。所以篇名『调经论』。

经络是气血运行和沟通藏腑内外的道路，邪气可以由经络传入藏腑或传出体表，所以治疗上调治经络，达到御邪目的。并且讨论针刺治疗藏腑经络寒热虚实病变的原理、症状和补泻方法。

黄帝问曰：余闻刺法言，有余写之，不足补之。何谓有余，何谓不足？岐伯对曰：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何问？帝曰：愿尽闻之。岐伯曰：神有余有不足，气有余有不足，血有余有不足，形有余有不足，志有余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气不等也。

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今夫子乃言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岐伯曰：皆生于五藏也。夫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藏。五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

经隧：经脉流行之道。

黄帝问道：我听《刺法》上说，病属有余的用泻法，不足的用补法。但怎样是有余，怎样是不足呢？岐伯回答说：病属有余的有五种，不足的也有五种，你要问的是哪一种呢？黄帝说：我希望你能全部讲给我听。岐伯说：神有有余，有不足；气有有余，有不足；血有有余，有不足；形有有余，有不足；志有有余，有不足。这些共计十种，它们的气各不相同。

黄帝说：人有精、气、津液、四肢、九窍、五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而发生百病。但百病的发生，都有虚实的不同。现在先生说病属有余的有五种，病属不足的也有五种，是怎样发生的呢？岐伯说：五种有余不足，都是生于五脏。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由五脏所藏之神、气、血、肉、志，组成了人的形体。但必须保持志意通达，内与骨髓联系，始能使身形与五脏成为一个整体。五脏相互联系的道路都是经脉，通过经脉以运行血气，人若血气不和，就会变化而发生各种疾病。所以诊断和治疗均以经脉为依据。

帝曰：神有余不足何如？岐伯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忧。血气未并，五藏安定，邪客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故命曰神之微。

帝曰：补写奈何？岐伯曰：神有余则写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神不足者，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释，著针勿斥，移气于不足，神气乃得复。

血气未并：张景岳：并，偏聚也。邪之中人，久而不散，则或并于气，或并于血，病乃甚亦。即血气未有偏聚。神之微：张景岳：『此外邪之在心经也；浮浅微邪，在脉之表，神之微病也。』即心经的微邪。出血，勿之深斥：吴崑删『出血』二字，『深』是深刺，『斥』是进针后开大针孔。高士宗：『神有余，则泻其孙络之血，然虽出血，勿之深斥。』虚络：指虚而陷下的络脉。按而致之：吴崑：『以按摩致气于其虚络。』刺而利之：甲乙经『利』作『和』。按摩勿释，著针勿斥：马莳：『按摩其病处，勿释其手，著针其病处，勿推其针。』

黄帝说：神有余和神不足会是什么症状呢？岐伯说：神有余的则喜笑不止，神不足的则悲哀。若病邪尚未与气血相并，五脏安定之时，还未见或笑或悲的现象，此时邪气仅客于形体之肤表，病人觉得寒栗起于毫毛，尚未侵入经络，乃属神病微邪，所以叫做『神之微』。

黄帝说：怎样进行补泻呢？岐伯说：神有余的应刺其小络使之出血，但不要向里深推其针，不要刺中大经，神气自会平复。神不足的其络必虚，应在其虚络处，先用手按摩，使气血实于虚络，再以针刺之，以疏利其气血，但不要使之出血，也不要使气外泄，只疏通其经，神气就可以平复。黄帝说：怎样刺微邪呢？岐伯说：按摩的时间要久一些，针刺时不要向里深推，使气移于不足之处，神气就可以平复。

帝曰：善。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血气未并，五藏安定，皮肤微病，命曰白气微泄。

帝曰：补写奈何？岐伯曰：气有余则写其经隧，无伤其经，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不足则补其经隧，无出其气。

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乃相得。

息利少气：马莳：『本神篇言肺虚则鼻息不利少气，即本文之少气也。』这是说呼吸虽通利，而气息短少。白气微泄：马莳：『肺主皮肤，皮肤微病，命曰白气微泄。盖肺属金，为色之白也。』高士宗：『微泄，犹言微虚也。』盖白气是肺气的代名词。白气微泄，就是肺气微虚的意思。适人必革：张景岳：『适，至也。革，变也。先行按摩之法，欲皮肤之气流行也。必变革前说，而刺仍浅也，如石则精气既伏于内，邪气散乱，无所止息，而泄于外，故真气得其所亦。』

黄帝说：好。气有余和气不足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岐伯说：气有余的则喘咳气上逆，气不足则呼吸虽然通利，但气息短少。若邪气尚未与气血相并，五脏安定之时，有邪气侵袭，则邪气仅客于皮肤，而发生皮肤微病，使肺气微泄，病情尚轻，所以叫做『白气微泄』。

黄帝说：怎样进行补泻呢？岐伯说：气有余的应当泻其经髓，但不要伤其经脉，不要使之出血，不要使其气泄。气不足的则应补其经隧，不要使其出气。

黄帝说：怎样刺其微邪呢？岐伯说：先用按摩，时间要久一些，然后拿出针来给病人看，并说：『我要深刺』，但在刺时还是适中病处即止，这样可使其精气深注于内，邪气散乱于外，而无所留，邪气从腠理外泄，则真气通达，恢复正常。

帝曰：善。血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悲。血气未并，五藏安定，孙络水溢，则经有留血。

帝曰：补写奈何？岐伯曰：血有余则写其盛经，出其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

帝曰：刺留血奈何？岐伯曰：视其血络，刺出其血，无令恶血得入于经，以成其疾。

悲：通行本悲作恐。孙络水溢：甲乙经『水』作『外』。经有留血：是血行不畅通，而有留滞现象。

黄帝说：好。血有余和不足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岐伯说：血有余的则发怒，血不足的则悲伤。若邪气尚未与气血相并，五脏安定之时，有邪气侵袭，则邪气仅客于孙络，孙络盛满溢，则流于经脉，经脉就会有血液留滞。

黄帝说：怎样进行补泻呢？岐伯说：血有余的应泄其充盛的经脉，以出其血。血不足的应察其经脉之虚者补之，刺中其经脉后，久留其针而观察之，待气至而脉转大时，即迅速出针，但不要使其出血。

黄帝说：刺流血时应当怎样呢？岐伯说：诊察血络有流血的，刺出其血，使恶血不得入于经脉而形成其他疾病。

帝曰：善。形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不足则四支不用。血气未并，五藏安定，肌肉溢动，命曰微风。

帝曰：补写奈何？岐伯曰：形有余则写其阳经，不足则补其阳络。

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取分肉间，无中其经，无伤其络，卫气得复，邪气乃索。

泾溲不利：吴崑：『泾，水行有常也；溲，溺溲也。』泾溲不利，言常行之小便不利也。微风：马莳：『风或客之肌肉，如蠕虫之动然；而风气尚微徼，命曰微风。』阳经、阳络：张志聪：『阳，谓阳明也，阳明与太阴为表里，盖皮肤气分为阳，脾所主在肌肉，故当从阳而补泻，泻刺其经者，从内而出于外也；补刺其络者，从外而入于内也。』索：张景岳：『索者，散也。』

黄帝说：好。形有余和形不足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岐伯说：形有余的则腹胀满，大小便不利，形不足的则四肢不能运动。若邪气尚未与气血相并，五脏安定之时，有邪气侵袭，则邪气仅客于肌肉，使肌肉有蠕动的感觉，这叫做『微风』。

黄帝说：怎样进行补泻呢？岐伯说：形有余应当泻足阳明的经脉，使邪气从内外泻，形不足的应当补足阳明的络脉，使气血得以内聚。

黄帝说：怎样刺微风呢？岐伯说：应当刺其分肉之间，不要刺中经脉，也不要伤其络脉，使卫气得以恢复，邪气就可以消散。

帝曰：善。志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志有余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血气未并，五藏安定，骨节有动。

帝曰：补写奈何？岐伯曰：志有余则写然筋血者；不足则补其复溜。

帝曰：刺未并奈何？岐伯曰：即取之，无中其经，邪所乃能立虚。

骨节有动：骨节间有震动的感觉。甲乙经『动』作『伤』。吴崑本此下补『则骨节有微风』六字，附此参考。然筋：高士宗：『然筋即然谷，在足心斜内侧两筋之蠲，故曰然筋。』新校正：『杨上善云：然筋当是然谷下筋，再详诸处引然谷者，多云然谷之前血者，疑少谷之二字，前字断作筋字。』复溜：穴名，属足少阴经，在足踝上二寸处。邪所乃能立虚：高士宗：『血气未并，骨节有动之时，当即取之，使病无中其经，庶受邪之所，乃能立虚。立虚者，使邪即去，毋容缓也，此微泻兼补之法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经邪所作以去其邪。』

黄帝说：好。志有余和志不足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岐伯说：志有余的则腹胀飧泄，志不足的则手足厥冷。若邪气尚未与气血相并，五脏安定之时，有邪气侵袭，则邪气仅客于骨，使骨节间如有物震动的感觉。

黄帝说：怎样进行补泻呢？岐伯说：志有余的应泻然谷以出其血，志不足的则应补复溜穴。

黄帝说：当邪气尚未与气血相并，邪气仅客于骨时，应当怎样刺呢？岐伯说：应当在骨节有鼓动处立即刺治，但不要中其经脉，邪气便会自然去了。

帝曰：善。余已闻虚实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岐伯曰：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炅中；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

帝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如是血气离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岐伯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

气穴以并，阴阳相倾：张景岳：『并，偏胜也。倾，倾陷也。气为阳，故乱于卫，血为阴，故逆于经，阴阳不和，则气血离居，故实者偏实，虚者偏虚，彼此倾也。』炅：内热。消而去之：马莳：『温则消释而易行。』高士宗：『消，不凝也。去，流也。』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张景岳：『气并子阳则无血，是血虚也；血并于阴则无气，是气虚也。』

黄帝说：好。关于虚实的症状我已经知道了，但还不了解它是怎样发生的。岐伯说：虚实的发生，是由于邪气与气血相并，阴阳间失去协调而有所偏倾，致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各离其所，便形成一虚一实的现象。如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则发生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则发生热中。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则发生心中烦闷而易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则发生精神散乱而善忘。

黄帝说：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像这样血气各离其所的病症，怎样是实，怎样是虚呢？岐伯说：血和气都是喜温暖而恶寒冷的，因为寒冷则气血滞涩而流行不畅，温暖则可使滞涩的气血消散流行。所以气所并之处则血少而为血虚，血所并之处则气少而气虚。

帝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今夫子乃言血并为虚，气并为虚，是无实乎？岐伯曰：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故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今血与气相失，故为虚焉。络之与孙脉，俱输于经，血与气并，则为实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

帝曰：实者何道从来，虚者何道从去？虚实之要，愿闻其故。岐伯曰：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无血、无气：张景岳：『有血无气，是血实气虚也；有气无血，是气实血虚也。』血与气相失：血和气失去了相互联系。络之与孙脉：张志聪：『络者，经脉之支别也。孙脉者，乃孙络之脉别经者。』大厥：突然昏倒，中风之类的疾病。皆有俞会：张景岳：『俞会，经穴有俞会也。』马莳：『六阳经、六阴经，皆有腧穴所会。』生于阴、生于阳：指发病之部位而言。张志聪：『外于阳，内为阴。故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气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张景岳：『风雨寒暑，生于外者，是为外感，故曰阳；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生于内也，是谓内伤，故曰阴。』

黄帝说：人身的重要物质是血和气。现在先生说血并的是虚，气并的也是虚，难道没有实吗？岐伯说：多余的就是实，缺乏的就是虚。所以气并之处则血少，为气实血虚，血并之处则气少，血和气各离其所不能相济而为虚。人身络脉和孙脉的气血均输注于经脉，如果血与气相并，就成为实了。譬如血与气并，循经上逆，就会发生『大厥』病，使人突然昏厥如同暴死，这种病如果气血能得以及时下行，则可以生，如果气血壅于上而不能下行，就要死亡。

黄帝说：实是通过什么渠道来的？虚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去的？形成虚和实的道理，希望能听你讲一讲。岐伯说：阴经和阳经都有俞有会，以互相沟通。如阳经的气血灌注于阴经，阴经的气血盛满则充溢于外，能这样运行不已，保持阴阳平调，形体得到充足的气血滋养，九候的脉象也表现一直，这就是正常的人。凡邪气伤人而发生病变，或发生于阴的内脏，或发生于阳的体表。病生于阳经在表的，都是感受了风雨寒暑邪气的侵袭；病生于阴经在里的，都是由于饮食不节、起居失常、房事过度、喜怒无常所致。

帝曰：风雨之伤人奈何？岐伯曰：风雨之伤人也，先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则输于大经脉。血气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实者，外坚充满，不可按之，按之则痛。

帝曰：寒湿之伤人奈何？岐伯曰：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荣血泣，卫气去，故曰虚。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

皮肤不收：吴崑：『不收者，肌肤虚浮，不收敛也。』张景岳：『皮肤不收而为從缓。』意思就是说，皮肤失掉及时收缩的功能。聂辟：王冰：『聂，谓襵皱也。』黄帝内经太素、甲乙经作『镊辟』。盖是皮肤松弛而又有皱纹的意思。

黄帝说：风雨之邪伤人是怎样的呢？岐伯说：风雨之邪伤人，是先侵入皮肤，由皮肤而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则输注于大经脉。血气与邪气并聚于分肉腠理之间，其脉必坚实而大，所以叫做实证。实证受邪部的表面多坚实充满，不可触按，按之则痛。

黄帝说：寒湿之邪伤人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寒湿之邪气伤人，使人皮肤失却收缩功能，肌肉坚紧，营血滞涩，卫气离去，所以叫做虚证。虚证多见皮肤松弛而有皱折，卫气不足，营血滞涩等，按摩可以致气，使气足能温煦营血，故按摩则卫气充实，营血畅行，便觉得爽快而不疼痛了。

帝曰：善。阴之生实奈何？岐伯曰：喜怒不节则阴气上逆，上逆则下虚，下虚则阳气走之，故曰实矣。

帝曰：阴之生虚奈何？岐伯曰：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虚空，因寒饮食，寒气熏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矣。

熏满：新校正云：『按甲乙经作动藏。』

黄帝说：好。阴分所发生的实证是怎样的呢？岐伯说：人若喜怒不加节制，则使阴气上逆，阴气上逆则必虚于下，阴虚者阳必凑之，所以叫做实证。

黄帝说：阴分所发生的虚证是怎样的呢？岐伯说：人若过度喜乐则气易下陷，过度悲哀则气易消散，气消散则血行迟缓，脉道空虚；若再寒凉饮食，寒气充满于内，血气滞涩而气耗，所以叫做虚证。

帝曰：经言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余已闻之矣，不知其所由然也。岐伯曰：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则寒气独留于外，故寒栗。

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

经言：张景岳：『经言，引古经语也。经，是指古代的经书。』分肉：皮内近骨之肉，与骨相分者。形气衰少：吴崑：『形气，阴气也；衰少，虚也。』上焦不行，下脘不通：高士宗：『上焦不能宜五谷行；下脘不能化谷之精，故下脘不通。』热气熏胸中：甲乙经无『热气』二字。

黄帝说：医经上所说的阳虚则生外寒，阴虚则生内热，阳盛则生外热，阴盛则生内寒，我已听说过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岐伯说：诸阳之气，均承受于上焦，以温煦皮肤分肉之间，现寒气侵袭于外，使上焦不能宣通，阳气不能充分外达以温煦皮肤分肉，如此则寒气独留于肌表，因而发生恶寒战栗。

黄帝说：阴虚则生内热是怎样的呢？岐伯说：过度劳倦则伤脾，脾虚不能运化，必形气衰少，也不能转输水谷的精微，这样上焦即不能宣发五谷气味，下脘也不能化水谷之精，胃气郁而生热，热气上熏于胸中，因而发生内热。

帝曰：阳盛生外热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

帝曰：阴盛生内寒奈何？岐伯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写，不写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玄府：即汗孔。按新校正云：『甲乙经及太素无玄府二字。』温气：即阳气。凝泣：泣与涩同，沢也。血凝于脉络间，涩沢不能流行也。脉不通：新校正云：『按甲乙经作腠理不通。』备参。

黄帝说：阳盛则生外热是怎样的呢？岐伯说：若上焦不通利，可使皮肤致密，腠理闭塞，汗孔不通，如此则卫气不得发泄散越，郁而发热，所以发生外热。

黄帝说：阴盛则生内寒是怎样的呢？岐伯说：若寒厥之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下泄，寒气不泻，则阳气必受耗伤，阳气耗伤，则寒气独留，寒性凝敛，营血滞涩，脉行不畅，其脉搏必见盛大而涩，所以成为内寒。

帝曰：阴与阳并，血气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经隧，取血于营，取气于卫，用形哉，因四时多少高下。

帝曰：血气以并，病形以成，阴阳相倾，补写奈何？岐伯曰：写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写，必切而出，大气乃屈。

帝曰：补虚奈何？岐伯曰：持针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针空四塞，精无从去。方实而疾出针，气入针出，热不得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

用形哉，因四时多少高下：吴崑：『言因其形之长短阔狭肥瘦，而施刺法也。』如日月生死谓痏数（缪刺论），多少之谓也；春时俞在颈项，夏时俞在胸胁，秋时俞在肩背，冬时俞在腰股（金匮真言论），高下之谓也；就是根据患者形体长短肥瘦之不同，结合四时的气候，而决定针刺的深浅与多少，以及取穴部位的高下。气盛乃内针：邪气盛才进针。如：而。摇大其道如利其路：张志聪：『摇大其针孔，如利其所出之道路。』这是针术中的一种推摇法。必切而出：高士宗：『切，按也必切而出，谓右手持针，左手必切其穴，而使之外出。』大气：指亢盛的邪气。张景岳：『大邪之气。』持针勿置：吴崑：『言持针勿使放置也。』气出针入：张景岳：『傍呼内针，即气出封入，谓乘其虚而济之也。』针空四塞：空，和『孔』同。针空四塞，是使针与孔穴周围紧密接触。追之：针刺法中补法的术语。

黄帝说：阴与阳相并，气与血相并，疾病已经形成时，怎样进行刺治呢？岐伯说：刺治这种疾病，应取其经脉，病在营分的，刺治其血，病在卫分的，刺治其气，同时还要根据病人形体的肥瘦高矮，四时气候的寒热温凉，决定针刺次数的多少，取穴部位的高下。

黄帝说：血气和邪气已并，病已形成，阴阳失去平衡的，刺治应怎样用补法和泻法呢？岐伯说：泻实证时，应在气盛的时候进针，即在病人吸气时进针，使针与气同时入内，刺其腧穴以开邪出之门户，并在病人呼气时出针，使针与气同时外出，这样可使精气不伤，邪气得以外泄；在针刺时还要使针孔不要闭塞，以排泄邪气，应摇大其针孔，而通利邪出之道路，这叫做『大泻』，出针时先以左手轻轻切按针孔周围，然后迅速出针，这样亢盛的邪气就可穷尽。

黄帝说：怎样补虚呢？岐伯说：以手持针，不要立即刺入，先安定其神气，待病人呼气时进针，即气出针入，针刺入后不要摇动，使针孔周围紧密与针体连接，使精气无隙外泄，当气至而针下时，迅速出针，但要在病人吸气时出针，气入针出，使针下所至的热气不能内还，出针后立即按闭针孔使精气得以保存。针刺侯气时，要耐心等待，必俟其气至而充实，始可出针，这样可使以至之气不致散失，远处未至之气可以导来，这叫做补法。

帝曰：夫子言虚实者有十，生于五藏，五藏五脉耳。夫十二经脉皆生其病，今夫子独言五藏，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皆有虚实，何以合之？

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府与为表里，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而调之。病在血，调之脉；病在血，调之络；病在气，调之卫；病在肉，调之分肉；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病在骨，淬针药熨；病不知所痛，两蹻为上；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必谨察其九候，针道备矣。

言虚实者有十：马莳：『神气血肉志；各有虚实，是计之有十也。』被：吴崑：『被，及也。』波及的意思。病在血，调之络：张景岳：『痛疽篇：血和即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络脉，而后注于经脉。百病始生篇曰：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本神曰：孙络外溢则经有留血，故病在血者，当调之络也。』 燔针劫刺：燔，音凡。燔针劫刺，是燔针刚入人体后，用火烧其针，也就是温针法。吴崑本燔上补『病在筋』三字。注云：『凡针者，内针之后，以火燔之煖耳，不必赤也。』 急：此处指一种筋瘅病。高士宗：『及与急者，谓筋瘅也。』淬针药熨：张景岳：『此言焠针者，用火先赤其针而后刺之，不但煖也，寒毒固结，非此不可。』吴崑：『药熨者，以药之辛热者熨其处也。筋骨病有浅深之处，故古火治法亦因以异。』病不知所痛：吴崑曰：『病不知所痛者，湿痺为患，而无寒也。故湿胜沩痺，寒胜为痛，今不知所痛，湿痺阴矣。』两蹻为上：张景岳：『两蹻者，阳蹻脉出足太阳之申脉，阴蹻脉出足少阴之照海，俱当取之，故曰为上。』两跷：即阴阳跷脉。

黄帝说：先生说虚证和实证共有十种，都是发生于五脏，但五脏只有五条经脉，而十二经脉，每经都能发生疾病，先生为什么只单独谈了五脏？况且十二经脉又都联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也必然波及到经脉，经脉所发生的疾病，又都有虚有实，这些虚证和实证，又怎样和五脏的虚证和实证相结合呢？

岐伯说：五脏和六腑，本有其表里关系，经络和肢节，各有其所发生的虚证和实证，应根据其病变所在，随其病情的虚实变化，给予适当的调治。如病在脉，可以调治其血；病在血，可以调治其络脉；病在气分，可以调治其卫气；病在肌肉，可以调治其分肉间；病在筋，可以调治其筋；病在骨，可以调治其骨。病在筋，亦可用焠针劫刺其病处，与其筋脉挛急之处；病在骨，亦可用淬针和药烫病处；病不知疼痛，可以刺阳跷阴跷二脉；身有疼痛，而九侯之脉没有病象，则用缪刺法治之。如果疼痛在左侧，而右脉有病象，则用巨刺法刺之。总之，必须详审地诊察九候的脉象，根据病情，运用针刺进行调治。只有这样，针刺的技术才算完备。

四时刺逆从论第七

本篇内容首先说明了三阴三阳之六气，内合于五脏，由于六气有太过之不及，五脏又有余不足，四时气候亦有变迁之不同，因此人身血气的所主部位亦各异。在运用针刺法时，就必须按其血气所在而决定针刺部位，如果违反这一点而进行针刺，则会引起各种病变，这些病变，是以『逆从』道理来对比说明的，所以称为『四时刺逆从论』。

三阴三阳之气与人体五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五脏又随着四时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人体随四时的变化气血也有出入变化的规律。本篇指出针刺必须顺应四时变化的原理，违背四时变化而针刺可能导致的各种病变。又指出了因误刺而伤及五脏的不良后果。

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

帝曰：余愿闻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著骨髓，通于五藏。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而入客也，至其变化不可为度，然必从其经气，辟除其邪，除其邪则乱气不生。

皮肤引急：就是皮肤毛孔收缩的意思。不可为度：古人认为四时气候，各有常度，但其变化则不可为度，所以不可为度就是不能度量的意思。辟除：马莳：『闢，辟同。』辟除即祛除之意。

春天人的气血在经脉，夏天人的气血在孙络，长夏人的气血在肌肉，秋天人的气血在皮肤，冬天人的气血在骨髓中。

黄帝说：我想听听其中的道理。岐伯说：春季，天之阳气开始启动，地之阴气也开始发泄，冬天的冰逐渐融化解释，水道通行，所以人的气血也集中在经脉中流行。夏季，经脉中气血充满而流溢于孙络，孙络接受了气血，皮肤也变得充实了。长夏，经脉和络脉中的气血都很旺盛，所以能充分地灌溉润泽于肌肉之中。秋季，天气开始收敛，腠理随之而闭塞，皮肤也收缩紧密起来了。冬季主闭藏，人身的气血收藏在内，聚集于骨髓，并内通于五脏。所以邪气也往往随着四时气血的变化而侵入人体相应的部位，若待其发生了变化，那就难以预测了；但必须顺应四时经气的变化及早进行调治，驱除侵入的邪气，那么气血就不致变化逆乱了。

帝曰：逆四时而生乱气，奈何？岐伯曰：春刺络脉，血气外溢，令人少气；春刺肌肉，血气环逆，令人上气；春刺筋骨，血气内著，令人腹胀。夏刺经脉，血气乃竭，令人解；夏刺肌肉，血气内却，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气上逆，令人善怒。秋刺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络脉，气不卫行，令人卧不欲动；秋刺筋骨，血气内散，令人寒栗，冬刺经脉，血气皆脱，令人目不明；冬刺络脉，内气外泄，留为大痹；冬刺肌肉，阳气竭绝，令人善忘。凡此四时刺者，六经之病，不可不从也；反之，则生乱气相淫病焉。故刺不知四时之经、病之所生，以从为逆，正气内乱，与精相薄，必审九候，正气不乱，精气不转。

帝曰：善。刺五藏，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嚏欠；中脾十日死，其动为吞。刺伤人五藏必死，其动则依其藏之所变，候知其死也。

环逆：张志聪：『环逆者，逆其转环也。』意思就是说不能按照正常的规律循环。内却：吴崑：『令血气却弱，是以善恐。』张志聪：『血气盛，却于内矣，阳明脉虚，则恐如人将捕之。』 大痹：张志聪：『大痹者，藏气虚而邪痹于五藏也。』可见所谓大痹，是由于五脏气血虚弱所致的痹症。

黄帝道：针刺违反了四时而导致气血逆乱是怎样的？

岐伯说：春天刺络脉，会使血气向外散溢，使人发生少气无力；春天刺肌肉，会使血气循环逆乱，使人发生上气咳喘；春天刺筋骨，会使血气留著在内，使人发生腹胀。夏天刺经脉，会使血气衰竭，使人疲倦懈惰；夏天刺肌肉，会使血气却弱于内，使人易于恐惧；夏天刺筋骨，会使血气上逆，使人易于发怒。秋天刺经脉，会使血气上逆，使人易于忘事；秋天刺络脉，但人体气血正直内敛而不能外行，所以使人阳气不足而嗜卧懒动；秋天刺筋骨，会使血气耗散与内，使人发生寒战。冬天刺经脉，会使血气虚脱，使人发生目视不明；冬天刺络脉，则收敛在内的真气外泄，体内血行不畅而成『大痹』；冬天刺肌肉，会使阳气竭绝于外，使人易于忘事。以上这些四时的刺法，都严重地违背四时变化而导致疾病发生，所以不能不注意顺应四时变化而施刺；否则就会产生逆乱之气，扰乱人体生理功能而生病的呀！所以针刺不懂得四时经气的盛衰和疾病产生的道理，不是顺应四时而是违背四时变化，从而导致正气逆乱于内，邪气便与精气相结聚了。一定要仔细审察九候的脉象，这样进行针刺，正气就不会逆乱了，邪气也不会与精气相结聚了。

黄帝说：讲得好！如果针刺误中了五脏，刺中心脏一天就要死亡，其变动的症状为噫气；刺中肝脏五天就要死亡，其变动的症状为多语；刺中肺脏三天就要死亡，其变动的症状为咳嗽；刺中肾脏六天就要死亡，其变动的症状为喷嚏和哈欠；刺中脾脏十天就要死亡，其变动的症状为吞咽之状等。刺伤了人的五脏，必致死亡，其变动的症状也随所伤之脏而又各不相同，因此可以根据它来测知死亡的日期。

卷　二

移精变气论第八

本篇内容，是从古今时代不同，说到发病情况不同；而不同疾病的治疗又有难易，医工的学术，亦有高下。在这些讨论中，非常重视疾病的早期治疗，以及临证上运用色脉问诊的重要。由于开首是从『古之治病，惟其精移变气，可祝由而已』谈起的，所以篇名就叫做『移精变气论』。

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疾病发生的变化也不同。临床诊断时色脉合参，详细问诊并结合四时、五行来综合分析。应当重视观察患者的神色及其对疾病预后的意义。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臾宦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移精变气』：王冰：『移为移易，变为改变，皆使邪不伤正，精神复强而内守也。』生气通天论曰：『圣人传精神，服天气。』上古天真论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祝由』：王冰：『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祝由：古代求神去疾的一种方法。臾宦：吴崑：『求进于官也。』盖即伤寒自序所谓：『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这是一种形役上的劳苦。

黄帝问道：我听说古时治病，只要对病人移易精神和改变气的运行，用一种『祝由』的方法，病就可以好了。现在医病，要用药物治其内，针石治其外，疾病还是有好、有不好，这是什么缘故呢？

岐伯回答说：古时候的人们，生活简单，巢穴居处，在禽兽之间追逐生存，寒冷到了，利用活动以除寒冷，暑热来了，就到阴凉的地方避免暑气，在内没有眷恋羡慕的情志牵挂，在外没有奔走求官的劳累形役，这里处在一个安静淡薄、不谋势利、精神内守的意境里，邪气是不可能深入侵犯的。所以既不须要药物治其内，也不须要针石治其外。即使有疾病的发生，亦只要对病人移易精神和改变气的运行，用一种祝由的方法，病就可以好了。

现内则为忧患所牵累，外则为劳苦所形役，又不能顺从四时气候的变化，常常遭受到『虚邪贼风』的侵袭，正气先馁，外邪乘虚而客袭之，内犯五脏骨髓，外伤孔窍肌肤，这样轻病必重，重病必死，所以用祝由的方法就不能医好疾病了。

帝曰：善。余欲临病人，观死生，决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闻乎？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

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

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

僦贷季：王冰：『谓岐伯祖世之师。』盖是古时的医生，相传是荧佑之祖师。八风六合：八风，指八方的风，如东、南、西、北风，东南风，西南风，西北风，东北风。六合，指东、南、西、北、上、下。

黄帝道：很好！我想要临诊病人，能够察其死生，决断疑惑，掌握要领，如同日月之光一样心中明了，这种诊法可以讲给我听吗？岐伯曰：在诊法上，色和脉的诊察方法，是上帝所珍重，先师所传授的。

上古有位名医叫僦货季，他研究色和脉的道理，通达神明，能够联系到金木水火土以及四时、八风、六合，从正常的规律和异常的变化，来综合分析，观察它的变化奥妙，从而知道其中的要领。我们如果想懂得这些要领，就只有研究色脉。

气色是像太阳而有阴晴，脉息是像月亮而有盈亏，从色脉中得其要领，正是诊病的重要关键。而气色的变化，与四时的脉象是相应的，这是上古帝王所十分珍重的，若能明白原理，心领神会，便可运用无穷。所以他能从这些观察中掌握情况，知道去回避死亡而达到生命的安全。能够做到这样就可以长寿，而人们亦将称奉你为『圣王』了。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汤液十日，以去八风五痹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苏草荄之枝，本末为助，标本已得，邪气乃服。

暮世之治病也，则不然，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

汤液：即清酒之类。五痺：是皮痺、肉痺、筋痺、骨痺、脉痺五种痺病。治以草苏草荄之枝，本末为助：马莳：『苏者，叶也；荄者，根也；枝者，茎也。荄为本，枝、叶为末，即后世之煎剂也。』标本已得：病人为本，医工为标。标本已得，是指医者的认识处理，与病人的病情变化两相符合。不知日月：张志聪：『不认识阴阳色脉也。』粗工凶凶：王冰：『粗，谓粗略也；凶凶，谓不料事宜之可否也。』是形容技术不高明的医生，工作粗枝大叶，不能深入考虑问题。

中古时候的医生治病，多在疾病一发生就能及时治疗，先用汤液十天，以祛除『八风』、『五痹』的病邪。如果十天不愈，再用草药治疗。医生还能掌握病情，处理得当，所以邪气就被征服，疾病也就痊愈。

至于后世的医生治病，就不是这样了，治病不能根据四时的变化，不知道阴阳色脉的关系，也不能够辨别病情的顺逆，等到疾病已经形成了，才想用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医术浅薄、工作粗枝大叶的医生，还认为可以用攻法，不知病已形成，非攻可愈，以至原来的疾病没有痊愈，又因为治疗的错误，产生了新的疾病。

帝曰：愿闻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极，无夫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逆从到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帝曰：余闻其要于夫子矣，夫子言不离色脉，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极于一。帝曰：何谓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

要极：极重要的意思。去故就新，乃得真人：张景岳：『去故者，去其旧习之陋；就新者，进其日新之功。新而又新，则圣贤可以学至，而得真人之道矣。』因：作由字解。因得之：是谓从间而得其病情。

黄帝道：我愿听听有关临证方面的重要道理。岐伯说：诊治疾病极重要的关键在于不要搞错色脉，能够运用色脉而没有丝毫疑惑，这是临证诊治的最原则。假使色脉的诊法掌握，则对病情的顺逆无从理解，而处理亦将有倒行逆施的危险。医生的认识与病情不能取得一致，这样去治病，会损害病人的精神，若用以治国，是要使国家灭亡的！因此暮世的医生，赶快去掉旧习的简陋知识，对崭新的色脉学问要钻研，努力进取，是可以达到上古真人的地步的。

黄帝道：我已听到你讲的这些重要道理了，你说的主要精神不离色脉，这是我已了解的。岐伯说：诊治疾病的关键，还有一个。黄帝道：是什么关键？岐伯说：就是从与病人接触中问得病情。黄帝道：怎样问法？岐伯说：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关好门窗，与病人取得密切联系，耐心细致地询问病情，务使病人毫无顾虑，尽情倾诉，从而得知其中的真情，并观察病人的神色。有神气的，预后良好；没有神气的，预后不良。黄帝说：讲得很好。

玉版论要篇第九

本篇内容，讨论的是揆度奇恒的运用方法，并举出色脉为例。由于揆度奇恒方法是很好而且是宝贵的，所以『著之玉版』；又由于岐伯对揆度奇恒的道理说得很透彻，所以说：『论要毕矣』。所以篇名就叫做『玉版论要篇』。

诊断首先要辨别正常和异常情况，进一步再分别轻重深浅，而给以适当的治疗。对病色出现的部位以及脉与四时的关系，应做详细的分析。『揆度奇恒』的运用，临床上有遵循。

黄帝问曰：余闻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岐伯对曰：揆度者，度病之浅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谓言道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已微，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机。

揆度奇恒：度，音读，入声；揆度，是衡量和比较。奇，就是异常，恒，就是正常。奇病：就是异常的病。至数：老子注：『数，调理数也。』至数，盖谓重要的理数，在这里指的是色脉。道在于一：马莳：『一者何也？以人之有神也。』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王冰：『血气者，神气也。八正神明论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也。夫血气应顺四时递迁，囚王循环，五气无相夺伦，是则神转不回也。回谓却行也，然血气随王，不合却行，却行则反常，反常则回不转也，回而不转，乃失生气之机矣。』迫近以微：是指色脉的诊察，虽浅近，而微妙却关于神机。玉版：玉石做成之版。合玉机：王冰：『玉机，篇名也。言以此回转之要旨，著之玉版，合同于玉机论文也。』

黄帝问道：我听说揆度、奇恒的诊法，运用的地方很多，而所指是不同的，究竟怎样运用呢？岐伯回答说：一般来说，揆度用以衡量疾病的深浅。奇恒是用以辨别异于正常的疾病。请允许我从诊病的主要理数说起，五色、脉变、揆度、奇恒等，虽然所指不同，但道理只有一个。

就是色脉之间有无神气。人体的气血随着四时的递迁，永远向前运转而不回折。如若回折了，就不能运转，就失去生机了！这个道理很重要，诊色脉是浅近的事，而微妙之处却在于观察神机。把它记录在玉版上，可以与玉机真藏论合参。

客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十日已；其见深者，必齐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见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脱，不治，百日尽已；脉短气绝死，病温虚甚，死。

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为逆，下为从。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易，重阳死，重阴死。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奇恒事也，揆度事也。

客色：通行本为客色。在：丹波元简：『在，察也，见尔雅释诂』即诊察。齐：作剂字讲，就是药剂。脉短气绝：脉气短而阳气虚脱。病温虚甚：是指温热病而正气太虚。逆、从：逆是不好，从是顺当。易：是变更。重阳、重阴：王冰：『男子（病）色见于左，是曰重阳；女子（病）色见于右，是曰重阴。』阴阳反他：是阴阳相反。阴阳应象大论：『阴阳反作。』权衡相夺：就是衡量病逝的轻重，而决定采取适当的治疗。张景岳：『调度其轻重，而夺之使平。』

面容的五色变化，呈现在上下左右不同的部位，应分别其深浅顺逆之要领。如色见浅的，其病轻，可用五谷汤液调理，约十天就可以了；其色见深的，病重，就必须服用药剂治疗，大约二十一天才可恢复；如果其色过深，则其病更为严重，必定要用药酒治疗，须经过一百天左右，才可痊愈；假如神色枯槁，面容瘦削，就不能治愈，到一百天就要死了。除此以外，如脉气短促而阳气虚脱的，必死；温热病而正气虚极的，亦必死。

面色见于上下左右，必须辨别观察其要领。病色向上移的为逆，向下移的为顺；女子病色在右侧的为逆，在左侧的为顺；男子病色在左的为逆，在右的为顺。如果病色变更，倒顺为逆，那就是重阳、重阴了，重阳、重阴的预后不好就会死。假如到了阴阳相反之际，应尽快衡量其病情，果断地采用适当的方法，使阴阳平衡，这就在于揆度、奇恒的运用了。

搏脉，痹躄，寒热之交。脉孤为消气，虚泄为夺血。孤为逆，虚为从。

行奇恒之法，以太阴始。行所不胜曰逆，逆则死；行所胜曰从，从则活。八风四时之胜，终而复始，逆行一过，不复可数，论要毕矣。

痹躄：病名，张景岳：『痹，顽痹也；躄，音碧，足不能行也。』脉孤为消气：高士宗：『脉者血之先，脉孤则阳气内损，故为消气。孤，谓弦、钩、毛、石，少胃气也。』虚泄为夺血：虚泄，是脉虚而兼泄利。夺血，为伤夺了阴血。孤为逆，虚为从：高士宗：『脉孤而无胃气，真元内脱，故为逆；虚泄而少血液，则血可渐生，故为从。』以太阴始：是指手太阴肺脉，就是寸口，可以诊得邪正盛衰及气血的虚实。王冰：『以气口太阴之脉，定四时之正气。』逆行一过：是四时气候失常的意思。张景岳：『设或气令失常，逆行一过，是为回则不转，而至数紊乱无复可以胜计矣。过，失业，喻言人之色脉，一有失调，则奇恒反作，变态百出。』

脉象搏击于指下，是邪盛正衰之象，或为痹证，或为躄证，或为寒热之气交合为病。如脉见孤绝，是阳气损耗；如脉见虚弱，而又兼下泄，为阴血损伤。凡脉见孤绝，预后都不良；脉见虚弱，预后当好。

在诊脉时运用奇恒之法，从手太阴之寸口脉来研究。就所见之脉在四时、五行来说，不胜现象（如春见长夏脉，夏见秋脉），为顺，预后良好。至于八风、四时之间的相互胜复，是循环无端，终而复始的，假如四时气候失常，就不能用常理来推断了。至此，则揆度、奇恒之要点都论述完了。

诊要经终论第十

本篇内容，有两个重点：一是谈的诊察要道，说明了天地人气之间的相互关系与针刺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强调『治不本四时，必内伤于五藏』的精神；二是讨论十二经脉终绝的情况，并具体地描写了临终时的症候。因此，这篇篇名就叫做『诊要经终论』。

针刺治疗应结合四时气候，而有轻重深浅的分寸。因为天气、地气、人气是密切关联的。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律，非但不能愈病，反而会造成不良后果。针刺胸腹部位，要注意避免误伤五脏。只有了解内在脏器的部位以及正确掌握针刺的手法，才能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

黄帝问曰：诊要何如？岐伯对曰：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

故春刺散俞，及与分理，血出而止。甚者传气，间者环也；夏刺络俞，见血而止，尽气闭环，痛病必下；秋刺皮肤，循理，上下同法，神变而止；冬刺俞窍于分理，甚者直下，间者散下。

方：王冰：『方，正也。言天地正发生其万物也。』吴崑：『方，谓气方升也，岁方首也，人事方兴也。』正方、定发：王冰：『天气正方，以阳气明盛也；地气定发，为万物华而欲实也。』吴崑：『正方者，以时正暄也，生物正升也，岁时正兴也。』人气在脾：张宛邻：『按本文言人气所在，与金匮真言论、四时刺逆从论诸义不同。三月、四月之在脾，九月、十月之在心。尤难曲解，姑依王义说之，以俟知者。』高：上升的意思。冰复：高士宗：『复，犹伏也。水冰气伏，故冰复。』合：吴崑：『合，闭而密也。』人气在肾：王冰：『夫气之变也，故发生于木，长茂于土，盛高而上，肃杀于金，避寒于火，伏藏于水，斯皆随顺阴阳气之升沉也，』散俞：新校正：『按四时刺逆从论云：春气在经脉。此散俞即经脉之俞也。又水热穴论云：春取经络分肉。』散俞即散在各经的一般经穴。甚者传气，间者环也：吴崑：『病甚者，久留其针，待其传气，日一周天而止。少差而间者，暂留其针，伺其经气环一周身而止。』张景岳：『传，布散也；环，周也。病甚者，针宜久留，故必待其传气；病稍间者，但候其气行一周于身，约二刻许可止针也。』络俞：张景岳：『谓诸经浮络之穴，以夏气在孙络也。』就是说浅在络脉间的腧穴。尽气闭环：吴崑：『扪闭其穴，伺其经气循环一周于身，约二刻许。』张景岳：『闭环，谓去针闭穴，须气行一周之顷也。』刺俞窍于分理：张景岳：『孔穴之深者曰窍。冬气在骨髓中，故当深取俞窍于分理间也。』张志聪：『分理者，分肉之腠理，乃谿谷之会。谿谷属骨，而外连于皮肤。是以春刺分理者，外连皮肤之腠理也；冬刺俞窍于分理者，近筋骨之腠理也。』直下、散下：王冰：『直下谓直尔下之，散下谓散布下之。』张景岳：『散下，谓或左右上下散布其针，而稍宜缓也。』

黄帝问道：诊病的重要关键是什么？岐伯回答说：重要点在于天、地、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正月、二月，天气开始有一种生发的气象，地气也开始萌动，这时候的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当明盛，地气也正是华茂而欲结实，这时候的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极，地气上升，这时候的人气在头部；七月、八月，阴气开始发生肃杀的现象，这时候的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渐盛，开始冰冻，地气也随着闭藏，这时候的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冻更甚而阳气伏藏，地气闭密，这时候的人气在肾。

由于人气与天地之气皆随顺阴阳之升沉，所以春天的刺法，应刺经脉腧穴，及于分肉腠理，使之出血而止，如病比较重的应久留其针，其气传布以后才出针，较轻的可暂留其针，候经气循环一周，就可以出针了。夏天的刺法，应刺孙络的腧穴，使其出血而止，使邪气尽去，就以手指扪闭其针孔伺其气行一周之顷，凡有痛病，必退下而愈。秋天的刺法应刺皮肤，顺着肌肉之分理而刺，不论上部或下部，同样用这个方法，观察其神色转变而止。冬天的刺法应深取俞窍于分理之间，病重的可直刺深入，较轻的，可或左右上下散布其针，而稍宜缓下。

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气著藏，令人胀，病不愈，又且欲言语。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堕；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无言，惕惕如人将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气，时欲怒。

解堕：马莳：『解，懈同；堕，惰同。』心中欲无言：吴崑：『肺主声，刺秋分而伤肺，故欲无言。』惕惕：惊恐貌。吴崑：『恐为肾志，肺金受伤，肾失其母，虚而自恐也。』少气，时欲怒：张景岳：『夏伤其肾，则精虚不能化气，故令人少气；水亏则木失所养，而肝气益强，故欲怒也。』

春夏秋冬，各有所宜的刺法，须根据气之所在，而确定刺的部位。如果春天刺了夏天的部位，伤了心气，可使脉乱而气微弱，邪气反而深入，浸淫于骨髓之间病就很难治愈，心火微弱，火不生土，又使人不思饮食，而且少气了。春天刺了秋天的部位，伤了肺气，春病在肝，发为筋挛，邪气因误刺而环周于肺，则又发为咳嗽，病不能愈，肝气伤，将使人时惊，肺气伤，且又使人欲哭。春天刺了冬天的部位，伤了肾气，以致邪气深着于内脏，使人胀满，其病不但不愈，肝气日伤，而且使人多欲言语。

夏天刺了春天的部位，伤了肝气，病不能愈，反而使人精力卷怠。夏天刺了秋天的部位，伤了肺气，病不能愈，反而使人肺气伤而声不出，心中不欲言，肺金受伤，肾失其母，故虚而自恐，惕惕然好像被逮捕的样子。夏天刺了冬天的部位，伤了肾气，病不能愈，反而使精不化气而少气，水不涵木而时常要发怒。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为，起而忘之；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时寒。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见；冬刺夏分，病不愈，气上，发为诸痹；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

眠而有见：张景岳：『肝藏魂，肝气受伤，则神魂散乱，故令人欲卧不能眠，或眠而有见，谓怪异等物也。』

秋天刺了春天的部位，伤了肝气，病不能愈，反而使人血气上逆，惕然不宁，且又善忘。秋天刺了夏天的部位，伤了心气，病不能愈，心气伤，火不生土，反而使人嗜卧，心不藏神，又且多梦。秋天刺了冬天的部位，伤了肾气，病不能愈，凡使人肾不闭藏，血气内散，时时发冷。

冬天刺了春天的部位，伤了肝气，病不能愈，肝气少，魂不藏，使人困倦而又不得安眠，即便得眠，睡中如见怪异等物。冬天刺了夏天的部位，伤了心气，病不能愈，反使人脉气发泄，而邪气闭痹于脉，发为诸痹。冬天刺了秋天的部位，伤了肺气，病不能愈，化源受伤，凡使人常常作渴。

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

刺避五藏者，知逆从也。所谓从者，鬲与脾肾之处，不知者反之。刺胸腹者，必以布憿著之，乃从单布上刺，刺之不愈，复刺。刺针必肃，刺肿摇针，经刺勿摇，此刺之道也。

帝曰：愿闻十二经脉之终奈何？岐伯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瘈疭，其色白，绝汗乃出，出则死矣。

环：吴崑：『心为天君，不可伤损，刺者误中其心，则经气环身一周而人死矣。凡人一日一夜，营卫之气五十度周于身，以百刻计之，约二刻经气循环一周也。』又张景岳云：『按刺禁论所言五脏死期，尤为群系，但与本节稍有不同。此节止言四藏，独不及肝，必说简耳。』憿：马莳：『憿，当作檄（音皎），布巾也。』此处盖有缠绕之意。摇针：针刺的一种手法，目的是扩大针孔，以泻其邪气。张景岳：『摇大其窍，写之速也。』戴眼：张景岳：『戴者，戴于上也，谓目睛仰视而不能转也。』即两目上视，不能转动。反折，瘈疭：身背反张，手足抽掣。马莳：『谓手足身体反张。』明理论：『瘛，筋脉急也；疭，筋脉缓也。急者则引而缩，缓者则纵而伸，或缩或伸，动而不止，名曰瘛疭。』绝汗：王冰：『谓汗暴出而不流，旋复于也。』盖气将绝则汗出如珠，着身不流；气散则汗出如油，喘而不休。皆为死证，所以称之为绝汗。

凡于胸腹之间用针刺，必须注意避免刺伤了五脏。假如中伤了心脏，经气环身一周便死；假如中伤了脾脏，五日便死；假如中伤了肾脏，七日便死；假如中伤了肺脏，五日便死；假如中伤隔膜的，皆为伤中，当时病虽然似乎好些，但不过一年其人必死。

刺胸腹注意避免中伤五脏，主要是要知道下针的逆从。所谓从，就是要明白膈和脾肾等处，应该避开；如不知其部位不能避开，就会刺伤五脏，那就是逆了。凡刺胸腹部位，应先用布巾覆盖其处，然后从单布上进刺。如果刺之不愈，可以再刺，这样就不会把五脏刺伤了。在用针刺治病的时候，必须注意安静严肃，以候其气；如刺脓肿的病，可以用摇针手法以出脓血；如刺经脉的病，就不要摇针。这是刺法的一般规矩。

黄帝问道：请你告诉我使二经气绝的情况是怎样的？岐伯回答说：太阳经脉气绝的时候，病人两目上视，身背反张，手足抽掣，面色发白，出绝汗，绝汗一出，便要死亡了。

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寰绝系。绝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

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则终矣。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

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

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此十二经之所败也。

目寰绝系：指两目直视而目系属脑之气已绝。寰：音琼。目寰是直视若惊貌。绝系是说眼珠直视不动，不能与目系取得联系，故谓绝系。齿长：张景岳：『肾主骨，肾散则骨散，故齿根不固长而垢也。』盖由于牙龈收削而牙齿似乎增长。卵：睾丸。

少阳经脉气绝的时候，病人耳聋，遍体骨节松懈，两目直视如惊，到了目珠不转，一日半便要死了；临死的时候，面色先见青色，再由青色变为白色，就死亡了。

阳明经脉气绝的时候，病人口眼牵引歪斜而困动，时发惊惕，言语胡乱失常，面色发黄，其经脉上下所过的部分，都表现出盛燥的症状，由盛燥而渐至肌肉麻木不仁，便死亡了。

少阴经脉气绝的时候，病人面色发黑，牙龈收削而牙齿似乎变长，并积满污垢，腹部胀闭，上下不相通，便死亡了。

太阴经脉气绝的时候，腹胀闭塞，呼吸不利，常欲嗳气，并且呕吐，呕则气上逆，气上逆则面赤，假如气不上逆，又变为上下不通，不通则面色发黑，皮毛枯樵而死了。

厥阴经脉气绝的时候，病人胸中发热，咽喉干燥，时时小便，心胸烦躁，渐至舌卷，睾丸上缩，便要死了。以上就是十二经脉气绝败坏的症候。

八正神明论第十一

本篇内容有二：一是讨论四时八正、日月星辰的变化，说明它与人体气血虚实和针刺补泻有密切的关系；二是讨论望闻问切，应结合阴阳四时虚实，以分析病情和诊断疾病。由于它讨论了这样两个重点，所以篇名就叫做『八正神明论』。

本篇讨论了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重要意义，三部九候的诊断价值。诊断疾病，要把望、闻、问、切四诊结合阴阳四时虚实来加以分析，并要掌握到『形』『神』的病变症状。针刺补泻，必须掌握『方』『圆』的关键。注意病人形体的肥瘦和营卫气血的盛衰。

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今何法何则？岐伯对曰：法天则地，合以天光。

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写，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

服：训事，意思是指用针的技术。天光：指日月星辰。八正：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四立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淖：音闹，滑润的意思。郭：轮廓的意思。

黄帝问道：用针的技术，必然有一定的方法准则，究竟有什么方法，什么准则呢？岐伯回答说：要在一切自然现象的演变中去体会。

黄帝道：愿详尽地了解一下。岐伯说：凡针刺之法，必须观察日月星辰盈亏消长及四时八正之气候变化，方可运用针刺方法。所以气候温和，日色晴朗时，则人的血液流行滑润，而卫气浮于表，血容易泻，气容易行；气候寒冷，天气阴霾，则人的血行也滞涩不畅，而卫气沉于里。月亮初生的时候，血气开始流利，卫气开始畅行；月正圆的时候，则人体血气充实，肌肉坚实；月黑无光的时候，肌肉减弱，经络空虚，卫气衰减，形体独居。所以要顺着天时而调血气。

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写，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

故曰：月生而写，是谓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经。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沈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

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是古代天文学家用圭表测量日影的长短，以定时序的方法。

因此天气寒冷，不要针刺；天气温和，不要迟缓；月亮初生的时候，不可用泻法；月亮正圆的时候，不可用补法；月黑无光的时候，不要针刺。这就是所谓顺着天时而调治气血的法则。因天体运行有一定顺序，故月亮有盈亏盛虚，观察日影的长短，可以定四时八正之气。

所以说：月牙初生时而泻，就会使内脏虚弱；月正圆时而补，使血气充溢于表，以致络脉中血液留滞，这叫做重实；月黑无光的时候用针刺，就会扰乱经气，叫做乱经。这样的治法必然引起阴阳相错，真气与邪气不分，使病变反而深入，致卫外的阳气虚竭，内守的阴气紊乱，淫邪就要发生了。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藏，工候救之，弗能伤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工：指医生。

黄帝道：星辰八正观察些什么？岐伯说：观察星辰的方位，可以定出日月循行的度数。观察八节常气的交替，可以测出异常八方之风，是什么时候来的，是怎样为害于人的。观察四时，可以分别春夏秋冬正常气候之所在，以便随时序来调养，可以避免八方不正之气候，不受其侵犯。假如虚弱的体质，再遭受自然界虚邪贼风的侵袭，两虚相感，邪气就可以侵犯筋骨，再深入一步，就可以伤害五脏。懂得顺应气候变化治病的医生，就能及时挽救病人，不至于使病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说天时的宜忌，不可不知。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闻之矣，愿闻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验于来今者，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沈，而调之于身，观其立有验也。观其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沈，参伍相合而调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是故工之所以异也，然而不形见于外，故俱不能见也。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仿佛。

针经：有人认为即灵枢。

黄帝道：讲得好！关于取法于星辰的道理，我已经知道了，希望你讲讲怎样效法于前人？岐伯说：要取法和运用前人的学术，先要懂得《针经》。要想把古人的经验验证于现在，必先要知道日之寒温，月之盈亏，四时气候的浮沉，而用以调治于病人，就可以看到这种方法是确实有效的。所谓观察其冥冥，就是说荣卫气血的变化虽不显路于外，而医生却能懂得，他从日之寒温，月之盈亏，四时气候之浮沉等，进行综合分析，做出判断，然后进行调治。因此医生对于疾病，每有先见之明，然而疾病并未显露于外，所以说这是观察于冥冥。能够运用这种方法，通达各种事理，他的经验就可以流传于后世，这是学识经验丰富的医生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然而病情是不显露在表面的，所以一般人都不容易发现，看不到形迹，尝不出味道，所以叫做冥冥，好像神灵一般。

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见其形。

上工救其萌牙，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

虚邪，就是四时八节的虚邪贼风。正邪，就是人在劳累时汗出腠理开，偶而遭受虚风。正邪伤人轻微，没有明显的感觉，也无明显病状表现，所以一般医生观察不出病情。

技术高明的医生，在疾病初起，三部九候之脉气都调和而未败坏之时，就给以早期救治，所以称为『上工』。『下工』临证，是要等疾病已经形成，甚或至于恶化阶段，才进行治疗。所以说下工要等到病成阶段才能治疗，是因为不懂得三部九候的相得相失，致使疾病发展而恶化了。要明了疾病之所在，必须从三部九候的脉象中详细诊察，知道疾病的变化，才能进行早期治疗。所以说掌握三部九候，好像看守门户一样的重要，虽然外表尚未见到病情，而医者已经知道疾病的形迹了。

帝曰：余闻补写，未得其意。岐伯曰：写必用方，方者，以气方盛也，以月方满也，以日方温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内针，乃复候其方吸而转针，乃复候其方呼而徐引针，故曰写必用方，其气而行焉。

补必用员。员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荣，复以吸排针也。故员与方，非针也。

故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荣卫血气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

内针：内，同纳。内针，即进针。转针：捻转针。引针：拔出针。荣：同滎，重要的经穴。排针：排是除的意思，排针是排除其针。

黄帝道；我听说：针刺有补泻二法，不懂得它的意义。岐伯说：泻法必须掌握一个『方』字。所谓『方』，就是正气方盛，月亮方满，天气方温和，身心方稳定的时候，并且要在病人吸气的时候进针，再等到他吸气的时候转针，还要等他呼气的时候慢慢地拔出针来。所以说泻必用方，才能发挥泻的作用，使邪气泻去而正气运行。

补法必须掌握一个『圆』字。所谓『圆』，就是行气。行气就是导移其气以至病所，刺必要中其经穴，还要在病人吸气时拔针。所谓『圆』与『方』，并不是指针的形状。

一个技术高超有修养的医生，必须明了病人形体的肥瘦，营卫血气的盛衰。因为血气是人之神的物质基础，不可不谨慎地保养。

帝曰：妙乎哉论也！合人形于阴阳四时虚实之应、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数言形与神，何谓形？何谓神？愿卒闻之。

岐伯曰：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

黄帝道：多么奥妙的论述啊！把人身变化和阴阳四时虚实联系起来，这是非常微妙的结合，要不是先生，谁能够弄得懂呢！然而先生屡次说道形如神，究竟什么叫形？什么叫神？请你详尽地讲一讲。

岐伯说：请让我先讲形。所谓形，就是反映于外的体征，体表只能察概况，但只要问明发病的原因，再仔细诊察经脉变化，则病情就清楚地摆在面前，要是按寻之仍不可得，那么便不容易知道他的病情了，因外部有形迹可察，所以叫做形。

帝曰：何谓神？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也。

黄帝道：什么叫神？岐伯说：请让我再讲神。所谓神，就是望而知之，耳朵虽然没有听到病人的主诉，但通过望诊，眼中就明了它的变化，亦已心中有数，先得出这一疾病的概念，这种心领神会的速度独悟，不能用言语来形容；有如观察一个东西，大家没有看到，但他能运用望诊，就能够独自看到；有如在黑暗之中，大家都很昏黑，但他能运用望诊，就能够昭然独明，好像风吹云散，所以叫做神。诊病时，若以三部九候为本原，就不必拘守九针的理论了。

真邪论第十二

本篇内容讨论真气与邪气之离合，如真气与邪气尚未结合，应及早用泻，病可立已；若真气与邪气已经结合，应诊察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由于希望达到早期治疗的要求，所以又详细地讨论了针刺补泻的宜忌与方法。但要能治病，必先识病，所以又强调了三部九候诊察方法的重要，但总的精神是说明真邪离合于临症上应密切注意，所以篇名就叫做『离合真邪论』。

病邪初入人体，真邪未合，未有定处，及早治疗，可以使病尽早痊愈。要注意针刺补泻的宜忌和操作方法。要能治病，必先识病。医生运用针刺，一定要懂得三部九候的诊法，结合天地阴阳来分析病情，认识疾病。（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名经合，第二卷重出，名真邪论。』）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尽通其意矣。经言气之盛衰，左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写于荥输，余知之矣。此皆荣卫之倾移，虚实之所生，非邪气从外入于经也。余愿闻邪气之在经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

岐伯对曰：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

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是针灸的治疗法则。宿度：宿，星宿。古代天文学按星宿的位置划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谓之『宿度』。

黄帝问道：我听说九针有九篇文章，而先生又从九篇上加以发挥，演绎成为九九八十一篇，我已经完全领会它的精神了。《针经》上说的气之盛衰，左右偏盛，取上以调下，去左以调右，有余不足，在荥输之间进行补泻，我亦懂得了。这些变化，都是由于荣卫的偏盛、气血虚实而形成的，并不是邪气从侵入经脉而发生的病变。我现在希望知道邪气侵入经脉之时，病人的症状怎样？又怎样来治疗？

岐伯回答说：一个有修养的医生，在制定治疗法则时，必定体察于自然的变化。如天有宿度，地有江河，人有经脉，其间是互相影响，可以比类而论的。

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

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陇：同隆。卒然逢之，早遏其路：王冰：『逢谓逢遇，遏谓遏绝。三部之中，九候之位，卒然逢遇，当按而止之，即而写之，迳路既绝，则大邪之气无能为也。』

如天地之气温和，则江河之水安静平稳；天气寒冷，则水冰地冻，江河之水凝涩不流；天气酷热，则江河之水沸腾洋溢；要是暴风骤起，则使江河之水波涛汹涌。

因此病邪侵入了经脉，寒则使血行滞涩，热则使血气滑润流利，要是虚邪贼风侵入，也就像江河之水遇到暴风一样，经脉的搏动出现波涌隆起的现象。虽然血气同样依次在经脉中流动，但在寸口处按脉，指下就感到时大时小，大即表示病邪盛，小即表示病邪退，邪气运行，没有一定的位置，或在阴经或在阳经，就应该进一步，用三部九候的方法检查，一旦察之邪气所在，应及早治疗，以阻止它的发展。

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故命曰写。

忤：音午，逆的意思。得气：针灸术语，是进针后发生酸麻感的反应。

治疗时应在吸气时进针，进针时勿使气逆，进针后要留针静侯其气，不让病邪扩散；当吸气时转念其针，以得气为目的；然后等病人呼气的时候，慢慢地起针，呼气尽时，将针取出。这样，大邪之气尽随针外泄，所以叫做泻。

帝曰：不足者补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补。

扪而循之：扪，音门。扪而循之，是循着穴位抚摸，使皮肤舒缓。切而散之：马莳：『谓以指切揿其穴，使气之布散也。』推而按之：张景岳：『以指揉按其肌肤，欲针道之流利也。』弹而怒之：以手指弹动穴位，使病人集中注意力，气能随至。抓而下之：掐正了穴位进针。通而取之：等气脉流通，而取出其针。外引其门，以闭其神：门，指穴空；神，指经气。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即右手拔针，左手随即按闭进气的孔穴，使针孔周围皮肤回复原味，遮盖针孔不让真气外泄。以：同已。

黄帝道：不足之虚症怎样用补法？岐伯说：首先用手抚摸穴位，然后以之按压穴位，再用手指揉按周围肌肤，进而用手指弹其穴位，令脉络怒张，左手按闭孔穴，不让正气外泄。进针方法，是在病人呼气将尽时进针，静候其气，稍久留针，以得气为目的。进针候气，要像等待贵客一样，忘掉时间的早晚，当得气时，要好好保护，等病人吸气时候，拔出其针，那末气就不至外出了；出针以后，应在其孔穴上揉按，使针孔关闭，真气存内，大经之气留于营卫而不泄，这便叫做补。

帝曰：候气奈何？岐伯曰：夫邪去络入于经也，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时来时去，故不常在。

故曰方其来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无逢其冲而写之。真气者，经气也。经气太虚，故曰其来不可逢，此之谓也。

故曰候邪不审，大气已过，写之则真气脱，脱则不复，邪气复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谓也。

无逢其冲：甲乙经逢作迎。高士宗：『邪气冲突，宜避其锐。』邪气复至：复，甲乙经作益。其往不可追：张景岳：『小针解曰：其往不可追者，气虚不可写也。』

黄帝道：对邪气怎样诊候呢？岐伯说：当邪气从络脉而进入经脉，留舍于血脉之中，这是邪正相争，或寒或温，真邪尚未相合，所以脉气波动，忽起忽伏，时来时去，无有定处。

所以说诊得邪气方来，必须按而止之，阻止它的发展，用针泻之，但不要正当邪气冲突时用泻法，反使经气大虚，所以说气虚的时候不可用泻，就是指此而言。

因此，诊候邪气而不能审慎，当大邪之气已经过去，而用泻法，则反使真气虚脱，真气虚脱，则不能恢复，而邪气益甚，那病更加重了。所以说，邪气已经随经而去，不可再用泻法，就是指此而言。

不可挂以发者，待邪之至时而发针写矣。若先若后者，血气已虚，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发机，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扣之不发，此之谓也。

帝曰：补写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复其真气。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处也，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逆而刺之，温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不可挂以发：是间不容发的意思，也就是说掌握时间，不能稍有迟疑。其病不可下：高士宗：『下，犹退也。』扣椎：张景岳：『椎，木椎也。顽钝准入，如扣椎之难也。』溶溶：张景岳：『溶溶，流动貌。』温血：吴崑：『温血，毒血也。』

阻止邪气，使用泻法，是间不容发的事，须待邪气初到的时候，随即下针去泻，在邪至之前，或在邪去之后用泻法，都是不适时的，非但不能去邪，反使血气受伤，病就不容易退了。所以说，懂得用针的，像拨动弩机一样，机智灵活，不善于用针的，就像敲击木椎，顽钝不灵了。识得机宜的，一霎那都毫不迟疑，不知机宜的，纵然时机已到，亦不会下针，就是指此而言。

黄帝道：怎样进行补泻呢？岐伯说：应以攻邪为主。及时刺出盛血，以恢复正气，因为病邪刚刚侵入，流动未有定处，推之则前进，引之则留止，迎其气而泻之，以出其毒血，血出之后，病就立即会好。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陇不起，候之奈何？

岐伯曰：审扪循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减者，审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阴阳不别，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调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处，虽有大过且至，工不能禁也。

诛罚无过，命曰大惑，反乱大经，真不可复，用实为虚，以邪为真，用针无义，反为气贼。夺人正气，以从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著，绝人长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长。因不知合之四时五行，因加相胜，释邪攻正，绝人长命。邪之新客来也，未有定处，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逢而写之，其病立已。

中府：吴崑：『中府，胃也，土主中宫，故曰中府。谓之中府者，言三部九候，皆以冲和胃气调息之。』诛罚无过：不掌握泻的方法，不当泻而泻之，反伤正气，称之诛罚无过。惑：迷乱也。大经：五脏六腑的大经脉。

黄帝道：讲得好！假如到了病邪和真气并合以后，脉气不现波动，那么怎样诊察呢？

岐伯说：仔细审察三部九候的盛衰虚实而调治。检查的方法，在它左右上下各部分，观察有无不相称或特别减弱的地方，就可以知道病在哪一藏腑，待其气至而刺之。假如不懂得三部九侯，则阴阳不能辨别，上下也不能分清，更不知道从上部脉以诊察下，从上部脉以诊察上，从中部脉以诊察中，结合胃气多少有无来决定疾病在哪一部。所以说，针刺而不知三部九侯以了解病脉之处，则虽然有大邪为害，这个医生也没有办法来事先防止的。

如果诛罚无过，不当泻而泻之，这就叫做『大惑』，反而扰乱藏腑经脉，使真气不能恢复，把实症当作虚症，邪气当作真气，用针毫无道理，反助邪气为害，剥夺病人正气，使顺症变成逆症，使病人荣卫散乱，真气散失，邪气独存于内，断送病人的性命，给人家带来莫大的祸殃。这种不知三部九侯的医生，是不能够久长的，因为不知配合四时五行因加相胜的道理，会放过了邪气，伤害了正气，以致断绝病人性命。病邪新侵入人体，没有定着一处，推它就向前，引它就阻止，迎其气而泻之，其病是立刻可以好的。

标本病传论第十三

本篇内容论述疾病有标本，刺法有逆从，以及疾病之传变变化如何预测死生。因其所论证的问题分标本和病传两个部分，故称『标本病传论』。

身体的病变会在人体有所表现，这就是所谓的『标』，『本』则指的是病因、病机。治疗原则上先治本后治标，甚至治本无需治标，但在标病危机的情况下则先标后本。

黄帝问曰：病有标本，刺有逆从，奈何？岐伯对曰：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标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

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浅而知深，察近而知远。言标与本，易而勿及。治反为逆，治得为从。

病有标本，刺有逆从：马莳：『标者，病之后生；本者，病之先成，此乃病体之不同也。逆者，如病在本而求之于标，病在标而求之于本；从者，如在本求本，在标求标，此乃法治之不同也。』必别阴阳：张景岳：『阴阳二字，所包者广，如经络时令，气血疾病，无所不在。』按即无论在藏腑经络时令气血，都有阴和阳的分别。前后相应：马莳：『前后者，背腹也，其经络互相为应。』吴崑：『谓经穴前后，刺之气相应也。』张志聪：『谓有先病后病也。』逆从得施：吴崑：『逆者反治，从者正治。得施，谓施治无失也。』 即施行逆治，从治。标本相移：吴崑：『刺者，或取于标，或取于本，互相移易。』意思是说，标病与本病的治疗，其先后次序没有固定的，如标病重则先治标，本病重则先治本，视具体情况，可以相互转移的。正行无问：马莳：『乃正行之法，而不必问之于人也。』言一而知百病之害：高士宗：『言一标本逆从。而知百病之害。』易而勿及：就是说标本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但临床上运用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治反为逆，治得为从：张景岳：『得，相得也，犹言顺也。』高士宗：『不知标本，治之相反，则为逆；识其标本，治之得宜，始为从。』也就是说，逆其病情而治为逆治，顺其病情而治为从治。

黄帝问道：疾病有标和本的分别，刺法有逆和从的不同，是怎么回事？岐伯回答说：大凡针刺的准则，必须辨别其阴阳属性，联系其前后关系，恰当地运用逆治和从治，灵活地处理治疗中的标本先后关系。所以说有的病在标就治标，有的病在本就治本，有的病在本却治标，有的病在标却治本。在治疗上，有治标而缓解的，有治本而见效的，有逆治而痊愈的，有从治而成功的。所以懂得了逆治和从治的原则，便能进行真确的治疗而不必疑虑；知道了标本之间的轻重缓急，治疗时就能万举万当；如果不知标本，那就是盲目行事了。

关于阴阳、逆从、标本的道理，看起来很小，而应用的价值却很大，所以谈一个阴阳标本逆从的道理，就可以知道许多疾病的利害关系；由少可以推多，执简可以驭繁，所以一句话可以概括许多事物的道理。从浅显入手可以推知深微，观察目前的现象可以了解它的过去和未来。不过，讲标本的道理是容易的，可运用起来就比较难了。迎着病邪而泻的方法就是『逆』治，顺应经气而补的方法就是『从』治。

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先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

人有客气，有固气。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先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

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马莳：『凡先生病，而后病势逆者，必先治其初病之为本。』先病而后先中满者治其标：张景岳：『诸病皆先治本，而惟中满者，先治其标。盖以中满为病，其邪在胃，胃者藏腑之本也，胃满则药食之气不能行，而藏腑皆失所稟，故先治此者，亦所以治本也。』人有客气有固气：通行本『固气』作『同气』，按诸注家对客气同气解释各不相同而且很多牵强，编者认为仍按古本『同』作『固』较妥。客气即指新受之邪气，固气即原在体内之邪气，先受病为本，后受病为标，则客气为标，固气为本。本句有承上启下之义。小大不利治其标：就是说大小便不通利，是危急的症候，应当先治其标症。间甚：是指浅深轻重，间是清浅，甚为深重。并行：可以和其他病症一同治疗，也就是标本同治。独行：是单独进行治疗，不能和其他病兼治，也就是或治标或治本。

先患某病而后发生气血逆适的，先治其本；先气血逆乱而后生病的，先治其本。先有寒而后生病的，先治其本；先有病而后生寒的，先治其本。先有热而后生病的，先治其本；先有热而后生中满腹胀的，先治其标。先有某病而后发生泄泻的，先治其本；先有泄泻而后发生疾病的，先治其本。必须先把泄泻调治好，然后再治其他病。先患某病而后发生中满腹胀的，先治其标；先患中满腹胀而后出现烦心的，先治其本。

人体疾病过程中有邪气和正气的相互作用，凡是出现了大小便不利的，先通利大小便以治其标；大小便通利则治其本病。疾病发作表现为有余，就用『本而标之』的治法，即先祛邪以治其本，后调理气血、恢复生理功能以治其标；疾病发作表现为正气不足，就用『标而本之』的治法，即先祛邪以治基本，后调理气血、恢复生理功能以治其标；疾病发作表现为正气不足，就用『标而本之』的治法，即先固护正气防止虚脱以治其标，后祛除邪气以治其本。总之，必须谨慎地观察疾病的轻重深浅和缓解期与发作期中标本缓急的不同，用心调理；凡病轻的，缓解期的，可以标本同治；凡病重的，或发作期，应当采用专一的治本或治标的方法。另外，如果先有大小便不利而后并发其他疾病的，应当先治其本病。

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三日胁支痛，五日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肺病喘咳，三日而胁支满痛，一日身重体痛，五日而胀。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肝病头目眩、胁支满，三日体重身痛，五日而胀，三日腰脊少腹痛，胫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脾病身痛体重，一日而胀，二日少腹腰脊痛，胫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闭。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一日而咳：马莳注：『一日传之于肺，即发为咳，以肺之变动为咳也。』即火克金的征象。三日胁支痛：马莳注：『一日又三日则四日矣。胁支痛，以肝脈循胁肋也。』即金克木的征象。五日闭塞不通，身痛体重：马莳注：四日又五日则九日矣，以肝不运化，及脾主肌肉而肉病也。即木克土的征象。三日不已，死：马莳注：『九日又三日则十二日矣，其病不已则死。』冬夜半，夏日中：冬天的半夜心火衰弱至极，夏天的心火亢盛至极，都会死亡。冬日入：指冬天太阳落的时候——酉时。夏日出：指夏天太阳出的时候——寅时。冬日入，夏早食：冬日入在申时，因金旺木衰，安得不死；夏天早餐大都在卯时，木旺之际，肝病无能当令，肝即气绝而死。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闭：肾与膀胱为表里关系，肾病传于膀胱府，出现脊背筋痛，小便不通的膀胱病变。背膂，马莳：『肾自传于膀胱府，故背膂筋痛，小便自闭。』冬人定：指人们的睡觉的时候——亥时。夏晏食：指夏天早上晚食的时候——寅时。『人定、晏食』：高士宗：『冬之人定在戌。』晏食即晚餐，夏天晚餐大都在戌时，士当旺而不旺，故气绝。

大凡疾病的传变，心病先发心痛，过一日病传于肺而咳嗽；再过三日病传入肝而胁肋胀痛；再过五日病传入脾而大便闭塞不通、身体疼痛沉重；再过三日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半夜，夏天死于中午。

肺病先发喘咳，三日不好则病传于肝，则胁肋胀满疼痛；再过一日病邪传脾，则身体沉重疼痛；再过五日病邪传胃，则发生腹胀。再过十日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日落之时，夏天死于日出之时。

肝病则先头疼目眩，胁肋胀满，三日后病传于脾而身体沉重疼痛；再过五日病穿于胃，产生腹胀；再过三日病传于肾，产生腰脊少腹疼痛，腿胫发酸；再过三日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日落之时，夏天死于吃早饭的时候。

脾病则先身体沉重疼痛，一日后病邪传于胃，发生腹胀；再过二日病邪传于肾，发生少腹腰椎疼痛，腿胫发酸；再过三日病邪入膀胱，发生背脊筋骨疼痛，小便不通；再过十日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申时之后，夏天死于寅时之后。

肾病少腹腰脊痛，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闭，三日腹胀，三日两胁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胃病胀满，五日少腹腰脊痛，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闭，五日身体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后，夏日昳。

膀胱病小便闭，五日少腹胀，腰脊痛，痠，一日腹胀，一日身体痛。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

诸病以次是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间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大晨：马莳：『冬之大晨在寅末。』就是天亮的时候。晏晡：吴崑：『夏晏晡，戌也。』就是黄昏的时候。夜半后：即子时以后。日：就是午后。夏日昳就是夏天午后。鸡鸣：马莳：『冬之鸡鸣在丑。』即半夜后。下晡：吴崑：『夏下晡，未也。』即午后。

肾病则先少腹腰脊疼痛，腿胫发酸，三日病邪后病邪传入膀胱，发生背脊筋骨疼痛，小便不通；再过三日病邪传于胃，产生腹胀；再过三日病邪传于肝，发生两胁胀痛；再过三日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天亮，夏天死于黄昏。

胃病则心腹部胀满，五日后病邪传于肾，发生少腹腰脊疼痛，腿胫发酸；再过三日病邪传入膀胱，发生背脊筋骨疼痛，小便不通；再过五日病邪传于脾，则身体沉重；再过六日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半夜之后，夏天死于午后。

膀胱发病则先小便不通，五日后病邪传于肾，发生少腹胀满，腰脊疼痛腿胫发酸；再过一日病邪传于胃，发生腹胀；再过一日病邪传于脾，发生身体疼痛；再过二日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半夜后，夏天死于下午。

各种疾病按次序这样相传，正如上面所说的，都有一定的死期，不可以用针刺治疗；假如是间脏相传就不易再传下去，即使传过三脏、四脏，还是可以用针刺治疗的。

皮部论第十四

本篇内容主要论述十二经脉在皮肤上的分属部位、名称，以及外邪侵袭由表入里的途径，并从分属部位皮肤上所见络脉的色泽，以测知何经受邪，以及属于哪一类性质的疾病，从而掌握早期治疗。所以篇名称为『皮部论』。经脉与五脏相连通，其色泽与五脏的主色相应，阴脉与经脉主色相应，而阳脉的色泽则随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从诊察五色的变化，就可以了解经络藏腑的病情，故后半部分的中心内容是色诊。

黄帝问曰：余闻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异，别其分部，左右上下，阴阳所在，病之始终，愿闻其道。岐伯对曰：欲知皮部以经脉为纪者，诸经皆然。阳明之阳，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阳明之络也。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络盛则入客于经。阳主外，阴主内。

皮有分部：就是皮肤上有十二经脉分属的部位。分部，即分属之部位。张景岳：『言人身皮肤之外，上下前后，各有其位。』马莳：『人身之皮，分为各部，如背之中行为督脉，督脉两旁四行属足太阳经，肋后背旁属足少阳经，肋属足厥阴经等义是也。』脉有经纪：张志聪：『经纪，言脉络有径之经，横之纪也。』所以凡脉络直行者称作经；横行者称作纪。筋有结络：筋之系结为结，连络为络。张志聪：『结络，言筋之系于分肉，连于骨节也。』 结络：结，聚结；络，络属。害蜚：是损害万物生长的意思。张景岳：『蜚，古飞字。蜚者，飞扬也，言阳盛而浮也。凡盛极者必损，故阳之盛也，在阳明，阳之损也，亦在阳明，是以阳明之阳，名曰害蜚。』上下同法：上下，是代表六经的手足，上指手经，下指足经。同法，就是方法相同。张志聪：『谓手足二经，皆同此法。』例如本句的上下，上即指手阳明大肠经，下即指足阳明胃经。浮络：是浅在的络脉。

黄帝问道：我听说人的皮肤上有十二经脉分属的部位，脉有经脉与络脉，筋有聚结与络属，骨有长短大小。它们所产生的疾病各不相同，根据经脉所分属的部位，来判断疾病上下左右病位、阴阳属性以及疾病起始与终结的各种情况。希望听您谈一谈其中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想要知道皮肤的分属部位，应当以经脉为纲领，所有的经脉都是这样。阳明经的阳络叫害蜚，手足阳明经诊视方法相同，即观察它们所属的分部有浮络浮现，都属阳明经的络脉。如果这些络脉的颜色青色居多，为痛证；黑色居多，为痹证；黄红色，为热证；白色居多，为寒证；假若五色并现，为寒热兼挟的病症。络脉中的邪气盛满了就进入到经脉，因为络脉在外属阳，经脉在里属阴。

少阳之阳，名曰枢持，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故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出，以渗于内，诸经皆然。太阳之阳，名曰关枢，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少阴之阴，名曰枢儒，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其入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心主之阴，名曰害肩，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心主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太阴之阴，名曰关蛰，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枢持：张景岳：『枢，枢机也；持，主持也。少阳居三阳表里之间，如枢之运，而持其出入之机，故曰枢持。』这是说，少阳是掌握转枢出入之机。关枢：吴崑：『关，固卫也。少阳为枢，转布阳气，太阳则约东而固卫其转布之阳，故曰关枢。』这是说太阳能约束少阳的转枢出入之机。枢儒：儒，说文柔也。新校正引甲乙作『擩』，音软。张景岳：『少阴为三阴开阖之枢，而阴气柔顺，故名曰枢儒。』其入经也，从阳部注于经：经与络分为阴阳，则络是阳，经是阴，病邪由络入经，故称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邪由经出，而更向内注于骨，故称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心主之阴：即厥阴之阴。害肩：张景岳：『肩，任也，载也。阳主乎运，阴主乎载，阴盛之极，其气必伤，是阴之盛也，在厥阴；阴之伤也，亦在厥阴，故曰害肩。』与害蜚之义相同，前言阳极对万物的损害，此言阴极对万物的损害。关蛰：张景岳：『关者，固于外；蛰者，伏于中。阴主脏而太阴卫之，故曰关蛰。』这是说太阴约束了闭藏的阴气，而不使外泄。

少阳经的阳络叫枢持，手足少阳经的诊视方法相同，即观察它们所属的分部有浮络浮现，都属少阳经的络脉。络脉中的邪气盛满了，就进入到经脉。太阳经的阳络叫关枢，手足太阳经的诊视方法相同，即观察它们所属的分部有浮络浮现，都属太阳经的络脉，络脉中的邪气盛满了，就进入到经脉。

少阴经的阴络叫枢儒，手足少阴经的诊视方法相同，即观察它们所属的分部有浮络浮现，都属少阴经的络脉，络脉中的邪气盛满了，就进入经脉。进入经脉则是从阳部注于到经的，其外出则是从阴注入骨。厥阴经的阴络叫害肩，手足厥阴经的诊视方法相同，即观察它们所属的分部有浮络浮现，都属厥阴经的络脉，络脉中的邪气盛满了，就进入经脉。太阴经的阴络叫关蛰，手足太阴经的诊视方法相同，即观察它们所属的分部有浮络浮现，都属太阴经的络脉，络脉中的邪气盛满了，就进入经脉。

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廪于肠胃。邪之始入于皮也，泝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破，毛直而败。

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岐伯曰：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府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与，而生大病也。帝曰：善。

廪：王冰：『廪，积也，聚也。』即积聚。泝然：怕冷。感虚，乃陷下：甲乙经『感』作『盛』。张景岳：『感虚乃陷下，言邪所客者，必因虚乃深也。』意思是说，邪气之入客于经，由于经脉之气虚，所以使邪气内陷。破：吴崑：『者，肩、肘。髀、厌皮肉也，人热盛则反侧多而皮破也。』破，就是该处皮肉败坏的意思。不与：甲乙作『不愈』。张景岳：『若不预为之治，则邪将日深，而变生大病也。与、预同。』是不预为治理的意思。

十二经脉都分属于皮肤的各个部分。正因为这样，所以说许多疾病的产生，必然是先从皮毛开始，外邪伤了皮毛，肌肤腠理张开，肌肤腠理一张开，邪气就进入到络脉，邪气内留而不除，于是进入经脉；邪气内留而不除，于是便内传于腑，积留于肠胃。邪气刚伤及皮肤时，寒冷战栗，毫毛竖起，腠理开泄；邪气进入络脉的时候，络脉盛满，颜色改变；邪气进入经脉的时候，经脉气虚，经气内陷；邪气停留于筋骨之间的时候，如果寒盛便出现筋脉挛急，骨骼疼痛；如果热盛，于是筋弛缓骨痛，肌肉破裂败坏，皮毛枯槁。

黄帝问道：先生所说的皮肤上的十二分部，它们发生病变后各是什么样子呢？岐伯回答说：皮肤是络脉分属的部位，邪气侵袭皮肤时，肌肤腠理开泄，肌肤腠理开泄，邪气侵入络脉，络脉邪气盛满了，就内注于经脉，经脉邪气盛满了，就内藏于藏腑。所以说，皮肤分属于十二经脉，邪在皮肤时治疗不愈，就内传而成大病。黄帝说：讲得好。

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对曰：经有常色，而络无常变也。

帝曰：经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黄，肾黑，皆亦应其经脉之色也。

帝曰：络之阴阳亦应其经乎？岐伯曰：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也。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五色俱见者，谓之寒热。帝曰：善。

络之阴阳：阴络指深在的络脉，阳络指浅在的络脉。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无常：张景岳：『脉度篇曰：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故合经络而言，则经在里为阴，络在外为阳。若单以络脉为言，则又有大络孙络在内在外之别，深而在内者是为阴络，阴络近经，色则应之，故分五行以配五脏而色有常也；浅而在外者，是为阳络，阳络浮显，色不应经，故随四时之气以为进退，而变无常也。』泣：音义同『濇』。淖泽：滑利。此皆常色，谓之无病：甲乙经『皆』作『其』。根据马莳、吴崑、张志聪三氏的注解，都认为此八字应在『随四时而行也』句下，附此参考。

黄帝问道：络脉显露在外面，五色各不相同，有青、黄、赤、白、黑的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岐伯回答说：经脉的颜色经常不变，而络脉则没有常色，常随四时之气变而变。

黄帝说：经脉的常色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心主赤，肺主白，肝主青，脾主黄，肾主黑，这些都是与其所属经脉的常色相应的。

黄帝说：阴络与阳络，也与其经脉的主色相应吗？岐伯说：阴络的颜色与其经脉相应，阳络的颜色则变化无常，它是随着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寒气多时则气血运行迟滞，因而多出现青黑之色；热气多时则气血运行滑利，因而多出现黄赤的颜色。这都是正常的，是无病的表现。如果是五色全部显露，那就是过寒或过热所引起的变化，是疾病的表现。黄帝说：说得好。

气穴论第十五

本篇内容，主要介绍人体三百六十五个穴位的分布概况，因各个穴位都与藏腑经络之气相通，所以称为『气穴』。由于黄帝对此种学术的重视，将其藏于金兰之室，上署『气穴所在』，所以本篇名为『气穴论』。认为邪入孙络、谿谷造成营卫运行不畅，进而产生种种病理变化，针对这些变化应采取不同的针刺治疗方法。

黄帝问曰：余闻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未知其所，愿卒闻之。岐伯稽首再拜对曰：窘乎哉问也！其非圣帝，孰能穷其道焉？因请溢意尽言其处。

帝捧手逡巡而却曰：夫子之开余道也，目未见其处，耳未闻其数，而目以明，耳以聪矣。岐伯曰：此所谓圣人易语，良马易御也。

气穴：即经气所注的穴位。张景岳：『人身孔穴，皆气所居。本篇言穴，不言经，故曰气穴。』 稽首：古时一种跪拜礼。溢意：即畅达的意思。尽言：详尽地言谈。捧手逡巡而却：形容恭敬谦逊的样子。圣人易语：即聪明有德的人，很容易理解事物和接受意见。

黄帝问道：我听说人体上的气穴有三百六十五个，以应一年之日数，但不知其所在的部位，我想听你详尽地讲讲。岐伯稽首拜了两拜回答说：你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若不是圣帝，谁能穷究这些深奥的道理，因此请允许我将气穴的部位都一一讲出来。

黄帝拱手谦逊退让地说：先生对我讲的道理，使我很受启发，虽然我尚未看到其具体部位，未听到其具体的数字，然而已经使我耳聪目明地领会了。岐伯说：你领会得如此深刻，这真是所谓『圣人易语，良马易御』啊！

帝曰：余非圣人之易语也，世言真数开人意，今余所访问者真数，发蒙解惑，未足以论也。然余愿闻夫子溢志尽言其处，令解其意，请藏之金匮，不敢复出。

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请言之。背与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与十椎及上纪，上纪者，胃脘也；下纪者，关元也。背胸邪系阴阳左右如此，其病前后痛涩，胸胁痛而不得息，不得卧，上气短气偏痛，脉满起，斜出尻脉，络胸胁，支心贯鬲，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

真数：指三百六十五穴。心：此处指心胸部。十椎：张景岳：『十椎，督脉之中枢也。此穴诸书不载，惟气府论督脉气所发条下，王氏注曰：中枢在第十椎节下间，与此相合，可无疑也。』另马莳认为指大椎；张志聪则认为是大椎下第七椎『至阳』穴，因大椎上尚有三椎，总数为十椎。附此作参考。上纪者，胃脘：上纪为胃脘，即中脘穴，胃经之募穴。下纪者，关元：下纪为关元，即关元穴，小肠之募穴。

黄帝说道：我并不是易语的圣人，世人说气穴之数理可以开阔人的意识，现在我向你所询问的是气穴的数理，主要是开发蒙昧和解除疑惑，还谈不到什么深奥的理论。然而我希望听先生将气穴的部位尽情地全都讲出来，使我能了解它的意义，并藏于金匮之中，不敢轻易传授于人。

岐伯拜了两拜站起来说：我现在就谈吧！背部与心胸互相牵引而痛，其治疗方法应取任脉的天突穴和督脉的中枢穴，以及上纪下纪。上纪就是胃脘部的中脘穴，下纪就是关元穴。盖背在后为阳，胸在前为阴，经脉斜系于阴阳左右，因此其病前胸和背相引而痹涩，胸胁痛得不敢呼吸，不能仰卧，上气喘息，呼吸短促，或一侧偏痛，若经脉的邪气盛买则溢于络，此络从尻脉开始斜出，络胸胁部，支心贯穿横膈，上肩而至天突，再斜下肩交于背部第十椎节之下，所以取此处穴位治疗。

藏俞五十穴，府俞七十二穴，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头上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中膂两傍各五，凡十穴，大椎上两傍各一，凡二穴，目瞳子浮白二穴，两髀厌分中二穴，犊鼻二穴，耳中多所闻二穴，眉本二穴，完骨二穴，项中央一穴，枕骨二穴，上关二穴，大迎二穴，下关二穴，天柱二穴，巨虚上下廉四穴，曲牙二穴，天突一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解二穴，关元一穴，委阳二穴，肩贞二穴，喑门一穴，齐一穴，胸俞十二穴，背俞二穴，膺俞十二穴，分肉二穴，踝上横二穴，阴阳蹻四穴，水俞在诸分，热俞在气穴，寒热俞在两骸厌中二穴，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凡三百六十五穴，针之所由行也。

藏俞五十穴：藏，即心、肝、脾、肺、肾五脏；俞，是井滎俞经合。每脏有五穴，为二十五穴，左右合而言之，则是五十穴。府俞七十二穴：府，是大肠、小肠、胃、膀胱、三焦、胆六腑；俞，是井滎俞原经合。每府各有六穴，为三十六穴，左右合而言之，则是七十二穴。热俞、水俞：井详后水热穴论中。行：读杭。中膂两傍各五：中膂两旁，即脊骨两旁各开一寸五分，是足太阴经的五脏俞。肺俞在第三椎下间两傍，心俞在五椎下间两傍，肝俞在九椎下间两傍，脾俞在十一椎下间两傍，肾俞在十四椎下间两傍。大椎上两傍各一：大椎两傍是足太阳膀胱经之大杼穴。两髀厌分中二穴：即环跳穴。耳中多所闻二穴：即听宫穴。眉本：就是攒竹穴。项中央一穴：项中央是风府穴。枕骨二穴：即窍阴穴。以其位于枕骨，故又名枕骨穴。曲牙二穴：即颊车穴。肩解二穴：就是肩井穴。喑门：一名痖门，即痖门穴。齐：同脐，即神阙穴。胸俞十二穴：谓俞府、彧中、神藏、灵墟、神封、步廊，左右共十二穴。背俞二穴：张志聪：『谓膈腧穴。』在大椎下第七椎间，各开中行一寸五分。膺俞十二穴：谓云门、中府、周荣、胸乡、天谿、食宝，左右共十二穴。分肉二穴：张志聪注：『分肉一名阳辅穴。』踝上横二穴：高士宗：『踝上横后之解谿穴。』阴阳蹻四穴：阴蹻指照海穴，阳蹻是申脉穴，左右共四穴。两骸厌中二穴：中国医学大辞典：『厌与压通，狭窄处也。』张景岳：『两骸厌中，谓膝下外侧骨厌中，足少阳阳关穴也。』吴崑、张志聪又作阳陵泉穴，高士宗又作环跳穴。大禁二十五：大禁指五里穴。张志聪：『大禁二十五，谓禁二十五刺也。』这就是说此穴不可针至二十五次，见灵枢玉版论。二十五：指刺针二十五次。

五脏各有井荥俞经和五俞，五五二十五，左右共五十穴；六腑各有井荥俞原经合六俞，六六三十六，左右共七十二穴；治热病的有五十九穴，治诸水病的有五十七穴。在头部有五行，每行五穴，五五二十五穴。五脏在背部脊椎两旁各有五穴，二五共十穴。环跳二穴，犊鼻二穴，听宫二穴，攒竹二穴，完骨二穴，风府一穴，枕骨二穴，上关二穴，大迎二穴，下关二穴，天柱二穴，上巨虚，下巨虚左右共四穴，颊车二穴，天突一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井二穴，关元一穴，委阳二穴，肩贞二穴，窨门一穴，神阙一穴，胸腧左右共十二穴，大杼二穴，膺俞左右共十二穴，分肉二穴，交信、跗阳左右共四穴，照海，申脉左右共四穴。治诸水病的五十七穴，皆在诸经的分肉之间；治热病的五十九穴，皆在精气聚会之处；治寒热之腧穴，在两膝关节的外侧，为足少阳胆经的阳关左右共二穴。大禁之穴是天府下五寸处的五里穴。以上共计三百六十五穴都是针刺的部位。

帝曰：余已知气穴之处，游针之居，愿闻孙络溪谷亦有所应乎。岐伯曰：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亦以应一岁，以溢奇邪，以通荣卫。荣卫稽留，卫散荣溢，气竭血著，外为发热，内为少气，疾写无怠，以通荣卫。见而写之，无问所会。

游针之居：游针，即灵活运用针的意思；居，作止字讲。孙络：张景岳：『支别之小络也。』

黄帝说道：我已经知道气穴的部位，即是行针刺的处所，还想听听孙络与溪谷是否也与一岁相应呢？岐伯说：孙络与三百六十五穴相会以应一岁，若邪气客于孙络，溢注于络脉而不入于经就会产生奇病，孙络是外通于皮毛，内通于经脉以通行营危，若邪客之则营卫稽留，卫气外散，营血满溢，若卫气散尽，营鞋留滞，外则发热，内则少气，因此治疗时应迅速针刺用泻法，以通畅营卫，凡是见到有营卫稽留之处，即泻之，不必问其是否是穴会之处。

帝曰：善。愿闻溪谷之会也。岐伯曰：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肉分之间，溪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内销骨髓，外破大，留于节凑，必将为败。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寒肉缩筋，肋肘不得伸，内为骨痹，外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溪谷也。溪谷三百六十五穴会，亦应一岁，其小痹淫溢，循脉往来，微针所及，与法相同。

大气：马莳：『即宗气。』灵枢五味篇云：『大气积于胸中。』：张志聪：『，足之股肉也。』小痹：张景岳：『邪在孙络，邪未深也，是为小痺。』

黄帝说：好。我想听听溪骨之会合是怎样的。岐伯说：较大的肌肉与肌肉会合的部位叫谷，较小的肌肉与肌肉会合的部位叫溪。分肉之间，溪谷会合的部位，能通行营卫，会合宗气。若邪气溢满，正气壅滞，则脉发热，肌肉败坏，营卫不能畅行，必将郁热腐肉成脓，内则消烁骨髓，外则可溃大肉，若邪六连于关节肌腠，必使髓液皆溃为脓，而使筋骨败坏。若寒邪所客，积留而不去，则营卫不能正常运行，以致筋脉肌肉卷缩，肋肘不得伸展，内则发生骨痹，外则肌肤麻木不仁，这是不足的症候，乃由寒邪留连溪骨所致。溪谷与三百六十五穴相会合，以应于一岁。若是邪在皮毛孙络的小痹，则邪气随脉往来无定，用微针即可治疗，方法与刺孙络是一样的。

帝乃辟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发蒙解惑，藏之金匮，不敢复出。乃藏之金兰之室，署曰『气穴所在』。岐伯曰：孙络之脉别经者，其血盛而当写者，亦三百六十五脉，并注于络，传注十二络脉，非独十四络脉也，内解写于中者十脉。

辟：吴崑本自『辟』字至『乃』字共三十二字删去。附此参考。十二络脉：十二当是十四。十四经络，是十二经之络脉加上任脉、督脉两经之络脉。本十五络中有脾大之大包，此处虽未提及，实包括在脾络之中。十四络脉：十四当是十二。十二经脉即十二经之络脉。解：王冰：『解，谓骨解之中经络也。』十脉：是指五藏之脉，左右各五，故曰十脉。

黄帝于是摈退身边的人起身拜了两拜说道：今天承你启发，解除了我的疑惑，应把它藏于金匮之中，不敢轻易拿出传人。于是将它藏于金兰之室，提名叫做『气穴所在』。

岐伯说：孙络之脉是属于经脉支别的，其血盛而当泻的，也是与三百六十五脉相同，若邪气侵入孙络，同样是传注于络脉，复注于十二脉络，那就不是单独十四络脉的范围了。若骨解之中经络受邪，亦随时能够向内注泻于五脏之脉的。

气府论第十六

本篇内容承上篇气穴论以补其未尽之义，重点说明手足三阳经脉气所发之穴。因其穴位在各经脉气交会之处，故称府；同时，手足三阳经之脉，六腑主之，所以脉气所发之穴叫做气府。因此，篇名称为『气府论』。

足太阳脉气所发者七十八穴：两眉头各一，入发至项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其浮气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项中大筋两傍各一，风府两傍各一，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节，十五间各一，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

足少阳脉气所发者六十二穴：两角上各二，直目上发际内各五，耳前角上各一，耳前角下各一，锐发下各一，客主人各一，耳后陷中各一，下关各一，耳下牙车之后各一，缺盆各一，掖下三寸，胁下至胠八间各一，髀枢中傍各一，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

脉气所发者：经脉之气到达穴位。所发：指与其经又密切关系之穴位，而不一定全属其本经之穴位。 七十八穴：本穴数字，诸家说法不同，黄帝内经太素作七十三穴；王冰作九十三穴；吴崑作九十一穴。张景岳谓：『详考本经下文，共得九十三苍穴。内除督脉、少阳二经，其浮气相通于本经，而重见者凡十五穴，则本经止七十八穴。近世经络相传，足太阳左右共一百三十六穴，即下文各经之数，亦多与今时者不同。』两眉头各一：是攒竹穴。入发至项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高士宗：『顶，旧本讹项，今改顶，前顶穴也。自攒竹入发际，至前顶，其中有神庭、上星、顖会，故长三寸半。前顶在中行，次两行，外两行，故旁五，言自中及旁，有五行也。浮气：浮于头部的经脉之气。吴崑：『阳气浮于巅顶之上者也。』张景岳：『言脉气之浮子巅也。凡五行：指行于头部之经脉，中行是顖会、前顶、百会、后顶、强间等五穴；次侠旁二行是五处、承光、通天、络却、玉枕五穴；又次旁两行是临泣、目窓、正营、承灵、脑空五穴。项中大筋两傍各以：即天柱二穴。风府两傍各一：即风池二穴。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节：由大椎至尾骶计二十一节。十五间各一：是说二十一节中，内有十五稚间，左右各有一穴，是指附分、魄户、膏肓、神堂、譩嘻、膈关、魂门、阳纲、意舍、胃仓、肓门、志室、胞肓、秩边、承扶，左右共三十穴。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肾俞谓之五藏俞；胃俞、三焦俞、胆俞、大肠俞、小肠俞、膀胱俞谓之六府俞。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是指委中、昆仑、京骨、束骨、通谷、至阴六穴。左右合而言之，共十二穴。两角上各二：高士宗曰：角，头角也。从耳之曲鬓，至天冲两角上左右各二。即天冲、曲鬓左右共四穴。直目上发际内各五：自瞳孔直上发际内，即临泣、目窓、正营、承灵、脑空左右各五穴。耳前角上各一：张景岳：『耳前角，曲角也，角上各一，颌厌二穴也。』耳前角下各一：即悬厘二穴。锐发下各一：人镜经：『耳前发脚为兑发。』高士宗：锐发，即鬓发；下各一，和髎 二穴也。耳后陷中各一：即翳风二穴。耳下牙车之后各一：王冰、张景岳作颊车穴；太素作大迎穴；高士宗作天容穴，今从王、张注。掖下三寸，胁下至胠八间各一：掖下，是渊腋、辄筋、天池三穴；胁下至胠，是日月、章门、带脉、五枢、维道、居膠六穴。间，指肋骨合胁骨之间。髀枢中傍各一：高士宗：『髀枢，即髀厌，环跳穴也，在居膠穴下；髀枢中旁，即髀厌分中之义，两旁各一，凡二穴。』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即阳陵泉、阳辅、丘墟、临泣、侠谿、窍阴六穴。

足太阳膀胱经脉气所发的有七十八个腧穴；在眉头的陷中左右各有一穴，自眉头直上入发际，当发际正中至前顶穴，有神庭、上星、卤会三穴，其浮于头部的脉气，运行在头皮中的有五行，即中行、次两行和外两行，每行五穴，共行五行，五五二十五穴；下行至项中的大筋两傍左右各有一穴；侠脊自上而下至骶尾骨有二十一节，其中十五个椎间左右各有一穴；五脏肺、心、肝、脾、肾的腧穴，左右各有一穴；自委中以下至足中中趾傍左右各有井、荥、俞、原、经、合六个腧穴。

足少阳胆经脉气所发的有六十二穴：头两角上各有二穴；两目瞳孔直上的发际内各有五穴；两耳前角上各有一穴；上关左右各一穴；两而后的陷凹中各有一穴；下关左右各有一穴；两耳下牙车之后各有一穴；缺盆左右各有一穴；腋下三寸，从胁下至胁，八肋之间左右各有一穴；髀枢中左右各一穴；膝以下至足第四趾的小趾侧各有井、荥、俞、原、经、合六穴。

足阳明脉气所发者六十八穴：额颅发际傍各三，面鼽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空各一，膺中骨间各一，侠鸠尾之外，当乳下三寸，侠胃脘各五，侠齐广三寸各三，下齐二寸侠之各三，气街动脉各一，伏菟上各一，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

手太阳脉气所发者三十六穴：目内眦各一，目外各一，鼽骨下各一，耳郭上各一，耳中各一，巨骨穴各一，曲掖上骨穴各一，柱骨上陷者各一，上天窗四寸各一，肩解各一，肩解下三寸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

额颅发际傍各三：王冰、张景岳作悬颅、阳自、头维左右各三穴；黄帝内经太素作头维、本神、曲差左右各三穴；高士宗作本神、头维、悬颅各三穴。令从王、张注。面鼽骨空各一：即四白穴。鼽与頄，古字通用，面鼽即颧骨。缺盆外骨空各一：郎天髎二穴。膺中骨间各一：张景岳：『谓气户、库房、屋翳、膺窓、乳中、乳根左右共十二穴也。』 侠胃脘各五：王冰：『谓不容、承满、梁门、关门、太乙五穴也。侠齐广三寸各三：高士宗：『按甲乙三寸作二寸。』王冰：。广谓去齐横广也，广三寸者，各如太一之远近也，各三者，谓滑肉门、天枢、外陵也。下齐二寸侠之各三：张景岳：『谓大巨，水道、扫来左右共六穴也。』伏菟上各一：即髀关二穴。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高士宗：膝犊鼻下外廉，相去三指，是谓三里，膝三里以下至足中趾，其中有三里、上廉、下廉、解谿、冲阳、陷谷、内庭、厉兑左右各八俞，凡十六穴。』目内眦各一：张景岳：『足太阳睛明二穴也，为手太阳之会。』目外各一：高士宗：『目外，谓目外眦，两瞳子髎穴。』鼽骨下各一：王冰：谓颧髎二穴也。鼽，面颧也。在面頄骨下陷者中，手太阳、少阳二脉之会。耳郭上各一：高士宗：『郭，匡郭也，耳廓上两角孙穴。』耳中各一：即听宫二穴。曲掖上骨穴各一：王冰：『谓臑俞三穴也，在肩臑后大骨下，脾上廉陷者中。』柱骨上陷者各一：即肩井二穴。上天窗四寸各一：王冰、张景岳注天窗、窍阴二穴；高士宗作天窗、浮白二穴；今从王、张注。肩解各一：高士宗：『肩外解分之处，两秉风穴。』肩解下三寸各一：即天宗二穴。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张景岳：『脉起子指端，故曰本。六俞谓小海、阳谷、腕骨、后谿、前谷、少泽左右共十二俞也。

足阳明胃经脉气所发的有六十八穴：额颅发际旁各有三穴；颧骨骨空中间各有一穴；大迎穴在颌角前至骨空陷中，左右各有一穴；在结喉之旁的人迎，左右各有一穴；缺盆外的故空陷中左右各有一穴；膺中的骨空间陷中左右各有一穴；侠鸠尾之外，乳下三寸，侠胃脘左右各有五穴；侠脐横开三寸左右各有三穴；气冲在动脉跳动处左右各一穴；在伏兔上左右各有一穴；足三里以下到足中趾内间，左右各有八个腧穴。以上每个穴都有它一定的空穴。

手太阳小肠经脉气所发的有三十六穴：目内眦各有一穴；目外侧各有一穴；颧骨下各有一穴；耳廓上各有一穴；耳中珠子旁各有一穴；巨骨穴左右各一；曲腋上各有一穴；柱骨上陷中各有一穴；两天窗穴之上四寸各有一穴；肩解部各有一穴；肩解部之下三穴处各有一穴；肘部以下至小指端的爪甲根部各有井、荥、俞、原、经、合六穴。

手阳明脉气所发者二十二穴：鼻空外廉、项上各二，大迎骨空各一，柱骨之会各一，髃骨之会各一，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

手少阳脉气所发者三十二穴：鼽骨下各一，眉后各一，角上各一，下完骨后各一，项中足太阳之前各一，侠扶突各一，肩贞各一，肩贞下三寸分间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

督脉气所发者二十八穴：项中央二。发际后中八，面中三。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十五穴，至骶下凡二十一节，脊椎法也。

鼻空外廉、项上各二：高士宗：『鼻孔外廉，迎香穴也；项上，扶突穴也；左右各二，凡四穴。』大迎骨空各一：高士宗：『颊车之下，承浆之旁，两大迎穴，穴在曲颊前一寸三分，骨空动脉陷中。』张景岳：『大迎二穴，足阳明经也，重出。』柱骨之会各一：高士宗：『柱骨，项骨也。柱骨之会，谓项肩相会之处，两天鼎穴。』 柱骨之会：颈项与肩交会处，指左右两侧的天鼎穴。髃骨之会各一：高士宗：『髃骨，两肩髃之骨。髃骨之会，谓肩髃，乃肩臂相会之处。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王冰：『谓三里、阳谿、合谷、三间、二间、商阳大穴也。』鼽骨下各一：张景岳：『手太阳颧髎二穴也，手少阳之会，重出。』眉后各一：高士宗：『眉后陷中，两丝竹空穴。』角上各一：张景岳、吴崑作颔厌穴；高士宗作天冲穴；王冰作悬厘穴。今从张吴注。下完骨后各一：高士宗：『下完骨后，谓完骨之下，完骨之后，两天牖穴。项中足太阳之前各一：王冰、张景岳作凤池二穴；高士宗作气舍二穴。今从王、张注。侠扶突各一：即天窗二穴。肩贞下三寸分间各一：张景岳：『谓肩髎、臑会、消泺左右各大穴也。』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高士宗：『肘骨以下，至手小指、次指头，又天井、支沟、阳池、中渚、液门，关冲左右各六俞，凡十二穴。』项中央二：即风府、哑门二穴。发际后中八：张景岳：前后际以至于后，中形凡八穴：谓神庭、上星、顖会、前顶、百会、后顶、强间、脑户也。内顖会等五穴，重见前足太阳下。』面中三：高士宗：『面之中央，从鼻至唇，又素髎、水沟、兑端三穴。』张景岳同。另有作素髎、水沟、兑端三穴。今从高、张注。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十五穴：张景岳：『谓大椎、陶道、身注、神道、灵台、至阳、筋缩、中枢、脊中、悬枢、名门、阳关、腰俞、长强、会阳也。内会阳二穴，属足太阳经，在尻尾两傍，故曰及傍，共十六穴。』至骶下凡二十一节，脊椎法也：张景岳：『此除项骨而言，若连项骨三节，则共二十四节。』

手阳明大肠经脉气所发的有二十二穴；鼻孔的外侧各有一穴；项部左右各有一穴；大迎穴在下颌骨空间左右各有一穴；主骨之会左右各有一穴；髃骨之会左右各有一穴；肘部以下至十指端的爪甲根部左右各有井、荥、俞、原、经、合六穴。

手少阳三焦经脉气所发的有三十二穴：颧骨下各有一穴；眉后各有一穴；耳前角上各有一穴；耳后完骨后下各有一穴；项中足太阳经之前各有一穴；侠扶突之外侧各有一穴；肩贞血左右各有一穴；在肩贞穴之下三寸分肉之间各有三穴；肘部以下至手无名指之端爪甲根部各有井、荥、俞、原、经、合六穴。

督脉之经气所发的有二十八穴：项中央有二穴；前发际向后中行有八穴；面部的中央从鼻至唇有三穴；自大椎以下至尻尾傍有十五穴。自大椎至尾骨共二十一节，这是脊椎穴位的计算方法。

任脉之气所发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膺中骨陷中各一。鸠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横骨六寸半一，腹脉法也。下阴别一，目下各一，下唇一，龂交一。

冲脉气所发者二十二穴：侠鸠尾外各半寸至齐寸一，侠齐下傍各五分至横骨寸一，腹脉法也。

足少阴舌下，厥阴毛中急脉各一，手少阴各一，阴阳蹻各一，手足诸鱼际脉气所发者，凡三百六十五穴也。

喉中央二：即廉泉，天突二穴。膺中骨陷中各一：高士宗：『膺中，胸中之中行也。骨陷中璇玑、华盖、紫宫、玉堂、膻中、中庭各一，共六穴。』鸠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横骨六寸半一：新校正：『详一字疑误。』上脘、中脘、下脘都称胃脘，鸠尾骨以下至胃之上脘，计三寸间，有鸠尾、巨阙二穴。字胃之上脘至脐之中央神阙穴五寸间，有上脘、中脘、建里、下脘、水分五穴。自神阙穴至横骨毛际计六寸半，有阴交、气海、石门、关员、中极、曲骨六穴。以上自鸠尾以下至毛际共十四寸半，计十四穴，每穴相距一寸。下阴别一：张景岳：『字曲骨之下，别络两阴之间，为冲督之会，故曰阴别。一，谓会阴穴也。目下各一：张景岳：『足阳明承泣二穴，任脉之会。』下唇一：即承浆穴。侠鸠尾外各半寸至齐寸一：张景岳：『寸一，谓每寸一穴，即幽门、通谷、阴都、石关、商曲、肓俞，左右共十二穴也。』幽门侠巨阙两傍，肓俞脐两傍，左右旁开各同身寸之半寸，每穴上下相去各一寸。侠齐下傍各五分至横骨寸一：高士宗：『并脐下两傍，各开五分，下至横骨，有中注、四满、气穴、大赫、横骨，其穴相去亦一寸也。』足少阴舌下：张志聪：『谓肾脉之上通于心，循喉咙，俠舌本，而舌下又肾经之穴窍也。』即廉泉穴。厥阴毛中急脉各一：张景岳：『急脉在阴毛之中，凡疝气急痛者，上引小腹下引阴丸，即急脉之验，厥阴脉气所发也。』手少阴各一：王冰、吴崑、马莳均作手少阴郄穴；高士宗作少冲穴。今从王、吴、马注。阴阳蹻各一：王冰、张景岳、张志聪注，认为阴蹻指交信二穴，阳蹻附阳二穴；马莳、高士宗认为阴蹻指照海二穴，阳蹻指申脉二穴。今从前注。手足诸鱼际脉气所发者：吴崑：『凡手足黑白肉色之分，如鱼腹色际，皆曰鱼际。

任脉之经气所发的有二十八穴：喉部中行有二穴；胸膺中行之骨陷中有六穴；自蔽骨之上脘是三寸，上脘至脐中是五寸，脐中至横骨是六寸半，计十四寸半，每寸一穴，计十四穴，这是腹部取穴的方法。自曲骨向下至前后阴之间有会阴穴；两目之下各有一穴；下唇下有一穴；上齿缝有一穴。

冲脉之经气所发的有二十二穴：侠鸠尾傍开五分向下至脐一寸一穴，左右共十二穴；自脐傍开五分向下至横骨一寸一穴，左右共十穴。这是腹脉取穴的方法。

足少阴肾经脉气所发的舌下有二穴：肝足厥阴在毛际中左右各有一穴；阴蹻、阳蹻左右有一穴；四肢手足赤白肉分，鱼际之处，是脉气所发的部位。以上共计三百六十五穴。

骨空论第十七

本篇内容主要说明了集中疾病针灸取穴的部位。因人之周身骨节间均有孔，有腧穴位于骨孔之中，故以『骨空』名篇。文中讨论了风邪所致的各种针灸的治疗方法与所取穴位，骨空的部位和部分任督二脉的穴位，以及寒热、犬咬、伤食等病的灸治方法。

黄帝问曰：余闻风者百病之始也，以针治之，奈何？岐伯对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府，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写。

大风颈项痛，刺风府。风府在上椎。大风汗出，灸譩譆，譩譆在背下侠脊傍三寸所，厌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应手。

风从外入：高士宗：『风从外入，伤太阳通体之皮肤，故令人振寒；从皮肤而入于肌腠，故汗出；随太阳经脉上行，故头痛；周身肌表不和，故身重。』风府在上椎：吴崑：『言在项骨第一节上椎也。』譩譆：穴名。足太阳经之穴，在第六椎下两旁距脊各三寸。厌：说文：『大指按也。』马莳：『厌，压同。』吴崑曰：『以手按其穴也。』 厌就是用手指按捺。呼譩譆：呼出譩譆，是痛苦的声音。

黄帝问道：我听说风邪是许多疾病的起始原因，怎样用针法来治疗？岐伯回答说：风邪从外侵入，使人寒战、出汗、头痛、身体发重、怕冷。治疗用府穴，以调和其阴阳。正气不足就用补法，邪气有余就用泻法。

若感受风邪较重而颈项疼痛，刺风府穴。风府穴在椎骨第一节的上面。若感受风邪较重而汗出，灸一噫嘻穴。噫嘻穴在背部第六椎下两旁距脊各三寸之处，用手指按振，使病人感觉疼痛而呼出『噫嘻』之声，噫嘻穴应在手指下疼处。

从风憎风，刺眉头。失枕，在肩上横骨间，折，使榆臂，齐肘正，灸脊中。络季胁引少腹而痛胀，刺譩譆。腰痛不可以转摇，急引阴卵，刺八髎与痛上。八髎在腰尻分间。鼠瘘寒，热，还刺寒府。寒府在附膝外解营。取膝上外者使之拜，取足心者使之跪。

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冲脉者，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侠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冲脉为病，逆气里急。

从风憎风：高士宗：『从，迎也；憎，恶也。迎风恶风，乃面颊经脉不和，当刺眉头以泻之。』吴崑：『病由于风，则憎风。』眉头：即攒竹穴，在眉头陷中。失枕：吴崑：『失枕者，风在颈项；颈痛不利，不能就枕也。』即颈项强痛的症状，着枕更甚，因此叫『失枕』。肩上横骨间：马莳：『肩上横骨间，乃肩尖端上行两叉骨罅间陷中，名巨骨穴。』张景岳：『或为足少阳之肩井穴，亦主颈项之痛。』折，使榆臂，齐肘正，灸脊中：张景岳；『折，痛如折也；榆，当作揄，引也，谓使病者，引臂下齐肘端，以度脊中，乃其当灸之处，盖即督脉之阳关穴也。』张志聪：折者，谓脊背磬折，而不能伸舒也；榆，读作摇；谓摇其手臂，下垂齐肘尖，而正对于脊中，以灸脊中之节穴。』就是取曲两臂，并牵引两肘尖相合在一处的姿势，在肩胛骨之上端引一直线，正当脊椎中央的部位，给以灸法。络季胁：高士宗：『肋稍曰，络，肋稍之络也。季胁，胁之尽处也。』八髎：髎穴总称，即上髎、次髎、中髎、下髎，左右各有一穴。故曰八髎。鼠瘘寒，热：张景岳：『其状累然，而历贯上下也，故于颈腋之间，皆能有之，因其形如鼠穴，塞其一，复穿其一，故又名鼠瘘，盖寒热之毒，留于经脉，所以联络不止。一曰结核连续者，为瘭瘥；形长如蜕蛤者，为马刀。』还刺寒府：王冰：『膝外骨间也，屈伸之处，寒气喜中，故名塞府也。』张宛邻：『还，疑衍字，膝外附骨解间，当足阳明之阳关穴。』解营：解是指骨缝，营是窟穴。解营，就是骨罐中间之穴。拜：取穴的体位，即站立弯腰的姿势。张志聪：『拜，辑也。取膝上外解之委中者，使之拜，则膝挺而后直，其穴易取也。』 跪：是一种取穴的体位。张志聪：『跪则足折，而涌泉之穴，宛在足心之横纹间矣。』

见风就怕的病人，刺眉头攒竹穴。失枕而肩上和横骨之间的肌肉强痛，应当使病人曲臂，取两肘间相合在一处的姿势，然后在肩胛骨上端引一直线，正当脊部中央的部位，给以灸治。从络季胁牵引到少腹而痛胀的，刺噫嘻穴。腰痛而不可以转侧动摇，痛而筋脉挛急，下引睾丸，刺八髎穴与疼痛的地方。八髎穴在腰尻骨间空隙中。噫嘻发寒热，刺寒府穴。寒府在膝上外侧骨与骨之间的孔穴中。凡取膝上外侧的孔穴，使患者弯腰，成一种拜的体位；取足心涌泉穴时，采取使患者坐跪的体位。

任脉经起源于中极穴的下面，上行经过毛际再到腹部，再上行通过关元穴到咽喉，又上行至颐，循行于面部而入于目中。冲脉经起源于气街穴，与足少阴经相并，侠其左右上行，到胸中而散。任脉经发生病变，在男子则腹内结为七疝，在女子则有带下和瘕聚之类疾病。冲脉经发生病变，则气逆上冲，腹中拘急疼痛。

督脉为病，脊强反折。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至少阴，与巨阳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此生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遗溺、嗌干。督脉生病治督脉，治在骨上，甚者在齐下营。

入：经脉由外到内谓之入。廷孔：张景岳：『廷，正也、直也，廷孔言正中之直孔，即溺孔也。』循：经脉由此到彼谓之循。篡间：篡，甲乙作纂。篡间是前后阴之间，即会阴部。别：经络分歧而行。贯：经络穿过去一个组织谓之贯。 交：经络彼此交叉通过谓之交。冲疝：因督脉受病而成之疝叫冲疝。齐下营：张景岳：『齐下营，谓齐下一寸阴交穴也。』张志聪：『营，谓腹间之肉穴也。』

督脉发生病变，会引起脊柱强硬反折的症状。督脉起于小腹之下的横骨中央，在女子则入内系于廷孔。廷孔就是尿道的外端。从这里分出的络脉，循着阴户会合于阴部，再分绕于肛门的后面，再分歧别行绕臀部，到足少阴经与足太阳经中的络脉，与足少阴经相结合上行经骨内后面，贯穿脊柱，连属于肾脏；与足太阳经共起于目内眦，上行至额部，左右交会于巅顶，内入联络与脑，复返还出脑，分别左右颈项下行，循行与脊膊内，侠脊抵达腰中，入内循膂络于肾。其在男子则循阴茎，下至会阴，与女子相同。其从少腹直上，穿过脐中央，再上贯心脏，入于喉，上行到颐并环绕口唇，再上行系于两目中央之下。督脉发生病变，症状是气从少腹上冲心而痛，大小便不通，称为冲疝，其在女子则不能怀孕，或为小便不利、痔疾、遗尿、咽喉干燥等症。总之，督脉生病治督脉，轻者至横骨上的曲骨穴，重者则至在脐下的阴交穴。

其上气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其病上冲喉者，治其渐。渐者，上侠颐也。蹇，膝伸不屈，治其楗。坐而膝痛，治其机。立而暑解，治其骸关。膝痛痛及拇指，治其腘。坐而膝痛如物隐者，治其关。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内。连若折，治阳明中俞髎，若别，治巨阳少阴荥。淫泺胫痠，不能久立，治少阳之维，在外上五寸。

辅骨上、横骨下为楗，侠髋为机，膝解为骸关，侠膝之骨为连骸，骸下为辅，辅上为腘，腘上为关，头横骨为枕。

蹇：跛足，行走困难。髎：脚胫。

病人气逆上而呼吸有声的，治疗取其喉部中央的天突穴，此穴在两缺盆的中间。病人气逆上充于咽喉的，治疗取其大迎穴，大迎穴在面部两旁夹颐之处。膝关节能伸不能屈，治疗取其股部的经穴。坐下而膝痛，治疗取其环跳穴。站立时膝关节热痛，治疗取其膝关节处经穴。膝痛，疼痛牵引到拇指，治疗取其膝弯处的委中穴。坐膝痛如有东西隐伏其中的，治疗取其承扶穴。膝痛而不能屈伸活动，治疗取其背部足太阳经的腧穴。如疼痛连及尻骨象折断似的，治疗取其阳明经中的俞髎三里穴；或者别取太阳经的荥穴通谷、少阴经的荥穴然谷。湿渍水湿之邪日久而胫骨酸痛无力，不能久立，治取少阳经的别络光明穴，穴在外踝上五寸。

辅骨之上，腰横骨之下叫『楗』。髋骨两侧环跳穴处叫『机』。膝部的骨缝叫『骸关』。侠膝两旁的高骨叫『连骸』。连骸下面叫『辅骨』。辅骨上面的膝弯叫『腘』。腘之上就是『骸关』。头后项部的横骨叫『枕骨』。

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两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髓空在脑后三分，在颅际锐骨之下，一在龂基下，一在项后中复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风府上。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数髓空在面侠鼻。或骨空在口下当两肩。两膊骨空在膊中之阳。臂骨空在臂阳，去踝四寸两骨空之间。股骨上空在股阳，出上膝四寸。骨空在辅骨之上端。股际骨空在毛中动下。尻骨空在髀骨之后相去四寸。扁骨有渗理凑，无髓孔，易髓无空。

髓空：髓空又称骨空，空与孔同，骨有孔则骨外之气血，与骨内之精气，可以由孔入。龂基下：张景岳：『唇内上齿缝中，曰龂交，则下齿缝中，当为龂基。』复骨：六椎以上的椎骨不甚显著，故称复骨，复与付通，谓其伏而不显。数髓空在面侠鼻：张景岳：『数，数处也；在面者，如足阳明指承泣、巨髎，足太阳之睛明，手少阳之丝竹空，足少阳之瞳子髎，听会，侠鼻者，如手阳明之迎香等，皆在面之骨空也。』阳：此处是指外侧。踝：此处是指手踝。股际骨空：高士宗：『股际，阴股交会之际。骨际骨空，在毛中动下，乃动脉之下，跨缝间也。』尻骨空：是谓尻骨八髎穴。

治疗水病的腧穴有五十七个：尻骨上有五行，每行各五穴；伏兔上方有两行，每行各有五穴；其左右又各有一行，每行各五穴；足内踝上各一行，每行各六穴。髓穴在脑后分为三处，都在颅骨边际锐骨的下面，一处在龂基的下面，一处在项后正中的复骨下面，一处在脊骨上空的风府穴的上面，脊骨下空在尻骨下面孔穴中。又有几个髓空在面部侠鼻两旁，或有骨空在口唇下方与两肩相平的部位。两肩膊骨空在肩膊中的外侧。臂骨的骨空在臂骨的外侧，离开手腕四寸，在尺、桡两骨的空隙之间。股骨上面的骨空在股骨外侧膝上四寸的地方。尻骨的骨空在辅骨的上端。骨际的骨空在阴毛中的动脉下面。尻骨的骨空在尻骨的后面距离四寸的地方。扁骨有血脉尻灌的纹理聚合，没有直通骨髓的孔穴，骨髓通过灌的纹理内外交流，所以没有骨空。

缪刺论第十八

本篇内容解释针刺法之一的缪刺法，以其与经刺法不同，故名缪刺。此篇内容主要论述各经脉发病所采取之缪测方法，故以『缪刺论』名篇。缪，交叉，交错。缪刺，是指的左病刺右、右病刺左的一种针刺方法。各经的脉络受邪后出现的症状，以及针刺的取穴部位和方法。针刺要结合人体的月之盈亏周期中的气血盛衰来确定针刺的次数。

黄帝问曰：余闻缪刺，未得其意，何谓缪刺？岐伯对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孙络，留而不去，闭塞不通，不得入于经，流溢于大络，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气无常处，不入于经俞，命曰缪刺。

缪刺：针刺部位与病变部位的相交错。缪，错误。这里指交错的意思。治其经：张景岳：『邪气自浅入深，而积于五藏之次者，当治其经，治经者，十二经穴之正刺也，尚肺缪刺之谓。』流溢：高士宗：『流溢，传注也。』盖即水胀满而泛滥之意。 大络：较大的络脉。吴崑：『十二经支注之大络，难经所谓络脉十五者是也。』奇病：张景岳：『病在支络，行不由经，故曰奇病。』即异于寻常的疾病叫做奇病。与经相干：马莳：『其邪客大络，左注于右，右注于左，上下左右，于经相干，其实不得入于经，而止布于四末。』

黄帝问道：我听说有一种『缪刺』，但不知道它的意义，究竟什么叫缪刺？岐伯回答说：大凡病邪侵袭人体，必须首先侵入皮毛；如果逗留不去，就进入孙脉，再逗留不去，就进入络脉，如还是逗留不去，就进入经脉，并向内延及五脏，流散到肠胃；这时表里都受到邪气侵袭，五脏就要受伤。这是邪气从皮毛而入，最终影响到五脏的次序。像这样，就要治疗其经穴了。如邪气从皮毛侵入，进入孙络后，就逗留而不去，由于络脉闭塞不通，邪气不得入于经脉，于是就流溢于大络中，从而生成一些异常疾病。邪气侵入大络后，在左边的就流窜到右边，在右边的就流窜到左边，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但只影响到络脉而不能进入经脉之中，从而随大络流布到四肢；邪气流窜无一定地方，也不能进入经脉腧穴，所以病气在右而症见于左，病气在左而症见于右，必须右痛刺左，左痛刺右，才能中邪，这种刺法就叫做『缪刺』。

帝曰：愿闻缪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与巨刺何以别之？岐伯曰：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故络病者，其痛与经脉缪处，故命曰缪刺。

帝曰：愿闻缪刺奈何？取之何如？岐伯曰：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支满。无积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顷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发者，取五日，已。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口干心烦，臂外廉痛，手不及头。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壮者立已，老者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数日已。

巨刺：吴崑：『巨刺，大经之刺也。』巨刺与缪刺同是左取右，右取左，其不同点在巨刺专刺大经，缪刺专刺大络。痛与经脉缪处：高士宗：『缪处，异处也，谓经脉之痛，深而在里，络脉之痛，支而横居。』就是疼痛的部位与经脉所在的部位不同。卒心痛：就是突然心痛。无积者：高士宗：『胀满有积，当刺其胸胁，若无积者病，少阴之络伤走心色，故当刺然骨之前。』无积即胁下没有积聚。然骨之前：当是然谷穴。食倾：就是吃了一顿饭的时间，形容时间短暂。手不及头：就是两手上举时不能碰及头部。中指次指：新校正云：『按甲乙关冲穴出小指次指之端，今言中指者，误也。』张景岳、吴崑亦据新校正作小指。去端如韭叶：就是离开手指甲如韭菜叶宽处。丹波元简：『按甲乙少泽，手小指之端，取爪甲一分，以此推之，凡云如韭叶者，当以一分为准。』有倾：是距离时间不久。

黄帝道：我想听听缪刺左病右取、右病左取的道理是怎样的？它和巨刺法怎么区别？岐伯说：邪气侵袭到经脉，如果左边经气较盛则影响到右边经脉，或右边经气较盛则影响到左边经脉；但也有左右相互转移的，如左边疼痛尚未好，而右边经脉已开始有病，像这样，就必须用巨刺法了。但是运用巨刺必定要邪气中于经脉，邪气留脉决不能运用，因为它不是络脉的病变。因为络病的病痛部位与经脉所在部位不同，因此称为『缪刺』。

黄帝道：我想知道缪刺怎样进行，怎样用于治疗病人？岐伯说：邪气侵入足少阴经的络脉，使人突然发生心痛，腹胀大，胸胁部胀满但并无积聚，针刺然谷穴出些血，大约过一顿饭的工夫，病情就可以缓解；如尚未好，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新近发生的病，针刺五天就可痊愈。邪气侵入手少阳经的络脉，使人发生咽喉疼痛痹塞，舌卷，口干，心中烦闷，手臂外侧疼痛，抬手不能至头，针刺手小指侧的次指指甲上方，距离指甲如韭菜叶宽那样远处的关冲穴，各刺一针。壮年人马上就见缓解，老年人稍待一会儿也就好了。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如果是新近发生的病，几天就可痊愈。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卒疝暴痛：高士宗：『经脉篇：足厥阴之别，其病气逆，则睾肿卒疝。』就是突然疼痛的『疝气』。肉交：张志聪：『即去端如韭许。』就是指甲和皮肉交界的地方。

邪气侵袭足厥阴经的络脉，使人突然发生疝气，剧烈疼痛，针刺足大趾爪甲上与皮肉交接处的大敦穴，左右各刺一针。男子立刻缓解，女子稍待一会儿也就好了。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邪气侵袭足太阳经的络脉，使人发生头项肩部疼痛，针刺足小趾爪甲上与皮肉交接处的至阴穴，各刺一针，立刻就缓解。如若不缓解，再刺外踝下的金门穴三针。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大约一顿饭的工夫也就好了。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气满胸中，喘息而支胠，胸中热。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

邪客于足阳蹻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顷而已。

臂掌之间：是指心包络手厥阴经之络。高士宗：『经络篇曰，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下臂如掌中，病则臂肘攀急，掌中热。故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马莳：『当刺心经之通里穴也。』张景岳：『手厥阴经者，踝后者，以两踝言，踝中之后，则内关也，内关谓手厥阴之络，故当取之。』高士宗：『先以指按之，按之而痛，乃刺之。』按前后文义，不宜固定为某穴，今从高注。月死生为数：望日以后，月亮向缺为月死，朔日以后，月向圆为月生。张景岳：『月之死生，随日盈缩，以为数也。故曰初一至十五，月日以盈，为之生数，当一日一痏，一痏，即一刺也，之十五日，渐增至十五痏亦，自十六至三十日，月日以缩，为之死数，当日减一刺，以朔望谓进止也。足阳蹻之脉：马莳本无足字。高士宗：『脉度篇：蹻脉，从足至目，属目内訾，故邪客于足杨蹻之脉，令人目痛，从内訾始。』内眦：就是眼睛的内角。外踝之下半寸所：高士宗：『仆参穴也。』丹波元简：『按甲乙云，申脉，阳蹻所生也。在足外踝下陷者中，容爪甲许。又云：仆参，在跟骨下陷者中，则知旧注为是。』

邪气侵袭手阳明经的络脉，使人发生胸中气满，喘息而胁肋部撑胀，胸中发热，针刺手大指侧的次指指甲上方，距离指甲如韭菜叶宽那样远处的商阳穴，各刺一针。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大约一顿饭的工夫也就好了。

邪气侵入手厥阴经的络脉，使人发生臂掌之间疼痛，不能弯曲，针刺手腕后方，先以手指按压，找到痛处，再针刺。根据月亮的圆缺确定针刺的次数，例如月亮开始生光，初一刺一针，初二刺二针，以后逐日加一针，直到十五日加到十五针，十六日又减为十四针，以后逐日减一针。

邪气侵入足部的阳蹻脉，使人发生眼睛疼痛，从内眦开始，针刺外踝下面约半寸后的申脉穴，各刺一针。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大约如人步行十里路的工夫就可以好了。

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动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见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善悲惊不乐，刺如右方。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耳聋，时不闻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立闻。不已，刺中指爪甲上与肉交者，立闻。其不时闻者，不可刺也。耳中生风者，亦刺之如此数。左刺右，右刺左。

不得前后：就是大小便不通。利药：吴崑：『先宜饮利瘀血药也。』此处是指通便导瘀的药品。上伤蹶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张景岳：『凡堕坠者，必病在筋骨，故上伤厥阴之脉，肝主筋也，下伤少阴之络，肾主骨也，刺然骨之前出血，即少阴之络也。』足跗上动脉：王冰谓阳明经之冲阳穴，张景岳谓厥阴经之太冲穴。此处似指冲阳穴，主治腹中满胀，故取之。三毛上：指大敦穴。时不闻音：张志聪： 『时不闻者：谓有时闻而有时不闻。』 刺中指爪甲上：吴崑：『中指，改小指，为关冲穴，手少阳并。』张景岳：『中指爪甲上，手厥阴之并，中冲穴也。以心主之脉出耳后，合少阳完骨之下，故宜取之。』今从张注。其不时闻者：张景岳：『时或有闻者，尚为可治，其不闻者，络气已绝，刺亦无益，故不可察也。』 耳中生风：吴崑：『生风，如风之号也。』就是耳中鸣响，飕飕有声。

人由于堕坠跌伤，淤血停留体内，使人发生腹部胀满，大小便不通，要先服通便导淤的药物。这是由于坠跌，上面伤了厥阴经脉，下面伤了少阴经的络脉。针刺取其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的血脉，刺出其血，再刺足背上动脉处的冲阳穴；如果病不缓解，再刺足大趾三毛处的大敦穴各一针，出血后病立即就缓解。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假如有好悲伤或惊恐不乐的现象，刺法同上。

邪气侵入手阳明经的络脉，使人耳聋，间断性失去听觉，针刺手大指侧的次指指甲上方，距离指甲如韭菜叶宽那样远处的商阳穴各一针，立刻就可以恢复听觉；再刺中指爪甲上与皮肉交接处的中冲穴，马上就可听到声音。如果是完全失去听力的，就不可用针刺治疗了。假如耳中鸣响，如有风声，也采取上述方法进行针刺治疗。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痏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写。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渐少之。

邪客于足阳明之络，令人鼽衄，上齿寒。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左刺右，右刺左。

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高士宗：『此言往来音痺，不涉经脉，但当髎刺其络脉，不必刺其腧穴也。』痛而刺之：张景岳：『谓随痛所在，求其络而缪刺之也。』随气盛衰：就是随着痹症的轻重而针刺的意思。脱气：耗散正气。络：因为以经则刺大经之病，与巨刺无甚分别了，况初次以外都称络，故络为是。足中指次指：中指次指，皆足阳明所出之经，即足阳明厉兑穴。

凡是痹证疼痛走窜，无固定地方的，就随疼痛所在而刺其分肉之间，根据月亮盈亏变化确定针刺的次数。凡有用针刺治疗的，都要随着人体在月周期中气血的盛衰情况来确定用针的次数，如果用针次数超过其相应的日数，就会损耗人的正气，如果达不到相应的日数，邪气又不得泻除。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病好了，就不要再刺；若还没有痊愈，按上述方法再刺。月亮新生的初一刺一针，初二刺二针，以后逐日加一针，直到十五日加到十五针，十六日又减为十四针，以后逐日减一针。

邪气侵入足阳明经的络脉，使人发生鼻塞，衄血，上齿寒冷，针刺足中趾侧的次趾爪甲上方与皮肉交接处的历兑穴，各刺一针。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咳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咳者温衣饮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复刺如法。

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刺足下中央之脉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温衣饮食：张志聪：『咳者，邪干肺也，故宜温衣及温暖饮食，若形寒饮冷，是为重伤矣。』贲上：就是贲门（胃上口）以上的部位。足下中央之脉：张景岳：『足下中央少阴之并，涌泉穴也。』左刺右，右刺左：高士宗称此六字为衍文，附此参考。

邪气侵入足少阳经的络脉，使人胁痛而呼吸不畅，咳嗽而汗出，针刺足小趾侧的次趾爪甲上方与皮肉交接处的窍阴穴，各刺一针，呼吸不畅马上就缓解，出汗也就很快停止了；如果有咳嗽的要嘱其注意衣服饮食的温暖，这样一天就可好了。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疾病很快就可痊愈。如果仍未痊愈，按上述方法再刺。

邪气侵入足少阴经的络脉，使人咽喉疼痛，不能进饮食，往往无故发怒，气上逆直至门之上，针刺足心的涌泉穴，左右各三针，共六针，可立刻缓解。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控，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两胂之上。以月死生为痏数，发针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背急，引胁而痛，内引心而痛。刺之从项始数脊椎，侠脊，疾按之，应手如痛，刺之傍三痏，立已。

控：张景岳：『控，引也。』仰息：胸部挺起，脊柱伸直而呼吸。刺腰尻之解两胂之上：张景岳：『腰尻骨解之上者，肾脉腰俞之傍也。腰俞止一穴居中，本无左右，此言左取右，右取左者，必腰俞左右，即足太阳之下髎穴也。』应手如痛：『刺不拘穴俞而刺，谓之应痛穴。』就是在疼痛的地方取穴下针，又名『阿是穴』。

邪气侵入足太阴经的络脉，使人腰痛连及少腹，牵引至胁下，不能挺胸呼吸，针刺腰尻部的骨缝当中及两旁肌肉上的下尻穴，这是腰部的腧穴，根据月亮圆缺确定用针次数，出针后马上就好了。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邪气侵入足太阳经的络脉，使人背部拘急，牵引胁肋部疼痛，针刺应从项部开始沿着脊骨两旁向下按压，在病人感到疼痛处周围针刺三针，病立刻就好。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留于枢中痛，髀不可举。刺枢中以毫针，寒则久留针，以月死生为数，立已。

治诸经刺之，所过者不病，则缪刺之。耳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通脉出耳前者。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立已。

邪客于五藏之间，其病也，脉引而痛，时来时止。视其病，缪刺之于手足爪甲上，视其脉，出其血，间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缪传引上齿，齿唇寒痛。视其手背脉血者去之，足阳明中指爪甲上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治诸经刺之，所过者不病，则缪刺之：高士宗：『治诸经刺之，谓治诸经之病，则正刺其经也。所过者不病，谓诸经所过之道，不为邪客，而不病也，不病，则但在于络，故缪刺之。』手阳明：此处指商阳穴。通脉出耳前者：就是听宫穴。甲乙经以『通脉』作『过脉』。齿龋：就是蛀牙病。缪传：就是交叉感染的意思。张志聪：『谓阳明之邪，缪传于足阳明之脉也。』因上齿属足阳明经，故称缪传。

邪气侵入足少阳经的络脉，使人环跳部疼痛，腿骨不能举动，以毫针刺其环跳穴，有寒的可留针久一些，根据月亮盈亏的情况确定针刺的次数，很快就好。

治疗各经疾病用针刺的方法，如果经脉所经过的部位未见病变，就应用缪刺法。耳聋针刺手阳明经商阳穴，如果不好，再刺其经脉走向耳前的听宫穴。蛀牙病刺手阳明经的商阳穴，如果不好，再刺其走入齿中的经络，很快就见效。

邪气侵入到五脏之间，其病变表现为经脉牵引作痛，时痛时止，根据其病的情况，在其手足爪甲上进行缪刺法，择有血液郁滞的络脉，刺出其血，隔日刺一次，一次不见好，连刺五次就可好了。阳明经脉有病气交错感传而牵引上齿，出现唇齿寒冷疼痛，可视其手背上经脉有郁血的地方针刺出血，再在足阳明中趾爪甲上刺一针，在手大拇指侧的次趾爪甲上的商阳穴各刺一针，很快就好了。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嗌中肿，不能内唾，时不能出唾者，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不能内唾：高士宗：『内，犹嚥也。』

如果咽喉肿起而疼痛，不能进饮食，想咯吐痰涎又不能咯出来，针刺然骨前面的然骨穴，使之出血，很快就好。左病则刺右边，右病则刺左边。

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后刺足心，后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痏，后刺手大指内侧去端如韭叶，后刺手心主、少阴锐骨之端各一痏，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两耳，鬄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

凡刺之数，先视其经脉，切而从之，审其虚实而调之。不调者，经刺之。有痛而经不病者，缪刺之，因视其皮部有血络者，尽取之。此缪刺之数也。

此五络皆会于耳中：张兆璜：『宗脉者，宗气所处之脉也，即谓之大络，出于乳下，聚于耳中。』上络左角：马莳：『络于左耳之额角。』尸厥：王冰：『五络闭结而不通，故其状若尸也，以是从厥而生，故或曰尸厥。』马莳：『身脉虽动而昏晕迷心，其形任人推呼而无有知觉，状类于尸，名曰尸厥。』后刺手心主：张景岳：『手厥阴之井，中冲穴也，凡邪在在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故取之。』鬄：高士宗：『鬄，鬀同，俗作剃。』燔治，饮以美酒一杯：张景岳：『燔治，烧制为末也。饮以美酒，助药力引血气也。』切而从之：甲乙经『从』作『循』。经刺：就是互刺。

邪气侵入到手少阴、手太阴、足少阴、足太阴和足阳明的络脉，这五经的络脉都聚会于耳中，并上绕左耳上面的额角，假如由于邪气侵袭而至此五络的真气全部衰竭，就会使经脉都振动，而形体失去知觉，就像死尸一样，有人把它叫做『尸厥』。这时应当针刺其足大趾内侧爪甲距离爪甲有韭菜叶宽远处的隐白穴，然后再刺足心的涌泉穴，再刺足中趾爪甲上的历兑穴，各刺一针；然后再刺手大指内侧距离爪甲有韭菜叶宽处的少商穴，再刺手少阴经在掌后芮骨端的神门穴，各刺一针，当立刻清醒。如仍不好，就用竹管吹病人两耳之中，并把病人左边头角上的头发剃下来，取一方寸左右，烧制为末，用好酒一杯冲服，如因失去知觉而不能饮服，就把药酒灌下去，很快就可恢复过来。

大凡刺治的方法，先要根据所病的经脉，切按推寻，评审虚实而进行调治；如果经络不调，先采用经刺的方法；如果有病痛而经脉没有病变，再采用缪刺的方法，要看皮肤不是否有郁血的络脉，如有应全部把郁血刺出。以上就是缪刺的方法。

卷　三

阴阳离合论第十九

阴阳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合而言之，则阴阳为一气；分而言之，则十、百、千、万，可至于无穷尽之数，但总的来说，无非是一个变化的道理。人身的经络也是这样，分而言之谓之离，有阴经，有阳经，阴阳经中尚有太、少、明、厥之分；并而言之谓之合，表与里同归一气，太、少、明、厥之间，亦必须互相协调。本篇名为『阴阳离合论』，就是具体讨论了这些变化的道理，特别是三阴三阳经脉的开、阖、枢生理特性。

黄帝问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天复地载，万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则出地者，命曰阴中之阳。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故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阴阳之变，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

推：是推广演绎的意思。其要一也：意思是说，从阴阳而推演，固然有十、百、千、万以至不可胜数，但是归纳起来，总的精神不外乎对立统一的阴阳道理。所以吴崑说：『其要则本于一阴一阳也。』天复地载：万物在天之下，地之上，所以说：『天复地载』。张志聪：『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阴处：是伏居于地下的意思。张景岳：『未出乎地，处阴之中，故曰阴处。』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有阳气，万物才能生长；有阴气，万物才能成形。所以王冰说：『阳施正气，万物方生；阴为主持，群形乃立。』张景岳：『予，与同。』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王冰：『春夏为阳，故生长；秋冬为阴，故收藏。』天地四塞：张景岳：『四塞者，阴阳否隔，不相通也。』即是自然界中四时阴阳之气失去正常的意思。数之可数：吴崑：『数，上如字，下上声。数，推测也。』

黄帝问道：我听说天属阳，地属阴，日属阳，月属阴，大月和小月合起来三百六十天而成为一年，人体也与此相应。如今听说人体的三阴三阳，和天地阴阳之数不相符合，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回答说：天地阴阳的范围，极其广泛，在具体运用时，经过进一步推演，则可以由十到百，由百到千，由千到万，再演绎下去，甚至是数不尽的，然而其总的原则仍不外乎对立统一的阴阳道理。天地之间，万物初生，未长出地面的时候，叫做居于阴处，称之为阴中之阴；若已长出地面的，就叫做阴中之阳。有阳气，万物才能生长，有阴气，万物才能成形。所以万物的发生，因于春气的温暖，万物的盛长，因于夏气的炎热，万物的收成，因于秋气的清凉，万物的闭藏，因于冬气的寒冷。如果四时阴阳失序，气候无常，天地间的生长收藏的变化就要失去正常。这种阴阳变化的道理，对人来说，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并且可以推测而知的。

帝曰：愿闻三阴三阳之离合也。岐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阳明根起于厉兑，名曰阴中之阳。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少阳根起于窍阴，名曰阴中之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阳。

离合：离，是分开；合，是合并。广明：指属阳的部位，广明是阳盛的意思。以一身前后言，则前为广明；以一身上下言，则半身以上为广明。张志聪：『人皆面南而背北，左东而右西，……南面为阳，故曰广明。』太冲：指属阴的部位。张志聪：『背北为阴，故曰太冲。』根起于至阴：在下为根。至阴，穴名，在足小趾外侧。马莳：『太阳经脉之行，其根起于足小指外侧之至阴。』结于命门：结在上为结。命门，灵枢根结篇：『命门者，目也。』命门就是睛明穴。厉兑：兑音台。王冰：『厉兑，穴名，在足大趾侧次趾之端。』历兑，穴名。窍阴：穴名，在足小趾侧次趾之端。灵枢根结篇：『少阳根于窍阴，结于窗笼者，耳中也。』耳中，即听宫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指太阳主表，阳明主里，少阳介于表里之间的意思。张景岳：『太阳为开，谓阳气发于外，为三阳之表也；阳明为阖，谓阳气蓄于内，为三阳之里也；少阳为枢，谓阳气在表里之间，可出可入，如枢机也。』搏而勿浮：搏，音团；搏而勿浮，就是结合而不散的意思。一阳：三阳开、阖、枢，不是各自为政的，而是相互密切联系的，所以合起来讲，称为一阳。

黄帝说：我愿意听你讲讲三阴三阳的离合情况。岐伯说：圣人面向南方站立，前方名叫广明，后方名叫太冲，行于太冲部位的经脉，叫做少阴。在少阴经上面的经脉，名叫太阳，太阳经的下端起于足小趾外侧的至阴穴，其上端结于睛明穴，因太阳为少阴之表，故称为阴中之阳。再以人身上下而言，上半身属于阳，称为广明，广明之下称为太阴，太阴前面的经脉，名叫阳明，阳明经的下端起于族大指侧次指之端的厉兑穴，因阳明是太阴之表，故称为阴中之阳。厥阴为里，少阳为表，故厥阴之表，为少阳经，少阳经下端起于窍阴穴，因少阳居厥阴之表，故称为阴中之少阳。因此，三阳经的离合，分开来说，太阳主表为开，阴明主里为阖，少阳介于表里之间为枢。但三者之间，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相互紧密联系着的，所以合起来称为一阳。

帝曰：愿闻三阴。岐伯曰：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然则中为阴，其冲在下，名曰太阴，太阴根起于隐白，名曰阴中之阴。太阴之后，名曰少阴，少阴根起于涌泉，名曰阴中之少阴。少阴之前，名曰厥阴，厥阴根起于大敦，阴之绝阳，名曰阴之绝阴。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沈，名曰一阴。阴阳，积传为一周，气里形表而为相成也。

其冲：指行于太冲之地的少阴。马莳：『其冲脉则在下。』隐白：穴名，在足大趾端。涌泉：穴名，在足心下卷趾宛宛中。厥：作尽字讲。大敦：穴名，在足大趾端。马莳：『厥阴经脉之行，其根起于足大趾端之大敦穴。』绝：作尽字讲。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太阴为开，以太阴为三阴之表；厥阴为阖，以厥阴为三阴之里；少阴为枢，以少阴为太厥、表里出入的户枢。又王冰：『开、阖、枢者，亦气之不等也。』：阴阳之气运行不息。音中，是往来流行不息的意思。张景岳：『言阴阳之气，运动无已也。』积传：王冰：『积，谓积脉之动也；传，谓阴阳之气流传也。夫脉气往来，动而不止，积其所动，气血循环，水下二刻而一周于身，故曰积传为一周也。』

黄帝说：愿意再听你讲讲三阴的离合情况。岐伯说：在外的为阳，在内的为阴，所以在里的经脉称为阴经，行于少阴前面的称为太阴，太阴经的根起于足大指之端的隐白穴，称为阴中之阴。太阴的后面，称为少阴，少阴经的根起于足心的涌泉穴，称为阴中之少阴。少阴的前面，称为厥阴，厥阴经的根起于足大指之端的大敦穴，由于两阴相合而无阳，厥阴又位于最里，所以称之为阴之绝阴。因此，三阴经之离合，分开来说，太阴为三阴之表为开，厥阴为主阴之里为阖，少阴位于太、厥表里之间为枢。但三者之间，不能各自为政，而是相互协调紧密联系着的，所以合起来称为一阴。阴阳之气，运行不息，递相传注于全身，气运于里，形立于表，这就是阴阳离合、表里相成的缘故。

十二藏相使第二十

本篇内容讨论了人体六脏六腑的功能特点，其中特别强调了『心』的『君主』作用，并与当时政治现象相类比，来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中医『医道通治道』学说的先河。故以『十二藏相使』名篇。文章指出，人体内脏机能既分工又合作的相互关系、心主神明和在十二脏中的主宰地位、『主明则下安』与『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至道在微』，告诫人们，注意健康，应该慎重于始，任疾病蔓延发展，问题就大了。

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十二藏：是指心、肺、肝、脾、肾、膻中、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之十二脏器。张景岳：『藏，去声。分言之，阳为府，阴为藏；合言之，皆可称藏，犹言库藏之藏，所以藏物者。』相使：张景岳：『辅相臣使之谓。』按即互相之间的使用。贵贱：此处作重要与次要解。吴崑：『清者为贵，浊者为贱。』张景岳：『君臣上下之分。』君主：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首脑，通称君主。神明：张景岳：『聪明智慧，莫不由之。』蓋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伟大力量，包括智慧和思想等。人的精神叫神明。相傅：古代辅佐君主的官员，即宰相。治节：张景岳：『节，制也。肺主气，气调则营卫藏腑无所不治，故曰：治节出焉。』这里指治理和调节全身的气。中正：公正的意思。古代官名。膻中：又名心包络，在心脏之外围。臣使：李中梓：『贴近君主，故称臣使。藏腑之官，莫非王臣，此独泛言臣，又言使者，使令之臣，如内侍也。』臣使，古代奉行君主的使命人。仓廪：廪音凌，上声，贮藏粮食的仓库。荀子富国篇杨惊注：『谷藏曰苍，米藏曰廪。』仓廪：储藏未去壳的谷物的地方称为仓，储藏已去壳的谷物的地方称为廪。五味：酸、甘、苦、咸、辛，这里是指饮食。传道：转送运输的意思。韩诗外传：『大肠者，转输之府也。』变化：这里指分化食物的糟粕。受盛：受纳的意思。化物：意思是说，化生出食物的精华。高士宗：『受胃之浊，水谷未分，犹之受盛之官，腐化食物，先化后变，故化物由之出焉。』作强：作能力充实解。吴崑：『作用强力也。』张隐菴：『肾藏志，志立则强于作用。』伎巧：伎巧就是作用精巧。张景岳：『伎，技同。』决渎：张景岳：『决，通也；渎，水道也。上焦不治，则水泛高原；中焦不治，则水留中脘；下焦不治，则水乱二便。三焦气治，则脉络通而水道利。故曰决渎之官。』决渎意即疏通水道。州都：州指水中的陆地；都，指水所汇集之处；州都，古代州县。这里是指机体水液汇合的场所。津液：指人身有用的体液。灵枢决气篇：『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洩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气化：促使活动的能力。张景岳：『气为水母，知气化能出之旨，则治水之道，思过半矣。』这里的气化是指膀胱的机能作用。十二官：总括六脏六腑而言。相失：相互之间，失去协调。马莳：『上下相使，彼此相济，不得相失。』不得相失：不得失去相互的作用。

黄帝问道：我想听你谈一下人体六脏六腑这十二个器官的职责分工、高低贵贱是怎样的呢？岐伯回答说：你问得真详细呀！请让我谈谈这个问题。心，主宰全身，是君主之官，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都由此而出。肺，是相傅之官，犹如相傅辅佐着君主，因主一身之气而调节全身的活动。肝，主怒，像将军一样的勇武，称为将军之官，谋略由此而出。膻中，围护着心而接受其命令，是臣使之官，心志的喜乐，靠它传达出来。脾和胃主司饮食的受纳和布化，是仓廪之官，五味的营养靠它们的作用而得以消化、吸收和运输。大肠是传导之官，它能传送食物的糟粕，使其变化为粪便排出体外。小肠是受盛之官，它承受胃中下行的食物而进一步分化清浊。肾，是作强之官，它能够使人发挥强力而产生各种技巧。三焦，是决渎之官，它能够通行水道。膀胱是州都之官，蓄藏津液，通过气化作用，方能排出尿液。以上这十二官，虽有分工，但其作用应该协调而不能相互脱节。

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闵闵之当，孰者为良？恍惚之数，生于毫氂，毫氂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黄帝曰：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殁世：终身的意思。张志聪：『终身而不致危殆。』殆：疾危。不殆：没有危险的意思。昌：盛旺兴隆的意思。使道：气血流通的道路。又王冰：『谓神气行使之道也。』形：指形体。殃：危险、祸害的意思。其宗大危：这里是指国家和宗族都要遭受到危亡。窘：音菌。张景岳：『穷也。』即困难的意思。消者瞿瞿：消者，消通『肖』，指有智慧的人；瞿瞿，勤奋的样子。闵闵：张景岳：『忧恤也。』即关怀的意思。闵闵之当：闵闵，深远的意思；当，事理妥当、合适的意思；闵闵之当，就是指道理深奥的意思。恍惚：张志聪：『心神之萌动。』即似有似无的意思。毫氂：氂，同厘。毫氂，形容极微小。度量：王冰：『毫氂虽小，积而不已，命数乘之，则起至于尺度斗量之绳准。』意思是说，数目起始虽小，但积多以后，便要用到尺度斗量了。这是比喻病情起初虽小而不察，但积而不愈，便扩大而可观了。其形乃制：张景岳：『积而不已，而形制益多也。』精光：张志聪：『精，纯粹也；光，光明也。』即精细而又明白晓畅的意思。大圣：高士宗：『主明下安，犹之大圣之业也。』这是以治国的称谓来称谓医道的，亦即『医道通治道』的意思。宣明：通达明了的意思。斋戒：诚心诚意的意思。张景岳：『洗心曰斋，远慾曰戒。』传保：高士宗：『以传后世，而保守弗失焉。』

所以君主如果明智顺达，则下属也会安定正常，用这样的道理来养生，就可以使人长寿，终生不会发生重病，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使国家昌盛繁荣。君主如果不能明智顺达，那么，包括其本身在内的十二官就都要发生危险，各器官发挥正常作用的途径闭塞不通，形体就要受到严重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谈养生续命是不可能的，只会招致灾殃，缩短寿命。同样，以君主之昏聩不明来治理天下，那政权就危险难保了，千万要警惕再警惕呀！

至深的道理是微妙难测的，其变化也没有穷尽，谁能清楚地知道它的本源，实在是困难得很呀！有学问的人勤勤恳恳地探讨研究，可是谁能知道它的奥妙之处！那些道理暗昧难明，就像被遮蔽着，怎能了解到它的精华是什么！那似有若无的数量，是产生于毫厘的微小数目，而毫厘也是起于更小的度量，只不过把它们千万倍地积累扩大，推衍增益，才演变成了形形色色的世界。

黄帝说：好啊！我听到了精纯明彻的道理，这真是大圣人建立事业的基础，对于这宣畅明白的宏大理论，如果不为专心修省而选择吉祥的日子，实在不敢接受它。于是，黄帝就选择有良好预兆的吉日，把这些著作珍藏在灵台兰室，很快地保存起来，以便流传后世。

六节藏象论第二十一

节，指度数，一个甲子为一节。六节即是一年。本篇内容，首先是讨论六六之节和九九之会的天度、气数，属于运气学说；其次又讨论脏象、脉象，着重阐述了人体内在藏腑与外界四时的密切关系。由于内容包含这样两个重点，所以篇名就叫做『六节藏象论。』

黄帝问曰：余闻天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人以九九制会，计人亦有三百六十五节，以为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谓也。

六六：六十天称为一个甲子；六六，就是六个甲子，所谓三百六十日也。人以九九制会：人，后文作『地』；九九，指九野、九州、九窍、九藏等。制会，制谓准度，会谓配合，谓人与地以九州、九窍为准度，以配合天之六六之节。节：指脸穴，一说骨节。

黄帝问道：我听说天体的运行是以六个甲子构成一年，人则以九九极数的变化来配合天道的准度，而人又有三百六十五穴，与天地相应，这些说法，已听到很久了，但不知是什么道理？

岐伯曰：悉哉问也！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灵问，请陈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神灵：这里指天地之阴阳，因其变化无穷，所以称其为神灵。方：大略的意思。五气：臊气、焦气、香气、腥气、腐气。天食人以五气：天供给人们五气。食，供给。

岐伯说：问的实在详细呀！天及其广阔，不可测度，地极其博大，也很难计量，像您这样伟大神灵的圣主既然发问，就请让我陈述一下其中的道理吧。草木显现五色，而五色的变化，是看也看不尽的；草木产生五味，而五味的醇美，是尝也尝不完的。人们对色味的嗜欲不同，而各色味是分别与五脏相通的。天供给人们以五气，地供给人们以五味。五气由鼻吸入，贮藏于心肺，其气上升，使面部五色明润，声音洪亮。五味入于口中，贮藏于肠胃，经消化吸收，五味精微内注五脏以养五脏之气，脏气和谐而保有生化机能，津液随之生成，神气也就在此基础上自然产生了。

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

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

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已上为关阴。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关格之脉赢，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

藏象：王冰：『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即是内脏功能所表现于外的现象。处：神之处：指精神活动。阳中之太阳：灵枢九针十二原篇：『阳中之太阳，心也。』按前面一个阳字，指部位，如就腹背、胸腹而言，则背为阳，胸为阳，腹为阳。太阳，是以五脏分阴阳，心为阳脏，位处上焦。故为阳中之太阳。这里的太、少、至词句，与六经不同，是在阴阳中再分阴阳，参金匮真言论『阴中有阴，阳中有阳』段文。阳中之太阳：心居膈上为阳，通于夏气。夏主火，所以称以阳中之太阳。魄：这是古人对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概念。《灵枢·本神篇》曰：『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李念莪注：『阳神曰魂，阴神曰魄。』阳中之太阴：肺为太阴，位在膈上，所以为阳中之太阴。蛰：训藏，如虫类之伏藏于土中。肾主水，是龙雷蛰藏之所，故说肾者主蛰。蛰，这里指闭藏的意思。封藏：就是收藏的意思。阴中之少阴：肾以少阴，居至下之地，故为阴中之少阴。罢极：罢读疲，倦怠的意思。其味酸，其色苍：根据新校正，此六字及下文『其味甘，其色黄』六字，并当去之，似妥。阳中之少阳：根据新校正，当作『阴中之少阳』，似是。金匮真言论五脏分阴阳问可参。肝为牡脏属阳，通于春气，阳气初生，所以为阳中之少阳。营之居也：指血液贮藏的所在。转味而入出：消化的食物，吸收其精华，排泄其糟粕。四白：口唇四周白肉处。凡十一藏，取决于胆：马莳注：『足少阳为半表半里之径，亦曰中正之官，又曰奇恒之府，所以能通过阴阳，而十一脏皆取决于此。』胆主甲木，为五运六气之首，胆气升，则十一藏之气皆升，故取决于胆，就是『求其至也，皆归始春』的意思。一盛：盛指脉大，一盛是大一倍，二盛是大二倍。人迎、寸口：切脉的部位。人迎在颈部两侧（颈动脉），寸口即口气，在手腕处（桡骨动脉）。关格：此处指的是脉象，为阴阳俱盛之脉。阴关于内，阳格于外。赢：音盈，作有余或太过解。

黄帝说：脏象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心，是生命的根本，为神所居之处，其荣华表现于面部，其充养的组织在血脉，为阳中的太阳，与夏气相通。肺是气的根本，为魄所居之处，其荣华表现在毫毛，其充养的组织在皮肤，是阳中的太阴，与秋气相通。肾主蛰伏，是封藏经气的根本，为精所居之处，其荣华表现在头发，其充养的组织在骨，为阴中之少阴，与冬气相通。

肝，是罢极之本，为魄所居之处，其荣华表现在爪甲，其充养的组织在筋，可以生养血气，其味酸，其色苍青，为阳中之少阳，与春气相通。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是仓廪之本，为营气所居之处，因其功能象是盛贮食物的器皿，故称为器，它们能吸收水谷精微，化生为糟粕，管理饮食五味的转化、吸收和排泄，其荣华在口唇四旁的白肉，其充养的组织在肌肉，其味甘，其色黄，属于至阴之类，与土气相通。以上十一脏功能的发挥，都取决于胆气的升发。

人迎脉大于平时一倍，病在少阳；大两倍，病在太阳；大三倍，病在阳明；大四倍以上，为阳气太过，阴无以通，是为格阳。寸口脉大于平时一倍，病在厥阴；大两倍，病在少阴；大三倍，病在太阴；大四倍以上，为阴气太过，阳无以交，是为关阴。若人迎脉与寸口脉俱大与常时四倍以上，为阴阳气俱盛，不得相荣，是为关格。关格之脉盈盛太过，标志着阴阳极亢，不再能够达于天地阴阳经气平调的胜利状态，会很快死去。

阳明脉解第二十二

本篇内容，解释了阳明经脉的病理变化和症状表现，所以篇名叫做『阳明脉解』。十二经脉之所以突出阳明，是因为胃受水谷，以养五脏六腑，气和则益，受邪则病。

黄帝问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钟鼓不为动。闻木音而惊，何也？愿闻其故。岐伯对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

帝曰：善。其恶火何也？岐伯曰：阳明主肉，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

帝曰：其恶人何也？岐伯曰：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

恶：作厌恶解。惋：心胸郁闷不舒。丹波元简：『甲乙作闷』。集韵：『惋、愠、宛、惌同，营管，心所郁积也。』是心中不舒畅的意思。

黄帝问道：足阳明的经脉发生病变，恶见人与火，听到木器响动的声音就受惊，但听到敲打钟鼓的声音却不为惊动。为什么听到木音就惊惕？我希望听听其中道理。岐伯说：足阳明是胃的经脉，属土。所以听到木音而惊惕，是因为土恶木克的缘故。

黄帝道：好！那么恶火是为什么呢？岐伯说：足阳明经主肌肉，其经脉多血多气，外邪侵袭则发热，热甚则所以恶火。

黄帝道：其恶人是何道理？岐伯说：足阳明经气上逆，则呼吸喘促，心中郁闷，所以不喜欢见人。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连藏则死，连经则生。

帝曰：善。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

岐伯曰：四支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支实，实则能登高也。帝曰：其弃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逾：音俞，是超越的意思。骂詈：韵会：『正斥曰骂，旁及曰詈。』一切经音义云：『詈，亦骂也。』今解，恶言及之曰骂，诽谤诅咒曰詈。故妄走也：丹波元简：『黄帝内经太素作故妄言。』

黄帝道：有的阳明厥逆喘促而死，有的虽喘促而不死，这是为什么呢？岐伯说：经气厥逆若累及于内脏，则病深重而死；若仅连及外在的经脉，则病轻浅可生。

黄帝道：好！有的阳明病重之时，病人把衣服脱掉乱跑乱跳，登上高处狂叫唱歌，或者数日不进饮食，并能够越墙上屋，而所登上之处，都是其平素所不能的，有了病反能够上去，这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四肢是阳气的根本。阳气盛则四肢充实，所以能够登高。黄帝道：其不穿衣服而到处乱跑，其胡言乱语骂人，不避亲疏而随便唱歌，是什么道理？岐伯说：阳热亢盛而扰动心神，故使其神志失常，胡言乱语，斥骂别人，不避亲疏，并且不知道吃饭，所以便到处乱跑。

五藏举痛第二十三

本篇内容包括了两个重点：一是讨论望、闻、问、切在痛症上的运用，并举例加以反复说明，其中尤以五藏卒痛为详细；另一点是讨论情志九气之病，包括了外感和内伤之气。为什么以『举痛』名篇？马莳认为：『首篇悉举诸痛以为问答，故名篇。』新校正认为：『举乃卒字之误，本篇乃黄帝问五藏卒痛之疾。』这些说法，要皆以篇首经文为言，然它的内容并不止此，不能因其以举痛名篇，而忽略了它全面精神，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痛症有『问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三种诊断方法。

黄帝问曰：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今余问于夫子，令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令验于己，而发蒙解惑，可得而闻乎？

岐伯再拜稽首对曰：何道之问也？帝曰：愿闻人之五藏卒痛，何气使然？岐伯对曰：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

厌：是满足的意思。要数极：是说重要道理的本源。言而可知：是问诊，意谓听病人的主诉，可以知其病情。视而可见：是望诊，意谓望色而知病情。扪而可得：是切诊，意谓从触按探知病情。验：检验、验证的意思。稽：说文：『稽，留止也。』稽迟：指血脉运行阻塞无力。客：侵犯的意思。

黄帝问道：我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必能把天道验证于人；善于谈论古今的，必能把古事与现在联系起来；善于谈论别人的，必能与自己相结合。这样，对于医学道理才可无所疑惑，而得其至理，也才算是透彻地明白了，现在我要问你的是那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的诊法，使我有所体验，启发蒙昧，解除疑惑，能够听听你的见解吗？

岐伯再拜叩头问：你要问哪些道理？黄帝说：我希望听听五脏突然作痛，是什么邪气致使的？岐伯回答说：人身经脉中的气血，周流全身，循环不息，寒气侵入经脉，经血就会留滞，凝涩而不畅通。如果寒邪侵袭在经脉之外，血液必然会减少；若侵入脉中，则脉气不通，就会突然作痛。

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无益者，或喘动应手者，或心与背相引而痛者，或胁肋与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阴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积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间复生者，或痛而呕者，或腹痛而后泄者，或痛而闭不通者，凡此诸痛，各不同形，别之奈何？

岐伯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因重中于寒，则痛久矣。

喘动应手：指血脉搏动急促。丹波元简：『盖此指腹中筑动而言。』灵枢百病始生篇云：『其著于伏冲之脉者，揣之应手而动是也。』宿昔：张志聪：『稽留久也。』宿，止的意思；昔，久远的意思。宿昔，指羁留日久。缩蜷：蜷，音拳，收缩不伸。绌急：绌，竹律切，屈曲紧急状。绌急，即屈曲紧张的意思。炅：高士宗：『炯同，热也。』尔雅：『灵素之炅，当与热同。』

黄帝道：有的痛忽然自止，有的剧痛却不能止；有的痛得很厉害，甚至不能揉按；有的当揉按后痛就可止住；有的虽加揉按，亦无效果；有的痛处跳动应手；有的在痛时心与背相牵引作痛，有的胁肋和少腹牵引作痛；有的腹痛牵引大腿内侧，有疼痛日久不愈而成小肠气积的。有突然剧痛，就像死人一样，不省人事，少停片刻，才能苏醒的；有又痛又呕吐的；有腹痛而又泄泻的；有痛而胸闷不顺畅的。所有这些疼痛，表现各不相同，如何加以区别呢？

岐伯说：寒气侵犯到脉外，则脉便会受寒，脉受寒则会收缩，收缩则脉像缝连一样屈曲着，因而牵引在外的细小脉络，就会突然间发生疼痛，但只要受热，疼痛就会停止；假如再受寒气侵袭，则痛就不易消解了。

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炅气相薄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炅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寒气客于侠脊之脉，则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也。

寒气客于冲脉，冲脉起于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故喘动应手矣。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

满则痛而不可按也：滑寿：『此当作痛甚不休也。』膜原：李念莪注：『膜，脂膜与筋膜也。原者，肓之原，即腹中空隙之处。』侠脊之脉：指脊柱两旁深部的经脉。李念莪注：『侠脊者，足太阳经也，其最深者，则伏冲伏膂之脉。』关元：在脐下三寸，冲脉起于关中，即关元也。背俞之脉：指足太阳膀胱经。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丹波元简：『高世栻本此十二字，移于第四对故按之痛止之下，文脉贯通，极是。』

寒气侵犯到经脉之中，与经脉里的热气相互交迫，经脉就会满盛，满盛则实，所以就会痛得厉害而不能休止。寒气一旦停留，热气便会跟随而来，冷热相遇，则经脉充溢满大，气血混乱于中，就会痛得厉害不能触按。寒气侵入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便不能散行，细小的脉络因之绷急牵引而痛，以手揉按，则血气可以散行，所以按摩后痛就可停止。寒气侵入了督脉，即使重按，也不能达到病所处的地方，所以即使按了也无效益。

寒气侵入到冲脉，冲脉是从关元穴起，循腹上行的，所以冲脉的脉不能流通，那么气也就因之而不通畅，所以试探腹部就会应手而痛。寒气侵入到背腧脉，则血脉流行凝涩，血脉凝涩则血虚，血虚则疼痛。因为背腧与心相连，所以互相牵引作痛，如用手按之则手热，热气到达病所，痛就可止。寒气侵入到厥阴脉，厥阴脉环络阴器，并系于肝。寒气侵入脉中，血液不得流畅，脉道迫急，所以胁肋与少腹互相牵引而作痛。

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寒气客于五藏，厥气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帝曰：所谓言而可知者也。视而可见，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

厥气：指寒气。大经：指较大的血脉。上泄：泄，发越。上泄，是谓厥逆之气上越。竭：遏制的意思。

逆行寒气侵入到阴股，气血不和累及少腹，阴股之血凝涩，在下相牵，所以腹痛连于阴股。寒气侵入到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脉凝涩，不能贯注到小肠经脉里去，因而血气停住，不得畅通，这样日久就成小肠气了。寒气侵入到五脏，则厥逆之气向上散发，阴气衰竭，阳气郁遏不通，所以会忽然痛死，不省人事；如果阳气恢复，仍然是能够苏醒的。

寒气侵入肠胃，厥逆之气上行，因此发生腹痛并且呕吐。寒气侵入到小肠，小肠失其受盛作用，水谷不得停留，所以就后泄而腹痛了。热气蓄留于小肠，肠中要发生疼痛，并且发热干渴，大便坚硬不能排出，所以就会疼痛而大便闭结不通。

黄帝问：以上病情，是通过问可以明了的，或者通过目视可以了解病情吗？岐伯说：五脏六腑，在面部各有所属的部位，观察面部的五色，黄色和赤色为热，白色为寒，青色和黑色为痛，这就是视而能见的道理。

帝曰：扪而可得，奈何？岐伯曰：视其主病之脉，坚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扪而得也。

帝曰：善。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

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坚而血及陷下者：张景岳：『脉坚者，邪之聚也；血留者，络必盛而起也；陷下者，血气不足，多阴候也。』气上：李念莪注：『肝主春升之令，怒伤之，如雷奋九天，故气逆也。』气缓：指气涣散不收。李念莪注：『和达通利，若不为病矣，不知大喜则气散而不收，缓慢不能慑持。』气消：悲伤则心系急，营卫之气阻遏于上焦化热，热邪耗伤胸中气血，所以叫气消。张志聪注：『心气并于肺则悲，气郁于中，则热中，气不运行，故潜消也。』气收：张志聪注：『腠理者，肌肉之纹理，乃三焦通会元真之处，寒气客之，则闭而气不通，故气收于内矣。』气泄：李念莪注：『炅者，热也，如天行夏令，腠理开通，气从汗散，故曰气泄。』气乱：李念莪注：『卒然惊骇，则神志飘荡，动而不守，故气乱。』气耗：李念莪注：『劳而气动，内喘而外汗，而气自耗矣。』气结：李念莪注：『思则志凝神聚，气乃留而不散，故名为结。』肺布叶举：张志聪：『肺藏布大，而肺叶上举。』『却』：吴崑：『却，却步之却，退也。』故气不行矣：新校正：『群气不行，当作气下行也。』气不行：新校正：『按甲乙经，气不行作营卫不行。』张志聪注：『恐伤肾，则精气不能上升而还归于下，上下不相交通，故气不行矣。』外内皆越：马莳：『人有劳役，则气动而喘息，其汗必出于外。夫喘则内气越，汗出则外气越，故气从之而耗散也。』

黄帝问：通过扪摸就可了解病情吗？岐伯说：这要看主病的脉象。坚实的，是邪盛；陷下的，是不足，这些是可用手扪切而得知的。

黄帝说：讲得非常有道理！我听说许多疾病都是由于气的影响而发生的。如暴怒则气上逆，大喜则气缓散，悲哀则气消散，恐惧则气下陷，遇寒则气收聚，受热则气外泄，过惊则气混乱，过劳则气耗损，思虑则气郁结，这九样气的变化，各不相同，各又导致什么病呢？岐伯说：大怒则气上逆，严重的可以引起呕血和飨泄，所以说是『气逆』。高兴气就和顺，营卫之气通利，所以说是『气缓』。悲哀过甚则心系急，肺叶胀起，上焦不通，营卫之气不散，热气郁结在内，所以说是『气消』。

恐惧就会使精气衰退，精气衰退就要使上焦闭塞，上焦不通，还于下焦，气郁下焦，就会胀满，所以说是『气下』。寒冷之气，能使腠理闭塞，营卫之气不得流行，所以说是『气收』。热则腠理开发，营卫之气过于疏泄，汗大出，所以说是『气泄』。过忧则心悸如无依靠，神气无所归宿，心中疑虑不定，所以说是『气乱』。过劳则喘息汗出，里外都越发消耗，因此说是『气耗』。思虑太多心就要受伤，精神呆滞，气就会凝滞而不能运行，因此说是『气结』。

长刺节论第二十四

本篇内容是扩充刺节之论，『长』犹『广』的意思。《灵枢·官针》有『刺有十二节』，刺节真邪论有『刺有五节』。这里又推广五节、十二节之刺，因此篇名『长刺节论』。主要阐述了头痛、寒热、痈肿、疝、积、痹、狂、麻风等病的针刺部位和针刺方法。

刺家不诊，听病者言在头，头疾痛，为针之，刺至骨，病已上，无伤骨肉及皮，皮者，道也。阴刺，入一傍四处，治寒热。深专者，刺大藏，迫藏刺背，背俞也。刺之迫藏，藏会，腹中寒热去而止。与刺之要，发针而浅出血。治痈肿者，刺痈上。视痈小大深浅刺，刺大者多血，小者深之，必端内针为故止。

刺家不诊：张景岳：『善刺者，不必待诊，但听病者之言，则发无不中，此以得针之神者为言，非谓刺家不必诊也。九针十二原篇文曰：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其义为可知矣。』皮者，道也：张景岳：『皮肉为入针之道耳。』即皮肤是针刺必须通过的道路。阴刺：新校正根据甲乙经『阳刺者，正内一，傍内四，阴刺者，左右卒刺之』的记载，而认为本篇『阴刺』当是『阳刺』之误。考灵枢官针篇与甲乙经同，今从灵枢，『阴刺』改作『阳刺』。入一傍四处：马莳：『凡腹中有寒热者，则阳刺之，正入一，旁入四。』即是说中间正直针入一次，左右斜针四次。深专者：王冰：『寒热病气深专攻中者，当刺五藏以拒之。』就是病邪深入，专攻内脏的意思。大藏：马莳：『五藏为大藏，而刺五俞即所以刺大藏也。』五脏的募穴，如肺中府、脾章门、肝期门、肾京门、心互阙。迫藏：马莳：『惟其邪气迫藏，故刺五藏之俞。』迫藏作邪气进迫五脏解。藏会：有二说：一说脾募章门，难经有脏会季胁，五脏取稟于脾，故为脏会之说；另一说腧穴为各该脏气聚集之处，故为脏会。藏会，背部腧穴，是脏气聚会之处。痈肿：王冰：『谓肿中肉腐，败为脓血者。』

高明的针灸医生，在诊断疾病时，听病人诉说病在头部，头痛得非常厉害，于是便进行针刺，当针刺到骨时，头痛就停止了，而且并没有伤损骨肉皮肤，皮肤是针刺出入的道路。阳刺的方法是中间直刺一针，然后在其上下、左右四傍各刺一针，用这种针刺方法治疗寒热病变。如果寒热邪气向里深入传变，就当针刺五脏，邪气内传接近五脏时，就当针刺背部五脏的腧穴，邪近五脏针刺脏腧穴的理由，因为这些地方是脏气会聚之处。待腹中寒热邪气清除后再停针。大凡针刺的要点，是出针时，针孔少少出点血为好。治疗痈肿病，直接在痈肿上进行针刺，根据痈肿的深浅大小而刺，针刺大的痈肿，让它出血稍多一点，小的痈肿，当针刺深一点，但都以正直而刺为准则。

病在少腹有积，刺皮髓以下，至少腹而止，刺侠脊两傍四椎间，刺两髂髎季胁肋间，导腹中气热下，已。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两股间，刺腰髁骨间，刺而多之，尽炅病已。病在筋，筋挛节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刺筋上为故，刺分肉间，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炅，病已，止。病在肌肤，肌肤尽痛，名曰肌痹，伤于寒湿。刺大分、小分，多发针而深之，以热为故。无伤筋骨，伤筋骨，痈发若变。诸分尽热，病已，止。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深者。刺无伤脉肉为故，其道大分、小分，骨热病已，止。

皮髓：通行本作『皮』。《太素》作腹齐。两髂髎：髎音聊，马莳：『髂为腰谷，两髂髎者，居髎穴也。』 大分、小分：马莳：『气穴论：肉之大会为谷，则合谷、阳谷等为大分；肉之小会为谿，则解谿、侠谿等为小分。』按即肌肉的会合处称为『分』，较多肌肉会合之处为大分，较少肌肉的会合处为小分。痈发若变：发为痈肿，并有其他病变的意思。

病人少腹部生有积块，可针刺齐腹以下至少腹部的穴位，再针刺第四椎侠脊两旁的穴位，还可针刺两髂骨后居髎穴以及季胁间的京门穴，引导腹中热气向下行，病就会痊愈。病在小腹部，表现为腹痛，大小便不通利，病名叫疝气。遇到寒冷于是腹痛加重，大腿内侧发凉。治疗时可在腰及踝骨之间取穴针刺，针刺后再行艾灸，待小腹部发热，病就会好了。筋的病变，表现为筋脉挛急，关节疼痛，不能行走，名叫筋痹。治疗时以针刺筋为准则，可在肌肉相接处针刺，但不要刺伤了骨，针刺后筋发热，表明病可痊愈，即停止针刺。肌肤的病变，肌肉、皮肤都出现疼痛，名叫肌痹，这个病，是感受了寒湿邪气所形成的，治疗时，当针刺大、小分肉间，多刺几针，而且应当针刺深一点，以针处发热为准则，但不要伤到筋骨，若伤到筋骨，寒邪发作，将出现其它病变，待分肉发热时，病将痊愈，即停止针刺。骨的病变，表现为骨沉重不能举动，病人感觉骨髓中酸痛，寒冷深达到骨。治疗时应当深刺，以不伤脉肉为准则，待大小分肉及骨发热时，病将痊愈，即停止针刺。

病在诸阳脉，且寒且热，诸分且寒且热，名曰狂。刺之虚脉，视分尽热，病已，止。病初发，岁一发；不治，月一发；不治，月四五发。名曰癫病。刺诸分诸脉。其无寒者，以针调之，病止。病风且寒且热，炅汗出，一日数过，先刺诸分理络脉。汗出且寒且热，三日一刺，百日而已。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刺肌肉为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须眉生而止针。

诸阳脉：马莳：『手足诸阳经之脉，即手足太阳、少阳、阳明等经脉。』刺之虚脉：张景岳：『谓写其盛者，使之虚也。』即用泻法针刺，以泄散病邪。大风：又叫疠风、癞风。即大麻风病。

阳经的病变，大小肌肉出现时寒时热，病名叫狂。治疗时可用泻法泻其实邪，留意观察，大小肌肉发热时，病将痊愈，即停止针刺。这个病刚产生的时候，每年发作一次，若不及时治疗，将发展为每月发作一次，若还不及时治疗，将发展为每月发作四、五次，于是转变成癫证。治疗时可针刺大小分肉，如果没有寒象，当用针刺调补，病将痊愈，即停止针刺。感受风邪致病，表现为时寒时热，发热时汗出，一日发作数次。治疗时先针刺分肉的络脉，若仍然汗出，时寒时热，三日针刺一次，针刺一百天，病将痊愈。患麻风病，骨节沉重，胡子、眉毛脱落，病名叫麻风。治疗时先针刺肌肉使病人汗出，连续治疗一百天后，再针刺骨髓使病人汗出，连续治疗一百天。如此一共治疗二百天，胡子、眉毛重新生长时，停止针刺。

卷　四

生气通天论第二十五

生气通天，即是天人相应的意思。『生气』，是指人体的生命活动力；天，即自然界。一个人的生命活动力与自然界是不可片刻相离的，人体内的五气、五味等，都取之于自然界，而五气五味的失于正常，又都能伤害于人。简单说，就是『天人合一』。所以篇名叫做『生气通天论』。

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有着密切关系。人身的阳气很重要，但会由于种种原因使阳气受伤而引起病变。身体里的阴阳平衡协调，也是维持健康的重要因素。四时气候和饮食五味都能影响五脏而致病。

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解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

天：指自然界。六合之内：六合，即东西南北四方及上下。九州九窍：九州，古代把中国地区分为冀、兖、徐、青、扬、豫、荆、梁、雍九个区域，简称九州；九窍，指眼、耳、口、鼻及二阴。十二节：即四肢各有三节，合称十二节。其生五：其，指天之阴阳。五，指金、木、水、火、土五行。其气三：指阴阳之气各三，即三阴三阳。又王冰：『其气三，即天气、地气、运气。』苍天：张志聪：『天色深玄，故曰苍天。』即是指天空。治：训理，如治国、治家，即不乱的意思。贼邪：外来的致病因素，能够伤害于人，和贼风的意思相同。序：顺序、次序，也就是规律。传：尤怡医学读书记：『按传当作专。』言精神专一，则清净勿扰，犹苍天之气也。服：谓服膺，藏于胸中，不使有失。这里含有必须适应的意思。神明：就是智慧的意思，概谓精气神专一，则生智慧。卫气：王冰引灵枢：『卫气者，所以温粪肉而充皮肤，肥腠理而司开开阖者也。』按卫气是属于阳气的一种，好像是保卫人体最外的藩篱，所以称之为卫气。削：消弱的意思。

黄帝说：自古以来，都以通于天气为生命的根本，而这个根本不外天之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大如九州之域，小如人的九窍、五脏、十二节，都与天气相通。天气衍生五行，阴阳之气又依盛衰消长而各分为三。如果经常违背阴阳五行的变化规律，那么邪气就会伤害人体。因此，适应这个规律是寿命得以延续的根本。苍天之气清净，人的精神就相应地调畅平和，顺应天气的变化，就会阳气充实，虽有贼风邪气，也不能加害于人，这是适应时序阴阳变化的结果。所以圣人能够专心致志，顺应天气，而通达阴阳变化之理。如果违逆了适应天气的原则，就会内使九窍不通，外使肌肉壅塞，卫气涣散不固，这是由于人们不能适应自然变化所致，称为自伤，阳气会因此而受到削弱。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长，緛短为拘，弛长为痿。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气：在人体居上而卫外。不彰：不著明，在此处可解作不知不觉。天运：天体运行。运枢：王冰：『欲如运枢，为内动也。言因天地之寒，当深居周密，如枢纽至内动，不当烦扰筋骨，使阳气发泄于皮肤，而伤于寒毒也。』欲如运枢：李念莪注：『欲心妄动，如运枢之不停。』惊：王冰：『起居如惊，谓暴卒也。』是形容妄动。浮：是浮越。神气乃浮：李念莪注：『神气不能内敛，皆浮越于外。』喘喝：喘是呼吸困难，喝是音喘促而发出的一种声音。烦则喘喝，静则多言：李念莪注『为中热之候也。炎蒸劳役，病属于阳，故多汗而烦，气高而喘喝，即感之轻而静者，亦精神内乱，言语无伦。』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李念莪注：『此中暑之候也。纳凉饮冷，病属于阴，热气抑遏，体若燔炭，必得发汗，而阴郁之气始散也。』首如裹：湿伤而头面沉重如裹。攘：消除的意思。湿热不攘：李念莪注：『湿久成热，须药攘夺之，苟为不夺，则热伤阴血，筋无以荣。』緛：音软，收缩。弛：说文：弓解也。即伸而不屈。弛长：弛缓不收之意。拘：拘攀不能伸展。四维相代：四维，指四肢；相代，是更替的意思。又高士宗：『四肢行动不能，彼此借力而相代也。』李念莪注：『四维者，四肢也。相代者，言足肿不能行，手代之以扶倚也。』

人身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假若阳气失却了正常的位次而不能发挥其重要作用，人就会减损寿命或夭折，生命机能亦暗弱不足。所以天体的正常运行，是因太阳光的普照而显现出来，而人的阳气也应在上在外，并起到保护身体，抵御外邪的作用。如果寒邪伤人，阳气应如门轴在门臼中运转一样活动于体内。若起居猝急，扰动阳气，则易使神气外越。如果暑邪伤人，则汗多烦躁，喝喝而喘，安静时多言多语。若身体发高热，则像炭火烧灼一样，一经出汗，热邪就能散去。如果湿邪伤人，头部像有物蒙裹一样沉重。若湿热相兼而不得排除，则伤害大小诸筋，而出现短缩或弛纵，短缩的造成拘挛，弛纵的造成痿弱。如果风邪伤人，可致浮肿。以上四种邪气维系缠绵不离，相互更代伤人，就会使阳气倾竭。

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见湿，乃生痤痱。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

烦劳则张，精绝：李念莪注：『气方生而烦劳太过，则气张于外，精绝于内。』张，亢盛的意思。绝，作衰竭讲。辟积于夏，使人煎厥：李念莪注：『春令邪辟之气，积久不散，至夏未痊，则火旺而真阴如煎，火炎而虚气逆上，故曰煎厥。』辟积：辟通襞，指折叠衣裙；辟积指衣裙上的褶子，这里是累积的意思。煎厥：病名。煎，是形容词；因这种厥的发生不是偶然，而有其一定的远因，如物之煎熬而然，因此成为『煎厥』。溃溃乎若坏都：溃溃乎，形容水流决口；坏都，是指提放败坏。又郦道元水经注：『水泽所聚，谓之都，亦曰潴。』汩汩乎：张景岳：『汩音骨，逝而不返也。』即水流不止的样子。大怒则形气绝：李念莪注：『怒气伤肝，肝为血海，怒则气上，气逆则厥。』形气绝：形气，这里做气血讲；绝，隔绝的意思。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李念莪注：『血积于上焦，相迫而气逆，血气俱乱，故为薄厥。』张景岳：『相迫曰薄；气逆曰厥；气血俱乱，故为薄厥。』纵，其若不容：是筋脉受伤，四肢缓纵，好像不容收缩的意思。纵，是紧的对面，缓也。此处形容痿废。不容，是指肢体不受意志的支配。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李念莪注：『偏者，或左或右，汗只出半边也。沮者，此既偏出，彼即沮滞，久则营卫失守，当为偏枯，即半身不遂也。』偏枯：是半身不遂的病。痤疿：痤，是一种小疖，皮肤病的一种；疿，即汗疹。李念莪注：『痤音锄，小疖也；疿间沸，暑疹也。汗则玄府（即汗孔）开张，若凉水浴之，即见湿矣，留于肤腠。甚者为痤，微者为疿。』高粱：同膏粱。肥肉叫做膏，好的粮食叫做粱。高粱，就是肉食美味。变：病变也。足生大丁，受如持虚：李念莪注：『足，能也。厚味不节，蓄为灼热，能生大疔，日积月累，感发最易，如持虚空之器以受物也。』足，这里作能够讲；丁，同疔。受如持虚，形容得病非常容易，象拿着空虚的器具盛东西一样。寒薄为皶，郁乃痤：李念莪注：『皶音渣，即粉刺也。形劳汗出，坐卧当风，寒气薄之，液凝为皶，若郁而稍重，乃若小疖，名曰痤。』又张志聪：『面鼻赤瘰也。』赤鼻叫做酒皶鼻，饮酒人湿热熏蒸于脾胃，上现于鼻准。

在人体烦劳过度时，阳气就会亢盛而外张，使阴精逐渐耗竭。如此多次重复，阳愈盛而阴愈亏，到夏季暑热之时，便易使人发生煎厥病，发作的时候眼睛昏蒙看不见东西，耳朵闭塞听不到声音，昏乱之势就像都城崩毁、急流奔泻一样不可收拾。人的阳气，在大怒时就会上逆，血随气升而淤积于上，与身体其他部位阻隔不通，使人发生薄厥。若伤及诸筋，使筋弛纵不收，而不能随意运动。经常半身出汗，可以演变为半身不遂。出汗的时候，遇到湿邪阻遏就容易发生小的疮疖和痱子。经常吃肥肉精米美味，足以导致发生疔疮，患病很容易，就像以空的容器接受东西一样。在劳动汗出时遇到风寒之邪，迫聚于皮腠形成粉刺，郁积化热而成疮疖。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瘘。陷脉为瘘，留连肉腠。俞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故病久则传化，上下不并，良医弗为。故阳畜积，病死。而阳气当隔，隔者当写，不亟正治，粗乃败之。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精：王冰：『阳气者，内化精微，养于神气，外为柔软，以固于筋。』所以这里是作精微解，指营养人体的一种重要物质。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瘘：李念莪注：『夏则腠理开张发泄，冬则腠理阖而闭藏。若当开不开，当闭不闭，为寒所袭，留于经络间，缓急不舒，形为俯偻矣。』开阖：王冰：『开谓皮腠发泄，阖谓玄府闭封。』玄府即汗孔。这里开阖二字，即指皮肤汗孔的开闭。大瘘：身体俯偻。陷脉为瘘：李念莪注：『陷脉者，寒气自筋络而陷入脉中也。』瘘：医学入门：『瘘，即漏也。经年成漏者，在颈则曰瘰漏，在痔即曰痔漏。』肉腠：肌肉之间。俞：音输，是经络的孔穴。营气不从：李念莪注：『营行脉中，邪气陷脉则营气不从，故逆于内而痈肿生焉。』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李念莪注：『肺主皮毛，汗之窍也。肺实藏魄，故名魄汗。汗出未透，则热郁于内，形气俱烁。』风疟：疟疾的一种，症状是烦躁、头痛、怕冷、自汗、先热后冷。故风者，百病之始也：张景岳：『凡邪伤卫气，如上文寒、暑、湿、气、风者，莫不缘风气以入，故风者为百病之始。』清静：就是善于保养身体，包括『不妄作劳，恬憺虚无』等意义。所以王冰说：『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不妄劳作，是为清静。』大风苛毒：是古人对剧烈致病因素的认识。中国医学大辞典：『风邪之大者。』『大』字含有『厉害』的意思。又说：『犹言毒之甚者。』总之是古人形容某些致病因素的剧烈，所以名之曰『大风苛毒』。病久则传化：张志聪：『病久者，邪留而不去者。传者，始伤皮毛，留而不去，则入于腠理；留而不去，则入于静脉冲俞；留而不去，则入于募原藏腑。化者，或化而为热，或化而为燥结，或化而为湿泻。盖天有六淫之邪，而吾身有六气之化也。』上下不并：并，是指相互交通的意思，不并，就是不相交通。上下不并，就是阴阳脱离的意思。畜：同蓄，蓄积的意思。阳气蓄积之后，就乖离不通，所以说『阳气当隔』。粗：这里指的是『粗工』，就是技术不高明的医生。平旦：日出的时候。张志聪：『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所以朝则人气始生。气门，即汗孔。汗孔是阳气散泄的门户，所以称为气门。行乃困薄：形体被邪所困窘衰薄。

人的阳气，既能养神而使精神慧爽，又能养筋而使诸筋柔韧。汗孔的开闭调节失常，寒气就会随之侵入，损伤阳气，以致筋失所养，造成身体俯曲不伸。寒气深陷脉中，留连肉腠之间，气血不通而淤积，久而成为疮瘘。从腧穴侵入的寒气内传而迫及五脏，损伤神志，就会出现恐惧和惊骇的征象。由于寒气的稽留，营气不能顺利地运行，阻逆于肌肉之间，就会发生痈肿。汗出未止的时候，形体与阳气都受到一定的削弱，若风寒内侵，腧穴闭阻，就会发生风疟。风是引起各种疾病的原因，而只要人体保持精神的安定和遵守劳逸适度等养生的原则，那么，肌肉腠理就会密闭而有抗拒外邪的能力，虽有大风苛毒的浸染，也不能伤害，这正是循着时序的变化规律保养生气的结果。病久不愈，邪留体内，则会内传并进一步演变，到了上下不通、阴阳阻隔的时候，虽有良医，也无能为力了。所以阳气蓄积，淤阻不通时，也会致死。对于这种阳气蓄积，阻隔不通者，应采用通泻的方法治疗，如不迅速正确施治，而被粗疏的医生所误，就会导致死亡。人身的阳气，白天主司体表：清晨的时候，阳气开始活跃，并趋向于外；中午时，阳气达到最旺盛的阶段；太阳偏西时，体表的阳气逐渐虚少，汗孔也开始闭合。所以到了晚上，阳气收敛，拒守于内，这时不要扰动筋骨，也不要接近雾露。如果违反了一天之内这三个时间的阳气活动规律，形体被邪气侵扰则困乏而衰薄。

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阴者，藏精而起亟也：辞源：『亟，音器，頻数。』即经常地意思。张景岳：『亟，即气也。』观阴阳应象大论曰：精化为气。即此仓井起气之谓。又本神篇曰：阴虚则无气。亦其义也。故此当以气字为解，以见阳能生阴，阴亦能生阳，庶为得理。』这就是说，体内贮藏的精，是气的来源。薄疾：薄音搏；薄疾，是急迫的样子。并：这里是合并、加重的意思。陈阴阳：张志聪：『陈，敷布也。』犹言铺设的所，不使偏胜也。客：邪从外面侵入，如客从外来。淫：浸淫，渐渐侵害。亡：是损耗的意思。伤肝：阴阳应象大论：『风气通于肝。』所以说肝伤。横解：横逆损伤的意思。王冰：『甚饱则肠胃横满，肠胃满则筋脉解而不属，故肠澼而为痔也。传论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此伤之信也。』肠澼：即痢疾。大饮，则气逆：王冰：『多则肺布叶举，故气逆而上奔也。』张景岳：『酒挟风邪，则因走肺。』强力：就是勉强用力，超过自己体力的限度。又王冰：『强力入房也。』乃固：张志聪：『总结上文之义，而归重于阳焉。盖阳密则邪不外泄，而精不内亡矣；无烦劳，则阳不外张，而精不内绝矣。』两者不和：和，含有平衡协调的意思。王冰：『两谓阴阳，和谓和合，则交会也。』圣度：度，是法度；圣度，就是最好的养生法度。又张志聪：『是谓圣人调养指法度。』

岐伯说：阴是藏精于内不断地扶持阳气的，阳是卫护于外使体表固密的。如果阴不胜阳，阳气亢盛，就使血脉流动迫促，若再受热邪，阳气更盛就会发为狂症。如果阳不胜阴，阴气亢盛，就会使五脏之气不调，以致九窍不通。所以圣人使阴阳平衡，无所偏胜，从而达到筋脉调和，骨髓坚固，血气畅顺。这样，则会内外调和，邪气不能侵害，耳目聪明，气机正常运行。

风邪侵犯人体，伤及阳气，并逐步侵入内脏，阴精也就日渐消亡，这是由于邪气伤肝所致。若饮食过饱，阻碍升降之机，会发生筋脉弛纵、肠游及痔疮等病症。若饮酒过量，会造成气机上逆。若过度用力，会损伤肾气，腰部脊骨也会受到损伤。大凡阴阳的关键，以阳气的致密最为重要。阳气致密，阴气就能固守于内。阴阳二者不协调，就像一年之中，只有春天而没有秋天，只有冬天而没有夏天一样。因此，阴阳的协调配合，相互作用，是维持正常生理状态的最高标准。所以阳气亢盛，不能固密，阴气就会竭绝。阴气和平，阳气固密，人的精神才会正常。如果阴阳分离决绝，人的精气就会随之而竭绝。

因于露风，乃生寒热。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四时之气，更伤五藏。

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洞泄：一名飱泄，乃风行乘土，水谷不化而下利。痎疟：夏伤于暑，伏而不发，秋气收束，寒郁为热，故寒热交争，而成疟。李念莪注：『痎者，瘧之通称也。』上逆而咳：李念莪注：『土旺于四季之末，秋末亦可伤湿，秋气通于肺，湿郁成热，上乘肺金，气逆而咳，曰上逆者，湿从下受故也。』痿厥：王冰：『湿气内攻于藏腑则咳逆，外散于筋脉则痿弱也。厥：谓逆气也。』痿厥，湿气下行，可成痿症而厥逆。温病：就是温热病，伤寒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温病从经文各篇例，皆作病温，此恐错置。李念莪注：『冬伤于寒，寒毒藏于阴分，至春始发，名为温病。』阴之五宫，伤在五味：阴之五宫，指五脏，是阴精所藏之所，五味本能养五脏，但如果五味太过反而会损伤五脏。五味：甘、酸、辛、苦、咸称为五味。这里指饮食的五味。又莫仲超：『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咸生肾，是阴之所生，本在五味也。』五宫：张景岳：『五藏也。』津：张景岳：『津，溢也。酸入肝，过于酸则肝气溢。酸从木化，木实则克土，故脾气乃绝。』所以这里指太盛的意思。大骨气劳：张景岳：『劳，困剧也。』大骨指高骨。高骨，腰间命门穴上有骨高起。大骨气劳，短肌：过食咸味伤肾，肾主骨，故腰骨劳伤。咸走血，血伤，故肌肉萎缩。抑：王冰：『心气抑滞而不行。『即不舒畅的意思。不濡：李念莪注：『即不润，苦者性燥，故不濡也。』厚：作肠满讲，亦可作迟钝讲。张景岳：『厚者，肠满之谓。』胃气乃厚：李念莪注：『脾之正气不濡，胃之邪气乃厚。厚者，胀满之类也。』沮弛，乃央：张志聪注：『沮，遏抑也。弛，懈弛也。乃央，乃受其殃。』沮：这里作败坏讲。央：张志聪：『央同殃，即受伤的意思。』骨正：骨骼正直。高士宗：『五味和，则肾主之骨以正。』腠理：吴崑：『腠，汗孔也；理，肉文也。』金匮要略：『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藏腑之文理也。』精：这里作刚强、精粹解。法：张志聪：『调养如法。』即养生的方法。天命：天赋的寿命。

由于雾露风寒之邪的侵犯，就会发生寒热。春天伤于风邪，留而不去，会发生急骤的泄泻。夏天伤于暑邪，到秋天会发生疟疾病。秋天伤于湿邪，邪气上逆，会发生咳嗽，并且可能发展为痿厥病。冬天伤于寒气，到来年的春天，就要发生温病。四时的邪气，交替伤害人的五脏。

阴精的产生，来源于饮食五味。储藏阴精的五脏，也会因五味而受伤，过食酸味，会使肝气淫溢而亢盛，从而导致脾气的衰竭；过食咸味，会使骨骼损伤，肌肉短缩，心气抑郁；过食甜味，会使心气满闷，气逆作喘，颜面发黑，肾气失于平衡；过食苦味，会使脾气过燥而不濡润，从而使胃气壅滞；过食辛味，会使筋脉败坏，发生弛纵，精神受损。因此谨慎地调和五味，会使骨骼强健，筋脉柔和，气血通畅，腠理致密，这样，骨气就精强有力。所以重视养生之道，并且依照正确的方法加以实行，就会长期保有天赋的生命力。

金匮真言论第二十六

本篇内容，以阴阳、四时、五行为中心，联系人体变化，讨论发病规律，以及天人之间与各方面的关系；其中很多是学术上的原则性问题，作者非常重视，亦非常珍秘，因此，篇名题为『金匮真言论』。

季节性多发病，要考虑四时气候与五脏的关系。阴阳学说在医学上的运用，在于考察从一日之间的变化、体表部位以及藏腑位置等。人体藏腑功能和自然界气候变化的有机联系，要以四时阴阳五行为中心来演绎、讨论。

黄帝问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岐伯对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藏，邪气发病。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支。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此平人脉法也。

天有八风：指自然界中来自八方不正之邪气。八风，指来自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方之风。东风生于春：马莳：『春主甲乙木，其位东，故东风生于春。』按南风、西风、北风，可以此类推。病在肝：马莳：『阴阳应象大谕谓：在天为风，在藏为肝。故人之受病，当在于肝。』又张志聪：『藏气实则病气，藏气虚则病藏。』按病在心、病在肺、病在肾，可以此类推。俞在颈项：王冰：『春气发荣于万物之上，故俞在颈项。』股：即大腿。马莳：『凡外而腰股之所，乃肾之分部也。』气：此处指外界之气候。张志聪：『所谓气者，言四时五藏之气。』藏：指内脏。张景岳：『在藏之心，心通夏气，为诸藏之主也。』四支：同四肢。鼽衄：鼽，音求；衄，音忸。鼽，说文：『病寒鼻窒也，涕久不通，遂至窒塞也。』即是鼻塞流涕；衄，说文：『鼻出血也。』寒中：此处作寒气在中解；亦即里寒证。张志聪：『脾为阴中之至阴，不能化热，而为寒中也。』风疟：疟疾之一种。痹厥：此处作手足麻木逆冷解。按蹻：王冰：『按，谓按摩；蹻，谓如矫捷之举动手足，是所谓引导也。』这里作扰动筋骨解。精：饮食所化之精华，人类生殖之原质，都称为『精』。张志聪：『神气血脉，皆生于精。』

黄帝问道：自然界有八风，人的经脉病变又有五风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呢？岐伯答说：自然界的八风是外部的致病邪气，它侵犯经脉，产生经脉的风病，风邪还会继续循经脉而侵害五脏，使五脏发生病变。一年的四个季节，有相克的关系，如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冬胜春，某个季节出现了克制它的季节气候，这就是所谓四时相胜。

东风生于春季，病多发生在肝，肝的经气输注于颈项。南风生于夏季，病多发生于心，心的经气输注于胸胁。西风生于秋季，病多发生在肺，肺的经气输注于肩背。北风生于冬季，病多发生在肾，肾的经气输注于腰股。长夏季节和中央的方位属于土，病多发生在脾，脾的经气输注于脊。所以春季邪气伤人，多病在头部；夏季邪气伤人，多病在心；秋季邪气伤人，多病在肩背；冬季邪气伤人，多病在四肢。春天多发生鼽衄，夏天多发生在胸胁方面的疾患，长夏季多发生腹泻等里寒证，秋天多发生风疟，冬天多发生痹厥。若冬天不进行按脐等扰动阳气的活动，来年春天就不会发生鼽衄和颈项部位的疾病，夏天就不会发生胸胁的疾患，长夏季节就不会发生腹泻一类的里寒病，秋天就不会发生风疟病，冬天也不会发生痹厥、飨泄、汗出过多等病症。精，是人体的根本，所以阴精内藏而不妄泄，春天就不会得温热病。夏暑阳盛，如果不能排汗散热，到秋天就会酿成风疟病。这是诊察普通人四时发病的一般规律。

故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藏腑中阴阳，则藏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

所以欲知阴中之阴、阳中之阳者，何也？为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秋病在阳，皆视其所在，为施针石也。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平旦至日中：谓自卯至午，即时钟6—12时。平旦：是清晨，即卯时。日中：是中午，即午时。日中至黄昏：谓自午至酉，即时钟12—18时。黄昏：夕阳西下，尚有微光的时候，即酉时。合夜至鸡鸣：谓自酉至子，即时钟18—24时。合夜：黄昏后，日光已尽的时候。鸡鸣至平旦：谓自子至卯，即时钟0—6时。鸡鸣：夜半鸡啼的时候，即子时。冬病在阴、春病在阴：高士宗：『冬病在阴，肾也。春病在阴，肝也。』盖肝肾为阴藏，居下焦，肝为阴中之阳，肾为阴中之阴，冬病在肾，春病在肝，所以说『冬病在阴』『春病在阴』。『夏病在阳』、『秋病在阳』：高士宗：『夏病在阳，心也。秋病在阳，肺也。』蓋心肺为阳藏，居上焦，心为阳中之阳，肺为阳中之阴，夏病在心，秋病在肺，所以说『夏病在阳』『秋病在阳』。石：砭石。背：张景岳：『心肺居于膈上，连近于背，故为背之二阳藏；肝脾肾居于膈下，藏载于腹，故为腹之三阴藏。』按此处的背字是与腹字上下相对而言，所以背字可作胸腔部位来解释，腹字可作为腹腔部位来解释。阳中之阳，心也、阳中之阴，肺也；阴中之阳，肝也：『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心为牡脏』，牡脏属阳。『肺为牝脏』，牝脏属阴。『肝为牡脏』，牡脏属阳。阴中之至阴：脾在腹内属阴，又属足太阴经，故为阴中之至阴。表里、内外、雌雄：表阳，里阴；内阴，外阳；雌阴，雄阳。这些相对的名词，都是取象比类以说明阴阳的。

所以说：阴阳之中，还各有阴阳。白昼属阳，平旦到中午，为阳中之阳。中午到黄昏，则属阳中之阴。黑夜属阴，合夜到鸡鸣，为阴中之阴。鸡鸣到平旦，则属阴中之阳。人的情况也与此相应，就人体阴阳而论，外部属阳，内部属阴，就身体的部位来分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从藏腑的阴阳划分来说，则脏属阴，腑属阳，肝、心、脾、肺、肾五脏都属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都属阳。

了解阴阳之中复有阴阳的道理是为什么呢？这是要分析四时疾病的在阴在阳，以作为治疗的依据，如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秋病在阳，都要根据疾病的部位来施用针刺和砭石的疗法。此外，背为阳，阳中之阳为心，阳中之阴为肺。腹为阴，阴中之阴为肾，阴中之阳为肝，阴中的至阴为脾。以上这些都是人体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的例证，所以人与自然界的阴阳是相应的。

帝曰：五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收受：吴崑：『五方之色，入通五藏，谓之收；五藏各藏其精，谓之受。』又张景岳：『收受，言同气相求，各有所归也。』东：与下文『南』、『中央』合为五方。在五行为木、火、土，在脏相应为肝、心、脾。目：与下文『耳』、『口』分属九窍之中的三窍。本文系按九窍分配：目属肝，耳属心，口属脾。开窍于耳：马莳注：『阴阳应象大论曰：心在窍为舌。缪刺论曰：手足少阴，太阴，足阳阴之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可见心之窍，不但在舌，而又在耳。』惊骇：恐惧不安的样子，肝病多惊骇。岁星：与下文『荧惑星』、『镇星』同属行星。岁星：即木星，五行属木。荧惑星：即火星，五行属火。镇星：即土星，五行属土。春气在头：因为春气上升。角：与下文的『徵』、『宫』都是五音之名称。其音角：『角』是五音中之木音。其音徵：徵读止，是五音中的火音。其音宫：宫是五音中之土音，五音以宫为主。八：和下文中的『七』、『五』：河图以一、二、三、四、五代水、火、木、金、土之数。自一至五，等于弧阳或弧阴，不起变化；自五加一，起生化作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八、七、九、六，是木、火、金、水之成数，五是土之生数；按五行非土不成，如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水、火、木、金皆得土而成。其数八：五行中木之成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其数七：五行中火之成数，即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其数五：张志聪注：『五，土之生数也。』筋：和下文中的『脉』、『肉』：肝主筋，心主脉，脾主肉。病之在筋：因为肝主筋。病之在脉：张志聪注：『心主脉，故病在脉。』病之在肉：因为脾主肌肉。臊：臊音骚，兽肉腥膻之气。臭：即气。病在五藏：张志聪注：『五脏六腑，心为之主，故心气病而及于五脏之气也。』舌本：即舌根。病在舌本：李念莪注：『脾之脉，连舌本，散舌下。』

黄帝说：五脏除与四时相应外，它们各自还有相类的事物可以归纳起来吗？岐伯说：有。比如东方青色，与肝相通，肝开窍于目，精气内藏于肝，发病常表现为惊骇，在五味为酸，与草木同类，在五畜为鸡，在五谷为麦，与四时中的夏季相应，在天体为岁星，春天阳气上升，所以其气在头，在五音为角，其成数为八，因肝主筋，所以它的疾病多发生在筋。此外，在嗅味为臊。

南方赤色，与心相通，心开窍于耳，精气内藏于心，在五味为苦，与火同类，在五畜为羊，在五谷为黍，与四时中的夏季相应，在天体为荧惑星，它的疾病多发生在脉和五脏，在五音为徵，其成数为七。此外，在嗅味为焦。

中央黄色，与脾相通，脾开窍于口，精气内藏于脾，在五味为甘，与土同类，在五畜为牛，在五谷为稷，与四时中的长夏相应，在天体为镇星，它的疾病多发生在舌根和肌肉，在五音为宫，其成数为五。此外，在嗅味为香。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谿。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

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藏六府，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西：与下文中的『北』一样，表方位。在五行为金、水，在藏相应为肺、肾。鼻：本文系按九窍分配：鼻属肺，二阴属肾。二阴，指前后二阴。病在背：李念莪注：『肺虽在胸中，实附于背也。』太白星：与下文的『辰星』同属行星。太白星：即金星，五行属金。辰星：即水星，五行属水。皮毛：下文中的『骨』：肺主皮毛，肾主骨。病之在皮毛：因肺主皮毛。病之在骨：因肾主骨。商：与下文中的『羽』，是五音之二音的名称。其音商：商，是五音中的金音。其音羽：羽即五音中的水音。九：同下文中的『六』：河图以一、二、三、四、五代水、火、木、金、土之数。自一至五，等于弧阳或弧阴，不起变化；自五加一，起生化作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八、七、九、六，是木、火、金、水之成数，五是土之生数；按五行非土不成，如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水、火、木、金皆得土而成。其数九：五行中金之成数，即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其数六：五行中水之成数，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腥：腥音星，生肉气味。二阴：即前后阴，也就是下窍。谿：是肉之小会。病在谿：谿指肌肉的小会处，即小会之肉连于筋骨之间。彘：音滞，同豕，就是猪。

西方白色，与肺相通，肺开窍于鼻，精气内藏于肺，在五味为辛，与金同类，在五畜为马，在五谷为稻，与四时中的秋季相应，在天体为太白星，它的疾病多发生在背部和皮毛，在五音为商，其成数为九。此外，在嗅味为腥。

北方黑色，与肾相通，肾开窍于前后二阴，精气内藏于肾，在五味为咸，与水同类，在五畜为彘，在五谷为豆，与四时中的冬季相应，在天体为辰星，它的疾病多发生在谿和骨，在五音为羽，其成数为六。此外，其味为腐。

所以善于诊脉的医生，能够谨慎细心地审察五脏六腑的变化，了解其顺逆的情况，把阴阳、表里、雌雄的对应和联系，纲目分明地加以归纳，并把这些精深的道理，深深地记在心中。这些理论，至为宝贵，对于那些不是真心实意地学习而又不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切勿轻意传授，这才是爱护和珍视这门学问的正确态度。

阴阳别论第二十七

本篇似乎是一篇脉学的专论，而论述的理论体系，是以阴阳为主的。内容分别阴病和阳病，阴脉和阳脉。文内有『别于阳者，别于阴者』等四句，故名为『阴阳别论』。

本文运用阴阳的道理，讨论脉象和主病，并按照经脉藏腑的分属，论证病情和决断预后。主要包括三阴三阳经病证诊断方面的意义，脉象与四时的相应关系及其分类、主病和预后，以及各经的部分病变、证候、传变及其预后。

黄帝问曰：人有四经、十二从，何谓？岐伯对曰：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脉有阴阳，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凡阳有五，五五二十五阳。所谓阴者，真藏也，见则为败，败必死也。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三阳在头，三阴在手，所谓一也。别于阳者，知病忌时；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谨熟阴阳，无与众谋。

四经：是四时的正常脉象，即春脉弦、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十二从：指手足三阴三阳之十二经脉，从手太阴起顺行至足厥阴，与十二月相应。又王冰：『从谓天气顺行十二辰之分，故应十二月也。十二月谓春建寅、卯、辰，夏建巳、午、未，秋建申、酉、戌，冬建亥、子、丑之月也。』十二月应十二脉：有二种说法：一种马莳谓：『春应肝胆，夏应心与小肠，秋应肺与大肠，冬应肾与膀胱，而辰戌丑未之月，即合四经而兼之脾与胃也。』另一种张志聪谓：『手太阴应正月寅，手阳明应二月卯，足阳明应三月辰，足太阴应四月巳，手少阴应五月午，手太阳应六月未，足太阳应七月申，足少阴应八月酉，手厥阴应九月戌，手少阳应十月亥，足少阴应十一月子，足厥阴应十二月丑。』凡阳有五：阳，阳脉；脉有胃气，称为阳脉。五，指五脏。凡阳有五，指五脏之脉皆有胃气。五五：指五时各有五藏之正常脉象。高士宗：『肝脉应春，心脉应夏，脾脉应长夏，肺脉应秋，肾脉应冬。春时，而肝、心、脾、肺、肾之脉，皆有微弦之胃脉；夏时，皆有微钩之胃脉；长夏，皆有微缓之胃脉；秋时，皆有微毛之胃脉；冬时，皆有微时之胃脉。是五五二十五阳。』真藏：张景岳：『阴者，无阳之谓；无阳者，即无阳明之胃气，而本藏之阴脉独见，如但弦但钩之类，是为真藏，胃气败也，故必死。』三阳在头：头，指人迎。诊人迎可以测知三阳经的虚实。张景岳：『阳明动脉曰人迎，在结喉两旁一寸五分，故曰三阳在头。』三阴在手：手，指寸口。诊寸口可以测知三阴经的虚实。张景岳：『五藏别论：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而变见于气口，气口亦太阴也。故曰三阴在手。』

黄帝问道：人有四经十二从，这是什么意思？岐伯回答说：四经，是指与四时相应的正常脉象，十二从，是指与十二个月相应的十二经脉。脉有阴有阳，能了解什么是阳脉，就能知道什么是阴脉，能了解什么是阴脉，就能知道什么是阳脉。阳脉有五种，就是春微弦，夏微钩，长夏微缓，秋微毛，冬微石。五时各有五脏的阳脉，所以五时配合五脏，则为二十五种阳脉。所谓阴脉，就是脉没有胃气，称为真脏脉象真脏脉是胃气已经败坏的象征，败象已见，就可以断其必死。所谓阳脉，就是指有胃气之脉。辨别阳脉的情况，就可以知道病变的所在；辨别真脏脉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死亡的时期。三阳经脉的诊察部位，在结喉两旁的人迎穴，三阴经脉的诊察部位，在手鱼际之后的寸口。一般在健康状态之下，人迎与寸口的脉象是一致的。辨别属阳的胃脉，能知道时令气候和疾病的宜忌；辨别属阴的真脏脉，能知道病人的死生时期。临证时应谨慎而熟练地辨别阴脉与阳脉，就不致疑惑不绝而众议纷纭了。

所谓阴阳者，去者为阴，至者为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

凡持真脉之藏脉者，肝至悬绝急，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

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曰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腨。其传为索泽，其传为颓疝。

去者为阴，至者为阳：去和至，是指脉搏起落的动态。『迟』、『数』：数音朔，谓脉搏快。医者一呼一吸，病者脉来三至，名为迟脉；若脉来六至，名为数脉。脉之藏脉：即五脏欲绝之真脉。悬绝：张志聪：『真藏孤悬而绝，无意气之阳和也。』悬绝，指肝部真脏之脉独现，与其他各脏差别悬殊。即将断绝之意。悬，相距遥远，距离很大。绝，断绝。急：指脉象劲急无胃。张志聪：『急者，肝死脉，来急盆劲，如张弓弦也。』『十八日』『九日』『十二日』『七日』『四日』：王冰：『十八日者，金木成数之余也；九日者，水火生成数之余也；十二日者，金火生成数之余也；七日者，水土生数之余也；四日者，木生数之余也。』二阳：张景岳：『二阳，阳明也，为胃与大肠二经。然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故此节所言，则独重在胃耳。』二阳，一阳为少阳，二阳为阳明，三阳为太阳。一阴为厥阴，二阴为少阴，三阴为太阴。二阳之病发心脾：马莳注：『二阳者，足阳明胃经也。为仓廪之官，主受水谷，而乃不能纳谷者何也。此病由心脾所发，正如女子有不得隐曲之事，郁之于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养脾，始为胃有所受，脾不能运化，而继则胃渐不能纳受矣。故知胃病发于心脾也。』隐曲：曲折难言的隐情。王冰谓：『隐蔽委曲之事也。』女子不月：马莳注：『水谷衰少，无以化精微之气，而血脉遂枯，月事不能以时下矣。』风消：因热生风而津液消竭。马莳：『血枯气郁而热生，热极则风生，而肌肉自尔消烁矣。』息贲：踹息气逆。贲，通『奔』。马莳注：『血枯气郁而热生，热极则风生，而肌肉自消烁矣，故谓之风消也。又火乘肺，而喘息上贲，痰嗽糜宁矣，是谓息贲。』三阳：即太阳，指小肠与膀胱。太阳主表，故发寒热。李念莪注：『太阳为三阳，属表，故发冷热与痈肿。』痿厥：张景岳：『足膝无力曰痿，逆冷曰厥。』腨：李念莪注：『足太阳之脉从头下背，贯臀入腘，循腨抵足。故足膝无力而痿，逆冷而厥，足肚痠痛为腨。』，音捐，痠痛也。张景岳：『腨，音篆；，音渊。足肚酸痛曰腨。』腨即经后软肉处，俗称腿肚，是足太阳经的循行部位。索泽：皮肤干燥而不润泽。马莳：『精血枯涸，故皮肤润泽之气皆散尽矣。』颓疝：有两种说法：原病式：『小腹控卵，肿急绞痛也。』朱震亨：『其形阴囊肿缒，如升如斗，不痒不痛，是也。』李念莪注：『小腹控引睾丸而痛也。』

凡诊得无胃气的真藏脉，例如：肝脉来的形象，如一线孤悬，似断似绝，或者来得弦急而硬，十八日当死；心脉来时，孤悬断绝，九日当死；肺脉来时，孤悬断绝，十二日当死；肾脉来时，孤悬断绝，七日当死；脾脉来时，孤悬断绝，四日当死。

一般而言，胃肠有病，则可影响心脾，病人往往有难以告人的隐情，如果是女子就会月经不调，甚至经闭。若病久传变，或者形体逐渐消瘦，成为『风消』，或者呼吸短促，气息上逆，成为『息贲』，就不可治疗了。而太阳经发病，多有寒热的症状，或者下部发生痈肿，或者两足痿弱无力而逆冷，腿肚酸痛。若病久传化，或为皮肤干燥而不润泽，或变为颓疝。

曰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其传为心掣，其传为隔。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气。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支不举。

鼓一阳曰钩，鼓一阴曰毛，鼓阳胜急曰弦，鼓阳至而绝曰石，阴阳相过曰溜。

一阳：即少阳，指三焦与胆。李念莪注：『少阳为一阳，胆与三焦也。』心掣：张志聪：『心虚而掣痛。』隔：是饮食不下，大便不通之症。张景岳：『以木乘土，脾胃受伤，乃为隔症。』一阴：即厥阴，指肝与心包络。李念莪注：『二阳，胃与大肠也；一阴，肝与心主也。』噫：张景岳：『嗳气也。』欠：张景岳：『呵欠也。』风厥：指风木犯胃，肝气上逆。张景岳：『风厥之义不一，如本篇者，言二阳一阴发病，名曰风厥，言胃与肝也，其在评热病论者，言太阳少阴病也；在五变篇者，曰，人之善病风厥漉汗者，肉不坚，腠理疏也。』二阴：即少阴，指心与肾。李念莪注：『二阴，心与肾也；一阳，胆与三焦也。』善气：时常叹气的意思。三阴：即太阴，指肺与脾。李念莪注：『三阳，膀胱小肠也；三阴，脾与肺也。』痿易：痿，痿弱无力；易，谓变易。王冰：『易，谓变易常用而痿弱无力也。』李念莪注：『易，变易也。萎易，强者，变而为萎也。』鼓：王冰：『鼓，鼓动。』『一阳』、『一阴』：这里所谓阴阳，是指脉搏的形态而说的，如有力为阳，无力为阴，故称稍有力为『一阳』，稍无力为『一阴』。张志聪：『钩当作弦，弦当作钩。此论四经之脉，以应四时也。一阳之气初升，故其脉如弦之端直，以应春生之气也；一阴之气初升，故其脉如毛之轻柔，以应秋阴之气也。』阴阳相过曰溜：张志聪：『溜，滑也，阴阳相过，其脉则滑。长夏之时，阳气微下，阴气微上，阴阳相过，故脉滑也。』

一般而言：少阳经发病，生发之气即减少，或易患咳嗽，或易患泄泻。若病久传变，或为心虚掣痛，或为饮食不下，阻塞不通。阳明与厥隐发病，主病惊骇，背痛，常常嗳气、呵欠，名曰风厥。少阴和少阳发病，腹部作胀，心下满闷，时欲叹气。太阳和太阴发病，则为半身不遂的偏枯症，或者变易常用而痿弱无力，或者四肢不能举动。

脉搏鼓动于指下，来时有力，去时力衰，叫做钩脉；稍无力，来势轻虚而浮，叫做毛脉；有力而紧张，如按琴瑟的弦，叫做弦脉；有力而必须重按，轻按不足，叫做石脉；既非无力，又不过于有力，一来一去，脉象和缓，流通平顺，叫做滑脉。

凡痹之客五藏者，肺痹者，烦满，喘而呕。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肾痹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脾痹者，四肢解堕，发咳，呕汁，上为大塞。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两髀，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

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

心下鼓：马莳：『鼓字为句，心下鼓战也。』按即跳动的意义。指心悸。善噫：因心痹，气机不畅，发出叹气。上为引如怀：高士宗：『经脉论：肝病，丈夫匮疝，妇人少腹肿，故上为引于下，有如怀物之状。』王冰：『上引少腹，如怀妊之状。』亦可。张志聪注：『上引于中，而有如怀孕之状也。』即渴而引饮，饮水不消，胸腹膨胀之意。尻以代踵：尻，骶尾部；踵，脚跟；尻以代踵，指只能坐不能站，更不能行走的意思。张志聪注：『脊椎尽处为尻，骨痿而不能行，故以尻代踵。』脊以代头：张志聪注：『因病者，脊不能仰，故以脊代头。』即俗称驼背病。胞痹：张景岳：『胞，膀胱之脬也，胞、脬俱音抛。』高士宗：『即膀胱痹也。』沃：音屋，王冰：『沃，犹灌也。』 若沃以汤：汤，热水；若沃以汤，形容热甚，如热水灌之。阴气：此处指五脏之气。张景岳：『藏气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意志者也。』淫气：指五脏内逆乱失和的气。乏竭：马莳：『邪气浸淫，阴血乏竭。』即是气血衰败、疲乏力竭的意思。

凡痹病侵入到五脏，症状各有不同：肺痹的症状是烦闷胀满，喘逆呕吐。心痹的症状是血脉不通畅，烦躁则心悸，突然气逆上壅而喘息，咽干，易嗳气，厥逆气上则引起恐惧。肝痹的症状是夜眠多惊，饮水多而小便频数，疼痛循肝经由上而下牵引少腹如怀孕之状。肾痹的症状是腹部易作胀，骨萎而足不能行，行步时臀部着地，脊柱曲屈畸形，高耸过头。脾痹的症状是四肢倦怠无力，咳嗽，呕吐清水，上腹部阻塞不通。肠痹的症状是频频饮水而小便困难，腹中肠鸣，时而发生完谷不化的泄泻。膀胱痹的症状是少腹膀胱部位按之疼痛，如同灌了热水似的，小便涩滞不爽，上部鼻流清涕。

五脏精气，安静则精神内守，躁动则易于耗散。若饮食过量，肠胃就要受损。致痹之邪引起呼吸喘促，是痹发生在肺；致痹之邪引起忧伤思虑，是痹发生在心；致痹之邪引起遗尿，是痹发生在肾；致痹之邪引起疲乏衰竭，是痹发生在肝；致痹之邪引起肌肉瘦削，是痹发生在脾。

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阴之所生，和本曰和。是故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淖则刚柔不和，经气乃绝。

魄汗未藏：马莳：『肺经内主藏魄，外主皮毛，魄汗外泄，未能闭藏。』张志聪：『如魄汗未藏，是夺汗而伤其精血矣。』按人身表分不固，汗易出，汗出不止，四肢就会发冷。此阳气同汗而耗散，阴气因汗而消竭。起则熏肺，使人喘鸣：张景岳：『魄汗未藏者，表不固也；四逆而起者，阳内竭也；甚至正不胜邪，则上熏及肺，令人气喘声鸣。此以营卫下竭，孤阳上浮，其不能免矣。』和本：本，指阴阳；和本，即阴阳平衡之意。张志聪：『阴之所生之阳脉，与所本之阴脉相和，而始名曰和。』淖：读闹。吴崑：『此言偏阴之害。淖，谓阴气太过，而潦淖也。』

阴阳失去平衡，以致阴气争胜于内，阳气扰乱于外，汗出不止，四肢厥冷，下厥上逆，浮阳熏肺，发生喘鸣。阴之所以不能生化，由于阴阳的平衡，是谓正常。如果以刚与刚，则阳气破散，阴气亦必随之消亡；倘若阴气独盛，则寒湿偏胜，亦为刚柔不和，经脉气血亦致败绝。

死阴之属，不过三日而死；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已。所谓生阳、死阴者，肝之心谓之生阳，心之肺谓之死阴，肺之肾谓之重阴，肾之脾谓之辟阴，死不治。

结阳者，肿四支。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少腹肿。二阳结谓之消。三阳结谓之隔，三阴结谓之水，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

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已：病邪之传变，以五行相生的次序而传的，称为『生阳』。张志聪：『五藏相克而传谓之死阴，相生而传谓之生阳。』肝之心谓之生阳：李念莪注：『自汗传心，得之生气，是谓生阳。』心之肺谓之死阴：李念莪注：『自心传肺，故曰死阴，由阳脏转入阴脏。』辟阴：辟，音劈，有反克之义。肾属水，脾属土，土木克水，今肾反伤脾，故称为辟阴。张景岳：『土木制水，而水反侮脾，水无所胃，是为辟阴。』结阳者，肿四支：张志聪注：『四支，为诸阳之本。气归形，气结，故形肿也。此概三阳而言也。』结：气血郁结不舒畅的意思，马莳：『气血不疏畅也。』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张志聪注：『阴气结于内，而不得流行，则血亦留聚而下洩矣；再结，二阴并结；三结，三阴俱结。此概三阴而言也。』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李念莪注：『斜，当作邪。六阴六阳诸经，皆能结聚水邪。若多在阴经，少在阳经，病生石水。』石水，少腹肿硬如石，有声如水也。即水肿病的一种。二阳结谓之消：张志聪注：『二阳，阳明胃气也。消，消渴也。阳明气结，则水谷之津液不生，以致消渴而为病也。』三阳结谓之隔：张志聪注：『三阳，太阳也。太阳为诸阳主气，阳气结则膈气不通，饮食亦隔塞而不下矣。』三阴结谓之水：张志聪注：『三阴，太阴脾也。脾为转运之官，脾气结，则入胃之水液不行，而为水逆矣。』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李念莪注：『一阴，肝与心主也。一阳，胆与三焦也。四经皆亢上，其脉并络于喉，阳邪内结，痹证乃生。痹者，闭也。』喉痺：病名，喉肿而闭塞。张景岳：『痺者，闭也。』

属于死阴的病，不过三日就要死；属于生阳的病，不过四天就会痊愈。所谓生阳、死阴：例如肝病传心，为木生火，得其生气，叫做生阳；心病传肺，为火克金，金被火消亡，叫做死阴，肺病传肾，以阴传阴，无阳之候，叫做重阴；肾病传脾，水反侮土，叫做辟阴，是不治的死症。

邪气郁结于阳经，则四肢浮肿，以四肢为诸阳之本；邪气郁结于阴经，则大便下血，以阴络伤则血下溢，初结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阴经阳经都有邪气郁结，而偏重于阴经方面的，就会发生『石水』之病，少腹肿胀；邪气郁结于二阳（足阳明胃、手阳明大肠），则肠胃俱热，多为消渴之症；邪气郁结于三阳（足太阳膀胱、手太阳小肠），则多为上下不通的隔症；邪气郁结于三阴（足太阴脾、手太阴肺），多为水肿膨胀的病；邪气郁结于一阴一阳（指厥阴和少阳）多为喉痹之病。

阴搏阳别谓之有子。阴阳虚，肠澼，死。阳加于阴谓之汗，阴虚阳搏谓之崩。

三阴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阴俱搏，十三日夕时死。一阴俱搏，十日死。三阳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阴三阳俱搏，心腹满，发尽，不得隐曲，五日死。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不过十日死。

阴搏阳别：高士宗：『言阴气过盛，搏击于内，不与阳和。』王冰：『阴，谓尺中也；搏，为抟搏触于手也。尺脉搏击与寸口殊别，阳气挺然，则有妊之兆。』张景岳谓：『阴』，兼手足少阴而言；『搏』，搏击于手；阳别者，言阳脉搏手，似乎阳邪，然其鼓动滑利，本非邪脉，盖以阴中见阳，而别有和调之象。崩：下血多而速，谓之崩，是形容血下如山之崩。马莳：『尺脉既虚，阴血已损，寸脉搏击，虚火愈炽，谓之曰崩，蓋火迫而血妄行也。』隐曲：此处指大小便。

阴脉搏动有力，与阳脉有明显的区别，这是怀孕的现象；阴阳脉（尺脉、寸脉）具虚而患痢疾的，是为死症；阳脉加倍于阴脉，当有汗出，阴脉虚而阳脉搏击，火迫血行，在妇人为血崩。

三阴（指手太阴肺、足太阴脾）之脉，俱搏击于指下，大约到二十天后半夜时死亡；二阴就（指手少阴心、足少阴肾）之脉俱搏击于指下，大约到十三天后傍晚时死亡；一阴（指手厥阴心胞络、足厥阴肝）之脉俱搏击于指下，而鼓动过甚的，三天就要死亡；三阴三阳之脉俱搏，心腹胀满，阴阳之气发泄已尽，大小便不通，则五日死；三阳（指足阳明胃、手阳明大肠）之脉俱搏击于指下，患有温病的，无法治疗，不过十日就要死了。

经脉别论第二十八

本篇内容，是讨论经脉病变和饮食的运化输布，与常论不同，所以叫做『别论』。它的意义，和『五藏别论』、『阴阳别论』各篇相同。

环境、情志的变化和体力的劳逸都影响着脉搏。临床诊断必须结合观察病人身体的强弱、骨肉皮肤的形态等，才能正确地了解病情。饮食的消化、吸收、输布等过程，主要是依靠脾的运化和肺的输布，得以营养全身。六经偏盛所发生的症状各有施治，应注意气逆所出现的脉象。三阴三阳的脉象各不同，宜加区别。

黄帝问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岐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是以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

居处、动静、勇怯：居处，指居住环境；动静，指劳动安逸；勇怯，指身体强弱。夜行则喘出于肾：张志聪注：『肾主闭藏，夜行肾气外泄，上逆而伤于肺，故喘出于肾。』淫气：张景岳：『淫气者，阴伤则阳胜，气逆为患也。』按即气之有余而足亦微害者，称淫气。淫气：《中国医学大辞典》注：『气之有余而足以为害者。』堕恐，喘出于肝：李念莪注：『堕而恐者，伤筋损血，故喘出于肝。』惊恐，喘出于肺：李念莪注：『且惊且恐，则气衰而神乱。肺主气，心藏神，故二脏受伤。』

黄帝问道：人们的居住环境、活动、安静、勇敢、怯懦有所不同，其经脉血气也随着变化吗？岐伯回答说：人在惊恐、忿怒、劳累、活动或安静的情况下，静脉血气都要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所以夜间远行劳累，就会扰动肾气，使肾气不能闭藏而外泄，则气喘出于肾脏，其偏胜之气，就会侵犯肺脏。若因坠堕而受到恐吓，就会扰动肝气，而喘出于肝，其偏胜之气就会侵犯脾脏。或有所惊恐，惊则神越气乱，扰动肺气，喘出于肺，其偏胜之气就会侵犯心脏。渡水而跌仆，跌仆伤骨，肾主骨，水湿之气通于肾，致肾气和骨气受到扰动，气喘于肾和骨。

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故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

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

惊而夺精：王冰：『惊夺心精，神气乃浮，阳内薄之，故汗出于心也。』意思是说受了惊恐以后，精神受到损伤。

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强盛的人，气血畅行，不会出现什么病变；怯弱的人，气血留滞，就会发生病变。所以说：诊察疾病，观察病人的勇怯及骨骼、肌肉、皮肤的变化，便能了解病情，并以此作为诊病的方法。

在饮食过饱的时候，则食气蒸发而汗出于胃。惊则神气浮越，则心气受伤而汗出于心。负重而远行的时候，则骨劳气越，肾气受伤而汗出于肾。疾走而恐惧的时候，由于疾走伤筋，恐惧伤魂，则肝气受伤而汗出于肝。劳力过度的时候，由于脾主肌肉四肢，则脾气受伤而汗出于脾。

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腑，府精神明，留于四藏。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精：食物所化的精微物质。淫：王冰：『淫溢精微入于脉。』即是浸淫溢满的意思。淫气：即满溢精气。浊气：张志聪：『受谷气浊，胃之食气，故曰浊气。』盖是指浓厚的食物精华。肺朝百脉：李念莪注：『经脉流通，必由于气，气主于肺，而为五脏之华盖，故为百脉之朝会。』就是说凡百血脉都要由肺经过，才能输送到全身。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张景岳注：『肺主毛，心主脉，肺藏气，心生血，二脏独居胸中，故曰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府者气聚之府也，是谓气海，亦曰膻中。』实际上已指出肺和心对血液循环所起的作用。府：脉腰精微论：『夫脉者，血之府也。』王冰谓：『府，聚也。言血之多少，解聚见于筋脉之中也。』府精神明，留于四脏：李念莪注：『膻中即心包络，为心之府，神明属心，五脏之君主。』留当作流，流其精于四脏。意思是说把心内的精汁血液，再输送到其他四脏以营养。气归于权衡：李念莪注：『流其精气于四藏，则四藏之气得其平，而归于平衡矣，权衡者平也。』四脏受到血液的营养都得到了平衡。气口：包括寸、关、尺三部脉而言，又简称寸口。游溢精气：马莳注：『饮食入胃，其精微之气，游溢升腾。』即指散布和输送饮食所化的精气。游溢：敷布分散。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张志聪注：『水精四布者，气化则水行，四布于皮毛，五经并行者，通灌于五藏之经脉也。』这是指体液能四布到五脏的经脉。揆度：度量的意思。

春、夏、秋、冬四季阴阳的变化都有其常度，人在这些变化中所发生疾病，就是因为对身体的劳用过度所致，这是通常的道理。五谷入胃，其所化生的一部分精微之气输散到肝脏，再由肝将此精微之气滋养于筋。五谷入胃，其所化生的精微之气，注入于心，再由心将此精气滋养于血脉。血气流行在经脉之中，到达于肺，肺又将血气输送到全身百脉中去，最后把精气输送到皮毛。皮毛和经脉的精气汇合，又还流归入于脉，脉中精微之气，通过不断变化，周流于四脏。这些正常的生理活动，都要取决于气血阴阳的平衡。气血阴阳平衡，则表现在气口的脉搏变化上，气口的脉搏，可以判断疾病的死生。水液入胃以后，游溢布散其精气，上行输送与脾，经脾对精微的布散转输，上归于肺，肺主清肃而司治节，肺气运行，通调水道，下输于膀胱。如此则水精四布，外而布散于皮毛，内而灌输于五脏之经脉，并能合于四时寒暑的变易和五脏阴阳的变化，作出适当的调节，这就是经脉的正常生理现象。

太阳藏独至，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也，表里当俱写，取之下俞。

阳明藏独至，是阳气重并也，当写阳补阴，取之下俞。

少阳藏独至，是厥气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阳独至者，一阳之过也。

独至：张景岳：『言藏气不和而有一藏太过者，气必独至。』就是偏盛的意思。表里：是经脉之表里，此处指的是少阴和太阳。下俞：指经脉之下俞。下俞是足经之腧穴，例如太阳之下俞是束骨穴，少阴之下俞是太溪穴，余经同。重并：张志聪：『两阳合于前，故曰阳明。阳明之独至，是太少重并于阳明，阳盛故阴虚矣。』一阳：就是少阳。

太阳经脉偏盛，则发生厥逆、喘息、虚气上逆等症状，这是阴不足而阳有余，表里两经俱当用泻法，取足太阳经的束骨穴和足少阴经的太溪穴。

阳明经脉偏盛，是太阳、少阳之气重并于阳明，当用泻阳补阴的治疗方法，当泻足阳明经的陷谷穴，补太阴经的太白穴。

少阳经脉偏盛，是厥气上逆，所以阳蹻脉前的少阳脉猝然盛大，当取足少阳经的临泣穴。少阳经脉偏盛而独至，就是少阳太过。

太阴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气少，胃气不平，三阴也，宜治其下俞，补阳写阴。

一阳独啸，少阴厥也，阳并于上，四脉争张，气归于肾，宜治其经络，写阳补阴。

一阴至，厥阴之治也，真虚心，厥气留薄，发为白汗，调食和药，治在下俞。

一阳独啸，少阳厥也：新校正：『一阳，当是二阴之误；少阳，当是少阴之误。』一阴：就是足厥阴肝经。：音渊，是酸痛。真虚心：真气大虚，心中酸痛不适。白汗：白汗二字，不知其义，诸家解释不一，存疑待考。吴崑：『白汗者，气为阳，其色白也。汗有白色，亦如方书中称红汗或黄汗之类。』

太阴经脉鼓搏有力，应当细心的审查是否真脏脉至，若五脏之脉均气少，胃气又不平和，这是足太阴脾太过的缘过，应当用补阳泻阴的治疗方法，补足阳明之陷谷穴，泻足太阴之太白穴。

二阴经脉独盛，是少阴厥气上逆，而阳气并越于上，心、肝、脾、肺四脏受其影响，四脏之脉争张于外，病的根源在于肾，应治其表里的经络，泻足太阳经的经穴昆仑、络穴飞扬，补足少阴的经穴复溜，络穴大钟。

一阴经脉偏盛，是厥阴所主，出现真气虚弱，心中痠痛不适的症状，厥气留于经脉与正气相搏而发为白汗，应该注意饮食调养和药物的治疗，如用针刺，当取决阴经下部的太冲穴，以泄其邪。

帝曰：太阳藏何象？岐伯曰：象三阳而浮也。帝曰：少阳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阳也。一阳藏者，滑而不实也。帝曰：阳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心之太浮也。太阴藏搏，言伏鼓也。二阴搏至，肾沈不浮也。

象三阳而浮：张志聪：『三阳，阳盛之气也。言太阳藏脉，象阳盛之气而浮也。』伏鼓：是指脉象，马莳：『太阴则入于阴分，脉虽始伏，而实鼓击于手，未全沉也。』

黄帝说：太阳经的脉象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其脉象似三阳之气浮盛于外，所以脉浮。黄帝说：少阳经的脉象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其脉象似一阳之初生，滑而不实。黄帝说：阳明经的脉象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其脉象大而浮。太阴经的脉象搏动，虽沉伏而指下仍搏击有力；少阴经的脉象搏动，是沉而不浮。

通评虚实论第二十九

本篇内容，是讨论『虚实』意义，及其在各方面的运用，如四时、五脏、经络、气血、脉证、治疗等等，都贯串着一个『虚实』精神。然中心虽是一个，而涉及的事物实在广泛，所以篇名叫做『通评虚实论』。通评即概论，真如高士宗所谓『犹言统论虚实也』。文中指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应留意虚证、实证以及重虚重实、经络的虚实、脉的虚实等。

黄帝问曰：何谓虚实？岐伯对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帝曰：虚实何如？岐伯曰：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余藏皆如此。帝曰：何谓重实？岐伯曰：所谓重实者，言大热病，气热脉满，是谓重实。

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张志聪：『邪气者，风寒暑湿之邪；精气者，荣卫之气也。』张景岳：『邪气有微甚，故邪盛则实；正气有强弱，故精夸则虚。夺，失也。』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即邪气盛，就是实证，正气被伤，就是虚证。邪气，指风寒暑湿之邪，邪盛则为实证。精气，指人体的正气。夺，虚损。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马莳：『非相克之时则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遇相克之时则死，如夏时之火是也。』又张志聪：『如值其生，当其胜克之时则死。』又谓：『气虚肺虚，是表里之虚实；气逆足寒，是上下之虚实；非时、当时，是四时之虚实。』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虚实呢？岐伯答说：邪气盛，就是实证，正气被伤，就是虚证。黄帝问：那么虚实的情况各是什么样的呢？岐伯说：肺主气，气虚，实质上是肺虚，必定发生气逆足寒的症状。如果不是肺正被克的时令，则病好治，如遇相克的时令，病人就会死。其余各脏的虚实，也是同样。黄帝问：怎样叫做重实？岐伯说：所谓重实，是说大热病人，邪气甚热，脉象又极盛满，这就叫做重实。

帝曰：经络俱实，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经络皆实，是寸脉急而尺缓也，皆当治之，故曰滑则从。涩则逆也。夫虚实者，皆从其物类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长久也。

帝曰：络气不足，经气有余，何如？岐伯曰：络气不足，经气有余者，脉口热而尺寒也，秋冬为逆，春夏为从，治主病者。

寸脉急而尺缓：寸指寸口，尺指尺肤。丹波元简：『此节以脉口诊经，以尺肤诊络，盖经为阴为里，乃脉道也，故以脉口诊之；络为阳为浮而浅，故以尺肤诊之，下文「脉口热而尺寒」「尺热满，脉口寒濇」义并同。』脉口热而尺寒：用热来代表热象的脉，寒代表寒涩的脉。即寸口脉滑而尺脉涩滞。故曰：丹波元简：『按以下至可以长久也三十一字，疑是错简，若移于下文滑则生濇则死也之下，则文理顺接焉。』

黄帝道：经络俱实情况是怎样的？用什么方法治疗？岐伯说：所谓经络俱实，是指寸脉急而尺脉缓，经与络都应该治疗。所以说脉滑象征着气血畅盛，叫做顺；脉涩象征着气血虚滞，叫做逆。大凡人体虚实的情况和生物是一样的，就是说呈现圆润现象的都为生，呈现枯涩现象的都为死。若一个人五脏骨肉滑利，生命是可以长久的。

黄帝道：络气不足，经气有余的情况怎样？岐伯说：所谓络气不足，经气有余，是指寸口脉热而尺脉却寒的情况。秋冬之时见到这样现象的，为逆；而在春夏之时，就为顺了。需要治疗的是那种主病的逆象。

帝曰：经虚络满，何如？岐伯曰：经虚络满者，尺热满，脉口寒涩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

帝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络满经虚，灸阴刺阳；经满络虚，刺阴灸阳。

帝曰：何谓重虚？岐伯曰：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

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恇然。脉虚者，不象阴也。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也。

脉气上虚尺虚：新校正：『按甲乙经作脉虚气虚尺虚，是谓重虚，此少一虚字，多一上字。』言无常：张景岳：『脉要精微论曰：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张志聪：『宗气虚，而语言无接续也。』按上文『精气夺则气虚』的说法，这『气虚』以精气盛夺解释。尺虚者，行步恇然：丹波元简：『尺虚谓尺肤脆弱。论疾轸尺篇云：尽肉弱者，解亦安卧，乃于行步恇然同义。』张景岳：『恇，音匡。恇然，怯弱也。』即怯弱的意思。脉虚者，不象阴也：吴崑：『脉者，血之府。脉虚者，亡血可知，故云不象阴者。』张景岳：『脉虚者，阴亏之象。』

黄帝问：经虚络实的情况怎样？岐伯说：所谓经虚络实，是指尺脉热满而脉口寒涩，这种现象，若在春夏则死，若在秋冬则生。

黄帝问：怎样治疗这种病呢？岐伯说：络实经虚的，灸阴刺阳；经实络虚的，刺阴灸阳。

黄帝问：什么叫做重虚？岐伯说：脉虚、气虚、尺虚，这就叫做重虚。

黄帝问：怎样辨别呢？岐伯说：所谓气虚，是由于膻中之气不足，表现为语言不能连续；所谓尺虚，是尺脉脆弱，表现为行步怯弱无力；所谓脉虚，是气血都弱，阴阳不能应象。所有表现上面这些现象的病人，脉象滑利的，可以生；如果脉象涩滞，就会死的。

帝曰：寒气暴上，脉满而实，何如？岐伯曰：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

帝曰：脉实满，手足寒，头热，何如？岐伯曰：春秋则生，冬夏则死。

帝曰：其形尽满，何如？岐伯曰：其形尽满者，脉急大坚，尺涩而不应也。如是者，故从则生，逆则死。

春秋则生，冬夏则死：张志聪：『春时阳气微上，阴气微下；秋时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二气，交相资生，故主生。冬时阴气尽出于外，夏时阳气尽虚于内，故主死。』形尽满：高士宗：『形，身也；满，犹实也。』形尽满，指身体虚浮肿胀。脉急大坚，尺涩而不应也：丹波元简：『按尺肤濇，与脉急大坚不相应也。邪气藏腑病形篇云：「色脉与尺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

黄帝问：寒气上攻，脉气盛满而实，情况怎样？岐伯说：脉实而有滑利之象的主生，脉实而有逆涩之象的主死。

黄帝问：脉象实满，手足皆寒，头部热，情况如何？岐伯说：在春秋可生，在冬夏就会死。

黄帝问：身形虚浮肿胀的情况怎样？岐伯说：所谓身形虚浮肿胀，是指脉口急大而坚，尺脉却反涩滞，像这样，顺就可生，逆就会死。

帝曰：何谓从则生，逆则死？岐伯曰：所谓从者，手足温也；所谓逆者，手足寒也。

帝曰：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

帝曰：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何如？岐伯曰：喘鸣肩息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

乳子：说文：『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张氏医通：『乳子言产后以哺乳子时，非婴儿也。』手足温则生，寒则死：张志聪：『四肢皆稟气于胃，故阳受气于四末。是以手足温者，胃气尚盛，故生，寒则胃气己绝，故死。』四肢皆禀气于胃，所以阳受气于四末，如果手足温暖，说明胃气犹存，有生的希望，如果手足冰凉，说明胃气已绝，病重难治。喘鸣肩息：喘息有声，张口抬肩，形容呼吸困难。缓则生，急则死：张志聪：『夫脉之所以合援者，得阳明之胃气也，急则胃气已绝，故死。』

黄帝问：怎样叫顺则生、逆则死？岐伯说：所谓顺，就是手足温和；所谓逆，就是手足寒冷。

黄帝问：新产后而患热病，脉象悬小，它的变化怎样？岐伯说：手足温暖的可生，如手足寒冷，就会死的。

黄帝问：乳子中风热，出现喘息有声，张口抬肩的症状，它的脉象怎样？岐伯说：脉象浮缓，尚有胃气的，可生；如果脉现小急，是真脏脉现，就会死的。

帝曰：肠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热则死，寒则生。

帝曰：肠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沈则生，脉浮则死。

帝曰：肠澼下脓血，何如？岐伯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

帝曰：肠澼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以藏期之。

肠澼便血：吴崑：『肠澼，滞下也，利而不利之谓；便血，赤痢也。』马莳：『此言肠澼之属，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脓血者，随证、随脉而可以决其死生他。肠澼者，大小肠有辟积而生诸证，故肠澼为总名，而下三者为诸证也。』肠澼下白沫：丹波元简：『按病源候论云：痢色白，食不消，谓之寒中也，诊其脉沉则生，浮则死。知巢氏以下白沫谓寒痢也。』肠澼下白沫，痢疾的一种，大便以白色脓液为主，现在辨证为寒痢。肠澼下脓血：吴崑：『赤白并下也。』以藏期之：张志聪：『以藏期之：肝至悬绝，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悬绝者，绝无阳明之胃气，而真藏孤悬也。』也就是说以五脏相克之日来定死期。

黄帝问：肠中赤痢的变化怎样？岐伯说：痢兼发热的，则死；身体寒冷不发热的，则生。

黄帝问：肠澼而下白沫的，其变化怎样？岐伯说：脉沉则生，浮则死。

黄帝问：肠澼而脓血俱下的，其变化又如何呢？岐伯说：脉象小涩的会死；滑大的则生。

黄帝问：如果身热，脉不小涩，又如何呢？岐伯说：脉象滑大的可生；脉象涩小的，则死。至于死在什么时候，那要根据克胜之日来决定。

帝曰：癫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

帝曰：癫疾之脉虚实，何如？岐伯曰：虚则可治，实则死。

帝曰：消瘅虚实，何如？岐伯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帝曰：形度、骨度、脉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岐伯曰：脉浮而涩，涩而身有热者死。

癫疾：此处作癫痫解。虚则可治，实则死：马莳：『搏大，滑中带虚，可治；若带实，则邪气有余，乃死候也。』丹波元简：『按上文云坚急，乃实之谓。』消瘅：病名，即消渴病。三消的统称。吴崑：『消瘅，消中而热，善饮善食。』消，消耗；瘅，内热。形度、骨度、脉度、筋度：度，测度的意思。形度，是测度形体的盛衰；骨度，是测度骨骼的小大；脉度，是测度经脉的长短；筋度，是测度金锣的强弱。脉浮而涩：张宛邻：『此为阳病见阴脉。脉浮宜汗解，濇为血少，不能作汗，故死。』

黄帝问：癫疾的情况怎样？岐伯说：脉象搏击，但大而且滑的，经过一段时间可以治好；如果脉象又小，而且坚急的，那是实结不通，就死也不可以治了。

黄帝问：癫疾之脉，虚实情况怎样？岐伯说：脉象虚缓的可治，而坚实的就会死。

黄帝问：消瘅病的虚实情况怎样？岐伯说：脉象实大的，病虽长久，但可以治愈；假如脉象悬小而坚，病的时间又较长，那就不能治了。岐伯说：有一种脉象浮而涩，脉涩而身又发热的也会死的。

帝曰：春亟治经络，夏亟治经俞，秋亟治六府 ，冬则闭塞。闭塞者，用药而少针石也。所谓少针石者，非痈疽之谓也。痈疽不得顷时回。痈不知所，按之不应手，乍来乍已，刺手太阴傍三痏与缨脉各二。

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中针，傍五胠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疟，脉小实急，灸胫少阴，刺指井。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适行至于血也。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不宜用针。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

腹暴满，按之不下，取手太阳经络者，胃之募也，少阴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员利针。霍乱，刺俞傍五，足阳明及上傍三。刺痫惊脉五，针手太阴各五，刺经太阳五，刺手少阴经络傍者一，足阳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针。

掖痈大热，剌足少阳五，刺而热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阴经络者，大骨之会各三。

春亟治经络，……用药而少针石也：丹波元简：『亟，盖孟子亟问魄鼎肉之亟，音唭，频数也。』张志聪：伯言五藏之气合于四时，而刺度之各有浅深也。春气生升，故亟取络脉；夏取分腠，故宜治经俞，盖经俞隐于肌腠理间也；治六府者，取之于合也，……秋气降收，渐入于内，故宜取其合，以治六府也；冬时之气，故宜用药而少针石，盖针石治外，毒腰治内者也。手太阴傍三痏：痏，羽垒切，读如贿，针刺一次叫一痏；手太阴傍，指胸部气户等胃经之穴。缨脉：缨；音婴，头部系冠带的部位。缨脉者，胃经近缨之脉。五胠俞：胠，音区，胁下的部分。脊背上五藏腧穴的两旁。靠近胁下处的五个腧穴：魄户、神掌、魂门、意舍、志室，称为五胠俞。井：经脉所出的孔穴，是为井，即四肢最远端之孔穴。疟，脉满大急：此下二十二字，新校正删。如食顷：约一顿饭的时间。募：通膜，胸腹部经气结聚之穴。即指胸腹部经气结聚的地方。刺经：吴崑：『凡言其经而不及其穴者，本经皆可取，不必拘其穴也。』即指循经取穴。掖：同腋。大骨之会：马莳：『当时手太阳小肠经之肩贞穴也。』即肩贞穴。

黄帝说：春季治病取用络穴，夏季治病用各经的腧穴，秋季治病用六腑的合穴。冬季是闭塞的季节，既已闭塞就要多用药品，少用针石。但少用针石，不是针对痈疽等病说的，痈疽等病，是顷刻也不许迟疑不决的。痈毒初起，不知它发在何处，按之也找不到，痛的地方又不在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可在手太阴之傍三刺，颈部左右各两刺。

如疟疾病人的脉搏满大而急，刺背部的腧穴，用中等针按五胠俞各取一穴，并根据病人形体的胖瘦，确定针刺出血的多少。如疟疾病人的脉搏小实而急的，炙足胫部的少阴经穴，并刺足足趾端的井穴。如疟疾病人的脉搏满大而急，刺背部腧穴，取五胠俞、背俞各一穴，并根据病人体质，刺之出血。如疟疾病人的脉搏缓大而虚的，就应该用药治疗，不宜用针刺。大凡治疗疟疾，应在病没有发作之前约一顿饭的时候，予以治疗，过了这个时间，就会失去时机。

腹部突然胀痛，按之胀痛不减的，应该取手太阳经的络穴，就是胃的募穴和少阴肾腧穴五次，用员利针。霍乱，应针肾腧两旁的志室穴五次，足阳明胃腧及肾腧外两傍胃仓穴，刺三次。惊痫的刺法有五点：针手太阴经的经渠穴五次；刺手太阳小肠经的阳谷穴五次；刺手少阴经络傍的支正穴一次；刺足阳明经解谿穴一次；刺足踝上五寸的筑宾穴三次。

腋痈的病人，全身大热，应刺足少阴五次，针刺以后，如热仍不退，可刺手心主三次，刺手太阴经的络穴和肩贞穴各三次。

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暴厥而聋，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瘦留著也。跖跛，寒风湿之病也。

黄帝曰：黄疸暴痛，癫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闭塞之所生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暴痈筋緛，随分而痛，魄汗不尽，胞气不足，治在经俞。

仆击：楼英医学纲目：『其卒然仆倒者，经称为击仆，世又称为卒中风是也。』丹波元简：『按九宫八风篇云：其有三虚而俪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也。』偏枯：指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气满发逆：吴崑：『气满者，气急而粗也；发逆，发为上逆也。』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瘦留著也：张景岳：『有病不从内，而外中风寒，藏蓄不去则伏为热，故致燔烁消瘦，此以表邪留簿，而着于肌肉筋骨之间也。』跖跛，寒：跖，音只，足也；跛，音播，行不正而偏废也。跖跛，寒：就是足行不正，而且寒冷。緛：音软，缩的意思。胞气不足：胞，同脬，即膀胱。胞气不足，就是膀胱经气不足。

凡诊治消瘅、突然跌倒、半身不遂、气逆、气满等病需分清肥丰的贵人，是吃肉类精米太多所造成的。隔噎就会气闭不行，上下不通，那是暴怒或忧虑所引起的病。突然厥逆，不知人事，耳聋，大小便不通，那是内气上迫引起的病。有的病不从内起，是外中风寒，因为风邪留滞，久之化热，肌肉消瘦，是极其明显的。有的人行走偏跛，那是因为着寒或是风湿而形成的病。

黄帝道：黄疸、突然发生剧痛、癫狂、气逆等症，是由于经脉之气，久逆于上所造成的。五脏不和，是由六腑闭塞所造成的。头痛、耳鸣、九窍不利，是由肠胃病变所造成的。

急性痈肿，筋缩，随着痈肿的分肉而痛，痛得汗出不尽，这是由于膀胱经气不足，应该针刺其经的腧穴。

太阴阳明表里篇第三十

本篇内容，主要是讨论太阴、阳明两经，如表里关系及异位、异病、异名等，并讨论脾藏的王时、主四肢、谓胃行津液等问题。所以篇名叫做『太阴阳明表里篇』。然名虽题太阴阳明，而三阴三阳实概括在内，因为脾胃为阴阳之本。外感六淫之邪则阳受而多病在六腑，饮食起居不节则阴受之多病在五脏。

黄帝问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岐伯对曰：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也。

帝曰：愿闻其异状也。岐伯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府，阴受之，则入五藏。入六府，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藏则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

更虚更实，更逆更从：杨上善：『春夏阳明为实，太阴为虚；秋冬太阴为实，阳明为虚。即更逆更从也。』阳道实，阴道虚：张景岳：『阳刚阴柔也。又外邪多有余，故阳道实；内伤多不足，故阴道虚。即更逆更从也。』阳受之，则入六府：张宛邻：『府阳藏阴，各从其类。按阴阳应象论云：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府。与此相反而义实相成。以形气言，邪气无形故入藏，水谷有形故入府；以表里言，府阳主外，故贼风邪虚从外而受，藏阴主内，故饮食不节从内而受；实则府藏皆当有之。盖内外之邪，病情万变，非一端可尽，故广陈其义耳。』入六府，……久为肠澼：张景岳：『不时卧，不能以时卧也。阳邪在表在上，故为身热，不卧，喘呼；阴邪在里在下，故为腹满。飱泻，肠澼。』肠澼：痢疾。

黄帝问道：太阴、阳明两经，互为表里，是脾胃所属的经脉，而所生的疾病不同，是什么道理？岐伯回答说：太阴属阴经，阳明属阳经，两经循行的部位不同，四时的虚实顺逆不同，病或从内生，或从外入，发病原因也有差异，所以病名也就不同。

黄帝道：我想知道它们不同的情况。岐伯说：人身的阳气，犹如天气，主卫互于外；阴气，犹如地气，主营养于内。所以阳气性刚多实，阴气性柔易虚。凡是贼风虚邪伤人，外表阳气先受侵害；饮食起居失调，内在阴气先受损伤。阳分受邪，往往传入六腑；阴气受病，每多累及五脏。邪入六腑，可见发热不得安卧，气上逆而喘促；邪入五脏，则见脘腹胀满，闭塞不通，在下为大便泄泻，病久而产生痢疾。所以喉司呼吸而通天气，咽吞饮食而连地气。因此阳经易受风邪，阴经易感湿邪。

故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故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黄帝曰：见真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故邪气胜者，精气衰也。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藏也，故曰死。帝曰：善。

黄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阳病者，下行极而上：张志聪：『此言邪随气转也。人之阴阳出入，随时升降，是以阳病在上者，久而随气下行，阴病在下者，久而随气上逆。』禀气于胃：甲乙经：『人常稟气于胃，脉以胃气为本。』禀：承受的意思。

手足三阴经脉之气，从足上行至头，再向下沿臂膊到达指端；手足三阳静脉之气，从手上行至头，再向下行到足。所以说，阳经的病邪，先上行至极点，再向下行；阴经的病邪，先下行至极点，再向上行。故风邪为病，上部首先感受；湿邪成疾，下部首先侵害。

黄帝道：见到真脏脉象，就要死亡，是什么道理？岐伯说：五脏的营养，都赖于胃腑水谷之精微，因此胃是五脏的根本。故五脏之脏脉气，不能自行到达于手太阴寸口，必须赖借胃气的敷布，才能达于手太阴。所以五脏之气能够在其所主之时，出现于手太阴寸口，就是有了胃气。如果邪气胜，必定使精气衰。所以病气严重时，胃气就不能与五脏之气一起到达手太阴，而为某一脏真脏脉象单独出现，真脏独见，是邪气胜而脏气伤，所以说是要死亡的。黄帝道：讲得对！

黄帝道：脾病会引起四肢功能丧失，这是什么道理？岐伯说：四肢都要承受胃中水谷精气的濡养，但胃中精气不能直接到达四肢经脉，必须依赖脾气的传输，才能营养四肢。如今脾有病不能为胃输送水谷精气，四肢失去营养，则经气日渐衰减，经脉不能畅通，筋骨肌肉都得不到濡养，因此四肢便丧失正常的功能了。

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

帝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治：王冰：『主也。』长：马莳：『长，掌同，主也。』各十八日寄治：土气于四时之中，各于季终寄王十八日；即于没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各十八日，为土王用事。著：训明。盖谓脾藏的转轮功用，是著明胃土水谷之精对全身的作用的。又高士宗：『著，昭著也。胃土水谷之精，昭著于外。』常着胃土之精：胃土受纳腐熟的水谷精微能够昭明于外，全赖脾脏之气的运行布散。著，明显。上下至头足：张景岳：脾为藏腑之本，故上至头，下至足，无所不及，又岂独主一时而已哉。』足太阴者，三阴也：三阴，是指太阴。厥阴谓一阴，少阴为二阴，太阴为三阴。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吴崑：『为之，为胃也。三阴，太、少、厥也。脾为胃行气于三阴，运阴阳之气入于诸阴也。』为之行气于三阳：吴崑：『为之，为脾也。行气于三阳，运太阴之气入于诸阳也。』四支不得禀水谷气：丹波元简：『此下二十八字，于上文复，正式衍文。』

黄帝道：脾脏不能主旺一个时季，是什么道理？岐伯说：脾在五行中属土，主管中央之位，分旺于四时以长养四脏，在四季之末各寄旺十八日，故脾不单独主旺于一个时季。由于脾脏经常为胃土传输水谷精气，譬如天地养育万物一样无时或缺。所以它能从上到下，从头到足，输送水谷之精于全身各部分，而不专主旺于一时季。

黄帝道：脾与胃仅以一膜相连，而脾能为胃转输津液，这是什么道理？岐伯说：足太阴脾经，属三阴，它的经脉贯通到胃，连属于脾，环绕咽喉，故脾能把胃中水谷之精气输送到手足三阴经；足阳明胃经为脾经之表，是供给五脏六腑营养之处，故胃也能将太阴之气输送到手足三阳经。五脏六腑各通过脾经以接受胃中的精气，所以说脾能为胃运行津液。如四肢得不到水谷经气的滋养，经气便日趋衰减，脉道不通，筋骨肌肉都失却营养，因而也就丧失正常的功用了。

逆调论第三十一

人体阴阳必须保持平衡状态，阴阳失调可引起各种寒热病变。本篇内容，讨论了寒热、骨痹、肉苛、逆气等几种病变，而这些病变的由来，都是因为阴阳、水火、营卫、气血、表里的失于调和。人身阴阳，和调则顺，逆调则病，这里讨论的是病变，所以篇名叫做『逆调论』。经气上下不调为逆气，肺络之逆、胃气之逆、肾水之逆三种各有不同的病理变化。

黄帝问曰：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为之热而烦满者，何也？岐伯对曰：阴气少而阳气胜，故热而烦满也。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痹气也，阳气少，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中出。

帝曰：人有四支热，逢风寒如炙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四支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火，而阳独治，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人当肉烁也。

非常：谓非一般的外感温邪或热气。常：通『裳』。阴气少而阳气胜：马莳：『阴气者，诸阴经之气及营气也；阳气者，诸阳经之气及卫气也。』衣寒：衣服单薄，感受外寒。寒从中生：意思是说寒冷的感觉，好像从内部发生。痹气：圣济总录：『夫阳虚生外寒，弱盛生内寒，人身阴阳偏胜，则自生寒热，不必外伤于邪气也。痹气内寒者，以气痹而血不能运，阳虚而阴自胜也；故血凝泣而脉不通，其证身寒如从水中出也。』如炙：此下通行本有『如火』两字。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无「如火」二字。』《太素》此下有『于火』两字。两阳相得：马莳：『四支属阳，风亦属阳，一逢风寒，两阳相得。』少水：是阴气衰少。盛火：是阳气盛。阳独治：是指阴虚之极，而阳气独旺。不能生长：丹波元简：『谷梁传云：独阴不生，独阳不长。正此之义也。』肉烁：肌肉消削，如以火烘肌肉这样的干枯。

黄帝道：有的病人，四肢发热，遇到风寒，热得更加厉害，如同炙于火上一般，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回答说：这是由于阴气少而阳气胜，所以发热而烦闷。

黄帝说：有的人穿的衣服并不单薄，也没有为寒邪所中，却总觉得寒气从内而生，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是由于这种人多痹气，阳气少而阴气多，所以经常感觉身体发冷，像从冷水中出来一样。

黄帝说：有的人四肢发热，一遇到风寒，便觉得身如热火熏炙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这种人多因素体阴虚而阳气胜。四肢属阳，风邪也属阳，属阳的四肢感受属阳的风邪，是两阳相并，则阳气更加亢盛，阳气益盛则阴气日益虚少，至衰少的阴气不能熄灭旺盛的阳火，形成了阳气独旺的局面。现阳气独旺，便不能生长，因阳气独胜而生机停止。所以这种四肢逢风而热如炙如火的，其人必然肌肉逐渐消瘦。

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为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孤藏也，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

帝曰：人之肉苛者，虽近衣絮，犹尚苛也，是谓何疾？岐伯曰：荣气虚，卫气实也。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

冻栗：寒冷而战栗。以水为事：张宛邻：『以水为事，涉水游泳之类。恃其肾气之胜，而冒涉寒水，水气通于肾，肾得水寒，则肾中阳衰，太阳之气亦衰，肾主骨髓，而髓之生长，惟恃乎气，寒湿在在内，反消真精，肾气既衰，则脂枯不长。痿论亦有以水为事之文，指湿言也。』按好饮茶酒，内湿偏盛，亦以水为事也。一水不能胜两火：高士宗：『七字在下，误重于此，衍文也。』肝，一阳也，心，二阳也：阳，是火的互词，所以下文云一水不能胜二火。高士宗：『肾为阴中之阴，故肾孤藏也。』孤藏：高士宗：『肾为阴中之阴，故肾孤藏也。』即肾为单独一水脏。挛节：挛，拘攀；节，指骨节。苛：张景岳：『苛，顽木沉重之谓。』丹波元简：『苛，小草也。盖麻痹者，病在皮上，尤细琐者，故取义于苛细。曲礼：疾痛苛痒。可以见耳。』荣气虚，卫气实也：丹波元简：『下文云：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则此七字不相冒，恐是衍文。』不仁、不用：张景岳：『不仁，不知痛痒寒热也；不用，不能举动也。』肉如故也：甲乙经作『肉如苛也』。

黄帝说：有的人身体寒凉，虽进汤火不能使之热，多穿衣服也不能使之温，但却不恶寒战栗，这是什么病呢？岐伯说：这种人平素即肾水之气盛，又经常接近水湿，致水寒之气偏盛，而太阳之阳气偏衰，太阳之阳气衰，则肾脂枯竭不长。肾是水脏，主生长骨髓，肾脂不生则骨髓不能充满，故寒冷至骨。其所以不能战栗，是因为肝是一阳，心是二阳，一个独阴的肾水，胜不过心肝二阳之火，所以虽寒冷，但不战栗，这种病叫『骨痹』，病人必骨节拘挛。

黄帝说：有的人皮肉麻木沉重，虽穿上棉衣，仍然如故，这是什么病呢？岐伯说：这是由于营气虚而卫气实所致。营气虚弱则皮肉麻木不仁，卫气虚弱，则肢体不能举动，营气和卫气俱虚，则既麻木不仁，又不能举动，所以皮肉更加麻木沉重。若人的形体与内脏的神志不能相互为用，就要死亡。

帝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无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藏使然？愿闻其故。

岐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

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帝曰：善。

息：一呼一吸，谓之一息。《下经》：上古医术名，今佚亡。卧不安：张景岳：『反复不宁之谓。今人有过于饱食，或病胀满者，卧必不安，此皆胃气不和之故。』主卧与喘：张景岳：『水病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故为不得卧，卧则喘者，标本俱病也。』

黄帝说：人病气逆，有的不能安卧而呼吸有声；有的不能安卧而呼吸无声；有的起居如常而呼吸有声；有的能够安卧，行动则气喘；有的不能安卧，也不能行动而气喘；有的不能安卧，卧则气喘。是哪些藏腑发病，使之这样呢？我想知道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不能安卧而呼吸有声的，是阳明经脉之气上逆。足三阳的经脉，从头到足，都是下行的，现在足阳明经脉之气上逆而行，所以呼吸不利而有声。阳明是胃脉，胃是六腑之海，胃气亦以下行为顺，若阳明经脉之气逆，胃气便不得循常道而下行，所以不能平卧。《下经》曾说：『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这个意思。

若起居如常而呼吸有声的，这是由于肺之脉络不顺，络脉不能随着经脉之气上下，故其气留置于经脉而不行于络脉。但络脉生病是比较轻微的，所以虽呼吸不利有声，但起居如常。若不能安卧，卧则气喘的，是由于水气侵犯所致。水气是循着津液流行的道路而流动的。肾是水脏，主持津液，如肾病不能主水，水气上逆而犯肺，则人即不能平卧而气喘。黄帝说：说得好。

痿论第三十二

『痿』是委弃不能运动的意思。从本篇内容来看，致痿的原因有很多，有外感，有内伤，有偏热，有偏湿；而五脏之热，尤其肺脏之热，是为主因。痿病的主症，固然是痿弱不能运动，而兼见的症状实亦很多，这是由于痿名虽一，而致痿的原因各异。治痿方法，一般可以分经调治；而独取阳明，实为一个主要原则。所有这些问题，文中都作了具体讨论，所以篇名就叫做『痿论』。

黄帝问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躄也。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

痿：王冰：『痿弱无力以运动。』筋膜：张景岳：『膜，犹幕也。凡肉里藏腑之间，其成片联络薄筋，皆调之膜。』肺热叶焦：形容肺叶受热灼伤，津液损伤的一种病理状态。痿躄：指四肢萎废，不能行走，包括下文的各种痿病。李念莪注：『热气着而不去，则为痿躄。』这是手足痿废的通称。枢折挈胫纵：形容关节迟缓，不能做提举活动，像是枢轴折断不能活动的样子。枢，指关节；折，指断；挈，提举的意思。胫纵，是足胫弛纵。

黄帝问道：五脏都能使人发生痿病，是什么道理呢？岐伯回答说：肺主全身皮毛，心主全身血脉，肝主全身筋膜，脾主全身肌肉，肾主全身骨髓。所以肺脏有热，灼伤津液，则枯焦，皮毛也呈虚弱、干枯不润的状态，热邪不去，则变生痿躄；心脏有热，可使气血上逆，气血上逆就会引起在下的血脉空虚，血脉空虚就会变生脉痿，使关节如折而不能提举，足胫弛缓而不能着地行路；肝脏有热，可使胆汁外溢而口苦，筋膜失养而干枯，以至筋脉挛缩拘急，变生筋痿；脾有邪热，则灼耗胃津而口渴，肌肉失养而麻木不仁，变生不知痛痒的肉痿；肾有邪热，热灼精枯，致使髓减骨枯，腰脊不能举动，变生骨痿。

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

悲哀太甚则肌络绝，肌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

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

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

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

肺者，藏之长也：张志聪：『长，上声。藏真高于肺，朝百脉而行气于藏腑，故为藏之长。』肺鸣：肺属金，金不静则鸣，这是古人以『肺鸣』来说明肺脏有病变。张志聪：『金受火刑，即发喘鸣。』李念莪注：『有志不遂，则郁而生火，不得其平，则肺自鸣。』肌络：即心胞络。杨上善：『胞络者，心上胞络之脉。』心下崩：张志聪：『阳气，心气也。悲哀太甚，则神志俱悲，而上下之气不交矣，是以胞络绝而阳气内动，心气动则心下崩而数溲血也。』数：读如朔，屡次的意思。本病：古代医书名。宗筋：许多筋的集合处称宗筋。又男子外生殖器称为宗筋。张志聪：『前阴者，宗筋之所聚。』白淫：张志聪：『欲火盛而淫精自出也，即今之所谓带浊。』马莳：『在男子为精滑，在女子为白带。』 白淫即指男子滑精，女子带下的一类疾病。有渐于湿，以水为事：李念莪注：『即感染于湿，常近水也。』渐于湿，张景岳：『渐，有由来也。』即由于逐渐感受湿邪的意思。濡渍：浸润的意思。伐：即攻伐伤害的意思。

黄帝问道：痿症是怎样引起的？岐伯说：肺是诸脏之长，又是心脏的华盖。遇有失意的事情，或个人要求得不到满足，则使肺气郁而不畅，于是出现喘息有声，进而则气郁化热，使肺叶枯焦，精气因此而不能敷布于周身，五脏都是因肺热叶焦得不到营养而发生痿躄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悲哀过度，就会因气机郁结而使心包络隔绝不通，心包络隔绝不通则导致阳气在内妄动，逼迫心血下崩，于是屡次小便出血。所以《本病》中说：『大经脉空虚，发生肌痹，进一步传变为脉痿。』

如果无穷尽地胡思乱想而欲望又不能满足或意念受外界影响而惑乱，房事不加节制，这些都可致使宗筋弛缓，形成筋痿或白浊、白带之类疾患。所以《下经》中说：筋痿之病发生于肝，是由于房事太过内伤精气所致。

有的人日渐感受湿邪，如从事于水湿环境中的工作，水湿滞留体内，或居处潮湿，肌肉受湿邪浸渍，导致了湿邪痹阻而肌肉麻木不仁，最终则发展为肉痿。所以《下经》中说：『肉痿是久居湿地引起的。』

如果长途跋涉，劳累太甚，又逢炎热天气而口渴，于是阳气化热内扰，内扰的邪热侵入肾脏，肾为水脏，如水不胜火，灼耗阴精，就会骨枯髓空，致使两足不能支持身体，形成骨痿。所以《下经》中说：『骨痿是由于大热所致。』

帝曰：何以别之？岐伯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岐伯曰：阳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谿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帝曰：善。

络脉溢：指表浅部位的脉络出血。蠕：张景岳：『音软，微动貌，又曰虫行貌。』 肉蠕动：肌肉萎软无力的意思。论言：是古代论治的某种书籍。注家因灵枢根结篇有『痿疾者取之阳明』的记载，故认为『论』是指根结篇而言。闰：甲乙经『闰』作『润』。按闰与润通用。机关：骨空论：『侠髋为机，腘上为关。』 渗灌：渗透灌溉的意思。谿谷：张志聪注：『肉之大会曰谷；肉之小会曰谿。谿谷属骨，分肉连于筋骨之间。』宗筋：指全身众多筋会聚地。泛指全身的筋膜。李念莪注：『宗筋者，前阴所聚之筋，为诸筋之会，一身之筋，皆属于此，故主束骨而利机关也。』荥、俞：是五脏所主的穴道，诸经之所留为荥，所注为俞。时受月：张志聪：『诊要经终篇：正月二月，人气在肝；三月四月，人气在脾；五月六月，人气在头；七月八月，人气在肺；九月十月，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气在肾。』 各以其时受月：都各在其当旺的月份进行治疗。按张志聪说法，正月、二月，人气在肝；三月、四月，人气在脾；五月、六月，人气在头；七月、八月，人气在肺；九月、十月，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气在肾。

黄帝问道：用什么办法鉴别五种痿症呢？岐伯说：肺有热的痿，面色白而毛发衰败；心有热的痿，面色红而浅表血络充盈显现；肝有热的痿，面色青而爪甲枯槁；脾有热的痿，面色黄而肌肉蠕动；肾有热的痿，面色黑而牙齿枯槁。

黄帝道：先生以上所说是合宜的。医书中说：治痿应独取阳明，这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阳明是五脏六腑营养的源泉，能濡养宗筋，宗筋主管约束骨节，使关节运动灵活。冲脉为十二经气血会聚之处，输送气血以渗透灌溉分肉肌腠，与足阳明经会合于宗筋，阴经阳经都总会于宗筋，再会合于足阳明经的气衔穴，故阳明经是它们的统领，诸经又都连属于带脉，系络于督脉。所以阳明经气血不足则宗筋失养而弛缓，带脉也不能收引诸脉，就使两足痿弱不用了。

黄帝问道：怎样治疗呢？岐伯说：调补各经的荥穴，疏通各经的腧穴，以调机体之虚实和气血之逆顺；无论筋脉骨肉的病变，只要在其所合之脏当旺的月份进行治疗，病就会痊愈。黄帝道：很对！

卷　五

五藏别论第三十三

本篇内容是讨论奇恒之腑与五脏六腑的功用。它的讨论方法，与『脏象』和『五脏生成』均有不同，所以叫做别论，亦即马莳所谓：『此乃五脏之另是一论』了。

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岐伯对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写，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写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写者也。魄门亦为五藏使，水谷不得久藏。

方士：文选七发：『方术之士。』王冰：『谓明悟方术之士也。』方士，懂方术之人，即医生。女子胞：张景岳：『子宫是也。』奇恒之府：高士宗：『奇，异也；恒，常也。言异于常府也。』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写者也：王冰注：『言水谷入已，糟粕变化而泻出，不能久久留住于中，但当化已输泻令出而已，传泻诸化，故曰传化之府』。魄门：王冰：『肛之门也。内通于肺，故曰魄门。受已化物，则为五藏行使，然水谷亦不得久藏于中。』

黄帝问道，我听懂得医方的一些人说：有的把脑髓作为脏，有的把肠胃作为脏，有的又把肠胃作为腑。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反，但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不知道他们谁说的正确，希望听您谈一下这个问题。岐伯回答说：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宫，这六种脏器是禀受地气而生的，它们功能特点都是藏蓄阴精，就像大地藏载万物一样，宜蓄藏而不妄泻，名叫『奇恒之腑』。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五种脏器是禀承天气而生的，它们的功能特点就像天体一样运转不息，所以只输泻而不蓄藏。它们将水谷精气传授给五脏，名叫『传化之腑』，饮食物不能在此久久停留，经变化后精华吸收，糟粕排出体外，肛门也为五脏役使，使饮食物不能在此久藏。

所谓五藏者，藏精神而不写也，故满而不能实；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所以然者，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曰实而不满、满而不实也。

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味皆出入胃，变见于气口。故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满而不能实：王冰：『精气为满，水谷为实。』实而不满、满而不实：满指精气，实指水谷。五脏主藏精，宜保持精气盈满；六腑主传化水谷，宜保持水谷充实。气口：类绝云：『气口之义，其名有三：手太阴，肺经脉也，肺主气，气之盛衰见于此，故曰气口；肺朝百脉，脉之大会聚于此，故曰脉口；脉出太渊，其长一寸九分，故曰寸口。是名虽三，而实则一耳。』所以名气口。因这里脉搏的部位，和手腕的鱼际相距一寸，所以又名『寸口』。故五气入鼻……不利也：素问绍识：『琦曰：此与上文义不属，有遗脱也。』备考。下：吴崑：『下，谓二便也。』适：张景岳：『适，测也。』素问绍识：『适，犹调也。』志意：即精神状态。『必察其下……与其病也』：新校正云：『按黄帝内经太素作：必察其上下，适其脉候，观其志意，与其病能。』文理似是。察其下：新校正云：『按《太素》作必察其上下』。至德：指医学理论。至巧：指针石的疗效。

我们所说的五脏，它们的功能特点是藏蓄精气而不妄泻，所以只为精气充满，而不为水谷充实。我们所说的六腑，它们的功能特点是传导变化之物而不蓄藏，所以只能为水谷充实，而不能为精气充满。之所以是这个样子的原因，食物从口进入胃以后，这时胃是充实的而肠道是空虚的；当食物从胃下行到肠道以后，这时胃是空虚的而肠道是充实的，所以说六腑是『实而不满』，五脏是『满而不实』。

黄帝问道：诊察寸口的脉为什么能诊断全身五脏六腑的疾病？岐伯回答说：胃是人身水谷汇合之处，是六腑的最大源泉。饮食五味进入口，贮藏于胃，化生精微物质，充养五脏，寸口属于太阴肺经部位，手太阴肺经起于胃中，因为这样，所以五脏六腑的精气来源于胃，而从寸口上表现出来。臊焦香腥腐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二脏，心肺发生病变，鼻孔就不通利。凡是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必须问清病人二便的情况，辨别脉搏的变化，观察病人的精神意识变化及与疾病有关的其它一些情况。拘泥于鬼神的的人，无法同他讲述高深医学理论；害怕针刺砭石的人，无法同他讨论医治的技巧；不愿意治疗的病人，不必勉强给他治疗，勉强地治疗是收不到好的治疗效果的。

汤液醪醴论第三十四

本篇内容首先是讨论汤液醪醴的制法和治疗作用；其次是讨论严重病情和情志内伤之病，非药石所能见功；最后讨论一个水气病的病情和治疗。由于开首是从汤液醪醴谈起的，所以篇名就叫做『汤液醪醴论』。

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

帝曰：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五谷：金匮真言论以麦、黍、稷、稻、豆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张景岳：『汤液醪醴，皆酒之属。』盖古人常用以治疗疾病的。得天地之和，……故能至坚也：张志聪：『天地有四时之阴阳，五方之异域，稻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气，具天地阴阳之和者也，为中央之土谷，得五方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以养五藏；天地之政令，春生秋杀，稻薪至秋刈，故伐取得时，金曰坚成，故能至坚也。』道德：一般称为人人应遵循的理法和行为，叫做『道德』。又张志聪：『上古天真论：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所以年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黄帝问道：用五谷来做成汤液及醪醴，应该怎样？岐伯回答说：必须要用稻米作原料，以稻杆作燃料，因为稻米之气完备，稻杆又很坚劲。

黄帝问道：何以见得？岐伯说：稻禀天地之和气，生长于高下适宜的地方，所以得气最完；收割在秋时，故其杆坚实。

黄帝道：上古时代有学问的医生，制成汤液和醪醴，但虽然制好，却备在那里不用，这是什么道理？岐伯说：古代有学问的医生，他做好的汤液和醪醴，是以备万一的，因为上古太和之世，人们身心康泰，很少疾病，所以虽制成了汤液，还是放在那里不用的。到了中古代，养生之道稍衰，人们的身心比较虚弱，因此外界邪气时常能够乘虚伤人，但只要服些汤液醪醴，病就可以好了。

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

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

帝曰：何谓神不使？岐伯曰：针石，道也。精神进，志意定，故病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必齐：必用。齐，通『资』，用。镵石：就是石针。针艾：针刺及艾灸。形弊血尽：弊，是坏或困乏的意思；尽，是竭的意思。形弊血尽，是谓病情已很严重，到了形体弊坏、气血竭尽的地步了。使：是作用的意思。神不使，是谓严重病人的神气，已经不能发生它的应有作用了。又张宛邻：『神不使：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故施治于外，则神应于中，使之降则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药剂治其内，而藏气不应，针艾治其外，而经气不应，此其神气已去，而无可使矣。虽竭力治之，终成虚废已尔，是即所谓不使也。』精神进，志意定，故病可愈：通行本作『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新校正云：『《太素》云「精神越，志意散，故病不可愈。」』荣卫：均由饮食转化而来。荣在脉中，内注于藏腑，荣养全身；卫在脉外，充润皮肤，滋养腠理，并有卫外作用。精气弛坏：弛，松弛；坏，是毁坏。形容精气衰微到了极度。荣泣卫除：荣，是荣血；泣，与涩同；卫，是卫气；除，是撤除。荣泣卫除，是荣血枯涩，而卫气的作用亦消失了。

黄帝道：现在的人，虽然服了汤液醪醴，而病不一定好，这是什么缘故呢？岐伯说：现在的人和中古时代又不同了，一有疾病，必定要用药物内服，砭石、针灸外治，其病才能痊愈。

黄帝道：病情发展到了形体弊坏、气血竭尽的地步，治疗就没有办法见效，这是什么道理？岐伯说：这是因为病人的神气，已经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关系。

黄帝道：什么叫做神气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岐伯说：针石治病，这不过是一种方法而已。现在病人的神气已经散越，志意已经散乱，纵然有好的方法，神气不起应有作用，而病不能好。况且病人的严重情况，是已经达到精神败坏，神气离去，荣卫不可以再恢复的地步了。为什么病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的呢？由于不懂得养生之道，嗜好欲望没有穷尽，忧愁患难又没有止境，以致于一个人的经气败坏，容血枯涩，卫气作用消失，所以神气失去应有的作用，对治疗的方法失却反应，当然他的病就不会好。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极微极精，必先入结于皮肤。今良工皆称曰病成，名曰逆，则针石不能治，良药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极微极精：马莳：『凡病始生，虽极精微，难以测识，然必先入于皮肤。』高士宗：『微，犹轻也；精，犹细也。』数：技术。

黄帝道：凡病初起，固然是精微难测，但大致情况，是必先侵袭于皮肤，所谓表证。现在经过医生一看，都说是病已经成，而且发展和预后很不好，用针石不能治愈，吃汤药亦不能达到病所了。现在医生都能懂得法度，操守术数，与病人像亲戚兄弟一样亲近，声音的变化每日都能听到，五色的变化每日都能看到，然而病却医不好，这是不是治疗得不早呢？岐伯说：这是因为病人为本，医生为标，病人与医生不能很好地合作，病邪就不能制服，道理就在这里。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伤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

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草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剌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

津液充郭：张景岳：『津液，水也；郭，形体胸腹也。灵枢胀论：夫胸腹，藏腑之郭也。』在这里，津液冲郭，是说水气充满于皮肤之内。郭：皮肤。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魄，指阴精；精得阳则化气行水，今阳气衰竭，体内阴精过剩，水液停瀦，所以说其魄独居。阴盛则阳愈衰，所以说『孤精于内，气耗于外』。这是病理上的联锁关系。四极：就是四肢。权衡：就是衡量轻重。去宛草莝：宛，是郁积；草莝，是陈草。去宛草莝，就是去掉堆积的陈草，在人体是说驱除郁积已久的水液废物。缪刺：病在左而刺右、病在右而刺左的针治方法。开鬼门，洁净府：开鬼门，汗孔氏鬼门，指发汗；洁净府，膀胱叫净府，指利小便。精：与上文『孤精于内』的『精』字同义。巨气：是大气，在人体指的是正气。

黄帝道：有的病不是从外表毫毛而生的，是由于五脏的阳气衰竭，以致水气充满于皮肤，而阴气独盛，阴气独居于内，则阳气更耗于外，形体浮肿，不能穿原来的衣服，四肢肿急而影响到内脏，这是阴气格拒与于内，而水气弛张于外，对这种病的治疗方法怎样呢？

岐伯说：要平复水气，当根据病情，衡量轻重，驱除体内的积水，并叫病人四肢做些轻微运动，令阳气渐次宣行，穿衣服带温暖一些，助其肌表之阳，而阴凝易散。用缪刺方法，针刺肿处，去水以恢复原来的形态。用发汗和利小便的方法，开汗孔，泻膀胱，使阴精归于平复，五脏阳气输布，以疏通五脏的郁积。这样，经气自会生成，形体也强盛，骨骼与肌肉保持着常态，正气也就恢复正常了。黄帝道：讲得很好。

帝曰：善。诊得心脉而急，此为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为牡藏，小肠为之使，故曰少腹当有形也。

帝曰：诊得胃脉，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脉实则胀，虚则泄。

帝曰：病成而变，何谓？岐伯曰：风成为寒热，瘅成为消中，厥成为巅疾，久风为飧泄，脉风成为疠。病之变化，不可胜数。

帝曰：诸痈肿筋挛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气之肿，八风之变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比四时之病，以其胜治之愈也。

心疝：病名。圣济总录云：『夫藏病必传于府。今心不受邪，病传于夫，故小肠受之，为疝而痛，少腹当有形也。』心疝，是一种因寒邪侵犯心经，心与小肠相表里，心经不受邪传至小肠而引起的以腹痛下腹部有肿块突起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疾病。心为牡藏：张景岳：『牡，阳也。心属火，而居于膈伤，故曰牡藏。』小肠为之使：心与小肠相表里，所以称小肠为心之使。病成而变：谓病的成因及其变化。风成为寒热：王冰：『生气通天论由：因于露风，乃生塞热故风成为寒热也。』瘅成为消中：吴崑：『瘅，热邪也。积热之久，善食而饥，名曰消中。』厥成为巅疾：吴崑：『巅癫同；古通用。气逆上而不已，则上实而下虚，故令忽然巅仆，今世所谓五痫。』久风为飱泄：张志聪：『风乃木邪，久则内干脾土，而成飱泄矣。故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脉风成为疠：疠，疠风。风论曰：『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痈肿筋挛骨痛：痈肿，指疮疡之类的疾病；筋挛，即筋脉拘挛；骨痛，指骨节疼痛。

黄帝说：诊脉时，其心脉劲急，这是什么病？病的症状是怎样的呢？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心疝，少腹部位一定有形征出现。

黄帝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心为阳脏，心与小肠为表里，今与病传于腑，小肠受之，为疝而痛，小肠居于少腹，所以少腹当有病形。

黄帝说：诊察到胃脉有病，会出现什么病变呢？岐伯说：胃脉实则邪气有余，将出现腹胀满病；胃脉虚则胃气不足，将出现泄泻病。

黄帝说：疾病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又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因于风邪，可变为寒热病；痒热既久，可成为消中病；气逆上而不已，可成为癫痫病；风气通于肝，风邪经久不愈，木邪侮土，可成为飧泄病；风邪客于脉，留而不去则成为疠风病；疾病的发展变化是不能够数清的。

黄帝说：各种痈肿、筋挛、骨痛的病变，是怎样产生的呢？岐伯说：这都是因为寒气聚集和八风邪气侵犯人体后而发生的变化。黄帝说：怎样进行治疗呢？岐伯说：由于四时偏胜之邪气所引起的病变，根据五行相胜的规律去治疗就会痊愈。

热论第三十五

本篇内容讨论热病的成因、证候分类、发展规律、治疗大发、禁忌、两感和预后等等，它是一篇系统而又全面的热病文献。由于讨论的都是有关热病的问题，所以篇名就叫做『热论篇』。

一切外感热病，都属于伤寒一类的疾病，但由于发病季节的不同，又有伤寒、温病、暑病等区别。决定『两感』热病预后好坏的关键在于『胃气』的存亡。热病的一般治疗原则是汗、下两大法。

黄帝问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愿闻其故。

岐伯对曰：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

伤寒：是外感性热病的总称，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伤寒，是由于感受四时邪气引起的外感性热病；狭义的伤寒是指由于感受邪气引起的外感性热病。李念莪注：『伤寒者，受冬月寒邪也。冬三月病为正伤寒，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巨阳：就是太阳。丹波元简：『滑本此下廿一字，移于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之下，徐本同，文义顺承，为胜。』李念莪注：『太阳也。太阳为六经之长，总摄诸阳。』诸阳之属：张景岳：『太阳谓六经之长；统摄阳分，故诸阳皆其所属。太阳经脉，复于巅背之表，故主诸阳之气分。』又张志聪：『属，会也。谓太阳为诸阳之会。』风府：穴名，在项后，入发际一寸，属督经脉。为足太阳、督脉、阳维之会。热虽甚不死：李念莪注：『寒郁于内，皮肤闭而为热，寒散即愈，故曰不死。』两感：阴阳两经表里同时受病，如太阳、少阴同病；阳明、太阴同病；少阳、厥阴同病。李念莪注：『指表里同病。一曰，太阳与少阳同病，在膀胱，则头痛；在肾，则口干烦满。二曰，阳明与太阴同病，在胃，则身热讚语；在脾，则腹满不欲食。三曰，少阳与厥阴同病，在少阳，则耳聋；在厥阴，则囊缩。三日传遍，再三日，则死。』

黄帝问道：现在所说的外感发热的疾病，都属于伤寒一类，其中有的痊愈，有的死亡，死亡的往往在六七日之间，痊愈的都在十日以上，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想听听其中的道理。岐伯回答说：太阳经为六经之长，统摄阳分，故诸阳皆隶属于太阳。太阳的经脉连于风府，与督脉、阳维相会，循行于巅背之表，所以太阳为诸阳主气，主一身之表。人感受寒邪以后，就要发热，发热虽重，一般不会死亡；如果阴阳二经表里同时感受寒邪而发病，就难免于死亡了。

帝曰：愿闻其状。岐伯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 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骨，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府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身热：张景岳：『伤寒多发热；而独此云身热者，盖阳明主肌肉，身热尤甚也。』不得卧：张景岳：『邪热在胃则烦，故不得卧。』丹波元简：『调经论云：阳明者，胃脉也，其气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也就是说阳明受邪，经气壅滞，影响到腑，使胃不安和，所以不得卧。少阳主骨：通行本『骨』作『胆』。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等并作骨。丹波元简：『盖太阳主皮肤，阳明主肉，少阳主骨，从外而内，殆是半表半里之部分，故改胆作骨，于义为长。』府：通行本作『藏』。元起注云：『伤寒之病，始入于皮肤之腠理，渐胜于诸阳，而未入府，故须汗，发其寒热而散之。』《太素》作『府』。

黄帝说：我想知道伤寒的症状。岐伯说：伤寒病一日，为太阳经感受寒邪，足太阳经脉从头下项，侠脊抵腰中，所以头项痛，腰脊强直不舒。

二日，阳明经受病，阳明主肌肉，足阳明经脉挟鼻络于目，下行入腹，所以身热目痛而鼻干，不能安卧。三日，少阳经受病，少阳主骨，足少阳经脉，循胁肋而上络于耳，所以胸胁痛而耳聋。若三阳经络皆受病，尚未入里入阴的，都可以发汗而愈。四日，太阴经受病，足太阴经脉散布于胃中，上络于咽，所以腹中胀满而咽干。五日，少阴经受病，足少阴经脉贯肾，络肺，上系舌本，所以口燥舌干而渴。

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藏不通，则死矣。

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满：同懑，烦闷的意思。囊：指阴囊。烦满而囊缩：指烦闷、阴囊抽缩。足厥阴经经脉环绕阴器、络于肝，所以厥阴受病就会感到烦满而囊缩。不满：丹波元简：『甲乙、伤寒例并无不满二字，上文不言腹满，此必衍文也。』嚏：丹波元简：『口问篇云：阳气合则嚏。』大气：王冰：『大气，谓大邪之气也。』按金匮有『大邪中表，小邪中里』之文，盖大气、大邪，是指外感六淫之邪而言。

六日，厥阴经受病，足厥阴经脉环阴器而络于肝，所以烦闷而阴囊收缩。如果三阴三阳经脉和五脏六腑均受病，以致营卫不能运行，五脏之气不通，人就要死亡了。

如果病不是阴阳表里两感于寒邪的，则第七日，太阳病衰，头痛稍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稍退；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将逐渐能听到声音；十日，太阴病衰，腹满已消，恢复正常，而欲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口不渴，不胀满，舌不干，能打喷嚏；十二日，厥阴病衰，阴囊松弛，渐从少腹下垂。至此，大邪之气已去，病也逐渐痊愈。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帝曰：善。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

治之各通其藏脉：张景岳：『谓当随经分治也。』泄：作泻下讲。遗：杨上善：『遗，余也。大气虽去，犹有残热在藏腑之内外，音多食以谷气热与故热相薄，重发热病，名曰余热病也。』薄：读如搏，意义相同，互相冲突扭结的意思。两热相合：柳沜：『两热者，谓所藏之热于新谷入气热相侵薄也。』逆从：盖谓逆治合从治，这是治疗的两大法则。又所谓逆从，是说根据病情而予以适当的治疗。又高士宗：『视其经脉之虚实，谓其阴阳之逆从。』

黄帝说：怎么治疗呢？岐伯说：治疗时，应根据病在何脏何经，分别予以施治，病将日渐衰退而愈。对这类病的治疗原则，一般病未满三日，而邪犹在表的，可发汗而愈；病已满三日，邪已入里的，可以泄下而愈。

黄帝说：热病已经痊愈，常有余邪不尽，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凡是余邪不尽的，都是因为在发热较重的时候强进饮食，所以有余热遗留。像这样的病，都是病势虽然已经衰退，但尚有余热蕴藏于内，如勉强病人进食，则必因饮食不化而生热，与残存的余热相搏，则两热相合，又重新发热，所以有余热不尽的情况出现。

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帝曰：其病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岐伯曰：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食肉则复，多食则遗：复，病愈而复发的意思。张景岳：『复者病复作，遗其延久也。』热病之后，脾胃气虚，运化无力，吃肉则不能消化，多吃则消化不完，食物与热相线搏结，容易复发。谵言：谵，音詹。集韵：『谵，多言也。』王冰：『谵言，谓妄谬而不次也。』

黄帝说：好，那么怎样治疗余热不尽呢？岐伯说：应诊察病的虚实，或补或泄，予以适当的治疗，可使其病痊愈。黄帝说：发热的病人在护理上有什么禁忌呢？岐伯说：当病人热势稍衰的时候，吃了肉食，病即复发；如果饮食过多，则出现余热不尽，这都是热病所应当禁忌的。

黄帝说：表里同伤于寒邪的两感症，其脉和症状是怎样的呢？岐伯说：阴阳两经表里同时感受寒邪的两感症，第一日为太阳与少阴两经同时受病，其症状既有太阳的头痛，又有少阴的口干和烦闷；二日，为阳明与太阴两经同时受病，其症状既有阳明的身热谵言妄语，又有太阴的腹满不欲食；三日，为少阳与厥阴两经同时受病，其症状既有少阳之耳聋，又有厥阴的阴囊收缩和四肢发冷。如果病势发展至水浆不入，神昏不知人事的程度，到第六天便死亡了。

帝曰：五藏已伤，六府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

阳明者，……故不知人：阳明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大源，所以说阳明是十二经脉之长。又阳明多血多气，所以说其血气盛。血气盛则感邪热俞盛，病俞甚，故易不知人。

黄帝说：病已发展至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荣卫不行，像这样的病，要三天以后死亡，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阳明为十二经之长，此经脉的气血最盛，所以病人容易神识昏迷。三天以后，阳明的气血已经竭尽，所以就要死亡。

刺热篇第三十六

本篇叙述了五脏热病的针刺治法，如取穴、护理等等。为了刺法能够用得得当，又详细地叙述五脏热病的症状、诊断、预后等，所谓『治病必先识病』，这个精神是很突出的。但主要内容是热病刺法，所以篇名就叫做『刺热篇』。

五脏热病的色诊可以从外知内，善为运用，确能做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本篇以东、南、西、北、中央五方定位作为五脏在面部的表现，如东为左颊，南为额庭，西为右颊，北为颐，中央为鼻。刺热病的孔穴以及护理方法，包括五十九刺、脊椎诸穴和饮之寒水、寒衣、寒处等。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多卧：张宛邻：『肝胆同气，但热故好眠。』争：谓热邪合正气相争，即邪正相争之谓。逆：吴崑：『逆，谓邪胜藏。』员员：张志聪：『员员，周转也。』尔雅：『头痛员员。』正谓作晕，故金人言头悬。卒心痛：卒，同猝。卒心痛，是突然发作心痛。

肝脏发生热病，先出现小便黄，腹痛，多卧，身发热。当热邪入脏，与正气相争时，则狂言惊骇，胁部满痛，手足躁扰不得安卧；逢到庚辛日，则因木受金克而病重，若逢甲乙日木旺时，便大汗出而热退，若气逆将在庚辛日死亡。治疗时，应刺足厥阴肝和足少阳胆经。若肝气上逆，则见头痛眩晕，这是因热邪循肝脉上冲于头所致。

心脏发热病，先觉得心中不愉快，数天以后始发热，当热邪入脏与正气相争时，则突然心痛，烦闷，时呕，头痛，面赤，无汗；逢到壬癸日，则因火受水克而病重，若逢丙丁日火旺时，便大汗出而热退，若邪气胜脏，病更严重，将在壬癸日死亡。治疗时，应刺手少阴心和手太阳小肠经。

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颔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颜：是额部。灵枢五色篇曰：『庭者，颜也。』腰痛：张景岳：『腰者，肾之府。热争于脾，则土邪乘肾，必注于腰，故为腰痛。』淅然：突然感到凛寒的样子。胸膺：胸，膺间也；膺，胸傍也。张景岳：『膺，胸之两傍高处也。』出血如大豆，立已：据高士宗注，这七个字应移在刺足少阴太阳之下。丹波元简：『余藏热病，不言出血，独于肺热病而言之，实为可疑，高说近是。』

脾脏发生热病，先感觉头重，面颊痛，心烦，额部发青，欲呕，身热。当热邪入脏，与正气相争时，则腰痛不可以俯仰，腹部胀满而泄泻，两颌部疼痛，逢到甲乙日木旺时，则因土受木克而病重，若逢戊已日土旺时，便大汗出而热退，若邪气胜脏，病更严重，就会在甲乙日死亡。治疗时，刺足太阴脾和足阳明胃经。

肺脏发生热病，先感到体表淅淅然寒冷，毫毛竖立，畏恶风寒，舌上发黄，全身发热。当热邪入脏，与正气相争时，则气喘咳嗽，疼痛走窜于胸膺背部，不能太息，头痛得很厉害，汗出而恶寒，逢丙丁日火旺时，则因金受火克而病重，若逢庚辛日金旺时，便大汗出而热退，若邪气胜脏，病更严重，就会在丙丁日死亡。治疗时，刺手太阴肺和手阳明大肠经，刺出其血如大豆样大，则热邪去而经脉和，病可立愈。

肾热病者，先腰痛，，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寒且，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诸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出也。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

澹澹然：王冰：『谓似欲不定也。』丹波元简：『说文：澹，水摇也。王注不定，义同。』诸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出也：王冰：『气王日为所胜，王则胜邪，故各当其王日汗。』高士宗：『此衍文也。下文云：诸当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大出也。误重于此。』

肾脏发生热病，先觉腰痛和小腿发痠，口渴得很厉害，频频饮水，全身发热。当邪热入脏，与正气相争时，则项痛而强直，小腿寒冷痠痛，足心发热，不欲言语。如果肾气上逆，则项痛头眩晕而摇动不定，逢利戊己日土旺时，则因水受土克而病重，若逢壬癸日水旺时，便大汗出而热退，若邪气胜脏，病更严重，就会在戊己日死亡。治疗时，刺足少阴肾和足太阳膀胱经。以上所说的诸脏之大汗出，都是到了各脏器旺之日，正胜邪却，即大汗出而热退病愈。

肝脏发生热病，左颊部先见赤色；心脏发生热病，额部先见赤色；脾脏发生热病，鼻部先见赤色；肺脏发生热病，右颊部先见赤色，肾脏发生热病，颐部先见赤色。

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热病从部所起者，至期而已；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则死。诸当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大出也。

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应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

治未病：谓病没有发作，就先给以治疗。部所：杨上善：『部所者，色部所也。』按即上文心颜、脾鼻、肾颐等。期：谓所胜日。刺之反者，三周而已：张景岳：『反，谓写虚补突也。病而反治，其病必甚，其愈反迟；三周者，谓三遇所胜之日而后已。』重逆：是一误再误的意思。以：甲乙经作先。

病虽然还没有发作，但面部已有赤色出现，就应予以刺治，这叫做『治未病』。

热病只在五脏色部所在出现赤色，并未见到其他症状的，为病尚轻浅，若予以及时治疗，则至其当旺之，病即可愈；若治疗不当，应泻反补，应补反泻，就会延长病程，虚通过三次当旺之日，始能病愈；若一再误治，势必使病情恶化而造成死亡。诸脏热病应当汗出的，都是至其当旺之日，大汗出而病愈。

凡治疗热病，应再喝些清凉的饮料，以解里热之后，再进行针刺，并且要病人衣服穿得单薄些，居住于凉爽的地方，以解除表热，如此使表里热退身凉而病愈。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手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热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热病始于头首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五十九刺。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阴、少阳。

刺足少阳，补手太阴：张志聪：『刺足少阳以写阳分之热，补足太阴以御外入之邪。盖邪在少阳，三阳为尽，太阴当受邪也。』五十九刺：指治热病的五十九穴，见水热穴论篇。根据王冰的注解，五十九刺所取穴位如下：上星、顖会、前顶、百会、后顶（计十五穴），五处、承光、通天、络却、玉枕、临泣、目窻、正营、承灵、脑空（左右合二十穴），以上二十五穴，可以散泄诸阳经上逆之热邪。大杼、膺俞、缺盆、背俞，左右计八穴，可以泻泄胸中之热邪。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左右计八穴，可以泄泻胃中之热邪。云门、髃骨、委中、髓空，计八穴，可以泄泻四支之热邪。魄户、神堂、魂门、意舍、志室，计十穴，可以泻泄五藏之热邪。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张景岳：『肾主骨，在窍为耳，热邪居之，故为身重、骨痛、耳聋。热伤真阴，则志气昏倦，故好瞑。仲景曰：少阴之为病，但欲寐。』瞑：通『眠』，假寐。

热病先出现胸胁痛，手足躁扰不安的，是邪在足少阳经，应刺足少阳经以泻阳分之邪，补足太阴经以培补脾土，病重的就用『五十九刺』的方法。

热病先手臂痛的，是病在上而发于阳，刺手阳明、太阴二经之穴，汗出则热止。

热病开始发于头部的，是太阳为病，刺颈项部的阳明穴位，汗出则热止。

热病先出现身体重，骨节痛，耳聋，昏倦嗜睡的，是发于少阴的热病，刺足少阴经之穴，病重的用『五十九刺』的方法。

热病先出现头眩晕昏冒而后发热，胸胁满的，是病发于少阳，并将传入少阴，使阴阳枢机失常，刺足少阴和足少阳二经，使邪从枢转而外出。

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

荣：张景岳：『荣，发见也。』颧：颧，音权。王冰：『颧骨，谓目下当外眦也。』荣未交：新校正：『按甲乙经、太素作荣未夭，下文荣未交亦作夭。』按玉机真藏论：『色夭不泽，谓之难已。』王冰注：『夭谓不明而恶。』据此，荣未夭是谓色泽未恶，病气尚浅，故可汗已。待时：就是指其当旺之时，也就是上文所谓『所胜日』。厥阴脉争见：张景岳：『六经热病之序；其始太阳，其终厥阴，今始终争见，则是一日府藏俱病，三日遍六经而死，缘其热本自肾发，故病内连肾也。』少阳之脉：新校正：『旧本无少阳之脉色也六字，乃王氏所添。王注非，当从上善之义。』少阴：张宛邻：『少阴当作厥阴。』

太阳经脉之病，赤色出现于颧骨部的，这是热病，若色泽尚未暗晦，病尚轻浅，至其当旺之时，可以得汗出而病愈。若同时又见厥阴经的脉证，死期不过三日，这是因为热病已连于肾，兼见少阳脉色。

少阳经脉之病，赤色出现于面颊的前方，这是少阳经脉热病，若色泽尚未暗晦，是病邪尚浅，至其当旺之时，可以得汗出而病愈。若同时又见少阴脉色现于颊部，其死期不过三日。

热病气穴：三椎下间主胸中热，四椎下间主鬲中热，五椎下间主肝热，六椎下间主脾热，七椎下间主肾热。荣在骶也，项上三椎陷者中也。颊下逆颧为大瘕，下牙车为腹满，颧后为胁痛，颊上者鬲上也。

气穴：即孔穴。椎：指脊椎骨。胸中热、鬲中热：鬲中热，甲乙经作胃中热。张志聪：『胸中鬲上，乃心肺之宫城。主胸中热者，写肺热也。鬲中热者，写心热也。』不曰心肺，而曰胸中、鬲中者，意言热在气分，面不干于藏真也。』荣在骶也：骶，营底，脊椎末了的尾骶骨，有长强穴。张景岳：『盖既取阳邪于上，仍当补阴于下，故曰荣在骶也。』高士宗：『荣为阴主下，若荣血之热病，其穴在脊骨尽处，故曰荣在骶也。』项上三椎陷者中也：张景岳：『此取脊椎之大法出。项上三椎者，乃项骨三节，非脊椎也，三椎陷者中，方是第一节，穴名大椎。』丹波元简：『荣在骶也，项上三椎陷者中也，此二句义未太明。』大瘕：瘕，音假。大瘕泄，是泻泄的一种，症状为腹泻里急后重而茎中痛。牙车：就是颊车，在颊的下侧。

治疗热病的气穴：第三脊椎下方主治胸中的热病，第四脊椎下方主治膈中的热病，第五脊椎下方主治肝热病，第六脊椎下方主治脾热病，第七脊椎下方主治肾热病。治疗热病，即取穴于上腧，以泻阳邪，当再取穴于下腧，以补阴气，在下取穴在尾骸骨处。项部第三椎以下凹陷处的中央部位是大椎穴，由此向下便是脊椎的开始。诊察面部之色，可以推知腹部疾病，如颊部赤色由下向上到颧骨部，为有『大瘕泄』病；见赤色自颊下行至颊车部，为腹部胀满；赤色见于颧骨后侧，为胁痛；赤色见于颊上，为病在膈上。

评热病论第三十七

本篇内容讨论阴阳交、风厥、劳风、肾风等几种病证；而这些病证的成因，皆由于风和热的乘虚侵袭，病情是属于热病之类，所以篇名就叫做『评热病论』。

黄帝问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

岐伯对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帝曰：愿闻其说。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躁疾：指脉搏的形状躁速不静。脉躁疾：指脉象躁动急速。阴阳交：张景岳：『以阳邪交入阴分，则阴气不守，故曰阴阳交。』意思是说热邪（阳邪）深入阴分，精气消烁，而热邪不退，所以是死症。阳，指阳热邪气；阴，指阴精正气。精无俾：俾，补益也，意思是说精气缺乏后续。俾：补助、补充的意思。倾：倾倒，这里含有危险、败坏的意义。三死：马莳：『汗后辄复热，不能食者，一死；汗出脉尚燥盛者，二死；汗后反狂言失志者，三死。』三死，指汗出复热而不能食、脉躁盛、狂言三症。

黄帝问道：得温病的人，出汗以后身体即发热，脉躁动，病情也不因汗出而稍减，并且言语狂乱，不食东西，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答道：病名叫阴阳交，是一种死症。黄帝道：希望能听到其中的道理。岐伯说：人之所以出汗，是由于水谷入胃，化生精微。现在邪气在骨肉之间交争而出汗，这是由于邪气退而精气胜的原因，精气胜就应该能吃东西，而不再发热；发热是邪气引起的，汗是精气的反映。现在出汗而又发热，说明邪气已经胜于正气了。不吃东西，是精气缺乏，而精气缺乏，会使热邪更盛。汗出而热留不退，病人的生命就危在旦夕了。而且《热论》说过：汗出而脉尚躁动旺盛的，则死。现在脉象与出汗不相应，这是精气不能胜于病邪，死的征象是显著的。至于言语狂乱，是神志失常的缘故，而神志失常的也会死亡。现在死征有了三种，而不见一点生机，那么即使有好转的现象，也是必定要死的。

帝曰：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其为表里也，得热则上从之，从之则厥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里刺之，饮之服汤。

帝曰：劳风为病何如？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俯仰。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

风厥：指太阳受风，精亏不足，少阴虚火上逆而发热汗出，烦闷不除的病症。厥，是上气下逆。卒：尽的意思。上从之：王冰：『上从之，谓少阴随从于太阳而上也。』指少阴虚热随太阳之气上逆。表里刺之：王冰：『谓泻太阳、补少阴也。』张景岳：『刺表以泻风热之阳邪，刺里以下少阴之逆也。』汤：诸汤药。劳风：张景岳：『因劳伤风也。』指因劳成虚，因虚受风引起的以恶风阵寒，颈项僵硬，咳嗽吐浓痰的一种病症。法在肺下：吴崑：『其受邪由于肺下，盖四椎、五椎、六椎之间也。』强上冥视：王冰：『头项强而视线不明也。』丹波元简：『盖冥即目眩之谓。』唾出若涕：丹波元简：『古无痰字，此云唾出如涕，谓吐粘痰也。』以救俯仰：尤怡：『肺主气而司呼吸，风热在肺，其液必结，其气必壅，是以俯仰皆不顺利，故曰当救俯仰也。救俯仰者，即利肺气、散邪气之谓乎。』张宛邻：『以救俯仰，谓通利气道，使呼吸得达。』巨阳引，精者三日：吴崑：『巨阳与少阴肾为表里，肾者精之府，精，阴体也，不能自行，必巨阳之气引之，乃能施泄，故曰巨阳引精，是为少壮人也，水足以济火，故三日可愈。中年者精最未竭，比之少壮则弱矣，故五日可愈。老年之人，天癸竭矣，故云不精，不精者，真阴衰败，不足以济火，故治之七日始愈。』巨阳引：指在太阳经上取穴，进行针刺以引动经气的一种治疗方法。

黄帝道：有人身体发热，汗出烦闷，就是说烦闷不因汗出而解，这又是什么病？岐伯说：汗出而身体发热，是由风邪引起的；汗出而烦闷难解，是由于气机上逆，这个病名叫做风厥。

黄帝道：希望知晓其中的道理。岐伯说：太阳经主宰诸阳之气，是身之表，所以容易先受病邪，而少阴和太阳互为表里，如果少阴受太阳发热的影响，从而随之上逆，便成为厥。

黄帝说：怎样治疗呢？岐伯说：刺太阳和少阴两经的穴，同时内服汤药。

黄帝道：劳风这种病是如何的？岐伯说：劳风发病是在肺下，它的症状是头项僵直，目视不明，吐黏痰，恶风易发寒颤。

黄帝说：怎样治疗呢？岐伯说：首先要节制动作，注意休息；其次是依靠服药引太阳经的阳气，以解郁闭之邪。通过这样的治疗，青壮年三日可以愈，中年人精气稍衰的，五日可愈，老年或精气不足的，七日可愈。这种病人，会咳出青黄的痰，样子像稠脓，大小像弹丸。这种稠痰应当从口中或鼻中排出才好，如果不能咳出，就要伤肺，伤了肺就会死亡。

帝曰：有病肾风者，面胕庞然壅，害于言，可刺不？岐伯曰：虚不当刺。不当刺而刺，后五日，其气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病名曰风水，论在《刺法》中。

帝曰：愿闻其说。岐伯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也。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则咳甚，上迫肺也。诸有水气者，微肿先见于目下也。

肾风：风热伤肾，肾不能主水，水邪泛滥而出现水肿的一种病症。胕：音附。马莳：『足面也。』庞然：庞，音茫。王冰：『痝然，肿起貌。』即肿起的样子。壅：王冰：『壅，谓目下壅如卧蚕形也。』气：指病气而言。至：王冰：『至；谓病气来至也。然谓藏配日，而五日至肾。』身重难以行：张景岳：『胃主肌肉，其脉行于足，水气居于肉中，故身重不能行。』正偃：偃，仰面倒下。正偃，即仰卧。风水：张景岳：『肾主水，风在肾经，即名风水。』按风水病名，与上文肾风，是词异而实一，风水之名，与前节劳风命名，同一意义，是由病因、病理的变化，而加以命名的。论在《刺法》中：张景岳：『水热穴论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马莳注：『凑，聚也。凡邪之所凑于阳经者，其阳之气必虚；邪之所凑于阴经者，其阴经之气必虚。』凑，凑合，这里作侵犯讲。

黄帝道：有患肾风的病人，面部足背浮肿、目下壅起像卧蚕一般，言语也感到不便，像这样的病人，可以针刺吗？岐伯说：肾已重虚，不应当用刺法，如已用了刺法，五天后病气必然会来的。黄帝道：病气来了会怎样？岐伯说：如病气来了，一定会感到气短，时时发热，从胸背上至头部，汗出、手热、多渴、小便色黄、眼睑浮肿、腹中鸣响，身体沉重，行动困难。若病在妇女，月经就会停止，胸闷，不能吃东西，不能仰卧，仰卧就咳嗽得非常厉害，这病叫做风水。在《刺法》篇里有详细的论述。

黄帝道：希望你说说这其中的缘由。岐伯说：邪气的聚集，因为正气的不足。肾阴不足时，阳邪就乘虚聚合在一起，所以短气，时时发热、汗出、小便色黄，这是因为有了内热，不能仰卧，是胃中不和。仰卧就咳嗽加重，是水气向上迫肺。凡是有水气的病人，微肿的预兆可在目下看出。

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正偃则咳出清水也。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也。腹中鸣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则烦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难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帝曰：善。

真气上逆：张景岳：『真气者，藏真气之心气也。心属火，而恶水邪，水气上乘，则迫其心气上逆，是以口苦舌干。』胞脉：即子宫的络脉。胞，就是子宫。

黄帝说：为什么？岐伯说：水属于阴，目下也属阴，腹部为至阴之处，所以腹中有水，目下必然出现微肿。心气上逆，所以口苦舌干，不能仰卧。仰卧就会咳出清水。凡是水气病人，都不能仰卧，因为卧后会感到惊恐不安，而惊恐就会使咳嗽加重。腹中鸣响，是由于胃水随经下泄。水气迫脾就会烦闷而不想吃东西。食物不能下咽，是胃中有阻隔。身体沉重，难以行动，是胃的经脉下行于足的缘故。妇女月经不来，是因为胞脉闭塞。胞脉属于心脏，而下络于胞中，现在水气上道迫肺，心气不能下通，所以月经就不来了。黄帝说：讲得很好！

疟论第三十八

本篇内容专门讨论疟疾的原因、病机、症状、治疗等，系统而很详细，足见疟疾一病的研究，在当时已很深刻了。由于讨论内容都在疟疾方面，所以篇名就叫做『疟论』。

疟病的形成，大都由于感受风寒、水气、暑热等原因。受邪先后不同，则寒热情况亦异。疾疟则是由于肺素有热的关系，所以但热不寒。疟邪在人体内，必和卫气相逢才能发病；病至及期，阴阳气衰，邪气和卫气相离，病才休止。因邪气所中有浅深，和卫气相逢的时间就有差别，因而有日发、间日发、数日一发以及渐迟、渐早的不同。发作时的寒热交作，是由于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并所致。疟疾的治疗，攻邪应在未发病之前或已衰之后，正当发作时不宜进行针刺恐邪未去而正先受伤。

黄帝问曰：夫痎疟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也？岐伯对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帝曰：何气使然？愿闻其道。岐伯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

痎疟：甲乙经、千金方无痎字。丹波元简：『说文云：痎，二日一发疟也。盖疟多二日一发者，因此为之总称耳。』按下文云：『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搏，是以日作。』按照这段说法，该疟是日发疟，不是二日一发疟，从千金方为是。李念莪注：『诸疟之通称。』蓄作：不发之谓蓄，发作之谓也。伸欠：张景岳：『伸者，伸其四体，邪动于经也；欠，呵欠也，阴阳争引而发。』寒栗鼓颔：栗，发抖；颔，指下颌骨；鼓，鼓动。鼓颔：下颔颤动也。寒栗鼓颔，是因寒冷而全身发抖，下颌骨也随之鼓动。阴阳上下交争：王冰：『阳气者，下行极而上，阴气者，上行极而下，故曰阴阳上下。』虚实更作：因为阴阳交争，阴盛则阳虚阳，盛则阴虚，疟疾发作，阴阳更替相胜，所以有寒有热，就是虚实更作的意思。阴阳相移：指阳并于阴，阴并于阳，虚突互相移易转化的意思。李念莪注：『阳主上行，阴主下行，邪乘之则争矣。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邪入于阴，则阴实阳虚；邪入于阳，则阳实阴虚。故曰更作，曰相移也。』腰背头项痛：滑寿：『此下当有少阳虚一节。』

黄帝问道：一般说来疟疾都由于感受了风邪而引起，它的休作有一定时间，这是什么道理？岐伯回答说：疟疾开始发作的时候，先起于毫毛竖立，继而四体不舒，呵欠连连，乃至寒冷发抖，下颌鼓动，腰脊疼痛；及至寒冷过去，便是全身内外发热，头痛有如破裂，口渴喜欢冷饮。

黄帝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说明它的道理。岐伯说：这是由于阴阳上下相争，虚实交替而作，阴阳虚实相互移易转化的关系。阳气并入于阴分，使阴气实而阳气虚，阳明经气虚，就寒冷发抖乃至两颌鼓动；太阳经气虚，便腰背头项疼痛；三阳经气都虚，则阴气更胜，阴气胜则骨节寒冷而疼痛，寒从内生，所以内外都觉寒冷。如阴气并入阳分，则阳气实而阴气虚。阳主外，阳盛就发生外热；阴主内，阴虚就发生内热，因此外内都发热，热甚的时候就气喘口渴，所以喜欢冷饮。

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也。此令人汗出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

帝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

薄：搏击。

这都是由于夏天伤于暑气，热气过盛，并留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亦即荣气居留的所在。由于暑热内伏，使人汗孔疏松，腠理开泄，一遇秋凉，汗出而感受风邪，或者由于洗澡时感受水气，风邪水气停留于皮肤之内，与卫气相合并居于卫气流行的所在；而卫气白天行于阳分，夜里行于阴分，邪气也随之循行于阳分时则外出，循行于阴分时则内搏，阴阳内外相搏，所以每日发作。

黄帝道：疟疾有隔日发作的，为什么？岐伯说；因为邪气舍留之处较深，向内迫近于阴分，致使阳气独行于外，而阴分之邪留着于里，阴与阳相争而不能即出，所以隔一天才发作一次。

帝曰：善。其作日晏与其日早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邪气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也晏，此先客于脊背也。

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于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骶骨，二十二日入于脊内，注于伏膂之脉，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日高，故作日益早也。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藏，横连膜原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

风府：穴名，在颈项中央入发际一寸。循膂而下：就是病邪沿着背向下。膂，脊背。骶骨：骶，音底。骶骨，就是尾骶骨。伏膂之脉：甲乙经作『太冲之脉。』黄帝内经太素作『伏冲之脉』。丹波元简：『太冲、伏冲、伏膂，皆脉耳。』缺盆：丹波元简：『缺盆非阳明胃经之缺盆。本论篇云：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乃指任脉天突穴而言耳。』膜原：王冰：『膜原，谓膈募之原系。』丹波元简：『膜本取义帷幕之幕，膜间薄皮，遮隔浊气者，犹幕之在上，故谓之幕，因从肉作膜；其作募者，幕之讹尔。太阴阳明论：脾欲谓以膜相连尔。太素膜作募，知此募、幕互误。膜原，有二义，一指胸腹肉理之间的空隙处；一指藏腑之外，与胃相近的脂膜。』其间日发者，……故间日乃作也：此四十四字，高士宗移前，为『帝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之答语，置于『其气之舍深』之上，谓此段旧本在『故作日益早』之下，尽改正于此。丹波元简：『此一节乃前节答语，其谓错简明矣。』

黄帝道：讲得好！疟疾发作的时间，有逐日推迟，或逐日提前的，是什么缘故？岐伯说：邪气从风府穴侵入后，循脊骨逐日逐节下移，卫气是一昼夜会于风府，而邪气却每日向下移行一节，所以其发作时间也就一天迟一天，这是由于邪气先侵袭于脊骨的关系。

每当卫气会于风府时，则腠理开发，腠理开发则邪气侵入，邪气侵入与卫气交争，病就发作，因邪气日下一节，所以发病时间就日益推迟了。这种邪气侵袭风府，逐日下移一节而发病的，约经二十五日，邪气下行至骶骨；二十六日，又入于脊内，而流注于伏肿脉；再沿冲脉上行，至九日上至于缺盆之中。因为邪气日渐上升，所以发病的时间也就一天早一天。至于隔一天发病一次的，是因为邪气内迫于五脏，横连于膜原，它所行走的道路较远，邪气深藏，循行迟缓，不能和卫气并行，邪气与卫气不得同时皆出，所以隔一天才能发作一次。

帝曰：夫子言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气入，入则病作，今卫气日下一节，其气之发也，不当风府，其日作者奈何？

岐伯曰：风无常府，卫气之所发必开其腠理，邪气之所合，则其府也。

卫气之所发：灵柩、巢氏病源『发』作『应』。则其府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经、巢元方，则其府也作其病作。』

黄帝道：您说卫气每至于风府时，腠理开发，邪气乘机袭入，邪气入则病发作。现在又说卫气与邪气相余的部位每日下行一节，那么发病时，邪气就并不恰在于风府，而能每日发作一次，是何道理？

岐伯说：风邪侵袭人体没有一定的部位，只要卫气与之相应，腠理开发，邪气得以凑合，这就是邪气侵入的地方，也就是发病的所在。

帝曰：善。夫风之与疟也，相似同类，而风独常在，疟得有时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风气留其处，故常在，疟气随经络沈以内薄，故卫气应乃作。

帝曰：疟先寒而后热者何也？岐伯曰：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夫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病以时作，名曰寒疟。

帝曰：先热而后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

沈以内薄：新校正：『按甲乙经作次以内搏。』凄沧：辞源：『凄沧，大凉也。』张景岳：『凄沧，谓浴水乘凉之类也。因暑受寒，则腠理理闭，汗不出；寒邪先伏于皮肤之中，得清秋之气，而风袭于外，则病发也。』冤：苦闷。瘅：音瘅。王冰：『瘅，热也，极热为之也。』瘅，即热。

黄帝道：讲得好！风病和疟疾相似而同属一类，为什么风病的症状持续常在，而疟疾却发作有休止呢？岐伯说：风邪为病是稽留于所中之处，所以症状持续常在；疟邪则是随着经络循行，深入体内，必需与卫气相遇，病才发作。

黄帝道：疟疾发作有先寒而后热的，为什么？岐伯说：夏天感受了严重的暑气，因而汗大出，腠理开泄，再遇到寒凉水湿之气，便留藏在腠理皮肤之中，到秋天又伤了风邪，就成为疟疾了。所以水寒，是一种阴气，风邪是一种阳气。先伤于水寒之气，后伤于风邪，所以先寒而后热，病的发作有一定的时间，这名叫寒疟。

黄帝道：有一种先热而后寒的，为什么？岐伯说：这是先伤于风邪，后伤于水寒之气，所以先热而后寒，发作也有一定的时间，这名叫温疟。还有一种只发热而不恶寒的，这是由于病人的阴气先亏损于内，因此阳气独旺于外，病发作时，出现少气烦闷，手足发热，要想呕吐，这名叫瘅疟。

帝曰：夫经言有余者写之，不足者补之，今热为有余，寒为不足。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余不足之类。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必须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愿闻其说。

岐伯曰：经言无刺熇熇之气，无刺浑浑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疟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当是之时，阳虚而阴盛，外无气故先寒栗也。阴气逆极，则复出之阳，阳与阴复并于外，则阴虚而阳实，故先热而渴。

经言：张景岳：『引灵枢逆顺篇也。』丹波元简：『出灵枢逆顺第五十五篇，不同。』熇熇：音郝，热势炽盛的形容词，热炽盛的样子。浑浑：脉象浑乱的形容词。张景岳：『阴阳虚实未定也。』漉漉：汗大出的形容词。外无气：吴崑：『外无气，谓卫气并入于阴而表虚也。』

黄帝道：医经上说有余的应当泻，不足的应当补。今发热是有余，发冷是不足。而疟疾的寒冷，虽然用热水或向火，亦不能使之温暖，及至发热，即使用冰水，也不能使之凉爽。这些寒热都是有余不足之类。但当其发冷、发热的时候，良医也无法制止，必须待其病势自行衰退之后，才可以施用刺法治疗，这是什么缘故？请你告诉我。

岐伯说：医经上说过，有高热时不能刺，脉搏纷乱时不能刺，汗出不止时不能刺，因为这正当邪盛气逆的时候，所以不可立即治疗。疟疾刚开始发作，阳气并于阴分，此时阳虚而阴盛，外表阳气虚，所以先寒冷发抖；至阴气逆乱已极，势必复出于阳分，于是阳气与阴气相并于外，此时阴分虚而阳分实，所以先热而口渴。

夫疟气者，并于阳则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热。疟，风寒气也不常，病极则复至。病之发也，如火之热，如风雨不可当也。故经言曰：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谓也。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

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奈何？岐伯曰：疟之且发也，阴阳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也。阳已伤，阴从之，故先其时坚束其处，令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病极则复至：这是说疟疾的发作是阴阳之气俱逆极，但极则病衰，经过一个休止时期再复发。下文云：『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就是病极则复的意思。方其盛时，必毁：盛，指邪气盛；毁，指正气受伤。这是说当邪气盛时不可攻邪，攻之则正气受伤，因为疟邪是于正气相并而居的。大昌：含有胜利成功的意思。

因为疟疾并于阳分，则阳气胜，并于阴分，则阴气胜；阴气胜则发寒，阳气胜则发热。由于疟疾感受的风寒之气变化无常，所以其发作至阴阳之气俱逆极时，则寒热休止，停一段时间，又重复发作。当其病发作的时候，像火一样的猛烈，如狂风暴雨一样迅不可当。所以医经上说：当邪气盛极的时候，不可攻邪，攻之则正气也必然受伤，应该乘邪气衰退的时候而攻之，必然获得成功，便是这个意思。在疟疾未发的时候，阴气尚未并于阳分，阳气尚未并于阴分，便进行适当的治疗，则正气不至于受伤，而邪气可以消灭。所以医生不能在疟疾发病的时候进行治疗，就是因为此时正当正气和邪气交争逆乱的缘故。

黄帝道：讲得好！疟疾究竟怎样治疗？时间的早晚应如何掌握？岐伯说：疟疾将发，正是阴阳将要相移之时，它必从四肢开始。若阳气已被邪伤，则阴分也必将受到邪气的影响，所以只有在未发病之先，以索牢缚其四肢末端，使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两者不能相移；牢缚以后，审察络脉的情况，见其孙络充实而郁血的部分，都要刺出其血，这是当真气尚未与邪气相并之前的一种『迎而夺之』的治法。

帝曰：疟不发，其应何如？岐伯曰：疟气者，必更盛更虚，当气之所在也。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

帝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间日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府，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

帝曰：论言夏伤于暑，秋必病疟，今疟不必应者，何也？岐伯曰：此应四时者也。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

客于六府：张景岳：『客，犹言会也。』丹波元简：『考上文并无客于六府之说，疑是风府之讹。』

黄帝道：疟疾在不发作的时候，它的情况应该怎样？岐伯说：疟气留舍于人体，必然使阴阳虚实，更替而作。当邪气所在的地方是阳分，则发热而脉搏躁急；病在阴分，则发冷而脉搏较静；病到极期，则阴阳二气都以衰惫，卫气和邪气互相分离，病就暂时休止；若卫气和邪气再相遇合，则病又发作了。

黄帝道：有些疟疾隔二日，或甚至隔数日发作一次，发作时有的口渴，有的不渴，是什么缘故？岐伯说：其所以隔几天再发作，是因为邪气与卫气相会于风府的时间不一致，有时不能相遇，不得皆出，所以停几天才发作。疟疾发病，是由于阴阳更替相胜，但其中程度上也有轻重不同，所以有的口渴，有的不渴。

黄帝道：医经上说夏伤于暑，秋必病疟，而有些疟疾并不是这样，是什么道理？岐伯说：夏伤于暑，秋必病疟，这是就和四时发病规律相应而言。亦有些疟疾形症不同，与四时发病规律相反的。如发于秋天的，寒冷较重；发于冬天的，寒冷较轻；发于春天的，多恶风；发于夏天的，汗出得很多。

帝曰：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舍于何藏？岐伯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

帝曰：瘅疟何如？岐伯曰：瘅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反之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故命曰瘅疟。帝曰：善。

阳气大发：春天天气渐暖，一切生物都有生发的气象，人体机能也随着时令的生气而活跃，这种情况，称之为阳气大发。脑髓烁：因暑气影响，使精神疲惫，头脑昏沉，似乎脑髓被灼烁的样子。烁：消熔。气盛：肺热则肺气实，所以说气盛。下面所说的中气实，正是由于气盛上冲所致。

黄帝道：有病温疟和寒疟，邪气如何侵入？逗留在哪一脏？岐伯说：温疟是由于冬天感受风寒，邪气留藏在骨髓之中，虽到春天阳气生发活泼的时候，邪气仍不能自行外出，乃至夏天，因夏热炽盛，使人精神倦怠，脑髓消烁，肌肉消瘦，腠理发泄，皮肤空疏，或由于劳力过甚，邪气才乘虚与汗一齐外出。这种病邪原是伏藏于肾，故其发作时，是邪气从内而于外。这样的病，阴气先虚，而阳气偏盛，阳盛就发热，热极之时，则邪气又回入于阴，邪入于阴则阳气又虚，阳气虚便出现寒冷，所以这种病是先热而后寒，名叫温疟。

黄帝道：瘅疟的情况怎样？岐伯说：瘅疟是由于肺脏素来有热，肺气壅盛，气逆而上冲，以致胸中气实，不能发泄，适因劳力之后，腠理开泄，风寒之邪便乘机侵袭于皮肤之内、肌肉之间而发病，发病则阳气偏盛，阳气盛而不见衰减，于是病就但热不寒了。为什么不寒？因邪气不入于阴分，所以但热而不恶寒，这种病邪内伏于心脏，而外出则留连于肌肉之间，能使人肌肉瘦削，所以名叫瘅疟。

腹中论第三十九

本篇内容讨论了几种腹中疾患的证治，如臌胀、血枯、伏梁、热中、消中、厥逆等。由于这些疾病都生在腹中，所以就用『腹中』二字名篇。

除了上述疾病的病因、症状、治法、禁忌等，本篇还探讨妊娠与腹中疾患的鉴别要点。

黄帝问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岐伯对曰：名为鼓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帝曰：其时有复发者，何也？岐伯曰：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也。虽然其病且已时，故当病气聚于腹也。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鼓胀：是一种以腹部胀大如鼓，皮色萎黄，脉络显露为特征的疾病。现在把肝硬化腹水后期归为这类疾病。李念莪注：『胀甚，腹皮绷急，中空无物。』鸡矢醴：治疗鼓胀的药酒方名。张景岳：『鸡矢之性，能消积下气，通利大小二遍，盖攻伐实邪之剂也。』知：是见效的意思。已：此处作病愈解。出清液：谓口泛清水。

黄帝问道：有一种心腹胀满的病，早晨吃了饭晚上就不能再吃，这是什么病呢？岐伯回答说：这叫鼓胀病。黄帝说：如何治疗呢？岐伯说：可用鸡矢醴来治疗，一剂就能见效，两剂病就好了。黄帝说：这种病有时还会复发，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这是因为饮食不注意，所以病有时复发。这种情况多是正当疾病将要痊愈时，而又复伤于饮食，使邪气复聚于腹中，因此鼓胀就会再发。

黄帝说：有一种胸胁胀满的病，妨碍饮食，发病时先闻到腥臊的气味，鼻流清涕，先唾血，四肢清冷，头目眩晕，时常大小便出血，这种病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岐伯说：这种病的名字叫血枯，得病的原因是在少年的时候患过大的失血病，使内脏有所损伤，或者是醉后肆行房事，使肾气竭，肝血伤，所以月经闭止而不来。

帝曰：治之奈何？复以何术？岐伯曰：以四乌鲗骨、一藘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为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曰伏梁。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则因阴，必下脓血，上则迫胃脘，生鬲，侠胃脘内痈。此久病也，难治。居齐上为逆，居齐下为从，勿动亟夺，论在《刺法》中。

乌鲗骨：本草纲目：『主女子血枯病，伤肝，唾血，下血。』乌鲗骨，即乌贼骨，又叫海螵蛸。藘茹：即茜草。本草纲目：『通经脉，活血行血。』雀卵：麻雀卵。功能补精益血，治男子阴萎不起，女子带下血闭。后饭：即饭前服药的意思。鲍鱼汁：本草纲目：『治女子血枯病伤肝，利肠。』不：同否。伏梁：指脘腹痞满肿块的一类疾病。齐：同脐。勿动亟夺：高士宗：『勿动亟夺，犹言勿用急切按摩以夺之。不当急夺而妄夺，必真气受伤而致死。』

黄帝说：怎样治疗呢？要用什么方法使其恢复？岐伯说：用四份乌贼骨，一份藘茹，二药混合，以雀卵为丸，制成如小豆大的丸药，每次服五丸，饭前服药，饮以鲍鱼汁。这个方法可以通利肠道，补益损伤的肝脏。

黄帝说：病有少腹坚硬盛满，上下左右都有根蒂，这是什么病呢？可以治疗吗？岐伯说：病名叫伏梁。黄帝说：伏梁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岐伯说：小腹部里藏着大量脓血，居于肠胃之外，不可能治愈的。在诊治时，不宜重按，每因重按而致死。

黄帝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岐伯说：此下为小腹及二阴，按摩则使脓血下出；此上是胃脘部，按摩则上迫胃脘，能使横膈与胃脘之间发生内痈，此为根深蒂固的久病，故难治疗。一般地说，这种病生在脐上的为逆症，生在脐下的为顺症，切不可急切按摩，以使其下夺。关于本病的治法，在《刺法》中有所论述。

此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齐下，故环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

帝曰：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石药发瘨，芳草发狂。夫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药，是病不愈。愿闻其说。岐伯曰：夫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

风根：张景岳：『风根，即寒气也，如百病始生篇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绩。即此谓也。』肓：吴崑：『脐下气海也，一名脖胦。』水溺：吴崑：『水溺，小便也。』热中、消中：即后世所谓的三消病。高梁：甲乙经作膏粱。张景岳：『高梁，厚味也。』瘨：同癫。

这是由于宿受风寒所致。风寒之气充溢于大肠而留著于肓，肓的根源在脐下气海，所以绕脐而痛。这种病不可用攻下的方法治疗，如果误用攻下，就会发生小便涩滞不利的病。

黄帝说：先生屡次说患热中、消中病的，不能吃肥甘厚味，也不能吃芳香药草和金石药，因为金石药物能使人发癫，芳草药物能使人发狂。患热中、消中病的，都是富贵之人，现在如禁止他们吃肥甘厚味，则不适合他们的心理，不使用芳草石药，又治不好他们的病，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呢？我愿意听听你的意见。岐伯说：芳草之气多香醇，石药之气多猛悍，这两类药物的性能都是迅速坚劲的，若非性情和缓的人，不可以服用这两类药物。

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热气剽悍，药气亦然，二者相遇，恐内伤脾。脾者，土也，而恶木，服此药者，至甲乙日更论。

帝曰：善。有病膺肿颈痛、胸满腹胀，此为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则喑，石之则狂，须其气并，乃可治也。

剽悍：轻急猛峻的意思。更论：甲乙经作『当愈甚』三字。膺肿颈痛、胸满腹胀：马莳：『膺颈胸腹，皆在上中二焦也。今膺肿颈痛，胸满腹胀，则下气上逆，病名曰厥逆。』名厥逆：张景岳：『此以阴并于阳，下逆于上，故病名厥逆。』指阴气并于阳上逆的意思。喑：失音。

黄帝说：不可以服用这两类药物，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因为这种人平素嗜食肥甘而生内热，热气本身是剽悍的，药物的性能也是这样，两者遇在一起，恐怕会损伤人的脾气，脾属土而恶木，所以服用这类药物，在甲日和乙日肝木主令时，病情就会更加严重。

黄帝说：好。有人患膺肿颈痛，胸满腹胀，这是什么病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岐伯说：病名叫厥逆。黄帝说：怎样治疗呢？岐伯说：这种病如果用灸法便会失音，用针刺就会发狂，必须等到阴阳之气上下相合，才能进行治疗。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阳气重上，有余于上。灸之则阳气入阴，入则喑；石之则阳气虚，虚则狂。须其气并而治之，可使全也。

帝曰：善。何以知怀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无邪脉也。

帝曰：病热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热病者，阳脉也，以三阳之动也。人迎一盛少阳，二盛太阳，三盛阳明，入阴也。夫阳入于阴，故病在头与腹，乃胀而头痛也。帝曰：善。

入则喑：张景岳：『阳气有余于上，而复灸之，是以火济火也。阳极乘阴，则阴不能支，故失声为瘖。』虚则狂：张景岳：『阳并于上，其下必虚，以石泄之，则阳气随刺而去，气去则上下俱虚，而神失其守。故为狂也。』以三阳之动也：动，甲乙经作『盛』。张景岳：『阳脉者，火邪也。凡病热者，必因于阳，故三阳之脉，其动甚也。』三阳，即少阳、阳明、太阳，意思是三阳之脉盛大。入阴也：新校正：『甲乙无入阴也三字。』

黄帝说：为什么呢？岐伯说：上本为阳，阳气又逆于上，重阳在上，则有余于上，若再用灸法，是以火济火，阳极乘阴，阴不能上承，故发生失音；若用砭石针刺，阳气随刺外泄则虚，神失其守，故发生神志失常的狂症；必须在阳气从上下降，阴气从下上升，阴阳二气交并以后再进行治疗，才可以获得痊愈。

黄帝说：好。妇女怀孕且要生产是如何知道的呢？岐伯说：其身体似有某些病的征候，但不见有病脉，就可以诊为妊娠。

黄帝说：有病发热而兼有疼痛的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阳脉是主热症的，外感发热是三阳受邪，故三阳脉动甚。若人迎大一倍于寸口是病在少阳；大两倍于寸口，是病在太阳；大三倍于寸口，是病在阳明。三阳既毕，则传入于三阴。病在三阳，则发热头痛，今传入于三阴，故又出现腹部胀满，所以病人有腹胀和头痛的症状。黄帝说：说得好。

厥论第四十

『厥』症的病机，是阴阳气不相顺接。其致病原因，或过用伤精，或醉饱伤中。所出现的症状，有属于寒，有属于热，有仅手足厥逆，有猝然暴死不知人等的轻重不同。论证方法，可用阴阳顺逆来分析；亦可用六经形症来归纳。治疗法则，当然主要在乎调其阴阳；但亦必须治其主病之经。这篇经文具体讨论厥证相关各方面的问题，所以篇名叫做『厥论』。内容叙及寒厥、热厥和十二经的厥状。

黄帝问曰：厥之寒热者，何也？岐伯对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

帝曰：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阴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气胜，则足下热也。

帝曰：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岐伯曰：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

厥：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阳气胜的为『热厥』；阴气胜的为『寒厥』。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下，足部；足部阳气虚弱，阴寒之气乘机侵入，足冷，称为寒厥。厥者，逆也。下气逆上，即眩仆不知人事，轻者渐甦，重则即死。阴阳之气衰于下，则寒热二厥，由之而生。本节乃专论最轻微的寒热二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足部阴气逐渐衰弱，阳热邪气乘机侵入，足热，称热厥。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足三阳经下行，沿下肢外侧止于足趾外端，所以说五指之表。下文足三阴经都起于足趾内侧端，沿下肢内侧上行，叫五指之里。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不从外，指不是受外邪所导致；皆从内，指寒从中生，阳虚不制阴则寒。

黄帝问：厥病有寒有热，是为什么呢？岐伯回答说：阳气从足部渐衰，就是寒厥；阴气从足部渐衰，就是热厥。

黄帝问：热厥必定先从足下发生，这是什么道理？岐伯说：阳气行于脚小拇指的外侧，集中在脚下，而聚结在脚心，所以阳气胜了，脚下就会发热。

黄帝问：寒厥必定先从足的小拇指发生，然后上行到膝下，这又是什么道理？岐伯说：阴气起于足小拇指的里侧，集中在膝下，而聚集在膝上。所以阴气胜，逆冷就先起于足小拇指，上行到膝上；这种逆冷，不是从外面侵入人体的寒气，而是由于内部阳虚所致的寒冷。

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岐伯曰：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薄，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夫酒气盛而剽悍，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

宗筋：阴毛中横骨上下之竖筋，即阴茎内之筋脉也。太阴、阳明之所合：脾胃二经行于腹部，都近前阴。前阴周围有九脉循行，这里独指脾胃两脉，是因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此人者质壮：指患寒厥的人自恃形体壮实而不知道修养身心。秋冬夺于所用：指在秋冬阳气已衰的季节，房事不节制，损伤在下的阳气，损及肾阳。李念莪注：『秋冬之令，天气收藏，恃壮而喜内，则与令违，此夺于所用也。』下气上争不能复：马莳：『是在下之肾气，乃因强力，而遂与上焦之气相争，不能复如其旧。』精气溢下：指因为下元虚寒不能内藏，精气漏泄而滑精。邪气因从之而上：阴寒之气得以上逆。气因于中：气，指阳虚所致的阴寒之气。这里指阴寒之气不是外感，而是内生，应上文『不从外』的意思。李念莪注：『上则肺主气，下则肾纳气。上下之气，皆因谷气所化。水谷在胃，土居中州。故曰：气因于中。』渗营：这里是温煦的意思。张兆璜：『渗者，渗于脉外；营者，营于脉中。』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酒为水谷之精，熟谷之液，其气彪悍，所以入胃以后，即先从卫气行于皮肤而充盈于络脉，经脉和络脉不能同时充盈，所以说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张志聪：『灵枢经脉篇：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经络。夫卫气者，水谷之悍气也，酒亦水谷悍热之液，故从卫气先行皮肤，从皮肤而充于络脉；是不从脾气而行于经脉，故络脉满，而经脉虚也。』精气竭：指水谷精气无以化生而衰竭。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醉饱入房，脾肾两伤，脾伤不能运化，肾虚不能资助脾胃运化，所以气聚于脾中不得散。

黄帝问：寒厥是怎样形成的？岐伯答道：前阴是众筋聚集的地方，也是太阴脾经和足阳明胃经的会合场所。一般来说，春夏季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季阴气盛而阳气衰。患寒厥的人，往往是自恃形体壮实，在秋冬阳气已衰的季节，房事不节制，使在下的阴气，向上浮越，与阳相争，而阳气不能内藏，精气漏泄，阴寒之气得以从而上逆，成为寒厥。寒邪之气，潜居在体内，阳气就逐渐衰退，不能渗透营运于经络之中。这样，阳气天天受损害，只有阴气存在，所以手足就会发冷。

黄帝问：热厥是怎样形成的？岐伯答道：酒入胃里，能使络脉中血液充满，而经脉反见空虚。脾的功能，是帮助胃来输送津液的。如饮酒过度，脾就无所输而致阴气虚，阴气虚则阳气实，阳气实则胃气不和，胃气不和则水谷的精气衰减，精气一旦衰减，就难以营养四肢了。这种病人，一定是由于经常酒醉，饱食后行房，肾气太虚，命门无气以资脾造成的，所以气聚而不宣散，酒气与谷气两相搏结，酝酿成热，热从里面起来，所以全身发热。因为有内热，所以小便色赤。酒气盛而性烈，肾气日益衰减，而阳气独胜于内，所以手足就发热。

帝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也。

帝曰：善。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岐伯曰：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不可以运。太阴之厥，则腹满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少阴之厥，则口干，溺赤，腹满，心痛。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内热。盛则写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

暴不知人：王冰：『暴，犹卒也。言卒然冒闷不醒觉也。不知人，谓闷甚不知识人也，或谓尸厥。』 指突然昏厥，不省人事。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重，并、聚的意思；邪气，指气机失常，即逆乱之气。这句话是说在下的肾气虚衰，阴不能制阳，失于制约的肾中阳气上扰。重：张景岳：『重，并也。』邪气：张景岳：『邪气，气失常也。』能：张景岳：『犹形也。』眴仆：张景岳：『眴，音眩，目眩乱也；仆，猝倒也。』下虚上实，气机上逆，所以见眩晕或晕倒的症状。不得卧：脾气失运，胃气不降，『胃不和则卧不安』。后不利：张景岳：『厥则腹满䐜胀，逆气在脾，故后便不利。』盖即大便不爽快。

黄帝说：厥病有的使人腹满，有的使人突然不知人事，或者半天，甚至一天才能认识人，这是什么道理？岐伯说：阴气偏盛于上，那么下部就虚，下部虚，则腹部就容易胀满。阳气偏盛于上，阴气也会并行于上，而邪气是逆行的，邪气上逆则阳气就会紊乱，阳气一旦紊乱，就会使人突然不省人事了。

黄帝说：讲得好！我希望听听六经厥病的病症。

岐伯说：太阳经患厥病，令人感觉头脚都沉重，足不能行，眼花昏乱。阳明经患厥病，就会发为癫疾，令人狂走叫呼，腹满，不能卧下，卧下就面红发热，看到稀奇古怪的东西，胡言乱语。少阳经患厥病，令人突然耳聋，颊部肿，胸部发热，两胁疼痛，大腿不能行动。太阴经患厥病，令人肚腹胀满，大便不爽，不思饮食，吃了就呕吐，不能安卧。少阴经患厥病，令人舌干，小便赤，腹满，心痛。厥阴经患厥病，令人小腹肿痛，腹胀，小便不利，睡眠喜欢蜷腿，前阴萎缩，足胫内侧发热。治疗以上厥病，身体强壮的就用泄法，虚弱的就用补法，如既不强壮又不虚弱的，就刺所患病的本经主穴。

病能论第四十一

病有一般性的，也有异乎寻常的。不受四时变化影响而死亡的，是奇病；随着四时气候变化而死亡的，是常病。本篇与热病论、厥论等篇，就是讨论奇病与常病，讨论疾病的变化。诊常病的脉证，当合参以病能，所以吴崑说：『能，犹形也。』言病之形态。故此以『病能论』名篇。

本篇涉及胃脘痈、卧不安、不能偃卧、腰痛、怒狂、酒风等病的症状、病因、机理、脉象、诊法、治则、治法等。

黄帝问曰：人病胃脘痈者，诊当何如？岐伯对曰：诊此者，当候胃脉，其脉当沈细，沈细者气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则热。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胃脘为痈也。

帝曰：善。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帝曰：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盖也，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论在《奇恒》、《阴阳》中。

胃脉：指人迎脉和趺阳脉。精有所之寄：古人认为五脏为精神之所舍，五脏损伤，就睡眠不安。精有所之寄，即五脏之损伤恢复，精神有所归宿之意。马莳：『五脏为阴，各藏其精，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则藏伤而精耗者，卧不安也。必精有所寄，各在本藏，而无所失，斯安矣。寄者，藏也。』按甲乙经，精有所之寄则安，作『情有所倚则卧不安』。黄帝内经太素作『精有所倚则不安』。故吴崑本从改为『精有所倚，则卧不安』，而注曰：『藏，阴也，主静，故藏有损伤，则有不足之患；阴精有所偏倚，则有亢甚之害，均之令人夜不安也。』此说，较诸家随文解释，似通顺。附此作参考。悬：猜测的意思。偃卧：就是仰卧。高士宗：『正卧也。评热论：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奇恒》、《阴阳》：王冰：『上古经篇名，世本阙。』

黄帝问道：有人患了胃脘痈这种病，应当如何诊断呢？岐伯回答说：诊断这个病，应当切诊胃脉，胃脉应当沉而细，沉而细表明胃气上逆，胃气上逆时人迎脉尤其旺盛，人迎脉盛表明有热邪，人迎是胃脉。气机上逆，人迎脉盛，为邪热聚集于胃口而不散，所以出现胃脘痈这个病。

黄帝说：讲得好。有的人睡卧不安宁，这是为什么呢？岐伯回答说：这是由于人体五脏有所损伤，或是人的思想挂念着某一个事情。如果不消除这两方面的因素，是睡不安宁的。黄帝问道：有人不能仰卧，这是为什么呢？岐伯回答说：肺位最高，就如同藏腑的盖，肺气壅盛，那么络脉就胀大，络脉胀大，于是便不能仰卧。在《奇恒》、《阴阳》这篇古医书中，论述得比较清楚。

帝曰：有病厥者，诊右脉沈而紧，左脉浮而迟，不然，病主安在？岐伯曰：冬诊之，右脉固当沈紧，此应四时，左脉浮而迟，此逆四时。在左当主病在肾，颇关在肺，当腰痛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阴脉贯肾络肺，今得肺脉，肾为之病，故肾为腰痛之病也。

帝曰：善。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岐伯曰：此同名异等者也。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写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

不然：甲乙经作『不知』。肺脉：指浮迟之脉。王冰：『左脉浮迟，非肺来见，以左肾不足，而脉不能沉，故得肺脉，肾为病也。』异等：张志聪：『等，类也。』高士宗：『颈痛之名虽同，而在气在血则异类也。』息：张景岳：『息，止也。痈有气结而留止不散者。』

黄帝问道：有患气逆的，诊察右手脉象沉而紧，左手脉浮而迟，不知病在哪里？岐伯回答说：冬天诊脉时，右手脉搏本来应当沉而紧，这表明脉搏的变化与四时阴阳变化相应合。如果左手的脉搏浮而迟，这表明脉象的变化与四时阴阳变化相违背。浮而迟的脉象出现在左手，因此病变的部位应当在肾，如果出现了肺脉，腰部就会出现疼痛。黄帝问道：为什么说是这样呢？岐伯回答说：足少阴经脉下贯肾脏，上络于肺中，现在诊得肺脉，说明肾脏发生了病变，腰为肾腑，因而就出现腰痛病了。

黄帝说：讲得好。有患颈痈病的，有的医生用砭石治疗，有的医生用针灸治疗，却都能治愈，这种治法的道理在那里呢？岐伯回答说：这些虽然病名相同，但类型却不一样。如果颈痈以气滞为主，适宜于用针灸治疗清除病邪；如果颈痈以气滞血瘀为主，适宜于用砭石治疗，以泻除邪气。这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同病异治。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也。帝曰：阳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

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阳明者常动，巨阳、少阳不动，不动而动，大疾，此其候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夺其食即已。夫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故夺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铁洛为饮。夫生铁洛者，下气疾也。

怒狂：张景岳：『多怒而狂也。』即骂詈不避亲疏之谓。暴折：马莳：『因猝暴之顷，有所挫折，而事有难决，志不得伸。』即突然受到难以忍受的刺激的意思。阳明常动：指大迎、人迎、冲阳等处的脉搏，搏动明显。巨阳、少阳不动：指太阳经之委中、崐崙，少阳经之听会、悬钟穴等处，其脉不甚搏动。食入于阴，长气于阳：张景岳：『五味入口，而化于脾，食入于阴也；藏于胃以养五藏气，长气于阳也。』生铁洛：张景岳：『即炉冶间鎚落之铁屑，用水研浸，可以为饮。其性寒而重，最能坠热开结。』

黄帝问道：有一种狂怒病，这个病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岐伯回答说：是阳气过盛所造成的。黄帝问道：阳气过盛为什么会使人狂怒？岐伯回答说：阳气突然受到抑制而不能宣泄，所以容易发怒，病名叫阳厥。

黄帝问道：怎么样才能知道要发生怒狂呢？岐伯回答说：在平时，阳明经上某些部位是经常跳动的，而太阳、少阳经上很少有跳动的地方，如果平时不跳动的地方，突然跳动得大而快速，这就是阳厥病即将暴发的征兆。黄帝进一步问道：这种病如何治疗呢？岐伯回答说：减少病人的饮食，狂怒就会停止发作。因为饮食进入胃以后，就会助长人身阳气，所以减少病人的饮食，狂怒就会停止发作；另外令病人服用生铁落饮，因为生铁落具有降气逆的作用。

帝曰：善。有病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风。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所谓深之细者，其中手如针也，摩之切之，聚者，坚也；博者，大也。

《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金匮》者，决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谓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时死也；恒者，得以四时死也。所谓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度者，得其病处，以四时度之也。

泽泻、术：泽泻，药名，味甘淡，性微寒，能渗利湿热。术，指白术，药名，味甘苦，性温，燥湿止汗，健脾胃。麋衔：麋，因眉；衔，同啣。麋衔，药名，一名薇啣，味苦平，微寒，主治风湿。张景岳：『一名无心草，南人呼为吴风草。』三指撮：张景岳：『用三指撮合，以约其数。』即是用三个指头撮药末，以计药量。《上经》、《下经》、《金匮》：都是古时医书名称。

黄帝说：很好，还有一种身体发热的病人，表现为四肢怠惰，汗出如用水浴洗一样，怕风，少气，这是一种什么病？岐伯回答说：病名叫酒风。黄帝问道：如何治疗呢？岐伯回答说：用泽泻、白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共研细末，每次服三指撮，饭前服下。所说的沉细而小的脉象，脉搏应手如针细，推它、按它，脉气聚集不散，这叫坚脉；阴阳相搏结的为大脉。

《上经》这部书是论述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下经》这部书是论述病理变化的，《金匮》这部书是论述疾病诊断，判断死生的，《揆度》这部书是论述脉诊，推断病情的，《奇恒》这部书是论述特殊疾病的，所说的奇病，是指不依照四时变化决定死生的病，恒病，是指依照四时变化决定死生的病。所说的『揆』，是指切按脉搏，来推求病变；所说的『度』，是从脉象来推测病位，结合四时气候来判断病情。

奇病论第四十二

病不独有变化，而且有奇与常的分别。『奇病』是异于寻常的疾病，例如本篇所论重身而瘖、息积、疹筋等，都不是寻常的病，所以称『奇病论』。

本篇涉及妊娠九月而喑、息积、伏梁、疹筋、厥逆、头痛、脾瘅、胆瘅、癃病、胎病、肾风等病的病因、病机、症状、治法及预后等。『无损不足、益有余』是刺法和药物等疗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说了小儿先天性癫痫发病原因。

黄帝问曰：人有重身，九月而喑，此为何也？岐伯对曰：胞之络脉绝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无治也，当十月复。《刺法》曰：无损不足，益有余，以成其疹。所谓无损不足者，身羸瘦，无用镵石也。无益其有余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则精出而病独擅中，故曰疹成也。

重身：张景岳：『妇人怀孕，则身中有身，故曰重身。』喑：张景岳：『喑，音音，声哑不能出也。』绝：阻隔不通。张志聪：『妊至九月。胞长已足，设有碍于胞络，即使阻绝而不通。』镵石：镵，指镵针，古代使用的九种针具之一；石，指砭石，经磨制而成的尖石或石片，是我国最古老的医疗工具。精出：王冰：『肾精随出，精液内竭。』即精气泄出的意思。病独擅中：张志聪：『正气出而邪气反独擅于其中。』

黄帝问道：有的妇女怀孕九个月而不能说话，这是什么缘故呢？岐伯回答说：这是因为胞中的络脉被胎儿压迫，阻绝不通所致。黄帝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岐伯说：宫的络脉系于肾脏，而足少阴肾脉贯肾上系于舌本，今胞宫的络脉受阻，肾脉亦不能上通于舌，舌本失养，故不能言语。

黄帝说：如何治疗呢？岐伯说：不需要治疗，待至十月分娩之后，胞络通，声音就会自然恢复。《刺法》上说：正气不足的不可用泻法，邪气有余的不可用补法，以免因误治而造成疾病。所谓『无损不足』，就是怀孕九月而身体瘦弱的，不可再用针石治疗以伤其正气。所谓『无益有余』，就是说腹中已经怀孕而又妄用泄法，用泄法则精气耗伤，使病邪独据于中，正虚邪实，所以说疾病形成了。

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温：指温热病而言。病温、病暑：滑伯仁：『此病暑于病暍不同。病暑即热病也，宜发汗；病暍则不宜发汗矣。』丹波元简：『温病、暑病，皆是热病，以时异其名耳。』暑当于汗皆出勿止：张宛邻：『暑当与汗八字有脱误。』丹波元简：『温不云汗，暑特无汗，其理难晰，琦说似是。』暑当与汗皆出，勿止：因为出汗，暑邪就能随汗出而解，如果此时止汗只能让暑邪郁于体内，所以不应当止汗。

大凡伤于寒邪而成为温热病的，病发于夏至日以前的就称之为温病，病发于夏至日以后的就称之为暑病。暑病汗出，可使暑热从汗散泄，所以暑病汗出，不要制止。

帝曰：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积，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帝曰：人有身体髀股皆肿，环齐而痛，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齐下，故环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也。

帝曰：人有尺脉数甚，筋急而见，此为何病？岐伯曰：此所谓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见，则病甚。

息积：百病始生篇：『稽留不去，息而成积。』圣济总录：『气聚胁下，息而不消，积而不散，故满逆为病。然气客于外，不干胃府，故不妨食。』疹筋：疹即病，病在筋，故称『疹筋』。

黄帝说：有病胁下胀满，气逆喘促，二三年不好的，是什么疾病呢？岐伯说：病名叫息积，这种病在胁下而不在胃，所以不妨碍饮食，治疗时切不可用艾灸和针刺，必须逐步地用导引法疏通气血，并结合药物慢慢调治，若单靠药物也是不能治愈的。

黄帝说：有人身体髀部、大腿、小腿都肿胀，并且环绕肚脐周围的部位疼痛，这是什么疾病呢？岐伯说：病名叫伏梁，这是由于风邪久留于体内所致。邪气流溢于大肠而留着于肓膜，因为肓膜的起源在肚脐下部，所以环绕脐部作痛。这种病不可用按摩方法治疗，否则就会造成小便涩滞不利。

黄帝说：人有尺部脉搏跳动数疾，筋脉拘急外现的，这是什么病呢？岐伯说：这就是所谓疹筋病，此人腹部必然拘急，如果面部见到或白或黑的颜色，病情则更加严重。

帝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岐伯曰：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帝曰：善。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

脑逆：张景岳：『髓以脑为主，诸髓皆属于脑也，故大寒至髓，则上入头脑而为痛，……是因邪逆于上，故名曰脑逆。』厥逆：由于寒邪上逆于脑引起的一种顽固性头痛。五气：张景岳：『五味之所化也，即五味所化之精气。』脾瘅：王冰：『瘅，谓热也；脾热则四脏同稟，故五气上溢也。生因脾热，故曰脾瘅。』 脾瘅，指脾热而谷气上蒸所导致的口中甜腻的疾病。肥美：张志聪：『多食甘美。』肥者：张景岳：『味厚助阳，故能生热。』即指厚味的食物。消渴：病名，其症状为口渴、易饥、小便数。古人认为由于内热日久，伤及阴气所致。兰：张景岳：『兰草性味甘寒，能利水道，辟不详，除胸中痰癖；其气清香，能生津止渴，润肌肉，故可除陈积蓄热之气。』

黄帝说：有人患头痛已经多年不愈这是怎么得的？叫做什么病呢？岐伯说：此人当受过严重的寒邪侵犯，寒气向内侵入骨髓，脑为髓海，寒气由骨髓上逆于脑，所以使人头痛，齿为骨之余，故牙齿也痛，病由寒邪上逆所致，所以病名叫做『厥逆』。黄帝说：说得好。

黄帝说：有患口中发甜的，病名叫什么？是怎样得的呢？岐伯说：这是由于五味的精气向上泛溢所致，病名叫脾瘅。五味入于口，藏于胃，其精气上输于脾，脾为胃输送食物的精华，因病津液停留在脾，致使脾气向上泛滥，就会使人口中发甜，这是由肥甘美味所引起的疾病。患这种病的人，必然经常吃甘美而肥腻的食物，肥腻能使人生内热，甘味能使人中满，所以脾运失常，脾热上溢，就会转成消渴病。本病可用兰草治疗，以排除蓄积郁热之气。

帝曰：有病口苦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胆瘅。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

帝曰：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太阴脉微细如发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为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谓得五有余、二不足也。

胆瘅：马莳：『此病乃胆气之热也。』指胆脏受热发生的瘅症。胆募俞：穴名，藏腑的募穴皆在胸腹部，藏腑的腧穴皆在背部。胆俞在第十椎骨下旁开一寸五分，胆募在期门穴下五。《阴阳十二官相使》：王冰：『言治法具于彼篇，今经已亡。』太阴脉：王冰：『手大指后，同身寸之一寸，骨高脉动处，脉则肺脉也；此正手太阴脉气之所流。可以候五藏也。』即是寸口脉。五有余、二不足：马莳：『曰身热如炭，曰颈膺如格，曰人迎躁盛，曰喘息，曰气逆，此得五有余也。微细如发（右手气口太阴之脉），病癃一日数十溲（小便不通畅而频数），此二不足也。』

黄帝说：有病口中发苦的，取足少阳胆经的阳陵泉治疗仍然不愈，这是什么病？是怎样得的呢？岐伯说：病名叫胆瘅。肝为将军之官，主谋虑，胆为中正之官，主决断，诸谋虑取决于胆，咽部为之外使。患者因屡次谋略而不能决断，情绪苦闷，遂使胆失却正常的功能，胆汁循经上泛，所以口中发苦。治疗时应取胆募日月穴和背部的背腧穴，这种治法，记载于《阴阳十二官相使》中。

黄帝说：有患癃病的，一天要解数十次小便，这是正气不足的现象。同时又有身热如炭火，咽喉与胸膺之间有格塞不通的感觉，人迎脉躁动急数，呼吸喘促，肺气上逆，这又是邪气有余的现象。寸口脉微细如头发，这也是正气不足的表现。这种病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叫做什么病呢？岐伯说：此病是太阴脾脏不足，热邪炽盛在胃，症状却偏重在肺，病的名字叫做厥，属于不能治的死症。这就是所谓『五有余、二不足』的症候。

帝曰：何谓五有余、二不足？岐伯曰：所谓五有余者，五病之气有余也；二不足者，亦病气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余，内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里，亦正死明矣。

帝曰：人生而有病巅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巅疾也。

帝曰：有病庞然如有水状，切其脉大紧，身无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为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肾，名为肾风。肾风而不能食，善惊，惊已，心气痿者死。帝曰：善。

巅疾：张景岳：『即癫痫也。』庞然：庞，音芒。张景岳：『谓其庞然浮肿。』即是面目浮肿的形容词。

黄帝说：什么叫『五有余、二不足』呢？岐伯说：所谓『五有余』，就是身热如炭、喘息、气逆等五种病气有余的症候。所谓『二不足』，就是癃一日数十溲，脉微细如发两种正气不足症候。现在患者外见五有余，内见二不足，这种病既不能依有余而攻其表，又不能从不足而补其里，所以说是必死无疑了。

黄帝说：人出生以后就患有癫痫病的，病的名字叫什么？是怎样得的呢？岐伯说：病的名字叫胎病，这种病是胎儿在母腹中得的，由于其母曾受到很大的惊恐，气逆于上而不下，精也随而上逆，精气并聚不散，影响及胎儿，故其子生下来就患癫痫病。

黄帝说：面目浮肿，像有水状，切按脉搏大而且紧，身体没有痛处，形体也不消瘦，但不能吃饭，或者吃得很少，这种病叫什么呢？岐伯说：这种病发生在肾脏，名叫肾风。肾风病人到了不能吃饭、常常惊恐的阶段，若惊后心气不能恢复，心肾俱败，神气消亡，则为死症。黄帝说：对。

卷　六

脉要精微论第四十三

本篇内容是专门讨论诊断方法的，如望诊的精明、五色，以及五脏的形态变化；闻诊的声音变化；问诊的大小便和各种梦境；切诊的脉象、诊法，以及与时令、疾病的关系等等。内容丰富，已具备了一门诊断学的初步规模。而经文之中，特别强调了望色、切脉的重要，所以篇名就叫做『脉要精微论』。

脉是气血运行的反映，诊脉可以了解整体气血运行的变化。切脉要结合视精明、察五色、观藏腑、形体强弱盛衰等各方面，需考虑脉与四时的关系，以及色脉合参的诊断价值，参悟比较才能使诊断更加正确。

黄帝问曰：诊法何如？岐伯对曰：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鬲，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

诊法：张宛邻：『凡切脉、望色、审问病因，皆可言诊，而此一节以诊脉为言。』平旦：张景岳：『平旦者，阴阳之交也。阳主昼，阴主夜，阳主表，阴主里；凡人身营卫之气，一昼一夜五十周于身，昼则行于阳分，夜则行于阴分，迨至平旦，复皆会于寸口。营卫生会篇曰：平且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而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故诊法当于平旦初寤之时。』平旦即清晨的时候。阴气未动，阳气未散：滑寿：『谓平旦未劳事，是以阴气未扰动，阳气未耗散。』张志聪：『阴静而阳动，有所动作，则静者动而动者散乱矣。』有过之脉：马莳：『盖人之有病，如事之有过误，故曰有过之脉。』张景岳：『有过，言脉不得中，而有过失也。』通俗地讲，有过之脉，也就是有病之脉。精明：即目之精光。张景岳：『视目之精明，诊神气也。』参伍：张景岳：『以三相较谓之参，以五相类谓之伍；盖彼此反观，异同互证，而必欲搜其隐微之谓。如易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即此谓也。』血之府也：王冰：『府，聚也，言血之多少，皆聚见于经脉之中也。』李中梓：『营行脉中，故为血府；然行是血者，实气为之司也。逆顺篇云：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则知此举一血，而气在其中，即下文气治、气病，义益见矣。』长则气治：长，是指长脉，如循长竿，过于本位。气治，就是气平，代表健康状态。短则气病：短，是指短脉，与长脉相对，短而不及本位。气病，可作气虚解。数则烦心：数，是指数脉，一呼一吸跳动六次以上。烦心，是热性病的烦躁症状。大则病进：大，是脉象满指而大，表示邪气方张，病情在向前进展。上盛则气鬲，下盛则气胀：张景岳：『上盛者，邪壅于上也；气高者，喘满之谓。下盛者，邪滞于下，故腹为胀满。』丹波元简：『按诸家以上下为尺寸之义，而内经有寸口之称，无分三部而为寸关尺之说，乃以难经以降之见读斯经，并不可从。此言上下者，指上部下部之诸脉，详见三部九候论。』上盛：即寸口脉盛，即洪大或洪数脉。气鬲：李念莪注：『火亢气逆也。』下盛：即尺中脉盛。气胀：李念莪注：『邪入于下，故为胀满。』代则气衰：代，是指代脉，来数中止，不能自还。气衰，是元气衰弱。细则气少：细，是指细脉，应指极细。气少，与气虚意义相似。涩则心痛：涩，是指涩脉，搏动涩滞而不滑利，主血少气滞，所以出现心痛症状。浑浑革至如泉涌：王冰：『浑浑，言脉气浊乱也；革至者，谓脉来弦而大、实而长也；如涌泉者，言脉汩汩但出而不返也。』浑浑：滚滚之义，指脉象混乱。浑浑革至：言革脉之至，浑如皮革之坚急。如涌泉：如泉水涌出，出而不返之象。色弊：气色的败坏现象。张志聪：『夫色出于血，病进于脉，而色亦败恶矣。』绵绵其去如弦绝：王冰：『绵绵，言微微似有而不甚应手也。如弦绝者，言脉卒断如弦之绝去也。』其去如弦绝：脉气之去，如弦之断而不复至。

黄帝问道：诊脉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岐伯回答说：诊脉通常是以清晨的时间为最好，此时人还没有劳于事，阴气未被扰动，阳气尚未耗散，饮食也未曾进过，经脉之气尚未充盛，络脉之气也很匀静，气血未受到扰乱，因而可以诊察出有病的脉象。在诊察脉搏动静变化的同时，还应观察目之精明，以候神气，诊察五色的变化，以审藏腑之强弱虚实及形体的盛衰，相互参合比较，以判断疾病的吉凶转归。

脉是血液汇聚的所在。长脉为气血流畅和平，故为气治；短脉为气不足，故为气病；数脉为热，热则心烦；大脉为邪气方张，病势正在向前发展。上部脉盛，为邪壅于上，可见呼吸急促，喘满之症；下部脉盛，是邪滞于下，可见胀满之病；代脉为元气衰弱；细脉，为正气衰少；涩脉为血少气滞，主心痛之症。脉来大而急速如泉水上涌者，为病势正在进展，且有危险；脉来隐约不现，微细无力，或如弓弦猝然断绝而去，为气血已绝，生机已断，故主死。

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

五藏者，中之守也。中盛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精明五色：吴崑：『精明见于目，五色显于面，皆为气之光华。』精明：李念莪注：『藏腑之精气，皆上朝于目，而为光明，故曰精明。』意即『目视有神』之谓。五色：指见于面的赤、黄、青、白、黑等五种气色。白裹朱：马莳：『白，当作帛。』张景岳：『白裹朱，隐然红润而不露也。』赭：张景岳：『赭，代赭也，色赤而紫。』中药的赭石，色赤而暗。白：通『帛』，是丝织品的总称。马莳注：『白』就作『帛』。苍璧之泽：璧，是玉。苍璧之泽，谓色泽青而明润。蓝：一年生植物，可制靛青作染料，色深不鲜明。罗裹雄黄：罗，是丝织物，轻软而有疎孔，如生罗、熟罗之类。罗裹雄黄，马莳：『色黄而明润。』重漆：重读虫平声，言漆而又漆，光可照人的意思。地苍：张景岳：『地之苍黑，枯暗如尘。』千金要方，脉经及医宗金鉴均作『地灰』，甲乙经作『灰色』。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吴崑：『真元精微之气，化作色相，毕现于外，更无藏蓄，是真气脱也，故寿不久。』王冰注：『赭色土色、蓝色、黄土色、地苍色见者，皆精微之败象，故其寿不久。』五藏者，中之守也：中，五中；守，职守。盖谓五藏在人，都有它的一定职守；守职则藏象正常，人体安和，失守则病能百出，生命危险了。中盛藏满，气胜伤恐者：马莳：『腹中甚盛，藏气胀满，气胜而喘，善伤于恐，其声如室中所言，混浊难闻，是乃中气之湿所致也。』丹波元简：『按推下文例，者字当在言下。』中盛，中指腹部，中盛指腹中邪气壅盛；藏满，指脏气壅满。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张景岳：『要，约束也。幽门、阑门、魄门，皆仓廪之门户；门户不能固，则肠胃不能藏，所以泄利不禁，脾藏之失守也。』水泉不止：即小便不禁。

精明见于目，五色现于面，这都是内脏的精气所表现出来的光华。赤色应该像帛裹朱砂一样，红润而不显露，不应该像赭石那样，色赤带紫，没有光泽；白色应该像鹅的羽毛，白而光泽，不应该像盐那样白而带灰暗色；青色应该青而明润如璧玉，不应该像蓝色那样青而带沉暗色；黄色应该像丝包着雄黄一样，黄而明润，不应该像黄土那样，枯暗无华；黑色应该像重漆之色，光彩而润，不应该像地苍那样，枯暗如尘。假如五脏真色暴露于外，这是真气外脱的现象，人的寿命也就不长了。目之精明是观察万物、分别黑白、审察长短的，若长短不明，黑白不清，这是精气衰竭的现象。

五脏主藏精神在内，在体内各有其职守。如果邪盛于腹中，脏气壅满，气胜而喘，善伤于恐，讲话声音重浊不清，如在室中说话一样，这是中气失权而有湿邪所致。语声低微而气不接续，语言不能相继者，这是正气被劫夺所致。衣服不知敛盖，言语不知善恶，不辨亲疏远近的，这是神明错乱的现象。脾胃不能藏纳水谷精气而泄利不禁的，是中气失守、肛门不能约束的缘故。小便不禁的，是膀胱不能闭藏的缘故。若五脏功能正常，得其职守者则生；若五脏精气不能固藏，失其职守则死。

夫五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则生，失强则死。

岐伯曰：反四时者，有余为精，不足为消。应太过，不足为精；应不足，有余为消。阴阳不相应，病名曰关格。

五藏者，身之强也：五藏，吴崑作『五府』。注云：『下文所言五府者，乃人身恃之以强健。』头者，精明之府：张景岳：『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升于头，以成七窍之用，故头为精明之府。』高士宗：『人身精气，上会于头，神明上出于目，故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张景岳：『头倾者，低垂不能举也。视深者，目陷无光也。』背者，胸中之府：马莳：『胸在前，背在后，而背悬五藏，实为胸中之府。』腰者，肾之府：张志聪：『两肾在于腰内，故腰为肾之外府。』惫：困惫，衰惫。膝者，筋之府：张志聪：『筋会阳陵泉。膝乃筋之会府也。』行则偻附：偻，吴崑：『曲其身也。』附，马莳作『俯』。骨者，髓之府：张志聪：『随藏于骨，故骨为髓之府。』反四时者：张景岳：『此言四时阴阳脉之相反者，亦为关格也。』有余为精：有余，为邪气之有余。有余为精，是邪气有余而胜精气。不足为消：不足，为正气之不足。不足为消，是正气不足因为血气消损。

五脏精气充足，为身体强健之本。头为精明之府，若见到头部低垂，目陷无光的，是精神将要衰败。背悬五脏，为胸中之府，若见到背弯曲而肩下垂的，是胸中脏气将要败坏。肾位居于腰，故腰为肾之府，若见到不能转侧摇动，是肾气将要衰惫。膝是筋汇聚的地方，所以膝为筋之府，若屈伸不能，行路要曲身附物，这是筋的功能将要衰惫。骨为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颤摇摆，这是髓虚，骨的功能将要衰惫。若脏气能够恢复强健，则虽病可以复生；若脏气不能复强，则病情不能挽回，人也就死了。

岐伯说：脉气与四时阴阳之气是相反的，如相反的形象为有余，皆为邪气盛于正气，相反的形象为不足，为血气先已消损。根据时令变化，脏气当旺，脉气应有余，却反见不足的，这是邪气胜于正气；脉气应不足，却反见有余的，这是正不胜邪，邪气盛，而血气消损。这种阴阳不相顺从，气血不相营运，邪正不相适应而发生的疾病名叫关格。

帝曰：脉其四时动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变奈何？知病乍在内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请问此五者，可得闻乎？岐伯曰：请言其与天运转大也。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缓，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

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时。

岐伯曰：新校正：『详此对于问，不甚相应，脉四时动，病之所在，病之所变，按文颇对。病在内在外之说，后交殊不相当。』天运转大：高士宗：『人之阴阳升降，如天运指环转广大，故曰请言其余天运转大也。』忿：比喻秋气劲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中，是合的事宜。马莳：『春脉软弱轻虚而滑，如规之象，圆活而动，故曰春应中规也；夏脉洪大滑数，如矩之象，方正而盛，故曰夏应中矩也；秋脉浮毛轻濇而散；如衡之象，其取在平，故曰秋应中衡也；冬脉如石，兼沉而滑，如权之象，其势下垂，故曰冬应中权也。』张景岳：『凡兹规矩权衡者；皆发明阴阳升降之理，以合乎四时脉气之变象也。』丹波元简：『按淮南时训云：制度阴阳者，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参为权。虽与此章不同者，而以规矩权衡配四时，当时已有其说，不唯医经也。』矩：比喻脉象方正而盛。期而相失，……故知死时：张景岳：『期而相失者，谓春规、夏矩、秋衡、冬权，不合于度也。知脉所分者，谓五藏之脉，各有所属也。分之有期者，谓衰王各有共时也。知此者，则知死生之时矣。』

黄帝问道：脉象是怎样应四时的变化而变动的呢？怎样从脉诊上知道病变的所在呢？怎样从脉诊上知道疾病的变化呢？怎样从脉诊上知道病忽然发生在内部呢？怎样从脉诊上知道病忽然发生在外部呢？请问这五个问题，可以讲给我听吗？岐伯说：让我讲一讲人体的阴阳升降与天运之环转相适应的情况。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间的变化，阴阳四时与之相应。如春天的气候温暖，发展为夏天的气候暑热，秋天的劲急之气，发展为冬天的寒杀之气，这种四时气候的变化，人体的脉象也随着变化而升降浮沉。春脉如规之象；夏脉如矩之象；秋脉如秤衡之象；冬脉如秤权之象。

四时阴阳的情况也是这样，冬至到立春的四十五天，阳气微升，阴气微降；夏至到立秋的四十五天，阴气微升，阳气微降。四时阴阳的升降是有一定的时间和规律的，人体脉象的变化，亦与之相应，脉象变化与四时阴阳不相适应，即是病态，根据脉象的异常变化就可以知道病属何脏，再根据脏气的盛衰和四时衰旺的时期，就可以判断出疾病和死亡的时间。

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写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

是故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

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内者，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此六者，持脉之大法。

始之有经：吴崑：『始之有经常之道。』丹波元简：『按始之以下三十三字。甲乙无之，又是知阴盛则梦以下七十八字亦同。新校正有误置之说，今删此一百字，则文意贯通，似甲乙为正。论梦一节，简灵枢淫邪发梦篇及列子穆王篇。』声合五音：声，即呼、笑、歌、哭、呻五声；五音，即角、徵、宫、商、羽。声与音两相配命的意思。色合五行：五色，即青、黄、赤、白、黑；配合五行，即青合木，黄合土，赤合火，白合金，黑合水。虚静为保：虚是无杂念，静是安静，保是保持不失。泛泛：盛满气象。君子：才德兼备的人。知内者，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张景岳：『内，言藏气，藏象有位，故可按而纪之；外，言经气，经脉有序，故可终而始之。』知内者，按而纪之：李念莪注：『内言藏气，藏象有位，故可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李念莪注：『外言经气，经脉有序，故可终而始之。』

四时阴阳变化之微妙，都在脉上有所反应，因此不可不察。诊察脉象有一定的纲领，就是从辨别阴阳开始，结合人体十二经脉进行分析研究，而十二经脉应五行而有生生之机；观测生生之机的尺度，则是以四时阴阳为准则；遵循四时阴阳的变化规律，不使有失，则人体就能保持相对平衡，并与天地之阴阳相互统一；知道了天人统一的道理，就可以预决死生。

所以五声是和五音相应合的，五色是和五行相应合的，脉象是和阴阳相应合的。阴气盛则梦见渡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见大火烧灼，阴阳俱盛则梦见相互残杀毁伤；上部盛则梦飞腾，下部盛则梦下堕；吃得过饱的时候，就会梦见送食物给人，饥饿时就会梦见去取食物；肝气盛，则做梦好发怒气，肺气盛则做梦悲哀啼哭；腹内短虫多，则梦众人集聚，腹内长虫多则梦打架损伤。

所以诊脉是有一定方法和要求的，必须虚心静气，才能保证诊断的正确。春天的脉应该浮而在外，好像鱼浮游于水波之中；夏天的脉在肤，洪大而浮，泛泛然充满于指下，就像夏天万物生长的茂盛状态；秋天的脉处于皮肤之下，就像蛰虫将要伏藏；冬天的脉沉在骨，就像冬眠之虫闭藏不出，人们也都深居简出一样。因此说：要知道内脏的情况，可以从脉象上区别出来；要知道外部经气的情况，可从经脉循行的经络上诊察而知其终始。春、夏、秋、冬、内、外这六个方面，乃是诊脉的大法。

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其软而散者，当消环自已。

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其软而散者，当病灌汗，至今不复散发也。

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软而散，色泽者，当病溢饮，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

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其软而散者，当病食痹。

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其软而散，色不泽者，当病足肿若水状也。

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其软而散者，当病少血，至今不复也。

搏坚而长、软而散：徐春甫：『搏、坚，皆谓太过；软而散，皆谓不及。五藏各因太过不及而病也。』消环自已：张景岳：『消，尽也；环，周也。谓期尽一周，即病自已矣。』灌汗：脉经作『漏汗』，今从之。因肺脉软而散是肺虚，肺合皮毛，肺虚则皮毛不固，故自汗或盗汗。至今不复散发也：张景岳：『汗多亡阳，故不可更为发散也。』脉经无也字，注云：『六字疑衍。』色泽：张志聪：『金匮要略云：夫水病人，面目鲜泽。盖水溢于皮肤，故其色润泽也。』溢饮：病名，水气外溢于皮肤四肢。易：滑寿：『易，当作溢。』折髀：折髀：髀，音同义，指大腿部；折髀，形容大腿疼痛如折。食痹：病名，丹波元简：『至真要大论王注云：「食痹，谓食已心下痛，隐隐然不可名也，不可忍也，吐出乃止。此为胃气逆，而不下流也。」』又张景岳：『食痹者，食入不化，入则闷痛呕吐，必吐出乃此。』足肿：，与胫同。足肿，是下腿连及足部浮肿。少血：是精血虚少。

心脉坚而长，搏击指下，为心经邪盛，火盛气浮，当病舌卷而不能言语；其脉软而散的，当病消渴，待其胃气来复，病自痊愈。肺脉坚而长，搏击指下，为火邪犯肺，当病痰中带血；其脉软而散的，为肺脉不足，当病汗出不止，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再用发散的方法治疗。肝脉坚而长，搏击指下，其面色当青，今反不青，知其病非由内生，当为跌坠或搏击所伤，因淤血积于胁下，阻碍肺气升降，所以使人喘逆；如其脉软而散，加之面目颜色鲜泽的，当发溢饮病，溢饮病口渴暴饮，因水不化气，而水气容易流入肌肉皮肤之间、肠胃之外所引起。胃脉坚而长，搏击指下，面色赤，当病髀痛如折；如其脉软而散的，则胃气不足，当病食痹。脾脉坚而长，搏击指下，面部色黄，乃脾气不运，当病少气；如其脉软而散，面色不泽，为脾虚，不能运化水湿，当病足胫浮肿如水状。肾脉坚长，搏击指下，面部黄而带赤，是心脾之邪盛侵犯于肾，肾受邪伤，当病腰痛如折；如其脉软而散者，当病精血虚少，使身体不能恢复健康。

帝曰：有故病，五藏发动，因伤脉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徵其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徵其脉不夺，其色夺者，此久病也；徵其脉与五色俱夺者，此久病也；徵其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肝与肾脉并至，其色苍赤，当病毁伤，不见血，已见血，湿若中水也。

尺内两傍，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

徵：吴崑：『验也。』即验看、检查的意思。夺：训失，谓失于正常状态。又张宛邻：『濇发于五藏，故久病濇必夺；脉兼经络，故新病脉即夺。』当病毁伤：当病，为暴病；毁伤，是损伤的意思。湿若中水：若，作或字解；中，与中风，中暑之中字同义。湿若中水，即湿邪或水气所伤。又张景岳：『凡毁伤筋骨者，无不见血；已见血，其血必凝，其经必滞，气血凝滞，形必肿满，或如湿气在经，而同于中水之之状也。』尺内两傍：张志聪注：『尺内即尺中，两傍，两尺部之外傍也。』尺内：指尺部脉。季胁：胸肋之下部。季胁：马莳注：『季胁者，胁骨尽处也。』尺外、尺里：李念莪注：『尺外，尺脉前半部也；尺里，尺脉后半部也。』马莳注：『尺之外侧，可以候肾；尺之内侧，可以候腹中。』医宗金鉴脉诊认为『外以候腑，内以候脏。』又谓经文内，除外以候胃，内以候脾外，其他内外二字，系传写之讹，当予改正。按以上三说，李马二氏，皆仍从阴阳立论，金鉴欲结合实际则改从藏腑立说，然细按经文，就是将『内外』二字调换，仍不尽然全属藏腑。且内经之言阴阳，各处都应活看。言脉也不外如是。因此，我们意见似仍当以李马二氏之说，原文不动为是。中附上：指附尺而上的关脉部位。上附上：指从关而上的寸脉部位。膻中：即心包络。前以候前；后以候后：按寸、关、尺三部脉时，手指向掌侧移少许按之，称为前，以候人体之前半面；以手指向臂侧移少许按之，称为后，以候人体之后半面。上竟上者：以按寸部脉的手指向上（掌侧）移。下竟下者：以按尺部脉的手指向下（臂侧）移。

黄帝说：有旧病从五脏发动，都会影响到脉色而发生变化，怎样区别它是久病还是新病呢？岐伯说：你问得很详细啊！只要验看脉色就可以区别开来：如脉虽小而气色不失于正常的，是为新病；如脉不失于正常而色已失于正常的，乃是久病；如脉象与气色均失于正常状态的，也是久病；如脉象与面色都不失于正常的，乃是新病。脉见沉弦，是肝脉与肾脉并至，若面现苍赤色的，是因为有毁伤淤血所致，而外部没有见血，或外部已见血，其经脉必滞，血气必凝，血凝经滞，形体必肿，有似乎因湿邪或水气中伤的现象，成为一种淤血肿胀。

尺脉两旁的内侧候于季胁部，外侧候于肾脏，中间候于腹部。尺肤部的中段、左臂的外侧候于肝脏，内侧候于膈部；右臂的外侧候于胃腑，内侧候于脾脏。尺肤部的上段，右臂外侧候于肺脏，内侧候于胸中；左臂外侧候于心脏，内侧候于膻中。尺肤部的前面，候身前即胸腹部；后面，候身后即背部。从尺肤上段直达鱼际处，主胸部与喉中的疾病；从尺肤部的下段直达肘横纹处，主少腹、腰、股、膝、胫、足等处的疾病。

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来徐去疾，上虚下实，为恶风也。故中恶风者，阳气受也。

有脉俱沈细数者，少阴厥也。沈细数散者，寒热也；浮而散者，为眴仆。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其有躁者，在手，诸细而沈者，皆在阴，则为骨痛；其有静者，在足。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

粗大：就是洪大。热中：张景岳：『阳失阴虚，故为内热。』来疾去徐：就是脉来急而去缓。来，是脉搏起应于指；去，是脉如波浪下落；疾，是快；徐，是慢。恶风：就是疠风病。眴仆：眴，与眩通；仆，是跌倒。王冰：『头眩而仆倒也。』眴仆，即眩晕昏仆倒地之类的疾病。躁：与静相反，为躁疾之象。其有躁者，在手、其有静者，在足：张景岳：『脉浮为阳。而躁则阳中之阳，若浮而兼躁，乃为阳极，故当在手，谓手三阳经也；若沉细而静，乃为阴极；故当在足，帮足三阴经也。』

脉象洪大的，是由于阴精不足而阳有余，故发为热中之病。脉象来时急疾而去时徐缓，这是由于上部实而下部虚，气逆于上，多好发为癫仆一类的疾病。脉象来时徐缓而去时急疾，这是由于上部虚而下部实，多好发为疠风之病。患这种病的原因，是因为阳气虚而失去捍卫的功能，所以才感受邪气而发病。

有两手脉均见沉细数的，沉细为肾之脉体，数为热，故发为少阴之阳厥；如见脉沉细数散，为阴血亏损，多发为阴虚阳亢之虚劳寒热病。脉浮而散，好发为眩晕仆倒之病。凡见浮脉而不躁急，其病在阳分，则出现发热的症状，病在足三阳经；如浮而躁急的，则病在手三阳经。凡见细脉而沉，其病在阴分，发为骨节疼痛，病在手三阴经；如果脉细沉而静，其病在足三阴经。发现数动，而见一次歇止的脉象，是病在阳分，为阳热郁滞的脉象，可出现泄利或大便带脓血的疾病。

诸过者，切之涩者，阳气有余也；滑者，阴气有余也。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

推而外之，内而不外，有心腹积也；推而内之，外而不内，身有热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头项痛也。按之至骨，脉气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诸过者，切之：过，是有过之脉；切，是切脉。推而外之：王冰：『脉附臂筋，取之不审，推筋令远，使脉外行。』上而不下、下而不上：新校正：『甲乙经作下而不上，上而不下。』

诊察到各种有病的脉象而切按时，如见涩脉是阳气有余；滑脉，为阴气有余。阳热有余则身热而无汗；阴寒有余则多汗而身寒，阴气阳气均有余，则无汗而身寒。按脉浮取不见，沉取则脉沉迟不浮，是病在内而非在外，故知其心腹有积聚病。按脉沉取不显，浮取则脉浮数不沉，是病在外而不在内，当有身发热之症。凡诊脉推求于上部，只见于上部，下部脉弱的，这是上实下虚，故出现腰足清冷之症；凡诊脉推求于下部，只见于下部，而上部脉弱的，这是上虚下实，故出现头项疼痛之症；若重按至骨，而脉气少的，是生阳之气不足，故可出现腰脊疼痛及身体痹症。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

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藏，病随五味所宜也。

五谷：王冰：『谓粳米、小豆、麦、大豆、黄黍也。』五果：桃、李、杏、栗、枣。五畜：即牛、羊、猪、鸡、犬。五菜：就是葵、藿、薤、葱、韭。又礼仪公食大夫礼注：『藿，豆叶也。』充：吴崑：『充实于藏腑也。』

肝合青色，宜食甘味，粳米、牛肉、枣、葵菜都是属于味甘的。心合赤色，宜食酸味，小豆、犬肉、李、韭都是属于酸味的。肺合白色，宜食苦味，小麦、羊肉、杏、薤都是属于苦味的。脾合黄色，宜食咸味，大豆、猪肉、果、藿都是属于咸味的。肾合黑色，宜食辛味，黄黍、鸡肉、桃、葱都是属于辛味的。

辛味能发散，酸味能收敛，甘味能缓急，苦味能坚燥，咸味能软坚。凡毒药都是可用来攻逐病邪，五谷用以充养五脏之气，五果帮助五谷以营养人体，五畜用以补益五脏，五菜用以充养五脏。气味和合而服食，可以补益精气。这五类食物，各有辛、酸、甘、苦、咸的不同气味，各有利于某一脏气，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烫等，在运用的时候，要根据春、夏、秋、冬四时和五脏之气的偏盛偏衰及苦欲等具体情况，各随其所宜而用之。

玉机真藏论第四十四

本篇内容讨论五藏脉息于四时的变化、脉之胃气、疾病传变、五藏虚实，以及部分其他诊察方法，其中尤以论脉为重点；而脉息的变化又以胃气为最紧要，有胃则生，无胃则死，无胃气之脉，叫做真藏脉，真藏脉见，是为死征，在临症上注意这个变化，是件大事。之所以篇名为『玉机真藏』，张景岳认为：『玉机，以璇玑玉衡，可窥天道，而此篇神理，可窥人道，故以并言，而实则珍重之辞也。』

前述五脏太过和不及的脉象与症状，后述五脏真脏脉。诊断时，运用望、闻、问、切四诊，从病人身上体验，并要把气候的变化和周围环境都结合起来分析。关于五虚、五实的症状和预后，实者能够邪去，虚者胃气恢复，便能转危为安。

黄帝问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对曰：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春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其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胠满。

善忘：张志聪：『气并于上，乱而善忘。』王冰：『忘，当为怒字之误也。』灵枢经曰：『肝气实则怒。』新校正：『按气交变大论云：木太过，甚则忽忽善怒，眩冒颠疾，则忘当作怒。』录此以备参阅。忽忽：若有所失。眩冒而巅疾：王冰：『眩，谓目眩，视如转也；冒；谓冒闷也。』巅疾，头顶疾病。巅疾：巅顶之疾，如头风、头痛、头昏、头眩、头疮之类。胠：张景岳：『胠，音区，腋下胁也。』即指胁下空软处。

黄帝问道：春时的脉象如弦，怎样才算弦？岐伯回答说：春脉主应肝脏，属东方之木。在这个季节里，万物开始生长，因此脉气来时，软弱轻虚而滑，端直而长，所以叫做弦脉，假如违反了这种现象，就是病脉。

黄帝道：怎样才称反呢？岐伯说：其脉气来，应指实而有力，这叫做太过，主病在外；如脉来不实而微弱，这叫做不及，主病在里。

黄帝道：春脉太过与不及，发生的病变怎样？岐伯说：太过会使人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头昏而两目视物眩转，而发生巅顶疾病；其不及会使人胸部作痛，牵连背部，往下则两侧胁肋部位胀满。

帝曰：善。夏脉如钩，何如而钩？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故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夏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其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

浸淫：吴崑：『热不得去，浸渍而淫，邪热渐深之名。』张志聪：『肌受之疮。』故解作疮名，因其渐渐蔓延扩大，故称为浸淫。气泄：高士宗：『后气下泄也。』即指矢气，俗称放屁。

黄帝道：讲得对！夏时的脉象如钩，怎样才算钩？岐伯说：夏脉主应心脏，属南方之火，在这个季节里，万物生长茂盛，因此脉气来时充盛，去时轻微，犹如钩之形象，所以叫做钩脉，假如违反了这种现象，就是病脉。

黄帝道：怎样才称反呢？岐伯说：其脉气来盛去亦盛，这叫做太过，主病在外；如脉气来时不盛，去时反充盛有余，这叫做不及，主病在里。

黄帝道：夏脉太过与不及，发生的病变怎样？岐伯说：太过会使人身体发热，皮肤痛，热邪侵淫成疮；不及会使人心虚作烦，上部出现咳嗽涎沫，下部出现失气下泄。

帝曰：善。秋脉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傍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秋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愠愠然：愠，音酝。马莳：『不舒畅也。』就是郁闷而不舒畅的样子。下闻病音：张景岳：『谓喘息则喉下有声也。』就是指喘息时候间有声音。

黄帝道：讲得对！秋天的脉象如浮，怎样才算浮？岐伯说：秋脉主应肺脏，属西方之金，在这个季节里，万物收成，因此脉气来时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所以叫做浮脉。假如违反了这种现象，就是病脉。

黄帝道：怎样才称反呢？岐伯说：其脉气来浮软而中央坚，两旁虚，这叫做太过，主病在外；其脉气来浮软而微，这叫做不及，主病在里。

黄帝道：秋脉太过于不及，发生的病变怎样？岐伯说：太过会使人气逆，背部作痛，愠愠然郁闷而不舒畅；其不及会使人呼吸短气，咳嗽气喘，其上逆而出血，喉间有喘息声音。

帝曰：善。冬脉如营，何如而营？岐伯曰：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含藏也，故其气来沈以搏，故曰营。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如弹石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冬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解，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其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帝曰：善。

冬脉如营：言冬时脉气营居于内，即指沉脉而言。吴崑：『营，营垒之营，兵之守者也。冬至闭藏，脉来沉石，如营兵之守也。』：音渺。张景岳：『季胁下空软之处曰眇中。』即胁骨指末梢空软处。

黄帝道：讲得对！冬时的脉象如营，怎样才算营？岐伯说：冬脉主应肾脏，属北方之水，在这个季节里，万物闭藏，因此脉气来时沉而搏手，所以叫做营脉。假如违反了这种现象，就是病脉。

黄帝道：怎样才称反呢？岐伯说：其脉来如弹石一般坚硬，这叫做太过，主病在外；如脉去虚数，这叫做不及，主病在里。

黄帝道：冬脉太过与不及，发生的病变怎样？岐伯说：太过会使人精神不振，身体懈怠，脊骨疼痛，气短，懒于说话；不及则使人心如悬，如同腹中饥饿之状，季胁下空软部位清冷，脊骨作痛，少腹胀满，小便变常。黄帝道：讲得对！

帝曰：四时之序，逆从之变异也，然脾脉独何主？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

帝曰：然则，脾善恶可得见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

帝曰：恶者何如可见？岐伯曰：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夫子言脾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四支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重强：脾病则身体皆重，水肿，所以说四肢不举及九窍不通。王冰：『八十一难经曰：五藏不和，则九窍不通。重谓藏气重垒，强谓气不和顺。』

黄帝道：春夏秋冬四时的脉象，有逆有从，其变化各异，但独未论及脾脉，究竟脾脉主何时令？岐伯说：脾脉属土，位居中央为孤脏，以灌溉四旁。

黄帝道：脾脉的正常与异常可以得见吗？岐伯说：正常的脾脉不可能见到，有病的脾脉是可以见到的。

黄帝道：有病的脾脉怎样？岐伯说：其来如水之流散，这叫做太过，主病在外；其来尖锐如鸟之喙，这叫做不及，主病在中。

黄帝道：先生说脾为孤脏，位居中央属土，以灌溉四旁，他的太过和不及各发生什么病变？岐伯说：太过会使人四肢不能举动，不及则使人九窍不通，名叫重强。

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腑，每旦读之，名曰玉机。

五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

受气于其所生：王冰：『谓受病气于己之所生者也。』气，指病气；所生，是指为我所生者。受气于其所生，就是病受气于自己所生之藏，也就是子来乘母，如肝受气于心。传之于其所胜：马莳：『乃我之所克者也。』是以相克之次序而传，如肝病传之于脾。气舍于其所生：张景岳：『舍，留止也。』所生，指所生我者。气舍于其所生，就是病气留止于其母处，如肝病气舍于肾。舍：停止。死于其所不胜：王冰：『谓死于克己者之分位也。』不胜，指所克我者。死于其所不胜，就是最后传至克己者而死，如肝病传至肺而死。

黄帝惊悟肃然起立，敬个礼道：很好！我懂得诊脉的要领了，这是天下极其重要的道理。《五色》、《脉变》、《揆度》、《奇恒》等书，阐述的道理都是一致的，总的精神在于一个『神』字。神的功用运转不息，向前而不能回却，倘若回而不转，就失掉它的生机了。极其重要的道理，往往迹象不显而尽于微妙，把它著录在玉版上面，藏于枢要内府，每天早上诵读，称它为《玉机》。

五脏疾病的传变，是受病气于其所生之脏，传于其所胜之脏，病气留舍于生我之脏，死于我所不胜之脏。当病到将要死的时候，必先传行于相克之脏，病者乃死。这是病气的逆传，所以会死亡。

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黄帝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传五藏而当死。

一日一夜五分之：一日一夜划分为五个阶段，配合五藏：如平旦属肝，日中属心，薄暮属肺，夜半属肾，午后属脾。占：推测，预测。死生：新校正：『按甲乙经生作者字，云占死者之早暮。』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张景岳：『病不早治，必互相传，远则三月、六月，近则三日、六日。』就是说患病之后传变的过程，快慢有所不同，又半个月传一脏的，即三个月传遍五脏，又一个月传一脏的，就六个月传遍五脏。

例如，肝受病气于心脏，而又传行于脾脏，其病气留舍于肾脏，传到肺脏而死。心受病气于脾脏，其病气留舍于肝脏，传到肝脏而死。肺受病气于肾脏，传行于肝脏，病气留舍于脾脏，传到心脏而死。以一日一夜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属五脏，就可以推测死生的早晚时间。

黄帝道：五脏是相通连的，病气的转移，都有一定的次序。假如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若不能掌握治病的时机，那么三个月或六个月，或三天，或六天，传遍五脏就当死了，这是相克的顺传次序。

故曰：别于阳者，知病从来；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

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瘈，当此之时，可灸可药。弗治，满十日，法当死。肾因传之心，心即复反传而行之肺，发寒热，法当三岁死，此病之次也。

风者，百病之长：王冰：『言先百病而有之。』盖六淫之气始于风，故称之为长。脾风，发瘅：瘅，音旦。吴崑：『瘅，热中之名。』王冰：『肝气应风木，胜脾土，土受风气，故曰脾风，盖为风气通肝而为名也。脾之为病，善发黄瘅，故发瘅也。』冤热：马莳：『烦冤作热。』即热极而烦闷。出白：吴崑：『白，淫浊也。』按痿论：『发为尽痿，及为白淫。』即小便出白色的浊液。蛊：音古。吴崑：『其亦病邪深入，令人丧志之称乎。』瘈：指筋脉拘急相引的一类病。三岁：滑寿：『三岁，当作三日。』

所以说：能辨别三阳的，可以知道病从何处而来；能辨别三阴的，可以知道病的死生日期，这就是说，知道病至其所不胜而死。

风为六淫之首，所以说它是百病之长。风寒中人，使人毫毛直竖，皮肤闭而发热，在这个时候，可用发汗的方法治疗；至风寒入于经络，发生麻痹不仁或肿痛等症状，此时可用汤熨（热敷）及火罐、艾灸、针刺等方法来祛散。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气内传于肺，叫做肺痹，又叫做肝厥，发生胁痛、吐食的症状，这个时候可用按摩、药物或热汤沐浴等方法；如不及时治疗，就会传行于脾，叫做脾风，发生黄瘅、腹中热、烦心、小便黄色等症状，这个时候可用按摩、药物或热汤沐浴等方法；如再不治，就会传行于肾，叫做疝疸，少腹烦热疼痛，小便色白而混浊，又叫做盅病，在这个时候，可用按摩或用药物；如再不治，病就由肾传心，发生筋脉牵引拘挛，叫做瘛病，在这个时候，可用至法，或用药物；如再不治，十日之后当要死亡。倘若病邪由肾传心，心又复反传于肺脏，发为寒热，发当三日即死，这是疾病传行的一般次序。

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

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变，及其传化。传，乘之名也。

假如骤然爆发的病，就不必根据这个相传的次序而治。有些病不依这个次序传变，如忧、恐、悲、喜、怒情志之病，病邪就不能依照这个次序相传，因而使人生大病。

如因喜极伤心，心虚则肾气相乘；或因大怒，则肝气乘脾；或因悲伤，则肺气乘肝；或因惊恐，则肾气虚，脾气乘肾；或因大忧，则肺气内虚，心气乘肺。这是无志激动，使病邪不以次序传变的道理。所以病虽有五，及其传化，就有五五二十五变。所谓传化，就是相乘的名称。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藏脉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颈，期一月死。真藏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真藏见，十月之内死。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内消，动作益衰。真脏未见，期一岁死；见其真藏，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脱肉，目眶陷。真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

大骨枯槁：张景岳：『如肩、脊、腰、膝，皆大骨也。』大骨枯槁，是形容软弱无力。大肉陷下：张景岳：『尺肤、臀肉，皆大肉也。』如腿、臂、臀等都叫大肉；陷下，即形容消瘦枯削。脱肉破：王冰：『者，肉之标。脾主肉，故肉如脱尽；如破败也。』脱肉，形容遍体肌肉消瘦；破，音菌，肘膝髀厌高起处肌肉为，形容部破败。肩髓内消：『张志聪：肩髓者，大椎之骨髓，上会于脑，是以项骨倾者，死不治也。』肩髓内消，可作骨髓内消，肩膀不振解释。未：通行本作『来』。新校正云：『「来」当作「未」，字之误也。』《太素》亦作『未』。

大骨软弱，大肉瘦削，胸中气满，呼吸困难，呼吸时身体振动，为期六个月就要死亡。见了真脏脉，就可以预知死日。大骨软弱，大肉瘦削，胸中气满，呼吸困难，胸中疼痛，牵引肩项，为期一个月就要死亡。见了真脏脉，就可以预知死日。大骨软弱，大肉瘦削，胸中气满，呼吸困难，脱肉破，真脏脉现，十个月之内就要死亡。大骨软弱，大肉瘦削，两肩下垂，骨髓内消，动作衰颓，真脏脉未出现，为期一年死亡，若见到真脏脉，就可以预知死日。大骨软弱，大肉瘦削，胸中气满，腹中痛，心中气郁不舒，肩项身上俱热，破脱肉，目眶下陷，真脏脉出现，精脱目不见人，立即死亡；如尚能见人，是精未全脱，到了它所不声胜之时，便死亡了。

急虚身中卒至，五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如堕溺，不可为期。其脉绝不来，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藏虽不见，犹死也。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色白赤不泽，毛折，乃死。真肾脉至，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色黑黄不泽，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诸真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

急虚身中卒至：高士宗：『急虚，正气一时暴虚也；身中，外邪陡中于身也；卒同猝，卒至，是外邪猝至于藏也。』堕溺：落水淹死为溺，高处失足为堕。王冰：『譬于堕坠没搦，不可与为死日之期也。』一息：新校正：『按人一息脉五六至，何得为死。必息字误，息当作呼乃是。』责责然：锋利可畏的形容词。毛折：吴崑：『皮毛得卫气而充，毛折则卫气败绝。』如循薏苡子：薏苡子，即薏米。如循薏苡子，乃形容脉象短实而坚。

如果正气暴虚，外邪陡然中入，仓卒获病，五脏气机闭塞，周身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如从高堕下，或落水淹溺一样，猝然的病变，就无法预测死期了。其脉息绝而不至，或跳动异常疾数，一呼脉来五、六至，虽然形肉不脱，真脏不见，仍然要死亡的。

肝脏之真脏脉至，中外劲急，像按在刀口上一样的锋利，或如按在琴弦上一样硬直，面部显青白颜色而不润泽，毫毛枯焦乃死。肺脏的真脏脉至，大而空虚，好像毛羽着人皮肤一般地轻虚，面部显白赤颜色而不润泽，毫毛枯焦，就要死亡。肾脏的真脏脉至，搏手若索欲断，或如以指弹石一样坚实，面部显黑黄颜色而不润泽，毫毛枯焦，就要死亡。脾脏的真脏脉至，软弱无力，快慢不匀，面部显黄青颜色而不润泽，毫毛枯焦，就要死亡。凡是见到五脏真脏脉，皆为不治的死侯。

黄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必察四难而明告之。

形气相得：马莳：『形，则形体也；气，主正气。』言病者形盛气亦盛，形虚气亦虚，谓之形气相得。色泽以浮：张景岳：『泽，闰也；浮，明也。颜色明润者，病必易已也。』形气相失：王冰：『形盛气虚，气盛形虚，皆相失也。』色夭不泽：王冰：『夭，谓不明而恶；不泽，谓枯燥也。』即颜色枯晦不润泽。必察四难：即指形气相失、色夭不泽、脉实以坚、脉逆四时四难。

黄帝道：大凡治病，必先诊察形体盛衰，气之强弱，色之润枯，脉之虚实，病之新久，然后及时治疗，不能错过时机。病人形气相称，是可治之症；面色光润鲜明，病亦易愈；脉搏与四时相适应，亦为可治；脉来弱而流利，是有胃气的现象，病亦易治，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治疗。形气不相称，此谓难治；面色枯槁，没有光泽，病亦难愈；脉实而坚，病必加重；脉与四时相逆，为不可治。必须审察这四种难治之证，清楚地告诉病家。

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沈涩者，命曰逆四时。未有藏形，于春夏而脉沈涩，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时也。病热脉静，泄而脉大，脱血而脉实，病在中脉实坚，病在外脉不实坚者，皆难治。

未有藏形：言五脏脉气未能随四时变化形现于外。病在中脉实坚，病在外脉不实坚：新校正：『按平人气象论云：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濇坚。与此相反。此经误，彼论为得。』

所谓脉与四时相逆，是春见到肺脉，夏见到肾脉，秋见到心脉，冬见到脾脉，其脉皆悬绝无根，或沉涩不起，这就叫做逆四时。如五脏脉气不能随着时令表现于外，在春夏的时令，反见沉涩的脉象，秋冬的时令，反见浮大的脉象，这也叫做逆四时。热病脉宜洪大而反静；泄泻脉应小而反大；脱血脉应虚而反实；病在中而脉不实坚；病在外而脉反坚实。这些都是症脉相反，皆为难治。

黄帝曰：余闻虚实以决死生，愿闻其情。岐伯曰：五实死，五虚死。

帝曰：愿闻五实五虚。岐伯曰：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

帝曰：其时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此其候也。

闷瞀：高士宗：『闷，郁也；瞀，目不明也。』即昏闷而目不明。五实：李念莪注：『实者，邪气实也。心受邪，则脉盛；肺受邪，则皮热；脾受邪，则腹胀；肾受邪，则前后不通；肝受邪，则闷瞀（即闷乱），肝脉贯膈，气逆上也。』五虚：李念莪注：『虚者，正气虚也。心虚，则脉细；肺虚，则皮寒；肝虚，则气少；肾虚，则前后泄利；脾虚，则饮食不入。』

黄帝道：我听说根据虚实的病情可以预决死生，希望告诉我其中道理！岐伯说：五实死，五虚亦死。

黄帝道：请问什么叫做五实、五虚？岐伯说：脉盛是心受邪盛，皮热是肺受邪盛，腹胀是脾受邪盛，二便不通是肾受邪盛，闷瞀是肝受邪盛，这叫做五实。脉细是心气不足，皮寒是肺气不足，气少是肝气不足，泄利前后是肾气不足，饮食不入是脾气不足，这叫做五虚。

黄帝道：五实、五虚，有时亦有痊愈的，又是什么道理？岐伯说：能够吃些粥浆，慢慢地胃气恢复，大便泄泻停止，则虚者也可以痊愈。如若原来身热无汗的，而现在得汗，原来二便不通的，而现在大小便通利了，则实者也可以痊愈。这就是五虚、五实能够痊愈的机转。

刺疟篇第四十五

本篇内容讨论刺疟之法，按照经络藏腑体系详细地记载了六经藏腑疟疾的症状。在治法之中，刺法是主要治法之一，但亦指出了『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不宜用针』，足证古人临证是针药并重，『适事为故』的。因记述的重点在于以刺治疟，所以篇名叫做『刺疟』。

疟有六经疟、五脏疟、胃疟等十二种，临床上需要根据经络藏腑的体质而加以鉴别。用针刺治疗疾病，须根据疟疾发作之前，或发作时最先感觉症状的部位进行针刺。

足太阳之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渴渴，止汗出，难已，刺郄中出血。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刺足少阳。足阳明之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刺足阳明跗上。

足太阴之疟，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即取之。足太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足厥阴之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阴。

渴渴：通行本作『熇熇然热』。郄中：郄，音隙。郄中，就是委中穴，在膝弯中央约纹中。解：懈惰，身体倦怠无力。解，通『懈』。惕惕然：恐惧的样子。跗上：是足背上，正当冲阳穴。太息：深长的呼吸，俗称叹大气。即取之：丹波元简：『甲乙此下有足太阴三字，依上文例，当有此三字。』其病难已：丹波元简：『甲乙此下有取太谿三字，依上文例，当有此三字。』数便：巢氏病源作数小便。悒悒：不畅快的样子。

足太阳经的疟疾，使人腰痛头重，寒冷从脊背而起先寒后热，热势很盛，热止汗出，这种疟疾不易痊愈，治疗方法是刺委中穴出血。足少阳经的疟疾，使人身倦无力，恶寒发热都不甚厉害，怕见人，看见人就感到恐惧，发热的时间比较长，汗出亦很多，治疗方法是刺足少阳经。足阳明经的疟疾，使人先觉怕冷，逐渐恶寒加剧，很久才发热，退热时便汗出，这种病人喜欢亮光，喜欢向火取暖，见到亮光以及火气就感到爽快，治疗方法是刺足阳明经足背上的冲阳穴。

足太阴经的疟疾，使人闷闷不乐，时常要叹息，不想吃东西，多发寒热，汗出亦多，病发作时容易呕吐，吐后病势减轻，治疗方法是取足太阴经的孔穴。足少阴经的疟疾，使人发生剧烈呕吐，多发寒热，热多寒少，常常喜欢紧闭门窗而居，这种病不易痊愈。足厥阴经的疟疾，使人腰痛，少腹胀满，小便不利，似乎癃病，而实非癃病，只是小便频数不爽，病人心中恐惧，气分不足，腹中郁滞不畅，治疗方法是刺足厥阴经。

肺疟者，令人心寒，寒甚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刺手太阴阳明。心疟者，令人烦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热，刺手少阴。肝疟者，令人色苍苍然，太息，其状若死者，刺足厥阴见血。脾疟者，令人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刺足太阴。肾疟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转，大便难，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阳少阴。胃疟者，令人且病也，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

心寒：张景岳：『肺者，心之盖也。以寒邪而乘所不胜，故肺瘧者令人心寒。』热间善惊：巢氏病源无热字。苍苍然，太息：苍苍，深青貌。丹波元简：甲乙无太息二字，据下文如死者三字，必衍文。鸣已汗出：张景岳：『寒已而热，则脾气形，故肠中鸣，鸣已则阳气外达，汗出而解也。』洒洒然：寒冷的形容词。宛转：张景岳：『腰脊之痛，苦于宛转。』眴眴然：张景岳：『眴，音眩。眴眴然，眩动貌，目视不明，水之亏也。』支满：就是胀满有支撑感。横脉：王冰：『横脉，谓内踝前斜过大脉，则太阴之经脉也。』张景岳：『盖即商丘也。』

肺疟，使人心里感到发冷，冷极则发热，热时容易发惊，好像见到了可怕的事物，治疗方法，刺手太阴，手阳明两经。心疟，使人心中烦热得很厉害，想喝冷水，但身上反觉寒多而不太热，治疗方法是刺手少阴经。肝疟，使人面色苍青、时欲太息，厉害的时候形状如死，治疗方法是刺足厥阴经出血。脾疟，使人发冷、腹中痛，待到发热时，则脾气行而肠中鸣响，肠鸣后阳气外达而汗出，治疗方法是刺足太阴经。肾疟，使人洒淅寒冷，腰脊疼痛、难以转侧、大便困难、目视眩动不明、手足冷，治疗方法是刺足太阳、足少阴两经。胃疟，发病时使人易觉饥饿，但又不能进食，进食就感到腕腹胀满膨大，治疗方法是取足阳明、足太阴两经横行的络脉，刺出其血。

疟发身方热，刺趾上动脉，开其空，出其血，立寒。疟方欲寒，刺手阳明太阴，足阳明太阴。

治疗疟疾，在刚要发热的时候刺足背上的动脉，开其孔穴，刺出其血，可立即热退身凉。如疟疾刚要发冷的时候可刺手阳明、太阴和足阳明、太阴的腧穴。

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先视身之赤如小豆者尽取之。

十二疟者，其发各不同时，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不已，刺舌下两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经出血，又刺项已下挟脊者，必已。舌下两脉者，廉泉也。

赤如小豆：皮肤上发出赤点，像赤小豆一样。取：是刺的意义。十二疟：指上文六经、五藏合胃的疟疾。盛经：血盛的经络。廉泉：舌下的穴名。

凡疟疾病人脉沉伏不见的，急刺十指间出血，血出病必愈；若先见皮肤上发出像赤小豆的红点，应都用针刺去。

上述十二种疟疾，其发作各有不同的时间，应观察病人的症状，从而了解病属于那一经脉。如在没有发作以前约一顿饭的时候就给以针刺，刺一次病势衰减，刺两次病就显著好转，刺三次病即痊愈；如不愈，可刺舌下两脉出血；如再不愈，可取委中血盛的经络，刺出其血，并刺项部以下挟脊两旁的经穴，这样病一定会痊愈。上面所说的舌下两脉，就是指的廉泉穴。

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之间出血。先项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酸痛者，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血。

风疟，疟发则汗出恶风，刺三阳经背俞之血者。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胕。以镵针针绝骨出血，立已。身体小痛，刺至阴。诸阴之井无出血，间日一刺。疟不渴，间日而作，刺足太；渴而间日作，刺足少阳。湿疟汗不出，为五十九刺。

胕：张景岳：『其邪深伏，故曰髓病。』鑱针：鑱，音谗，古时九针之意，头大而锐。五十九刺：即治热病的五十九俞，可参看水热穴诸篇。

凡刺疟疾，必先问明病人发作时最先感觉症状的部位，给以先刺。如先发头痛头重的，就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发倾项眷背痛的，就先刺颈项和背部。先发腰脊痛的，就先刺委中出血。先发手臂痛的，就先刺手少阴、手阳明的十指见的孔穴。先发足胫疲痛的，就先刺足阳明十趾间出血。

风疟，发作时是汗出怕风，可刺三阳经背部的腧穴出血。小腿疼剧烈而拒按的，名叫胕髓病，可用掩针刺绝骨穴出血，其痛可以立止。如身体稍感疼痛，刺至阴穴。但应注意，凡刺诸有病的井穴，皆不可出血，并应隔日刺一次。疟疾口不渴而间日发作的，刺足太阳经；如口渴而间日发作的，刺足少阳经。温疟而汗不出的，用『五十九刺』的方法。

刺腰痛篇第四十六

本篇内容讨论腰痛的各种刺法。腰痛病机，一般多属肾虚，然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有了病变，都能使人腰痛。腰痛治法，这里重点指示了循经取穴的方法，所以叫做『刺腰痛篇』。

本篇还探讨了针刺出血与否，缪刺取穴以及根据月亮盈亏决定针刺次数等法则。腰痛兼有上寒、上热、中热而喘等复杂病机的取穴方法。

足太阳脉令人腰痛，引项脊尻背如重状，刺其郄中太阳正经出血，春无见血。

少阳令人腰痛，如以针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俯仰，不可以顾。刺少阳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独起者，夏无出血。

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刺阳明于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无见血。

尻：广雅：『尻，臀也。』脊骨的末端，臀部。郄中：委中穴，一名血郄。王冰：『在膝后屈处腘中央，约纹中动脉。』循循然：张景岳：『迟滞貌，谓其举动不便也。』成骨：张景岳：『膝外侧之高骨独起者，乃胻首之上端，所以成立其身，故曰成骨。』䯒前：䯒，甲乙经作『胻』。即足三里穴。

足太阳经脉发病使人腰痛，痛时牵引项脊尻背，好像担负着沉重的东西一样，治疗时应刺其合穴委中，即在委中穴处刺出其恶血。若在春季不要刺出其血。

足少阳经脉发病使人腰痛，痛如用针刺于皮肤中，逐渐加重不能前后俯仰，并且不能左右回顾。治疗时应刺足少阳经在成骨的起点出血，成骨即膝外侧高骨突起处，若在夏季则不要刺出其血。

阳明经脉发病而使人腰痛，颈项不能转动回顾，如果回顾则神乱目花犹如妄见怪异，并且容易悲伤，治疗时应刺足阳明经在胫骨前的足三里穴三次，并配合上、下巨虚穴刺出其血，秋季则不要刺出其血。

足少阴令人腰痛，痛引脊内痛。刺少阴于内踝上二痏。春无见血，出血太多，不可复也。

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刺厥阴之脉，在腨踵鱼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其病令人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痏。

解脉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然，时遗溲。刺解脉，在膝筋肉分间郄外廉之横脉出血，血变而止。解脉令人腰痛如引带，常如折腰状，善恐。刺解脉，在郄中结络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见赤血而已。

内踝上：即复溜穴。王冰：『复溜，在内踝后上同身之二寸。』不慧：言语不爽朗。王冰：『风盛则昏冒，故不爽慧也。』刺之三痏：为针刺三次。痏：作次数解。解脉：属足太阳之脉。王冰：『两脉如绳之解股，故名解脉。』据此，所谓解脉，盖是经脉之分枝，因其一分为二，所以称为解脉。然：不明貌。马莳：『目然不明。』

足少阴脉发病使人腰痛，痛时牵引到脊骨的内侧，治疗时应刺足少阴经在内踝上的复溜穴两次，若在春季则不要刺出其血。如果出血太多，就会导致肾气损伤而不易恢复。

厥阴经脉发病使人腰痛，腰部强急如新张的弓弩弦一样，治疗时应刺足厥阴的经脉，其部位在腿肚和足根之间鱼腹之外的蠡沟穴处，摸之有结络累累然不平者，就用针刺之，如果病人多言语或沉默抑郁不爽，可以针刺三次。

解脉发病使人腰痛，痛时会牵引到肩部，眼睛视物不清，时常遗尿，治疗时应取解脉在膝后大筋分肉间（委中穴）外侧的委阳穴处，有血络横见，紫黑盛满，要刺出其血直到血色由紫变红才停止。解脉发病使人腰痛，好像有带子牵引一样，常感到腰部像被折断一样，并且时常有恐惧的感觉，治疗时应刺解脉，在郄中有络脉结滞如黍米者，刺之则有黑色血液射出，等到血色变红时即停止。

同阴之脉令人腰痛，痛如小锤居其中，怫然肿。刺同阴之脉，在外踝上绝骨之端，为三痏。

阳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肿。刺阳维之脉，脉与太阳合腨下间，去地一尺所。

衡络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衡络绝，恶血归之。刺之在郄阳、筋之间，上郄数寸衡居，为二痏出血。

会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干，令人欲饮，饮已欲走。刺直阳之脉上三痏，在蹻上郄下五寸横居，视其盛者出血。

同阴之脉：王冰：『足少阳之别络也，并少阳经上行，去足外踝上同身寸之五寸，乃别走厥阴，并经下络足跗，故曰同阴脉也。』怫然：怫，音弗，怒胀貌。张景岳：『怫然，怒意，言肿突如怒也。』外踝上绝骨之端：吴崑：『刺外踝绝骨之端，则足少阳之脉所抵耳。』张志聪：『以仆参为本，上外踝三寸，以附阳为郄，直上循股外廉，故宜取外踝绝骨之处。』腨下间，去地一尺所：正当承山穴位。新校正云：『按穴之所在，乃承山穴。』衡络之脉：张志聪：『衡，横也。带脉横络于腰间，故曰横络之脉。夫足之三阳，循腰而下，足之三阴及奇经之脉，皆循腰而上；病则上下不通，阴阳简阻，而为腰痛之证。』郄阳、筋之间：甲乙经『筋之间』作『之筋间』，为是。王冰：『郄阳，谓浮穴上侧委阳穴也。筋之间，膝后国上两筋之间，殷门穴也。』会阴之脉：会阴本是穴名，在前后二阴之间。张志聪：『任脉起于至阴，与督脉交会，分而上行，故曰会阴之脉。』漯漯然，张景岳：『漯，音磊，是形容出汗。』漯漯然：淋漓汗出貌。直阳之脉：直与值义同。直阳之脉，张志聪：『督脉也。督脉总督一身之阳，贯脊直上，故曰直阳。』蹻上郄下：上承郄中之穴，下当申脉之位，总谓承筋穴。蹻为阳蹻，指申脉穴；郄下，即委中穴。

同阴之脉发病使人腰痛，痛时胀闷沉重，好像有小锤在里面敲击，病处突然肿胀，治疗时应刺同阴之脉，在外踝上绝骨之端的阳辅穴处，针刺三次。

（本条经文，注家说法亦颇不一，待考。）

衡络之脉发病使人腰痛，不可以前俯和后仰，后仰则恐怕跌倒，这种病大多因为用力举重伤及腰部，使横络阻绝不通，淤血滞在里。治疗时应刺委阳大筋间上行数寸处的殷门穴，视其血络横居满者针刺两次，令其出血。

会阴之脉发病使人腰痛，痛则汗出，汗止则欲饮水，并表现着行动不安的状态，治疗时应刺直阳之脉上三次，其部位在阳蹻申脉穴上，足太阳郄中穴下五寸的承筋穴处，视其左右有络脉横居、血络盛满的，刺出其血。

飞阳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甚则悲以恐。刺飞阳之脉，在内踝上五寸，少阴之前，与阴维之会。

昌阳之脉令人腰痛，痛引膺，目然，甚则反折，舌卷不能言。刺内筋为二痏，在内踝上大筋前，太阴后，上踝二寸所。

散脉令人腰痛而热，热甚生烦，腰下如有横木居其中，甚则遗溲。刺散脉在膝前骨肉分间，络外廉束脉，为三痏。

飞阳之脉：灵枢经脉篇：『足太阳之别，名曰飞阳，去踝七寸，别走少阴。』因此脉由阳经别出，故称飞阳。少阴之前，与阴维之会：张志聪：『足少阴筑宾穴，为阴维之郄。』昌阳之脉：马莳：『昌阳，系足少阴肾经穴名，又名复溜。足少阴之脉，其直行者，从肾上贯肝鬲，入肺中，循喉咙，侠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故昌阳之脉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胸之旁也。』反折：腰向后折而不能向前曲。吴崑：『少阴合于太阳，故反折。』内筋：张景岳：『筋之内也，即复留穴，为阴蹻之郄，其穴在足太阴之后，内踝上二寸许。』按昌阳脉病而腰痛，宜刺复留穴，所以复留又名昌阳。散脉：是太阴之别络，散行而上行，故称散脉。王冰：『是太阴之别也，散行而上，故以名焉。』

飞阳之脉使人腰痛时证见，痛处经脉突然怒张肿胀，通甚时则悲伤恐惧，刺取飞扬之脉，在内踝上五寸，足少阴经之前与阴维脉交会处。

（本条经文，注家说法亦颇不一，姑从王冰之说以释之。脱阴维腰痛之文，待考。）

昌阳之脉发病使人腰痛，疼痛牵引胸膺部，眼睛视物昏花，严重时腰背向后反折，舌卷短不能言语，治疗时应取筋内侧的复溜穴刺二次，其穴在内踝上大筋的前面，足太阴经的后面，内踝上二寸处。

散脉发病使人腰痛而发热，热甚则生心烦，腰下好像有一块横木梗阻其中，甚至会发生遗尿，治疗时应刺散脉下俞之巨虚上廉和巨虚下廉，其穴在膝前外侧骨肉分间，看到有青筋缠束的脉络，即用针刺三次。

肉里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咳，咳则筋缩急。刺肉里之脉为二痏，在太阳之外、少阳绝骨之后。

腰痛挟脊而痛至头几几然，目，欲僵仆，刺足太阳郄中出血。腰痛上寒，刺足太阳、阳明。上热，刺足厥阴。不可以俯仰，刺足少阳。中热而喘，刺足少阴，刺郄中出血。

腰痛引少腹控，不可以仰，刺腰尻交者，两髁胂上，以月生死为痏数，发针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肉里之脉：王冰：『肉里之脉，少阳所生，则阳维之脉气所发也。』少阳绝骨之后：即阳辅穴。马莳：『足少阳胆经有阳辅穴，又名分肉，故王氏以肉里为分肉。』几几然：几音殊。几几然，是形容项背牵强不舒之象。控䏚：控，牵引的意思；䏚，是季胁之下空软处。腰尻交者：指足太阴之络，从髀合阳明上贯尻骨，与厥阴、少阳结于下缪。交者，即指下缪穴。两髁胂：髁，苦瓦切；胂，音申，竖起之肉叫做胂。张景岳：『两髁胂，谓腰髁骨下坚肉也。』髁胂，大腿骨。月生死为痏数：王冰：『月初向圆为月生，月半向空为月死，死月刺少，生月刺多。缪刺论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渐少之。其痏数多少，如此即知也。』即根据月亮的圆缺变化计算针刺的次数。

肉里之脉发病使人腰痛，痛得不能咳嗽，咳嗽则筋脉拘急挛缩，治疗时应刺肉里之脉二次，其穴在足太阳的外前方，足少阳绝骨之端的后面。

腰痛抉脊背而痛，上连头部拘强不舒，眼睛昏花，好像要跌倒，治疗时应刺足太阳经的委中穴出血。腰痛时有寒冷感觉的，应刺足太阳经和足阳明经，以散阳分之阴邪；有热感觉的，应刺足厥阴经，以去阴中之风热；腰痛不能俯仰的，应刺足少阳经，以转枢机关；若内热而喘促的，应刺足少阴经，以壮水制火，并刺委中的血络出血。

腰痛时牵引少腹，引动季胁之下，不能后仰，治疗时应刺腰尻交处的下髎穴，其部位在两踝骨下挟脊两旁的坚肉处，针刺时以月亮的盈亏计算针刺的次数，针后会立即见效，并采用左痛刺右侧、右痛刺左侧的方法。

刺齐论第四十七

齐与剂同，有限剂、分剂之意；亦指针刺的浅与深，必须有限度和分别，不然，就是违反刺法，因此叫『刺齐论』。

针刺有一定的规律和法则。皮、肉、筋、脉、骨不同病位各有不同针刺方法。针刺应依据疾病所在部位确定适宜的进针深度。违背这一要领，非但得不到疗效，反而有的危害性。人体各部位因针刺深浅不当导致五脏在相应季节产生的种种病变。

黄帝问曰：愿闻刺浅深之分。岐伯对曰：刺骨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脉，刺脉者无伤皮，刺皮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骨。帝曰：余未知其所谓，愿闻其解。岐伯曰：刺骨无伤筋者，针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无伤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无伤脉者，至脉而去，不及肉也；刺脉无伤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脉也。所谓刺皮无伤肉者，病在皮中，针入皮中，无伤肉也。刺肉无伤筋者，过肉中筋也；刺筋无伤骨者，过筋中骨也。此之谓反也。

而去：此处指停止针刺。此之谓反也：这些就称为违反正常针刺原则。

黄帝问道，我想听您讲一讲如何掌握针刺的浅深程度？岐伯回答说，针刺骨的，不要伤害了筋；针刺筋的，不要伤害了肉；针刺肉的，不要伤害了脉；针刺脉的，不要伤害了皮；针刺皮的，不要伤害了肉；针刺肉的，不要伤害了筋；针刺筋的，不要伤害了骨。黄帝说，我仍然还是不十分明白，希望听您详细地解说一下。岐伯回答说：所谓针刺骨就不要伤筋，是说病在骨应当针刺到骨，不要只针刺到筋就停针或出针。所谓刺筋不要伤肉，是说病在筋应当针刺到筋，不要只针刺到肉就停针或出针。所谓针刺肉不要伤脉，是说病在肉应当针刺到肉，不要只针刺到脉就停针或出针。所谓针刺脉不要伤皮的，是说病在脉应针刺到脉，不要只针到皮就停针或出针。所谓针刺皮肤就不要伤肉，是说病在皮肤之中，就不要再深刺伤肉。针刺肉不要伤筋，是说刺肉太过，就要伤损及筋。针刺筋不要伤骨，是说刺筋太过，就要伤损及骨。这些都称之为违反正常的针刺原则。

黄帝问曰：愿闻刺要。岐伯对曰：病有浮沈，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过之则内伤，不及则生外壅，壅则邪从之。浅深不得，反为大贼，内动五藏，后生大病。

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肤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是故刺毫毛腠理无伤皮，皮伤则内动肺，肺动则秋病温疟，泝泝然寒栗。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刺肉无伤脉，脉伤则内动心，心动则夏病心痛；刺脉无伤筋，筋伤则内动肝，肝动则春病热而筋弛；刺筋无伤骨，骨伤则内动肾，肾动则冬病胀腰痛；刺骨无伤髓，髓伤则销烁胻酸，体解然不去矣。

浮沈：浮即在表，沈同沉，即在里。张景岳：『浮者轻取，所以候表；沉者重按，所以候里。』 即病位的深浅。大贼：作极大的危害解。张志聪：『不得其浅深之法，反为大害矣。』皮伤则内动肺：张景岳：『动，伤动也。皮为肺之合，皮伤则内动于肺。』动脾、动心、动肝、动肾，意义相同。泝泝然：泝音素。张志聪：『泝泝然，气上逆而寒慄也。』即形容怕冷的样子。『泝泝』甲乙经作『淅淅』。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马莳：『脾主四季之月，各王一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按脾主每季最后十八天，一年四季共七十二天。所以说脾动之后，在这七十二天中要发生腹胀、不思食等症。筋弛：张景岳：『弛，与驰同。脉，非筋也，筋合肝而王于春，筋伤则肝气动，故于春阳发生之时，当病热证，热则筋缓，故为驰纵。』销烁：指病久枯瘦。胻：脚胫。酸：与痠通。解：见平人气象论。不去：张景岳：『气虚则不能举动，是谓不去也。』

黄帝问道：我想了解针刺方面的要领。岐伯回答说：疾病有在表在里的区别，刺法有浅刺深刺的不同，病在表应当浅刺，病在里应当深刺，各应到达一定的部位（疾病所在），而不能违背这一法度。刺得太深，就会损伤内脏；刺得太浅，不仅达不到病处，而且反使在表的气血壅滞，给病邪以可乘之机。因此，针刺深浅不当，反会给人体带来很大的危害，使五脏功能紊乱，继而发生严重的疾病。

所以说：疾病的部位有在毫毛腠理的，有在皮肤的，有在肌肉的，有在脉的，有在筋的，有在骨的，有在髓的。因此，该刺毫毛腠理的，不要伤及皮肤。若皮肤受伤，就会影响肺脏的正常功能，肺脏功能扰乱后，以致到秋天时，易患温疟病，发生恶寒战栗的症状。该刺皮肤的，不要伤及肌肉，若肌肉受伤，就会影响脾脏的正常功能，以致在每一季节的最后十八天中，发生腹胀烦满、不思饮食的病症。该刺肌肉的，不要伤及血脉，若血脉受伤，就会影响心脏的正常功能，以致到夏天时，易患心痛的病症。该刺血脉的，不要伤及筋脉，若筋脉受伤，就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以致到秋天时，易患热性病，发生筋脉弛缓的症状。该刺筋的，不要伤及骨，若骨受伤，就会影响肾脏的正常功能，以致到冬天时，易患腹胀、腰痛的病症。该刺骨的，不要伤及骨髓，若骨髓被损伤而髓便日渐消减，不能充养骨骼，就会导致身体枯瘦，足胫发酸，肢体懈怠，无力举动的病症。

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数；次灸橛骨，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胁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间灸之，腨下陷脉灸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灸之，跗上动脉灸之，巅上一灸之。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凡当灸二十九处。伤食灸之，不已者，必视其经之过于阳者，数刺其俞而药之。

以年为壮数：壮，是灸法中的术语；每艾灸一柱谓一壮。以年为壮数，例如一岁灸一壮，十岁灸十壮，二十岁就灸二十壮。橛骨：尾骶骨，此处有尾闾穴。指：古与趾通，今在手称指，在足称趾。腨下陷脉：张景岳：『足太阳承山穴也。』掌束骨下：高士宗：『束骨，横骨也。掌束骨下，犹言掌下束骨，横骨缝中，大陵二穴。』毛际：高士宗：『毛际两傍气冲之动脉。』即生阴毛处之边缘。

灸寒热症的方法，先针灸项后的大椎穴，根据病人年龄决定艾灸的壮数；其次灸尾骨的尾闾穴，也是以年龄为艾灸的壮数。观察背部有凹陷的地方用灸法，上举手臂在肩上有凹陷的地方（肩髃）用灸法，两侧的季胁之间（京门）用灸法，足外踝上正取绝骨穴处用灸法，足小趾与次趾之间（肩髃）用灸法，凹陷处的经脉（承山）用灸法，外踝后方（昆仑）用灸法，缺盆骨上方按之坚硬如筋而疼痛的地方用灸法，胸膺中的骨间凹陷处（天突）用灸法，手腕部的横骨之下（大陵）用灸法，脐下三寸的关元穴用灸法，阴毛边缘的动脉跳处（气冲）用灸法，膝下三寸的两筋间（三里）用灸法，足阳明经所行足跗上的动脉（冲阳）处用灸法，头巅顶上（百会）亦用灸法。被犬咬伤的，先在被咬处灸三壮，再按常规的治伤病法灸治。以上针灸治寒热症的部位共二十九处。因于伤食而使用灸法，病仍不愈的，必须仔细观察其由于阳邪过盛，经脉移行到络脉的地方，多刺其腧穴，同时再用药物调治。

刺禁论第四十八

天地之间，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而人体能够保命全形，又与天地的变化密切关系着。作为一名医生，应处处注意这种气血虚实与天地阴阳变化的关系，如运用针刺，就必须深明这种道理，才能真正为人治病。临证应该审察至微，全神贯注，小心用针。

内脏有紧要的地方，所谓要害，针刺必须谨慎，否则，会造成相应的恶果。本篇内容指示了针刺禁忌的要点，使学者有所警惕，所以篇名叫『刺禁论』。

黄帝问曰：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

岐伯对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哕。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黑。

木敷者，其叶发：意思是说，根本不固，虽枝叶繁茂，毕竟是外盛中空，不可长久。三：张宛邻：『三字疑衍。』坏府：内脏严重的损伤。血气争黑：气色暗晦枯槁不泽的意思。

黄帝问道：天地之间，万物俱备，没有一样东西比人更宝贵了。人依靠天地之大气和水谷之精气生存，并随着四时生长收藏的规律而生活着，上至君主，下至平民，任何人都愿意保全形体的健康，但是往往有了病，却因病轻而难于察知，让病邪稽留，逐渐发展，日益深沉，乃至深入骨髓，我为之甚感忧虑。我要想解除他们的痛苦，应该怎样办才好？

岐伯回答说：比如盐味是咸的，当贮藏在器具中的时候，看到渗出水来，这就是盐气外泄；比如琴弦将要断的时候，就会发出嘶败的声音；内部已溃的树木，其枝叶好像很繁茂，实际上外盛中空，极容易萎谢；人在疾病深重的时候，就会产生呃逆。人要是有了这样的现象，说明内脏已被严重破坏，药物和针灸都失去了治疗作用，因此皮肤肌肉受伤败坏，血气枯槁，就很难挽回了。

帝曰：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闻之，以为残贼。为之奈何。

岐伯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动之变，五胜更立，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呿吟：指呼吸。呿，音区，呵欠；吟，呻吟。

黄帝道：我很同情病人的痛苦，但思想上有些慌乱疑惑，因治疗不当反使病势加重，又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替代，人们看起来，将要认为我残忍粗暴，究竟怎么好呢？

岐伯说：一个人的生活，和自然界是密切相关的。人能适应四时变迁，则自然界的一切，都成为他生命的泉源。能够知道万物生长收藏的道理的人，就有条件承受和运用万物。所以天有阴阳，人有十二经脉；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盛衰。能够应天地阴阳的变化，不违背四时的规律，了解十二经脉的道理，就能明达事理，不会被疾病现象弄糊涂了。掌握八风的演变，五行的衰旺，通达病人虚实的变化，就一定能有独到的见解，哪怕病人的呵欠呻吟这样极微小的动态，也能够明察秋毫，洞明底细。

帝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月有大小，日有短长，万物并至，不可胜量，虚实呿吟，敢问其方？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饱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府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

黔首共饱食：黔，音钳。饱：通行本作『馀』。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馀食」作「饱食」。注云：「人愚不解阴阳，不知针之妙，饱食终日，莫能知其妙益。」』《太素》作『馀』。张景岳：『黔首，黎民也；共，皆也；余食，犹食之弃余也。皆不相顾也。』

黄帝道：人生而有形体，离不开阴阳的变化，天地二气相合，从经纬上来讲，可以分为九野，从气候上来讲，可以分为四时，月行有小大，日行有短长，这都是阴阳消长变化的体现。天地间万物的生长变化更是不可胜数，根据患者微细的呵欠及呻吟，就能判断出疾病的虚实变化。请问运用什么方法，能够提纲挈领，来加以认识和处理呢？

岐伯说：可根据五行变化的道理来分析：木遇到金，就能折伐；火受到水，就能熄灭；土被木殖，就能疏松；金遇到火，就能熔化；水遇到土，就能遏止。这种变化，万物都是一样，不胜枚举。所以用针刺来治疗疾病，能够嘉惠天下人民的，有五大关键，但人们都弃于不顾，不懂得这些道理。所谓五大关键：一是要精神专一，二是要了解养身之道，三是要熟悉药物真正的性能，四要注意制取砭石的大小，五是要懂得藏腑血气的诊断方法。能够懂得这五项要道，就可以掌握缓急先后。近世运用针刺，一般的用补法治虚，泻法制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若能按照天地阴阳的道理，随机应变，那末疗效就能更好，如响之应，如影随形，医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懂得这些道理，就能运用自如了。

帝曰：愿闻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众脉不见，众凶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人有虚实，五虚勿近，五实勿远，至其当发，间不容眴。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其稷稷，从见其飞，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

众脉：指真藏脉。众凶：五藏败绝的现象。玩：熟习。五虚：脉细，皮寒，气少，泻利前后，饮食不入，谓之五虚，见玉机真藏论。五实：脉盛，皮热，腹胀，二便不通，闷瞀，谓之五实，见玉机真藏论。眴：同瞬，是一眨眼的意思。务：专力。耀：明亮洁净的意思。义：适当的意思。适：之也，往也，至也，到达的意思。乌乌：形容词，说气聚像乌鸦集合一样。稷稷：形容词，说气盛像稷一样繁茂。从：同從。弩：机巧有强力的弓。机：弩的机钮，发动机钮，箭就连续快速的射出。

黄帝道：希望听你讲讲用针刺的道理。岐伯说：凡用针的关键，必先集中思想，了解五脏的虚实，三部九候脉象的变化，然后下针。还要注意有没有真脏脉出现，五脏有无败绝现象，外形与内脏是否协调，不能单独以外形为依据，更要熟悉经脉血气往来的情况，才可施针于病人。病人有虚实之分，见到五虚，不可草率下针治疗，见到五实，不可轻易放弃针刺治疗，应该要掌握针刺的时机，不然在瞬息之间就会错过机会。针刺时手的动作要专一协调，针要洁净而均匀，平心静意，看适当的时间，好像鸟一样集合，气盛之时，好像稷一样繁茂。气之往来，正如见鸟之飞翔，而无从捉摸它形迹的起落。所以用针之法，当气未至的时候，应该留针侯气，正如横弩之待发，气应的时候，则当迅速起针，正如弩箭之疾出。

帝曰：何如而虚？何如而实？岐伯曰：刺虚者须其实，刺实者须其虚。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黄帝道：怎样治疗虚症？怎样治疗实症？岐伯说：刺虚症，须用补法，刺实症，须用泻法；当针下感到经气至，则应慎重掌握，不失时机地运用补泻方法。针刺无论深浅，全在灵活掌握，取穴无论远近，候针取气的扫道是一致的，针刺时都必须精神专一，好像面临万丈深渊，小心谨慎，又好像手中捉着猛虎那样坚定有力，全神贯注，不为其他事物所分心。

黄帝问曰：愿闻禁数。岐伯对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

刺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欠。刺中肾，三日死，其动为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刺中脾，十五日死，其动为吞。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

禁数：张志聪：『数，几也，言所当禁刺之处有几也。』禁，禁忌；数：几；禁数，指禁止针刺的地方有多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肝主春生之气，应于东方，东方为左，所以肝生于左；同理，肺主秋收之气，应于西方，西方为右，所以肺藏于右。心部于表：张志聪：『心为阳藏，而主火，火性炎散，故心气分部于表。』意思是说，心脏调节着外表的阳气。部，安排、布置，引申为调节。肾治于里：张志聪：『肾为阴藏，而主水，水性寒凝，故肾气主治于里。』意思是说，肾脏调节着内里的阴气。脾为之使：使，指脾的传输功能。脾主运化，输送水谷精微营养至全身，所以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形容胃纳化食物，有如买卖的市场。王冰：『水谷所归，五味皆入市杂，故为市也。』父母：杨上善：『心下膈上为肓，心为阳，父也，肺为阴，母也；肺主于气，心主于血，共营卫于身，故为父母。』 即指心肺两脏。小心：有二说：一指心包络，如马莳：『心为君主，为大心；而包络为臣，为小心。』二指肾脏，如吴崑：『此言七节，脊椎中部第七节也，其旁乃两肾所系，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相火也，相火代君行事，故曰小心。』按内经无右肾为命门之说，今从马氏作心包络解。咎：音臼，灾祸的意思。

黄帝问：请你讲讲禁刺之处有哪些。岐伯说：五脏都有其要害的地方，不可不注意。肝长在左边；肺长在右边；心脏主管着外表；肾脏治理着体内；脾脏输送水谷精华给各脏器，像个差役；胃腑容纳水谷，像个集市；膈肓上有维持生命的气海，第七椎旁里有肾的微精。这些重要部位，在针刺时，遵循着法则就有疗效，违反了法则，就有误刺的过失。

如误刺心脏，大约一日就会死，其变化是表现出嗳气的症状。如误中肝脏，大约五日就死，其变化是出现打哈欠的症状。如误刺肾脏，大约六日就死，其变化是出现打喷嚏的症状。如误刺肺脏，大约三日就死，其变化是出现咳嗽的症状。如误刺脾脏，大约十日就死，其变化是出现吞咽的症状。如果误刺胆，大约一日半死，其变化是出现呕吐的症状。

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面，中溜脉，不幸为盲。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刺舌下，中脉太过，血出不止，为喑。刺足下布络中脉，血不出，为肿。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脱色。刺气街，中脉，血不出，为肿，鼠仆。刺脊间，中髓，为伛。刺乳上，中乳房，为肿，根蚀。刺缺盆，中内陷，气泄，令人喘咳逆。刺手鱼腹内陷，为肿。

无刺大醉，令人气乱。无刺大怒，令人气逆。无刺大劳人，无刺新饱人，无刺大饥人，无刺大渴人，无刺大惊人。

跗上：马莳：『足面也。』就是足背。溜脉：张景岳：『溜，流也，凡血脉之通于目者，皆为溜脉。』按溜与流通，溜脉指与目相溜通的经脉。脑户：王冰：『穴名，在枕骨上，强间穴后一寸五分。』 脑户，穴位名，位于枕骨上，强间穴后一寸五分处。舌下：马莳：『廉泉穴也，属任脉。』布络：马莳：『布络者，凡足之六经皆有络脉也。』意即散布的经络。脱色：王冰：『面色如脱去也。』即脸色泛白，俗称晕针。气街：穴名，在鼠蹊窝之中央。仰卧，从耻骨缝际上边外开二寸，归来下一寸取之（曲骨旁）。马莳：『一名气冲，足阳明胃经。』鼠仆：即鼠蹊也。指腹股沟。伛：王冰：『谓伛偻身踡屈也。』即伛偻曲背。乳上：即乳中穴，在乳头中央。蚀：腐蚀，溃脓。根，乳根，指乳房内部；蚀，腐蚀的意思。缺盆：张景岳：『在肩前横骨上陷者中。』即在锁骨上窝。内陷：指刺的太深的意思。手鱼腹：手鱼在掌面大拇指本节后，肌肉圆突处，其形像鱼，故名。

刺足面上，如误伤高骨间的动脉，就会流血不止而死。刺面部，如误中溜脉，会使人遭受眼瞎的不幸。刺头部，如误伤脑户穴，不久就会死亡。刺舌下廉泉穴，如中经脉太深，就会血流不止，以致失音不能说话。误刺伤了足下散布的络脉，血流不出来，就会发肿。刺郄中太深，误伤大脉，会使人晕倒，面色变白。刺气街穴，误伤血脉，血流不出来，就淤结而发肿，扯得鼠蹊也痛。刺脊骨间隙，误伤脊髓，会发生背曲的病变。刺乳中穴，伤及乳房，就会肿起来，生成蚀疮。刺缺盆穴太深，气外泄，会使人喘逆。刺手鱼腹太深，会使人体局部发肿。

不可针刺大醉的病人，如刺了，会使人脉气乱。不可针刺正在大怒时的病人，如刺了，会使人气逆。不可针刺过于疲劳的人，不可针刺过饱的人，不可针刺过于饥饿的人，不可针刺极度口渴的人，不可针刺受了极大惊吓的人。

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客主人内陷，中脉，为内漏、为聋。刺膝髌出液，为跛。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为舌难以言。刺膺中陷，中肺，为喘逆仰息。刺肘中内陷，气归之，为不屈伸。刺阴股下三寸内陷，令人遗溺。刺掖下胁间内陷，令人咳。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满。刺腨肠内陷，为肿。刺匡上陷骨，中脉，为漏为盲。刺关节中，液出，不得屈伸。

客主人：张景岳：『足少阳经穴，在耳前颧骨弓中央之直上，张口有空取之。』穴位名。属足少阳胆经，又叫上关。内漏：张景岳：『脓生耳底，是为内漏。』指耳内化脓流出。膝髌：张景岳：『即膝盖骨也。』重虚：马莳：『肾既虚而刺之出血。』意思是肾脏原来虚弱，复用针刺，使其更虚。气归之：气归聚于局部。这里是指因为针刺不当，使气血凝聚不散。掖下：同腋下。匡上：马莳：『目眶也。』俗云眼眶。为漏为盲：张景岳：『流泪不止而为漏，视无所见而为盲也。』

针刺大腿内侧的穴位时，如果误伤大脉，就会流血不停而死。刺客主人穴，如误伤络脉，会耳底生脓，使人耳聋。刺膝盖骨，如流出液体，会使人跛足。刺天府穴，如出血则多数会很快死亡。刺足少阴经脉，出血，会使肾气更虚，出现舌不灵活，难以说话的疾病。刺胸膺太深，伤了肺脉，会发为气喘上咳、仰面呼吸的疾病。刺尺泽、曲泽两穴太深，气便结聚于局部，会使臂部不能屈伸。刺大腿内侧下三寸的部位太深，会使人小便失控。刺胁肋之间太深，会使人咳嗽。刺少腹部太深，伤了膀胱，小便就流入腹腔，使人少腹胀满。刺小腿肚太深，会导致局部发肿。刺眼眶骨上，伤了脉络，就会流泪不止，甚至失明。刺腰脊或四肢的关节时，如体液流出，会使人失掉伸屈活动的可能。

刺志论第四十九

马莳云：『志者，记也。篇内言虚实之要，及泻实补虚之法，当记之不忘，故名篇。』吴崑即改为『虚实要论』。篇首虽论虚实，而篇末结合针法补泻的重要意义，一篇中有两方面内容，所以名为『刺志论』。

黄帝问曰：愿闻虚实之要。岐伯对曰：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谷盛气盛，谷虚气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脉实血实，脉虚血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

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气虚身热，此谓反也。谷入多而气少，此谓反也。谷不入而气多，此谓反也；脉盛血少，此谓反也；脉小血多，此谓反也。

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得热，得之伤暑。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脱血，湿居下也；谷入少而气多者，邪在胃及与肺也。脉小血多者，饮中热也。脉大血少者，脉有风气，水浆不入，此之谓也。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入实者，左手开针空也；入虚者，左手闭针空也。

气实形实，气虚形虚：马莳：『凡气与形、谷与气、脉与血相称者为常，而相反者为病也。气者，人身之气也；形者，人之形体也。气实则形实，气虚则形虚，此其相称者为常，而相反则为病矣。然此气之虚实，必于脉而验之，但不可即谓气为脉也，观下文有血脉对举者可知。』气虚身热：王冰：『气虚为阳气不足，阳气不足，当身寒。』反身热者，新校正云：『按甲乙经云：气盛身寒，气虚身热，此谓反也。当补此四字。』血少、血多：丹波元简：『血之多少，盖察面色而知之。』即血少指面色光白，血多指面色红赤。湿居下：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则水谷不能化精微，而湿气聚居下部。张景岳：『脱血者，亡其阴也；湿居下者，脾肾之不足，亦阴虚也；阴虚则无气，故谷虽入多而气则少也。』饮中热：饮酒过多，中焦郁热。风气：即外来的风邪。实者：指邪气盛实。虚者：指正气虚弱。开针空：开针空是出针后不按针孔。调经论：『写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

黄帝问道：我希望听您谈一谈虚实的的要点，可以吗？岐伯回答说：气充实的，形体也壮实；气虚弱的，形体也虚弱，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与此相反的，就是一种病态。饮食物丰盛的，血气旺盛，饮食物不足的，血气衰弱，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与此相反的，就是一种病态。脉充实的，血也充实，脉虚弱的，血也衰虚，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与此相反的，就是一种病态。

黄帝问道：什么样的情况是反常的呢？岐伯回答说：正气虚弱的，但身体发热，这叫反常。吃得多，但血气不足，这叫做反常。吃得少，但是血气多，这叫做反常。脉搏盛实，但血少，为反常。脉搏衰弱，但血多，为反常。

气旺盛，但身上怕冷，这是感受了风寒邪气。气虚弱，但身上发热，这是感受了暑热邪气。吃的食物多，但血气不足，这是由于失血过多，或湿邪停留于下部。吃的食物少，但血气充盛，这是因为邪气停留于胃并上及于肺。脉小而血多，是饮酒过多，中焦郁热。脉大而血少，是风邪入于脉中，水汤不进所造成的。实证是邪气的入侵，虚证是正气的外泄。邪气实，身体发热，正气虚，身体寒冷。针刺实证时，应左手开大针孔以泻邪，针刺虚证时，应左手闭合针孔以存正。

针解篇第五十

本篇内容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说明用针治病有一定的法则，按病的程度不同，确定九种针的用法。在用针之时，医者与病者都要思想集中，手法问题尤应注意。所谈内容都是解释用针的道理，所以名为『针解篇』。

黄帝问曰：愿闻九针之解，虚实之道。岐伯对曰：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邪盛则虚之者，出针勿按。徐而疾则实者，徐出针而疾按之；疾而徐则虚者，疾出针而徐按之。言实与虚者，寒温气多少也； 若无若有者，疾不可知也；察后与先者，知病先后也；为虚与实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离其法也。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者，为其各有所宜也；补写之时者，与气开阖相合也。九针之名，各不同形者，针穷其所当补泻也。

九针之解：马莳：『按灵枢有九针十二原篇，而小针篇正所以解九针十二原篇之针法。』此篇与小针解篇大同小异，九针之解，就是该篇文字的解释。菀陈：王冰：『菀，积也；陈，久也。血积而久者，所谓出恶血也。』疾不可知也：马莳：『其寒温多少，至疾而速，正恍惚于有无之间，真不可易知也。』这是形容下针后寒温感觉之快。与气开阖相合也：马莳：『其针入之后，若当其气来谓之开，可以迎而泻之，气过谓之阖，可以随而补之，针与气开阖相合也。』

黄帝问道：希望听你讲讲对九针的解释，以及虚实补泻的道理。岐伯回答说：针治虚症用补法，针下应有热感，因为正气充实了，针下才会发热；邪气盛满用泻法，针下应有凉感，因为邪气衰退了，针下才会发凉。血液淤积日久，要用放出恶血的方法来消除。邪盛用泻法治疗，就是出针后不要按闭针孔（使邪气得以外泄）。所谓徐而疾则实，就是慢慢出针，并在出针后迅速按闭针孔（使正气充实不泄）；所谓疾而徐则虚，就是快速出针，而在出针后不要立即按闭针孔（使邪气得以外泄），实与虚的根据，是指气至之时针下凉感与热感的多少。若有若无，是说下针后经气到来迅速而不易察觉。审察先后，是指辨别疾病变化的先后。辨别疾病的为虚为实，虚症用补法，实症用泄法。医生治病不可离开这个原则。若医生不能准确地把握，那么就会背离正确的治疗法则。虚实补泄的关键，在于巧妙地运用九针，因为九针各有不同的特点，适宜于不同的病症。针刺补泄的时间，应该与气的来去开阖相配合：气来时为开可以泄之，气去时为阖可以补之。九针的名称不同，形状也各有所异，根据治疗需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补泄作用。

刺实须其虚者，留针，阴气隆至，乃去针也；刺虚须其实者，阳气隆至，针下热，乃去针也。经气已至，慎守勿失者，勿变更也；深浅在志者，知病之内外也；近远如一者，深浅其候等也；如临深渊者，不敢堕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壮也； 神无营于众物者，静志观病人，无左右视也；义无邪下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所谓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谓低胻者，举膝分易见也。巨虚者，矫足骨行独陷者。下廉者，陷下者也。

近远如一：近远，指针刺的深浅；如一，指候气的法则一样。正其神：正，端正，引申为控制，即控制病人的精神活动。制其神：马莳：『制其神气，使之专一。』即约制精神，或聚精会神的意思。低胻：通行本作『跗之』。巨虚：马莳：『有互虚上廉，又名上互虚。』穴名，在足三里直下三寸。下廉：马莳：『又名下互虚。』穴名，在上廉下直下三寸。

针刺实症须用泄法，下针后应留针，待针下出现明显的寒凉之感时，即可出针；针刺虚症要达到补气的目的，待针下出现明显的温热之感时，即可出针。经气已经到来，应谨慎守候不要失去，不要变更手法。决定针刺的深浅，就要先察明疾病部位的在内在外，针刺虽有深浅之分，但候气之法都是相同的。行针时，应似面临深渊、不敢跌落那样谨慎小心。持针时，就像握虎之势那样坚定有力。思想不要分散于其他事情，应该专心致志观察病人，不可左顾右盼。针刺手法要正确，端正直下，不可歪斜。下针后，务必注视病人的双目来控制其精神活动，使经气运行通畅。三里穴，在膝下外侧三寸之处。跗上穴，在足背上，举膝易见之处。巨虚穴，在跷足时小腿外侧肌肉凹陷之处。下廉穴，在小腿外侧肌肉凹陷处的下方。

帝曰：余闻九针上应天地四时阴阳，愿闻其方，令可传于后世，以为常也。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亦应之，针各有所宜，故曰九针。人皮应天，人肉应地，人脉应人，人筋应时，人声应音，人阴阳合气应律，人齿面目应星，人出入气应风，人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应野。

故一针皮，二针肉，三针脉，四针筋，五针骨，六针调阴阳，七针益精，八针除风，九针通九窍，除三百六十五节气，此之谓各有所主也。人心意应八风，人气应天，人发、齿、耳、目、五声应五音六律，人阴阳脉血气应地，人肝目应之九。

五音：也称为『五声』，是古代中国五音声的宫、商、角、徵、羽。八风：指八方之风。

黄帝说：我听说九针与天地四时阴阳相应合，请你讲讲其中的道理，以使其能流传于后世，作为治病的常法。岐伯说：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人的形体也与自然界相应，针的式样也是根据其所适应的不同病症制成的，所以有九针之名。人的皮肤在外，庇护全身，与天相应，肌肉柔软安静，如土地厚载万物一样，脉与人体本身相应，筋约束周身、各部功能不同，犹如一年四季气候各异，人的声音与五音相应。人的藏腑阴阳之气配合犹如六律的高低有节；人的牙齿和面目的排列犹如天上的星辰一样；人的呼吸之气犹如自然界的风一样；人的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分布全身，犹如地上的百川万水，纵横灌注于九野一样。

所以九针之中，一（镵）针刺皮，二（员）针刺肉，三（鍉）针刺脉，四（锋）针刺筋，五（铍）针刺骨，六（员利）针调和阴阳，七（毫）针补益精气，八（长）针驱除风邪，九（大）针通利九窍，祛除周身三百六十五节间的邪气。这就叫做不同的针有不同的功用和适应症。人的心愿意向与八风相应，人体之气运行与天气运行相应，人的发齿耳目五声与五音六律相应，人体阴阳经脉运行气血与大地江河百川相应，肝脏精气通于两目，目又属于九窍，所以肝目与九数相应。

人亦以观动静天二以候五色七星应之以候发毋泽五音一以候宫商角徵羽六律有余不足应之二地一以候高下余有九野一节俞应之以候闭节三人变一分人候齿泄多血少十分角之变五分以候缓急六分不足三分寒关节第九分四时人寒温燥湿四时一应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

王冰注：『此一百二十四字，蠹简烂文，义理残缺，莫可寻究，而上古书，姑且载之，以伫后之具本也。』新校正云：『详王氏云一百二十四字，今有一百二十三字，又亡一字。』《太素》为一百二十二字。

一以观动静，在人为天一之所生，在天为水之所生，升而为火。盖肝主动，火亦主动也，所以候五色。七星为十二月转运之星，亦主动，故在天为火，而其动处应于七星也。以候发者，发在头而居火之分，故在上者为应也。水为木母。水旺则木盛而发泽。五色在天，五声在人，宫、商、角、徵、羽，变而为六律，其中有余不足，则于音别之，故曰有余不足，应之也。五色在天，人多见于面；五声在地，人多见于胸喉，故下言地二也。地二以候高下有余，九野在人，五脏六腑也，一节俞应之。俞，背也，俞为藏腑之门户，此又有地通乎天。盖腹为阴，为地；背为阳，为天也，故曰应之以候关节，此二也。三则在人多变动，一分以候齿，泄多则血少，十分角之变，盖角属木，木为肝，肝主动，动则变，故曰十分角变。可见凡病从肝而发者十之九也。五分以候缓急者，肝为将军之官，易急而难缓，急则病发骤而猛，缓则虽发而易制也。六分不足三分，因寒在关节也。第九分四时者，在天为四时，在人为寒、温、燥、湿；人之寒、温、燥、湿，即天之四时也。一应之以候相反，如天之冬而暑，暑而寒，反则病，顺则安，然四方高下，九野远近不同，又当因地而推天时人事之不同，不可一例解也。故用药解病，一宜参之天时，又宜察之地宜，则无不解矣。（周之千《慎斋遗书》）

四时刺逆从论第五十一

本篇内容首先说明了三阴三阳之六气内合于五脏，六气有太过与不及，五脏有有余和不足，四时气候亦有变迁之不同，因此人身血气的所主部位亦各异。运用针刺法，必须按其血气所在而决定针刺部位，如果违反这些基本法则而行针刺，会引起各种病变，这些病变，是以『逆从』道理来对比说明的，所以称为『四时刺逆从论』。最后论述了因误刺而伤及五脏的不良后果。

厥阴有余病阴痹，不足病生热痹，滑则病狐疝风，涩则病少腹积气。少阴有余病皮痹，隐轸，不足病肺痹，滑则病肺风疝，涩则病积，溲血。太阴有余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滑则病脾风疝，涩则病积，心腹时满。阳明有余病脉痹，身时热，不足病心痹；滑则病心风疝，涩则病积，时善惊。

太阳有余病骨痹，身重；不足病肾痹，滑则病肾风疝，涩则病积，善时巅疾。少阳有余病筋痹，胁满，不足病肝痹，滑则病肝风疝，涩则病积，时筋急目痛。

阴痹：张志聪：『痹者，闭也，血气留著于皮肉筋骨之间为痛也。』张景岳：『厥阴者，风木之气也，风木有余则邪并于肝，肝经之脉，结于诸阴之分，故病为阴痹。』就是属于阴性的痛痹之类。热痹：在痹痛的地方，肌肤有灼热感，由于厥阴之气不足，而阳邪乘之，故称热痹。狐疝风：张景岳：『疝者，前阴少腹之病，男女五藏皆有之。狐之昼伏夜出，阴兽也。疝在厥阴，其出入上下不常，与狐相类，故曰狐疝风，此非外人之风，乃以肝邪为言也。』又狐疝风之风字，当作气字解。皮痹：病名，发于秋天。隐轸：即瘾疹，就是皮肤上发出的一种小疹。肺风疝：病名，因疝气由于外感风邪所致，故名。骨痹，身重：张景岳：『太阳者，寒水之气也，其合臀，其主骨，故太阳寒邪有余者，主为骨痹为身重。』

厥阴之气过盛，就会发生阴痹；不足则发生热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狐疝风；气血运行涩滞则形成少腹中有积气。少阴之气有余，可以发生皮痹和隐疹；不足则发生肺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肺风疝；气血运行涩滞则病积聚和尿血。太阴之气有余，可以发生肉痹和寒中；不足则发生脾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脾风疝；气血运行涩滞则病积聚和心腹胀满。阳明之气有余，可以发生脉痹，身体有时发热；不足则发生心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心风疝；气血运行涩滞则病积聚和不时惊恐。

太阳之气有余，可以发生骨痹、身体沉重；不足则发生肾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肾风疝；气血运行涩滞则病积聚，且不时发生巅顶部疾病。少阳之气有余，可以发生筋痹和胁肋满闷；不足则发身肝痹；气血过于滑利则患肝风疝；气血运行涩滞则病积聚，有时发生筋脉拘急和眼目疼痛等。

卷　七（阙）

卷　八

痹论第五十二

『痹』是指风寒湿三气杂至为病，由于风寒湿三气有偏多偏少的区别，所以痹症亦有行、痛、着的分别；同时，邪气有侵袭皮肉血脉筋骨的，亦有由藏腑腧穴侵入的，症状又各各不同。而四时中邪，即为四时之痹；由表入里，变为五脏之痹。这又是临症上辨证论治的一规律。本篇专门讨论这些痹症的有关问题，所以篇名叫做『痹论』。

黄帝问曰：痹之安生？岐伯对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以至阴遇此者为筋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

帝曰：内舍五藏六府，何气使然？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会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诸痹不已，亦益内也。其风气胜者，其人易已也。

痹：病名。张景岳：『痹者，闭也，闭塞之义。』行痹：游走痠痛无定处。李念莪注：『风气善行数变，故为行痹，如走注、厉节、疼痛之类，即游走性痠痛无定处。』风气：『风者，善行而数变』，所以风气胜者为行痹。凡走注、历节、疼痛之类，皆是也。痛痹：很少移动，疼痛较重。张景岳：『阴寒之气，客于肌肉筋骨之间，则凝结不散，阳气不行，故痛不可当。』又『寒则血凝涩。凝则脉不通，不通则痛矣。』李念莪注：『阴寒之气，乘于肌肉筋骨，则凝泣稽留，闭而不通，故为痛痹。』即痛风也。著痹：痛势不重，有重滞感。张景岳：『著痹者，肢体重著不移，或为疼痛，或为顽木不仁，湿从士化，病多发于肌肉。』李念莪注：『湿气重著不移，病在肌肉，不在筋骨，故为著痹。』痛热不重，而有重滞感觉。至阴：在此指长夏。舍：张景岳：『舍者，邪入而居之也。』即寄宿潜藏的意思。合：五脏生成篇：『心之合脉也，肺之合皮也，肝之合筋也，脾之合肉也，肾之合骨也。』益内：益，通溢，蔓延的意思；益内，指病重向内发展。

黄帝问道：痹病是怎样产生的？岐伯回答说：由风、寒、湿三种邪气杂合伤人而形成痹病。其中风邪偏胜的叫行痹，寒邪偏胜的叫痛痹，湿邪偏胜的叫著痹。

黄帝问道：痹病又可分为五种，为什么？岐伯说：在冬天得病的称为骨痹，在春天得病的称为筋痹，在夏天得病的称为脉痹，在长夏得病的称为肌痹，在秋天得病的称为皮痹。

黄帝问道：痹病的病邪又有内侵而累及五脏六腑的，是什么道理？岐伯说：五脏都有与其相合的组织器官，若病邪久留不除，就会内犯于相合的内脏。所以，骨痹不愈，再感受邪气，就会内舍于肾；筋痹不愈，再感受邪气，就会内舍于肝；脉痹不愈，再感受邪气，就会内舍于心；肌痹不愈，再感受邪气，就会内舍于脾；皮痹不愈，再感受邪气，就会内舍于肺。总之，这些痹症是各脏在所主季节里重复感受了风、寒、湿气所造成的。总之，各种痹病日久不愈，病变就会进一步向内深入。其中风邪偏盛的容易痊愈。

帝曰：痹，其时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何故也？岐伯曰：其入藏者死，其留连筋骨问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

帝曰：其客于六腑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饮居处，为其病本也。六府亦各有俞，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食饮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帝曰：以针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随其过，则病瘳也。

帝曰：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岐伯曰：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藏，洒陈于六府，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藏，络六府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

合：灵枢邪气藏腑病形篇：『荣输所入为合。』指合穴讲，如胃之三里，大肠之巨虚上廉，小肠之巨虚下廉，三焦之委阳，膀胱之委中，胆之阳陵泉等。各有所发：各经受邪，均在经脉循行的部位发生病变而出现症状。各随其过，则病瘳：各随病变部位而治疗则病能痊愈。瘳，音读抽，病愈叫做瘳。洒陈：散佈的意思。散：甲乙经作『聚』。

黄帝问道：患了痹病后，有的死亡，有的疼痛经久不愈，有的容易痊愈，这是什么缘故？岐伯说：痹邪内犯到五脏则死，痹邪羁留在筋骨间的则疼久难愈，痹邪停留在皮肤间的容易痊愈。

黄帝问道：痹邪侵犯六腑是何原因？岐伯说：这也是以饮食不节、起居失度而导致腑痹的根本原因。六腑也各有腧穴，风寒湿邪在外侵及它的腧穴，而内有饮食所伤的病理基础与之相应，于是病邪就循着腧穴入里，留滞在相应的腑。

黄帝问道：怎样用针刺治疗呢？岐伯说：五脏各有输穴可取，六腑各有合穴可取，循着经脉所行的部位，各有发病的征兆可察，根据病邪所在的部位，取相应的输穴或合穴进行针刺，病就可以痊愈了。

黄帝问道：营卫之气亦能使人发生痹病吗？岐伯说：营是水谷所化生的精气，它平和协调地运行于五脏，散布于六腑，然后汇入脉中，所以营气循着经脉上下运行，起到连贯五脏，联络六腑的作用。卫是水谷所化生的悍气，它流动迅疾而滑利，不能进入脉中，所以循行于皮肤肌肉之间，熏蒸于肓膜之间，敷布于胸腹之内。若营卫之气的循行逆乱，就会生病，只要营卫之气顺从调和了，病就会痊愈。总的来说，营卫之气若不与风寒湿邪相合，则不会引起痹病。

帝曰：善。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其故何也？

岐伯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皮肤不营，故为不仁。其寒者，阳气少，阴气多，与病相益，故寒也。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湿甚也，阳气少，阴气盛，两气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帝曰：夫痹之为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痛也。凡痹之类，逢寒则急，逢热则虫。帝曰：善。

疏：空虚的意思。通：甲乙经作『痛』字，今从之。益：作增加解。两气相感：指人体偏盛的阴气与以温邪为主的风寒相互作用。虫：甲乙经作『急』，今从之。张景岳：『逢寒则筋攀，故急；逢热则筋弛，故纵也。』

黄帝说：讲得好！痹病，有的疼痛，有的不痛，有的麻木不仁，有的表现为寒，有的表现为热，有的皮肤干燥，有的皮肤湿润，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痛是寒气偏多，有寒所以才痛。不痛而麻木不仁的，系患病日久，病邪深入，营卫之气运行涩滞，致使经络中气血空虚，所以不痛；皮肤得不到营养，所以麻木不仁。表现为寒象的，是由于机体阳气不足，阴气偏盛，阴气助长寒邪之势，所以表现为寒象。表现为热象的，是由于机体阳气偏盛，阴气不足，偏胜的阳气与偏胜的风邪相合而乘阴分，所以出现热象。多汗而皮肤湿润的，是由于感受湿邪太甚，加之机体阳气不足，阴气偏盛，湿邪与偏盛的阴气相合，所以汗出而皮肤湿润。

黄帝问道：痹病而不甚疼痛的是什么缘故？岐伯说：痹发生在骨则身重；发生在脉则血凝涩而不畅；发生在筋则屈曲不能伸；发生在肌肉则麻木不仁；发生在皮肤则寒冷。如果有这五种情况，就不甚疼痛。凡痹病一类疾患，遇寒则筋脉拘急，遇热则筋脉弛缓。黄帝道：讲得好！

水热穴论第五十三

本篇内容，介绍了治水病的五十七穴，治热病的五十九穴，并论述了其所以能治疗水病、热病的机理。所以名称『水热穴论』。

黄帝问曰：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岐伯对曰：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帝曰：诸水皆生于肾乎？岐伯曰：肾者，牝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所谓玄府者，汗空也。

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张景岳：『肾应北方之气，其蔽居下，故曰至阴也。水王于冬，而肾主之，故曰盛水也。』马莳：『肾居下焦，为阴中之阴，乃至阴也。水为阴，肾亦微阴，今肾为至阴，则水病乃盛水也。』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张景岳：『肺为手太阴经，其藏属金，肾为足少阴经，其藏属水。少阴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所以肾邪上逆，则水客于肺，故凡病水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亦以金水相生，母子同气，故皆能积水。』肾者，胃之关：马莳：『关者，有出入所司之义也。肾主下焦，膀胱为府，开窍于二阴。故肾气化则二阴通，不化则二阴闭，闭则胃上满，故曰肾者胃之关也。』胕肿：胕音符。吴崑：『肌肤浮肿曰胕肿。』牝藏：张景岳：『牝，阴也。』牝藏，即属阴性的藏器。玄府者，汗空也：张景岳：『汗属水；水色玄，汗之所居，故曰玄府。从孔而出，故曰汗空。然汗由气化，出乎玄微，是亦玄府之义。』

黄帝问道：少阴为什么主肾？肾又为什么主水？岐伯回答说：肾属于至阴之脏，至阴属水，所以肾是主水的脏器。肺属于太阴，肾脉属于少阴，是旺于冬令的经脉。所以水之根本在肾，水之标末在肺，肺肾两脏都能积聚水液而为病。黄帝又问道：肾为什么能积聚水液而生病？岐伯说：肾是胃的关门，关门不通畅，水液就要停相聚而生病了。其水液在人体上下泛溢于皮肤，所以形成浮肿。浮肿的成因，就是水液积聚而生的病。黄帝又问道：各种水病都是由于肾而生成的吗？岐伯说：肾脏在下属阴。凡是由下而上蒸腾的地方都属于肾，因气化而生成的水液，所以叫做『至阴』。呈勇力而劳动（或房劳）太过，则汗出于肾；出汗时遇到风邪，风邪从开泄之腠理侵入，汗孔骤闭，汗出不尽，向内不能入于藏腑，向外也不得排泄于皮肤，于是逗留在玄府之中，皮肤之内，最后形成浮肿病。此病之本在于肾，病名叫『风水』。所谓玄府，就是汗孔。

帝曰：水俞五十七处者，是何主也？岐伯曰：肾俞五十七穴，积阴之所聚也，水所从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肾俞，故水病下为胕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分为相输俱受者，水气之所留也。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肾之街也。三阴之所交结于脚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肾脉之下行也，名曰太冲。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阴络，水之所客也。

水俞五十七处：可以治疗水肿病的穴道共有五十七处。尻上五行行五者：从尻骨向上，共分五行，每行有五个穴道。标本俱病：此处标指肺，本指肾。标本俱病，即肺肾都有了病变。分为相输：张景岳：言水能分行诸气，相为输应，而俱受病者，正以水气同类，水病则气应；气病则水应，留而不去俱为病。』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在伏菟以上，每侧各二行，每一行有五个穴道。水之所客也：张志聪：『凡此五十七穴，皆水藏之阴络，水之所客也。客者，谓留舍于脉络之间，非入于脉中也。』

黄帝问道：治疗水病的腧穴有五十七个，它们属哪脏所主？岐伯说：肾俞五十七个穴位，是阴气所积聚的地方，也是水液从此出入的地方。尻骨之上有五行，每行五个穴位，这些是肾的腧穴。所以水病表现在下部则为浮肿、腹部胀大，表现在上部为呼吸喘急、不能平卧，这是肺与肾标本同病。所以肺病表现为呼吸喘急，肾病表现为水肿，肺病还表现为气逆，不得平卧；肺病与肾病的表现各不相同，但二者之间相互输应、相互影响着。之所以肺肾都发生了病变，是由于水气停留于两脏的缘故。伏兔上方各有两行，每行五个穴位，这里是肾气循行的重要道路和肝脾经交结在脚上。足内踝上方各有一行，每行六个穴位，这是肾的经脉下行于脚的部分，名叫太冲。以上共五十七个穴位，都隐藏在人体下部或较深部的脉络之中，也是水液容易停聚的地方。

帝曰：春取络脉分肉，何也？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

帝曰：夏取盛经分腠，何也？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留溢，热熏分腠，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绝肤而病去者，邪居浅也。所谓盛经者，阳脉也。

春取络脉分肉：是说用针须浅，刺及络脉分肉即可。丹波元简：『本论篇四时气篇、寒热病篇、始终篇、四时刺逆从论、诊腰经络篇，病论四时刺法，本节最详，而义互异。然与水热穴，义不太涉，疑是他篇错简。』脉瘦气弱：马莳：『藏气始长，其脉尚瘦，其气尚弱。因为心气始长，所以脉气未盛。』这是以瘦气弱来形容未盛，而不是衰弱的样子。绝肤：灵枢官鍼篇有『咸浅刺绝肤以出阳邪，……少益深，绝皮致肌肉』等句，可见绝就是透过。绝肤，就是说针刺只要透过皮肤，不宜过深。

黄帝问道：春天针刺，取络脉分肉之间，是什么道理？岐伯说：春天木气开始当令，在人体中，肝气开始发生；肝气的特性是急躁，如变动的风一样很迅疾，但是肝的经脉往往藏于深部，而风刚刚发生，尚不太剧烈，不能深入经脉，所以只要浅刺络脉分肉之间就行了。

黄帝问道：夏天针刺，取盛经分腠之间，是什么道理？岐伯说：夏天火气开始当令，心气开始生长壮大；如果脉形瘦小而搏动气势较弱，是阳气充裕流溢于体表，热气熏蒸于分肉腠理，向内影响于经脉，所以针刺应当取盛经分腠。针刺不要过深只要透过皮肤而病就可痊愈，是因为邪气居于浅表部位的缘故。所谓盛经，是指丰满充足的阳脉。

帝曰：秋取经俞，何也？岐伯曰：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金将胜火，阳气在合，阴气初胜，湿气及体，阴气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写阴邪，取合以虚阳邪，阳气始衰，故取于合。

帝曰：冬取井荥，何也？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巨阳伏沈，阳脉乃去，故取井以下阴逆，取荥以遣阳气。故曰：冬取井荥，春不鼽衄。此之谓也。

经俞：张景岳：『诸经之经穴腧穴也。俞应夏，经应长夏，皆阳分之穴。』金将胜火：马莳：『金火旺，反欲胜火，正以金旺火衰故也。』因秋季是金旺火衰的时令，所以说『金将胜火』。湿气及体：初秋是湿土主气，这时自然界的湿气，亦将侵及人体。巨阳伏沈：巨阳即太阳经，于肾为表里，冬令阴气盛，阳气衰，所以其脉亦沉伏。

黄帝问道：秋天针刺，要取经穴和腧穴，是什么道理？岐伯说：秋气开始当令肺气开始收敛肃杀，金气渐旺逐步盛过衰退的火气，阳气在经脉的合穴，阴气初生，遇湿邪侵犯人体，但由于阴气未至太盛，不能助湿邪深入，所以针刺取经的腧穴以泻阴湿之邪，取阳经的合穴以泻阳热之邪。由于阳气开始衰退而阴气位至太盛，所以不取经穴而取合穴。

黄帝说：冬天针刺，要取井穴和荥穴，是什么道理？岐伯说：冬天水气开始当令，肾气开始闭藏，阳气已经衰少，阴气更加坚盛，太阳之气浮沉于下，阳脉也相随沉伏，所以针刺要取阳经的井穴以抑降其阴逆之气，取阴经的腧穴以充实不足之阳气。因此说：『冬取井荥，春不衄』，就是这个道理。

帝曰：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余论其意，未能领别其处，愿闻其处，因闻其处，因闻其意。岐伯曰：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写胸中之热也；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写胃中之热也；云门、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写四支之热也；五藏俞傍五，此十者，以写五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热之左右也。

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则生热也。

五藏俞傍五，此十者：每一藏俞之旁，各有一个穴道，左右两侧，共为十个穴道。热之左右：马莳：『皆治病之左右穴也。』

黄帝道：先生说过治疗热病的五十九个腧穴，我已经知道其大概，但还不知道这些腧穴的部位，请告诉我它们的部位，并说明这些腧穴在治疗上的作用。岐伯说：头上有五行，每行五个穴位，能泄越诸阳经上逆的热邪。大杼、膺俞、缺盆、背俞这八个穴位，可以泻除胸中的热邪。气街、三里、上巨虚和下巨虚这八个穴位，可以泻出胃中的热邪。云门、肩髃、委中、贿空这八个穴位，可以泻出四肢的热邪。以上共五十九个穴位，都在治疗热病的腧穴。

黄帝说：人感受了寒邪反而会传变为热病，这是什么原因？岐伯说：寒气盛极，就会郁而发热。

从容别白黑第五十四

本篇内容着重讨论诊断病情的分析方法，提出脉象、症状，作为举例说明，它对临证有很大启发的。篇题命意，高士宗认为：『圣人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从容中道，帝以此理示诸雷公，故曰示从容。』

内容还涉及肾虚、肝虚、脾虚之脉的诊法，肾病的脉证，以及失血证病在脾在肺的分析比较。

黄帝燕坐，召雷公而问之曰：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五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雷公曰：臣请诵脉经上下篇甚众多矣。别异比类，犹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帝曰：子别试通五藏之过，六府之所不和，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以对，请问不知。

燕坐：安闲地坐着。燕，安闲的意思。杂学：指医学以外的各种学问。子别试：丹波元简：『别试者，谓脉经上下篇之下，别有所通，试论之也。下文子言上下以对何也语，可见耳。』

黄帝安坐，召唤雷公问道：你是学习医术，诵读医书的，或能广泛阅览群书，并能取象比类、贯通融汇医学的道理，对我谈谈你的专长吧。五脏六腑、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皆五液所从运行，这一切都是人体赖以生存，治疗中易于产生过失的，你务必明了，治病时方可十全，若不能通晓，就不免要出差错，而为世人抱怨。雷公回答说：我诵读过《脉经》上、下章的内容已经很多了，但对辨别异同，取象比类，还不能十全，又怎能说完全明白呢。

黄帝说：你试用《脉经》上、下章以外，以素所通晓的理论，来解释五脏之所病，六腑之所不和，针石治疗之所败，毒药治疗之所宜，以及汤液滋味等方面的内容，并具体说明其症状，详细地作出回答，如果有不知道的地方，请提出来问我。

雷公曰：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

帝曰：公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余真问以自谬也。吾问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对，何也？夫脾虚浮似肺，肾小浮似脾，肝急沈散似肾，此皆工之所时乱也，然从容得之。若夫三藏土木水参居，此童子之所知，问之何也？

烦冤：就是郁闷烦乱。冤，指郁而乱的意思。自谬：就是自己的错误。窈冥：窈音杳。吴崑：『窈冥者，义理玄妙，非书传之陈言也。』从容：就是从容不迫，沉着细致地观察病人，分析病情，从不容易辨别的症候当中找出它的分别来。

雷公说：肝虚、肾虚、脾虚都能使人身体沉重和烦冤，当施以毒药、刺灸、砭石、汤液等方法治疗后，有的治愈，有的不愈，想知道这应如何解释。

黄帝说：你已经年长了，为什么提的问题这么幼稚呢，这是由于我的发问而招来的错误回答。我本来想问你比较深奥的道理，而你却用《脉经》上、下章的内容来回答我，是什么缘故呢？脾脉本宜微软，今病而现虚浮，与肺脉相似，肾脉本应微沉，今病而现小浮，与脾脉相似，肝脉本应微弦，今病而现急沉散，与肾脉相似，这些都是医生时常所易于混乱的，然而如能从容不迫地去诊视，还是可以分辨清楚的。至于脾、肝、肾三脏，分属于土、木、水，三者均居膈下，部位相近，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你问它有什么意义呢？

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哕、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藏之发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坚，不知其解，复问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类也。

帝曰：夫从容之谓也，夫年长则求之于府，年少则求之于经，年壮则求之于藏。今子所言皆失，八风菀热，五藏消烁，传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肾不足也；沈而石者，是肾气内著也；怯然少气者，是水道不行，形气消索也：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一人之气，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

不在法：意思是说不符合理论和实际的。法，法度。

雷公说：在此有这样的病人：头痛，筋脉拘挛，骨节沉重，畏怯少气，哕噫腹满，时常惊骇，不欲卧，这是哪一脏所发的病呢？其脉象浮而弦，重按则坚硬如石，我不知应如何解释，故再问三脏，以求能知如何比类辨析。

黄帝说：这应从容进行分析。一般地说，老年人的病，应从六腑来探求；少年人的病，应从经络来探求；壮年人的病，应从五脏来探求。现在你只讲脉证，不谈致病的根由，如外而八风之郁热，内而五脏的消烁，以及邪传相受的次第等，这样就失去了对疾病全面的理解。脉浮而弦的，是肾气不足。脉沉而坚硬如石的，是肾气内著而不行。畏怯少气的，是因为水道不行，而形气消散。咳嗽烦闷的，是肾气上逆所致。这是一人之气，其病在肾一脏，如果说是三脏俱病，是不符合诊病法则的。

雷公曰：于此有人，四肢解堕，喘咳血泄，而愚诊之，以为伤肺，切脉浮大而紧，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轻，此何物也？

帝曰：子所能治，知亦众多，与此病失矣。譬以鸿飞，亦冲于天。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

今夫脉浮大虚者，是脾气之外绝，去胃外归阳明也，夫二火不胜三水，是以脉乱而无常也。四支解堕，此脾精之不行也；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血泄者，脉急血无所行也。若夫以为伤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夫伤肺者，脾气不守，胃气不清，经气不为使，真藏坏决，经脉傍绝，五藏漏泄，不衄则呕，此二者不相类也。譬如天之无形，地之无理，白与黑相去远矣。是失，吾过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明引比类、从容，是以名曰诊轻，是谓至道也。

譬以鸿飞，亦冲于天：譬如鸿雁，有时也会飞到高空。这里是比喻粗工治病的成功，犹如鸿雁冲天，是偶然所得。化之冥冥：通过思考，加以分析，灵活运用之意。浮大虚：上文说：『切脉浮大而紧』，此处说『浮大虚』，恐有讹误。二火不胜三水：二火不胜三水有二说：一说：二火指二阳藏、即心与肺，三水指三阴藏、即肝脾肾；另一说：二火即二阳（胃），三水即三阴（脾）。根据上文『脾气之外绝，去胃外归阳明』来看，后说为妥。

雷公问：在此有这样的病人：四肢懈怠无力，气喘咳嗽而血泄，我诊断了一下，以为是伤肺，诊其脉浮大而紧，我未敢治疗，一个粗率的医生治之以砭石，病愈，但出血多，血止以后，身体觉得轻快，这是什么病呢？

黄帝说：你所能治的和能知道的病，已是很多的了，但对这个病的诊断却错了。医学的道理是非常深奥的，好比鸿雁的飞翔，虽亦能上冲于天，却得不到浩渺长空的边际。所以圣人治病，遵循法度，引物比类，掌握变化于冥冥莫测之中，察上可以及下，不一定拘泥于常法。

今见脉浮大而虚，这是脾气外绝，去胃而外归于阳明经。由于二火不能胜三水，所以脉乱而无常。四肢懈怠无力，是脾精不能输布的缘故。气喘咳嗽，是水气泛滥于胃所致。血泄，是由于脉急而血行失其常度。假如把本病诊断为伤肺，是错误的狂言。诊病不能引物比类，是知之不明。如果肺气受伤，则脾气不能内守，致胃气不清，经气也不为其所使，肺脏损坏，则治节不通，致经脉有所偏绝，五脏之气俱漏泄，不衄血则呕血，病在肺在脾，二者是不相类同的。如果不能辨别，就如天之无形可求，地之无位可理，黑白不分，未免相距太远了。这个失误是我的过错，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所以没有告诉你，由于诊病必须明晓引物比类，以求符合从容章的说法，所以叫做真经，这是至真至确的道理所在。

论过失第五十五

本篇内容主要是讨论诊治过程中的五种过错，而这些过错，尤以忽视情志之变的了解为警戒。其次又讨论到临症诊治，必须结合到天时、人情、藏象、色脉等各方面，作整体性的分析和研究，才能有助于真正解决问题。至于篇题意义，马莳云：『内有五过，故名篇。』

黄帝曰：呜呼远哉！闵闵乎若视深渊，若迎浮云。视深渊尚可测，迎浮云莫知其际。圣人之术，为万民式，论裁志意，必有法则，循经守数，按循医事，为万民副。故事有五过四德，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闻五过与四德，比类形名，虚引其经，心无所对。

帝曰：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贪，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愚医治之，不知补写，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

闵闵：深远的样子。形容医道深奥无穷。循经守数：遵循常规，依守法则。尝贵后贱：意思是说过去的地位很高，而现在失势了。贵贱指职位的高低。脱营：与下文的『失精』都是病症名，皆为抑郁所致。失精：病名，亦为情志抑郁所致。洒洒：恶寒的样子。毁沮：毁坏。邪气乃并：邪气愈加盛实。

黄帝说：深远啊！道之远大幽深，好像视探深渊，又好像迎看浮云，但渊虽深，尚可以测量，迎看浮云，却不到其边际。圣人的医术，是万民学习的榜样，论裁人的志意，必有法则，因循遵守医学的常规和法则，审查医事，为万民的辅助，所以医事有五过和四德，你知道吗？雷公离开席位再拜回答说：我年幼小，蒙昧无知，不曾听说过五过和四德，虽然也能从病的症状和名目上来比类，但只是虚引经义而已，心里还不明白所以不能回答。

黄帝说：在未诊病前，应问病人的生活情况，如果是先贵后贱，虽然没有感受外邪，也会病从内生，这种病叫『脱营』。如果是先富后贫，发病叫做『失精』，由于五脏之气留连不运，积并而为病。医生诊察这种病，病的初期，由于病不在藏腑，形体也无改变，医生常诊而疑之，不知是什么病。日久则身体逐渐消瘦，气虚而精无以生，病势深重则真气被耗，阳气日虚，因洒洒恶寒而心怯时惊，其所以病势日益深重，是因为在外耗损了卫气，在内劫夺了营血。这种病即便是技术高明的医生，若不问明病人的情况，不知其致病的原因，更不能治愈，这是诊治上的第一个过失。凡欲诊治疾病时，一定要问病人的饮食和居住环境，以及是否有精神上的突然欢乐，突然忧苦，或先乐后苦等情况，因为突然苦乐都能损伤精气，使精气遏绝，形体败坏。暴怒则伤阴，暴喜则伤阳，阴阳俱伤，则使人气厥逆而上行，充满于经脉，而神亦浮越，去离于形体。技术低劣的医生，在诊治这种疾病时，既不能恰当地运用泻治法，又不了解病情，致使精气日渐耗散，邪气得以积并，这是诊治上的第二个过失。善于诊脉的医生，必将病之奇恒，比类辨别，从容分析，得知其病情，如果医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他的诊治技术就没有什么可贵之处，这是诊病上的第三个过失。

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

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尝富大伤，斩筋绝脉，身体复行，令泽不息，故伤败结，留薄归阳，脓积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阴阳，身体解散，四支转筋，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惟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凡此五者，皆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也。

三常：此处指贵贱、贫富、苦乐。封君败伤：古时王者以汉书里有『列封君，食租税』的记载，封君败伤的意思，就是说过去高官显爵，而现在降位削职，也就是下文所谓故贵脱势。痿躄：足痿弱不能行走。有知余绪：末端叫做余绪。有知余绪，就是才能察其本而知其末的意思。离绝菀结：离是离别，绝是绝望，菀结指情怀郁结。

诊病时须注意三种情况，即必须问其社会地位的贵贱，及是否曾有被削爵失势之事，以及是否有欲作侯王的妄想。因为原来地位高贵，失势以后，其情志必抑郁不伸，这种人，虽然未中外邪，但由于精神已经内伤，身体必然败亡。先富后贫的人，虽未伤于邪气，也会发生皮毛憔枯，筋脉拘屈，足痿弱拘挛不能行走。对这类病人，医生如果不能严肃地对其开导，不能动其思想改变其精神面貌，而一味地对其柔弱顺从，任其发展下去，则必然乱而失常，致病不能变动，医治也不发生效果，这是诊治上的第四个过失。

凡诊治疾病，必须了解其发病初期和现在的病情，又要知其病之本末，在诊脉问证时，应结合男女在生理及脉证上的特点。如因亲爱之人分离而怀念不绝，致情志郁结难解，及忧恐喜怒等，都可使五脏空虚，血气离守，医生如不知道这些道理，还有什么诊治技术可言。尝富之人，一旦失去财势，必大伤其心神，致筋脉严重损伤，形体虽然依然能够行动，但津液已不再滋生了。若旧伤败结，致血气留聚不散，郁而化热，归于阳分，久则成脓，脓血蓄积，使人寒热交作。粗律的医生治疗这种病，由于他不了解病系劳伤脓积，而多次刺其阴阳经脉，使其气血更虚，致身体懈散，四肢转筋，死期已不远了，医生对此既不能明辩，又不问其发病原因，只是说病已危重，这是粗律的医生，此为诊治上的第五个过失。上述的五种过失，都是由于医生的学术不精，人情事理不明所造成的。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贪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惧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治病之道，气内为宝，循求其理，求之不得，过在表里。守数据治，无失俞理，能行此术，终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藏菀热，痈发六府。诊病不审，是谓失常。谨守此治，与经相明。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审于始终，可以横行。

气内：即内藏之气，也就是元气。菀热：郁热。明堂：面鼻部位称为明堂。此处似泛指望色。审于终始：就是详细了解自始至终的病情。始是初病，终是今病。

所以说：圣人治病，必知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四时寒暑的规律，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经脉之阴阳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治病之所宜，能周密祥审人情事理，骒有诊治之常道，从病人的贵贱贫富，区分其体制裁及发病的各自特点，问其年龄之长幼，知其性情勇怯之理，审察病色出现的部位，以知其病之本始，并结合四时八风正气及三部九候脉象进行分析，所以他的诊疗技术是全备的。治病的道理，应重视病人元气的强弱，从其元气的强弱变化中，探求其病，如果求之不得，其病便是在阴阳表里之间。治病时应遵守气血多少及针刺深浅等常规，不要失去取穴的理法，能这样来进行医疗，则终生可不发生差错。如果不知取穴的理法，而妄施针石，可使五脏积热，痈发于六脏。若诊病不能祥审周密，便是失常，若能遵守这些诊治法则，自会与经旨相明，能通晓《上经》、《下经》之义，及如何揆测度量阴阳的变化，诊察奇恒之疾和五脏之病，而取决于明堂之色，审知疾病的始终等道理，便可随心所欲而遍行于天下。

方论得失明著第五十六

本篇内容讨论医生的四种过失，而这些过失，都是导致不能做好临证诊治的主要缺点，所以提出惩戒。『方』就是比较的意思。『方论得失明著』的命意，即是比较中论医生四种过失的意思。

黄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黄帝曰：夫子所通书受事众多矣，试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雷公对曰：循经受业，皆言十全，其时有过失者，请闻其事解也。

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将言以杂合耶。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

得失：得指治疗的成功，失指治疗的失败。

黄帝坐在明堂，雷公侍坐于旁。黄帝说：先生所通晓的医书和所从事的医疗工作，已经是很多的了，你试谈谈对医疗上的成功与失败的看法，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会失败。雷公说：我遵循医经学习医术，书上都说可以得到十全的效果，但在医疗中有时还是有过失的，请问这应该怎样解释呢？

黄帝说：这是由于年岁轻智力不足，考虑不及呢？还是对众人的学说缺乏分析呢？经脉有十二，络脉有三百六十五，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也是医生所遵循应用的。治病所以不能收到十全的疗效，是由于精神不能专一，志意不够条理，不能将外在的脉证与内在的病情综合一起分析，所以时常发生疑惑和危殆。

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是以世人之语者，驰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论，诊无人事。治数之道，从容之葆，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巧得。呜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

坐之薄厚：居处环境的好坏。坐，古人席地而坐。这里指居处。卒持寸口：匆促按脉。中：诊断准确。中读去声。妄言作名：伪指病名。为粗所穷：为疏忽所误之意。谕：与譬字同义。

诊病不知阴阳逆从的道理，这是治病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随师学习没有卒业，学术未精，乱用杂术，以错误为真理，变易其说，而自以为功，乱施砭石，给自己遗留下过错，这是治病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治病不能适宜于病人的贫富贵贱生活特点、居处环境的好坏、形体的寒温，不能适合饮食之所宜，不区别个性的勇怯，不知道用比类异同的方法进行分析，这种作法，只能扰乱自己的思想，不足以自明，这是治病失败的第三个原因。诊病时不问病人开始发病的情况，及是否曾有过忧患等精神上的刺激，饮食是否失于节制，生活起居是否超越正常规律，或者是否曾伤于毒，如果诊病时不首先问清楚这些情况，便仓促去诊视寸口，怎能诊中病情？只能是乱言病名，使病人为这种粗略治疗的作风所困，这是治病失败的第四个原因。

所以社会上的一些医生，虽学道于千里之外，但却不明白尺寸的道理，诊治疾病，不知参考人事。更不知诊病之道应以能作到比类从容为最宝贵的道理，只知诊察寸口。这种做法，既诊不中五脏之脉，更不知疾病的起因，开始埋怨自己的学术不精，继而归罪于老师传授不明。所以治病如果不能遵循医理，必为群众所不信任，乱治中偶然治愈疾病，不知是侥幸，反自鸣得意。啊！医道之精微深奥，有谁能彻底了解其中的道理？！医道之大，可以比拟于天地，配于四海，你若不能通晓道之教谕，则所接受之道理，虽很明白，必反成暗晦不明。

阴阳类论第五十七

本篇内容讨论三阴三阳的命意、脉象、病症、死期等，这些内容的提出，依据阴阳类聚原理，所以篇名就叫做『阴阳类论』。

孟春始至，黄帝燕坐，临观八极，正八风之气，而问雷公曰：阴阳之类，经脉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贵。雷公对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藏最贵。帝曰：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子所言贵，最其下也。

雷公至斋七日，旦复侍坐。帝曰：三阳为经，二阳为维，一阳为游部，此知五藏终始。三阳为表，二阴为里，一阴至绝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

孟春始至：孟春，即农历正月；孟春始至，指立春当日。正八风之气：正，候察之意。正八风之气，就是候察八方所至之风是什么方向。五中所主：即五藏主时。从容：此处作详细分析解。斋：古人在祭祀或者举行典礼前整洁身心示庄重。三阳为经：足太阳脉直行于人身后背部，故称为经。二阳为维：足阳明脉，行于人身前腹部，维络于前，故称为维。一阳为游部：足少阳脉，行于人身之侧，向前会于阳明，向后会于太阳，出入于太阳阳明二脉之间，故称为游部。三阳为表：『阳』字当改作『阴』。三阴为表，即太阴为阴经之表。一阴至绝作朔晦：厥阴为阴之尽，故称至绝。阴尽则阳生，阳生是朔，阴尽是晦，故曰作朔晦。朔晦：朔，农历每月初一；晦，农历每月最后一日。

在立春的这一天，黄帝很安闲地坐着，观看八方的远景，候察八风的方向，向雷公问道：按照阴阳的分析方法和经脉理论，配合五脏主时，你认为哪一脏最贵？雷公回答说：春季为一年之首，属甲乙木，其色青，五脏中主肝，肝旺于春季七十二日，此时也是肝脉当令的时候，所以我认为肝脏为最贵。黄帝道：我依据《上、下经》阴阳比类分析的理论来体会，你认为最贵的，却是其中最贱下的。

雷公斋戒了七天，早晨又侍坐于黄帝的一旁。黄帝道：三阳为经，二阳为维，一阳为游部，懂得这些，可以知道五脏之气运行的终始了。三阴为表，二阴为里，一阴为阴气之最终，是阳气的开始，有如朔晦的交界，都符合于天地阴阳终始的道理。

雷公曰：受业未能明。帝曰：所谓三阳者，太阳为经。三阳脉至手太阴，弦浮而不沈，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所谓二阳者，阳明也，至手太阴，弦而沈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一阳者，少阳也，至手太阴，上连人迎，弦急悬不绝，此少阳之病也，专阴则死。

三阴者，六经之所主也，交于太阴，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阴至肺，其气归膀胱，外连脾胃。一阴独至，经绝，气浮不鼓，钩而滑。此六脉者，乍阴乍阳，交属相并，缪通五藏，合于阴阳。先至为主，后至为客。

专阴：即脉无胃气，也就是真藏脉。交属相并：属，联合；并，会聚。指六经之脉交联会聚于寸口。

雷公说：我还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黄帝道：所谓『三阳』，是指太阳，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见弦浮不沉之象，应当根据常度来判断，用心体察，并参合阴阳之论，以明好坏。所谓『二阳』，就是阳明，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见弦而沉急，不鼓击于指，火热大至之时而有此病脉，大都有死亡的危险。『一阳』就是少阳，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上连人迎，见弦急悬而不绝，这是少阳经的病脉，如见有阴而无阳的真脏脉象，就要死亡。

『三阴』为手太阴肺经，肺朝百脉，所以为六经之主，其气交于太明寸口，脉象沉伏鼓动而不浮，是太阴之气陷下而不能上升，以致心志空虚。『二阴』是少阴，其脉至于肺，其气归于膀胱，外与脾胃相连。『一阴』是厥阴，其脉独至于太阴寸口，经气已绝，故脉气浮而不鼓，脉象如钩而滑。以上六种脉象，或阳脏见阴脉，或阴脏见阳脉，相互交错，会聚于寸口，都和五脏相通，与阴阳之道相合。如出现此种脉象，凡先见于寸口的为主，后见于寸口的为客。

雷公曰：臣悉尽意，受传经脉，颂得从容之道，以合从容，不知阴阳，不知雌雄。帝曰：三阳为父，二阳为卫，一阳为纪；三阴为母，二阴为雌，一阴为独使。二阳一阴，阳明主病，不胜一阴，而动，九窍皆沈。三阳一阴，太阳脉胜，一阴不为止，内乱五藏，外为惊骇。二阴一阳，病在肺，少阴脉沈，胜肺伤脾，外伤四支。二阴二阳皆交至，病在肾，骂詈妄行，巅疾为狂。二阴一阳，病出于肾。阴气客游于心，脘下空窍，堤闭塞不通，四支别离。一阴一阳代绝，此阴气至心，上下无常，出入不知，喉咽于燥，病在土脾。二阳三阴，至阴皆在，阴不过阳，阳气不能止阴，阴阳并绝，浮为血瘕，沈为脓胕。阴阳皆壮，下至阴阳。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诊决死生之期，遂合岁首。

三阳为父：三阳即太阳，太阳为三阳之『经』，故称为父，有高尊的意思。卫：指卫外作用。一阳为纪：少阳介乎太阳阳明之间，一阳为纪，就是少阳为枢之义。三阴为母：三阴即太阴，太阴能滋养诸经，故称为母。雌：与卫字相对，为『内守后援』的意思。独使：有交通阴阳之义。张景岳：『阴尽阳生，惟厥阴之主，故为独使。』 客游于心，脘下空窍，堤闭塞不通：王冰：『肾之脉从肾上贯肝鬲入肺中，其支别者从肺中出络心，注胸中，故如是也；然空窍阴客上游，胃不能制，胃不能制是土气衰，故脘下空窍皆不通也；言堤者，谓如堤堰不容泄漏。』高士宗本作『客游于心脘下』为一句，『空窍堤』为一句，『闭塞不通』为一句。注云：『空窍，汗孔之窍也；堤，犹路也；……少阴之气，客游于心脘下，是阴客于阳，水胜其火，致三焦不能出气以温肌腠，一似空窍之路，闭塞不通。』丹波元简：『今考文义，高注似是，但堤字注未稳，当从旧注。』出入：出指二便，入指饮食。昭昭、冥冥：昭昭指天、指阳，冥冥指地、指阴。张景岳说：『昭昭可见，冥冥可测，有阴阳之道在也。』

雷公说：我已经完全懂得您的意思了，把您以前传授给我的经脉道理，以及我自己从书本上读到的从容之道，和今天您所讲的从容之法相结合的话，我还不明白其中阴阳雌雄的意义。黄帝道：三阳如父亲那样高尊，二阳如外卫，一阳如枢纽；三阴如母亲那样善于养育，二阴如雌性那样内守，一阴如使者一般，能交通阴阳。

二阳一阴是阳明主病，二阳不胜一阴，则阳明脉软而动，九窍之气沉滞不利。三阳一阴为病，则太阳脉胜，寒水之气大盛，一阴肝气不能制止寒水，故内乱五脏，外现惊骇。二阴二阳则病在肺，少阴脉沉，少阴之气胜肺伤脾，在外伤及四肢。二阴与二阳交互为患，则土邪侮水，其病在肾，骂詈妄行，癫疾狂乱。二阴一阳，其病出于肾，阴气上逆于心，并使脘下空窍如被堤坝阻隔一样闭塞不通，四肢好像离开身体一样不能为用。一阴一阳为病，其脉代绝，这是厥阴之气上至于心发生的病变，或在上部，或在下部，而无定处，饮食无味，大便泄泻无度，咽喉干燥，病在脾土。二阳三阴为病，包括至阴脾土在内，阴气不能至于阳，阳气不能达于阴，阴阳相互隔绝，阳浮于外则内成血瘕，阴沉于里则外成脓肿；若阴阳之气都盛壮，而病变趋向于下，在男子则阳道生病，女子则阴器生病。上观天道，下察地理，必以阴阳之理来决断病者死生之期，同时还要参合一岁之中何气为首。

四时病类论第五十八

本篇内容讨论学医的方法和道理，说明学习医学必须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举出三阳为病的一个病例，说明手足经脉不循常度，则内外合邪而病生。并讨论了疾病的预后与四时阴阳的关系。故以『四时病类论』名篇。

雷公曰：请问短期，黄帝不应。雷公复问，黄帝曰：在经论中。雷公曰：请问短期。黄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于阳者，至春正月脉有死徵，皆归出春。冬三月之病，在理已尽，草与柳叶皆杀，春阴阳皆绝，期在孟春。春三月之病曰阳杀，阴阳皆绝，期在草干。夏三月之病，至阴不过十日，阴阳交，期在溓水。秋三月之病，三阳俱起，不治自已。阴阳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阳独至，期在石水。三阴独至，期在盛水。

经论：指医书。孟春：春季的第一月。阳杀：杀，这里应读晒音，是指阳气衰的意思。至阴不过十日：至阴即是是脾。脾病而有死征，则其死不过十日。阴阳交：有二说：一说，阴脉见于阳位，阳脉见于阴位，称为阴阳交（见吴崑注）。二说，温病而汗出輙复热，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曰阴阳交（见评热病论）。此处似以前说为妥。张景岳注：『阴脈见于阳，则阳气失守；阳脈见于阴，则阴气失守。指凡是阴阳脈的交见，虽无危证，而脈已见逆象。』溓水：张景岳：『溓，音敛，清也。』指水清之时，相当于中秋节。石水：指水结冰如石，是严冬的时候。 盛水：指春季。张景岳：『盛水者，正月雨水之候。』即正月雨水的时候。

雷公说：请问疾病的死亡日期。黄帝没有回答。雷公又问。黄帝道：在医书上有说明。雷公又说：请问疾病的死亡日期。黄帝道：冬季三月的病，如病症脉象都属阳盛，则春季正月见脉有死征，那么到出春交夏，阳盛阴衰之时，便会有死亡的危险。冬季三月的病，根据天理，势必将尽，草和柳叶都枯死了，如果到春天阴阳之气都绝，那么其死期就在正月。春季三月的病，名为『阳杀』。阴阳之气都绝，死期在冬天草木枯干之时。夏季三月的病，若不愈，到了至阴之时，那么其死期在至阴后不超过十日；若脉见阴阳交错，则死期在初冬结薄冰之时。冬季三月的病，表现了手足三阳的脉证，不给治疗也会自愈。若是阴阳交错合而为病，则立而不能坐，坐而不能起。若三阳脉独至，则独阳无阴，死期在冰结如石之时。三阴脉独至，则独阴无阳，死期在正月雨水节。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著至教拟于二皇。

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雷公曰：请受道，讽诵用解。帝曰：子不闻《阴阳传》乎？曰：不知。

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之堂。雷公：相传是黄帝的臣子，懂得医理。诵而颇能解：太平御览：『颇』作『不』。新校正：『按杨上善云，习道有五：一诵，二解，三别，四明，五彰。』群僚：指一般官吏。不足：太平御览：『不足』下有『以』字。受树天之度：高士宗：『上古树八尺之臬，参日影之斜正长短，以定四时，故愿得受树天之度，以定四时之阴阳，即以四时阴阳，合之星辰日月，分别明辨，以彰璣衡之经术。』 著至教：著，是阐明，发扬的意思；至教，是圣人之遗训，也就是至真至确的道理。拟于二皇：二皇是指伏羲和神农。拟，相似的意思。相输应：就是相互联系，相互感应的意思。殆：即疑。《阴阳传》：古书名。

黄帝坐在明堂里，召来雷公向他问道：您懂得医学道理吗？雷公回答说：我虽然诵读了一些医书，但还不能很好地去解释，即使可以作一些粗浅的解释，但不能辨别清楚，即使能做一些辨别，但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即使能明白一些道理，但还不能很好运用于临床，所以我的医术只能用来治疗一般官员的疾病，不能用它来治疗侯王的疾病。希望您教授我树立天的度数，结合四时阴阳的变化，测知日月星辰光影的知识，从而阐明医学理论，让后世更加明确无误，可以上通于神农，这实在是至真至确的教化，简直可以同二皇的功德相比拟。

黄帝说：讲得好！不要忘失了，这些都是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互联系相互应合的道理。从医学上说，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只有这样才能长久流传，并用来教导众人，才不致产生疑惑，将这些内容写成医学论著，传于后世，成为一份宝贵财富。雷公说：请让我接受这些医学理论，以便诵读理解。黄帝说：您没有听说《阴阳传》这部著作吗？雷公回答说：不知道。

曰：夫三阳天为业，上下无常，合而病至，偏害阴阳。雷公曰；三阳莫当，请闻其解。帝曰：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并至如风雨，上为巅疾，下为漏病。外无期，内无正，不中经纪，诊无上下，以书别。

雷公曰；臣治疏愈，说意而已。帝曰：三阳者，至阳也，积并则为惊，病起疾风，至如石礔礰，九窍皆塞，阳气滂溢，干嗌喉塞。并于阴，则上下无常，薄为肠澼。此谓三阳直心，坐不得起，卧者便身全。三阳之病。且以知天下，何以别阴阳，应四时，合之五行。

三阳天为业：天，即指表；业，训事，即做这件事的意思，通俗一些，亦可作『作用』解。三阳天为业的意思是说：三阳之气，护卫人身之表，具有适应天气变化的作用。上下：指手足六经为言。三阳独至：张景岳：『此三阳独至者，虽兼手足太阳，而尤以足太阳为之主，故曰独至。』外无期，内无正：就是在外没有明确的症象可期，在内没有准则可据。书：马莳：『书，即前阴阳传也。』臣治疏愈，说意而已：王冰：『雷公言臣之所治，稀得痊愈，请言深意，而已疑心。已，止也，谓得说则疑心乃止。』积并则为惊：马莳：『经积并，即手太阳之里为心，足太阳之里为肾。心失神，肾失志，则皆为惊骇。』礔礰：同霹雳，形容迅速猛烈。干嗌喉塞：马莳：『其嗌干，其喉塞，正以心肾之脉，皆上通于嗌喉也。』直心：张景岳：『谓邪气直冲心隔也。』

黄帝说：三阳在人体就像自然界天的作用一样，护卫人身上下，如果上下运行失去常规，那么内外之邪就会相合伤害人体，从而产生疾病，以致伤害人身阴阳之气。雷公问道：三阳莫当这句话怎么样解释？黄帝说：所谓三阳独至，就是指的三阳之气合并而至。三阳之气合并而至时，其势就像风雨一样迅疾，向上侵袭人体头部，就形成头部疾病；向下侵袭人体下部，就造成二便失禁的病症。它所引起的病理变化，外无一定的脉色可察，内无特定的征象可辨，其病变又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所以诊断时不能确定病位属上还是属下，并将它记录下来加以辨别。

雷公说：我在治疗这类疾病时，常常收不到很好的疗效，请您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以消除我的疑虑。黄帝说：三阳之气相合并后，阳气极盛，并积在一起就使人产生惊惧，病起时像风一样迅速，病来时如霹雳一样猛烈，九窍闭塞不通，阳气过盛而满溢，于是病表现为咽干喉塞。如果阳气内并于阴，就会使上下失常，下迫肠道则形成肠澼。若三阳之气直冲于心，就会使病人坐下就不能起来，卧下便感觉全身沉重。这就是三阳合并所产生的疾病。从这里说明知道天与人相应的关系，分别四时与阴阳相应五行相合的意义。

方盛衰论第五十九

本篇内容从年老年少、四时季节等方面讨论人体阴阳之气的盛衰、逆从。这些盛衰关系到五中五度的弱强虚实，临证上是很重要的，能够掌握并运用，做到十全。对这些盛衰的了解，都是从比较而来，所以篇名就叫做『方盛衰论』。

雷公曰：阳言不别，阴言不理，请起受解，以为至道。帝曰：子若受传，不知合至道，以惑师教，语子至道之要。病伤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肾且绝，惋惋日暮，从容不出，人事不殷。

阳言不别，阴言不理：阳言，就是明言；阴言，就是隐言。其意谓明白的讲还不能辨别，讲得不明显的更不能理解。肾且绝：且，作将字解。肾且绝就是肾脉将绝。吴崑：『此上，必有诸经衰绝之候，盖阙之，今惟存肾绝一条尔。』惋惋日暮：惋惋，不安貌。惋惋日暮就是惋惋不安，日暮为甚。人事不殷：高士宗：『殷，犹勤也。盖形容神志迷蒙，懒于应酬。』

雷公说：对于这些理论，公开地说我不能辨别，背后说我不能理解。请让我站起来仔细听您解释，以便理解这一深奥的道理。黄帝说：您虽然得到了老师的传授，但还不能与至道相结合，所以对老师的教授产生了疑惑。现在我来告诉您至道的要领，如果疾病伤害了五脏，筋骨日渐消损，像您那样说不明白而且不能辨别，那末世上医学理论就要消亡殆尽了。如肾气将绝时，病人心中郁郁不乐，傍晚时更加严重，欲静处而不想出门，更不想频繁地人事应酬。

雷公请问：气之多少，何者为逆，何者为从？黄帝答曰：阳从左，阴从右，老从上，少从下。是以春夏归阳为生，归秋冬为死，反之，则归秋冬为生，是以气多少，逆皆为厥。

问曰：有余者厥耶？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气上不下，头痛巅疾，求阳不得，求阴不审，五部隔无徵，若居旷野，若伏空室，绵绵乎属不满日。

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此皆五藏气虚，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合之五诊，调之阴阳，以在《经脉》。

气之多少：张景岳：『多少，言盛衰也。』是以春夏归阳为生：张景岳：『春夏以阳盛之时，或证或脉，皆当阳为生，若得阴候如秋冬者，为逆为死。』求阳不得，求阴不审：张景岳：『厥之在人也，谓其为阳，则本非阳盛，谓其为阴，则又非阴盛，故皆不可得。盖以五藏隔绝，无征可验。』属：高士宗：『今绵绵一息之微，属望其生，若不能满此一日矣。』丹波元简：『属，高读为瞩也。』藉藉：杂乱众多的意思。菌香：广雅：『菌，薰也，其叶谓之蕙。』离骚：『杂申椒与菌桂兮。』 菌香，即菌之小者。生草：菜类灰藋之别名。阳物：《中国医学大辞典》注：龙也。

雷公请问道：气的盛衰，哪一种是逆？哪一种是顺？黄帝回答道：阳气主升，其气从左而右；阴气主降，其气从右而左。老年之气先衰于下，其气从上而下；少年之气先盛于下，其气从下而上。因此春夏之病见阳症阳脉，以阳归阳，则为顺为生，若见阴症阴脉，如秋冬之令，则为逆为死，反过来说，秋冬之病见阴症阴脉，以阴归阴，则为顺为生。所以不论气盛或气衰，逆则都成为厥。

雷公又问：气有余也能成厥吗？黄帝答道：阳气一上而不下，阴阳两气不相顺接，则足部厥冷至膝，少年在秋冬见此病则死，而老年在秋冬见此证却可生。阳气上而不下，则上实下虚，为头痛巅顶疾患，这种厥病，谓其属阳，本非阳盛，谓其属阴，则又非阴盛，五脏之气隔绝，没有显著征象，好像置身于旷野，伏居于空室，无所见闻，而病势绵绵一息，视其生命，已不满一天了。

所以，气虚的厥，使人梦多荒诞；厥逆盛极，则梦多离奇迷乱。三阳之脉悬绝，三明阴脉细微，就是所谓少气之候。肺气虚则梦见白色悲惨的事物，或梦见人被杀流血，尸体狼藉，当金旺之时，则梦见战争。肾气虚则梦见舟船淹死人，当水旺之时，则梦见自己伏于水中，好像遇到很恐惧害怕的事。肝气虚则梦见菌香草木，当木旺之时，则梦见自己伏于树下不敢起来。心气虚则梦救火和雷电，当火旺之时，则梦见大火燔灼。脾气虚则梦见饮食不足，得其土旺之时，则梦作垣盖屋。这些都是五脏气虚、阳气有余、阴气不足所致。当参合五脏见证，调其阴阳，其内容已在《经脉》篇中论述过了。

诊有十度度人：脉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阴阳气尽，人病自具。脉动无常，散阴颇阳，脉脱不具，诊无常行。诊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师不卒，使术不明，不察逆从，是为妄行，持雌失雄，弃阴附阳，不知并合，诊故不明，传之后世，反论自章。

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阴阳并交，至人之所行。阴阳并交者，阳气先至，阴气后至。是以经人持诊之道，先后阴阳而持之，奇恒之势乃六十首，诊合微之事，追阴阳之变，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论，取虚实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诊。

十度：度，音铎，即衡量。十度就是度脉、藏、肉、筋、俞的阴阳虚实。持雌失雄，弃阴附阳：都属于看问题片面的意思。至阴虚，天气绝：马莳：『地位乎下，为至阴。若至阴虚，则天气绝而不降，何也？以其无所升也。夫位乎上，为至阳，若至阳盛，则地气无自而足，何也？以其无所降也，此设言也。故人有阳气，阳气者卫气也，人有阴气，阴气者营气也，能使阴阳二气交会于一处者，惟至人乃能行之。』奇恒之势乃六十首：王冰：『奇恒势六十首，今世不传。』合微之事：就是把点滴的细微的各种诊察所得的综合起来。定五度之事：就是根据五诊十度来加以决断。

诊法有十度，就是衡量人的脉度、脏度、肉度、筋度、俞度，揆度它的阴阳虚实，对病情就可以得到全面了解。脉息之动本无常体，或者出现阴阳散乱而有偏颇，或者脉象搏动不明显，所以诊察时也就没有常规。诊病时必须知道病人身份的上下，是平民还是君卿。如果对老师的传授不能全部接受，医术不高明，不仅不能辨别逆从，而且会使诊治带有盲目性和片面性，看到了一面，看不到另一面，抓住了一点，放弃了另一点，不知道结合全面情况，加以综合分析，所以诊断就不能明确，如以这种诊断方法传授给后人的话，在实际工作中自会明显地暴露出它的错误。

至阴虚，则天之阳气离绝；至阳盛，则地之阴气不足。能使阴阳互济交通，这是有修养的医生的能事。阴阳之气互济交通，是阳气先至，阴气后至。所以，高明的医生诊病，是掌握阴阳先后的规律，根据奇恒之势六十首辨明正常和异常，把各种诊察所得的点滴细微的临床资料综合起来，追寻阴阳的变化，了解五脏的病情，作出中肯的结论，并根据虚实纲要及十度来加以判断，知道了这些，方可以诊病。

是以切阴不得阳，诊消亡；得阳不得阴，守学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纪，诊道乃具，万世不殆。

起所有余，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脉事因格。是以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上观下观，司八正邪，别五中部，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

守学不湛：学到的技术不高明。形气有余：李念莪注：『形气有余，外貌无恙也。』脉气不足：李念莪注：『脉气不足，内脏已伤也。』出入有行：指一举一动必须保持医生的品德。司八正邪：司，是候查的意思；八正，指八节；邪，是不正之气。

所以切其阴而不能了解其阳，这种诊法是不能行于世的；切其阳而不能了解其阴，其所学的技术也是不高明的。知左而不知其右，知右而不知其左，知上而不知其下，知先而不知其后，他的医道就不会长久。要知道不好的，也要知道好的；要知道有病的，也要知道无病的；既知道高，亦知道下；既知道坐，也要知道起；既知道行，也要知道止。能做到这样有条不紊，反复推求，诊断的步骤，才算全备，也才能永远不出差错。

疾病的初期，见到邪气有余，就应考虑其正气不足，因虚而受邪；检查病者的上下各部，脉证参舍，以穷究其病理。例如形弱气虚的，主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的，亦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的，主生。所以，诊病有一定的大法，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一举一动，保持很好的品德；思维敏捷，头脑清静，上下观察，分别四时八节之邪，辨别邪气中于五脏的何部；触按其脉息的动静，探切尺部皮肤滑涩寒温的概况；视其大小便的变化，与病状相参合，从而知道是逆是顺，同时也知道了病名，这样诊察疾病，可以十不失一，也不会违背人情。所以诊病之时，或视其呼吸，或看其神情，都能不失于条理，技术高明，能保持永久不出差错；假如不知道这些，违反了原则和真理，乱谈病情，妄下结论，这是不符合治病救人的医道的。

方论解第六十

本篇内容讨论哭泣涕泪的病机，哭泣涕泪之病，关系乎阴阳水火神志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是『精微』之事，需要医生必须掌握广博的知识，通过比较、讨论来解释，所以篇名就叫做『方论解』。

黄帝在明堂，雷公请曰：臣授业传之，行教以经论，从容形法，阴阳刺灸，汤液所滋。行治有贤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请问其所以然者。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谨闻命矣。请问有毚愚朴漏之问，不在经者，欲闻其状。帝曰：大矣。公请问：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经有也。

群下通使：群下，指雷公所教的学生。通使，使之全面了解。毚愚朴漏：张景岳：『毚，妄也。漏，当作陋。问不在经，故毚愚朴陋，自欺之辞。』即自谦提出以下愚昧简陋的问题。大矣：感叹词，意思是说，多么伟大的钻研精神！

黄帝在明堂里，雷公请问说：我接受了您传给我的医道，再教给我的学生，教的内容是经典所论，从容形法，阴阳刺灸，汤药所滋。然而他们在临症上，因有贤愚之别，所以未必能十全。至于教的方法，是先告诉他们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等方面的问题，再叫他们回答所以然的道理，并向他们讲述贱富贵及人之形体的适从等，使他们通晓这些理论，再通过临症适当地运用，这些在过去我已经听您讲过了。现在我还有一些很愚陋的问题，在经典中找不到，要请您解释。黄帝道：你钻研的问题真是深而大啊！雷公请问：有哭泣而泪涕皆出，或泪出而很少有鼻涕的，这是什么道理？黄帝说：在医经中有记载。

复问：不知水所从生，涕所从出也。帝曰：若问此者，无益于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夫心者，五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是以悲哀则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积水也；积水者，至阴也；至阴者，肾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辅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谚曰：心悲名曰志悲，志与心精共凑于目也。是以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上不传于志而志独悲，故泣出也。泣涕者，脑也；脑者阳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从之者，其行类也。夫涕之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生则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横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从者，所属之类也。

专精：张志聪：『五藏主藏精者也，心者五藏六府之主，故为五藏之专精。』德：黄帝内经太素作『得』。水宗：宗即泉源，水宗即水之泉源。心悲名曰志悲：水火相感，心悲影响肾志，所以心悲曰『志悲』。水流：出泪水。

雷公又问：眼泪是怎样产生的？鼻涕是从哪里来的？黄帝道：你问这些问题，对治疗上没有多大帮助，但也是医生应该知道的，因它们他是医学的基本知识。心为五脏之专精，两目是它的外窍，光华色泽是它的外荣。所以一个人在心里有得意的事，则神气和悦于两目；假如心有所失意，则表现忧愁之色。因此悲哀就会哭泣，眼中产生泪水。水的来源，是体内积聚的水液；积聚的水液，是至阴；所谓至阴，就是肾藏之精。来源于肾精的水液，平时所以不出，是受着精的约制，是神，水火相互交感，神志俱悲，因而泪水就出来了。所以俗语说：心悲叫做志悲，因为肾志与心精，同时上凑于目，所以心肾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而不传于肾志，肾志独悲，水失去了精的约制，故而泪水就出来了。哭泣而涕出的，其故在脑，脑属阴，贿充于骨并且藏于脑，而鼻窍通于脑，所以脑髓渗漏而成涕。肾志是骨之主，所以泪水出而鼻涕也随之而出，是因为鼻涕泪是同类的关系。涕之与泪，譬如兄弟，危急则同死，安乐则共存，肾志先悲而脑髓随之，所以涕随泣出而涕泪横流。涕泪所以俱出而相随，是由于涕泪同属水类的缘故。

雷公曰：大矣。请问人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则志不悲，阴阳相持，泣安能独来？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独不诵不念夫经言乎？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夫一水不胜五火，故目眦盲。是以冲风，泣下而不止。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风生乃能雨，此之类也。

惋则冲阴：惋，悽惨的意思；阴，指胸部。冲阴：上冲扰动大脑。火独光：言阳气独盛亢于上部，如火光的向上。一水不胜五火：一水指目之精，五火指五藏之亢阳。眦：甲乙经无『眦』字，似是。

雷公说：你讲的道理真博大！请问有人哭泣而眼泪不出的，或虽出而量少，且涕不随出的，这是什么道理？黄帝道：哭而没有眼泪，是内心上并不悲伤。不出眼泪，是心神没有被感动；神不感动，则志亦不悲，心神与肾志相持而不能相互交感，眼泪怎么能出来呢？大凡志悲就会有凄惨之意。凄惨之意冲动于脑，则肾志去目凄；肾志去目，则神不守精；精和神都离开了眼睛，眼泪和鼻涕才能出来。你难道没有读过或没有想到医经上所说的话吗？厥则眼睛一无所见。当一个人在厥的时候，阳气并走于上部，阴气并走于下部，阳并于上，则上部亢热，阴并与下则足冷，足冷则发胀。因为一水不胜五火，所以眼目就看不见了。所以迎风就会流泪不止的，因风邪中于目而流泪，是由于阳气内守于精，也就是火气燔目的关系，所以遇到风吹就会流泪了。举一个比喻来说：火热之气炽甚而风生，风生而有雨，与这个情况是相类同的。

卷　九

上古天真论第六十一

『上古』是指人类生活在很早时代的总称，『天真』是天乙所生的真元，亦即是下面经文中所提到的『肾气』、『精气』。由于作者推崇上古『真人』的养生之道，却老延年，而真人养生之道，又主要是保养天真，不使妄泄，即人生的生、长、壮、老，以及寿夭变化，亦都决定于天真的盛衰；因此，养生保精，对于人们身体的康健有着重要意义。本篇内容主要是讨论这些问题，所以篇名就叫做『上古天真论』。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黄帝：相传为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平定天下，征灭蚩尤之后，建都轩辕，故又称为轩辕黄帝。神灵：张景岳：『聪明之至也。』张志聪：『智慧也。』盖是非常聪明伶俐的意思。徇齐：通雅注：『徇，迅也，齐，疾也，言圣哲遍知而神速。』徇齐，就是形容黄帝幼时对于周围事物了解和领会的敏捷。敦敏：敦，是诚恳忠厚，敏，是敏达；意思是说，黄帝具有踏实而又敏达的态度和作风。成而登天：成，是成年的时候；登天，是登天子之位。这里从『生』『弱』『幼』『长』『成』一系列的记述，是说明了黄帝的丰富知识，是随着年事的增长而发展的。这种说法，很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天师：黄帝对岐伯的尊重称呼。相传岐伯为古代大名医，精通医理，为黄帝的太医。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法，是取法，和，是调和，阴阳，是天地变化之常道，术数，是修身养性之法；意思是说，懂得修养道理的人，取法于阴阳的变化以调剂生活，并调和于各种术数以锻炼身体。所以张志聪说：『术数者，调养精气之法也。』如呼吸、导引、按蹻和静坐法、气功疗法等，都包括在内。天年：是自然寿命所应该活到的年岁。真：就是真气，又称真元，是先天的精气和后天的谷气相合而成，为维持生命的主要物质。不知持满：持，是保持的意思，持满，就是说保持精气的充满，不知持满，就是批评人们不懂得保养精气，而纵欲妄泄。不时御神：御，是驾驭和使用，神，就是精神、精力；不时御神，是说经常过分地使用精神。

从前的黄帝，生来聪明，小时候就善于言谈，少年时对周围事物领会很快，长大后敦厚勤勉，成年之后登上了天子之位。他向岐伯问道：我听说上古时候的人，年龄都能超过百岁，动作不显衰老；现在的人，年龄刚至半百，而动作就都衰弱无力了，这是由于时代不同所造成的呢，还是因为今天的人们不会养生所造成的呢？

岐伯回答说：上古时代的人，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能够取法于天地阴阳自然变化之理而加以适应、调和养生的方法，使之达到正确的标准。饮食有所节制，作息有一定规律，既不妄事操劳，又避免过度的房事，所以能够形神俱旺，协调统一，活到天赋的自然年龄，超过百岁才离开人世；现在的人就不是这样了，把酒当水浆，滥饮无度，使反常的生活成为习惯，醉酒行房，因恣情纵欲而使阴精竭绝，因满足嗜好而使真气耗散，不知谨慎地保持精气的充盈，不善于统驭精神，而专求心志的一时之快，违逆人生乐趣，起居作息，毫无规律，所以到半百之年就衰老了。

帝曰：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谿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其信然乎？

端络经脉：高士宗：『端，直也；络，横也。』经脉，即人身之十二经脉。会通六合：张景岳：『两经交至谓之会，他经相贯谓之通。』张志聪：『六合，谓十二经脉之合也。』按即十二经脉之会合。太阴、阳明为一合，少阴、太阳为二合，厥阴、少阳为三合，手足之脉各三合，共为六合。』会通，即交会贯通；六合，指十二经脉相互配合成六对。气穴：经气所注之孔穴。即经气所汇集的部位。谿谷属骨：气穴论：『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谿。』属骨，为与骨相达连属处。分部逆从：逆，是反；从，是顺。分部逆从，就是各有其正常分部所属。张志聪：『分部者，皮之分部也。皮部中之浮络，分三阴三阳，有顺有逆，各有条理也。』经纪：张志聪：『经纬经纲。』同纲纪，此处作规律讲。

黄帝问：我听说古代圣人，讲到人体形态，辨别藏腑的阴阳，审察经脉的联系，使得会通六合，各按其经络循行起止；气穴所发的部位，各有它的名称；肌肉及骨骼相连结的部位，都有它们的起点；皮部浮络的阴阳、顺逆，各有条理；四时阴阳的变化，都有它一定的规律；外在环境与人体内部的对应关系，也都有表有里。是否真的是这样呢？

岐伯对曰：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下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数。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圣人：辞源：『圣人，谓事无不通也。』在这里当是指的对养生之道有高度修养的人。教下：教导人民。虚邪贼风：王冰：『邪乘虚入，是谓虚邪；窃害中和，谓之贼风。』又灵枢九宫八风篇，有虚邪贼风的具体解说。乘虚而入的邪，叫虚邪，例如夏天应热反冷，冬天应寒反温。凭空而来带有贼害性的风，叫贼风，例如春天反见西风，夏天反见北风。恬淡虚无：广雅：『恬，静也。』说文：『淡，安也。』恬淡，是安闲清静的意思。虚无，是指没有贪求妄想，患得患失的思想。恬惔虚无，指内心清闲安静而没有任何杂念。总起来说，就是少思寡欲，很乐观，而没有患得患失的情绪。真气：『灵枢刺节真邪论』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这里所说的『受于天』，显然是指先天的禀赋，即与生俱来的生命力；『谷气』，是指后天的营养。因此，古人所称的真气，也称元气。精神内守：就是精无妄伤，神无妄动。

岐伯答：古代深懂养生之道的人在教导普通人的时候，总要讲到对虚邪贼风等致病因素应及时避开，心情要清静安闲，排除杂念妄想，以使真气顺畅，精神守持于内，这样疾病就无从发生。人们心志安闲，少有欲望，情绪安定而没有焦虑，形体劳作而不使疲倦，真气因而调顺，各人都能随其所欲而满足自己的愿望。人们无论吃什么食物都觉得甘美，随便穿什么衣服也都感到满意，大家喜爱自己的风俗习尚，愉快地生活，社会地位无论高低，都不相倾慕，这些人称得上朴实无华。因而任何不正当的嗜欲都不会引起他们注目，任何淫乱邪僻的事物也都不能惑乱他们的心志。无论愚笨的、聪明的、能力大的还是能力小的，都不因外界事物的变化而动心焦虑，所以符合养生之道。他们之所以能够年龄超过百岁而动作不显得衰老，正是由于领会和掌握了修身养性的方法，而身体不被内外邪气干扰危害所致。

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伏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伏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写，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泻。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

材力：张景岳：『材力，精力也。』肾气盛的时候，精力强健，衰的时候，精力枯竭。天数：张景岳：『天数，谓天赋之限数。』也就是体质的自然发展规律。肾气：是禀赋于先天之气，由父母双方的精血结合而成，具有促使生长发育的作用。天癸：马莳：『天癸者，阴精也；盖肾属水，癸亦属水，由先天之气蓄极而生，故谓阴精为天癸也。』从马氏的注解中可以看出，天癸是由肾气促使其生成的，到了一定程度——女子十四岁、男子十六岁（二七、二八就是二乘七和二乘八），天癸的生长就充足了，所以称为『天癸至』。天癸成熟的征象，在女子有月经排出，在男子有精洩出（女子的月经不等于天癸，天癸是指肾藏之精）。任脉：为奇经八脉（冲、任、督、带、阳蹻、阳维、阴维）之一，在女子与『胞』（子宫）有密切关系。通行本作『太』。新校正云：『《太素》、《甲乙经》俱作「伏冲」。下「太冲」同。』古人认为这条经脉与女子的月经有相当重要的关系。平均：根据张景岳的理解，平均就是充满。真牙：也称『智齿』，就是最里边的两对臼齿，俗称尽头牙。阳明脉：是十二经脉（手太阳、足太阳、手阳明、足阳明、手少阳、足少阳、手太阴、足太阴、手少阴、足少阴、手厥阴、足厥阴十二经脉）中的手阳明、足阳明经脉，这两条经脉上行于头面发际，如果经气衰退，则不能营于头面而致面焦（同憔）发脱。三阳脉：就是十二经脉中的手足太阳、手足阳明、手足少阳六条经脉　。王冰：『三阳之脉，尽上于头，故三阳衰，而面皆焦，发始白。』地道不通：就是月经停止来潮。精气溢写：溢，是盈满，写，与泻同，作洩字解；精气溢写，是说肾气充实，精充满而外洩。阴阳和：这里的阴阳，是指男女，和是和合；就是男女和合。阳气：就是生气，是人体各部活动的主要动力。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发鬓颁白：发，头发；鬓，耳际之发；颁与斑同，颁白，就是黑白相杂。肝气衰、肾藏衰：王冰：『肝气养筋，肝衰故筋不能动；肾气养骨，肾衰故形体疲极。』按肝气衰，是说肝藏的功能衰减；肾藏衰，是说肾藏的功能衰减。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五藏，是心、肝、脾、肺、肾；六府，是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五藏六府的精华，贮藏于肾藏，也就是肾能综合五藏六府的精华，成为繁殖下一代的物质。

黄帝说：人年纪大的时候，不能生育子女，是由于精力衰竭了呢，还是自然规律呢？岐伯说：女子到了七岁，肾气盛旺起来，乳齿更换，头发开始茂盛。十四岁时，天癸产生，任脉通畅，太冲脉旺盛，月经按时来潮，具备了生育子女的能力。二十一岁时，肾气充满，真牙生出，牙齿就长全了。二十八岁时，筋骨强健有力，头发的生长达到最茂盛的阶段，此时身体最为强壮。三十五岁时，阳明经脉气血逐渐衰弱，面部开始憔悴，头发也开始脱落。四十二岁时，三阳经脉气血衰弱，面部憔悴无华，头发开始变白。四十九岁时，任脉气血虚弱，太冲脉的气血也逐渐衰弱，天癸枯竭，月经断绝，所以形体衰老，失去了生育能力。

男子到了八岁，肾气充实起来，头发开始茂盛，乳齿也更换了。十六岁时，肾气旺盛，天癸产生，精气满溢而能外泄，两性交合，就能生育子女。二十四岁时，肾气充满，筋骨强健有力，真牙生长，牙齿长全。三十二岁时，筋骨丰隆盛实，肌肉亦丰满健壮。四十岁时，肾气衰退，头发开始脱落，牙齿开始枯竭。四十八岁时，上部阳气逐渐衰竭，面部憔悴无华，头发和两鬓花白。五十六岁时，肝气衰弱，筋骨的活动不能灵活自如。六十四岁时，天癸枯竭，精气少，肾脏衰，牙齿头发脱落，形体衰疲。肾是接受其他各藏腑的精气而加以贮藏，所以五脏功能旺盛，肾脏才能外溢精气。现在年老，五脏功能都已衰退，筋骨懈惰无力，天癸已竭。所以发鬓都变白，身体沉重，步伐不稳，也不能生育子女了。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此虽有子，男子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帝曰：夫道者年皆百岁，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宗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天寿：就是天赋的精力。天地之精气：天地是指男女，天地之精气，即男女之肾气。道者：道，指养生之道；道者，是经常注意养生的人。范文澜说：『道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或规律。』并不是玄妙的名词。真人：淮南子：『真人者，性合于道，能登假于道，精神及于至真，是谓真人。』意思是说能够掌握天地阴阳的规律，保全精神和真气的人。李念莪注：『真，天真也，不假修为，故曰真人。』真人是宗教中理想的神仙一类的人物。提挈：淮南子：『提挈天地，而委万物。』高诱：『一手曰提：挈，举也。』按提挈是对举而言，提是指地，挈是指天；提挈天地，盖谓能够提地挈天，即能够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阴阳：是代表着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天为阳，地为阴，火为阳，水为阴等。古人观察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相对的两方面，并且相互联系和变化着的，所以用『阴阳』两字来代表和说明。把握阴阳：『类经』谓：『燮理阴阳』。就是能掌握事物的发展与变化的规律。呼吸精气：张景岳：『呼接于天，故通于气；吸接于地，故通于精。』按呼吸是指吐纳，精气是指真气。呼吸精气，就是运用吐纳调气的方术。独立守神：因为呼吸精气，则精化气，气化神。精气都化，独有神存，故曰独立守神。肌肉宗一：李念莪注：『肌肉宗一者，神还虚无，虽有肌肉，而体同虚空。』即形与神俱的意义。寿敝天地：王冰：『体同于道，寿与道同，故能无有终时，而寿尽天地也。散，尽也。』寿敝天地，无有终时：就是说寿命与天地同尽，心神与道俱生，无有终时。此其道生：李念莪注：『道生者，形神俱微妙，与道合真，非形生也。』就是与道同生的意思。至人：庄子：『不离于真，谓之至人。』盖谓道德高深的人。杨上善注：『积精全神，能至于德，故曰至人。』李念莪注：『至者，以修为而至者也。』淳德全道：李念莪注：『德厚道全，不愆于阴阳，不逆于四时，庶几奉若神明。』这是宗教家引用道德来说明他们的修炼功夫。八远之外：达一作远。八远之外，即视听聪明，四通八达，能远及八方之外的意思。八远：八方荒远之处。八风：八风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方之风（参看灵枢九宫八风篇）。即八方的风。『灵枢九宫八风篇』说：『风从所居之乡来者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者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从南方来者名曰大弱风；从西南方来者名曰谋风；从西方来者名曰刚风；从西北方来者名曰折风；从北方来者名曰大刚风；从东北方来者名为凶风；从东方来者名为婴儿风；从东南方来者名为弱风。』这些者是正风。适嗜欲：饮食有节，起居有时。恚嗔：恚，指愤怒；嗔，指仇恨；泛指愤怒、仇恨等意念。被服章：被，是穿的意思；服，是衣服；章，是色彩和花纹。被服章，就是说穿着规定的服式和装饰一定的纹彩。又此三字新校正谓疑是衍文。恬愉：恬，是静；愉，是悦。恬愉，淮南子：『无所好憎也。』就是安静乐观的意思。贤人：张景岳：『次圣人者，谓之贤人。贤，善也，才德之称。』也就是说贤能多才的人。将从上古合同于道：奉承和适合上古养生的道理。

黄帝说：有的人年纪已老，仍能生育，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这是他天赋的精力超过常人，气血经脉保持畅通，肾气有余的缘故。这种人虽有生育能力，但男子一般不超过六十四岁，女子一般不超过四十九岁，精气便枯竭了。黄帝说：掌握养生之道的人，年龄都可以达到一百岁左右，还能生育吗？岐伯说：掌握养生之道的人，能防止衰老而保全形体，虽然年高，也能生育子女。

黄帝说：我听说上古时代有称为真人的人，掌握了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能够调节呼吸，吸收精纯的清气，超然独处，令精神守持于内，锻炼身体，使筋骨肌肉与整个身体达到高度的协调，所以他的寿命同于天地而没有终了的时候，这是他修道养生的结果。中古的时候，有称为至人的人，具有淳厚的道德，能全面地掌握养生之道，和调于阴阳四时的变化，离开世俗社会生活的干扰，积蓄精气，集中精神，使其远驰于广阔的天地自然之中，让视觉和听觉的注意力守持于八方之外，这是他延长寿命和强健身体的方法，这种人也可以归属真人的行列。

其次有称为圣人的人，能够安处于天地自然的正常环境之中，顺从八风的活动规律，使自己的嗜欲同世俗社会相应，没有恼怒怨恨之情；行为不离开世俗的一般准则，穿着装饰普通纹彩的衣服，举动也没有炫耀于世俗的地方，在外，他不使形体过度劳累，在内，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以安静、愉快为目的，以悠然自得为满足；所以他的形体不易衰惫，精神不易耗散，寿命也可达到百岁左右。其次有称为贤人的人，能够依据天地的变化，日月的升降，星辰的位置，以顺从阴阳的消长和适应四时的变迁，追随上古真人，使生活符合养生之道，这样的人也能增益寿命，但仍有终结的时候。

四气调神大论第六十二

『四气』，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时气候，人们必须懂得怎样来调节气候变化，才能预防疾病的侵犯。亦就是怎样来谨慎饮食起居和衣服的适宜，才能得到长保康健。所以司马迁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纲纪。』这是养生保全的大道理。本篇名为『四气调神』，就是着重讨论顺应四时气候变化以调摄精神，从而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春三月：从立春起至立夏为止。按二十四个节气计算，春三月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等六个节气。发陈：推陈出新的意思。王冰：『春阳上升，气潜发散，生育庶物，陈其姿容，故曰发陈也。所谓春三月者，皆因节候而命之，夏、秋、冬亦然。』被发缓形：被，作披解；古人头发是束起来的，衣服也大都用带子束的。这里的『被发缓形』是指早起尚未装束的样子。『被』与『披』同义。以使志生：与下文的『使志无怒』『使志安宁』『使志若伏若匿』都是指人的思想活动应该适应四季的生、长、收、藏的自然现象，同时也说明精神的修养是养生的主要关键。养生：与下文的『养长』『养收』『养藏』，古人认为宇宙间一切生物必须与此四者相适应，才能合乎生活的正常规律，才能维护身体健康。寒变：张志聪：『木伤而不能生火，故于夏月火令之时，反奕而为寒病。』奉长：奉，就是适应；长，指夏天的气候。古人称春天的气候为生气，夏天为长气，秋天为收气，冬天为藏气。夏三月：包括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等六个节气。蕃秀：王冰：『蕃，茂也，盛也；秀，华也，美也。』也就是繁茂秀丽的意思。华实：开花结果。无厌于日：不为夏日所厌苦。华英成秀：万物繁荣。使气得泄：就是促进肌肤宣通发泄。若所爱在外：是形容调摄生气，要像阳气那样宣泄于外表。痎疟：痎，音皆。痎疟，是疟疾的总称。《中国医学大辞典》注：『夜病为痎，昼病为疟』。说文：痎二日一发，疟也。重病：是第二次生病，就是重复再发生病。重读平声，指冬天再病的意思。

春季的三个月，谓之发陈，是推陈出新，生命萌发的时令。天地自然，都富有生气，万物显得欣欣向荣。此时人们应该入夜即睡眠，早些起身，披散开头发，解开衣带，使形体舒缓，放宽步子，在庭院中漫步，使精神愉快，胸怀开畅，保持万物的生机。不要滥行杀伐，多施与，少敛夺，多奖励，少惩罚，这是适应春季的时令保养生发之气的方法。如果违逆了春生之气，便会损伤肝脏，使提供给夏长之气的条件不足，到夏季就会发生寒性病变。

夏季的三个月，谓之蕃秀，是自然界万物繁茂秀美的时令。此时，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之气相交，植物开花结实，长势旺盛，人们应该在夜晚睡眠，早早起身，不要厌恶长日，情志应保持愉快，切勿发怒，要使精神之英华适应夏气以成其秀美，使气机宣畅，通泄自如，精神外向，对外界事物有浓厚的兴趣。这是适应夏季的气候，保护长养之气的方法。如果违逆了夏长之气，就会损伤心脏，使提供给秋收之气的条件不足，到秋天容易发生疟疾，冬天再次发生疾病。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秋三月：包括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等六个节气。容平：李念莪注：『万物之容，至此平定。』说明万物到秋收季节，已到发展成熟阶段，转到平定现象了。容，是盛受之义；平，谓平定。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急就是风气劲疾，明就是物色清肃。与鸡俱兴：兴，即起，也就是活动。鸡在微弱的光线中看不见东西，所以天未黑它就归宿，天一亮就活动。与鸡俱兴，就是天一黑就应当睡觉，天一亮就应当起床，也就是早卧早起的互词。秋刑：张景岳：『肃杀之气。』盖秋天的气候，能使草木凋谢，能使人体的阳气收敛，所以称之为『秋刑』。飧泄：是消化不良而导致泻泄的一种疾病。完谷不化的泄泻。飱，音孙。张景岳：『飱泄，水谷不分而为寒泄也。』冬三月：包括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等六个节气。闭藏：指阳气伏藏，不要外露。坼：张景岳：『坼，音策，裂也。』即地面裂缝的意思。痿厥：吴崑：『痿者，肝木主筋，筋失其养，而手足輭弱也。厥，逆冷也。』『痿』是指下肢软弱无力，『厥』是指四肢逆冷。

秋季的三个月，谓之容平，自然景象因万物成熟而平定收敛。此时，天高风急，地气清肃，人应早睡早起，和鸡的活动时间相仿，以保持神志的安宁，减缓秋季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收敛神气，以适应秋季容平的特征，不使神思外驰，以保持肺气的清肃功能，这就是适应秋令的特点而保养人体收敛之气的方法。若违逆了秋收之气，就会伤及肺脏，使提供给冬藏之气的条件不足，冬天就要发生飧泄病。

冬天的三个月，谓之闭藏，是生机潜伏，万物蛰藏的时令。当此时节，水寒成冰，大地开裂，人应该早睡晚起，待到日光照耀时起床才好，不要轻易地扰动阳气，妄事操劳，要使神志深藏于内，安静自若，好像有个人的隐秘，严守而不外泄，又像得到了渴望得到的东西，把它密藏起来一样；要躲避寒冷，求取温暖，不要使皮肤开泄而令阳气不断地损失，这是适应冬季的气候而保养人体闭藏机能的方法。违逆了冬令的闭藏之气，就要损伤肾脏，使提供给春生之气的条件不足，春天就会发生痿厥之疾。

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菀槀不荣。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

净：马莳、张景岳本作静，当作静字解。藏德不止：德，指自然气候中含有促进万物于人类生化作用的力量；藏，是隐藏而不显露。张景岳：『天德不露，故曰藏德；健运不息，故曰不止。』空：同孔。冒明：遮蔽光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指下面地气不能上升为云雾而输精，则相应着上面白露也不能下降而敷泽。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指天地之气，上下不交，就不能促使万物的生命。不施，不能施布生化之德。名木：指根深蒂固的大树。恶气不发：李念莪注：『浊气不散也。』恶气：张志聪：恶气，忿怒之气也。按岁运之气，大暑、立秋、处暑、白露，乃太阴湿土主气。盖湿热之气上蒸，而后清凉之露下降。故曰：恶气不发者，言秋冬之令不时也；风雨者，言春夏之气不正也；白露不下者，言长夏之气不化也。菀槀：莫仲超：『菀，郁也；槀，枯叶。』言四时之气不行，则草木枯槁而不荣。数：音朔，不止一次的意思。未央绝灭：即生命到寿命的一半就死了。未央，没有到一半。奇病：即大病，重病的意思。『少阳』『太阳』『太阴』『少阴』：春秋繁露：『春者，少阳之选也；夏者，太阳之选也；秋者，少阴之选也；冬者，太阴之选也。这四个季度的代名词。独沉：甲乙经作『浊沉』。滑伯仁：『沉痼而病也。』四时阴阳：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四时阴阳，就是上文所说的春为少阳、夏为太阳、秋为少阴、冬为太阴。人体必须与四时相适应，所以古人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理论。又王冰：『时序运行，阴阳变化，天地合气，生育万物，故万物之根悉归于此。』

天气，是清净光明的，蕴藏其德，运行不止，由于天不暴露自己的光明德泽，所以永远保持它内蕴的力量而不会下泄。如果天气阴霾晦暗，就会造成日月昏暗，阴霾邪气侵害山川，阳气闭塞不通，大地昏蒙不明，云雾弥漫，日色无光，相应的雨露不能下降。天地之气不交，万物的生命就不能绵延。生命不能绵延，自然界高大的树木也会死亡。恶劣的气候发作，风雨无时，雨露当降而不降，草木不得滋润，生机郁塞，茂盛的禾苗也会枯竭不荣。贼风频频而至，暴雨不时而作，天地四时的变化失去了秩序，违背了正常的规律，致使万物的生命未及一半就夭折了。只有圣人能适应自然变化，注重养生之道，所以身无大病，因不背离自然万物的发展规律，而生机不会竭绝。

违逆了春生之气，少阳就不生发，以致肝气内郁而发生病变；违逆了夏长之气，太阳就不能盛长，以致心气内虚。违逆了秋收之气，太阴就不能收敛，以致肺热叶焦而胀满；违逆了冬藏之气，少阴就不能潜藏，以致肾气不蓄，出现泻泄等疾病。

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佩之：佩于背，古字通用。所以滑伯仁说：『佩当作悖。』内格：王冰：『格，拒也，谓内性格拒于天道也。』意思是说体内的机能于外界的环境格拒而不能相适应。锥铸：一作兵器。锥：泛指兵器。

四时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命的根本，所以圣人在春夏季节保养阳气以适应生长的需要，在秋冬季节保养阴气以适应收藏的需要，顺从了生命发展的根本规律，就能与万物一样，在生、长、收、藏的生命过程中运动发展。如果违逆了这个规律，就会戕伐生命力，破坏真元之气。因此，阴阳四时是万物的终结，是盛衰存亡的根本，违逆了它，就会产生灾害，顺从了它，就不会生重病，这样便可谓懂得了养生之道。对于养生之道，圣人能够加以实行，愚人则时常有所违背。顺从阴阳的消长，就能生存，违逆了就会死亡。顺从了它，就会正常，违逆了它，就会乖乱。相反，如背道而行，就会使机体与自然环境相格拒。所以圣人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如同不等到乱事已经发生再去治理，而是治理在它发生之前。如果疾病已发生再去治疗，乱子已经形成，然后再去治理，那就如同临渴而掘井，战乱发生了再去制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

阴阳应象大论第六十三

本篇内容阐发了阴阳五行的道理，并运用于天、地、人各方面知识，来说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尤其在人身的藏腑气血，临证的脉因证治，都做出了具体的论述。这是一篇原则鲜明，包罗广泛的文章，所以冠上大论二字；因为阴阳为理论的主体，而阴阳五行的应用，又都是取类比象的，所以篇名就叫做『阴阳应象大论』。吴崑亦说：『天地之阴阳，一人身之血气；应象者，应乎天地，而配乎阴阳五行也。』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

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府。

天地之道：天地，即宇宙或自然界；道，即道理或规律。天地之道，意思就是说自然界的规律。万物之纲纪：万物，即一切事物；纲纪，就是把一切事物总的归纳起来。张景岳：『大曰纲，小曰纪；总之为纲，周之为纪。』变化之父母：素问天元纪大论：『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父母，此处作为起始或根源解。朱熹：『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阴可变为阳，阳可化为阴；然而变化虽多，无非阴阳之所生，故谓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指自然界万物生长和消亡的根本动力。生，指生长。杀，指消亡。神明之府：神，变化玄妙，不能预测；明，指事物昭著清楚；府，物质积聚的地方；神明之府，就是说宇宙万物变化极其玄妙，有的显而易见，有的隐匿莫测，都源于阴阳。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高世栻注：『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这是指自然现象而言的。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阴阳趋向于旺盛，则阳气生发，阴气成长；阴阳趋向于衰退，则阳气收杀，阴气闭藏。张志聪：『春夏者，天之阴阳也，故主阳生阴长；秋冬者，地之阴阳也，故主阳杀阴藏。』阳生阴长：李念莪注：『阳之和为发育，阴之和为成实，故曰阳生阴长。』这是从阴阳生长机能说的。阳杀阴藏：李念莪注：『阳之亢为焦枯，阴之凝为封闭。故曰阳杀阴藏。』这是从阴阳乖乱现象说的。阳化气，阴成形：此处的『气』指的是能力，『形』指的是物质；意思是说阳可以化生出能力，阴可以构成有形的物质。张景岳：『阳动而散，故化气；阴静而凝，故成形。』高世宗注：『阴阳者，变化之父母，故阳化气，阴成形。言阳化而为气，阴变而为形。』这是从事物变化而言的。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马莳：『吾人有寒，寒极则生而为热，如今伤寒而反为热症者，此其一端也；吾人有热，热极则生而为寒，如今内热已极，而反生寒慄者，此其一端也。』按四时冬至之后为大寒，大寒以后，即立春，将生春夏之热；夏至之后为大暑，大暑以后即立秋，将生秋冬之寒。张志聪注：『阴寒阳热，乃阴阳之正气。寒极生热，阴变为阳也；热极生寒，阳变而为阴也。』清气在下，则生飧泄：马莳注：『热气主阳，阳主上升而不凝，故清气生焉。清气生阳，宜在上，今反在下，则生飧泄。盖有降而无升也。』浊气在上，则生胀：马莳注：『浊气主阴，宜在下。今反在上，则生胀。盖有升而无降也。』胀，指胸膈胀满。张景岳：『』，音嗔，胸膈满也。逆从：逆，指异常，从，指一般或正常。又张景岳：『顺则为从，反则为逆。』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地面上的水，由于天气热力的蒸发，可以化气上升为云，所以说『云出天气』。地气上升为云，突然遇到冷空气，则凝结成水滴而下降为雨，所以说『天气下为雨』；但是推究云的来源，还是由于地面上升的水汽，所以说『雨出地气』。清阳出上窍：清阳：马莳注：『如涕、唾、气、液之类。』上窍：指耳、目、口、鼻七窍。浊阴出下窍：浊阴：马莳注：『如污秽便溺之类。』下窍指前后二阴。腠理：指皮肤和肌肉之间。清阳实四支：支通『肢』；清阳，指在外的清净的阳气；四肢主外动，所以清阳充实四肢。

黄帝说：阴阳是宇宙之中的规律，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是万物发展变化的起源，是生长、毀灭的根本。对于人体来说，它是精神活动的根基。治理必须以阴阳为根本去进行考查。从阴阳变化来说，阳气积聚而上升，就成为天；阴气凝聚而下降，就成为地。阴的性质为静，阳则为动；阳主萌动，阴主成长，阳主杀伐，阴主收藏。阳主万物的气化，阴主万物的形体。寒极会生热，热极会生寒。寒气能产生浊阴，热气能产生清阳。清阳之气下陷，如不能上升，就会发生泄的病。浊阴在上壅，如不得下降，就会发生胀满之病。这就是违背了阴阳运行规律，导致疾病的道理。清阳之气变为天，浊阴之气变为地。地气上升成为云，天气下降变成雨；雨源出于地气，云出自于天气。人体的变化也是这样，清阳出于上窍，浊阴出于下窍。清阳从腠理发泄，浊阴内注于五脏。清阳使四肢得以充实，内走于六腑。

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

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气：指功能或活动能力，也就是所谓真气或元气。张景岳：『真气也，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味：指一切食物。酸、苦、甘、辛、咸为五味。张景岳：『气无形而升，故为阳；味有质而降，故为阴，此以药食气味言也。』味：指饮食营养。归：张景岳注：『依投也。』形：指形体，包括藏腑、肌肉、血脉、筋骨、皮毛等等。张景岳：『五味生精血以成形。』归：由此到彼的过程称归，可作生成或滋养解。气：指人体的活动能力，也就是真气和元气。精：指人体中最精微的物质，或作精化、精血解。化：这里作为『元神』的『神』字解释。食：作供求给养讲。张景岳：『如子食母乳之义。』生：此处作化生或转变解。张志聪：『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味化生此精气，以生养此形也。』阴味：味是指酸、甘、苦、辛、咸五味。味厚而降，属阴，故称阴味。阳气：气是指臊、焦、香、腥、腐五气。薄而升，属阳，故称阳气。泄：这里作泻下解。发泄：指发汗功能。壮火之气：就是过于亢盛的阳气。张志聪：『阳亢即火壮。』少火之气：就是正常的阳气。张志聪：『阳和则火平而气壮盛矣。』食气：『食』字作消耗解。食，与蚀通。气食：『食』字作食养解。食，音寺。

水主阴，火主阳。阳是无形的气，而阴则是有形的味。饮食五味滋养了形体，而形体的生长发育又依赖于气化活动。藏腑功能由精产生。精是依赖于真气而产生的，形体是依赖于五味而成的。生化的一切基于精，生精之气得之于形。味能伤害形体，气又能摧残精，精转化为气，气又伤于味。

属阴的五味从下窍排出，属阳的真气从上窍发泄。五味之中，味厚的属于纯阴，味薄的属于阴中之阳；阳气之中，气厚属于纯阳，气薄属于阳中之阴。作为五味来说，味厚会使人泄泻，味薄能使肠胃通利。作为阳气，气薄能渗泄邪气，气厚会助阳发热。亢阳促使元气衰弱，而微阳能使元气旺盛。亢阳侵蚀元气，元气赖于微阳的煦养；亢阳耗散元气，微阳却使元气增强。气味之中，辛甘而有发散作用的属于阳；酸苦而有涌泄作用的，属于阴。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写。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胜：偏胜的意思。阴阳不和，则有胜有亏，阴胜则阳病，即阴气偏胜，则阳气必定会发生亏损的疾病；反之，亦是这样。比如，火少而水多，则火安得不灭；反之，火多而水少，水安得不涸哉。重：作极字解，如上文寒极生热意同。风胜则动：动，即动摇，这里指痉挛、抽搐及眩晕一类的症状。风性善行，所以风胜则动。风胜则动就是说风邪偏胜就会出现痉挛、抽搐及眩晕这一类的症状。浮：此处可作浮肿解。又王冰：『寒胜则阴气结于玄府，玄府闭密，阳气内攻，故为浮。』濡写：为泄泻的一种，指腹泻黏膩之病。五气：张景岳：『五气者，五藏之气也，由五气以生五志。』五志，即喜、怒、悲、忧、恐；五藏之气化生五志：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悲，肺主忧，肾主恐。厥气：是厥逆不顺之气。张景岳：『厥，逆也。』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其意义与『重寒则热，重热则寒』相似。

阴阳在人体内，是相对平衡的。如果阴气偏胜了，阳气必然受损害。同样，阳气偏胜了，阴气也必定受损害。阳气偏胜就产生热，阴气偏胜就产生寒。寒到极点，又会出现热象；热到极点，又会出现寒象。寒邪能操作人形体，热邪能操作人气分。气分受伤，就会因气脉阻滞使人感觉疼痛；形体受伤，就会因为肌肉壅滞而肿胀起来。所以凡是先痛后肿的，是因为气病而伤及形体；若是先肿后痛，是因为形伤而累及气分。风邪太过，形体就会动摇、颤抖，手足痉挛；邪热太过，肌肉就会生发红肿；燥气太过，津液就枯涸；湿气太过，就会生发泄泻。

天有春夏秋冬四时，对应五行而形成春、夏、长夏、秋、冬五时的变通，以利生长收藏以产生寒暑燥湿风的五候变化。人有五脏，五脏化生出五气，发为喜怒悲忧恐这些不同的情志，过喜过怒，都会伤气。寒暑外侵，则会损伤形体。大怒会伤阴气，大喜会伤阳气。更可怕的是逆气上冲，血脉阻塞，形色突变。喜怒如不节制，寒暑如不依例，就有伤害生命的危险。因此，阴气过盛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同样阳气过盛也要走向它的反面。所以说冬季感受的寒气太多了，到了春季就容易发生热性病；春季感受的风气太多了，到了夏季就容易发生飧泄的病；夏季受的暑气太多了，到了秋季就容易发生疟疾；秋季感受的湿气太多了，到了冬季就容易发生咳嗽。

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风：张志聪：『风乃东方春生之气。』所谓『东方生风』，即按季节而讲，也是意味着春天的气候，是一种具有日初东升的温和象征。马莳注：『东方主春，阳气上升，故东方生风。』风生木：王冰注：『风鼓木荣，则风生木也。』木生酸：张志聪注：『地之五行，生阴之五味，即是水生咸，火生苦，木生酸，金生辛，土生甘。』酸生肝：就是酸味入肝以养肝。肝生筋，筋生心：张志聪注：『肝之精气生筋，筋之精气生心，就是木生火。』肝主目：肝开窍于目。玄：张景岳：『玄，深微也。天道无穷，东为阳生之方，春为发生之始，故曰玄。』在天为玄：张志聪注：『玄，幽远也。』指自然界深远微妙的化生力量。道：道理。张景岳：『道者，天地之生意也，人以道为生，而知其所生之本，即可与言道矣。在人为道：道即阴阳变化之道。化：生化。张景岳：『有生化而后有万物，有万物而后有终始，凡自无而有，自有而无，总称曰化。』化生五味：张景岳注：『万物化生，五味具矣。』道生智：张景岳注：『生意日新，智慧生矣。』神：变化出乎自然，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称为神，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玄生神：张志聪注：『神者，阴阳不测之谓。』苍：青色，象木色也。在声为呼：叫呼。在变动为握：脏气变动发生搐搦。握：指抽搐握拳，是肝主筋病变时的表现。南方生热：张景岳注：『阳极于夏，夏旺于南，故南方生热。』热生火：张景岳注：『热极则生火也。』火生苦：见木生酸词解。苦生心：苦能降火，有安定心神作用。心生血，血生脾：这是指出心脏与血液，血液与脾脏的生理关系。心主舌：舌为心之苗。在天为热：指在天六气中的暑。在地为火：指在地五行中的火。在体为脉：指在人体循行中的血脉。在变动为忧：李念莪注：『心有余则笑，不足则忧。』

东方生风，风能滋养木气，木气能生酸味，酸味能养肝，肝血能够养筋，而筋又能养心。肝气上通于目。它的变化在天是五气里的风，在地是为五行里的木，在人体中则为筋，在五脏中则为肝，在五色中则为苍，在五音中则为角，在五声中则为呼，在人体的变动中则为握，在七窍中则为目，在五味中则为酸，在情志中则为怒。怒伤肝，但悲伤能够抑制怒；风气伤筋，但燥能够抑制风；过食酸味能够伤筋，但辛味能够抑制酸味。

南方生热，热能生火，火气生苦味，苦味养心，心生血，血养脾，心气与舌相关联。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人体为血脉，在五脏为心，在五色为赤，在五音为徵，在五声为笑，在人体情志变动为忧，在七窍为舌，在五味为苦，在情志的变动上为喜。过喜伤心气，但恐能抑制喜；热伤气，但寒水能抑制热；苦味伤气，但咸味能抑制苦味。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优；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中央生湿：张景岳注：『土旺中央，其气化湿。』湿生土：张景岳注：『湿润则土气旺而万物生。』土生甘：见木生酸词解。甘生脾：就是甘味入脾以养脾。脾生肉，肉生肺：这是说明脾健则肌肉强壮，肌肉强壮则肺气充足。脾主口：脾开窍于口。其在天为湿：指在天六气中的湿。在地为土：指在地五行中的土。在变动为哕：哕，即干呕、呃逆之意。西方生燥：金旺西方金气化燥。金生辛：见木生酸词解。辛生肺：辛味入肺以生脏。肺生皮毛：因肺主皮毛，故脏而主形。皮毛生肾：肺的金气而生肾水。肺主鼻：肺开窍于鼻。其在天为燥：指在天六气中的燥。在地为金：指在地五行中的金。

中央生湿，湿使土气生长，土生甘，甘养脾气，脾滋养肌肉，肌肉强壮使肺气充实，脾气与口相关联。它的变化在天为五气里的湿，在地为五行里的土，在人体为肌肉，在五脏为脾，在五色为黄，在五音为宫，在五声为歌，在人体的变动为干呕，在七窍为口，在五味为甘，在情志变动上为思。思虑伤脾，但怒气能抑制思虑；湿气伤肌肉，但风气能抑制湿气；过食甘味伤肌肉，但酸味能抑制甘味。

西方生燥，燥使金气旺盛，金生辛味，辛养肺，肺气滋养皮毛，皮毛润泽又滋生肾水，肺气与鼻相关联。它的变化在天为五气里的燥，在地为五行里的金，在人体为皮毛，在五脏为肺，在五色为白，在五音为商，在五声为哭，在人体的变动为咳，在七窍为鼻，在五味为辛，在情志变动上为忧。忧伤肺，但喜能抑制忧；热伤皮毛，但寒能抑制热；辛味伤皮毛，但苦味能抑制辛味。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慄，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

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北方生寒：水旺于北方，水气化寒。寒生水：指寒气又生了形的水。水生咸：见『木生酸』词解。咸生肾：咸味入肾以助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这是指出肾脏与骨髓，骨髓与肝脏的功能。肾主耳：肾开窍于耳。其在天为寒：指在天六气中的寒。在地为水：指在地五行中的水。在声为呻：指呻吟叹气的意思。在变动为慄：慄是战慄，即颤抖的意思。男女：此处是借男女形容相对的意义。张志聪：『其在人则为男为女，在体则为气为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阴右行，阳左行，阳从左升，阴从右降，所以说阳从左右是阴阳的道路。征兆：就是象征。火性炎上属热，水性润下属寒。马莳：『言水火之寒热，彰信阴阳之先兆也。』能始：一切能力的原始或发源。王冰：『能始，为变化生成之元始也。』守：镇守的意思。王冰：『阴静，故为阳之镇守。』使：辞海：『有役而用之义。』王冰：『阳动，故为阴之役使。』

北方生寒，寒生水气，水气能生咸味，咸味能养肾气，肾气能长骨髓，骨髓又能养肝，肾气与耳相关联。它的变化在天为五气的寒，在地为五行中的水，在人体为骨髓，在五脏为肾，在五色为黑，在五音为羽，在五声为呻吟，在人体的变动上为战栗，在七窍中为耳，在五味中为咸，在情志变动上为恐。恐伤肾，但思能抑制恐；寒伤血，但燥能抑制寒；咸伤血，但甘味能抑制咸味。

因此说，天地使万物有上下之分，阴阳使血气有男女之别。左右是阴阳循行的道路，而水火则是阴阳的表现。阴阳变化，是一切事物生成的原始。所以说，阴在内，有阳作为它的卫外；阳在外，有阴作为它的辅佐。

帝曰：法阴阳奈何？岐伯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俛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慄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

帝曰：调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惔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法：张景岳：『法，则也，以辨病之阴阳也。』就是取法、运用的意思。俛仰：俛，即俯字。俛仰，是形容呼吸困难的状态。马莳：『喘息粗气，不得其平，故身为之俯仰。』喘粗为之仰：意思就是指因呼吸困难而前俯后仰。烦冤：即烦闷。张景岳：『冤，郁而乱也。』能：作耐字解，古以能耐通用。更胜：张景岳：『更胜，迭为胜负也，即阴胜阳病、阳胜阴病之义。』病之形能：能与态同，此处作疾病的形态（症状）解释。二者：指阴阳。张景岳：『帝以阴阳为病俱能死，故调和二者之道。』七损八益：七损，指房事中损伤人体精气的七种情况；八益，指房事对人体精气有益的八种情况。七为少阳之数；八为少阴之数。七损是指阳消；八益是指阴长。生从乎阳，阳惧其消；杀从乎阴，阴惧其长，故曰七损八益。九窍不利，下虚上实：九窍不利，即九窍功能衰减。下虚上实，下虚是正气虚，上实是邪气实。张志聪：『九窍为水注之气，精水竭而精气衰，即九窍为之不利也。精竭于下，水泛于上，而涕泣俱出矣。』九窍：人头部有口、鼻、耳、目等七个孔，故曰七窍，加上大小便二窍，故曰九窍。同出而名异：强壮与衰老，显是异名，则实同出于阴阳消长之理。

黄帝说：人该怎样取法于阴阳呢？岐伯答：阳气太过，身体就会发热，腠理紧闭，喘息急迫，俯仰反侧汗不出，热不散，牙齿干燥，心里烦闷，若再有腹部胀满的感觉，就是死症。经得起冬天，而经不起夏天。阴气太过，身体就会恶寒，出汗，身上时常觉冷，屡屡寒战，夹杂作冷，最后就会出现手足厥冷的现象，再感腹部胀满，就是死症。经得起夏天，而经不起冬天。这就是阴阳偏胜，失去平衡所引起的疾病症状的机转啊！

黄帝问：那么，怎样才能使阴阳得以调和呢？岐伯答：能够知晓七损八益的道理，就可以做到阴阳调和。不能借用七损八益，就会早早衰弱。就一般人来说，年到四十，阴气已经减了一半，起居动作就显得衰退了；到了五十岁，就身体笨重、耳不聪、目不明了；到了六十岁，阴痿，气大衰，九窍功能减退，阴虚于下，阳浮于上，流鼻涕、淌眼泪的症状都出现了。所以说，懂的人，就强健；不懂的人，就衰老。同样都活在世上，结果却不相同。聪明的人洞察一般规律；愚蠢的人看到的仅是个别。愚蠢的人常感到体力不足；聪明的人却感到精力有余。精力有余，就会耳聪目明，身轻体壮。即使身体本已衰老，也可以焕发青春；本来就强壮的人，就更强壮了。所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以恬静为快乐，在清虚的环境寻求最大的幸福，因此，他的寿命就无穷尽，与天地同寿。这就是圣人的养生方法啊！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盛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则右甚，在下则左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并：张景岳：『并，聚也。』即聚合的意思。便：顺也，利也，如言便利。精：春秋繁露：『气之清者，为精。』八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八节之大纪。五里：高士宗：『东、南、西、北、中五方之道理也。』傍：即依靠，这里意思是效法、按照。嗌：喉下之食管处。甲乙经：『嗌作咽。』太阴阳明论：『咽主地气。』谷：两山间通水之道称为谷，在人体肌肉与肌肉之间亦称为谷。张志聪：『谷气，山谷之通气也。』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少阴、太阴、厥阴，是气血循行的道路。张景岳：『三阴三阳也。同流气血，故为人之川。』即是指十二经脉。暴气：忿怒暴躁之气。张景岳：『天有雷霆，火郁之发也；人有刚暴，怒气之逆也。故语曰：雷霆之怒。』

天气在西北方是不充分的，所以西北方属阴，而人右边的耳目也就不如左边的耳聪目明。地气在东南方是不充盈的，所以东南方属阳，而人左边的手足也就不如右边的灵活。

黄帝问道：这是什么道理？岐伯回答说：东方属阳，阳气是精华聚合在上部，上部旺盛了，下部就必然虚弱。就会出现耳聪目明，手足却不便利的情况。西方属阴，阴气是精华聚合在下部，下部旺盛了，上部就必然虚弱。就会出现耳不聪目不明，而手足却灵活有力。所以同样是感受了外邪，如果在上部，那么身体右侧就较重，如果在下部，那么身体左侧就较重。这就是天地阴阳之气不能不有所偏胜，而在人身也有阴阳左右的不足，身体哪里虚弱了，邪气就会乘虚停滞在哪里。

所以天有精气，地有形质；天有八节的，地有五方的。因此，能成为万物生长的根本。阳气轻清而升于天，阴气重浊而降于地，所以天地的运动和静止，是由神妙的变化来把握的，因而能使万物的生、长、收、藏，循环往复，永无休止。只有那些贤明之人，对上，顺应天气来养护头颅；对下，顺应地气来养护双脚；居中，则依傍人事，来养护五脏。天之气与肺相通，地之气与咽相通，风之气与肝相应，雷之气作用于心，五谷之气感应于脾，雨水之气滋润于肾。六经好像大河，肠胃好像大海，九窍好像河流。以天地的阴阳来比喻人身的阴阳，那么人的汗，就好像天地间的雨；人之气，就好像天地间的风；人的暴怒之气，就好像雷霆；人的逆气，就好像久晴不雨。所以养生如不符合天地之理，那就要发生疾病了。

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府，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

邪风：统指不正常的六气，为最大的致病因素。马莳：『即上古天真论之虚邪贼风。』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张志聪：『夫阴阳气血外内左右交相贯通，故善用针者，从阴而引阳分之邪，从阳而引阴分之气；病在右，取之左，病在左，取之右，即缪刺之法也。』见微得过：微，作疾病之微萌解释；过，为过失，即疾病之所在。见微得过，意思是说，在疾病初起时候，便能知道病邪之所在。

所以邪风的到来，有如暴风骤雨。善治病的医生，在病邪刚侵入皮毛时，就给予治疗；医术较差的，在病邪侵入到肌肤时才治疗；更差的，在病邪侵入到筋脉时才治疗；再差的，在病邪侵入到六腑时才治疗；最差的，在病邪侵入到五脏时才治疗。假使病邪已经侵入到五脏，那么治愈的希望与死亡的可能性同样大。人们如果感受了天的邪气，就会使五脏受到伤害；假使感受了饮食的或寒或热，就会使六腑受到伤害；假使感受了地的湿气，就会使皮肉筋脉受到伤害。

所以善于运用针法的人，观察经脉虚实，有时要从阴引阳，有时要从阳引阴；取右边以治左边的病，取左边以治右边的病；用自己的正常状态来比较病人的异常状态，从在表的症状去了解在里的病变，这是为了观察病的太过和不及的原因，如果真看清了哪些病轻微，哪些病严重，再给人治疗疾病，就不会失败了。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写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写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观权衡规矩：谓诊察四时的色脉是否正常。马莳：『春应中规，言阳气柔软，如规之园也；夏应中矩，言阳气之强盛，如矩之方也；秋应中衡，言阴升阳降，高下必平；冬应中权，言阳气居下，如权之重也。』权，古代的秤砣，有下沉的意象；衡，古代的秤杆，有平衡的意象；规，圆润的器物，有圆润的意象；矩，为方形的器物有平盛的意象。尺寸：尺指尺肤，寸指寸口。浮沉滑：是四种脉象，详细解释见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其盛，可待衰而已：邪正相争，病势正盛的时候，刺之会伤正气，要待病势稍衰而后刺之，病即可痊愈。如疟论：『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谓也。』轻而扬之、重而减之、衰而彰之：张景岳注：『轻者浮于表，故宜扬之；扬者，散也。重者实于内，故宜减之；减者，泻也。衰者气血虚，故宜彰之；彰者，补之、益之，而使气血复彰也。于此三者，则表里虚实之治尽矣。』因其轻而扬之：病在初起，可因其来势清浅而用宣扬散邪的方法。张景岳：『轻者浮于表，故宜扬之，扬者散也。』因其重而减之：病势严重的，在治疗步骤上，宜于逐步使其轻减。张景岳：『重者实于内，故宜减之，减者写也。』因其衰而彰之：因其衰弱而给予补益之剂。张景岳：『衰者，气血虚，故宜彰之。彰者，补之益之，而使气血复彰也。』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李念莪注：『此彰之之法也。阳气衰微，则形不足，温之以气，则形渐复也。阴髓枯竭，则精不足，补之以味，则精神旺也。』其高者因而越之：病在上，应用吐法。张景岳：『越，发扬也，谓升散之，吐涌之。』李念莪注：『高者，病在上焦；越者，吐也，越于高之上也。』其下者引而竭之：病在下，应用疏导之法。张景岳：『竭，祛除也，谓涤荡之，疏利之。』李念莪注：『下者，病在上焦；竭者，下也，引其气液就下也，通利二便皆是也。』中满者，写之于内：李念莪注：『中满非气虚中满也，如胀满而有水有积。』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张志聪注：『渍，浸也。古者用汤液浸渍取汗，以去其邪，此言有邪之在表也。』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张景岳注：『慓，急也；悍，猛也；按，察也。此兼表里而言，凡邪气之急者，按得其状，则可收而制之矣。』其实者，散而写之：张景岳注：『阳实者宜散之，阴实者宜泻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张景岳注：『形症有柔刚，脉色有柔刚，气味尤有柔刚。柔者属阴，刚者属阳，故必审而别之。』定其血气，各守其乡：张景岳注：『病之或在气分，或在血分，当各察其处，而不可乱也。』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李念莪注：『导之下流，如决江河也；提之上升，如手掣物也。』

善于治病的医生，看病人的色泽，按病人的脉搏，首先要辨明病属阴还是属阳。审察浮络的五色清浊，从而知道何经发病；看病人喘息的情况，并听其声音，从而知道病人的痛苦所在；看四时不同的脉象，因而知道疾病生于哪一藏腑；诊察尺肤的滑涩和寸口脉的浮沉，从而知道疾病所在的部位。这样，在治疗上，就可以没有过失。但追本求源，还是由于在诊断上没有错误。

所以说：病在初起的时候，用刺法就可治愈，若在邪气盛时，就需要等邪气稍退再去治疗。病轻的时候，要加以宣泄；病重的时候，要加以攻泻；在它将愈的时候，则要巩固之，防其复发；形体羸弱的，应设法温暖其气；精气不足的，应补以其有形的味。如病在膈上，可用吐法；病在下焦，可用疏导之法；病胸腹胀满的，可用泻下之法；如冒风邪的，可用辛凉发汗法；如邪在皮毛的，可用辛温发汗法；病情发展太重的，可用抑收法；病实证，可用散法或泻法。观察病的阴阳，来决定用剂的柔刚，病在阳的，也可治其阴；病在阴的，也可治其阳。辨明气分和血分，血实的就用泻血法，气虚的就用升补法。

五藏生成篇第六十四

五脏之间有相制相生，有相生方有相成。本篇内容以五脏为核心，论述五脏与身体其它组织的联系，五脏间的制约关系；五脏与五味的关系，五味太过的的病理变化；五脏的正色、生色与死色；五脏的病理、病证；脉、髓、筋、血与藏腑组织的联系；穴位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以及脉诊的重要性、脉色合参的意义等。张志聪谓：『色以应天，脉以应地，天主生，地主成。』所以此篇名为『五藏生成篇』。又王冰谓：『此篇直记五藏生成之事，而无问答之辩，故不云论，后皆仿此。』

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

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皱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五藏之气也。

合：是配合。心肝脾肺肾五脏在内，筋脉皮肉骨五体在外，外内表里相结合，所以叫心合脉、肺合皮等。荣：荣是荣华，五脏精华表现于外的色泽。主：受制约的意思。其主，肾也：心主火而受制于肾水，是肾乃心脏生化之主，故其主肾也。脉凝泣：泣，与字音义同。脉凝泣，就是血脉流行不畅通。肉胝皱：皮肉粗糙皱缩。胝，皮厚；皱，皮肤皱缩。揭：掀起叫做揭。合：谓相宜。

心脏与脉相应，它的荣华表现在面色上，肾水可以制约心火；肺脏与皮肤相应，它的荣华表现在毫毛上，心火制约肺金；肝脏与筋相应，它的荣华表现在爪甲上，肺金制约肝木；脾脏与肌肉相应，它的荣华表现在口唇上，肝木制约脾土；肾与骨骼相应，它的荣华表现在头发上，脾土制约肾水。

正因为如此，所以过多的食咸味，血脉凝涩不畅，面色发生变化；过多的食苦味，于是皮肤枯槁，汗毛脱落；过多的食辛味，于是筋脉拘急，爪甲枯槁；过多的食酸味，于是肌肉粗厚皱缩，口唇掀起；过多的食甜味，于是骨骼疼痛，头发脱落。这是五味太过所出现的伤害。所以，心喜欢苦味，肺喜欢辛味，肝喜欢酸味，脾喜欢甜味，肾喜欢咸味，这是五味与五脏之气相对应的关系。

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 此五色之见，死也。

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鸟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

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生于脾，如以缟裹栝楼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荣也。

草兹：是指死草色，盖青中带有枯黑之色。枳实：药名，色黑黄而不泽，为一种落叶灌木的果实。炲：音胎，煤烟的灰。衃：音丕。王冰：『败恶凝聚之血，色赤黑也。』翠：鸟名，它的羽毛呈青色。豕膏：即猪的脂肪。缟：白色的生绢叫缟。缟裹红：是白里隐红的颜色。绀：是深青扬赤色的丝织品，青而含有赤色为绀，俗称天青。栝楼实：药名，色黄，是一种属于葫芦科多年生的蔓草的果实。

五脏的荣色均表现在面部，如果表现出像死草一样的青色，是死征；表现出像枳实一样的黄色，是死征；表现出像烟煤一样的黑色，是死征；表现出像死血一样的红色，是死征；表现出像枯骨一样的白色，是死征。这是从五种颜色来判断死亡的情况。

面部颜色青得像翠鸟的羽毛一样，是生色；红得像鸡冠一样，是生色；黄得像螃蟹的肚皮一样，是生色；白得像猪油一样，是生色；黑得像乌鸦的羽毛一样，是生色。这是从五种颜色来判断生存的情况。

心脏功能健全，色泽像用白色的绸子裹朱砂；肺脏功能健全，色泽像用白色的绸子裹着红色的东西；肝脏功能健全，色泽像用白色的绸子裹着绛色的东西；脾脏功能健全，色泽像用白色的绸子裹着栝楼子；肾脏功能健全，色泽像用白色绸子裹着紫色的东西，这是五脏健康其色泽表现于外的征象。

色味当五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故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

诸脉者皆属于目；诸髓者，皆属于脑；诸筋者，皆属于节；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

当：训主，谓色味之主与五脏相合。节：就是骨节。八谿：就是两臂的肘、腕和两腿的踝、膝关节，计共八处，故称八谿。朝夕：即潮汐，指人身气血的运行如潮汐一样时消时涨。

五色，五味与五脏相合的关系，白色、辛味与肺相合，红色、苦味与心合，青色、酸味与肝相合，黄色、甜味与脾相合，黑色，咸味与肾相合。所以，白色与皮毛相合，红色与血脉相合，青色与筋相合，黄色与肌肉相合，黑色与骨相合。

人身很多经脉都注于眼睛，很多骨髓都汇聚于脑，很多筋都联缀关节，很多血都灌注于心，很多气都属于肺主管，而且气、血、筋、脉、髓的精气，每天如同潮水一般灌注人身四肢及两腋、两肘、两髋、两膝八大关节。

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关，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

肝：脾胃论作目，较妥。用目字与下文足、掌、指等字可相称一些。摄：以手取物称为摄。泣：义同濇。空：与孔同。即是下文的大谷、小谿，为血气循行之所，前已解释过。大谷：肉之大会为谷。小谿：肉之小会为谿。少十二关：通行本关本为俞，即心俞、肝俞等十二个腧穴。缘：作因字或循字解释。

所以，人睡眠的时候，血归藏于肝脏。肝脏得到血的滋养，眼睛就能看东西；脚得到血的滋养，就能够步行；手掌得到血的滋养，就能握物体；手指得到血的滋养，就能摄拿东西。睡醒起床外出为冷风所吹，血液凝滞于肌肤时，就成为血痹；血液凝滞经脉，血液就运行不畅；血液凝滞于脚，便形成足部逆冷。这三种情况，均是血液不能正常地环流于经脉之中的缘故，所以称它们为痹厥证。

在人身上，有大谷十二处，小溪三百五十三处，合为三百六十五处，那十二俞还不包括在其中。这些部位是卫气停留之处，也是邪气停留的场所，也是针刺、砭石除邪的地方。

诊病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谓五决者，五脉也。是以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徇蒙招尤，目冥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腹满胀，支鬲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

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太阴。心烦头痛，病在鬲中，过在手巨阳、少阴。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沈，可以指别；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

始：是始终或始末的意思。五决：决，判断；五决，是根据五脏之脉息来判断疾病。先建其母：建，是建立或确立的意思；母，谓应时之王气。先建其母，就是先确知应时之王气，而后乃求邪正之气的意思。过：吴崑：『过谓贵其过。』马莳：『过者，病也。』徇蒙招尤：徇，与眴通，音眩，是目动；蒙，是茫昧；徇蒙，谓目眴动而蒙昧。招，掉摇，尤，是甚的意思，谓头振掉而不定。一云尤与摇同。徇蒙招尤，是头晕眼花之象。支：是支撑的意思。下厥上冒：王冰：『谓气从下逆上而冒于目也。』此句与上文的下虚上实、下实上虚同样用意，主要是说明病理变化的机转。这里的上、下二字是指足太阴、阳明，胃以下行为顺，今过在足阳明，所以应下行者变而为厥逆；脾宜升阳，今过在足太阴，清气不升，而变为浊气上冒。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所以腹满胀而支鬲胠胁了。厥：厥是气逆。又厥字甲乙经作『病』字。心烦头痛：此句疑误。按甲乙经云：『胸中痛，支满，腰背相引而痛；过在手少阴、太阳也。』可从改。相音：张景岳：『相是形相，如阴阳二十五人形。音是五音，如肝音角、心音征、脾音宫、肺音商、肾音羽。』

在开始诊断疾病时，应当以五脏的脉作为纲领。要掌握疾病开始发生的情况，就必须首先了解脉象是否有胃气。所说的五决，是指五脏的脉象。正因为如此，所以头痛及巅顶的疾病，属于下虚上实，病在足少阴经及足太阳经，疾病进一步发展就进入肾脏。眼睛昏蒙，视物不清，头部摇动，耳聋不聪，属于下实上虚，病在足少阳经与足厥阴经，疾病进一步发展就进入肝脏。腹部胀满，支撑胸胁，下肢厥冷，头部眩晕，病在足太阳经与足阳明经。

咳嗽气喘，胸中胀满，病在手阳明经及手太阴经。心烦，头痛，胸满，腰脊牵拉痛，病在手太阳经及手少阴经。脉体的粗细，脉象的滑溜艰涩，浮显沉滞均可以凭手指感觉辨别清楚；五脏的生理现象病理变化，可以类推出来；五脏所反应的声音，可以凭意识加以辨别；五色的微妙变化，可以凭眼睛进行观察。脉诊与色诊结合起来运用，诊断就不会出现失误了。

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当风。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喘：张志聪：『急疾也。』此处是形容脉搏搏动急疾。痹：此处含有闭塞而气不通达的意思。厥疝：高士宗：『腹中，是脾的部位。有厥气，乃土受木克，土气厥逆而不达。土受木克，故不名曰脾痺，而名曰厥疝。疝，是肝病。』女子同法：张志聪：『男女气血相同，受病亦属同法；故于中央土藏，而曰男女同法者，欲类推于四藏也。』高士宗：『女子无疝，但肝木乘脾之法则同，所以叫做女子同法。』阴：这里指前阴。五色之奇脉：王冰：『奇脉，谓与色不相偶合也。』甲乙经无『之奇脉』三字，较妥；因这里只谈色而为谈脉，可从改。』

面赤，脉来疾数如喘，脉坚实，诊断为气积滞于中，时常妨碍饮食，病名为心痹，病因为思虑过度，心气受伤，邪气乘虚侵袭人体。面白，脉来躁动如喘，浮而大，上部虚下部实，为气滞于胸中，虚惊而喘，病名为肺痹，病因为外伤寒热，醉后行房。面青，脉来长，左右搏指有力，为气积滞心下，腹胀支撑两胁，病名为肝痹。病因为寒湿所伤，与疝气的病机相同，同时还有腰痛，脚冷，头痛等症状。面黄，脉来大而虚，为气积滞于腹中，病人自觉腹中气逆，病名为厥疝，女子也有这类情况，病因为四肢过度劳累，汗出伤风所致。面黑，脉来浮大而坚硬，为气积滞在小腹及阴部，病名为肾痹，病因为用凉水洗澡后即卧所致。

大凡观察五色，如果面黄目青，或面黄目红，或面黄目白，或面黄目黑，均为不死的象征。而面青目红，或面红目白，或面青目黑，或面黑目白，或面红目青，均为死的征象。

异法方宜论第六十五

本篇内容着重说明了治病的各种方法，是从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医疗经验；各种治疗方法，有它的适宜病情。东、南、西、北、中央五方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的差异，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对人体生理活动和疾病发生的影响。临床上要了解病情和掌握治疗大法，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因人制宜。唯有高明的医生，才能够兼有众长，而治各得宜；所以此篇题名，就叫做『异法方宜论』。

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地势：谓地理形势。王冰：『地势，谓法天地生长收藏及高下燥湿之势也。』域：就是地区。始生：谓开始生发。因东方法春，故生发之气自东开始。热中：鱼性属火，使人热中，多食之则热积于中而痛发于外。盐者胜血：盐入血，少则养，过则害。多食伤血，故谓『盐者胜血』。疏理：谓肌理松疏。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张志聪：『地之刚在西方，故多金玉砂石。』收引：是收敛引急，一种秋天的气象。张志聪：『天地降收之气，从西北而及于东南。』陵居：谓依山陵而居。褐荐：褐音曷，是毛布；荐，是卧席，盖指的是坑上所用的席条。华食：王冰：『华，谓鲜美酥酪骨肉之类也。以食鲜美，故人体脂肥。』病生于内：谓疾病的产生，由于内因，如饮食不调、性欲不节、情志波动过度等。毒药：张景岳：『毒药者，总括药饵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称为毒药。』汪机：『药，谓草木鱼虫禽兽之类，以能攻病，皆谓之毒。』毒药，泛指治病的药物。

黄帝问道：医生医病，同病而采取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但结果都能痊愈，这是什么道理？岐伯回答说：这是因为地理形势不同，而治法各有所宜的缘故。例如东方的天地始生之气，气候温和，是出产鱼和盐的地方。由于地处海滨而接近于水，所以该地方的人们多吃鱼类而喜欢咸味，他们安居在这个地方，以鱼盐为美食。但由于多吃鱼类，鱼性属火会使人热积于中，过多的吃盐，因为咸能走血，又会耗伤血液，所以该地的人们，大都皮肤色黑，肌理松疏，多发痈疡之类的疾病。对其治疗，大都宜用砭石刺法。因此，砭石的治病方法，也是从东方传来的。

西方地区，是多山旷野，盛产金玉，遍地沙石，这里的自然环境，像秋令之气，有一种收敛引急的现象。该地的人们，依山陵而住，其地多风，水土的性质又属刚强，而他们的生活不甚考究衣服，穿毛巾，睡草席，但饮食都是鲜美酥酪骨肉之类，因此体肥，外邪不容易侵犯他们的形体，他们发病，大都属于内伤类疾病。对其治疗，宜用药物。所以药物疗法，是从西方传来的。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乐野处而乳食：高士宗：『居，常居也；处，暂处也。乐野处而乳食，盖是一种游牧生活。』藏寒生满病：张景岳：『地气寒，乳性亦寒，故令人藏寒；藏寒多滞，故生胀满等病。』即是内脏受寒，而发生胀满的疾病。灸焫：王冰：『火艾烧灼，谓之灸焫。』灸焫，一种治疗方法，即用艾灼烧皮肤。长养：谓南方法夏，气候水土，适宜于长养万物。胕：音肤，同腐字，即腐臭的食物。挛痹：挛，是筋脉拘急；痹，是麻木不仁。皆湿热郁结之病。九针：镵针、员针、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九种，是古代用针的种类。

北方地区，自然气候如同冬天的闭藏气象，地形较高。人们依山陵而居住，经常处在风寒冰冽的环境中。该地的人们，喜好游牧生活，四野临时住宿，吃的是牛羊乳汁，因此内脏受寒，易生胀满的疾病。对其治疗，宜用艾火炙灼。所以艾火炙灼的治疗方法，是从北方传来的。

南方地区，像自然界万物长养的气候，是阳气最盛的地方，地势低下，水土薄弱，因此雾露经常聚集。该地的人们，喜欢吃酸类和腐熟的食品，其皮肤腠理致密而带红色，易发生筋脉拘急、麻木不仁等疾病。对其治疗，宜用微针针刺。所以九针的治病方法，是从南方传来的。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亦从中央出也。

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生万物也众：王冰：『法土德之用，故生物众。』盖谓中央土地平原，气候适宜，物产丰富。食杂：王冰：『四方辐辏，而万物交归，故人食纷杂而不劳也。』盖谓中央地方，不仅本身物产丰富，而东南西北的产物，又皆交流于中央，所以这里的人们，吃的东西复杂而又多享乐。导引按蹻：古代保健和治病的方法。出：高士宗：『四方会聚，故曰来；中央四布，故曰出。』得病之情：谓能了解病情，如天时、方土、生活等。知治之大体：谓能掌握治疗的大法，如某病用某法，各有所宜，因事而施。

中央之地，地形平坦而多潮湿，物产丰富，所以人们的食物种类很多，生活比较安逸，这里发生的疾病，多是痿弱、厥逆、寒热等病，这些病的治疗，宜用导引按蹻的方法。所以导引按蹻的治法，是从中央地区推广出去的。

从以上情况来看，一个高明的医生，是能够将这许多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患者得到适宜治疗。所以治法尽管各有不同，而结果是疾病都能痊愈。这是由于医生能够了解病情，并掌握了治疗大法的缘故。

咳论第六十六

本篇内容讨论了各种咳嗽的成因、症状、传变、治疗等问题；特别是说明咳嗽固然为肺病，而五脏六腑之病，又皆能令人作咳。由于咳嗽症状出现的不同，用五脏六腑的体系来加以分析归纳，这对临证治疗，是有很大实用意义。因为讨论的范围完全在咳嗽有关的各方面，所以篇名就叫做『咳论』。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对曰：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帝曰：愿闻其状？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

五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者为泄为痛，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

邪气以从其合也：风寒等邪气侵袭于皮毛，再深入于肺。其寒饮食入胃：张景岳：『肺脉起于中焦，循胃口，上鬲属肺；故胃中饮食之寒，从肺脉上于肺也。所谓形寒寒饮则伤肺，正此节之谓。』各以其时：是五脏各有所主的时令，如春肝、夏心、长夏脾、秋肺、冬肾。人与天地相参：张志聪注：『即五脏之气与四时之气相合。』参：相合相应的意思。治时：就是上面所说的五脏所主的时令，也叫王时。先受之：吴崑：『先受之，则次便及乎肺，而为咳矣。』至阴：《中国医学大辞典》注：『阴历六月也，就是季夏。』

黄帝问道：肺脏有病，都能使人咳嗽，这是什么道理？岐伯回答说：五脏六腑有病，都能使人咳嗽，不单是肺病如此。

黄帝说：请告诉我各种咳嗽的症状。岐伯说：皮毛与肺是相配合的，皮毛先感受了外邪，邪气就会影响到肺脏。再由于吃了寒冷的饮食，寒气在胃循着肺脉上于肺，引起肺寒，这样就使内外寒邪相合，停留于肺脏，从而成为肺咳。这是肺咳的情况。至于五脏六腑之咳，是五脏各在其所主的时令受病，并非在肺的主时受病，而是各脏之病传给肺的。

人和自然界是相应的，故五脏在其所主的时令受了寒邪，使能得病，若轻微的，则发生咳嗽，严重的，寒气入里就成为腹泻、腹痛。所以当秋天的时候，肺先受邪；当春天的时候，肝先受邪；当夏天的时候，心先受邪；当长夏太阴主时，脾先受邪；当冬天的时候，肾先受邪。

帝曰：何以异之？岐伯曰：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肝咳之状，咳则两胠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脾咳之状，咳则右胁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

介介：吴崑：『介介，坚硬而有妨碍之意。』两胠：李念莪注：『胠，胁之下也。』不可以转：外合秘要作『不可以转侧。』阴阴引肩背：阴阴，即隐隐。巢氏病源作『瘖瘖引肩髆。』咳涎：丹波元简：『涎，即今之稠痰也。』张宛邻：『肾主五液，入脾为涎，浊阴上填，故咳而多涎。』

黄帝道：这些咳嗽怎样鉴别呢？岐伯说：肺咳的症状，咳而气喘，呼吸有声，甚至唾血。心咳的症状，咳则心痛，喉中好像有东西梗塞一样，甚至咽喉肿痛闭塞。肝咳的症状，咳则两侧胁肋下疼痛，甚至痛得不能转侧，转侧则两胁下胀满。脾咳的症状，咳则右胁下疼痛，并隐隐然疼痛牵引肩背，甚至不可以动，一动就会使咳嗽加剧。肾咳的症状，咳则腰背互相牵引作痛，甚至咳吐痰涎。

帝曰：六府之咳，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藏之久咳，乃移于六府。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帝曰：善。

长虫：就是蛔虫。遗失：失，是矢字的错写，矢是屎的本字，就是大便。遗矢，是大便不禁而自遗。失气：与矢气同，就是放屁。此皆聚于胃，……而面浮肿气逆也：马莳：『夫五藏六府之咳如此，然皆聚于胃，以胃为五藏六府之主也；关之于肺，以肺先受邪，而后传之于别藏别府也。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皆以气逆于上故耳。此乃藏腑咳疾之总语也。』聚于胃关于肺：张景岳注：『胃为五脏六腑之本，肺为皮毛之合，如上文所云：皮毛先受邪气，乃寒饮食入胃者，皆肺胃之候也。』

黄帝道：六腑咳嗽的症状如何？是怎样受病的？岐伯说：五脏咳嗽日久不愈，就要传移于六腑。例如脾咳不愈，则胃就受病；胃咳的症状，咳而呕吐，甚至呕出蛔虫。肝咳不愈，则胆就受病，胆咳的症状是咳而呕吐胆汁。肺咳不愈，则大肠受病，大肠咳的症状，咳而大便失禁。心咳不愈，则小肠受病，小肠咳的症状是咳而放屁，而且往往是咳嗽与失气同时出现。肾咳不愈，则膀胱受病；膀胱咳的症状，咳而遗尿。以上各种咳嗽，如经久不愈，则使三焦受病，三焦咳的症状，咳而腹满，不想饮食。凡此咳嗽，不论由于哪一藏腑的病变，其邪必聚于胃，并循着肺的经脉而影响及肺，才能使人多痰涕，面部浮肿，咳嗽气逆。

黄帝道：治疗的方法怎样？岐伯说：治五脏的咳，取其腧穴；治六腑的咳，取其合穴；凡咳而浮肿的，可取有关藏腑的经穴而分治之。黄帝道：讲得好！

风论第六十七

『风』为六气之一，而能统五气，所以说风为百病之长；风性善行而数变，中风则一，而变症多端，所以又说风为百病之始。本篇内容论述了五脏风、胃风、首风、漏风、泄风等多种风病的病因、症状、诊断要点，并介绍了五脏风病的面诊部位和相应色泽。各种风证，虽然临床症状千差万别，但均有汗出恶风的共同症状，这对临床辨证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篇名就叫做『风论』。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愿闻其说。

岐伯对曰：风气藏在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失味而不能食，名曰寒热。

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疠者，有荣气热府，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或名曰寒热。

热中：病邪稽留体内，不得外出，表现出阳性症状，称为『热中』。张景岳：『人肥则腠理致密，邪不得泄，留为热中，故目黄。』寒中：阳气素虚，病邪侵入后，表现阴性症状，称为『寒中』。张景岳：『人瘦则肌肉疏浅，风寒犯之，阳气易泄，泄则寒中而泣出。』张志聪注：『脉中寒，则精神失去而涕泣出。』偏枯：即半身不遂，为中风的后遗症。滑伯仁：『偏枯当作偏风。』张志聪：『偏入于形身之半也。』或为风也：丹波元简：『为风之间，恐有脱字。』洒然：马莳注：『畏寒貌。』失味：通行本为佚栗。分肉之间：肌肉与肌肉之间。一说近骨之肉与骨肉相分之处。愤：愤然高起而胀。吴崑：『愤，肿起也。』热府：李念莪注：『腑同腐，风寒客于血脉，则营气热且腐溃。』疠风：疠者，恶也。疠风即今之大麻风。

黄帝问道：风邪侵犯人体，或引起寒热病，或成为热中病，或成为寒中病，或引起疠风病，或引起偏枯病，或成为其他风病。由于病变表现不同，所以病名也不一样，甚至侵入到五脏六腑，我不知如何解释，愿听你谈谈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风邪侵犯人体常常留滞于皮肤之中，使腠理开合失常，经脉不能通调于内，卫气不能发泄于外。然而风邪来去迅速，变化多端，若使腠理开张则阳气外泄而洒淅恶寒，若使腠理闭塞则阳气内郁而身热烦闷，恶寒则引起饮食减少，发热则会使肌肉消瘦，所以使人振寒而不能饮食，这种病称为寒热病。

风邪由阳明经入胃，循经脉上行到目内眦，假如病人身体肥胖，腠理致密，则风邪不能向外发泄，羁留体内郁而化热，形成热中病，症见目珠发黄；假如病人身体瘦弱，腠理疏松，则阳气外泄而感到畏寒，形成寒中病，症见眼泪自出。风邪由太阳经侵入，遍行太阳经脉及其腧穴，散布在分肉之间，与卫气相搏结，使卫气运行的道路不通利，所以肌肉肿胀高起而产生疮疡；若卫气凝涩而不能运行，则肌肤麻木不知痛痒。疠风病是营气因热而腐坏，血气污浊不清所致，所以使鼻柱蚀坏而皮色衰败，皮肤生疡溃烂。病因是风寒侵入经脉羁留不去，病名叫疠风。

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

风中五藏六府之俞，亦为藏瘵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胸风。风入系头，则为目风、眼寒。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外在腠理，则为泄风。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

春甲乙：春指春季，甲乙指日期；春季属木，甲乙日亦属木，总之始木旺之时。张志聪：『夫天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化生人之五藏。十干之气化，而各以时受病也。』邪：此指风邪。张志聪：『风者，虚乡不正之邪风。』这里的邪特指风邪。偏风：神巧万全方云：『指风则谓之偏风，指疾则谓半身不遂。』李念莪注：『风入于藏腑之俞，随俞左右而偏中之，则为偏风，即偏枯也。』风府：王冰：『风府，穴名。正入项发际一寸，大筋内宛宛中。』目风、眼寒：李念莪注：『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眥，故目风眼寒。』漏风：李念莪注：『言汗漏而风客也。』内风：李念莪注：『内耗其精，外开腠理，风乘虚犯，名为内风。』沐：张志聪：『以水灌首曰沐。』即洗头。首风：张志聪注：『新沐则首之毛腠开，风入首之皮肤，则为首风。』肠风，飱泄：李念莪注：『风久而传入肠胃，热则为肠风下血，寒则为飱泄泻利。』泄风：李念莪注：『偶然汗泄，而风客于腠理，名为泄风。』无常方：马莳注：『如方向之无定所也。』致有风气也：马莳注：『此皆为风气所致。』

在春季或甲日、乙日感受风邪的，形成肝风；在夏季或丙日、丁日感受风邪的，形成心风；在长夏或戊日、己日感受风邪的，形成脾风；在秋季或庚日、辛日感受风邪的，形成肺风；在冬季或壬日、癸日感受风邪的，形成肾风。

风邪侵入五脏六腑的腧穴，沿经内传，也可成为五脏六腑的风病。腧穴是机体与外界相通的门户，若风邪从其血气衰弱场所入侵，或左或右；偏著于一处，则成为偏风病。风邪由风府穴上行入脑，就成为脑风病；风邪侵入头部累及目系，就成为目风病，两眼畏惧风寒；饮酒之后感受风邪，成为漏风病；行房汗出时感受风邪，成为内风病；刚洗过头时感受风邪，成为首风病；风邪久留不去，内犯肠胃，则形成肠风或飧泄病；风邪停留于腠理，则成为泄风病。所以，风邪是引起多种疾病的首要因素。至于它侵入人体后产生变化，能引起其他各种疾病，就没有一定常规了，但其病因都是风邪入侵。

帝曰：五藏风之形状不同者何？愿闻其诊及其病能。岐伯曰：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皏然白，时咳短气，昼日则差，暮则甚，诊在眉上，其色白。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堕，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饮不下，膈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上渍其风，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帝曰：善。

病能：就是病态。张景岳：『凡致病之害，皆谓之能。』能，即态。皏然：浅白色，皏，普幸切，上声。差：马莳：『差，瘥同。』就是减退的意思。眉上：指两眉之间，又叫阕中，是肺在面部望诊的部位。焦绝：即焦燥至极，毫无润泽。张景岳：『唇舌焦燥，津液干绝也。』肌上：怀疑为颐上之误。或多汗：因有时汗甚多，有时则不一定有汗，所以下文有『食则汗出』之句。常不可单衣：汪昂：『汗多腠疏，故常畏寒。』就是虽出汗而欲多穿衣服。所以然之故，因汗出多者，肌腠必疏，有怕风感觉的关系。上渍：腰以上多汗如水渍的意思。

黄帝问道：五脏风症的临床表现有何不同？希望你讲讲诊断要点和病态表现。岐伯回答道：肺风的症状，是多汗恶风，面色淡白，不时咳嗽气短，白天减轻，傍晚加重，诊察时要注意眉上部位，往往眉间可出现白色。心风的症状，是多汗恶风，唇舌焦燥，容易发怒，面色发红，病重则言语謇涩，诊察时要注意舌部，往往舌质可呈现红色。肝风的症状，是多汗恶风，常悲伤，面色微青，咽喉干燥，易发怒，有时厌恶女性，诊察时要注意目下，往往眼圈可发青色。

脾风的症状是多汗恶风，身体疲倦，四肢懒于活动，面色微微发黄，食欲不振，诊察时要注意鼻尖部，往往鼻尖可出现黄色。肾风的症状，是多汗恶风，颜面疵然而肿，腰脊痛不能直立，面色黑如煤烟灰，小便不利，诊察时要注意颐部，往往颐部可出现黑色。胃风的症状，是颈部多汗，恶风，吞咽饮食困难，隔塞不通，腹部易胀满，如少穿衣，腹即膜胀，如吃了寒凉的食物，就发生泄泻，诊察时可见形体瘦削而腹部胀大。

首风的症状，是头痛，面部多汗，恶风，每当起风的前一日病情就加重，以至头痛得不敢离开室内，待到起风的当日，则痛热稍轻。漏风的症状，是汗多，不能少穿衣服，进食即汗出，甚至是自汗出，喘息恶风，衣服常被汗浸湿，口干易渴，不耐劳动。泄风的症状，是多汗，汗出湿衣，口中干燥，上半身汗出如水渍一样，不耐劳动，周身疼痛发冷。黄帝道：讲得好！

厥论第六十八

本篇内容主要讨论厥症。内容重点在寒热气厥，寒热气厥会演变为种种疾病；而寒热相移，是逆乱于藏腑之气分，并不在经。寒热之气在藏腑之间互相移传，会发生各种病变。寒热之气厥逆，可以为患多端。藏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藏腑有病，可以相互影响，互相传变。

太阴厥逆，急挛，心痛引腹，治主病者。少阴厥逆，虚满呕变，下泄清，治主病者。厥阴厥逆，挛腰痛，虚满，前闭，谵言，治主病者。三阴俱逆，不得前后，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太阳厥逆，僵仆，呕血，善衄，治主病者。少阳厥逆，机关不利。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发肠痈，不可治，惊者死。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

手太阴厥逆，虚满而咳，善呕沫，治主病者。手心主少阴厥逆，心痛引喉，身热，死不可治。手太阳厥逆，耳聋，泣出，项不可以顾，腰不可以俯仰，治主病者。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痓嗌肿，痓，治主病者。

治主病者：张景岳：『谓如本经之左右上下及原俞等穴，各有宜用，当审其所主而刺之也。』 即指取受病的经脉的腧穴治疗。前闭：小便不通。张景岳：『肝经之脉环阴器，故为前闭不通。』机关不利：指关节活动不灵便。痓：音炽，训恶。

足太阴经厥逆，则小腿拘挛，心痛连及腹部，要治它主病之经。足少阴经厥逆，则腹部虚满、呕逆、下泄清水，要治它主病之经。足厥阴经厥逆，则筋挛、腰痛，小便不通，胡言乱语，要治它主病之经。如太阴、少阴、厥阴同时厥逆，人会大小便不通，且手足逆冷，上至肘膝，三天后人就会死亡。足太阳经厥逆，则昏倒、经常鼻出血，要治它主病之经。足少阳经厥逆，则筋骨关节不灵活，腰部难以动弹，脖项拘禁，如若兼发肠痈，就难以治疗，如再受惊，人就会死亡。足阳明经厥逆，则喘促咳嗽，身发热，容易惊恐，鼻出血、呕血。

手太阴经厥逆，则胸腹虚满，咳嗽，常常呕出痰水，要治它主病之经。手心包络和手少阴心经厥逆，则心痛连及咽喉，如果身体发热，人就会死，不能治。手太阳经厥逆，则耳聋，眼睛流泪，头颈不能回顾，腰不能俯仰，要治它主病之经。手阳明经和少阳经厥逆，则发为喉痹，咽肿，颈项强直，要治它主病之经。

肾肝并沈为石水，并浮为风水，并虚为死，并小弦欲惊。

石水、风水：石水，病名，马莳：『按阴阳别论有阴阳结邪，多阴少阳，名曰石水，小腹肿。灵枢邪气藏腑病形篇有肾脉微大为石水，起脐已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风水，病名，见评热病论、水热穴论等篇，其症状是头面四肢发生浮肿，甚则身体亦肿。

肝脉、肾脉都沉，将会产生石水证；肝脉、肾脉都浮，将会产生风水证；肝脉、肾脉均出现虚象，这是死证；肝脉、肾脉均小而若弓弦，将会发生惊病。

黄帝问曰：五藏六府，寒热相移者何？岐伯曰：肾移寒于脾，痈肿，少气。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肝移寒于心，狂，隔中。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肺移寒于肾，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鸣濯濯，如囊裹浆，水之病也。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肝移热于心，则死。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

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痓。肾移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不可治。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虙瘕，为沈。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入，谓之食亦。胃移热于胆，亦曰食亦。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不下止也，传为衄衊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移：转移。相移：互相转移、转变。脾：王冰注本作『肝』字，误，今从新校正改正。痈肿，筋挛：张景岳：『痈者，壅也。肾以寒水之气，反传所胜，侵侮脾土，故壅谓浮肿。少气者，寒盛则阳虚于下，阳盛则无以化气也。』隔中：灵枢邪气藏腑病形篇：『隔中，饮食入而还出。后沃沫。』肺消：张景岳：『心火不足，则不能温养肺金，肺气不温，则不能行化津液，故饮虽一而溲则倍之。夫肺者，水之母也，水去多，则肺气从而索矣，故曰肺消。门户失守，本元日竭故死不能治。』涌：张景岳：『涌，湧同。涌水者，水自下而上，如泉之涌也。水者，阴气也，其本在肾，其末在肺，肺移寒于肾，则阳气不化于下，阳气不化，则水泛为邪，而客于大肠，以大肠为肺之合也。』濯：音浊。濯濯，水激荡的声音。鬲消：张景岳：『鬲上焦烦，饮水多而善消也。』指热消膈间，久为消渴病变。柔痓：痓，音翅。痓是脊强直，柔痓是痓病之一种，可与金匮痓病互参。为虙瘕，为沈：虑，同伏；瘕是腹中积块，沉伏在里，故称伏瘕。食亦：病名。亦，作怠惰解。虽善食，但身体反消瘦而倦怠无力。辛頞：图翼云：頞，音遏，鼻梁，亦名下极，即山根也。辛頞，吴良：『脑受其热，故令頞中辛辣。』即是鼻梁内有辛辣之感。衄衊：张景岳：『衊，音灭。衄、衊皆为鼻血。』瞑目：目不明。气厥：即气逆。

黄帝问道：五脏六腑的寒热互相转移的情况是怎样的？岐伯说：肾移寒于脾，则病痈肿和少气。脾移寒于肝，则痈肿和筋挛。肝移寒于心，则病发狂和胸中隔塞。心移寒于肺，则为肺消；肺消病的症状是饮水一分，小便要排二分，属无法治疗的死证。肺移寒于肾，则为涌水；涌水病的症状是腹部按之不甚坚硬，但因水气留居于大肠，故快走时肠中濯濯鸣响，如皮囊装水样，这是水气之病。脾移热于肝，则病惊骇和鼻衄。肝移热于心，则引起死亡。心移热于肺，日久则为鬲消。

肺移热于肾，日久则为柔痓。肾移热于脾，日久渐成虚损；若再患肠游，便易成为无法治疗的死症。胞移热于膀胱，则病小便不利和尿血。膀胱移热于小肠，使肠道隔塞，大便不通，热气上行，以至口舌糜烂。小肠移热于大肠，则热结不散，成为伏瘕，或为痔疮。大肠移热于胃，则使人饮食增加而体瘦无力，病称为食亦。胃移热于胆，也叫做食亦。胆移热于脑，则鼻梁内感觉辛辣而成为鼻渊，鼻渊症状，是常鼻流浊涕不止，日久可致鼻中流血，两目不明。以上各种病症，皆由于寒热之气厥逆，在藏腑中互相移传而引起。

三阳急为瘕，三阴急为疝，二阴急为痫厥，二阳急为惊。

三阳：指太阳经。三阴：指太阴经。二阴：指少阴经。 厥：昏迷不知人事。二阳：指阳明经。

膀胱脉、小肠脉搏动紧急，将产生瘕证；脾脉、肺脉搏动紧急，将产生疝气；心脉、肾脉搏动紧急，将产生痫厥证；胃脉、大肠脉搏动紧急，将产生惊病。

大奇论第六十九

本篇内容是对『奇病论』中的奇异病症加以补充和扩展，因而名『大奇论』。具体涉及疝、瘕、痫、偏枯、暴厥等病的脉象变化、病机及其预后，心、肝、肾以及胆、胃、大肠、小肠等藏腑精气不足的死期等。

肝满、肾满、肺满皆实，即为肿。肺之雍，喘而两满。肝雍，两满，卧则惊，不得小便。肾雍，脚下至少腹满，胫有大小，髀大跛，易偏枯。

心脉满大，痫瘛筋挛。肝脉小急，痫瘛筋挛。肝脉暴，有所惊骇，脉不至若喑，不治自己。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肾脉大急沈，肝脉大急沈，皆为疝。

肝满、肾满、肺满：张景岳：『满，邪气壅滞而为胀满也。此言肝、肾、肺经，皆能为满，若其脉实，当为浮肿。』 满：此处指脉气满实。雍：同壅。张志聪：『谓藏气满而外壅于经络也。』有壅塞不通之意。胫有大小：两小腿大、小不一样。骛暴：骛，音务；骛暴，张志聪：『疾奔也，又乱驰也。』即迅速奔驰。瘕：病名，气血淤聚而成，有时在腹部可以摸到硬块。马莳：『瘕者，假也，块似有形，而隐见不常，故曰瘕。』

肝、肾、肺脉气均满实的，即为痈肿病。肺痈表现为喘息，两胁下胀满；肝痈表现为两胁下胀满，躺卧则易惊，不能小便；肾痈表现为从胁肋至小腹部胀满，两下肢大小不一样，患侧大腿、小腿活动不方便，而且容易发展成为偏枯。

心脉满而大，容易产生癫痫、抽搐、筋脉拘急的病变；肝脉小而急，也容易产生癫痫、抽搐、筋脉拘急的病变；肝脉搏动快而急数，是突然受到惊骇所至；肝脉一时按不到，突然失音，一般无须治疗，自己便会好的。肾脉小而紧，肝脉小而紧，心脉不鼓指，均可能成为瘕病。肾脉大急而沉，或肝脉大急而沉，均表明将会产生疝气病。

心脉搏滑急为心疝，肺脉沉搏为肺疝。

脾脉外鼓沈为肠澼，久自已。肝脉小缓为肠澼，易治。肾脉小搏沈，为肠澼下血，血温身热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沈涩为肠澼，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

心疝：寒邪侵犯心经而成的疝病。肺疝：寒邪侵犯肺经而成的疝病。温：当作『溢』字。

心脉搏动滑而且急，是心疝；肺脉搏动而沉，是肺疝。

脾脉跳动部位外移，而且兼有沉象，是痢疾病，时间久了自己会好；肝脉小而缓的，也是痢疾病，这个病很容易治疗；肾脉搏动小而沉，是痢疾便血，假若血液大量外溢，而且身体发热，为死证；心脉、肝脉小而沉涩的，为痢疾病便血，心、肝二脏同时发病，就可以治疗；心肝脉小而沉涩，为痢疾便血。如果见身体发热的必死，若热势很重，七天即可死亡。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喑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喑，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脉来悬钩浮为常脉。脉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脉至如数，使人暴惊，三四日自己。

其从者：玉版论要篇：『男子右为从，女子左为从。』可见『其从者』即男子发如右，女子发如左。悬钩浮：张景岳：『悬者，不高不下，不浮不沉，如物悬空之义；谓脉虽浮钩，而未失中和之气也。』

胃脉沉涩，或跳动部位外移而且脉大，心脉小而紧急，均为血气隔塞不通，将会产生偏枯病，一般说男子多发生左侧偏枯，女子多发生右侧偏枯，如果声音不哑，舌转动灵活，就可以治疗，三十天左右就有起色；若兼说话发不出声音，三年才有起色；如果病人年龄不满二十岁，多在三年内死亡。

脉来搏击有力，出血，身体发热，多数会死亡；若脉来浮而兼钩犹如悬空，为出血证的正常脉象；脉来如水流湍急，病名叫暴厥证，暴厥即是指突然昏厥不省人事，不知与人言语；脉来而数，会使人突然惊惧，三四天内自己会好。

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是经气予不足也，微见九十日，死。脉至如火薪燃，是心精之予夺也，草干而死。脉至如散叶，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落而死。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塞而鼓，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华而死。

脉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荚落而死。脉至如横格，是胆气予不足也，禾熟而死。脉至如弦缕，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见三十日死。

浮合：高士宗：『浮合于皮肤之上，如汤沸也。』即形容脉象如水的波浪，忽分忽合，极难分辨清楚。经气：人身有十二经脉的精气。予：同与，又为使或致之义。微见九十日，死：张志聪注：『见此脉，至九日十日之前死。』如火薪燃：脉如火柴之燃。如散叶：脉来如散叶飘零。省客：张景岳：『如省问之客，或去或来也。』脉塞而鼓：张景岳：『塞者，或无而止，鼓者，或有而搏，是肾原不固，而无所主持也。』即脉搏闭塞似无，忽又应指有力。意指始来充塞于指下，旋即鼓动而去。悬去枣华：张景岳：『悬，是花开；去，是花落；华与花通。枣花之候，初夏时也。』 悬去枣华而死：枣花开落之时，火旺而水败。枣花发于初夏。张景岳注：『悬者花之开，去者花之落，言枣花开落之时。』如丸泥：脉来如丸泥，而无滑动之象。榆荚落：苏颂云：『榆三月生荚。』李时珍：『未生叶时，枝条间先生榆荚，形状似钱而小，色白成串，俗呼榆钱。』大约在农历三月，榆荚即脱落。横格：张志聪：『如横拒而不得上下，是胆虚而不能升也。』即脉长而坚，如物横格在中央，不上不下。禾熟而死：禾，指稻。张景岳：『禾熟于秋，金令王也，故木败而死。』弦缕：马莳：『如弓弦之缕，犹俗之所谓弦线也，主坚急不和。』缕是细小的意思，弦缕，形容脉象紧张如弦，细小如缕。胞精：即心包络之精气。病善言：舌为心苗，心火动则善言。不言，可治：包精所伤犹浅，可以救治。交漆：交与绞通，形容脉搏如绞滤漆汁，四面流散。

脉来如浮波之相合，浮波相合，即脉搏频数，人一呼一吸脉搏跳动十次以上，这是人体十二经气不足的征象，从开始出现这种脉象算起，大约九到十天左右就要死亡。脉来像烈火燃烧一样旺盛，是心脏精气将脱的象征，大约到深秋草干枯的时候就要死亡。脉来如散落的树叶，轻浮不定，是肝脏精气虚极的象征，大约到树叶飘落的时候就要死亡。脉搏如来访之客，所谓如来访之客，是指脉搏阻塞而弹指，是肾气衰败的征象，大约在枣树开花或落花时就要死亡。

脉来如泥丸一般，是胃腑精气不足的象征，大约在榆钱枯落的暮春就要死亡。脉来如木横格指下，是胆气不足的象征，大约在谷类成熟的秋季就要死亡。脉来如弦如缕，是胞络精气不足的象征，病人言语过多，大约到下霜的时候就要死亡，若病人安静无言，便可以治疗。脉来如交棘，交棘即脉象左右旁至如荆棘交叉，缠绵不清，从开始出现算起，三十天就会死亡。

脉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阳气予不足也，少气味，韭英而死。脉至如颓土之状，按之不得，是肌气予不足也，五色先见，黑白垒发，死。脉至如悬离，悬离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

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急，五藏菀熟，寒热独并于肾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脉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脉至如华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如涌泉：脉有升无降，有出无入，汹涌之象。浮鼓肌中：太阳之气不足，浮鼓于肌表之间，无根外脱之象。味，韭英而死：英即叶子，韭英，就是韭菜叶子。马莳：『当至味韭菜之时而死』，意思是说，当死于尝到新韭菜的时候。颓土：颓，音台；颓土，为倾颓的朽土，形容脉象虚大无力，按之即无。如颓土：脉来如颓土之状，举指大而虚软，按之全无。肌气：张景岳：『即脾气，脾主肌肉也。』按肌气为肌肉的精气，肌气属脾土，因脾脏能化生精气，滋养肌肉。白垒：垒同藟。马莳：『垒，当作藟，诗经：緜緜葛藟。』藟，亦葛之属，白垒为藤葛的一类。悬离：通行本为悬雍。即喉间之悬雍垂，俗名小舌头，其形上大下小，形容脉象浮取更大，稍按即小。悬离者浮揣切之益大：张志聪注：『悬雍即悬痈；揣作度也。先轻浮而度之。再重按而切之，脉有如痈之头小而本大之象。』十二俞：十二经之俞，俞即穴之在背者。水凝：水凝结冰之时。偃刀：偃，音烟。张隐菴：『偃，仰也。脉如仰起之刀口利锐而背坚厚，是以浮之小急而按之坚大也。』形容脉象浮取小急，而按之则坚大。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急。李念莪注：『偃刀者，卧刀也是。浮之小急，如刀口也，按之坚大急，如刀背也。』菀熟：菀，音郁，意义亦同。王冰：『菀，积也；熟，热也。』五脏菀热：五脏郁极生热。华：与花字通。张景岳：『如草木之花，而轻浮柔弱也。』此处以花的轻浮软弱来形容脉象。如华：脉盛满而浮轻如花之意。善恐：因小肠虚，则心亦虚，所以善恐。

脉来如泉水上涌，浮而鼓动于肌肉之中，是太阳经经气不足的象征，大约到韭菜开花的时候就要死亡。脉来如颓败的土一样，虚火不坚，按不到脉搏，是肌肉精气不足的象征，从面部五色来看，如果经常出现黑白两种颜色，就要死亡。脉来如悬瓶，浮而诊脉省力，但切摩益大，表明十二腧穴的经气不足，大约到冬季水结冰的时候就要死亡。

脉来如仰卧的刀口，浮取脉小而急，重按脉紧大而急，表明五脏有郁热，寒热独并存于肾脏，像这样的病人不能坐，大约到立春时就要死亡。脉来如弹丸，滑而不著手，不容易按到，表明大肠的精气不足，大约到枣树生叶的时候就要死亡。脉来如草木之花，轻浮而弱，易恐惧，坐卧不宁，行走、站立常听见异常声音，表明小肠精气不足，大约到深秋季节就要死亡。

脉解篇第七十

本篇内容探讨了六经与月份的配合，四时阴阳盛衰与六经病变的关系，以及六经病变的机理。具体解释了三阴三阳经脉之气，各主六十日，六六三百六十日以成一岁；从其阴阳盛衰的变化，而为经脉之病，所以名为『脉解篇』。

太阳所谓肿，腰脽痛者，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正月阳气出在上，而阴气盛，阳未得自次也，故肿腰脽痛也。病偏虚为跛者，正月阳气冻解，地气而出也。所谓偏虚者，冬寒颇有不足者，故偏虚为跛也。

所谓强上引背者，阳气大上而争，故强上也。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所谓甚则狂癫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狂癫疾也。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所谓入中为喑者，阳盛已衰，故为喑也。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

所谓肿，腰脽痛：张景岳：『所谓者，引古经语也。脽，音谁，尻臀也。』王冰：『肿腰脽痛，以其脉抵腰中入贯臀，过髀枢也。』按即腰部肿胀，臀部疼痛。正月太阳寅：王冰：『正月三阳生，主建寅。三阳谓之太阳，故曰：寅，太阳也。』按正月为一年之首，太阳为三阳主气，故三阳以太阳为首，所以正月属太阳；正月月建在寅，所以说正月太阳寅。古人以十二辰分配地平方位，观斗纲所指之方位以定时令；正月斗纲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称为月建。北斗星由七星组成，第一名魁、第五名衡、第七名杓，魁、衡、杓三星就是所谓斗纲。因正月里黄昏时候，杓星指寅位，夜半衡星指向寅位，平旦魁星指向寅位，其余月份仿此。强上引背：王冰：『强上，谓颈项禁强也，甚则引背矣。』即头项强而牵引及背。浮为聋：高士宗：『是逆气上浮而为聋，皆在气也。』入中：张景岳：『声由气发，气者阳也。』入中，即进入内部的阳气。内夺：吴崑：『内，谓房劳也；夺，耗其阴也。』内夺，即色欲过度，使精气耗散的意思。喑俳：俳，与痱字通。张景岳：『俳，音排，无所取义，误也，当作痱，正韵音沸，废也。』指喑哑不能说话，四肢瘫痪不能活动的病变。多由肾精亏虚，导致肾气厥逆所致。

太阳经有所谓腰肿和臀部疼痛的，是因为正月属于太阳，而月建在寅，正月是阳气升发的季节，但阴寒之气尚盛，阳气未能依正常规律，逐渐旺盛，当旺不旺，病及于经，故发生腰肿和臀部疼痛。病有阳气不足而发为偏枯跛足的，是因为正月里阳气促使冰冻解散，地气从下上出，由于寒冬的影响，阳气颇感不足，若阳气偏虚于足太阳经一侧，则发生偏枯跛足的症状。

所谓颈项强急而牵引背部的，是因为阳气剧烈地上升而争引，影响于足太阳经脉，所以发生颈项强急。所谓出现耳鸣症状的，是因为阳气过盛，好像万物向上盛长而活跃，盛阳循经上逆，故出现耳鸣。所谓阳邪亢盛发生狂病癫痫的，是因为阳气尽在上部，阴气却在下面，下虚而上实，所以发生狂病和癫痫病。所谓逆气上浮而致耳聋的，是因为气分失调，阳气进入内部不能言语的，是因为阳气盛极而衰，故不能言语。若房事不节内夺肾精，精气耗散而厥逆，就会发生疳痱病，这是因为肾虚，少阴经的精气不至而发生厥逆。

少阳所谓心胁痛者，言少阳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阳气尽而阴气盛，故心胁痛也。所谓不可反侧者，阴气藏物也，物藏则不动，故不可反侧也。所谓甚则跃者，九月万物尽衰，草木毕落而堕，则气去阳而之阴，气盛而阳之下长，故谓跃。

阳明所谓洒洒振寒者，阳明者，午也，五月盛阳之阴也，阳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也。所谓胫肿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阳之阴也。阳者衰于五月，而一阴气上，与阳始争，故胫肿而股不收也。

少阳盛也：马莳：『心胁痛者，正以少阳邪气之盛耳。盖胆之脉行于胁，而心之脉出于腋，为心之表，故为心胁痛也。』盛者，心之所表：盛者，指足少阳胆脉。张景岳：『少阳属木，木以生火，故邪之盛者，其本在胆，其表在心，表者，标也。』所以说：盛者心之所表。反侧：灵枢经脉篇：『胆足少阳之脉，……是动则病……心胁痛，不能转侧。』按即转身侧屈。气去阳而之阴：张景岳：『是天地之气去阳而之阴也，人身之气亦然。』洒洒：寒慄貌，即很寒冷的样子。阳明者，午也：张景岳：『五月阳气明盛，故曰阳明。』阳明为阳之极，相当于五月，五月月建在午。五月盛阳之阴：王冰：『五月夏至，一阴气上，阳气降下。』按夏至是五月节，古籍谓夏至一阴生，是说这时阳气到了极盛，而阴气开始生旺了。

少阳所以发生心胁痛的症状，是因少阳属九月，月建在戌，少阳脉散络心包，为心之表，九月阳气将尽，阴气方盛，邪气循经而病，所以心胁部发生疼痛。所谓不能侧身转动，是因为九月阴气盛，万物皆潜藏而不动，少阳经气应之，所以不能转侧。所谓甚则跳跃，是因为九月万物衰败，草木尽落而坠地，人身的阳气也由表入里，阴气旺盛在上部，阳气向下而生长，活动于两足，所以容易发生跳跃的状态。

阳明经有所谓洒洒振寒的症状，是因为阳明旺于五月，月建在午，五月是阳极而阴生的时候，人体也是一样，阴气加于盛阳之上，故令人洒洒然寒栗。所谓足胫浮肿而腿弛缓不收，是因为五月阳盛极而阴生，阳气始衰，在下初生之一阴，向上与阳气相争，致使阳明经脉不和，故发生足胫浮肿而两腿弛缓不收的症状。

所谓上喘而为水者，阴气下而复上，上则邪客于藏腑间，故为水也。所谓胸痛少气者，水气在藏腑也。水者，阴气也。阴气在中，故胸痛少气也。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

所谓欲独闭户牖而处者，阴阳相薄也，阳尽而阴盛，故欲独闭户牖而居。所谓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者，阴阳复争，而外并于阳，故使之弃衣而走也。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鼽、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鼽、腹肿也。

所谓因水肿而致喘息的，是由于土不制水，阴气自下而上，居于藏腑之间，水气不化，故为水肿之病，水气上犯肺脏，所以出现喘息的症状。所谓胸部疼痛呼吸少气的，也是由于水气停留于藏腑之间，水液属于阴气，停留于藏腑，上逆于心肺，所以出现胸痛少气的症状。所谓病甚则厥逆，厌恶见人与火光，听到木击的声音则惊惕不已，这是由于阳气与阴气相争，水火不相协调，所以发生惊惕一类的症状。

所谓想关闭门窗而独居的，是由于阴气与阳气相争，阳气衰而阴气盛，阴主静，所以病人喜欢关闭门窗而独居。所谓发病则登高处而歌唱，抛弃衣服而奔走的，是由于阴阳之气反复相争，而外并于阳经使阳气盛，阳主热主动，热盛于上，所以病人喜欢登高而歌，热盛于外，所以弃衣而走。所谓客于孙脉则头痛、鼻塞和腹部肿胀的，是由于阳明经的邪气上逆，若逆于本经的细小络脉，就出现头痛、鼻塞的症状，若逆于太阴脾经，就出现腹部肿胀的症状。

太阴所谓病胀者，太阴，子也，十一月万物气皆藏于中，故曰病胀。所谓上走心为噫者，阴盛而上走于阳明，阳明络属心，故曰上走心为噫也。所谓食则呕者，物盛满而上溢，故呕也。所谓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阴气下衰，而阳气且出，故曰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也。

少阴所谓腰痛者，少阴者，肾也，十月万物阳气皆伤，故腰痛也。所谓呕、咳、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故呕、咳、上气、喘也。所谓色色不能久立久坐，起则目无所见者，万物阴阳不定未有主也。秋气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杀万物，阴阳内夺，故目无所见也。

噫：指嗳气。阳明络属心：灵枢经别篇：『足阳明之正，上至髀，入于腹里，属胃，散之脾，上通于心。』得后与气：马莳：『后者，圊也；气者，肛门失气也。』十月：马莳：『少阴者，初阴也，十月为孟冬，是亦少阴也。』按少阴为阴之首，十月为冬之首，少阴经脉当旺在十月份。张志聪：『少阴之气主九月十月为首，十月寒水用事，故主于足少阴肾；少阴之上，君火主之，故九月主手少阴心。』色色：甲乙经作『邑邑』，邑与悒通，邑邑，就是心神不安。未有主也：张景岳：『秋气至，微霜下，万物俱衰，阴阳未定，故内无所主。』指阴阳交替，尚没有一定。

太阴经脉有所谓病腹胀的，是因为太阴为阴中之至阴，应于十一月，月建在子，此时阴气最盛，万物皆闭藏于中，人气亦然，阴邪循经入腹，所以发生腹胀的症状。所谓上走于心而为嗳气的，是因为阴邪盛，阴邪循脾经上走于阳明胃经，足阳明之正上通于心，心主嗳气，所以说上走于心就会发生嗳气。所谓食入则呕吐的，是因为脾病，食物不能运化，胃中盛满而上溢，所以发生呕吐的症状。所谓得到大便和矢气就觉得爽快而病减的，是因为十二月阴气盛极而下衰，阳气初生，人体也是一样，腹中阴邪得以下行，所以腹胀嗳气的病人得到大便或矢气后，就觉得爽快，就像病减轻了似的。

少阴有所谓腰痛的，是因为足少阴经应在十月，月建在申，十月阴气初生，万物肃杀，阳气被抑制，腰为肾之府，故出现腰痛的症状。所谓呕吐、咳嗽、上气喘息的，是因为阴气盛于下，阳气浮越于上而无所依附，少阴脉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故出现呕吐、咳嗽、上气喘息的症状。所谓身体衰弱不能久立，久坐起则眼花缭乱、视物不清的，是因为七月秋气始至，微霜始降，阴阳交替尚无定局，万物因受肃杀之气而衰退，人体阴阳之气衰夺，故不能久立，久坐乍起则两目视物不清。

所谓少气善怒者，阳气不治，阳气不治，则阳气不得出，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所谓恐如人将捕之者，秋气万物未有毕去，阴气少，阳气入，阴阳相薄，故恐也。所谓恶闻食臭者，胃无气，故恶闻食臭也。所谓面黑如地色者，秋气内夺，故变于色也。所谓咳则有血者，阳脉伤也，阳气未盛于上而脉满，满则咳，故血见于鼻也。

厥阴所谓颓疝，妇人少腹肿者，厥阴者，辰也，三月阳中之阴，邪在中，故曰颓疝，少腹肿也。所谓腰脊痛不可以俯仰者，三月一振荣华，万物一俯而不仰也。所谓颓癃疝肤胀者，曰阴亦盛而脉胀不通，故曰癃疝也。所谓甚则嗌干热中者，阴阳相薄而热，故嗌干也。

阳气：马莳：『阳气未治，则少阳之气尚不得出，少阳与肝为表里，所以肝气当治而未治也。』此处指少阳经脉之气。煎厥：详见生气通天论。煎厥，是阳气亢盛，煎熬津液，使阴精耗竭而导致的气逆昏厥的病症。食臭：食物的气味。胃无气：张景岳：『胃气败也，即胃脏失去消化功能。』秋气内夺：张志聪：『秋时阴气正出，则内夺其所藏之阴。』颓疝：张景岳：『小腹控睾而痛也。』是疝气之一种。辰：张景岳：『辰，季春也。』即农历三月。三月一振：张志聪：『三月阳气振发。』吴崑：『振，物性鼓动也。』一俯而不仰：张志聪：『草木繁茂，枝叶下垂，一惟俯而不仰，即偃偻之状。』是形容腰脊疼痛，俯仰不便。颓癃疝肤胀：张志聪：『阴器肿而不得小便也。』即前阴肿痛，不得小便而肌肤肿胀。

所谓少气善怒的，是因为秋天阳气下降，失去调气作用少阳经阳气不得外出，郁滞在内，肝气郁结不得疏泄，不能约束其所管，故容易发怒，怒则气逆而厥，叫做『煎厥』。所谓恐惧不安好像被人捉捕一样，是因为秋天阴气始生，万物尚未尽衰，人体应之，阴气少，阳气入，阴阳交争，循经入肾，故恐惧如人将捕之。所谓厌恶食物气味的，是因为肾火不足，不能温养化源，致使胃气虚弱，消化功能已失，故不欲进食而厌恶食物的气味。所谓面色发黑如地色的，是因为秋天肃杀之气耗散内脏精华，精气内夺而肾虚，故面色变黑。所谓咳嗽则出血的，是上焦阳脉损伤，阳气未盛于上，血液充斥于脉管，上部脉满则肺气不利，故咳嗽，络脉伤则血见于鼻。

厥阴经脉为病有所谓疝，及妇女少腹肿的，是因为厥阴应于三月，月建在辰，三月阳气方长，阴气尚存，阴邪积聚于中，循厥阴肝经发病，故发生阴囊肿大疼痛及妇女少腹肿的症状。所谓腰脊痛不能俯仰的，是因为三月阳气振发，万物荣华繁茂，然尚有余寒，人体应之，故出现腰脊疼痛而不能俯仰的症状。所谓有癃疝、肤皮肿胀的，也是因为阴邪旺盛，以致厥阴经脉胀闭不通，故发生前阴肿痛、小便不利以及肤胀等病。所谓病甚则咽干热中的，是因为三月阴阳相争而阳气胜，阳胜产生内热，热邪循厥阴肝经上逆入喉，故出现咽喉干燥的症状。

附录一

王冰《序》

　　　　启玄子　王冰 撰

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

全真：保全真精。导气：通导元气。黎元：即黎民。仁寿：安乐长寿。《论语·雍也》：『仁者寿。』三圣：此指伏羲、神农、黄帝。孔安国：西汉经学家，孔子后裔。武帝时官谏议大夫，对《尚书》有研究，为汉武帝博士。《尚书》：书名。我国最古的史籍，后经孔子整理，名曰《书经》，为儒家经典之一。班固：东汉明帝时人，著《汉书》。《汉书·艺文志》是其中的篇名。

解除疾病的缠绕，脱离疾病的艰难，保全真精，通导元气，拯救黎民达到长寿之境，帮助体弱多病的人获得平安，如果没有三圣之道，就不能达到目的。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叫作三坟，是讲大道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就是其中的九卷，加上《灵枢》九卷，就是它的总数。

虽复年移代革，而授学犹存，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故第七一卷，师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尔。然而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遐迩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

其人：适当的人。《内经》主张『非其人勿授，非其真勿教』。师氏：此处指老师或前辈。幽：隐约。明：明显。契：相合。奉生之始：养生的根本。奉，谓奉养。始，本源。

虽然年代一再推移，朝代一再更替，但通过对它的传授和学习却依然保存着，只因担心不是适当的人选而时有隐藏，秘而不传，所以第七这一卷，前辈的先生把它隐藏起来，现在世上流传的只有八卷了。虽然如此，可是《内经》的文字简练，含义广博，旨趣深远。分清了天地的形象，序列了阴阳四时的节候，表明了变化的缘由，彰明了生死的征兆。不用谋划而远近自然相同，不用约定而无论隐微还是明显的都能相合。稽查其中的言论有证据，用事实验证也没有差错。实在是至高医学道理的源泉，是养生的根本。

假若天机迅发，妙识玄通，蒇谋虽属乎生知，标格亦资于诂训，未尝有行不由径，出不由户者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隐，或识契真要，则目牛无全。故动则有成，犹鬼神幽赞，而命世奇杰，时时间出焉。则周有秦公，汉有淳于公，魏有张公、华公，皆得斯妙道者也。咸日新其用，大济蒸人，华叶递荣，声实相副，盖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

天机：天资。玄通：即通玄。通晓深奥的道理。蒇谋：对事物完整周密认识。蒇，完备，完善。生知：《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指聪敏智慧，有先见之明的人。标格：这里指对古籍经典正确理解的标准。诂训：即训诂。用今语解释古语。行不由径：语本《论语·雍也》。指行走都要沿着道路。目牛无全：即目无全牛。语本《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后形容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秦公、淳于公、张公、华公：秦公，指秦越人，即扁鹊。淳于公，指仓公淳于意。张公，即张仲景。华公，即华佗。蒸人：又叫『烝民』，众民。唐避李世民讳，改民为人。蒸，同『烝』，众多。华叶递荣：形容《内经》学术如花叶递相繁荣。华，即『花』。

假若天资迅敏萌动，可通晓玄妙深奥的道理，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文的虽然属于资质聪明的人，但正确理解经文也要凭借对经文的训诂阐释，这正如从来没有行走不沿着道路，出入不经过门户的。然而专心致志深入研究，探讨微妙求索隐奥，如果认识能够符合真理要道，就能达到目无全牛的高深境界。所以常常会有成就、就像鬼神在暗中帮助而闻名于世的杰出人才，就不断地涌现出来了。如东周有秦越人，汉代有淳于意，魏国有张仲景、华佗，这些都是掌握了医道奥妙的人。他们都能够一天天地更新扩大医学的功用，大大地救助民众，他们的事业就像鲜花和绿叶一样，递相繁荣，名声与实际相符合，这大概是教学的显著成果，也是上天的帮助吧。

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幸遇真经，式为龟镜。而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且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乃精勤博访，而并有其人，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

冰：王冰自称。古人有名有字，自称名为谦逊，称人字为尊敬。弱龄：二十岁称为弱。《礼记》：『二十曰弱。』这里指年轻时。式：表尊敬的副词。龟镜：龟，古人用以占卜，解决疑惑；镜以照物，故凡是对解决疑问，征询得失有帮助的，就称为『龟镜』。世本：指当时通行的版本。一说即全元起注本。纰缪：错误。不伦：不是同一类。伦，类。悬隔：差别很大。披会：即领会。岁月既淹：时间长久。淹，《尔雅·释诂》：『留久也。』『重《经合》』句：在重出的《经合》前冠以《八正神明论》。按：《素问》并无《针服》篇名，疑指篇首有『用针之服』句的《八正神明论》。『并《方宜》』句：指全元起本把《异法方宜论》与《咳论》都并列于第九卷中。『隔《虚实》』句：指全元起本把《四时刺逆从论》分割为两段，一段在第一卷，而将论述三阴三阳之虚实的另一段远隔于第六卷。『合《经络》』句：疑指将《诊要经终论》合并于《玉版论要》。经络似为『经终』之讹。节：这里指分开、分解。岱岳：泰山，古称『岱山』。扶桑：古指日出之处。

我年轻时就仰慕医道，平素喜好养生之学，有幸得遇真经，把它作为养生治病的指导。可是世上流传的本子有错误，篇目重复，前后不伦不类，文字义理差别很大，不容易运用，阅读理解也困难。年月久远，相互沿袭成为顽弊。有的同一篇文章重复出现，却分立两个题目；有的两篇文章混在一起，却用同一个篇名；有的没有回答完，就设定了另外的篇题；有的文字有脱落不能指明，却说历来就缺少。如在重出的《经合》篇之前冠以《八正神明论》之名；把《异法方宜论》并入《咳论》篇；把《四时刺逆从论》中论『虚实』的内容割裂出来，放在远隔的第六卷；把《诊要经终论》合并于《玉版论要》；把《经络论》混于《皮部论》中；把论『至教』的《上古天真论》退后，而把论针灸的《调经论》、《四时刺逆从论》等篇置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要登泰山，没有道路怎么上！要去日出的扶桑之地，没有舟船也不能到达！于是精心研究，广泛寻访，而且有志同道合之人，经历十二年，才达到理会要领，思考其中的得与失，深感实现了夙愿。

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晰，义理环周，一以参详，群疑冰释。恐散于末学，绝彼师资，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冀乎究尾明首，寻注会经，开发童蒙，宣扬至理而已。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以陈其道。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庶厥昭彰圣旨，敷畅玄言，有如列宿高悬，奎张不乱，深泉净莹，鳞介咸分。君臣无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龄之望。俾工徒勿误，学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属，千载之后，方知大圣之慈惠无穷。

时大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序

张公：疑指张文仲。张文仲于唐代武则天初年任侍御医，曾编《随时备急方》三卷行世。环周：广博周详。末学：后学。旧藏之卷：指《素问》第七卷。童蒙：幼稚蒙昧。这里指初学尚未懂得医理之人。《玄珠》：指《玄珠密语》，王冰撰，已佚。现存《玄珠》十卷，新校正谓已非王冰所著，而是后人所假托。杂糅：混杂。糅，混杂，混和。列宿：二十八宿。宿，星的位次。奎张：奎宿和张宿。徽音累属：指《内经》之学，裨益世人。徽音，德音。累属，连续不断，永远流传。

当时在郭先生的书房里，得到了先师张公的秘本，其文字明白清楚，义理周详，无矛盾不通之处，用这本书一参对，原来的众多疑问就像冰雪融化一样得到解决了。我担心被后学所散失，断绝了他们学习的资本，因而对此撰写注释，以使之流传不休。加上原来收藏的第七卷，合计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汇总成一部书。希望能够研究了后面就能明了前面，寻找注文就能够领会经文，开启后学，宣扬医道的至理。其中因古书中竹简脱落，文字缺断，义理不相连续的，寻找经论中的相关内容，迁移过来以补其空缺之处；篇名丢失，所指事类不明白的，考量其意旨所在，增加文字以使其义理明白；篇论混杂，义理无关，缺少名称的，区别不同的事类，另立题目置于篇章的开始；君臣之间的相互请问，礼仪错乱的，考核校订尊卑高下，增加文字以使其意义清楚；错乱的段落零碎的文字，前后重复的，详究其意趣，删去繁杂重复之处，而保存其要点；文辞义理奥秘，难以粗略说清楚的，另外撰写了《玄珠密语》，来陈说其中的道理。凡所增加的文字，都用红色书写，使今文古文一定分开，文字不混杂在一起。这样或许能够彰明岐、黄之圣意，讲明深奥的道理，就像二十八宿高悬天际，奎宿、张宿各居其位，毫不紊乱，又像深深的泉水晶莹透明，鳞类、甲壳类的水生物都能分开。君臣上下没有希望夭折的，华夏蛮夷都有延年益寿的期望。使医工不发生错误，学习的人能够详明医理。医学的至道流传四方，德音不断，千年之后，才知道大圣先贤对后人的慈爱恩惠是无穷无尽的。

大唐宝应元年壬寅年作序

林亿《序》

臣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圣之先务；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以理身绪余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临观八极，考建五常。以谓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夭昏札瘥，国家代有。将欲敛时五福，以敷锡厥庶民，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历代宝之，未有失坠。苍周之兴，秦和述六气之论，具明于《左史》。厥后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难经》。西汉仓公传其旧学，东汉张仲景撰其遗论，晋皇甫谧刺而为《甲乙》，及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时则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阙第七一通。

『臣闻』三句：《周易·系辞下》：『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故作者以之为『往圣之先务』。瘼：病。《诗·小雅·四月》：『乱离瘼矣，爰其适归。』传：『瘼，病。』御极：统治天下。御，本意为驾车。引申为统治。极，八极，八方。引申指天下。明堂：古代帝王讲论政治，宣明政令的地方。『临观八极』两句：语源本书《五运行大论》。八极，指地之八方也。考建五常，即观察推求五行运气之大法。考，察。建，立。五常，五行气运之常也。负阴而抱阳：语见《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指人体由阴阳和合而成。食味而被色：《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这里指食与色既是人的基本生理欲求，也是致病的主要原因。夭昏札瘥：因瘟疫而死亡。《国语·周语下》：『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然则无夭昏札瘥之忧，而无饥寒匮乏之患。』注：『疫死曰札；瘥，病也。』『将欲』两句：语见《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命终』。锡，赐予。『远取诸物』两句：《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苍周：东周。苍为青色，代表东方，故东周又称『苍周』。『秦和』两句：秦和，秦国名医和，在为晋侯诊病时提出『六气致病说』，为中医『六淫致病说』的滥觞。此事见载于《春秋左氏传》，故云『具明于《左史》』。『厥后』两句：越人，名医秦越人，人称扁鹊。司马迁作《扁鹊仓公列传》记其事。据说越人为《难经》的作者，《难经》就《内经》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辩难，共八十一个问题，故称《八十一难经》。其内容为《内经》的十分之一二，故云『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难经》』。仓公：西汉名医淳于意，曾为齐太仓长，故称『仓公』。仓公从师于公乘阳庆，庆传之黄帝、扁鹊之脉书，故云『仓公传其旧学』。张仲景：东汉名医，人称『医圣』。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其立论以《素问·热论》等篇为根基，故云『撰其遗论』。『晋皇甫谧』句：皇甫谧，晋代名医，整理《内经》中有关针灸学的资料，撰成《针灸甲乙经》。刺，采取，选择。杨上善：隋代名医，整理《内经》为《黄帝内经太素》。『时则』三句：全元起，齐梁间人，伤《内经》错乱不全，为之训释解说，但其书已佚，仅可从王冰次注中窥其一二。其时已缺少第七这一卷了。

臣等听说平安之时不忘危机，存在之时不忘灭亡，这是从前圣人首先要努力的；探求人民的疾病，体恤人民的隐痛，这是上古君王的深厚仁德。从前黄帝临御八极，在养身修性之余治理天下，坐在明堂上，远观八方，考察建立五行气运之常。而认为人的生命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本身贪图美味、迷恋美色，在外有风寒暑湿的影响，在内有喜怒哀乐交相干扰，病困夭死，无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总是存在的。黄帝要按天时建立福善民众的医道，以广泛传赐给百姓，于是和岐伯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在远处取于外物，在近处取于自身，交替提问辨难，留下医学大法以造福千秋万代。于是雷公这些人，接受岐、黄之业，并传播它，因而创作了《内经》。历代以之为珍宝，没有坠地失传。东周兴起后，秦国名医和阐述六气致病理论，这件事具体明确地记载于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中。其后秦越人抽取《内经》的十分之一二，推演发挥为《难经》。西汉仓公传播《内经》之学，东汉张仲景据《内经》理论写成《伤寒杂病论》，晋朝皇甫谧拣选其内容写成《针灸甲乙经》，到了隋朝的杨上善编纂而成《黄帝内经太素》。齐梁时有全元起，开始训释解说《内经》，但已经缺第七这一卷了。

迄唐宝应中，太仆王冰笃好之，得先师所藏之卷，大为次注，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惜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其术晻昧，是以文注纷错，义理混淆。殊不知三坟之余，帝王之高致，圣贤之能事，唐尧之授四时，虞舜之齐七政，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伊尹调五味以致君，箕子陈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致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

宝应：唐代宗李豫年号。太仆：官名。《周礼》中就已设置『太仆』一职。秦汉为九卿之一，历代因之。次注：次，对内容重新编次，排列；注，注解义理。所以王冰的注本简称《次注》。三皇：所指不一，这里指伏羲、神农、黄帝。遗文：遗留下的文献。荐绅：搢绅。指读书的士大夫。荐，通『搢』，插。绅，大带。故搢绅指士大夫。晻昧：淹没，埋没。晻同『暗』。语见《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今其技术晻昧。』三坟：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伪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唐尧之授四时：《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据传唐尧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时之官，通过观察天象，推算四时，传给人们，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虞舜之齐七政：《尚书·尧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玉衡，测天象之仪器。齐七政，即测定七星的运行，以为确定人间秩序的基础。七政，日月五星。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又：『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六者财用所出，故曰『府』。大禹修六府而实现帝王功业。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据传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文王把伏羲创立的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把卦与节气通过干支配合成的六十甲子联系起来。伊尹调五味以致君：伊尹，汤臣，善烹饪。《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传说伊尹作《汤液经法》。箕子陈五行以佐世：箕子，殷之仁人，殷亡后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为之陈说五行之道。『奈何』两句：唐孙思邈《大医精诚》：『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

到了唐代宝应时期，太仆令王冰特别喜好《内经》，并且得到了先师珍藏的第七这一卷，大幅地重新调整篇卷次序，并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这样一来三皇遗留下来的文献才文理灿烂，可以观读了。可惜唐朝的法令把《内经》列于医学，看成是小技之类，因而士大夫读书人很少有讨论的，距离圣人已经久远了，医术湮灭，因此文字注释纷纭错乱，义理混淆矛盾。完全不懂得三坟之遗文，帝王之崇高目标，圣贤所能之事，唐尧观象授时，虞舜齐同七政，神禹修六府而完成帝王的功业，文王推演八卦六十甲子而叙述卦象与节气的关系，伊尹调配饮食五味来保养君王的健康，箕子陈述五行来辅助武王治世，其目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把医学这极精极微的事业，传给最卑下最浅陋的人呢，医学不衰败灭绝，就已经是幸事了。

顷在嘉祐中，仁宗念圣祖之遗事，将坠于地，乃诏通知其学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旬岁。遂乃搜访中外，裒集众本，浸寻其义，正其讹舛，十得其三四，余不能具。窃谓未足以称明诏，副圣意，而又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叙而考正焉。贯穿错综，磅礴会通，或端本以寻支，或溯流而讨源，定其可知，次以旧目，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恭惟皇帝抚大同之运，拥无疆之修，述先志以奉成，兴微学而永正，则和气可召，灾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跻于寿域矣。

国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禄卿直秘阁臣林亿等谨上

俾：使。承乏：谦辞。表示某方面缺乏合适的人选，暂由自己充任。裒集：聚集。浸：逐渐。讹舛：讹误舛错。陶：养。跻：登上，进入。

最近在我朝嘉祐年间，仁宗皇帝恤念担忧圣祖岐、黄的遗业，将坠地失传，于是诏令通晓了解《内经》之学的人，让他们加以厘正。臣等忝列其中，参与典校，我等沉思潜索十余年。于是就搜求询访官府和民间所藏，聚集了众多的版本，渐渐地寻求其义理，订正其中的讹误舛错十分之三四，其余的不能一一具述。我们觉得还不足以达到明诏的要求，还不能符合圣君的心意，因而又采集汉唐书录中尚存于世的古医经，得到几十家，对之进行叙述而考核订正。对于各家之间文字上的错综复杂关系进行核对寻找其可以贯穿一致者，进行了大量的会通比较工作，有的是端正其根本，而寻求其支脉，有的是沿其支流而寻求其本源，确定其可以了解的，按原来的目录排序，订正了谬误六千多字，增加了注释两千多条，每个字的取舍，必须以稽查考订为据，错误的文字，疑惑的道理，于是就清楚明白了，用它来养生，可以把疾患消除在萌芽之中，运用于行政可以对民众的养生健康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我等认为皇帝安抚着运化不息的大同世界，拥有美好的无限疆域，继承先王先圣的遗志而持守既成的事业，复兴隐微的医学而使之永远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这样祥和之气可以到来，灾害就不会发生，陶养全社会的民众，共同达到长寿的境域了。

国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禄卿直秘阁臣林亿等谨上叙

附录二

天元纪大论

本篇内容论述五运六气的一般规律，从太过、不及、平气的岁月变化，说明运气对宇宙万物的影响，因其用天干以纪地气，地支以纪天气，天地运气是宇宙间万物元始的大道理，此篇专门纪而论之，所以称为『天元纪大论』。

黄帝问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余已知之矣。愿闻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之？

鬼臾区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

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

五位：东、南、西、北、中央五方称为五位。御：统御的意思。期：音基，一年称期。天地之道：张志聪注：『道者，阴阳之理也。太极静而生阴，动而生阳。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故阴阳为天地之道。』也就是指自然界的规律。万物之纲纪：总之为纲，周之为纪，就是指万物的纲领的意思。变化之父母：朱子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就是指事物发展和变化的根本。生杀之本始：指生长和毁灭的根源。神明之府：神明即神妙灵明。神明之府就是指神妙，灵明聚集的场所。无方：张景岳：『神之为用，变化不测，故曰无方。』金木者，生长之始终也：秋气属金，能收敛而成万物，春气属木，能发扬而生万物，所以指金木为一生一成，而为万物之终始。

黄帝问道：天有木、火、土、金、水五行，临治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从而产生寒、暑、燥、湿、风等气候变化，人有五脏生五志之气，从而产生喜、怒、思、忧、恐等情志变化。经论所谓五运递相因袭，各有一定的主治季节，到了一年终结之时，又重新开始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还想再听听五运和三阴三阳的结合是怎样的。

鬼臾区再次跪拜回答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高明啊！五运和阴阳是自然界变化的一般规律，是自然万物的一个总纲，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础和生长毁灭的根本，是宇宙间无穷尽的变化所在，这些道理哪能不通晓呢？因而事物的开始发生叫做『化』，发展到极点叫做『变』，难以探测的阴阳变化叫做『神』，能够掌握和运用这种变化无边的原则的人，叫做『圣』。阴阳变化的作用，在宇宙空间则表现为深远无穷，在人则表现为认识事物的自然规律，在地则表现为万物的生化。物质生化而产生五味，认识了自然规律而产生智慧，在深远的宇宙空间，产生无穷尽的变化。

神明的作用，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所以在天为无形之气，在地为有形之质，形和气互相感召，就能变化和产生万物。天复于上，地载于下，所以天地是万物的上下；阳升于左，阴降于右，所以左右为阴阳的道路；水属阴，火属阳，所以水火是阴阳的象征；万物发生于春属木，成实于秋属金，所以金木是生成的终始。阴阳之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多少的不同，有形物质在发展过程中也有旺盛和衰老的区别，在上之气和在下之质互相感召，事物太过和不及的形象就都显露出来了。

帝曰：愿闻五运之主时也如何？鬼臾区曰：五气运行，各终期日，非独主时也。帝曰：请闻其所谓也。鬼臾区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摠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谓也。

帝曰：善。何谓气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区曰：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形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知迎知随，气可与期。应天为天符，承岁为岁直，三合为治。

各终期日：期，就是一年；期日，就是三百六十五日。每运各主一年，所以说『各终期日。』太始天元册：古书名，张景岳：『太始天元册文盖太古之文，所以纪天元者也。』太虚廖廓：马莳：『太虚者，元极也；廖廓者，无有边际之义。』按『太虚』即天空，太虚廖廓，说天空无穷而广大。坤元：指地之德，为生长万物的根元。九星：张景岳：『九星者，天蓬一、天芮二、天冲三、天辅四、天禽五、天心六、天任七、天柱八、天英九也。』七曜：马莳：『七曜谓日、月、金、木、水、火、土星也。运行于天，有迟有速，有顺有逆，犹人君之有政事也。又称七政。』品物：品，言其众多。品物就是万物。太过不及：阳年为『太过』，阴年为『不及』。天符：主运与司天之六气相符的叫做天符。岁直：主运与年支相同的叫做岁直。三合：主运、司天、年支，三者相同的叫做三合。

黄帝说：我想听听关于五运分主四时是怎样的呢？鬼臾区说：五运各能主一年，不是单独只主四时。黄帝说：请你把其中的道理讲给我听听。鬼臾区说：臣久已考查过《太始天元册》，文中说：广阔无边的天空，是物质生化之本元的基础，万物滋生的开始，五运行于天道，终而复始，布施天地真元之气，概括大地生化的本元，九星悬照天空，七曜按周天之度旋转，于是万物有阴阳的不断变化，有柔刚的不同性质，幽暗和显明按一定的位次出现，寒冷和暑热，按一定的季节往来，这些生生不息之机，变化无穷之道，宇宙万物的不同形象，都表现出来了。我家研究这些道理已有十世，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说：好。什么叫气有多少，形有盛衰呢？鬼臾区说：阴气和阳气各有多少的不同，厥阴为一阴，少阴为二阴，太阴为三阴，少阳为一阳，阳明为二阳，太阳为三阳，所以叫作三阴三阳。形有盛衰，指天干所主的运气，各有太过、不及的区别。例如开始是太过的阳年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不及的阴年，不及的阴年过后，从之而来的是太过的阳年。只要明白了迎之而至的是属于什么气，随之而至的是属于什么气，对一年中运气的盛衰情况，就可以预先知道。凡一年的中运之气与司天之气相符的，属于『天符』之年，一年的中运之气与岁支的五行相同的，属于『岁直』之年，一年的中运之气与司天之气及年支的五行均相合的，属于『三合』之年。

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区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

帝曰：上下周纪，其有数乎？鬼臾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

上下相召：马莳：『上者天也，下者地也。上下相召者，天右旋之阴阳加于地下，地左转之阴阳临于天上，而相召，以治岁治步也。』也就是天地之气相互感召的意思。天之阴阳：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分属三阴三阳。木火土金水火：五行本是五个，而此为六个，是因为火分君火与相火，所以火有二。地之阴阳：就是主时之气的三阴三阳。王冰：『木初气也，火二气也，相火三气也，土四气也，金五气也，水终气也，以其在地应天，故云下应也，气在地，故曰地之阴阳也。』『水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十六字，文意重复，疑是衍文。应天之气，动而不息：张景岳：『应天之气，五行之应天干也。动而不息，以天加地而六甲周旋也。』地之运有五，而天之气有六，五六相合，六多五少，少则动速，所以说『动而不息。』五岁而右迁：例如甲子年为土运，至己巳年又为土运，这就是五岁而右迁的道理。应地之气，静而守位：张景岳：『应地之气，天气之应地支也。静而守位，以地承天而地支不动也。』天之六气与地之五运相合，而六气对五运来说，因其多一，是比较静止的，所以说『静而守位』，六年一周，所以说『六期而环会』。上下周纪：高士宗：『五岁右迁，六期环会，上下相召，为周为纪。』就是天干在上，五岁为一周，地支在下，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地之阴阳虽亦有二火，然后因为君火主神明，只有相灭主运，所以运仅有五，而气有六。七百二十气为一纪：气指节气，一年共有二十四个节气，五与六相合。一周：一周是甲子相合的一周，甲子相合共得六十个不同的年辰，所以六十年为一周。

黄帝说：天气和地气互相感召是怎样的呢？鬼臾区说：寒、暑、燥、湿、风、火，是天的阴阳，三阴三阳上承之。木、火、土、金、水、火，是地的阴阳，生长化收藏下应之。上半年天气主之，春夏为天之阴阳，主生主长；下半年地气主之，秋冬为地之阴阳，主杀主藏。天气有阴阳，地气也有阴阳。因此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要想知道天地阴阳的变化情况，就要了解，五行应于天干而为五运，常动而不息，故五年之间，自东向西，每运转换一次；六气应于地支，为三阴三阳，其运行较迟，各守其位，故六年而环周一次。由于动和静互相感召，天气和地气互相加临，阴气和阳气互相交错，而运气的变化就发生了。

黄帝说：天气和地气，循环周旋，有没有定数呢？鬼臾区说：司天之气，以六为节，司地之气，以五为制。司天之气，六年循环一周，谓之一备；司地之气，五年循环一周，谓之一周。主运之气的火运，君火是有名而不主令，相火代君宣化火令。六气和五运互相结合，七百二十气，谓之一纪，共三十年；一千四百四十气，共六十年而成为一周，在这六十年中，气和运的太过和不及，都可以出现了。

帝曰：夫子之言，上终天气，下毕地纪，可谓悉矣。余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鬼臾区曰：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谨奉天道，请言真要。

帝曰：善言始者，必会于终，善言近者，必知其远，是则至数极，而道不惑，所谓明矣。愿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条理，简而不匮，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纲纪。至数之要，愿尽闻之。鬼臾区曰：昭乎哉问？明乎哉道！如鼓之应桴，响之应声也。臣闻之，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至数之机：至数，指五运六气相合的定数。五运六气之交错轮转，六十年中有一定的规律，所以叫做至数之机。迫迮：『迮』音窄。『迫迮』有切近而深细的意思。

黄帝说：先生所谈论的，上则终尽天气，下则穷究地理，可以说是很详尽了。我想在听后把它保存下来，上以调治百姓的疾苦，下以保养自己的身体，并使百姓也都明白这些道理，上下和睦亲爱，德泽广泛流行，并能传之于子孙后世，使他们不必发生忧虑，并且没有终了的时候，可以再听你谈谈吗？鬼臾区说：气运结合的机理，很是切近而深切，它来的时候，可以看得见，它去的时候，是可以追溯的。遵从这些规律，就能繁荣昌盛，违背这些规律，就要损折夭亡；不遵守这些规律，而只按个人的意志去行事，必然要遇到天然的灾殃。现在请让我根据自然规律讲讲其中的至理要道。

黄帝说：凡是善于谈论事理的起始，也必能领会其终结，善于谈论近的，也必然就知道远的。这样，气运的至数虽很深远，而其中的道理并不至被迷惑，这就是所谓明了的意思。请先生把这些道理进一步加以推演，使它更有条理，简明而又不贫乏，永远相传而不至于绝亡，容易掌握而不会忘记，使其能提纲挈领，至理扼要，我想听你详细地讲讲。鬼臾区说：你说的道理很明白，提的问题也很高明啊！好像鼓槌击在鼓上的应声，又像发出声音立即得到回响一样。臣听说过，凡是甲己年都是土运治理，乙庚年都是金运治理，丙辛年都是水运治理，丁壬年都是木运治理，戊癸年都是火运治理。

帝曰：其于三阴三阳，合之奈何？鬼臾区曰：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巳亥之岁，上见厥阴。少阴所谓标也，厥阴所谓终也。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元。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论！请著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

子午之岁，上见少阴：逢子年午年，则少阴司天在上，因三阴三阳为六气之上奉于天，所以称上见。可参考看前附表（五）。少阴所谓标也，厥阴所谓终也：张景岳：『标，首也；终，尽也。六十年阴阳之序，始于子午，故少阴谓标；尽于巳亥，故厥阴为终。厥阴之上，风气主之：三阴三阳是六气的代表名称，所以称之『之上』。六元：张景岳：『三阴三阳者，申六气之化为之主，而风化厥阴，热化少阴，湿化太阴，火化少阳，燥化阳明，寒化太阳，故六气谓本，三阴三阳谓标也。然此六者，皆天元一气之所化，一分为六，故曰六元。』

黄帝说：三阴三阳与六气是怎样相合的呢？鬼臾区说：子午年是少阴司天，丑未年是太阴司天，寅申年是少阳司天，卯酉年是阳明司天，辰戌年是太阳司天，巳亥年是厥阴司天。地支十二，始于子，终于亥，子是少阴司天，亥是厥阴司天，所以按这个顺序排列，少阴是起首，厥阴是终结。厥阴司天，风气主令；少阴司天，热气主令；太阴司天，湿气主令；少阳司天，相火主令；阳明司天，燥气主令；太阳司天，寒气主令。这就是三阴三阳的本元，所以叫做六元。黄帝说：你的论述很伟大，也很高明啊！我将把它刻在玉版上，藏在金匮里，题上名字，叫做《天元纪》。

五运行大论

本篇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气候等学说，是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来演绎说明的。又阐述了五行学说，是因观察到自然界中存在着五种不同的气色而创始，并说明了它的基本规律。所谓『五运』，即五行之气，因其变化运行，即称『五运行』。本篇内容都是讨论这些问题，故以五运行名篇。五运的发展和六气的位置、运行方向和次序，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人体和万物生化的影响。

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现八极，考建五常，请天师而问之曰：论言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余闻五运之数于夫子，夫子之所言，正五气之各主岁尔，首甲定运，余因论之。鬼臾区曰：土主甲已，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王，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明主之；丑未之上，太阳主之；寅申之上，少阳主之；卯酉之上，阳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阳主之；巳亥之上，厥阴主之。不合阴阳，其故何也？

歧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阴阳也。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天纲：指天文之大纲，如黄道、二十八宿、地平方位等等。八极：张志聪：『地之八方也。』考建五常：张景岳：『考，察也；建，立也；五常，五行气运之常也。』即观察推求五行运气之大法。

论：新校正：『群论谓阴阳应象大论及气交变大论等篇。』夫子之所言：指六节藏象论中岐伯所说的话。不合阴阳：指三阴三阳之六气与五运，和一般的说法有不相符合之处，例如甲已在五运属土，而在五行则甲属木已属土，亥子在五行均属水，而在六气则亥为厥阴风木，子为少阴君火等等。

黄帝坐在明堂里，开始厘正天之纲纪，考建五气运行的常理，向天师岐伯请问道：在以前的医论中曾经言道，天地的动静，是以自然界中变化莫测的物象为纲纪，阴阳升降，是以寒暑的更换，显示它的征兆。我也听先生讲过五运的规律，先生所讲的仅是五运之气各主一岁。关于六十甲子，从甲年开始定运的问题，我又与鬼叟区进一步加以讨论，鬼叟区说，土运主甲已年，金运主已庾年，水运主丙辛年，木运主丁壬年，火运主戊癸年。子午年是少阴司天，辰戌是太阴司天，巳亥年是厥阴司，这些，与以前所论的阴阳不怎么符合，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他是阐明其中的道理的，这里指的是天地运气的阴阳变化。关于阴阳之数，可以数的，是人身中的阴阳，因而合乎可以数的出的阴阳之数。至于阳明的变化，若进一步推演之，可以从十而至百，由千而及万，所以天地的变化，不能用数字去类推，只能从自然万象的变化中去推求。

帝曰：愿闻其所始也。岐伯曰：昭乎能问也！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氏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考，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帝曰：善。《论》言无地者，万物之上下，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未知其所谓也。岐伯曰：所谓上下者，岁上下见阴阳之所在也。左右者，诸上见厥阴，左少阴，右太阳；见少阴，左太阴，右厥阴；见太阴，左少阳，右少阴；见少阳，左阳明，右太阴；见阳明，左太阳，右少阳；见太阳，左厥阴，右阳明。所谓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

『丹天』『黅天』『苍天』『素天』『玄天』：丹是赤，黅是黄，苍是青，素是白，玄是黑。据传说，上古观天时，见有五色之云气，横亘于天空，所以有丹、黅、苍、素、玄五天之气的说法。『经于牛女戊分』：经，就是横亘；牛女，以及下文的心尾、危室柳鬼、亢氏昂毕、张翼娄胃、奎璧角轸等，都是二十八宿的名称。二十八宿是古代测天的基础。戊分，即奎璧二宿之位。己分：即角轸二宿之位。天地之门户：太阳之视运动，位于奎璧二宿时正当由春入夏之时；位于角轸二宿时正当由秋入冬之时，夏为阳中之阳，冬为阴中之阴，所以古人称『奎璧角轸』为天地之门户。论言：指鬼臾区所说，见天元纪大论。上下，左右：上指司天，下指在泉，左右指司天之左右。司天之左右，称为『间气』。面北而命其位：上为南，下为北。面向南方时的左右和面向北方时的左右恰恰相反，故经文说明司天的左右是面向北方时所定的左右。

黄帝说：我想听听运气学说是怎样创始的。岐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高明啊！我曾看到《太始天元册》文记载，赤色的天气，经过牛、女二宿及西北方的戊分；黄色的天气，经过心、尾二宿及东南方的已分；青色的天气，经过危、室二宿与柳、鬼二宿之间；白色的天气，经过亢、氐二宿与昴、毕二宿之间；黑色的天气，经过张、翼二宿与娄、胃二宿之间。所谓戊分，即奎、壁二宿所在处，己分，即角、轸二宿所在处，奎、壁正当秋分时，日渐短，气渐寒，角、轸正当春分时，日渐长，气渐暖，所以是天地阴阳的门户。这是推演气候的开始，自然规律的所在，不可以不通。

黄帝说：好。在天元纪大论中曾说：天地是万物的上下，左右是阴阳的道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岐伯说：这里所说的『上下』指的是从该年的司天在泉，以见阴阳所在的位置。所说的『左右』指的是司天的左右间气，凡是厥阴司天，左间是少阴，右间是太阳；少阳司天，左间是少阴，右间是厥阴；太阴司天，左间是少阳，右间是少阴；少阳司天，左间是阳明，右间是太阴；阳明司天，左间是太阳，右间是少阳；太阳司天，左间是厥阴，右间是阳明。这里说的左右，是面向北方所见的位置。

帝曰：何谓下？岐伯曰：厥阴在上，则少阳在下，左阳明，右太阳；少阴在上，则阳明在下，左太阳，右少阳；太阴在上，则太阳在下，左厥明，右阳明；少阳在上，则厥朗在下，左少朋，右太阳；阳明在上，则少阴在下，左太阳，右厥阴；太阳在上，则太阴在下，左少阳，右少阴。所谓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帝曰：气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临上，不当位也。帝曰：动静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

左阳明，右太阳：指在泉之左右。上下相遘：指流行之客气，下指主气，上下相遘就是司天在泉之客气与主时之气相交。寒暑相临：指流行之客气，加临于主时之六气。相得：相互生旺的为相得。不相得：相互克制的为不相得。以下临上：指君火与相火，君火为上，相火为下，二火相加，本为相得，然须分别，若下加于上为逆。上加于下为顺。一说：『下为子，上为母，如土临火、火临木、木临水、水临金、金临土，以子临母，故为不相得。』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张景岳：『上者右行，言天气右旋，自东而西以降于地。下者左行，君地气左转，自西而东以升于天。』此以面向南方之位置而言。

黄帝说：什么叫做在泉？岐伯说：厥阴司天，则少阳在泉，在泉的左间是阳明，右间是太阴；少阳司天则阳明在泉，在泉的左间是太阳，右间是少阳；太阴司天则太阳在泉，在泉的左间是厥阴，右间是阳明；少阳司天则厥阴在泉，在泉的左间是少阴，右间是太阳；阳明司天则少阴在泉，在泉的左间是太阴，右间是厥阴；太阳司天则太阴在泉，在泉的左间是少阳，右间是少阳。这里所说的左右是面向南方所见的位置。客气和主气互相交感，客主之六气互相加临，若客主之气相得的就属平和，不相得的就要生病。

黄帝说：若客主之气相得而生病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气相得指的气生主气，若主气生客气，是上下颠倒，叫做下临上，仍属不当其位，所以也要生病。黄帝说：天地的动静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天在上，自东而西是向右运行；地在下，自东而西是向左运行，左行和右行，当一年的时间，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及其余数四分度之一，而复会于原来的位置。

帝曰：余闻鬼臾区日：应地者静。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谓也。愿闻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运迁复，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犹不能遍明。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视其象，虽远可知也。

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大虚之中者也。帝曰：冯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也。故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固矣。

应地者静：见天元纪大论解释。上候：上等的意思。天运之候。纬虚：虚，指太虚——宇宙。纬，就是日月五行循行于太空的意思。丽：有附着的意义。因为五行事有形的物质，未有不附着在地上而得全其形体的。五行丽地：五行附着于大地。形类：凡是有形的物类，不论动植或矿物都属于形类。应天之精气：指日月五行。古人认为日月五星之行本来源是天——宇宙，所以称为应天之精气。冯：与『凭』字通。张景岳：『言地在太虚之中而不坠者，果亦有所依凭否？』寒暑六入：寒暑指一年，六指六气，六气下临大地如自外而入，故称六入。令虚而生化：古人认为实则不能接受外来的东西，不接受外来的东西就不能生化，因为六气的影响能使大地生化万物，所以说『令虚而生化』了。

黄帝说：我听到鬼臾区说：应地之气是静止而不动的。现在先生乃说：『下者左行』，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想听听是什么道理。岐伯说：天地的运动和静止，五行的递迁和往复，鬼臾区虽然知道了天的运行情况，但是没有全面的了解。关于天地变化的作用，天显示的是日月二十八宿等星象，地形成了有形的物质。日月五星围绕在太空之中，五行附着在大地之上。所以地载运各类有形的物质。太空布列受天之精气的星象。地之形质与天之精气的运动，就像根本和枝叶的关系。虽然距离很远，但通过对形象的观察，仍然可以晓得他们的情况。

黄帝说：大地是不是在下面呢？岐伯说：应该说大地是在人的下面，在太空的中间。黄帝说：它在太空中间依靠的是什么呢？岐伯说：是空间的大气把他举起来的。燥气使它干燥，暑气使它蒸发，风气使它动荡，湿气使它滋润，寒气使它坚实，火气使它温暖。所以风寒在于下，燥热在于上，湿气在于中，火气游行于中间，一年之内，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下临于大地，由于他感受了六气的影响而才化生为万物。所以燥气太过地就干燥，暑气太过地就炽热，风气太过地就动荡，湿气太过地就泥泞，寒气太过地就坼裂，火气太过地就坚固。

帝曰：天地之气，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气，胜复之作，不形于诊也。《脉法》曰：天地之变，无以脉诊，此之谓也。帝曰：间气何如？岐伯曰：随气所在，期于左右。

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不当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阴阳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顺。

天地之气：张志聪：『天地之气者，五运六气也。』即指司天在泉之气。胜复：克贼侵犯称为胜。复，就是报复的意思。张志聪：『胜复之作者，淫胜鬱复也。』间气：六气除一气司天一气在泉之外，位于司天及在泉左右的，也就是加于初气二气四气与五气上的称为间气。左右：指脉搏的左右。张景岳：『左右者，左右寸尺也。』不当其位：高士宗：『不当其位，即上文云，以下临上不当位也。』迭移其位：指左右相反。王冰：『谓左见右脉，右见左脉。』张景岳：『迭，更也，应见不见而移易于他位也。』失守其位：王冰：『已见于他乡，本宫见贼杀之气，故病危。』张景岳：『克贼之脉见而本位失守也。』 失守其位即，在相应的部位不见本脏之脉，反见相克之脉。阴阳交：王冰：『交，谓岁当在阴在右脉反见左，岁当在阳在左脉反见右，左右交见，是谓交。若左独然，是不相应，非交也。』

黄帝说：司天在泉之气，对人的影响，从脉上怎样观察呢？岐伯说：司天在泉之气，胜气和复气的发作，不表现于脉搏上。《脉法》上说：司天在泉之气的变化，不能根据脉象进行诊察。就是这个意思。黄帝说：间气的反应怎样呢？岐伯说：可以随着每年间气应于左右手的脉搏去测知。

黄帝说：怎样测知呢？岐伯说：脉气与岁气相应的就平和，脉气与岁气相违的就生病，相应之脉不当其位而见于他位的要生病，左右脉互移其位的要生病，相应之脉位反见于克贼脉象的，病情危重，两手尺脉和寸脉相反的，就要死亡，左右手互相交见的，也要死亡。首先要确立每年的运气，以测知岁气与脉象相应的正常情况，明确左右间气应当出现的位置，然后才可以预测人的生死和病情的逆顺。

帝曰：寒暑燥湿风火，在人合之，奈何？其于万物，何以生化？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气为柔，在藏为肝。其性为暄，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色为苍，其化为荣，其虫毛，其政为散，其令宣发，其变摧拉，其眚为陨，其味为酸，其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肝，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柔：物体有刚有柔，金玉土石是刚的形体，草木倮虫是柔的形体。所以王冰谓『风化所行，则物体柔软。』虫：古人所说的虫，是包括多数或全部动物在内的，例如大戴礼说：『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有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政』『令』：令，有行使权力之义；政，为统率和管理。政与令往往在一起讲，称为政令，因古人认为四时气候以及万物的变化，是受宇宙界的自然力量所控制的，在各个不同季节里，它的统治和行使的权力各有不同，而万物的变化也各有不同，这就是张志聪所谓：『德化者，气之详也，政令者，气之章也。』眚：音省，灾害之义。

黄帝说：寒暑燥湿风火六气，与人体是怎样应和的呢？对于万物的生化，又有什么作用呢？岐伯说：东方应春而生风，春风能使木类生长，木类生酸味，酸味滋养肝脏，肝滋养筋膜，肝气输于筋膜，其气又能滋养心脏。六气在太天深远无边，在人为认识事物的变化规律，在地为万物的生化。生化然后能生成五味，认识了事物的规律，然后能生成智慧，深远无边的宇宙，生成变化莫测的神，变化而生成万物之气机。神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在天应在风，在地应在木，在人体应在筋，在气应在柔和，在脏应在肝。其性为温暖，其德为平和，其功用为动，其色为青，其生化为繁荣，其虫为毛虫，其政为升散，其令为宣布舒发，其变动为摧折败坏，其灾为陨落，其味为酸，其情志为怒。怒能伤肝，悲哀能抑制怒气；风气能伤肝，燥气能克制风气；酸味能伤筋，辛味能克制酸味。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气为息，在藏为心。其性为暑，其德为显，其用为躁，其色为赤，其化为茂，其虫羽，其政为明，其令郁蒸，其变炎烁，其眚燔焫，其味为苦，其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腔热；苦伤气，咸胜苦。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牌生肉，肉生肺。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气为充，在藏为脾。其性静兼，其德为孺，其用为化，其色为黄，其化为盈，其虫倮，其政为谧，其令云雨，其变动注，其眚淫溃，其味为甘，其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脾，酸胜甘。

息：王冰：『息，长也。』礼记月令注：『阳生为息。』可见息就是生长的意义。充：王冰：『土气施化，则万象盈。』即充实肥满之义。兼：二物相并叫做兼，这里是包容万物的意思。盈：高士宗：『其化为盈，物之充也。』即充满丰满之义。倮：无毛无甲无鳞无羽的裸体动物。虫倮，无羽毛麟角蔽身的动物的总称。谧：音密。王冰：『谧，静也，土性安静。』

南方应夏而生热，热盛则生火，火能生苦味，苦味入心，滋养心脏，心能生血，心气通过血以滋养脾脏。变化莫测的神，其具体表现为：在天应在热，在地应在火，在人体应在脉，在气应在阳气生长，在脏应在心。其性为暑热，其德为显现物象，其功用为躁动，其色为赤，其生化为茂盛，其虫为羽虫，其政为明显，其令为热盛，其变动为炎热灼烁，其灾为热灼焚烧，其味为苦，其情志为喜。喜能伤心，恐惧能抑制喜气；热能伤气，寒能克制热气；苦味能伤气，咸味能克制苦味。

中央应长夏而生湿，湿能生土，土能生甘味，甘味入脾，能滋养脾脏，脾能滋肌肉，脾气通过肌肉而滋养肺脏。变化莫测的神，其具体表现为：在天应于湿，在地应于土，人体应于肉，在气应于物体充盈，在脏应于脾。其性安静能兼化万物，其德为濡润，其功用为生化，其色黄，其生化为万物盈满，其虫为倮虫，其政为安静，其令为布化云雨，其变化为久雨不止，其灾为湿雨土崩，其味为甘，其情志为思。思能伤脾，仇能抑制思虑；思能伤肌肉，风能克制湿气，甘味能伤脾，酸味能克制甘味。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气为成，在藏为肺，其性为凉，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色为白，其化为敛，其虫介，其政为劲，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眚苍落，其味为辛，其志为忧。忧伤肺，喜胜优；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气为坚，在藏为肾。其性为凛，其德为寒，其用为藏，其色为黑，其化为肃，其虫鳞，其政为静，其令霰雪，其变凝冽，其眚冰雹，其味为威，其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五气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

成：高士宗：『在气为成者，感秋气而万物成就也。』成熟、成形，都叫做成。介：就是甲，俗称壳。介虫就是有壳的动物。劲：锐利有力称劲。苍落：王冰：『青干而凋落』，即凋谢之义。坚：高士宗：『在气为坚者，感冬气而万物坚凝也。』凛：高士宗：『凛，严厉也。冬气严厉而寒，故其性为禀，其性为凛则其德为。』霰雪：原脱，据《吴注素问》补。凝冽：水结冰为凝，冷极称冽。五气更立：张志聪：『五气，五方之气也；更立，四时之更换也。』就是五气交替主时。

西方应秋而生燥，燥能生金，金能生辛味，辛味入肺而能滋养肺脏，肺能滋养皮毛，肺气通过皮毛又能滋养肾脏。变化莫测的神，其具体表现为：在天应于燥，在地应于金，在人体应于皮毛，在气应于万物成熟，在脏应于肺。其性为清凉，其德为洁净，其功用为坚固，其色为白，其生化为收敛，其虫为介虫，其政为刚劲切切，其令为雾露，其变动为严酷摧残，其灾为青干而凋落，其味为辛，其情志为忧愁。忧能伤肺，喜能抑制忧愁；热能伤皮毛，寒能克制热气；味能伤皮毛，苦味能克制辛味。

北方应冬而生寒，寒能生水，水能生咸味，咸味入肾而能滋养肾脏，肾能滋养骨髓，肾气通过骨髓而能滋养肝脏。变化莫测的神，其具体表现为：在天应于寒，在地应于水，在人体应于骨，在气应于物体坚实，在脏应于肾。其性为严凛，其德为寒冷，其功用为闭藏，其色为黑，其生化为整肃，其虫为鳞虫，其政为平静，其令为霰雪，其变动为水冰气寒，其灾为冰雹，其味为咸，其情志为恐。恐能伤肾，思能抑制恐惧，寒能伤血，燥能克制寒气；咸味能伤血，甘味能克制咸味。

帝曰：病生之变，何如？岐伯曰：气相得则微，不相得则甚。帝曰：主岁何如？岐伯曰：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也。帝曰：善。

相得则微，不相得则甚：指主客气的相生，则病轻；相克则病重。主岁：马莳：『主岁者，亦谓前五方之气各治一岁之政者也。』即五行各主一岁，五行主岁称为五运。己所胜：受制于我的为己所胜。制己所胜：能制服自己所能胜他的——如『木克土』。所不胜：克制我的为己所不胜。侮所不胜：欺侮到自己所不能胜他的——如『木之侮金』。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如木气不足，金即乘而侮之。己所胜，轻而侮之：木气不足，就连己胜之土，亦轻而侮之。寡于畏：很少有怕惧的意思。

黄帝说：邪气致病所发生的变化是怎样的呢？岐伯说：来气与主时之方位相合，则病情轻微，来气与主时之方位不相合，则病情严重。黄帝说：五气主岁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凡气有余，则能克制自己能克制的气，而又能欺侮克制自己的气；气不足，则克制自己的气趁其不足而来欺侮，自己所能克制的气也轻蔑地欺侮自己。由于本气有余而进行欺侮或乘别气之不足而进行欺侮的，也往往要受邪，是因为它无所畏忌，而缺少防御的能力。黄帝说：好。

六微旨大论

本篇阐论天道六六之节，应天气，应地理，主岁主时加临之六气，因所论各节内容，至为精微，故称六微旨。高士宗认为『本经第九篇六节藏象论，为六气之大纲，此则阐明其旨，以悉其微，故曰六微旨大论。』

天体有盛衰，气候有冷热，人体的变化则在气色脉象上。六气学说是根据天体运动的规律而创立的，他们互相牵制，应天气，应地理，突出主岁时加临之六气。

黄帝问曰：呜呼远哉，天之道也！如迎浮云，若视深渊。视深渊尚可测，迎浮云莫知其极。夫子数言谨奉天道，余闻而藏之，心私异之，不知其所谓也。愿夫子溢志尽言其事，令终不灭，久而不绝。天之道，可得闻乎？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明乎哉问，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时也。

帝曰：愿闻天道六六之节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故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阳治之。此所谓气之标，盖南面而待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谓也。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本标不同，气应异象。

气之标：气指六气。气之标，就是三阴三阳为六气之标。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是古代测天以定节气的方法，在最初用『树立木杆』来观看日影，后来逐步改进而成为一种叫做『圭表』的天文仪器。中见厥阴：张景岳：『此以下言三阳各有表里，其气相通，故各有互根之中气也。故火气在上，与厥阴为表里，故中见厥阴，是以相火而兼风木之化也。如以经脉来说，凡互为表里的，在六则互为中见。』象：高士宗：『六气应病不同，故气应异象，象，病形也。又由于少阴，太阳之本标不同，所以其气应之象则各异。』

黄帝问道：天的规律非常深远呀！如仰望空中的浮云，又像看望深渊一样，渊虽深还可以被测知，仰望浮云则不知它的终极之处。先生多次谈到，要小心谨慎地尊奉气象变化的自然规律，我听到以后，都还记不下来，但是心里独自有些疑惑，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请先生热情而详尽地讲讲其中的道理，使它永远地流传下去，久而不致灭绝。你可以把它的规律讲给我听吗？岐伯拜了两拜回答说：你提的问题很高明啊！这是由于运气秩序的变更，表现为自然气象盛衰变化的时位。

黄帝说：我想听听关于天道六六之节的盛衰情况是怎样的？岐伯说；六气司天在泉，有一定的位置，左右间气，是太阳主治；太阳的右间，是厥阴主治；厥阴的右间，是少阴主治；少阴的右间，是太阴主治；太阴的右间，是少阳主治。这就是所说的六气之标，是面向南方而定的位置。所以说，要根据自然气象变化的顺序和盛衰的时间，即曰影移动的刻度，确定位置，南面正立以进行观察。这就是这个意思。少阴司天，火气主治，少阳与厥阴相表里，故厥阴为中见之气；阳明司天，燥气主治，阳明与太阴相表里，故太阴为中见之气；太阳司天，寒气主治，太阳与少阴相表里，故少阴为中见之气；厥阴司天，风气主治，厥阴与少阳相表里，故少阳为中见之气；少阴司天，热气主治，少阴与太阳相表里，故太阳为中见之气；太阴司天，湿气主治，太阴阳明相表里，故阳明为为中见之气。这就是所谓本元之气，本气之下，是中见之气，中见之下，是气之标，由于和标不同，应之于脉则有差异，而病形也就不一样。

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来气不及也；未至而至，来气有馀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岐伯曰：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生则病。帝曰：善。请言其应。岐伯曰：物生，其应也。气脉，其应也。

帝曰：善。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何如？岐伯曰：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

至而至：前一个『至』指时令，后一个『至』指六气。『至而至』就是六气之至与时令相一致。张景岳：『时至气亦至，和平之应也。』至而太过：即下节所谓未至而至。就是未到其时而有其气。张景岳：『时未至而气先至，来气有余也。』地理之应六节气位：『六节气位』指主时之六气，主时之六气，年年相同，所以称为『地理之应』，也就是天元纪大论所谓『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显明：张景岳：『显明者，日出之所，卯正之中，天地平分之处也。』此处指春分节。退行一步：张景岳：『退行一步，谓退于君火之右一步也。』按向右行为退行，一步等于60875日，六步合计365 1/4日为一年，每步平均各主四个节气。承：张景岳：『承之为义有二：』一曰常，一曰变。常者如六气各专一令，一极则一生，循环相承，无所间断，故于六位盛极之下，各有相制之气随之以生，由生而化，由微而著，更相承袭，时序乃成。所谓阳盛之极，则阴生承之，阴盛之极，则阳生承之，亦犹阴阳家，五行胎生之义，此岁气不易之令，故谓之常，常者，四时之序也。变者，如六元正纪大论所谓少阳所至为火生，终为蒸溽，水承相火之象也，……此则因亢而制，因胜而复，承制不常，故谓变，变者，非时这邪也。然曰常曰变，虽若相殊，总之防其太过而成乎造化之用，理则一耳』。

黄帝说：六气有时至而气亦至的，有时至而气不至的，有先时而气至太过的，这是为什么呢？岐伯说：时至而气亦至的，为和平之年；有时至而气不至的，是应至之气有所不及；时未至而气已至，是应至之气有余。黄帝说：时至而气不至，时未至而气已至的会怎样呢？岐伯说：时与气相映的是顺，时与气不相应的是逆，逆就要发生反常的变化，反常的变化就是要生病。黄帝说：好，请你再讲讲其相应的情况。岐伯说：万物对六气的感应，表现其生长的情况。六气对于人体的影响，从脉象上可以反映出来。

黄帝说：好。我想听你讲讲六气之应于地理位置是怎样的呢？岐伯说：显明正当春分之时，它的右边，为君火主治之位；君火的右边，再退行一步，为相火主治之位；再退行一步，为土气主治之位；再退行一步，为金气主治之位；再退行一步，为水气主治之位；再退行一步，为木气主治之位；再退行一步，为君火主治之位。六气各有相克之气，承于其下，以制约之。水能制火，相火的下面，水气承之；土气承之；木能制土，土位的下面，风气承之；阴能制阳，君火的下面，阴精承之。

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邪则变甚，正则微。帝曰：何谓当位？岐伯曰：木运临卯，火运临午，上运临四季，金运临酉，水运临子。所谓岁会，气之平也。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岁不与会也。

帝曰：土运之岁，上见太阴；火运之岁，上见少阳、少阴；金运之岁，上见阳明；木运之岁，上见厥阴；水运之岁，上见太阳。奈何？岐伯曰：天之与会也。故《天元册》曰天符。帝曰：天符岁会，何如？岐伯曰：太一天符之会也。帝曰：其贵贱何如？歧伯曰：天符为执法，岁会为行令，太一天符为贵人。帝曰：邪之中也，奈何？岐伯曰：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

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张景岳：『亢者，盛之极也。制者，因其极而抑之也。盖阴阳五行之道，亢极则乖，而强弱相残矣，故凡有偏盛，则必有偏衰；使强无所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日甚，所以亢而过甚，则害乎所胜，而承其下者，必从而制之。……天盛极有制，则无亢害，无亢害则生化出乎自然。』外列盛衰：张志聪：『外列盛衰者，谓外列主岁之气，有盛有衰，如主岁之气与主时之气，交相亢极则为害更甚，故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也。』位：指十二地支分布在地平方位上的位置。『当其位』指子午卯酉四方之正位，以及辰戌丑未兼属中央土位的位置。『非其位』指不在五方正位的寅巳亥。四季：指辰戌丑未四个方位。岁会：又称岁直或称岁位。岁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地支与天干的五行属性相同，（二）当五方之正位。因此所谓岁会，是该岁的天干与地支相会于五方正位。例如：『木运临卯』木属东方卯位，是天干与地支既同属木又属同一方位，故为岁会。气之平：就是平气。天之与会：王冰：『天气与运气相逢会也。』即司天与中运相符合。『太乙天符』：就是天元纪大论所说的『三合』。『执法』『行令』『贵人』：王冰：『执法犹相辅，行令犹方伯，贵人犹君主。』张景岳：『执法者位于上，犹执政也；行令者位乎下，犹诸司也；贵人者，统乎上下，犹君主也。』

黄帝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六气亢盛时就要为害，相承之气，可以制约它，递相制约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化，在四时之气中表现为气盛者必衰，衰者必盛，若亢盛为害则生化之机毁败紊乱，必然发生大病。黄帝说：气的盛衰是怎样的呢？岐伯说：不当其位的是邪气，恰当其位的是正气，邪气则变化很严重，正气则变化很轻微。黄帝说：怎样叫作恰当其位呢？岐伯说：例如木运遇到卯年，火运遇到午年，土运遇到辰、戌、丑、末年，金运遇到酉年，水运遇到子年，乃是中运之气与年之方位五行之气相同。所说的『岁会』，为运气和平之年。黄帝说：不当其位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就是中运之气与年之方位五行之气相会。

黄帝说：土运之年，遇到太阴司天；火运之年，遇到少阳、少阳司天；金运之年，遇到太阳司天；木运之年，遇到厥阴司天；水运之年，遇到太阳司天是怎样的呢？岐伯说：这是中运与司天相会。所以《天元册》中叫做『天符』。黄帝说：既是『天符』，又是『岁会』的是怎样的呢？岐伯说：这叫做『太一天符』。黄帝说：它们有什么贵贱的不同吗？岐伯说：天符好比执法，岁会好比行令，太一天符好比贵人。黄帝说：邪气中人发病时，三者有什么区别呢？岐伯说：中于执法之邪，发病快速而危重；中于行令之邪，发病缓慢而持久；中于贵人之邪，发病急剧而多死。

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远，其害微。所谓二火也。帝曰：善。愿闻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谓步者，六十度而有奇。故二十四步，积盈百刻而成日也。

帝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岐伯曰：位有终始，气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异也。

帝曰：求之奈何？岐伯曰：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谨候其时，气可与期。

步：六气的步位。六十度而有奇：张景岳：『一日一度，度即日也。周岁共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以六步分之，则每步得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故曰有奇也。』按六十度就是六十日，有奇就是有零，周末之度365 1/4度，等于一年，一年六步，每步等于365.25÷6=60.875度。积盈百刻而成日：盈，指0.25度。古人以一日分为百刻。24步=4周天。0.25度×4=1度=100刻=1日。位：高士宗：『位者，主时之定位。』初中：指一步之气，又有初气与中气之分。上下不同：上指天干，下指地支。生年之天干地支不同，所以说『上下不同』。岁立：张景岳：『干支合而六十年之岁气立。』期：推求之义。

黄帝说：主气客气位置互易时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君位客气居于臣位主气之上的为顺，臣位客气，居于君位主气之上的为逆。逆者发病快而急，顺者发病慢而轻。这里主要是指君火的相火说的。黄帝说：好。我想听听关于六步的情况是怎样的？岐伯说：所谓『步』，就是指六十度有零的时间，每年是六步，所以在二十四步中，也就是四年内，积每年刻度的余数共为一百刻，就成为一日。

黄帝说：六气应与五行的变化是怎样的呢？岐伯说：每一气所占的位置，是有始有终的，一气中又分为初气和中气，由于天气和地气的不同，所以推求起来，也就有了差异。黄帝说：怎样推求呢？岐伯说：天气始于天干之甲，地气始于地支之子，子和甲交和起来，就叫『岁立』，紧密地注意交气的时间，六气变化的情况，就可以推求出来。

帝曰：愿闻其岁，六气始终，早晏何如？岐伯曰：明乎哉问也！甲子之岁，初之气，天数始于水下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二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三之气，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四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五之气，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六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所谓初六，天之数也。

乙丑岁，初之气，无数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二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下百刻；三之气，始于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四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五之气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六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所谓六二，天之数也。

水下一刻：古代无钟表，用铜壶贮水，壶上穿一个小孔，使水自然经小孔滴漏以为记时之器，名叫漏壶。壶中所贮水量恰巧一昼夜漏尽，在壶面刻着101条横线，横线与横线之间称为刻，合计共得100刻，每刻又分为十分。所谓水下一刻，是壶水贮满至第一条横条处开始下滴，水面微低于第一条横线的一刹那间。如果以现代的习惯来说，应该称为零刻，古人以其微低于第一条横线，所以称为水下一刻，若水漏至第二条横线，就称为终于一刻，从真正的一刻开始，就称为始于二刻，同时在分数方面，古人的习惯也是这样，例如甲子岁初之气终于八十七刻半，二之气就始于八十七刻六分了。又，终于某刻分是指六十日以后的刻分，而不是当天的刻分。『初六』、『天之数』：初六，指以甲子年开始六气的第一周。天，指天之六气；数，指六气始终的刻分数。

黄帝说：我想听听关于每年六气的始终早晚是怎样的？岐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是很高明的啊！甲子之年，初之气，天时的刻数，开始于水下一刻，终于八十七刻五分；二之气，开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七十五刻；三之气，开始于七十六刻，终止于六十二刻五分；四之气，开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止于五十刻；五之气，开始于五十一刻，终止于三十七刻五分；六之气，开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二十五刻。这就是所说的第一个六步，天时终始的刻数。

已丑之年，初之气，天时的刻数，开始于二十六刻，终止于十二刻五分；二之气，开始于十二刻六分，终止于漏水下至一百刻；三之气，开始于一刻，终止于八十七刻五分；四之气，开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七十五刻；五之气，开始于七十六刻，终止于六十二刻五分；六之气，开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止于五十刻。这就是所说的第二个六步，天时始终的刻数。

丙寅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二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三之气，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四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下百刻；五之气，始于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六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所谓六三，天之数也。

丁卯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二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三之气，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四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五之气，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六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下百刻。所谓六四，天之数也。次戊辰岁，初之气复始于一刻。常如是无已，周而复始。

次：六气始终刻分早晏的一个周期为四年，第五年为第二个周期开始，所以用『次』字。

丙寅之年，初之气，天时的刻数开始于五十一刻，终止于三十七刻五分；二之气，开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二十五刻；三之气，开始于二十六刻，终止于十二刻五分；四之气，开始于十二刻六分，终止于漏水下至一百刻；五之气，开始于一刻，终止于八十七刻五分；六之气，开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七十五刻；这就是所说的第三个六步，天时终始的刻数。

丁卯之年，初之气，天时的刻数开始于七十六刻，终止于六十二刻五分；二之气，开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止于五十刻；三之气，开始于五十一刻，终止于三十七刻五分，四之气，开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二十五刻；五之气，开始于二十六刻，终止于十二刻五分；六之气，开始于十二刻六分，终止于漏水下至一百刻。这就是所说的第四个六步，天时终始的刻数。依次相推便是戊辰年，初之气又开始于一刻，经常如此，没有终时，一周之后又重新开始。

帝曰：愿闻其岁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问世也！日行一周，天气始于一刻。日行再周，天气始于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气始于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气始于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气复始于一刻。所谓一纪也。是故寅午戌岁气会同；卯未亥，岁气会同，辰申子岁气会同；巳酉丑岁气会同。终而复始。帝曰：愿闻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

帝曰：何谓气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帝曰：何谓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气同法。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初者，地气也；中者，天气也。

岁候：这里指一年之六气运行始终总刻分数，以一年来计算。日行：古人所谓日行，即今天文学上所说的『太阳视运动』，这种运动又称为『视行』。日行一周，即太阳在天体的视运动轨道（黄道）上循行一周，就是一年，古人以甲子年算起所以日行一周是指甲子年，二周指乙丑年。一纪：此处以四年为一纪。纪，就是标志。一纪就是标志一个循环，例如五运以五年为一纪，六气以六年为一纪，六气与五运相合则三十年为一纪。岁气会同：岁气，指一年中六气始终的刻分数。会同，就是复归相同的意思。用：指六气的作用。高士宗：『用者，变化动静升降出入也。』本：就是六元——风、热、湿、火、燥、寒，六气属天，故为天气之本。位：张景岳：『位者，地之六步，木、火、土、金、水、火是也。主时之六位，属于地，故为地之位。』天枢：张景岳：『枢，枢机也。居阴阳升降之中是为天枢。』按物之中点称枢，天枢就是天地相交之中点，也就是所谓气交之分。三十度而有奇：一步六十度有奇，初气与中气各占一半，所以说三十度有奇。

黄帝说：我想听听每年的计算方法？岐伯说：你问得很详尽啊！太阳运行第一周时，天时开始于一刻；太阳运行于第二周时，天时开始于二十六刻；太阳运行于第三周时，天时开始于五十一刻；太阳运行于第四周时，天时开始于七十六刻；太阳运行于第五周时，天时又开始于一刻。天气四周大循环，就叫做『一纪』。所以寅、午、戌三年，岁时与六气会同，卯、未、亥、三年，岁时与六气会同，辰、申、子三年，岁时与六气会同，巳、酉、丑三年，岁时与六气会同，周流不息，终而复始。黄帝说：我想听听六步的运用。岐伯说：谈论天气的变化，当推求于六气的本元；谈论地气的变化，当推求于六气应五行之位；谈论人体的变化，当推求于气交。

黄帝说：什么是气交呢？岐伯说：天气居于上位，低气居于下位，上下交互于气交之中，为人类所居之处。所以说，天枢以上，天气主之，天枢以下，地气主之；在气交之处，人气顺从天地之气的变化，万物由此而生。就是这个意思。黄帝说：什么是初气中气呢？岐伯说：初气占一气中的三十度有零。中气也是这样。黄帝说：为什么要分初期和中气呢？岐伯说：是为了区别天气与地气用事的时间。黄帝说：我想听你详尽地讲讲。岐伯说：初气为他气用事，中气为天气用事。

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帝曰：愿闻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

帝曰：善。寒湿相遘，燥热相临，风火相值，其有间乎？岐伯曰：气有胜复。胜复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变，变则邪气居之。

更用：相互为用之意。张景岳：『天无地之升，则不能降，地无天之降，则不能升，故天地更相为用。』相召：召，招也，相互吸着感应。相因：互为因果，与更用之意同。『遘』『临』『值』：都是遇合的意思。有德有化，有用有变：德，是特性；化，是生息；用，是作用；变，是变异或变质。

黄帝说：它们的升降是怎样的呢？岐伯说：气的升降，是天气和地气互相作用的结果。黄帝说：我想听听它们的互相作用是怎样的？岐伯说：地气可以上升，但升到极点就要下降，而下降乃是天气的作用；天气可以下降，但降到极点就要上升，而上升乃是地气的作用。天气下降，其气乃流荡于地；地气上升，其气乃蒸腾于天。由于天气和地气的相互招引，上升和下降的相互为因，天气和地气才能不断地发生变化。

黄帝说：好。寒气与湿气相遇，燥气与热气相接，风气与火气相逢，会有一定的时间吗？岐伯说：六气都有太过的胜气和胜极而复的复气，胜气和复气的不断发作，使气有正常的功用，有生化的性能，有一定的作用，有异常的变化，异常变化就要产生邪气。

帝曰：何谓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故气有往复，用有迟速，四者之有，而化而变，风之来也。

帝曰：迟速往复，风所由生，而化而变，故因盛衰之变耳。成败倚伏游乎中，何也？岐伯曰：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

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

极：衰颓败坏称极，也就是发展到末了的阶段。往复：前进为往，后退为复。气旺则前进，衰则后退。倚伏：相因叫倚，隐藏叫伏。倚伏，就是隐藏着相互的因果。

黄帝说：什么是邪气？岐伯说：物体的新生，是从化而来，物体到极点，是由变而成，变和化的互相斗争与转化，乃是成败的根本原因。由于气有往来进退，作用有缓慢与迅速，有进退迟速，就产生了化和变，并发生了六气的变化。

黄帝说：气有迟速进退，所以发生六气变化，有化有变，是由于气的盛衰变化所致。成和败相互为因，潜处于事物之中，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成败互因的关键在于运动，不断的运动，就会发生不断的变化。

黄帝说：运动有一定的时间吗？岐伯说：不生不化，乃是相对稳定的时期。

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故曰：无形无患。此之谓也。

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与道合同，惟真人也。帝曰：善。

黄帝说：物有不生不化吗？岐伯说：物体的内部存有生生不息之机，名曰『神机』，物体的外形依赖于气化的作用而存在，名曰『气立』。若出入的功能废止了，则『神机』毁灭，升降的作用停息了，则『气立』危亡。因此，没有出入，也就不会有发生、成长、壮实、衰老与灭亡；没有升降，也就不会有发生、成长、变化、收敛与闭藏。所以升降出入，是没有一种物体不具备的。因而物体就像是生化之器，若器物的形体不存在了，则升降出入、生化之机也就停止了。因此说，任何物体，无不存有出入升降之机。不过化有大小的不同，时间有远近的区别，不管大小远近，贵在保持正常，如果反常，就要发生灾害。所以说离开了物体的形态，也就无所谓灾害。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说：好。有没有不生不化的呢？岐伯说：你问得很详尽啊！能够结合自然规律而适应其变化的，只有『真人』。黄帝说：好。

气交变大论

本篇内容主要说明阴阳五运之气的太过与不及，引起自然界万物的灾害和与人体发病的联系，认为这些灾害和疾病的发生，是因为气化相交起了逆常变化而促成的，所以这种变化称为『气交变』。又马莳：『此篇专明气交之变，乃五运太过不及，德化政令，常变胜复为病之事。』故名篇。

论自然环境对人和万物的影响。阴阳和五运之气的消长胜负关系。德、化、政、令等五运正常功能和逆常变化。

黄帝问曰：五运更治，上应天期，阴阳往复，寒暑迎随，真邪相薄，内外分离，六经波荡，五气倾移，太过不及，专胜兼并，愿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闻乎？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贵，先师传之，臣虽不敏，往闻其旨。

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岐伯曰：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帝曰：何谓也？岐伯曰：本气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气之变化者，人事也。故太过者，先天；不及者，后天。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

专胜兼并：一气独盛，称为『专胜』，专胜为太过。二气相兼称为『兼并』，并有吞并侵占之义，兼并为不及。例如木气太过，则克土侮金，是为『专胜』；若木气不及则反受土侮金克，是为『兼并』。《上经》：古书名。现在已经遗失。通于人气：王冰：『五运居中，司人气之变化，故曰通于人气。』治化而人应之：治化指六气之变化，六气之变化会影响在中之五运，五运主人气之变化，故人应之。如四时之气，先天时而至及后天时而至，就是岁运的变化，人的气血循环，病治安危，都有息息相应的关系。

黄帝问道：五运交替，与在天之六气相应；阴阳往来，与寒暑变化相随；真气与邪气相逼迫，因而使人体的表里相分离，六经的血气为之波动，五脏之气也失去了平衡而互相倾移，出现太过、不及，专胜以及互相兼并的现象，我希望你谈谈这里的起始原理，和反映于人身的病变情况，能讲给我听吗？岐伯行礼后回答说：您问得很明达，这是应该讲明的道理，它是往古所珍贵，并由我的老师传授下来的，我虽不聪慧，却也有机会聆听教诲而获得其主要宗旨。

黄帝道：我听说遇到了适当的人而不教，就会失去传道的机会，如传授给不适当的人，则等于不重视珍贵的大道。我固然是才德浅薄，不足以接受最好最高深的道理，但是民众都哀叹他们不得寿终，因此希望你能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命，为了医道的永远流传，而把这些道理传授出来，由我来主管其事，按照规矩去做，你看怎样呢？岐伯说：我尽量谈一下。《上经》说：所谓道，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并能保持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黄帝又问：这又怎么讲呢？岐伯说：这里的根本在于推求天地人三气的位置啊！位天，就是司天的气象；位地，就是司地的六节；通晓人气的变化的是人事。所以太过的气先天时而至，不及的气后天时而至，所以说，岁运的变化有常有变，而人体也随之而起变化。

帝曰：五运之化，太过何如？岐伯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化气不政，生气独治。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反胁痛而吐甚，冲阳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疟，少气，咳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甚则胸中痛，胁支满，胁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身热肤痛而为浸淫。收气不行，长气独明，雨水霜寒。上应辰星。上临少阴少阳，火燔焫，水泉涸，物焦槁。病反谵妄狂越，咳喘息鸣，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渊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星。

岁星：即木星。化气不政，生气独治：张景岳：『化气，土气也；生气，木气也。木盛则土衰，故化气不能布政于万物，而木之生气独治也。』冲阳：胃脉。在足胕上，第二第三蹠骨间。太白星：即金星。荧惑星：即火星。骨：玉机真藏论说：『心脉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所以新校正认为『骨』字当是『肤』字之讹。水：一作冰。辰星：即水星。上临少阴少阳：上临指司天。凡火运太过之年是戊年，又值少阴司天，是戊子、戊午年；少阳司天是戊申、戊寅年；戊子戊午戊申戊寅均属天符，其热尤甚。下文『火为燔炳，水泉涸，物焦槁』就是说明火热太过的自然现象。太渊：即肺脉，在腕后内侧横纹头，当寸口处。

黄帝道：五运的气化太过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岐伯说：岁木之气太过，就会风气流行，脾土受到侵害，人们多患飨泄，饮食减少，肢体沉重，烦闷，肠鸣，肚腹胀满等上应天上的岁星。如果风气过度旺盛，在人体里就会产生骤然发怒、头眩、眼发黑花及头部疾病。这是土气不能行其政令，木气独胜的现象，因此，风气就更猖獗起来，使天上的云物飞扬，地上的草木动摇不定，甚至枝叶摇落，在人就会发生胁痛，呕吐不止。冲阳脉绝的，大多数会死亡，无法治疗，上应天上的金星。

岁火之气太过，就会暑热流行，肺金就要受到侵害，人们多患疟疾，呼吸少气，咳嗽气喘，吐血、衄血、便血，水泻如注，喉干、耳聋，胸中发热，肩背发热等病，上应天上的火星。如果火气过度旺盛，在人体就会有胸中疼痛，胁下胀满，胸膺部、背部、肩胛之间均感到疼痛，两臂内侧疼痛，身热，骨痛，因而发生浸淫疮。这是金气不行、火气独旺的现象。由于物极必反，水气乘之，因而出现雨水霜寒的变化，上应水星。如果遇到少阴、少阳司天，火热之气就会更加亢盛，好像火烧一样，以致水泉干涸，植物焦枯，人们的病，多见谵语狂乱，咳嗽气喘，呼吸有声，二便下血不止。肺脉绝的，大多数会死亡，无法治疗，上应火星。

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上应镇星。甚则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瘛，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支不举。变生得位。藏气伏，化气独治之。泉涌河衍，涸泽生鱼，风雨大至，土崩溃，鳞见于陆。病腹满，溏泄，肠鸣。反下甚。而太谿绝者，死，不治。上应岁星。

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耳无所闻。肃杀而甚，则体重，烦冤，胸痛引背，两胁满且痛引少腹。上应太白星。甚则喘咳，逆气，肩背痛，尻、阴、股、膝、髀、腨、足皆病。上应荧惑星。收气峻，生气下。草木敛，苍干凋陨。病反暴痛胠胁，不可反侧，咳逆甚而血溢。太冲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清厥：是四肢厥冷的意思。镇星：即土星。瘛：抽掣拘挛。变生得位：高士宗：『变而生病，当土旺之时也。』太溪：肾脉。在足内踝后侧，跟骨之上。肃杀：燥金之气称为肃杀之气。太冲：是肝脉。在足背部第一第二蹠骨连接部之前方，以指循拇趾次趾之间的歧缝上压至尽处，即是穴位。

岁土之气太过，雨湿之气就会流行，肾水就要受到侵淫，人们多患腹痛，手足逆冷，情志抑郁，身体不轻快，烦闷等病，上应天上的土星。如果土气过度旺盛，在人体就会肌肉萎缩，两足痿弱不能行走，经常抽搐拘挛，脚跟痛，水邪蓄积于中，而生胀满，吃东西减少，以至四肢不能举动，水气无权、土气独旺的现象。因此泉水涌出，河水溢满，甚至干涸的池塘也生长了鱼类，甚至会发生急风暴雨，使堤岸崩溃，河水泛滥，陆地出现鱼类，在人就会患肚腹胀满、大便溏泻、肠鸣、泄泻不止等症。如果太溪脉绝止的，大多死亡，无法治疗。上应天上的木星。

岁金之气太过，燥气就会流行，肝木就要受到侵害，人们多患两肋下面少腹疼痛，目赤痛，眼角痒，耳聋等病。燥金之气过于亢盛，就会身体沉重、烦闷、胸痛牵引到背部、两胁胀满，而痛势下连少腹，由于金气太过，上应天上的金星，金气过度旺盛，在人体就会有喘息咳嗽、逆气，肩背疼痛，下连股、膝、髀、腨、足等处疼痛的病症，由于火气来复，上应火星，若是金气过于严峻，木气被它克制，草木就要呈收敛之象，以至绿叶干枯凋落，在人们的疾病中，多见急剧疼痛，胠胁痛得不能转动，咳嗽气逆，甚则吐血衄血。肝脉绝止的，大多死亡，无法治愈。上应天上的太白星。

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寒气早至。上应辰星。甚则腹大，胫肿，喘咳，寝汗出，憎风。大雨至，埃雾朦郁。上应镇星。上临太阳，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病反腹满，肠鸣，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门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辰星。

帝曰：善。其不及何如？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柔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胠胁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苍。上临阳明，生气失政，草木再荣，化气乃急，上应太白、镇星。其主苍早。复则炎暑流火，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疿胗，痈痤。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白露早降，收杀气行，寒雨害物，虫食甘黄，脾土受邪，赤气垢化，心气晚治，上胜肺金，白气乃屈，其谷不成。咳而鼽。上应荧惑、太白星。

阴厥：厥冷的原因属于虚寒的，称为阴厥。神门：心脉，在手腕尺侧锐骨之端。刚木辟著：高士宗：『刚木受刑。辟，刑也；著，受也。』柔：《〈素问校讹〉校补》：『元椠本』『悉』作『柔』。全本、藏本、熊本、吴悌本、赵本、詹本、吴勉学本、朝鲜字本、朝鲜小字本同。据改。中清：即中气虚寒。其谷苍：谷，指五谷；苍，就是青色。张景岳：『谷之苍者属木，麻之类也。』草木再荣：王冰：『金气抑木，故夏秋始荣。』苍早：苍，草木之色。苍早，是说草木苍老，很早就凋谢。复：抑之太过，必起反应，古人称为『复』，复有报复之义，子为其母而报复，例如本节，金气抑木，木能生火，所以它的反应是『炎暑流火』等。下体再生：从根部重新生长。华实齐化：就是开花结实同时并现。白坚：张景岳：『白坚属金，秀而不实也。』 白坚，坚而不实的意思。

岁水之气太过，就会寒气流行，心火从而受到侵害，人们多患身热、心烦、焦躁心跳、虚寒厥冷、全身发冷、谵语、心痛等病。在气候方面是寒气早至，上应水星水气过度旺盛，在人体就会有腹水、足胫浮肿、气喘咳嗽、盗汗、怕风等病症。由于水气盛，因而大雨下降，尘雾迷肿不清，土气来复，上应土星。如遇太阳寒水司天，则会冰雹霜雪不时下降，湿气太盛，致使物变其形。在人们的疾病中，多见肚腹胀满、肠鸣、溏泻、食物不化、渴而眩晕等症。心脉绝止的，大多数会死亡，无法治疗。上应水星却显得很亮。

黄帝道：讲得好！那么五运不及会怎样？岐伯说：问得真细致啊！岁木之气不及，燥气然后流行，生气不能及时而来，草木就要晚荣。金气亢盛，劲硬的树木就会破折如劈，柔嫩的枝叶都会萎顿枯干，上应天上的金星。在人们则多患中气虚寒、胠胁部疼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在气候方面，是凉雨时至。这一切均与天上的金星相应。在谷类，则不能成熟，呈现青苍色。如遇阳明司天，木气不能行其政令，土气兴起，草木再度繁茂，于是生化之气就显得峻急，而谷类也就不易结实了。因为燥、土二气俱盛，所以天的金星、土星俱明。木气受克制，则其火气来复，那么就会炎热如火，万物湿润的变为干燥，柔嫩的草木也都焦枯，枝叶从根部重新生长，以达到花实并见。在人体多患寒热、疮疡、痱疹、痈痤等疾病。相应天上的火星、金星，而五谷却因火气制金，不能成熟，白露则提前下降，肃杀之气流行，寒雨非时，损害万物，甘黄的谷物为虫所食。在人则脾土受邪，火气后起，心气虽然旺起较迟，但等到火能胜金的时候，金气就会受到压制，谷物不能长熟。在人体会出现咳嗽、流鼻涕等症状，与天上的火星、金星相应。

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物荣而下，凝惨而甚，则阳气不化，乃折荣美。上应辰星。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朦昧，心痛，暴喑，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髋髀如别。上应荧惑、辰星。其谷丹。复则埃郁，大雨且至，黑气乃辱。病鹜溏，腹满，食饮不下，寒中，肠鸣，泄注，腹痛，暴挛，痿痹，足不任身。上应镇星、辰星。玄谷不成。

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酸，善怒。藏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上应岁星、镇星。其谷黅。复则收政严峻，名木苍凋，胸胁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虫食甘黄，气客于脾，黅谷乃减，民食少失味，苍谷乃损。上应太白、岁星。上临厥阴，流水不冰，蛰虫来见，藏气不用，白乃不复。上应岁星。民乃康。

物荣而下：生长繁荣是向上的趋势，『物荣而下』是说植物不能向上繁荣，指植物由茂盛走向零落。凝惨：形容严寒时的凝滞萧条景象。髋髀如别：『别』就是分离。『髋髀如别』就是臀股之间有如分离而不能活动自如。繇复：张景岳：『摇动反复也。根结篇曰：所谓骨繇者，摇故也。即此繇字。』就是动摇不定的意思。

岁火之气不及，寒气就会大规模流行。夏天生长之气不能行其政令，植物就会由茂盛走向零落。寒凉之气过甚，阳气不能生化，因而万物的荣美也就被摧残了。相应天上的水星，在人们多患胸痛，胁部胀满，两胁疼痛，胸膺部、背部、肩胛之间以及两臂内侧都感疼痛，气都上冒，视物不清，心痛，突然失音，胸腹大，胁下与腰背互相牵引而痛，甚则病势发展到屈不能伸，髋骨与股部好像裂开一样。因为火受水气制约，所以上应天水星，五谷不成熟而其色红。水气克火，则火的土气来复，于是土湿之气上蒸为云，大雨将至，水气下降，在人多见大便溏泻，腹满，饮食不下，肚中寒冷，肠鸣和泻下如注，腹痛，突然拘挛、痿、痹而足不能支持身体。上应土星水星，黑色之谷不能长熟。

岁土之运不及，风气就大规模流行，而化气就不能行其政令。风木能生万物，所以草木茂盛，但因过分飘扬，虽然外秀却不能结实。上应木星，在人们多患飨泄、霍乱、身体重、腹痛、筋骨动摇强直、肌肉掣动发酸等症，并时常发怒。寒水之气乘机行动，虫类提前伏依在土里。人们一般都患中气虚寒。上应木星，土星，在谷类，其色黄而不能结实。土受木气的克制，则其金气来复，于是秋气当令，呈现出肃杀严峻之气，因此大木凋谢，在人体就会有胸胁突然疼痛，牵引小腹，频频叹气等症。甘黄五谷都被虫食了。邪气客于脾土，黄色的谷类结实减少，人们吃得少，而且感到没有滋味。金气胜木，青色之谷受到损害，上应金星、木星。如遇厥阴司天，少阳在泉，则流水不能结冰，蛰伏的虫类又重新出现，寒水之气不能用事，金气也就不得再盛。上应木星，人们也就健康了。

岁金不及：炎火乃行，生气乃用，长气专胜，庶物以茂，燥烁以行。上应荧惑星。民病肩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气乃后。上应太白星。其谷坚芒。复则寒雨暴至，乃零冰雹，霜雪杀物。阴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延及囟顶发热。上应辰星。丹谷不成。民病口疮，甚则心痛。

岁水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上应镇星。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腘腨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跗肿。藏气不政，肾气不衡。上应辰星。其谷秬。上临太阴，则大寒数举，蛰虫早藏，地积坚冰，阳光不治。民病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上应镇星。其主黅谷。复则大风暴发，草偃木零，生长不鲜。面色时变，筋骨辟，肉瞤瘛，目视，物疏璺，肌肉胗发，气并鬲中，痛于心腹。黄气乃损，其谷不登。上应岁星。

坚芒：白的颜色。新校正：『评其穀坚芒，白色可见，故不云其穀白也。』零：就是下降或落下。脑户：指脑后部。督脉穴名，在风府与强间二穴之间。囟顶：即头顶。寒疡流水：不红不热的阴胜疮疡称为寒疡。流水，是形容脓液稀薄。张景岳：『阴蚀阴疽之类也。』秬：黑色之穀。张景岳：『黑黍也。』疏璺：璺音间。疏璺，就是分裂的意思。

岁金之气不及，火气就会流行，木气得行政令，生长之气专胜，万物因而繁茂。但火气旺盛了，气候就会干燥烁热。与此相应，天上火星光明。在人们多患肩背沉重，鼻流清涕，喷嚏，便血，泻下如注等病。金气被制，所以秋收之气后到。与此相应，天上金星失明，谷类不能成熟而呈现白色。金气被制以后，它的水气来复，于是寒雨暴至，然后降落冰雹霜雪，杀害万物。在人就会为寒逆所扰，使阳气反而上行，以致头后部疼痛，连及脑顶，身体发热。上应水星，红色谷类不能成熟，人们多口中生疮，甚至发生心痛等症。

岁水之气不及，湿气就大规模流行。水气不能制火，火气反行其令，其生化很快，暑雨屡次下降。与此相应，天上土星光明。在人们多患腹部胀满，身体重，湿泄，阴性疮疡，脓液稀薄，腰股发痛，腘、股、腨、膝部都不便利，烦闷，两脚萎弱，四肢清冷，脚下疼痛，甚则浮肿，这是冬藏之气不能行其政令，肾气失掉平衡的缘故。上应水星，黑色的谷类不能成熟。如遇太阴司天，寒水在泉，大的寒气常常侵袭，虫类很早就伏藏，地面上凝积厚冰，在天上的阳光不能发挥温暖作用，人们多患下部寒疾，严重的就腹满浮肿。上应土星，谷类黄色之稻成熟。因为土气被水气制约，则其木气来复，就出现大风暴发，草类偃伏，木类凋零，因为风吹干裂，失去了生长的鲜泽。人的面色就也改变，筋骨拘急疼痛，肌肉跳动抽搐，两眼看物不清，有的东西看去像稍有裂纹，肌肉发出风疹。假如风气侵入胸膈里，就会产生心腹疼痛。这是木气太盛，土气受害，黄色的谷类不能成熟，而上应于木星。

帝曰：善。愿闻其时也。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木不及，春有鸣条律畅之化，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春有惨凄残贼之胜，则夏有炎暑燔烁之复。其眚东。其藏肝。其病内舍胠胁，外在关节。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复。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

土不及，四维有埃云润泽之化，则春有鸣条鼓拆之政。四维发振拉飘腾之变，则秋有肃杀霖霪之复。其眚四维。其藏脾。其病内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

鸣条律畅之化：凡是『之化』『之政』都是指正常的时令，『鸣条律畅』是春天正常时令的形容词，其他季节仿此。四维：又名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称为四维；人的四肢也叫四维；辰戌丑未（三、九、十二、六）月也叫四维。此处指时令，也就是辰戌丑未月。振拉飘腾：是暴风的形容词。霖霪：就是久雨不止。

黄帝道：讲得很好！希望听一下五气与四时的关系怎样。岐伯说：问得真细致啊！木运不及的，如果春天有惠风畅鸣的和气，那么秋天就有雾露清凉的正常气候；如果春天反见寒冷伤害的金气，夏天就会有炎热如火燔烧的气候。它的灾害，往往发生在东方，在人体应在肝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胠胁，外在关节。

火运不及的夏天，有显明的和气，那么冬天就有严肃霜寒的正常气候；如果夏天反见凄惨寒冷的气象，那么就会常常有尘埃昏蒙和大雨的情况。它的灾害，往往发生在南方，在人体应在心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胸胁，外在经络。

土运不及的，如果四维之月有埃尘云雾润泽的和气，那么春天就有风和鸟鸣、草木萌芽的正常气候；如果四维之月有暴风飞扬、草木摇折的异常现象，那么秋天也就有阴凉久雨不止的气象。它的灾祸，往往发生在四隅，在人体应在脾脏，其发病部位，内在心腹，外在肌肉四肢。

金不及，夏有光显郁蒸之令，则冬有严凝整肃之应。夏有炎烁燔燎之变，则秋有冰雹霜雪之复。其眚西。其藏肺。其病内舍膺胁肩背，外在皮毛。

水不及，四维有湍润埃云之化，则不时有和风生发之应；四维发埃昏骤注之变，则不时有飘荡振拉之复。其眚北。其藏肾。其病内舍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收藏之理，气之常也。失常，则天地四塞矣。故曰：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往复，寒暑彰其兆。此之谓也。

金运不及的，如果夏天有显明湿蒸的和气，那么冬天就有严寒凝结的整肃之气相应；如果夏天出现炎热，如火燔烧的变化，那么秋天就会有冰雹霜雪的反应。它的灾害，常常发生在西方，在人体应在肺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胸胁肩背，外在皮毛。

水运不及的，如果四维之月有湿润埃云的正常气候，那么就会时常有和风生发的感应；如果四维之月有尘埃迷暗、暴雨如注的变化，那么就时常会有暴风飞扬、摇折草木的情况。它的灾害，往往发生在北方，在人体应在肾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五运的作用如同权衡，太过的就加以压制，不及的就加以辅助，与正常的相应，令异常的复原。这是万物生长化成收藏的自然道理，四时气序的常规，如果丢失了这些规律，则天地四时之气就会闭塞不通了。所以说，天地的动静，有日月星辰的运行作为参照，阴阳的往来，有寒暑的更移来显示它的征兆，就是这个意思。

帝曰：夫子之言五气之变、四时之应，可谓悉矣。夫气之动乱，触遇而作，发无常会，卒然灾合，何以期之？岐伯曰：夫气之动变，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灾变，不同其候也。

帝曰：何谓也？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荣，其政舒启，其令风，其变振发，其灾散落。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德彰显，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热，其变销烁，其灾燔焫。

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德溽蒸，其化丰备，其政安静，其令湿，其变骤注，其灾霖溃。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洁，其化紧敛，其政劲切，其令燥，其变肃杀，其灾苍陨。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谧，其政凝肃，其令寒，其变凛冽，其灾冰雪霜雹。是以察其动也，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变有灾，而物由之，而人应之也。

舒启：王冰：『舒，展也；启，开也。』舒启，指舒展打开。燔焫：张景岳：『燔，音烦；焫，如瑞切。』就是燃烧的意思。

黄帝道：你讲五气的变化四时的相应，可以说是很详细了。但是，气的动乱不发作就遇不到，而发生动乱的时间又没有一定的规律，突然发生灾害，怎样能先期知道呢？岐伯说：五气的动乱变化，固然是没有一定之规，然而各气的德化政令和变异，不同之处是可以推断的。

黄帝又道：这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东方生风，风能生木。它的特性是敷布和气，它的生化是使万物滋生繁荣，它的职权是使万物舒展开放，它的表现是风，它的变动是大风怒号，它的灾害是吹散万物使其零落。南方生热，热能生火气，它的特性是光明显耀，它的生化是使万物繁多茂盛，它的职权是明亮照耀万物，它的表现是热，它的变动是火势炎炎，它的灾害是销烁万物。

中央生湿，湿能生土气，它的特性是湿热，它的生化是使万物丰满全备，它的职权是使万物安静，它的表现是湿，它的变动是暴雨如注，它的灾害是久雨不止、土溃泥烂。西方生燥，燥能生金气，它的特性是清洁，它的生化是使万物紧缩收敛，它的职权是使万物由干而坚强劲锐，它的表现是燥，它的变动是肃杀，它的灾害是使万物青干陨落。北方生寒，寒能生水气，它的特性是寒冷，它的生化是使万物清静，它的作用是使万物中处凝固严整，它的表现是寒，它的变动是酷寒，它的灾害是冰雪霜雹。所以观察各气运动，有特性、有生化、有职权、有表现、有变动、有灾害，而万物与之相随，人也与之相应。

帝曰：夫子之言岁候其不及太过而上应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灾眚变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动，其亦为之变乎？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无妄动，无不应也。卒然而动者，气之交变也，其不应焉。故曰：应常不应卒。此之谓也。帝曰：其应奈何？岐伯曰：各从其气化也。

帝曰：其行之徐疾，逆顺何如？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应近则小，应远则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发也。小常之一，其化减；小常之二，是谓临视，省下之过与其德也。德者福之，过者伐之。是以象之见也，高而远则小，下而近则大，故大则喜怒迩，小则祸福远。岁运太过，则运星北越。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故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闵闵之当，孰者为良？妄言无征，示畏侯王。

岁候不及其太过：高士宗改为『岁候，其太过不及』，似是。应常不应卒：常，指有规律的；卒，是突然的。省下：注家都以为省察地面上的一切。省遗过：谓省察遗已过失。畏星：被克的星叫做畏星，例如木运太过，则土星就是畏星。土运太过，则水星变为畏星。其母：此处指畏星之母，例如土星是畏星，那火星便是其母。

黄帝道：你所说五运的太过与不及，而上应五星的变化。现在特性、生化、灾害、变动，不按常规发生而属于突然的变化，五运是否也会随之变动呢？岐伯说：如果五运是随天道而行，那就肯定与五星相应。突如其来的胜复变动，是由于气候的交相变化，五星是不和它相应的。所谓『应常规而不应突然』，就是这个道理。黄帝又道：五星是怎样与岁运相应的呢？岐伯说：那就是各从其天运之气。

黄帝道：五星的运行有慢快逆顺的不同，这都说明了什么呢？岐伯说：在顺行的径路上久留不前，或者逆行顾盼，而光芒微小，这是在省视下属分野的情况；若去而速回，或者迂回而过，这是在省视下属分野中是否还有遗漏和过错；若久留而回环旋转，似去似不去的，这就是评议下属分野中该给予灾难还是福德；气候的变化近则小，远则大。若是星的光芒大于平常一倍，那气化就亢盛，大二倍的，那灾害就立即发作；小于平常一倍的，那气化就减退，小二倍的，叫做『临视』，好像是在察看在下的过与德，有德的降福，有过的降灾。因此五星的呈现，若是高而远，它的胜复就小；若是下而近，它的胜复就大。因此星的光芒大，就表示喜怒的感应期近，星的光芒小，就表示祸福的降临期远。岁运太过，运星不免背越出轨；运气相和，则各个按道而行。因此岁运太过，它所克制之星就会暗淡而兼见母星的颜色；若是岁运不及，则岁星就兼见其所不胜之星的颜色。总之，天的变化，道理是极精微而不易审察的，谁能了解它的奥妙呢？道理是很深远而且适宜的，谁能理解它的好处呢？那无知的人，绝无征验，只是乱谈占象，以使侯王惊惧而已。

帝曰：其灾应，何如？岐伯曰：亦各从其化也。故时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顺，留守有多少，形见有善恶，宿属有胜负，征应有吉凶矣。帝曰：其善恶，何谓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谨察之。帝曰：六者高下，异乎？岐伯曰：象见高下，其应一也，故人亦应之。

帝曰：善。其德化政令之动静损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灾变，不能相加也；胜复盛衰，不能相多也；往来小大，不能相过也；用之升降，不能相无也。各从其动而复之耳。帝曰：其病生何如？岐伯曰：德化者，气之祥。政令者，气之章。变易者，复之纪。灾眚者，伤之始。气相胜者和，不相胜者病，重感于邪，则甚也。

『不能相加、相多、相过、相无』：都是有一定规律的意思。

黄帝道：五星在灾害方面的征验怎样？岐伯说：也是各从岁运的气化而有所不同。所以岁时的更至有盛有衰，运星的侵犯有逆有顺，星的留守日期有长有短，星的呈象是有好有坏，星宿所属有胜有负，征验的反应有吉有凶。黄帝道：星象的好坏怎样？岐伯说：五星呈象中是有喜、怒、忧、丧、泽、燥的不同，这是星象变化时常呈现的，应该审慎观察。黄帝道：星的喜、怒、忧、丧、泽、燥六种现象，在它所居地位的高低有什么不同吗？岐伯说：星象虽然可看出高低的不同，但在应验上却是相同的，所以应在人身方面也是相同的。

黄帝说：讲得好！它们的德、化、政、令、动静、损益都是怎样的？岐伯说：德、化、政、令、灾变都有一定，是不能相互相加或相减的，胜盛复就胜，胜衰复就衰，是不能相互一方而增多的，胜复往来的日数，多少一样，是不能彼此相越的，五行阴阳的升降，是互相结合而不是一方消灭的，这都是随着五气的运动而与之相对应的。黄帝道：它对疾病的发生有什么影响？岐伯说：特性和生化，是岁气的和祥，职权的表现，是岁气的昭著，变易是反复的纲纪，灾害是万物受伤的原因。人气和岁气相当的就平和，人气和岁气不相当的就生病，若再重感邪气，病就更要加重了。

帝曰：善。所谓精光之论，大圣之业，宣明大道，通于无穷，究于无极也。余闻之：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欤？乃择良兆而藏之灵室，每旦读之，命曰《气交变》。非齐戒不敢发，慎传也。

黄帝道：讲得好！诚所谓精微高明的理论，诚所谓大圣的事业，宣讲伟大的理义，而达到无穷之境，无极之地了。我听说，善于讲天道的，必定把天道应验于人；善于讲古事的，必定把古的事应验于现在；善于讲气化的，必定把气化明确地表现在万物上；善于讲感应的，就和天地的造化统一起来；善于讲生化与变动的，就要了解自然的道理，除了像你这样的人，谁能演说这种至道宏论呢？于是选择了一个好时日，把它藏在灵兰书室里，每天清晨读它，命名为《气交变》，不是专心诚意的时候不敢打开，非常谨慎地流传到后世。

五常致大论

本篇内容包括运气和治则两部分。首论五运有平气、太过、不及的变化，四方地理高下阴阳之气的差异，及其对自然万物和人体的影响；次论治则在临床上的运用。并以先论之五运常规而名篇。张志聪云：『此篇论五运主岁，有平气、有太过、有不及，各主果、谷、虫、畜、草木、生物数、声、色、味、生长收藏，皆五行政令之常，故曰五常政大论。』

论四方地势有高低阴阳之分，五气则有平气、太过、不及的差异，及其对自然万物和人体的影响和五运正常的政令。

黄帝问曰：太虚寥廓，五运回薄，衰盛不同，损益相从。愿闻平气，何如而名，何如而纪也。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

帝曰：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监，金曰从革，水曰涸流。

帝曰：太过何谓？岐伯曰：木曰发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坚成，水曰流衍。

回薄：张景岳：『回，循环也；薄，追切也。』即循环不息之义。损益：高士宗：『衰损则不及，盛益则太过。』因为衰则损耗，盛则增加，所以说损益相从。平气：高士宗：『平气则衰不盛，无损无益。』即正常的意思。纪：此处作标志的年分解。敷和：敷，是散布；和，是温和。以木应春天，木运正常则能散布温和之气，促使万物欣欣向荣。如果不及，则温和之气不能敷布，称为『委和』，委是委靡不振的样子。如果太过，称为『发生』，是未至其时就生长发育。升明：升，是上升；明，是光明。发光而有上升之势，是火的正常性能。如果不及，则火势不燄，所以称为『伏明』，伏不是显著的意思。太过则火势旺盛，称为『赫曦』。备化：备，是完备；化，是生化。土的性能具备生化万物的作用，如不及，称为『卑监』，卑是低，监是下。太过称为『敦阜』，敦是厚，阜是高。『卑监』与『敦阜』是相对之词。审平：张景岳：『金主杀伐，和则清宁，故曰审平，无妄刑也。』是说金有杀伐之象，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不致杀及无辜，必审察而行，所以称为『审平』。平就是正常，如果不及就称为『从革』。『从』是顺从，『革』是改革，指金性坚硬，但在不及的时候就顺从改变其形态。太过称为『坚成』，和『从革』相对而言，坚就是坚固。静顺：指水的性能，在正常状态下，是清静而柔顺的。不及称为『涸流』，涸是水流枯竭；太过称为『流衍』，衍是满溢的意思。

黄帝道：宇宙深远广阔无边，五运循环不息。其中有盛衰的不同，随之而有损益的差别，请你告诉我五运中的平气，是怎样命名？怎样定其标志的？岐伯答道：你问得真有意义！所谓平气，木称为『敷和』，散布着温和之气，使万物荣华；火称为『升明』，明朗而有盛长之气，使万物繁茂；土称为『备化』，具备着生化万物之气，使万物具备形体；金称为『审平』，发着宁静和平之气，使万物结实；水称为『静顺』，有着寂静和顺之气，使万物归藏。

黄帝道：五运不及怎样？岐伯说：如果不及，木称为『委和』，无阳和之气，使万物萎靡不振；火称为『伏明』，少温暖之气，使万物暗淡无光；土称为『卑监』，无生化之气，使万物萎弱无力；金称为『从革』，无坚硬之气，使万物质松无弹力；水称为『涸流』，无封藏之气，使万物干枯。

黄帝道：太过的怎样？岐伯说：如果太过，木称为『发生』，过早地散布温和之气，使万物提早发育；火称为『赫曦』，散布着强烈的火气，使万物烈焰不安；土称为『敦阜』，有着浓厚坚实之气，反使万物不能成形；金称为『坚成』，有着强硬之气，使万物刚直；水称为『流行』，有溢满之气，使万物漂流不能归宿。

帝曰：三气之纪，愿闻其候。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敷和之纪，木德周行，阳舒阴布，五化宣平。其气端，其性随，其用曲直，其化生荣，其类草木，其政发散，其候温和，其令风，其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谷麻，其果李，其实核，其应春，其虫毛，其畜犬，其色苍；其养筋，其病里急支满，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坚，其数八。

三气：就是指平气、不及和太过三气。周行：高士宗：『木德周布宜行。』即布达于四方上下。阳舒阴布：高士宗：『阳气以舒，阴气以布。』指阴阳发挥的正常作用。五化：五行的气化，五行之间，相反相成，随时矛盾发展而不断变化。宣平：宣，是施行；平，是和平。这里作正常的功能解。端：是端正、正直的意思。其性随：张景岳：『柔和随物也。』曲直：是树木发荣的形象，其树干枝条，有曲有直，自由伸展。

黄帝道：以上三气所标志的年份，请告诉我它们的不同情况。岐伯说：你问得真精细极了！敷和的年份，木的德行不达于四方上下，阳气舒畅，阴气散布，五行的气化都能发挥其正常的功能。其气正直，其性顺从万物，其作用如树木枝干的曲直自由伸展，其生化能使万物繁荣，其属类是草木，其权利是发散，其气候是温和，其权利是表现是风，应于人的内脏是肝；肝畏惧清凉的金气（金克木），肝开窍于目，所以主目，在谷类是麻，果类是李，其所充实的是核，所应的时令是春，其所应的动物，在虫类是毛虫，在畜类是犬，其在颜色是苍，其所充养的是筋，如发病则为里急而胀满，其在五味是酸，在五音是角，在物体来说是属于中坚的一类，其在五行成数是八。

升明之纪，正阳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气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类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热，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谷麦，其果杏，其实络，其应夏，其虫羽，其畜马，其色赤，其养血，其病瘛，其味苦，其音征，其物脉，其数七。

正阳：张景岳：『火主南方，故曰正阳。』高：张景岳：『阳主升也。』上升的意思。明曜：发光明亮的现象。高士宗：『其政明曜，火之光焰也。』瘈：音闰翅。身体抽搐掣动。

升明的年份，南方火运正常行令，其德行普及四方，使五行气化平衡发展。其气上升，其性急速，其作用是燃烧，其在生化能使繁荣茂盛，其属类是火，其权力是使光明显耀，其气候炎暑，其权力的表现是热，应于人体内脏是心；心畏惧寒冷的水气（水克火），心开窍于舌，所以主于舌，其在谷类是麦，果类是杏，其所充实的是络，所应的时令是夏，所应的动物，在虫类是羽虫，在畜类是牛，其在颜色是黄，其所充养的是肉，如发病则为痞塞，其在五味是甘，在五音是宫，在物体来说是属于肌肤一类，在五行生数是五。

备化之纪，气协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齐修。其气平，其性顺，其用高下，其化丰满，其类土，其政安静，其候溽蒸，其令湿，其藏脾。脾其畏风，其主口，其谷稷，其果枣，其实肉，其应长夏，其虫倮，其畜牛，其色黄，其养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宫，其物肤，其数五。

气协天休：协，作协调、融洽解。休，是赞美词。张景岳：『气协天休，顺承天化，而济其美也。』四政：即四方之政。齐修：平均完善的意思。高下：有高有下，能高能下。溽蒸：溽，音辱，湿气。溽蒸是湿热蒸发。否：音痞，窒塞不通。肤：王冰：『物稟备化之气，则多肌肉。』

备化的年份，天地的气化协调和平，其德怀流布于四方，使五行气化都能完善地发挥其作用。其气和平，其性和顺，其作用能高能下，其生化能使万物成熟丰满，其属类是土，其权利是使之安静，其气候是湿热交蒸，其权利的表现是湿，应于人体内脏是脾；脾畏惧风（木克土），脾开窍于口，所以主于口，其在谷类是稷，果类是枣，其所充实的是肉，其所应的时令是长夏，所应的动物，在虫类是倮虫，在畜类是牛，在颜色是黄，其充养的是肉，若发病则为痞塞，在五味是甘，在五音是宫，在物体来说是属于肌肤一类，在五行生数是五。

审平之纪，收而不争，杀而无犯，五化宣明。其气洁，其性刚，其用散落，其化坚敛，其类金，其政劲肃，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热，其主鼻，其谷稻，其果桃，其实壳，其应秋，其虫介，其畜鸡，其色白，其养皮毛，其病咳，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坚，其数九。

争：作『剥夺』解。犯：张景岳：『犯，谓残害于物也。』散落：金性肃杀，能使万物成熟脱落。

审平的年份，金的所化虽主收束，但无剥夺的现象，虽主肃杀，但无残害的情况，五行的气化都得宣畅清明。其气洁净，其性刚强，其作用是成熟散落，其生化能使万物结实收敛，其属类是金，其权力是为轻劲严肃，其气候清凉，其权力的表现是燥，应于人体的内脏是肺；肺畏火热（火克金），肺开窍于鼻，所以主于鼻，其在谷类是稻，果类是桃，其所充实的是壳，所应的时令是秋，所应的动物，在虫类是介虫，在畜类是鸡，其在颜色是白，其所充养的是皮毛，如发病则为咳嗽，其在五味是辛，在五音是商，在物体来说是属于外面包裹一类，在五行成数是九。

静顺之纪，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其气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坚，其类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肃，其令寒，其藏肾。肾其畏湿，其主二阴，其谷豆，其果栗，其实濡，其应冬，其虫鳞，其畜彘，其色黑，其养骨髓，其病厥，其味咸，其音羽，其物濡，其数六。故生而勿杀，长而勿罚，化而勿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是谓平气。

沃衍：张景岳：『沃，灌溉也；衍，溢满也。』 沃衍，灌溉漫延。凝坚：凝固而坚硬。流演：张景岳：『演，长流貌。井泉不竭，川流不息，皆流演之义。』彘：音治，即猪。

静顺的年份，藏气能纳藏而无害于万物，其德性平顺而下行，五行的气化都得完整。其气明净，其性向下，其作用为水流灌溉，其生化为凝固坚硬，其属类为水，其权力是流动不息，其气候严寒阴凝，其权力的表现是寒，应于人体的内脏是肾；肾怕湿土（土克水），肾开窍于二阴，所以主于二阴，在谷类是豆，果类是栗，其所充实的是液汁，所应的时令是冬，所应的动物，在虫类是鳞虫，在畜类是猪，其在颜色是黑，其所充养的是骨髓，如发病则为厥，其在五味是咸，在五音是羽，在物体来说是属于流动的液体一类，在五行成数是六。所以生长化收藏的规律不容破坏，万物生时而不杀伤，长时而不削罚，化时而不制止，收时而不残害，藏时而不抑制，这就叫做平气。

委和之纪，是谓胜生，生气不政，化气乃扬，长气自平，收令乃早，凉雨时降，风云并兴，草木晚荣，苍干凋落，物秀而实，肤肉内充。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緛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藏肝，其果枣李，其实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白色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痈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胜生：木主春之生气，委和的年分、木运不及，金来克木，土乘机反来侮木。克、侮都可称为胜，由于木之生气不及而受到土金之气的克制，故称为胜生。张景岳：『生气不政，收气胜之，是曰胜生。』緛戾拘缓：张景岳：『緛，缩短也；戾，斜曲也；拘，拘急也；缓，不收也。皆厥阴不及之病。』緛戾拘缓，拘挛收缩或驰缓无力。少角：木运敷和（平气）称为正角。委和（不及）称为少角，发生（太过）称为太角。古人既以五音代表五运，又根据正常、不及、太过来定出正、少、太三种代号，下面所说的正宫、正商等同此意义。判商：判作一半解，商属金，判商是指少商。木运不及、金来克木，木气半从金化，所以少角同与判商。上角：角属木，厥阴风木司天，称为上角，上就是指司天而言。以下上商、上宫等同此意义。甘虫：甘是土味，因木运不及、土反来侮，甘味生虫，所以称为甘虫。萧飋肃杀：飋，音瑟。此句是形容金气胜木，一片萧条的景象。三：指三宫，即东方震位。复：报复，例如木运不及，金气胜木，木郁而生火，火能克金，故称为复。

委和的年份，称为胜生。生气不能很好地行使职权，化气于是发扬（土不畏木），长气自然平静（木不能生火），收令于是提早（金胜木），而凉雨不时下降，风云经常发起，草木不能及时繁荣，并且易于干枯凋落，万物早秀早熟，皮肉充实。其气收敛，其作用拘束，不得曲直伸展，在人体的变动是筋络拘挛无力，或者易于惊骇，其应于内脏为肝，在果类是枣、李，其所充实的是核和壳，在谷类是稷、稻，在五味是酸、辛，在颜色是白而苍，在畜类是犬和鸡，在虫类是毛虫和介虫，所主的气候是雾露寒冷之气，在声音是角、商，若发生病变则摇动和恐惧，这是由于木运不及而从金化的关系。所以少角等同判商。若逢厥阴风木司天，则不及的木运得司天之助，也可以成为平气，所以委和逢上角，则其气可与正角相同。若逢阳明燥金司天，则木运更衰，顺从金气用事，而成为金之平气，所以逢上商便和正商相同。在人体可发生四肢萎弱、痈肿、疮疡、生虫等病，这是由于雅气伤肝的关系。如正当太阴湿土司天，因土不畏，亦能形成土气用事，而成为土之平气，所以逢上宫则和正宫相同。故委年的年份，起初是一片肃杀的景象，但随之则为火热蒸腾，其灾害应于三（东方），这是由于金气克木，迫使火气前来报复。当火气来复，主多飞虫、蛆虫、蛆虫和雉木郁火复，发为雷霆。

伏明之纪，是为胜长，长气不宣，藏气反布，收气自政，化令乃衡，寒清数举，暑令乃薄，承化物生，生而不长，成实而稚，遇化已老，阳气屈伏，蛰虫早藏。其气郁，其用暴，其动彰伏变易，其发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实络濡，其谷豆稻，其味苦咸，其色玄丹，其畜马彘，其虫羽鳞，其主冰雪霜寒，其声征羽，其病昏惑悲忘。从水化也。少征与少羽同。上商与正商同。邪伤心也。凝惨凓冽，则暴雨霖霪。眚于九。其主骤注雷霆震惊，沉淫雨。

胜长：火主夏之长气，伏明的年分，火运不及，水来克火，金来反悔，长气受制于水金二气，所以称为『胜长』。宣：宜发，发扬。布：布散，布达。自政：自行政令，指金气因火不足而不受制约，能擅自发号施令而行使其权力。衡：作平定解。土为火之子，火运不及，土气就平定而不能发展。承化：万物都秉承土的化气而生。彰伏：彰是表现于外，伏是隐伏于内。眚于九：灾害发生在南方。眚，灾害。九，南方的三数。沉淫雨：霒，音阴。张景岳：『沉霒，阴云蔽日也；淫；久雨也。此皆湿复之变。』

伏明的年份，称为胜长。长气不得发扬，藏气反见布散，收气也擅自行使自行使职权，化气平定而不能发展，寒冷之气常现，暑热之气衰薄，万物虽承土的化气而生，但因火运不足，既生而不能成长，虽能结实，然而很小，及至生化的时候，已经衰老，阳气屈伏，蛰虫早藏。火气郁结，所以当其发作时，必然横暴，其变动每隐现多变，在人体病发为痛，其应于内脏为心，其在果类为栗和桃，其所充实的是络和汁，在谷类是豆和稻，在五味是苦和咸，在颜色是玄和丹，在畜类是马和猪，在虫类是羽虫鳞虫，在气候主冰雪霜寒，在声音是徽、羽，若发生病变则为精神昏乱，悲哀易忘，这是火运不及而从水化的关系。所以少徽和少羽相同。若逢阳明燥金司天，因金不畏火，形成金气用事，而成为金之平气，所以伏明逢上商则与正商相同。故所发之病，是由于邪气伤心，火运衰，所以有阴凝惨淡，寒风凛冽的现象，但随之而暴雨淋漓不止，其灾害于九（南方），这是土气来复，以致暴雨下注，雷霆震惊，乌云蔽日，阴雨连绵。

卑监之纪，是谓减化，化气不令，生政独彰，长气整，雨乃愆，收气平，风寒并兴，草木荣美，秀而不实，成而粃也。其气散，其用静定，其动疡涌分溃痈肿，其发濡滞，其脏脾，其果李栗，其实濡核，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化也。少宫与少角同，上宫与正宫同。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脾也。振拉飘扬，则苍干散落。其眚四维。其主败折虎狼。清气乃用，生政乃辱。

减化：土主长夏之化气，卑监为土运不及，木来克土，水来侮土，以致化气减弱了作用，故称减化。长气整：火主长气，因土衰木旺，木能生火，所以长气自能完整如常。雨乃愆：愆，音骞，过期叫愆。因土运不及，地气不能上升，所以雨水不能及时下降。粃：音批。糠粃，瘪谷之类，就是秀而不实的意思。静定：土性本来安静，不及则静而至定，定是不动的状态，不能发生作用的意思。涌：涌与湧同，形容脓汁很多，有如泉涌。分溃：分是破裂，溃是溃烂。濡滞：滞是不畅；濡滞，指水气不行。飘怒：风动迅速，势不可当，用怒来形容。振拉：拉，作摧折讲。振拉，指风气有振动摧折之势。虎狼：高士宗：『虎狼，西方金兽也。』张景岳：『虎狼多刑伤，皆金复之气所化。』辱：高士宗：『辱，犹屈也。金能平木，故生政乃辱。』这里作被抑制解。

卑监的年份，称为减化。土的化气不得其令，而木的生气独旺，长气自能完整如常，雨水不能及时下降，收气平定，风寒并起，草木虽繁荣美丽，但秀而不能成实，所成的只是空壳或饱满的一类东西。其七散漫，其作用不足而过于静定，在人体的变动为病发疮疡，脓多、溃烂、痈肿，并发展为水气不行，其应于内脏为脾，在果类是李和栗，其所充实的是液汁和核，在谷类是豆和麻，在五味是酸、甘，在颜色是苍、黄，在畜类是牛和犬，在虫类是倮虫毛虫，因木胜风动，有振动摧折之势，在声音是宫、角，若发生病变则为胀满否塞不通，这是土运不及而从木化的关系。所以少宫和少角相同。若逢太阴湿土司天，虽土运不及，但得司天之助，也可成为平气，所以监逢上宫则和正宫相同。若逢厥阴风木司天，则土运更衰，顺从木气用事，而成为木知平气，所以逢上角则和正角相同。在发病来讲，消化不良的泄泻，是邪气伤脾的关系。土衰木胜，所以见风势振动，摧折飘扬的现象，随之而草木干枯凋落，其灾害应于中宫而通于四方。由于金气来复，所以有主败坏折伤，由于户；有如虎狼之势，清气发生作用，生气便被抑制而不能行使权力。

从革之纪，是谓折收，收气乃后，生气乃扬，长化合德，火政乃宣，庶类以蕃。其气扬，其用躁切，其动铿禁瞀厥，其发咳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实壳络，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征，其病嚏咳鼽衄。从火化也。少商与少征同。上商与正商同。上角与正角同。邪伤肺也。炎光赫烈，则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鳞伏彘鼠。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折收：金主秋之收气。金运不及，火来克金，木来反悔，因此收气减折，称为折收。长化合德：火（长）土（化）相生，二气相合而发挥作用。庶类：庶是众多，庶类指万物。『铿禁』：张景岳：『铿然有声，咳也。禁，声不出也。』 铿禁：咳嗽或不能发声。

从革的年份，称为折收，收气不能及时，生气得以发扬，长气和化气合而相得，火于是得以施行其权力，万物繁盛。其气发扬，其作用急噪，在人体的变动发病为咳嗽失音、烦闷气逆，发展为咳嗽气喘，其应于内脏为肺，在果类是李和杏，其所充实的是壳和络，在谷类是麻和麦，在五味是苦与辛，在颜色是白和朱红，在畜类是鸡和羊，在虫类是介虫羽虫。因为金虚火胜，主有发光灼热之势，在声音是商、徽，若发生病变则为喷嚏、咳嗽、鼻塞流滋、衄血，这是因金运不及而从火化的关系。所以少商和少徽相同。若逢阳明燥金司天，则金运虽不及，得司天之助，也能变为平气，所以从革逢上商就和正商相同。若逢厥阴风木司天，因金运不及，木不畏金，亦能形成木气用事而成为木知平气，所以逢上角便和正角相同。其病变是由于邪气伤于肺脏。因金衰火旺，所以火势炎热，但随之见冰雪霜雹，其灾害应于七（西方）。这是水气来复，故主如鳞虫伏藏，猪、鼠之阴沉，冬藏之气提早而至，于是发生大寒。

涸流之纪，是谓反阳，藏令不举，化气乃昌，长气宣布，蛰虫不藏，土润水泉减，草木条茂，荣秀满盛。其气滞，其用渗泄，其动坚止，其发燥槁，其藏肾，其果枣杏，其实濡肉，其谷黍稷，其味甘咸，其色黅玄，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主埃郁昏翳，其声羽宫，其病痿厥坚下。从土化也。少羽与少宫同。上宫与正宫同。其病癃闭，邪伤肾也。埃昏骤雨，则振拉摧拔。眚于一。其主毛显狐狢，变化不藏。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无德，灾反及之，微者复微，甚者复甚，气之常也。

反阳：水主冬藏之气，水运不及，火不畏水，火之长气反见宣布，火属阳，所以称为反阳。渗泄：张景岳：『水不畜也。』埃郁昬翳：埃指尘土，昬翳是昏暗。埃郁昬翳，形容尘土飞扬，有遮天蔽日之势。坚下：指下部坚硬癥结一类病变。癃闭：癃是小便不畅，闭是闭塞不通。毛显狐狢：毛指毛虫，是木运所主之虫；显是发现，言非其时而发现。狐狢，是一种多疑善变的兽类，像木之动摇不定。此句与上面『振拉摧拔』同是形容木气来复所发生的现象。乘危而行：危，指岁运不足。由于运气不足，便有所胜与所不胜之气，乘衰而至，有喧宾夺主之势。如上面所说委和之纪，称为『胜生』之义。灾反及之：指胜气横施暴虐，结果自己也反而受灾，因为有子来报复的缘故。如上面所说的委和之纪，当金气萧瑟肃杀之后，反见火令炎赫沸腾，火是木之子，子来为母报复。

涸流的年份，称为反阳。藏气衰弱，不能行使其封藏的权力，化气因而昌盛，长气反见宣行而布达于四方，蛰虫应藏而不藏，土润泽而泉水减少，草木条达茂盛，万物繁荣秀丽而丰满。其气不得流畅，故其作用为暗中渗透泄，其变动为症结不行，发病为干躁枯槁，其应于内脏为肾，在果类是枣、杏，其所充实的是汁液和肉，在谷类是黍和稷，在五味是甘、咸，在颜色是黄、黑，在畜类是猪、牛，在虫类是鳞虫倮虫，水运衰，土气用事，故主有尘土昏郁的现象，在声音是羽、宫，在人体的病变为痿厥和下部的症结，这是水运不及而从土化的关系。所以少羽和少宫相同。若逢土气司天，则水运更衰，顺从土气用事，所以涸流逢上宫与正宫相同。其病见大小便不畅或闭塞不通，是邪气伤于肾脏。因水运不及，故尘埃昏蔽，或骤然下雨，但岁之反见大风振动，摧折倒拔，其灾害应于一（北方），这是木气来复，所以又见毛虫，善于变动而不主闭藏。所以当运气不及的年份，所胜与所不胜之气，就乘其衰弱而行令，好像不速之客，不招自来，暴虐而毫无道德，结果反而他自己受到损害，这是子来报复的关系。凡施行暴虐轻微的所受的报复也轻，厉害的所受到的报复也厉害，这种有胜必有复的情况，是运气中的一种常规。

发生之纪，是谓启，土疏泄，苍气达，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其化生，其气美，其政散，其令条舒，其动掉眩巅疾，其德鸣靡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谷麻稻，其畜鸡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经足厥阴少阳，其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中坚外坚，其病怒。太角与上商同。上征则其气逆，其病吐利。不务其德，则收气复，秋气劲切，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凋零，邪乃伤肝。

启：张景岳：『启，开也；敕，布也。布散阳和，发生万物之象也。』，古陈字。启，即推陈出新之义。疏泄：指土气因木运太过而疏薄，有发泄的现象。淳化：淳是厚，指生发之气雄厚，能化生万物。散：这里作散布讲。鸣靡启坼：张景岳：『鸣，风木声也；，散也，奢美也；启坼，即发陈之义。』这里把它联起来讲，就是春天的景象，和风舒畅，万物靡丽，推陈出新。劲切：清劲肃杀，形容秋天景象。

发生的年份，称为启陈。土气疏松虚薄，草木之青气发荣，阳气温和布化于四方，阴气随阳气而动，生气淳厚，化生万物，万物因之而欣欣向荣。其变化为生发，万物得其气则秀丽，其权力为散布，其权力的表现为舒展畅达，其在人体的变动是眩晕和巅顶部的疾病，其正常的性能是风和日暖，使万物奢靡华丽，推陈出新，若变动为狂风振怒，把树木摧折拔倒，在谷类是麻、稻，在畜类是鸡、犬，在果类是李、桃，在颜色是青、黄、白三色杂见，在五味是酸、甘、辛，其象征为春天，在人体的经络是足厥阴族少阳，其应于内脏为肝、脾，在虫类是毛虫介虫，在物体属内外坚硬的一类，若发病则为怒。这是木运太过，是为太角，木太过则相当于金气司天，故太角与上商同。若逢上徽，正当火气司天，木运太过亦能生火，火性上逆，木旺克土，故病发气逆、吐泻。木气太过失去了正常的性能，则金之收气来复，以致发生秋令劲切的景象，甚则有肃杀之气，气候清凉，草木凋零，若为人们的病变，则邪气伤在肝脏。

赫曦之纪，是谓蕃茂，阴气内化，阳气外荣，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令鸣显，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疟，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征同。其收齐。其病痓。上征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鸣显：张景岳：『火之声壮，火之光明。』鸣是声音，显是显露形色。这里合起来作显露声色解。暄：就是温热。齐：作正常解。

赫曦的年份，称为蕃茂。少阴之气从内而化，阳气发扬在外，炎暑的气候施行，万物得以昌盛。其生化之气为成长，火气的性质是上升，其权力是闪烁活动，其权力的表现为显露声色，其变动能使烧灼发热，并且因为过热而缭乱烦扰，其正常的性能是暑热郁郁蒸，其变化则为热度高张如烈火，在谷类是麦、豆，在畜类是羊、猪，在果类是杏、栗，在颜色是赤、白、黑，在五味是苦、辛、咸，其象征为夏天，在人体的经脉是手少阴、手太阳和手厥阴、手少阳，其应于内脏为心、肺，在虫类是羽虫鳞虫，在人体属脉络和津液，在人体的病变是因为心气实则笑，伤于暑则疟疾、疮疡、失血、发狂、目赤。火运太过，若逢太阳寒水司天，水能胜火，适得其平，故赫曦逢上羽，则和正徽相同。水运既平，金不受克，所以收令得以正常，因水气司天，水受火制，所以在人发病为厔。若火运太过又逢火气司天，二火相合，则金气受伤，故逢上徽则收气不能及时行令。由于火运行令，过于暴烈，水之藏气来复，以致时见阴凝惨淡的景象，甚至雨水霜雹，转为寒冷，若见病变，多是邪气伤于心脏。

敦阜之纪，是谓广化，厚德清静，顺长以盈，至阴内实，物化充成，烟埃朦郁，见于厚土，大雨时行，湿气乃用，燥政乃辟。其化圆，其气丰，其政静，其令周备。其动濡积并稸，其德柔润重淖，其变震惊飘骤崩溃，其谷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枣李，其色黅玄苍，其味甘咸酸，其象长夏，其经足太阴阳明，其藏脾肾，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满，四支不举。大风迅至，邪伤脾也。

广化：广，指土的形态。化，指土的作用。是说土气广厚，化生万物。又广字可指土的性能讲，即万物土中生的意思。烟埃朦郁：烟埃，指土气。朦郁，是形容土气盛，有笼罩的意义。厚土：指山陵高丘。圆：指土气环绕四方，有圆满的意义。稸：同蓄，积聚。

敦阜的年份，称为广化。其德行浑厚而清静，使万物顺时生长乃至充盈，土的至阴之气充实，则万物能生化而成形，土运太过，故见土气蒸腾如烟，笼罩于山丘之上，大雨常下，湿气用事，燥气退避。其化圆满，其气丰盛，其权力则为静，其权力的表现是周密而祥备，其变动则湿气积聚，其性能柔润，使万物不断得到润泽，其变化则为暴雨骤至、雷霆震动、山崩堤溃，在谷类是稷、麻，在畜类是牛、犬，在果类是枣、李，在颜色是黄、黑、青，在五味是咸、酸，其象征为长夏，在人体的经脉是足太阴、足阳明，其应于内脏为脾、肾，在虫类是倮虫毛虫，在物体属于人体肌肉和植物果核的一类，在病变为腹中胀满，四肢沉重，举动不便，由于土运太过，木气来复，所以大风迅速而来，其所见的疾病，多由邪气伤于脾脏。

坚成之纪，是为收引，天气洁，地气明，阳气随，阴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气繁布，化洽不终。其化成，其气削，其政肃，其令锐切，其动暴折疡疰，其德雾露萧，其变肃杀雕零，其谷稻黍，其畜鸡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经手太阴阳明，其藏肺肝，其虫介羽，其物壳络，其病喘喝，胸凭仰息。上征与正商同。其生齐，其病咳。政暴变，则名木不荣，柔脆焦首，长气斯救，大火流，炎烁且至，蔓将槁，邪伤肺也。

收引：张志聪：『秋令主收，是谓收引。』马莳：『阳气收敛，阴气引用。』即是收敛的意思。疰：马莳：『金主皮肤也。』盖是皮肤溃疡。胸凭仰息：张志聪：『金气太盛，而肺气实也。』即呼吸困难的一种表现，其状是半坐半卧的。

坚成的年份，称为收引。天高气爽洁净，地气亦清静明朗，阳气跟随隐气的权力而生化，因为阳明燥金之气当权，于是万物都成熟，但金运太过，故秋收之气旺盛四布，以致长夏的化气未尽而顺从收气行令。其化是提早收成，其气是削伐，其权力过于严厉肃杀，它权力的表现是尖锐锋利而刚颈，其在人体之变动为强烈的折伤和疮疡、皮肤病，其正常的性能是散布雾露凉风，其变化则为肃杀凋零的景象，在谷类是稻、黍，在畜类是鸡、马，在果类是桃、杏，在颜色是白、青、丹，它化生的在五味是辛、酸、苦，其象征为秋天，在人体上相应的经脉是手太阴、手阳明，在内脏是肺与肝，化生的在虫类是介虫羽虫，生成物体是属于皮壳和筋络的一类，如果发生病变，大都为气喘有声而呼吸困难。若遇金运太过而逢火气司天的年份，因为火能克金适得其平，所以说上徽与正商相同。金气得到抑制，则木气不受克制，生气就能正常行令，发生的病变为咳嗽。金运太过的年份剧变暴虐，各种树木受到影响，不能发荣，使得草类柔软脆弱都会焦头，但继之火气来复，好像夏天的气候前来相救，故炎热的天气又流行，蔓草被烧灼而渐至枯槁，人们发生病变，多由邪气伤于肺脏。

流衍之纪，是为封藏，寒司物化，天地严凝，藏政以布，长令不扬。其化凛，其气坚，其政谧，其令流注，其动漂泄沃涌，其德凝惨寒雰，其变冰雪霜雹，其谷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枣，其色黑丹黅，其味咸苦甘，其象冬，其经足少阴太阳，其藏肾心，其虫鳞倮，其物濡满，其病胀。上羽而长气不化也。政过则化气大举，而埃昏气交，大雨时降，邪伤肾也。故曰：不恒其德，则所胜来复；政恒其理，则所胜同化。此之谓也。

封藏：张景岳：『水盛则阴气大行，天地闭而万物藏，故曰封藏。』四气调神论：『冬三月，此谓闭藏。』漂泄沃涌：张景岳：『漂，浮上也；泄，泻下也；沃，灌也；涌，溢也。』这都是形容水的动态和作用。：音分，作水气冻结解。不恒其德：不恒，是失去常度的意思；德指正常的性能，这里指运气太过而失去常度，其性变为暴烈而欺侮被我所胜者，如木运太过，土受其侮等，其他依此类推。所胜同化：在和平的状况下，凡所胜之气能各各相安，而与所主的运气同流合化。张景岳：『谓安其常，处其顺，则所胜者亦同我之气而与之俱化矣，如木与金同化，火与水齐育之类是也。』

流衍的年份，称为封藏。寒气执掌万物的变化，天地间严寒阴凝，闭藏之气行使其权力，火的生长之气不得发扬。其化为凛冽，其气则坚凝，其权力为安静，它权力的表现是流动灌注，其活动则或为漂浮，或为下泻，或为灌溉，或为外溢，其性能是阴凝惨淡、寒冷雾气，其气候的变化为冰雪霜雹，在谷类是豆、稷，在畜类是猪、牛，在果类是栗、枣，显露的颜色是黑、朱红与黄，化生的五味是咸、苦、甘，其象征为冬天，在人体相应的经脉是足少阴、足太阳，其应于内脏为肾和心，化生的虫类是鳞虫倮虫，生成物体属充满汁液肌肉的一类，如果发生病变是胀。若逢水气司天，水运更太过，二水相合，火气更衰，故流衍逢上羽，火生长之气更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水行太过，则土气来复，而化气发动，以致地气上升，大雨不时下降，人们发生的病变，由于邪气伤于肾脏。以上论太过的年份，其所行使的权力，失去了正常的性能，横施暴虐，而欺侮被我所胜者，但结果必有胜我者前来报复，若行使政令平和，合乎正常的规律，即使所胜的也能同化。就是这个意思。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其故何也？岐伯曰：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太少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凑理开闭之常，太少之异耳。

帝曰：其于寿夭，何如？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

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曰：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

『左、右』：指方位而言，西北之右方是西方，属金，气凉；西北之左是北方，属水，气寒。东南之左是东方，属木，气温；东南之右是南方，属火，气热。适：作『在』解。下文『之温热』的『之』字，有同样意义。张景岳：『之，亦适也。适寒凉之地，则腠理闭密，气多不达，故作内胀；之温热之地，则腠理多开，阳邪易入，故为疮疡。』下之：指下法，使热气下达。汗之：指汗法，使阴气上达，因汗是阴精所化。『阴精所奉』『阳精所降』：这里的精是指天地间生长万物的精气。《中国医学大辞典》注：阴精是天地间滋润的精气；阳精是天地间燥热之精气。本论歧伯曰：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又曰：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马莳注：地之高者，阴精所奉，则阳不妄泄，寒气外持，邪不数中，而正气坚守，其人必寿；地之下者，阳精所降，则阳气耗散，发泄无度，风湿数中，真气衰竭，其人必夭。内守：指阳气的巩固于中。张景岳：『欲令阳气不泄，而固其中也。』假者反之：假则反，相反的病就得用相反的方法治疗。

黄帝问：天气不足于西北，北方寒而西方凉；地气不满于东南，南方热而东方温。这是什么缘故？岐伯说：天气有阴阳，地势有高低，其中都有太过于不及的差异。东南方属阳；阳气有余，阳精自上而下降，所以南方热而东方温。西北方属阴；阴气有余，阴精自下而上奉，所以北方寒而西方凉。因此，地势有高有低，气候有温有凉，地势高的气候寒凉，地势低下的气候温热。所以在西北寒凉的地方多胀病，在东南温热的地方多疮疡。胀病用下法则胀可消，疮疡用汗法则疮疡自愈。这是气候和地理影响人体腠理开闭的一般情况，无非是太过和不及的区别罢了。

黄帝道：天气寒热和地势高下与人的寿夭有什么关系？岐伯说：阴精上承的地方，阳气坚固，故其人长寿；阳精下降的地方，阳气常发泄而衰薄，故其人多夭。

黄帝说：好。若发生病变，应怎样处理？岐伯说：西北方天气寒冷，其病多外寒而里热，应散其外寒，而凉其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因阳气外泄，故生内寒，所以应收敛其外泄的阳气，而温其内寒。这是所谓『同病异治』即同样发病而治法不同。所以说：气候寒凉的地方，多内热，可用寒凉药治之，并可以用汤液侵渍的方法，气候温湿的地方，多内寒，可治以温热的方法，以加强内部阳气的固守。治法必须与该地的气候相同，才能使之平调，但必须辨别其相反的情况，如西北之人有假热之寒病，东南之人有假寒之热病，又当用相反的方法治疗。

帝曰：善。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洿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帝曰：其有寿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大小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

帝曰：善。其岁有不病而藏气不应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天气制之，气有所从也。

阴胜者后天：阳气太过，四时气候先于天时而至；阴气太过，四时气候后于天时而至。形气：形，指外之形体；气，指内之真气。气：这里指人身五脏之气。

黄帝道：说得好。但有地处一州，而生化寿夭各有不同的情况，是什么缘故？岐伯道：虽在同一州，而地势高下不同，故生化寿夭的不同，是地势的不同所造成的。因为地势高的地方，属于阴气所治，地势低的地方，属于阳气所治。阳气盛的地方气候温热，万物生化往往先四时而早成，阴气盛的地方气候寒冷，万物常后于四时而晚成，这是地理的常规，而影响着生化迟早的规律。

黄帝道：有没有寿和夭的分别呢？岐伯说：地势高的地方，阴气所治，故其人寿；地势低下的地方，阳气多泄，其人多夭。而地势高下相差有程度上的不同，相差小的其寿夭差别也小，相差大的其寿夭差别也大，所以治病必须懂得天道和地理，阴阳的相胜，气候的先后，人的寿夭，生化的时间，然后可以知道人体内外形气的病变了。

黄帝道：很对！一岁之中，有应当病而不病，脏气应当相应而不相应，应当发生作用的而不发生作用，这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这是由于受天气的制约，人身脏气顺从于天气的关系。

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见燔焫，革金且耗，大暑以行。咳嚏鼽衄，鼻窒口疡，寒热胕肿。风行于地，尘沙飞扬。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立，土乃眚，凄沧数至，木伐草萎，胁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暴热至，土乃暑，阳气郁发，小便变，寒热如疟，甚则心痛。火行于槁，流水不冰，蛰虫乃见。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溢干，善渴，鼽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土乃润，水丰衍，寒客至，沉阴化，湿气变物。水饮内稸，中满不食，皮肉苛，筋脉不利，甚则胕肿、身后痈。

白起金用：白是燥金之气的代名词。白起金用，即金为火用。就是燥金之气受火的影响，于是起而用事。革：变革，指金被火克，而顺从变革的意思。槁：指草木枯槁之时，即冬令。丹起：丹是火之色。丹起，即火气因寒气下临而引起反应的意思。胜则水冰：胜，指寒水之气战胜火热之气。寒之气胜则水凝结成冰。：肢体麻痹。

黄帝道：请你详细告诉我。岐伯说：少阳相火思天的年份，火气下临于地，人身肺脏之气上从天气，燥金之气起而用事，地上的草木受灾，火热如烧灼，金气为之变革，且被消耗，火气太过故暑热流行，人们发生的病变如咳嗽、喷嚏、鼻涕、衄血、鼻塞不利，口疮、寒热、浮肿；少阳司天则厥阴再泉，故风气流行于地，沙尘飞扬，发生的病变为心痛，胃脘痛，厥逆，胸鬲不通，其变化急暴快速。阳明司天的年份，燥气下临于地，人生肝脏之气上从天气，风木之气起而用事，故脾土必受灾害，凄沧清冷之气常见，草木被克伐而枯萎，所以发病为胁痛，目赤，眩晕，摇动，战栗，筋萎不能久立；阳明司天则少阴君火在泉，故暴热至，地气变为暑热蒸腾，在人则阳气郁于内而发病，小便不正常，寒热往来如疟，甚至发生心痛。火气流行于冬令草木枯槁之时，气候不寒而流水不得结冰，蛰虫反外见而不藏。

太阳司天的年份，寒水之气下临于地，人身心脏之气从天气，火气照耀显明，火热之气起而用事，则肺金必然受伤，寒冷之气非时而出现，寒气太过则水结成冰，因火气被迫而应从天气，故发病为心热烦闷，咽喉干，常口渴，鼻涕，喷嚏，易于悲哀，时常呵欠，热气妄行于上，故寒气来报复于下，则寒霜不时下降，寒复则神气伤，发病为善忘，甚至心痛；太阳司天则太阴湿土在泉，土能制水，故土气滋润，水流丰盛，太阳司天则寒水之客气加临于三之气，太阴在泉则湿土之气下加临于终之气，水湿相合而从阴化，万物因寒湿而发生变化，应在人身的病则为水饮内蓄，腹中胀满，不能饮食，皮肤麻痹，肌肉不仁筋脉不利，甚至浮肿，背部生痈。

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黄起，水乃眚，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火纵其暴，地乃暑，大热消烁，赤沃下，蛰虫数见，流水不冰。其发机速。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鼽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太阴司天：湿气下临，肾气上从，黑起水变，火乃眚埃冒云雨。胸中不利，阴萎，气大衰而不起不用。当其时，反腰脽痛，动转不便也，厥逆。地乃藏阴。大寒且至，蛰虫早附。心下否痛。地烈冰坚。少腹痛，时害于食。乘金则止水增，味乃咸，行水减也。

黄起：黄，是湿土之色；起，即上从天气，也就是由天气引起的反应。爽：音霜，败也。赤沃下：就是赤色下痢。金烁石流：高士宗：『如焚如焰也。』形容热势盛极。黑起水变：黑，是寒水之色；变，谓变易其性质，因太阴湿土之气下临，寒水之气起而相应，故变其性质。高士宗：『黑起，则尘埃如冒。水变，则云雨。』 黑起水变，因太阴湿土之气下临，寒水之气起而用事，故发生变化。当其时：就是当土旺之时。脽：指臀肉。附：有俯伏之意。

厥阴司天的年份，风木之气下临于地，人身脾脏之气上从天气，土气兴起而隆盛，湿土之气起而用事，于是水气必受损，土从木化而受其克制，其功用亦为为之变易，人们发病的身体重，肌肉枯萎，饮食减少，口败无味，风气行于宇宙之间，云气与万物为之动摇，在人体之病变为目眩，耳鸣，厥阴司天则少阳相火在泉，风火相扇，故火气横行，地气变为暑热，在人体则见大热而消烁津液，血水下流，因气候温热，故蛰虫不藏而常见，流水不能成冰，其所发的病机急速。

少阴君火司天的年份，火热之气下临于地，人身肺脏之气上从天气，燥金之气起而用事，则草木必然受损，人们发病为气喘，呕吐，寒热，喷嚏，鼻涕，衄血，鼻塞不通，暑热流行，甚至病发疮疡，高热，暑热如火焰，有熔化金石之状；少阴司天则阳明燥气在泉，故地气干燥而清净，寒凉之气常至，在病变为胁痛，好叹息，肃杀之气行令，草木发生变化。

太阴司天的年份，湿气下临于地，人身肺脏之气上从天气，寒水之气起而用事，火气必然受损，人体发病为胸中不爽，阴痿，阳气大衰，不能振奋而失去作用，当土旺之时则感腰臀部疼痛，转动不便，或厥逆；太阴司天则太阳寒水在泉，故地气因凝闭藏，大寒便至，蛰虫很早就伏藏，人们发病则心下痞塞而痛，若寒气太过则土地冻裂，冰冻坚硬，病发为少腹痛，常常妨害饮食，水气上乘肺金，则寒水外化，故少腹痛止，若水气增多，则口味觉咸，必使水气通行外泄，方可减退。

帝曰：岁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气使然？岐伯曰：六气五类，有相胜制也，同者盛之，异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阴司天，毛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在泉，毛虫育，倮虫耗，羽虫不育。少阴司天，羽虫静，介虫育，毛虫不成；在泉，羽虫育，介虫耗不育。太阴司天，倮虫静，鳞虫育，羽虫不成；在泉，裸虫育，鳞虫不成。

治之不全：指胎孕和不育有不同的情况。张景岳：『治，谓治岁之气。』六气五类：六气指司天在泉之六气，五类指五行所生的五类动物，即毛、羽、倮、介、鳞五类动物。同者：指六气与运气同属一类。异者：指六气与运气不相同。静：含有既不生育，也不消耗的意义。

黄帝道：在同一年中，有的动物能胎孕繁殖，有的却不能生育，这是什么气使然？岐伯说：六气和五类动物之间，有相胜而制约的关系。若六气与动物的五行相同，则生育力就强盛，如果不同，生育力就衰退。这是自然规律，万物生化的常规。所以逢厥阴风木司天，毛虫不生育，亦不耗损，友阴司天则少阳相火在泉，羽虫同地之气，故得以生育，火能克金，故介虫不能生成；若厥阴在泉，毛虫同其气，则多生育，困木克土，故倮虫遭受损耗，羽虫静而不育。少阴君火司天，羽虫同其气，故羽虫不生育，亦不耗损，少阴司天则阳明燥金在泉，介虫同地之气，故得以生育，金克木，故毛虫不能生成；少阴在泉，羽虫同其气，则多生育，火克金，故介虫遭受损耗且不得生育。太阴湿土司天，倮虫同其气，故倮虫不生育，亦不耗损；太阴司天则太阳寒水在泉，鳞虫同地之气，故鳞虫多生育，水克火，故羽虫不能生成；太阴在泉，倮虫同其气，则多生育，土克水，故鳞虫不能生成。

少阳司天，羽虫静，毛虫育，倮虫不成；在泉，羽虫育，介虫耗，毛虫不育。阳明司天，介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在泉，介虫育，毛虫耗，羽虫不成。太阳司天，鳞虫静，倮虫育；在泉，鳞虫耗，倮虫不育。诸乘所不成之运，则甚也。

故气主有所制，岁立有所生。地气制己胜，天气制胜己，天制色，地制形。五类衰盛，各随其气之所宜也。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气之常也。所谓中根也。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别，有五气、五味、五色、五类、五宜也。

鳞虫耗：当作『鳞虫育，羽虫耗』。因太阳在泉，属水之鳞虫当繁育而不当耗损。耗损者当是属火的羽虫。诸乘所不成之运，则甚也：诸，指六气；运，指五运。这句的意思是说：凡运气被六气所乘的时候，凡不成的，遇之则更不能孕育。张景岳：『上文言六气，此兼五运也。以气乘运，其不成尤甚。』气主：六气所主之司天在泉。岁立：张景岳：『子甲相合，岁气立乎甲运也。』故岁运在中，秉五行而立。地气制己胜：张景岳：『谓以己之胜，利彼之不胜，如以我之木，制彼之土也。』按地气指在泉之气，这是说在泉之气能制约被我所胜的。天气制胜己：天气指司天之气下临，能制岁气之胜我者，如木运不及的年分（丁未、丁丑），正当太阴湿土司天，而木从土化。天制色，地制形：张景岳：『色化于气，其象虚，虚本乎天也。形成为质，其体实，实出乎地也。故司天之气制五色，在泉之气制五形。』中根：高士宗：『五运在中，万物生化，所谓中根也。』意思是说：五运在于中央，万物从五运而化生，称为中根。五宜：张景岳：『无论动植之物，凡在生化中者，皆有五行之别，如臊焦香腥腐，五气也；酸苦甘辛咸，五味也；青赤黄白黑，五色也；物各有类，不能外乎五者，物之类殊，故各有互宜之用。』即各与天地五运六气相适应的意思。又按张氏类经『五宜』作『互宜』。

少阳相火司天，羽虫同其气，故羽虫不能生育，亦不耗损，少阳司天则厥阴风木在泉，毛木同地之气，故多生育，木克土，故鳞虫不能生成；少阳在泉，羽虫同其气，则多生育，火克金，故介虫遭受损耗，而毛虫静而不育。阳明燥金司天，介虫同天之气，故介虫静而不生育，阳明司天则少阴君火在泉，羽虫同地之气，则多生育，火克金，故介虫不得生成；阳明在泉，介虫同其气，则多生育，金克木，故毛虫损耗，而羽虫不能生成。太阳寒水司天，鳞虫同天之化，故鳞虫静而不育，太阳司天则太阴湿土在泉，倮虫同地之气，故多生育；太阳在泉；鳞虫同其气，则多生育，水克火，故羽虫损耗，倮虫静而不育。凡五运被六气所乘的时候，被克之年所应的虫类，则更不能孕育。

所以六气所主的司天在泉，各有制约的作用，自甲相合，而岁运在中，秉五行而立，万物都有所生化，在泉之气制约我所胜者，司天之气制约岁气之胜我者，司天之气制色，在泉之气制形，五类动物的繁盛和衰微，各自随着天地六气的不同而相应。因此有胎孕和不育的分别，生化的情况也不能完全一致，这是运气的一种常度，因此称之为中根。再中根之外的六气，同样根据五行而施化，所以万物的生化有五气、五味、五色、五类的分别，随五运六气而各得其宜。

帝曰：何谓也？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故各有制，各有胜，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同异，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谓也。

帝曰：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政一也。然而五味所资，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多少，终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气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长也。

天不生、地不长：指万物非独依天气而生，并依地气而长，若非天地之气，不足以生长。

黄帝道：这是什么道理？岐伯说：根于中的叫做神机，它是生化作用的主宰，所以神去则生化的机能也停止；根于外的叫做气立，假如没有六气在外，则生化也随之而断绝。故运各有制约，各有相胜，各有生，各有成。因此说：如果不知道当年的岁运和六气的加临，以及六气和岁运的异同，就不足以谈生化。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道：万物开始受气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敷布而蕃殖，气中的时候形象便发生变化，万物虽不同，但这种情况是一致的。然而如五谷的资生，生化有厚有薄，成熟有少有多，开始和结果也有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岐伯说：这是由于受在泉之气所控制，故其生化非天气则不生，非地气则不长。

帝曰：愿闻其道。岐伯曰：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黅秬。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

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黅秬。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治。故曰：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热盛衰而调之。

毒：指有毒之物，包括药物在内。古人认为有毒之物，皆由于五行之暴烈之气所生。秬：高士宗：『秬乃黑黍，水之谷也。』 黅：黄色。专：风木司天则相火在泉，木火相生，故其气专一。化淳：指太阴湿土，气化淳厚。补上下：上下，指司天在泉。因司天在泉之气而引起人体的不足，应当从其不足而补之。如木火不足，用酸苦之味补之等。逆之：太过引起之病，用逆治的方法。如热淫所胜，治以咸寒之类。

黄帝又道：请告诉我其中的道理。岐伯说：寒、热、燥、湿等气，其气化作用各有不同。故少阳相火在泉，则寒毒之物不生，火能克金，味辛的东西被克而不生，其所主之味是苦和酸，在谷类是属青和火红色的一类。阳明燥金在泉，则湿毒之物不生，味酸及属生的东西都不生，其所主之味是辛、苦、甘，在谷类是属于火红和素色的一类。

太阳寒水在泉，则热毒之物不生，凡苦味的东西都不生，其所主之味是淡和咸，在谷类属土黄和黑色一类。厥阴风木在泉，则消毒之物不生，凡甘味的东西都不生，其所主之味是酸、苦，在谷类是属于青和红色之类；厥阴在泉，则少阳司天，上阳下阴，木火相合，故其气化专一，其味纯正。

少阴君火在泉，则寒毒之物不生，味辛的东西不生，其所主之味是辛、苦、甘，在谷类是属于白色和火红之类。太阴湿土在泉，燥毒之物不生，凡咸味及气热的东西都不生，其所主之味是甘和咸，在谷类是属于土黄和黑色之类；太阴在泉，是土居地位，所以其气化淳厚，足以制水，故咸味得以内守，其气专精而能生金，故辛味也得以生化，而于湿土同治。所以说：因司在天泉之气不及而病不足的，用补法当顺其气，因太过而病有余的，治疗时当逆其气，根据其寒热盛衰进行调治。

故曰：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补之泻之，久新同法。

帝曰：病在中而不实不坚，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无积者，求其藏，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行水渍之，和其中外，可使毕已。

毒：含有剧烈的意义。凡性猛烈的药物，均称之谓毒药。行之：指服药。下同。

所以说：从上、下、内、外取治，总要探求致病的原因。凡体强能耐受毒药的就给以性味厚的药物，凡体弱不能耐受毒药的就给以性味薄的药物。就是这个道理。若病气有相反的，如病在上，治其下；病在下的，治其上；病在中的，治其四旁。治热病用寒药，而用温服法；治寒病用热药，而用凉服法；治温病用凉药，而用冷服法；治清冷的病用温药，而用热服的方法。故用消法通积滞，用削法攻坚积，用吐法治上部之实，补法治虚症泻法治实症，凡久病新病都可根据这些原则进行治疗。

黄帝道：若病在内，不实也不坚硬，有时聚而有形，有时散而无形，那怎样治疗呢？岐伯说：您问得真仔细！这种病如果没有积滞的，应当从内脏方面去探求，虚的用补法，有邪的可先用药驱其邪，然后以饮食调养之，或用水渍法调和其内外，便可使病痊愈。

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

帝曰：其久病者，有气从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岐伯曰：昭乎哉，圣人之问也！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与众齐同，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命曰圣王。故《大要》曰：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此之谓也。帝曰：善。

约：规则。常制：一定的规律。李念莪注：『病久者，宜大剂；病新者，宜小剂。无毒者，宜多用；有毒者，宜少用。』食养尽之：李念莪注：『病虽去而有未尽去者，当以饮食养正，而余邪自去。若药饵太过，便伤正气。』这就是说病去其九，可以用谷肉果菜来调养，不能唯药观点。如果过分服药，反而有伤正气。不尽，行复如法：李念莪注：『食养而邪犹不尽，再用药如前法以治之。』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李念莪注：『五运有纪，六气有序，四时有令，阴阳有节，皆岁气也。人气应之，以生长收藏，此天和也，于此未明，则犯岁气，伐天和矣。』盛盛：实证用补，使其重实，叫做盛盛。即实证用补法，使邪气更盛。虚虚：虚证用泻，使其重虚，叫做虚虚。夭殃：夭，指夭折应享的寿命。殃，受到灾害，这是说，使人丧失生命。气从不康：气血已和顺，仍未能恢复健康。瘠：瘦弱。化不可代：指天地气化，非人力所可代行。圣王：指圣王的法度，以治病比喻为治理国家。《大要》：古经书。

黄帝道：有毒药和无毒药，服用时有一定的规则吗？岐伯说：病有新有旧，处方有大有小，药物有毒无毒，服用时当然有一定的规则。凡用大毒之药，病去十分之六，不可再服；一般的毒药，病去十分之七，不可再服；小毒的药物，病去十分之八，不可再服；即使没有毒之药，病去十分之九，也不可再服。以后就用谷类、肉类、果类、蔬菜等饮食调养，使邪去正复而病痊愈，不要用药过度，以免伤其正气。如果邪气未尽，再用药时仍如上法。必须首先知道该年的气候情况，不可违反天人相应的规律。不要实证用补使其重实，不要虚症误下使其重虚，而造成夭折生命的灾害。不要误补而使邪气更盛，不要误泄而损伤人体正气，断送了人的性命！

黄帝道；有久病的人，气机虽已调顺而身体不得康复，病虽去而形体依然瘦弱，应当怎样处理呢？岐伯说：您所问的真精细啊！要知道天地之气化，是不可用人力来代行的，四时运行的规律，是不可以违反的。若经络已经畅通，血气已经和顺，要恢复正气的不足，使病人与平常人一样，必须注意保养，协调阴阳，耐心等待天时，谨慎守护真气，不使有所消耗，他的形体就可以壮实，生气就可以长养，这就是圣王的法度。所以《大要》上说：不要以人力来代替天地之气化，不要违反四时的运行规律，必须善于调养，协调阴阳，等待真气的恢复；就是这个意思。黄帝道：讲得很对。

六元正纪大论

本篇内容所论六气主司天在泉，五运为中气，左右间气纪步，即初气至终气为六气，以分一年四季，五运为木火土金水，如甲己为土运等，五运和六气相配合，适卅年为一纪，六十年为一周，所以叫做『六元正纪大论』。

讨论六十年内运气合治及运气胜复正化的具体情况；五运、六气的同化；五运、六气来临的先后次序；六气十二变的有关内容；五气郁发的物象及致病情况。

黄帝问曰：六化、六变、胜复、淫治、甘苦辛咸酸淡、先后，余知之矣。夫五运之化，或从五气，或逆天气，或从天气而逆气地，或从地气而逆天气，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运宣行勿乖其政，调之正味，从逆奈何？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此天地之纲纪，变化之渊源，非圣帝，孰能穷其至理欤！臣虽不敏，请陈其道，令终不灭，久而不易。帝曰：愿夫子推而次之，从其类序，分其部主，别其宗司，昭其气数，明其正化，可得闻乎？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化，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数之可数者，请遂言之。

六化六变：张志聪：『「六化」谓司天在泉各有六气之化；「六变」为胜制之变。』按『六化』就是六气的正常生化；『六变』就是六气的异常变化。胜复淫治：张志聪：『胜复者，谓五运之气，亦复其岁，有相胜制，而治之不全也。』即『胜』是胜气，『复』是复气，『淫』是扰乱人体的正气，『治』是治理的方法。可参看五常政大论。五运之化：五行的运化，即万物由五运而生化。从五气：张景岳：『五气当作天气。』『从五气』指五运之化与天气相顺而不相矛盾。逆天气：马莳：『运气与司天之气有异同也。』即五运与司天之气相违逆。如丙子、丙午年天气为君火司天，而中运是水，水火是相逆的（丙辛之岁，水运统之）。相得：王冰：『气同谓之从，气异谓之逆，胜制为不相得，相生为相得。』此处指运与司天在泉之气相合，如戊癸火运而遇戊子、戊午、戊寅、戊申，少阴少阳司天，癸卯、癸酉、癸巳、癸亥而值少阴少阳在泉之类。不相得：指中运被司天之气相克，如己巳、己亥年，甲己为土运，巳亥之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因此中运之土被司天之木所克，余类推。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张志聪：『使上下合德，无相夺论者，使司天在泉之气上下和平也。』即明白和随从司天在泉之气。类序：张景岳：『类分六元，序其先后。』按即类属和次序。如甲己类天干，子午属地支，甲为天干之始，子为地支之首，各有次序。部主：张景岳：『凡天地左右，主气静，客气动，各有分部，以主岁时。』即以三阴三阳分为六部，而每部各有主气，如厥阴之上风气为主，余可类推。宗司：张景岳：『统者为宗，分者为司也。』此处指主宰和行使解。气数：张景岳：『五行之化，各有其气，亦各有其数也。』按即三阴三阳，阳年为有余，阴年为不足，阴阳之气，各有多少，其作用各不类同也。正化：张景岳：『当其位者为正，非其位者为邪也。』按六微旨大论：『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金运临酉，水运临子，所谓岁会，气之平也。』王冰：『岁直亦曰岁会，谓岁直气味所宜，酸苦甘辛咸寒温冷热也。』先立其年，以明其气：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类，年辰先立，而一岁之气可以知道。临御之化：张志聪：『六气有司天之上临，有在泉之下御，有四时之主气，有加临之客气也。』按『临御之化』，就是司天在泉之气化。遂：作尽字解。

黄帝问道：有关于六气的生化、变化、淫气致病，治疗原则，以及甘、苦、辛、咸、酸、淡化生的先后等我已经知道了。五运的气化，有时与司天之气相顺，有时与司天之气相逆，有时与司天之气相顺，但与在泉之气相逆，有时与在泉之气相顺，但与司天之气相逆，有时中运与司天之气相生，有时中运与司天之气相制。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想知道司天之气的变化规律，在泉之气的变化道理，调和五运的气化，使上下相互协调，而不要相互损伤，不要破坏了天地升降的正常规律，使五运的运转不要违背了它的职能。根据具体情况，运用五味来调其逆顺，该怎样来进行呢？岐伯叩头连续跪拜两次回答说：您问得真清楚啊！这是天地之气变化的纲领，运气变化的本源，假若不是圣帝，谁能穷尽它的至理呢？我虽然不敏感，请让我陈述其中的道理，使它永远不灭绝，长期不变。

黄帝问道：希望先生进一步加以推演，使它更加条理化，根据天干、地支的类别和次序，分析六气司天在泉所主的部位，分别说出每年中主岁之气与各步之气，明确司天、中运所属的气数，以及其正化等，能否进一步谈一谈呢？岐伯回答说：必须首先确立一年的干支，以明确主岁之气，金木水火土五行运行之数，风火寒热燥湿六气的主从变化，如此自然规律就比较清楚地体现出来了，人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规律调理气机，如此阴阳的消长，也浅近易知而不迷惑了，气运之数也可以推算了，请让我详尽地说一说吧！

帝曰：太阳之政奈何？岐伯曰：辰、戌之纪也。

太阳　太角　太阴　壬辰　壬戌　其运风，其化鸣紊启拆，其变振拉摧拔，其病眩掉目瞑。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阳　太徵　太阴　戊辰　戊戌　同正徵。其运热，其化暄暑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病热郁。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阳　太宫　太阴　甲辰岁会同天符　甲戌岁会同天符其运阴埃，其化柔润重泽，其变震惊飘骤，其病湿下重。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阳　太商　太阴　庚辰　庚戌。其运凉，其化雾露肃，其变肃杀雕零，其病燥，背瞀胸满。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太阳　太羽　太阴　丙辰天符　丙戌天符。其运寒，其化凝惨凛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大寒留于谿谷。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少商。

辰戌之纪：以地支中辰和戌来标志的年分。如壬辰、壬戌年等。鸣紊启拆：张景岳：『鸣，是风木声也，即风和树木发出的声音。紊是繁盛。启拆，萌芽发而地脉开也。』即是地气开始萌动的意思。振拉摧拔：张景岳：『振，撼动也；拉，音腊，支离也；摧，败折也；拔，发根也。』即振动摧折树木拔倒的意思。眩掉目瞑：张景岳：『目运曰眩，头摇曰掉，目不开曰瞑。』可解作肢体震颤，头目昏花。『角、徵、宫、商、羽』：为古时五种音阶，此处代表木火土金水（角即木，羽即水，太为太过，少为不及，阳年为太，阴年为少，以下仿此），来说明一年中主客运的次序。因五运亦有主时之五运（简称主运），与主岁之五运（简称客运），其法与六气之主客加临相同，主运起于角而终于羽，年年相同，客运则逐年轮换。『同正征』：张志聪：『戊癸属火，戊为阳年，主火运太过，故为太征。火运太盛，而（太阳）寒水上临，火得承制，则炎烁已平，而无亢盛之害，故与正征之岁相同。正征之岁乃火运临午，所谓岁会，气之平也。』按即正征火运之平气，同正征指该年之气化与火逆平气的年分约略相同。戊年本为火运太过，但遇（辰戌年）寒水司天，火受水制，亦成平气，即五常政大论所谓『赫曦之纪上羽与正征同』。暄暑郁燠：张志聪：『火之化也，即气候温暖渐渐暑热薰蒸。』新校正：『五常政大论，燠作蒸。』其病热郁：张志聪：『火热太过，故为热郁之病，即指热气郁遏而病。』阴埃：张景岳：『埃，尘也。』张志聪：『后节曰其运阴雨。』新校正：『详太宫三运，雨曰阴雨，独此曰阴埃，疑作雨，即阴雨。』柔润重泽：王冰：『静则柔润，故厚德常存。』即风调雨顺万物润泽之意。震惊飘骤：震惊而又飘忽突然，意为雷声大作，狂风暴雨。湿下重：张景岳：『土湿之病也。』湿气甚于下部而肢体重坠。飋：音瑟，飋就是秋风。燥，背瞀胸满：张志聪：『肺俞在肩背，胸中乃肺之宫城。瞀，目垂貌。』即多干燥和胸背胀满不大清爽等疾患。凝惨凓冽：马莳：『水之化，五常政大论云，凝惨寒雰。』形容寒水之气化，严寒凛冽。

黄帝问道：太阳司天的年份运气情况怎么样？岐伯回答说：太阳司天为辰年和戌年。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木运，那么便是壬辰、壬戌两年。木运主风，其正常的气化为风鸣紊乱，物体开拆；其异常变化为暴风振撼，拔树折木；其病变为头晕目眩，视物不明，振颤动摇。由于是太过的木运主岁，所以客运和主运相同，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火运，那么便是戊辰年和戊戌年，与正徵相同。火运主热，这两年虽然是火运太过，但受司天的寒水制约，所以火热之气并不严重，其正常气化为气候温和或暑热熏蒸，其异常变化为炎暑沸腾，其病变为郁热。由于是太过的火运主岁，客运的初之运为太徵，二之运为少宫，三之运为太商，四之运为少羽，终之运为太角；主运的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土运，那么便是甲辰年和甲戌年，这两年既为『岁会』，又是『同天符』。土运主湿，其正常的气化为柔和润泽，其异常变化为风雷震惊，暴雨骤临，其病变为下部湿重。由于是太过的土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宫，二之运为少商，三之运为太羽，四之运为少角，终之运为太徵；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金运，那么便是庚辰年和庚戌年，金运清凉，主燥。其正常的气化为雾露布散，秋风萧瑟，其异常变化为金气肃杀，草木凋零，其病变为枯燥，胸背满闷。由于是太过的金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商，二之运为少羽，三之运为太角，四之运为少徵，终之运为太宫；主运的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水运，那么便是丙辰年和丙戌年，这两年均为『天符年』。其运寒冷，主水，其正常的气化为寒气凛冽，凄惨凝敛，其异常变化为霜雪冰雹，其病变为严寒滞留于肌肉缝隙。由于是太过的水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羽，二之运为少角，三之运为太徵，四之运为少宫，终之运为太商。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凡此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肃，地气静，寒临太虚，阳气不令。水土合德，上应辰星、镇星，其谷玄黅。其政肃。其令徐。寒政大举，泽无阳焰，则火发待时。少阳中治，时雨乃涯，止极雨散，还于太阴，云朝北极，湿化乃布，泽流万物。寒敷于上，雷动于下，寒湿之气，持于气交。民病寒湿，发肌肉萎，足痿不收，濡泻，血溢。

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二之气：大凉反至，民乃惨，草乃遇寒，火气遂抑。民病气郁中满，寒乃始。三之气：天政布，寒气行，雨乃降。民病寒，反热中，痈疽，注下，心热，瞀闷，不治者，死。四之气：风湿交争，风化为雨，乃长，乃化，乃成。民病大热，少气，肌肉萎，足痿，注下赤白。五之气：阳复化，草乃长乃化乃成，民乃舒。终之气：地气正，湿令行，阴凝太虚，埃昏郊野，民乃惨凄，寒风以至，反者孕乃死。

故岁宜苦以燥之、温之。必折其郁气，先资其化源，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无使暴过而生其疾，食岁谷以全其真，避虚邪以安其正。适气同异，多少制之。同寒湿者，燥热化；异寒湿者，燥湿化。故同者多之，异者少之。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谓时也。

合德：互相配合，发挥作用。玄黅：九月为玄；黅，黄也。泽无阳焰：张志聪：『谓阴中之生阳为寒水所抑。』即阴中升发的阳气为司天的寒水所抑制，如沼泽之中，没有上腾的阳气。地气迁：地气指在泉之气。上年在泉之气，迁移为今年的在泉气。张景岳：『本年初之气，少阳用事，上年在泉之气，至此迁移。』气乃大温：因太阳司天的年分初之气为少阳相火，所以气运大温。厉：疫病也。惨：是指寒冷凄惨的意思。埃昏：灰沙飞扬，昏糊不清。折其郁气：张景岳：『必折去其致郁之气，泻其有余也。』就是减弱其造成郁气的原因。化源：张景岳：『化生之源，如火失其养，则当资木，金失其养，则当资土。』指五运六气为化生的泉源。岁谷：感司天在泉的气运而成熟的谷物，此处指『玄黅之谷』。同寒湿：张志聪：『谓太羽太宫主运是与司天在泉之寒湿相同。』指岁运和司天在泉，寒湿之气相同。燥热化：指多用燥热气味之品来和化它。同者多之：气运相同的气势盛，所以应多用相宜的气味来冲和。假者反常：张志聪：『是谓邪气反胜，又不必远寒远热矣。』意思是说，若天气反常，邪气反胜，则不必依照用寒应当避寒等规律。（例如夏令炎热而生寒病，仍当以温药治疗。）

凡是太阳寒水司天的辰戌年，其气太过，六气的气化及五运的运行均先于天时而至。天气清肃，地气清静，寒冷之气布满太空，阳气失去了正常的作用，寒水与湿土和合主事，与天上的辰星、镇星相应，生长的谷物多为黑色或黄色，它的征象严肃，它的作用缓慢，寒冷之气大兴，湖泽中没有阳热的火焰升起，那末火气将等待时期而发。到少阳主令的时候，应时的雨水不下，到达极点时，云雨四散，于是便又回到太阴当令，云向北部移动，土湿之气化布达，雨水润泽万物，寒气布于上，少阴雷火动于下，寒湿之气相持于气交之中。这时人们多患寒湿病，发展为肌肉萎缩，双脚痿弱不能收持，水泻、失血等病症。

辰戌纪年，客气的初之气为少阳相火，地气迁移，气候极为温暖，草木提前繁荣。此时人们容易感受疫疬之气，温热病流行，出现身体发热、头痛、呕吐、肌肤疮疡等。二之气为阳明燥金当令，大凉之气来临，人们感觉凄惨，草木受到寒凉气候的侵袭，火热之气被寒凉之气所遏郁，人们易患气郁，腹部胀满等病，寒气开始形成。三之气为司天的太阳寒水当令，寒气流行，雨水下降。人们易患外寒证，体内郁热，出现痈疽，下痢，心中烦热，甚至神识昏闷，抽搐，如不及时治疗，会引起死亡。四之气为厥阴风木当令，又因太阴湿土在泉，主司下半年，所以风湿交争于气交之中，风湿化而为雨，万物因此而长养、变化、成熟。人们容易患高热，气少，肌肉萎缩，双足痿弱，下痢红白粘液。五之气为少阴君火当令，阳气重新发挥气化作用，少阴君火与在泉的太阴湿土合化，于是草木又开始生长、变化、成熟。人们感觉舒畅无病。终之气为在泉的太阴湿土当令，正当地气发挥作用，湿气流行，阴气凝聚于天空，尘埃昏蒙于郊野，人们感觉凄惨不乐，寒风来临，妇人虽能怀孕，但多致胎损。

在治疗时，若想减轻被郁之气，当首先资助生化的本源，抑制其太过的运气，扶助其不胜的脏气。不要让气运太过而产生疾病，并食用与岁气相合的青色、黄色的谷类，从而保全人体真气，避开致病的邪气，安定人体正气，因而本年内多用苦味药以燥湿，用甘温药以温里。要根据气与运所主气的异同、多少，来确立制方原则，假若气与运均为寒湿，用燥热药以化寒湿，若寒湿不同，用燥湿药治疗。气运相同就多用燥热药，气运不同就少用燥湿药。用寒凉药时，当避开寒气主令之时，用凉药时，当避开凉气主令之时，用温药时，当避开温气主令之时，用热药时，当避开热气主令之时。在饮食方面也当遵循这个原则。如果气候反常就不必拘泥这个原则。但若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会产生疾病，所以必须依照四时之气的具体情况确定治法。

帝曰：善。阳明之政奈何？岐伯曰：卯、酉之纪也。

阳明 少角 少阴 清热胜复同，同正商。丁卯岁会 丁酉，其运风清热。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宫太商 少羽终

阳明 少徵 少阴 寒雨胜复同，同正商。癸卯同岁会 癸酉同岁会 其运热寒雨。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初 太角初

阳明 少宫 少阴 风凉胜复同。己卯 己酉 其运雨风凉。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阳明 少商 少阴 热寒胜复同，同正商。乙卯天符 乙酉岁会，太一天符。其运凉热寒。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阳明 少羽 少阴 雨风胜复同，同少宫。辛酉 辛卯 其运寒雨风。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太宫 太商

卯、酉之纪：马莳：『卯酉属阳明燥金，故以五卯五酉之年，为属阳明之政。』即卯和酉的年分。清热胜复同：张志聪：『丁主少角，则木运不及，故金之清气胜之。有胜必有复，火来复之，故为清热胜复同。』即金的清气和火的热气，胜复的程度是相同的。例如少角为木运不及，金来克木，在金气就称为胜，但是被抑制到极点，又会产生火，火又反过来克金，这就是复。胜气盛则复气亦盛，胜气微则复气亦微，所以说胜复同，以下仿此。同正商：张志聪：『岁木不及，而上临阳明，所谓上商与正商同。即正商为金运平气的年分，因逢金气司天而木运不及，听凭金气用事而成为金之平气。『同正商』即同于正商的运气，即五常政大论所谓『委和之纪，上商与正商同。』其运风清热：马莳：『不及之运，常兼胜复之气也。风，运气也；清，胜气也；热，复气也。』即其运气是风，胜气为清，复气为热。寒雨胜复：张志聪：『寒者寒水之气，雨者湿土之气。寒胜少徵，土来复之。』按少徵为火运不及，则寒水之气为胜，雨为湿土之气，故雨为复气。其运热寒雨：马莳：『运气为热，胜气为寒，复气为雨。』风凉胜复：马莳：『木胜土为风，金胜木为凉。』即土运不及，风为胜气，清凉的金气为复气。其运雨风凉：张志聪：『甲主土运太过，己主土运不及，太阴所至为云雨，雨乃土之运气，风为胜气，凉为复气。』所以其运气为雨，胜气为风，复气为凉。热寒胜复：张志聪：『热胜少商，寒气来复。因此金运不及，热为胜气，寒为复气。』太一天符：王冰：『一者天会，二者岁会，三者运会，三合曰太乙天符。』即司天和运气及年辰三者合同（又称做三合）。其运凉热寒：张志聪：『其运气为凉，胜气为热，复气为寒。』雨风胜复：马莳：『辛为阴水，故为少羽，少阴君火在泉，雨风胜复同者，雨胜风复也。』就是雨为湿土之气，水运不及，土气为胜，风气为复。少宫同：辛年水运不及，土气来侮，故其气化约略同于少宫土运不及的年分。其运寒风雨：张景岳：『寒，运气，雨，胜气，风，复气。』即其运为寒，雨为胜气，风为复气。

黄帝说：讲得很好！阳明司天的年份运气情况怎么样？岐伯回答说：阳明司天为卯年和酉年。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木运，那末便是丁卯（岁会）、丁酉两年，这两年相胜的清气与来复的热气相同，上商与正商相同。其运为风，其相胜之气为清气，其复气为热气。由于是不及的木运主岁，所以客运和主运相同，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火运，那么便是癸卯、癸酉两年，这两年相胜的寒气及来复的雨气（土）相同，也与正商同。其运为热气，其相胜之气为寒气，其复气为雨气。由于是不及的火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徵，二之运为太宫，三之运为少商，四之运为太羽，终之运为少角。主运的初之运为少商，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太角，终之运为太羽。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土运，那么便是巳卯、巳酉两年，这两年相胜的风气及来复的凉气相同。其运为雨气，其相胜之气为风气，其复气为凉气。由于是不及的土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宫，二之运为太商，三之运为少羽，四之运为太角，终之运为少徵。主运的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金运，那么便是乙卯、乙酉两年，乙卯年为天符，乙酉年既是岁会，又是太一天符。这两年相胜的热气及来复的寒气相同，也与正商同。其运为凉气，其相胜之气为热气，其来复之气为寒气。由于是不及的金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少商，二之运为太羽，三之运为少角，四之运为太徵，终之运为少宫。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水运，那么便是辛卯、辛酉两年，这两年相胜的雨气（土）及来复风气相同，辛卯年与少宫相同。其运为寒气，其相胜之气为雨气，其来复之气为风气。由于是不及的水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羽，二之运为太角，三之运为少徵，四之运为太宫，终之运为少商。主运的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凡此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天气急，地气明，阳专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坚，淳风乃治，风燥横运，流于气交。多阳少阴，云趋雨府，湿化乃敷。燥极而泽。其谷白丹。间谷命太者。其耗白甲品羽。金火合德，上应太白、荧惑。其政切。其令暴。蛰虫乃见，流水不冰。民病咳，嗌塞，寒热，发暴振慄，癃。清先而劲，毛虫乃死。热后而暴，介虫乃殃。其发躁，胜复之作，扰而大乱，清热之气，持于气交。

初之气：地气迁，阴始凝，气始肃，水乃冰，寒雨化。其病中热胀，面目浮肿，善眠，鼽衄，嚏欠，呕，小便黄赤，甚则淋。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三之气：天政布，凉乃行，燥热交合，燥极而泽。民病寒热。四之气：寒雨降。病暴仆，振慄，谵妄，少气，嗌干，引饮，及为心痛，痈肿，疮疡，疟寒之疾，骨痿，血便。五之气：春令反行，草民乃荣。民气和。终之气：阳气布，候反温，蛰虫来见，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病温。

故食岁谷以安其气，食间谷，以去其邪。岁宜以咸、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运气，无使受邪，折其郁气，资其化源。以寒热轻重，少多其制。同热者，多天化；同清者，多地化。用凉远凉，用热远热，用寒远寒，用温远温。食宜同法。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乱天地之经，扰阴阳之纪也。

淳风乃治：张景岳：『金气不足，木亦无畏。』因此和淳的风行使权力。风燥横运：马莳：『风燥横运，流于气交。』即风燥之气，专横运行。多阳少阴：张志聪：『二气之主客，乃君相二火，三气之主客，乃阳明少阳。』因二之气的主气客气为少阴少阳，三之气的主气客气为少阳阳明，所以称多阳少阴。间谷命太者：张景岳：『间谷，间气所化之谷也。命，天赋也。太，气之有余也。即感司天在泉左右的间气而成熟的谷类，称为间谷。命太，指间气的太过之气。』其耗白甲品羽：张景岳：『耗，伤也。白与甲，金所化也。品羽，火虫品类也。』清先而劲：张景岳：『司天金气在先，木受其克。』即上半年清金之气，劲而有力。阴始凝：张志聪：『夫卯酉岁初之客气乃太阴湿土，故阴凝而雨化，阳明司天之年，初之气为太阴湿土，太阴即湿土之气，凝聚收藏。』肃：肃杀萧条的现象。同热者多天化：张景岳：『凡运与在泉少阴同热者，则当多用司天阳明清肃之化以治之。』就是岁运与在泉之气，同为热气，应多以清凉之气调之。天化指阳明燥金清凉之气。同清者多地化：张景岳：『运与司天阳明同清者，则当多用在泉少阴温热之化以治之。』即岁运与司天之气，同为清气，应多以火热之气调节。地化指在泉的火热之气。

凡是阳明燥金司天的卯酉年，其气不及，六气的气化及五运的运行均晚于天时而至。天气劲急，地气清明，阳气独擅其事，炎热酷暑流行，万物干燥坚硬，只有和淳的风到来时，燥热才可能缓和。风燥之气逆行于岁运，流行于气交之中，阳气多，阴气少。云气趋向南极，土湿之气才能化生敷布，干燥达到极点，于是转而为润泽。与其相应的谷类为白色和红色，运不及则谷类感受左右过盛的间气而成熟。白色的甲虫、羽虫受到损伤，金与火协同发挥作用，与天上的太白星和荧或星相应。它的征象急切，它的作用猝暴。蛰藏的虫类出现，流水不能结冰。这时人们多患咳嗽，咽喉阻塞，恶寒发热，发作急暴，振栗，小便不通。上半年司天的阳明燥金主令，清凉之气先来而劲切，毛虫死亡。下半年在泉的君火主令，热而急暴，介虫受到灾殃。胜气、复气发作急暴，正常气候被扰乱，清凉之气与热气相持于气交之中。

卯酉纪年，客气的初之气为太阴湿土，地气迁移，阴气开始凝结，天气开始肃杀，水结为冰，寒雨化生，人们多患腹中热，胀满，面目浮肿，喜睡，流鼻血，喷嚏，打呵欠，呕吐，小便黄赤，甚至淋沥疼痛。二之气为少阳相火当令，阳气布达，人们心身感觉舒畅，万物生长繁荣，疫疬流行，人们多突然死亡。三之气为司天的阳明燥金当令，清凉之气运行，燥热二气相交合，燥气到达了极点转而湿气到来而为润泽。人们多患寒热病。四之气为太阳寒水当令，寒雨时降，人们多患突然倒仆，颤抖，胡言乱语，少气，咽喉干燥，渴欲饮水，心痛、痈肿、疮疡，寒疟，骨软弱，便血。五之气为厥阴风木当令，秋季反而出现了春季的气候，草木生长繁荣，人们气机调和。终之气为在泉的少阴君火当令，阳气布达，气候温和，蛰虫不潜藏，流水不能结冰。人们安康泰平，只是易患温病。

在这两年里，应当吃白色、红色的谷物来安定人的正气，吃与间气相应的谷物以驱除邪气，在用药物治疗时应当用咸味、苦味、辛味药物，在治法上应当用汗法、清法、散法以安扶运气，不使它受到邪气的侵袭，折损其郁结之气，资助其生化的源气。根据寒热轻重多少，来确定制方原则，若运与气同为热，多用清凉之品治疗，若运与气同为寒凉，多用温热之品治疗。用凉药，当避开凉气主令之时；用热药，当避开热气主令之时；用寒药，当避开寒气主令之时；用温药，当避开温气主令之时，在饮食方面也应当遵循这个原则。如果气候反常，就不必拘泥这个原则。这是自然的规律，违反了这个原则，就会扰乱自然法则，阴阳规律。

帝曰：善。少阳之政奈何？岐伯曰：寅、申之纪也。

少阳　太角　厥阴　壬寅同天符　壬申同天符　其运风鼓，其化鸣紊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病掉眩，支胁，惊骇。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少阳　太徵　厥阴　戊寅天符　戊申天符　其运暑，其化暄嚣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病上热郁，血溢，血泄，心痛。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少阳　太宫　厥阴　甲寅　甲申　其运阴雨，其化柔润重泽，其变震惊飘骤，其病体重，胕肿，痞饮。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少阳　太商　厥阴　庚寅　庚申　同正商　其运凉，其化雾露清切，其变肃杀凋零，其病肩背胸中。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少阳　太羽　厥阴　丙寅　丙申　其运寒肃，其化凝惨溧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寒浮肿。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少商

其运风鼓：相火司天，风木在泉，风火合势，故其运如风鼓动。掉眩，支胁：掉是动摇不定，掉眩就是头目昏花，视物动摇不定，支胁是胁下胀满，如有物支撑于内。其运暑：指运气炎热。马莳：『运与司天皆热也。』暄嚣郁燠：新校正：『按五常政大论作暄暑郁燠。此变暑为嚣者，以上临少阳故也。』按暄嚣乃形容热甚喧哗烦闹，郁燠就是闷热。炎烈沸腾：就是火热蒸腾。血溢，血泄：血溢指口鼻等出血，血泄是大小便下血。胕肿，痞饮：胕肿就是皮肤浮肿。痞饮为水液停瀦，发为心腹胀满的症状。其化雾露清切：新校正云：『五运行大论云：霧露萧飋。』指正常的运化，主霧露清凉。寒肃：严寒。张景岳：『气寒肃而杀令行也。』

黄帝说：讲得很好！少阳司天的年份运气情况怎么样？岐伯回答说：少阳司天为寅年和申年。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木运，那么便是壬寅、壬申两年。其运为风气鼓动，其正常的气化为风鸣紊乱，物体开拆；其异常变化为暴风振撼，拔树折木；其病变为振颤动摇，头目眩晕，胁肋支撑，惊恐等。由于是太过的木运主岁，所以客运和主运相同，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火运，那么便是戊寅、戊申两年，这两年均为天符。其运暑热，其正常气化为火盛热郁，其异常变化为炎暑沸腾，其病变为热郁于上，血外溢，血泄，心痛等。由于是太过的火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徵，二之运为少宫，三之运为太商，四之运为少羽，终之运为太角。主运的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土运，那么便是甲寅、甲申两年。其运为阴雨，其正常的气化为柔和润泽，其异常变化为风雷震惊，暴雨骤临，其病变为身体沉重，浮肿，痞满，水饮等。由于是太过的土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宫，二之运为少商，三之运为太羽，四之运为少角，终之运为太徵。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金运，那么便是庚寅、庚申两年，同正商。其正常气化为雾露布散，秋风萧瑟，其异常变化为金气肃杀，草木凋零，其病变多在肩背和胸中。由于是太过的金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商，二之运为少羽，三之运为太角，四之运为少徵，终之运为太宫。主运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水运，那么便是丙寅、丙申两年。其运寒冷，其正常气化为寒气凛冽，凄惨凝敛，其异常变化为霜雪冰雹，其病变为寒证，浮肿。由于是太过的水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羽，二之运为少角，三之运为太徵，四之运为少宫，终之运为太商。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凡此少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正，地气扰，风乃暴举，木偃沙飞，炎火乃流，阴行阳化，雨乃时应。火木同德，上应荧惑、岁星。其谷丹苍。其政严。其令扰。故风热参布，云物沸腾，太阴横流，寒乃时至，凉雨并起。民病寒中，外发疮疡，内为泄满。故圣人遇之，和而不争。往复之作，民病寒热，疟，泄，聋，瞑呕吐，上怫，肿，色变。

初之气：地气迁，风胜乃摇，寒乃去，候乃大温，草木早荣，寒来不杀。温病乃起，其病气怫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二之气：火反郁，白埃四起，云趋雨府，风不胜湿，雨乃零。民乃康。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吐，疮发于中，胸嗌不利，头痛，身热，昏愦，脓疮。三之气：天政布，炎暑至，少阳临上，雨乃涯。民病热中，聋，瞑，血溢，脓疮，咳呕，鼽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四之气：凉乃至，炎暑间化，白露降，民气和平。其病满，身重。五之气：阳乃去，寒乃来，雨乃降，气门乃闭，刚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终之气：地气正，风乃至，万物反生，雾以行。其病关闭不禁，心痛，阳气不藏而咳。抑其运气，赞所不胜。必折其郁气，先取化源，暴过不生，苛疾不起。

故岁宜咸、宜辛、宜酸，渗之、泄之、渍之、发之，观气寒温，以调其过。同风热者，多寒化，异风热者，少寒化。用热远热，用温远温，用寒远寒，用凉远凉。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阶也。

风乃暴举：谓暴风发作。木偃沙飞：树木吹倒，灰沙飞起，形容风势之盛。丹苍：丹是红色，苍是深青色。马莳：『丹为火而苍为木也。』风热参布：指少阳热气和厥阴风气互相参合散布。张志聪：『少阳厥阴之气交相参合而布于气交之中。』聋瞑：聋是耳朵失聪，瞑是视物模糊不清。上怫，肿，色变：上部怫郁肿胀颜色变异。寒来不杀：因少阳相火司天，其气本热，初之气又值少阴君火加临，所以虽然寒气时来，并不能降低温热之气。肤腠中疮：皮肤生疮。张志聪：『风火之为病也。』白埃：指白色之云气起自地面者。炎暑间化：张景岳：『燥金之客，加于湿土之主，故凉气至而炎暑间化。间者，时作时止之谓。』即是说，加临于四之气的客气是燥金，清凉之气与湿热之气相间运化，使气候有时寒凉，有时炎热，所以称为间化。气门乃闭：张景岳：『气门、腠理，空窍也，所以发泄营卫之气，故曰气门。』一般指天地间阳气有闭藏的现象。赞：辅佐，帮助的意思。暴过不生：张景岳：『能行上法，其气自和，故无暴过苛疾之患。』即不会因运气太过而生急病的意思。

凡是少阳相火司天的寅申年，其气太过，六气的气化及五运的运行均先于天时而至。得天地之正，厥阴风木在泉，地气扰动，大风突起，草木倒伏，飞砂走石，火热之气流行，阴气运行，阳气施化，雨应时来临，木火相生，协调发挥作用，与天上的荧惑星、岁星相应。生长的谷物多为红色和青色，它的征象严厉，它的作用扰动，所以风热之气参合布达，云飞雾腾，太阴湿土逆行于气交之中，寒气时常降临，寒凉的雨气随之降落。这时人们多病内寒证，体外多生疮疡，内为泄泻胀满，明达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就主动地加以调和而适应它，寒热之气反复发作，人们就会患寒热疟疾，泄泻，耳聋，眼睛看不清东西，呕吐，上部郁滞肿胀，颜色改变等。

寅申纪年，客气的初之气为少阴君火，地气迁移，风气胜时草木摇动不宁，寒气消散，气候温暖，草木提前繁荣，既使是有寒潮到来，也很难损伤其姿容。这时温热病产生，人们多患上部气郁，出血，目赤，咳嗽气逆，头痛，血崩，胁肋胀满，肌肤生疮等病。二之气太阴湿土当令，主气的君火被湿土所郁，白色尘埃四起，云气趋向南极，风气不能胜湿土之气，细雨零落而至，人们安康，热气郁结于上。于是出现咳嗽气逆，呕吐，胸中生疮，咽喉不利，头痛，身体发热，或神昏，脓疮。三之气与司天的少阳相火相合，暑热到来，主客之气均为少阳相火主事，雨水不降。人们易患里热证，耳聋、目不明，出血，肌肤生脓疮，咳嗽，呕吐，鼻出血，口渴，喷嚏，打呵欠，喉中痹阻，目赤，容易突然死亡。四之气阳明燥金当令，凉气来临，且时而有暑热之气相间，白露下降。人们平安无事，如若发病，多为腹满身重。五之气为太阳寒水当令，阳气消散，寒气降临，汗孔收闭，高大挺拨的树木凋零。人们避开寒气，富人居于密室之中。终之气为在泉的厥阴风木当令，地气居于正位，风气来临，万物反而发生，雾气流行。人们易患应当关闭而反不能禁止的病症，心痛，阳气不潜藏，咳嗽。

治疗时，当抑制其太过的运气，资助其不及之气，折损其郁结之气，先扶助其生化的源气，如此运气太过的情况不会产生，各类疾病就不会形成。本年内适宜于用咸味、辛味、酸味药物治疗，在治疗法则上应当用渗泄、浴渍、发散的方法治疗，根据气的寒温情况，以调治其太过。若中运与岁气风热相同，多用寒凉药，若中运与岁气风热不相同，就少用寒凉药。用热药，就当避开热气主令之时；用温药，就当避开温气主令之时；用寒药，就当避开寒气主令之时；用凉药，就当避开凉气主令之时，饮食调养也应当遵循这个原则，这样自然规律，如果气候反常，就不必拘泥这个法则，违反这个原则，是疾病形成的基本原因。

帝曰：善。太阴之政奈何？岐伯曰：丑、未之纪也。

太阴　少角　太阳　清热胜复同，同正宫。丁丑　丁未　其运风清热。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太阴　少徵　太阳　寒雨胜复同。癸丑　癸未　其运热寒雨。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太阴　少宫　太阳　风清胜复同，同正宫。己丑太一天符　己未太一天符　其运雨风清。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太阴　少商　太阳　热寒胜复同。乙丑　乙未　其运凉热寒。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太宫

太阴　少羽　太阳　雨风胜复同，同正宫。辛丑同岁会　辛未同岁会　其运寒雨风。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太商

同正宫：少角木运不及，上临太阴湿土司天，则土气旺盛，所以少角同正宫，正宫为土运平气的年分。同正宫：少宫土运不及，得司天湿土之助，所以少宫同正宫。同正宫：少羽水运不及，上临湿土司天，则约同于土运平气之年的变化。

黄帝说，很好！太阴司天的年份运气情况怎么样？岐伯回答说，太阴司天为丑年和未年。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木运，那么便是丁丑、丁未两年，这两年相胜的清气及来复的热气相同，与正宫也相同。其运为风气，其相胜之气为清气，其复气为热气。由于是不及的木运主岁，所以客运和主运相同，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火运，那么便是癸丑、癸末两年，这两年相胜的寒气及来复的雨气（土）相同。其运为热气，其相胜之气为寒气，其复气为雨气。由于是不及的火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徵，二之运为太宫，三之运为少商，四之运为太羽，终之运为少角。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土运，那么便是己丑、己未两年，这两年均为太一天符，相胜的风气及来复的清气相同，也与正宫相同。其运为雨气（土），其相胜的为风气，其来复的气为清气。由于是不及的土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宫，二之运为太商，三之运为少羽，四之运为太角，终之运为少徵。主运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金运，那么便是乙丑、乙未两年，这两年相胜的火热之气及来复的寒气相同。其运为凉气，其相胜为火热之气，其复气为寒气。由于是不及的金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商，二之运为太羽，三之运为少角，四之运为太徵，终之运为少宫。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水运，那么便是辛丑、辛未两年，这两年均为同岁会，相胜的雨气（土）及来复的风气相同，也与正宫同。其运为寒气，其相胜的气为雨气，其复气为风气。由于是不及的水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羽，二之运为太角，三之运为少徵，四之运为太宫，终之运为少商。主运的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凡此太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阴专其政，阳气退辟，大风时起，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原野昏，白埃四起，云奔南极，寒雨数至，物成于差夏。民病寒湿，腹满，身愤，胕肿，痞逆，寒厥，拘急。湿、寒合德，黄黑埃昏，流行气交，上应镇星、辰星。其政肃。其令寂。其谷黅玄。故阴凝于上，寒积于下。寒水胜火，则为冰雹。阳光不治。杀气乃行。故有余宜高，不及宜下；有馀宜晚，不及宜早。土之利，气之化也，民气亦从之。间谷命其太也。

初之气：地气迁，寒乃去，春气正，风乃来，生布万物以荣，民气条舒，风湿相薄，雨乃后。民病血溢，筋络拘强，关切不利，身重筋痿。二之气：大火正，物承化。民乃和，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湿蒸相薄，雨乃时降。三之气：天政布，湿气降，地气腾，雨乃时降，寒乃随之。感于寒湿，则民病身重胕肿，胸腹满。四之气：畏火临，溽蒸化，地气腾，天气否隔，寒风晓暮，蒸热相薄，草木凝烟，湿化不流，则白露阴布，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热，血暴溢，疟，心腹满热，胪胀，甚则胕肿。五之气：惨令已行，寒露下，霜乃早降，草木黄落。寒气及体，君子周密。民病皮腠。终之气：寒大举，湿大化，霜乃积，阴乃凝，水坚冰，阳光不治。感于寒，则病人关节禁固，腰脽痛，寒湿挥于气交而为疾也。

必折其郁气，而取化源，益其岁气，无使邪胜。食岁谷以全其真，食间谷以保其精。故岁宜以苦燥之温之；甚者，发之泄之。不发不泄，则湿气外溢，肉溃皮拆而水血交流。必赞其阳火，令御甚寒。从气异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热化，同湿者以燥化。异者少之，同者多之，用凉远凉，用寒远寒，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

昏霿： 霿，音蒙；昏霿，作晦暗解。云奔南极：即云趋雨府。张景岳：『雨湿多见于南方。』差夏：指长夏和秋令相交的时候。王冰：『立秋之后一十日也。』愤：就是胀满。物承化：指万物因此得到生长发育。溽蒸化：作湿润薰蒸解。胪胀：即腹部发胀。张景岳：『胪，皮也。一曰腹前曰胪。』腰脽痛：腰和臀部疼痛。

凡是太阴湿土司天的丑未年，其气不及，六气的气化及五运的运行均晚于天时而至。阴气独擅其事，阳气退避，大风时常兴起，天气下降于地，地气上腾于天，大地昏蒙，白色的尘埃四起，云气奔向南极，寒雨经常降落，万物在立秋之后才能成熟。这时人们易患寒湿，腹部胀满，肢体胀，浮肿，痞寒气逆，寒厥，筋脉拘急等。司天的湿气与在泉的寒气协同，于是黄黑色的尘埃充斥天空，而致天空昏暗，流动于气交之中。与天上的镇星、辰星相应。它的征象严肃，它的作用主寂静。生长的谷物多为黄色和黑色，阴湿之气凝结于上，水寒之气积留于下，寒水之气胜过火，就会出现冰雹，阳气不能发挥其正常作用，阴寒肃杀之气流行。所以在运太过的年份，宜在高处种植作物，在运不及的年份，宜在低处种植谷物；在有馀的年份宜晚种，在不及的年份宜早种。因而在种植时不仅要考虑土地的利弊，而且要考虑气候的化育。人们体内的气也是同这一样，间谷是借助间气的太过而成熟的。

丑未纪年，客气的初之气为厥阴风木，地气迁移，寒气消散，春气到来，春风和畅，生气四布，万物欣欣向荣，人们心情舒畅，风与湿相博，雨水不能及时而降，人们多患出血，筋脉拘急强直，关节不利，身体沉重，筋骨痿弱无力。二之气为少阴君火，火得其正化，万物得以化育，人们安和。容易出现温热和疫疠病大流行，各处患者的病状几乎一样。湿热蒸腾相迫，雨才能下降。三之气为司天的太阴湿土，湿气下降，地气上腾，雨水应时而下，寒气也随着来临。由于感受了寒湿之气，所以人们多患身体沉重，浮肿，胸腹胀满。四之气为少阳相火，相火加临于主气的湿土上，湿热熏蒸，地气上升，地气与天气痞塞阻隔，早晚均有寒风吹动，蒸腾的热气与湿气相迫，烟雾凝聚于草木之上，水湿之气不流动，白露暗暗四布，于是形成了秋季的气候。人们多患体表发热，突然出血，心腹部发热、胀满，甚至浮肿。五之气为阳明燥金，凄惨寒凉之气流行，寒露下降，大霜提前降临，草木枯落凋零，寒气侵袭人体，明达的人居于密室之中。人们易患皮肤肌腠部位疾病。终之气为在泉的太阳寒水，寒气大起，湿气大化，严霜积聚，阴气凝结，水结为坚硬冰块，阳气不能发挥作用。感受了寒气，人们容易患关节强硬，腰椎疼痛等，这些均为寒湿邪气停留于气交之中所形成的疾病。

治疗时必须先折损郁积之气，培其不胜之气的生化之源，增益其不足的岁气，不使邪气过胜，食用岁气的谷物以保全真气，食用间气的谷物以保养精气。所以在用药时当用苦味的药物，在治疗方法上，应当用燥法、温法，病情重时可以用发汗法，渗泄法，如果不用发汗、渗等法治疗，湿气便流溢于外，使肌肉溃烂，皮肤折损，以致血水不断外流。这时应当扶助阳气，以抵抗寒气。根据运与气属性异同的多少，来确定制方法则与用药量的轻重，如果运与气同属于寒，就用热药治疗，同属于湿，就用燥药治疗。不同的少用，相同的多用。用凉药时，就当避开凉气主令之时；用寒药时，就当避开寒气主令之时；用温药时就当避开温气主令之时，用热药时，就当避开热气主令之时。饮食调养也应当遵循这个原则，如果出现一些反常气候，就不必拘泥这个法则了。这是自然规律，违反了就会发生疾病。

帝曰：善。少阴之政奈何？岐伯曰：子、午之纪也。

少阴　太角　阳明　壬子　壬午　其运风鼓，其化鸣紊启拆，其变振拉摧拔，其病支满。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少阴　太徵　阳明　戊子天符　戊午太一天符　其运炎暑，其化暄曜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病上热血溢。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少阴　太宫　阳明　甲子　甲午　其运阴雨，其化柔润时雨，其变震惊飘骤，其病中满身重。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少阴　太商　阳明　庚子同天符　庚午同天符　同正商　其运凉劲，其化雾露萧，其变肃杀凋零，其病下清。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少阴　太羽　阳明　丙子岁会　丙午　其运寒，其化凝惨凛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寒下。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少商

暄曜郁燠：暄是温暖。曜，音耀，日光也，明耀光亮。郁燠是火热薰蒸的意思。其化柔润时雨：其气化柔软润泽，雨水及时下降。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论云：柔润重淖。又太宫三运，雨作柔润重泽，此时雨二字疑误。』其运凉劲：张景岳：『此庚年太商之正化，运与在泉同其气，故曰凉劲。』金运和阳明在泉之气相合，故其运清凉有劲。其病下清：张景岳：『下清，二便清泄、及下体清冷也。』意思是说感秋天的金气，故其病下部清凉。其病寒下：张景岳：『寒下，中寒下利，腹足清冷也。』意思是说感受水气，故其病下部寒冷。

黄帝说：讲得很好！少阴司天的年份运气的情况怎么样？岐伯回答说：少阴司天为子年和午年。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木运，那末便是壬子、壬午两年。其运为风气鼓动，其正常的气化为风鸣紊乱，物体开折，其异常变化为暴风振撼，拔树折木，其病变为胸部支撑胀满。由于是太过的木运主岁，所以客运和主运相同，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火运，那么便是戊子、戊午两年，戊子年为天符，戊午年为太一天符。其运为暑热，其正常气化为炎热光亮热郁，其异常变化为炎暑沸腾，其病变为上热，血外溢而致的吐血，衄血等。由于是太过的火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徵，二之运为少宫，三之运为太商，四之运为少羽，终之运为太角。主运的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土运，那么便是甲子、甲午两年。其运为阴雨，其正常气化为柔和润泽，其异常变化为风雷震惊，暴雨骤临，其病变为腹中胀满，身体沉重。由于是太过的土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宫，二之运为少商，三之运为太羽，四之运为少角，终之运为太徵。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金运，那么便是庚子、庚午两年。这两年均为同天符，也与正商同。其运清凉劲切，其正常气化为为雾露萧瑟，其异常变化为金气肃杀，草木凋零，其病为下部清冷。由于是太过的金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商，二之运为少羽，三之运为太角，四之运为少徵，终之运为太宫。主运的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若中运为太过的水运，那么便是丙子、丙午两年，丙子年为岁会。其运为寒冷，其正常的气化为寒气凛冽，凄惨凝敛，其异常变化为霜雪冰雹，其病变为下部寒证。由于是太过的水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太羽，二之运为少角，三之运为太徵，四之运为少宫，终之运为太商。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凡此少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地气肃，天气明，寒交暑，热加燥，云驰雨府，湿化乃行，时雨乃降。金、火合德，上应荧惑、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谷彤白。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眦疡，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干，肿上。

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节禁固，腰脽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二之气：阳气布，风乃行，春气以正，万物应荣，寒气时至，民乃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气郁于上而热。三之气：天政布，大火行，庶类蕃鲜，寒气时至。民病气厥心痛，寒热更作，咳喘目赤。四之气：溽暑至，大雨时行，寒热互至。民病寒热，嗌干，黄瘅，鼽衄，饮发。五之气：畏火临，暑反至，阳乃化，万物乃生乃长荣，民乃康。其病温。终之气：燥令行，余火内格，肿于上，咳喘，甚则血溢。寒气数举，则霿雾翳，病生皮腠，内舍于胁，下连少腹而作寒中，地将易也。

必抑其运气，资其岁胜，折其郁发，先取化源，无使暴过而生其病也。食岁谷以全真气，食间谷以辟虚邪。岁宜咸以软之而调其上，甚则以苦发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则以苦泄之，适气同异而多少之。同天气者，以寒清化；同地气者，以温热化。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寒远寒。食宜同法。有假则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

寒交暑：马莳：『往岁巳亥终之客气少阳，今岁子午初之客气太阳，太阳寒交往岁少阳之暑，故曰寒交暑。』张景岳：『以下临上曰交。』热加燥：马莳：『今岁少阴在上而阳明在下，故曰热加燥。』张景岳：『以上临下曰加。』眦疡：眦是眼角，眼角溃疡，称为眦疡。庶类蕃鲜：万物蕃盛美丽。溽暑至：溽是湿润，暑是炎热，四之气为太阴湿土当令，所以湿热之气降临。饮发：饮发就是水饮病发作。余火内格：火热之余邪未尽，郁滞在内，不得发洩。张景岳：『燥金之客，加于寒水之主，金气收，故五气之余火内格。格，拒也。』

凡是少阴君火司天的子午年，其气太过，六气的气化及五运的运行均先于天时而至。地气清肃，天气明朗，寒暑相交，燥热相加，金气同火气协调为用，与天上的荧惑星，太白星相应。其特征为光亮明曜，其作用急切，生长的谷物多为红色和白色，水火寒热之气相持于气交之中而为病。开始时，热性病发生在上部，寒性病发生在下部，寒热二气相互凌犯而争持于中部。人们多患咳嗽，气喘，吐血，衄血，便血，鼻塞，喷嚏，目赤，眼角生疮，寒气厥逆入胃中，心痛，腰痛，腹部胀大，咽喉干燥，上部肿。

子午纪年，客气的初之气为太阳寒水，地气迁移，燥气消散，寒气始生，蛰虫又复潜藏，水结为冰，寒霜又降，风气产生，春阳之气为寒所郁，人们反而居在周密的房中以避春寒。其病多为关节强硬，腰及臀部疼痛，在炎热来临时，里外均产生疮疡。二之气为厥阴风木，阳气开始布达，风气运行，春气得以施化，万物相应繁荣，寒气时常来临，人们安和。若有疾病，多为小便淋沥涩痛，两目红赤，视物不清，气郁结于上而发热。三之气为司天的少阴君火，火热之气流行，万物繁茂艳丽，寒邪有时侵袭。人们易患气逆，心痛，寒热交替发作，咳嗽，喘气，目赤等。四之气为太阴湿土，暑湿来临，经常落大雨，寒热交互产生。人们多患寒热，咽喉干燥，黄疸，鼻衄，饮病等。五之气为少阳相火，少阳相火加临，暑气反而产生，阳气化生，万物复生，生长繁荣，人们安康。若发病，多为温热性疾病。终之气为在泉的阳明燥金，燥气流行，余热格拒于内，于是肿见于上部，咳嗽，气喘，甚至出现吐血，衄血。寒气经常兴起，云雾迷漫昏暗。这时疾病多生于皮肤肌腠，向内停留于胁肋，向下连于少腹部而形成内部寒性疾病。到终之气末，在泉之气就要更换了。

治疗时必须抑制太过的运气，资助其岁气所胜之气，折损其郁结之气，先开发其不胜之气的化源。不要使它们突然太过而形成疾病，食用与岁气相应的谷物以保全其真气，食用与间气相应的谷物以驱除邪气。在用药方面，应当用咸味药软坚以调其上，甚至用苦味药以发泄，用酸味药收敛以安其下，甚至还可以用苦味药涌泄。根据运气属性的异同，制定用药的多少。中运与司天之气同为热者，用寒凉药清化；中运与在泉之气同为凉者，用温药以热化。用热药，要避开热气主令之时；用凉药，要避开凉气主令之时；用温药，要避开温气主令之时；用寒药，要避开寒气主令之时，饮食调养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气候反常时，就不必拘泥于这个原则，这是自然规律，违反了这个原则，就会产生疾病。

帝曰：善。厥阴之政奈何？岐伯曰：巳、亥之纪也。

厥阴　少角　少阳　清热胜复同，同正角。丁巳天符　丁亥天符　其运风清热。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厥阴　少徵　少阳　寒雨胜复同。癸巳同岁会　癸亥同岁会　其运热寒雨。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厥阴　少宫　少阳　风清胜复同，同正角。己巳　己亥　其运雨风清。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厥阴　少商　少阳　热寒胜复同，同正角。乙巳　乙亥　其运凉热寒。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厥阴　少羽　少阳　雨风胜复同。辛巳　辛亥　其运寒雨风。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太商

同正角：木运不及，得司天厥阴之助，而成为平气（正角）。同正角：土运不及，司天厥阴之气专政，所以该年的运气，相当于木之平气（正角）。同正角：金运不及，司天厥阴之气反胜，所以该年的运气，相当于木之平气（正角）。

黄帝说：讲得很好！厥阴司天的年份，运气的情况怎么样？岐伯答说：厥阴司天为巳年和亥年。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木运，那么便是丁巳年和丁亥年，这两年均为天符，相胜的清气及来复的热气相同，同正角。其运为风，其相胜的气为清气，其复气为热气。由于是不及的木运主岁，所以客运和主运相同，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火运，那么便是癸巳年和癸亥年，这两年均为岁会，相胜的寒气及来复的雨气相同。其运为热，其相胜的气为寒气，其复气为雨气。由于是不及的火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徵，二之运为太宫，三之运为少商，四之运为太羽，终之运为少角。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土运，那么便是已巳年和已亥年，这两年相胜的风气及来复的清气相同，同正角。其运为雨气，其相胜的气为风气，其复气为清气。由于是不及的土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宫，二之运为太商，三之运为少羽，四之运为太角，终之运为少徵。主运的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金运，那么便是乙巳和乙亥两年，这两年相胜的热气及来复的寒气相同，同正角。其运为凉，其相胜的气为热气，其复气为寒气。由于是不及的金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商，二之运为太羽，三之运为少角，四之运为太徵，终之运为少宫。主运的初之运为太角，二之运为少徵，三之运为太宫，四之运为少商，终之运为太羽。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若中运为不及的水运，那么便是辛巳和辛亥两年，这两年相胜的雨气及来复的风气相同。其运为寒，其相胜的气为雨气，其复气为风气。由于是不及的水运主岁，所以客运的初之运为少羽，二之运为太角，三之运为少徵，四之运为太宫，终之运为少商。主运的初之运为少角，二之运为太徵，三之运为少宫，四之运为太商，终之运为少羽。

凡此厥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诸同正岁，气化运行同天，天气扰，地气正，风生高远，炎热从之，云趋雨府，湿化乃行，风火同德，上应岁星荧惑。其政挠，其令速，其谷苍丹，间谷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羽。风燥火热，胜复更作，蛰虫来见，流水不冰，热病行于下，风病行于上，风燥胜复形于中。

初之气，寒始肃，杀气方至，民病寒于右之下。二之气，寒不去，华雪水冰，杀气施化，霜乃降，名草上焦，寒雨数至，阳复化，民病热中。三之气。天政布，风乃时举，民病泣出，耳鸣掉眩。四之气，溽暑湿热相薄，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瘅而为胕肿。五之气，燥湿更胜，沉阴乃布，寒气及体，风雨乃行。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

必折其郁气，资其化源，赞其运气，无使邪胜。岁宜以辛调上，以咸调下，畏火之气，无妄犯之。用温远温，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寒远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

诸同正岁：正岁就是岁运没有不足或有余，也就是平气。在此指同正角的诸年分。同天：和正常的天时相同，既非『先时而至』，亦非『时至而气不至』，称为同天。风生高远：为厥阴风木司天之互词。张志聪：『风气在天，故风生高远。』挠：同扰，就是扰乱。指风的行政，风性动摇。民病寒于右之下：左边为东方风木，右边为西方燥金。初之气阳明清凉之气加临，所以相应的人体在右下部发生寒病。畏火：少阳相火，称为畏火。张志聪：『厥阴不从标本，从中见。少阳之火化是一岁之中皆火司令，故当畏火之令，无妄犯之。』

凡是厥阴风木司天的巳亥年，其气不及，六气的气化及五运的运行均晚于天时而至。凡属平气之年，气化运行与天时相同。司天之气扰动，在泉之气正化，司天的风气生于高远之上，在泉的炎热之气随从天气，云趋向于南极，湿气敷布流行。风火协同为用，与天上的岁星、荧惑星相应。其征象为扰动，其作用为急速。其生长谷物的颜色为青色、红色，间谷为得太过的间气而成熟。风、燥、火、热四气交互胜复出现，蛰虫不潜藏，流水不能结冰。热性病出现在人体下部，风病出现在人体上部。风气、燥气互为胜复，出现在中部。

巳亥纪年，客气的初之气为阳明燥金，寒气劲切，肃杀之气方来，人们易患右胁下寒冷性疾病。二之气为太阳寒水，寒气不散，雪花纷飞，水结为冰，肃杀之气用事，严霜下降，草木上部焦枯，寒雨屡次下降。若阳气来复，人们易患里热证。三之气为司天的厥阴风木，风气时起，人们易患迎风流泪，耳鸣，头眩晕等。四之气为少阴君火，暑湿来临，湿热相迫，交争于长夏，人们易患黄疸，浮肿等。五之气为太阴湿土，燥气与湿气互为胜负，阴沉之气布化，寒邪伤及人体，风雨流行。终之气为在泉的少阳相火，少阳相火当令，阳气施化，蛰虫不潜藏，流水不结冰，地气升发，草木萌生，人们感觉舒适。若病，则多患瘟病及疫疬等病。

治疗时必须折损其郁结之气，资助其不足之气的化源，扶助其不足的运气，不要使邪气过盛。这两年，应当用辛味的药调其上部，用咸味药调其下部，不要随意触犯相火。用温药，当避开温气主令之时；用热药，当避开热气主令之时；用凉药，当避开凉气主令之时；用寒药，当避开寒气主令之时。饮食调养也应当遵循这个原则；气候反常时，就不必拘泥这个法则，这是自然规律，违反了这一规律就要产生疾病。

帝曰：善。夫子言可谓悉矣，然何以明其应乎？岐伯曰：昭乎哉问也！夫六气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视之，睹其位而知其所在矣。运有馀，其至先；运不及，其至后。此天之道，气之常也。运非有余，非不足，是谓正岁，其至当其时也。

帝曰：胜复之气，其常在也，灾眚时至，候也奈何？岐伯曰：非气化者，是谓灾也。帝曰：天地之数，终始奈何？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是明道也。数之始，起于上而终于下，岁半之前，天气主之；岁半之后，地气主之；上下交互，气交主之。岁纪毕矣。故曰：位明，气月可知乎！所谓气也。

帝曰：余司其事，则而行之，不合其数，何也？岐伯曰：气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帝曰：愿闻同化何如？岐伯曰：风温春化同。热曛昏火夏化同。胜与复同。燥清烟露秋化同。云雨昏暝埃长夏化同。寒气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运六气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行有次，止有位：张景岳：『次，序也；位，方也。』此处统指主客六气之运行各有次序和方位。正岁：张景岳：『和平之岁，时至气亦至也。』眚：灾异。气化：张景岳作『正化』，注云：『当其位则为正化，非其位则为邪化，邪化则为灾。』天地之数：即六气之数，或称天数，所以用数字，是因为六气所主的起止时期的月日时刻，均由数字来标明的缘故。起于上而终于下：张景岳：『司天在前，在泉在后，司天主上，在泉主下，故起于上而终于下。』岁半：大寒节至小暑为岁半以前，亦即初气至三气，大暑至小寒，为岁半以后，亦即四气至终气。位明，气月：位指六气之位置，岁月就是每气所当的月份。位明气月，就是明白了主气与客气所在的位置，以及每气所当的月份。张景岳：『上下左右之位既明，则气之有六，月之有十二，其始终移易之数，皆可知矣。』气：此处指六气之终始，也就是所谓天地之数。马莳：『此正天气地气气交之谓也。』气用：六气的作用。张志聪：『谓六气之用，有有余不足也。』化治：六气与五运相合之化。张景岳：『治，合也，言一岁之上下左右，主客运气，必有所合。若以多合多，则盛者愈盛，以少合少，则衰者愈衰，故盛衰之化，各有所从。』其：指五运当旺之季节，即春、夏、长夏、秋、冬。张志聪：『如风温之多合春化之盛，是气运同其化矣。』

黄帝说：讲得很好！先生谈得真是很详尽了，但是凭什么来判断是相应还是不相应呢？岐伯说：您问得真清楚呀！六气的运行，都有一定的次序，一定的方位，所以每年总是在正月初一的平旦观察它，看它的气位所在，就可以分析其应还是不应。中运太过，其气先于时令而至，中运不及，其气后于时令而至，这是自然规律，也是六气运行的正常情况。中运既非太过，又非不及，这就是所说的『正岁』，这时气的来临恰好与时令相合。

黄帝问道：自然界胜气和复气是经常存在的，如何预测灾害的产生呢？岐伯回答说：不是属于正常的气化，就是灾害。黄帝问道：司天、在泉的气数终止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岐伯回答说：您问得真全面呀！这才是要真正搞清的道理。司天在泉之数；是始于司天，终于在泉。上半年，司天主其气；下半年，在泉主其气，司天、在泉的相交处，为气交所主，一年的气化规律就是这样了。所以说司天在泉的位置明确了，每气所主的月份就清楚了，这就是所说的气的终始。

黄帝问道：我主管这项工作，并按照这个原则去推行它，但有时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符合，这是为什么呢？岐伯回答说：六气的作用有多有少，六气与五运的化合有盛有衰，由于有多少，盛衰的差异，所以，就有同化的存在。黄帝问道：同化是怎么一回事？岐伯回答说：风温与春天的气化相同，炎热熏闷与夏天的气化相同，胜气与复气的同化也相同，干燥清凉烟露之气与秋天的气化相同，云雨昏暗尘埃昏朦与长夏的气化相同，寒气霜雪冰雹与冬季的气化相同。这就是自然界五运六气的气化及相互为用胜衰的一般规律。

帝曰：五运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愿闻同地化者何谓也？岐伯曰：太过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过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岁也。

帝曰：愿闻其所谓也。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宫下加太阴；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阴；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阳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阳；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阳；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阴。如是者三。戊子、戊午，太徵上临少阴；戊寅、戊申，太徵上临少阳；丙辰、丙戌，太羽上临太阳。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临厥阴；乙卯、乙酉，少商上临阳明；己丑、己未，少宫上临太阴。如是者三。除此二十四岁，则不加不临也。

帝曰：加者何谓？岐伯曰：太过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岁会也。帝曰：临者何谓？岐伯曰：太过不及，皆曰天符，而变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

同天化：天指司天之气；同天化，就是岁运与司天之气相同。同地化：地指在泉之气；同地化，就是岁运与在泉之气相同。『下加』，『上临』：下加于上叫做加，运与在泉同化，称为下加；上临于下叫做临，运与司天同化，称为上临。不加不临：不加指在泉与岁运不同，不临指司天与岁运不同。马莳：『此二十四岁上临下加，故有三者之分，除此之外，则不加不临也。』按六十年中，太乙天符四年，天符十二年，岁会八年，同天符六年，同岁会六年，五者分而言之，共三十六年；合而言之，止三十二年；经言二十四岁，除岁会八年也。

黄帝问道，中运与司天之气相一致的就称为『天符』，我已经知道了，希望听您谈一谈五运与在泉之气的同化是怎么一回事？岐伯回答说：中运太过与司天之气同化的亦有三，中运不及与司天之气同化的亦有三；中运太过与在泉之运同化的有三，中运不及与在泉之气同化的有三，共二十四年。

黄帝说：希望听您进一步谈一谈这是什么意思。岐伯回答说：甲辰、甲戌两年，为土运太过，下加太阴湿土在泉；壬寅、壬申两年，为木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庚子、庚午两年，为金运太过，下加阳明燥金在泉。像这样的情况有三。癸巳、癸亥两年，为火运不及，下加少阳相火在泉；辛丑、辛未两年，为水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癸卯癸酉两年，为火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像这样情况的有三。戊子、戊午两年，为火运太过，上临少阴君火；戊寅、戊申两年，为火运太过，上临少阳相火；丙辰、丙戌两年，为水运太过，上临太阳寒水，像这样情况的有三。丁巳、丁亥两年，为木运不及，上临厥阴风木；乙卯、乙酉两年，为金运不及，上临阳明燥金；己丑、己未两年，为土运不及，上临太阴湿土。像这样情况的有三。除了这二十四年以外，都是中运与司天、在泉之气不临，不加的年份了。

黄帝问道：中运与在泉之气相加是叫什么？岐伯回答说：太过的中运与在泉之气相加，称为『同天符』，不及的中运与在泉之气相加，称为『同岁会』。黄帝又问道：中运与司天之气相临是叫什么？岐伯回答说：太过、不及的中运与司天之气相临，均称为『天符』。只不过是运气变化有多有少，病情有轻有重，生死有早有晚的差别罢了。

帝曰：夫子言用寒远寒、用热远热，余未知其然也，愿闻何谓远？岐伯曰：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从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远之。所谓时与六位也。帝曰：温凉何如？岐伯曰：司气以热，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无犯。间气同其主，无犯；异其主，则小犯之。是谓四畏，必谨察之。

帝曰：善。其犯者何如？岐伯曰：天气反时，则可依时。及胜其主，则可犯。以平为期，而不可过。是谓邪气反胜者。故曰：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

时兴六位：有二说：一）张景岳：『兴作与，其注云：「时谓四时，即主气也，位谓六表，即客气也。」』二）张志聪：『兴，起也，言一岁之中有应时而起之六位，各主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各有寒热温凉之四气，皆宜远而无犯之。』司气：张景岳：『司天司地之气也。』间气同其主：张景岳：『间气，左右四间之客气；主，主气也；同者，同热同寒，其气甚，故不可犯。』四畏：指寒热温凉之气，应当敬畏而避忌。天气反时，则可依时：张景岳：『天气即客气，时即主气，客气与主气不合，称为反时，反时者可以从主气。』及胜其主：胜其主，谓客气太过，如夏而反寒，冬而反热，春而反凉，秋而反温等等。天信：天气根据时令，至期必有变迁，所以称为天信。张志聪：『谓气之应时而至者无差失。』气宜：六气之宜忌，如热者宜寒，寒者宜热，温者宜凉，凉者宜温之类。张景岳：『寒热温凉，用之必当，气之宜也，不知逆从，逆气宜矣。』翼：就是帮助的意思。赞：与翼义同。

黄帝又问道：先生所说的用寒药，就要避开寒气所主的时令，用热药，就要避开热气所主的时令，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请您谈一谈怎样才算避开？岐伯回答说：用热药不要触犯热的气候，用寒药不要触犯寒的气候。顺从这一原则就平和，违背这一原则就产生疾病，所以在治疗时，对主时之六气，当敬而远之，加以避开，这就是随时序而起六步之气的方位。黄帝又问道：温凉之性次于寒热，在运用时应当怎样呢？岐伯回答说：主时之气是热时，用热药不要触犯了它；主时之气是寒时，用寒药不要触犯了它；主时之气是凉时，用凉药不要触犯了它；主时之气是温时，用温药不要触犯了它；间气与主气相同的，在用药时不要触犯了它；间气与主气略有不同，在用药时可以稍有触犯。这就是所说的『四畏』，临证时必须慎重加以考察。

黄帝说：讲得好！如果触犯了又怎么样呢？岐伯回答说：气候与主时之气不合，以主时之气为准则。客气胜过主气时，则可触犯，以达到平衡协调为准则，不可太过，这是针对邪气胜过主气而说的。所以说不要违逆了自然时令，不要违逆了六气的宜忌，不要帮助胜气，也不要扶助复气，这就是最好的治疗原则。

帝曰：善。五运气行主岁之纪，其有常数乎？岐伯曰：臣请次之。

甲子 甲午岁 上少阴火中太宫土运，下阳明金热化二，雨化五，燥化四，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苦热，下酸热，所谓药食宜也。

乙丑 乙未岁 上太阴土，中少商金运，下太阳水热化寒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七宫。湿化五，清化四，寒化六，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酸和，下甘热，所谓药食宜也。

丙寅 丙申岁 上少阳相火，中太羽水运，下厥阴，木火化二，寒化六，风化三，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咸温，下辛温，所谓药食宜也。

丁卯岁会 丁酉岁 上阳明金，中少角木运，下少阴火，清化热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三宫。燥化九，风化三，热化七，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辛和，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戊辰 戊戌岁 上太阳水 中太徵火运，下太阴土 寒化六，热化七，湿化五，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温，中甘和，下甘温，所谓药食宜也。

常数：常即正常，亦即一般；数即下文热化二雨化五等等，其所用数字，系五行之生成数，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所以水之数为一、六，火之数为二、七，木之数为三、八，金之数为四、九，土之数为五、十，其中或用生数，或用成数，唯土只用生数。热化二：甲子年上临少阴君火司天，少阴之气为热，火之生数为二，故热化二。雨化五：甲午年土运太过，雨为土湿之气所成，五为土数，故雨化五。燥化四：子午年下加阴明燥金在泉，四为金之生数，故燥化四。正化日也：张景岳：『此结上交三句，言本年上中下三气正化之度，正化即正气所化，度即日也，日即度也，指气令用事之时候也。』其化：此处指气化病（流行病，时令病）的治法宜用的药食性味。热化寒化胜复同：金运不及，所以有火气来胜的热化，有胜必有复，热气胜金，所以有水气来复之寒化。『同』指乙丑乙未二年均有胜复之气，或谓同者是胜复之气与不及之中运同其化。前一说见『张景岳类经』，后一说见『张志聪注本。』『邪化』：指胜复之气，均非本身之正化。灾七宫：七宫即正西方，灾七宫之意，谓胜复之邪损害所及的方位在正西方。三宫：林亿：『三宫东室震位天冲司灾之方，以运之当方言。』即在东方。以下仿此，不再解释。

黄帝说：很好！五运之气运行与主岁之年有常数吗？岐伯回答说：请让我依次讲一讲吧！甲子、甲午年司天为少阴君火，中为太宫土运太过，在泉为阳明燥金。司天热化数为二，中土运雨化数为五，在泉燥化数为四。这两年既无胜气又无复气，就称为正化日。其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热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中土运雨化者，用苦热药物；在泉燥化者，用酸热药物。这就是甲子、甲午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乙丑、乙未年司天为太阴湿土，中为少商金运不及，在泉为太阳寒水。这两年热化的胜气及寒化的复气相同，因为出现了胜气、复气，就称为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西方七宫。司天湿化数为五，中金运清化数为四，在泉寒化数为六，这是所说的正化日。其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温化所致者，用苦热药物；中金运清化所致者，用酸和；在泉寒化所致者，用甘热药物。这就是乙丑、乙未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丙寅、丙申年司天为少阳相火，中为太羽水运太过，在泉为厥阴风木。司天火化数为二，中水运寒化数为六，在泉风化数为三，这是所说的正化日其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火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中水运寒化所致者，用咸温药物；下风化所致者，用辛凉药物，这就是丙寅、丙申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丁卯、丁酉年司天为阳明燥金，中为少角木运不及，在泉为少阴君火。这两年清化的胜气及热化的复气相同，就是所说的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东方三宫。司天燥化数为九，中木运风化数三，在泉热化数七，就是所说的正化日。其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燥化所致者，用苦微温药物；中木运风化所致者，用辛和；在泉热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这就是丁卯、丁酉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戊辰、戊戌年司天为太阳寒水，中为太征火运太过，在泉为太阴湿土。司天寒化数为六，中火运热化数七，在泉湿化数五，这就是所说的正化日，其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寒化者，用苦温药物；中火运热化所致者，用甘和；在泉湿化所致者，用甘温药。这就是戊辰、戊戌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己巳　己亥岁　上厥阴木，中少宫土运，下少阳相火。风化清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五宫。风化三，湿化五，火化七，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辛凉，中甘和，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庚午同天符　庚子岁同天符　上少阴火，中太商金运，下阳明金。热化七，清化九，燥化九，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辛温，下酸温，所谓药食宜也。

辛未同岁会　辛丑岁同岁会　上太阴土，中少羽水运，下太阳水。雨化风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一宫。雨化五，寒化一，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苦和，下苦热，所谓药食宜也。

壬申同天符　壬寅同天符　上少阳相火，中太角木运，下厥阴木。火化二，风化八，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酸和，下辛凉，所谓药食宜也。

癸酉同岁会癸卯同岁会　上阳明金，中少徵火运　下少阴火。寒化雨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九宫。燥化九，热化二，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温，中咸温，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寒化一：林亿：『此以运与在泉俱冰，故只言寒化一，少羽之化气也。』寒属水，一为水之生数，本年之中运与在泉均属水，故『寒化一』是中运寒化一，在泉亦寒化一，以下凡属岁会的年分仿此，不再解释。

己巳、己亥年司天为厥阴风木，中为少宫土运不及，在泉为少阳相火。这两年风化的胜气及清化的复气相同，这就是所谓的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中央五宫。司天的风化数为三，中土运湿化数为五，在泉的火化数为七，这就是所说的正化日。其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风化所致者用辛凉药物；中土运湿化所致者，用甘和；在泉火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这就是己巳、己亥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庚午、庚子年司天为少阴君火，中为太商金运太过，在泉为阳明燥金。司天的热化数为七，中金运清化数为九，在泉燥化数为九，此即是所说的正化日。其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热化所致者，用咸寒药；中金运清化所致者，用辛温药物；在泉燥化所致者，用酸温药物。这是庚午、庚子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辛未、辛丑年司天为太阴湿土，中为少羽水运不及，在泉为太阳寒水。这两年雨化的胜气及风化的复气相同，此即所说的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北方一宫。司天的雨化数为五，中水运寒化数为一，此即所说的正化日。其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雨化所致者，用苦热药物；中水运寒化所致者，用苦和；在泉寒化所致者，用苦热药物。这是辛未、辛丑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壬申、壬寅年司天为少阳相火，中太角木运太过，在泉为厥阴风木。司天火化数为二，中木运风化数为八，此即所说的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火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中木运风化所致者，用酸和；在泉风化所致者，用辛凉药。这是壬申、壬寅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癸酉、癸卯年司天为阳明燥金，中少征火运不及，在泉为少阴君火。这两年寒化的胜气及雨化的复气相同。此即所说的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南方九宫。司天燥化数为九，中火运热化数为二，此即所说的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燥化所致者，用苦微温药物；中火运热化所致者，用咸温药物；在泉热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这是癸酉、癸卯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甲戌岁会同天符　甲辰岁会同天符　上太阳水，中太宫土运，下太阴土。寒化六，湿化五，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苦温，下苦温，药食宜也。

乙亥　乙巳岁　上厥阴木，中少商金运，下少阳相火。热化寒化胜复同，邪气化日也。灾七宫。风化八，清化四，火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酸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丙子岁会　丙午岁　上少阴火，中太羽水运，下阳明金。热化二，寒化六，清化四，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咸热，下酸温，药食宜也。

丁丑　丁未岁　上太阴土，中少角木运，下太阳水。清化热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三宫。雨化五，风化三，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辛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戊寅　戊申岁天符　上少阳相火，中太徵火运，下厥阴木。火化七，风化三，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甘和，下辛凉，药食宜也。

甲戌、甲辰年司天为太阳寒水，中太宫土运太过，在泉为太阴湿土。司天寒化数为六，中土湿化数为五，此即所说的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寒化所致者，用苦热药物；中土运湿化所致者，用苦温药物；在泉湿化所致者，用苦温药物。这是甲戌、甲辰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乙亥、乙巳年司天为厥阴风木，中少商金运不及，在泉为少阳相火。这两年热化的胜气及寒化的复气相同，此即所说的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西方七宫、司天风化数为八，中金运清化数为四，在泉火化数为二，此即所说的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风化所致者，用辛凉药物；中金运清化所致者，用酸和；在泉火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这是乙亥、乙巳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丙子、丙午年司天为少阴君火，中太羽水运太过，在泉为阳明燥金。司天热化数为二，中水运寒化数为六，在泉清化数为四，此即为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热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中水运寒化所致者，用咸热药物；在泉清化所致者，用酸温药物。这是丙子、丙午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丁丑、丁未年司天为太阴湿土，中少角木运不及，在泉为太阳寒水。这两年清化的胜气及热化的复气相同，此即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东方三宫。司天的雨化数为五，中木运风化数为三，在泉寒化数为一，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雨化所致者，用苦温药物；中木运风化所致者，用辛温药物；在泉寒化所致者，用甘热药物，这是丁丑、丁未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戊寅、戊申年司天为少阳相火，中太征火运太过，在泉为厥阴风木。司天火化及中运火化数均为七，在泉风化数为三，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火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中火运火化所致者，用甘和；在泉风化所致者，用辛凉药物。这是戊寅、戊申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己卯太一天符　己酉岁天符　上阳明金，中少宫土运，下少阴火，风化清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五宫。清化九，雨化五，热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甘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庚辰　庚戌岁　上太阳水，中太商金运，下太阴土。寒化一，清化九，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中辛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辛巳　辛亥岁　上厥阴木，中少羽水运，下少阳相火。雨化风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一宫。风化三，寒化一，火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壬午　壬子岁　上少阴火，中太角木运，下明阳金。热化二，风化八，清化四，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酸凉，下酸温，药食宜也。

癸未　癸丑岁　上太阴土，中少徵火运，下太阳水。寒化雨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九宫。雨化五，火化二，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咸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己卯、己酉年司天为阳明燥金，中少宫土运不及，在泉为少阴君火。这两年风化的胜气及清化的复气相同，此即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中央五宫。司天清化数为九，中土运雨化数为五，在泉热化数为七，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清化所致者，用苦微温的药物；中土运雨化所致者，用甘和；在泉热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这是己卯、己酉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庚辰、庚戌年司天为太阳寒水，中太商金运太过，在泉为太阴湿土。司天寒化数为一，中金运清化数为九，在泉雨化数为五，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寒化所致者，用苦热药物；中金运清化所致者，用辛温药物；在泉雨化所致者，用甘热药物。这是庚辰、庚戌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辛巳、辛亥年司天为厥阴风木，中少羽水运不及，在泉为少阳相火。这两年雨化的胜气及风化的复气相同，此即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北方一宫。司天风化数为三，中火运寒化数为一，在泉火化数为七，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风化所致者，用辛凉药物；中水运寒化所致者，用苦和；在泉火化所致者，用咸味药物，这是辛巳、辛亥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壬午、壬子年司天为少阴君火，中太角木运太过，在泉为阳明燥金。司天热化数为二，中木运风化数为八，在泉清化数为四，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热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中木运风化所致者，用酸凉药物；在泉清化所致者，用酸温药物，这是壬午、壬子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癸未、癸丑年司天为太阴湿土，中少征火运不及，在泉为太阳寒水。这两年寒化的胜气与雨化的复气相同，此即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南方九宫。司天的雨化数为五，中火运火化数为二，在泉寒化数为一，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雨化所致者，用苦温药物；中火运火化所致者，用咸温药物；在泉寒化所致者，用甘热药物，这是癸未、癸丑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甲申　甲寅岁　上少阳相火，中太宫土运，下厥阴木，火化二，雨化五，风化八，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咸和，下辛凉，药食宜也。

乙酉太一天符　乙卯岁天符　上阳明金，中少商金运，下少阴火。热化寒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七宫。燥化四，清化四，热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丙戌天符　丙辰岁天符　上太阳水，中太羽水运，下太阴土，寒化六，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中咸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丁亥天符　丁巳岁天符　上厥阴木，中少角木运，下少阳相火，清化热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三宫。风化三，火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辛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戊子天符　戊午岁太一天符　上少阴火，中太徵火运，下阳明金，热化七，清化九，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甘寒，下酸温，药食宜也。

甲申、甲寅年司天为少阳相火，中太宫土运太过，在泉为厥阴风木。司天火化数为二，中土运雨化数为五，在泉风化数为八，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火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中土运雨化所致者，用咸和；在泉风化所致者，用辛凉药物，这是甲申、甲寅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乙酉、乙卯年司天为阳明燥金，中少商金运不及，在泉为少阴君火。这两年热化的胜气及寒化的复气相同，此即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西方七宫。司天的燥化数为四，中金运的清化数为四，在泉的热化数为二，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燥化所致者，用苦微温药物；中金运清化所致者，用苦和；在泉热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这是乙酉、乙卯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丙戍、丙辰年司天为太阳寒水，中太羽水运太过，在泉为太阴湿土。司天寒化数为六，在泉雨化数为五，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寒化所致者，用苦热药物；中水运寒化所致者，用咸温药物；在泉雨化所致者，用甘热药物，这是丙戍、丙辰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丁亥、丁巳年司天为厥阴风木，中少角木运不及，在泉为少阳相火。这两年清化的胜气及热化的复气相同，此即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东方三宫。司天风化数为三，在泉火化数为七，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风化所致者，用辛凉药物；中木运风化所致者，用辛和；在泉火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这是丁亥、丁巳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戊子、戊午年司天为少阴君火，中太征火运太过，在泉为阳明燥金。司天热化七，在泉清化九，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热化所致者，用咸寒药；中火运热化所致者，用甘寒药物；在泉清化所致者，用酸温药物，这是戊子、戊午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己丑太一天符　己未岁太一天符　上太阴土，中少宫土运，下太阳水，风化清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五宫。雨化五，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中甘和，下甘热，药食宜也。

庚寅　庚申岁　上少阳相火，中太商金运，下厥阴木。火化七，清化九，风化三，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辛温，下辛凉，药食宜也。

辛卯　辛酉岁　上阳明金，中少羽水运，下少阴火。雨化风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一宫。清化九，寒化一，热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壬辰　壬戌岁　上太阳水，中太角木运，下太阴土，寒化六，风化八，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酸和，下甘温，药食宜也。

癸巳同岁会　癸亥同岁会　上厥阴木，中少徵火运，下少阳相火，寒化雨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九宫。风化八，火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咸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定期之纪：张志聪：『谓天干始于甲，地支始于子，子甲相合，三十岁而为一纪，六十岁而成一周。』胜复：王冰：『复，报也。先有胜制，则后必复也。』

己丑、己未年司天为太阴湿土，中少宫土运不及，在泉为太阳寒水。这两年风化的胜气及清化的复气相同，此即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中央五宫。司天雨化数为五，在泉寒化数为一，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雨化所致者，用苦热药物；中土运雨化所致者，用甘和；在泉寒化所致者，用甘热药物，这是己丑、己未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庚寅、庚申年司天为少阳相火，中太商金运太过，在泉为厥阴风木。司天火化数为七，中金运清化数为九，在泉风化数为三，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火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中金运清化所致者，用辛温药物；在泉风化所致者，用辛凉药物，这是庚寅、庚申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辛卯、辛酉年司天为阳明燥金，中少羽水运不及，在泉为少阴君火。这两年雨化的胜气及风化的复气相同，此即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北方一宫。司天的清化数为九，中水运寒化数为一，在泉热化数为七，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清化所致者，用苦微温药物；中水运寒化所致者，用苦和；在泉热化所致者，用咸寒药物，这是辛卯、辛酉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壬辰、壬戌年太阳寒水司天，中太角木运太过，在泉为太阴湿土。司天寒化数为六，中木运风化数为八，在泉雨化数为五，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寒化所致者，用苦温药物；中木运风化所致者，用酸和；在泉雨化所致者，用甘温药物，这是壬辰、壬戌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癸巳、癸亥年司天为厥阴风木，中少征火运不及，在泉为少阳相火，这两年寒化的胜气及雨化的复气相同，此即邪气化日，灾害出现在南方九宫。司天的风化数为八，在泉的火化数为九，此即正化日。气化所引起疾病的治疗，司天风化所致者，治用辛凉药物；中火运火化所致者，治用咸和；在泉火化所致者，治用咸寒药，这是癸巳、癸亥两年适宜的药食性味。

凡是以上定期纪年的，胜化、复化、正化都有一定的常规，不可不认真地考察，所以掌握了它的要领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没有掌握其要领，讲起来就漫无边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帝曰：善。五运之气，亦复岁乎？岐伯曰：郁极乃发，待时而作也。帝曰：请问其所谓也。岐伯曰：五常之气，太过不及，其发异也。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太过者暴，不及者徐。暴者为病甚，徐者为病持。帝曰：太过不及，其数何如？岐伯曰：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土常以生也。

帝曰：其发也何如？岐伯曰：土郁之发，岩谷震惊，雷殷气交，埃昏黄黑，化为白气，飘骤高深，击石飞空，洪水乃从，川流漫衍，田牧土驹。化气乃敷，善为时雨，始生始长，始化始成。故民病心腹胀，肠鸣而为数后，甚则心痛胁，呕吐霍乱，饮发注下，胕肿身重。云奔雨府，霞拥朝阳，山泽埃昏，其乃发也，以其四气。云横天山，浮游生灭，怫之先兆。

金郁之发：天洁地明，风清气切，大凉乃举，草树浮烟，燥气以行，霿雾数起，杀气来至，草木苍干，金乃有声。故民病咳逆，心胁满，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色恶。山泽焦枯，土凝霜卤，怫乃发也，其气五。夜零白露，林莽声悽，怫之兆也。

复岁：张景岳：『复，报复也；岁指岁气。』持：王冰：『谓相执持也。』进退缠绵，相持不退的意思。其数成：数，指五行之生成数，太过者其气盛，故其数成。张景岳：『太过者，其数成。成者，气之盛也。』土常以生：土不用成数，唯用生数。倪仲宣：『土位中央，其数五，合天之生数，五得五而五十，天地之数在五之中。』击石飞空：王冰：『疾气骤雨，岸落山化，大水横流，石进势急，高山空谷，击石先飞，而洪水随至也。』即形容雨点粗大，落在岩石反向天空飞溅。田牧土驹：王冰：『大水已去，石土危然，若群驹散牧于田野。』即形容洪水退去之后，田野之间，土石嵬然，有如群驹牧于田野。浮烟：即薄雾。零：即下降。

黄帝说：讲得很好！五运之气也有复气吗？岐伯回答说：五运之气郁结过久就会产生复气，等到一定的时候复气过久会发作。黄帝说，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岐伯回答说，五运有太过和不及的不同，复气暴发有早晚的差别。黄帝说：希望听您详尽地讲一讲。岐伯回答说：五运太过的，发作急暴，五运不及的，发作徐缓；发作急暴的，病情严重，发作徐缓的，疾病持续。黄帝问道：太过与不及的数如何？岐伯回答说：太过的为成数，不及的为生数，土总是用生数。

黄帝问道：五气被郁发作的情况怎么样？岐伯回答说：土郁发作时，山谷震动惊惧，隆隆雷声震动于气交之中，尘埃昏蒙，天地间昏黑。水湿化为白气，暴风骤雨降于高山深谷，击破山石，碎石飞于空中，洪水暴发漫溢川谷，大水退后，无数巨石耸立于田野，就像牧放的马匹。而后湿土之气敷布，时雨常降，于是自然万物开始生、长、化、成熟。所以人们易患腹胀满，肠鸣，大便次数增多，甚至心痛，胁肋撑胀，呕吐，霍乱，痰饮，水泻，浮肿，身重。云奔向南极，霞光壅遏早晨的太阳，山泽间尘埃昏蒙，这表明土郁将要暴发，发作的时间多在四时之气，浮云横于天山，或者飘浮，或者游动，或者产生，或者散失，这些都是郁结即将发作的先兆。

金郁发作时，天气清洁，地气明亮，风清凉爽，气急切，清凉产生，草木上烟雾缭绕，燥气流行，雾气弥漫，肃杀之气降临，草木焦枯，秋声时鸣，所以人们患咳嗽，气逆，心胁胀满牵引腹中，经常出现突然疼痛，身体不能左右转动，咽喉干燥，尘土蒙面，面色败坏，山泽枯涸，地面上凝结出现象霜一样的白色盐卤，表明金郁将要暴发，其发多在五气当令之时，假若夜间降下白露，森林间发出凄惨的声音，就是金郁将发的先兆。

水郁之发：阳气乃辟，阴气暴举，大寒乃至，川泽严凝，寒雰结为霜雪，甚则黄黑昏翳，流行气交，乃为霜杀，水乃见祥。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脽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阳光不治，空积沈阴，白埃昏暝，而乃发也，其气二火前后。太虚深玄，气犹麻散，微见而隐，色黑微黄，怫之先兆也。

木郁之发：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大风乃至，屋发折木，木有变。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食饮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太虚苍埃，天山一色，或气浊色，黄黑郁若，横云不起雨。而乃发也，其气无常。长川草偃，柔叶呈阴，松吟高山，虎啸岩岫，怫之先兆也。

火郁之发：太虚肿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泽燔燎，材木流津，广厦腾烟，土浮霜卤，止水乃减，蔓草焦黄，风行惑言，湿化乃后。故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腹胸背面首四肢愤，胪胀，疡疿呕逆，瘛疭骨痛，节乃有动，注下，温疟，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热，甚则瞀闷懊，善暴死。刻终大温，汗濡玄府。其乃发也，其气四。动复则静，阳极反阴，湿令乃化乃成。华发水凝，山川冰雪，焰阳午泽，怫之先兆也。

有怫之应，而后报也，皆观其极而乃发也。木发无时，水随火也。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岁，五气不行，生化收藏政无恒也。

辟：避同。寒雰：王冰：『「雾音纷」；寒雰，白气也，其状如霧而不流行，坠地如霜雪，得日晞也。』可见所谓寒雰，是寒冷的湿空气。二火前后：马莳：『二月中气春分日交君火之二所，四月中气小满日交相火之三气，君火之后，相火之前，大约六十日之内，乃水郁之所发也。』深玄：王冰：『言高远而黯黑也，即黑色。』麻散：张景岳：『如麻散乱可见，微见而隐也。』长川草偃：野草被风吹而偃伏，有如长长的流水。柔叶呈阴：张景岳：『凡柔叶皆垂，因风翻动而见叶底也。』就是形容叶面反转呈露叶背的意思。松吟高山，虎啸岩岫：形容高山岩岫之间的风声，有如松吟虎啸。肿：张景岳：『肿字误，当作嚑。』风行惑言：马莳：『谓火气熏蒸，风亦行之，人有所言，难以听清，不免有惑也。』刻终大温：刻终是丑时之末，寅时之初，相当于上午三时，大温是天气炎热。焰阳午泽：午泽即面南之泽，焰阳指阳气上腾。

水郁发作时：阳气退避，阴气暴起，大寒降临，川泽之水凝结为坚冰，寒雾结为霜雪，甚至黄黑昏暗的水气流行于气交之中，成为霜杀之气，水出现应时变化。所以人们多患伤寒病症，心痛，腰及臀部疼痛，大的关节不灵活，屈伸不利，经常出现四肢逆冷，腹部痞满坚硬，阳气不能发挥作用，空中积满阴霾之气，白色尘埃昏暗，这就是水郁将发的现象，发作时其气常出现在君、相二火前后。太空高深色黑，其气如散麻一样混乱无绪，隐约可见，色黑而微黄，这就是水郁将发的先兆。

木郁发作时，太空中尘埃昏暗，云物扰动，大风暴起，掀开屋顶，树木折断，草木变异。所以人们易患胃脘当心疼痛，向上支撑两胁，咽喉阻塞不通，饮食物吞咽不下。甚至出现耳鸣，头目晕眩转动，认不清人，常常突然出现僵仆倒地，太空中尘埃弥漫，天山混为一色而分辨不清。或者秽浊之气混为一团，颜色黄黑，像云横垣太空而不下雨。将要发时，天上云气变换无常，广阔的原野上草倒卧不起，柔弱的树叶翻转而背部向上，高山谷底松鸣虎啸，这些均是将要发作的先兆。

火郁发作时，太空中昏朦不清，太阳光被遮盖而不明显，炎热流行，暴暑来临，山泽间如火燎烤，树木被蒸烤得流出汁液，大厦上升腾烟雾，地面上浮显出白色如霜的盐卤，聚积的水逐渐减少，蔓生的藤草枯萎焦黄，风热妄行。伤及心神，人们言语惑乱，湿的气化随后而生。所以人们患少气，疮疡痈肿，胁肋胸腹、背、头面、四肢胀满不适，生疮疡痱子，呕逆，筋脉抽搐，骨痛，关节抽动，泻下如注，温疟，腹中突然疼痛，血外流不止，精液减少，目赤，心热，甚至心中烦闷，昏晕等，容易引起突然死亡。一日百刻将尽时，气温升高，汗流满面。当发作时，多在四气之时。动到极点就转为静，阳极转阴，因而湿气乃化乃成。开花时节水反凝聚成冰，山川出现冰雪，中午时湖泽中出现烟雾，是火郁发作的先兆。

先有五气之郁相应，而后才能产生报复之气，必须仔细地观察，郁到了极点时，复气才会产生。木郁的发作没有固定的时间，水郁的发作常是在君火、相火主时的前后。注意观察其发作的时间，就可以预测疾病的发生，如果失去了正常的时令和岁气，五行之气就不能依照规律运行，生化收藏也失常了。

帝曰：水发而雹雪，土发而飘骤，木发而毁折，金发而清明，火发而曛昧，何气使然？岐伯曰：气有多少，发有微甚。微者当其气，甚者兼其下。征其下气，而见可知也。

帝曰：善。五气之发不当位者，何也？岐伯曰：命其差。帝曰：差有数乎？岐伯曰：后皆三十度而有奇也。帝曰：气至而先后者何？岐伯曰：运太过则其至先，运不及则其至后，此候之常也。

帝曰：当时而至者，何也？岐伯曰：非太过，非不及，则至当时。非是者，眚也。帝曰：善。气有非时而化者，何也？岐伯曰：太过者，当其时；不及者，归其己胜也。帝曰：四时之气，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岐伯曰：行有逆顺，至有迟速，故太过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后天。

气有多少：张志聪：『五运之气有太过不及也。』下：王冰：『六气之下，各有承气也。』指其下承之气，如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木气承之；木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火位之下，水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征其下气而见可知也：张景岳：『征，证也，取证于下承之气。』意思是说明了其下承之气，那末所见的现象，就不难知道它的道理了。如见雹雪为水甚兼土湿之化，见飘骤（即风雨）为土甚而兼木化等等。数：王冰：『言日数也。』后皆三十度而有奇也：张景岳：『后者，自始及终也。度，日也。三十度而有奇，一月之数也。奇，谓四十三刻七分半也。』按即八十七刻半的二分之一。气至而先后：王冰：『谓未应至而至太早（为先），应至而不至太迟（为后）之类也。』非时而化：张景岳：『谓气不应时。』张志聪：『如清肃之气行于春，炎热之气行于秋，凝寒之气行于夏，溽蒸之气行于冬，是谓非时而化。』归其已胜：王冰：『冬雨、春凉、秋热、夏寒之类，皆为归其已胜。』

黄帝问道：水郁发作时出现冰雹霜雪，土郁发作时出现飘雨，木郁发作时出现树木折毁，金郁发作时出现明净清爽，火郁发作时出现黄赤昏暗，这些现象是什么气造成的呢？岐伯回答说：五行之气有多有少的不同，五郁的发作有轻有重的差异，发作轻微的是正当本气，发作重的，不仅是当其本气，而且还兼其下承之气，只要注意到其下承之气的情况，发作的轻重就可以知道了。

黄帝说：讲得很好！五气郁而发作不是在其所主的时令，这是为什么呢？岐伯回答说：是由于时间的差异。黄帝问道：这种差异有一定的日数吗？岐伯回答说：一般是三十天多一点。黄帝问道：主时之气来临时有先后的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岐伯回答说：如果是运太过，主时之气就先于时令而来，运不及，主时之气就后于时令而来，这是气候的一般规律。

黄帝又问道：气有在正当时令时来临的，这是为什么呢？岐伯回答说：这是由于五运既不是太过又不是不及，所以主时之气正当时令来临，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灾害。黄帝说：讲得很好！气有不是在其所主的时令而化的，这是为什么呢？岐伯回答说，气太过则正当其时而化，气不及则表现出胜已之气。黄帝问道：四时之气的到来有早晚高低左右的不同，怎么样去测知它呢？岐伯回答说：气的运行有逆有顺，气的到来有迟有快，所以气太过就先于天时而来，气不及就后于天时而来。

帝曰：愿闻其行何谓也？岐伯曰：春气西行，夏气北行，秋气东行，冬气南行。故春气始于下，秋气始于上，夏气始于中，冬气始于标，春气始于左，秋气始于右，冬气始于后，夏气始于前。此四时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察之。帝曰：善。

黄帝问曰：五运六气之应见、六化之正、六变之纪何如？岐伯对曰：夫六气正纪，有化有变，有胜有复，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欲何乎？帝曰：愿尽闻之。岐伯曰：请遂言之。

标：就是外表。张景岳：『万物盛长之表也。』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王冰：『高山之巅，盛夏冰雪；污下川津，严冬草生；常在之义足明矣。』应见：即是所见的现象。气至而见到万物与自然界以及人的气脉相应而有所改变，称为应见。候：察现象以知本质，称为候。

黄帝又问道：希望听您谈一谈气的运行是怎么一回事。岐伯回答说：春气是由东向西运行，夏气是由南向北运行，秋气是由西向东运行，冬气是由北向南运行。春气自下而升，所以春气始于下，秋气自上而降，所以秋气始于上，夏气自中而布于外，所以夏气始于中，冬气自表而内藏，所以冬气始于标。面南而立，春气生于东，所以说始于左，秋气生于西，所以说始于右，冬气生于北，所以说始于后，夏气生于南，所以说始于前。这是一年四季的正常气化。所以高陵的地方气候寒凉，冬季较长，低凹的地方，气候温暖，春季较长，必须仔细地观察。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问道：五运六气变化所呈现的物象，其正常气化和异常变化怎么样呢？岐伯回答说：六气的正纪，有正化，有变化，有胜气，有复气，有正常的作用，有病气，所有这些，它们的征象都不一样，您想知道哪一方面的呢？黄帝说：希望您全面地讲一讲。岐伯回答说：请让我详尽地谈一谈吧！

夫气之所至也：厥阴所至为和平，少阴所至为暄，太阴所至为埃溽，少阳所至为炎暑，阳明所至为清劲，太阳所至为寒雰。时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风府，为璺启；少阴所至为火府，为舒荣；太阴所至为雨府，为员盈；少阳所至为热府，为行出；阳明所至为司杀府，为庚苍；太阳所致寒府，为归藏。司化之常也。

厥阴所致为生，为风摇；少阴所至为荣，为形见；太阴所至为化，为云雨；少阳所至为长，为番鲜；阳明所至为收，为雾露；太阳所至为藏，为周密。气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风生，终为肃；少阴所至为热生，中为寒；太阴所至为湿生，终为注雨；少阳所至为火生，终为蒸溽；阳明所至为燥生，终为凉；太阳所至为寒生，中为温。德化之常也。

时化之常：王冰：『四时气正化之常候。』风府：凡物聚之处称府，此处作生气旺盛解释。莹璺启：璺，音问，微裂未破；开拆曰启。莹启就是植物萌芽生长的意思。舒荣：舒展荣美。员盈：张志聪：『周备也，此处为肥美丰盛之意。』行出：阳气旺盛，尽达于外。张志聪：『从中而出于外也。』庚苍：张景岳：『庚，更也；苍，木化也。』司化之常：张景岳：『司，主也。六气各有所主，乃正化之常也。』风摇：张景岳：『风性动，故为摇。』形见：张景岳：『物荣而形显。』

六气的来临，厥阴风木之气来临时是和煦的，少阴君火之气来临时是温和的，太阴湿土之气到来时是湿润的，少阳相火之气到来时是炎热的，阳明燥金之气到来时是清凉劲切的，太阳寒水之气到来时是寒冷的，这是四时正常的气化。

厥阴之气到来，为风所聚，万物破土萌芽；少阴之气的到来，为火所聚，万物舒展繁荣；太阴之气的到来，为雨所聚，万物周全丰满；少阳之气的到来，为热所聚，气化行达于外；阳明之气的到来，为肃杀所聚，万物更换；太阳之气的到来，为寒气所聚，万物归藏。这是主化的一般规律。

厥阴所到来时为万物萌生，为风摇不定；少阴所到来时为万物荣华，为形体外现；太阴所到来时为万物化育，为云雨；少阳所到来时为万物长养，为繁茂鲜艳；阳明所到来时为万物收获，为雾露降临；太阳所到来时为万物闭藏，为阳气固密；这是六气气化的一般常规。

厥阴之气到来时风气产生，最终为肃静；少阴之气到来时热气产生，中为寒冷；太阴之气到来时湿气产生，最终为雨降；少阳之气到来时火气产生，最终为湿热；阳明之气到来时燥气产生，最终为清凉；太阳之气到来时产生寒气，中为温热。这是六气获得生化的一般规律。

厥阴至所为毛化，少阴所至为羽化，太阴所至为倮化，少阳所至为羽化，阳明所至为介化，太阳所至为鳞化。德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生化，少阴所至为荣化，太阴所至为濡化，少阳所至为茂化，阳明所至为坚化，太阳所至为藏化，布政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飘怒大凉，少阴所至为大暄寒，太阴所至为雷霆骤注烈风，少阳所至为飘风燔燎霜凝，阳明所至为散落、温，太阳所至为寒雪冰雹白埃。气变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挠动，为迎随；少阴所至为高明焰，为曛；太阴所至为沈阴，为白埃，为晦暝；少阳所至为光显，为彤云，为曛；阳明所至为烟埃，为霜，为劲切，为悽鸣；太阳所至为刚固，为坚芒，为立。令行之常也。

羽：王冰：『有羽翼飞行之类。』羽：王冰：『薄明羽翼蜂蝉之类，非翎羽之羽也。』布政：张景岳：『气布则物从其化，故谓之政。』飘怒大凉：相提并论景岳：『飘怒，木亢之变也；大凉，金之承制也。』大暄寒：王冰：『大暄，君火也；寒，下承之阴精也。』雷霆骤注烈风：张志聪：『雷霆骤注，湿土之变，极则风气承之。』飘风燔燎霜凝：王冰：『飘风，旋转风也；霜凝，下承之水气也。』散落、温：马莳：『金气为散落，火气为温也。』迎随：张志聪：『往来也。』彤云：彤，音同。张志聪：『泽气上蒸而为云也。』坚芒：坚硬锋利。立：坚韧不拔者称为立，此处形容万物已成。令行：张景岳：『气行而物无敢违，故谓之令。』

厥阴之气到来时，毛类虫化育；少阴之气到来时，羽类虫化育；太阴之气到来时，倮类虫化育；少阳之气到来时，薄而透明羽翼类虫化育；阳明之气到来时，介类虫化育，太阳之气到来时，鳞类虫化育。这是六气化育虫类的一般规律。

厥阴之气到来时为万物发生；少阴之气到来时为万物向荣；太阴之气到来时为万物湿润；少阳之气到来时为万物繁茂；阳明之气到来时为万物坚实；太阳之气到来时为万物闭藏。这是六气作用的一般规律。

厥阴之气到来时，狂风怒吼，气候大凉；少阴之气到来时，大热大寒；太阴之气到来时，出现雷霆、暴雨、大风；少阳之气到来时，出现旋转风、炎热、霜凝结；阳明之气到来时，草木凋零，气候温暖；太阳之气到来时，出现寒雪、冰雹，地面出现白色尘埃。这是六气变化的一般规律。

厥阴之气到来时，万物扰动，随风飘摇；少阴之气到来时，火焰高明，空中出现红、黄色火光；太阴之气到来时，为阴气下沉，白色尘埃弥漫，晦暗不明；少阳之气到来时，为光辉显明，为红色云，空中出现红黄之气；阳明之气到来为时，为尘埃，为严霜，凉风劲急，秋声凄凉；太阳之气到来时，刚强坚固，锋芒尖利，挺立。这是六气行令的一般规律。

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疡胗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嚏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至为稸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瞀昧，暴病；阳明所至为鼽，尻阴股膝髀腨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緛戾；少阴所至为悲妄衄衊；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呕涌；阳明所至皴揭；太阳所至为寝汗，痉。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阴所至为语笑；太阴所至为重，胕肿；少阳所至为暴注，，瘛，暴死；阳明所至为鼽嚏；太阳所至为流泄，禁止。病之常也。

里急：王冰：『筋缓缩故急。』张志聪：『逆气上升。』积饮否隔：水饮停积，胸脘胀满，膈塞不通。浮虚：水肿但在皮腠之间，按之复起，或称气肿。支痛：胁肋之间如有物横撑其中而疼痛，称为支痛。稸满：稸，音畜，与蓄字同。稸满，就是消化不良，腹中胀满。緛戾：緛，音软；戾，音利。按輭就是短缩，戾是身体屈曲。衊：衊就是血污。涌：涌与湧同。王冰：『溢食不下也。』皴揭：皮肤粗糙如麸。流泄：即二便失禁。禁止：张景岳：『阴寒凝结，阳气不化，能使二便不通。』即二便闭塞不通。

厥阴之气到来时为筋脉拘急，少阴之气到来时为疡疹身热，太阴之气到来时为水饮积滞，痞阻不通，少阳之气到来时为喷嚏，呕吐，疮疡，阳明之气到来时为肌肤气肿，太阳之气到来时为关节屈伸不利。这是六气为病的一般规律。

厥阴之气到来时为两胁支撑疼痛，少阴之气到来时为惊惧，疑惑，恶寒颤栗，说胡话，太阴之气到来时为腹部胀满；少阳之气到来时为惊恐躁动，昏晕闷昧，发病突然，阳明之气到来时为鼻、坐骨、大腿、臀部、膝部、小腿肚、胫骨等处发病，太阳之气到来时为腰痛，这也是六气为病的一般规律。

厥阴之气到来时为筋脉软弱收缩，少阴之气到来时为喜悲，妄言，衄血，太阴之气到来时为腹中胀满，霍乱，吐下，少阳之气到来时为喉痹，耳鸣，呕吐，阳明之气到来时为皮肤干燥皴裂揭起，太阳之气到来时为睡卧汗出，这还是六气为病的一般规律。

厥阴之气到来时为胁痛，呕吐，泄泻，少阴之气到来时为多语善笑，太阴之气到来时为身重浮肿，少阳之气到来时为突然泄泻，肌肉跳动，筋脉抽搐，阳明之气到来时为鼻塞，打喷嚏，太阳之气到来时为二便泄泻或二便不通，这仍然是六气为病的一般规律。

凡此十二变者，报德以德，报化以化，报政以政，报令以令，气高则高，气下则下，气后则后，气前则前，气中则中，气外则外，位之常也。故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胕肿。随气所在，以言其变耳。

帝曰：愿闻其用也。岐伯曰：夫六气之用，各归不胜而为化。故太阴雨化，施于太阳；太阳寒化，施于少阴；少阴热化，施于阳明；阳明燥化，施于厥阴；厥阴风化，施于太阴。各命其所在以征之也。帝曰：自得其位何如？岐伯曰：自得其位，常化也。帝曰：愿闻所在也。岐伯曰：命其位而方月可知也。

十二变：张景岳：『此总结上文胜自暴自弃为病之候。』即指以上十二节，所说十二种变化。报德以德：回答称报。古人所说的德化政令等等，是六气给予万物的作用。万物得到六气的给予，发生各种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就是所谓报。报德以德，是说六气给予的是德，那么万物表现的变化也是德。用：张景岳：『此言施化之用也。』归不胜而为化：不胜，就是被克制的。归不胜而为化，就是加于不胜可克之处而发生变化。方月：方指方隅，月指月份。古人将一年十二月平均分配于四方，故称方月。

以上六气的十二种变化，六气为德化，万物以德回报；六气为化化，万物以化回报；六气为政化，万物以政回报；六气为令化，万物以令回报。六气位置高，则病位高，六气位置低，则病位低，六气位置在后，则病位在后，六气位置在前，则病位在前，六气位置在中，则病位在中，六气位置在外，则病位在外。这是六气致病位置的一般规律。所以，风气过胜就产生动的病症，热气过胜就产生痈肿病症，燥气过胜就产生干燥的病症，寒气过胜产生虚浮的病症，湿气过胜就产生水泻的病症，甚至水气闭阻而为浮肿。根据六气所在的部位来讨论它的变化。

黄帝说：我希望听您谈一谈六气的作用。岐伯回答说：六气的作用分别归之于它所胜的气而为气化。所以，太阴湿土加于太阳寒水而为化，太阳寒水加于少阴君火而为化，少阴君火加于阳明燥金而为化，阳明燥金加于厥阴风木而为化，厥阴风木加于太阴湿土而为化。这要分别根据六气所在的方位来预测。黄帝问道：六气自得其本位的情况怎么样？岐伯回答说：六气自得其本位，是属于正常的气化。黄帝进一步问道：希望听您谈一谈六气本位所在之处。岐伯回答说：明确了六气命名的位次，那么六气的方位和时间就知道了。

帝曰：六位之气盈虚何如？岐伯曰：太少异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帝曰：天地之气，盈虚何如？岐伯曰：天气不足，地气随之；地气不足，天气从之；运居其中而常先也。恶所不胜，归所同和，随运归从而生其病也。故上胜则天气降而下，下胜则地气迁而上，胜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则位易气交易，则大变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纪五分，微纪七分，其差可见。此之谓也。

帝曰：善。论言：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余欲不远寒，不远热，奈何？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帝曰：不发不攻而犯寒犯热，何如？岐伯曰：寒热内贼，其病益甚。帝曰：愿闻无病者何如？岐伯曰：无者生之，有者甚之。

六位之气：张志聪：『此言主时之六气，有六个定位，所以说六位之气。』太少：太为太过，少为不及。张景岳：『六阳年谓之太，六阴年谓之少。』暴而亡：王冰：『力强而作，不能久长，故暴而亡。亡，无也。』恶所不胜：马莳：『假如丁壬木运，司天在泉为金，则不胜。』即憎恶自己所不胜之气，不胜之气指司天在泉之气。归所同和：指岁运与司天在泉之气相同。随运归从：张景岳：『不胜者受其制，同和者助其胜，皆能为病，故曰随运归从。』上胜则天气降而下，下胜则地气迁而上：张景岳：『上胜者，司天之气有余也，上有余则气降而下；下胜者，在泉之气有余也，下有余则气迁面上。』即上文天气不足，地气随之，地气不足，天气胡之之谓。多少而差其分：多少，指胜气的微甚；微甚，指上升与下降。上升与下降的差分，决定于胜气的微甚，所以说：多少而差其分。

黄帝问道：六步之气的盈虚情况怎么样？岐伯回答说：六步之气有太过和不及的差异，六气太过，其气来时急暴而易消散，六气不及，其气来时缓慢而持久。黄帝又问道：司天之气和在泉之气的盈虚情况怎么样？岐伯回答说：司天之气不足，在泉之气也随之上升，在泉之气不足，司天之气也随之下降，运居于天地气交之中，在泉之气上升时，居于中的运先升，司天之气下降时，居于中的运先降。它厌恶所不胜之气，而归属于同和之气，随着运的归属而产生各种疾病。所以司天之气过盛，天气就下降，在泉之气过盛，地气就上升。根据气盛的多少决定升降的差距，相胜微小差距小，相胜较甚差距就大；如果相胜特别严重，就出现位置的移动，气交也出现移易，就产生大的变动，于是疾病形成了。《大要》上说，相胜大的年份差别五分，微胜的年份差别七分，其差别就清楚可见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黄帝说：讲得很好！论中谈到，用热药不要触犯热的气候，用寒药不要触犯寒的气候，我想既不避开热的气候，又不避开寒的气候，该如何办呢？岐伯回答说：您问得真全面呀！发表时不必避开热，攻里时不必避开寒。黄帝又问道：既非发表，又非攻里，而触犯主时的寒，或触犯了主时的热，又怎么样呢？岐伯回答说，若寒热伤害内脏，则病情加重。黄帝又问道：希望听您谈一谈不避寒热对无病的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岐伯回答说：如用药不避寒热，对无病的人会产生疾病，对有病的人会加重疾病。

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否、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瘛、肿胀、呕、鼽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閟之病生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时必顺之。犯者，治以胜也。

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岐伯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过者死。帝曰：善。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写之。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气，则无禁也。所谓主气不足，客气胜也。

帝曰：至哉！圣人之道，天地大化运行之节，临御之纪，阴阳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通之？请藏之灵兰之室，署曰《六元正纪》，非斋戒不敢示，慎传也。

时必顺之：王冰：『春宜凉，夏宜寒，秋宜温，冬宜热，此时之宜，不可不顺。』治以胜：张景岳：『如犯热者胜以严寒，犯寒者胜以甘热，犯凉者胜以苦温，犯温者胜以辛凉，治以所胜，则可解也。』重身：重读虫，指妇人有孕。毒之：用毒药治病的意思。这里可作用猛烈的药物解释。殒：张景岳注：『伤也。亦可作殁、落解释。』郁：指五气之抑郁。张景岳：『天地有五运之郁，人身有五藏之应，郁则结聚不行，乃致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病作矣。』达：疏洩肝气，称为条达。张景岳：『畅达也。但使气得通行，皆谓之达。』发：发散的意义。王冰：『谓汗之令其疏散也。』夺：用吐剂或下剂，都可称为夺。张景岳：『直取之也。凡滞在上者，夺其上，吐之可也；滞在中者，夺其中，伐之可也；滞在下者，夺其下，泻之可也。凡此皆谓三夺，非独止于下也。』泄：指宣泄肺气。张景岳：『疏利也。其伤在气分，或解其表，或破其气，或通其便，凡在表在里，在上在下，谓可谓之泄也。』折：降其冲逆之势，驱逐水邪。张景岳：『调制也。凡折之之法，如养气可以化水，治在肺也；实土可以制水，治在脾也；壮火可以胜水，治在命门也；自强可以帅水，治在肾也；分利可以泄水，治在膀胱也；凡此皆谓之折，岂独抑之而已哉。』以其畏：畏指相制之药。王冰：『过者畏泻，故谓泻为畏也。』假：假，借也。谓假借其他之气位以行其气，也就是非时之气，如春反凉，秋反温，夏反寒，冬反热之类。所以下文说：『主气不足，客气胜也。』禁：禁指用寒远寒，用热远热的禁忌，无禁就是不必禁忌。斋戒：斋有全心全意之义，戒有誓必遵守之意。

黄帝进一步问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疾病呢？岐伯回答说：不避开主时之热，便产生热性病，不避开主时之寒，便产生寒性病。寒性病，病人出现腹部坚硬痞阻胀满，拘急疼痛，下痢等。热性病，病人出现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昏昧郁冒，泄泻，肌肉跳动，抽搐，肿胀，呕吐，鼻衄，头痛，骨节变化，肌肉疼痛，吐血，便血，小便淋沥等。黄帝问道：如何治疗呢？岐伯回答说：必须顺应四时之气，如果触犯了，就用相胜的药物给予治疗。

黄帝问道：妇人怀孕时怎么样应用毒药呢？岐伯回答说：如果孕妇患了该用毒药治疗的疾病，服用毒药后对母体没有伤损，对胎儿也没有伤害。黄帝又说：希望听您谈谈其中的道理，岐伯回答说，大积大聚的疾病，是可以应用剧毒的药来治疗的，但当疾病治好一大半时就要停药，若用药太过就会造成死亡。

黄帝说：讲得很好！对于郁滞很重的应当如何治疗呢？岐伯回答说：木郁滞了就当条达它，火郁滞了就当发越它，土郁滞了就当劫夺它，金郁滞了就当渗泄它，水郁滞了就当折损它。然而在调理气机时，对于太过的，就用相胜的药来折损它，这就是所说的泻。黄帝问道：如果有假借之气的，应当怎样呢？岐伯回答说：如果有假借之气时，就不要遵循『用寒远寒，用热远热』的禁忌了，这就是所说的主气不足，客气相胜的原因。黄帝说：圣人的学说的确是精深呀！天地的气化，五运运行的节律，六气加临的纲纪，阴阳的作用，寒暑变化的号令，除了先生以外谁还能搞通它呢！请让我将这些内容，藏于灵兰之室中，并题名为《六元正纪》，不经过斋戒就不随意拿出来展示，也要慎重地传给后人。

至真要大论

张志聪：『此篇论六气司天，六气在泉，有正化，有胜复，有主客，有邪胜。至真者，谓司天在泉之精气，乃天一之真元。要者，谓司岁备物，以平治其民病，无伤天地之至真，乃养生之至要也。』又马莳谓：『此篇总括前八篇未尽之义，至真至要，故名篇。』

本篇内容主要论述了疾病和气候的密切关系、五味在治疗中的作用和六气五行的配合原理、『病机十九条』的治则，及药物剂量、配伍、服法、禁忌等。

黄帝问曰：五气交合，盈虚更作，余知之矣。六气分治司天地者，其至何如？岐伯再拜，对曰：明乎哉问也！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帝曰：愿闻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岐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帝曰：愿闻其道也。岐伯曰：厥阴司天，其化以风。少阴司天，其化以热。太阴司天，其化以湿。少阳司天，其化以火。阳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阳司天，其化以寒。以所临藏位命其病者也。

帝曰：地化奈何？岐伯曰：司天同候，间气皆然。帝曰：间气何谓？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谓间气也。帝曰：何以异之？岐伯曰：主岁者纪岁，间气者纪步也。帝曰：善。岁主奈何？岐伯曰：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司气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不司气化，居气为灼化。太阴司天为湿化，在泉为甘化，司气为黅化，间气为柔化。少阳司天为火化，在泉为苦化，司气为丹化，间气为明化。阳明司天为燥化，在泉为辛化，司气为素化，间气为清化。太阳司天为寒化，在泉为咸化，司气为玄化，间气为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乃可以言盈虚病生之绪也。

盈虚更作：马莳：『五运分为五气，以太过不及而有盈有虚也。天元纪大论：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正盈虚更作之义也。盈虚更作即指五运之太过与不及交替作用。天地之大纪：张景岳：『天地变化之纪。』即天地变化的基本规律。人神之通应：张景岳：『人神运动之机，内外虽殊，其应则一也。』古人把人体活动的主宰称为神，人神之通应，就是说人体内部的活动，与外界天地的变化是一致的，是受着外界的变化而改变他的活动的。上合昭昭，下合冥冥：昭昭指天，冥冥指地。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就是人体与天地的变化相适应。马莳：『上合昭昭，司天之化也，下合冥冥，在泉之化也。』道：训理，谓一定之理。此处指医学的理论。工之所疑：张志聪：『道之所生，其生惟一，工不知其要，则流散无穷，故多疑也。』所临藏位：张志聪：『天气上临而下合，人之藏位临六气之所伤而命其病也。』按六气有主气和客气的分别，主气的位置固定不变，客气则逐年变动而没有固定的时位，主客二气交错而产生变化，称为客主加临（详见前六微旨大论诸篇），而人体脏器与自然变化相应而起适应性活动的一般规律，和主气的时位是一致的。因此主气的时位，等于人体五脏与时令相应而起适应活动的脏位。例如初之气是厥阴风木之位，也就是肝脏起适应活动的脏位；二之气是少阴君火之位，也就是心脏起适应活动的脏位（余四气亦然）。所以客气加临于主气，就等于客气加临于人体的内脏，在自然界气候发生异常变化，在人体方面也因而有受邪生病的可能，所谓『以所临藏位命其病』大意如此。司气：指岁运而言，就是司六气与岁运的气化。张景岳：『言五运之气也，木运司气，故色化青苍，丁壬年是也。』居气：其实就是间气，因少阴为君火，故尊之而称为居气。新校正『少阴不曰间气，而云居气者，盖尊君火无所不居，不当间之也。』

黄帝问道：五运之气交相配合，太过与不及互相更替，这些道理，我已经知道了。那么六气分时主治，其司天在泉之气到来时所起的变化又如何呢？岐伯行礼后回答说：问得多么清楚啊！这是天地变化的基本规律，也是人体与天地变化相应的规律。黄帝道：我希望听听它怎样能上合于昭明的天道，下合于玄远的地气。岐伯说：这是医理中的主要部分，也是一般医生所不甚了解的。黄帝道：我希望听一下这一方面的道理。岐伯说：厥阴司天，气从风化；少阴司天，气从热化；太阴司天，气从湿化；少阳司天，气从火化；阳明司天，气从燥化；太阳司天，气从寒化；它们都是以客气所临的脏位来决定疾病称谓的。

黄帝道：在泉之化是怎样的？岐伯说：与司天是同样的，间气也是如此。黄帝道：怎样叫做间气？岐伯说：分管司天在泉之左右的，就称为间气。黄帝道：与司天在泉有什么区别呢？岐伯说：司天在泉而主岁之气，主一年的气化。间气，主六十天的气化。黄帝道：岁的主气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厥阴在司天就为风化，在泉就为酸化，在司岁运就为苍化，在间气就为动化；少阴在司天就为热化，在泉就为苦化，它不司岁运之化，在居气就为灼化；太阴在司天就为湿化，在泉就为甘化，在司岁运就为黅化，在间气就为柔化；少阳在司天就为火化，在泉就为苦化，在司岁运就为丹化，在间气就为明化；阳明在司天就为燥化，在泉就为辛化，在司岁运就为素化，在间气就为清化；太阳在司天就为寒化，在泉就为咸化，在司岁运就为玄化，在间气就为脏化。所以治病的医生，必须明白六气的不同气化作用以及五味五色所产生的变化作用和五脏的喜恶，然后才能说对气化的盈虚和疾病的发生有了头绪。

帝曰：厥阴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风化之行也何如？岐伯曰：风行于地，所谓本也。余气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故曰：谨候气宜，无失病机。此之谓也。

帝曰：其主病何如？岐伯曰：司岁备物，则无遗主矣。帝曰：先岁物何也？岐伯曰：天地之专精也。帝曰：司气者何如？岐伯曰：司气者主岁同，然有余不足也。帝曰：非司岁物何谓也？岐伯曰：散也，故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此之谓也。

帝曰：岁主藏害何谓？岐伯曰：以所不胜命之，则其要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外淫于内，所胜治之。帝曰：善。平气何如？岐伯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

风行于地，所谓本也：马莳：『司天则风行于天，在泉则风行于地。乃本于地之气，而为风之化也；若时乎司天，则本乎天之气而亦为风化矣。』『本乎天』『本乎地』：按易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此之谓也。』张景岳说：『六气之在天，即为天之气，六气之在地，即为地之气，上下之位不同，而气化之本则一。』六节：即六步。马莳：『天地合气，六节各分，而万物所由以化生。』『气宜』『病机』：马莳：『在天地为气宜，而在人身为病机。』张志聪：『谨候六气之所宜，无失五行之病机。』 病机：指疾病发生和发展的机理。主病：张志聪：『主病之治病之药物。』司岁备物：是说按照司岁之年，收备药物。张景岳：『天地之气，每岁各有所司，因司气以备药物。』先：新校正作：『司』字。专精：张景岳：『岁物者，得天地精专之化，气全力厚。』 专精即精粹的意思。治保有多少：张志聪：『谓治病保真之药食，或宜多用，或宜少用也。』力化：犹言药力所及。岁主藏害：张志聪：『岁主者，谓六气之主岁。藏，五藏也。盖言五藏内属五行即外合五运，五运之气，受胜制之所伤，则病入五藏而为害矣。』不胜：王冰：『木不胜金，金不胜火之类是也。』平之：新校正：『群天气主岁，虽有淫胜，但当平调之，故不曰治而曰平也。』 平之，即治疗的意思。正者正治，反者反治：王冰：『阴病阳不病，阳病阴不病，是为正病，则正治之，谓以寒治热，以热治寒也。阴位已见阳脉，阳位已见阴脉，是为反病，则反治之，谓以寒治寒，以热治热也。』

黄帝道：厥阴在泉而从酸化，我早就明白了，那么风行之化又怎样呢？岐伯说：风气行于地，这是本于地之气而为风化，其他五气也是这样。因为本属于天的，是天之气，本属于地的，是地之气，天地之气相合，就有了六节之气的划分，于是万物就能化生。所以说：要特别注意观察气候的变化，别错过病情的变化，就是这个道理。

黄帝道：那些主治疾病的药物怎样？岐伯说：根据岁气来采备药物，就会没有遗漏了。黄帝道：采备岁气所生化的药物，这是什么原因？岐伯说：因为能得天地专精之气，疗效比较好。黄帝道：司运气的药物怎样？岐伯说：司运气的药物与主岁的药物相同，但是有有余和不足的区别。黄帝道：不是司岁的药物，又怎样呢？岐伯说：其气散而不纯。所以本质虽同，而等次却不相同，如气味有厚薄的不同，性能有静躁的不同，疗效有多少的不同，药力有深浅的不同，这就是关于非司岁药物的说法。

黄帝道：岁主之气，伤害五脏，这是什么原因？岐伯说：从其所不胜之气来说明，这是它的关键。黄帝道：怎样治疗？岐伯说：司天之气偏胜而淫于下，那就以己所胜之气来平调；在泉之气偏胜而淫于外，那就以己所胜之气来治疗。黄帝道：讲得好！但也有岁气平和而得病的，又怎么治呢？岐伯说：这要仔细地观察三阴三阳司天在泉的所在而加以调治，以达到正常为目的，正病用正治法，反病用反治法。

帝曰：夫子言察阴阳所在而调之，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小大齐等，命曰平。阴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视岁南北，可知之矣。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北政之岁，少阴在泉，则寸口不应；厥阴在泉，则右不应；太阴在泉，则左不应。南政之岁，少阴司天，则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不应；太阴司天，则左不应。诸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

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岁，三阴在下，则寸不应；三阴在上，则尺不应。南政之岁，三阴在天，则寸不应；三阴在泉，则尺不应。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南北：即下立之南政北政，南政北政的解释有二：一说认为五运中除甲己土运为南政外，其他均为北政；另一说认为戊癸火运为南政，其他为北政。张景岳：『甲乙二岁为南政，乙庚丙辛壬戊癸八年为北政。』张志聪：『五运之中，戊癸化火，以戊癸年为南政，甲乙丙丁己庚辛壬为北政。』 反其诊：就是尺寸倒候，另一说是复其手而诊。张景岳：『以南北相反而诊之。』王冰：『不应皆为脉沉，脉沉下者，仰手而沉复其手，则沉为浮，细为大也。』

黄帝道：你说要观察阴阳的所在而调治，而有的书上说：人迎和寸口的脉象要相合，像引绳一样，大小相等的叫做平。那么阴之所在，在寸口应该怎样？岐伯说：看主岁的是南政还是北政，就可以知道了。黄帝道：我希望彻底了解一下。岐伯说：北政主岁的时候，少阴在泉，则寸口脉沉细而伏，不应于指；厥阴在泉，则右寸沉细而伏不应于指；太阴在泉，则左寸沉细而伏，不应于指。南政主岁的时候，少阴司天，则寸口脉沉细而伏不应于指；厥阴司天，则右寸沉细而伏不应于指；太阴司天，则左寸沉细而伏不应于指。凡是寸口脉不应的，『反其诊』就可知晓了。

黄帝道：尺部的脉候又怎样呢？岐伯说：北政主岁的时候，三阴在泉，则寸口不应；三阴司天，则尺部不应。南政主岁的时候，三阴司天，则寸口不应；三阴在泉，则尺部不应。左右脉的不应，同于上例。因此说，懂得要领，一句话就说明白了，不懂得要领，就漫无边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帝曰：善。天地之气，内淫而病何如？岐伯曰：岁厥阴在泉：风淫所胜，则地气不明，平野昧，草乃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岁少阴在泉：热淫所胜，则焰浮川泽，阴处反明。民病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寒热，皮肤痛，目瞑，齿痛，肿，恶寒发热如疟，少腹中痛，腹大。蛰虫不藏。

岁太阴在泉：草乃早荣，湿淫所胜，则埃昏岩谷，黄反见黑，至阴之交。民病饮积，心痛，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阴病，血见，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腘如结，腨如别。

：张景岳：『音拙，目下称。』黄反见黑：张志聪：『黄乃土色，黑乃水色，土胜浸淫，故黄反见黑。』就是土色反见于北方水色之处。至阴之交：张志聪：『乃三气四气之交，土司令也。』即指土色见于水位，为与至阴之气色交合。浑浑焞焞：浑，音魂，浊貌。浑浑，言无端绪，即是不甚清明；焞，音燉。焞焞，无光耀貌，即是暗淡而不光彩。浑浑焞焞，是形容耳聋和头目不清明的意思。

黄帝道：很好，那么根据天地之气侵入人体内部而命名的疾病其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厥阴在泉的年份，风气偏胜，就会地气不明，平野昏暗，草禾提前抽穗。人容易患发冷之病，常常呻吟，不住地打哈欠，心痛并感觉撑满，两胁拘急不舒，饮食不进，咽隔不通畅，食后就要呕吐，肚腹发胀，多噫气，但大便或放屁后，却觉得轻快并像软懒似的，全身乏力。

少阴在泉的年份，热气偏胜，气就升浮于川泽，阴处反觉明亮。人容易患腹中不时鸣响的病，逆气会上冲胸脘，气喘不能久立，恶寒发热，皮肤痛，眼模糊，牙痛，项肿，寒热交争好像疟疾，少腹中痛，腹部胀大。蛰虫也不伏藏。

太阴在泉的年份，百草早早地开花，湿气偏胜，使岩谷里昏暗浑浊，黄为土色，湿盛则反见黑色，这是湿土之气交合的现象。人易患饮邪积聚，心痛，耳聋，听觉毫无所知，咽肿，喉痛，阴病见血等病，如血淋、便血，少腹痛肿，不能小便，感到上冲头痛，痛得眼睛像要流出，颈部好像要拔出，腰部像要折断，髀骨不能回转，膝窝好像凝住了，小腿肚好像僵直了。

岁少阳在泉：火淫所胜，则焰明郊野，寒热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则血便。少阴同候。

岁阳明在泉：燥淫所胜，则霿雾清瞑。民病喜呕，呕有苦，善大息，心胁痛，不能反侧，甚则嗌干，面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

岁太阳在泉：寒淫所胜，则凝肃惨慄。民病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痛，血见，嗌痛，颔肿。

少阴同候：张志聪：『少阴之火出自水，少阳之火生于地，皆有阴阳寒热之分，故与少阴同候。』言所见的病候相同于少阴在泉。

少阳在泉的年份，火气偏胜，天地之间，就呈现出凝热而火光四射的气象。天气时冷时热。人容易患大便泻溏，下便赤白色，少腹疼痛且小便为赤色，严重的就会出现血，其余的症候与少阴在泉相同。

阳明在泉的年份，燥气偏胜，就会雾气迷蒙看不见东西，天气寒薄。人容易患呕吐之病，呕吐苦水，经常叹息，心与胁部疼痛，不能转身；病严重时，就会咽干，面似尘土色，全身肌肤干枯而不润泽，足外部发热。

太阳在泉的年份，寒气偏胜，天地之间，就呈现出凝肃惨厉的气象。人易患少腹疼的病，牵引睾丸、腰脊，上冲心脘作痛，出血，咽痛，下颔肿。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苦辛，以苦下之。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

帝曰：善。天气之变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风淫所胜，则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寒生春气，流水不冰。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溏瘕泄，水闭。蛰虫不去，病本于脾。冲阳绝，死，不治。

冲阳：穴名。王冰：『在足胕上，动脉应手，候胃气。』

黄帝道：讲得好！那么怎样治疗呢？岐伯说：凡是在泉之气，风气太过而伤于体内的，主药用辛凉之药，用苦味之药辅佐，用甘味缓解，用辛味来驱散风邪；热气太过而伤于体内的，主药用咸寒之药，用甘苦之药辅佐，用酸味收敛阴气，用苦药来发散热邪；湿气太过而伤于体内的，主药用苦热之药，用酸淡之药辅佐，用苦味药来燥湿，用淡味药来泄湿邪；火气太过而伤于体内的，主药用咸冷之药，用苦辛之药辅佐，用酸药收敛阴气，用苦药来发散入邪；燥气太过而伤于体内的，主药用苦温之药，用甘辛之药辅佐，用苦味之药泄热；寒气太过而伤于体内的，主药用甘热之药，用苦辛之药辅佐，用咸味之药来泻泄，用辛味之药来温润，用苦味之药来坚实。

黄帝道：讲得好！天气变化时，又怎样呢？岐伯说：厥阴司天，风气偏胜，天空就会尘浊不明，云物被风气鼓荡而纷乱，寒天而行春令，流水不能冻冰。人就易患胃脘当心处疼痛，上撑两胁，膈咽阻塞不通，饮食不下，舌根僵硬，食后就呕吐，冷泄腹胀，溏泄，以及气结成瘕，小便不通等病。蛰虫藏于土中而不去。这些病的根本是在脾脏。如冲阳脉绝，那是胃气已败，就会死亡而不能治愈。

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怫热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烦热，嗌干，右胠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鼽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胕肿，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尺泽绝，死，不治。

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则沈阴且布，雨变枯槁。附肿，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腰脊头项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心如悬。病本于肾。太谿绝，死，不治。

少阳司天：火淫所胜，则温气流行，金政不平。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胕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鼽衄。病本于肺。天府绝，死不治。

怫：憋闷。尺泽：穴名。张景岳：『在胕内廉大纹中，动脉应手，候肺气。』太谿：穴名。王冰：『在足内踝后跟骨上，动脉应手，候肾气。』天府：穴名。张景岳：『在臂臑内廉腋下三寸，动脉应手，候肺气。』

少阴司天，热气偏胜，闷热，大雨将至，君火行其政令。人就易患胸中烦躁而热，咽干，右胁痞满，皮肤疼痛，寒热咳喘等病，由于火热甚而大雨至，唾血，便血，鼻出血，喷嚏，呕吐，小便变色，甚则疮疡浮肿，肩、背、臂、上臂及缺盆等处疼痛，心痛，肺胀，腹大而满，气喘咳嗽，这些病的根本是在肺脏。如尺泽脉绝，那是肺气已败，就会死亡而不能救治。

太阴司天，湿气偏胜，就会阴沉之气密布，雨水太多，反使草木枯槁。人就易患浮肿，骨痛阴痹，阴痹这种病按之不知痛处。腰脊头项疼痛，时常眩晕，大便困难，阴气不能运化，饥饿不愿吃东西，咳唾就有血，心不安宁像悬空一样，这些病的根本是在肾脏。如太溪脉绝，那是肾气已败，就会死亡不能治愈。

少阳司天，火气偏胜，就会温热之气流行，金失其清肃之气，所以不能当令。人就易患头痛，发热恶寒而发疟疾，热气在上，皮肤疼痛，色变黄赤，热传于里，治节不行，变而为水病，身面浮肿、腹满、仰息，泄泻暴注，赤白下痢，疮疡，唾血，心烦，胸中热，甚至鼻中流血，这些病的根本是在肺脏。如天府脉绝，那是肺气已败，就会死亡而不能治愈。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胠胁痛，寒清于中，感而疟。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溏。名木敛生菀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腰痛，丈夫颓疝，妇人少腹痛，目眜，眦疡，疮痤痈。蛰虫来见。病本于肝。太冲绝，死，不治。

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发为痈疡。民病厥心痛，呕血，血泄，鼽衄，善悲，时眩仆。运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满，手热，肘挛，掖肿，心澹澹大动，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嗌干，甚则色炲，渴而欲饮。病本于心。神门绝，死，不治。所谓动气知其藏也。

太冲：穴名。张志聪：『在足太指本节后二寸，动脉应手，候肝气。』神门：穴名，张志聪：『在手掌后锐骨端，动脉应手，候心气。』

阳明司天，燥气偏胜，则草木回春较晚。在人则筋骨发生病变，人就易患左胠胁疼痛，寒气在内脏若再感受外塞，就会发为疟疾，大凉之气使天气反常，易患咳嗽、腹中鸣响，暴注泄泻，大便稀溏。大树枝梢枯敛，而生气郁伏于下，草梢也因之焦干，易患心胁突然剧痛，不能转侧，咽喉发干，面如尘色，腰痛，男子疝，妇人少腹疼痛，眼角昏眜不明，疮疡痤痈等症，蛰虫反而出现。这些病的根本是在肝脏。如太冲脉绝，那是肝气已败，就会死亡不能治愈。

太阳司天，寒气偏胜，寒气就会出其不意地到来，水就要结冰。人体内血液生变，就会发生痈疡，厥逆心痛，呕血，下血，鼻流血，善悲，时常眩晕仆倒。运气遇戊癸火化炎烈，就有暴雨冰雹，易患胸腹满，手热，肘挛急，腋部肿，心悸不安，胸胁胃脘不舒，面赤、目黄，善噫气，口干舌燥，甚至面黑如同烟子，口渴想喝水等病，这些病的根本是在心脏。如神门脉绝，那是心气已败，就会死亡不能救治。所以说，由脉气的搏动，就可以知道脏气的存亡。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写之。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淫同。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以咸写之。

帝曰：善。邪气反胜，治之奈何？岐伯曰：风司于地，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热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火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燥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为利。寒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

平：新校正：『按本论上文云，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外淫于内，所胜治之，故在泉坚贞不屈治，司天曰平也。』湿：新校正：『按上文燥淫于内，治以苦温。此云苦湿者，湿当为温。文注中湿字三，并当作温。又按六元正纪大论亦作苦小温。』邪气反胜：王冰：『不能淫胜于他气，反为不胜之气为邪以胜之。』例如风木司天或在泉而燥金之气反胜。风司于地：王冰：『厥阴在泉，则风司于地。』即厥阴风木司地在泉。清反胜之：张景岳：『凡寅申岁，厥阴风木在泉，而或气有不及，则金之清气反胜之。』余可类推。

黄帝道：好。怎么样治疗呢？岐伯说：由司天之气所胜而致病的，如属风淫所胜，以辛凉之药平其胜气，辅佐以苦甘之药，以甘味药缓其急，以酸味药泄其邪；如属热淫所胜，以咸寒之药平其胜气，辅佐以咸甘之药，以酸味药收敛阴气；如属湿淫所胜，以苦味热性之药平其胜气，辅佐以酸辛之药，以苦味药燥湿，以淡味药渗泄湿邪；如湿邪盛于上部而且有热，就要以苦味温性之药治疗，辅佐以甘辛之药，以汗解法恢复其常态而止；如属火淫所胜，以酸味冷性之药平其胜气，辅佐以苦甘之药，以酸味药收敛阴气，以苦味药发泄火邪，以咸味药恢复阴液，热淫所胜的与此相同；如属燥淫所胜，以苦味温性之药平其胜气，辅佐以酸辛之药，以苦味之药下其燥结；如属寒淫所胜，以辛味热性之药平其胜气，辅佐以甘苦之药，以咸味药泻其寒邪。

黄帝道：好。邪气反胜所致之病，应怎样治疗呢？岐伯说：风气司地，而清肃之金气反胜而乘之。当用酸温之药治之，辅佐以苦甘之药，用辛味药平其正气；热气司地，而寒气反胜而乘之，就用甘味热性之药治之，辅佐以苦辛之药，用咸味药平其正气；湿气司地，而热气反胜而乘之，就用苦味冷性之药治之，辅佐以咸甘之药，用苦味药平其正气；火气司地，而寒气反胜而乘之，就用甘味热性之药治之，辅佐以苦辛之药，用咸味药平其正气；燥气司地，而热气反胜而乘之，就用平味寒性之药治之，辅佐以苦甘之药，用酸味药平其正气，凡是用药以和平为宜。寒气司地，而热气反胜而乘之，就用咸味冷性之药治之，辅佐以甘辛之药，用苦味药平其正气。

帝曰：其司天邪胜何如？岐伯曰：风化于天，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甘苦。热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苦辛。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愦愦欲吐，胃鬲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胠胁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少阴之胜：心下热，善饥，齐下反动，气游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呕逆，躁烦，腹满痛，溏泄，传为赤沃。

其司天邪胜：其病由于司天之气被邪气反胜的。张志聪：『此论六气司天，邪气反胜，宜以所胜之气味平之。』风化于天：即风气司天。以下『热化于天』等仿此。马莳：『大凡巳亥之岁，风化司天，反被金之清所胜。』赤沃：张景岳：『赤沃者，利血、尿赤也。』即下血赤痢之类。

黄帝问：司天之气不足而邪胜的，应如何治疗呢？岐伯说：风气司天而清凉之气反胜而乘之，应用酸温之药治，用甘苦之药辅佐；热气司天，而寒气反胜而乘之，应用甘温之药治，用苦酸辛之药辅佐；湿气司天，而热气反胜而乘之，应用苦寒之药治，用苦酸之药辅佐；火气司天，而寒气反胜而乘之，应用甘热之药治，用苦辛之药辅佐；燥气司天，而热气反胜而乘之，应用辛寒之药治，用苦甘之药辅佐；寒气司天，而热气反胜而乘之，应用咸冷之药治，用苦辛之药辅佐。

黄帝道：六气相胜是怎样的情况？岐伯说：厥阴风气偏胜，就会耳鸣头眩，心中烦乱想吐，胃脘之上及横膈之下，有寒感，大风时起，倮虫不能滋生。人就容易患胠胁之气偏著一边，化而成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之处疼痛，上肢两胁胀满，肠鸣飧泄，少腹疼痛，泄泻赤白，病严重时就要呕吐，膈咽之间阻塞不通。

少阴热气偏胜，就会患心下热，常觉饥饿，脐下还痛，热气通于三焦，炎暑到来，树木流水汁，草类因此枯萎。人们患呕逆烦躁，腹部胀满而痛，大便溏泻，转变成为尿血。

太阴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胠胁：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顶，互引眉间，胃满。雨数至，燥化乃见，少腹满，腰脽重强，内不便，善注泄，足下温，头重，足胫胕肿，饮发于中，胕肿于上。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饥，耳痛，溺赤，善惊，谵妄。暴热消烁，草萎水涸，介虫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胠胁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颓疝。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

太阳之胜，凝凓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疟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囟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热格：张景岳：『热格于上，即热气阻格于上。』『雨数至，燥化乃见』：马莳：『及雨数至之后，则燥化迺见。』新校正云：『根据王冰注此处当有阙文。张景岳则认为『燥』当作『湿』。此说似是。阴中乃疡：张景岳：『太阳之脉，络肾属膀胱，故为阴疡。』即阴部因而患疮疡。

太阴湿气偏胜，火气郁结在人体内，就会酝酿成为疮疡，流散在外，则病发于胠胁，甚则心疼。热气阻隔在上部，就发生头痛、喉痹、项强。如湿气独胜，郁结于里，湿寒之气迫于下焦，就会囟顶痛，牵扯眉间也痛，胃中满闷。时常下雨，于是燥化之象出现，少腹满胀，腰椎沉重强直，温蕴于内，而伸展不利，时常泄泻下注，足下温暖，头部沉重，足胫肿，水饮发于内而上部出现浮肿。

少阳火气偏胜，热邪留于胃，于是出现许多症状，如心烦，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常感饥饿，耳痛，尿赤色，易发惊恐，谵妄。暴热之气消烁万物，草萎黄，水干竭，介虫屈伏不动；在人体上，就产生少腹疼痛、下痢赤白的病。

阳明燥气偏胜，则清凉之气发于内，左胠胁疼痛，泄泻，内则咽嗌窒塞，外则阴囊肿大。大凉之气肃杀，草木变为枯黄，有毛的虫类死亡。在人体上，就要胸中不舒，咽嗌窒塞而且咳嗽。

太阳寒气偏胜，凝肃凛冽之气就要来到，不到结冰之时而水已结冰，羽类之虫延迟生化。发为痔疮、疟疾。寒气入胃，气逆上冲，就会发生心痛，阴部生疮疡，小便不利，疼痛牵引两股内侧，筋肉拘急引缩，血脉凝滞，所以络脉满而色变，或为便血，皮肤因水气郁积而肿，腹中痞满，饮食减少，热气上行，因之头项巅顶脑户等处都感到疼痛，目珠痛如脱出，寒气入于下焦，转变成为水泻。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写之。少阴之胜，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写之。太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写之。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泻之。阳明之胜，治以酸温，佐以辛甘，以苦泄之。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咸写之。

帝曰：六气之复何如？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厥阴之复：少腹坚满，里急暴痛。偃木飞沙，倮虫不荣。厥心痛，汗发，呕吐，饮食不入，入而复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则入脾，食痹而吐。冲阳绝，死，不治。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鼽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焫。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瘖，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哕噫。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疿胗疮疡，痈疽痤痔；甚则入肺，咳而鼻渊。天府绝，死，不治。

治以甘热：新校正：『详此为治，皆先泻热不胜而后泻其来胜。独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为异。疑甘字苦之误也，若云治以苦热，则六胜之治，皆一贯也。』里：王冰：『腹胁之内也。』赤气后化：即火气之行令退迟。张景岳：『阳明先胜，少阳后复也。』

黄帝道：如何治疗呢？岐伯说：厥阴风气所胜之病，用甘凉的药品为主，用苦辛的药辅佐，用酸味药泄其胜气；少阴热气所胜之病，用辛寒的药品为主，用苦咸的药辅佐，用甘味药泄其胜气；太阴湿气所胜之病，用咸热的药品为主，用辛甘的药辅佐，用苦味药泄其胜气；少阳火气所胜之病，用辛寒的药品为主，用甘咸的药辅佐，用甘味药泄其胜气；阳明燥气所胜之病，用酸温的药品为主，用辛甘的药辅佐，用苦味药泻其胜气；太阳寒气所胜之病，用甘热的药品为主，用辛酸的药辅佐，用咸味药泄其胜气。

黄帝道：六气报复致病的情况是怎样的？岐伯说：您问得真仔细啊！厥阴之复，就会产生少腹部坚满，腹胁里拘急，突然疼痛的症状。在自然界就发生树木偃伏，沙土飞扬，倮虫不能发育等现象。在病变上就产生气厥心痛，出汗、呕吐，饮食不入，食入而又吐出，筋骨震颤，目眩，手足逆冷。严重的就会风邪入脾，成为食后吐出的食痹之症。如果冲阳脉绝，那就是死症，无法救治。

少阴之复，烦热从心里发生，烦躁，鼻流血，喷嚏，少腹绞痛，火现于外，身热如焚烧，咽嗌干燥，大小便时下时止，气动于左边而向上逆行于右侧，咳嗽，皮肤痛，突然失音，心痛，神志昏昏不省人事，继则洒浙恶寒，打寒战，妄言乱语，寒过去，又发烧，口渴而想喝水，少气，骨萎弱，肠道梗塞而大便不通，外现浮肿，呃逆嗳气。如少阴火热之气后化，流水不能结冰，热气因之大行，介虫不蛰藏。这时人们多患痱、胗、疮疡、痈疽、痤痔等外证，热邪过甚，就会入肺，发为咳嗽鼻渊。如天府脉绝，就是死症，无法救治。

太阴之复：温变乃举。体重中满，食饮不化；阴气上厥，胸中不便；饮发于中，咳喘有声。大雨时行，鳞见于陆。头顶痛重，而掉瘛尤甚，呕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则入肾，窍写无度。太谿绝，死，不治。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爇，介虫乃耗。惊，瘛，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瘛，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疟，恶寒鼓慄，寒极反热，嗌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胕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尺泽绝，死，不治。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木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胠胁，气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否满，腹胀而泄，呕苦，咳哕，烦心；病在鬲中，头痛；甚则入肝，惊骇筋挛。太冲绝，死，不治。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痞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哕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神门绝，死，不治。

鳞见于陆：王冰：『水居平泽，则鱼游于市。』意思是说雨水暴发而鱼类出现于陆地。鳞，代指鱼类。哕噫：指嗳气。

太阴之复，湿气的病变就发生，身体沉重，胸满，饮食不消化，阴气上逆，胸中不爽快，水饮发于内，咳嗽的声音不断。如大雨时常下降，鱼类游上陆地，人们就会头项痛而重，在受到惊恐或震动的时候，更加厉害，呕吐，不愿动作，啐吐清水，甚则湿邪入肾，泄泻没有节制。如太溪脉绝而不动，就是死症，无法救治。

少阳之复，大热将要来到，枯燥灼热，介虫因而伤耗。人们多患惊恐瘛，咳嗽，衄血，心热烦躁，小便频数，怕风。厥逆之气上行，面色就会像蒙上浮尘，眼睛也潏动引掣。火气内入，就会上为口干，呕逆，或为血溢，下行则为便血。发为疟疾，就有恶寒鼓栗的现象。寒极转热，咽部干燥，渴欲饮水，脸色变为黄赤，少阳脉萎弱。气蒸热化则为水病，转变成为浮肿，甚则邪气入肺，咳而有血。如尺泽脉绝而不动，就是死症，无法救治。

阳明之复，清肃之气大行，众多的树木都苍老枯干，兽类多发生疫病。人们的疾病生于胠胁，其气偏于左侧不舒，时时叹息，甚则产生心痛，痞满，腹胀，泄泻，呕吐，咳嗽，呃逆，烦心。病在膈中，头痛，甚则邪气入肝，而发生惊惧、痉挛等症。如太冲脉绝而不动，就是死症，无法救治。

太阳之复，则寒气上行，水结冰，天下雪。禽类因此死亡。人们多患心胃生寒气，胸中不舒适，心痛，痞满，头痛，多伤惧，经常眩晕仆倒，纳食减少，腰椎疼痛，屈伸极不方便。如地裂，冰厚而坚，阳光不显温暖，人们就会少腹痛，牵引睾丸，连腰脊都痛，逆气上冲于心，唾出清水，呃逆嗳气，甚则邪气入心，发生善忘善悲的现象。如神门脉绝而不动，就是死症，无法救治。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泻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复，治以咸寒，佐以苦辛，以甘写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以咸耎之。太阴之复，治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泻之，燥之、泄之。少阳之复，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咸耎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发不远热，无犯温、凉。

少阴同法。阳明之复，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补之。太阳之复，治以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坚之。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耎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写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

发不远热：新校正：『按天元正纪大论：发表不远热。』归其所宗：王冰：『宗，属也。调不失理，则余之气，自归其所属。』

黄帝道：讲得好！怎样治疗呢？岐伯说：厥阴之复气所致的病，主药用酸寒药，辅药用甘辛药，用酸药泄其邪，用甘药缓其急；少阴之复气所致的病，主药用咸寒药，辅药用苦辛药，用甘药泄其邪，用酸味药收敛，用辛苦药发散，用咸药软坚；太阴之复气所致的病，主药用苦热药，辅药用酸辛的药，用苦药泄其邪，燥其湿，或泄其湿邪；少阳之复气所致的病，主药用咸冷药，辅药用苦辛药，用咸药软坚，用酸药收敛，用辛苦药发汗，发汗之药不必避忌热天，别用温凉的药。

少阴之复气所致的病，用发汗之药与此同法；阳阴之复气所致的病，主药用辛温药，辅药用苦甘药，用苦药渗泄，用苦药发散，用酸药补虚；太阳之复气所致的病，主药用咸热药，辅药用甘辛药，用苦药以坚其气。凡治各种胜气复气所致的病，属于寒的用热药，属于热的用寒药，属于温的用清凉药，属于凉的用温性药，元气耗散的用收敛药，气抑郁的用疏散药，气燥的用滋润药，气急的用缓和药，病邪坚实的用软坚药，气脆弱的用固本药，衰弱的用补药，亢盛的用泄药，使五脏之气各安其所，清静无所扰乱，病气自然就会消减，那么其余也就各归其类属，无所偏胜，恢复到正常。这就是治疗上的大体方法。

帝曰：善。气之上下何谓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气三矣，天之分也，天气主之。身半以下，其气三矣，地之分也，地气主之。以名命气，以气命处，而言其病。半，所谓天枢也。故上胜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胜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所谓胜至，报气屈伏而未发也。复至，则不以天地异名，皆如复气为法也。帝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乎？岐伯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

帝曰：愿闻其道也。岐伯曰：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帝曰：善。复已而胜何如？岐伯曰：胜至则复，无常数也，衰乃止耳。复已而胜，不复则害，此伤生也。帝曰：复而反病，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复其胜，则主胜之，故反病也。所谓火燥热也。

其气三：王冰：『司天者，其气三，司地者，其气三。』按身半以上之『其气三』，指初之气至三之气，为司天所主；身半以下之『其气三』，指四之气至终之气，为在泉所主。『半，所谓天枢也』：王冰：『当伸臂指天，舒足指地，以绳量之，中正当脐也。故又曰半，所谓天枢也。天枢，正当脐两膀，同身寸之二寸也。』以地名之：即以地气之名来命名人身受病的脏器。张志聪：『如身半以上之木火气胜，而身半以下之土金木三气俱病，以地名之，谓病之在地也。』即以地气之名来命名人身受病之藏气。以天名之：即以天气之名来命名人身受病的脏器。张志聪：『如身半以下之土金水胜，而身半以上之木火气病者，以天名之，谓病之在天也。』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张志聪：『木火土金水，四时有定位，而胜复之气，不随所主之本位而发，故气不可必也。』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张志聪：『如火气复而乘于金位，金气复而乘于火位，皆居非其位，不相得也。』火燥热也：马莳：『如少阴为君火，阳明为燥金，少阳为暑热。今少阴少阳在泉，则火居水位；阳明司天，则金居火位。故火复其胜，则水居位；金复其胜，则火主胜之。此正居非其位，气不相得，而火复其胜，则主反胜之之谓。惟火燥热之三气乃尔也。』

黄帝道：人体的气有上下之分，情况如何？岐伯说：身半以上，其气有三，属于人身应天的部分，是司天之气主持的；身半以下，其气有三，属于人身应地的部分，是在泉之气主持的。用上下来指明它的胜气和复气，用六气来指明人身的部位而说明疾病。所谓『身半』，指天枢而言。所以上部的三气胜而下部的三气都病的，以地气的名称，来称呼所受的疾病；下部的三气胜而上部的三气都病的，以天气的名称，来称呼所受的疾病。以上是指胜气到来，报复之气尚屈伏未发的情况而言，而复气到来时，就不以司天在泉之气来分别其病名，而应根据复气的变化来确定病名。黄帝道：胜气复气的变化，有一定的时候吗？气的来与不来有一定的规律吗？岐伯说：四时有一定的常位，而胜复之气来与不来，却并不是一定的。

黄帝道：希望听听这其中的原理。岐伯说：初之气到三之气，是天气所主持，是胜气常见的时位；四之气到终之气，是地气所主持，是复气常见的时位。有胜气才有复气，没有胜气就没有复气。黄帝道：有时复气已退而胜气又发生，这是什么原因？岐伯说：胜气到来，就会有复气，这本无一定的规律，直到气衰才会止住。复气之后又有胜气发生，如胜气后而没有复气相应发生就会为害，能够伤人生命。黄帝道：有复气至而复气本身反病的，是什么原因？岐伯说：这是复气到来的时节，不是它的时令的正位，其气与其位不能相得的缘故。复气若大复其胜气，那么复气本身就虚，而主时之气又胜它，所以复气反而自病，这是对火、燥、热三气来说的。

帝曰：治之何如？岐伯曰：夫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夺之。皆随胜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此其道也。帝曰：善。客主之胜复奈何？岐伯曰：客主之气，胜而无复也。帝曰：其逆从何如？岐伯曰：主胜逆，客胜从，天之道也。

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咳；主胜，则胸胁痛，舌难以言。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瞀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胕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太阴司天：客胜，则首面胕肿，呼吸气喘；主胜，则胸腹满，食已而瞀。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胗外发，及为丹熛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嗌肿，耳聋血溢，内为瘛疭；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阳明司天：清复内余，则咳衄嗌塞，心鬲中热。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太阳司天：客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主胜，则喉嗌中鸣。

丹熛：丹毒一类的病症。病名，丹毒之类。张志聪：『即赤游发于外，而欲游于内者也。』清复内余：因为阳明司天为金气居火位，没有客胜之名，而清气仍复内余。张志聪：『清肃之客气入于内，而复有余于内也。』白血：王冰：『谓咳出浅红色血，似肉似肺者，五卯五酉岁也。』是血液夹有它物者。灵枢营卫生会篇：『营气化血。』马莳：『夫营气者，阴气也。阴气既衰，不能化血，而仅有白血。』

黄帝道：治疗的方法怎样？岐伯说：胜气所造成的疾病，轻微的顺着它，严重的制止它；复气所致的疾病，和缓的加以平调，暴烈的就削弱它。总而言之，要随顺其胜气，安定那被抑伏之气，不必管用药的次数，以和平为止点，这就是治疗的原则。黄帝道：客气和主气的胜复如何？岐伯说：客气与主气二者之间，仅有胜没有复。黄帝道：其逆顺怎样区别？岐伯说：主气胜是逆，客气胜是顺，这是天地间的规律。

黄帝道：其发生的病状是怎样的？岐伯说：厥阴司天，客气胜就患耳鸣眩晕，甚则咳嗽；主气胜就病胸胁疼痛，舌强难以说话。少阴司天，客气胜就患鼽嚏，颈项强，肩背发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昏，甚则浮肿、血溢、疮疡，咳嗽气喘；主气胜就病心热烦躁，甚至胁痛胀满。太阴司天，客气胜就患头面浮肿，呼吸气喘；主气胜就病胸腹满，进食之后，精神昏乱。

少阳司天，客气胜就患丹疹发于皮肤，也许成为丹毒疮疡、呕逆、喉痛、头痛、咽肿、耳聋、血溢，内证是手足抽搐；主气胜就患胸满、咳嗽、仰息，甚至咳而有血，手热。阳明司天，肃之气有余于内，就患咳嗽，衄血，嗌咽窒塞，心膈中热，咳嗽不止，面白，血出不停者死。太阳司天，客气胜就患胸中不快，流清涕，感寒则咳嗽；主气胜就病喉嗌中鸣响。

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瘛，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併，腰腹时痛。少阴在泉：客胜，则腰痛，尻股膝髀腨足病瞀热以酸，胕肿，不能久立，溲便变；主胜，则厥气上行，心痛，发热，鬲中，众痹皆作，发于胠胁，魄汗不藏，四逆而起。太阴在泉：客胜，则足痿下重，便溲不时，湿客下焦，发而濡写，及为肿隐曲之疾；主胜，则寒气逆满，食饮不下，甚则为疝。

少阳在泉：客胜，则腰腹痛而反恶寒，甚则下白溺白；主胜，则热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发热，格中而呕。少阴同候。阳明在泉：客胜，则清气动下，少腹坚满而数便写；主胜，则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为鹜溏，则寒厥于肠，上冲胸中，甚则喘不能久立。太阳在泉：寒复内余，则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胫足膝中痛。

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适其寒温。同者逆之，异者从之。

繇并：繇并，形容筋骨振摇强直。灵枢根结篇：『骨繇者，节缓而不收也。』张景岳：『繇，摇同。并，挛束不开也。』下白溺白：马莳：『大便下白，而滋亦下白。』寒复内余：张景岳：『丑未年太阳在泉，以寒水之容而加于金水之主。』则为水居水位，无主客之胜的分别，故不说主胜或客胜，而统以寒复内余概之。高：张志聪：『谓主气之逆于上也。指上冲。』张景岳：『高者抑之，欲其降也；下者举之，欲其升也。』同者逆之，异者从之：张景岳『客主同气者，可逆而治之；客主异气者，或从于客，或从于主也。』

厥阴在泉，客气胜就患大关节不利，在内就发生痉挛僵直抽搐，在外就发生动作不便的现象；主气胜就患筋骨摇动强直，腰腹经常疼痛。少阴在泉，客气胜就患腰痛，尻、股、膝、髀、腨、胻、足等部位都不舒服，无规律地灼热而酸，浮肿不能久立，二便变色；主气胜就患逆气上冲，心痛生热，膈部诸痹都可出现，病发于胠胁，汗多不藏，四肢因之而致厥冷。太阴在泉，客气胜，就发生足痿之病，下肢沉重，二便不能正常，湿留下焦，就发为濡泻以及浮肿隐曲之疾；主气胜就会寒气上逆、痞满，饮食不多，甚至发生疝痛之病。

少阳在泉，客气胜就患腰腹痛，恶寒，甚至二便色白；主气胜就会热反上行而侵犯到心部、心痛生热，格拒于中，呕吐，其他各种症候与少阴在泉所致者相同。阳明在泉，客气胜则清凉之气扰动于下，少腹坚满，屡次便泻；主气胜就患腰重腹痛，少腹部生寒气，在下大便溏泻，寒气逆于肠胃，上冲胸中，甚则气喘不能久立。太阳在泉，寒复内余，就会腰、尻疼痛，屈伸感到不便，股、胫、足、膝中疼痛。

黄帝道：应该如何治疗？岐伯说：上冲的抑之使下，陷下的举之使升，有余的泄其实，不足的补其虚，再佐以有利的药物，调以恰当的饮食，使主客之气平和，而适和其寒温。客主同气的，是胜气偏甚，可逆而折之；若客主异气的，当视其偏强偏弱之气从而调之。

帝曰：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气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从之，余以知之矣。其于正味何如？岐伯曰：木位之主，其写以酸，其补以辛。火位之主，其写以甘，其补以咸。土位之主，其写以苦，其补以甘。金位之主，其写以辛，其补以酸。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写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写之，以咸收之。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写之，以甘缓之。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写之，以咸耎之。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写之，以苦泄之。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写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帝曰：善。愿闻阴阳之三也何谓？岐伯曰：气有多少异用也。帝曰：阳明何谓也？岐伯曰：两阳合明也。帝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

正味：张景岳：『五行气化补泻之味，各有专主，故曰正味。此不特客主之气为然，凡治诸胜复者皆同。』木位之主：王冰：『木位，春分前六十一日，初之气也。』主，是主气。木位，即初之气厥阴风木之位。木位之主就是由于厥阴主气所胜者。金位土位等仿此。两阳合明：高士宗：『有少阳之阳，太阳之阳，两阳相合而明，则中有阳明也。』两阴交尽：高士宗：『由太而少，则终有厥明，有太阴之阴，少阴之阴，两阴交尽，故曰厥阴。』

黄帝道：治寒用热，治热用寒，主客气相同的用逆治，相反的用从治，我已经懂得了。然而对于五行补泄的正味来说又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厥阴风木主气所致的，就用酸味泄之，用辛味补之；少阴君火与少阳相火所致的，就用甘味泄之，用咸味补之；太阴湿土主气所致的，就用苦味泄之，用甘味补之；阳明燥金主气所致的，就用辛味泄之，用酸味补之；太阳寒水主气所致的，就用咸味泄之，用苦味补之。厥阴客气为病，补用辛味，泄用酸味，缓用甘味；少阴客气为病，补用咸味，泄用甘味，收用咸味；太阴客气为病，补用甘味，泄用苦味，缓用甘味；少阳客气为病，补用咸味，泄用甘味，软坚用咸味；阳明客气为病，补用酸味，泄用辛味，泄下用苦味；太阳客气为病，补用苦味，泄用咸味，坚用苦味，润用辛味。这都是为了疏通腠理，引致津液，宣通阳气啊。

黄帝道：听说阴阳各有三，这是什么道理？岐伯说：这是因为阴阳之气有多有少，它的功用也各不相同。黄帝道：阳明是什么意思？岐伯说：太阳、少阳二阳合明，所以称为阳明。黄帝道：厥阴是什么意思？岐伯说：太阴、少阴之气交尽，所以称为厥阴。

帝曰：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奈何？岐伯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

是故平气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缓急：王冰：『藏位有高下，府气有远近，病证有表里，约用有轻重，调其多少，和其紧慢。』按缓急即紧慢也。君、臣：张景岳注：『主病之谓君，君当倍用，佐君之谓臣，臣以助之。』『奇、偶』：奇是单数，偶是双数。奇从阳，偶从阴。近者奇之，远者偶之：张景岳注：『近者为上为阳，故用奇方，用其轻而缓也；远者为下为阴，故用偶方，用其重而急也。』补上治上制以缓：张景岳注：『欲其留布上部也。』补下治下制以急：张景岳注：『欲其直达下焦也。』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张景岳注：『故欲急者，须气味之厚；欲缓者，须气味之薄。故制缓反而气味厚，则峻而去速，用急方而气味薄，则柔而不前。』中道气味之者：中道，李念莪注作胃；之，《辞源》释作至。中道气味之者，就是药物的气味到了胃中。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其说有二：一、马莳：『彼病所远而药食气味止于中道，无越制度，自然能至远所矣。』二、张志聪：『病所远者，谓病之在上在下而远于中胃者也。中道气味之者，谓气味之从中道而行于上下也。故当以药食并用而制度之。如病之在上而远于中者，当先食而后药，病在下而远于中者，当先药而后食，以食之先后而使药味之过于上下也，是故上下之病近于中道而用奇方偶方者，制小其服，病远于中而用奇方偶方者，宜制大其服。』食而过之：过释作责，就是进食以督责其下达。李念莪注：『欲其远者，药在食前，则食坠药而疾走于下。』近而奇偶，制小其服；远而奇偶，制大其服：李念莪认为：『「近」「远」，是指「近病」「远病」。「奇」「偶」，是指「奇方」「偶方」相兼之法。制小其服，小则数多，数多则分量轻，性力缓，仅及近病也。制大其服，大则数少，数少则分量重，性力专，而直达远病也。』重方：重读虫。张景岳注：『奇偶迭用，是谓重方。』反佐以取之：张景岳注：『反佐者，谓药同于病，顺其性也，如以热治寒，而寒拒热，则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热，而热格寒，则反佐以热而入之；又如寒药热服，借热以行寒，热药寒服，借寒以行热，盖欲因势而利导之耳。』李时珍：『谓热在下而上有寒邪格拒，则寒药中入热药为佐，下膈之后，热气既散，寒性随发也；寒在下而上有浮火拒格，则热药中入寒药为佐，下膈之后，寒气既消，热性随发也，此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之妙也。』寒热温凉：药物的四种性质，如温药有强壮性，热药有兴奋性，凉药有镇静性，寒药有抵制性。

黄帝道：气有多少的不同，病有盛衰的不同，治法有应缓应急的不同，处方有大小的不同，希望听听划分它们的依据是什么。岐伯说：邪气有高下之别，病有远近之分，症状表现，有在里在外之异，所以治法就需要有轻有重，总而言之，以药力达到病所为准则。《大要》说：君药一味，臣药二味，是奇方之法；君药二味，臣药四味，是偶方之法；君药二味，臣药三味，是奇方之法；君药二味，臣药六味，是偶方之法。

病在近所用奇方，病在远所用偶方；发汗之剂不用奇方，攻下之剂不用偶方；补上部、治上部的方制宜缓，补下部、治下部的方制宜急；气味迅急的药物其味多厚，性缓的药物其味多薄，方制用药要恰到病处，就是指此而言。如果病所远，而在中道药的气味就已缺乏，就当考虑食前或食后服药，以使药力达到病所，不要违背这个规定。

所以平调病气的规律是：如病所近，不论用奇方或偶方，其制方服量要小；如病所远，不论用奇方或偶方，其制方服量要大。方制大的，是药的味数少而量重；方制小的，是药的味数多而量轻。味数多的可至九味，味数少的仅用到二味。用奇方而病不去，就用偶方，这叫做重方；用偶方而病仍不去，就用反佐之药以顺其病情来治疗，这就属于反用寒、热、温、凉的药来治疗了。

帝曰：善。病生于本，余知之矣。生于标者，治之奈何？岐伯曰：病及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

帝曰：善。六气之胜，何以候之？岐伯曰：乘其至也。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所谓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虚，则邪甚也。失时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则病危矣。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

帝曰：其脉至何如？岐伯曰：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沈。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

本：指风、热、湿、火、燥、寒六气。张志聪：『本者，生于风热湿火燥寒六气。』标：张志聪：『标者，生于三阴三阳之气也。』如及阳为诸阳之首，而本于寒水等。年之虚：指主岁之气不及的年份。乘年之虚：张志聪：『主岁之气不及也。』如木运不及，则满气胜之等。失时之和：张志聪：『亦四时之气衰也。』如春气不足，则秋气胜之等。遇月之空：王冰：『谓上弦前，下弦后，月轮中空也。』

黄帝道：病生于本的，我已经明白了。病生于标的怎样治疗呢？岐伯说：与本病相反的，就可知道这是标病。在治疗时不从本病着眼，那就明白了治标的方法。

黄帝道：六气的胜气，怎样诊察呢？岐伯说：这要趁六气到来的时候观察。清肃之气大来，是燥气之胜，燥胜则风木受邪，肝病就发生了。热气大来，是火气之胜，火偏胜则金燥受邪，肺病就发生了。寒气大来，是水气之胜，水偏胜则火热受邪，心病就发生了。湿气大来，是土气之胜，土偏胜则寒水受邪，肾病就发生了。风气大来，是木气之胜，木胜则上湿受邪，脾病就发生了。这些都是所谓感邪而生病的。如果正当岁气不足之年，则邪气更甚；如主时之气不和也使邪气更甚；遇月廓空的时候也使邪气更甚。以上三种情况，如果再感受邪气，病就很危险了。凡是有了胜气，相继而来的必定是报复之气。

黄帝道：六气到来时，脉的体象如何？岐伯说：厥阴之气到来，其脉就应表现为弦；少阴之气到来，其脉应表现为钩；太阴之气到来，其脉应表现为沉；少阳之气到来，其脉应表现为大而浮；阳明之气到来，其脉应表现为短而涩；太阳之气到来，其脉应表现为大而长。气至而脉和是正常的，气至而脉太盛的是病，气至而脉相反的是病，气至而脉不至的是病，气未至而脉已至的是病，阴阳之气变易而脉象交错就很危险了。

帝曰：六气标本所从不同，奈何？岐伯曰：气有从本者，有从标本者，有不从标本者也。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帝曰：脉从而病反者，其诊何如？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帝曰：诸阴之反，其脉何如？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

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逆，正顺也；若顺，逆也。

少阳太阴从本：因为少阳之本为火，太阴之本为湿，本末同。少阴太阳从本从标：少阴之本热，其标阴；太阳之本寒，其标阳，本末不同。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阳明之中太阴，厥阴之中少阳，本末与中不同。化：王冰：『化谓气化之元主也，有病以元主气用寒热治之。』

黄帝道：六气的标本，变化不同，是什么原因？岐伯说：六气有从本化的，有从标本的，有不从标本的。黄帝道：我希望全面了解这个道理。岐伯说：少阳太阴从本化，少阴太阳既从本又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而从其中气。从本的，是因为病邪生于本气。从标从本的，是因为病的发生有从本的，也有从标的。从中气的，是因为病的发生基于中气。

黄帝道：脉象从而病相反的，如何诊断呢？岐伯说：脉至与症状相一致，但按之不鼓动而无力的，这就不是真正阳病，各种阳证阳脉都是这样。黄帝道：凡是阴证而相反的，其脉象怎样？岐伯说：脉至与病症相一致，但按之鼓指而极盛的，这就不是正阴病。

所以各种疾病的起始，有发生于本气的，有发生于标气的，有发生于中气的。在治疗上有治其本气而得愈的；有治其标气而得愈的，有治其中气而得愈的，也有标气本气兼治而得愈的。有逆其势而治愈的，有从其情而治愈的。逆，是逆病之情，在治疗上是正治顺治。若顺治，表面虽似顺，其实却是逆。

故曰：知标与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顺，正行无问。此之谓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足以乱经。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同气异形，迷诊乱经。此之谓也。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

帝曰：胜复之变，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胜者，胜至已病，病已，愠愠而复已萌也。夫所复者，胜尽而起，得位而甚。胜有微甚，复有少多，胜和而和，胜虚而虚，天之常也。

帝曰：胜复之作，动不当位，或后时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夫气之生与其化，衰盛异也。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此之谓也。

早晏：早晚的意思。愠愠：愠通『蕴』，积聚的意思。张景岳：『音醖，缊积貌』。按此处作郁伏蓄积解。位：指时位。四维：张景岳：『辰戌丑未之月也。』即指春之温在三四月，夏之暑在五六月，秋之凉在九十月，冬之寒在十二月与正月。斥候：侦察，伺望之意。

所以说：知道标与本，在临证时，就能没有危害，明白逆治顺治的道理，就尽管施行治疗而无须询问，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这些道理，就不能谈诊断，却足以扰乱经气。所以《大要》上说：庸医沾沾自喜，以为所有病症都已知道了，但一结合临证，他谈论热证尚未终了，寒病征象又开始显现出来了，他不懂得同是一气而所生病变不同，于是心中迷惑，诊断不清，扰乱了经气，就是这个意思。标本的道理，简要而应用极广，从小可以及大，通过一个例子可以明白一切病的变化。所以明白了标与本，就容易治疗而不会发生损害；观察属本还是属标，就可使病气调和。明确懂得六气胜复的道理，就可以作为一般医生的榜样，同时对于天地变化之道也就完全了解了。

黄帝道：胜气、复气的变动，有早有晚，情况怎样？岐伯说：所谓胜气，胜气到来时人已经病了，而病气蓄积的时候，复气就已经萌发了。那复气，在胜气终了时它乘机而起，得其时位，就会加剧。胜气或轻或重，复气有少有多，胜气平和，复气也就平和，胜气虚，复气也虚，这是天气变化的常规。

黄帝道：胜复的发作，有时并不恰合它的时位，有的后于时位而来，这是什么缘故？岐伯说：这是因为六气的发生变化，都有衰和盛的不同。寒暑温凉盛衰的作用，表现就在四维。所以阳气的发动，开始于温暖而极盛于暑热，阴气的发动，开始于清凉而极盛于寒冽，春夏秋冬的气候，各有差别。所以《大要》上说：春天的温暖，发展而为夏天的暑热，秋天的清肃，发展而为冬天的凛冽。谨慎按照四维的变化，侦察其气候的回归，这样，可以见到气的终了，可以知晓气的开始。就是这个意思。

帝曰：差有数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帝曰：其脉应皆何如？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时而去也。《脉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涩，秋不数，是谓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涩甚曰病，数甚曰病。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气之相守司也，如权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阴阳之气，清静则生化治，动则苛疾起。此之谓也。

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两阴交尽，故曰幽；两阳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异也。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气至之谓至，气分之谓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

两阴：指太阴和少阴。两阳：指太阳和少阳。分至：指春分与秋分，夏至与冬至。张景岳：『分，言春秋二分；至，言冬夏二至。』即春分与秋分，夏至与冬至。至则气同，分则气异：夏至当三气之中，冬至当终气之中，而秋分位于四气与五气之间，春分位于初气与二气之间。所以『至则气同，分则气异』。王冰：『冬夏二至是天地气主岁，至其所在也；春秋二分是间气，初、二、四、五四气各分其政于主岁左右也。』

黄帝道：四时气候的变迁，它的差别有常数吗？岐伯说：大概是三十天的光景。黄帝道：其脉的相应，都是什么？岐伯说：差分之脉见于脉象，与正常的相同，只不过在判断时，将所差的时数去掉而已。《脉要》说：春脉毫无沉象，夏脉毫无弦象，冬脉毫无涩象，秋脉毫无数象，叫做四时之气闭塞。沉而太过的是病脉，弦而太过的是病脉，涩而太过的是病脉，数而太过的是病脉，脉气乱而参差的是病脉，气已去而脉复见的是病脉，气未去而脉先去的是病脉，气去而脉不去的是病脉，脉与气相反的是死脉。所以说四时之气相互联系，各有其职，就像秤砣与秤杆一样，缺一不可。阴阳之气，清静时就会生化安宁，变动时就会产生疾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道：什么是幽明？岐伯说：两阴之气都尽就称作幽；两阳之气相合就称为明。幽明的配合，成为寒暑的不同。黄帝道：分至是什么原因？岐伯说：气来叫做至，气去叫做分，气至之时其气是相同的，气分之时其气是不相同的，这就是天地的一般规律。

帝曰：夫子言春秋气始于前，冬夏气始于后，余已知之矣。然六气往复主岁不常也，其补写奈何？岐伯曰：上下所主，随其攸利。正其味，则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阳之主，先甘后咸。阳明之主，先辛后酸。太阳之主，先咸后苦。厥阴之主，先酸后辛。少阴之主，先甘后咸。太阴之主，先苦后甘。佐以所利，资以所生。是谓得气。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经言：盛者写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汙，工巧神圣，可得闻乎？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

上下所主：张景岳：『司天在泉，上下各有所主。』即指司天在泉之气。攸利：攸作所字解，攸利就是所宜。之化之变：王冰：『静而顺者为化，动而变者谓变，故曰之化之变也。』桴 ：张景岳：『音孚，鼓搥也。』拔刺雪汙：汙，即污。雪污，就是洗雪污点。马莳：『刺虽久犹可拔也，汙虽久犹可雪也。』工巧神圣：雕经：『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此处当作诊断的方法来解释。

黄帝道：你说春秋之气开始于前，冬夏之气开始于后，这我已经知晓了。但是六气往复运动，主岁之气又变换无常，其补泄的方法应怎样？岐伯说：司天在泉，上下都有所主，应该随其所利而用补泄，考虑适宜的药物就是治疗的要点。左右间气的治法与此相同。《大要》说：少阳主岁，先用甘药，后用咸药；阳明主岁，先用辛药，后用酸药；太阳主岁，先用咸药，后用苦药；厥阴主岁，先用酸药，后用辛药；少阴主岁，先用甘药，后用咸药；太阴主岁，先用苦药，后用甘药。辅以有利的药物，资助其生化之机，这样就算是适应了六气。

黄帝道：大凡各种疾病，都生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化与变，医书里说，盛就应该泄，虚就应该补。我把这些方法教给医生，而医生运用后还不能收到十全十美的效果。我想使这些重要的理论得到普遍的运用，能够收到桴鼓相应的效果，好像拔除棘刺、洗雪污浊一样，使一般医生能够达到工巧神圣的程度，可以讲给我听吗？岐伯说：仔细观察疾病的法则，不违背调和六气的原则，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帝曰：愿闻病机何如？岐伯曰：诸风掉胘，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慄，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

诸风：『诸』字可作『一般』解释。『风』是指风病，但是风病的范围很广，简单地说，有内外风两种。这里所指的『风』是指能够引起眩晕支援抽搐的风病，是属于内风的一种。又由于病因不同，又有虚实的分别。它与外感的风病有根本性的不同。掉胘：掉，摇晃；掉胘，眩晕旋转之意。刘河间注：『掉，摇也。』胘：王冰注：『胘，晕也。』刘河间注：『胘，昏乱旋转。』寒：可分内寒与外寒。收引：指筋脉痉挛的样子。王冰注：『收，敛也；引，急也。』收引就是筋脉挛急，关节屈伸不利。郁：气逆、喘急；郁，闷。膹郁：张景岳注：『膹，喘急也；郁，痞闷也。』膹郁即呼吸迫促，胸部闷塞的意思。肿满：《医经精义》注：『肿在皮肤四肢，满在腹内胀塞。』肿满指浮肿胀满而言。诸热：唐容川注：『诸热指发热、恶热、瘟、暑等症而言。』瞀瘛：瞀，读茂或务，心中昏闷，即神志朦胧的意思；瘛，抽搐。张景岳：『瞀，昏闷也；瘛，抽掣也。』厥固泄：厥，在病症中指昏厥和肢厥；固，二便不通；泄，二便泄利、失禁。痿：《医经精义》注：『痿有两症：一是肺痿，肺叶焦举，不能通调津液，则为虚劳咳嗽；一是足痿，胫枯不能行走，则为足痿。』喘呕：张景岳注：『气急曰喘，吐而有声有物曰呕。』后世谓有声无物曰呕。上：指肺而言。禁鼓慄：禁，通『噤』，指口禁不开，牙关紧闭之意；鼓慄，是战栗的样子。如丧神守：指寒战等一些躯体动作不能控制，有如神明不能主持，非常惶恐不安。痉：《中国医学大辞典》载：『痉，身体强直也。』项强：《中国医学大辞典》载：『项强，颈项强直，不能转侧也。』逆：凡是机能本来向下，因病反而向上的叫逆。冲上：突然向上之意，如呕吐、呃忒之类。胀：刘河间注：『胀，肿胀也。』胀是一种皮肤浮肿的现象。躁：张景岳注：『躁，烦躁不宁也。』躁动不安的意思。狂：张景岳注：『狂，狂乱也。』就是狂妄。越：张景岳注：『越，失常度也。』即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的意思。暴强直：暴，是突然的意思，指突然发生的全身筋脉挛急。强直：张景岳注：『筋病强劲不柔和也。』鼓之如鼓：张景岳说：『鼓之如鼓，胀而有声也。』所谓有声，如腹胀肠鸣等。前一鼓字是动词，即敲打的意思；后一鼓字是形容词，好像敲鼓一样的空响。胕肿：指皮肉肿胀溃烂。胕：《医经精义》注：『胕同跗，即足背。』酸：酸与痠同。诸转反戾：《医经精义》注：『转，左右旋转也。反，角弓反张。』说文注：『戾，曲也，从犬出户下。』转反戾，即由于筋脉扭曲，使肢体出现扭曲、反张等状态，与抽搐不同。水液：水液作小便解。张氏类经注：『水液者，上下所出皆是也。』澄澈清冷：澄澈透明，水液清稀而又寒冷的意思。暴注：注，水流射也。暴注是像喷射一样的腹泻。下迫：迫，逼迫的意思。下迫是形容下痢时直肠及肛门所发生的窘急感觉。病机：机是机要。一种病的发生都有它的一定的症状，这种症状就是诊断的根据。内经曾把一般症状分类作为临床的初步印象，称为病机。这就是说，在治疗之前，应该小心谨慎地诊察发病的因素和发病的关键。各司其属：张志聪注：『此言所发生之病机，各有五脏之所属。』也就是说属于病机那一条。有者求之，无者求之：马莳注：『有其病化者，恐其气之假，故有者求之；无其病化者，恐其邪隐于中，故无者求之。』这是推求病因的总纲。盛者责之，虚者责之：责，求也。马莳注：『其病之化似盛者，恐其盛之未的，故盛者必责之。其病之化似虚者，恐其虚之未真，故虚者亦必责之。』掌握病因之后，首先要分清虚实，这是治疗前『谨守病机』的主要环节。五胜：运气常说里的一个名词。指五运的胜复，它根据五行相胜（包括相生相克）的原则，结合人身五脏来考虑疾病治疗法则的根据。

黄帝道：希望听您说说病机是什么。岐伯说：凡是因风病而发生的颤动眩晕，都属于肝；凡是因寒病而发生的筋脉拘急，都属于肾；凡是因气病而发生的烦满郁闷，都属于肺；凡是因湿病而发生的浮肿胀满，都属于脾；凡是因热病而发生的视物昏花，肢体抽搐，都属于火；凡是疼痛、搔痒、疮疡，都属于心；凡是厥逆，二便不通或失禁，都属于下焦；凡是患喘逆呕吐，都属于上焦；凡是口噤不开，寒战、口齿叩击，都属于火；凡是痉病颈项强急，都属于湿；凡是气逆上冲，都属于火；凡是胀满腹大，都属于热；凡是躁动不安，发狂而举动失常的，都属于火；凡是突然发生强直的症状，都是属于风邪；凡是病而有声如肠鸣，在触诊时，发现如鼓音的，都属于热；凡是浮肿、疼痛、酸楚，惊骇不安，都属于火；凡是转筋挛急，排出的水液浑浊，都属于热；凡是排出的水液感觉清亮、寒冷，都属于寒；凡是呕吐酸水，或者突然急泄而有窘迫的感觉，都属于热。因此《大要》说：要谨慎地注意病机，了解各种症状的所属，有五行之邪要加以推求，没有五行之气也要加以推求，如果是盛要看为什么盛，如果是虚要看为什么虚。一定得先分析五气中何气所胜，五脏中何脏受病，疏通其血气，使其调和畅通，而归于平和，这就是所谓疾病的机理。

帝曰：善。五味阴阳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耎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帝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

帝曰：请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

涌：上吐。泄：下泄。涌泄：张景岳：『涌，音湧，如泉涌也。涌，吐也；泄，泻也。』渗泄：渗泄是渗利小便。『渗泄』：张景岳：『利小便及通窍也。』六者：指辛、甘、酸、苦、咸、淡。收、散、缓、急、燥、润、软、坚：张景岳注：『辛主散主润，甘主缓，酸主收主急，苦主燥主坚，咸主软，淡主渗泄。』非调气而得者：张景岳：『病有不同于气而得者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是一般正治的方法，即用温热的药治疗寒症，用寒凉的药物治疗热症。寒病用热药，热病用寒药。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微和甚，指病势而言。指病情清浅得单纯没有假象，治疗药物性质要与疾病外在表现相反，如表现为热，就用寒药，这种方法就是『逆之』；病情很重的往往表现出与疾病性质本身相反的假象，治疗时药物的属性可能与疾病外在表现的偏性一致，例如大寒表现的发热，还要用温药治疗，这就是『从之』。张景岳注：『病之微者，如阳病则热，阴病则寒，其形易见，其病则微，故可逆之，病之正者，如热极反寒，寒极反热，假证难辨，其病则甚，故当从之。』这说明病势在正常情况下发展的叫微，可用正治的方法，在变常情况下发展的叫甚，可用反治的方法。坚：指人体某些部位肿块而且坚硬拒按者而言。客：古人称正气为主，邪气为客。劳：由积久劳损而起，包括许多慢性疾病的中期或后期而言。结：积聚也。留：指病邪留而不去的意思。温、濡、逸、行：汪认庵注：『温，养也；濡，润也；逸，安逸也；行，行动也。』上、下、摩、薄、劫：上，吐也；下，泻也；摩，以手按摩也；薄，迫也；劫，夺也。适事为故：适当择用为是的意思。

黄帝道：药物五味、阴阳的作用是怎样的？岐伯说：辛、甘味的药性是发散的，属阳；酸、苦味的药性是涌泄的，属于阴；咸味的药性也是涌泄的，所以属阴；淡味的药性是渗泄的，所以也属阳；这六种性味的药物，其作用有的是收敛，有的是发散，有的是缓和，有的是迅急，有的是干燥，有的是濡润，有的是柔软，有的是坚实，要根据它们的不同作用来使用，从而调和其气，使之归于平和。黄帝道：有病不是调气所能治好的，应该怎样治疗？有毒的药和无毒的药，哪种先用，哪种后用？希望听听这些道理。岐伯说：用有毒的药，或用无毒的药，要以能治病为准则，然后根据病情来决定剂量的大小。

黄帝道：请你讲讲方制。岐伯说：君药一味，臣药二味，这是小剂的组成；君药一味，臣药三味，佐药五味，这是中剂的组成；君药一味，臣药三味，佐药九味，这是大剂的组成。病属于寒的，要用热药；病属于热的，要用寒药。病轻的，就逆着病情来治疗；病重的，就顺着病情来治疗；病邪坚实的，就减少它；病邪停留在体内的，就驱除它；病属劳倦所致的，就温养它；病属气血郁结的，就加以舒散；病邪滞留的，就加以攻击；病属枯燥的，就加以滋润；病属急剧的，就加以缓解；病属气血耗散的，就加以收敛；病属虚损的，就加以补益；病属安逸停滞的，要使其畅通；病属惊怯的，要使之平静。或升或降，或用按摩，或用洗浴，或迫邪外出，或截邪发作，或用开泄，或用发散，都以适合病情为佳。

帝曰：何谓逆从？岐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谓？岐伯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寒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帝曰：善。气调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从之，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气令调，则其道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而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

从少从多：李念莪注：『从少，谓一从而二逆。从多，谓二从而一逆也。』用量的轻重，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观其事也：李念莪注：『事，即病也。』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即反治法的法则。指用热药治疗真寒假热症，用寒药治疗真热假寒症。热因寒用：李念莪注：『寒病宜热，然寒甚者格热，须热药冷服。』寒因热用：李念莪注：『热病宜寒，然热甚者格寒，须寒药热服。』 马莳：『热以治寒而佐以寒药，乃热因寒用也，寒以治热而佐以热药，乃寒因热用也。』在临床所见，某些严重疾病，往往出现假象，病的本制裁是热，却反有寒象，就得在寒凉药中用热药反佐，叫做『热因寒用』；病的本质是寒，却反有象，就得用热药而反佐以寒凉药，这叫做『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前一个『塞』，是阻塞不通的意思，后一个『塞』，是治病的补益法；前一个『通』，指实邪在内的泄利症，后一个『通』，是治疗方法的下法。指用补益的方法治疗虚性闭塞不通的病症，用通利的方法治疗实性通利的病症。塞因塞用：李念莪注：『如下气虚乏，中焦气壅，欲散满而更虚其下，欲补下，则满甚于中，治不知本，而先攻其满，药入或减，药过依然，气必更虚，病必转甚，不知少服则壅滞，多服则宣通，峻补其下，则下自实，中满自除矣。』通因通用：李念莪注：『或挟热而利，或凝寒而泄，寒者以热下之，热者以寒下之。』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主，指疾病的本质。意思是要想制伏其主病，但必先找出致病的原因。张景岳注：『制病之本也，求病之由也。』张景岳：『必伏其主者，制病之本也；先其所因者，求病之由也。』按即欲制伏病之根本，必先求病之原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张景岳注：『既得其本，而以真治真，以假治假。其始也，类治似同；其终也，病变则异矣，是为反治之法，如塞证用塞法，通证用通法，初起似乎同类，结果，截然相异。』

黄帝道：什么叫做逆从？岐伯说：逆就是正治法，从就是反治法，所用从治药的应多应少，要观察病情来确定。黄帝道：反治怎么讲呢？岐伯说：以热治热，服药宜凉，以寒治寒，服药宜温，补药治中满，攻药治下泄。要制伏其主病，但必先找出致病的原因。反治之法，开始时药性与病情之寒热似乎相同，但是它所得的结果却并不一样，可以用来破除积滞，可以用来消散坚块，可以用来调和气血，可使疾病得到痊愈。黄帝道：有六气调和而得病的，应怎样治？岐伯说：或用逆治，或用从治，或主药逆治而佐药从治，或主药从治而佐药逆治，疏通气机，使之调和，这是治疗的正道。

黄帝道：说得好！病有内外相互影响的，怎样治疗？岐伯说：病从内生而后至于外的，应先调治其内；病从外生而后至于内的，应先调治其外；病从内生，影响到外部而偏重于外部的，先调治它的内部，而后治其外部；病从外生，影响到内部而偏重于内部的，先调治它的外部然后调治它的内部；既不从内，又不从外，内外没有联系的，就治疗它的主要病症。

帝曰：善。火热复恶寒发热，有如疟状，或一日发，或间数日发，其故何也？岐伯曰：胜复之气，会遇之时，有多少也。阴气多而阳气少，则其发日远；阳气多而阴气少，则其发日近。此胜复相薄，盛衰之节。疟亦同法。

帝曰：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治？岐伯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帝曰：善。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气，是以反也。

日远：这里指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二者：指寒与热国。王冰：『因药寒热而随生寒热。』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张景岳注：『以苦寒治热，而热反增，非火之有余，乃真阴不足也，宜补阴以配其阳。』热之而寒者取之阳：张景岳注：『以辛热治寒而寒反甚，非寒之有余，乃真阳之不足也，当补水中之火，则阳气复而寒自消。』求其属：李念莪注：『求于本也。』所谓求其属也：马莳：『人有五藏，肾经属水为阴，今寒之而仍热者，当取之阴经，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是也；心经属火为阳，今热之而仍寒者，当取之阳经，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者是也，此皆求之以本经之所属也。』王气：王，读去声，即旺字。王气，就是亢盛之气。

黄帝道：讲得好！火热之气来复，就使人恶寒发热，好像疟疾的症状，有的一天一发，有的间隔数天一发，这是什么缘故？岐伯说：这是胜复之气相遇的时候有多有少的缘故。阴气多而阳气少，那么发作的间隔日数就长；阳气多而阴气少，那么发作的间隔日数就少。这是胜气与复气相互逼迫，盛衰互为节制的道理。疟疾的原理也是同样。

黄帝道：论中曾说，治寒病用热药，治热病用寒药，医生不能废除这个规矩而变更治疗方法。但是有些热病服寒药而更热的，有些寒病服热药而更寒的，这寒热两种病俱在，反又引起新病，应该怎么治呢？岐伯说：凡是用寒药而反热的，应该滋阴，用热药而反寒的，应该补阳，这就是求其属类的治疗之法。黄帝道：服寒药而反热，服热药而反寒，这是什么缘故？岐伯说：只治其偏亢之气，所以有相反的结果。

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不治五味属也。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帝曰：三品何谓？岐伯曰：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者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帝曰：善。

各归所喜：汪认庵注：『胃气行于五脏，故五味入胃，亦随气而各归其所喜攻之藏。』久而增气：汪认庵注：『日久而增助其藏气也。』物化之常：汪认庵注：『凡物之五味，以化生五气，此其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张景岳注：『气增而久，则藏有偏胜，藏有偏胜，则必有偏绝矣，此致夭之由也。如《生气通天论》曰：所谓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即其义也。』善恶之殊贯：这里指药物的有毒无毒之分。王冰：『此明药善恶不同性用也。』『汗者下之』：者字当是之字。张景岳：『谓邪之甚者，当直政而取之，甚于外者汗之，甚于内者下之。』

黄帝道：有的不是治了偏亢之气也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岐伯说：问得真细致啊！这是不治偏嗜五味的一类。五味入胃以后，各归其所喜的脏器，所以酸味先入肝，苦味先入心，甘味先入脾，辛味先入肺，咸味先入肾，积之日久，便能增加各该脏之气，这是五味入胃后所起气化作用的一般规律。脏气增长日久而形成过胜，这是导致相反的原因。

黄帝道：制方有君臣的分别，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主治疾病的药味就是君，辅佐君药的就是臣，供应臣药的就是使，不是上中下三品的意思。黄帝道：三品是什么意思？岐伯说：所谓三品，是用来说明药性有无毒的。黄帝道：对病的内在外在都该怎样治疗？岐伯说：调治病气的方法，必须分别阴阳，确定其属内属外，各按其病之所在，在内的治其内，在外的治其外，病轻的调理它，较重的平治它，病势盛的就攻夺它。或用汗法，或用下法，这要分辨病邪的寒、热、温、凉，根据病气的所属使之消退，这要随其所利。谨慎地遵从如上的法则，就会万治万全，使气血平和，确保天年。黄帝说：讲得好。

附录三

刺法论

本篇内容讨论运气失常，疫疠流行的道理，同时提出了许多预防方法，如刺法、吐法、浴法、药法等，对已经流行的疫病，亦提出了救治方法，而最主要的是在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以及『复本』『归宗』等，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讨论的预防方法是以刺法为主，所以篇名叫做『刺法论』。

论运气失常、疫疠之气流行的道理及其预防方法、六气向不同的方位移动时而导致的病症及其针刺方法。

黄帝问曰：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余已知之。何如预救生灵，可得却乎？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臣闻夫子言，既明天元，须穷刺法，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写盛蠲余，令除斯苦。

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升之不前，即有甚凶也。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木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厥阴之井。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火欲发郁，亦须待时，君火相火同刺包络之荥。土欲升而天冲窒抑之，土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太阴之俞。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金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手太阴之经。水欲升而天芮窒抑之，水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少阴之合。

升降：指六气上升下降之循环，司天之右间应降，在泉之右间应升。暴：剧烈。生灵：指人类。蠲：音捐，祛除的意思。『天柱、天蓬、天冲、天英、天芮』：是金水木火土五星的别名。天柱，金正之宫；天蓬，水正之宫；天冲，木正之宫；天英，火正之宫；天芮，土神之应宫。井、荥、俞、经、合』：井：与下文的『荥』『俞』『经』『合』等都是穴位名。足厥阴之井即大敦穴，包络之荥即劳宫穴，足太阴之俞即太白穴，手太阴之经即经渠穴，足少阴之合即阴谷穴。合穴属水，经穴属金，腧穴属土，荥穴属火，井穴属木。

黄帝问道：岁气的左右间气，不得升降，气交发生反常的变化，即可成为暴烈的邪气，我已经知道了。怎样进行预防，挽救人类的疾患，可以得到一种却退郁气的办法吗？岐伯再次跪拜回答说：你提这个问题很高明啊！我听老师说，既明白了天地六元之气的变化，还必须深知刺法，它可以折减郁气，扶助运气，补助虚弱，保全真气，泻其盛气，除去余邪，使其消除此种疾苦。

黄帝说：我想听你详尽地讲讲。岐伯说：气应升而不得升时，便有严重的凶灾。厥阴风木欲升为司天之左间，遇金气过胜，而天柱阻抑之，则木气郁，木之郁气欲发，必须等到木气当位之时，在人体则因当刺足厥阴之井大敦穴，以泻木郁。火欲升为司天之左间，遇水气过胜，而天蓬阻抑之，则火气郁，火之郁气欲发，必须等到火气当位之时，在人体则不管君火还是相火，同样应当刺心包络手厥阴之荥劳宫穴，以泻火郁。太阴湿土欲升为司天之左间，遇木气过胜，而天冲阻抑之，则土气郁，土气欲发，必须等到土气当位之时，在人体则应当刺足太阴之俞太白穴，以泻土郁。阳明燥金欲升为司天之左间，遇火气过胜，而天应阻抑之，则金气郁，金之郁气欲发，必须等到金气当位之时，在人体则应当刺手太阴之经经渠穴，以泻金郁，水之郁气欲发，必须等到土气当位时，在人体则应当刺足少阴之合阴谷，以泻水郁。

帝曰：升之不前，可以预备，愿闻其降，可能先防。岐伯曰：既明其升，必达其降也。升降之道，皆可先治也。木欲降而地皛窒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郁发，散而可得位，降而郁发，暴如天间之待时也。降而不下，郁可速矣，降可折其所胜也。当刺手太阴之所出，刺手阳明之所入。

火欲降，而地玄窒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所胜，可散其郁，当刺足少阴之所出，刺足太阳之所入。土欲降而地苍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胜，可散其郁，当刺足厥阴之所出，刺足少阳之所入。

金欲降而地彤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胜，可散其郁，当刺心包络所出，刺手少阳所入也。水欲降而地阜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土，可散其郁，当刺足太阴之所出，刺足阳明之所入。

『地皛、地玄、地苍、地彤、地阜』：也是金水木火土五星的别名。地皛，西方金司；地玄，北方水司；地苍，东方木司；地彤，南方火司；地阜，中央土司。所出：即井穴。手太阴之井穴是少商，足少阴是涌泉，足厥阴是大敦，心包络是中冲，足太阴是隐白。所入：即合穴。手阳明之合穴是曲池，足太阳是委中，足少阳是阳陵泉，手少阳是天井，足阳明是足三里。

黄帝说：岁气之间应升而不能升的，可以预防，我想听听岁气之间应降而不降的，是不是也可以事先防备？岐伯说：既然明白气升的道理，也必然能通达气降的道理。间气升降不前所致的疾患，都可以预先调治。厥阴风木欲降为在泉之左间，遇金气过胜，而地白阻抑之，则木郁降而不得入，木被抑则发为郁气，待郁气散则木可降而得位，气应降而不得降之郁气发作，其晓烈程度和司天间气应升不升之郁气待时发作相同，应降不得降，能够很快地形成郁气，降则可以折减其胜气，在人体则应当针刺手太阴之井穴少商与手阳明之合穴曲池。

火欲降为在泉之左间，遇水气过胜，而地玄与抑之，则火欲降而不得入，火被抑则发为郁气，待郁气散则火气可入，应当折减其胜气，可以散其郁气，在人体则应当针刺足少阴之井穴涌泉与足太阳之合穴委中。太阴湿土欲降为在泉之左间，遇木气过胜而地苍阻抑之，则土欲降而不能下，土被抑则发为郁气，待郁气散则土气可入，应当折减其胜气，可以散其郁气，在人体则应当刺足厥阴之井穴大敦与足少阳之合穴阳凌泉。

阳明燥金欲降为在泉之左间，遇火气过胜而地彤阻抑之，则金欲降而不能下，金被抑则发为郁气，待郁气散金气可入，应当折减其胜气，可以散其郁气，在人体则应当针刺手厥阴心包络之井穴中冲与手少阳之合穴天井。太阳寒水欲降为在泉之左间，遇土气过胜而地阜阻抑之，则土欲降而不能下，水被抑则发为郁气，待郁气散则水气可入，应当折减其胜气，可以散其郁气，在人体则应当针刺足太阴之井穴隐白与足阳明之合穴足三里。

帝曰：五运之至有前后，与升降往来，有所承抑之，可得闻乎刺法？岐伯曰：当取其化源也。是故太过取之，不及资之。太过取之，次抑其郁，取其运之化源，令折郁气；不及资之，以扶运气，以避虚邪也。资取之法，令出《密语》。

黄帝问曰：升降之刺，以知其要。愿闻司天未得迁正，使司化之失其常政，即万化之或其皆妄，然与民为病，可得先除，欲济群生，愿闻其说。

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问！言其至理，圣念慈悯，欲济群生，臣乃尽陈斯道，可申洞微。太阳复布，即厥阴不迁正，不迁正，气塞于上，当泻足厥阴之所流。厥阴复布，少阴不迁正，不迁正，即气塞于上，当刺心包络脉之所流。少阴复布，太阴不迁正，不迁正，即气留于上，当刺足太阴之所流。太阴复布，少阳不迁正，不迁正，则气塞未通，当刺手少阳之所流。少阳复布，则阳明不迁正，不迁正，则气未通上，当刺手太阴之所流。阳明复布，太阳迁正，不迁正，则复塞其气，当刺足少阴之所流。

迁正：是上年的司天左间，今年迁为司天行令，或上年的在泉左间，今年迁为在泉行令，这叫做迁正。所流：流作溜，义同。所流即荥穴。足厥阴之所流是行间穴，心包络之所流是劳宫穴，足太阴之所流为大都穴，手少阳之所流为液门穴，手太阴之所流为鱼际穴，足少阴之所流为然谷穴。

黄帝说：关于五运之太过不及，气至有先后，与天气升降往来，互有相承相抑的问题，我可以听听其至病时所运用的针刺法则吗？岐伯说：应当取六气生化之源。所以气太过者取治之，气不足则资助之。太过取之，应椐其致郁之次第以抑其郁气，取治于运气生化之源，以折减其郁气。不及资之，是用以助运气之不足，避免虚邪之气。

黄帝问道：关于六气升降不前致病的刺法，以知其大要，我想再听听司天之气未能迁于正位，使司天之气化政令失常，也就是一切生化或都失于正常。这样则使百姓患病，可否使其预先解除，以救济人类，请你讲讲这个问题。

岐伯再次跪拜回答说：你问得很全面啊！谈到这些至理要言，体现了圣王仁慈怜悯之心，要拯救人类的疾苦，我一定详尽地来陈述这些道理，申明其深奥微妙的意义。若上年司天的太阳寒水，继续施布其政令，则厥阴风木，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厥阴不迁正则气郁塞于上，应当泻足厥阴脉气所流的荥穴行间。若上年司天的厥阴风木，继续施布其政令，则少阳君火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厥少阴迁正则气郁塞于上，应当针刺手厥阴心包络气所流的荥劳宫。若上年司天的少阴君火，继续施布其政令，则太阴湿土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太阴不迁正则气留居于上，应当针刺足太阳阴脉气所流的荥穴大都。若上年司天的太阴湿土，继续施布其政令，则少阳相火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少阳不迁正则气闭塞而不通，应当手少阳脉气所流的荥穴液门。若上年司天的少阳相火，继续施布其政令，则阳明燥金不能迁居于司天之正位，阳明不迁正则气又闭塞不通，应当针刺足少阳脉气所流的荥穴然谷。

帝曰：迁正不前，以通其要。愿闻不退，欲折其余，无令过失，可得明乎？岐伯曰：气过有余，复作布正，是名不退位也。使地气不得后化。新司天未可迁正，故复布化令如故也。巳亥之岁，天数有余，故厥阴不退位也，风行于上，木化布天，当刺足厥阴之所入。子午之岁，天数有余，故少阴不退位也，热行于上，火余化布天，当刺手厥阴之所入。

丑未之岁，天数有余，故太阴不退位也，湿行于上，雨化布天，当刺足太阴之所入。寅申之岁，天数有余，故少阳不退位也，热行于上，火化布天，当刺手少阳所入。卯酉之岁，天数有余，故阳明不退位也，金行于上，燥化布天，当刺手太阴之所入。辰戌之岁，天数有余，故太阳不退位也，寒行于上，凛水化布天，当刺足少阴之所入。故天地气逆，化成民病，以法刺之，预可平疴。

退位：上年司天，退居今年司天右间，或上年在泉，退居今年在泉右间，这叫做退位，又一作过位。张景岳：『气数有余不退，复作布政，而新旧不能过位。』所入：所入即井穴。足厥阴之合穴即曲泉，手厥阴为曲泽穴，足太阴为阴陵泉，手少阳为天井，手太阴为天泽，足少阴为阴谷穴。

黄帝说：关于岁气应迁正而不能迁正的，我已经通晓了它的要点，还想听听关于岁气不退位的问题，要想折减它的有余之气，不使其因太过而有失，你可以使我晓得吗？岐伯说：若旧岁的岁气太过而有余，继续居于正位，施布其政令，名叫不退位。使在泉之气，也不能后退而行间气之化，新岁的司天之气不能迁居于正位，风气运行于上，木气布化于天，应当针刺厥阴的合穴曲泉。子年与午年，司天的气数有余，到了丑年与未年，则少阴君活之气，不得退位，热气运行于上，火的余气布化于天，应当针刺手厥阴的合穴曲泽。

丑年与未年，司天的气数有余，到了寅年与申年，则太阴湿土之气，不得退位，湿气运行于上，雨气化布于天，应当针刺足太阴的合穴阴凌泉。卯年与酉年，司天的气数有余，到了辰年与戌年，则阳明燥金之气，不得退位，金气运行于上，燥气化布于天，应当针刺手太阴的合穴尺泽。感受年与戌年，司天的气数有余，到了巳年与亥年，则太阳寒水之气，不得退位，寒气运行于上，凛冽的水气化布于天，应当针刺足少阴穴阴谷。所以说司天在泉之气，出现异常变化，就要导致人们的疾病，按照前法进行针刺，可以预先平定将要发生的疾病。

黄帝问曰：刚柔二干，失守其位，使天运之气皆虚乎？与民为病，可得平乎？岐伯曰：深乎哉问！明其奥旨，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谓根之可见，必有逃门。

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详其微甚，察其浅深，欲至而可刺，刺之当先补肾俞，次三日，可刺足太阴之所注。又有下位已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疠，其法补写，一如甲子同法也。其刺以毕，又不须夜行及远行，令七日洁，清静斋戒，所有自来。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

刚柔二干：干即天干，其中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阳干气刚，阴干气柔，所以叫做刚柔二干。逃门：指避免时疫的法门。『甲子、己卯』：甲与己都属土运，子与午都属少阴司天，凡少阴司天，必阳明在泉，阳明属卯酉，而与土运相配，则己卯为甲子年的在泉之化。所以上甲则下己，上刚而下柔土癘：土运之年，在泉不能迁正所酿成的疫疠。闭气不息：李念莪注：『止其呼吸，气息则微微吐出，不令闻声。』饵：就是吞咽。

黄帝说：刚干与柔干，失守其司天在泉之位，能使司天与中运之气都虚吗？岐伯说：你提这个问题很深奥啊！需要明白其奥妙的意义，司天在泉之气，逐年更迭迁移，若刚柔失守，其起被窒，三年左右，化而为疫，因此说，认识了它的根本所在，必定能有避去疫病的法门。

假如甲子年，刚柔失守，司天之刚气不得迁正，在泉之柔气也必孤立而亏虚，四时的气候，失去正常的秩序，响应的音律，不能相从，这样，在三年左右，就要变为较大的疫病。应审察其程度的微甚与浅深，当其将要发生而可刺之时，用针刺之，土疫易伤水脏，当先取背部之肾腧穴，以补肾水，隔三日，再刺足太阴脉之所注太白穴，以泻土气。又有在泉之气卯不能迁正，而司天甲子阳刚之气，则孤立无配，三年左右，也可发作土疠病。其补泻方法，和上述甲子司天不得迁正致疫之法是一样的。针刺完毕，不可夜行或远行，七日内，务须洁净，素食养神。凡是原来肾脏有息，吸而不呼，连作七次，伸直颈项，用力咽气，要像咽很硬的东西那样，这样连作七遍，然后吞咽舌下的津液，不拘其数。

假令丙寅刚柔失守，上刚干失守，下柔不可独主之，中水运非太过，不可执法而定之。布天有余，而失守上正，天地不合，即律吕音异，如此即天运失序，后三年变疫。详其微甚，差有大小，徐至即后三年，至甚即首三年，当先补心俞，次五日，可刺肾之所入。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已柔不附刚，亦名失守，即地运皆虚，后三年变水疠，即刺法皆如此矣。其刺如华，慎其大喜欲情于中，如不忌，即其气复散也，令静七日，心欲实，令少思。

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姑洗林钟，商音不应也，如此则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详其天数，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至，甚即甚，三年至，当先补肝俞，次三日，可刺肺之所行。刺毕，可静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真气却散之。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独治之，亦名失守者，即天运孤主之，三年变疠，名曰金疠，其至待时也。详其地数之等差，亦推其微甚，可知迟速耳。诸位乙庚失守，刺法同。肝欲平，即勿怒。

『丙寅』『辛巳』：丙辛的水运，寅与申都为少阳司天。凡少阳司天，必厥阴在泉，厥阴属巳亥，而配于水运，则辛巳为丙寅年在泉之化，所以上丙则下辛，上刚则下柔，所谓刚柔失守，就是上下（司天在泉）不相调协，不能呼应。以下庚辰与乙未，壬午与丁酉等，可以此类推。中水运非太过：丙为阳年，本是水运太过，但失守就不能以太过论。地甲子：地指在泉，甲子指干支。地甲子就是代表在泉之气的干支符号。『水疠』『金疠』：水运、金运之年，在泉不能迁正所酿成的疫疠。

假如丙寅年，刚柔失守，司天之刚干失守其位，不得迁正，在泉之柔干不能独主其令由于司天之气不迁正，故丙虽阳干，则水运不为太过，不可拘执常法以论定。司天之气虽属有余，但不得迁正其位，天地上下，不相配合，阳律阴吕其音各异，这样，就是天气运行失去正常的秩序，其后三年左右，就要变为疫病。审察其程度的微甚和差异大小，徐缓的可在三年后发生疾病，严重的可在三年发生疫病，水疫易伤心火，当其将要发生而可刺之时，用针刺之，土疫易伤水脏，当先取背部的心腧穴，以补心水，隔五日，再次肾足少阴脉气所入的阴谷穴，以泻肾水。又有在泉干支辛巳不能迁正附于上刚的，也叫做失守，就会使运与在泉之气都虚，其后三年左右，变成水疫，其补泻方法，也和上述司天不得迁正致疫之法是相同。针刺完毕，慎无大喜情动于中，如不加以禁忌，就会使气再度耗散，应使其安静七日，心要忠实，不可有过多的思念。

假如庚辰年，刚柔失守，司天之刚气不得迁正，在泉之位无所配合，乙庚为金运，刚柔失守，上下不能相招，上年阳明燥金司天之气不退，其在泉之火，来胜今年中运之金，司天在泉，其位相错，叫做失守使太商阳律之姑洗与少商阴吕之林钟，不能相应，这样，则天运变化失常，三年左右，就要便为较大的疫病。审察其天运变化规律，及差异微甚，差异甚的疫气甚，也在三年左右疫疠气至，金疫易伤肝木，当先取背部之肝腧穴，以补肝木，隔三日，再次肺手太阴脉所行的经渠穴，以泻肺金。针刺完毕，可安静神志七日，甚不可大怒，大怒则使真气散失。又或在泉干支乙未失守，不得迁正即下乙柔干不至，上庚刚干独治，也叫做失守，即司天与中运独治之年，三年左右，变为疠气，名叫金疠，审察其在泉变化规律，推断其疠气之微甚，即可知道发病的迟速。凡是乙庚刚柔失位，其刺法都相同，肝应保持平和，不可发怒，以伤其气。

假令壬午，刚柔失守，上壬未近正，下丁独然，即虽阳年，亏及不同，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数也，律吕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见，三年大疫，当刺脾之俞，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也。刺毕，静神七日，勿大醉歌乐，其气复散，又勿饱食，勿食生物，欲令脾实，气无滞饱，无久坐，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气不当位，下不与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刚，即地运不合，三年变疠。其刺法亦如木疫之法。

假令戊申，刚柔失守，戊癸虽火运，阳年不太过也，上失其刚，柔地独主，其气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浅深，欲至将合，音律先同，如此天运失时，三年之中，火疫至矣，当刺肺之俞。刺毕，静神七日，勿大悲伤也，悲伤即肺动，而真气复散也。人欲实肺者，要在息气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也，即上失其刚也。即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即运与地虚，后三年变疠，即名火疠。

假如壬午年，刚柔失守，配司天之壬不得迁正，配在泉之丁，孤独无配，壬虽阳年，不得迁正，不得迁正则亏，不同于正常之气，上下失守，则其相应当有一定时间，其差异的微甚，各有一定之数，太角的阳律与少角的阴吕相失而不能配合，待上下得位之时，则律吕之音相同有日，根据其微甚的差异，三年左右便可发生较大的疫气，木疫易伤脾土，当先取背部之脾腧穴，以补脾土，隔三日，再次肝足厥阴脉气所出的大敦穴，以泻肝木。行刺完毕，安静神志七日，不可大醉及歌唱娱乐，使真气再度消散，也不要过饱或吃生的食物，要使脾气充实，不可滞塞饱满，不可久坐不动，食物不可太酸，不可吃一切生的食物，宜于食甘淡之味。又或在泉干支丁酉，不得迁正，失守其位，不能与中运司天之气相应，即下位不能奉合于上，也叫做失守，不能叫做合德，因而为柔不附刚，即在泉之气，与中运不合，三年便可变为疫疠，其针刺方法，与上述针刺木疫之法相同。

假如戊申年，刚柔失守，戊癸虽然是火运阳年，若刚柔失守，则阳年也不属火运太过，司天之气不得迁正，上失其刚，在泉之柔，独主无配，岁气不正，因而有邪气干扰，司天在泉之位，更迭便移，其差异有深浅，刚柔之位，将欲应合，阳律与阴吕必先应而同象这样天运失去正常时位的，在三年之中，火疫就要发生，火疫易伤肺金，应取背部之肺腧穴，以补肺金，针刺完毕，安静神志七日，且不可大悲伤，悲伤则动肺气，使真气再度消散，人们要使肺气充实，重要的方法是闭气养神。又或在泉干支癸亥失守，不得迁正，则司天之刚气无配，也叫做戊癸不能合德，也就是运与在泉之气俱虚，三年之后变为疠气，名叫火疠。

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穷法刺，于是疫之与疠，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一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天牝：鼻。张景岳：『鼻受天之气，故曰天牝，老子谓之玄牝。』吐之：马莳：『用远志去心，以冰煎之，日未出，饮二盞而吐，吐之不疫。』日华气：日初出之精气。

所以用五运之气，分立五年，以明刚柔失守之义，以尽针刺之法，于是可知疫与疠，就是根据上下刚柔失守而定名的，虽有二名，全归一体，就是刺疫疠方法，也只有上述五法，也汇总了诸刚柔之位失守的治法，全归之于五行而统之。

黄帝说：我听说五疫发病，都可互相传染，不论大人与小儿，症状都一样，若不用上法治疗，怎样能使它不至互相传染呢？岐伯说：无疫发病而不受感染的，是由于正气充实于内，邪气不能触犯，还必须避其毒气，邪气自碧空而入，又从鼻孔而出，正气出自于脑，则邪气便不能干犯。所谓正气出之于脑，就是说，在屋内先要集中神思，觉得自心好像太阳一样光明。将要进入病室时，先想象有青气自肝脏发出，向左而运行于东方，化作繁荣的树木，以诱导肝气。其次想象有白气自肺脏发出，向右而运行于西方，化作干戈金甲，以诱导肺气。其次想象有赤气自心脏发出，向南而运行于上方，化作火焰光明，以诱导心气。其次想象有黑气自肾脏发出，向北而运行于下方，化作寒冷之水，以诱导肾气。其次想象有黄气自脾脏发出，留存于中央，化作黄土，以诱导脾气。有了五脏之气护身之后，还要想象头上有北斗星的光辉照耀，然后才可以进入病室。

黄帝问曰：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何以全真？愿闻刺法。岐伯稽首再拜曰：昭乎哉问！谓神移失守，虽在其体，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寿。只如厥阴失守，天以虚，人气肝虚，感天重虚。即魂游于上，邪干，厥大气，身温犹可刺之，刺其足少阳之所过，次刺肝之俞。

人病心虚，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虚，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可刺手少阳之所过，复刺心俞。人脾病，又遇太阴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可刺足阳明之所过，复刺脾之俞。

人肺病，遇阳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金不及，有赤尸鬼犯人，令人暴亡，可刺手阳明之所过，复刺肺俞。人肾病，又遇太阳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水运不及之年，有黄尸鬼，干犯人正气，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阳之所过，复刺肾俞。

重虚：人之脏气已虚，又感天之虚邪。三虚：人因内伤而虚，天因不及而虚，复因外感，是为三虚。黑尸鬼：鬼指疫邪，因其得病死亡之后，其邪能传染他人，故称为尸鬼。黑即水，黑尸鬼即水疫之邪，以下青尸鬼、黄尸鬼等仿此。

黄帝问道：人体虚弱，就会使神志游离无主，失其常位，从而使邪气自外部干扰，因而导致不正常的死亡，怎样才能保全真气呢？我想听听关于针刺治疗的方法。岐伯再次跪拜回答说：你提这个问题很高明啊！神志虽然游离无主，失其常位，但并没有离开形体，这样也不至于死亡，若再有邪气侵犯，便会造成短命而亡。例如厥阴司天不得迁正，失守其位，天气因虚，若人体肝气素虚，感受天气之虚邪谓之重虚，使神魂不得归藏而游离于上，泄气侵犯则大气厥逆，身体温暖，尚可以针刺救治，先刺足少阳脉气所过的原穴『丘墟』，再刺背部肝脏的腧穴『肝俞』，以补本脏之气。

人体素病心气虚弱，又遇到君火相火司天不得迁正，失守其位，若脏气复伤，感受外邪，谓之三虚，遇到火不及时，水疫之邪侵犯，使人突然死亡，可以先刺手少阳脉气所过的原穴『阳池』再刺背部心脏的腧穴『心俞』，以补本脏之气。人体素病脾气虚弱，又遇到太阴司天不得迁正，失守其位，若脏气复伤，感受外邪，谓之三虚，遇到土不及时，木疫之邪侵犯，使人突然死亡，可以先刺足阳明脉气所过的原穴『冲阳』再刺背部脾脏的腧穴『脾俞』，以补本脏之气。

人体素病肺气虚弱，遇到阳明司天不得迁正，失守其位，若脏气复伤，感受外邪，谓之『三虚』，又遇到金不及时，火疫之邪侵犯，使人突然死亡，可以先刺手阳明脉气所过的原穴『合谷』再刺背部肺脏的腧穴『肺俞』，以补本脏之气。人体素病肾气虚弱，又遇到太阳司天，不得迁正，失守其位，若脏气复伤，感受外邪，谓之『三虚』，又遇到水运不及之年，土疫之邪侵犯，伤及正气，人的神魂像被取去一样，致使突然死亡，可以先刺足太阳脉气所过的原穴『京骨』再刺背部肾脏的腧穴『肾俞』，以补本脏之气。

黄帝问曰：十二藏之相使，神失位，使神彩之不圆，恐邪干犯，治之可刺？愿闻其要。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问至理，道真宗，此非圣帝，焉究斯源！是谓气神合道，契符上天。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可刺手少阴之源。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可刺手太阴之源。

肝者，将军之官，谋虚出焉，可刺足厥阴之源。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可刺足少阳之源。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可刺心包络所流。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可刺脾之源。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可刺胃之源。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可刺大肠之源。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可刺小肠之源。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刺其肾之源。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刺膀胱之源。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是故刺法有全神养真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非治疾也。故要修养和神也，道贵常存，补神固根，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虽不去，亦能全真，人神不守，非达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复入本元，命曰归宗。

圆：丰满的意思。谏议之官：脾主思虑，有协助心君决定意志之功，相当于谏义之官。虽：通性。天玄：即人身之精。张景岳：『玄者水之色，天一之义，以至真之要，重在精也。』『天息』：马莳：『儿在母腹，息通天元，人能绝想念，亦如此，命曰返天息。』归宗：谓返其本来之元气。

黄帝问道：十二个脏器是相互为用的，若藏腑的神气，失守其位，就会使宰彩不能丰满，恐怕为邪气侵犯，可以用刺法治疗，我想听听关于针刺治疗的要点。岐伯再次跪拜回答说：你问得真详尽啊！问及这些至要的道理，真正的宗旨，若不是圣明的帝王，岂能深究这些根源。这就是所谓精、气、神，合乎一定的自然规律，符合司天之气。心之职能比如君主，神明由此而出，可以刺手少阳脉的原穴『神门』。肺的职能比如相傅，治理与调节的作用由此而出，可以刺手太阴脉的原穴『太渊』。

肝的职能比如将军，深谋远虑由此而出，可以刺足厥阴脉的原穴『太冲』。胆的职能，比如中正，临事决断，由此而出，可以刺足少阳脉的原穴『丘墟』。膻中的职能比如臣使，欢喜快乐由此而出，可以刺心包络脉所流的荥穴『劳宫』。脾的职能比如谏议，智慧周密由此而出，可以刺脾足太阴脉的原穴『太白』。胃的职能比如仓廪，饮食五味由此而出，可以刺足阳明脉的原穴『冲阳』。大肠的职能比如传导，变化糟粕由此而出，可以刺大肠手阳明脉的原穴『合谷』。小肠的职能比如受盛，化生精微由此而出，可以刺小肠太阳脉的原穴『腕骨』。

肾的职能比如作强，才能技巧由此而出，可以刺肾足少阴脉的原穴『太溪』。三焦的职能比如诀渎，水液隧道由此而出，可以三焦少阳脉的原穴『阳池』。膀胱的职能比如州都，为精液储藏之处通过气化才能排出，可以刺膀胱足太阳脉的原穴『京骨』。以上这十二脏器的职能，不得相失，因此刺法有保全神气调养真元的意义，也具有修养真气的道理，并不只能单纯治疗疾病，所以一定要修养与调和神气。调养神气之道，贵在持之以恒，补养神气，巩固根本，使精气不能离散，神气内守而不得分离，只有神守不去，才能保全真气，若人神不守，就不能达到至真之道，至真的要领，在于天玄之气，神能守于天息，复入本元之气，叫做归宗。

本病论

本篇内容讨论五运六气上下升降迁正退位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推论疫疠流行的规律。而疫疠流行的关键，又决定于人气、天气、神气等条件。这种讨论，是从发病的根本上来深求的，所以篇名就叫做『本病论』。

本篇讨论了六气五运是疾病发生的本源，六气不迁正、不退位的气候变化与发病和五运失守的气候变化而致病的规律。

黄帝问曰：天元九窒，余已知之，愿闻气交，何名失守？岐伯曰：谓其上下升降，迁正退位，各有经论，上下各有不前，故名失守也。是故气交失易位，气交乃变，变易非常，即四时失序，万化不安，变民病也。

帝曰：升降不前，愿闻其故，气交有变，何以明知？岐伯曰：昭乎哉问！明乎道矣。气交有变，是谓天地机，但欲降而不得降者，地窒刑之。又有五运太过，而先天而至者，即交不前，但欲升而不得其升，中运抑之，但欲降而不得其降，中运抑之。于是有升之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有升降俱不前，作如此之分别，即气交之变。变之有异，常各各不同，灾有微甚者也。

九窒：谓地之六气欲升天，或天之六气欲入地，而适遇相胜，则为所窒抑，其数同九。又刺法论：『木火土金水之被窒抑者凡十。』与此互异。论：通『纶』。

黄帝说：关于天元之气窒抑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还想听听气交变化，怎样叫失守呢？岐伯说：说的是司天在泉的迁正退位与左右间气升降的问题，司天在泉的迁正退位，各有经文论述之，左右间气各有升降不前的反常现象，所以叫做失守。由于气交失守，不能移易其时位，气交就要发生非常的变化，也就是四时节令失去正常的秩序，万物生化不得平安，人类就要发生疾病。

黄帝说：关于升降不前的问题，我想听听它的原因，气交发生变化，怎样才能晓得呢？岐伯说：你提的问题很高明啊！必须明白其中的道理。气交所以发生一定的变化，乃是天地运转固有的机理，气欲降而不得降的，是由于地之五气窒抑相胜所致。又有五运之气太过，先天时而至，使气交升降不前，也是受中运的阻抑，但欲降而不得降，也是受中运的阻抑。于是有升之不前的，有降之不下的，有降之不下而升者至天的，有升降俱不得前进的，做出这样分别，乃是由于在气交的各种变化之中，异常的变化，各不相同，因此，发生的灾害也就有轻有重了。

帝曰：愿闻气交遇会胜抑之由，变成民病，轻重何如？岐伯曰：胜相会，抑伏使然。是故辰戌之岁，木气升之，主逢天柱，胜而不前，又遇庚戌，金运先天，中运胜之，忽然不前。木运升天，金乃抑之，升而不前，即清生风少，肃杀于春，露霜复降，草木乃萎。民病温疫早发，咽嗌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久而化郁，即大风摧拉，折陨鸣紊。民病卒中偏痹，手足不仁。

是故巳亥之岁，君火升天，主窒天蓬，胜之不前。又厥阴未迁正，则少阴未得升天，水运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清寒复作，冷生旦暮。民病伏阳，而内生烦热，心神惊悸，寒热间作，日久成郁，即暴热乃至，赤风肿翳，化疫。温疠暖作，赤气彰而化火疫。皆烦而躁渴，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

天柱：金星别名，此处代表在天的金气。天蓬：水星别名，此处代表在天的水气。

黄帝说：我想听听关于气交相遇相会相胜相抑的原因，变而为疾，其病情轻重是怎样的呢？岐伯说：气交有胜气相会时，就可以抑伏而使气交有变。因此在辰戌之年，厥阴风木应从上年在泉的右间，升为本年司天的左间，若遇到天柱金气过胜，是木气升之不前。又若遇到庚戌之年，金运之气先天时而至，中运之胜气，乃使木气忽然升之不前。木气欲升天，金气抑制之，升而不前，则发生清凉之气，风气反而减少，肃杀之气行于春季，露霜再次降下，草木因而枯萎。人们易患温疫早发，咽喉干燥，两胁胀满，肢节皆痛等病。木气不升，久而化为郁气，郁及则发，就要出现大风摧拉折损，鸣声紊乱。人们易患卒中，半生麻痹，手足不仁等病。

因此在巳亥之年，少阴君火应从上年在泉的右间，升为本年司天的左间，若遇到天蓬水气过胜，是君火升之不前。又若遇到厥阴司天，未得迁居正位，则少阴君火也就不能升于司天的左间，这是由于水运在中间阻抑所致。少阴君火欲升司天的左间，受到水运的阻抑，而升之不前，则清凉寒冷的气候再度发作，早晚都有冷气发生。人们易患阳气伏郁于内，而升烦热，心神惊悸，寒热交作等病。君火不升，久而化为郁气，郁及则发，就要出现暴热发作，火热之风气聚积覆盖于上，化为疫气，温疠逢温暖之时乃作，由于火气暴露化为火疫，则可发生心烦而躁动口渴等症，渴甚的，可以泻其火热，则诸症可止。

是故子午之岁，太阴升天，主窒天冲，胜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运先天而至者，中木运抑之也。升天不前，即风埃四起，时举埃昏，雨湿不化。民病风厥涎潮，偏痹不随，胀满。久而伏郁，即黄埃化疫也。民病夭亡，脸肢府黄疸满闭。湿令弗布，雨化乃微。

是故丑未之年，少阳升天，主窒天蓬，胜之不前；又或遇太阴未迁正者，即少阳未升天也，水运以至者，升天不前，即寒雰反布，凛冽如冬，水复涸，冰再结，暄暖乍作，冷夏布之，寒暄不时。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心神惊骇，寒热间争。以久成郁，即暴热乃生，赤风气肿翳，化成疫疠，乃化作伏热内烦，痹而生厥，甚则血溢。

天冲：木星的别名。此处代表在天之木气。风厥：厥由风所致者，叫『风厥』。涎潮：口涎涌如泉水。寒雰：寒冷的雾露。

因此在子午年，太阴湿土应从上年在泉的右间，升为本年司天的左间，若遇到天冲木气过胜，是土气升之不前。又若遇到壬子年，木运之气先天时而至，中运之胜气，土气升天则风土埃尘昏暗，雨湿之气不得布化。人们易患风厥，涎液上涌，半生麻痹不随，腹部胀满等病。土气不升，久而化为郁气，郁及则发，就要发生土气尘埃化为疫病，人们容易患猝然死亡，易患面部四肢六腑胀满闭塞黄疸等病，湿气不能布化，雨水就要减少。

因此在丑未年，少阳相火应从上年在泉的右间，升为本年司天的左间，若遇到天蓬水气过胜，是少阳相火升之不前。又或遇到太阴司天，未得迁居正位，则少阴相火也就不能升于司天的左间，这是由于水运以至而阻抑所致。少阳之气欲升司天的左间，受到水运的阻抑而升之不前，则寒冷的雾露反而布化，气候凛冽如似冬季，河水又干涸，冰冻再次凝结，突然出现温暖的气候，接着就有寒气的布化，忽冷忽热，发作不时。人们易患阳气阳气伏郁在内，烦热升于心中，心神惊骇，寒热交作等病。相火不繁荣昌盛，久而化为郁气，郁及则发，就要出现暴热之气，风火之气聚积覆盖于上，化为疫气，变为伏热内烦，肢体麻痹而厥逆，甚至发生血液外溢的病变。

是故寅申之年，阳明升天，主窒天英，胜之不前；又或遇戊申戊寅，火运先天而至。金欲升天，火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时雨不降，西风数举，咸卤燥生。民病上热，喘嗽，血溢，久而化郁，即白埃翳雾，清生杀气。民病胁满，悲伤，寒鼽嚏，嗌干，手坼皮肤燥。

是故卯酉之年，太阳升天，主窒天芮，胜之不前；又遇阳明未迁正者，即太阳未升天也，土运以至，水欲升天，土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湿而热蒸，寒生两间。民病注下，食不及化；久而成郁，冷来客热，冰雹卒至。民病厥逆而哕，热生于内，气痹于外，足胫酸疼，反生心悸，懊热，暴烦而复厥。

天英：火星的别名。此处代表在天的火气。天芮：土星的别名。此处代表在天的土气。

因此在寅申年，阳明燥金应从上年在泉的右间，升为本年司天的左间，若遇到天英火气过胜，是金气升之不前。又若遇到戊申戊寅年，中运之火则先天时而至，金气欲升之为司天之左间，中运之火阻抑之，金气升之不前，则应时之雨不得降下，西风频作，土地干燥，咸卤发生。人们易患气喘咳嗽、血液外溢等病。燥气不升，久而化为郁气，郁及则发，就要发生白色埃雾笼罩天空，清冷而肃杀之气，人们易患胁下胀满，喜悲伤，伤寒鼻塞喷嚏，咽喉干燥，手部坼裂，皮肤干燥等病。

因此在卯酉年，太阳寒水应从上年在泉的右间，升为本年司天的左间，若遇到天芮土气过胜，是太阳寒水升之不前。又或遇到阳明司天，未得迁居正位，则太阳寒水也就不能升于司天的左间，土运应时以至。寒水之气欲升司天的左间，受到土运的阻抑，而升之不前，则湿热相蒸，寒气发生于天地之间。人们易患泄泻如注，食谷不化等病。寒水不升，久而化为郁气，郁极则发，冷气又胜过客热之气，冰雹突然降下。人们易患厥逆呃逆，热病生于内，阳气痹于外，足胫痠疼，烦恼而发生心悸懊侬烦热，暴烦而又厥逆等病。

黄帝曰：升之不前，余已尽知其旨，愿闻降之不下，可得明乎？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是之谓天地微旨，可以尽陈斯道。所谓升已必降也。至天三年，次岁必降，降而入地，始为左间也。如此升降往来，命之六纪也。

是故丑未之岁，厥阴降地，主窒地皛，胜而不前；又或遇少阴未退位，即厥阴未降下，金运以至中，金运承之，降之未下，抑之变郁，木欲降下，金运承之，降而不下，苍埃远见，白气承之，风举埃昏，清燥行杀，霜露复下，肃杀布令。久而不降，抑之化郁，即作风燥相伏，暄而反清，草木萌动，杀霜乃下，蛰虫未见，惧清伤藏。

六纪：升天三年必降，下降三年必升。这样，升降的往来，叫做六纪。

黄帝说：六气升之不前的问题，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它的意义。还想听听关于六气降之不下的问题，可以让我明白吗？岐伯说：你问得很全面啊！这其中讲的是天气与地气变化的精妙意义，我可以全面来讲述其道理。简言之，就是说六气上升之后，必然还要下降。六气中的每一气，上升至天，居时三年，至火年即第四年，必然下降入地，成为地之左间，又在之居时三年。这样一升一降，一往一来，共为六年，叫做六纪。

因此，丑未之年，厥阴风木应从上年司天的右间，降为本年在泉的左间，若遇到地白金气过胜，则厥阴风木降之不前。又或遇到少阴司天，不得退位，则厥阴风木也就不能降于在泉的左间，居中的金运则应时而至。金运居于司天之下而承其气，则厥阴风木，降之不下，则青色的尘埃远见于上，白气承之干下，大风时起，尘埃昏暗，清燥之气行杀令，霜露再次降下，肃杀之气施布其令。若木气日久不降，其气被抑则化为郁气，就会发生风气与燥气伏郁，气才温暖而反见清冷，草木虽已萌芽生长，严寒霜冻又至，蛰虫不能出现，人们也惧怕这种清凉之气要伤害脏气。

是故寅申之岁，少阴降地，主窒地玄，胜之不入；又或遇丙申丙寅，水运太过，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彤云才见，黑气反生，暄暖如舒，寒常布雪，凛冽复作，天云惨凄。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寒胜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温病欲作也。

是故卯酉之岁，太阴降地，主窒地苍，胜之不入；又或少阳未退位者，即太阴未得降也，或木运以至，木运承之，降而不下，即黄云见而青霞彰，郁蒸作而大风，雾翳埃胜，折陨乃作。久而不降也，伏之化郁，天埃黄气，地布湿蒸。民病四肢不举，昏眩，肢节痛，腹满填臆。

黑气：等于水气。赤风：此处作火气讲。

因此在寅申年，少阳君火应从上年在泉的右间，降为本年在泉的左间，若遇到地玄火气过胜，则少阴君火不得降入地下。又或遇到丙申丙寅年，则水运太过，先天时而至。少阴君火欲降，水运居中承之，使君火不得降下，则赤色之云气始现，黑色云气反生，温暖的气候使万物舒适，又有寒雪降下，严寒发作，天云凄凉。少阴君火久伏而不降，则化为郁气，郁久必发，所以寒气过胜之后，又有热气发火，火风化为疫气，则人们易患面赤心烦，头痛目眩等病，火气暴露之后，温病就要发作。

因此在卯酉年，太阴湿土应从上年司天的右间，升为本年在泉的左间，若遇到地苍木气过胜，是太阴湿土不得降入地下。又或遇到少阳司天，不得退位，则太阴湿土不得降入在泉的左间，或木运应时以至。木运居于司天之下而承其气，太阴湿土降之不下，则出现黄云而又有青色云霞显露，云气郁蒸而大风发作，雾气遮蔽，尘埃过胜，草木为之折损。若太阴湿土日久不降，伏而不布则化为郁气，天空出现尘埃黄气，地上湿气郁蒸，人们易患四肢不能举动，头晕眩，肢节疼痛，腹胀胸满等病。

是故辰戌之岁，少阳降地，主窒地玄，胜之不入；又或遇水运太过，先天而至也，水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彤云才见，黑气反生，暄暖欲生，冷气卒至，甚则冰雹也。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冷气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热病欲作也。

是故巳亥之岁，阳明降地，主窒地彤，胜而不入，又或遇太阳未退位，即阳明未得降，即火运以至之，火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天清而肃，赤气乃彰，暄热反作。民皆昏倦，夜卧不安，咽乾引饮，懊热内烦。大清朝暮，暄还复作；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天清薄寒，远生白气。民病掉眩，手足直而不仁，两胁作痛，满目。

因此在辰戌年，少阳相火应从上年司天的右间，降为本年在泉的左间，若遇到地玄火气过胜，则少阳相火不得降入地下。又或遇到水运太过，则先天时而至。水运居中承之，相火欲降而不得降下，则赤色云气始见，黑色云气反而发生，温暖之气才欲发生，冷气又突然而至，甚至降下冰雹。若少阳相火日久不得降下，伏而不布则化为郁气，冷气之后随又生热，火风之气化为疫气，则人们易患面赤心烦，头痛目眩等病，火气暴露之后，温病就要发作。

因此在巳亥年，阳明燥金应从上年司天的右间，升为本年在泉的左间，若遇到地彤火气过胜，则阳明燥金不得降入地下。又或遇到太阳司天不得退位，则阳明燥金不得降入在泉的左间，或火运应时以至。火运居于司天之下而承其气，阳明燥金降之不下，则天气清冷而肃降，火气显露则温热发作。人们感到昏沉困倦，夜卧不安，易患咽喉干燥，口渴引饮，懊侬烦热等病，早晚有大凉之气，而湿热之气却又发作。若阳明燥金日久不降，伏而不布则化为郁气，天空清凉而寒冷，远处有白气发生。人们易患眩晕，手足强直，麻木不仁，两胁作痛，双目视物不清等病。

是故子午之年，太阳降地，主窒地阜胜之，降而不入；又或遇土运太过，先天而至，土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天彰黑气，暝暗凄惨，才施黄埃而布湿，寒化令气，蒸湿复令。久而不降，伏之化郁。民病大厥，四肢重怠，阴痿少力。天布沉阴，蒸湿间作。

帝曰：升降不前，晰知其宗，愿闻迁正，可得明乎？岐伯曰：正司中位，是谓迁正位，司天不得其迁正者，即前司天，以过交司之日，即遇司天太过有余日也，即仍旧治天数，新司天未得迁正也。

因此在子午年，太阳寒水应从上年司天的右间，降为本年在泉的左间，若遇到地阜土气过则太阳寒水不得降入地下。又或遇到土运太过，则先天时而至。土运居中承之，太阳寒水欲降而不得降下，则天空暴露黑气，昏暗凄惨，才出现黄色尘埃，而又湿气弥漫，寒气布化之后，又出现热化与湿化之令。若太阳寒水日久不得降下，伏而不布则化为郁气，则人们易患大厥，四肢沉重卷怠，阴萎少力等病，天气阴沉，热气与湿气交替发作。

黄帝说：关于间气升降的问题，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它的意义。还想听听关于六气迁正的问题，可以使我明白吗？岐伯说：值年的岁气，迁居于一年的中位，叫做迁正位。司天之气不得迁居于正位，就是上年司天之气超过了交司之日。也就是上年司天之气太过，其值时有余日，仍旧治理着本年的司天之数，所以使新司天不得迁正。

厥阴不迁正，即风暄不时，花卉萎瘁。民病淋溲，目系转，转筋，喜怒，小便赤。风欲令而寒由不去，温暄不正，春正失时。

少阴不迁正，即冷气不退，春冷后寒，暄暖不时。民病寒热，四肢烦痛，腰脊强直。木气虽有余，位不过于君火也。

太阴不迁正，即云雨失令，万物枯焦，当生不发。民病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填臆不食，飧泄胁满，四肢不举。雨化欲令，热犹治之，温煦于气，亢而不泽。

转筋：筋脉掣引叫转筋。

巳亥年，若上年太阳不退位，则本年厥阴不得迁正，风木温暖之气不能应时施化，则花卉枯萎，人们易患淋病，目系转，转筋，善怒，小便赤等病。风气欲施其令而寒气不退，温暖的气候不得正时，则失去正常的春令。

子午年，苦上年厥阴不退位，则本年少阴不得迁正，冷气不退，春天先冷而后又寒，温暖之气不能应时施化。人们易患寒热，四肢烦痛，腰脊强直等病。上年厥阴木之气虽有余，但其不退位的情况，不能超过主气二之气君火当令之时。

丑未年，若上年少阴不退位，则本年太阴不得迁正，雨水不能及时，万物枯焦，应当生长发育的不能生发。人们易患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胸满不食，飧泄胁满，四肢不能举动等病。雨气欲布其令，但由于少阴君火仍居天位而治之，所以温暖之气化亢盛而缺少雨泽。

少阳不迁正，即炎灼弗令，苗秀不荣，酷暑于秋，肃杀晚至，霜露不时。民病痎疟，骨热，心悸，惊骇；甚时血溢。

阳明不迁正，则暑化于前，肃杀于后，草木反荣。民病寒热，鼽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则喘嗽息高，悲伤不乐。热化乃布，燥化未令，即清劲未行，肺金复病。

太阳不迁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杀霜在前，寒冰于后，阳光复治，凛冽不作，雰云待时。民病温疠至，喉闭嗌干，烦躁而渴，喘息而有音也。寒化待燥，犹治天气，过失序，与民作灾。

『雰云』：雰，音分；雰云，是白色如雾的云。

寅申年，若上年太阴不退位，则本年少阳不得迁正，炎热的气候不得施布其令，植物的苗莠不能繁荣，少阳之气晚治，则酷暑见之于秋季，肃杀之气亦必晚至，霜露不得应时而降。人们易患寒热，鼻塞喷嚏，皮毛脆折，爪甲枯焦，甚则喘咳上气，悲伤不乐等病。

卯酉年，若上年少阳不退位，则本年阳明不得迁正。因而少阳暑热之气施化于前，阳明燥金肃杀之气而现于后，草木反而繁荣。人们易患寒热，鼻塞喷嚏，皮毛脆折，爪甲枯焦，甚则喘咳上气，悲伤不乐等病。由于热化之令继续施布，燥令不行，也就是清冷急切之气不行，肺金又要患病。

辰戌年，若上年阳明不退位，则本年太阳不得迁正，致使冬季寒冷之令，反而改行于春季，肃杀霜冻之气在前，严寒冰雪之气在后，若阳光之气复得而治，则凛冽之气不得发作，雰云待时而现。人们易患温疫发作，喉闭咽干，烦躁口渴，喘息有音等病。太阳寒化之令，须待燥气过后，才能司天主治，若燥气过期不退，时令失去正常规律，就会发生灾害。

帝曰：迁正早晚，以命其旨，愿闻退位，可得明哉？岐伯曰：所谓不退者，即天数未终，即天数有余，名曰复布政，故名曰再治天也，即天令如故，而不退位也。

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疹疮疡留毒。

太阴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时，埃昏布作，湿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饮不下，泄注，淋满，足胫寒，阴萎，闭塞，失溺，小便数。

疵：黑斑。废：体偏废也。『疵废』：张景岳：『疵，音慈，黑斑也；废，肢体偏废也。』

黄帝说：对于迁正早晚的问题，你已将它的意义告知了我，还想听听有关退位的情况，可以使我明白吗？岐伯说：所谓不退位，就是指司天之数不尽，也就是司天之数有余，名叫复布政，所以也叫再治天，是由于司天之数有余，依然如故而不得退位的缘故。

厥阴风木不退位时，则大风早起，时雨不得降下，温令不能施化，人们易患温暖，斑疵偏废，风病发生，普遍出现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在内而心烦，咽喉干燥，口渴引饮等病。

少阴君火不退位时，则温暖之气发生于春冬季节，蛰虫早期出现，草木提前发芽生长，人们易患隔热咽干，血液外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诊疮疡等病。

太阴湿土不退位时，则寒冷与暑热不时发生于春季，尘埃昏暗弥布天空，湿令不去，人们易患四肢少力，饮食不下，泄泻如注，小便淋沥，腹满，足胫寒冷，阴萎，大便闭塞，小便失禁或小便频数等病。

少阳不退位，即热生于春，暑乃后化，冬温不冻，流水不冰，蛰虫出见。民病少气，寒热更作，便血，上热，小腹坚满，小便赤沃，甚则血溢。

阳明不退位，即春生清冷，草木晚荣，寒热间作。民病呕吐，暴注，食饮不下，大便干燥，四肢不举，目瞑掉眩。

太阳不退位，即春寒夏作，冷雹乃降，沉阴昏翳，二之气寒犹不去。民病痹厥，阴痿，失溺，腰膝皆痛，温疠晚发。

少阳相火不退位时，则炎热的气候发生于春季，由于暑热在后期布化，故冬季温暖而不冻，流水不冰，蛰虫出现，人们易患少气，寒热交替发作，便血，上部发热，小腹坚硬而胀满，小便赤，甚则血液外溢等病。

阳明燥金不退位时，则春天发生清冷之气，草木繁荣推迟，寒气与热气相间发作。人们易患呕吐，暴发泄泻，饮食不下，大便干燥，四肢不能举动，头目眩晕等病。

太阳寒水不退位时，则春季又发生寒冷的气候，冰雹降下，阴沉之气昏暗覆盖，至二之气时，寒气尚未退去，人们易患寒痹厥逆，阴痿不用，小便失禁，腰膝皆痛等病，温疠之发作较晚。

帝曰：天岁早晚，余以知之，愿闻地数，可得闻乎？岐伯曰：地下迁正、升天及退位不前之法，即地土产化，万物失时之化也。

帝曰：余闻天地二甲子，十干十二支，上下经纬天地，数有迭移，失守其位，可得昭乎？岐伯曰：失之迭位者，谓虽得岁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时不节，即生大疫。注《玄珠密语》云：阳年三十年，除六年天刑，计有太过二十四年，除此六年，皆作太过之用。令不然之旨，今言迭支迭位，皆可作其不及也。

天岁：等于司天的意思。地数：就是在泉的意思。天地二甲子：张景岳：『天地二甲子，言刚正于上，则柔合于下，柔正于上，则刚合于下，如上甲则下己，上己则下甲，故曰二甲子。』注《玄珠密语》：玄珠密语书名。从注以下，至皆可作其不及也一段，可能是后人注解的文字，传抄误入正文，所以玄珠密语前有一注字。天刑：是年岁的冲克。

黄帝说：岁气司天的早晚，我已经知道了。还想听听在泉之数，你可以告知我吗？岐伯说：地之三气，每年有一气迁正，一气升天，一气退位，其不得前进，便应于土地的生化，使万物的生化失于正常的时令。

黄帝说：我听说天地二甲子，十干与十二支配和。司天在泉，上下相合而主治天地之气，其数能互相更移之正位的，就是说虽然已得岁时之正位，但是未得司正位之气，就会四时不节，发生大疫。

假令甲子阳年，土运太窒，如癸亥天数有余者，年虽交得甲子，厥阴犹尚治天，地已迁正，阳明在泉，去岁少阳以作右间，即厥阴之地阳明，故不相和奉者也。癸巳相会，土运太过，虚反受木胜，故非太过也，何以言土运太过，况黄钟不应太窒，木既胜而金还复，金既复而少阴如至，即木胜如火而金复微，如此则甲已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详乎太乙。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应交司而治天，即下己卯未迁正，而戊寅少阳未退位者，亦甲己下有合也，即土运非太过，而木乃乘虚而胜土也，金次又行复胜之，即反邪化也。阴阳天地殊异尔，故其大小善恶，一如天地之法旨也。

土疫：张景岳：『甲巳化土，故发为疫。即后世所谓湿温之类。』

假如甲子年，本为阳年，而土运受到抑塞，如果上年癸亥年，司天的气数太过而有余，在时间上随已交得甲子年，但厥阴风木仍居于司天之位，本年地气已经迁正，阳明在泉，去年在泉之少阳，已退为本年在泉的右间，这样，去年司天之厥阴不退位在上，本年在泉之阳明已迁正在下，因此二者不相奉和。由于在上之癸与在下之乙反而相会，则本应太过的土运，却变虚而为木气胜，所以就不是太过了，况且应于土运之黄种阳年不应受到抑塞，今木气既胜，则土之子金气来复，金气来复，若少阴君火随之而至，则木之胜气随从君火之气，故金之复气乃微，这样，上甲与下已失守其位，其后三年则化成土疫，晚至丁卯年，早在丙寅年，土疫就要发作，发作的大小和善恶，可以根据当年司天在泉之气的盛衰及太乙游宫的情况去推断。又如甲子年，在上的甲与子相结合，交于司天已治天之位，崦在下的已卯未得迁正，上年戊寅在泉至少阳不得退位，也属上甲与下已未能合德，也就是土运不酸太过，而木气也要乘虚克土，土之子金气又有复气，以反其邪气之化。司天在泉，阴阳属性不同，其变为疫疠之气的大小善恶，和司天在泉失守其位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

假令丙寅阳年太过，如乙丑天数有余者，虽交得丙寅，太阴尚治天也。地已迁正，厥阴司地，去岁太阳以作右间，即天太阴而地厥阴，故地不奉天化也。乙辛相会，水运太虚，反受土胜，故非太过，即太簇之管，太羽不应，土胜而雨化，木复即风，此者丙辛失守其会，后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数及太乙游宫。又只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应交司而治天，即辛巳未得迁正，而庚辰太阳未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即水运亦小虚而小胜，或有复，后三年化疠，名曰水疠，其状如水疫。治法如前。

水疫：张景岳：『即后世寒疫阴证之类。』

假如丙寅年，本为阳年太过，如果上年乙丑年司天的气数太过而有余，在时间上虽已交得丙寅年，但太阴湿土仍居于司天之位，本年地气已经迁正，厥阴在泉，去年在泉之少阳，已退为本年在泉的右间，这样，去年司天之太阴不退位在上，本年在泉之厥阴已迁正在下，因此，在泉的厥阴不能奉和于司天的气化。由于在上的乙与在下的辛反而相会，则本应太过的水运，却变虚而为土气所胜，所以就不是太过了，也就是太簇之律管，不应太羽之音。土胜而雨气施化，水之子来复为风化，这样，上丙与下辛失守其位而不得相会，其后三年则化成水疫，晚至已巳年，早在戊辰年，水疫甚者发作迅速，水疫微者发作徐缓，水疫发作的大小善恶，可以根据当年司天在泉之气的盛衰及太乙游宫的情况去推断。又如丙寅年，在上的丙与寅相合，交于司天已治天之位，而在下的辛巳未得迁正，上年庚辰在泉至少阳不得退位，也属于上丙与下辛未能合德，便使水运小虚而有小的胜气，或有小的复气，其后三年化而为疠，名叫水疫，其症状如水疫，治法同前。

假令庚辰阳年太过，如己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地已迁正，太阴司地，去岁少阴以作右间，即天阳明而地太阴也，故地不奉天也。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过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应，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恶，推本年天数及太乙也。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应交司而治天，即下乙未得迁正者，即地甲午少阴未退位者，且乙良不合德也，即下乙未柔干失刚，亦金运小虚也，有小胜或无复，且三年化疠，名曰金疠，其状如金疫也。治法如前。

假如庚辰年，本为阳年太过，如果上年已卯年司天的气数太过而有余，在时间上虽已交得庚辰年，但阳明燥金仍居于司天之位，本年地气已经迁正，太阴在泉，去年在泉的少阴已退为本年在泉的右间，这样，去年司天之阳明不退位在上，本年在泉之太阴已迁正在下，因此，在泉的太阴不能奉和于司天的气化。由于在上的己与在下的乙相会，则本应太过的金运，却变虚而为火气所胜，所以就不是太过了，也就是姑洗之律管，不应太商之音。火之胜气热化，则金之子水气来复，寒而制热，这样上庚与下乙失守其位而不得相会，其后三年化成金疫，迅速的至壬午年，徐缓的至癸未年，金疫就要发作，发作的大小善恶，可以根据当年司天之气的盛衰及太一游宫的情况去推断。又如庚辰年，在上的庚与辰相合，交于司天以治天之位，而在下的乙未未得迁正，也就是上年甲午在泉的少阴未得退位，也属于上庚与下乙未能合德，也就是下乙的柔干失于与上庚刚干的配合，使金运小虚而小有胜气，或虽有胜气而无复气，其后三年化为疫疠，名叫金疠，治法同前。

假令壬午阳年太过，如辛巳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壬午年也，厥阴犹尚治天，地已迁正，阳明在泉，去岁丙申少阳以作右间，即天厥阴而地阳明，故地不奉天者也。丁辛相合会，木运太虚，反受金胜，故非太过也，即蕤宾之管，太角不应，金行燥胜，火化热复，甚即速，微即徐。疫至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又只如壬至午，如壬至午，且应交司而治之，即下丁酉未得迁正者，即地下丙申少阳未得退位者，见丁壬不合德也，即丁柔干失刚，亦木运小虚也，有小胜小复，后三年化疠，名曰木疠，其状如风疫也。治法如前。

『风疫』：张景岳：『木癘风疫，即后世风温之类。』

假如壬午年，本为阳年太过，如果上年辛巳年司天的气数太过而有余，在时间上虽已交得壬午年，但厥阴风木仍居于司天之位，本年地气已经迁正，太扬在泉，去年丙申在泉的少阳已退为本年在泉的右间，这样，去年司天之厥阴不退位在上，本年在泉之阳明已迁正在下，因此，在泉的阳明不能奉和于司天的气化。由于在上的辛与在下的丁相会，则本应太过的木运，却变虚而为金气所胜，所以就不是太过了，也就是蕤宾之律管，不应太角之音。金气行而燥气胜，木之子火气来复则热化，其后化成木疫，疫甚的发作迅速，疫微的发作徐缓，木疫发作的大小善恶，可以根据当年司天在泉之数的盛衰及太乙游宫的情况去推断。又如壬午年，在上的壬与午相合，交于司天已治天之位，而在下的丁酉未得迁正，也就是上年甲午在泉至少阴未不得退位，也属于上庾与下乙未能合德，也就是下丁的干失与上壬刚干的配合，也可以使木运小虚，并有小的胜气与小的复气，其后三年化而为疠，名叫木疫，其症状与风疫相似，治法同前。

假令戊申阳年太过，如丁未天数太过者，虽交得戊申年也，太阴犹尚治天，地已迁正，厥阴在泉，去岁壬戌太阳以退位作右间，即天丁未，地癸亥，故地不奉天化也。丁癸相会，火运太虚，反受水胜，故非太过也，即夷则之管，上太徵不应，此戊癸失守其会，后三年化疫也，速至庚戌。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应交司而治天，即下癸亥未得迁正者，即地下壬戌太阳未退位者，见戊癸亥未合德也，即下癸柔干失刚，见火运小虚，有小胜或无复也，后三年化疠，名曰火疠也。治法如前，治之法可寒之泄之。

火疠：张景岳：『即后世所谓温疫热病之类。』

假如戊申年，本为阳年太过，如果上年丁未年司天的气数太过而有余，在时间上虽已交得戊申年，但太阴湿土仍居于司天之位，本年地气已经迁正，厥阴在泉，去年戊申在泉的太阳已经退为本年在泉的右间，这样，去年丁未司天之太阴不退位而仍在上，本年癸亥在泉之厥阴已迁正在下，因此在泉的厥阴不能奉和于司天的气化。由于在上的丁与在下的癸相会，则本应太过的火运，却变虚而为水气所胜，所以就不是太过了，也就是夷则之律管，不应太徽之音。这样上戊与下癸失守其位而不得相会，其后三年化而为疫，迅速的至庚戌年便要发作，发作的大小善恶，可以根据当年司天之气的盛衰及太乙游宫的情况去推断。又如戊申年，在上的戊与申相会，且应交于司天已治天之位，而在下的癸亥未得迁正，也就是上年壬戌在泉至少阴未不得退位，属于上戌与下癸未能合德，即下癸的柔干失与戊壬刚干的配合，使火运小虚，有小胜气，或虽有胜气而无复气，其后三年化而为疠，名叫火疠，治法同前，其治法可以用寒法与泄法。

黄帝曰：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可得闻乎？岐伯曰：人之五藏，一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人忧愁思虑即伤心，又或遇少阴司天，天数不及，太阴作接间至，即谓天虚也，此即人气天气同虚也。又遇惊而夺精，汗出于心，因而三虚，神明失守。心为群主之官，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即神游上丹田，在帝太一帝君泥丸宫下。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却遇火不及之岁，有黑尸鬼见之，令人暴亡。

人饮食、劳倦即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阳作接间至，即谓之虚也，此即人气虚而天气虚也。又遇饮食饱甚，汗出于胃，醉饱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虚，脾神失守。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阴天虚，青尸鬼见之，令人卒亡。

上丹田：张景岳认为是髓海。帝太一帝君：即脑神。

黄帝说：人的正气不足，天气如不正常，则神志失守，神光不得聚敛，邪气伤人，导致暴亡，我可以听听这是什么道理吗？岐伯说：人的五脏，只要有一脏不足，有遇上岁气不及，就要感受邪气。人若过度忧愁思虑就要伤心，又或遇少阴司天之年，天气不及，则间气太阴接之而至，这就是所谓天虚，也就是人气与天气同虚。又遇因惊而劫夺精气，汗出而伤心之液，因而形成三虚，则神明失守。心为一身之君主，神明由此而出，神明失守其位，则游离于丹田，也就是泥丸宫下，神既失守而不得聚敛，却又遇到火运不及之年，必有水疫之邪气发作，使人突然死亡。

人若饮食不节，劳倦过度就要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之年，天气不及，则间气少阳接之而至，这就是所谓天虚，也就是人气虚与天气虚。又遇饮食过饱，汗出伤胃之液，或醉饱行房，汗出伤脾之液，因而形成三虚，则脾之神志失守。脾的职能比之于议，智谋周密自此而出，神既失守其位而不得聚敛，却又遇土运不及之年，必有土疫疠之邪气发作，使人突然死亡。

人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即伤肾，肾为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虚，肾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水不及之年，或辛不会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阳司天虚，有黄尸鬼至，见之令人暴亡。

人或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即伤肝也。又遇厥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阴作接间至，是谓天虚也，此谓天虚人虚也。又遇疾走恐惧，汗出于肝。肝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阴司天虚也，有白尸鬼见之，令人暴亡也。

已上五失守者，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谓之曰尸厥。人犯五神易位，即神光不圆也。非但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人若久坐湿地，或强力劳动而又入水则必伤肾脏。肾的职能是作强，一切技巧都由此而出，由于人虚加以天气虚，因而形成三虚，使肾的神志失守，神志失守其位而不得聚敛，却又遇水运不及之年，必有土疫邪气发作，使人突然死亡。

人或忿怒，气上逆而不下，就要伤肝。又或遇厥阴司天，天气不及，则间气少阴接之而至，这就是所谓天虚，也就是天虚与人虚。又或遇急走恐惧，则汗出而伤肝之液。肝的职能，比之于将军，人的谋虑自此而出，神志失守其位而不聚敛，又遇木运不及之年，或丁年上丁与下壬不相符合，或上壬与下丁失守其位，或厥阴司天天气不及，必有金疫邪气发作，使人突然死亡。

上述五种失守其位，乃是由于天气虚与人气虚，致使神志游离失守其位，便会有五疫之邪伤人，使人突然死亡，名叫尸厥。人犯了五脏神志易位，就会使神光不圆，不但是疫邪，一切邪气伤人，都是由于神志失守其位的缘故。所以说，神志内守的就可以生，神志失守的就要死亡，得神者就会安康，失神者就要死亡。

黄帝内经　　灵 枢

卷　一

九针十二原第一法天

本篇内容讲述古代所用的镵针、员针、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九种针具的形状及其用途；针刺的疾、徐、迎、随、开、阖等手法和补泻的作用；十二原穴及其主治藏腑病变的原理。疾病是可治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

岐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请言其道：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门。未睹其疾，恶知其原？刺之微，在速迟。粗守关。上守机，机之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静而微。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道，叩之不发。知其往来，要与之期。粗之闇乎，妙哉，工独有之！往者为逆，来者为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迎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

子万民：爱万民。百姓：百官。属：连续。被：受。毒药：古人将可以治疗疾病的药物通称为毒药。经纪：条理。小针：也叫『微针』，即今之毫针。易陈而难入：简单的容易操作，精微的难以掌握。粗守形，上守神：技术低下的医生拘泥于有形的刺法，而高明的医生却能够把握气血变化和精神而施针。神乎神，客在门：人身气血精神的运行通道，也是客邪侵入人体的门户。粗守关，上守机：粗率的医生仅知道守着四肢关节附近的穴位施针，高明的医生等待经气的到来而施以补泻手法。不离其空：经气的往来离不开腧穴。空，中医用语，这里指腧穴。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当邪气正盛时，不可迎而补之；当邪气衰，正气未复时，不可用泻法。不可以挂发：此处以发射弓弩的技术比喻针刺。机道：经气循行的规律。 往者为逆，来者为顺：往，指经气去；来，指经气至。去者为逆，来者为顺。

黄帝问岐伯说：我怜爱万民，亲养百姓，并向他们征收租税。我哀怜他们生活尚难自给，还不时为疾病所苦。我想不采用服药物和砭石的治法，而是用微针，以疏通经脉，调理气血，增强经脉气血的逆顺出入来治疗疾病。要想使这种疗法在后世能代代相传，必须明确提出针刺大法，要想它永不失传，便于运用而又不会被忘掉，就必须建立条理清晰的体系，分出不同的章，区别表里。以明确气血终而复始地循环于人身的规律。要把各种针具的形状及相应的用途加以说明，我认为应首先制定针经。我想听您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岐伯答道：让我按次序，从小针开始，直到九针，说说其中的道理。小针治病，容易掌握，但要达到精妙的地步却很困难。低劣的医生死守形迹，高明的医生则能根据病情的变化来加以针治。神奇啊！气血循行于经脉，出入有一定的门户，病邪也可从这些门户侵入体内。没有认清疾病，怎么能了解产生疾病的原因呢？针刺的奥妙，在于针刺的快慢。医生仅仅死守四肢关节附近的固定穴位，而针治高手却能观察经气的动静和气机变化，经气的循行，不离孔空，孔空里蕴涵的玄机，是极微妙的。当邪气充盛时，不可迎而补之；当邪气衰减时，不可追而泻之。懂得气机变化的机要而施治的，不会有毫发的差失，不懂得气机变化道理的，就如扣弦上的箭，不能及时准确地射出一样。所以必须掌握经气的往来顺逆之机，才能把握住针刺的正确时间。劣医愚昧无知，只有名医才能体察它的奥妙。正气去者叫做逆，正气来者叫做顺，明白逆顺之理，就可以大胆直刺而不必犹豫不决了。正气已虚，反用泻法，怎么会不更虚呢？邪气正盛，反用补法，怎么会不更实呢？迎其邪而泻，随其去而补，用心体察其中的奥妙，针刺之道也就到此而止了。

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言实与虚，若有若无。察后与先。若存若亡。为虚与实，若得若失。

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写之时，以针为之。写曰：必持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得针，邪气得泄。按而引针，是谓内温，血不得散，气不得出也。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已闭，中气乃实；必无留血，急取诛之。

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者，刺之无殆。方刺之时，必在悬阳，及与两卫。神属勿去，知病存亡。血脉者在腧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

宛陈则除之：血气瘀滞日久，当排除之。徐而疾则实：进针慢，出针快，出针后急按针孔的刺法，属补法。疾而徐则虚：进针快，出针慢，出针后不闭针孔的刺法，属泻法。察后与先：审察疾病的缓急，决定治疗先后的次序。若存若亡：根据气之虚实，而决定是否留针及留针的久暂。放而出之：摇大针孔，使邪气得出。内温：指气血蕴蓄于内，此处当理解为邪气留于体内。意若妄之：随意而为，好像漫不经心。行：行针导气。按：按压孔穴以下针。坚者为宝：针刺时要紧固有力。悬阳：凡此时必举阳气为主，故曰『悬阳』。悬，举。阳，神气。视之独澄：看得很清楚。

凡在针刺时，正气虚弱则应用补法，邪气盛实则用泻法，气血淤结的给予破除，邪气胜的则用攻下法。《大要》说：进针慢而出针快并急按针孔的为补法，进针快而出针慢不按针孔的为泻法。这里所说的补和泻，应为似有感觉又好像没有感觉；考察气的先至与后至，以决定留针或去针。无论是用补法还是用泻法，都要使患者感到补之若有所得，泻之若有所失。

虚实补泻的要点，以九针最为奇妙。补或泻都可用针刺实现。所谓泻法，指的是要很快地持针刺入，得气后，摇大针孔，转而出针，排出表阳，以泄去邪气。如果出针时按闭针孔，就会使邪气闭于内，血气不得疏散，邪气也出不来！所谓补法，即是指顺着经脉循行的方向施针，仿佛若无其事，行针导气，按穴下针时的感觉，就像蚊虫叮在皮肤上。针入皮肤，候气之时，仿佛停留徘徊；得气之后，急速出针，如箭离弦，右手出针，左手急按针孔，经气会因此而留止，针孔已闭。中气仍然会充实，也不会有淤血停留，若有淤血，应及时除去。

持针的方法，紧握而有力最为贵。对准腧穴，端正直刺，针体不可偏左偏右。持针者精神要集中到针端，并留意观察病人。同时仔细观察血脉的走向，并且进针时避开它，就不会发生危险了。将要针刺的时候，要注意病人的双目和面部神色的变化，以体察其神气的盛衰，不可稍有疏忽。如血脉横布在腧穴周围，看起来很清楚，用手指按切也感到坚实，刺时就应该避开它。

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镵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员针，长一寸六分；三曰针，长三寸半；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员利针，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镵针者，头大末锐，去写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写分气；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大如氂，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梃，其锋微员，以写机关之水也。九针毕矣。

镵针：因其针形尖锐，故名『镵针』。针：因其针形似箭而得名。铍针：因其针锋如剑而得名。氂：发音同毛，指长毛，牦牛尾之毛。尖如梃：大针尖如折竹之锐。

九针的形状依据名称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第一种叫做镵针，长一寸六分；第二种叫员针，长一寸六分；第三种叫针，长三寸半；第四种叫锋针，长一寸六分；第五种叫铍针，长四寸，宽二分半；第六种叫员利针，长一寸六分；第七种叫毫针，长三寸六分；第八种叫长针，长七寸；第九种叫大针，长四寸。镵针，头大而针尖锐利，浅刺可以泄肌表阳热；员针，针形如卵，用以在肌肉之间按摩，不会损伤肌肉，却能疏泄肌肉之间的邪气；针，其锋如黍粟粒一样微圆，用于按压经脉，不会陷入皮肤内，所以可以引正气祛邪气；锋针，三面有刃，可以用来治疗顽固的旧疾；铍针，针尖像剑锋一样锐利，可以用来刺痈排脓；员利针，针尖像长毛，圆而锐利，针的中部稍粗，可以用来治疗急性病；毫针，针形像蚊虻的嘴，可以轻缓地刺入皮肉，轻微提插而留针，正气可以得到充养，邪气尽散，出针养神，可以治疗痛痹；长针，针尖锐利，针身细长，可以用来治疗时间已久的痹证；大针，针尖像折断后的竹茬，其锋稍圆，可以用来泄去关节积水。关于九针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了。

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清气在下。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大深则邪气反沉，病益。故曰：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无实，无虚。损不足而益有，是谓甚病。病益甚，取五脉者，死；取三脉者，恇。夺阴者，死；夺阳者，狂。针害毕矣。

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

邪气在上：风热阳邪侵犯人体上部。浊气在中：寒温不适，饮食不节，浊气留于肠胃。浊气，饮食积滞之气。清气在下：清冷寒湿之邪，侵入人体必从足部开始。针中脉则浊气出：针三里可排除肠胃浊气。中脉，中部阳明之合穴，即足三里穴。五脉：五脏腧穴。取三脉者，恇：泻手足三阳经穴，致形气虚弱。三脉，手足三阳脉。

大凡邪气侵入了人体的经脉，阳邪的气常停留在上部，浊恶的气常停留在中部，清朗的气常停留在下部。所以针刺筋骨陷中的孔穴，阳邪就能得以外出，针刺阳明经合穴，就会使浊气得以外出。但如果病在浅表而针刺太深，反而会引邪进入内里，这样病情就会加重。所以说：皮肉筋脉，各有其所在的部位，病症也各有其适宜的孔穴。九针的形状不同，各有其施治相适的孔穴，应根据病情的不同而适当选用。不要实症用补法，也不要虚症用泻法，那样会导致损不足而益有余，反而会加重病情。精气虚弱的病人，误泄五脏腧穴，可致阴虚而死；阳气不足的病人，误泄三阳经腧穴，可致正气衰弱而精神错乱。误泄了阴经，耗尽了脏气的会死亡；损伤了阳经，则会使人发狂，这就是用针不当的害处。

如果刺后未能得其气，不问息数多少，都必须等待经气到来；如已得气就可去针，不必再刺。九针各有不同的功用，针形也不一样，必须根据病情的不同加以选用，这是针刺的要点。总之，是针下得气，即为有效，疗效显著的，就如风吹云散，明朗如见到青天那样，针刺的道理就是这样了。

黄帝曰：愿闻五藏六府所出之处。岐伯曰：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府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输，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

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

五藏六府所出之处：藏腑各自联属的经脉脉气所出之处。二十五腧：每脏有井、荥、输、经、合之五腧穴，五脏共二十五穴。三十六腧：每腑有井、荥、输、原、经、合六腧，六腑共三十六腧穴。络脉十五：十二经各有一络脉，加任、督及脾之大络，共十五络。所出为井：古代以泉源出水之处为井。人之血气，出于四肢，故脉出处，为井。所注为输：形容脉气流注到此后又灌注到彼。注，灌注。输，运输。所行为经：脉气由此通过。经，通。所入为合：形容脉气汇合处。右主推之：指右手进针。张景岳：『右主推之，所以入针也。』气至而去之：得气之后即起针。张景岳：『邪气去而谷气至，然后可以出针。』

黄帝说：我想听你谈谈五脏六腑的经气所出的情况。岐伯回答说：五脏经脉，各有井、荥、输、经、合五个腧穴，五五则有二十五个腧穴。六腑经脉，各有井、荥、输、原、经、合六个腧穴，六六共三十六个腧穴。藏腑有十二条经脉，每经又各有一络，加上任、督脉二络和脾之大络，便有十五络了。十二经加十五络，这二十七脉之气在全身循环周转，经气所出的孔穴，叫做『井』，如同初出的山间泉水；经气所流过的孔穴，叫做『荥』，即像刚出泉源的微小水流，说明经气尚很微弱；经气所灌注的孔穴，叫做『输』，即像水流会聚，而能转输运行，其气也在逐渐盛大了；经气所行走的孔穴，叫做『经』，像水流已经成渠，脉气正当旺盛；经气所进入的地方，叫做『合』，像百川汇流入海，经气已就入合于内了。这二十七条经脉，都出入流注运行于井、荥、输、经、合五腧。

人体关节的相交，共有三百六十五处，知道了这些奥妙，就可以一言以蔽之了，否则就不能把握住头绪。所谓人体关节部位，是指神气游行出入的地方，不是指皮肉筋骨的局部形态。

观察病人的面部气色和眼神，可以了解正气的消散和复还的情况。辨别病人形体的强弱，听他的声音，可以了解邪正虚实的情况，然后就可以右手进针，左手扶针，刺入后，待针下得气即应出针。

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气已绝于内，而用针者反实其外，是谓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静。治之者，辄反其气，取腋与膺。五藏之气已绝于外，而用针者反实其内，是谓逆厥。逆厥则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刺之害中而不去，则精泄；害中而去，则致气。精泄，则病益甚而恇；致气，则生为痈疡。

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藏。五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禀三百六十五节气味也。五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藏之害矣。阴中之少阴，肺也，其原出于大渊，大渊二。阳中之太阳，心也，其原出于大陵，大陵二。阳中之少阳，肝也，其原出于太冲，太冲二。阴中之至阴，脾也，其原出于太白，太白二。阴中之太阴，肾也，其原出于太溪，太溪二。膏之原，出于鸠尾，鸠尾一。肓之原，出于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

重竭：指虚上加虚，造成阴亡。四关：即两肘两膝之四个关节。脖胦：是任脉气海穴的别名，在脐下一寸五分处。

凡是在用针之前，必先诊察脉象，知道了脏气的虚实，才可以进行治疗。如果五脏之气在里面已经竭绝了，反用针补在外的阳经，阳愈盛阴愈虚了，这就叫重竭。重竭必定致人死亡，但临死时病者的表现是安静的，这是因为医者违反了经气的规律，误取腋部和胸部的腧穴，使脏气尽汇于外而造成的。如果五脏之气在外面已经虚绝，却反而用针补在内的阴，阴愈盛阳愈虚，这叫逆厥。逆厥也必然致人死亡，但在临死时病者会表现得很烦躁，这是误取四肢末端的穴位，促使阳气衰竭而造成的。针刺已刺中病邪要害而不出针，反而会使精气耗损；没有刺中要害，即行出针，却会使邪气留滞不散。精气外泄，病情就会加重而使人虚弱，邪气留滞则会发痈疡。

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穴，十二原穴出于肘膝四关，四关原穴可以主治五脏的疾病。所以五脏有病，应取十二原穴。十二原穴，是五脏禀受全身三百六十五节气味的部位，所以五脏有病，就会反应到十二原穴，而十二原穴也各有所属的内脏，明白了原穴的性质，观察它们的反应，就可以知道五脏的病变情况。心肺居于膈上，属阳位，但肺是阳部的阴脏，故为阳中之少阴。其原穴出于太渊，左右共二穴。心为阳部的阳脏，所以是阳中之太阳，其原穴出于大陵，左右共二穴。肝、脾、肾居于膈下，属于阴位。肝是阴部的阳脏，为阴中少阳，其原穴出于太冲，左右共二穴。脾是阴部的阴脏，为阴中之至阴，其原穴出于太白，左右共两穴。肾是阴部的阴脏，为阴中之太阴，其原穴出于太溪，左右共二穴。膏的原穴为鸠尾，只有一穴。肓的原穴是气海，也只有一穴。以上十二原穴，是藏腑之气输注的地方，所以能治五脏六腑的病。

胀取三阳，飧泄取三阴。今夫五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刺诸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阴有阳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无殆，气下乃止，不下复始也。疾高而内者，取之阴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阳之陵泉也。

以手探汤：用手试探沸汤，意手法轻盈且迅速，一触即还。张景岳：『如以手探汤者，用在轻扬。热属阳，阳主于外，故治宜如此。』汤，热水。如人不欲行：留针。张景岳：『如人不欲行者，有留恋之意也。阴寒凝滞，得气不易，故宜留针如此。』阴有阳疾者：热在阴分。下陵三里：即足三里穴。《本输》云：『下陵膝下三寸。』疾高而内者：指病位在上而病本属于脏。张景岳：『高而内者属脏，故当取足太阴之阴陵泉也。』疾高而外者：是指病位在上而病本属于腑。张景岳：『高而外者属腑，故当取足少阳之阳陵泉也。』

凡是腹胀的病都应当取足三阳经，飧泄的病应当取足三阴经。五脏有病，就像身上扎了刺、物体被污染、绳索打了结，江河发生了淤塞现象。扎刺的时日虽久但还是可以拔除的；污染的时间虽久，却仍是可以涤尽的；绳子打结虽然很久，但仍可以解开；江河淤塞得很久了，却仍是可以疏通的。有人认为病久了就不能治愈，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善于用针的人治疗疾病，就像拔刺、涤洗污点、解开绳结、疏通淤塞一样。病的日子虽久，仍然可以治愈，说久病不可治，是因为没有掌握针刺的技术。

针刺治疗热病，就如同用手试探沸汤。针刺治疗阴塞之病，应像行人在路上逗留，不愿走开的样子。阴分出现阳邪热象，应取足三里穴，准确刺入而不能懈怠，气至邪退了便应出针，如果邪气不退，便应当再刺。疾病位于上部而属于内脏的，当取阴陵泉；疾病位于上部而属于外腑的，则应当取阳陵泉。

本输第二法地

本篇内容讨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在肘膝关节以下的重要腧穴，包括各经井、荥、输、原、经、合穴的名称与部位；颈项间的八穴，它们是手足三阳经与任、督脉上行头面所必经之处，藏腑相合的关系及六腑的功能。

黄帝问于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输之所留，六府之所与合，四时之所出入，五藏之所溜处，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愿闻其解。

岐伯曰：请言其次也。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大渊，大渊，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输；行于经渠，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

心，出于中冲，中冲，手中指之端也，为井木；流于劳宫，劳宫掌中中指本节之内间也，为荥；注于大陵，大陵，掌后两骨之间方下者也，为输；行于间使，间使之道两筋之间三寸之中也，有过则至，无过则止，为经；入于曲泽，曲泽，肘内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为合。手少阴也。

络脉之所别处：《经脉》篇载有十五别络，从十四经别出，如手太阴经别络列缺，手阳明经别络偏历等。五输之所留：五输穴各有一定的部位。留，留止。六府之所与合：六腑所属之阳经，与五脏所属的阴经五腧，阴阳相配，表里相合。四时之所出入：人体血气的运行出入，因四时气候的推移，而有生长收藏的不同变化。五藏之所溜处：张志聪：『五藏之血气，溜于皮肤经脉之外内者也。』溜，流，淌。高下：高，指头目；下，指肢体末端；高下，即人体上下。井木：五腧之井、荥、输、经、合，配五行，在阴经为木、火、土、金、水。本篇仅指出井穴的属性，根据《难经》，阴经以井属木，荥属火，输属土，经属金，合属水。鱼际：穴名。际，边缘。手鱼：指手腕之前，大拇指本节之间的部位，有肥肉隆起，如鱼的形状，把此部位称为『手鱼』。本节：凡指骨接于掌骨或趾骨接于蹠骨之第一节，均称『本节』。方下：张景岳：『正当两骨之下也。』有过则至，无过则止：马莳：『有过者有病也，有病则其脉至，无病则其脉止。』廉：边缘。

黄帝问岐伯说：『凡是运用针刺，都必须精通十二经络的循行起点和终点。络脉别出的地方，井、荥、输、经、合五腧穴留止的部位，六腑与五脏的表里关系，四时对经气出入的影响，五脏之气的流行灌注，经脉、络脉、孙脉的宽窄程度、浅深情况。上至头面、下至足胫的联系。对于这些问题，我希望听你讲解。』

岐伯说：请让我按次序来说明。肺所属经脉的血气，出于少商穴，少商在手大指端外侧，为井穴，属木；流行于鱼际穴，鱼际在手鱼的边缘，为荥穴；灌注于太渊穴，太渊在手鱼后一寸的凹陷中，为输穴；经行于经渠穴，经渠在腕后寸口中有脉动而不停之处，为经穴；汇入于尺泽穴，尺泽在肘中有动脉处，为合穴。这是手太阴经的五腧穴。

心脏所属经脉的血气，出于中冲穴，中冲在中指之端，为井穴，属木；流行于劳宫穴，劳宫在中指本节后手掌中间，为荥穴；灌注于大陵穴，大陵在掌后腕与臂两骨之间的凹陷中，为输穴；经行于间使穴，间使在掌后三寸两筋之间。当本经有病时，在这一部位上会出现反应，无病时就无反应，为经穴；汇入于曲泽穴，曲泽在肘内侧，屈肘时才能取得，为合穴。这是手少阴经的五腧穴。

肝，出于大敦，大敦者，足大趾之端及三毛之中也，为井木；溜于行间，行间，足大指间也，为荥；注于大冲，大冲，行间上二寸陷者之中也，为输；行于中封，中封，内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则宛，使和则通，摇足而得之，为经；入于曲泉，曲泉，辅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为合。足厥阴也。

脾，出于隐白，隐白者，足大趾之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大都，大都，本节之后下陷者之中也，为荥；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为输；行于商丘，商丘，内踝之下陷者之中也，为经；入于阴之陵泉，阴之陵泉，辅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为合。足太阴也。

指：脚趾。三毛：在大脚趾第一节背面，趾甲根之后。踝：在胫骨之下、跗骨之上的骨突，在内侧的为内踝，在外侧的为外踝。又手腕处外突之骨也称『踝』。使逆则宛，使和则通：意即使其足尖逆而上举，则此凹陷宛宛有形，再令患者将足听其自如，则进针可通。辅骨：指膝傍由股骨下端的内外上髁和胫骨上端的内外侧髁组成的骨突。此处专指内侧的『内辅骨』。腕骨：在此指第一蹠趾关节骨突，又称『核骨』。《太素》、《甲乙》、《千金方》『腕』并作『核』，是。丹波元简：『腕骨当作核骨，诸家不议及者，误。』

肝脏所属经脉的血气，出于大敦穴，大敦在足大趾尖端及三毛之中，为井穴，属木；流行于行间穴，行间在足大趾与次趾之间，为荥穴；灌注于太冲穴，太冲在行间穴上二寸凹陷之中，为输穴；经行于中封穴，中封在内踝前一寸半凹陷之中，令患者足尖逆而上举，可见有宛宛陷窝，再令患者将足恢复自如，则进针可通，或令患者将足微摇而取得，为经穴；汇入于曲泉穴，曲泉在膝内辅骨之下，大筋之上，屈膝取之即得，为合穴。这是足厥阴经的五腧穴。

脾脏所属经脉的血气，出于隐白穴，隐白在足大趾端内侧，为井穴，属木；流行于大都穴，大都在本节之后的凹陷中，为荥穴；灌注于太白穴，太白在本节后腕骨之下，为输穴；经行于商丘穴，商丘在内踝之下凹陷中，为经穴；汇入于阴陵泉穴，阴陵泉在膝内侧辅骨之下的凹陷中，伸足取之即得，为合穴。这是足太阴经的五腧穴。

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为井木；溜于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为荥；注于大溪，大溪，内踝之后、跟骨之上陷中者也，为输；行于复留，复留，上内踝二寸，动而不休，为经；入于阴谷，阴谷，辅骨之后、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应手，屈膝而得之，为合。足少阴经也。

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节之前外侧也，为荥；注于束骨，束骨，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输；过于京骨，京骨，足外侧大骨之下，为原；行于昆仑，昆仑，在外踝之后、跟骨之上，为经；入于委中，委中，腘中央，为合，委而取之。足太阳也。

然谷：即内踝前然谷穴上之大骨。又为然谷穴的别名。动而不休：意思是跳动不停，为动脉搏动。井金：阳经的井穴属金，阴经的井穴属木，五行相制而为用。本篇仅指出井穴的属性，根据《难经》、《甲乙经》，六阳经的井、荥、输、经、合穴，按五行相生的次序而配为：井属金，荥属水，输属木，经属火，合属土。束骨：在足小趾外侧，本节后，赤白肉际陷者中。腘：膝弯。委：曲，屈。

肾脏所属经脉的血气，出于涌泉穴，涌泉在足底心，为井穴，属木；流行于然谷穴，然谷在足内踝前大骨下陷中，为荥穴；灌注于太溪穴，太溪在内踝骨后，跟骨之上凹陷中，跳动不止，为输穴；经行于复溜穴，复溜在内踝上二寸，为经穴；汇入于阴谷穴，阴谷在内辅骨之后，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应手，屈膝取之即得，为合穴。这是足少阴经的五腧穴。

膀胱所属经脉的血气，出于至阴穴，至阴在足小趾端外侧，为井穴，属金；流行于通谷穴，通谷在小趾本节之前外侧，为荥穴；灌注于束骨穴，束骨在本节之后的凹陷中，为输穴；过于京骨穴，京骨在足外侧大骨之下，为原穴；经行于昆仑穴，昆仑在足外踝之后，跟骨之上，为经穴；汇入于委中穴，委中在膝弯中央，为合穴，可以屈而取之。这是足太阳经脉的六腧穴。

胆，出于窍阴，窍阴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侠溪，侠溪，足小指次指之间也，为荥；注于临泣，临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为输；过于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为原；行于阳辅，阳辅，外踝之上、辅骨之前及绝骨之端也，为经；入于阳之陵泉，阳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为合，伸而得之。足少阳也。

胃出于厉兑，厉兑者，足大指内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内庭，内庭，次指外间也，为荥；注于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内间上行二寸陷者中也，为输；过于冲阳，冲阳，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为原，摇足而得之；行于解溪，解溪，上冲阳一寸半陷者中也，为经；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胻骨外三里也，为合；复下三里三寸，为巨虚上廉，复下上廉三寸，为巨虚下廉也；大肠属上，小肠属下，足阳明胃脉也。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

窍阴：穴名。此指足窍阴穴。另，本经在头部完骨之上，有穴亦名『窍阴』，通常称『头窍阴』。侠：通『夹』。《内经》『挟』多作『夹』。足小指次指之端：即足小趾侧次趾之端，就是第四趾端。临泣：穴名。此指足临泣。另，本经在头部有穴亦名『临泣』，通常称『头临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即指临泣穴在侠溪穴上一寸半的凹陷中。辅骨：侠膝之骨。绝骨：相当于腓骨下端。足大指内次指之端：足大趾侧的次趾尖端，也是第二趾尖端。足跗：足背，又称『足面』。下陵：三里穴之别名，位于膝下正中的高骨下，因而称为『下陵』。巨虚上廉：指上巨虚穴。巨虚下廉即指下巨虚穴。

胆所属经脉的血气，出于窍阴穴，窍阴在足小趾侧的次趾尖端，为井穴，属金；流行于侠溪穴，侠溪在足小趾与四趾之间，为荥穴；流注于临泣穴，临泣由侠溪再向上行一寸半处凹陷中，为输穴；过于丘墟穴，丘墟在外踝骨前之下凹陷中，为原穴；经行于阳辅穴，阳辅在外踝之上四寸余，辅骨的前方，绝骨的上端，为经穴；汇入于阳陵泉穴，阳陵泉在膝外侧凹陷中，为合穴，伸足取之而得。这是足少阳经的六腧穴。

胃所属的经脉血气，出于厉兑穴，厉兑在足大趾侧的次趾之端，为井穴，属金；流行于内庭穴，内庭在次趾外侧与中趾之间，为荥穴；灌注于陷谷穴，陷谷在中趾的内侧上行二寸的凹陷中，为输穴；过于冲阳穴，冲阳在足背上自趾缝向上约五寸的凹陷中，为原穴，摇足而取得之；经行于解溪穴，解溪在冲阳之上一寸半凹陷中，为经穴；汇入于下陵穴，下陵就是在膝下三寸，胻骨外缘的三里穴，为合穴；再从三里下三寸，是上巨虚穴，自上巨虚再下三寸，为下巨虚穴，大肠属上，小肠属下。由于大肠小肠，在体内连属于胃腑之下，因而在经脉上也有连属足阳明胃脉之处。这是足阳明经的六腧穴。

三焦者，上合手少阳，出于关冲，关冲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液门，液门，小指次指之间也，为荥；注于中渚，中渚，本节之后陷中者也，为输；过于阳池，阳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为原；行于支沟，支沟，上腕三寸、两骨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为合，屈肘而得之；三焦下腧，在于足大指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腘中外廉，名曰委阳，是太阳络也，手少阳经也。三焦者，足少阳太阴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腨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写之。

上合手少阳：三焦之气游行于人体上中下三部，下腧出于足太阳之经的委阳，上出于手少阳之经，所以称『上合手少阳』。下腧：手三阳经上行于手而下合于足，故将合于足经的输穴称为『下腧』，以示区别。足大指之前：据本书《邪气藏腑病形》篇及《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应作『足太阳之前』。足少阳太阳之所将：意谓三焦经是由足少阳、太阳二经的气血所输给的。将，输送供给。贯：通过。腨肠：即腿肚。太阳之正：指足太阳膀胱经本经。

三焦，上合手少阳经脉，其血气出于关冲穴，关冲在无名指之端，为井穴，属金；流行于液门穴，液门在小指与次指之间，为荥穴；灌注于中渚穴，中渚在无名指本节后之凹陷中，为输穴；过于阳池穴，阳池在腕上凹陷中，为原穴；经行于支沟穴，支沟在腕后三寸的两骨间凹陷中，为经穴；汇入于天井穴，天井在肘外大骨上的凹陷中，为合穴，屈肘取之即得；三焦之气输于下部者，在足太阳经之前，足少阳经之后，出于膝腘窝外缘，名叫委阳，是足太阳经的大络，又是手少阳的经脉。三焦虽属手少阳经，在下则有足少阳、太阳二经为之输给。所以又自足太阳经别出在外踝上五寸处，别入通过腿肚，出于委阳，与足太阳经的正脉相并，入腹内联络膀胱，约束着下焦。其气实则为小便不通，气虚则为遗尿；遗尿当用补法，小便不通当用泄法。

手太阳小肠者，上合手太阳，出于少泽，少泽，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节前陷者中也，为荥；注于后溪，后溪者，在手外侧本节之后也，为输；过于腕骨，腕骨，在手外侧腕骨之前，为原；行于阳谷，阳谷，在锐骨之下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小海，小海，在肘内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为合。手太阳经也。

大肠，上合手阳明，出于商阳，商阳，大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本节之前二间，为荥；注于本节之后三间，为输；过于合谷，合谷，在大指岐骨之间，为原；行于阳溪，阳溪，在两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曲池，在肘外辅骨陷者中，屈臂而得之，为合。手阳明也。

是谓五藏六府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也。六府，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

锐骨：腕后小指侧的高骨。大指次指：即食指。岐骨：此指大指与次指本节后两骨分歧之处，即第一、二掌骨之间。肘外辅骨：指挠骨头与肱骨头外上髁接合处。六府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六腑的经脉，均以足三阳经为根本。如大肠、小肠连属于胃，故其经又下合于足之上下廉；三焦的下焦与膀胱同主水液，故其下合在委阳。但是它们的经脉本体，主要分布与上肢，所以称『上合于手』。

小肠，上合手太阳经脉，其血气出于少泽穴，少泽在手小指外侧端，为井穴，属金；流行于前谷穴，前谷在手外侧本节前的凹陷中，为荥穴；灌注于后溪穴，后溪在手上外侧小指本节的后方，为输穴；过于腕骨穴，腕骨在手外侧腕骨之前，为原穴；经行于阳谷穴，阳谷在腕后锐骨前下方的凹陷中，为经穴；汇入于小海穴，小海在肘内侧大骨之外，距离骨尖半寸处的凹陷中，伸臂取之即得，为合穴。这是手太阳经的六腧穴。

大肠，上合手阳明经脉，其血气出于商阳穴，商阳在食指内侧端，为井穴，属金；流行于二间穴，二间在食指本节之前，陷中，称为荥穴；灌注于三间穴，三间在本节之后，为输穴；过于合谷穴，合谷在大指次指岐骨之间，为原穴；经行于阳溪穴，阳溪在大指本节后，腕上两筋之间的凹陷中，为经穴；汇入于曲池穴，曲池在肘外侧辅骨的凹陷处，屈臂取之即得，为合穴。这是手阳明经的六腧穴。

以上所述，就是五脏六腑的腧穴，五脏阴经五五二十五个腧穴，六腑阳经六六三十六个腧穴。而六腑的血气，都出行于足三阳经脉，又上合于手。

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脉，手阳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脉，手太阳也，名曰天窗，四。次脉，足少阳也，名曰天容，五。次脉，手少阳也，名曰天牖，六。次脉，足太阳也，名曰天柱，七。次脉，颈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腋内动脉，手太阴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

刺上关者，呿不能欠。刺下关者，欠不能去。刺犊鼻者，屈不能伸。刺两关者，伸不能屈。

足阳明，挟喉之动脉也，其俞在膺中。手阳明，次在其腧外，不至曲颊一寸。手太阳当曲颊。足少阳，在耳下曲颊之后。手少阳，出耳后，上加完骨之上。足太阳，挟项大筋之中发际。

阴尺动脉，在五里，五腧之禁也。

一次任脉侧之动脉：任脉之外侧的第一行动脉。张景岳：『次者，次于中脉一行，足阳明也。』次，依次。在此是由内向外的次序。以下『二次脉』至『七次脉』意思都是指从任脉数『第二』至『第七行动脉』。天容：马莳：『按天容系手太阳经，非足少阴经，疑是「天冲穴」。』颈：应作『项』。去：张口。欠：呵欠时张口复合。两关：前臂的内关、外关穴。膺：胸之两旁。次在其腧外：手阳明扶突穴，在足阳明动腧之外。不至：即相差或距离之意。曲颊：指颊部，即面之两旁。因面颊之骨，曲如环形，故称『曲颊』。手太阳当曲颊：手太阳天窗穴在曲颊下。完骨：又名『寿台骨』。指颞骨的乳突，在两耳廓中部向后之处。又为该处穴名。阴尺动脉：手太阴经由尺泽穴向上三寸处的动脉，即肘上三寸向里的五里穴，属手阳明经。五腧之禁：手五里穴，禁忌屡刺。

左右两缺盆的中央，是任脉所行之处，有穴名天突；次于任脉后第一行的动脉，是足阳明经脉所行之处，有穴名人迎；第二行是手阳明经脉所行之处，有穴名扶突；第三行是手太阳经脉所行之处，有穴名天窗；第四行是足少阳经脉所行之处，有穴名天容；第五行是手少阳经脉所行之处，有穴名天牖；第六行是足太阳经脉所行之处，有穴名天柱；第七行在颈（项）中央，是督脉所行之处，有穴名风府。在腋下上臂内侧的动脉，是手太阴经脉所行之处，有穴名天府；在侧胸部当腋下三寸，是手厥阴心包经脉所行之处，有穴名天池。

刺上关穴，要张口而不能闭口；刺下关穴，要闭口而不能张口。刺犊鼻穴，要屈膝而不能伸足；刺内关与外关穴，要伸手而不能弯曲。

足阳明胃经的动脉，挟喉而行，有腧穴分布在胸之两旁膺部。手阳明经的腧穴，在它的外侧，距离曲颊一寸。手太阳经的腧穴，在曲颊处。足少阳经的腧穴，在耳下曲颊之后。手少阳经的腧穴，在耳后完骨之上，足太阳经的腧穴，在项后，挟大筋两旁发际下的凹陷中。

五里穴，在尺泽穴上三寸有动脉处，不当屡刺，以防五腧之血气尽泄。

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府。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谷之府。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藏。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与合者。

春取络脉，诸荥大经分肉之间，甚者深取之，间者浅取之。夏取诸腧，孙络肌肉皮肤之上。秋取诸合，馀如春法。冬取诸井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时之序，气之所处，病之所舍，藏之所宜。转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张而刺之，可令立快也。

合：指藏腑作用的结合。中精：中藏精汁，绝无渣滓的意思（精与清同）。少阳：这里是指三焦。将两藏：将是统率的意思。将两藏，是指肾统率三焦于膀胱。这与『灵枢』『本藏论』说：『肾合三焦膀胱』的意旨，是符合的。中渎：人体中的水道。孤之府：三焦不合五脏为表里，而与心包络经维表里，府中之孤独者，又以其『独大无匹』，亦名曰孤。孙络：孙有细小之意，络有网络之意。孙络是最细小的支络，像网一样联系在诸经之间。

肺合大肠，大肠是输送小肠已化之物的器官。心合小肠，小肠是受盛由胃而来之物的器官。肝合胆，胆是居中受精汁的器官。脾合胃，胃是消化五谷的器官。肾合膀胱，膀胱是贮存小便的器官。手少阳也属肾，肾又上连于肺，所以能统率三焦和膀胱两脏器。三焦，是像中渎一样行水的器官，水道由此而出，属于膀胱，没有脏来配合，是一个孤独的器官。这就是六腑与五脏相配合的情况。

春天有病，应取络穴、荥穴与经脉分肉之间，病重的取深些，病轻的取浅些；夏天有病，应取输穴、孙络，孙络在肌肉皮肤之上；秋天有病，除取各穴之外，其余参照春季的刺法；冬天有病，应取井穴或输穴，要深刺和留针。这是根据四时气候的顺序，血气运行的深浅，病邪逗留的部位以及时令、经络皮肉等与五脏相应的关系，从而决定的四时刺法。治疗转筋病，让患者站立来取穴施刺，可以使痉挛现象迅即消除。治疗痿厥病，让患者舒展四肢来取穴施刺，可以叫他立刻感到轻快。

卷　二

小针解第三法人

本篇是将《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关讨论运用小针(微针)问题的内容，按其原文顺序，择要加以解释，并作进一步的注解和补充说明，所以篇名为『小针解』。

所谓易陈者，易言也；难入者，难著于人也；粗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气有馀不足可补写也；神客者，正邪共会也，神者，正气也，客者，邪气也；在门者，邪循正气之所出入也；未睹其疾者，先知邪正何经之疾也；恶知其原者，先知何经之病所取之处也。

所谓……者，……也：《内经》解说经文的句式。『所谓……者』中间是被解释的内容。『……也』，『也』之前是对经文的解释。难著于人：一般人难以明白。著，明白。粗守形：技术低下的医生只知道遵守具体针刺的规矩。正邪共会：正气与邪气共留于血脉之中。

所谓『易陈』的意思，是说运用小针的关键说起来是很容易的。『难入』的意思，是说它的精微之处是不显著的，是不容易使人明白的。『粗守形』的意思，就是指水平低劣的医生，仅是机械地拘守刺法来进行针刺。『上守神』的意思，就是指高明的医生，能够辨别病人的血气盛衰虚实情况，而分别施用补法和泻法。『神客』的意思，就是说邪气与正气共同留于血脉中，相互抗争，而产生多种多样的疾病。『神』指正气而言，『客』指邪气而言。『在门』的意思，就是说邪气循着正气所出入的门户侵入人体，内外上下无所不至。『未睹其疾』的意思，就是指没有诊明症状的性质、病邪的所在，就漫无目标地进行医治是不对的；要进行针刺就必须首先明了邪正虚实以及病变发生的经脉。『恶知其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经过明确的诊断，怎么能知道病原之所在？因此，必须首先了解是哪一经发生了病变，才可以决定应该取用的经脉和穴位，而给以正确的治疗。

刺之微在数迟者，徐疾之意也；粗守关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上守机者，知守气也。机之动不离其空中者，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也；空中之机清静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其来不可逢者，气盛不可补也；其往不可追者，气虚不可写也；不可挂以发者，言气易失也；扣之不发者，言不知补写之意也，血气已尽而气不下也。

关：两肘、两膝。密意：周密无所不至。

『刺之微在数迟者』的意思，就是说针刺法的微妙之处，主要是在于掌握针刺手法中进针、出针的快慢速度。『粗守关』的意思，就是指技术低劣的医生，在针刺时仅仅会依据症状而取用关节附近与症状相对应的穴位来进行治疗，而根本不懂得辨别血气的往来盛衰和邪正的进退动静等情况。『上守机』的意思，就是说高明的医生，懂得观察和把握经气虚实的变化，并以此进行补泻治疗。『机之动不离其空中』的意思，就是指气机的活动情况都会在腧穴上表现出来，懂得这一点，就可以根据诊查到的气机的虚实变化情况，而正确地运用徐疾补泻的手法。『空中之机，清静以微』的意思，就是说穴位中气血活动的变化情况是至清至静而至为微妙的，当针下已有得气的感觉时，就要仔细地体察气的往来运行情况，只有这样才不致错过运用手法的时机。『其来不可逢』的意思，就是指邪气正盛的时候，切不可迎其势采用补的手法。『其往不可追』的意思，就是指邪气已去而正气亦虚的时候，则不能妄用泻法，以免导致真气虚脱。『不可挂以发』的意思，就是说针下已有得气的感应时，就应该适时地运用针刺手法而不能有毫发之差，因为在一霎那间这种得气的感觉是很容易消失的。『扣之不发』的意思，就是说不懂得要随着气机的虚实变化而抓住时机进行补泻的医者，往往会错失良机，这就好像扣在弓弦上的箭，到了应发的时候而没有发射出去一样，这样就只会白白耗损患者的血气而终究达不到祛除邪气的目的。

知其往来者，知气之逆顺盛虚也；要与之期者，知气之可取之时也；粗之闇者，冥冥不知气之微密也；妙哉工独有之者，尽知针意也；往者为逆者，言气之虚而小，小者，逆也；来者为顺者，言形气之平，平者，顺也；明知逆顺，正行无问者，言知所取之处也；迎而夺之者，写也；追而济之者，补也。

要与之期：要等待适当的时机。与，等待。冥冥：昏暗的样子。

『知其往来』的意思，就是说能够了解气的往来运行之中，气机逆顺盛虚的变化情况。『要与之期』的意思，就是指知道了气机变化的重要性，就能够及时把握最适当的时机进行针刺。『粗之暗』的意思，就是指水平低劣的医生，好像昏然无所知，不能明查气机变化的微妙作用和奥秘所在。『妙哉！工独有之』的意思，就是指医术高明的医生，就是与众不同，他能够完全知晓运用针法和明了气机变化的意义所在。『往者为逆』的意思，就是说经气已去时，其脉中之气虚而小，小的叫做逆。『来者为顺』的意思，是说经气渐来时，则形气平和，平和的叫做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的意思，是说倘若明了了气机的逆顺关系，就可以毫无疑问地选取适当的穴位，大胆决定治疗措施。『迎而夺之』的意思，就是说根据经气的运行走向，迎其来势而进针，这是泻法。『追而济之』的意思，就是说循着经气运行走向的去势进针，这是补法。

所谓虚则实之者，气口虚而当补之也；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写之也；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邪胜则虚之者，言诸经有盛者，皆写其邪也；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言实与虚，若有若无者，言实者有气，虚者无气也；察后与先，若亡若存者，言气之虚实、补写之先后也，察其气之已下与常存也；为虚与实，若得若失者，言补者必然若有得也，写则恍然若有失也。

气口：其位置相当于手太阴肺经的经渠穴和太渊穴之间的部位。肺主气，气之盛衰反映于此，故称气口。又因两穴之间相距一寸有余，所以又名寸口，是诊脉的部位。宛陈：积久的淤血。宛，通『蕴』。必然：指满足的样子。恍然：指失意的样子。

所谓『虚则实之』的意思，就是说当寸口部位上出现虚弱的脉象时，就应当用补的针法，以充实正气。『满则泄之』的意思，就是说当寸口出现满盛的脉象时，应当用泻的针法，以泻除邪气。『宛陈则除之』的意思，就是指用泻血法来排除血脉中郁积已久的病邪。『邪胜则虚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病邪亢盛的，就应该采用泻法，使邪气随针外泄。『徐而疾则实』的意思，就是说徐缓进针而疾速出针，这属于补法，能够补益正气。『疾而徐则虚』的意思，就是说疾速进针而徐缓出针，这属于泻法，能够泄除邪气。『言实与虚，若有若无』的意思，就是说所谓虚与实，指的是针下有得气感的属于正气实，针下没有得气感的就属于正气虚。『察后与先，若亡若存』的意思，就是说必须根据各条经脉的虚实以及邪气已退还是邪气尚存的情况，来决定针刺补泻的先后顺序。『为虚与实，若得若失』的意思，就是说采用补法补充正气，就要使病人感觉到正气充实而似若有所得；采用泻法祛除邪气，也要使病人感觉到浑身轻松而似其病若失。

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者，言邪气之中人也高，故邪气在上也；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清气在下者，言清湿地气之中人也，必从足始，故曰清气在下也；

针陷脉则邪气出者，取之上；针中脉则浊气出者，取之阳明合也。

针太深则邪气反沉者，言浅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则邪气从之入，故曰反沉也；皮肉筋脉各有所处者，言经络各有所主也；取五脉者死，言病在中气不足，但用针尽大写其诸阴之脉也；

取三阳之脉者恇，言尽写兰阳之气，令病人恇然不复也；夺阴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夺阳者狂，正言也。

恇：怯懦。尺之五里：尺泽后的五里穴。五往：杨上善：『五往者，五泻也。』正言：周学海：『「正」疑当作「狂」。』

所谓『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的邪气侵入人体，侵犯的部位也不同，风寒外邪侵袭人体，大多先在头部发病，所以说邪气在上。『浊气在中』的意思，就是说人食水谷，都是先入于胃，胃消化水谷，再经脾的吸收和运化，将其中的精气上输于肺，并借着肺气的分布输送而供应全身，而其中的浊物废料，则流于肠胃，通过大小肠排出体外。如果不能适应寒温变化，饮食没有节制，就会影响到消化、吸收和排泄的作用而导致肠胃发生疾病，所以说浊气在中。『清气在下』的意思，就是说清冷潮湿的地气侵袭人体，大多先从足部开始发病，所以说清气在下。

『针陷脉则邪气出』的意思，就是指邪气侵袭人体上部，在头部发病时，应根据外邪所侵入的经脉而在头部取穴，使邪气随针外泄。『针中脉则浊气出』的意思，就是指若欲使滞留在肠胃中的浊气外出，就应取用中土足阳明胃经的合穴足三里穴(土经土穴)进行治疗。

『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的意思，就是指邪气在表浅部位的疾病，不应当深刺，如误用深刺，反会使在表之邪气随针内陷而深入体内，所以说『反沉』。『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的意思，就是说皮、肉、筋、脉各有一定的部位，各个部位都属于一定的经络，这些部位都是经络出现症候及主治的所在。『取五脉者死』的意思，就是说病在内脏而使五脏之气不足的，反而用针在五脏的。各条阴经上，采用泻法猛泻其气，就会使五脏之气泄尽而造成死亡。

『取三阳之脉』的意思，就是说不问虚实，就在六腑的三阳经上尽泻其气，就会使病人形体衰败而不易恢复。『夺阴者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取尺泽之寸的动脉，即肘上三寸属于手阳明大肠经的五里穴(五脏的阴气出于此)，连泻五次，就会使五脏阴气泄尽而死亡。『夺阳者狂』的意思，是指如果误泻了三阳经的正气，就会令阳气耗散而使人发狂。以上这些针刺禁忌都是对医者的郑重告诫，切不可漠视之。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者，言上工知相五色于目，有知调尺寸小大缓急滑涩以言所病也；知其邪正者，知论虚邪与正邪之风也；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者，言持针而出入也；气至而去之者，言补写气调而去之也；调气在于终始一者，持心也；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络脉之渗灌诸节者也。

所谓五藏之气已绝于内者，脉口气内绝不至，反取其外之病处与阳经之合，有留针以致阳气，阳气至则内重竭，重竭则死矣；其死也，无气以动，故静。

所谓五藏之气已绝于外者，脉口气外绝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输，有留针以致其阴气，阴气至则阳气反入，入则逆，逆则死矣；其死也，阴气有馀，故躁。所以察其目者，五藏使五色修明，修明则声章，声章者，则言声与平生异也。

虚邪与正邪：都是致病邪气。古人认为正常气候太过，为实风，或称正邪。不正常的气候，为贼风，或称虚邪。如夏季气候当热，如过热，就称为『正邪』。如不热而反寒，就称为『虚邪』。脉口：指诊脉的部位，也叫气口、寸口。因肺朝百脉，脉之大者会聚于此，故称脉口。内绝不至：张景岳：『脉口浮虚，按之则无，是谓外绝不至，脏气之虚也。』有：同『又』。外绝不至：张景岳：『脉口沉微，轻取则无，是谓外绝不至，阳之虚也。』章：彰显。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的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能够通过观察患者面色和眼睛的变化，诊察尺脉和寸口脉的小大、缓急、滑涩，来确切地诊断出是哪种病变。『知其邪正』的意思，是指能够了解疾病是由四时八节的贼风(虚邪)，还是由因用力劳累后腠理开泄而遭受的风邪(正邪)所引起的。『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的意思，是在描述进针和出针时左右两手的不同姿势和动作。『气至而去之』的意思，是说针刺施用补泻手法时，下针后必须要使针下得气，使气机平调之后，才可以出针。『调气在于终始一』的意思，是说运针调气的主要关键在于要始终专心一意。『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的意思，是指周身三百六十五穴，都是络脉将经脉之中的气血渗濡灌注到全身筋骨皮肉各部去的通会之处。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内』的意思，是说五脏在内的精气已经竭绝，而在脉口即微弱无根、按之欲无的，是属于肾虚、髓竭、精伤等内绝的阴虚症，治疗时理应补其阴精，但若在针刺时反而取用其外在病所之处的腧穴及阳经的合穴，并用留针的方法来补益在外的阳气，就会愈益其阳而愈损其阴，使内竭之五脏精气愈竭，如此，已经耗竭的五脏精气再经损耗，就必然会导致死亡。在临死时，因其脏气已经耗竭而虚脱，阴不生阳，无气以动，所以其表现出的病象是安静的。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外』的意思，就是说五脏在外的精气已经竭绝，而在脉口出现微弱脉象，轻取似无的，是属于阳气衰绝的重症，治疗时理应补其阳气，但若在针刺时反而取用了四肢末梢部位的输穴，并用留针的方法来补益在内的阴气，就会使阴气更盛，阴气盛就会使已经虚衰的阳气内入而愈发衰竭，阳气内陷就会发生阴阳逆乱的厥逆病症，发生厥逆就必然会导致死亡。在临死时，因阳并于阴，阴气有余，阴阳逆乱，所以有烦躁的表现。在上述『睹其色，察其目』等句中，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其目』的意义，只有五脏六腑的精气上注于目，才能使目光有神、目睛的色泽明润。目睛的色泽鲜明，则其所发出的声音也必然洪亮。这里所谓声音洪亮的意思，是说它所发出的声音和平常是不同的。

邪气藏腑病形第四法时

本篇内容讨论不同邪气侵袭人体时所伤及的不同部位以及中阴中阳的区别；邪气中人的不同原因；五脏六腑为邪气所伤时出现的病形；察色、诊脉和察尺肤等在诊断上的意义及重要性。

黄帝问于岐伯曰：邪气之中人也奈何？岐伯答曰：邪气之中人高也。

黄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无有常，中于阴则溜于府，中于阳则溜于经。

黄帝曰：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邪之中人，或中于阴，或中于阳，上下左右，无有恒常，其故何也？

岐伯曰：诸阳之会，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虚时，及新用力若饮食汗出，腠理开而中于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大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

溜：流，淌。异名同类：人体三阴三阳之脉名虽然不同，但都由气血流行所贯通。

黄帝问岐伯说：风、雨、寒、暑等天之邪气(即外邪)侵袭人体的情形是怎样的？岐伯回答说：外邪伤人，大多是侵犯于人体的上部。

黄帝问邪气侵袭部位在上在下，有一定的法度吗？岐伯回答说：在上半身发病的，是感受了风寒等外邪所致；在下半身发病的，是感受了湿邪所致。但这只是一般的规律，事实并非绝对如此。因为邪气还有一个传变的过程，所以说外邪侵犯了人体，发病的部位并不一定固定在它侵入的地方。外邪侵袭了五脏的阴经，会流传到属阳的六腑；外邪侵袭了阳经，就直接流传到这条经脉循行的通路上发病。

黄帝说：阴经和阳经，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实都同属于经络系统而为运行气血的组织，它们分别在人体的上部或下部相会合，而使经络之间的相互贯通像圆形的环一样没有尽头。外邪侵袭人体时，有的侵袭于阴经，有的侵袭于阳经，而其病所又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没有固定的部位，这是什么缘故呢？

岐伯说：手足三阳经的会合之处，都是在头面部。邪气侵袭人体，往往是在人体正气不足、有虚可乘的时候，如用力劳累之后，或因吃饭而出了汗，以致腠理开泄的时候，容易被邪气所侵袭。由于足三阳经的循行通路，都是由头至足，自上而下的。所以邪气侵入面部，就由此下入于足阳明胃经；邪气侵入项部，就由此下入于足太阳膀胱经；邪气侵入颊部，就由此下入于足少阳胆经。如果外邪并没有侵入头面部而是直接侵入了在前的胸膺、在后的脊背以及在两侧的胁肋部，也会分别侵入上述三阳经而在其各自所属的循行通路上发病。

黄帝曰：其中于阴，奈何？岐伯答曰：中于阴者，常从臂胻始。夫臂与胻，其阴皮薄，其肉淖泽，故俱受于风，独伤其阴。

黄帝曰：此故伤其藏乎？岐伯答曰：身之中于风也，不必动藏。故邪入于阴经，则其藏气实，邪气入而不能客，故还之于府。故中阳则溜于经，中阴则溜于腑。

黄帝曰：邪之中人藏，奈何？岐伯曰：愁忧恐惧则伤心，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有所击仆，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有所用力举重，若入房过度，汗出浴水，则伤肾。

黄帝曰：五藏，之中风，奈何？岐伯曰：阴阳俱感，邪乃得往。黄帝曰：善哉！

胻：即足胫，指人的小腿。淖泽：即柔润的意思。淖，湿也。形寒寒饮则伤肺：喻昌说：『肺气外达皮毛，内行水道。形寒则外寒，从皮毛而入；饮冷则水冷从肺上溢，遏抑肺气，不令外扬下达，其治节不行，周身之气，无所禀仰而肺病矣。』

黄帝问：外邪侵袭阴经的情况是怎样的？岐伯回答说：外邪侵入阴经，通常是从手臂或足胫的内侧开始的。因为在手臂和足胫的内侧这些地方，皮肤较薄，肌肉也较为柔润，所以身体各部位都同样感受到风邪，而这些部位却最容易受伤。

黄帝问：外邪侵袭了阴经之后，会使五脏受到伤害吗？岐伯回答说：身体虽然感受了风邪，却不一定会影响到五脏。由此而言，外邪侵入阴经后，若是五脏之气充实，即使有邪气侵入了，也不能够停留，而只能从五脏退还到六腑。因此说阳经感受了邪气，就能直接在本经上发病；而阴经感受了邪气，若是脏气充实，邪气就会由里出表，流传到和五脏相表里的六腑而发病。

黄帝问：病邪侵袭人体五脏的情形是怎样的？岐伯回答说：愁忧恐惧等情绪变化过久过激，就会使心脏受伤。形体受寒，又饮冷水，两寒相迫，就会使肺脏受伤。因为此表里两种寒邪内外相应，而使在内之肺脏和在外之皮毛都受到伤害，所以就会导致肺气失于肃降而上逆，进而发生喘、咳等病变。从高处坠落跌伤，就会使瘀血留滞在内，若此时又有大怒的情绪刺激，就会导致气上逆而不下，血亦随之上行，郁结于胸胁之下，而使肝脏受伤。倘若被击打或跌倒于地，或醉后行房事以致汗出后受风着凉，就会使脾脏受伤。倘若用力提举过重的物品，或房事过度以及出汗后用冷水沐浴，就会使肾脏受伤。

黄帝问：五脏为风邪所侵袭，其情形是怎样的呢？岐伯说：一定是属阴的五脏内有所伤，属阳的六腑外有所感，以致内外俱虚的情形下，风邪才能内侵五脏。黄帝说：说得真好。

黄帝问于岐伯曰：首面与身形也，属骨连筋，同血合于气耳，天寒则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燻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热甚，寒不能胜之也。

黄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黄帝曰：善哉！

凌冰：指积冰。虚邪：指四时不正之邪，即所谓四时八节的虚邪贼风。伤于这种邪气，发病较剧。正邪：指四季正常的风，仅在人汗出而腠理开泄时侵袭人体。伤于这种邪气，发病较轻。

黄帝问岐伯说：人的头面和全身上下各部，所有筋骨密切相连，气血相合运行。但是当天气寒冷的时候，大地冻裂，冰雪凌人，此时若是天气猝然变冷，人们往往都是缩手缩脚，懒于动作，而面部却能露出在外面，并不用像身体那样必须穿上衣服才能御寒，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回答说：周身的十二经脉以及与之相通的三百六十五络脉，其所有的血气都是上达于头面部而分别入于各个孔窍之中的。其阳气的精微上注于眼目，而使眼能够视其旁行的经气从两侧上注于耳，而使耳能够听；其积于胸中的宗气上出于鼻，而使鼻能够嗅；还有胃腑之谷气，从胃上达于唇舌，而使舌能够辨别五味。尤其是各种气化所产生的津液都上行熏蒸于面部，加之面部的皮肤较厚，肌肉也坚实，所以即使在极冷的天气里，它也仍能抗拒寒气而不畏寒冷。

黄帝问外邪侵袭人体，其显露在外表上的病状情形是怎样的？岐伯说：虚邪侵袭人体，发病比较严重，病人有恶寒战栗的病象在外表上表现出来。正邪侵袭人体，发病比较轻微；，开始只在气色上略有所见，而在身体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就好像有病，又好像没有病，好像所感受的病邪早已消失，又好像仍存留在体内，同时在表面上可能有一些病症的形迹表现出来，但也有毫无形迹的，所以就不容易明了它的病情。黄帝说：说得真好。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之：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余愿闻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为之奈何？

岐伯答曰：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

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脉弦也；赤者，其脉钩也；黄者，其脉代也；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

桴：击鼓的槌子。弦：弦脉端直以长，如张弓弦，为肝脉。钩：钩脉来盛去衰，为心脉。代：此处为脾之平脉，有更代的意思。毛：毛脉轻虚而浮，为肺脉。石：石脉沉濡而滑，为肾脉。相胜之脉：相胜，就是相克的意思。比如，面色青，得弦脉，同应于肝，乃属色脉相符；如果色青却得毛脉，毛脉为肺脉，属金，此为金克木，则毛脉即为弦脉的相胜之脉。以此类推。相生之脉：生，就是生扶的意思。比如色青而得石脉，石脉为肾脉，属水，此为水生木，则石脉即为弦脉的相生之脉。以此类推。

黄帝问岐伯说：我听说，通过观察病人气色就能够知道病情的，叫做明；通过切按病人的脉象而知道病情的，叫做神；通过询问病人的病情而知道病痛所在的，叫做工。我希望听你说说为什么通过望诊就可以知道病情，通过切诊就可以晓得病况，通过问诊就可以彻底了解病痛的所在呢？岐伯回答说：由于病人的气色、脉象和尺肤，都与疾病有一定的相应关系，这就好像看到木槌击鼓，随即就会听到响声一样，是不会有差错的；这也好似树木的根本与树木的枝叶之间的关系，树根死了，则枝叶也必然枯萎。病人的面色、脉象以及形体肌肉的变化，也是相一致的，它们都是内在疾病在体表上的反映。因此，在察色、辨脉和观察尺肤这三方面，能够掌握其中之一的就可以称为工，掌握了其中两者的就可以称为神，能够完全掌握这三方面并参合运用的就可以称为神而明的医生了。

黄帝说：有关面色脉象方面的问题，希望听你详尽地解释一下。岐伯回答说：若病程中所呈现出的面色是青色，则与它相应的脉象应该是端直而长的弦脉；红色，与它相应的脉象应该是来盛去衰的钩脉；黄色，与它相应的脉象应该是软而弱的代脉；白色，与它相应的脉象应该是浮虚而轻的毛脉；黑色，与它相应的脉象应该是沉坚的石脉。以上是面色和脉象相应的关系，如果诊察到了面色，却不能诊得与之相应的脉象，反而诊得了相克的脉象，这就是死脉，预示着病危或是死亡；倘若诊得了相生的脉象，则即使有病也会很快痊愈的。

黄帝问于岐伯曰：五藏之所生，变化之病形，何如？岐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脉之应，其病乃可别也。黄帝曰：色脉已定，别之奈何？岐伯曰：调其脉之缓、急、小、大、滑、涩，而病变定矣。

黄帝曰：调之奈何？岐伯答曰：脉急者，尺之皮肤亦急；脉缓者，尺之肤亦缓；脉小者，尺之皮肤亦减而少气；脉大者，尺之皮肤亦贲而起；脉滑者，尺之皮肤亦滑；脉涩者，尺之皮肤亦涩。凡此变者，有微有甚。故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为下工，下工十全六。

贲：即大的意思。

黄帝问岐伯说：五脏所发生的疾病，以及它的内在变化和反映于体表的病状，是怎样的？岐伯回答说：首先要确定了五脏与五色、五脉的对应关系，五脏的病情才可以辨别。黄帝问确定了气色和脉象与五脏对应的关系之后，怎么就能够判别病情了呢？岐伯说：只要再诊查出脉来的缓急、脉象的大小、脉势的滑涩等情况，就可以确定是什么病变了。

黄帝问：怎样来诊查这些脉象的情况呢？岐伯回答说：脉来急促，则尺部的皮肤也显得紧急；脉来徐缓，则尺部的皮肤也显得松弛；脉象小，则尺部的皮肤也显得瘦薄而少气；脉象大，则尺部的皮肤也显得好像要隆起似的；脉象滑，则尺部的皮肤也显得滑润；脉象涩，则尺部的皮肤也显得枯涩。大凡这一类的变化，有显著的也有不甚显著的，所以善于观察尺肤的医生，有时可以不必诊察寸口的脉象；善于诊察脉象的医生，有时也可以不必察望面色。能够将察色、辨脉以及观察尺肤这三者相互配合而进行诊断的医生，就可以称为上工，上工治病，十个病人中可以治愈九个；对色、脉、尺肤这三方面的诊察，能够运用其中两种的医生称为中工，中工治病，十个病人中可以治愈七个；对色、脉、尺肤这三方面的诊察，仅能进行其中之一的医生称为下工，下工治病，十个病人中只能治愈六个。

黄帝曰：请问脉之缓、急、小、大、滑、涩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请言五藏之病变也：心脉，急甚者，为瘈瘲；微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缓甚，为狂笑；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时唾血。大甚，为喉吤；微大，为心痹引背，善泪出。小甚，为善哕；微小，为消瘅。滑甚，为善渴；微滑，为心疝，引脐，小腹鸣。涩甚，为瘖；微涩，为血溢，维厥耳鸣，癫疾。

肺脉，急甚，为癫疾；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缓甚，为多汗；微缓，为痿，瘘，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为胫肿；微大，为肺痹，引胸背，起恶日光。小甚，为泄；微小，为消瘅。滑甚，为息贲，上气；微滑，为上下出血。涩甚，为呕血；微涩，为鼠瘘在颈，支腋之间，下不胜其上，其应善痠矣。

瘈瘲：筋脉挛急叫瘈，筋脉弛长叫瘲。瘈瘲，也就是手足相引，一伸一缩地搐搦现象。伏梁：病名，指心下的积聚，属五脏积病之一。喉吤：形容喉中如有物梗阻的感觉。吤，有芥蒂之意。哕：指因气上逆而发出的声音，也就是有声无物的作呕，亦称呃逆。血溢：即指吐血、衄血而言。维厥：手足厥冷的意思。维，就是四维，也就是手足四肢。息贲：属五积病之一。因肺气郁结于肋下，而致喘息上贲气急，故名息贲。

黄帝说：请问缓、急、小、大、滑、涩这些脉象，它们所对应的病状情形是怎样的？岐伯说：让我就五脏所对应的这些脉象的病变分别来说吧。心脉急甚的，会见到手足搐搦；微急的，会见到心痛牵引后背，饮食不下。心脉缓甚的，会见到神散而狂笑不休；微缓的，是气血凝滞成形，伏于心胸之下的伏梁病，其滞塞感或上或下，能升能降，有时出现唾血。心脉大甚的，会见到喉中如有物阻而梗塞不利；微大的，是血脉不通的心痹病，心痛牵引肩背，并时时流出眼泪。心脉小甚的，会见到呃逆时作；微小的，是多食善饥的消瘅病。心脉滑甚的，是血热而燥，会时时口渴；微滑的，会见到热在于下的心疝牵引脐周作痛，并有少腹部的肠鸣。心脉涩甚的，会见到音哑而不能说话；微涩的，会见到血溢而发生吐血、衄血之类的病症、四肢逆厥以及耳鸣等头部疾患。

肺脉急甚的，是癫疾的脉象表现；微急的，是肺中有寒热并存的病症，可见到倦怠乏力，咳而唾血，并牵引腰背胸部作痛，或是鼻中有息肉而导致鼻腔阻塞不通、呼吸不畅等症状。肺脉缓甚的，是表虚而多汗；微缓的，是手足软弱无力的痿证、瘘疮病、半身不遂以及头部以下汗出不止的症候。肺脉大甚的，会见到足胫部肿胀；微大的，是烦满喘息而呕吐的肺痹病，其发作时会牵引胸背作痛，且怕见日光。肺脉小甚的，是阳气虚而腑气不固的泄泻病；微小的，是多食善饥的消瘅病。肺脉滑甚的，会见到喘息气急，肺气上逆；微滑的，会见到口鼻与二阴出血。肺脉涩甚的，会见到呕血；微涩的，主因气滞而形成的鼠瘘病，其病发于颈项及腋肋之间，同时还会伴有下肢轻而上肢重的感觉，此外患者还常常会感到下肢酸软无力。

肝脉，急甚者，为恶言；微急，为肥气，在胁下，若覆杯。缓甚，为善呕；微缓，为水瘕痹也。大甚，为内癕，善呕衄；微大，为肝痹，阴缩，咳引小腹。小甚，为多饮；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疝；微滑，为遗溺。涩甚，为溢饮；微涩，为瘈挛筋痹。

脾脉，急甚，为瘈瘲；微急，为膈中，食饮入而还出，后沃沫。缓甚，为痿厥；微缓，为风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无病。大甚，为击仆；微大，为疝气，腹裹大脓血，在肠胃之外。小甚，为寒热，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癃；微滑，为虫毒蛔蝎腹热。涩甚，为肠；微涩，为内，多下脓血。

肥气：属五积之一，是肝积的病名。肝气聚于左胁之下，如倒扣的杯子，突出如肉，而显得肥盛的样子。水瘕痹：瘕，指腹中聚散无常、时有时无的结块肿物。痹，是闭的意思。水瘕痹，就是水积于胸下而结聚成形，并见小便不利的病证。疝：是疝气的一种。，音颓，阴囊肿大叫做。膈中：指肝旺侮脾以致脾不能运的病证，其主症是饮食入胃后又复吐出。后沃沫：大便多泡沫。疝气：应作『痞气』。《难经·五十六难》：『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虫毒蛔蝎：泛指肠中的各种寄生虫病。肠：广肠脱出的病。杨上善：『脉涩，气少血多而寒，故冷气冲下，广肠脱出，名曰肠。』

肝脉急甚的，会见到口出愤怒的言语，易怒少喜；微急的，是肝气积聚于胁下所致的肥气病，其状隆起如肉，就好像倒扣着的杯子一样。肝脉缓甚的，会见到时时呕吐；微缓的，是水积胸胁所致的水瘕痹病，同时还会出现小便不利。肝脉大甚的，主肝气郁盛而内发痈肿，其病会见到时常呕吐和出鼻血；微大的，是肝痹病，其病会见到阴器收缩，咳嗽时牵引少腹部作痛。肝脉小甚的，主血不足而口渴多饮；微小的，主多食善饥的消瘅病。肝脉滑甚的，主阴囊肿大的疝病；微滑的，主遗尿病。肝脉涩甚的，是水湿溢于肢体的溢饮病；微涩的，主因血虚所致的筋脉拘挛不舒的筋痹病。

脾脉急甚的，主手足搐搦；微急的，是膈中病，会见到因脾气不能上通而致饮食入胃后复吐出，大便下涎沫等症状。脾脉缓甚的，会见到四肢痿软无力而厥冷；微缓的，是风痿，会见到四肢偏废，但因其病在经络而不在内脏，所以心里明白，神志清楚，就好像没有病一样。脾脉大甚的，主猝然昏仆的病症，其病状就好像突然被击而倒地一样；微大的，是疝气，其病乃是由脾气壅滞而导致的腹中有大脓血且在肠胃之外的病症。脾脉小甚的，主寒热往来的病症；微小的，是多食善饥的消瘅病。脾脉滑甚的，是阴囊肿大兼见小便不通的癃病；微滑的，主腹中之湿热熏蒸于脾而生的各种虫病。脾脉涩甚的，是大肠脱出的肠病；微涩的，是肠腑溃烂腐败的内病，其病大便中会便下很多脓血。

肾脉，急甚，为骨癫疾；微急，为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后。缓甚，为折脊；微缓，为洞，洞者，食不化，下嗌还出。大甚，为阴痿；微大，为石水，起脐已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为洞泄；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癃；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起则目无所见。涩甚，为大痈；微涩，为不月，沉痔。

黄帝曰：病之六变者，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诸急者，多寒；缓者，多热。大者，多气少血；小者，血气皆少。滑者，阳气盛，微有热；涩者，多血少气，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缓者，浅内而疾发针，以去其热。刺大者，微写其气，无出其血；刺滑者，疾发针而浅内之，以写其阳气而去其热。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发针，疾按其痏，无令其血出，以和其脉。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骨癫疾：病邪深入至骨，邪气壅闭而胀满，伴有汗出于外，烦闷于内等现象的病证。属重证。奔豚：是五积病之一，指肾脏积气。其病发自少腹，上至心下，似豚奔突，上下走窜，故名奔豚。石水：水肿病的一种。腄腄然：即形容腹大胀满，似要下坠的样子。不月，沉痔：月，即指月经；不月，就是月经不来，引申为月经不调。沉痔，即指日久不愈的痔疮。内：同『纳』，即以针刺入皮肤的意思。循：指按摩。痏：指针刺后皮肤上起的瘢痕，在此代指针孔。甘药：指性味甘温的药物。脾属土而喜甘，用甘药可补益脾气，脾旺则五脏之气俱盛，所以对阴阳形气俱不足的患者，不用针刺而用甘药来调理。

肾脉急甚的，主病邪深入于骨的骨癫疾；微急的，主肾气沉滞以致失神昏厥的病症以及肾脏积气的奔豚证，还会见到两足难以屈伸，大小便不通等症状。肾脉缓甚的，主脊背痛不可仰的病症；微缓的，主洞病，这种洞病的症状，是食物下咽之后，还未消化即便吐出。肾脉大甚的，是火盛水衰的阴痿病；微大的，是气停水积的石水病，其病会见到肿胀起于脐下，其肿势下至少腹，而使少腹胀满下坠，上至胃脘，它是属于不易治疗的死症。肾脉小甚的，主直泻无度的洞泄病；微小的，是多食善饥的消瘅病。肾脉滑甚的，是小便癃闭，兼见阴囊肿大的癀癃病；微滑的，主热伤肾气的骨痿病，其病能坐而不能起，起则双目昏黑，视物不清，若无所睹。肾脉涩甚的，会见到气血阻滞以致外发大痈；微涩的，主妇女月经不调的病症，或是日久不愈的痔疾。

黄帝问：对于在疾病变化过程中出现上述六种脉象时的情况，应该怎样进行相应的针刺治疗呢？岐伯回答说：各种出现急脉的病症，大多是寒性的；出现缓脉的病症，大多是热性的；出现大脉的病症，属于阳盛而气有余，阴衰而血不足；出现小脉的病症，属于阳虚阴弱，气血皆少；出现滑脉的病症，属于阳气盛实而微有热；出现涩脉的病症，属于气滞，且阳气不足而微有寒。所以，在针刺治疗出现急脉的病症时，因其多寒，且寒从阴而难去，故要深刺，并长时间留针；在针刺治疗出现缓脉的病变时，因其多热，且热邪从阳而易散，故要浅刺，并迅速出针，而使热邪得以随针外泄；在针刺治疗出现大脉的病变时，因其阳盛而多气，故可以微泻其气，但不能出血；在针刺治疗出现滑脉的病变时，因其阳气盛实而微有热，故应当在进针后迅速出针，且进针亦宜较浅，以疏泄体表的阳气而宣散热邪；在针刺治疗出现涩脉的病变时，因其气滞而不易得气，故在针刺时必须刺中患者的经脉，并且要随着经气的运行方向行针，还要长时间的留针，此外在针刺之前还必须先按摩经脉的循行通路，使其气血流通以利经气运行，在出针之后，更要迅速地按揉针孔，不使它出血，从而使经脉中的气血调和。至于各种出现小脉的病变，因其阳虚阴弱，气血皆少，内外的形气都已不足，故不适宜使用针法进行治疗，而应当使用甘药来进行调治。

黄帝曰：余闻五藏六府之气，荥、输所入为合，令何道从入？入安连过？愿闻其故。岐伯答曰：此阳脉之别入于内，属于府者也。黄帝曰：荥、输与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荥、输治外经，合治内府。

黄帝曰：治内腑奈何？岐伯曰：取之于合。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泉。

黄帝曰：取之奈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虚者，举足取之；委阳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阳陵泉者，正竖膝予之齐下至委阳之阳取之。取诸外经者，揄申而从之。

低跗：马莳说：『取三里者，将足之跗面低下著地而取之，不使之举足。』跗，足背部。正竖膝予之齐：即正身蹲坐，竖起膝部，使两膝齐平。揄申而从之：周学海说：『《骨空论》注云：揄，摇也。谓或摇或伸而寻之。』

黄帝说：我听说五脏六腑的脉气，都出于井穴，而流注于荥、输等各穴，最后进入于合穴，那么，这些脉气是从什么通路上进入于合穴的，在进入合穴时又和哪些藏腑经脉相连属呢？我想听你讲讲其中的道理。岐伯回答说：您所说的，是手足各阳经的别络入于体内，再连属于六腑的情况。黄帝问：荥穴、输穴与合穴，都各有其特定的治疗作用吗？岐伯回答说：荥穴、输穴，其脉气都浮显在较浅部位，故它们适用于治疗显现在体表和经脉上的病症；合穴的脉气深入于内，故它适用于治疗内腑的病变。

黄帝问：人体内腑的疾病，该怎样来进行治疗呢？岐伯说：应当取用各腑之气与足三阳经相合的部位(即下合穴)来进行治疗。黄帝说：六腑各自之腑气与足三阳经相合的部位都各有它自己的名称吗？岐伯回答说：胃腑的腑气合于本经的合穴足三里穴；大肠腑的腑气合于足阳明胃经的上巨虚穴；小肠腑的腑气合于足阳明胃经的下巨虚穴；三焦腑的腑气合于足太阳膀胱经的委阳穴；膀胱腑的腑气合于本经的合穴委中穴；胆腑的腑气合于本经的合穴阳陵泉穴。

黄帝说：这些下合穴的取穴方法，是怎样的呢？岐伯回答说：取足三里穴时，要使足背低平才能取之；取上、下巨虚穴时，要举足才能取之；取委阳穴时，要屈伸下肢以判断出腘窝横纹的位置后，再到腘窝横纹的外侧部去寻找它；取委中穴时，要屈膝才能取之；取阳陵泉穴时，要正身蹲坐，竖起膝盖，然后再沿着膝盖外缘直下，至委阳穴的外侧部(即腓骨小头前下方)取之。至于要取用浅表经脉上的荥输各穴来治疗外经的疾患时，也应在牵拉伸展四肢，而使经脉舒展、气血畅通之后，再行取穴。

黄帝曰：愿闻六府之病。岐伯答曰：面热者，足阳明病；鱼络血者，手阳明病；两跗之上脉坚陷者，足阳明病。此胃脉也。

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当脐而痛，不能久立，与胃同候，取巨虚上廉。

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之后，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阳病也，取之巨虚下廉。

鱼络血者：是说手鱼的部位血脉郁滞或有淤斑。濯濯：肠鸣的声音。时窘之后：痛甚窘急，而欲大便。后，大便的避讳语。

黄帝说：希望听你讲讲六腑的病变情况。

岐伯回答说：颜面发热的，是足阳明胃腑发生病变的反映；手鱼际部位之络脉出现瘀血的，是手阳明大肠腑发生病变的反映；在两足跗之上(冲阳穴处)的动脉出现坚实而竖或虚软下陷的，也都是足阳明胃腑病变的反映，这一动脉(冲阳脉)还是测候胃气的要脉所在。大肠腑病变的症状，表现为肠中阵阵切痛，并伴有因水气在肠中往来冲激而发响的肠鸣；在冬天寒冷的季节里，如果再感受了寒邪，就会立即引起泄泻，并在脐周发生疼痛，其痛难忍，不能久立。因大肠的症候与胃密切相关，所以应该取用大肠腑的下合穴，即足阳明胃经的上巨虚穴，来进行治疗。

胃腑病变的症状，表现为腹部胀满，在中焦胃脘部的心窝处发生疼痛，且痛势由此而上，支撑两旁的胸胁作痛，胸膈与咽喉间阻塞不通，使饮食不能下咽，当取用胃腑的下合穴，即本经(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穴，来进行治疗。

小肠腑病变的症状，表现为少腹部作痛，腰脊牵引睾丸发生疼痛，并时常会见到小便窘急以及里急后重等大小便不利的情况，同时还会在小肠经的循行通路上出现耳前发热，或耳前发冷，或惟独肩部发热，以及手小指与无名指之间发热，或是络脉虚陷不起等现象。这些症候，都是属于小肠腑病变的症状表现。手太阳小肠腑的病变，当取用小肠腑在下肢的下合穴，即足阳明胃经的下巨虚穴，来进行治疗。

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水留，即为胀。候在足太阳之外大络，大络在太阳少阳之间，亦见于脉，取委阳。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央。

胆病者，善大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将捕之，嗌中吤吤然，数唾。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者，取阳陵泉。

小腹偏肿：是说小腹部肿。中医以脐下三寸以下为小腹。心下澹澹：形容心中跳动不安的样子。嗌中吤吤然：咽喉中如有物作梗，咯吐不舒。

三焦腑病变的症状，表现为气滞所致的腹气胀满，少腹部尤为满硬坚实，小便不通而尿意窘急；小便不通则水道不利，水道不利则水液无所出，若水液泛溢于肌肤就会形成水肿，若水液停留在腹部就会形成胀病。三焦腑的病候变化，会在足太阳膀胱经外侧的大络上反映出来，此大络在足太阳膀胱经与足少阳胆经之间；此外，其病候变化，亦会在其本经(手少阳三焦经)的经脉上反映出来。三焦腑有病，当取用三焦腑在下肢的下合穴，即足太阳膀胱经的委阳穴，来进行治疗。

膀胱腑病变的症状，表现为少腹部偏肿且疼痛，若用手按揉痛处，就会立即产生尿意，却又尿不出来；此外还会在膀胱经循行通路上出现肩背部发热，或是肩背部的经脉所在处陷下不起，以及足小趾的外侧、胫骨与足踝后都发热，或是这些部位的经脉循行处陷下不起。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膀胱腑的下合穴，即本经(足太阳膀胱经)的委中穴，来进行治疗。

胆腑病变的症状，表现为时时叹息而长出气，口中发苦，因胆汁上溢而呕出苦水；心神不宁，胆怯心跳，就好像害怕有人要逮捕他一样；咽部如有物梗阻，多次想把它吐出来，却什么也吐不出。对于这些病变，可以在足少阳胆经循行通路的起点处或终点处取穴，来进行治疗；也可以找到因血气不足而致的经脉陷下之处，在那里施行灸法，来进行治疗；出现寒热往来症状的，就应当取用胆腑的下合穴，即本经(足少阳胆经)的阳陵泉穴，来进行治疗。

黄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气穴，无中肉节。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节，即皮肤痛。补写反，则病益笃。中筋，则筋缓，邪气不出，与其真相搏，乱而不去，反还内著。用针不审，以顺为逆也。

气穴：泛指全身的穴位。因穴位与藏腑经络之气相通，故称之为气穴。肉节：指皮肉之间、骨节相连的部位。针游于巷：此句言针中气穴时，医者手下的感觉就好像人游行在街巷之中，毫无滞涩之感。巷，就是街或道的意思。

黄帝问针刺以上各穴，有一定的法度吗？岐伯回答说：针刺这些穴位时，一定要刺中气穴才行，切不可刺到皮肉之间、骨节相连的地方。若是刺中了气穴，则医者手下就会感觉到针尖好像游行于空巷之中，针体进出自如；若是误刺在皮肉骨节相连之处，则不但医者手下会感觉到针体进出涩滞，而且患者也会有皮肤疼痛的感觉。倘若该用补法的却反用了泻法，而该用泻法的却反用了补法，就会使病情更加严重。倘若误刺在筋上，就会使筋脉受损，弛缓不收，而病邪也不能被驱出体外；邪气和真气在体内相互斗争，就会使气机逆乱，而邪气依然不能祛除，甚至反而深陷于体内，使病情更加深重。这些都是用针时不审慎，错识病性、乱用刺法而造成的恶果。

卷　三

根结第五法音

本篇内容讲述三阴三阳经的根结部位与穴名，及其与治疗的关系；三阴三阳经开、阂、枢的不同作用和所主的疾病；手足三阳经根、溜、注、入的穴位；经气一昼夜间在人体运行五十周次的基本原理；从歇止脉次数的多少，来测定脏气亏损的情况。运用针刺治疗时，根据患者体质的不同，针刺应有疾、徐、浅、深、多、少的区别。

岐伯曰：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阴道偶，阳道奇，发于春夏，阴气少，阳气多，阴阳不调，何补何写？发于秋冬，阳气少，阴气多，阴气盛而阳气衰，故茎叶枯槁，湿雨下归，阴阳相移，何写何补？奇邪离经，不可胜数。不知根结，五藏六府，折关败枢，开阖而走，阴阳大失，不可复取。九针之玄，要在终始。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咸绝。

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阳明根于厉兑，结于颡大。颡大者，钳耳也。少阳根于窍阴，结于窗笼。窗笼者，耳中也。太阳为关，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故关折，则肉节渎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阳，视有馀不足。渎者，皮肉宛膲而弱也。阖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阳明，视有馀不足。无所止息者，真气稽留，邪气居之也。枢折，即骨繇而不安于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阳，视有馀不足。骨繇者，节缓而不收也。所谓骨繇者，摇故也。当穷其本也。

天地相感：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而交感。何写何补：按：本篇开篇恐有脱简。无『皇帝问』，直接是『岐伯曰』，且『发于春夏』与『发于秋冬』句相较，前句短，而意不完整，显然有脱漏。奇邪：不正的邪气，即违背四时规律的邪气。离：同『罹』。根结：即『终始『之意。盖经气至始生终止，有如树木之根结，始为根，终为结。结，即有节生之意，又兼有结集之意。一言而毕：孙鼎宜：『针道必以经脉为本，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终始：杨上善：『终始，根结也。』命门：这里指眼睛，穴为睛明。张志聪：『命门者，太阳为水火生命之原，目窍乃经气所出之门也。』颡大：指头维穴。楼英：『颡大谓额角入发际，头维二穴也。』钳耳：因头维穴钳束于耳上，故称。钳，钳束。窗笼：指听宫穴。为手足少阳太阳之会穴。窗笼，快读为『聪』，是聪的反切。聪，为耳的功能，即听力，所以窗笼指听宫穴。太阳为开：太阳为三阳之表，主表而为开。渎者，皮肉宛膲而弱也：张景岳：『渎者，其皮肉宛膲而弱，即消瘦干枯之谓。』骨繇：骨动摇。繇，通『摇』。

岐伯说：天地之气相感应，寒暖气候也交相推移，阴阳的消长、寒热的盛衰、谁多谁少，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阴道为偶数，阳道为奇数。病发在春夏之季的，阴气少而阳气多，对阴阳不能调和所致的病，应该怎样用补法和泄法？病发在秋冬季的，阳气少而阴气多，此时由于阳气衰少阴气充盛，因此草木的茎叶枯萎凋落，水湿会下渗到根部，对于阴阳相移的病变，又应该怎样用补法和泄法呢？不正的邪气侵入经络，所发生的病变是难以胜数的，如果不知根结的意义，奇邪侵扰藏腑致使功能失常，枢机败坏，气走泄而阴阳大伤，这样病也就难治了。九针的妙用，主要在于经脉根结。所以知道了经脉根结，针刺的道理一说就清楚了。如果不知道经脉根结，针刺的道理就闭绝难通。

足太阳膀胱经起于足小拇指外侧的至阴穴，结于面部的命门。所谓『命门』，就是内眼角的睛明穴。足阳明胃经起于足大拇指和食指端的厉兑穴，归结于额角的颡大。所谓『颡大』，就是钳上于耳的上方、额角部位的头维穴。足少阳胆经起于足小趾端的窍阴穴，结于耳部的窗笼。所谓『窗笼』，就是听会穴。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介于表里之间，可转输内外，如门户的枢纽，故称为枢。所以太阳之关失掉了机能，则肉节渎而发生暴疾（渎，是皮肉瘦小憔悴的意思——译注）。因此针治暴疾，可取用足太阳膀胱经，根据病的情况，判断应该泄有余，还是应该补不足。阴之合失掉了功能，气就会无所止息，痿疾也就发生了。因此，针治痿疾，可取用足阳明胃经，根据病的情况，判断应该泄其有余，还是应该补其不足。阳之枢失掉了功能，就会发生骨繇病而站立不稳。因此，诊治骨繇病，可取用足少阳胆经，根据病的情况，判断应该泄其有余，还是应该补其不足。『骨繇』，是指骨节弛缓不收的意思。以上所说的病应该探明它的根源。

太阴根于隐白，结于大仓。少阴根于涌泉，结于廉泉。厥阴根于大敦，结于玉英，络于膻中。太阴为关，厥阴为阖，少阴为枢。故关折，则仓廪无所输，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阴，视有馀不足。故关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阖折，即气绝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阴，视有馀不足。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阴，视有馀不足。有结者，皆取之不足。

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也。足少阳根于窍阴，溜于丘墟，注于阳辅，入于天容、光明也。足阳明根于厉兑，溜于冲阳，注于下陵，入于人迎、丰隆也。手太阳根于少泽，溜于阳谷，注于少海，入于天窗、支正也。手少阳根于关冲，溜于阳池，注于支沟，入于天牖、外关也。手阳明根于商阳，溜于合谷，注于阳溪，入于扶突、偏历也。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

大仓：任脉在胃脘处的中脘穴之别名。《甲乙经》：『中脘一名大仓，胃募也。』廉泉：任脉在结喉上的穴名。玉英：任脉在胸部的玉堂穴之别名。膻中：两乳之间，任脉在该处的穴名。膈洞：膈，膈塞不通；洞，指泻下无度。根、溜、注、入：指手足三阳经脉循行道路上，根于肢末的井穴，流行于原穴或经穴，输注于经穴或合穴。在上者入于颈项而出于头面，在四肢者入于络穴而交阴经。溜，流，淌。天容：马莳：『当作天冲穴』。下陵：马莳：『当作解谿穴。』少海：马莳：『注于小海之合。』

足太阴脾经起于足大趾内侧的隐白穴，归结于上腹部的大仓穴。足太阴肾经起于足心的涌泉穴，归结于喉部的廉泉穴。足厥阴肝经起于足大趾外侧的大敦穴，归结于胸部的玉英穴而络于膻中穴。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阳为枢。所以太阴之关失掉了功能，就会使脾运化功能降低而不能转输谷气，表现为上则隔气痞塞，下则洞泄不止。治膈塞洞泄的病，可取用足太阴脾经穴，根据病的情况而泄其有余补其不足。太阴之开失掉了功能，主要是因为脾气不足而引起的。厥阴之阖失掉了功能，肝气就会弛缓，表现为时常悲哀。治疗好悲的病，可取用足厥阴肝经穴，根据病的情况而泄其有余补其不足。少阴之枢失掉了功能，肾经脉气就会结滞不通。治疗结滞不通的病，可取用足少阴肾经穴，根据病的情况而泄其有余，补其不足。凡是经脉结滞不通的，都应该用上面的方法刺治。

足太阳膀胱经起于本经井穴至阴，流注于原穴京骨，又注于经穴昆仑，上入于颈部的天柱穴，下入于足部的络穴飞扬。足少阳胆经起于本经井穴窍阴，流经原穴丘墟，然后注于经穴阳辅，在上入于颈部的天容穴，在下入于络穴光明。足阳明胃经起于本经井穴厉兑，流经原穴冲阳，然后注入经穴足三里，在上进入颈部的人迎穴，在下进入足部的络穴丰隆。手太阳小肠经起于本经井穴少泽，流经经穴阳谷，然后注入合穴小海，在上进入头部的天窗穴，在下进入臂部的络穴支正。手少阳三焦经脉起于本经井穴关冲，流经原穴阳池，注入经穴支沟，在上进入头部的天牖穴，在下进入络穴外关。手阳明大肠经起于本经井穴商阳，然后流经原穴合谷，注入经穴阳溪，在上进入颈部的扶突穴，在下进入络穴偏历。这就是手三阳、足三阳左右共十二条经脉的根源流向与注入的部位，有络脉盛满现象的，都应当用泄法刺这些穴位。

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藏无气；三十动一代者，二藏无气；二十动一代者，三藏无气；十动一代者，四藏无气；不满十动一代者，五藏无气。予之短期，要在终始。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数乍疏也。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大小，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岐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气滑，即出疾；其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慓悍滑利也。

五十营：营，作运行解。五十营是指经脉运行全身五十周次。灵枢五十营篇谓人身经脉长十六丈二尺。人一息（即一呼一息）脉行六寸。一日一夜，为一万三千五百息，则脉行八百一十丈，即经脉行经全身五十周次之数。这是古人对经脉运行一种推测方法。狂生：一种病态。指生理功能不正常，生命有危险。脉口：以脉气会于此，故又曰『气口』。以去鱼际一寸，故又曰『寸口』。代：即歇止或更代。马莳：『代脉中止，不能自还，如有求代之意。』详细解释参考张景岳的类经。五脏之期：李念莪注：『期当作气。』短期：李念莪注：『短者近也，死期近矣。』慓悍：这里用来形容气血运行疾利。

经脉的气在人体内运行，一昼夜为五十周，以营运五脏的精气。如果太过或不及，而不能与周行五十次的次数相应，人就会生病，这种情况又叫『狂生』。所谓『五十营』，是说使五脏都能得到精气的营养，并可从诊切寸口脉象、计算脉搏跳动的次数，以测脏气的盛衰。如果脉跳动五十次而无歇止，说明五脏都能接受精气的营养而健全，若脉跳四十次而有一次歇止的，便说明其中一脏衰败了；脉跳三十次而有一次歇止的，是二脏衰败了；脉跳二十次而有一次歇止的，是三脏衰败了；脉跳十次而有一次歇止的，是四脏衰败了；脉跳动不满十次就歇止的，是因为五脏精气俱衰，说明病者死期将近。脉跳动五十次而不歇止的，是五脏正常的脉象，可以借以测知五脏的精气情况。至于预料一个人短期内是否死亡，则是从他脉象的忽快忽慢来断定的。

黄帝说：人形体的差异有五种情况，即是指其骨节大小的不同，肌肉坚脆的差别，皮肤厚薄、清浊的差异，气的运行也有滑有涩，经脉也有长有短，津血也有多有少，以及经络的数目等，这些我已经知道了，但这指的都是布衣之士，对于那些王公大人和终日食肉的人，他们往往身体脆弱，肌肉软弱，血气运行急速而滑利，在治疗时，手法的快慢，进针的深浅，取穴的多少，也可相同对待吗？岐伯回答说：吃肥甘美味的人与吃糠菜粗食的人，在针治时怎么会一样呢？对于他们，气滑的应出针快，气涩的应出针慢；气滑的应当用小针浅刺，气涩的应当用大针深刺，深刺的还应留针，浅刺的则出针要快。由此看来，针刺布衣之士应深刺并且要留针，针刺王公大人应浅刺并且要慢进针，因为他们的气行有剽悍与急滑的不同。

黄帝曰：形气之逆顺奈何？岐伯曰：形气不足，病气有馀，是邪胜也，急写之；形气有馀，病气不足，急补之；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馀，病气有馀，此谓阴阳俱有馀也。急写其邪，调其虚实。故曰有馀者写之，不足者补之。此之谓也。

故曰：刺不知逆顺，真邪相搏。满而补之，则阴阳四溢，肠胃充郭，肝肺内，阴阳相错；虚而写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肠胃辟，皮肤薄著，毛腠夭膲，予之死期。

故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故曰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审五脏变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实虚，皮之柔粗，而后取之也。

阴阳：这里的阴阳指正与邪。阴为邪，阳为正。充郭：充实扩张。郭，扩大。聂辟：皱叠。《素问·调经论》：『虚者，聂辟气不足。』王冰注：『聂，谓聂皱。辟，谓辟叠也。』薄著：肌肉消瘦而致皮包骨。

黄帝说：形气出现了有余或不足的差别，又该怎样治疗呢？岐伯说：形气不足，病气有余的，是邪气满实了，应当急用泄法以祛其邪；若形气有余，病气不足的，阴阳之气都已经不足了，不能用针刺这种病人，否则会更加不足，更加不足就会导致阴阳俱竭，气血耗尽，五脏空虚，筋骨枯槁，其结果是，老年人将要死亡，壮年人也难复原。假若形气有余，病气也有余，这就是阴阳都有余了，应该急用泄法祛其实邪，以调其虚实。所以说，凡是有余的应该用泄法，不足的应该用补法，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凡是针刺，如果不懂得补泄逆顺的道理，就会导致正气与邪气的相互搏结。若邪气实却用了补法，就会导致阴阳气血满溢，邪气也会充塞大肠和胃，肝肺会发生胀满，阴阳之气也就错乱了。若正气虚却用了泄法，就会使经脉空虚，气血耗损枯竭，肠胃松弛无力，人也就会瘦得皮包骨，毫毛脱折枯焦，凭此便可以预见离死期不远了。

所以说，运用针法的要领，在于懂得调和阴阳。调和好了阴阳，精气就可以充足，形体与神气也可能相合，神气便能内藏而不会泄漏了，所以说，高明的医生能够调理阴阳之气，使阴阳之气平衡。一般的医生常常扰乱经脉，低劣的医生则有可能耗绝精气而危害生命。所以说，针刺时，运用补泄手法不可不审慎，一定要审察五脏的病情变化以及五脏的脉象与病的感应情况、经络的虚实情况、皮肤的柔粗情况，才能够选取适当的经穴进行治疗。

寿夭刚柔第六法律

本篇内容讨论人体素质不同与寿夭的关系，以阴阳学说来分析人体内外和藏腑组织的阴阳属性。根据病邪性质的不同及其侵袭人体部位的区别，提出相应的治法。论述了寒痹熨法的方剂组成、制法、用法和功效等。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愿闻其方。少师答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审知阴阳，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谨度病端，与时相应。内合于五藏六府，外合于筋骨皮肤。是故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在内者，五藏为阴，六府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故曰，病在阴之阴者，刺阴之荥、输；病在阳之阳者，刺阳之合。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病在阴之阳者，刺络脉。

故曰：病在阳者，命曰风；病在阴者，命曰痹；阴阳俱病，命曰风痹。病有形而不痛者，阳之类也；无形而痛者，阴之类也。无形而痛者，其阳完而阴伤之也，急治其阴，无攻其阳；有形而不痛者，其阴完而阳伤之也，急治其阳，无攻其阴；阴阳俱动，乍有形，乍无形，加以烦心，命曰阴胜其阳，此谓不表不里，其形不久。

少师：相传为黄帝之臣。谨度病端：意谓慎重地推测疾病发生的原因。度，推测，衡量。端，有『本』、『始』的含义。病在阴之阴者：指病变部位在脏。内为阴，五脏为阴中之阴。病在阳之阳者：病变部位在皮肤。外为阳，皮肤为外之阳，故云『阳之阳』。病在阳之阴者：病变部位在筋骨。外为阳，筋骨为外之阴。病在阴之阳者：病变部位在腑。内为阴，六腑为阴中之阳。其形不久：即预后不良。

黄帝问少师说：我听说人体的先天素质，有刚柔、强弱、长短、阴阳等不同，想听你谈谈其中有关针刺的方法。少师答道：就人体的阴阳而论，阴中还有阴，阳中还有阳。首先要掌握阴阳的规律，才能很好地运用针刺方法。同时还要了解发病的经过情况，用针才能合理。必须细心推测开始发病的因素，以及人体与四时气候的相应关系，在内与五脏六腑相合，在外与筋骨皮肤相合。所以体内有阴阳，体表亦有阴阳。在体内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在体表筋骨为阴，皮肤为阳。因而临床治疗上，病在阴中之阴的五脏，可刺阴经的荥穴和输穴；病在阳中之阳的皮肤，可刺阳经的合穴；病在阳中之阴的筋骨，可刺阴经的经穴；病在阴中之阳的六腑，可刺络穴。

因此，疾病的性质由于发病部位不同而异，病在体表，由于外感邪气引起的属阳，称为『风』；病在体内，由于病邪在内，使气血阻滞不畅的属阴，称为『痹』；如果表里阴阳俱病的，称为『风痹』。再从疾病的症状来分析，如果有外在形体的症状而没有内脏疼痛症状的，多属于阳症；没有外在形体的症状而见有内脏疼痛症状的，多属于阴症。由于体表无病而内脏受伤，当速治其里，不要误治其表；由于内脏无病而体表受伤的，当速治其表，不要误治其里。如果表里同时发病，症状忽见于体表，忽见于内脏，再加上病者心情烦躁不安，是内脏病甚于体表病，这就是病邪不单纯在表，也不单纯在里，属于表里同病，故预后不良。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气之病先后、外内之应，奈何？伯高答曰：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藏，乃病藏；寒伤形，乃应形；风伤筋脉，筋脉乃应。此形气外内之相应也。

黄帝曰：刺之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刺而已；多少远近，以此衰之。久痹不去身者，视其血络，尽出其血。

黄帝曰：外内之病、难易之治，奈何？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藏者，刺之半其日；藏先病而形乃应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内难易之应也。

伯高：相传为黄帝之臣。以此衰之：意谓按此数递减。马莳：『人之感病不同，日数各有多少远近，以此大略，病三日而刺一次者之法，等而杀之。』衰：指祛除病邪的意思。久痹不去身：病邪内闭，经久不愈。

黄帝问伯高说：我听说人的形体与脏气发病有先后，其内外相应情况如何？伯高回答说：风寒之邪，多伤于人的外在形体；忧恐愤怒等情志变化，多伤及内在脏气。凡七情之气伤脏，则病变部位应在内脏；外感寒邪伤形，则发生疾病应在形体；风邪直接伤及筋脉，则筋脉也就相应地发生病变。由此可见，病邪与所伤部位的形气，是内外相应的。

黄帝说：如何进行针刺治疗呢？伯高回答说：大抵病为九天，针治三次就会好；病已一月，针治十次可以好。病程的远近或时间的多少，都可根据这三天针一次的方法来计算之。至于邪气内阻，久而不愈之病，可仔细观察病人的血络，针刺血络出尽其恶血。

黄帝说：内外之病治疗上难易的情况是怎样的？伯高回答说：外形先受病而尚未伤及内脏的，针治次数可以根据已病的日数减半计算。如果内脏先受病而后相应及于外形的，针刺次数则应当加倍计算。这是说疾病部位有内外之分，而治疗上也有难易的区别。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寿夭奈何？伯高答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皮与肉相果则寿，不相果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不胜形则夭。

黄帝曰：何谓形之缓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肤缓者，则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则夭。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衰则危矣。若形充而颧不起者，骨小，骨小则夭矣。形充而大肉坚而有分者，肉坚，肉坚则寿矣；形充而大肉无分理、不坚者，肉脆，肉脆则夭矣。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气而视寿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气，而后以临病人，决生死。

寿夭：寿，指长寿；夭，指夭折。寿夭在此指长寿和短命。相任：相当，相称。胜形：血气经络不但与外形相称，而且更要为强盛才能长寿。大肉：指人体大腿、手臂、臂部等肌肉比较肥厚的地方。：肌肉突起处。

黄帝问伯高说：我听说人的外形有缓急，正气有盛衰，骨骼有大小，肌肉有坚脆，皮肤有厚薄，从这些方面怎样来确定人的寿夭呢？伯高回答说：外形与正气相称的多长寿；不相称的多夭折。皮肤与肌肉相称的多长寿；不相称的多夭折。内在血气经络的强盛超过外形的多长寿；不能超过外形的多夭折。

黄帝说：什么叫做形体的缓急？伯高回答说：外形壮实而皮肤舒缓的多长寿；外形虽盛而皮肤紧急的多夭折。外形壮实而脉象坚大有力的为顺；外形虽盛而脉象弱小无力的为气衰，气衰是危险的。假使外形虽盛而颧骨不突起者骨骼小，骨骼小的多夭折。如外形壮实，而大肉突起有分理者是肉坚实，肉坚实的人多长寿；外形虽盛而大肉无分理不坚实者是肉脆，肉脆的人多夭折。以上所说，虽是人的先天禀赋，但是可以根据这些形气的不同情况来衡量体质之强弱，从而推断其长寿或夭折。医工必须明白这些道理，而后临床时根据形气的情况，以决定预后的良与不良。

黄帝曰：余闻寿夭，无以度之。伯高答曰：墙基卑，高不及其地者，不满三十而死； 其有因加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也。

黄帝曰：形气之相胜，以立寿夭，奈何？伯高答曰：平人而气胜形者，寿；病而形肉脱，气胜形者，死；形胜气者，危矣。

黄帝曰：余闻刺有三变，何谓三变？伯高答曰：有刺营者，有刺卫者，有刺寒痹之留经者。

黄帝曰：刺三变者奈何？伯高答曰：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刺寒痹者，内热。

墙基：这里指耳朵旁边的骨骼。地：指耳前肌肉。大意是说面部肌肉陷下，四周骨骼显露。内热：指温其经脉，使热气内入，血脉流通。内，同『纳』。

黄帝说：我已听过关于寿夭的区别，但究竟怎样来衡量呢？伯高回答说：凡是面部肌肉陷下，而四周骨骼显露的，不满三十岁就会死亡。如果再加上疾病的影响，不到二十岁就会有死亡的可能。

黄帝说：从形与气的相胜情况，如何来决定寿夭呢？伯高回答说：健康人正气胜过外形的就会长寿；病人肌肉已经极度消瘦，虽然正气胜过外形，也终将不免要死亡；如果外形胜过正气，则是很危险的。

黄帝说：我听说刺法有三变，什么叫三变呢？伯高回答说：有刺营分，刺卫分，刺寒痹羁留于经络三种。

黄帝说：这三种刺法是怎样的？伯高回答说：刺营分时要疏通其血，刺卫分时要调和其气，刺寒痹时要使热气纳于内。

黄帝曰：营卫寒痹之为病，奈何？伯高答曰：营之生病也，寒热，少气，血上下行；卫之生病也，气痛，时来时去，怫忾贲响，风寒客于肠胃之中；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

黄帝曰：刺寒痹内热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

黄帝曰：药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斤，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种，皆咀，渍酒中。用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并内酒中，置酒马矢煴中，盖涂封，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绵絮曝干之，干复渍，以尽其汁。每渍必晬其日，乃出干。干，并用滓与绵絮复布为复巾，长六七尺，为六七巾，则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内中，无见风。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谓内热也。

怫忾贲响：气郁满闷而窜动作响。怫，郁闷不舒。忾，气满。贲，通『奔』。焠：烧，即烧针法。药熨：把药物烘热敷患处。淳酒：即醇酒，味厚的烈酒。咀：古代加工药物有用牙齿嚼碎的方法，后世改用刀剉，仍通称『咀』。渍：沤，浸泡。马矢煴中：马矢，即马粪；煴中，燃烧。这里取义用火煨。晬其日：一整天。晬，婴儿满百日或满周岁。复巾：用双层布做成的夹袋。生桑炭：新鲜的桑木烧成的炭。起，步内中：起身在房间内行走。

黄帝说：营分、卫分、寒痹的病状如何？伯高回答说：营分病多出现寒热往来，呼吸少气，血上下妄行。卫有病则痛无定处，也不定时，胸腹会感到满闷或者窜动作响，这是风寒侵袭于肠胃所致。寒痹的病状，多由病邪久留而不解，因此时常感到筋骨作痛，甚或皮肤麻木不仁。

黄帝说：刺寒痹怎样才能使躯体内部产生热感？伯高回答说：对一般体质比较好的劳动者病人，可用烧红的火针刺治，而对养尊处优体质较差的病人，则多用药熨。

黄帝说：药熨的方法怎样？伯高回答说：用醇酒二十升，蜀椒一升，干姜、桂心各一斤（升）。共四种药，都捣碎，浸在酒中。再用丝绵一斤，细白布四丈，一齐纳入酒中。把酒器加上盖，并用泥封固，不使泄气，放在燃着的干马粪内煨，经过五天五夜，将细布与丝绵取出晒干，干后再浸入酒内，如此反复地将药酒浸干为度。每次浸的时间要一整天，然后拿出来再晒干。等酒浸干后，将布做成夹袋，每个长六到七尺，共做成六七个，将药渣与丝绵装入袋内。用时取生桑炭火，将夹袋放在上面烘热，熨敷于寒痹所刺的地方，使得热气能深透于病处。夹袋冷了再将其烘热。如此熨敷三十次，每次都使患者出汗。出汗后用手巾揩身，也需要三十遍。并令患者在室内行走，但不能见风。按照这样的方法，每次针治时，再加用熨法，病就会好了。这就是『内热』的方法。

官针第七法星

本篇内容讲述了九针的九种不同刺法——腧刺、远道刺、经刺、络刺、分刺、大泻刺、毛刺、巨刺、焠刺及其相适应的九类不同的病变；适应十二经病症的十二节刺法——偶刺、报刺、恢刺、齐刺、扬刺、直针刺、输刺、短刺、浮刺、阴刺、傍针刺、赞刺；适应邪气深浅程度的三刺法和适应五脏病症的五刺法——半刺、豹文刺、关刺、合谷刺、输刺。

凡刺之要，官针最妙。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病深针浅，病气不写，支为大脓。病小针大，气写大甚，疾必为害；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失针之宜，大者写，小者不移。已言其过，请言其所施。

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病在分肉间，取以员针于病所。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病在脉，气少，当补之者，取以鍉针于井荥分输。病为大脓者，取以铍针。病痹气暴发者，取以员利针。病痹气，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针。病在中者，取以长针。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取以大针。病在五藏固居者，取以锋针，写于井荥分输，取以四时。

官针：正确选用符合规格的针具，本篇以官针命名正是强调正确适用九针的重要性。痈：疮痛。支：分支。引申为漫延、扩散。肤白勿取：患处肤色苍白，为气血不足之证，不可再用针伤气血。井荥分输：井荥，这里是井、荥、输、经、原、合的简称。分输，指各经。固居：久留不去。取以四时：病在五脏，取五腧穴，要按照四时不同的取法，参见《本输》等篇。

针刺的要点，在于正确选用符合规格的针具。九针各有其不同的功用，它各自的长、短、大、小也决定了各有不同的用法。如果用法不当，病就不能祛除。病在浅表的却针刺过深，就会损伤里面的好肉，发生痈肿。病在深部的却针刺过浅，病邪就不能排除，反而会形成大的脓疡。病轻浅却用大针，会使元气外泄而加重病情；疾病深重却用小针，邪气得不到排泄，治疗也就得不到效果了。不正确的用针往往是宜用小针却因误用了大针而泄去了正气，应用大针却误用了小针而使病邪得不到排除。这里已经说了错用针具的害处，那就让我再谈九针的正确用法。

病在皮肤而无固定的地方，可以用镵针针刺病变部位，但皮肤苍白的就不能针刺了。病在肌肉间的，可以用圆针刺病变部位。病在经络，日久成痹的，应用锋针治疗。病在经脉，而气又不足的，当用补法，以提针按压井、荥、输等穴位。对患严重脓疡的，应当用铍针排脓治疗。痹证急性发作的，应当用圆利针治疗。患痹证而疼痛又日久不止的，可以用毫针治疗。病已入里的，应当用长针刺治。患水肿并且关节不通利的，应当用大针刺治。病在五脏而固留不去的，可用锋针，在井荥输等穴用泄法刺治，并依据四时与腧穴的关系进行选穴。

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一曰输刺。俞刺者，刺诸经荥输藏腧也。二曰远道刺。远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三曰经刺。经刺者，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四曰络刺。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间也。六曰大写刺。大写刺者，刺大脓以铍针也。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痹皮肤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

荥输：四肢的井、荥、输、经、合穴。藏腧：指五脏六腑在背部的腧穴。府腧：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的腧穴。大经：指深部五脏六腑的经脉。结络经分：体表能触摸到的一些硬结、压痛等。小络：指浅表静脉，刺之可泻淤血。毛刺：浅刺。毛，皮毛，指浅表。浮痹：浅表的痹证。燔针：即火针。

有九种针刺的方法，对九种不同的病进行刺治。第一种叫做腧刺，腧刺是针刺十二经四肢的井、荥、输、经、合等各穴，以及背部两侧的藏腑腧穴。第二种叫做远道刺，远道刺的意思是说病在上部的，从下部取穴，针刺足三阳经的腑腧穴。第三种叫做经刺，经刺就是针刺在深部经脉触到的硬结或压痛。第四种叫络刺，络刺就是刺皮下浅部的小络脉。第五种叫分刺，分刺就是针刺肌肉的间隙。第六种叫做大泻刺，大泻刺就是用铍针刺肠疡。第七种叫毛刺，毛刺就是针刺皮肤浅表的痹证。第八种叫做巨刺，巨刺就是左侧的病刺右侧的穴，右侧的病刺左侧的穴。第九种叫做焠刺，焠刺就是用燔针治痹证。

凡刺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一曰偶刺。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后，以治心痹。刺此者，傍针之也。二曰报刺。报刺者，刺痛无常处也。上下行者，直内，无拔针，以左手随病所按之，乃出针，复刺之也。三曰恢刺。恢刺，直刺傍之，举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也。四曰齐刺。齐刺者，直入一，傍入二，以治寒气小深者。或曰三刺，三刺者，治痹气小深者也。五曰扬刺。扬刺者，正内一，傍内四而浮之，以治寒气之搏大者也。六曰直针刺。直针刺者，引皮乃刺之，以治寒气之浅者也。七曰输刺。输刺者，直入直出，稀发针而深之，以治气盛而热者也。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痹，稍摇而深之，致针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曰浮刺。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曰阴刺。阴刺者，左右率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后少阴也。十一曰傍针刺。傍针刺者，直刺傍刺各一，以治留痹久居者也。十二曰赞刺。赞刺者，直入直出，数发针而浅之，出血，是谓治痈肿也。

凡刺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张志聪：『节，制也。言针有十二节制，以应十二经也。』偶刺：偶为双数，是指前胸后背相对的配穴法。马莳：『前后各用一针，有阴阳配合之义，故曰偶刺。』以手直心若背：以手当心口及背部比量。张景岳：『直，当也。以手直心若背。谓前心后背，当其痛所。』若，及也。报刺：随痛之所在，重复施针。报，复，重复。张景岳：『重刺也。』恢刺：张志聪：『恢，大之也。前后恢荡其筋之急。』恢，扩大。直刺傍之，举之前后：提针于皮下，向前后两旁斜刺。张景岳：『不刺筋而刺其傍，必数举其针，或前或后，以恢其气，则筋痹可舒也。』齐刺：直一旁二，三针齐下的针法。也叫『三刺』。扬刺：当中一针，旁加四针，仅浮刺于表，故曰『阳刺』。扬，『阳』之误。输刺：张景岳：『输，委输也。言能输泻其邪，非上文荥输之谓。』短刺：逐步进针。可能即后世三部行针法的起源，从天部至地部引气深入。张景岳：『短者，入之渐也。』阴刺：阴股内侧，左右皆刺。左右率刺之：左右皆刺。张景岳：『率，统也。』傍针刺：除直刺外再旁刺一针。张景岳：『正者刺其经，傍者刺其络。』赞刺：张志聪：『助痈肿之外散也。』赞，佐助。

有十二种针刺的方法，以对应十二经的病变。第一种叫偶刺，偶刺是用手对着胸部或背部，当痛处，一针刺前胸，一针刺后背，以治疗心痹的病。但刺时，针尖要向两旁倾斜。第二种叫报刺，报刺就是用针刺治痛无定处的病。方法是垂直行针，用左手按其痛处然后将针拔出，再进针。第三种叫恢刺，恢刺就是直刺筋脉的旁边，提插运捻向前向后，以治筋痹。第四种叫做齐刺，齐刺就是在病点正中直刺一针，左右两旁再各刺一针，以治寒邪小而深者。此法又叫三刺，三刺可以治疗痹气小而深的病。第五种叫扬刺，扬刺就是在病点正中刺一针，在病变周围刺四针，用浅刺法，以治寒气广泛的病。第六种叫做直针刺，直针刺就是用手捏起皮肤，将针沿皮直刺而入，以治寒气较浅的病。第七种叫做输刺，输刺就是将针直入直出，取穴少却又刺得深，以治气盛而有热的病。第八种叫做短刺，短刺可以治疗骨痹病，方法是慢慢进针，同时稍稍摇动针体，使针渐渐深入骨部，然后再上下提插摩擦骨部。第九种叫浮刺，浮刺是在病点旁浮浅的斜刺，以治疗肌肉挛急而寒的病。第十种叫阴刺，阴刺为左右都刺，以治寒厥病，凡中寒厥的，应刺足内踝后面的太溪穴。第十一种叫傍针刺，傍针刺就是在病点直刺一针，旁边也刺一针，以治久而不愈的痹症。第十二种叫赞刺，赞刺就是直入直出，快速进出针并浅刺出血，以治疗痈肿。

脉之所居，深不见者，刺之微内针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脉气也。脉浅者，勿刺，按绝其脉乃刺之，无令精出，独出其邪气耳。

所谓三刺则谷气出者，先浅刺绝皮，以出阳邪；再刺则阴邪出者，少益深，绝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间也；已入分肉之间，则谷气出。故《刺法》曰：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后刺深之，以致阴气之邪；最后刺极深之，以下谷气。此之谓也。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

按绝其脉：以手切按，避开脉管。三刺：《终始》篇说：『一刺，则阳邪出；再刺，则阴邪出；三刺，则谷气至。』谷气：一般指胃气，在这里指水谷精微运化而成的经脉之气。绝皮：透过皮肤的浅刺。绝，透过。年之所加：每年的风寒暑湿燥热六气加临的情况。

经脉所在的部位，深而难见的，针刺时要轻轻地进入而长时间留针，以疏导孔中的脉气。脉浅的不要刺，要先按绝经脉气，才可以进针，不使精气外泄，只使其邪气排出。

所谓经过三刺就使谷气流通的针法，是先浅刺皮肤，以宣泄阳邪；如果再刺就会使阴邪排出，稍微深刺，透过皮肤而接近肌肉，但没有刺到肌肉之间；当刺达肌肉之间时，谷气就会流通，针感也就出现了。所以刺法讲：开始应当浅刺，以驱逐浅表的邪气，而让血气流通；然后再深刺，以使阴邪外泄，最后深刺到深处，以疏导谷气。这就叫三刺。所以用针的人，如果不知道每年运气的变化、气的盛衰所引起的疾病的虚实状况，就不能成其为医者。

凡刺有五，以应五藏：一曰半刺。半刺者，浅内而疾发针，无针伤肉，如拔毛状，以取皮气，此肺之应也。

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后针之，中脉为故，以取经络之血者，此心之应也。

三曰关刺。关刺者，直刺左右，尽筋上，以取筋痹，慎无出血，此肝之应也。或曰渊刺，一曰岂刺。

四曰合谷刺。合谷刺者，左右鸡足，针于分肉之间，以取肌痹，此脾之应也。

五曰输刺。输刺者，直入直出，深内之至骨，以取骨痹，此肾之应也。

半刺：只浅刺皮肤，不伤肌肉。豹文刺：形容针刺取穴较多，形如豹皮的斑纹之点。张景岳：『豹纹者，言其多也。主取血脉，所以应心。』关刺：四肢关节附近针刺，故称关刺。关，关节。尽筋：筋之尽头，即关节。张景岳：『尽筋，即关节之处也。』合谷刺：这里并不是指针刺合谷穴，而是指针刺分肉之间的部位。

还有五种刺法，可以与五脏有关的病变相应。第一叫半刺，半刺就是下针浅而很快出针，不刺伤肌肉，就像拔除毫毛一般，以祛除皮毛间的邪气，这是相应于肺脏的刺法。

第二叫豹文刺，豹文刺就是在病变部位的左右前后下针，以刺中络脉使其出血为度，以消散经络间的淤血，这是相应于心脏的刺法。

第三叫关刺，关刺就是直刺四肢关节的附近，以治疗筋痹，但应当注意刺时不能出血，这是相应于肝脏的刺法，也叫渊刺，又叫岂刺。

第四叫合谷刺，合谷刺就是将针深刺到分肉之间，左右各斜刺一针，就像鸡足的样子，以治疗肌痹，这是相应于脾脏的刺法。

第五叫输刺，输刺就是直接进针又直接出针，将针深刺到骨部，以治疗骨痹，这是相应于肾脏的刺法。

卷　四

本神第八法风

广义的『神』，一方面本于先天的父母之精，另一方面又依靠后天的不断滋养，包括自然界的大气和水谷之精气。针刺治疗上必须首先掌握人的生命活动情况——『本于神』。在日常养生上，要经常注意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和调摄精神情志活动，否则可能产生各种病变。本篇论述神、魂、魄、意、志的意义及其与五脏的关系。各脏因情志不节的影响所发生的病症，要根据虚实的不同征候进行调治。

黄帝问于岐伯曰：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血、脉、营、气、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离藏，则精失、魂魄飞扬、志意恍乱、智虑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与？人之过乎？何谓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问其故。

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抟，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神：这是广义的神，概括了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现象。包括下文所讲『血、脉、营、气、精、神』等生理活动的内容。淫泆离藏：淫，过度，这里指过度放纵。离藏，五脏所藏的血气精神耗散。德流气薄：指天德下流，地气上薄，阴阳交泰。德，天地万物的运化规律，如四季更替、万物盛衰的自然变化。生之来，谓之精：马莳注：『易曰：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则吾人之精，虽见之有生之后，而实由有生之初之精为之本也。』任物：李念莪注：『心为君主之官，万物皆任也。』

黄帝问岐伯道：运用针刺的一般法则，必须以人的生命活动为根本。因为血、脉、营、气、精、神，这些都属五脏所藏的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和动力。如果七情过度，使其与内脏分离，那么精气就随之而散失，魂魄不定而飞扬，志意无主而恍乱，思考决断能力丧失，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究竟是天生的灾难，还是人为的过失呢？什么叫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教其中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天所赋予人的是『德』（如自然界的气候、日光雨露等），地所赋予人的是『气』（如地面上的物产）。因此，由于天之德下行与地之气上交，阴阳相结合，使万物化生，人才能生存。人之生命的原始物质，叫做精；男女交媾，两精结合而成的生机，叫做神；随从神气往来的精神活动，叫做魂；从乎精的先天本能，叫做魄；脱离母体之后，主宰生命活动的，叫做心；心里忆念而未定的，叫做意；主意已考虑决定，叫做志；根据志而反复思考，叫做思；思考范围由近及远，叫做虑；通过考虑后而毅然处理，叫做智。

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

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

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

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

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

怵惕：心怯。：音窘，肌肉丰满突起处，如膊内侧对腋下的臑，下肢内侧的腨等。死于冬：按五行配属，心属火，冬季为水，而水克火，心气在冬季受克更为虚弱，属于心的病症就会加重，如果不能耐受将会死亡。以下的『死于春』『死于秋』『死于夏』也为同理。悗乱：悗音闷，悗乱，即心烦意乱。狂妄：狂忘。不精：意识不明。当：作使解。意不存人：旁若无人。皮革：即皮肤。季夏：夏季第三个月。

所以聪明的人保养身体，必定是顺从四时节令变化，来适应气候的寒暑，不让喜怒过度，注意正常的饮食起居，节制阴阳的偏颇，调剂刚柔的活动。这样，四时不正的邪气也难以侵袭，从而能够获致长寿而不易衰老。

恐惧和思虑太过能损伤心神，神伤而恐惧的情绪时时流露于外。因悲哀太甚，内伤肝脏，能使正气耗竭以至绝灭而死亡。喜乐过度，使神气涣散而不守。忧愁太甚，使气机闭塞不通。大怒以后，能使神识昏迷。恐惧太甚，也使神气散失而不收。

心因恐惧和思虑太过而伤及所藏之神，神伤便会时时恐惧，不能自主，久而大肉瘦削，皮毛憔悴，气色枯夭，死亡在冬季。

脾因忧愁不解而伤及所藏之意，意伤便会胸膈烦闷，手足无力举动，皮毛憔悴，气色枯夭，死亡在春季。

肝因悲哀太过而伤及所藏的魂，魂伤便会狂妄而不能精明，举动失常，同时使人前阴萎缩，筋脉拘挛，两胁不能舒张，皮毛憔悴，气色枯夭，死亡在秋季。

肺因喜乐太过而伤及所藏的魄。魄伤便会形成癫狂，语无伦次，皮毛肌肤憔悴，气色枯夭，死亡在夏季。

肾因大怒不止而伤及所藏的志，志伤便会记忆力衰退，腰脊不能俯仰转动，皮毛憔悴，气色枯夭，死亡在夏季。

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痠痿厥，精时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

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伤，针不可以治之也。

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

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

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

肾藏精，精舍志。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藏不安，必审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

痿：枯痿、痿废之意。内经里有痿躄、脉痿、筋痿、肉痿、骨痿。这里所说的精伤则骨酸痿厥，当指骨痿而言。厥：厥逆。血舍魂：意即魂的功能凭依于血。舍，有住宿、寄居的含义。泾溲不利：大小便不利。经，《甲乙经》作『泾』。《素问·调经论》王冰注：『经，大便；溲，小便也。』胸盈仰息：胸部胀满，仰面呼吸的意思。

又因恐惧不解而伤精，精伤则骨节酸软痿弱，四肢发冷，精液时时外流。所以说，五脏都主藏精，不能损伤，伤则所藏之精失守而为阴不足，阴不足则正气的化源断绝，人无正气则死。

因此，用针治病，应当仔细察看病人的神情与病态，从而了解其精、神、魂、魄、意、志有无得失的情况，如果五脏之精已经耗伤，就不可以妄用针刺治疗。

肝脏主藏血，血中舍魂，肝气虚则易产生恐惧，肝气实则容易发怒。

脾脏主藏营，营中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能运动，五脏缺乏营气而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脾气实则发生腹中胀满，大小便不利。

心脏主藏脉，脉中舍神，心气虚易产生悲感，心气实则喜笑不止。

肺脏主藏气，气中舍魄，肺气虚则发生鼻塞呼吸不利、短气，肺气实则喘促胸满，仰面呼吸。

肾脏主藏精，精中舍志，肾气虚则四肢厥冷，肾气实则小腹作胀。五脏发生病变，必须审察其病状，进一步分析其病症属虚还是属实，然后谨慎地进行调治。

终始第九法时

针刺疗法，必须首先掌握藏腑经络气血阴阳的生理变化规律，根据脉象与症状等情况，制定虚补实泄的治法。针刺要求针下得气，以达到气血阴阳的调和为目的，循经近刺和远道刺法的针刺原则。针刺的深浅与先后，要根据病人体质、时令气候、发病先后、针刺部位等具体情况来灵活运用。本篇还论述了针刺十二禁、各经气血将绝时所出现的症状。

凡刺之道，毕于终始。明知终始，五藏为纪，阴阳定矣。阴者主藏，阳者主府。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藏。故写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五藏为阴，六府为阳。传之后世，以血为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天殃。

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天道毕矣。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

五藏为纪：意谓『终始』的内容，以五脏为纲领。纪，总要。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藏：马莳：『阳在外，受气于四肢；阴在内，受气于五藏。』四末，即四肢。以血为盟：歃血盟誓的意思，用来表示这些道理的重要性，学习者要有坚定的决心。无道行私，必得天殃：张景岳：『不明至道，而强不知以为知，即无道行私也。』天殃，夭折死亡的祸害。脉口：指寸口脉，手腕内侧桡动脉的搏动处，属手太阴肺经，可候五脏阴气的盛衰。人迎：在颈部两侧颈动脉的搏动处，属足阳明胃经，用来候六腑阳气的盛衰。

针刺的原理，全都在『终始』之中，如果要准确了解终始的含义，就必须以五脏为纲纪，以确定阴经阳经的关系。阴经主五脏，阳经主六腑。阳经承接四肢中运行的脉气，阴经承接五脏中运行的脉气。所以，在采用泄法刺治时要迎而守之，采用补法刺治时要随而济之。掌握了迎随补泄的要领，就可以使脉气调和。而调和脉气的要点，在于了解阴阳规律，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如果要将这些道理传授给后世，传授时应歃血盟誓，也只有如此，才能发扬光大。如果不加重视，这些道理就会逐渐消亡，如果不按这些方法去做，就会造成天祸。

谨慎地顺应天地间阴阳盛衰的道理，以掌握针刺终始的含义。所谓终始，就是以十二经脉为纲纪，诊察寸口和人迎两处，以了解人体阴阳的虚实盛衰，以及阴阳的平衡情况。这样也就大致掌握了阴阳盛衰的规律。所谓平人，就是平常无病的人。平人的脉口和人迎两处的脉象是和四时的阴阳变化相和的，脉气也上下相应，往来不息，六经的脉搏既无结涩和不足，也没有动疾有余的现象产生，内脏之本和肢体之末，在四时寒温变化时，就能相互协调，形肉和血气也能互为协调。这就是平常无病的人。

少气者，脉口人迎俱少而不称尺寸也。如是者，则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写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如此者，弗灸。不已者，因而写之，则五藏气坏矣。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阳；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阳。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阳；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阳。人迎三盛，病在足阳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阳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

少气：短气，元气虚弱的意思。至剂：指药力猛烈能迅速起效的药物。人迎一盛：人迎之脉大于寸口一倍。下文二盛、三盛、四盛，就是大二倍、三倍、四倍。『脉口一盛、二盛、三盛、四盛』，与上同义。溢阳：阳经的脉气过盛不能被约束而盈溢于脉外。外格：阳气过于旺盛，阴气不能入内而被格拒于脉外，以致阴阳不能相交的意思。

气短的人，脉口和人迎都会表现出虚弱无力的脉象，与两手的寸、尺两脉也不相称。这种情况，属于阴阳都不足的征象。治疗时，如果补阳，就会导致阴气衰竭，泄阴又会导致阳气脱泄。因此，只能用甘缓的药剂加以调补，如果还不能痊愈则可服用能快速起效的药物。像这样的病，切勿用艾灸治疗，如果因不能快速产生疗效，而用泄法，那么五脏的精气就会受到损害。

人迎脉比寸口大一倍的，病在足少阳胆经，大一倍而又同时出现躁动症状的，病在手少阳三焦经。人迎脉比寸口大两倍的，病在足太阳膀胱经，大两倍而又同时有躁动症状的，病在手太阳小肠经。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三倍的，病在足阳明胃经，大三倍而又同时有躁动症状的，病在手阳明大肠经。人迎脉比寸口大四倍的，并且脉象又大又快的，叫溢阳，溢阳是因为六阳盛极，而不能与阴气相交，所以称为外格。

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阴；厥阴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阴；二盛而躁，在手少阴。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阴；三盛而躁，在手太阴。脉口四盛，且大且数者，名曰溢阴。溢阴为内关，内关不通，死，不治。人迎与太阴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关格，关格者，与之短期。

人迎一盛，写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写一补，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二盛，写足太阳，补足少阴，二写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三盛，写足阳明而补足太阴，二写一补，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

溢阴：张景岳：『人迎盛至四倍，且大且数者，乃六阳偏盛之极，盈溢于府，格拒六阴，是为关格。』格，格拒。内关：阴气过于旺盛，阳气不能入内而被格拒于外的一种状态。关格：指阴气、阳气都很旺盛，但不相互交运达到阴平阳秘，而是相互格拒，造成阴阳离决的状态。二泄一补：取两个用泄法的穴位和一个用补法的穴位，即用泄法的取穴要倍于用补法的穴位。

寸口脉比人迎大一倍的，病在足厥阴肝经，大一倍而又同时有躁动症状的，病在手厥阴心包络经。寸口脉比人迎大两倍，病在足少阴肾经，大两倍而又同时有躁动症状的，病在手少阴心经。寸口脉比人迎大三倍，病在足太阴脾经，大三倍而又同时有躁动症状的，病在手太阴肺经。寸中脉比人迎大四倍，并且脉象又大又快的，叫做溢阴。溢阴是因为六阴盛极，而不能与阳气相交，所以称为内关。内关是阴阳隔绝的死症。人迎与寸口脉都比平常的大四倍以上的，叫做关格。出现了关格的脉象，人也就接近死期了。

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一倍的，就应泄足少阳胆经，而补足厥阴肝经。用二泄一补法，每日针刺一次，施针时，还必须切人迎与寸口脉，以测病势的进退，如果表现为躁动不安的，应取上部的穴位，直到脉气调和了才能停止针刺。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二倍，就应该泄足太阳膀胱经，补足少阴肾经。用二泄一补法，每两日针刺一次，施针时，还应切人迎与寸口脉，以测病势的进退，如果同时有躁动不安的情况的，应取用上部的穴位，直到脉气调和了才能停止针刺。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三倍的，就应该泄足阳明胃经，补足太阴脾经，用二泄一补法，每日针刺二次，施针时，还应切人迎与寸口脉，以测病势的进退，如果表现为躁动不安的，就取上部的穴位，直到脉气调和了，才能停止针刺。

脉口一盛，写足厥阴而补足少阳，二补一泻，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而取上，气和乃止。脉口二盛，写足少阴而补足太阳，二补一写，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脉口三盛，写足太阴而补足阳明，二补一写，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疏而取之上，气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太阳主胃，大富于谷气，故可日二取之也。

人迎与脉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阴阳俱溢，如是者不开，则血脉闭塞，气无所行，流淫于中，五藏内伤。如此者，因而灸之，则变易而为他病矣。

疏取之上：马莳：『疏而取穴于胆肝二经之上，盖彼此之穴相间之谓疏也。』阴阳俱溢：指阴阳两气都偏盛到极点而充斥于五脏。

寸口脉比人迎脉大一倍的，应该泻足厥阴肝经，以补足少阳胆经，用二泄一补法，每日针刺一次，施针时，还应切寸口与人迎脉，以测病势的进退，如果有躁动不安的情况的，就应取上部的穴位，直到脉气调和了，才能停止针刺。寸口脉比人迎脉大二倍的，应该泄足少阴肾经，以补足太阳膀胱经。用二泄一补法，每两日针刺一次，施针时，还应切寸口与人迎脉，以测病势的进退，如果有躁动不安的情况的，应取上部的穴位，直到脉气调和了，才能停止针刺。寸口脉比人迎脉大三倍的，应该泄足太阴脾经，以补足阳明胃经，用二泄一补法，每日针刺两次，施针时，还应切寸口与人迎脉，以测病势的进退，如果有躁动不安的情况的，应取上部的穴位，直到脉气调和了，才能停止针刺。每日针刺两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太阳主胃，当谷气充盛时，人就气多血多，所以可以每日刺两次。

人迎和寸口脉的脉象都比平常大三倍以上的，叫做阴阳俱溢。这样的病，如果不加以疏理，血脉就会闭塞，气血也不能流通，流溢于肉里，就会损伤五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妄用了灸法，就会导致变易，而引发其他的疾病。

凡刺之道，气调而止。补阴写阳，音气益彰，耳目聪明。反此者，血气不行。

所谓气至而有效者，写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写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必先通十二经脉之所生病，而后可得传于终始矣。故阴阳不相移，虚实不相倾，取之其经。

气至而有效：中医以针刺治病取效的关键在于得气，即『气至』。人体生命活动的关键在于气血的畅通周流，疾病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气血出了问题，治疗时也是以调动和恢复气血的功能为目标。所以只有『气至』，即有了酸麻胀痛及循经感传的现象，才会有疗效。

大凡针刺，都以达到阴阳调和为目的。补阴泄阳，就是补五脏不足的正气，泄六淫邪气，这样人才能声音清朗，元气充盛，耳聪目明。如果泄阴补阳，就会导致气血不畅。

所谓针下得气而有了疗效，是说实症因为用了泄法，症候便由实转虚，这种虚症的脉象虽然与原来的大小相同，但已变得虚软不坚了；如果脉象仍然坚实，病人虽已感到轻快，但疾病也并未祛除。如果虚症用了补法，征候就会由虚转实，这种实症的脉象虽然与原来同样大小，却比先前坚实有力；如果经过针刺，脉象还像以前那样大，却虚软而不坚实，患者虽然觉得舒服，但疾病也未除去。所以应正确运用补泄的手法，以使补能充实正气，泄能祛除邪气，病痛虽不能随着出针而立即除去。但病势却必然会减轻。必须先了解十二经脉的机理，才能领悟终始章的深刻含义。阴经阳经各有固定的循行部位，与藏腑也有确定的配属关系，补虚泄实的原则也不能互为颠倒。针治也应按经取穴。

凡刺之属，三刺至谷气。邪僻妄合，阴阳易居，逆顺相反，沉浮异处，四时不得，稽留淫泆，须针而去。故一刺则阳邪出，再刺则阴邪出，三刺则谷气至，谷气至而止。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写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邪气独去者，阴与阳未能调而病知愈也。故曰补则实，写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矣。

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写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盛，先补其阴，后写其阳而和之。

三刺：指由浅入深的分三个步骤进行针刺。邪僻妄合：指不正之气即邪气与血气混合。沉浮异处：脉气当沉而反浮之在表，当浮而反沉之在里。杨上善：『春脉或沉，冬脉或浮，故曰异处。』四时不得：脉气不能与四时顺应。张志聪：『四时不得者，不得其升降浮沉也。』

凡适于用针治的病，都应当用三刺法，使针下获得谷气流通的感觉。由于邪气侵入经脉后会与血气相温和，会扰乱阴阳之气原有的位置，使气血运行的逆顺方向倒置，脉象的沉浮异常，与四时不相应，邪气就会滞留体内而淫溢流散。这些病变，都可用针刺治疗。初刺是刺皮肤，以使浅表的阳邪排出；二刺是刺肌肉，以使阴分的邪气排出；三刺是刺分肉，以使谷气流通而能得气，但得气后就可以出针了。所谓谷气至，是说在用了补法之后，会感觉到正气充实了，在用了泄法之后，会感觉到病邪被排出了。也因此知道谷气已到了。经过针刺，邪气被排出后，虽然阴阳血气还没有得以完全调和，但已察觉病痊愈。所以说准确地使用补法，正气就可得到充实；准确使用泄法，邪气就会衰退，病痛虽然不会随着出针而立即痊愈，但病势必定会减轻的。

阴经的邪气旺盛，阳经的正气虚弱，就应该先补充阳经的正气，再泄去阴经的邪气，以调和其有余和不足。阴经的正气虚弱了，阳经的邪气盛了，应该先补阴经的正气，再泄去阳经的邪气，从而调和它的有余和不足。

三脉动于足大指之间，必审其实虚，虚而写之，是谓重虚，重虚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脉动而实且疾者，疾写之；虚而徐者，则补之。反此者，病益甚。其动也，阳明在上，厥阴在中，少阴在下。

膺腧中膺，背腧中背，肩膊虚者，取之上。重舌，刺舌柱以铍针也。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补须一方实，深取之，稀按其痏，以极出其邪气；一方虚，浅刺之，以养其脉，疾按其痏，无使邪气得入。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刺诸痛者，其脉皆实。

三脉：指足阳明、足厥阴、足少阴三脉。马莳：『阳明动于大指次指之间，凡历兑、陷谷、冲阳、解溪，皆在足跗上也。厥阴动于大指次指之间，正以大敦、行间、太冲、中封，在足跗内也。少阴则动于足心，其穴涌泉，乃足跗之下也。』膺俞中膺，背俞中背，肩膊虚者，取之上：张景岳：『凡肩膊之虚软而痛者，病有阴经阳经之异。阴经在膺，故治阴病者，当取膺腧而必中其膺；阳经在背，故治阳病者，当取背腧而必中其背。病在手经，故取之上。上者，手也。如手太阴之中府、云门，手厥阴之天池，皆膺腧也。手少阳之肩髎、天髎，手太阳之天宗、曲垣、肩外俞，皆背腧也。咸主肩膊虚痛等病。』重舌：舌下的血脉胀起，形如小舌，似为两舌相重，故称『重舌』。舌柱：舌下根柱部，即指舌底静脉。稀按其痏：出针后不要很快按住针孔。稀，即慢；痏，指针孔。疾按其痏：杨上善：『按针伤之处，急关其门，使邪气不入，正气不出也。』

足阳明经、足厥阴经、足少阴经三脉，都搏动于足大拇指与食指之间，针刺时应当察视三经的实虚。如果虚症误用了泄法，叫重虚，虚而更虚，病情就免不了会加重。凡是刺治这类病症，可以先切其脉搏，脉的搏动坚实而急速的，就立即用泄法；脉的搏动虚弱而缓慢的，就用补法，如果用了相反的针法，那么病情就会加重。至于三经动脉，足阳明经在足跗之上，足厥阴经在足跗之内，足少阴经在足跗之下。

阴经有病的，应刺胸部的腧穴；阳经有病的，应刺背部的腧穴；肩膊部出现虚症的，应当取上肢经脉的腧穴。对于重舌（舌下所生的一肿物，形状像小舌——译注。）的患者，应当用铍针，刺舌下根柱部，以排出恶血。手指弯曲而不能伸直的，即筋病；手伸直而不能弯曲的，属骨病。而病在骨的就应当治骨，病在筋的就应当治筋。

用针刺的方法补泄时，必须注意：脉象坚实有力的，就用深刺的方法，出针后也不要很快按住针孔，以利其尽量泄去邪气；脉象虚弱乏力的，就用浅刺的方法，以养护所取的经脉，出针时，则应迅速按住针孔，以防止邪气的侵入。邪气来时，针下会感觉到坚紧而疾速。谷气来时，针下会感觉徐缓而柔和。脉气盛实的，应当用深刺的方法，向外泄去邪气；脉气虚弱的，就应当用浅刺的方法，使精气不至于外泄，而养其经脉，仅将邪气泄出。针刺各种疼痛的病症，大多用深刺的方法，因为痛症的脉象都坚实有力。

故曰：从腰以上者，手太阴阳明皆主之；从腰以下者，足太阴阳明皆主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腘。病生于头者，头重；生于手者，臂重；生于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从生者也。

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时为齐。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齐；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齐。

病痛者，阴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阴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阳也；病在下者，阴也。痒者，阳也，浅刺之。

齐：同『剂』，药物的剂量。这里指针刺的数目与深浅程度。『病痛者』五句：张景岳：『凡病痛者，多由寒邪滞逆于经，及深居筋骨之间，凝聚不散，故病痛者为阴也。按之不得者，隐藏深处也，是为阴邪，故刺亦宜深。然则痛在浮浅者，由属阳邪可知也。但诸痛属阴者多耳。』痒者，阳也，浅刺之：张景岳：『痒者，散动于肤腠，故为阳。』

所以说：腰以上的病，可取手太阴、手阳明二经的穴位针治；腰以下的病，可取足太阴、足阳明二经的穴位刺治；病在上部的，可以取下部的穴位；病在下部的，可以取上部的穴位；病在头部的，可以取足部的穴位；病在足部的，可以取腘窝部的穴位；病在头部的，会觉得头很沉重；病在手上，臂很沉重；病在足部的，会觉得足很沉重。取穴刺治时，应先找出最先发病的部位，然后再行针刺。

春天的邪气伤人的毫毛，夏天的邪气伤人的皮肤，秋天的邪气伤人的肌肉，冬天的邪气伤人的筋骨。治疗与时令相关的病，针刺的深浅，应该因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针刺肥胖的人，应采取秋冬所用的深刺法，针刺瘦弱的人，应采取春夏所用的浅刺法。

有疼痛症状的病人，多属阴症，疼痛而用按压的方法却不确定痛处的，也属于阴症，都应当用深刺的方法。病在上部的属阳症，病在下部的属阴症。身体发痒的人，说明病邪在皮肤，属阳症，应采用浅刺的方法。

病先起阴者，先治其阴，而后治其阳；病先起阳者，先治其阳，而后治其阴。

刺热厥者，留针反为寒；刺寒厥者，留针反为热。刺热厥者，二阴一阳；刺寒厥者，二阳一阴。所谓二阴者，二刺阴也；一阳者，一刺阳也。

久病者，邪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而复刺之，必先调其左右，去其血脉，刺道毕矣。

病起于阴经的，应当先治疗阴经，然后再治疗阳经；病起于阳经的，应当先治疗阳经，然后再治疗阴经。

刺治热厥的病，进针后应当留针，以使热象转寒；刺治寒厥的病，进针后应当留针，以使寒象转热。刺治热厥的病，应当刺阴经二次，刺阳经一次；刺治寒厥的病，应当刺阳经二次，刺阴经一次。二阴的意思，是指在阴经针刺二次；一阳的意思，是指在阳经针刺一次。

久病的人，病邪的侵入必定已经很深，针刺这类疾病，必须深刺而且留针时间要长，每隔一日应当再针刺一次。还必须先确定邪气在左右的偏盛情况，刺之以使其调和，并去掉血络中的淤血。针刺的道理大体就如此了。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形肉未脱，少气而脉又躁，躁厥者，必为缪刺之，散气可收，聚气可布。

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

缪刺：即病左刺右，病右刺左的针刺方法。散气可收，聚气可布：杨上善：『缪刺之益，正气散而收聚，邪气聚而可散也。』

针刺前，必须诊察病人形体的强弱和元气盛衰的情况。如果形体肌肉并不显得消瘦，只是元气衰少而脉象躁动的，这种脉象躁动而厥的病，必须用缪刺法，使耗散的真气可以收敛，积聚的邪气可以散去。

针刺时，刺者应如深居幽静一样，静察病人的精神活动，又如同紧闭的门窗一样，心神贯注，听不到外界的声响，以使精神内守，专一地进行针刺。或用浅刺而留针的方法，或用轻微浮刺的方法，以转移病人的注意力，直到针下得气为止。针刺之后，应使阳气内敛，阴气外散，持守正气而不让其泄出，谨守邪气而不让其侵入，这就是得气的含义。

凡刺之禁：新内勿刺，新刺勿内；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劳勿刺，已刺勿劳；已饱勿刺，已刺勿饱；已饥勿刺，已刺勿饥；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惊大恐，必定其气乃刺之。乘车来者，卧而休之如食顷，乃刺之。出行来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顷，乃刺之。

凡此十二禁者，其脉乱气散，逆其营卫，经气不次。因而刺之，则阳病入于阴，阴病出为阳，则邪气复生。粗工勿察，是谓伐身，形体淫乱，乃消脑髓，津液不化，脱其五味，是谓失气也。

脱其五味：身体极度虚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五味，这里代指水谷精微。

针刺的禁忌：行房事不久的不可针刺，针刺后不久的不可行房事；正当醉酒的人不可针刺，已经针刺的不能紧接着就醉酒；正发怒的人不可以针刺，针刺后的人不能发怒；刚刚劳累的人不能针刺，已经针刺的人不要过度劳累；饱食之后不可以针刺，已经针刺的人不能食得过饱；饥饿的人不可以针刺，已经针刺的人不要受饥饿；正渴的时候不可以针刺，已经针刺的人不要受渴。异常惊恐的人，应待其情绪稳定之后，才可以针刺。乘车前来的人应该让他躺在床上休息大约一顿饭的时间再给他针刺。步行前来的病人，应叫他坐下休息大约走十里路所需的时间，才可以针刺。

以上这十二种情况，大多会造成脉象紊乱，正气耗散，营卫失调，经脉之气不能依次运行，如果此时草率地针刺，就会使阳经的病侵入内脏，阴经的病传致阳经，使邪气重新得以滋生。庸医不体察这些禁忌而用针刺，可以说是在摧残病人的身体，使其全身酸痛无力，脑髓消耗，津液不能布输，丧失了化生五味的精微，而造成真气消亡，这就是所说的失气。

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绝皮乃绝汗，绝汗则终矣。

少阳终者，耳聋，百节尽纵，目系绝，目系绝一日半，则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

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喜惊、妄言，色黄，其上下之经盛而不行，则终矣。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塞，上下不通而终矣。

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喜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气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则面黑，皮毛燋而终矣。

戴眼：两目上视，不能转动。反折：即角弓反张。人体头与两足向后折，胸腹向前挺出的症状。绝皮：皮肤不显血色的意思。绝汗：汗出将绝，脱症临死前的汗出。目系：眼球后连于脑的脉络。口目动作：口眼牵引歪斜。齿长：牙龈萎缩，外露的牙齿变长。垢：指牙齿污垢而无光泽。卵上缩：阴囊与睾丸上缩。

手足太阳二经脉气将绝时，病人的眼睛上视而不能转动，角弓反张，手足抽搐，面色苍白，皮包败绝，汗水暴下，绝汗一出，人也就快死亡了。

手足少阳二经脉气将绝时，病人会出现耳聋，周身关节松弛无力，目系脉气竭绝而眼珠不能转动，目系已经竭绝，过一日半的时间就会死亡了，临死时会面色青白。

手足阳明二经脉气将绝时，病人会出现口眼抽动、斜，易惊恐，胡言乱语，面色黄，三脉躁动，脉气不行，这时人也就要死亡了。

手足少阴二经脉气将绝时，病人会出现面色发黑，牙齿变长且多污垢，腹部胀满，气机阻塞，上下不通等症，这时就接近死亡了。

手足厥阴二经脉气将绝之时，病人会出现胸中发热，咽喉干燥，小便频数，心烦，甚至舌卷，阴囊上缩等症，并很快会死亡。

手足太阴二经脉气将绝时，病人会出现腹部胀闷，呼吸不利，嗳气，喜呕吐，呕吐时气机上逆，气机上逆面色就会发赤，如果气不上逆就会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就会面色发黑，皮毛焦枯等症状，人也因此而死亡。

卷　五

经脉第十

本篇内容论述十二经脉在全身的分布和循行情况，十五络脉的名称、循行路径及其虚实病候的表现。经脉具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的重要作用。

雷公问于黄帝曰：《禁脉》之言：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制其度量，内次五藏，外别六府，愿尽闻其道。

黄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雷公曰：愿卒闻经脉之始生。黄帝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禁脉》：乃『禁服』之误，指《灵枢》的《禁服》篇。该篇记载了黄帝授书于雷公时所说的话『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凡刺之理』，故雷公在这里以此发问。

雷公问黄帝说：在《禁服》篇中，您曾说过，要掌握针刺治病的原理，首先就应该熟悉经脉系统，了解经脉循行的部位和起止所在，知道经脉之长、短、大、小的标准，明了绎脉在内依次与五脏相属，在外分别与六腑相通的关系。对于这些道理，我愿意听您更详细、更全面地讲解一下。

黄帝说：人在开始孕育的时候，首先是源自于父母的阴阳之气会合而形成精，精形成之后再生成脑髓，此后人体才会逐渐成形以骨骼作为支柱，以脉道作为营藏气血的处所，以筋的刚劲来约束和强固骨骼，以肌肉作为保护内在藏腑和筋骨血脉的墙壁；等到皮肤坚韧之后，毛发就会生长出来，如此，人的形体就长成了。人出生以后，五谷入胃，化生精微而营养全身，就会使全身的脉道得以贯通，从此血气才能在脉道中运行不息，濡养全身，而使生命维持不息。

雷公说我希望能够全面地了解经脉的起始所在及其在周身循行分布的情况。黄帝说：经脉不但能够运行气血，濡养周身，而且还可以用来决断死生，诊断百病，调和虚实，治疗疾病，所以不能不通晓有关它的知识。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

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而瞀，此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气盛有馀，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中焦：三焦之一，这里指以胃脘谓中心，约在脐下四寸三分。胃口：指胃之上口——贲门。肺系：指喉咙。臑内：之上臂内侧，上至腋，下至肘。少阴主心：刺指手少阴经俞手厥阴经。肘：膊于臂之交为肘。骨：指掌后高骨。廉：檐下垂廉处。引申凡长者为廉，故臂、胫长处称廉。廉又作『侧』字解，如上廉下廉。寸口：腕上诊脉处。鱼际：手大指本指后，掌侧隆起肌肉叫鱼，鱼的边缘交鱼际。又穴名。支：即支脉。次指内廉，出其端：李念莪注：『次指，食指也。此本经别络，从腕后直出次指之端，交商阳穴而接手阳明经也。』动：李念莪注：『变也，变常而病也。』瞀：『瞀』这里作麻木解。臂厥：『臂厥』即两手臂麻木，音肺脉处腋下行肘臂，故臂厥。主：即主病，病之跟本处也。十二经之病，皆发生于其本脏，本胕如见其手太阴经病，即肺为主病者。

肺的经脉手太阴经，起始于中焦胃脘部，向下行，联络于大肠腑，然后自大肠返回，循行环绕胃的上口，向上穿过横膈膜，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肺脏，再从气管横走并由腋窝部出于体表，沿着上臂的内侧，在手少阴心经与手厥阴心包络经的前面下行，至肘部内侧，再沿着前臂的内侧、桡骨的下缘，入于桡骨小头内侧、动脉搏动处的寸口部位，上至手大指本节后手掌肌肉隆起处的鱼部，再沿鱼部的边缘到达手大拇指的指端；另有一条支脉，从手腕后方分出，沿着食指拇侧直行至食指的桡侧前端，与手阳明大肠经相衔接。

手太阴肺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肺部胀满，气喘，咳嗽，缺盆部疼痛等症状；在咳嗽剧烈的时候，病人常常会交叉双臂按住胸前，并感到眼花目眩、视物不清，这就是臂厥病，是由肺经之经气逆乱所导致的一种病症。手太阴肺经上的腧穴主治肺脏所发生的疾病，其症状是咳嗽气逆，喘促，口渴，心中烦乱，胸部满闷，上臂内侧前缘的部位疼痛、厥冷，手掌心发热。本经经气有余时，就会出现肩背部遇风寒而作痛，自汗出而易感风邪，以及小便次数增多而尿量减少等症状。本经经气不足时，就会出现肩背部遇寒而痛，呼吸气少不能接续，小便颜色改变等症状。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寸口脉的脉象要比人迎脉的脉象大三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寸口脉的脉象反而会比人迎脉的脉象小。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

是动，则病齿痛，颈肿。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有馀，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慄不复。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大指次指：是指大指侧的次指，即食指，或称示指。合谷：穴名，手大指和次指的两指本节后。歧骨间，俗名虎口。两筋之中：李念莪注：『腕中上侧，两筋陷中，阳溪穴也。』髃骨：谓肩胛骨的上部，于锁骨结合处，又穴名，即肩髃穴。柱骨之会上：李念莪注：『背之上，颈之根为天柱骨，六阳皆会于督脉之大推，是为会上。』缺盆：在肩下横骨陷中。又穴名，属阳明胃经，在锁骨上凹。上挟鼻孔：李念莪：『手阳明经止于此，自山根交承泣穴而接足阳明经也。』齿痛，颈肿：李念莪注：『手阳明支脉，从缺盆、上颈、贯颊，人下齿中。』主津液所生病者：李念莪注：『大肠或泄或闭，皆津液病也。』不复：李念莪注：『不易温也。』

大肠的经脉手阳明经，起始于食指的指端，沿着食指拇侧的上缘，通过拇指、食指歧骨之间的合谷穴，向上行至拇指后方、腕部外侧前缘两筋之中的凹陷处，再沿前臂外侧的上缘，进入肘外侧，然后沿上臂的外侧前缘，上行至肩，出于肩峰的前缘，再向后上走到脊柱骨之上而与诸阳经会合于大椎穴，然后再折向前下方，进入缺盆，并下行而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肺脏，再向下贯穿膈膜，而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大肠腑；另有一条支脉，从缺盆处向上走至颈部，并贯通颊部，而进入下齿龈中，其后再从口内返出而挟行于口唇旁，左右两脉在人中穴处相交汇，相交之后，左脉走到右边，右脉走到左边，再上行挟于鼻孔两侧，而在鼻翼旁的迎香穴处与足阳明胃经相衔接。

手阳明大肠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牙齿疼痛，颈部肿大等症状。手阳明大肠经上的腧穴主治津液不足的疾病，其症状是眼睛发黄，口中干燥，鼻塞或出鼻血，喉头肿痛以致气闭，肩前与上臂疼痛，食指疼痛而不能活动。本经经气有余时，就会出现经脉所过之处发热而肿的病象。本经经气不足时，就会出现发冷颤抖，不易恢复温暖等病象。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人迎脉的脉象要比寸口脉的脉象大三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人迎脉的脉象反而会比寸口脉的脉象小。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頞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街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膑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指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

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呻，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响腹胀，是为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鼽衄，口，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膑肿痛，循膺乳、气街、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馀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则胀满。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頞：音遏。张景岳注：『頞，鼻茎也。亦曰山根，俗称鼻梁。』承浆：穴名，汪讱庵注：『下唇陷中曰承浆谓足阳明经脉之会。』颐：音移。在口角之后，腮之下。大迎：穴名。在颌前一寸三分，动脉陷中。客主人：穴名。在耳前，足少阳经穴。额颅：李念莪注：『发之前际曰额颅。』人迎：穴名。在喉旁一寸五分。气街：即气冲，穴名。在少腹下，横骨两侧。胃口：此处指胃之下口，即幽门。髀关：穴名。在大腿前方，上端的横纹处。伏兔：穴名。在大腿前方，肌肉隆起处，形如兔状，故名。膝膑：即膝盖骨。胫：自膝至踵叫胫。指：这里是足指（趾）。入大指间，出其端：汪讱庵注：『言支脉入隐白穴而终，以交于足太阴经也，隐白穴，在足大指之端。』洒洒振寒：指患者有阵阵发冷的感觉，就好像凉水洒在身上一样。贲响：李念莪注：『腹如雷鸣也。』骭厥：指足阳明之气自胫部而上逆的病证。骭，胫骨的古称。李念莪注：『骭，足胫也。阳明之脉，自膝下胫，故经骭厥逆。』中国医学大辞典注：『此证，其从经骭上逆，骨里如椽。』主血所生病者：李念莪注：『阳明为受骨多血之经。』口：就是指口角歪斜。唇胗：指口唇生出疮疡。胗，音疹。

胃的经脉足阳明经，起于鼻孔两旁(迎香穴)，由此上行，左右相交于鼻根部，并缠束旁侧的足太阳膀胱经的经脉，到达内眼角(睛明穴)之后再向下行，沿鼻的外侧，入于上齿龈内，继而返出来挟行于口旁，并环绕口唇，再向下交会于口唇下方的承浆穴处，此后再沿腮部后方的下缘退行而出于大迎穴，又沿着下颌角部位的颊车，上行至耳的前方，通过足少阳胆经所属的客主人穴，沿着发际，上行至额颅部；它有一条支脉，从大迎穴的前方，向下走行至颈部的人迎穴处，再沿喉咙进入缺盆，向下贯穿横膈膜，而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胃腑，并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脾脏；其直行的经脉，从缺盆处下行至乳房的内侧，再向下挟行于脐的两侧，最后进入阴毛毛际两旁的气街部位(气冲穴)；另有一条支脉，起始于胃的下口处(即幽门，大约相当于下脘穴所在的部位)，再沿着腹部的内侧下行，到达气街的部位，而与前面所讲的那条直行的经脉相会合，再由此下行，沿着大腿外侧的前缘到达髀关穴处，而后直达伏兔穴，再下行至膝盖，并沿小腿胫部外侧的前缘，下行至足背部，最后进入足次趾的外侧间(即足中趾的内侧部)；还有一条支脉，在膝下三寸的地方分出，下行到足中趾的外侧间；又有一条支脉，从足背面(冲阳穴)别行而出，向外斜走至足厥阴肝经的外侧，进入足大趾，并直行到大趾的末端，而与足太阴脾经相衔接。

足阳明胃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全身一阵阵发冷战栗，就好像被冷水淋洒过一样，以及频频呻吟，时作呵欠，额部暗黑等症状。发病时怕见人和火光，听到木器撞击所发出的声音，就会神慌惊恐，心中跳动不安，因此病人喜欢关闭门窗而独处室内。在病情严重时，就会出现病人想要爬到高处去唱歌，脱了衣服而乱跑，以及腹胀肠鸣等症状，这时的病症就被称做骭厥病。足阳明胃经上的腧穴主治血所发生的疾病，如高热神昏的疟疾，温热之邪淫胜所致的大汗出，鼻塞或鼻出血，口角歪斜，口唇生疮，颈部肿大，喉部闭塞，腹部因水停而肿胀，膝髌部肿痛，足阳明胃经沿着胸膺、乳部、气街、大腿前缘、伏兔、胫部外缘、足背等处循行的部位都发生疼痛，足中趾不能活动自如等。本经经气有余时，就会出现胸腹部发热；若气盛而充于胃腑，使胃腑之气有余，就会出现胃热所导致的谷食易消而时常饥饿，以及小便颜色发黄等症状。本经经气不足时，就会出现胸腹部发冷而战栗；若胃中阳虚有寒，以致运化无力，水谷停滞中焦，就会出现胀满的病象。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人迎脉的脉象要比寸口脉的脉象大三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人迎脉的脉象反而会比寸口脉的脉象小。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踹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

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闭，黄疸，不能卧，强立，股膝内肿厥，足大指不用。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

大指：这里指足大趾。白肉际：又称赤白肉际，是手足两侧，阴阳面分界的地方，阳面赤色，阴面白色。白肉际：手足之掌(或跖)与指(或趾)都有赤白肉际，掌(或跖)与指(或趾)的阴面为白肉，阳面(即生有毫毛的那一面)为赤肉，二者相交界的地方即为赤白肉际。核骨：足大趾本节后凸起的圆骨，形如果核，故名核骨。踝：即胫骨下端内外两旁凸起之骨。前廉：即上侧。踹：音善，俗称小腿肚。厥阴：此处指足厥阴肝经。舌本：即舌根。注心中：李念莪注：『足太阴经内行支者，胃脘上膈，注心而接于手少阴经也。』舌本强，食则呕：李念莪注：『太阴经脉连舌本，故强。脾虚不运故呕。』噫：李念莪注：『阴盛上走阳明，故气滞而为噫。』得后与气：指排出了大便或矢气。后，指大便；气，指矢气。身体皆重：李念莪注：『足太阴经脉支者，上鬲贯心，故为烦心于心痛。』溏瘕泄：大便溏薄而泄泻。溏，指大便稀薄。瘕泄，指痢疾。水闭：马莳注：『言水蓄于内，而大小便皆闭也。』强立：即勉强站立。

脾的经脉足太阴经，起始于足大趾的末端，沿着足大趾内侧的白肉处，通过足大趾本节后方的核骨，上行到达内踝的前缘，再上行至小腿的内侧，然后沿胫骨的后缘，与足厥阴肝经相交会并穿行至其前方，此后再上行经过膝部、大腿之内侧的前缘，进入腹内，而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脾脏，并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胃腑，然后再向上穿过横膈膜，挟行于咽喉两侧，连于舌根，并散布于舌下；它的支脉，在胃腑处分出，上行穿过膈膜，注入心中，而与手少阴心经相衔接。

足太阴脾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舌根强直，食则呕吐，胃脘疼痛，腹部胀满，时时嗳气等症状；在排出大便或矢气后，就会感到脘腹轻快，就好像病已祛除了一样。此外，还会出现全身上下均感沉重等病象。足太阴脾经上的腧穴主治脾脏所发生的疾病，如舌根疼痛，身体不能活动，食物不能下咽，心中烦躁，心下牵引作痛，大便溏薄，痢疾，水闭于内以致小便不通，面目皮肤发黄之黄疸，不能安静睡卧等。勉强站立时，就会出现股膝内侧经脉所过之处肿胀而厥冷的病象。此外，还有足大趾不能活动等症状。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寸口脉的脉象要比人迎脉的脉象大三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寸口脉的脉象反而会比人迎脉的脉象小。

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臑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循臂内后廉，抵掌后脱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

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黄，胁痛，臑臂内、后廉痛厥，掌中热痛。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禾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系：指心脏与其他藏腑相联系的脉络。张景岳注：『心当五椎之下，其系有五：上系连肺，肺下系心，心下三系，连脾、肝、肾，故心通五脏之气，而为之主也。』目系：眼球内连于臑的脉络。太阴心主：此指手太阴经和手厥阴经。脱骨：指掌后尺侧部隆起的骨头。循小指之内，出其端：汪讱庵注：『言至小指之端少冲穴而终，以交于手太阳经也。』嗌干：指食道上口之咽喉部有干燥的感觉。嗌，指食道的上口。臂厥：指因手臂的经脉之气厥逆上行而导致的病证。马莳注：『此乃臂气逆而上行。』

心的经脉手少阴经，起始于心中，从心出来以后就联属于心的脉络，然后就向下贯穿横膈膜，而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小肠腑；它的支脉，从心的脉络向上走行，并挟行于咽喉的两旁，此后再向上行而与眼球连络于脑的脉络相联系；它直行的经脉，从心的脉络上行至肺部，然后再向下走行而横出于腋窝下，此后再向下沿着上臂内侧的后缘走行，且循行于手太阴肺经和手厥阴心包络经的后方，一直下行而至肘内，再沿着前臂内侧的后缘循行，直达掌后小指侧高骨的尖端，并进入手掌内侧的后缘，再沿着小指内侧到达小指的前端，而与手太阳小肠经相衔接。

手少阴心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咽喉干燥、头痛、口渴而想要喝水等症状，这样的病症就叫做臂厥症。手少阴心经上的腧穴主治心脏所发生的疾病，其症状是眼睛发黄，胁肋疼痛，上臂及下臂的内侧后缘处疼痛、厥冷，掌心处发热、灼痛。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寸口脉的脉象要比人迎脉的脉象大两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寸口脉的脉象反而会比人迎脉的脉象小。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

是动，则病嗌痛，颔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聋，目黄，颊肿，颈、颔、肩、臑、肘、臂外后廉痛。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踝：此处指手腕后的高骨，又与足踝同。肩解：指肩关节后面的骨缝。肩胛：张志聪注：『肩解下成片的骨为肩胛。』：音拙。眼眶下叫，是颧骨内连及上牙床的部分。目内眦：就是眼内角，睛明穴在这里。颔：指下颌骨正中下方的空软部位，即平常所说的下巴颏。不可以顾：头颈不能转动向后看。主液所生病者：张志聪注：『小肠为受盛之关，化水谷之精微，故主液。』

小肠的经脉手太阳经，起始于手小指外侧的末端，沿着手指的后缘循行而向上到达腕部，并出于腕后小指侧的高骨，由此再沿着前臂尺骨的下缘直行而上，出于肘后内。侧两筋的中间，再向上沿着上臂外侧的后缘，出于肩后的骨缝处，绕行肩胛部，再前行而相交于肩上，继而进入缺盆，深入体内而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心脏，此后再沿着食管下行并贯穿横膈，到达胃部，最后再向下行而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小肠腑；它的一条支脉，从缺盆部分出，沿着颈部向上走行而到达颊部，再从颊部行至外眼角，最后从外眼角斜下而进入耳内。它的另一条支脉，从颊部别行而出，走向眼眶下方，并从眼眶下方到达鼻部，然后再抵达内眼角，最后再从内眼角向外斜行并络于颧骨，而与足太阳膀胱经相衔接。

手太阳小肠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咽喉疼痛，颔部发肿，颈项难以转动而不能回顾，肩部就像在被人拉拔一样紧张疼痛，上臂部就像已被折断一样剧痛难忍等症状。手太肠经上的腧穴主治液所发生的疾病，其症状是耳聋、眼睛发黄、面颊肿胀，以及颈部、颔部、肩部、上臂、肘部、前臂等部位的外侧后缘处疼痛。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人迎脉的脉象要比寸口脉的脉象大两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的，其人迎脉的脉象反而会比寸口脉的脉象小。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挟脊，贯臀，入腘中；其支者，从髆内左右别下贯胛，挟脊内，过髀枢，循髀外，从后廉下合腘中，以下贯踹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

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是为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疟，狂，癫疾，头囟项痛，目黄，泪出，鼽衄，项、背、腰、尻、腘、踹、脚皆痛，小指不用。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巅：指头顶正中的最高处，也就是百会穴所在的位置。耳上角：指耳尖上方所对之头皮的部位。肩髆：指肩胛骨，俗称扇子骨的部位。膂：腰下方大腿上方，尻骨两旁的大肉叫『膂』。胛：按各本多作胛，惟太素作胂。挟肩肉曰胂。髀枢：指髋关节，为环跳穴所在的部位。髀，指大腿。汪认庵注：『髀，股也，髀枢在骨盆下，与下肢相连处凹陷如臼，即环跳穴。』 京骨：指足小趾本节后向外侧突出的半圆骨，也即京骨穴所在的部位。小指外侧：足小指外侧『至阴穴』在这里，足太阳经在此与足少阴经相接。踝厥：李念莪注：『足太阳经脉所及之病也。』主筋所生病者：李念莪注：『周身之筋，惟足太阳至多至大，故凡筋病，解足太阳水亏也。』囟：指顶门。婴儿头顶骨缝未合之处称为囟门。鼽衄：鼻中出水为鼽，出血为衄。尻：脊椎尽处。指骶骨的末端。自腰以下至骶尾骨(第十七至二十一节)通称为尻。

膀胱的经脉足太阳经，起始于内眼角，向上经过额部而交会于头部的最高处——巅顶；它的一条支脉，从巅顶走行至耳的上角；它直行的经脉，从顶巅向内深入而络于脑髓，然后返还出来，再下行到达颈项的后部，此后就沿着肩胛的内侧，挟行于脊柱的两旁，抵达腰部，再沿着脊柱旁的肌肉深入腹内，而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肾脏，并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膀胱腑；另有一条支脉，从腰部分出，挟着脊柱的两侧下行并贯穿臀部，而直入于膝部的腘窝中；还有一条支脉，从左右的肩胛骨处分出，向下贯穿肩胛骨，再挟着脊柱的两侧，在体内下行，通过髀枢部，然后再沿着大腿外侧的后缘向下走行，而与先前进入腘窝的那条支脉在腘窝中相会合，由此再向下走行，通过小腿肚的内部，出于外踝骨的后方，再沿着足小趾本节后的圆骨，到达足小趾外侧的末端，而与足少阴肾经相衔接。

足太阳膀胱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伴有气上冲之感觉的头痛，眼睛疼痛得就好像要从眼眶中脱出似的，颈项就好像在被牵拔一样紧张疼痛，脊柱和腰部就好像已被折断一样疼痛难忍，髋关节不能屈曲，膝腘部就好像已被捆绑住一样紧涩结滞、不能运动自如，小腿肚疼痛得就好像要裂开一样，以上这些病症就叫做踝厥病。足太阳膀胱经上的腧穴主治筋所发生的疾病，如痔疮，疟疾，狂病，癫病，头、囟与颈部疼痛，眼睛发黄，流泪，鼻塞或鼻出血，项、背、腰、尻、腘、小腿肚、脚等部位都发生疼痛，足小趾不能活动。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人迎脉的脉象要比寸口脉的脉象大两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人迎脉的脉象反而会比寸口脉的脉象小。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邪走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踹内，出腘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

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如无所见，心如悬，若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是为骨厥。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朘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灸则强食生肉，缓带被发，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邪走足心：指肾经的经脉从膀胱经经脉的终点出发后，斜行走向足心部的涌泉穴。邪，同斜。然谷：穴名。张景岳注：『然谷，在内踝的大骨下。』踹：指小腿肚。注胸中：汪讱庵注：『言注胸中之膻中，以交手厥阴之心包经络。』漆柴：形容患者的面色黯黑无泽，就好像烧焦了的黑色木炭一样。喝喝而喘：喝喝，形容喘息之声。喘，甚则张口，像喝水的样子。：眼睛昏花的样子。惕惕：惊惧不安的意思。骨厥：张志聪注：『此少阴肾脏气厥逆于下，而为此诸病，故为骨厥。』肠澼：指病邪瓣积于肠中，即指今天所说的痢疾。

肾的经脉足少阴经，起始于足小趾的下方，斜行走向足心部，出于内踝前下方之然谷穴所在的部位，然后沿着内踝的后方，别行向下，入于足跟部，再由足跟部上行至小腿肚的内侧，并出于腘窝的内侧，此后再沿着大腿内侧的后缘，贯穿脊柱，而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肾脏，并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膀胱腑；其直行的经脉，从肾脏向上行，贯穿肝脏和横膈膜，而进入肺脏，再从肺脏沿着喉咙上行并最终挟傍于舌的根部；另有一条支脉，从肺脏发出，联络于心脏，并贯注于胸内，而与手厥阴心包络经相衔接。

足少阴肾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虽觉饥饿却不想进食，面色像漆柴一样黯黑无泽，咳唾带血，喘息喝喝有声，刚坐下去就想站起来，视物模糊不清，就好像看不见东西一样，以及心中如悬挂在空中似的空荡不宁，其感觉就好像处于饥饿状态一样等症状；气虚不足的，就常常会有恐惧感，其病症发作时，患者心中怦怦跳动，就好像有人要来逮捕他一样，以上这些病症就叫做骨厥病。足少阴肾经上的腧穴主治肾脏所发生的疾病，其症状是自觉口中发热，舌头干，咽部肿胀，气息上逆，喉咙干燥而疼痛，心中烦乱，心痛，黄疸，痢疾，脊柱及大腿内侧后缘疼痛，足部痿软而厥冷，嗜睡，足底发热并疼痛。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要使用灸法的患者，都应当增强饮食以促进肌肉生长，同时还要结合适当的调养——放松身上束着的带子，披散头发而不必扎紧，从而使全身气血得以舒畅；此外，即使病患尚未痊愈，也要经常起床——手扶较粗的拐杖，足穿重履，缓步行走，作轻微的活动，从而使全身筋骨得以舒展。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寸口脉的脉象要比人迎脉的脉象大两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寸口脉的脉象反而会比人迎脉的脉象小。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膲；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憺憺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包络：张景岳注：『包，心至络膜也。』历络三膲：指心包络经自胸至腹，顺次经过并联络上、中、下三焦。张景岳注：『包络，为心君之外卫；三焦，为藏腑之外卫，故为表里而相络。』太阴少阴：指手太阴与手少阴。两筋之间：汪讱庵注：『掌后两筋横纹陷中，为大陵穴。』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汪讱庵注：『小指次指谓小指之次指，即无名指也，至此交于少阴之三焦经。次指之端，外关冲穴。』 小指次指：指小指旁侧的第二个手指，也就是无名指。支满：即支撑胀满之义。憺憺：震动貌。主脉：张志聪注：『心主血，而包络代君行令，故主脉。』

心主的经脉手厥阴心包络经，起始于胸中，向外走行而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心包络，然后再下行贯穿横膈膜，由此而经过并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三焦；它的一条支脉，从胸中横出至胁部，再走行到腋下三寸处，此后再向上循行，抵达腋窝部，然后再沿着上臂的内侧，在手太阴肺经与手少阴心经这两条经脉的中间向下循行，进入肘中，再沿着前臂内侧两筋的中间下行，入于掌中，再沿着中指直达其末端；它的另一条支脉，从掌心别行而出，沿着无名指到达其末端，而与手少阳三焦经相衔接。

手厥阴心包络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掌心发热，臂肘关节拘挛，腋下肿胀等症状；更严重的还会出现胸部、胁肋部支撑满闷，心中惊恐不安以致心脏跳动剧烈，面色发赤，眼睛发黄，喜笑不止。手厥阴心包络经上的腧穴主治脉所发生的疾病，其症状是心中烦躁，心痛，掌心发热。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寸口脉的脉象要比人迎脉的脉象大一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寸口脉的脉象反而会比人迎脉的脉象小。

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落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系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

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锐眦痛，颊痛，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手表腕：即手腕的外侧，在此是指手背上从小指与无名指的分叉处到腕部阳池穴处的部分。两骨之间：在此指的是桡骨与尺骨的中间。循属三焦：因三焦又上中下，故称循属。至目锐眦：瞳子髎穴在这里。李念莪注：『手少阴经在此而接足少阳经。』浑浑焞焞：形容听不清楚声音的样子。浑浑，即混乱不清。焞焞即知觉钝也。主气：李念莪注：『三焦为水府，水病必由于气。』

三焦的经脉手少阳经，起始于无名指的末端，向上走行而出于小指与无名指的中间，再沿着手背到达腕部，并出于前臂外侧两骨的中间，再向上循行，穿过肘部，沿着上臂的外侧，上行至肩部，而与足少阳胆经相交叉，并出行于谤经的后方，此后再进入缺盆，分布于两乳之间的膻中处，并散布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心包络，再向下穿过横膈膜，而依次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上、中、下三焦。它的一条支脉，从胸部的膻中处上行，出于缺盆，并向上走行到颈项，连系于耳后，再直上而出于耳上角，并由此屈折下行，绕颊部，而到达眼眶的下方；它的另一条支脉，从耳的后方进入耳中，再出行至耳的前方，经过足少阳胆经所属之客主人穴的前方，与前一条支脉交会于颊部，由此再上行至外眼角，而与足少阳胆经相衔接。

手少阳三焦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耳聋，听声模糊，咽喉肿痛，喉咙闭塞等症状。手少阳三焦经上的腧穴主治气所发生的疾病，其症状是自汗出，外眼角疼痛，面颊疼痛，耳后、肩部、上臂、肘部、前臂等部位的外缘处都发生疼痛，无名指不能活动。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人迎脉的脉象要比寸脉的脉象大一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人迎脉的脉象反而会比寸口脉的脉象小。

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锐眦，下大迎，合于手少阳，抵于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胁，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歧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

是动，则病口苦，善大息，心胁痛，不能转侧，甚则面微有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是为阳厥。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颔痛，目锐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侠瘿，汗出振寒，疟，胸胁肋髀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小指次指不用。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头角：指前额之上缘的两端处，即额角。毛际：即小腹下生毛处。髀厌：即髀枢，即环跳骨。季胁：胸部下方的两侧软肋处。髀阳：髀关节的外侧。辅骨：李念莪：『膝两旁之高骨也。』绝骨：外踝直上三寸许，腓骨的凹陷处，腓骨至此似乎中断。故称绝骨。歧骨：张景岳：『足大指，次指本关节后骨缝谓歧骨。』三毛：指足大趾背面，趾甲后方，第一趾关节处，有毛的部位。是动则病口苦，善大息：李念莪注：『胆病，汁溢，故口苦。胆郁，则太息。』膏泽：形容油润有光泽的样子。足外反热，是为阳厥：李念莪注：『本经脉处外踝之前，故足外反热。热上逆，名阳厥。』主骨所生病者：张景岳注：『胆味苦，苦走骨，故胆主骨所生病。』马刀侠瘿：指瘰疬，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淋巴结核，俗称疬串；其生于腋下，状似马刀形者，叫做马刀；而其生于颈部者，叫做侠瘿。

胆的经脉足少阳经，起始于外眼角，向上循行至额角，再折而下行，绕至耳的后方，然后沿着颈部，在手少阳三焦经的前方向下走行，到达肩上，再与手少阳三焦经相交叉并出行到其后方，而进入缺盆；它的一条支脉，从耳的后方进入耳中，再出行至耳的前方，最后到达外眼角的后方；它的另一条支脉，从外眼角处别出，下行至大迎穴处，再由此上行而与手少阳三焦经相合，并到达眼眶的下方，折行，到达颊车的部位，再向下循行至颈部，并与前述之本经的主干会合于缺盆部，然后再由缺盆部下行至胸中，穿过横膈膜，而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肝脏，并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胆腑，此后再沿着胁部的里面向下走行，出于少腹两侧的气街部，再绕过阴毛的边缘，而横行进入环跳穴所在的部位；其直行的经脉，从缺盆部下行至腋部，再沿着胸部通过季胁，并与前一支脉相合于环跳穴所在的部位，由此向下行，沿着大腿的外侧到达膝部的外缘，再下行到腓骨的前方，然后一直下行，抵达外踝上方之腓骨末端的凹陷处，再向下行而出于外踝的前方，并由此沿着足背，进入足之第五趾与第四趾的中间；还有一条支脉，从足背别行而出，进入足之大趾与次趾的中间，并沿着足大趾的外侧(靠近次趾的那一侧)行至其末端，然后再回转过来，穿过足大趾的爪甲部分，出于趾甲后方的三毛部位，而与足厥阴肝经向衔接。

足少阳胆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口苦，时常叹气，胸胁部作痛以致身体不能转动等症状；病情严重时，还会出现面部像有灰尘蒙罩着一样黯无光泽，全身皮肤干燥而失去润泽之色，以及足外侧反觉发热等症状，以上这些病症就叫做阳厥病。足少阳胆经上的腧穴主治骨所发生的疾病，其症状是头痛，颔部疼痛，外眼角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胀，腋下或颈部病发瘰疬，自汗出而战栗怕冷，疟疾，胸胁、肋部、大腿、膝盖等部位的外侧，直至小腿外侧、绝骨、外踝前等部位以及胆经经脉循行所经过的各个关节都发生疼痛，足小趾旁侧之足趾(即第四足趾)不能活动。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人迎脉的脉象要比寸口脉的脉象大一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人迎脉的脉象反而会比寸口脉的脉象小。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腘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

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溺，闭癃。

为此诸病，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丛毛：指足大趾背面第一趾关节处多毛的部位，既前文所提到的『三毛』。股阴：即大腿的内侧部。颃颡：音航嗓，即鼻腔后部之鼻后孔所在的部位，是鼻腔与咽部相通的部位，也是鼻的内窍。督脉：是奇经八脉的一种。疝：疝气之一，证见睾丸肿痛下坠。狐疝：疝气的一种。睾丸时大时小，时上时下，如狐之出入无常者，叫做狐疝，又名偏坠。

肝的经脉足厥阴经，起始于足大趾趾甲后方之丛毛的边缘，然后沿着足背的上缘向上走行，到达内踝前一寸的地方，再向上循行至内踝上方八寸的部位，而与足太阴脾经相交叉并出行到其后方，此后再上行至膝部腘窝的内缘，并沿着大腿的内侧，进入阴毛之中，然后环绕并通过阴器，而抵达少腹部，由此再挟行于胃的两旁，并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肝脏，再联络于与本经相表里的藏腑——胆腑，此后再向上走行，贯穿横膈膜，并散布于胁肋，然后再沿着喉咙的后方，向上进入于鼻腔后部之鼻后孔的地方，由此再向上走行，而与眼球连络于脑的脉络相联系，再向上行，出于额部，与督脉会合于头顶的最高处(即百会穴所在的部位)；它的一条支脉，从眼球连络于脑的脉络处别行而出，向下行至颊部魄里面，再环绕口唇的内侧；它的另一条支脉，从肝脏别行而出，贯穿横膈膜，再向上走行并注于肺脏，而与手太阴肺经相，衔接。

足厥阴肝经之经气发生异常的变动，就会出现腰部作痛以致不能前后俯仰，男子病发疝，女子少腹肿胀等症状；病情严重时，还会出现喉咙干燥，面部像蒙着灰尘一样黯无光泽等症状。足厥阴肝经上的腧穴主治肝脏所发生的疾病，如胸中满闷、呕吐气逆、顽固不化的泄泻、狐疝、遗尿、小便不通等。

治疗上面这些病症时，属于经气亢盛的就要用泻法，属于经气不足的就要用补法；属于热的就要用速针法，属于寒的就要用留针法；属于阳气内衰以致脉道虚陷不起的就要用灸法；既不属于经气亢盛也不属于经气虚弱，而仅仅只是经气运行失调的，就要用本经所属的腧穴来调治。属于本经经气亢盛的，其寸口脉的脉象要比人迎脉的脉象大一倍；而属于本经经气虚弱的，其寸口脉的脉象反而会比人迎脉的脉象小。

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丙笃丁死，火胜金也。

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发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

足太阴气绝者，则脉不荣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

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戊笃己死，土胜水也。

津液去皮节：就是津液丧失以致皮肤中缺少液体物质的意思。肉软却：即牙龈短缩。却，短缩的意思。

手太阴肺经之经气竭绝，就会出现皮毛焦枯的病象。因为手太阴肺经能够运行气血而温润肌表的皮肤和毫毛，所以倘若肺经之经气不足，不能运行气血以荣养皮肤和毫毛，就会使皮毛焦枯。出现了皮毛焦枯的病象，就表明皮毛已经丧失了津液；皮毛丧失了津液的润泽，进而就会出现爪甲枯槁，毫毛断折等现象。出现了毫毛折断脱落的现象，就表明毫毛已经先行凋亡了。这种病症，逢丙日就会加重，逢丁日就会死亡。这都是因为丙、丁属火，肺属金，火能克金的缘故。

手少阴心经之经气竭绝，就会使血脉不通；血脉不通，就会使血液不能流行，血液不能流行，头发和面色就会没有光泽。所以倘若病人的面色黯黑，就好像烧焦的木炭一样，那就表明其营血已经先行衰败了。这种病症，逢壬日就会加重，逢癸日就会死亡。这都是因为壬、癸属水，心属火，水能克火的缘故。

足太阴脾经之经气竭绝，就会使经脉不能输布水谷精微荣养肌肉。脾主肌肉，其华在唇，其脉连于舌本、散于舌下，因此由唇舌就能够观察出肌肉的状态，所以说唇舌为肌肉的根本。经脉不能输布水谷精微以荣养肌肉，就会使肌肉松软；肌肉松软，就会导致舌体萎缩，人中部肿满；人中部肿满，就会使口唇外翻。出现了口唇外翻的病象，就表明肌肉已经先行衰痿了。这种病症，逢甲日就会加重，逢乙日就会死亡。这都是因为甲、乙属木，脾属土，木能克土的缘故。

足少阴肾经之经气竭绝，就会出现骨骼枯槁的病象。因为足少阴肾经是应于冬季的经脉，它走行于人体深部而濡养骨髓，所以足少阴肾经之经气竭绝，就会使骨髓得不到濡养，进而就会导致骨骼枯槁。倘若骨骼得不到濡养而枯槁，那么肌肉也就不能再附着于骨骼上了；骨与肉分离而不能相互结合，就会使肌肉松软短缩；肌肉松软短缩，就会使牙齿显得长长了一些，并使牙齿上积满污垢，同时，还会出现头发失去光泽等现象。出现了头发枯槁无泽的病象，就表明骨骼已经先行衰败了。这种病症，逢戊日就会加重，逢己日就会死亡。这都是因为戊、己属土，肾属水，土能克水的缘故。

足厥阴气绝，则筋绝。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气，而脉络于舌本也。故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

五阴气俱绝，则目系转，转则目运，目运者，为志先死，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六阳气绝，则阴与阳相离，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气：当作器。目运：指眼睛的黑睛上翻，仅露出白睛的现象。腠理：腠，指汗孔；理，指皮肉的纹理。绝汗：汗出如油，大喘不止，乃垂死的症候。占：看先兆以测吉凶。

足厥阴肝经之经气竭绝，就会出现筋脉挛缩拘急、不能活动的病象。因为足厥阴肝经，是络属于肝脏的经脉，且肝脏外合于筋，所以足厥阴肝经与筋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再者，各条经筋都会聚于生殖器部，而其脉又都联络于舌根，所以倘若足厥阴肝经之经气不足以致不能荣养筋脉，就会使筋脉拘急挛缩。筋脉拘急挛缩，就会导致舌体卷屈以及睾丸上缩。所以如果出现了唇色发青、舌体卷屈以及睾丸上缩等病象，那就表明筋脉已经先行败绝了。这种病症，逢庚日就会加重，逢辛日就会死亡。这都是因为庚、辛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的缘故。

五脏所主的五条阴经之经气都已竭绝，就会使眼球内连于脑的脉络扭转；眼球连络于脑的脉络扭转，就会使目睛上翻。出现了这种目睛上翻的病象，就表明病人的神志已经先行败绝了。倘若病人的神志已经败绝，那么他离死亡也就只剩下一天半的时间了。六腑所主的六条阳经之经气都已竭绝，就会使阴气和阳气相互分离；阴阳分离，就会使皮表不固，精气外泄，而流出大如串珠、凝滞不流的绝汗；这是人体精气败绝的病象，所以如果病人在早晨出现了这种病象，那就表明他将在当天晚上死亡，如果病人在晚上出现了这种病象，那就表明他将在第二天早晨死亡。

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外踝之上，无所隐故也。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六经络手阳明少阳之大络，起于五指间，上合肘中。

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留于本末，不动则热，不坚则陷且空，不与众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

足太阴过于外踝之上：张景岳：『足太阴当作手太阴，经脉深而直行，故手足十二经脉，皆伏行分肉之间，不可得见。其有见者，惟手太阴一经，过于手外踝之上，因其骨露皮浅，故不能隐。下文云：「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正谓此耳。』张氏之说可从。

手足阴阳十二经脉，大都是隐伏在里而循行于分肉之间的，其位置都较深而不能在体表看到；通常可以看见的，只有手太阴肺经之脉经过于手外髁骨之上的那一部分，这都是因为该处的皮肤细薄，使经脉无所隐匿的缘故。所以大多数浮现在浅表以致平常可以看见的经脉，都是络脉。在手之阴阳六经的络脉之中，最明显突出而易于诊察的就是手阳明大肠经和手少阳三焦经这两条经脉的大络，它们分别起于手部五指之间，由此再向上会合于肘窝之中。

饮酒之后，因为酒气具有剽疾滑利之性，所以它就会先随着卫气行于皮肤，充溢于浅表的络脉，而使络脉首先满盛起来。此后，倘若在外的卫气已经充溢有余，就会使在内的营气也随之满盛，进而就会使经脉中的血气也大大地充盛起来。倘若没有饮酒，经脉就突然充盛起来，发生异常的变动，那么就说明有邪气侵袭于内，并停留在了经脉自本至末的循行通路上。因为外邪侵袭人体，都是先入络后入经，所以如果经脉没有出现异常的变动，那就说明外邪尚在浮浅的络脉，此时的邪气不能走窜，就会郁而发热，从而使脉形变得坚实；如果络脉的脉形不显坚实，那就说明邪气已经深陷于经脉，并使络脉之气空虚衰竭了。凡是被邪气所侵袭了的经脉，都会出现与其他正常经脉不同的异常表现，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测知是哪一条经脉感受到了邪气而发生了异常的变动。

雷公曰：何以知经脉之与络脉异也？黄帝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脉之见者，皆络脉也。

雷公曰：细子无以明其然也。黄帝曰：诸络脉皆不能经大节之间，必行绝道而出入，复合于皮中，其会皆见于外。故诸刺络脉者，必刺其结上，甚血者虽无结，急取之，以写其邪而出其血，留之发为痹也。

绝道：即『别道』，指与经脉循行路径不同的循行道路。结上：络脉有血液淤结之处。

雷公问：怎样才能知道经脉或是络脉之中发生了病变呢？黄帝说：经脉隐伏在内，因此即使其发生了病变，在体表常常也是看不到的，其虚实的变化情况只能从气口部位的脉象变化来测知。而在体表可以看到的那些经脉的病变，其实都是络脉的病变。

雷公说：我还是不能明白这样做的道理。黄帝说：所有的络脉都不能通过大关节所在的部位，因此在走行到大关节的部位时，络脉都要经过经脉所不到的地方，出于皮表，越过大关节后，再入里而与经脉相合于皮中，此外，它们相合的部位还都会在皮表部显现出来。因此，凡是针刺络脉的病变，都必须刺中其有瘀血结聚的地方，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而对于血气郁积的病症，虽然它还没有出现瘀血结聚的现象，但也应该尽快采用刺络的方法去进行治疗，以泻除其病邪而放出其恶血；如果把恶血留在体内，就会导致血络凝滞、闭塞不通的痹症。

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手鱼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

凡刺寒热者，皆多血络，必间日而一取之，血尽而止，乃调其虚实；其小而短者，少气，甚者写之则闷，闷甚则仆，不得言，闷则急坐之也。

在诊察络脉病变的时候，如果络脉所在的部位呈现青色，那就表明它是寒邪凝滞于内，气血不通而痛的病症；如果络脉所在的部位呈现红色，那就表明它是体内有热的病症。例如，胃中有寒的病人，其手鱼部的络脉大多都会呈现出青色；而胃中有热的病人，其鱼际部的络脉就会呈现出红色。络脉所在部位突然呈现出黑色的，那就说明它是留滞已久的痹病。络脉所在部位的颜色时而发红、时而发黑、又时而发青的，那就说明它是寒热相兼的病症。颜色发青且脉络短小的，那是元气衰少的征象。

一般在针刺邪在浅表以致寒热并作的病症时，因为病邪尚未深入于经，所以就应该多刺浅表的血络，同时还必须隔日一刺，直到把恶血完全泻尽才能停止，然后才可以再根据病症的虚实来进行调治。络脉色青且脉形短小的，是属于元气衰少的病症。如果对元气衰少很严重的病人使用了泻法，就会使他感到心胸烦闷，烦闷至极就会出现昏厥倒地、不能言语等症状；因此，对于这种病人，在他已有烦闷感而尚未昏仆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将他扶起，成半坐半卧位，再施以急救。

手太阴之别，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间，并太阴之经，直入掌中，散入于鱼际。其病，实则手锐掌热；虚则欠，小便遗数。取之，去腕半寸，别走阳明也。

手少阴之别，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别而上行，循经入于心中，系舌本，属目系。其实则支膈，虚则不能言。取之掌后一寸，别走太阳也。

手心主之别，名曰内关。去腕二寸，出于两筋之间，循经以上，系于心包络。心系实则心痛，虚则为头强。取之两筋间也。

别：与『络』义同，又称『别络』。马莳：『夫不曰络而曰别者，以此穴由本经而别走邻经也。』分间：指分肉之间。手锐：指手的锐骨部，也就是手掌后方之小指侧的高骨。欠：形容呵欠时张口伸腰的样子。支膈：指胸膈间支撑膨胀以致感觉不舒畅的病证。

手太阴肺经别出的络脉，名叫列缺。它起始于手腕上部的分肉之间，由此而与手太阴肺经的正经并行，直入于手掌内侧，并散布于鱼际的部位。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腕后之锐骨部与手掌部发热的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张口呵欠，小便失禁或频数等症状。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位于腕后一寸半处的列缺穴来进行治疗。这条络脉就是手太阴肺经走向并联络于手阳明大肠经的主要分支。

手少阴心经别出的络脉，名叫通里。它从手掌后方距离腕关节一寸处别行分出，由此而沿着手少阴心经的正经向上走行，并进入心中，然后再向上循行而联系于舌根，并连属于眼球内连于脑的脉络。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胸膈间支撑不舒的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不能言语的症状。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位于手掌后方一寸处的通里穴来进行治疗。这条络脉就是手少阴心经走向并联络于手太阳小肠经的主要分支。

手厥阴心包络经别出的络脉，名叫内关。它在距离腕关节两寸处，从两筋的中间别行分出，由此再沿着手厥阴心包络经的正经向上走行，而联系于心，并包绕联络于心脏与其他藏腑相联系的脉络。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心痛的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头颈部僵硬强直的症状。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位于手掌后方、两筋之间的内关穴来进行治疗。

手太阳之别，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内注少阴；其别者，上走肘，络肩髃。实则节弛肘废，虚则生肬，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别也。

手阳明之别，名曰偏历，去腕三寸，别入太阴；其别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颊偏齿；其别者，入耳，合于宗脉。实则龋聋，虚则齿寒痹隔，取之所别也。

手少阳之别，名曰外关，去腕二寸，外绕臂，注胸中，合心主。病实则肘挛，虚则不收，取之所别也。

肬：通『疣』，即指赘肉。小者如指痂疥：丹波元简：『此谓肬之多生，如指间痂疥之状。』痂疥：古代的一种皮肤病。曲颊：指下颌后方之下颌骨的弯曲处，在耳垂的下方。因其形状屈曲，故名。宗脉：指聚结于耳中的经脉。痹隔：胸膈间闭塞不通的意思。

手太阳小肠经别出的络脉，名叫支正。它从腕关节上方五寸的地方别行分出，由此再向内走行而注于手少阴心经之中；它有一条别行的支脉，在支正穴处别行而出，此后就向上走行，到达肘部，然后再向上循行，而联络于肩偶穴所在的部位。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骨节弛缓，肘关节痿废而不能活动等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在皮肤上生出赘疣，其中小的就像指头中间干结作痒的痂疥一样大小。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手太阳小肠经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支正穴来进行治疗。

手阳明大肠经别出的络脉，名叫偏历。它在手掌后方距离腕关节三寸的部位从本经分出，由此而别行并进入于手太阴肺经的经脉；它的一条别行的支脉，在偏历穴处别行而出，然后就沿着手臂上行，经过肩骨禺穴所在的部位，再向上走行，而到达曲颊的部位，进而斜行到牙根部并联络之；它的另一条别出的支脉，走入耳中，而与耳部的宗脉相会合。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发生龋齿、耳聋等病症；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牙齿发冷，胸膈间闭塞不畅等症状。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手阳明大肠经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偏历穴来进行治疗。

手少阳三焦经别出的络脉，名叫外关。它在手掌后方距离腕关节两寸的部位从本经分出，由此而向外绕行于臂部，然后再向上走行，注于胸中，而与手厥阴心包络经相会合。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肘关节拘挛的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肘关节弛缓不收的症状。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手少阳三焦经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外关穴来进行治疗。

足太阳之别，名曰飞扬，去踝七寸，别走少阴。实则鼽窒，头背痛，虚则鼽衄。取之所别也。

足少阳之别，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别走厥阴，下络足跗。实则厥，虚则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别也。

足阳明之别，名曰丰隆，去踝八寸，别走太阴；其别者，循胫骨外廉，上络头项，合诸经之气，下络喉嗌。其病气逆则喉痹瘁瘖。实则狂颠，虚则足不收，胫枯，取之所别也。

痿蹙：指一种以下肢痿软无力，以致不能行走为特征的病证。瘁瘖：突然失音，不能言语的意思。

足太阳膀胱经别出的络脉，名叫飞扬。它在足之上方、距离外踝七寸的部位从本经分出，由此而别行并走向足少阴肾经的经脉。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鼻塞不通，头背部疼痛等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鼻塞或鼻出血。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足太阳膀胱经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飞扬穴来进行治疗。

足少阳胆经别出的络脉，名叫光明。它在足之上方、距离外踝五寸的部位从本经分出，由此而别行并走向足厥阴肝经的经脉，然后再向下走行，而联络于足背部。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下肢厥冷的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下肢痿软无力以致难以步行，以及坐下后就不能再起立等症状。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足少阳胆经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光明穴来进行治疗。

足阳明胃经别出的络脉，名叫丰隆。它在足之上方、距离外踝八寸的部位从本经分出，由此而别行并走向足太阴脾经的经脉；它有一条别行的支脉，在丰隆穴处别行而出，然后就沿着胫骨的外缘向上走行，一直走到头项部，与其他各经的经气相会合，然后再向下走行，并最终联络于咽喉部。如果它的脉气向上逆行，就会导致咽喉肿闭，突然失音而不能言语等病症。如果它的经脉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神志失常的癫狂症；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两足弛缓不收，小腿部肌肉枯痿等症状。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足阳明胃经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丰隆穴来进行治疗。

足太阴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之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实则肠中切痛，虚则鼓胀，取之所别也。

足少阴之别，名曰大钟，当踝后绕跟，别走太阳；其别者，并经上走于心包，下外贯腰脊。其病气逆则烦闷，实则闭癃，虚则腰痛，取之所另者也。

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五寸，别走少阳；其别者，径胫上睾，结于茎。其病气逆则睾肿卒疝，实则挺长，虚则暴痒，取之所别也。

厥气上逆则霍乱：张景岳：『厥气者，脾气失调而或寒或热，皆为厥气。逆而上行则为霍乱，本经入腹属脾络胃，故其所病如此。』霍乱：病名。其发作时上吐下泻，挥霍缭乱，故名霍乱。鼓胀：腹胀如鼓的意思。闭癃：闭，就是指大便闭结；癃，就是指小便不通。

足太阴脾经别出的络脉，名叫公孙。它在足大趾本节后方一寸远的地方从本经分出，由此而别行并走向足阳明胃经的经脉；它有一条别行的支脉，向上走行，进入腹部而联络于肠胃。如果它的脉气厥逆上行，就会导致吐泻交作的霍乱症。如果它的经脉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腹部痛如刀绞的病症；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腹胀如鼓的病症。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足太阴脾经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公孙穴来进行治疗。

足少阴肾经别出的络脉，名叫大钟。它从足内踝的后方别行分出，由此再环绕足跟至足的外侧，而走向足太阳膀胱经的经脉；它有一条别行的支脉，与足少阴肾经的正经并行而上，抵达心包络，然后再向外下方走行，贯穿腰脊。如果它的脉气上逆，就会出现心烦胸闷的症状。如果它的经脉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二便不通的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腰痛的症状。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足少阴肾经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大钟穴来进行治疗。

足厥阴肝经别出的络脉，名叫蠡沟。它在足之上方、距离内踝五寸的部位从本经分出，由此而别行并走向足少阳胆经的经脉；它有一条别行的支脉，经过胫部而上行至睾丸，并聚结于阴茎。如果它的脉气上逆，就会导致睾丸肿大，突发疝气。如果它的经脉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导致阴茎勃起而不能回复；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阴部奇痒难忍等症状。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足厥阴肝经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蠡沟穴来进行治疗。

任脉之别，名曰尾翳，下鸠尾，散于腹。实则腹皮痛，虚则痒搔，取之所别也。

督脉之别，名曰长强，挟膂上项，散头上，下当肩胛左右，别走太阳，入贯膂。实则脊强，虚则头重。高摇之，挟脊之有过者。取之所别也。

脾之大络，名曰大包，出渊腋下三寸，布胸胁。实则身尽痛，虚则百节尽皆纵。此脉若罗络之血者，皆取之脾之大络脉也。凡此十五络者，实则必见，虚则必下。视之不见，求之上下。人经不同，络脉异所别也。

尾翳：鸠尾穴的别名。挟脊之有过者：指夹行于脊柱两侧部位的络脉发生病变而引起的病证。过，发生病变的意思。渊腋：穴位名。其穴在腋下三寸处，属于足少阳胆经。罗络之血者：张景岳：『言此大络，包罗诸络之血。』

任脉别出的络脉，名叫尾翳。它起始于胸骨下方的鸠尾处，由此再向下散于腹部。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腹部皮肤疼痛的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腹部皮肤瘙痒的症状。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任脉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尾翳穴来进行治疗。

督脉别出的络脉，名叫长强。它起始于尾骨尖下方的长强穴处，由此再夹着脊柱两旁的肌肉向上走行到项部，并散于头上，然后再向下走行到肩胛部的附近，此后就别行走向足太阳膀胱经，并深入体内，贯穿脊柱两旁的肌肉。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脊柱强直以致不能俯仰的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头部沉重、振摇不定等症状。以上这些症状都是由本条络脉之夹行于脊柱两侧的部分发生病变而引起的；对于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督脉的络脉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长强穴来进行治疗。

脾脏的大络，名叫大包。它起始于渊腋穴下方三寸处，由此再散布于胸胁。倘若它发生病变，其属于实症的，就会出现全身各处都疼痛的症状；而其属于虚症的，就会出现周身骨节都弛纵无力的症状。此外，当它发生病变时，还会使大包穴附近出现网络状的血色斑纹。对于以上这些病症，都可以取用脾之大络从其本经所别出之处的络穴——大包穴来进行治疗。

以上所说的十五条络脉，它们在发病时，凡是属于脉气壅盛所致之实症的，其脉络都必然会变得明显突出而容易看到；凡是属于脉气虚弱所致之虚症的，其脉络都必然会变得空虚下陷而不易察知。如果在络穴所在部位的体表处看不到任何异常的现象，那么就应当到该穴所在部位的附近去仔细观察。人的形体有高矮胖瘦的区别，因而其经脉就会有长短的不同，而其络脉所别行分出的部位也就多少会有一些差异。

卷　六

经别第十一

经别的『经别』，是十二经脉之别道而行的部分，其循行的路线不仅部位深而且距离长——由四肢深入内脏，再由内脏出于头颈。本篇内容论述足太阳膀胱经之经别、足少阴肾经之经别、足少阳胆经之经别、足厥阴肝经之经别、足阳明胃经之经别、足太阴脾经之经别、手太阳小肠经之经别、手少阴心经之经别、手少阳三焦经之经别、手厥阴心包络经之经别、手阳明大肠经之经别、手太阴肺经之经别，这十二经别之出入离合及其循行的路线。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应天道。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难也。请问其离合、出入奈何？岐伯稽首再拜曰：明乎哉问也！此粗之所过，上之所息也，请卒言之。

六律：古代音乐的律制。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节：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中，有十二节和十二气。十二节，指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十二经水：指清、渭、海、湖、汝、渑、淮、漯、江、河、济、漳十二大河流，这里比喻经脉在人身上流通。十二时：古人以十二地支纪日，把一昼夜划分为十二时辰：夜半之时，鸡鸣丑时，平旦寅时，日出卯时，食时辰时，隅中巳时，日中午时，日跌未时，晡时申时，日入酉时，黄昏戌时，人定亥时。止：停止。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极重要的含义。《大学》：『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大学》的传文对『止』的含义作了详尽的阐发。其后荀子也强调『止』，『学至于行之而止』。明代医家张景岳在《医易义》中也大谈『止』的重要意义。所谓『止』是说找到了终生努力的目标，不应再游移不定，而应奋斗终生。读者当细心领会。离合、出入：离、出是经别从经脉分出，合、入是指阳经经别最后归于本经，阴经经别最后与阳经相合。息：生息。引申为学习研究。

黄帝问岐伯说：我听说人体的组成是与天地万物相对应的。其在内，有属阴的五脏与自然界之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以及五位等相对应；其在外，有属阳的六腑与自然界之六律相对应。六律有阴阳之分，故人体就与之相应而有手足阴阳各经；这十二条经脉又与自然界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条河流以及十二时等相对应。以上就是人体之五脏六腑与自然界各种现象相对应的情况。十二经脉，对生命的维持，疾病的形成，疾病的治疗以及疾病的发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关于它的理论，虽然是初学者开始就应该掌握的基本理论，但只有精研医学者才能精通这门理论。医术粗率的医生认为它很轻易就能学懂，而只有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才能够真正懂得，要体会出其中的奥妙，是多么的困难。现在，为了能更一深入地研究它，我想问你十二经脉之出入离合的情况是怎样的？岐伯很恭谨地再三执拜说：您问得真是英明啊！这是医技粗率者最易忽略的问题，只有医技高明的人才会悉心地去研究它。下面，就让我来详细地说明一下吧。

足太阳之正，别入于腘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别入于肛，属于膀胱，散之肾，循膂当心入散；直者，从膂上出于项，复属于太阳，此为一经也。

足少阴之正，至腘中，别走太阳而合，上至肾，当十四顀出属带脉；直者，系舌本，复出于项，合于太阳，此为一合。或以诸阴之别，皆为正也。

足太阳之正：正，就是指正经，其意思就是说这条经脉并非支络，而是十二经脉在其主要循行通路之外的那些别道而行的部分。虽然它们和其经脉的主要循行路线略有不同，但仍属于正经，只不过是别行的正经罢了。别：分道而行。指经别是十二经脉循行路线之外，别道而行的部分，虽与本经循行路线不同，但仍属正经，并非支路。

足太阳膀胱经别行的正经，一条别行进入于腘窝之中，与足少阴肾经的经脉相合而上行；另一条上行到尻下五寸处，再向上别行进入于肛门，并向内行于腹中，而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膀胱腑，散行至肾脏，此后再沿着脊柱两旁肌肉的内部向上走行，到达心脏所在的部位，然后就进入于心并分散于心的内部；其直行的部分，从脊柱两旁的肌肉处向上走行并出于项部，此后再联属于足太阳膀胱经本经的经脉，从而使内外合为一经。这就是足太阳膀胱经在本经之外别行的一条正经。

足少阴肾经别行的正经，走行到膝部腘窝中，再别行走向足太阳膀胱经并与之相会合，继而向上走行到肾脏，并在十四椎处向外走行而联属于带脉；其直行的部分，从肾脏上行而系于舌根部，然后再向外走行至项部，而与足太阳膀胱经的经脉相会合。这就是足太阳膀胱经与足少阴肾经这两条互为表里的经脉在六合之中所形成的第一合。这种表里两经相合的关系，都是由各条阴经之经别上行并联系于与其相表里之阳经的正经而形成的；其他表里经的相配关系也莫不如此。所谓的经别，其实也都是正经，只不过是别道而行的正经罢了。

足少阳之正，绕髀入毛际，合于厥阴；别者，入季胁之间，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心，以上挟咽，出颐颔中，散于面，系目系，合少阳于外眦也。

足厥阴之正，别跗上，上至毛际，合于少阳，与别俱行，此为二合也。

足少阳胆经别行的正经，在气街部从本经分出之后，就绕过髀部，入于阴毛的边缘之中，而与足厥阴肝经相会合；其别行的分支，进入季胁之间，然后再沿着胸壁的内侧，入内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胆腑，由此再散行至肝脏，并向上贯穿心部，此后再向上挟行于咽喉的两侧，出于腮部与颔部的中间，散于面部，联系于眼球内连于脑的脉络，最后与足少阴胆经的本经相合于外眼角处。

足厥阴肝经别行的正经，从足背部别行分出，上行到达阴毛的边缘，而与足少阳胆经的经脉相会合，此后它就会与足少阳胆经之别行的正经一同向上走行。这就是足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这两条互为表里的经脉在六合之中所形成的第二合。

足阳明之正，上至髀，入于腹里，属胃，散之脾，上通于心，上循咽出于口，上，还系目系，合于阳明也。

足太阴之正，上至髀，合于阳明，与别俱行，上结于咽，贯舌中，此为三合也。

足阳明胃经别行的正经，上行至髀部，再向上进入腹中，而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胃腑，由此再散行至脾脏，并上行连通于心，此后再沿着咽喉部向上走行，从口部出来，上行到鼻梁和眼眶部，环绕联系于眼球内连于脑的脉络，然后再与足阳明胃经的本经相会合。

足太阴脾经别行的正经，也上行至髀部，而与足阳明胃经的经脉相会合，此后它就与足阳明胃经之别行的正经一同向走行，并最终结络于咽喉部，贯穿于舌中。这就是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这两条互为表里的经脉在六合之中所形成的第三合。

手太阳之正，指地，别于肩解，入腋，走心，系小肠也。手少阴之正，别入于渊腋两筋之间，属于心，上走喉咙，出于面，合目内眦，此为四合也。

指地：向下的意思，在此是指手太阳小肠经之别行正经的走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

手太阳肠经别行的正经，是自上向下走行的，它从肩后的骨缝处别行分出，由此而进入腋下，走入心脏，并联系于本经所属的藏腑——小肠腑。

手少阴心经别行的正经，从本经别行分出之后，就走入到腋下三寸渊腋穴处的两筋之间，并联属于本经所属的藏腑——心脏，由此再上行至喉咙，出于面部，而与手太阳小肠经的一条支脉会合于内眼角处。这就是手太阳小肠经和手少阴心经这两条互为表里的经脉在六合之中所形成的第四合。

手少阳之正，指天，别于巅，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也。

手心主之正，别下渊腋三寸，入胸中，别属三焦，出循喉咙，出耳后，合少阳完骨之下，此为五合也。

指天：天，在此是上方、上部的意思。指天，就是指手少阳三焦经之别行的正经是从人体的头顶部别行分出的。完骨：指耳后的高骨，也就是乳突部。

手少阳三焦经别行的正经，是起始于人体最高处的，它从巅顶处别行分出，由此而进入缺盆部，并向下走入本经所属的藏腑——三焦腑，最后散布于胸中。

手厥阴心包络经别行的正经，从本经别行分出之后，就下行至腋下三寸处，由此再入于胸中，别走联属于三焦腑，此后再沿着喉咙向上走行，出于耳后，而与手少阳三焦经的经脉会合于完骨的下方。这就是手少阳三焦经和手厥阴心包络经这两条互为表里的经脉在六合之中所形成的第五合。

手阳明之正，从手循膺乳，别于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肠，属于肺，上循喉咙，出缺盆，合于阳明也。

手太阴之正，别入渊腋少阴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阳，上出缺盆，循喉咙，复合阳明，此六合也。

手阳明大肠经别行的正经，从手部分出并向上走行，到达于胸部，之后再沿着侧胸与乳部的中间，别行出于肩髑穴所在的地方，由此再向上进入柱骨，其后再向下走行至本经所属的藏腑——大肠腑，继而再折返向上，联属于肺脏，并沿着喉咙向上出于缺盆部，而最终与手阳明大肠经的本经相会合。

手太阴肺经别行的正经，从本经别行分出之后，就走行至渊腋穴处手少阴心经的前方，由此再进人体内并走行到本经所属的藏腑——肺脏，进而再向下散行至大肠腑，此后它就折返上行，出于缺盆，并沿着喉咙走行，而与手阳明大肠经的经脉相会合。这就是手阳明小肠经与手太阴肺经这两条互为表里的经脉在六合之中所形成的第六合。

经水第十二

本篇内容运用古代版图上清、渭、海、湖、汝、渑、淮、漯、江、河、济、漳十二条河流的大小、深浅、广狭、长短来比喻人体中十二经脉各自之不同的气血运行状况、十二经和十二水的相互配合情况；在取用经脉治疗疾病时，十二经各自之最适宜的进针深度和留针时间；辨别病人体质类型的重要性。

黄帝问于岐伯曰：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藏六府。夫十二经水者，其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大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相应奈何？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深浅，灸之壮数，可得闻乎？

十二经水：就是指古代版图上十二条较大的河流。古人认为，水是大地的血气；其相对于大地，就像经脉之中流通的气血相对于人体的意义一样。十二水，在此主要是以其川流不息的样子，来比喻经脉受血而周流于人体的状态，因此称为经水。

黄帝问岐伯说：人体的十二经脉，在外与自然界的十二条河流相对应，在内则分别连属于五脏六腑。然而，十二条河流分布于各地，其面积的大小，水位的深浅，河床的广狭，以及源头的远近等都各不相同；五脏六腑分布在体内，其位置的高低，形态的大小，受纳水谷精微之气的多少也各不相等，那么，这两者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同时，江河受纳地面上的水流而通行各处；五脏集合精神气血魂魄等而加以闭藏；六腑受纳饮食水谷而加以传化，吸收精微之气而布扬全身；经脉受纳血液而营灌全身。如果想把以上这些情况结合起来，而运用到治疗上，又应该怎样去做呢？还有，在治疗时，如何才能把握住针刺的深度以及施灸的壮数呢？你可以都解释给我听一下吗？

岐伯答曰：善哉问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广不可量，此之谓也。且夫人生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此天之高，地之广也，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其治以针艾，各调其经气，固其常有合乎！

六合：东南西北上下六个方向合起来就称做六合。八尺之士：就是指人体。八尺，在此是泛指人体的长度。十二经之多血少气：十二经之气血多少的差别。虽然不是指实质之气和血的分量，但它却可以作为针刺补泻以及治疗宜忌的标准。合：应。引申为规律。

岐伯回答说：这个问题真是提得好啊！天有多高，是难以计算的，地有多大，也是难以测量的，这的确是所谓不易解答的问题。况且人体产生于天地之间，生活在四方上下之内，自始至终都处在这高不可攀的天和广阔无垠的地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再要想去以人力计算天的高度、测量地的广度，可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人的情况就不同了，对于人之八尺有形的躯体而言，它有皮有肉，其深浅广狭，在体表部都可以通过用一定的尺度去测量，或是用手指去切按索摸而了解；人死了，还可以通过解剖其尸体来详细观察其内部藏腑的情况。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五脏坚脆的程度，六腑形态的大小，每一藏腑受纳谷气的多少，每条经脉的长短，血液清浊的程度，每一藏腑含有精气的多少，以及十二经脉中之某一经是多血少气，还是少血多气，是血气皆多，还是血气皆少等等，都是有一定标准的。此外，我们还可以知道，在运用针刺艾灸治疗疾病，调理人体经气的时候，其针刺的深浅、手法的轻重，或艾炷的大小多少等适宜的标准都是什么。

黄帝曰：余闻之，快于耳，不解于心，愿卒闻之。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不可不察。足太阳外合清水，内属膀胱，而通水道焉。足少阳外合于渭水，内属于胆。足阳明外合于海水，内属于胃。足太阴外合于湖水，内属于脾。足少阴外合于汝水，内属于肾。足厥阴外合于渑水，内属于肝。

手太阳外合淮水，内属小肠，而水道出焉。手少阳外合于漯水，内属于三焦。手阳明外合于江水，内属于大肠。手太阴外合于河水，内属于肺。手少阴外合于济水，内属于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内属于心包。

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皆内外相贯，如环无端，人经亦然。故天为阳，地为阴，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海以北者为阴，湖以北者为阴中之阴，漳以南者为阳，河以北至漳者为阳中之阴；漯以南至江者，为阳中之太阳，此一隅之阴阳也。所以人与天地相参也。

快于耳，不解于心：杨上善：『快于耳，浅知也。解于心，深识也。』海以北者为阴：海水相应于胃经。海以北者，指仰卧时，位于腿部胃经循行路径下方的经脉——胆经和膀胱经。海以北者为阴，就是指胃经及位于其下方的胆经和膀胱经，都是自头部下行至足部，而分布于属阴的下肢的。湖以北者为阴中之阴：湖水相应于脾经。湖以北者，指仰卧时，位于腿部脾经循行路径下方的经脉——肝经和肾经。下肢的内侧为阴中之阴；湖以北者为阴中之阴，指脾经及位于其下方的肝肾二经，都分布在属于阴中之阴的下肢的内侧。漳以南者为阳：漳水相应于心包络经。漳以南者，指仰卧时，位于上肢部心包络经循行路径上方的经脉——肺经。漳以南者为阳，就是指心包络经及位于其上方的肺经，都分布在腰以上位于属阳的上肢部位。河以北至漳者为阳中之阴：河水相应于肺经。河以北至漳者，指仰卧时，上肢部之肺经以下，到位于其循行路径下方、与漳水相应的心包络经以上的部位。上肢的内侧为阳中之阴。漯以南至江者，为阳中之太阳：漯水相应于三焦经。漯以南至江者，指仰卧时，上肢部之三焦经以上，到位于其循行路径上方、与江水相应的大肠经以下的部位。上肢的外侧为阳中之太阳。

黄帝说：方才你讲的这些道理，听起来让人觉得很爽快，但心里仍是不能清楚地了解，我希望能听你更详尽地说一说。岐伯回答说：这是人体应合于天地万物，而与阴阳相应的一个问题，是不能不深入研究的。足太阳膀胱经，在外可应合于清水，在内则连属于膀胱腑，而与全身运行水液的道路相通。足少阳胆经，在外可应合于渭水，在内则连属于胆腑。足阳明胃经，在外可应合于海水，在内则连属于胃腑。足太阴脾经，在外可应合于湖水，在内则连属于脾脏。足少阴肾经，在外可应合于汝水，在内则连属于肾脏。足厥阴肝经，在外可应合于渑水，在内则连属于肝脏。

手太阳经，在外可应合于淮水，在内则连属于小肠腑；小肠泌别清浊，而将饮食物所化之糟粕中的水液归于膀胱。手少阳三焦经，在外可应合于漯水，在内则连属于三焦腑。手阳明大肠经，在外可应合于江水，在内则连属于大肠腑。手太阴肺经，在外可应合于河水，在内则连属于肺脏。手少阴心经，在外可应合于济水，在内则连属于心脏。手厥阴心包络经，在外可应合于漳水，在内则连属于心包络。

上述之与五脏六腑相通的十二经脉，其气血的流行，就像自然界十二条河流之水的流动一样，既有显现于外的源泉，又有隐伏在内的归巢；自然界的河流是内外相互贯通而像环一样没有尽头的，人体经脉之气血也和它一样，是内外贯通、循环不息的。在上的天，属阳；在下的地，属阴。相应的，人体腰部以上的部位，就应于天而属阳；人体腰部以下的部位，就应于地而属阴。根据古法天南地北的阴阳位置，在海水以北的就称为阴，在湖水以北的就称为阴中之阴，在漳水以南的就称为阳，在河水以北到漳水所在之处的就称为阳中之阴，在漯水以南至江水所在之处的就称为阳中之太阳。以上所述反映了自然界部分河流之流行分布与人体部分经脉循行分布的阴阳对应关系，但它足以说明人体和自然界是相互对应的。

黄帝曰：夫经水之应经脉也，其远近浅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足阳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写也。

足阳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阳，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阳，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阴，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阴，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阴，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阴阳，其受气之近，其气之来疾，其刺深者，皆无过二分，其留，皆无过一呼。

其少长、大小、肥瘦，以心撩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过此者，得恶火，则骨枯脉涩，刺而过此者，则脱气。

留十呼：留针呼吸十次的时间。下同。以心撩之：医者针刺治病时，应该心中有数，因人而施。撩，揣度，估量。

黄帝说：自然界之十二条河流与人体之十二经脉之间彼此相应，每条河流的远近浅深及其水量的多少都各不相同，而与之相应的经脉也有远近浅深以及气血多少等方面的差别，怎样才能把两者相结合起来，并应用于针刺治疗呢？岐伯回答说：足阳明胃经，为五脏六腑之海，它是十二经之中最大的经脉，其所受盛的营血也最多，如果其经气亢盛而发病，则其热势也必然炽盛，所以在针刺治疗足阳明胃经的实症时，不深刺，就不能疏散邪气，不留针，就不能泻尽病邪。

一般而言，在针刺足阳明胃经时，其针刺的深度应该是六分，留针的时间应该是十呼；在针刺足太阳膀胱经时，其针刺的深度应该是五分，留针的时间应该是七呼；在针刺足少阳胆经时，其针刺的深度应该是四分，留针的时间应该是五呼；在针刺足太阴脾经时，其针刺的深度应该是三分，留针的时间应该是四呼；在针刺足少阴肾经时，其针刺的深度应该是两分，留针的时间应该是三呼。在针刺足厥阴肝经时，其针刺的深度应该是一分，留针的时间应该是两呼。至于手三阴经和手三阳经，因为它们都循行于人体的上半部，与输播血气的心肺两脏距离较近，且其循行经过部位的皮肉都较薄、穴位都较浅，此外其脉气的运行还比较快，所以在对它们进行针刺时，其针刺的深度一般都不会超过二分，而留针的时间一般也都不会超过一呼。

然而，人还有年龄少长、身材大小、体格肥瘦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其体质也就会有所差异，对于这些方面，医者都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以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能够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而灵活选择治疗措施，那就叫做顺应了自然之理。灸法的运用也是如此——施灸壮数的多少，艾炷的大小，也应该因人而异，灵活运用。倘若不顾病人的具体情况而妄用针灸，那么，当灸的壮数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就会使患者受到具有危害性的『恶火』的侵袭，而出现骨节枯痿，血脉涩滞等症状；当针刺的深度和留针的时间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就会使元气虚脱。

黄帝曰：夫经脉之小大，血之多少，肤之厚薄，肉之坚脆及之大小，可为量度乎？岐伯答曰：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失度之人，痟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刺乎！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

中度：杨上善：『中度者，非唯取七尺五寸以为中度，亦取肥瘦寒温盛衰，处其适者，以为中度。』痟瘦：消瘦，身体变瘦。真：谨慎。《韩非子·解老》：『真者，慎之固也。』

黄帝问人体经脉的大小，营血的多少，皮肤的厚薄，肌肉的坚脆，以及肉的大小等等，都可以制定出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吗？岐伯回答说：对于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制定出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的，但它们都是以身材适中且肌肉不很消瘦，血气没有衰败的健康人作为标准而测量出来的。所以，对于那些身材、体质都与中等水平不相近的人，如形体消瘦且肌肉脱陷者，就不能用这种标准去量度分寸，进行针刺。因而，医者在临证时，都应该首先仔细地按切脉象，循按肌肉，触摸皮肤，按压筋骨，以辨别患者的体质类型，然后再诊察病性的温寒、血气的盛衰，之后才可能进行适当的调治。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称得上是因人制宜，也才能说这个医生已经真正掌握了治病的真诀。

卷　七

经筋第十三

本篇内容论述足太阳经、足少阳经、足阳明经、足太阴经、足少阴经、足厥阴经、手太阳经、手少阳经、手阳明经、手太阴经、手厥阴经、手少阴经等经筋的循行路线、所主疾病病症特点、病名和治疗原则，以及经络辨证和辨病的体系。

足太阳之筋，起于足小指，上结于踝，邪上，结于膝，其下，循足外侧，结于踵，上循跟，结于腘；其别者，结于踹外，上腘中内廉，与腘中并，上结于臀，上挟脊上项；其支者，别入结于舌本；其直者，结于枕骨，上头，下颜，结于鼻；其支者，为目上网，下结于頄；其支者，从腋后外廉结于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结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于頄。其病，小指支，跟肿痛，腘挛，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缺盆中纽痛，不可左右摇。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春痹。

踹：小腿肚。顿：眼眶下的高骨，即颧骨。燔针：即火针，指烧红的针。劫刺：一种针刺的手法，即快速地进针和出针的刺法。知：通『至』，指达到治疗的效果，即病愈。以痛为输：在痛处取穴，即取天应穴、阿是穴。

足太阳经的经筋，起始于足小指爪甲的外侧，向上结聚于足外踝，再斜向上结聚于膝关节处，然后向下沿着足的外踝，在足跟部结聚，沿着足跟向上行，在腘部结聚；该经筋的别支，从外踝向上行，结聚于小腿肚的外侧，向上到达腘窝中部的内侧，与从足跟上行的一支并行向上，结聚于臀部，再沿着脊柱两侧上行至颈项部；由颈部分出的一支，别出这一条经筋，进入舌，并在舌体结聚；另一条由颈部分出的经筋直行向上结聚于枕骨，向上到达头顶，又沿着颜面下行，结聚于鼻；下行经筋中分出一支，像网络一样行于眼的上睑部分，再向下结聚于颧骨；还有一条分支由挟脊上行的经筋别出，从腋窝后侧的外廉，上行结聚于肩髑部；另一条从腋窝的后外廉进入腋下，向上行至缺盆处，再向上在耳后的完骨处结聚；另一支从缺盆分出，斜向上进入颧骨部分，与从颜面部下行的结于颧骨的支筋相合。太阳经的经筋发病，主要表现由足小趾分出的一支的症状，可见足跟肿痛，腘窝部拘挛，脊柱反张，颈部筋脉拘挛疼痛，肩不能抬举；腋窝处的分支还可见到缺盆中有扭痛，不能左右摇摆。治疗用燔针，疾进疾出，病愈则止，以疼痛的部位为针刺的输穴，这种病叫做仲春痹。

足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上结外踝，上循胫外廉，结于膝外廉；其支者，别起外辅骨，上走髀，前者结于伏兔之上，后者结于尻；其直者，上乘季胁，上走腋前廉，系于膺乳，结于缺盆；直者，上出腋，贯缺盆，出太阳之前，循耳后，上额角，交巅上，下走颔，上结于頄；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其病，小指次指支，转筋，引膝外转筋，膝不可屈伸，腘筋急，前引髀，后引尻，即上乘季胁痛，上引缺盆、膺、乳、颈，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跷脉而行，左络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春痹也。

其支者：这条支筋，前面结于伏兔，后面结于尻前。辅骨：即腓骨。张景岳：『膝下两旁突出之骨曰辅骨。』伏兔：伸腿时大腿前部肌肉最高隆起部形如伏兔，故名。胁：指胁下空软处。外维：杨上善：『太阳为目上纲，阳明为目下纲，少阳为目外维。』张景岳：『此支者，从颧上斜趋，结于目外眦，而为目之外维，凡人能左右盼视者，正以此筋为之伸缩也。』髀：指大腿或者大腿外侧。尻：指尾骶部。维筋急：马莳：『颈维之筋皆急。』张志聪：『维筋，左右之交维也。』

足少阳经的经筋，起于足第四趾趾端，沿足背上行结聚于外踝，再沿着胫骨外侧，向上结聚在膝部的外缘。足少阳经筋的一条分支，从外辅骨处分出，向上行至大腿部，在此又分为两支。行于前面的一支，结聚在伏兔之上；行于后面的一支，结聚在尾骶部；其直行的一支，向上行至胁下空软处及季肋部位，再向上行于腋部的前缘，横过胸旁，连结乳部，向上结聚于缺盆；它的另一直行支线，出腋部，穿过缺盆，穿出后行于足太阳经筋的前面，沿耳后绕至上额角，交会于巅顶，从头顶侧面向下走至颔部，又转向上结聚于颧部；还有一支支筋，从颧部发出，结聚在外眼角，成为眼的外维。足少阳经的经筋发病时，见足第四趾掣引转筋，并牵扯膝部外侧转筋，膝部不能屈伸；腘窝部位筋脉拘急，前面牵引髀部疼痛，后面牵引尻部疼痛，向上则牵引胁下空软处及软肋部作痛，向上牵引缺盆、胸侧乳部、颈部所维系的筋发生拘急。若是从左侧向右侧维络的筋拘急，则右眼不能张开，因为经筋上过右额角与跷脉并行，而阴阳跻脉在这里互相交叉，左右经筋也是互相交叉的，左侧的筋维络右侧，所以左额角筋伤，会引起右足不能活动，这就是『维筋相交』。治疗这一病症应当用火针疾刺疾出的方法，针刺的次数以病愈为度，针刺的穴位就是感觉疼痛的地方。这种病症就叫做孟春痹。

足阳明之筋，起于中三指，结于跗上，邪外上加于辅骨，上结于膝外廉，直上，结于髀枢，上循胁，属脊；其直者，上循骭，结于膝；其支者，结于外辅骨，合少阳；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结，上颈，上挟口，合于頄，下结于鼻，上合于太阳，太阳为目上网，阳明为目下网；其支者，从颊结于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肿，溃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灰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啖美炙肉，不饮酒者，自强也，为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季春痹也。

中三指：指足次趾、中趾。马莳：『历兑起于次趾，而其筋自次趾以连三趾。』髀枢：俗称大转子。杨上善：『髋骨如臼，髀骨如枢，髀转于中，故曰髀枢。』骭：小腿骨。脚跳坚：张景岳：『跳者，跳动。坚者，坚强也。』卒口僻：突然口歪。急者，目不合：杨上善：『寒则目纲上下拘急，故开不得合也。』目不开：杨上善：『热则上下缓纵，故合不得开。』马膏：即马脂。其性味甘平柔润，能养筋治痹，故可以『膏其急者』。桂：即肉桂。其性味辛温，能通经络，活血脉，故可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张景岳：『桑之性平，能利关节，除风寒湿痹诸痛，故以桑钩钩之者，钩正其口也。』坎：酒樽名。形如壶。《尔雅·释器》：『小罍谓之坎。』啖：吃。拊：抚摩患处。

足阳明经之筋，起于足次趾与中趾之间，结聚于足背上；斜行的一支，从足背的外侧向上至辅骨，结聚于膝外侧，再直行向上结聚于髀枢，又向上沿着胁部络属于脊柱；直行的一支，从足背向上沿胫骨，结聚在膝部；由此分出的支筋，结聚于外辅骨，与足少阳的经筋相合；其直行的支筋，沿辅骨上行，结聚在大腿部，并结聚于阴器，又向上行，散布在腹部，上行至缺盆部结聚，然后上行通过颈部，环绕在口的周围，再汇合于颧部，向下结于鼻，从鼻旁上行与太阳经筋相合。太阳经的小筋网维于眼的上胞，阳明经的小筋网维于眼的下胞；另一条从颧部发出的支筋，通过颊部结聚于耳前。足阳明经的经筋发病，可见足中趾、胫部转筋，足部有跳动感并有强直的感觉，伏兔部转筋，髀前肿，癞疝，腹部筋脉拘急。向上牵引到缺盆及颊部，突然发生口角歪斜，筋脉拘急的一侧眼睑不能闭合，如有热则筋脉弛纵眼不能睁开。颊筋如果有寒就发生拘急、牵引颊部而致口角歪斜；有热则筋脉弛缓、收缩无力，发生口部歪向一侧。治疗口角歪斜的方法，是用马脂油涂在拘急一侧的面颊上，以润养其拘急之筋，再以白酒调和桂末，涂在弛缓一侧的面颊上，使筋脉温通，然后再用桑钩钩住病人的口角，以调整其歪斜，使其复位。另外，用桑木炭火放入地坑，坑的高低以患者坐位时，能烤到颊部为宜，同时用马脂温熨拘急一侧的面颊，令患者喝一些酒，吃些烤肉之类的美味，不能饮酒的病人也要勉强喝一些，并再三地用手抚摩患处，以舒筋活络。其他病的治疗，可应用燔针，以疾进疾出的手法治疗，针刺的次数以病愈为度，以疼痛的部位为针刺的穴位，这种病叫做季春痹。

足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端内侧，上结于内踝；其直者，络于膝内辅骨，上循阴股，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结于脐，循腹里，结于胁，散于胸中；其内者，著于脊。其病，足大指支，内踝痛，转筋痛，膝内辅骨痛，阴股引髀而痛，阴器纽痛，上引脐，两胁痛，引膺中、脊内痛。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命曰孟秋痹也。

辅骨：即腓骨。

足太阴经的经筋，起于足大趾趾端的内侧，上行结聚于内踝；其直行的支线，向上结聚于膝内的腓骨，沿股内侧上行，结聚于髀部，继而结聚在前阴，再上行至腹部，结聚于脐部，沿腹内上行，然后结于两胁，散布于胸中。其行于内侧的一支附着于脊柱两旁。足太阴经的经筋发病，可见足大趾牵引内踝作痛，转筋，膝内辅骨疼，股内侧牵引至髀部作痛，阴器象扭转一样拘紧疼痛，并向上牵引脐部及两胁作痛，进而牵引胸及脊内作痛。治疗本病应采取燔针，用速刺疾出法，针刺的次数以病愈为度，以痛处为针刺的穴位。这种病症叫做孟秋痹。

足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下，并足太阴之筋，邪走内踝之下，结于踵，与太阳之筋合，而上结于内辅之下，并太阴之筋，而上循阴股，结于阴器，循脊内，挟膂上至项，结于枕骨，与足太阳之筋合。其病，足下转筋，及所过而结者皆痛及转筋。病在此者，主痫瘈及痉，在外者不能俯，在内者不能仰。故阳病者，腰反折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在内者，熨引饮药。此筋折纽，纽发数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痹也。

足少阴经的经筋，起始于足小趾的下方，然后进入足心，行于足的内侧，与足太阴经筋并行，再斜行向上，至内踝之下，结聚于足跟，向下与足太阳经筋相合，向上结聚于内辅骨下方，在此与足太阴经筋并行，向上沿大腿根部内侧结聚于阴器，再沿着脊柱旁肌肉上行至项部，结聚于头后部的枕骨，与足太阳经筋相合。足少阴经的经筋发病，可见足心发生转筋，且其经筋所经过和所结聚的部位，都有疼痛和转筋的症候出现。足少阴经筋发生的主要病症还有痫证、抽搐和项背反张等。病在背侧的不能前俯，病在胸腹侧的不能后仰。背为阳，腹为阴，阳病项背部筋急，腰部向后反折，身体就不能前俯；阴病腹部筋急，使身体向前曲，就不能后仰。治疗这种病应采用燔针，用速刺急出法，针刺的次数以病愈为度，以痛处为针刺的穴位。病在胸腹内不宜针刺的，可熨贴患处，加以按摩导引以舒筋脉，并饮用汤药以养血。若本经的经筋反折纠结，而且发作次数频繁，病情很重的，往往是不治之症。这种病称做仲秋痹。

足厥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上结于内踝之前，上循胫，上结内辅之下，上循阴股，结于阴器，络诸筋。其病，足大指支，内踝之前痛，内辅痛，阴股痛转筋，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其病转筋者，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命曰季秋痹也。

伤于内：房事过度。清阴气：清理足厥阴经之经气。张景岳：『清，理也。此言当以药治之，在通行水藏而调阴气，盖水则肝之母也。』

足厥阴经的经筋，起始于足大趾的上方，上行结聚在内踝之前，再向上沿着胫骨结聚于内侧辅骨之下，又沿着大腿根部的内侧上行结聚于前阴，并联络足三阴及足阳明各经的经筋。足厥阴经的经筋发病，可见足大趾牵引内踝前部疼痛，内侧辅骨处也感到疼痛，腿的内侧疼痛转筋，前阴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房劳过度耗伤了阴精，就会发生阳痿不举。伤于寒邪就会发生阴器内缩，伤于热邪则出现阴器挺长不收。治疗本病应采用利水渗湿及清化湿热的方法调节厥阴经之气；对于疼痛转筋一类的疾患，应采用燔针，用速刺疾出法，针刺的次数以病愈为度，以痛处为针刺的穴位。这病称为季秋痹。

手太阳之筋，起于小指之上，结于腕，上循臂内廉，结于肘内锐骨之后，弹之应小指之上，入结于腋下；其支者，后走腋后廉，上绕肩胛，循颈出走太阳之前，结于耳后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结于颔，上属目外眦。其病，小指支，肘内锐骨后廉痛，循臂阴入腋下，腋下痛，腋后廉痛，绕肩胛引颈而痛，应耳中鸣，痛引颔，目瞑，良久乃得视。颈筋急，则为筋瘘颈肿。寒热在颈者，治在燔针劫刺之，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其为肿者，复而锐之。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上颔，结于角。其痛，当所过者支、转筋。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夏痹也。

锐骨：高骨之意。此处指肘内的高骨。弹之应小指之上：张景岳：『于肘尖下两骨罅中，以指捺其筋，则酸麻应于小指之上。』臂阴：臂内侧。筋瘘颈肿：张景岳：『筋瘘颈肿，即鼠瘰之属。』复而锐之：张景岳：『刺而肿不退者，复刺之，当用脱针，即镵针也。』『本支者』十一句：《甲乙经》无此四十一字。此文与下节手少阳经筋之文重，当删。

手太阳经的经筋，起始于手小指的上部，结聚于手腕，沿前臂内侧上行，结聚于肘内高骨的后边。如果用手指弹拨此处的筋，酸麻的感觉能反映到小指上，再上行人结于腋下；其分支，向后行至腋窝的后缘，上绕肩胛，沿颈部行于足太阳经筋的前面，结聚在耳后的完骨；由此又分出一条支筋，进入耳中；它的直行部分，从耳出，上行，又向下结聚于腮部，再折上行，联属外眼角。手太阳经的经筋发病，可见手小指掣引肘内高骨后缘疼痛，沿手臂侧至腋下及腋下后侧的部位，都感到疼痛，环绕肩胛并牵引到颈部也发生疼痛，并出现耳中鸣响疼痛，同时牵引颔部、眼部，眼睛闭合后，须经过较长时间，才能看清物体，恢复视力。颈筋拘急时，可发尘筋瘘、颈肿等证；寒热发生于颈部的，应采用燔针，以速刺急出的方法针刺，刺的次数以病愈为度，以痛处为穴。刺后颈肿不消退的，再改用锐利的针刺治。这种疾病称为仲夏痹。

手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之端，结于腕，中循臂，结于肘，上绕臑外廉，上肩，走颈，合手太阳；其支者，当曲颊入系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上乘颔，结于角。其病，当所过者即支，转筋，舌卷。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季夏痹也。

曲颊：指下颌角。曲牙：颊车穴别名。上乘颔，结于角：张景岳：『颔，当作额。盖此筋自耳前行目外眦，与三阳交会，上出两额之左右，以结于额之上角也。』

手少阳经的经筋，起始于无名指靠近小指的一侧，上行结聚在腕部，再沿着手臂上行结聚于肘部，向上绕着大臂的外侧，经过肩部行至颈部，与手太阳的经筋相合。从颈部分出的一支，在下颌角的部位深入于里，联系舌根；另一分支，向下走至颊车穴，沿着耳向前行进，联属外眼角，向上经过额部，最终结聚在额角。手少阳经的经筋发病，可见本经的经筋循行部位发生掣引、转筋和舌体卷曲的现象。治疗时，应采用火针，采用速刺急出法，针刺的次数以病愈为度，以痛处为穴。这种病称为季夏痹。

手阳明之筋，起于大指次指之端，结于腕，上循臂，上结于肘外，上臑，结于髃；其支者，绕肩胛，挟脊；直者，从肩髃上颈；其支者，上颊，结于頄；直者，上出手太阳之前，上左角，络头，下右颔。其病，当所过者支痛及转筋，肩不举，颈不可左右视。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夏痹也。

颈不可左右视：杨上善：『其筋左右交络，故不得左右顾视。』

手阳明经的经筋，起始于食指靠近大指的侧端，结聚于腕部，沿着手臂上行，结聚在肘的外侧，沿大臂上行，进而结聚于肩髃。它的分支，绕过肩胛，挟于脊柱的两侧；它的直行部分，从肩髃上行至颈部；从这里分出的一支，上行至颊部，结聚在颧部；直行的分支，从颈部向上，出于手太阳经筋的前方，上行至左额角，网络头部，再下行进入右腮部。手阳明经的经筋发病，可见该经筋所循行和结聚的部位掣引转筋及疼痛，肩部不能抬举，颈部不能左右转动、顾视。治疗这种病症，应采取火针，速刺急出法，针刺的次数以病愈为度，以疼痛处为针刺的穴位。这种病称为孟夏痹。

手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结于鱼后，行寸口外侧，上循臂，结肘中，上臑内廉，入腋下，出缺盆，结肩前髃，上结缺盆，下结胸里，散贯贲，合贲，下抵季胁。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痛甚成息贲，胁急吐血。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冬痹也。

鱼后：鱼际。散贯贲：散贯于胃之上口贲门处。

手太阴经的经筋，起始于手大指的末端，沿大指上行，结聚在手小鱼际之后，继续上行于寸口部位的外侧，再沿手前臂上行，结聚在肘中，再上行至臂部的内侧，进入腋下，出于缺盆，结聚在肩髃之前，又返回，向上结于缺盆，自腋下行的一支进入胸中，结于胸内，散布于横膈部，与手厥阴经的经筋合于膈部，继而下行抵达季胁部位。手太阴经的经筋发病，可见本经筋所循行结聚的部位掣引、转筋、疼痛，严重的，可发展为息贲病，呼吸急促，气逆喘息，或胁下拘急，吐血。治疗该病时，应采取火针，速刺急出，针刺次数以病愈为度，痛处为穴。这种病症叫做仲冬痹。

手心主之筋，起于中指，与太阴之筋并行，结于肘内廉，上臂阴，结腋下，下散前后挟胁；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结于臂。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及胸痛息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冬痹也。

贲：指胸膈部。

手厥阴心包经的经筋，起始于手中指端，沿指，上行，通过掌后与手太阳经筋并行，结聚于肘的内侧，向上行经过肘的内侧而结聚于腋下，从腋下前后布散，挟两胁分布；它的分支，人于腋下，散布于胸中，结聚于膈部。手厥阴心包经的经筋发病，可见本经筋所循行、结聚的部位掣引、转筋，以及胸痛或成息贲病，出现呼吸迫促、上逆喘息的病状。治疗时应采取燔针，用速刺疾出法，针刺次数以病愈为度，以痛处为穴。这种病就叫孟冬痹。

手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内侧，结于锐骨，上结肘内廉，上入腋，交太阴，挟乳里，结于胸中，循臂，下系于脐。其病内急，心承伏梁，下为肘网。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筋痛。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其成伏梁唾血脓者，死，不治。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焠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名曰季冬痹也。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噼，眦急不能卒视，治皆如右方也。

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马莳：『寒急有阴阳之分，背为阳，阳急则反折；腹为阴，阴急则俯不伸。』阳，指背；阴，指腹。

手少阴心经的经筋，起始于手小指的内侧，循小指上行，结聚于掌后小指侧高骨，再向上结聚于肘的内侧，继而上行入腋内，与手太阴经筋相交，走向胸部，伏行于乳内，结聚在胸中，沿膈下行联系脐部。手少阴经的经筋发病，可见胸内拘急，心下有积块坚伏，名为伏梁病。上肢的经筋发病，肘部牵引拘急，屈伸不利。总的来说，手少阴经筋发病，可见本经筋所循行或结聚的部位掣引、转筋和疼痛。治疗时应采用燔针，用速刺急出法，针刺次数以病愈为度，以痛处为穴。若病已发展成伏梁而出现吐脓血的，为脏气已损，病情加剧的死症。大凡经筋发病，遇寒则筋脉拘急，遇热则筋脉松弛，甚至出现阳痿不举。背部的筋挛急，则脊背向后反张；腹部的筋挛急，则身体向前弯曲而不能伸直。蟀刺是烧针的刺法，它治疗因受寒造成的筋急之病，如果是因热而造成的筋脉弛缓的病症，便不宜采用火针了。这类疾病称为季冬痹。足阳明经筋和手太阳经筋拘急，会发生口眼斜；眼角拘急时，不能正常地视物。治疗这些病症，都应采用上述的燔针劫刺法。

骨度第十四

本篇内容论述人体各部分骨骼的长短尺寸。经脉的长度是以骨度为依据的，外形大小与内在脏器有关。例如胸部与肺，上腹部与胃，下腹部与肠等，其大小、长短均密切相关。

黄帝问于伯高曰：脉度言经脉之长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节之大小广狭长短，而脉度定矣。

黄帝曰：愿闻众人之度，人长七尺五寸者，其骨节之大小长短各几何？伯高曰：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二寸；发所覆者，颅至项尺二寸；发以下至颐，长一尺，君子终折。

结喉以下至缺盆中，长四寸；缺盆以下至骬，长九寸，过则肺大，不满则肺小；骬以下至天枢，长八寸，过则胃大，不及则胃小；天枢以下至横骨，长六寸半，过则回肠广长，不满则狭短；横骨长六寸半；横骨上廉以下至内辅之上廉，长一尺八寸；内辅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长三寸半；内辅下廉下至内踝，长一尺三寸；内踝以下至地，长三寸；膝腘以下至跗属，长一尺六寸；跗属以下至地，长三寸。故骨围大则大过，小则不及。

《脉度》：篇名。张志聪：『此言经脉之长短，从骨节之大小、广狭、长短而定其度数，故曰骨为干，脉为营，如藤蔓之营附于木干也。』众人：指成年人。度：指大小、长短、宽窄。这里指骨度。即用骨骼作为标尺来衡量人体经脉的长短。头之大骨：指整个颅骨。以两耳尖平行，前齐颊，后齐枕骨，为横围的标准。胸围：平两乳向后横量为标准。腰围：前平脐，后平十四椎，横量为标准。颅至项：由额上前发际，向项后的发际纵量为标准。君子终折：『终』据《太素》作『参』，是。《素问·三部九候论》王注：『参谓参校。』本句是说上述数据，明达的君子还要根据人的肥瘦高矮的不同，参校计算。骬：即鸠尖，一称胸骨剑突。天枢：穴名。与脐平，旁开二寸，足阳明经穴。此处指平脐中心的横线。《素问·至真要大论》：『半，所谓天枢也。』王冰：『身之半，正谓脐中也。』横骨：指耻骨。又穴名，即在耻骨的中央上方旁开五分。内辅：膝内辅骨。跗属：指两足踝前后胫骨与蹠骨所交之处，皆为跗之所属。

黄帝问伯高道：《脉度》章所说经脉的长短，是如何确定的呢？伯高说：应当先测量骨节的大小、宽狭、长短，从而就可以测定经脉的长度。

黄帝道：想听听关于一般人的骨度，成人以七尺五寸长计算，其骨节的大小、长短各是多少？伯高说：头颅大骨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二寸。头发所覆盖的部位，颅至项为一尺二寸，前发际以下至颐长一尺，后发际至颐共二尺二寸，君子则折中各一尺一寸。

喉结以下至缺盆中央长四寸，缺盆以下至剑骨突长九寸，如果超过九寸的是肺大，不满九寸的是肺小。剑骨突以下至天枢长八寸，超过八寸的是胃大，不满八寸的是胃小。天枢向下至耻骨长六寸半，超过六寸半的是回肠宽而长，不满六寸半的是回肠狭而短。耻骨横长为六寸半，横骨的上缘向下至膝内辅骨的上缘长一尺八寸，内辅骨上缘向下至内辅骨下缘长三寸半，内辅骨下缘向下至内踝骨尖长一尺三寸，内踝骨尖至足底长三寸。膝腘窝向下至足跗两踝之周围所属长一尺六寸，跗属向下至足底长三寸。以上这些骨的尺寸数字，粗大的会超过，细小的会不及。

角以下至柱骨，长一尺；行腋中不见者，长四寸；腋以下至季胁，长一尺二寸；季胁以下至髀枢，长六寸；髀枢以下至膝中，长一尺九寸；膝以下至外踝，长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长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长一寸。

耳后当完骨者，广九寸；耳前当耳门者，广一尺三寸；两颧之间，相去七寸；两乳之间，广九寸半；两髀之间，广六寸半。

足长一尺二寸，广四寸半；肩至肘，长一尺七寸；肘至腕，长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节，长四寸；本节至其末，长四寸半。

项发以下至背骨，长二寸半；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长三尺，上节长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节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众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经脉之长短也。是故视其经脉之在于身也，其见浮而坚，其见明而大者，多血；细而沉者，多气也。

角：额角，在头侧耳上的高角。柱骨：指肩骨之上，颈项的根部，以平大椎为标准。完骨：耳后高骨。耳门：指耳前部位，约当听宫穴处。又穴名，在听宫穴上部。背骨：项骨颈椎之下，以第一节大的椎骨为标准。膂骨：指脊椎骨。奇分：指有余不尽的奇零分数。下：指七椎以下。

两侧头角向下至柱骨长一尺，肩骨行至腋中尽处长四寸，腋部向下至软肋长一尺二寸，软肋向下至髀枢长六寸，髀枢向下至膝盖中央长一尺九寸，膝向下至外踝骨尖长一尺六寸，外踝骨尖向下至小趾侧后的京骨长三寸，京骨向下至足底长一寸。

耳后当完骨部之间宽九寸，耳前当两耳门之间宽一尺三寸，两颧骨之间宽七寸，两乳之间宽九寸半，两髀之间宽六寸半。

足长一尺二寸，宽四寸半。肩峰至肘关节长一尺七寸，肘至腕关节长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节长四寸，中指本节至中指端长四寸半。

项后发际向下至背骨第一节的大椎处长二寸半，大椎骨向下至尾骶骨共二十一节长三尺，上面的七节每节长一寸四分一厘，零数在下，所以上七节共长九寸八分七厘。以上所述是一般人骨的长度，根据这个标准，然后来确定经脉的长短。所以说经脉在人体中，其浮于表面，坚实明显而粗大的多血，细小而隐于内的多气。

卷　八

五十营第十五

营，为运营、运行的意思。本篇内容论述一昼夜间经气在经脉中运行五十周次的路线和顺序。

黄帝曰：余愿闻五十营奈何。岐伯答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气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昼夜。故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十息，气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气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气行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气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营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尽，脉终矣。所谓交通者，并行一数也。故五十营备，得尽天地之寿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五十营：张景岳：『即营气运行之数，昼夜凡五十度也。』二十八宿：古代天文学星名。周天四方各有七宿，即，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璧。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日行：地球绕日运转。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张景岳：『天之宗气，积于胸中，以行呼吸而通经脉，凡一呼一吸是为一息，脉气行六寸。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一周，呼吸二百七十息，五十周计呼吸总数为一万三千五百息。

黄帝说：我想了解经脉之气在体内运行五十个周次的情况。岐伯回答说：周天有二十八星宿，每个星宿之间的距离是三十六分。人体的经脉之气一昼夜运行五十次，合一千零八分。在一昼夜中太阳的运行周历了二十八星宿，分布在人体上下、左右、前后的经脉，有二十八条，周身经脉的长度是十六丈二尺，与二十八星宿相对应。用铜壶漏水下一刻为标准来划分昼夜，计算经气在经脉中运行所需的时间。人一呼气，脉跳动两次，经气运行三寸；一吸气，脉又跳动两次，经气又运行三寸，一个呼吸过程，经气运行六寸，十次呼吸，经气运行六尺，太阳运行二分。二百七十次呼吸，经气运行十六丈零二尺，其间气行上下，贯通八脉，运行一周，水下二刻，太阳运行二十分多一点。五百四十次呼吸，脉气在全身运行两周，水下四刻，太阳运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次呼吸，经气运行十次，水下二十刻，太阳运行五个星宿零二十分。一万三千五百次呼吸，经气在体内运行五十周次，水下一百刻，太阳运行遍二十八星宿，铜壶里的水都滴漏尽了，经气也正好运行五十个周次。前面所谈经气的相互交通，就是指经气在二十八脉运行一周。如果人的经气保持一昼夜运行五十个周次，人就能够享尽天然的寿命。经气在人体运行五十周次的总长度是八百一十丈。

营气第十六

本篇内容讲述营气的来源和生成；十四经脉的循行方向、次序和交接部位，构成『常营无已，终而复始』的整体循环。

黄帝曰：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脾，从脾注心中；循手少阴，出腋，中臂，注小指，合手太阳；上行乘腋，出内，注目内眦，上巅，下项，合足太阳；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阴；上行，注肾，从肾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脉，出腋，下臂，出两筋之间，入掌中，出中指之端，还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阳；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从三焦注胆，出胁，注足少阳；下行，至跗上，复从跗注大指间，合足厥阴；上行，至肝，从肝上注肺，上循喉咙，入颃颡之窍，究于畜门；其支别者，上额，循巅，下项中，循脊入骶，是督脉也；络阴器，上过毛中，入脐中，上循腹里，入缺盆，下注肺中，复出太阴。此营气之所行也，逆顺之常也。

内谷为宝：张景岳：『营气之行，由于谷气之化，谷不入则营气衰，故云：「内谷为宝」。』内谷，进食。内，同『纳』。精专者：饮食中纯而精微的部分。经隧：经脉。天地之纪：自然规律。注：传注、流注、转输之意。合：本篇对阴阳表里手足上下之经交换出，都称为『合』。颃颡：内鼻孔。畜门：外鼻孔。

黄帝说：营气能运行全身，以纳入饮食为最宝贵。饮食入胃后，传输到肺，流溢于内营养藏腑，布散于外滋养形体。其中最精纯的部分，则行于脉道之中，经常营运不息，终而复始，这是自然的规律。营气的运行是从手太阴经脉出，注于手阳明经脉，上行传注足阳明经脉，下行达足跗，传注足大趾间，与足太阴经脉会合。上行股内入脾，从脾上传注心中，沿手少阴经脉，出腋窝，下臂，至手小指，会合于手太阳经脉。上行经过腋部，出眼下眶内，注于眼内角，再上行头顶中央，下走项后，与足太阳经脉会合。沿脊柱下行于尾骶部，再下行注于足小指尖，斜入足心，注于足少阴经脉。上行注入肾脏，由肾转注心脏，向外布散于胸中，沿手厥阴经脉，出腋窝，下臂，经腕后两筋之间，入掌中，出中指尖，回出注无名指尖，合手少阳经脉。上行于两乳之间，膈膜之上，散布于三焦，从三焦注胆，出胁肋，注入足少阳经脉。下行至足背，复从足背注入足大指，合足厥阴经脉。上行至肝脏，从肝脏上注于肺脏，再上沿喉咙，入上颚之窍，深入于鼻内通脑之处。别行的分支，由额沿头顶，下项后中线，沿脊柱入骶内，这是督脉；再由此环绕阴器，从阴毛中部上行，过脐中，上沿腹内，入缺盆，下注肺脏，复出手太阴经脉。这就是营气运行的途径，无论上行下行，都循此常道而不变。

脉度第十七

脉度是指脉的长度。本篇内容主要讲二十八脉的长度和测量的方法；二十八脉对应的生理、病理情况和治疗方法。

黄帝曰：愿闻脉度。岐伯答曰：手之六阳，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三丈；手之六阴，从手至胸中，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阳，从足上至头，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阴，从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跷脉从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任脉，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气之大经隧也。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盛而血者，疾诛之，盛者写之，虚者，饮药以补之。

手之六阳：张景岳：『手有三阳，以左右言之，则为六阳。凡后六阴及足之六阴、六阳，皆仿此。』疾诛之：指用放血等方法祛除邪气。疾，快、迅速；诛，消灭、去除。

黄帝说：我想知道人体经脉的长度。岐伯回答说：手的六条阳经，从手至头，每条经脉长为五尺，六条经一共是三丈长。手的六条阴经，从手至胸中，每条是三尺五寸长，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六条一共是二丈一尺长。足的六条阳经，从足向上至头是八尺，六条经共为四丈八尺长。足的六条阴经，从足至胸中，每条六尺五寸长，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六条共三丈九尺长。跷脉每一条从足至目的长度为七尺五寸，左右两条，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共为一丈五尺长。督脉、任脉各为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两条合为九尺。所有这些经脉合起来一共是一十六丈二尺长，这就是人体营气通行的主要通路。经脉的循行为里，其间分支出来并在经脉之间横行联络的叫做络脉，别出络脉的细小脉络叫做孙络。孙络中气盛而且血多的，应该立即用放血等方法快速地除去邪气，邪气盛的用泻的方法治疗，虚的服用药物来调补。

五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胛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翘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五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府不合，则留为痈。故邪在利，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气盛矣。阳气大盛，则阴不利；阴脉不利，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气盛矣。阴气大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大盛，则阴气弗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相荣，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

阅：检察、查检之意。在文中指反映、察觉到。和：这里指通和、和利。也就是指脏器的功能正常。五谷：为麦、黍、稷、稻、豆五谷，这里泛指各种食品。荣：这里有繁荣、施展的意思。

五脏精气的盛衰常常可以从人体头面七窍反哕出来。肺气通鼻窍，肺的功能正常，鼻子才能闻到各种气味；心气通舌窍，心的功能正常，舌才能辨别出各种滋味；肝气亘眼窍，肝的功能正常，眼睛才能辨别各种颜色；脾气通于口脾的功能正常，口中才能辨别食物的各种味道；肾气通耳窍，肾的功能正常，双耳才能听见各种声音。五脏的功能失于调和，与其对应的七窍就不能正常地发挥功能；六腑的功能失于调顺，那邪气就会滞留结聚而生成痈。因此，若是邪气留在六腑之中，那么属阳的经脉就不能和顺通利，阳脉不和顺，阳气就会发生停歇、留滞，阳气留滞，就会相对的偏盛。阳气太盛就会导致阴脉不通利，阴脉不通利，会导致血流停滞，血流停滞则阴气过盛。如阴气过盛，就会影响阳气不能营运入内，这就叫做关。如阳气太盛，就会影响阴气不能外出与阳气相交，这就叫格。阴阳二气皆过盛，不能阴阳调和、互相荣养，就叫做关格。关格是阴阳离决、不相交通的表现，出现关格，预示着病人不能尽其天年而早亡。

黄帝曰：跷脉安起安止？何气荣此？岐伯答曰：跷脉者，少阴之别，起于然骨之后，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上循胸里，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跷而上行，气并相还，则为濡目，气不荣则目不合。

黄帝曰：气独行五藏，不荣六府，何也？岐伯答曰：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阴脉荣其藏，阳脉荣其府，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内溉藏腑，外濡腠理。

黄帝曰：跷脉有阴阳，何脉当其数？岐伯答曰：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当数者为经，其不当数者，为络也。

跷脉：属奇经八脉，又阴跷和阳跷之分，在这一节经文中，以阴跷为主。何气荣此：是说跷脉借何经之气而营运不休。然骨之后：张景岳：『然骨之后，照海穴也，足少阴穴，即阴跷之所生。』頄：在颧骨内下方，与鼻之间，生门牙的骨叫頄。濡目：濡养、滋润眼睛。当其数：数，指计算。当其数，阴阳跷脉在人体经脉总长度的计算中，只计算一条经脉的长度。

黄帝说：跷脉起于何处？止于何处？是哪一条经的经气像水一样的滋润、濡养而形成这一条经脉的呢？岐伯回答说：跷脉是足少阴经脉的支别，起于然骨之后的照海穴，向上经过足内踝的上方，直行向上沿大腿内侧进入前阴，再向上到达胸部进入缺盆，继续上行出于人迎的前面，进入颧骨连属内侧的眼角，合于太阳、阳跷脉而继续上行，阴阳跷脉二气相合，可以滋润目睛，若是脉气不能荣养眼睛，就会出现目张不合的现象。黄帝说：阴跷之脉气只是行于五脏之间，而不能荣养六腑，是什么原因呢？岐伯回答说：脏气的运行是不停息的，就像水的流动，日月的运行，永无休止。因此，阴脉荣养其对应脏的精气，阳脉荣养其对应腑的精气，也是这样如环无端地运行，没有起点，也无法计算它的转流次数。跷脉之气不停的流动运行着，行在内则营养五脏六腑，溢在外则濡养肌肉皮肤。黄帝说：跷脉有阴阳之分，那么用哪一条来计算它的长度呢？岐伯回答说：男子计算其阳跷脉的长度，而阴跷为络；女子计算其阴跷脉的长度，而阳跷为络。一般计算的跷脉的长度为经脉，络脉的长度不在计算之内。

营卫生会第十八

营卫来源于饮食，生成于脾胃，上输于肺脏，传之五脏六腑，发挥营养全身的作用。营卫循行的征路是：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卫运行的周次是昼夜各二十五度，合为五十度；会合于手太阴。营卫与三焦的关系以及营卫与气血的关系。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焉受气？阴阳焉会？何气为营？何气为卫？营安从生？卫于焉会？老壮不同气，阴阳异位。愿闻其会。

岐伯答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故曰：日中而阳陇，为重阳；夜半而阴陇，为重阴。故太阴主内，太阳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阳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而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

清：指水谷精气中轻清且富于营养作用的一部分。陇：隆盛的意思。与天地同纪：指营卫两气日夜运行不停止，如同天地日月运转一样是有规律的。

黄帝问岐伯说：人体的精气受自何处？阴阳之气是怎样交会的？什么气叫『营』？什么气叫『卫』？营是怎样生成的？卫是怎样和营相会的？老年人与壮年人气的盛衰不同，日夜气行的位置各异，请你讲讲交会的情况。

岐伯答道：人体精气来源于饮食，饮食入胃，经过消化，再经脾吸收其精微之气，然后向上传注到肺，从而五脏六腑都能得到精微之气的供养。这些精气中，精粹的部分叫『营』，剽悍的部分叫『卫』，营气运行于经脉之内，卫气运行于经脉之外，川流不息，各行五十周次而后大会，阴分和阳分互相贯通，终而复始，如圆环之无端始。卫气运行于阴分二十五周次，运行于阳分二十五周次，这是以白天和黑夜来划分的，所以气行到阳分为起始，行到阴分为终止。因此，当中午阳气隆盛时叫做『重阳』，到半夜阴气隆盛时叫做『重阴』。太阴主管人体内部，太阳主管人体外表，营卫在其中各运行二十五周次，都以昼夜来划分。半夜是阴分之气最隆盛的时候，自半夜以后，行于阴分之气就逐渐衰减，到早晨时，则行于阴分之气已尽，而阳分开始受气。中午是阳分之气最隆盛的时候，从日西斜，行于阳分之气就逐渐衰减，到日落时，则行于阳分之气已尽，而阴分开始受气。并且在半夜的时候，阴阳之气相会合，此时人们均已入睡，称为『合阴』。到早晨则行于阴分之气已尽，而阳分开始受气。如此循环不息，和自然界昼夜阴阳的变化规律相一致。

黄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岐伯答曰：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藏之气相博，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眠。

黄帝曰：愿闻营卫之所行，皆何道从来？岐伯答曰：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下焦。

黄帝曰：愿闻三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至阳明，上至舌，下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复大会于手太阴矣。

昼精：指白天精力充沛的意思。伐：衰败。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下焦：张景岳：『营气者，由谷入于胃，中焦受气取汁，化其精微，而上注于肺，乃自手太阴始，周行于经隧之中，故营气出于中焦。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急，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不入于脉，故于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循头项下行，始于足太阳膀胱经，而行于阳分，日西阳尽，则始于足少阴肾经，而行于阴分，其气自膀胱与肾由下而出，故卫气出于下焦。』大会于手太阴：张景岳：『上焦之气，常与营气俱行于阳二十五度，阴亦二十五度。阳阴者，言昼夜也。昼夜周行五十度，至次日寅时，复会于手太阴肺经，是为一周，然则营气虽出于中焦，而施化则由于上焦也。』

黄帝说：老年人往往夜间不易熟睡，是什么气使他们这样的？壮年人在白天往往不想睡，这又是什么气使他们这样的？岐伯答道：壮年人的气血旺盛，肌肉滑利，气道畅通，营卫的运行都很正常，所以白天的精神饱满，而晚上睡得很熟。老年人的气血衰少，肌肉枯瘦，气道滞涩，五脏之气耗损，营气衰少，卫气内伐于阴，所以白天的精神不振，晚上也就不能熟睡了。

黄帝说：请教关于营气与卫气的运行，是从什么道路来的？岐伯答道：营气出于中焦，卫气出于下（上）焦。

黄帝说：请教三焦之气的出发处。岐伯说：上焦出自胃的上口贲门，与食道并行向上至咽喉，贯穿于膈膜而分布于胸中，再横走至腋下，沿着手太阴经的路线循行，回复至手阳明，向上到舌，下循足阳明胃经，卫气与营气同样运行于阳分二十五周次，运行于阴分二十五周次，这就是昼夜一周，所以卫气五十周次行遍全身，再与营气会合于手太阴肺经。

黄帝曰：人有热，饮食下胃，其气未定，汗则出，或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卫气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气慓悍滑疾，见开而出，故不得从其道，故命曰漏泄。

黄帝曰：愿闻中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

黄帝曰：夫血之与气，异名同类。何谓也？岐伯答曰：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故人生有两死，而无两生。

其气未定：指精微之气尚未化生。腠理：和皮毛同义。人生有两死，而无两生：人体夺血会致死亡，夺汗也会致死亡，所以说有『两死』。血与汗两者缺一则不能生，所以说『无两生』。

黄帝说：人吃了热的饮食入胃，还没有化成精微的时候，就已出汗，有出于面部的，有出于背部的，有出于半身的，不循卫气通常的运行道路而出，这是什么缘故呢？岐伯说：这是由于外表受了风邪的侵袭，腠理开发，毛窍疏泄，卫气趋向体表，就不能循常道而行，这是因为卫气的本性是剽悍滑疾的，见到何处疏张开来，就由此道而出行，所以不一定循行于脉道，这种出汗过多的情况，名叫『漏泄』。

黄帝说：请你再谈谈中焦的出处。岐伯答道：中焦的部位与胃相并列，在上焦之后，它的功能是吸收精气，通过泌去糟粕、蒸腾津液，而化成精微，然后向上传注于肺脉，再化为血液，奉养周身，这是人体内最宝贵的物质，所以能够独行于经脉之内，称为『营气』。

黄帝说：血与气，名虽不同而实是同类的物质，如何来理解呢？岐伯答道：营和卫，都属于精气；而血是精气所化生的更高贵的物质，因此叫『神气』。所以说血与气名虽不同，而实质上是同类的物质。凡失血过多的人，其汗也少；出汗过多的人，其血亦少。所以说人体夺血或夺汗均可死亡，而血与汗缺一则不能生存。

黄帝曰：愿闻下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

黄帝曰：人饮酒，酒亦入胃，谷未熟，而小便独先下，何也？岐伯答曰：酒者，熟谷之液也。其气悍以清，故后谷而入，先谷而液出焉。

黄帝曰：善。余闻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之谓也。

济泌别汁：将水液经过过滤，分出清浊的意思。

黄帝说：请教关于下焦的出处。岐伯答道：下焦分别清浊，糟粕从回肠而下行，水液注于膀胱而渗入其中。所以说，水谷同在脾胃之中，经过消化吸收以后，糟粕传入大肠；水液渗入膀胱，这就是下焦的主要功能。总的来看，是经过分别清浊之后，循下焦而渗入于膀胱的。

黄帝说：人饮的酒也是入胃的，为什么五谷尚未消化，而小便独先下行呢？岐伯答道：由于酒是谷类已经蒸熟酿成的液体，其性剽悍而质清稀，因此，酒液虽在五谷之后入胃，但经过脾胃的迅速吸收，多余的水分反在五谷腐熟之前排出于体外。

黄帝说：很对。我听说上焦的作用能输布精气，像雾露蒸腾一样；中焦的作用主腐熟运水化谷，像沤渍东西一样，下焦的作用主排泄废料，像沟渠一样，就是这样的道理吧！

四时气第十九

本篇内容讲述四时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针刺治疗时，要根据时令气候的不同，选择适当的穴位，掌握进针的深浅和手法。还讲了温疟、风水、飧泄、转筋、水肿、着痹、疠风等病的针刺治疗方法、六腑病的病理变化与针刺治疗方法。

黄帝问于岐伯曰：夫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为定？岐伯答曰：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故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甚者深刺之，间者浅刺之；夏取盛经孙络，取分间绝皮肤；秋取经腧，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荥，必深以留之。

温疟汗不出，为五十九痏。风肤胀，为五十七痏。取皮肤之血者，尽取之。飧泄，补三阴之上，补阴陵泉，皆久留之，热行乃止。转筋于阳治其阳，转筋于阴治其阴，皆卒刺之。

何者为定：杨上善：『一则四时不同，二则病生有异，灸刺总而要之，何者为贵。』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本输》：『取大经分肉之间。』但马莳认为依《素问·水热穴论》：『春者，取络脉分肉之间』，『经，当作络』。可参。间：与甚相对，轻的意思。盛经：手足六阳经的经穴。绝皮肤：指透过皮肤的浅刺法。合：手足阳明经的合穴。必深以留之：张志聪：『谓人气之藏于内，此人气之出入，应天地之四时。』痏：一般指伤疤，这里指腧穴。三阴之上：三阴交穴。卒刺：指用火针治疗。

黄帝问岐伯道：四时气候的变化，各有不同，而百病的产生，又与气候有一定的关系，怎样来决定针灸治疗的方法呢？岐伯回答说：四时邪气，侵袭人体而使人发病，但各有一定的部位。灸刺的原则，也应当根据不同的发病季节来确定有关的穴位。所以在春天针刺，就取用络脉分肉的间隙，病重的深刺，病轻的浅刺；在夏天针刺，就取用阳经、孙络，或取分肉之间，以及透过皮肤浅刺；在秋天针刺，就取用各经的输穴，如病邪在六腑的，可以取用合穴；在冬天针刺，就取用各经的井穴和荥穴，应深刺而且留针时间较长。

患温疟而不出汗的，可以取五十九个治疗热病的主要腧穴。患风水病，皮肤浮肿的，可以取五十个治疗水病的主要腧穴。如果皮肤有血络，就应针刺放血。患飧泄症，应补三阴交穴，同时上刺阴陵泉，都应长时间留针，待针下有热感才可止针。患转筋在外侧部位的，取三阳经的腧穴；患转筋在内侧部位的，取三阴经的腧穴，都是用火针刺入。

徒，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铍针针之，已刺而筩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必坚束，缓则烦悗，束急则安静，间日一刺之，尽乃止。饮闭药，方刺之时徒饮之，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

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骨为幹。肠中不便，取三里。盛写之；虚，补之。疠风者，素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常食方食，无食他食。

徒：单纯的水病，与上文的『风』不同。环谷：穴位名，但现在无从考证具体位置。筩：指中空的针。饮闭药：服用通闭的药物。马莳：『必饮通闭之药，以利其水，防其再肿。』疠风：今称麻风。素：《甲乙》、《太素》作『索』。义长。方：宜，适宜。

患水肿而不兼风邪的，首先用铍针刺脐下三寸的部位，然后再用中空如筒的针刺入针处，以吸出腹中的水。反复这样做，把水放尽。水去之后，则肌肉坚实。若排水时排泄缓慢，就会使病人烦躁胸闷；若排泄得较快，则病人觉得舒适安静。用此法可隔天刺一次，直至水尽为止，并兼服利水的药物。一般在刚进行针刺时服药。服药时不可吃东西，吃东西时不可服药，开始禁食伤脾助湿的食物一百三十五天。

患各种痹症经久不愈的，是有寒湿久留在内，应用火针刺足三里；如腹中感觉不适，就取足三里穴针治。邪气盛的就用下泄法，正气虚的就用补溢法。患麻风病的，应经常用针刺其肿胀部位，然后再用锐利的针刺患处，并用手按压出毒气恶血，直到肿消为止。患者宜经常吃些适宜的食物，忌吃任何不利于调理的食物。

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小腹控睪，引腰脊，上冲心，邪在小肠者，连睾系，属于脊，贯肝肺，络心系，气盛则厥逆，上冲肠胃，熏肝，散于肓，结于脐，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阴以予之，取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

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其去其邪。

肓之原：气海穴的别名。

腹中时常鸣响，气上逆而冲向胸部，喘促，身体不能久立，说明邪在大肠，应用针刺气海、巨虚上廉、足三里。小腹部牵引睾丸作痛，连及腰脊上冲心而痛，表明邪在小肠而为小肠疝病，小肠下连睾系，向后附属于脊椎，与肝肺相通，联络心系。因此邪气盛时，就会使厥气上逆，冲犯肠胃，干扰肝脏，散布于肓膜，结聚于脐。所以治小肠病时应当取脐下的气海穴，以散邪气。针刺手太阴经以补肺经之虚；取足厥阴经，以泄肝经之实；取下巨虚穴以去小肠的病邪，并且按邪气所过的经脉取穴调治。

病人时常呕吐，且呕吐物有苦味，常叹息，心里恐惧不安，如人将捕捉他一般，这是邪气在胆，胃气上逆所致。胆汁外泄，就会口感苦味，胃气上逆，就会呕出苦水来，所以叫呕胆。治疗时应取足三里穴以降胃气之逆，刺足少阳经的血络。以抑制胆气之逆，然后根据病的虚实用补虚泄实的方法，调虚实去其邪。

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睹其色，察其以目，知其散复者，视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听其动静者，持气口人迎以视其脉：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脉软者，病将下；诸经实者，病三日已。气口候阴，人迎候阳也。

三焦：据《灵枢·本输》应该为膀胱。大络：指经脉，太阳大络，是委阳穴。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张志聪：『小络，孙络也。足太阳、厥阴之络，交络于跗腘之间，视其结而血者去之，盖肝主疏泄，结在厥阴之络，亦不得小便矣。』

饮食入咽后，如停滞不下，就会感觉胸膈闭塞不通，这是邪气在胃脘所致。如邪气在上脘，就针刺上脘穴，使滞气下行；若邪气在下脘，就针刺下脘穴，用温而使其散行的方法，以散寒滞。小腹部肿痛，小便不通，这是邪在膀胱，下焦阻塞不通所致，应当取用足太阳经的大络委阳穴。如发现足太阳经的络脉与足厥阴经的孙络有淤血结聚，且肿势又向上延及胃脘，就应该取足三里穴刺治。

针刺时，应注意观察病人的气色和眼神，从而推知正气的散失或恢复。观察病人目色的变化，可推知病邪的存在或消失。诊病时，医生要形神专注，察看病人的神态举止，诊其气口脉和人迎脉。如果脉象坚硬并且洪大而滑，说明邪气正盛，是病症日渐加重的迹象；如果脉象软而和缓，表明正气正在恢复，是病势将退的征兆。如病在各经而且脉坚实有力，说明病再过三天左右就会痊愈，气口脉属手太阴肺脉，为五脏之主，故以候手足各脉之阴；人迎脉属足阳明胃脉，胃为六腑之源，故以候手足各脉之阳。

卷　九

五邪第二十

本篇内容讨论邪伤五脏所引起的病症和刺治方法。

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欬动肩背。取之膺中外腧，背三节五藏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

膺中外腧：胸部中、外侧的腧穴，理解为中府、云门穴。背三节五藏之傍：肺腧穴。以手疾按之，快然：这是取穴的方法。即以手急按其处，自觉爽快的，就是穴之所在。取之缺盆中以越之：取缺盆穴，可以引肺邪从上而出。越，从上而出。掣节：关节牵掣不利。耳间青脉：耳轮后青络上的瘛脉穴。

病邪侵袭到肺脏，就会发生皮肤疼痛，恶寒发热，气上逆而喘，汗出，咳嗽牵引到肩背作痛。治疗可取侧胸上部的中府、云门穴，以及背部第三椎骨旁的肺腧穴。针刺时，先以手速按其处，病者觉得爽快一些，就在该处进针。同时可取缺盆穴，使肺中邪气向上越出。

病邪侵袭到肝脏，就会发生两胁中疼痛、寒气在中，恶血淤留在内，走路时经常关节牵引作痛，并且时有脚肿的症状。治疗可取行间穴，以引胁肋间的郁结之气下行，并取足三里穴以温其胃中，同时对有淤血的络脉，可用刺法以散其恶血，再取耳轮后青络上的瘛脉穴，以减去牵引性的病痛。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馀，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馀，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馀，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

邪在肾，则病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痛，时眩。取之涌泉、昆仑，视有血者，尽取之。

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视有馀不足而调之其输也。

有余不足：心脏靠阳气充养，这里理解为阳气的有余和不足。

病邪侵袭到脾胃，就会发生肌肉疼痛，如果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在中而易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在中而肠鸣、腹痛；若阴阳均有余或均不足，则有寒有热。这些病症，都可取三里穴来调治。

病邪侵袭到肾脏，就会发生骨痛、阴痹。所谓阴痹，是说在形体表面按摸不到，症见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等处疼痛，以及经常目眩诸症。治疗时可取涌泉、昆仑穴；凡有淤血的，都刺出其血。

病邪侵袭到心脏，就会发生心痛，易于悲伤，时时目眩跌仆。诊疗时先要分析其偏虚还是偏实，而后取治于本经的腧穴。

寒热病第二十一

本篇内容讨论皮寒热、肌寒热、骨寒热以及骨痹、厥痹等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天牖五部的五个腧穴的部位和主治；龋齿、热厥、寒厥等病症的治疗方法；四时针刺取穴的常规；身体五个重要部位患痈疽病的不良预后；误用针刺的危害性。

皮寒热者，不可附席，毛发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之络，以补手太阴。肌寒热者，肌痛，毛发焦而唇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于下，以去其血者，补足太阴，以出其汗。

骨寒热者，病无所安，汗注不休。齿未槁，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齿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骨痹，举节不用而痛，汗注，烦心。取三阴之经，补之。

身有所伤，血出多及中风寒，若有所堕坠，四肢懈惰不收，名曰体惰。取其小腹脐下三结交。三结交者，阳明太阴也，脐下三寸关元也。厥痹者，厥气上及腹。取阴阳之络，视主病也，写阳补阴经也。

槁腊：意为非常干燥。腊，干燥的意思。三阳之络：三阳，指太阳。三阳之络，指足太阳膀胱经的络穴飞扬。少阴于阴股之络：足少阴经的络穴大钟。举节：所有的关节。举，全。三结交：马莳：『盖本经为任脉，而足阳明胃、足太阴脾经之穴亦结于此，故谓之三结交也。』『厥痹者』五句：张景岳：『厥必起于四肢，厥而兼痹，其气上及于腹者，当取足太阴经之络穴公孙、足阳明经之络穴丰隆，以腹与四肢，治在脾胃也。然必视其主病者，或阴或阳而取之。』

体表寒热，疼痛不能接触床席，毛发枯燥，鼻孔发干，汗液不得出，治疗时应取足太阳经的络穴，以补手太阴经诸穴的不足。肌肉寒热，则难免肌腱疼痛，毛发焦枯，唇舌干燥，汗不得出。应取足太阳经在下肢的络穴，散放出淤血，以补足太阴经，汗就得出了。

骨骼寒热，病人烦躁不安，大汗淋漓，若是牙齿还没出现枯槁的现象，当取足少阴大腿内侧的络穴大钟，如牙齿已现枯槁，便是不治的死症。至于骨厥病的诊治也是这样。患骨痹的，全身骨节不能自由活动，疼痛异常，汗出如注，心中烦乱。治疗时可取三阴经的穴位，针刺用补法。

身体被金属利器所伤，血流甚多，且又受风寒的侵袭，或者从高处跌落，以致肢体懈怠无力，这叫做体惰，治疗时可取小腹脐下的三结交，三结交，指胃经、脾经、任脉三经相交处的关元穴。厥痹，是厥逆之气上及腹部，治疗时可取阴经或阳经的络穴，但必须察明主病的所在，在阳经用泄法，在阴经用补法。

颈侧之动脉，人迎。人迎，足阳明也，在婴筋之前。婴筋之后，手阳明也，名曰扶突。次脉，足少阳脉也，名曰天牖。次脉，足大阳也，名曰天柱。腋下动脉，臂太阴也，名曰天府。

阳迎头痛，胸满不得息，取之人迎。暴瘖气鞭，取扶突与舌本出血。暴聋气蒙，耳目不明，取天牖。暴挛痫眩，足不任身，取天柱。暴瘅内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此为天牖五部。

臂阳明有入頄遍齿者，名曰大迎。下齿龋，取之臂。恶寒补之，不恶寒泻之。足太阳有入頄徧齿者，名曰角孙。上齿龋，取之在鼻与頄前。方病之时，其脉盛，盛则写之，虚则补之。一曰取之出鼻外。

婴筋：指颈侧的筋。以颈部饰物类比而得名。《说文》：『婴，颈饰也。』臂太阴：即手太阴。阳迎：阳邪上逆。迎，逆。气鞕：指咽喉及舌体僵硬。暴聋气蒙：张景岳：『经气蒙蔽，而耳目暴有不明者。手足少阳之脉入耳中至目锐眦，少阳之气厥逆于下，则上之经脉不通，使耳目不聪不明。』暴瘅：张志聪：『瘅，消瘅。暴瘅，暴渴也。』天牖五部：这里指人迎、扶突、天牖、天柱、天府五个穴位。因天牖居中，其他四个穴位在其周围而命名。臂阳明：即手阳明。角孙：穴名。角孙在耳轮上，其处为足太阳于手少阳相通。一曰取之出鼻外：马莳：『即本经之禾髎、迎香等穴也。』

颈侧的动脉是人迎穴，人迎属足阳明胃经，在颈筋的前面。颈筋后面是手阳明经的腧穴，名叫扶突。再向后是手少阳经的天牖穴。天牖后面是足太阳经的天柱穴。腋下三寸处的动脉，是手太阴经的腧穴，名叫天府。

阳邪上逆而头痛，胸中满决，呼吸不利，当取人迎穴治之；突然失音，喉舌僵硬的，当取扶突穴刺之，并针刺舌根出血；突然耳聋，经气蒙蔽，耳失聪，目不明的，治疗时取天牖穴。突然发生拘挛、癫痫、眩晕、足软支撑不住身体，治疗时取天柱穴。突然热渴，腹气上逆，肝肺二经内蕴的火邪相互搏击，以致血逆妄行，上溢鼻口，治疗时取天府穴。以上五穴，即所谓的天牖五部。

手阳明大肠经入于颧部而遍及全齿的，叫做大迎，所以下齿龋痛应取大迎穴，其恶寒的，用补法，不恶寒的，用泄法。足太阳膀胱经入于颧部而遍及全齿的，名叫角孙，所以治疗上齿龋痛，应取角孙穴及鼻和颧骨前面的穴，在刚发病的时候，如果脉气充盛，就要用泄法，反之则用补法。另有一说，可在鼻外侧取穴施治。

足阳明有挟鼻入于面者，名曰悬颅，属口，对入系目本，视有过者取之，损有馀，益不足，反者益甚。足大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头目苦痛，取之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

热厥，取足大阴、少阳，皆留之；寒厥取足阳明、少阴于足，皆留之。舌纵涎下，烦悗，取足少阴。振寒洒洒鼓颔，不得汗出，腹胀烦悗，取手太阴。刺虚者，刺其去也；刺实者，刺其来也。

悬颅：穴名。在耳上角发际内，其处为足阳明与足少阳相通。有通项入于脑者：马莳：『此言头目痛者，当取玉枕。』眼系：即目系。参《终始》篇。『阴跷阳跷』五句：张景岳：『此云锐眦者，当作内眦也。』目内眦有睛明穴。瞋目：瞪大眼睛。舌纵：指舌体收缩无力，纵缓不收。鼓颔：两颔鼓动颤抖，俗称牙齿打战。

足阳明胃经有夹着鼻子循行而入于面部的，名叫悬颅。其经脉下行属于口，上行的由口入系于目本。应根据发病的部位取穴，泄有余，补不足；若取之不当，则可能泄不足，补有余，而适得其反了！足太阳膀胱经过颈入于脑部，直接连属于目本的叫做眼系。若头目疼痛，可在头项中两筋间取穴。此脉入脑后，分别联属于阴阳二跷脉，阴阳交会，阳入里，阴出外，交会于眼的内角。如果阳气偏盛，则两目张开，如果阴气偏盛，则两目闭合。

热厥症，取足太阴脾经、足少阳肝经进行治疗。寒厥症，取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进行治疗，都应该留针。舌纵缓不收。口角流涎，胸中烦闷的，当取手太阴肺经穴。针刺正气虚的病症，应顺着脉气的去向施以补法；针刺邪气实的病症，应迎着脉气的来向施以泄法。

春取络脉，夏取分腠，秋取气口，冬取经输。凡此四时，各以时为齐。络脉治皮肤，分腠治肌肉，气口治筋脉，经输治骨髓、五脏。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腓者，腨也；背三；五藏之腧四；项五。此五部有痈疽者，死。

病始手臂者，先取手阳明、太阴而汗出；病始头首者，先取项太阳而汗出；病始足胫者，先取足阳明而汗出。臂太阴可汗出，足阳明可汗出，故取阴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阳；取阳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阴。

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则精泄；不中而去，则致气。精泄，则病甚而恇；致气，则生为痈疽也。

以时为齐：指针刺的部位和深浅应与时令的特征相适应，相协调。齐，做『剂』，为方剂的意思。伏兔：阳明胃经穴名，在膝上六寸。腓：即足肚。肾脉上腨内之筑宾穴。背：五脏之所系。腧：五脏之所主。项：诸阳之要道。致气：邪气凝聚不散的意思。

春季用针取穴于络脉；夏季用针取穴于肌肉与皮肤间；秋季用针取穴于气口，冬季用针取穴于经脉。凡此四时行针，应与时令的特征相适应、相协调。取络穴脉穴可治皮肤，取肌肤间穴可治肌肉，取气口穴可治筋脉，取各经脉之穴则可治骨髓和五脏诸病。五脏在身体有五个重要部位：伏兔其一，小腿其二，背部（督脉及膀胱经所行处——译注）其三，五脏输穴其四，项部其五。此五部患痈疽者，为不治之症。

疾病始于手臂的，可先取手阳明大肠经、手太阴肺经的穴位，使其出汗；疾病始于头部的，可先取项部足太阳膀胱经的穴位，使其出汗；疾病开始发生在足部胫部的，可先取足阳明胃经的穴位，使其出汗。针刺手太阴经的诸穴可令汗出，针刺足阳明经诸穴也可令汗出。针刺阴经而出汗过多的，可取阳经穴来止汗；针刺阳经而出汗过多的，可取阴经穴来止汗。

大凡错误用针造成的危害有：一是刺中病邪而留针不去，使病人精气耗泄；二是尚未刺中病邪就立即出针，使邪气凝聚不散。精气耗泄会使病情加重而身体孱弱，邪气凝聚不散则能引起痈疽之症。

癫狂病第二十二

本篇内容讨论癫病的分类、病证特点、治疗方法及判断死证的依据等；狂病的病因、症状特征和治疗方法；风逆病和厥逆病的症状表现和治疗方法。

目眦：外决于面者，为锐眦；在内近鼻者，为内眦；上为外眦，下为内眦。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甚，作极已而烦心，候之于颜，取手太阳、阳明、太阴，血变为止。癫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阳明、太阳。左强者，攻其右；右强者，攻其左，血变而止。癫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阳、阳明、太阴、手大阳，血变而止。

决：通『缺』，凹陷。下为内眦：按：本节专解释目眦，与本篇癫狂关系不大，或为衍文。手太阳、阳明、太阴：张景岳：『当取手太阳支正、小海，手阳明偏厉、温溜，手太阴太渊、列缺等穴。』『左强者』四句：左右牵引，病多在络，所以应用缪刺法。马莳：『凡症候脉体，左强、右强，俱不病也。其不强者为病，故左强攻右，右强攻左。』足太阳、阳明、太阴、手太阳：张景岳：『足太阳之委阳、飞扬、仆参、金门，足阳明三里、解溪，足太阴隐白、公孙皆主之。手太阳脉经穴同前。』

眼角向外开裂于面颊一侧的，称为锐眦；内侧靠近鼻的，称为内眦，而上眼胞属于外眦，下眼胞属于内眦。癫病发作时，病人先是出现精神抑郁、闷闷不乐，感到头部沉重而疼痛，双目上视，眼睛发红。癫病患者在严重发作之后就会出现心中烦乱。诊断的时候，可以通过观察其天庭部位的色泽来预知其发作。治疗这一类型的癫病时应取手太阳经、手阳明经和手太阴经的穴位，针刺泻其恶血，待其血色由紫暗的颜色变为正常了以后止针。癫病开始发作时角牵引歪斜，啼哭、呼叫、喘咳、心悸等症状出现时，应取手阳明大肠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穴位治疗，观察病情的变化，掌握其牵引的方向，左侧痉挛就在右侧经脉的穴位上施针，右侧痉挛就在左侧经脉的穴位上施针，针刺出血，直到血色变正常之后才能止针。癫病开始发作的时候出现身体僵硬，脊柱疼痛的症状，治疗时选取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太阳小肠经的穴位，放血，血色变得正常之后才能止针。

治癫疾者，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病至，视之有过者写之，置其血于瓠壶之中，至其发时，血独动矣，不动，灸穷骨二十壮。穷骨者，骶骨也。

骨癫疾者，顑齿诸腧分肉皆满，而骨居汗出，烦悗。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筋癫疾者，身倦挛急，大刺项大经之大杼脉。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脉癫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挟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诸分肉本输。呕吐沃沫，气下泄，不治。癫疾者，疾发如狂者，死，不治。

瓠：音壶，葫芦。骨癫疾：张景岳：『骨癫疾者，病深在骨也。』顑：音坎，指口外、颊前、颐上的部位，相当于腮部。身倦：身曲不伸。倦，通『卷』，蜷，曲。大杼脉：足太阳膀胱经的大杼穴。

要想很好地治疗癫病，就应该常与患者居住在一起，观察其发病过程中的情况和变化，取得丰富的资料。在发病的时候，观察其症状特点，判断病邪之所在，并断定发病时当取何经穴治疗。到病发的时候，取邪气最盛的经脉，选适当的穴位以泻法针刺，并取其血置于一个葫芦里，下一次这个病人将要发病的时候，这个葫芦中的血就会动起来。如果不动，灸穷骨二十壮，穷骨就是骶骨，可以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病位在骨的癫病，在腮、齿的各腧穴的分肉之间，因邪气壅滞而胀满，骨骼强直，汗出、胸中烦闷，噩大量的涎沫，气陷于下，这是难以治愈的病症。

病位在筋的癫病，身体蜷曲，筋脉拘挛抽搐，脉大。治疗时可以针刺颈项部的足太阳膀胱经的大杼穴。若见呕吐大量涎沫，气泄于下，就是不能治愈的症候了。

癫病的病位在脉，表现为突然仆倒，四肢经脉都表现为满胀而纵缓。要是经脉胀满的，就针刺放血，使恶血尽出；若经脉不满，可以灸颈项两侧的足太阳膀胱经，并灸带脉上距腰三寸的部位，这两个部位经脉上的分肉和腧穴，都是可以酌情取用的。如果吐大量涎沫，气泄于下，就是无法治愈的症候。另外，癫病在发作时像发狂一样的症候，也是不治的死症。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阳、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大阴、阳明。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舌下少阴，视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释之也。

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阳、太阴、阳明、足太阴、头、两顑。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阴、太阳、阳明，后取手太阴、太阳、阳明。狂而新发，未应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动脉，及盛者见血，有顷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壮。

得之忧饥：杨上善：『人之狂病，先因忧结之甚，不能去解于心，又由饥虚，遂神志失守，则自悲、喜忘喜怒。』手太阴、阳明：指手太阴经的太渊、列缺穴，手阳明经的偏历、温溜穴。足太阳、阳明：指足太阴经的隐白、公孙穴，足阳明经的三里、解溪穴。自高贤也：自认为高洁、贤良优于他人。自辩智也：自认为能言有才，胜于他人。

狂病的发生，先见情绪低落，感到悲伤，善忘事，容易发怒，常常恐惧，得这种病大多是由过度的忧伤和饥饿所致。治疗时应针刺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的腧穴放血，直到血色变为正常以后方可止针，还可以针刺足太阴经和足阳明经的穴位配合治疗。狂病开始发作的时候，病人睡眠很少，不感到饥饿，认为自己是十分贤德的圣人，是最聪明的人，并且以为自己极其尊贵，常常谩骂不休，日夜不停。治疗时应针刺手阳明经、手太阳经、手太阴经、舌下和手少阴经的腧穴，根据病情，以上各条中，凡是经脉气血充盛的，就可以点刺出血，不充盛的就不能放血。

表现为言语狂妄、善惊、好笑、高声歌唱、行为狂妄没有休止的狂病，其患病原因一般是受到了极大的恐惧。治疗时应该针刺手阳明经、手太阳经和手太阴经的穴位。狂病的症状表现为总是看见异物，听到异常的声音，时常呼叫，是由于神气衰少而致。治疗时应取手太阳经、手太阴经、手阳明经、足太阴经及头部和两腮的穴位。狂病患者食量过大，幻视常似见鬼神，常笑但是不发出笑声，是由于大喜伤及心神所致。治疗时应取足太阴经、足太阳经、足阳明经的穴位，配以手太阴经、手太阳经和手阳明经的穴位。狂病属于新起的，还没有见到以上诸症，治疗时先取足厥阴经的左右曲泉穴两侧的动脉，邪气盛的经脉就用放血疗法，病很快就能痊愈。如果是仍然不好，就依照前述的治法针刺，并灸骶骨二十壮。

风逆，暴四肢肿，身漯漯，唏然时寒饥则烦，饱则善变，取手太阴表里、足少阴阳明之经，肉凊取荥，骨凊取井、经也。

厥逆为病也，足暴凊，胸若将裂，肠若将以刀切之，烦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涩。暖，取足少阴；凊，取足阳明。凊则补之，温则写之。

厥逆腹胀满，肠鸣，胸满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胁劾而动手者，与背腧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

内闭不得溲，刺足少阴、太阳与骶上，以长针。气逆，则取其太阴、阳明、厥阴，甚，取少阴、阳明动者之经也。

少气，身漯漯也，言吸吸也，骨痠体重，懈惰不能动，补足少阴。短气，息短不属，动作气索，补足少阴，去血络也。

风逆：外感风邪，厥气内逆。身漯漯：形容身体颤抖如被水淋。唏然时寒：寒战时发出唏嘘之声。凊：寒冷之意。足少阴：指足少阴经的涌泉、然谷穴。足阳明：指足阳明经的厉兑、内庭、解溪、丰隆等穴。下胸二胁劾而动手者：即胸下两胁之间，指章门、期门穴。背腧：指肺俞与膈俞之间的腧穴。足少阴、太阳与骶上：指涌泉、筑宾、委阳、飞扬、仆参、金门及长强等穴。太阴、阳明、厥阴，甚取少阴、阳明，动者之经：指隐白、公孙、三里、解溪、章门、期门等穴，以及足少阴、足阳明发生变动的某经腧穴。吸吸：气少，言语不能接续。气索：正气消索，即正气衰弱。

风逆病的表现为突发的四肢肿，全身像被水淋一样发冷战栗，口中发出唏嘘的声音，饥饿时心中烦闷，吃饱后动扰不宁。治疗的时候应该针刺手太阴肺经和与之相对应的手阳明大肠经，及足少阴肾经和足阳明胃经的腧穴。如果病人感到肌肉发冷，就选取上述经脉的荥穴治疗；如果病人感到寒冷入骨，就针刺上述经脉的井穴和经穴。

厥逆病的表现为腹部胀满，肠鸣，胸中满胀而呼吸不利，治疗时应针刺胸部之下的两胁部的穴位，取穴时让病人咳嗽，同时将手放在胁肋部，感到应手而动的地方就是穴位；再取背部的穴位，用手按压该穴时，患者马上感到畅快。

若有小便不通、无尿的症状，就针刺足少阴经、足太阳经，并用长针刺尾骨之上的穴位；若感到气上逆，就针刺足太阴经、足阳明经的腧穴，气逆较严重的，还可以针刺足少阴肾经和足阳明胃经上利于行气的腧穴。

正气衰少的病人，全身战栗，说话时还发出唏嘘的声音，身体酸重，四肢乏力，不愿活动，治疗时应补足少阴肾经之气。短气的病人，呼吸急迫短促而不能连续，身体只要有动作就会使呼吸更加困难，治疗时应施针以补足少阴肾经，有血络瘀阻的，就去其血络。

热病第二十三

本篇内容讨论偏枯和痱病的症状表现、轻重的辨别及治疗方法，和根据热病患者寸口脉和人迎脉的不同征象进行针刺的内容；热邪人五脏的证候、针刺部位、以及治疗不愈时的调治方法；热病的几种特殊证型及危重证候的表现和治疗；热病禁刺的九种情况；治疗热病的五十九个穴位；心疝、喉痹、风痉、癃等几种热病的特殊证型的刺治方法。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馀，乃可复也。

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病先起于阳，复入于阴者，先取其阳，后取其阴，浮而取之。

偏枯：病名。相当于今天的脑血管病。张志聪：『是风寒之邪，偏中于形身，则身偏不用而痛。夫心主言，肾藏志。言不变，志不乱，此病在于分腠之间，而不伤于内也。』巨针：即大针。痱：音义同『废』，又称为『风痱』，同偏枯一样，皆有一侧肢体痿废不用，但二者有所区别，偏枯无意识障碍，风痱有意识障碍，相当于中风病中藏腑的阶段。先起于阳，复入于阴：阳指分腠经络，阴指内脏，藏腑之间又以腑为阳，脏为阴。张景岳：『此下不言先起于阴者，病始于阴，直中脏也，多不可治，故不复言之。』

偏枯病，表现为半身不遂而疼痛，如果病人言语如常，神志清楚，表明病邪尚在分肉腠理之间，并未入里。治疗时可以让病人卧床并发汗，再用九针中的大针治疗。补其不足，泻其有余，就可以康复了。

痱病的症状，身上没有疼痛的感觉，四肢弛缓，不能屈伸，神志有些混乱，但不严重，语言虽然模糊，但令人可辨，是病情较轻的，尚可以治疗；如果病情严重，已经不能言语的，就难以治疗了。如果痱病先起于阳分，而后深入阴分，治疗时应该先取阳经，后取阴经，对于痱病的治疗，针刺的程度应该比较浮浅。

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写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

热病七日八日，脉口动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

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

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

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数，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

气口静、人迎躁者：气口主阴，人迎主阳。气口静而人迎躁，是邪在阳分而未入阴分。五十九刺：即治疗热病的五十九个腧穴。不汗出则泄：可刺之证当急治，虽不得汗，邪热亦可从此处外泄。手大指间：少商穴。勿刺肤：身热脉躁的现象不能随汗而解，如果再刺肤表，徒伤其气，所以说『勿刺肤』。勿腠刺之：不要刺分腠。张志聪：『热病七八日，脉不躁者，外已解也。脉即躁而不散数，此邪热虽未去，而正气不伤。后三日，乃再经之十一日，此复传于里阴，必得阴液之汗而解，故未曾汗者，勿腠刺之，当取汗于阴也。若三日不汗，乃阳热盛而阴气已绝，故至四日而死。』

热病的第三天，如果气口的脉象平稳，而人迎部的脉象躁动，这是邪在表而未入里，治疗可选阳经上治疗热病的五十九个腧穴进行针刺，以达到祛除在表之热邪，使邪气随汗而解的作用。同时实其阴经，益阴精的不足。发热很严重的病人，气口和人迎的脉象都显得很沉静，此为阳病见阴症，一般不允许针刺；如果还有针刺的可能性，就必须用疾刺法，虽没有汗出，但依然可泻出热邪。所谓不能针刺，是由于脉症不符，而见死症的征象。

热病已经七、八日，气的脉象躁动，病人气喘而头晕眩的，应马上针刺治疗，使汗出热散，应取手大指间的穴位浅刺。

热病已经七、八天，若是脉象微小，是正气不足的表现，病人尿血，口中干燥，是阳盛阴竭，一天半即将死亡；若是见到代脉，是脏气已衰，一日就会死亡。热病已经出汗，可是脉象还是躁而不静，气喘，并且不久热势又起的，不可针刺。若是气喘加剧，就会死亡。

热病已经七、八天，脉象已经不躁，或是有躁象但不散不疾者，是邪气犹在，在后面的三天之中，能发汗的，邪气随汗而解；若是三天后仍未汗出，是正气已衰，到第四日死亡。在没有得汗的情况之下是不能针刺的。

热病，先肤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苛轸鼻。索皮于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

热病，先身涩，倚而热，烦悗，干唇口嗌，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肤胀口干，寒汗出。索脉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

热病，嗌干多饮，善惊，卧不能起，取之肤肉，以第六针，五十九。目眦青。索肉于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

热病，面青，脑痛，手足躁，取之筋间，以第四针。于四逆，筋躄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

第一针：根据九针排序，第一针是镵针。下文第六针等，其取义均同。苛轸鼻：即鼻子上生细小的疹子。苛，细小；轸，音义同疹。索皮于肺：肺主皮毛，治皮病当取肺经。下文『索脉于心』等，其取义均同。不得索之火：杨上善：『此皮毛病，求之肺俞，不得求之心俞，以其心火克肺金也。』下文『不得索之水』等，其取义均同。身涩：不爽。倚：无力。张景岳：『涩，燥涩也。倚，无力也。』四逆：四肢厥逆。筋躄：肝主筋，筋躄则足不能行。张景岳：『筋躄者，足不能行也。』目浸：眼泪汪汪，浸淫不收。张景岳：『目浸者，泪出不收也。』

热病患者，先有皮肤痛、鼻塞、面部浮肿症状的，是热伤皮毛的症候，治疗的时候应该浅刺各经的皮部，由九针中的第一针(镵针)在热病的五十九腧穴中选穴针刺；若是鼻生小疹，也是邪在皮毛的表现，因肺合皮毛，因此治疗要从肺经入手。如治疗无效，应从属火的心经腧穴入手治疗，因为火热属心，心火克制肺金。

热病初起，感到身体艰涩不爽，心中烦闷，唇燥咽干，应当刺其血脉，用九针中的第一针(镵针)，在热病五十九穴中选穴施针。若是腹胀，口中干，出冷汗，是邪在血脉，因心主血脉，因此当治疗心经的腧穴。如治疗无效，应从属水的肾经腧穴入手，因为肾水能克心火。

热病，表现为咽中干，口渴喜饮，易受惊吓，不能安卧的，是邪客肌肉的病变，治疗时应用九针中的第六针（员利针）针刺热病五十九穴中的穴位。若眼角色青，属于脾经的病变，脾主肉，所以治疗时应当针刺至肌肉，从脾经入手。如治疗无效，应从肝主之木进行论治，因为肝木克脾土。

热病，面色青，头脑中痛，手足躁动等症，是邪客于筋的病变，治疗时应当针刺至筋。当用九针中的第四针（锋针），在手足四肢不利的地方施针。若是足不能行，泪出而不止，属于肝经的病患，肝主筋，所以刺至筋，也就是从肝论治。如无效，应从肺金论治，因为肺金克肝木。

热病，数惊，瘈瘲而狂，取之脉，以第四针，急写有馀者。癫疾，毛发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

热病，身重骨痛，耳聋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针，五十九刺。骨病不食，啮齿耳青。索骨于肾，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

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可治。

热病，头痛，颞颥目脉痛，善衄，厥热病也，取之以第三针，视有馀不足。寒热痔。

阴颇有寒者：张志聪：『阳热甚而颇有寒者，在内之热，交争于外也。』颞颥：指眉棱骨外后方的颞骨。

热病，表现为惊痫多次发作，手足抽搐，精神狂乱，是邪热入心。治疗时应该深刺直至血络，用九针中的第四针(锋针)，迅速泻其有余的邪热。若是时发癫病，毛发脱落，属于心经的病患，应治心所主之血脉。如无效，则应从肾水论治，因为肾水克制心火。

热病，表现为身体酸重，周身骨节疼痛，耳聋，双目常闭不欲开的症状，是邪热入肾，应刺深至骨，用九针中的第四针(锋针)，在热病五十九穴中选穴施针。若是骨病而不能食，牙齿相磨，双耳色青，属于肾经的病患，应当刺骨，是肾经所主。如无效，则应从脾土论治，因为脾土克肾水。

热病，表现为不知疼痛，耳聋，四肢不能灵活收放，口干，阳气偏盛的时候发热，阴气偏盛的时候发冷，这是邪热深入骨髓的症候，是死症，无可救治。

热病，表现为头痛，鬓骨的部位和眼睛周围的筋脉抽搐作痛，易出鼻血，这是厥热病，是热邪逆于上的病症，治疗时应用九针当中的第三针(针)，根据其病情的虚实，以泻其有余，补其不足。热厥病当中还应该注意，常会有寒热痔疮的发生。

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针于其腧及下诸指间。索气于胃胳，得气也。

热病，挟脐急痛，胸胁满，取之涌泉与阴陵泉，取以第四针，针嗌里。

热病，而汗且出，及脉顺可汗者，取之鱼际、大渊、大都、大白，写之则热去，补之则汗出，汗出太甚，取内踝上横脉以止之。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

热病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于其腧及下诸指间：指脾胃二经的『输穴』太白、陷谷，以及足五趾间的腧穴左右共八穴。胃络：丰隆穴。嗌里：即廉泉穴。内踝上横脉：即三阴交穴。

热病，表现为身体沉重，胃肠灼热的，为邪热在脾胃所致，可以用九针中的第四针，刺脾胃二经的腧穴，并取在下部的各足趾间的穴位。同时还可以针刺胃经的络脉，得气为佳。

热病，表现为脐周围突然疼痛，胸胁满胀，是邪在足少阴、太阴二经的表现，治疗时应用九针中的第四针刺涌泉穴与阴陵泉穴，因肾、脾二经均上络于咽喉部位，故又可针刺舌下的廉泉穴。

热病，汗出后，脉象表现为安静的，为顺，是阳证得阳脉，脉证相合，表明可以继续发汗，针刺手太阴肺经的鱼际、太渊、大都、太白穴，用泻法刺之则热去，若是用补法就可以继续发汗。汗出太过的，可以针刺内踝上的三阴交穴，泻之则汗止。

热病，虽然出了汗，但是脉象仍然躁盛的，这是阴气欲绝，孤阳不敛，为死症；出汗之后脉象即平静安顺的，是顺症，预后良好。

热病脉象躁盛，但是已不能出汗的，这是阳气欲绝的死症；脉象躁盛，但发汗之后脉象马上表现为平静的，预后良好。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瘈疭，齿噤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外内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一寸旁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者各一，项中一，凡六痏；巅上一，囟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

：牙齿相互摩切。五十九刺：指适应于治疗热病的五十九个腧穴，即两手外侧的少泽、冲关、商阳；内侧的少商、中冲、少冲，共十二穴。手五指间的后溪、中渚、三间、少府，左右共八穴。头部的五处、承光、通天、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共十六穴。耳前的听会二穴。耳后的完骨二穴。口下的承浆一穴。项中的痖门一穴。又百会、卤会、神庭、风府、廉泉各一穴，风池、天柱各二穴。合计五十九穴。痏：穴位。

热病有九种情况是禁用针刺疗法的。第一，不出汗，两颧发红、呃逆，是虚阳上越的死症；第二，泄泻、腹中胀满严重的，为脾气败绝的死症；第三，双目视物不清、发热不退，是精气衰竭的死症；第四，老人和婴儿，发热而腹中满胀，这是邪热伤脾的死症；第五，不出汗，呕血、下血，为阴血耗伤的死症；第六，舌根已烂，热仍不止，为阴气大伤的死症；第七，咳血衄血，不出汗，即使是出汗，也达不到足部的，为真阴耗竭的死症；第八，热邪已入骨髓，是肾阴衰竭的死症；第九，发热而出现痉病，是耗伤阴血，热极生风的死症，发热而出现痉病时，会出现腰背角弓反张、抽搐、口噤不开和牙齿切磨的表现。上述几种情况，都是热邪过盛、真阴耗竭的死症，故不可施针。

什么是热病针刺常用的五十九个穴位呢？两手指端外侧各三穴，内侧亦各三穴，左右共十二穴；在五指之间各有一穴，双手共为八穴，双足亦是如此；头部入发际一寸处两旁开各三穴，共六穴，在入发际三寸处的两旁各五穴，双侧共十穴；耳前后各一穴，口下一穴，项中一穴，共为六穴；巅顶一穴，囟会一穴，前后发际各一穴，廉泉一穴，左右风池共二穴，左右天柱共二穴，共计九穴。上述各部位的穴位合起来一共是五十九穴。

气满胸中，喘息，取足太阴大指之端去爪甲如薤叶，寒则留之，热则疾之，气下乃止。

心疝暴痛，取足太阴厥阴，尽刺去其血络。

喉痹舌卷，口中干，烦心，心痛，臂内廉痛不可及头，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叶。

目中赤痛，从内眦始，取之阴跷。

薤叶：薤，植物名。俗名小蒜。薤叶，宽约一分，在此指隐白穴的距离。心疝：一种由心气郁积引起的疝病，以少腹部疼痛、有积块为证候特点。喉痹：咽喉部因气血瘀阻或者痰火上泛而闭塞不通的疾病。韭叶：韭菜叶，宽约一分左右，在此指无名指抓甲下关冲穴。阴跷：照海穴。

胸中气满，喘息急促，治疗时应取足太阴大趾之端的穴位，位置在距爪甲角如韭菜叶宽的地方，若是寒症。就用留针的方法治疗；若是热证，就用疾刺法治疗，直到上逆之气下降，喘息停止为止。

心疝病，表现为腹中突然剧痛的，应针刺足太阴经和足厥阴经，使用放血的疗法，尽数祛除其经脉上的血络，以泻其邪。喉痹，舌卷曲不伸，口干，心烦、心痛，手臂内侧疼痛，不能上举到头部，治疗可针刺手无名指小指侧的指端穴位，据爪甲约有韭菜叶宽的位置上。

双目红赤疼痛，从内眼角起，内眼角是阴阳跷脉会合之处，治疗时可以取用阴跷脉的起点照海穴施针。

风痉，身反折，先取足太阳及腘中，及血络出血，中有寒，取三里。

癃，取之阴跷及三毛上，及血络出血。

男子如蛊，女子如怚，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也。

腘中：委中穴。三毛上：指大敦穴。蛊：形容男子的胀病，如犯蛊毒。怚：指女子的郁病。

风痉出现颈项强直，角弓反张等症状，应该先取足太阳经脉及腘窝中的委中穴施针，并在浅表的络脉上刺血络出血。内有寒的，应取足阳明经的足三里穴。

癃闭，治疗时可以取用阴跷脉的起点照海穴，和足厥阴经位于足大趾外侧三毛上的大敦穴，并在表浅的血络上放血以泻邪气。

男子患了腹胀蛊病，女子患了郁阻之病，表现为腰脊如同要分解开一样疼痛，不思饮食，治疗时应先点刺涌泉穴出血，观察足背上有血络盛满的地方，也要全部点刺出血，以泻邪气。

卷　十

厥病第二十四

本篇内容论述因经气上逆引起的头痛、心痛等病的症状、治疗和预后等内容，各种厥头痛和真头痛的症状特点和治疗方法；不能使用针刺的头痛类型，各种厥心痛和真心痛的主要症状、证候分类和治疗方法，以及虫瘕、耳聋、下肢活动不利、下血证和风痹证等病证的症状、治疗和预后等。

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阳明、太阴。

厥头痛，头脉痛，心悲，善泣，视头动脉反盛者，刺尽去血，后调足厥阴。

厥头痛，贞贞头重而痛，写头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阴，后取足少阴。

厥头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头面左右动脉，后取足太阴。

厥头痛，项先痛，腰脊为应，先取天柱，后取足太阳。

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有热，写出其血，后取足少阳。

厥头痛：张景岳：『厥，逆也。邪逆于经，上干头脑而为痛者，曰厥头痛也。』头脉痛：头部沿一定的经脉循行处疼痛。贞贞：不移动。贞，固定。头上五行，行五：头部五条经脉线路，每条经脉上各有五个穴位。即正中督脉的上星、卤会、前顶、百会、后顶；两旁足太阳经的五处、 承光、通天、络却、玉枕；又两旁足少阴经的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共二十五穴。意：通『噫』，叹气。头面左右动脉：指足阳明脉。

经气上逆而头痛，若表现为面部浮肿，心烦等症状，可以选取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的穴位针刺治疗。

经气上逆而头痛，若表现为头部血络胀痛，心情悲忧，常常哭泣，诊察其头部络脉搏动明显者，针刺放血，然后调治足厥阴肝经。

经气上逆而头痛，若表现为头沉重而痛，痛处不移，应选取头上纵行排列的五条经脉中的穴位，每行中选取五个，针刺以泻其邪，泻手少阴心经，然后调补足少阴肾经。

经气上逆而头痛，表现为记忆力减退，头痛时用手按头，却找不到疼痛的具体位置，治疗时可以取头面左右的动脉进行针刺，泻其邪气，然后可以再针刺足太阴脾经加以调理。

经气上逆而头痛，表现为项部先痛，随后腰脊相应作痛，治疗时应先以泻法针刺足太阳膀胱经的天柱穴，然后再取足太阳经的其他相应穴位治疗。

经气上逆而头痛，表现为头痛严重，耳前后的脉络发热，治疗时应先刺破脉络以放其血，然后取足少阳经调治。

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

头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击堕，恶血在于内，若肉伤，痛未已，可则刺，不可远取也。

头痛不可刺者，大痹为恶，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

头半寒痛，先取手少阳、阳明，后取足少阳、阳明。

真头痛：《难经·六十难》：『入连在脑者，名真头痛。』手足寒至节：虞庶：『头脑中痛甚而手足冷至肘膝者，名真头痛。其寒气入深故也。风寒之气，循风府入于脑。』大痹：张景岳：『痹之甚者，谓之大痹，其证则风寒湿三气杂至，合成恶患，令人头痛。』为恶：犹为害。

真头痛，疼痛剧烈，全脑尽痛，手足冰冷到肘膝关节的，为不治之死症。

以下几种头痛是不能取远端的腧穴治疗的撞击跌仆之类的外伤，致使瘀血内留的，不能远端取穴；若是因肌肉损伤而。疼痛不止，只能在局部针刺止痛，不可远端取穴。

不能使用针刺方法治疗的头痛是严重的痹证造成的头痛，若是每天都发作，针刺之后可以暂时缓解症状，但是不能根治。

偏头痛，而且伴有半边发凉的，治疗时可以先选取手少阳三焦经、手阳明大肠经的腧穴，再选取足少阳胆经、足阳明胃经的腧穴针刺治疗。

厥心痛，与背相控，善瘈，如从后触其心，伛偻者，肾心痛也，先取京骨、昆仑，发狂不已，取然谷。

厥心痛，腹胀胸满，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大白。

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大溪。

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大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间、大冲。

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肺心痛也。取之鱼际、大渊。

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

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于腧。

厥心痛：五脏气机逆乱而致的心痛。《难经·第六十难》：『其五藏气相干，名厥心痛。』古人所谓的心痛，有些不是今天理解的心脏病所致的疼痛，而是胃脘部的疼痛。若：或。徒居：闲居，休息。真心痛：是邪气直犯心脏的一种心痛病。相当于现在的较严重的心脏病，如心绞痛发作或心肌梗死等病。

厥心痛牵引到后背，拘急抽掣，如同从背后撞击心脏一样，病人痛得弯腰曲背，这是肾经邪气上犯于心的心痛病，故名为肾心痛。治疗时应先取足太阳膀胱经的京骨穴和昆仑穴。若针后痛仍不止，就取足少阴肾经的然谷穴。

厥心痛，腹胀，胸中满闷，心痛十分严重的，属于胃经的邪气犯心的病症，故名胃心痛。治疗应取足太阴脾经的大都、太白二穴。

厥心痛，其痛如同锥子刺心一般剧烈，心痛十分严重，这是脾气犯心所致，故名为脾心痛。应该针刺足少阴肾经的然谷、太溪两穴。

厥心痛，面色苍青如同死灰一般，不能深呼吸，这是肝气犯心所致，故名为肝心痛。治疗时应取足厥阴肝经的行间、太冲二穴。

厥心痛，卧床休息或是闲暇安静的时候疼痛不甚，一旦有所动作，疼痛就会加剧，面色不变，这是肺气逆乱犯心所致，故名为肺心痛，治疗时应取手太阴肺经的鱼际、太渊穴。

真心痛，发作的时候手足冰冷，直至肘膝部位，心痛极其严重，经常是早上发作到晚上就死亡，或者晚上发作早上就死亡了。

心痛病不能使用针刺疗法的症候是，体内有瘀血和积聚的实症，为有形的实邪，不能用针刺腧穴以调理经气的方法来治疗。

肠中有虫瘕及蛟蛔，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肠痛，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蛔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恋腹痛形中上者。

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耵聍，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耳鸣，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后取足。

足髀不可举，侧而取之，在枢合中，以员利针，大针不可。刺病注下血，取曲泉。

风痹淫泺，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泺，烦心头痛，时呕时悗，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

虫瘕：由寄生虫结聚于肠中形成的瘕病。蛟蛔：泛指蛔虫等肠寄生虫。耳中：听宫穴。耳前动脉：耳门穴。耵聍：即耳垢、耳屎。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指无名指的关冲穴与足第四趾的窍阴穴。手中指爪甲上：指中冲穴。足：指大敦穴。淫泺：形容疾病浸淫发展，直到成为痼疾。

肠中有虫聚集成瘕，或有寄生虫者，治疗的时候不能使用小针；虫病引起的心腹疼痛，表现为心中烦闷不舒，或者腹中有积聚之肿块，可以上下移动，时痛时止，腹内发热，口渴而流涎，是肠中有寄生虫活动所致。治疗时，用手按住肿块或者疼痛的地方，使之不能移动，用大针刺入，直到虫不动了的时候，再拔出针。只要出现满腹疼痛，烦闷不舒，腹中肿物上下移动的虫病，就用这种方法治疗。

耳聋，听不到声音，针刺位于耳中的穴位；耳鸣，针刺耳前动脉处的耳门穴。耳内疼痛，不能针刺的是指耳中有脓，或有干耳垢，以致听觉失常。治疗耳聋应针刺手足无名指指甲上方与肉交界处的穴位，先刺手上的穴位，后刺足部的穴位；耳鸣应取手足中指(趾)的指(趾)甲上方的穴位，左耳鸣取右侧手足穴位，右耳鸣取左侧手足穴位，先取手上的穴位，后取足部的穴位。

大腿不能屈伸活动，令病人侧卧，取大转子处的环跳穴，使用九针中的员利针，不要使用大针。因肝不藏血而下血的，针刺曲泉穴治疗。

风痹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甚至到了不可治疗的情况下，有时像足踏冰块一样寒冷，有时又像双足浸泡在滚烫的汤水中一样。下肢的严重病变向体内浸淫发展，就会出现心烦、头痛、呕吐、满闷的症状，还有目眩之后马上出汗，时间长了目眩更甚；情绪波动，有时悲伤，有时喜悦，有时恐惧，有时气短、心中不悦。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年，就会死亡。

病本第二十五

本篇内容根据病症先后发生次序，及病情的轻重缓急来确定治疗方法，何时取本，何时取标。病轻的时候可以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病势急而重，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讨论了逆证、寒证、热证、腹泻、中满、大小便不利以及病之有余不足等症状和治疗；中满及大小便不利时，不管是标还是本，必须先治疗的原则。

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中满者，治其标；先病后泄者，治其本；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

有客气，有同气。大小便不利，治其标；大小便利，治其本。

病发而有馀，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详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为独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也。

本：事物的根本。这里指疾病的根本、源头。标：由『本』引发出来的其他事物。客气：邪气的意思，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实症。同气：正气的意思，这里可以理解为虚症。以意调之：意思是先治标还是先治本要根据不同的病情来定，原则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并行：标本兼治。独行：单独用治标或治本的一种方法。

病在先而后出现厥逆的，应先治其本病；厥逆在先而后生病变的，应先治其厥逆。先患寒性病，而后发生其他病变的，当治疗其先寒；先有某病，而后出现寒证的，当治疗其先病；先患热证，而后发生其他病变的，当治疗其先热；先有某病而后发生泄泻的，当治其原病以为本；先有泄泻而后发生其他疾病的，应以先治泄泻为本，必须先调治好泄泻，然后才可治其他病。如果先有了某种病后发生腹中满闷的，则应先治中满之标；如果先有中满，而后导致心烦不舒畅的，则应治中满之本。

病有忌外邪者，有忌内邪者，凡出现大小便不通利的症状时，先治大小便不利之标；大小便通利的，则以治其先病为本。

疾病发作而实症有余，说明邪气变本为标，当先治邪气有余的，后治其他的征候。疾病发作而出现正气不足的症征现象，则说明正气不足变标为本，应当先扶人体的正气，再祛除病邪。总之，必须谨慎地详察病情，根据病症的轻重缓急而精心调治。病情轻缓的可以采取标本兼治，病情急重的，则需分步治疗，或先治标，或先治本。就像对先有大小便不通利而后发生其他疾病的，应分步先治大小便不利的本病那样。

杂病第二十六

本篇内容主要论述了厥、嗌干、膝痛、喉痹、疟的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齿痛、耳聋、衄、喜怒、痛、腹满的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心痛、腹痛、痿厥等的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

厥，挟脊而痛者至顶，头沈沈然，目然，腰脊强，取足太阳腘中血络。

厥，胸满面肿，唇漯漯然，暴言难，甚则不能言，取足阳明。

厥，气走喉而不能言，手足青，大便不利，取足少阴。

厥而腹嚮嚮然，多寒气，腹中，便溲难，取足太阴。

䀮䀮然：看不清东西，目不明。唇漯漯然：即口唇肿起，口涎不收之意。嚮嚮：腹部膨胀，弹之有声。：象声词，流水声。喻腹中肠鸣。

厥病，上逆之气导致脊柱两侧疼痛直达巅顶，头部昏昏沉沉，双目视物不清，腰背强直，这是足太阳经的病变．治疗时应取足太阳经的委中穴处的血络，点刺出血以泻邪气。

厥病胸中满闷，面部肿胀，涎液不能收，突然出现言语困难，甚至不能言语的，这是足阳明胃经的病变，应取足阳明经的穴位。

气向上逆充塞咽喉，致使不能言语，手足清冷，大便不通，是足少阴肾经的病变，治疗时应取肾经的穴位。

厥气上逆而腹中胀满，寒气内盛，肠鸣，大小便不利等，病变在足太阴脾经，治疗时应取足太阴脾经的腧穴。

嗌干，口中热如胶，取足少阴。

膝中痛，取犊鼻，以员利针，发而间之。针大如氂，刺膝无疑。

喉痹，不能言，取足阳明；能言，取手阳明。

疟，不渴，间日而作，取足阳明；渴而日作，取手阳明。

犊鼻：穴位名，在外膝眼凹陷中，属足阳明胃经。

咽中干，口中燥热，口中津液稠粘似胶，是足少阴肾经的病变，应取足少阴肾经的穴位针刺治疗。

足膝中疼痛，应用员利针刺足阳明胃经的犊鼻穴，出针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可以再次治疗，员利针是长似牛尾长毛的大针，十分适合针刺膝部。

喉痹，若是不能说话，就针刺足阳明胃经的腧穴；若是还能说话，就针刺手阳明大肠经。

疟病，不渴，隔一日发作，应针刺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若是口渴，而且每天发作，就取手阳明大肠经。

齿痛，不恶清饮，取足阳明；恶清饮，取手阳明。

聋而不痛者，取足少阳；聋而痛者，取手阳明。

衄而不止，衃血流，取足太阳；衃血，取手太阳。不已，刺宛骨下；不已，刺腘中出血。

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阳、阳明；痛上热，取足厥阴；不可以俯仰，取足少阳。中热而喘，取足少阴、腘中血络。

衃血：凝积的死血。王冰：『衃血，败恶凝聚之血，色赤黑也。』

牙齿疼痛，不怕饮冷，治疗应针刺足阳明胃经穴位；若是怕冷饮，就取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治疗。

耳聋但不疼痛的，应取足少阳经的穴位；耳聋而疼痛的，应取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

鼻出血不止，有血块的，治疗应取足太阳膀胱经的穴位；若是出血不多而兼有血块的，应针刺手太阳小肠经的穴位；仍不止血的，就针刺手太阳小肠经的腕骨穴；若还是不能止血，就针刺足太阳膀胱经的委中穴，采用针刺出血的方法治疗。

腰痛，若疼痛的部位发凉，就针刺足太阳膀胱经和足阳明胃经；若是疼痛的部位发热，就针刺足厥阴肝经；若是疼痛而不能俯仰身躯，就取足少阳胆经针刺。因感受热邪而发喘喝病的，治疗当取足少阴肾经，并在委中穴附近的血络处放血。

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刺足太阴；怒而多言，刺足少阳。

痛，刺手阳明与之盛脉出血。

项痛不可俯仰，刺足太阳；不可以顾，刺手大阳也。

小腹满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时寒热，小便不利，取足厥阴。

腹满，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阴。

腹满食不化，腹嚮嚮然，不能大便，取足大阴。

之盛脉：足阳明胃经的颊车穴。，下巴。淅淅：意同『洒淅』，恶寒战栗貌。喝喝：大声呼喊。在此形容气喘的声音。

易怒而不欲饮食，言语很少的，应针刺足太阴脾经；常发怒且说话甚多的，治疗时应针刺足少阳胆经。

腮部疼痛，应针刺手阳明大肠经和腮部跳动明显的动脉，刺之出血。

项部疼痛而头不能俯仰的，应针刺足太阳经；项部疼痛而不能回头的，应针刺手太阳经的穴位。

小腹胀满，向上波及胃脘和心胸的，全身恶寒瑟缩而发热，小便不利，治疗时应取足厥阴经的穴位。

腹中胀满，大便不通，腹部胀大，中气上逆冲胸甚至咽喉，张口喘息并发出喝喝的声音，治疗时应该取足少阴肾经穴位进行针刺治疗。

腹中胀满，食谷不化，腹中有响声，大便不通利，治疗应当针刺足太阴脾经的腧穴。

心痛引腰脊，欲呕，取足少阴。

心痛，腹胀，啬啬然，大便不利，取足大阴。

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阴；不已，取手少阳。心痛引小腹满，上下无常处，便溲难，刺足厥阴。心痛，但短气不足以息，刺手大阴。

心痛，当九节刺之，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

啬啬然：阻塞。这形容肠中阻滞不通。九节：第九胸椎棘突下的筋缩穴。

心痛牵引腰脊作痛，恶心欲呕吐的，取足少阴经的穴位针刺治疗。

心痛，腹中胀满，大便涩而不通，取足太阴脾经的穴位针刺治疗。

心痛牵引至后背，致使喘息不利，应针刺足少阴肾经的穴位。若不愈，可以针刺手少阳三焦经的穴位。

心痛，仅有气短而呼吸困难的，应针刺手太阴肺经。

心痛，应当针刺第九椎之下的筋缩穴，如果疼痛不能止，就在针刺之后用手按压，一般就可以马上止痛。如果这样还没有效果，就在筋缩穴的附近寻找位置，只要找到了正确的位置，用这种方马上就可以奏效。

痛，刺足阳明曲周动脉见血，立已；不已，按人迎于经，立已。

气逆上，刺膺中陷者与下胸动脉。

腹痛，刺脐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气街；已刺，按之，立已。

痿厥为四末束悗，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无休，病已，止。

岁，以草刺鼻，嚏，嚏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

曲周动脉：动脉环绕一周，称为『曲周』。当耳下曲颊之端，此处有颊车穴。四末束悗：束缚患者的四肢，使其觉得满闷，然后解开，可以帮助气血的流通。这是古代的导引疗法。

腮部疼痛，应针刺足阳明胃经颊车穴周围的动脉，针刺出血之后就会马上见效；若是不能止痛，用手按人迎穴旁边的动脉，很快就可止痛。

气逆上冲，针刺胸前足阳明胃经的膺窗穴或者屋翳穴，以及胸下的动脉。

腹中疼痛，针刺两侧的天枢穴处的动脉，刺过之后用手按压，马上就好；如果还不能好，就针刺足阳明胃经的气街穴，针刺过后用手按压，马上见效。

痿厥病，将四肢都缠束起来，就会感到闭闷不舒，于是迅速将其解开。这样的治疗方法每天做两次，四肢没有感觉的病人，十天之后就能有感觉了，然后坚持这样的治疗，不要半途而废，直至病愈为止。

呃逆的病，用草刺激病人的鼻腔，打喷嚏之后，呃逆可止；另外，屏住呼吸，到呃逆将至之时，迅速提气，然后呼气，使气下行，这样也很快能止住，或者当发作的时候，突然惊吓他一次，也能治愈。

周痹第二十七

本篇内容讲解了众痹与周痹的差别及其针刺的原则和方法。针刺痹症，必须首先按压并沿着足六经的分布部位，观察它的虚实，以及大络的血行有无郁结不通，以及因虚而脉络下陷于内的情况，然后再加以调治，并可用熨法温通经络，如果有筋脉拘急坚劲的现象，可转用按摩导引之法，以行其气血。

黄帝问于岐伯曰：周痹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随脉其上下左右相应，间不容空。愿闻此痛在血脉之中邪？将在分肉之间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间不及下针，其慉痛之时，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愿闻其故。岐伯答曰：此众痹也，非周痹也。

黄帝曰：愿闻众痹。岐伯对曰：此各在其处，更发更止，更居更起，以右应左，以左应右，非能周也，更发更休也。黄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对曰：刺此者，痛虽已止，必刺其处，勿令复起。

帝曰：善。愿闻周痹何如？岐伯对曰：周痹者，在于血脉之中，随脉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所。黄帝曰：刺之奈何？岐伯对曰：痛从上下者，先刺其下以过之，后刺其上以脱之。痛从下上者，先刺其上以过之，后刺其下以脱之。

徙：迁徙。邪：在此与『耶』音义通。为疑问词。慉痛：指疼痛聚集在某一部位。慉，聚集的意思。

黄帝问岐伯说：人得了周痹，病邪随血脉上下移动，疼痛上下左右相应发作，浑身无处不痛。请说一下像这种情形，是邪在血脉之中呢？还是在分肉之间？其病又从何而来？疼痛部位移动得这样快，以致来不及在痛处下针，当某处疼痛比较集中的时候，还没有决定如何去治，而疼痛已经游走，这是什么道理？我很想知道其中的缘由。岐伯回答说：这是众痹，而不是周痹。

黄帝说：就说众痹吧。岐伯回答说：众痹，病邪分布在人体的各处，有时发作，有时又不发作，此伏彼起，左侧会影响到右侧，右侧也会影响到左侧，但不能遍及全身，其疼痛容易发作，也容易停止。黄帝说：说得好。怎样进行针刺治疗呢？岐伯回答说：这种病，在疼痛已停止时，仍应针刺原处，以免其重复发作。

黄帝说：讲得好。我希望再听你说说周痹是怎么回事？岐伯回答说：周痹，就是邪气在血脉之中，随着血脉或上或下，不能左右流动，邪气流窜到哪里，哪里就发生疼痛的病症。黄帝说：用什么方法来针治呢？岐伯回答说：疼痛从上部发到下部的，先刺其下部，以阻遏病邪的进一步发展，后刺其上部以解除痛源；疼痛从下部发展到上部的，先刺其上部，以阻遏病邪的进展，后刺其下部以解除痛源。

黄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对曰：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痹发，发则如是。

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此内不在藏，而外未发于皮，独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名曰周痹。故刺痹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经，视其虚实，及大络之血结而不通，及虚而脉陷空者而调之，熨而通之，其瘛坚，转引而行之。黄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经巽之理，十二经脉阴阳之病也。

沫：津液被邪气逼迫而产生的异物。神：这里指人的注意力，精神。经巽：使经络通达的意思。

黄帝说：对。那么这种疼痛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周痹？岐伯回答道：风、寒、湿三气侵入肌肉皮肤之间，将分肉间的津液压迫为涎沫，受寒后凝聚不散，进一步就会排挤分肉使它分裂。肉裂就会发生疼痛，则使精神集中在痛的部位，精神集中的地方就会发热，发热则寒散而疼痛缓解，疼痛缓解后，就会引起厥气上逆，厥逆就容易导致其闭阻之处发生疼痛，周痹就是这样上下移行，反复发作的。

黄帝说：好，我知道这个道理了。此病在内未深入藏腑，在外没有散发到皮肤，而留滞在分肉之间，致使真气不能周流全身的，所以叫做周痹。因此，针刺痹症，必须首先按压井沿着足六经的分布部位，观察它的虚实，以及大络的血行有无郁结不通，以及因虚而脉络下陷于内的情况，然后再加以调治，并可用熨法温通经络，如果有筋脉拘急坚劲的现象，可转用按摩导引之法，以行其气血。黄帝接着说：是啊，明白了这种病的机理，也就懂得了治疗的方法。九针可使经气顺达，从而治疗十二经脉虚实阴阳的各种病症。

口问第二十八

本篇内容论述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和生活无规律等三个重要的致病因素；欠、哕、唏、振寒、噫、嚏、弹、哀而泣出、太息、涎下、耳鸣、啮舌十二病产生的机制及治疗方法；上气、中气和下气不足的症状表现，及以上十二种疾病的针刺取穴部位。

黄帝间居，辟左右而问于岐伯曰：余已闻九针之经论阴阳逆顺，六经已毕，愿得口问。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口传也。黄帝曰：愿闻口传。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论不在经者，请道其方。

辟：《太素》作『避』，避开之意。

黄帝在闲暇独处的时候，屏退左右之后问岐伯说：我已经学到了九针针术方面的知识，也能判断阴阳顺逆的问题了，对六经也很熟悉，我还想学到一些你从别人的口述中了解的知识。岐伯听罢，忙离开座位，对黄帝跪拜行礼，说你问吧，这些都是先师口传下来的。黄帝说：我很想听一听。岐伯回答说：各种疾病的发生，大多是风雨寒暑侵袭于外，房事不节，或喜怒过度，饮食失调，起居无常以及突受惊吓等原因，造成体内血气分离而逆乱，阴阳失去平衡，经络闭塞、脉道不通，脉中之气阴阳逆乱，卫气不能如常地敷布于外而滞留于内，经脉虚空，气血循行紊乱，体内的一切平衡都失去正常的运转而造成疾病。下面请允许我谈一谈在经典上没有记载的一些相关的道理。

黄帝曰：人之欠者，何气使然？岐伯答曰：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者主上，阴者主下，故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写足少阴，补足大阳。

黄帝曰：人之哕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补手太阴，写足少阴。

欠：俗称呵欠。夜者卧：据《甲乙经》《太素》当为『夜者主卧』。哕：即呃逆证。

黄帝说：人打哈欠是什么气造成的？岐伯回答说：卫气白天行于人身的阳分，夜间行于人身的阴分，阴气主于夜间，夜间人的主要生命活动是睡眠。阳气主生发而向上，阴气主沉降而向下。因此入夜之前，阴气沉积于下，阳气开始入于阴分，但还没有尽入的时候，阳气引阴气向上，阴气引阳气向下，阴阳相引，于是不停的哈欠。入夜之后，阳气已尽入于阴分，所以能够安静的睡眠；到黎明时阴气将尽，而阳气渐盛，就会清醒了。对于这样的病，应该泻足少阴经以抑其阴气，补足太阳经以助其阳气。

黄帝说：人患呃逆证，是什么缘故呢？岐伯说：食物水谷入于胃，经过了胃的腐熟、消化，在脾气的推动之下将精微物质上注于肺。如果胃中素有寒气，饮食水谷进入胃中之后，新生的水谷精微之气与素有的寒气相搏，正邪相攻，二气混杂而上逆，再从胃中逆行而出，而成为呃逆之症。治疗应该补手太阴经，泻足少阴经。

黄帝曰：人之唏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疾而阳气徐，阴气盛而阳气绝，故为唏。补足太阳，写足少阴。

黄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寒气客于皮肤，阴气盛，阳气虚，故为振寒寒慄，补诸阳。

黄帝曰：人之噫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寒气客于胃，厥逆从下上散，复出于胃，故为噫。补足太阴、阳明。一曰补眉本也。

黄帝曰：人之嚏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故为嚏。补足大阳荣眉本。一曰眉上也。

唏：同『欷』，人在悲泣时的抽泣声。补足太阳，写足少阴：张景岳：『补太阳之申脉，阳跷所出也；写少阴之照海，阴跷所出也。』补诸阳：杨上善：『以阳虚阴盛，阳虚故皮肤虚，阴盛故寒客皮肤，故振寒寒栗，宜补三阳之脉。』噫：即嗳气。心：孙鼎宜：『「心」当作「胸」，字误。』荣：据杨上善的《太素》当为『荥』。

黄帝说：人有经常发生唏嘘抽咽的，是什么缘故呢？岐伯回答说：这是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运行快速而阳气受阻、运行缓慢，甚至阴气亢盛而阳气衰微而造成的。治疗时应该补足太阳经并泻足少阴经。

黄帝说：人有时发生振寒是什么缘故？岐伯回答说：这是由于阴寒之气留滞于皮肤，阴气盛而阳气虚，因此而产生振寒、寒栗的表现，治疗应采用温补以振奋阳气的方法。

黄帝说：人有经常出现嗳气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岐伯回答说：寒气侵入胃中，扰乱了胃气，胃气不地和降而发生上逆，就成为嗳气证。治疗应补足太阴和足阳明经。

黄帝说：人打喷嚏是如何形成的？岐伯回答说：阳气和利，满布于一中，并上出于鼻，成为喷嚏。治疗应该补足太阳经的荥穴通谷，并针刺眉根的攒竹。

黄帝曰：人之亸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胃不实则诸脉虚；诸脉虚，则筋脉懈惰；筋脉懈惰，则行阴用力气不能复，故为亸。因其所在，补分肉间。

黄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藏六府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故上液之道开则泣，泣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补天柱经挟颈。

黄帝曰：人之大息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大息以伸出之。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也。

亸：下垂的样子。指全身无力，四肢酸困。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杨上善：『手足六阳及手少阴、足厥阴等诸脉凑目，故曰宗脉所聚。大小便为下液之道，涕泣以为上液之道。』大息：长出气，即叹气。

黄帝说：人出现了全身无力、疲困懈惰的亸证是什么原因？岐伯回答说：胃气虚，人体经脉气血不足，筋骨肌肉失于荣养也就解惰无力，这种情况之下，再强行入房，元气大损，气不能马上恢复，就出现了亸病。因其病变主要发生在肌肉之间，治疗时就应该根据病症发生的具体部位，在分肉之间用补法进行针刺治疗。黄帝说：人在哀伤的时候鼻涕和眼泪都会流出，是什么原因？岐伯回答说：心是五脏六腑的主宰；目是诸多经脉汇聚的地方，五脏六腑的经气上注于目，也是经气由上而外泻的通道；口鼻为气之门户。所以悲伤、哀怨、愁苦、忧伤的情绪会牵动心神，心神不安就会使五脏六腑皆受影响，继而波及各经脉，经脉的波动使得各条排泄液体的通道尽皆开放，液道开放，所以鼻涕和眼泪会同时涌出；人体中的液体，有灌输精微物质以濡养各个孔窍的作用，所以当上液之道开放而流眼泪的时候，就会损耗精液，哭泣不止就可以耗竭精液使其无以输布，精液不能灌输孔窍则双目失明，名为夺精。治疗应补足太阳经挟颈部的天柱穴。

黄帝说：人有时常叹息，是什么原因？岐伯回答说：过于忧思会造成心系拘急，心系拘急就会使气道受到约束，受到约束就会使气行不畅，因此深长地呼吸才能使得气机得以舒缓。治疗应补手少阴经、手厥阴经、足少阳经，并采用留针法。

黄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饮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补足少阴。

黄帝曰：人之耳中鸣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也。

黄帝曰：人之自啮舌者，何气使然？此厥逆走上，脉气辈至也。少阴气至则啮舌，少阳气至则啮颊，阳明气至则啮唇矣。视主病者，则补之。

廉泉：杨上善：『廉泉，舌下孔，通涎道也。人神守，则其道不开，若为好味所感，神者失守，则其孔开涎出也；亦因胃热虫动，故廉泉开，涎因出也。』溜脉：即流行的经脉，在此指流行过耳的经脉。溜，流。杨上善：『溜脉，入耳之脉，溜行之者也。有竭不通，虚故耳鸣也。』客主人：即足少阳胆经之上关穴，为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及足阳明胃经的会穴，位于耳前，耳病常取之。此厥逆走上，脉气辈至也：张景岳：『厥逆走上则血涌气腾，至生奇疾，所至之处，各有其部。如少阴之脉行舌本，少阳之脉循耳颊，阳明之脉环唇口，故或为肿胀，或为怪痒，各因其处，随而啮之，不独止于舍也。』

黄帝说：流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岐伯回答说：饮食水谷进入胃中，胃中有热，胃中的寄生虫因受热而蠕动，就会使胃气迟缓，胃通于口，胃气迟缓使得舌下的廉泉穴开张，口开而涎出不收。由于足少阴肾经结于廉泉，故治疗针刺足少阴肾经以补肾水。

黄帝说：耳鸣的症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岐伯回答说：耳是人身宗脉聚集的地方，若胃中空虚，水谷精微供给不足，则宗脉无以为养，脉中亦空虚，宗脉虚则阳气不升，精微不得上达，入耳的经脉气血不得充养而耗伤，而致耳中鸣响。治疗时应在足少阳胆经的客主人穴及位于手大指爪甲角的手太阴肺经的少商穴，以补法针刺。

黄帝说：人有时自咬其舌，是什么原因？岐伯回答说：这类疾病是由于厥气上逆，影响到各条经脉的脉气而分别上逆所致。若是少阴脉气上逆，因足少阴肾经通到舌的根部，所以会自咬其舌；若是少阳经脉气上逆，因少阳经脉行于两颊部位，就会自咬其颊；若是阳明经脉气上逆，因阳明经脉环绕口唇部，所以会咬唇。治疗应根据发病的部位，确定病在何经，施以扶正祛邪的方法针刺治疗。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窍者也。故邪之所在，皆为不足。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鸣；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鸣；下气不足，则乃为痿厥心悗。补足外踝下，留之。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肾主为欠，取足少阴；肺主为哕，取手太阴、足少阴；唏者，阴与阳绝，故补足太阳，写足少阴；振寒者，补诸阳；噫者，补足太阴、阳明；嚏者，补足太阳、眉本；亸，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泣出，补天柱经侠颈，挟颈者，头中分也；大息，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涎下，补足少阴；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自啮舌，视主病者，则补之。目眩头倾，补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悗，刺足大指间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奇邪：指以上十二种邪气侵害人体的部位和发病方式有异于一般病邪。奇，异常。亸：下垂貌。指肢体疲困，全身懈惰无力。

以上提到的十二种病邪，都是邪气侵入孔窍所致的病症。而邪气能侵入这些部位，都是由正气不足引起的。凡是上焦气不足的病症，就会使得脑髓不充，有空虚之感，耳鸣，头部支撑无力而低垂，双目晕眩；中焦气不足，二便不调，肠中鸣响；下焦气不足，两足微弱无力而厥冷，心中窒闷，治疗应该用留针的补益方法刺足太阳经位于足外踝后部的昆仑穴。

黄帝说：上述的各病如何治疗？岐伯回答说：以上诸病中，肾气所主的呵欠病，应补足少阴肾经的穴位；肺气所主的呃逆病，应补手太阴、足少阴经；唏嘘是阴盛阳衰的病症，应补足太阳、泻足少阴；身上发冷的振寒证，应补各条阳经上的穴位；嗳气病，补足太阴、足阳明经的穴位；时作喷嚏的，应补足太阳的攒竹穴；亸，因其所在经脉的不同而各取其经的分肉之间；哭泣而涕泪俱出的，当补位于颈项之后中行两旁的足太阳经的天柱穴；叹气时作的，应补手少阴心经、手厥阴心包经以及足少阳胆经，针刺留针；口角流涎，应补足少阴肾经；耳鸣，应补足少阳胆经的客主人穴，以及位于手大指爪甲角部的手太阴肺经的少商穴；自咬其舌的，应根据发病的部位所属经脉而分别使用补法；双目昏眩、头垂无力的，补足外踝足大指本节之后二寸处，用留针的方法针刺，也可以在足外踝后的昆仑穴留针刺之。

卷十一

师传第二十九

本篇内容论述问诊中通过病人的恶欲来了解疾病的性质，从中推论病机和正确得宜的医疗方法；通过观察外部形态来测知内部脏器盛衰常变的一般规律；劝慰开导法等心理疗法。

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

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黄帝曰：顺之奈何？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

方：指古代记载文字的木板。病人问所便：指对病人最为相宜的治法。便，相宜之意。

黄帝说：我听说先师有些医学心得，没有记载到书籍中，我愿意听取这些宝贵经验，并把它铭记在心，以便作为准则加以奉行。这样，既可以治疗民众之疾病，又可以保养自己的身体。使百姓免受疾病之苦，所有的人都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并让这些宝贵经验永远造福于后代，使后世的人们不必担心疾病的困扰。你能把这些宝贵经验讲给我听吗？

岐伯说：你所提的问题意义很深远，无论治民、治身、治此、治彼，治理大事小事以及治国理家，没有违背常规而能治理好的，只有顺应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才能处理好各种事情。所谓的顺，不仅是指阴阳、经脉、气血循行的顺逆，还包括了广大人民的情志顺逆。

黄帝问怎样才能做到顺应呢？岐伯说：当进入一个国家，要首先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到了一个家庭，应当首先了解人家有什么忌讳；进入别人的居室，要问清礼节；临证时，要问清病人的喜好，以便更好地诊治疾病。

黄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热消瘅，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以下皮寒，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饥，小腹痛胀。

黄帝曰：胃欲寒饮，肠欲热饮，两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从欲轻人，而无能禁之，禁之则逆其志，顺之则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消瘅：即消渴病，分为上、中、下三消，此处指中消表现为多食易饥。血食：指吃荤而言。

黄帝说：怎样通过了解病人的好恶来诊察疾病的性质？岐伯说：因内热而致多食易饥的消渴病，病人喜欢寒，得寒就会感到舒适；属于寒邪内侵一类的病，病人喜欢热，得到热就会感到舒适；胃中有热邪，则饮食物容易消化，使病人常有饥饿和胃中空虚难忍的感觉，同时感到脐以上腹部的皮肤发热；肠中有热邪积滞则排泄黄色如稀粥样的粪便，脐以下小腹部有发热的感觉；胃中有寒邪，则出现腹胀；肠中有寒邪则出现肠鸣腹泻及粪便中有不消化的食物。胃中有寒邪而肠中有热邪的寒热错杂证，则表现为腹胀而兼见泄泻；胃中有热邪而肠中有寒邪的寒热错杂证，则表现为容易饥饿而兼见小腹胀痛。根据这些，就能大致判定疾病的性质。

黄帝说：胃中有热而欲得寒饮，肠中有寒而欲得热饮，二者相互矛盾。遇到这种情况怎样做才能顺应病情呢？还有那些有着高官厚禄、生活优裕的人，骄横自大，恣意妄行，轻视别人而不肯接受规劝，如果规劝他遵守医嘱就会违背他的意愿，但如果顺从他的意愿，就会加重其病情，在这种情况下，又应当如何处置呢？岐伯说：愿意生存而害怕死亡，是人之常情，因此，应当对病人进行说服和开导，告诉他们不遵守医嘱的危害，说清楚遵从医嘱对恢复健康的好处。同时诱导病人接受适宜他的养生和保健方法，指明任何不适应疾病恢复的行为都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照这样去做的话，即使再不通情理的人也不会不听从吧！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后治其标。黄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饮食衣服，亦欲适寒温，寒无凄怆，暑无出汗。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

黄帝曰：《本藏》以身形支节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临朝即位之君而问焉，谁可扪循之而后答乎？岐伯曰：身形支节者，藏腑之盖也，非面部之阅也。黄帝曰：五藏之气阅于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节知而阅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为之盖，巨肩陷咽，候见其外。黄帝曰：善。

便其相逆：张景岳：『谓于不可顺之中，而复有不得不委曲，以便其情者也。』凄怆：形容寒冷很甚的样子。灼灼：在此指饮食物过烫。灼，烧炙也。沧沧：此处指饮食物过凉。沧，沧凉寒冷之意。《本藏》：指本书《本藏》篇。藏腑之盖：躯壳是覆盖藏腑的。盖，覆盖。阅：看到。阅，作『省视』解。巨肩陷咽，候见其外：张景岳：『肩高胸突，其喉必缩，是为陷咽。』马莳：『凡巨肩陷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坚脆偏正可候矣。』

黄帝说：那怎样进行治疗呢？岐伯说：春夏之际，阳气充沛体表，应先治其在外的标病，后治其在内的本病；秋冬之际，精气敛藏于内，应先治其在内的本病，而后治其在外的标病。黄帝说：，对于那种性情与病情相矛盾的情况，应当如何措置才合适呢？岐伯说：在这种情况下，要让病人调整饮食起居，顺应天气变化。天冷时，应当加厚衣服而不要着凉；天热时，当减少衣服而不要热得出汗，饮食也不要过冷过热，而应寒热适中。由此人的正气就能固守于体内，邪气就不会进一步侵害人体了。

黄帝说：在《本脏》篇中提到，根据人的形体和四肢、关节及隆起的肌肉，可以测知五脏六腑的大小。但是如果在位的统治者以及地位显贵的王公大人想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谁又敢抚摸他们的身体进行检查，然后再答复他们呢？岐伯说：形体、四肢、关节是覆盖在五脏六腑的外围组织，和内脏有一定的关系，这与直接观察面部情况的方法不同，但对于这些人还是可以采用望面部的方法来进行推断。黄帝说：通过诊察面部色泽来推测五脏精气的方法，我已经知道了。那怎样根据形体肢节的情况推测内脏的情况呢？岐伯说：在五脏六腑中，以肺的位置最高，而为五脏六腑的华盖，则可通过肩部的上下动态，咽部的升陷情况，来测知肺的虚实。黄帝说：对。

岐伯曰：五藏六府，心为之主，缺盆为之道，骨有馀，以候骬。黄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为将，使之候外，欲知坚固，视目小大。黄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为卫，使之迎粮，视唇舌好恶，以知吉凶。黄帝曰：善。岐伯曰：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

黄帝曰：善。愿闻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为之海，广骸、大颈、张胸，五谷乃容；鼻隧以长，以候大肠；唇厚、人中长，以候小肠；目下果大，其胆乃横；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约。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䯏：肩端骨。使之迎粮：接受饮食物。广骸：形容骨胳宽大。骸，骨骸，骨骼。目下果：下眼泡。果，通『裹』。鼻孔在外，膀胱漏泄：谓鼻孔偏向外翻，则膀胱失于内固而小便滴漏。上下三等：指身形的上、中、下三部相称。

岐伯说：心为五脏六腑的主宰，缺盆为血脉运行的主要通路，观察缺盆两旁肩端骨距离的远近，再配合观察胸骨剑突的长短，就可以测知心脏的大小坚脆等情况。黄帝说：对。岐伯说：肝为将军之官，开窍于目，欲知肝脏的坚固情况，则可以通过观察眼睛的大小来进行判断。黄帝说：对。岐伯说：脾运化和输布水谷精微，从而具有充养人体而卫外的能力。它的强弱，可直接表现在食欲方面，所以通过观察唇舌口味的情况，可以推断脾病预后的好坏。黄帝说：好。岐伯说：肾脏的功能表现在外的就是人的听觉，因此根据耳朵听力的强弱，就可以判断肾脏的虚实。

黄帝说：对。我还想听你再讲一下测候六腑的方法。岐伯说：测候六腑的方法如下：胃为水谷之海，是容纳水饮食物的器官，如果颊部肌肉丰满、颈部粗壮、胸部宽阔，胃容纳水谷的量就多。鼻道深长，可以推测大肠的功能正常。口唇厚，人中沟长，可推测小肠的功能正常。下眼睑大，胆气就强。鼻孔向外掀，则膀胱不能够正常的存储尿液而致小便漏泄。鼻梁中央高起的，则三焦固密功能正常。这些就是用来测候六腑情况的方法。总之，面部的上、中、下三部相等，则内脏功能正常而安定。

决气第三十

本篇内容主要论述精、气、津、液、血、脉六气的生成及其功能特点、六气耗损而致的证候特点。六气虽各有所主之部，但均以水谷、胃为本。

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岐伯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何谓气？岐伯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

何谓津？岐伯曰：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何谓液？岐伯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何谓血？岐伯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何谓脉？岐伯曰：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

两神：指阴阳而言，如阴阳两性。相搏：当作交合解。溱溱：音臻，形容出汗潮湿的样子。淖泽：淖音闹，水浸湿润的样子。泄泽：作渗润解。壅遏：指约束营血，使之行于一定的路径。

黄帝说：我听说人体有精、气、津、液、血、脉的说法，我认为这些不过是一种气罢了，现在却把它分为六种，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岐伯说：男女交合之后，可以产生新的生命体，在形体出现以前，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就叫做精。黄帝问：什么是气？岐伯说：上焦把饮食精微物质宣发布散到全身，可以温煦皮肤、充实形体、滋润毛发，就像雾露灌溉各种生物一样，这就叫做气。

黄帝问：什么是津？岐伯说：肌腠疏泄太过，汗出过多。这样的汗就叫做津。黄帝问：什么是液？岐伯说：饮食入胃，水谷精微充满于周身，外溢部分输注于骨髓中，使关节曲伸灵活；渗出的部分可以补益脑髓，散布到皮肤，保持皮肤润泽的物质，就叫做液。黄帝问：什么是血？岐伯说：位于中焦的脾胃接纳饮食物，吸收其中的精微物质，经过气化变成红色的液体，这就叫做血。黄帝问：什么是脉？岐伯说：约束营血，使之不能向外流溢，就叫做脉。

黄帝曰：六气者，有馀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痠，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黄帝曰：六气者，贵贱何如？岐伯曰：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精脱者，耳聋：肾藏精，开窍于耳，所以精脱则耳聋。气脱者，目不明：张志聪：『目之精明五色，气之华也，故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汗为阳津，腠理疏泄而不能固密，则大汗不止。色夭：指皮肤面色枯槁无华。各有部主：即六气各有所主之部，如肾主精、脾主津液、肺主气、心主脉等。

黄帝问：上述精、气、津、液、血、脉六气的有余和不足各有什么表现？如何才能了解气的多少、脑髓的虚实、血脉的清浊呢？岐伯说：精的大量耗损，会使人耳聋；气虚的，可使人的眼睛看不清东西；津虚的，腠理开泄，使人大量汗出；液虚的，四肢关节屈伸不利，面色枯槁没有光泽，脑髓不充满，小腿酸软，经常耳鸣；血虚的，面色苍白而不润泽；脉虚的，脉管空虚下陷。从这些就可以了解六气异常的表现。

黄帝问：六气对人体作用的重要性有何不同？岐伯说：六气分别统领于各自的脏器，它们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及功能的正常与否，都取决于其所归属的脏器的情况。但是，六气都是五谷精微所化生的，而这些精微物质又化生于胃，因此胃是六气化生的源泉。

肠胃第三十一

古代对消化道的认识，其中以肠胃为主体。从口唇到直肠的整个消化道的大体解剖，包括了唇、齿、口、舌、会厌、咽门、胃、小肠、大肠、直肠等，分别对长度、宽度、周长、直径、重量、容量等方面作了说明。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府传谷者，肠胃之小大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二寸半。

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叠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三尺。

回肠当脐左环，回周葉积而下，回运还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傅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太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

会厌：在气管和食管的交汇处，是覆盖气管的一个器官。合：古代容量单位，每十合为一升。葉积：就是迭积的意思。广肠：指乙状结肠和直肠部分。傅脊：在脊椎附近的意思。

黄帝向伯高问道：我想了解一下六腑之中消化器官的状况，关于肠胃等脏器的大小、长短及容纳饮食物的数量的多少是怎样的情况？伯高说：请让我详细地给你讲一下，饮食物的出入及深浅、远近、长短的度数。口唇到牙齿间的距离是九分，两口角的宽度是二寸半，从牙齿向后到会厌的距离是三寸半，整个口腔可容纳五合食物。舌的重量是十两，长七寸，宽二寸半，咽门的重量也是十两，宽一寸半。

从咽门至胃的长度是一尺六寸，胃的形态是迂屈曲折的，伸直了长二尺六寸，外周长一尺五寸，直径五寸，能容纳饮食物三斗五升。小肠在腹腔依附于脊柱之前，向左环绕重叠，下口注于回肠，在外依附在脐的上方，小肠共计环绕重叠十六个弯曲，外周长二寸半，直径八分又三分之一分，长三丈二尺。

回肠在脐部向左回环，环绕重叠向下延伸，也有十六个弯曲，外周长四寸，直径一寸又三分之一寸，共长二丈一尺。广肠附于脊前与回肠相接，向左环绕重叠于脊椎之前由上到下逐渐宽大，最宽处周长八寸，直径二寸又三分之二寸，长二尺八寸。整个消化道从食物入口至代谢物排出，总长度是六丈又四寸四分，共计有三十二个弯曲。

平人绝谷第三十二

平人即正常的人，绝谷指不饮不食。平人绝谷七日而死。本篇内容论述胃肠摄取饮食，补充营养是维持生命的关键。

黄帝曰：愿闻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请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之谷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满。上焦泄气，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诸肠。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广肠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黄帝说：正常的人七天不饮食就会死亡，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伯高说：请允许我谈一谈其中的道理。胃的周长是一尺五寸，直径五寸，长二尺六寸，其形弯曲，能容纳三斗五升饮食，在通常情况下存留二斗食物和一斗五升水就满了。上焦具有输布精气的功能，也就是能够将中焦化生的精微物质布散全身，其中包括运行快速滑利的阳气，其余部分在下焦灌注到诸肠当中。小肠的周长是二寸半，直径八分又三分之一分，长三丈二尺，能容纳二斗四升食物和六升三合又三分之二合水。回肠的周长是四寸，直径一寸又三分之一寸，长二丈一尺，能容纳一斗食物和七升半水。直肠的周长是八寸，直径二寸又三分之二寸，长二尺八寸，能容纳食物九升三合又八分之一合。

肠胃之长，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谷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肠胃所受水谷之数也。平人则不然，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脉和则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故肠胃之中，当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小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五丈八尺四寸：此数加上上篇唇至齿长九分，齿至会厌长三寸半，咽门至胃长一尺六寸，共为六丈又四寸四分，这样与上篇之总数相符。再后：是一日两次大便的意思。

肠胃的总长度，共计五丈八尺四寸，能容纳九斗二升一合又三分之二合饮食物，这就是肠胃能容纳饮食物的总数量。健康的人并不是上面所讲的那样，而是在胃中充满饮食物的时候，肠中是空虚无物的，当肠中充满饮食物的时候，胃中又没有饮食物了。这样，肠胃总是处于充满和空虚交替的状态，这样气才能够布散全身上下畅行。五脏功能正常，血脉调和通畅，精神才能旺盛。所以说神就是由饮食物的精微物质所化生。在人的肠胃中，一般存留二斗食物和一斗五升的水。健康人每天大便二次，每次排泄约二升半，一天就排出五升，七天共排出三斗五升，这样原来存留在肠胃的饮食物都排泄完了。因此健康人七天不进饮食就会死亡，这是饮食物化生的精。微物质以及津液消耗枯竭的缘故。

海论第三十三

十二经脉应十二经水合为『四海』，它们各有会聚与输注之处。本篇内容讲述四海有余和不足的症状、『调其虚实』的治疗原则。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法于夫子，夫子之所言，不离于营卫血气。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府藏，外络于肢节，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经水。经水者，皆注于海，海有东西南北，命曰四海。

黄帝曰：以人应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者，以应四海也。黄帝曰：远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愿闻应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阴阳表荥输所在，四海定矣。

四海：指自然界东南西北四海。荥输：指十二经脉的荥穴和输穴，这里专指四海所流注的穴位。

黄帝问岐伯道：你讲刺法时，总是离不开营卫气血。人体中运行营卫气血的十二经脉，在内属于五脏六腑，在外联络于肢体关节，你能把它们与四海联系起来吗？岐伯回答说：人体也有四海和与十二经脉相应的十二经水。经水都留注于海中，自然界有东、南、西、北四个海，因此将此称为四海。

黄帝说：人体是怎样与四海相应的呢？岐伯说：人体有髓海、血海、气海、水谷之海，这四海与自然界的四海相应。黄帝说：这实在是一个很精深的问题，你把人身的四海与自然界的四海联系在一起，它们是怎样相应的呢？岐伯回答说：必须先明确人身的阴阳、表里及经脉荥、输穴等分布的情况，才可以确定人身的四海。

黄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下至三里；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其输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虚之上下廉；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

黄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败？岐伯曰：得顺者生，得逆者败；知调者利，不知调者害。

胃者，水谷之海：胃能容纳饮食物，故称『水谷之海』。水谷为五脏六腑所需营养物质的根本来源，因此《灵枢·运输》及《素问·太阴阳明论》、《素问·痿论》等，又称胃（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即上文所说的『学海』。张景岳：『此即血海也。冲脉起于胞中，其前行者，并少阴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其后行者，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上行者出于颃颡，下行者出于足，故其输上在于足太阳之大杼，下在于足阳明之巨虚上下廉。』膻中者，为气之海：膻中，在此系指胸中部位。张景岳：『膻中，胸中也，肺之所居。诸气者，皆属于肺，是为真气，亦曰宗气。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故膻中为之气海。』柱骨之上下：指项后的哑门与大椎二穴。柱骨，亦称『天柱骨』，系指全部颈椎。脑为髓之海：张景岳：『凡骨之有髓，惟脑为最巨，故诸髓皆属于脑，而脑为髓之海。』盖：指盖骨。张景岳：『盖，脑盖骨也。即督脉之卤会、风府，亦督脉穴，此皆髓海之上下前后输也。』

黄帝说：怎样确定四海及经脉重要穴位的位置呢？岐伯说：胃受纳水谷，故为水谷之海。胃的气血所输注的重要穴位，在上为气冲穴，在下为足三里穴；冲脉与十二经联系密切，故为十二经之海。冲脉的气血所输注的重要穴位，在上为大杼穴，在下为上巨虚和下巨虚；膻中是宗气会聚的地方，所以称为气海。膻中的气血所输注的重要穴位，在上部为天柱骨上的痖门穴和天柱骨下的大椎穴，在前面的有人迎穴；脑中充满髓液，所以脑为髓，脑的气血所输注的重要穴位，在上内脑盖中央的百会穴，在下为风府穴。

黄帝说：这四海，怎样滋助和损害人体呢？又是怎样促进和耗败生命活动的呢？岐伯说：如人身四海功能正常，生命力就旺盛；若四海功能失常，人的生命活动就会减弱。调养四海，就有利于身体健康，不善于调养四海，身体就会遭受损害。

黄帝曰：四海之逆顺奈何？岐伯曰：气海有馀者，气满胸中，悗息，面赤；气海不足，则气少不足以言。血海有馀，则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狭然不知其所病。水谷之海有馀，则腹满；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食。髓海有馀，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痠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黄帝曰：余已闻逆顺，调之奈何？岐伯曰：审守其输，而调其虚实，无犯其害，顺者得复，逆者必败。黄帝曰：善。

悗息：胸中满闷，是气海穴有实证的主要症状之一。怫然：形容郁闷不舒的样子。狭然：形容自觉身体狭小的样子。轻劲多力，自过其度：轻快有力，行动无度，有精力过于旺盛、狂躁的感觉。逆顺：指异常和正常。

黄帝说：四海的正常和反常情况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如人的气海邪气有余，就会出现胸中满闷，呼吸急促，面色红赤的症状；如气海正气不足，就会出现气少而说话无力。如人的血海邪气有余，就会常常感到自己身体庞大，郁闷不舒，但又不知道有什么病。若人的水谷之海邪气有余，就会得腹满的病；如水谷之海正气不足，就会出现饥饿但却不欲进食的症状。如髓海邪气有余，动作就会表现为过于轻快有力，行动无度；髓海正气不足，就会出现头晕眩、耳鸣、目眩、腿酸软无力、目盲，周身懈怠懒动，常欲安卧等症状。

黄帝说：又怎样治疗四海的疾病呢？岐伯说：应诊察四海输注的各个要穴，并调节它们的虚实，但不要违反虚补、实泄的治疗原则，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按照这条原则去治疗，就能使身体康复，否则，就会有死亡的危险。黄帝说：讲得真好！

五乱第三十四

十二经脉之气和四时、五行的变化相应，次序分明，经气和顺，营卫相随。经脉营卫之气受到病邪的干扰，发生逆乱，从而产生疾病。由于扰乱的部位不同，反映的病症亦有所区别。本篇内容讲『五乱』的发病症状和刺治方法。

黄帝曰：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分为四时，何失而乱？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时有分，相顺则治，相逆则乱。

黄帝曰：何谓相顺？岐伯曰：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十二月者，分为四时。四时者，春秋冬夏，其气各异。营卫相随，阴阳已知，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之而治。

治：安定，正常。本义为治水，其结果是水行正常。

黄帝说：人身的十二经脉，其属性分别与五行相合，又与四时相应，但不知因何失调而引起脉气运行的逆乱？又是什么缘故保证了它的正常运行？岐伯说：五行的内在联系是有一定顺序的，四时气候的变化是有季节之分别的，大凡经脉的运行，与四时五行的规律相适应，就可保持正常的活动，违反了这个规律，就会引起运行的逆乱。

黄帝说：什么才是相互顺应的呢？岐伯说：十二经脉，与十二个月相应。十二个月分为四时，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其气候各不相同。人体营气与卫气，是内外相随，阴阳互相协调的，清气与浊气不致互相干扰，这样就能顺应四时而保持健康。

黄帝曰：何为逆而乱？岐伯曰：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悗。故气乱于心，则烦心密嘿，俯首静伏；乱于肺，则俯仰喘喝，接手以呼；乱于肠胃，是为霍乱；乱于臂胫，则为四厥；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

黄帝曰：五乱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来，有道以去，审知其道，是谓身宝。

逆行：卫气属阳，正常是日行于阳，夜行于阴。逆行即白天行于阴分，晚行于阳分，不按常规。密嘿：沉默，寂静。嘿，同『默』。接手以呼：两手相接，按在胸前而呼吸。身宝：养生之宝。

黄帝说：什么是逆乱的反常情况呢？岐伯说：清之营气本在阴分，浊之卫气本在阳分，营气在脉内顺脉而行，卫气在脉外与脉逆行。如果清浊之气受邪干犯而乱于胸中的，就叫做『大悗』。乱于心，可见心中烦扰，沉默不言，低头静伏而不欲动；乱于肺，可见俯仰不安，喘息喝喝有声，两手按于胸前而呼吸；乱于肠胃，则发为霍乱；乱于手臂与足胫，就会见四肢厥冷；乱于头，就会见厥气上逆，头重眩晕，甚至仆倒。

黄帝说：上述五种逆乱的病症，刺治时有一定的原则吗？岐伯说：营卫之气的往来运行，都有一定的规律，能掌握这种规律，实是养生的要点。

黄帝曰：善。愿闻其道。岐伯曰：气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阴、心主之输。气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阴荥、足少阴输。气在于肠胃者，取之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气在于头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阳荥腧；气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后取其阳明、少阳之荥输。

黄帝曰：补写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谓之导气。补写无形，谓之同精。是非有馀不足也，乱气之相逆也。黄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论！请著之玉版，命曰《治乱》也。

徐入徐出，谓之导气：进针和出针都应缓慢的针刺方法，即平补平泻法。同精：张景岳：『然补者导其正气，写者导其邪气，总在保其精气耳。故曰「补泻无形，谓之精」。』

黄帝道：对。请你讲讲治疗的原则。岐伯说：气乱于心，取治手少阴心经与手厥阴心包络经的『输』穴神门、大陵。气乱于肺，取手太阴经的『荥』穴鱼际和足少阴经的『输』穴太溪。气乱于肠胃，取足太阴、足阳明的经穴太白、陷谷；如果不能见效的，可以取用足三里穴。气乱于头，取天柱、大杼二穴；如果病仍不减，再取足太阳经的『荥』穴通谷与『输』穴束骨。气乱于手臂与足胫，应先刺淤结不通的血脉，以后再取阳明、少阳两经的『荥』穴与『输』穴。

黄帝说：补泄的手法怎样呢？岐伯说：慢进针，慢出针，以导引逆乱的经气，使其恢复正常，这叫做『导气』。这种补和泄，手法轻巧无形，其总的目的都在调和精气。因为这些病症，并不属于有余的实症和不足的虚症，而仅是气机一时的混乱而致违逆。黄帝说：这是很恰当的道理！论证也很明白！让我把它著在珍贵的玉版上，命名为『治乱』。

胀论第三十五

本篇内容论述胀的病因与病机，大多是由于寒气逆上，正邪相攻，营卫之气不能正常运行，便形成胀病。胀病的分类，是根据被累及的藏腑所出现的兼症，来划分为各种不同类型。胀病的治疗，首宜用泄法祛除病邪，然后根据病变所在和症候的虚实进行调治。

黄帝曰：脉之应于寸口，如何而胀？岐伯曰：其脉大坚以涩者，胀也。黄帝曰：何以知藏腑之胀也。岐伯曰：阴为藏，阳为府。

黄帝曰：夫气之令人胀也，在于血脉之中耶？藏腑之内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胀之舍也。黄帝曰：愿闻胀之舍。岐伯曰：夫胀者，皆在于藏腑之外，排藏腑而郭胸胁，胀皮肤，故命曰胀。

舍：处所，病所。郭：通『廓』，扩张的意思。

黄帝说：寸口脉出现什么样的脉象就表明为胀病呢？岐伯说：脉洪盛坚实而滞涩的，就说明患有胀病。黄帝说：五脏六腑胀病的区别在哪里？岐伯说：阴脉胀在脏，阳脉胀在腑。

黄帝说：气机异常可使人患胀病，那么胀病是在血脉之中呢？还是在藏腑之内呢？岐伯说：血脉、脏、腑三者都有不正常的气，但并不是胀病产生的部位。黄帝说：我想了解胀病产生的部位。岐伯说：胀病都在藏腑的外面产生，向内压迫藏腑，向外扩张胸胁，使皮肤发胀，所以叫做胀病。

黄帝曰：藏腑之在胸胁腹里之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名有次舍，异名而同处一域之中，其气各异，愿闻其故。黄帝曰：未解其意，再问。岐伯曰：夫胸腹，藏腑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脏六腑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状。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为肤胀。三里而写，近者一下，远者三下，无问虚实，工在疾写。

禁器：禁止随意观看的秘密文件。郭：外城为『郭』。这里以『郭』比喻胸廓、腹腔，说明胸腹是藏腑的外围。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张景岳：『膻中，胸中也。肺覆于上，隔膜障于下，为清虚周密之宫，心主之所居也，故曰宫城。』胃者，太仓也：《释名·释宫室》：『仓，藏也，藏谷物也。』胃为水谷之海，故曰太仓。太仓，即大仓。咽喉、小肠者，传送也：杨上善：『咽传水谷而入，小肠传之而出，喉传气之出入，故为传道也。』胃之五窍：指胃气所行上下，包括食道、胃肠道在内的五个孔窍门户，即咽门、贲门、幽门、阑门、魄门。闾里：古代称二十五户为一闾，五十户为一里。闾里在这里比喻胃肠中积聚的食物。廉泉、玉英：张景岳：『二穴俱属任脉。玉英即玉堂。』畔界：这里比喻五脏六腑之间各有界限。畔，田界。界，地域的界限。近者一下，远者三下：张景岳：『一下三下，谓一次再次三次也，盖邪有远近，故邪由难易耳。』

黄帝说：五脏六腑深居在胸腔、腹腔之内，就像是珍品被深藏在匣柜中一样，并各自按照一定的次序居守。虽然名字不同，但共同居守于一定的领域。我想知道它们的功能不相同的原因。岐伯说：胸廓、腹廓是藏腑的外卫；膻中是心脏的宫城；胃是容纳水谷的仓库；咽喉和小肠，是传送饮食的道路；消化道的咽门、贲门、幽门、阑门、魄门五个窍门，就像闾巷邻里的门户一样；廉泉、玉英，是津液运行的通路。所以说五脏六腑都有固定的位置界线，并且它们所表现出的症状也各不相同。如营气在脉中正常循行，而卫气运行紊乱，就会引起脉胀；如卫气并入脉中，循行于分肉之间，就会引起肤胀。用针刺治疗时就应取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穴，且用泻泄法。若胀的部位离足三里穴较近，针泄一次就可以了；若胀的部位离足三里穴较远，就应针泄三次。不论虚实，胀病初起时都应赶快施行泄法，以治其标。

黄帝曰：愿闻胀形。岐伯曰：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四肢烦悗，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飧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满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大息。

央央然：李念莪注：『困苦之貌。』濯濯：李念莪注：『肠鸣水声也。』气癃：李念莪注：『小便不利也。』 指膀胱气闭，小便难下。轻轻然：有空而虚软的感觉。

黄帝说：我想听你讲一下胀病所表现的症状。岐伯说：五脏中心患胀病的表现为：心烦短气，睡卧不安；肺患胀病表现为：胸中虚满，喘息咳嗽；肝患胀病表现为胁下胀满疼痛牵引小腹；脾患胀病表现为：呃逆呕吐，四肢闷胀不舒，肢体沉重，不能胜衣，而且睡卧不安；肾患胀病表现为：腹胀满，牵引背部闭闷不畅，腰髀部疼痛。六腑中胃患胀病表现为：腹部胀满，胃脘疼痛，鼻中常常闻到焦臭的气味，不思饮食，大便困难；大肠患胀病表现为肠中濯濯鸣响而作痛，若冬季再受寒邪侵犯，就会导致完谷不化的飧泄；小肠患胀病表现为：小腹胀满，牵引腰部疼痛；膀胱患胀病表现为：小腹胀满，小便不通；三焦患胀病，表现为：气充塞皮肤，轻浮空虚，松弛；胆患胀病，表现为：胁下疼痛胀满，口中发苦，经常叹息。

凡此诸胀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顺，针数不失。写虚补实，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败，谓之夭命；补虚写实，神归其室，久塞其空，谓之良工。

黄帝曰：胀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卫气之在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行有逆顺，阴阳相随，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时循序，五谷乃化。然后厥气在下，营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攻，两气相搏，乃合为胀也。黄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于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真邪相攻：李念莪注：『即真气于邪气相攻。』三合而得：血脉、脏、腑三者所反应的症状相互对照，从而了解病变的情况。

以上这些藏腑的胀病，在产生和治疗原则上都有相同的规律，只有明确营卫气血运行逆顺的情况，从而运用恰当的针刺方法，才能治愈疾病。如果患虚症用泻法，患实症用补法，就会使神气不能内守，正气不能安定，真气动摇，易至人夭折。如果患虚症用补法，患实症用泄法，就能使神气内守，经脉、肌腠充实，这样做的人才可以被称为高明的医生。

黄帝说：胀病的产生和根源是什么？岐伯说：人体内的卫气，在正常情况下，常常伴随着血脉循行于分肉之间，其循行有逆顺的不同，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与脉中的营气相随而行，与自然界的规律相适应。营气行于藏腑的经脉，周而复始，也顺应自然界四季的次第变化，使水谷得以正常地化生精微。如果阴阳不相随，气厥于下，使营卫不能正常循行而凝滞，寒气上逆，邪气与正气相搏集结，就会形成胀病。黄帝说：很好！如何才能将这个问题讲述得更清楚浅显呢？岐伯说：邪气趁营卫循行紊乱时侵入，与真气相合便互相搏结，以致有的存在于血脉，有的存在于五脏，有的存在于六腑，从而形成胀病。黄帝说：讲得真好！

黄帝问于岐伯曰：《胀论》言：无问虚实，工在疾写，近者一下，远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过焉在？岐伯对曰：此言陷于肉肓而中气穴者也，不中气穴，则气内闭，针不陷肓，则气不行，上越中肉，则卫气相乱，阴阳相逐。其于胀也，当写不写，气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气下乃止，不下复始，可以万全，乌有殆者乎？其于胀也，必审其胗，当写则写，当补则补，如鼓应桴，恶有不下者乎？

三而不下：针刺三刺仍不治愈的意思。三，也可以理解为多次的意思。肓：张景岳：『凡腹腔肉理之间，上下空隙之处，皆谓之肓。』上越：指针入皮，而未陷肓。中肉：指针不中气穴，误中分肉之间。

黄帝问岐伯道：前面讲过，胀病初起之时，不论虚实，一律应用泻法针刺，离病位较近的针刺一次，离病位较远的针刺三次。而有的针刺三次后胀病仍不见减轻，是什么原因呢？岐伯回答说：这是指针刺时深入到肌肉的空隙，刺中了气血输注的穴位，故针刺一次或三次胀病即愈。如果针刺时没有深入到肌肉的空隙并刺中穴位，就会使经脉之气不能畅行，邪气闭留在内。如果妄中皮肉，则使卫气更加逆乱，阴阳营卫之气相互排斥。对于胀病而言，当用针刺泻法而不用，所以上逆之气不能下行。针刺三次后气仍不下行的，就必须调换其他的穴位，使上逆之气得以下行，这样胀病就可消除。如果胀病还没消除，可再换穴位针刺，直至治愈疾病，不再有什么危险。对那些慢性胀病，一定要认真审察症状，当泻的就用泻法，当补的就用补法，如同以槌击鼓必有响声，胀病怎会不消退呢？

卷十二

五癃津液别第三十六

津液来源于水谷，生成于脾胃。在生理上别为五道，随着外界刺激因素的不同而发生适应性的变化。津液的病理变化，由于所在部位的不同，其表现的症状和名称也各别。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愿闻其道。

岐伯曰：水谷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

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

五：即后面所说的尿、气、汗、泪、唾液五种液体排泄物。并：并合。泣：眼泪。

黄帝问岐伯道：水谷自口纳入，输送到肠胃，它化生的津液分别为五：当天气寒冷时，或穿衣过薄时，就变为小便与气；当天气炎热时，或穿衣过厚时，就成为汗液；遇悲感哀痛时，气机并合，则为眼泪；当中焦有热，胃功能弛缓时，就上泛而为唾液；当邪气内犯，气机闭塞而不行，则水气滞留而为水胀。这许多现象，我虽已能了解，但还不知五液是怎样生成的，请教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水谷都从口入，它有五种味道，各归其所喜的五脏，津液亦随其所喜而各走其道，故由三焦输出其气，来温养肌肉，充实皮肤，这就叫做『津』；其留而不行的叫做『液』。

炎暑之时，穿的衣服过厚，则腠理开张，故而汗出，如果寒邪羁留于分肉之间，将津液凝聚为沫汁而发生疼痛；天寒时腠理闭密，气湿不能从汗窍排泄，向下流于膀胱，就为小便与气。

五藏六府，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心系急则肺举，肺举则液上溢。夫心系与肺，不能常举，乍上乍下，故咳而泣出矣。中热则胃中消谷，消谷则虫上下作。肠胃充郭，故胃缓，胃缓则气逆，故唾出。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高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

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痠。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写，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候：视觉的意思。相：辅佐的意思。将：将才，有谋虑、决断之意。脾为之卫：脾主肌肉，可以护卫在内的藏腑。主外：肾主骨而形成人的形体骨骼，所以说肾主外。阴股：阴，阴器；股，大腿、下肢。

五脏六腑以心为主宰，耳主听觉，眼主占候，肺像宰相，肝像将军，脾像护卫，肾脏主骨而成形体。所以五脏六腑的津液，向上渗灌于眼睛，当心有悲哀气并时，心系就会引急，心系引急则肺叶上举，肺叶上举使津液向上泛溢。但心系急，肺叶不能经常上举，而是忽上忽下，故发生咳嗽与泪出。中焦有热，胃中消化谷物过快，肠中寄生虫上下蠕动。若水谷使肠胃充廓，则胃的活动弛缓，胃弛缓则气上逆，而为唾液出。五谷的津液，和合而成为脂膏，向内渗灌于骨孔，上行补益脑髓，向下流于生殖器。

如果阴阳不能调和，则使液下流于阴窍，髓液也同时减少，流泄过度使真阴虚，虚则发生腰背疼痛、胫部酸软。如果阴阳气道不通，则四海闭塞，三焦不能输泻，津液不能化生，所受的水谷并聚于肠胃之中，最后别出于大肠，停留在下焦，不能将水分渗入膀胱，则下焦作胀，水液泛溢于外则为水胀。以上所说就是津液分别为五而后运行的正常与反常情况。

五阅五使第三十七

五脏之气与外在五官在生理上是密切联系的，从五官的形态可以了解人体的健康状况。凡五官端正而丰满，体质多强壮而少病，能尽终其天年。五官与五脏之间的联系规律，在五脏发生病变时，外在五官可相应的发生变态，可以作为诊断的依据之一。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官五阅，以观五气。五气者，五藏之使也，五时之副也。愿闻其五使当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阅也。

黄帝曰：愿闻其所出，令可为常。岐伯曰：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各如其常。经气入藏，必当治里。

五官：指眼、耳、鼻、舌、唇。五气：肝青、心赤、脾黄、肺白、肾黑五种气色。五藏之使：是说面部五官的气色属于五脏所使出。使，奉令出行叫『使』。副：在此有配合、相应的含义。令可为常：意谓使它成为常行的方法。明堂：古时朝廷讲明政教之所叫『明堂』，位于四围正中。而鼻居面部中央，故借『明堂』以喻鼻。

黄帝问岐伯说：我听说针刺法有五官五阅（五官，即眼、耳、鼻、舌、唇。阅，是显现于外面而可以看到的意思。五官五阅，就是五脏的内在变化在五官方面的表象）法，可用来观察五种气色。五种气色，是五脏的外在表现，并与五时气候相配合。我想知道五脏是怎样表现在外的。岐伯回答说：五官是五脏的外部表现。

黄帝说：我想了解五脏所表现出的征象，并将它作为诊病的常理。岐伯回答说：脉象反应在气口，气色表现在鼻部，五色的交替显现，与五时相对应，且各有一定的规律。由经脉传入内脏的，必当调治于里。

帝曰：善。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广大，寿中百岁；见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气有馀，肌肉坚，故可苦已针。

黄帝曰：愿闻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

黄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

阙庭：《灵枢·五色》：『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古代宫庙及墓门所立双柱叫『阙』，以此喻面部的两眉之间。庭，即庭院，以此喻人的面部。蕃蔽：有屏障之义。颊侧、耳门为面部之保护，故喻称为『蕃蔽』。《灵枢·五色》：『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蕃，本意为草木茂盛。茂盛之草木可成为人的屏障保护。蔽，遮蔽，隐蔽。方壁高基：马莳：『耳四周之壁既方，地角之基又高。』

黄帝说：好。那么五色的表现仅反映在鼻吗？岐伯回答说：五官之色，已经分明，天庭部位必须开阔饱满，才可由明堂（鼻）测五色。若明堂宽阔，颊部和耳门部显露于外，肌肉高厚隆满，耳垂向下向外，明显开豁，五色正常，五官位置平阔，就可享得百年高寿。这样的人患有疾病时，使用针刺一定能治愈，因为其气血充足，肌肉坚实，腠理致密。

黄帝说：五官与五脏的关系怎样？岐伯说：鼻是肺脏的官窍；眼睛是肝脏的官窍；口唇为脾脏的官窍；舌为心脏的官窍；耳为肾脏的官窍。

黄帝说：由五官可以测知什么症候呢？岐伯回答说：可以测候五脏的病变。肺脏有病时喘息急促，鼻翼扇动，肝脏有病时，眼角发青；脾脏有病时，口唇发黄；心脏有病时，则舌卷而短缩，两颧红赤；肾脏有病时，两颧及额部发黑。

黄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见？其常色殆者如何？岐伯曰：五官不辨，阙庭不张，小其明堂，蕃蔽不见，又埤其墙，墙下无基，垂角去外，如是者，虽平常殆，况加疾哉！

黄帝曰：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藏之气，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藏腑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埤：卑鄙、低小的意思。

黄帝说：五脏的脉象正常时，五色的表现也就正常，有的人气色和正常人一样，但一旦有病则会较严重，这是为什么？岐伯回答说：五官功能失常，天庭不开阔，明堂狭小，颊部和耳门部狭窄不显，肌肉瘦削，耳垂和耳上角向外反出。即使平时色脉正常，也是很衰弱的，何况患有疾病呢！

黄帝说：五色显现于明堂，通过观察可推知五脏之气的变化，那么在明堂的左右上下各有一定的显象吗？岐伯说：藏腑在胸腹的里面，且各有一定的位置，所以反映在明堂的五色，也有左右上下一定的长度。

逆顺肥瘦第三十八

逆顺，指经脉循行走向及气血的上下运行。肥瘦，指形体的肥壮与瘦小。本篇内容讲述经脉的走向规律、气血滑涩以及形体的肥瘦壮幼，并以此作为施治的依据。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针道于夫子，众多毕悉矣。夫子之道，应若失，而据未有坚然者也。夫子之问学熟乎？将审察于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员，去矩而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

黄帝曰：愿闻自然奈何？岐伯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水清浊，行之逆顺也。

坚然：此处形容病证顽固的样子。法式检押：法式，方法方式；押，通柙，音侠。检押，指规则、规矩而言。循掘决冲：沿着窟处来开要塞之意。掘，通『窟』，洞穴。经：路径。

黄帝问岐伯：我从您那里已经了解到很多针刺规律。按照您所谈的这些道理运用时，经常手到病除，从来没有祛除不了的顽固病症。那您的知识是勤学好问得来的，还是通过仔细观察事物后而思考得来的呢？岐伯说：圣人认识事物的规律，要符合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的变化规律，而且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则，这就形成人们应该遵循的方式、方法和规则，这样才可以流传于后世。所以犹如匠人不能脱离尺寸而随意猜测物体的长短，放弃绳墨去寻求物体的平直，工人不能搁置圆规去制成圆形，放弃矩尺而制成方形。懂得了运用这些法则，就能了解事物本身固有的自然特性；灵活地运用这些法则，就能掌握事物正常和反常的变化规律。

黄帝说：我想听听是如何适应事物的自然特性。岐伯说：从深处决堤放水，不用很大的气力就能把水放尽。只要循着地下的通道开决水道，水就很容易通行无阻。同样对于人体来说，气有滑涩的不同，血有清浊的区别，经脉运行有逆顺的变化，所以应当掌握其特点，因势利导地治疗。

黄帝曰：愿闻人之白黑肥瘦小长各有数乎？岐伯曰：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其为人也贪于取与，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也。

黄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轻言，其血清气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刺此者，浅而疾之。

黄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视其白黑，各为调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气和调，刺此者，无失常数也。

临临然：此处用来形容口唇肥大的样子。廉廉然：形容肌肉瘦薄。

黄帝说：人有皮肤黑白、形体胖瘦、年龄长幼的不同，那在针刺的深浅和次数方面有一定的标准吗？岐伯说：身体强壮的壮年人，气血充盛，皮肤坚固，感受外邪时，应采取深刺的方法，而且留针时间要长，这个方法适宜于肥壮的人。肩腋部宽阔，项部肌肉瘦薄，皮肤粗厚而色黑，口唇肥大的人，血液发黑而稠浊，气行滞涩缓慢，性格好胜而勇于进取，慷慨乐施，针刺的方法应是刺得深而留针时间长，并增加针刺的次数。

黄帝说：针刺瘦人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呢？岐伯说：瘦人的皮肤薄而颜色浅淡，肌肉消瘦，口唇薄，说话声音小，这种人血液清稀而气行滑利，气容易散失，血容易消耗，针刺的方法应是浅刺而出针快。

黄帝说：针刺一般人的方法是怎样的呢？岐伯说：这要辨别他肤色的黑白，并据此分别进行调治。对于端正敦厚的人，因血气调和，针刺时的方法不要违背一般常规的刺法。

黄帝曰：刺壮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涩血浊，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劲则气滑血清，刺此者，浅而疾之。

黄帝曰：刺婴儿奈何？岐伯曰：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刺此者，以豪刺，浅刺而疾拔针，日再可也。

黄帝曰：临深决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气浊，疾写之，则气竭焉。黄帝曰：循掘决冲奈何？岐伯曰：血浊气涩，疾写之，则经可通也。

黄帝曰：脉行之逆顺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

真骨：指坚硬的骨骼。坚肉：结实的肌肉。缓节：筋骨坚强，关节舒缓。监监然：形容坚强有力。脉行之逆顺：杨上善：『脉从身处向四肢为顺，从四肢上身为逆也。』

黄帝说：针刺身体强壮、骨骼坚硬的人是怎样的呢？岐伯说：身体强壮的人，骨骼坚硬，肌肉结实，关节舒缓，骨节突出显露。这样的人如果是稳重不好动的，多属气行滞涩而血液稠浊，针刺的方法应当深刺而留针时间长，并增加针刺的次数；如果是轻劲好动的，气行滑利而血液清稀，针刺的方法应当浅刺而迅速出针。

黄帝说：针刺婴儿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婴儿的肌肉脆薄而血少气弱，针刺的方法，应当选用毫针浅刺而快出，一天可以针刺两次。

黄帝说：如遇前面所说的『临深决水』相类似的情况应当怎么办？岐伯说：血液清稀而气行滑利的人，如果采用疾泻法，就会使其真气耗竭。黄帝说：那如遇前面所说的『循掘决冲』的那种情况，又应当怎么办？岐伯说：血液稠浊而气行滞涩的人使用疾泻法，便会使其气得以通畅。

黄帝说：经脉循行的逆顺是怎样的呢？岐伯说：手三阴经都是从胸部经上肢走向手指；手三阳经都是从手指向上经肩部走向头部；足三阳经都是从头部经躯干和下肢走向足部；足三阴经都是从足部经下肢走向腹部。

黄帝曰：少阴之脉独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冲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禀焉。其上者，出于颃颡，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入腘中，伏行骭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属而别；其下者，并于少阴之经，渗三阴；其前者，伏行出跗属，下循跗，入大指间，渗诸络而温肌肉。故别络结则跗上不动，不动则厥，厥则寒矣。

黄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导之，切而验之，其非必动，然后仍可明逆顺之行也。黄帝曰：窘乎哉！圣人之为道也，明于日月，微于毫厘，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黄帝说：足三阴经既然都是上行到腹的，而惟独足少阴经向下行，这是什么缘故呢？岐伯说：不像您说的那样，那不是足少阴经而是冲脉。冲脉是五脏六腑经脉所汇聚的地方，五脏六腑都禀受冲脉气血的濡养。冲脉上行的部分，在咽上部上面的后鼻道附近出于体表，然后渗入阳经，向其灌注精气。冲脉下行的部分，注入足少阴肾经的大络，在气街出于体表，沿着大腿内侧下行，进入膝腘窝中，伏行于胫骨之内，再向下行到内踝后的跟骨上缘而分为两支。向下行的分支，与足少阴经相并行，同时将精气灌注于三阴经；其向前行的一支，从内踝后的深部出于跟骨结节上缘，向下沿着足背进入足大趾间，将精气渗注到络脉中而温养肌肉。所以当与冲脉相连的络脉瘀结不通时，足背上的脉搏跳动就会消失，这是由于经气厥逆，从而发生局部的足胫寒冷。

黄帝说：怎样查明经脉气血的顺逆呢？岐伯说：在检查病人的时候，首先要用言语开导问清症状，然后切足背部脉搏来验其是否跳动。如果不是经气厥逆，足背的动脉就一定会搏动，这样就可以明确经脉气血循行逆顺的情况了。黄帝说：这些问题真是难解答啊！圣人所归纳的这些规律，比日月的光辉还明亮，比毫厘之物还细微，若不是先生您，谁还能阐明这样的道理呢。

血络论第三十九

奇邪在络，本篇内容论述因放血而产生各种不良反应及其原理。

黄帝曰：愿闻其奇邪而不在经者。岐伯曰：血络是也。

黄帝曰：刺血络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浊者，何也？血出清而半为汁者，何也？发针而肿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苍苍者，何也？发针而面色不变而烦悗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动摇者，何也？愿闻其故。

奇邪：这里指因络脉不通，外来邪气壅滞不能深入经脉，而发生异常的病变，称这种外来邪气为奇邪。血络：张志聪：『血络者，外之络脉、孙脉，见于皮肤之间，血气有所留积，则失其外内出入之机。』

黄帝说：请你讲解一下由奇邪所导致的，又不在经脉中的病变情况。岐伯回答说：这是病邪滞于络脉导致的病变。

黄帝说：刺血络放血时病人昏倒，是什么原因？针刺后血液喷射而出，是什么原因？放出的血色黑浓厚，又是什么原因？放出的血清稀，有一半像水汁，是什么原因？出针后局部皮肤肿起，是什么原因？放出的血或多或少，面色苍白，是什么原因？面色无变化，但心胸烦闷，是什么原因？出血虽多，但无痛苦，是什么原因？

岐伯曰：脉气盛而血虚者，刺之则脱气，脱气则仆。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蓄积，久留而不写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新饮而液渗于络，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别焉；其不新饮者，身中有水，久则为肿。阴气积于阳，其气因于络，故刺之血未出而气先行，故肿。

阴阳之气，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写之，则阴阳俱脱，表里相离，故脱色而苍苍然。刺之血出多，色不变而烦悗者，刺络而虚经，虚经之属于阴者，阴脱，故烦闷。阴阳相得而合为痹者，此为内溢于经，外注于络，如是者，阴阳俱有余，虽多出血，而弗能虚也。

脱气：针刺放血，气随血脱，名脱气。

岐伯回答说：脉气盛但血虚的人，针刺时就会脱气，气脱人就会昏倒。血气虽然俱盛，但经脉中阴气较多，所以它的血行滑利，刺络放血时就会血出如喷。阳气蓄积于血络之中，长时间不能外泄，所以血色黑浓厚，不能喷射而出。刚刚喝过水，水液渗入络脉，尚未与血混合时，针刺出的血便清稀。如果不是刚饮过水，那就说明病人体内积有水气，日久便会形成水肿。阴气积蓄于阳分，困滞在络脉，故针刺时血未出而气先行，阴气闭于肉腠则使皮肤发肿。

阴阳二气刚刚相合而尚未协调，此时用泄法针刺，就会使阴阳耗散，表里相离，出现面色苍白的现象。刺络时血出较多，但面色不变而心胸烦闷的，是由于刺络使经脉变虚，而虚的经脉连属于五脏之阴，脏虚则阴虚，所以心胸烦闷。阴邪阳邪相合而形成痹症，使邪气内溢于经，外注于络，这样阴分阳分的邪气都有余，所以针刺时虽出血较多，经脉也不会变虚。

黄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筋，则而写之，万全也，故无失数矣。失数而反，各如其度。

黄帝曰：针入而肉着者，何也？岐伯曰：热气因于针则针热，热则肉著于针，故坚焉。

相：观察。血脉：这里指血脉盛，即邪气亢盛的意思。热则肉著于针：张景岳：『肉著者，吸著于针也。针入而热，肉必附之，故紧涩难转，而坚不可拔也。』

黄帝说：怎样观察血络呢？岐伯回答说：血脉盛的，络脉坚硬胀满而发赤，或上或下，无固定的部位，小的像针，大的像筷子。在这种情况下，用刺络放血的方法会万无一失。但施治时，切不可违反针刺的原则，否则，就会导致上述不良后果。

黄帝说：针刺入肌体后，被肌肉裹住针身，是什么原因？岐伯回答说：这是因为机体的热气使针发热，针身发热，就会使肌肉和针裹在一起了，所以坚实不易转动。

阴阳清浊第四十

人体的精气由于来源不同，故有清浊之分。而清浊之气与经脉的阴阳属性有特殊关系，阴经中的精气多清，阳经中的精气多浊。清者气滑，浊者气涩。本篇内容讨论由于清浊之气混乱后所发生的病变，以及在刺法上有深浅疾徐的不同。

黄帝曰：余闻十二经脉以应十二经水者，其五色各异，清浊不同，人之血气若一，应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气苟能若一，则天下为一矣，恶有乱者乎？

黄帝曰：余问一人，非问天下之众。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乱气，天下之众，亦有乱人，其合为一耳。

黄帝曰：愿闻人气之清浊。岐伯曰：受谷者浊，受气者清。清者注阴，浊者注阳。浊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浊者，则下行。清浊相干，命曰乱气。

受谷者浊，受气者清：此处的浊和清不同于一般说的排泄物和精微物质，这里的浊，指谷物化生的稠厚精气，所吸入的稀薄空气则为清气。

黄帝说：我听说人体的十二经脉与自然界的十二经水相应，水色的青黄赤白黑不一样，清浊也各不相同，而人身的血气都是一样的，其相应的状况怎样呢？岐伯说：人体内的血气，假使能够一样的话，那么推及天下的人也就相合为一了，哪里还会有变乱的情况发生呢？

黄帝说：我所问的是一个人的情况，并不是问天下众多的人啊！岐伯说：一个人的体内也是有气乱情况的，而在天下众多人之内，也有变乱的人，总的看来其道理都是一样的。

黄帝说：请你讲一讲人身之气的清浊情况。岐伯说：人所受谷物化生之气是浊的，所受饮料与空气化生之气是清的。清气注入于阴分，浊气输布于阳分。但水谷浊气之中的清气可上升于咽喉，清气之中的浊气可以下行。如果清气与浊气互相混淆，不能分别而行，升降失却其常，这就叫做『乱气』。

黄帝曰：夫阴清而阳浊，浊者有清，清者有浊，清浊别之奈何？岐伯曰：气之大别：清者上注于肺，浊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气，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于经，内积于海。

黄帝曰：诸阳皆浊，何阳浊甚乎？岐伯曰：手太阳独受阳之浊，手太阴独受阴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窍，其浊者下行诸经。诸阴皆清，足太阴独受其浊。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气滑，浊者其气涩，此气之常也。故刺阴者，深而留之；刺阳者，浅而疾之；清浊相干者，以数调之也。

手太阳独受阳之浊，手太阴独受阴之清：因为小肠接受胃下输的饮食物质，并泌别清浊，所以它所属的手太阳小肠经受的浊气最多；因为肺主气司呼吸，外界的轻清空气都需要从肺下达各脏，所以说肺脏所属的手太阴经接受的清气最多。诸阴皆清，足太阴独受其浊：五脏属阴，此处的阴处指五脏，按理说五脏都应该接受清气，但五脏中脾主水谷运化，所以唯独足太阴脾经能接受浊气。清浊相干者，以数调：如果清浊之气互相干扰而升降失常，就应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与之相适应的针刺方法，这体现了中医理论的精隨，即辨证论治思想。

黄帝说：所谓阴清而阳浊，浊气之中有清气，清气之中有浊气，究竟清气与浊气怎样来分别呢？岐伯说：气的大致区别，清气是先上注于肺脏的，浊气是先下行而走入于胃腑的。胃腑的浊气所化生的清气，又能上升于口。肺脏的清气所化生的浊气，又能下注于经脉，内积于气海。

黄帝说：所有阳经都是浊的，哪一经的浊气为最甚呢？岐伯说：所有阳经中以手太阳经的浊气为最甚，因其独受诸阳经的浊气；所有阴经中以手太阴经的清气为最甚，因其独受诸阴经的清气。大体上说：清气上走于空窍，浊气下行于诸经。而在诸阴经中都是清气，只有足太阴经独受阴经的浊气，是为清中之浊。

黄帝说：对清浊之气的刺法怎样呢？岐伯说：凡是受清气的都比较滑利，受浊气的都比较滞涩，这是一般情况。所以刺阴经时要深刺而留针；刺阳经时要浅刺而快出针。如果清浊互相干扰紊乱，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按常规分别调治。

卷十三

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

本篇内容将自然界的阴阳、人身的阴阳与日月相联系，以说明人体同自然界的关系，并据此提出针刺方面的注意事项。还讲述了人体的上部和下部，左右手足之经与日、月、天干、地支相对应的阴阳属性及相互关系，以及针刺的禁忌，即在十二个月中，都不宜针刺与它相配合的经脉。

黄帝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故足之十二经脉，以应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为阴；手之十指，以应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为阳。

黄帝曰：合之于脉，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阳也，主左足之少阳；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阳。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阳；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阳。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阳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阳明。此两阳合于前，故曰阳明。申者，七月之生阴也，主右足之少阴；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阴；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阴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阴；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阴；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阴。此两阴交尽，故曰厥阴。

故足之十二经脉，以应十二月：足之十二经脉，指足三阴、三阳经，左右共十二经脉，十二月，即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因两足在腰以下，下为阴；月与日相对，则月属阴。所以把两者联系起来，认为足十二经与十二月相应。月生于水：说明月为阴的属性。

黄帝问：我听说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它们与人体是怎样配合的呢？岐伯答道：在人体，腰以上像天一样属阳，腰以下像地一样属阴。下肢的十二条经脉，同一年中的十二个月相对应，月是禀受水性而产生的，所以与十二个月相对应的下肢经脉属阴。在上肢，手有十指，同一旬中的十日相对应，日是禀受火性而产生的，所以与十日相对应的上肢经脉属阳。

黄帝问：十二个月和十二地支怎样同经脉相配合呢？岐伯答道：以十二地支纪十二月，与下肢十二条经脉的关系是十二地支的寅纪正月，此时阳气初生，主身体左侧下肢的足少阳胆经；未纪六月，主身体右侧下肢的足少阳胆经。卯纪二月，主身体左侧下肢的足太阳膀胱经；午纪五月，主身体右侧下肢的足太阳膀胱经。辰纪三月，主身体左侧下肢的足阳明胃经；巳纪四月，主身体右侧下肢的足阳明胃经。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阳明处于太阳与少阳之间，两阳合明，所以称为阳明。申纪七月，此时阴气初生，主身体右侧下肢的足少阴肾经。丑纪十二月，主身体左侧下肢的足少阴肾经。酉纪八月，主身体右侧下肢的足太阴脾经；子纪十一月，主身体左侧下肢的足太阴脾经。戌纪九月，主身体右侧下肢的足厥阴肝经。亥纪十月，主身体左侧下肢的足厥阴肝经，厥阴处于少阴与太阴之间，足少阴经同足太阴经的经气交会，必须经过足厥阴经，所以称为厥阴。

甲主左手之少阳，己主右手之少阳；乙主左手之太阳，戊主右手之太阳；丙主左手之阳明，丁主右手之阳明。此两火并合，故为阳明。庚主右手之少阴，癸主左手之少阴；辛主右手之太阴，壬主左手之太阴。

故足之阳者，阴中之少阳也；足之阴者，阴中之太阴也。手之阳者，阳中之太阳也；手之阴者，阳中之少阴也。腰以上者为阳，腰以下者为阴。其于五藏也：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阴中之少阴，肝为阳中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

以十天干纪一旬的十日，同上肢十条经脉的关系是甲日主身体左侧上肢的手少阳三焦经。己日主身体右侧上肢的手少阳三焦经。乙日主身体左侧上肢的手太阳小肠经。戊日主身体右侧上肢的手太阳小肠经。丙日主身体左侧上肢的手阳明大肠经。丁日主身体右侧上肢的手阳明大肠经。在五行归类中，丙、丁都属火，两火合并，所以称为阳明。庚日主身体右侧上肢的手少阴心经。癸日主身体左侧上肢的手少阴心经。辛日主身体右侧上肢的手太阴肺经。壬日主身体左侧上肢的手太阴肺经。

位于下肢的足三阳经，为阴中的少阳，阳气微弱。位于下肢的足三阴经，是阴中的太阴，阴气最盛。位于上肢的阳经，是阳中的太阳，阳气最盛。位于上肢的阴经，是阳中的少阴，阴气微弱。运用这个规律来说明五脏的阴阳属性心位于膈上属火，为阳中之太阳，肺居于膈上而属金，为阳中之少阴，肝位于膈下属木，为阴中之少阳，脾位于膈下属土，阴中之至阴，肾位于膈下而属水，为阴中之太阴。

黄帝曰：以治之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气在左，无刺左足之阳；四月五月六月，人气在右，无刺右足之阳。七月八月九月，人气在右，无刺右足之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气在左，无刺左足之阴。

黄帝曰：五行以东方为甲乙木，主春，春者，苍色，主肝，肝者，足厥阴也。今乃以甲为左手之少阳，不合于数，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阴阳也，非四时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故数之可十，离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万，此之谓也。

人气：人体的正气。无刺左足之阳：正月不宜刺左足的少阳经，二月不宜刺左足的太阳经，三月不宜刺右足的阳明经。总的是不刺与月建相配合的经脉，以避免伤损正气。其余类推。主：音义皆同旺。

黄帝问：怎样把经脉与十二个月的阴阳相配规律运用到治疗之中呢？岐伯答道：在一年十二个月中，正月、二月和三月，人体的阳气分别偏重于身体左侧下肢的足少阳胆经、足太阳膀胱经和足阳明胃经，所以不宜针刺这些经脉。四月、五月和六月，人体的阳气分别偏重于身体右侧下肢的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所以不宜针刺这些经脉。七月、八月和九月，人体的阴气分别偏重于身体右侧下肢的足少阴肾经、足太阴脾经和足厥阴肝经，所以不宜针刺这些经脉。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人体的阴气分别偏重于身体左侧下肢的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和足少阴肾经，所以不宜针刺这些经脉。

黄帝问：在五行归类中，方位的东方和天干中的甲、乙都属木，木气旺于春季，在五色中主青色，在五脏中主肝脏，隶属肝的经脉是足厥阴肝经，现在却把甲配属身体左侧上肢的手少阳三焦经，不符合天干配属五行的规律，这是为什么呢？岐伯答道：这里所讲的，是根据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来配合天干地支的，用来说明十二经脉的阴阳属性，不是按照四季的次序和五行属性来配合天干地支的。此外，阴阳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不是一种具体事物，所以它的运用非常广泛，同一个阴阳可以指一种事物，也可以扩展到十种、百种、千种、万种乃至无数的事物。出现上述情况，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病传第四十二

本篇内容讲述病邪侵袭人体至五脏的传变情况、五行相克的次序、藏腑的表里关系。疾病传变在一定时间内没有终止，其预后必然不良；有些疾病运用针刺治疗，有可刺、不可刺的区别。

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岐伯曰：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

黄帝曰：此乃所谓守一勿失，万物毕者也。今余已闻阴阳之要、虚实之理、倾移之过，可治之属，愿闻病之变化淫传绝败而不可治者，可得闻乎？岐伯曰：要乎哉问！道，昭乎其如旦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与俱成，毕将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导引行气：凡人自摩自捏，伸缩手足，除劳去烦，名为导引。通过导引，以达到行气活血，养筋壮骨的目的，故曰『导引行气』。乔摩：即按摩。乔，《甲乙经》作『按』。乔，即『蹻』。万物毕者也：马莳：『诸方虽行于众病，而医工当知乎守一。守一者，合诸方而尽明之，各守其一而勿失也。庶于万物之病，可以毕治而无误矣。』倾移：由阴阳气血盛衰导致疾病的机理。淫传绝败：邪气传变，正气败绝的意思。

黄帝说：我从先生这里学习了九针的知识，自己又阅读了一些方书，其中有导引行气、按摩、灸、熨、针刺、火针及服药等疗法，在应用时，是只采取其中的一种疗法呢，还是同时采用多种疗法呢？岐伯说：方书上所谈到的各种疗法，是为适应治疗许多人的不同疾病的，并不是对一个病人将多种疗法都使用上的。

黄帝说：这就是掌握了一个总的原则而不遗忘，就能解决各种事物复杂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懂得了阴阳的要点，虚实的理论，因失于调护而造成的疾病，以及治愈疾病的各种方法，我希望了解疾病变化的情况，以及病邪传变致使脏气败绝而不易救治的道理，你能告诉我吗？岐伯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这些医学道理，明白了它们就像在白天一样头脑清醒，如不明白就像在黑夜中闭上眼睛，什么都难以察觉。所以不但要接受和掌握这些道理，还要按照它去实际运用，聚精会神地体验和探索，就能达到全部理解的境地，而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也就能抓住要领，对这些理论达到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的境地，这些理论应当写在竹帛上传于后世，不应据为私有而只传给自己的子孙。

黄帝曰：何谓旦醒？岐伯曰：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黄帝曰：何谓夜瞑？岐伯曰：瘖乎其无声，漠乎其无形，折毛发理，正气横倾，淫邪泮衍，血脉传溜，大气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黄帝曰：大气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发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病先发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病先发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肾，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

淫邪：指偏胜的病邪。泮衍：扩散，蔓延。大气：这里指弥漫的邪气。下淫：下焦脏气逆乱。淫，乱。

黄帝说：什么是旦醒？岐伯说：明白了阴阳的道理，就好像迷惑的难题得到明确的解答，又像在酒醉后清醒过来一样。黄帝说：什么是夜瞑？岐伯说：病邪侵入人体后所引起的内部变化，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形象，看不见、摸不着，就像在黑夜闭上眼睛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常在不知不觉之中出现了毛发毁折、腠理开泄多汗，若正气大伤，而邪气弥漫，可经过血脉传到内脏，就会引起腹痛，藏腑功能逆乱，到了邪盛正虚的严重阶段，就不易救治了。

黄帝说：邪气侵入内脏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病变？岐伯说：邪气入脏，若疾病先发生在心，过一天就会传到肺，三天就会传到肝，五天就会传到脾，如再过三天不愈，就会死亡，冬天死于半夜，夏天死于中午。

若疾病先发生在肺，过三天就传到肝，一天就传到脾，五天就传到胃，如再过十天不愈，就会死亡，冬天死在日落的时候，夏天死在日出的时候。

若疾病先发生在肝，过三天就传到脾，五天就传到胃，三天就传到肾，如再过三天不愈，就会死亡，冬天死在日落的时候，夏天死在吃早餐的时候。

病先发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病先发于胃，五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

病先发于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肠，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病先发于膀胱，五日而之肾，一日而之小肠，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

诸病以次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间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冬人定，夏晏食：人定，古代的戌时，即晚上七点到九点的时候，此时正是人们夜晚刚入睡的时间；晏食，指吃晚饭，时辰为酉时，即下午五点到七点之间。昳：午后未时，即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大晨：早晨天光大亮，约当寅末卯初，即早5时左右。马莳：『冬大晨在寅末。』晏晡：晚7-9时。张景岳：『晏晡，戌时也。』下晡：下午1-3时。张景岳：『夏之下晡在未。』间一藏及至三四藏：间一藏，是间隔一脏相传的意思。间脏传是传其所胜。如《难经·五十三难》说：『假令心病传脾，……是字母相传。』这是按火、水、土、木、金的顺序，五行配五脏，间一脏便属母子之间相传，如心病传脾，脾病传肺，肺病传肾，便属传及二、三、四脏了。

若疾病先发生在脾，过一天就传到胃，两天就传到肾，三天就传到脊背和膀胱，如再过十天不愈，就会死亡，冬天死在夜晚人们刚入睡的时候，夏天死在吃晚饭的时候。

若疾病首先发生在胃，过五天就传到肝，三天就传到脊背和膀胱，五天就上传到心，如再过两天不愈，就会死亡，冬天死在半夜，夏天死在午后。

若疾病首先发生在肾，过三天就传到脊背和膀胱，三天就上传到心，三天就传到小肠，如再过三天不愈，就会死亡，冬天死在天亮的时候，夏天死在黄昏的时候。

若疾病首先发生在膀胱，过五天就传到肾，一天就传到小肠，一天就传到心，如再过两天不愈，就会死亡，冬天死在鸡鸣的时候，夏天死在午后。

上述各脏发生疾病，都依相克的次序相传，这样就都有一定的死亡时间，所以不可用针刺；如果疾病传变次序是间隔一脏相传的，或传至第二、三、四脏的，就可以用针刺治疗。

淫邪发梦第四十三

本篇内容论述淫邪扰乱藏腑而形成梦的机理和表现。邪气乘人体藏腑的虚弱而侵入藏腑，使魂魄不安而成梦的机理，列举了因各藏腑的盛衰，邪气的不同，出现不同的梦境，提示释梦诊断疾病的具体方法。

黄帝曰：愿闻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府，则有馀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藏，则有馀于内，不足于外。

黄帝曰：有馀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焫；阴阳俱盛，则梦相杀。上盛则梦飞，下甚则梦堕。盛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写之，立已。

正邪：能够影响身心正常活动的各种因素，如情志、饥饱、劳逸等。张景岳：『凡阴阳劳逸之感外，声色嗜欲之动于内，但有干于身心者，皆谓之正邪。』两解：马莳注：『不相连属。』

黄帝说：我想了解邪气在人体内流散的情况是怎样的。岐伯回答说：邪从外侵入人体，有时没有固定的侵犯部位，却向内侵犯藏腑，而且与营气、卫气一起在体内流行，致使魂魄不能安定，使人睡卧不宁而多梦。如果邪气侵犯六腑，就会使在外的阳气过盛而在里的阴气不足。如果邪气侵犯五脏，就会使在里的阴气过盛而在外的阳气不足。

黄帝问人体阴气和阳气的过盛、不足，有具体表现吗？岐伯答道如果阴气亢盛，会梦见渡涉大水而感到恐惧。阳气亢盛，就会梦见大火烧灼的景象。阴气和阳气都亢盛，会梦见相互厮杀。人体上部邪气亢盛，会梦见身体在天空飞腾。人体下部邪气亢盛，会梦见身体向下坠堕。过度饥饿的时候，会梦见向人索取东西。过饱的时候，会梦见给予别人东西。肝气亢盛，会做忿怒的梦。会肺气亢盛，做恐惧、哭泣和飞扬腾越的梦。心气亢盛，会梦见好喜笑或恐惧畏怯。脾气亢盛，梦见歌唱奏乐或身体沉重不能举动。肾气亢盛，会梦见腰脊分离而不相连接。以上所谈的这十二种气盛所形成的梦境，分别使用针刺泻法，很快就能痊愈。

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则梦洩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已也。

聚邑：人民聚居的意思。冲衢：交通要道。自刳：自杀或自残。刳，音枯，刨割。李念莪注：『自刨其腹也。』接内：即交媾。窌苑：窌同窖。音叫，地窖。苑，即花圃。窌苑即地窖范围的意思。礼节拜起：跪拜之礼。胞：李念莪注：『胞，即脬也。，大肠也。』梦洩便：李念莪注：『在前则梦洩，在后则梦便。』

由于正气虚弱而邪气侵入于心，就会梦见山丘烟火弥漫。侵入肺的，会梦见飞扬腾越或金石类奇形怪状的东西。侵入肝的，会梦见山林树木。侵入脾的，会梦见丘陵和大的湖泊，或者风雨中毁坏的房屋。侵入肾的，会梦见站在深渊的边沿或浸泡在水中。侵入膀胱的，会梦见漂荡流行。侵入胃的，会梦见食物。侵入大肠的，会梦见田野；侵入小肠的，会梦见许多人聚集在广场或要塞。侵入胆的，会梦见同人争斗、诉讼或自杀。侵袭到生殖器的，会梦见性交。侵袭到项部的，会梦见被杀头。侵袭到小腿的，会梦见想走路而不能前进，或被困在地下深处的窖园中。侵袭到大腿的，会梦见行礼跪拜；侵袭到尿道和直肠的，会梦见解大便、小便。以上所谈这十五种正气不足而邪气侵袭的梦境，分别运用针刺补法，很快就能痊愈。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第四十四

以一日分为四时，说明人体阳气活动的情况，可以影响邪正斗争的势力，故病情在一日之中，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不同表现。有些疾病，因不应四时之气，脏独主其病，故其轻重变化，决定于各脏气与邪气的盛衰，凡脏气不胜邪气则病甚，脏气胜邪气则病轻。在治疗上必须适应时令，不可违逆。五脏、五变、五输的内容，以及五脏与色、时、音、味的配合关系。

黄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温、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时之气使然。

黄帝曰：愿闻四时之气。岐伯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喜怒：泛指七情过度。气合而有形，得脏而有名：气，指邪气；形，指脉症之病形；名，指病症。

黄帝说：各种疾病在发生时，都由于燥湿寒暑风雨等外邪侵犯，房劳过度、喜怒不节等情志刺激，以及饮食起居失常所致。邪气侵犯之后，与正气相搏就会出现各种病态，邪气入脏都有一定的病名，这些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许多病人多在早晨病情减轻而神志清爽，白昼较安静，傍晚病势渐渐增重，夜间病势最甚，这是什么道理呢？岐伯说：这是由于四时气候的不同变化而造成的。

黄帝说：我想听听你讲关于四时之气的问题。岐伯说：春天阳气生发，夏天阳气隆盛，秋天阳气收敛，冬天阳气闭藏，这是一年中四时之气变化的一般规律，人体的阳气变化也与此相应。以一昼夜来分四时，早晨就像春天，中午就像夏天，傍晚就像秋天，半夜就像冬天。人体早晨阳气生发，邪气衰退，所以病人感到神志清爽；中午人的阳气逐渐隆盛，正气能胜邪气，所以病人较安静；傍晚人的阳气开始收敛，邪气就会逐渐嚣张，所以病情加重；半夜人的阳气闭藏于内，只有邪气处于身形，所以疾病就甚重。

黄帝曰：其时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应四时之气，藏独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气之所不胜时者甚，以其所胜时者起也。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

黄帝曰：善。余闻刺有五变，以主五输，愿闻其数。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变，五变有五输，故五五二十五输，以应五时。

黄帝曰：愿闻五变。岐伯曰：肝为牡藏，其色青，其时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为牡藏，其色赤，其时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为牝藏，其色黄，其时长夏，其日戊己，其音宫，其味甘；肺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时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肾为牝藏，其色黑，其时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咸。是为五变。

时有反者：指病情的轻重变化与前面所说的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不相符。以其所胜时者起也：指受病大的五脏被时日的五行所克。因为五脏分别具有五行属性，时日也分别具有五行属性。凡遇到时日的五行属性克制五脏的五行属性时，病情就要加重。如肝病逢庚辛日或申酉时辰，为金克木，病情就要加重。顺天之时：治疗时能够根据日、时的五行属性与受病五脏五行属性的关系，施以补泻，以免时日克脏。如脾病则于属木的甲乙日或寅卯时，用补土泻木法；肺病则于属火的丙丁日或己午时，用补金泻火法等，即为顺天之时。五输：井、荥、输、经、合五类输穴。五时：春、夏、长夏、秋、冬五季。牡脏：即为阳脏。牡，雄性的意思。

黄帝说：疾病在一天中的轻重变化，有时没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岐伯说：这是疾病变化不和四时之气相应，而由内脏单独对疾病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疾病，必定在受病内脏被时日所克的时候就加重，若受病内脏能克制时日的时候病就减轻。黄帝说：怎样进行治疗呢？岐伯说：治疗时，根据时日与受病脏气的五行关系施以补泄，使病脏不被时日克伐太过，疾病就可以预期治愈。能这样做，就是高明的医生，相反，就是粗率的医生。

黄帝说：好。我听说刺法中有根据五变以决定井、荥、输、经、合五腧穴的，请讲一讲其中的规律。岐伯说：人有五脏，五脏各有相应的色、时、日、音、味的五种变化，每种变化都有井、荥、输、经、合五种腧穴分别与之相应，五五相乘，所以就有二十五个腧穴，又分别与五季相应。

黄帝说：想听你讲讲什么叫五变？岐伯说：肝属木，为阴中之少阳，所以称为牡脏，在色为青，在时为春，在日为甲乙，在音为角，在味为酸；心属火，为阳中之太阳，所以称为牡脏，在色为赤，在时为夏，在日为丙丁，在音为徵，在味为苦；脾属土，为阴中之至阴，所以称为牝脏，在色为黄，在时为长夏，在日为戊己，在音为宫，在味为甘；肺属金，为阳中之少阴，所以称为牝脏，在色为白，在时为秋，在日为庚辛，在音为商，在味为辛；肾属水，为阴中之太阴，所以称为牝脏，在色为黑，在时为冬，在日为壬癸，在音为羽，在味为咸。这就是五变。

黄帝曰：以主五输，奈何？岐伯曰：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荥；时主夏，夏刺输；音主长夏，长夏刺经；味主秋，秋刺合。是谓五变，以主五输。

黄帝曰：诸原安和以致六输？岐伯曰：原独不应五时，以经合之，以应其数，故六六三十六输。

黄帝曰：何谓藏主冬、时主夏、音主长夏、味主秋、色主春？愿闻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变于色者，取之荥；病时间时甚者，取之输；病变于音者，取之经；经满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饮食不节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谓五变也。

以经合之：以经穴来包括原穴，即以经穴代原穴为用。此以五时分配井、荥、输、经、合五输穴，六腑本有六输，其中除上述五输穴之外，尚有原穴，而『原独不应五时』，所以将原穴合在经穴中，此时经穴和原穴具有相同的属性，以与五变相应。

黄帝说：以五变分主五输穴是什么情况？岐伯说：五脏主冬，冬季刺井穴；五色主春，春刺荥穴；五时主夏，夏季刺输穴；五音主长夏，长夏刺经穴；五味主秋，秋季刺合穴。这是五变分主五输的情况。

黄帝说：六腑的原穴是怎样配合成六输的呢？岐伯说：只有原穴不与五时相配合，而把它归在经穴之中，以应五时六输之数，所以有六六三十六个腧穴。

黄帝问：什么叫做脏主冬，时主夏，音主长夏，味主秋，色主春？我想知道其中的道理。岐伯说：病在脏的邪气深，治疗时应刺井穴；疾病变化显现于面色的，治疗时应刺荥穴；病情时轻时重的，治疗时应刺输穴；疾病影响到声音发生变化的，应刺经穴；经脉盛满而有淤血，病在阳明胃，以及因饮食不节引起的疾病，治疗时都应刺合穴，所以说味主合。这就是五变所表现的不同特征以及与五输相应的针治方法。

外揣第四十五

使用针刺治病，其疗效如以桴击鼓而有声，日月照物而生影，水镜鉴人而现形，也即内外相应的道理。对表现于外的声、色进行揣测，可以了解内脏的病变，并作为诊断和治疗的依据。

黄帝曰：余闻九针九篇，余亲授其调，颇得其意。夫九针者，始于一而终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穷，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

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者，亦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

亲授其调：亲身接受他的智慧和方略。始于一而终于九：指九针的理论和各种针具的名称。因为叙述这些理论以及各种类型针具的使用，都要有条理和次序，所以称为『始于一而终于九』。此文原出《九针十二原》。小之则无内：形容精妙得不能再精妙了。大之则无外：意思是大得不能再大了。

黄帝说：我读过关于九针的九篇文章，并亲自验证了它的规律，也大致领会了其中的道理。九针从第一针开始，到第九针终止，都隐藏了许多深刻的道理，我还没能真正掌握它的要领。九针的道理，精微宏大，高深玄妙，应用无穷。我知道它符合天道、人事以及四时的变化，想把这复杂如牛毛的论述归纳成一个纲要，不知是否可以？岐伯说：你问得真高明啊！不但针刺的道理如此，就是治理国家，也应如此。

黄帝说：我想听的是针刺的道理，不谈论国事。岐伯说：治理国家，应该有个总的纲领，如果没有总的纲领，怎么能将大、小、深、浅各种复杂的事物统一在一起呢？

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

黄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阴阳也。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请藏之灵兰之室，弗敢使泄也。

窘：深奥难测的意思。阴阳：这里的阴阳指自然界的规律。相袭：相互影响。司外揣内：观察外表，可以推测内脏病变。司，主事为司。揣，推测。灵兰之室：传说中黄帝藏书的地方。王冰：『灵兰室，黄帝之书府也。』

黄帝说：希望您详尽地讲一下。岐伯说：这可用日和月、水和镜、鼓和响来作比喻。日月照耀物体，必定会有物体的影子出现；水和镜可以清楚地反映物体的形态；击鼓时会发出响声，声音和击鼓的动作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凡形影、声响是相应和的，懂得了这些，也就能完全理解针刺的道理了。

黄帝说：这是个使我发窘的问题。日月的光明不可遮蔽，它之所以不可遮蔽，是因为不失阴阳的道理。临床上要把各种情况结合起来观察，并通过切脉来验证，以望诊来获知外部的病象，就像清水、明镜不失真一样。若人的五音不响亮，五色不鲜明，就说明五脏的功能有了异常变动，这就是内外相互影响的道理，就如同以桴击鼓，响声随之而发生，也像影子跟随形体而又与形体相似一样。所以通过观察病人体表的变化，就可测知内脏的变化；检查出内脏的变化，也可以推测显现于外表的症候。这就是阴阳理论的重点。天地之大，无不包括在阴阳的范围之内。请让我把它珍藏在灵兰之室，不要让它流失。

卷十四

五变第四十六

本篇内容论述不同体质和发病的关系。由于人的皮肤、肌肉、腠理、骨骼、五脏等坚固和脆弱的差异，易发疾病则各有不同。以风、痹、消瘅、寒热、积聚五种疾病为例，说明了其各别的发病机理和诊候方法。

黄帝问于少俞曰：余闻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复还，或留止，或为风肿汗出，或为消瘅，或为寒热，或为留痹，或为积聚……奇邪淫溢，不可胜数，愿闻其故。夫同时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为人生风乎？何其异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风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无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黄帝曰：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少俞曰：善乎哉问！请论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砺刀，削斫材木，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节，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夫木之蚤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杌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

风肿汗出：这里指以水肿、汗出为主要表现的风水病。消瘅：指消渴病。留痹：指长期不愈的痹症。杌：张景岳：『木之无枝者也。』此指树干。

黄帝问少俞道：我听说许多疾病开始的时候，必定由风、雨、寒、暑而引起，邪气沿着毫毛而侵入到腠理，有的能够由表复出，有的停留在体内，或发为风肿汗出，或发为消瘅，或发为寒热，或留而为痹，或成为积聚，因时令反常而浸淫泛溢于人体的病邪，其引起的病症甚至数不尽，希望听你讲讲其中的缘故。至于有些人同时得病，有的患这种病，有的患另一种病，我以为自然气候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否则，何以病变有种种区别呢？少俞说：大凡自然界的邪气，并不偏私于哪一种人，凡是冒犯了它的就会得病，避开了它的就不会发生危险，这不是邪气来伤人，而是人们自己去触犯了邪气而发病的。

黄帝说：有些人在同一时候遭遇到邪气，又同样地患了病，可是他们的病症各不相同，希望听你讲讲其中的缘故。少俞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请让我借匠人伐木作个譬喻吧。匠人磨砺刀斧用来砍削木材，因为木的阴阳面有坚脆的不同，坚实处刀斧就不容易砍入，脆弱处因外皮松弛而容易砍入，遇到有节的地方，甚至会把刀斧都砍缺了锋口。在同一种木材中，有坚脆的不同，坚硬处就难砍，脆弱处就易砍，何况不同的木材，它们皮有厚薄，汁有多少，性质坚脆各异。大凡树木花开得早而先生叶子的，遇到春霜或大风，就会使花落而叶萎；假使长期的烈日干旱，就会使性脆皮薄的树木，枝条少汁而叶萎；假使长期的天阴下雨，就会使皮薄汁多的树木，外皮溃烂而渗水；假使突然起了暴风，就会使木质刚脆的树木，干枝折伤；假使秋天下霜而又有剧烈的风，就会使木质刚脆的树木，根部摇动而叶子坠落。上述五种不同的情况，各有其损伤的原因及程度的不同，何况人呢？

黄帝曰：以人应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伤也，皆伤其枝，枝之刚脆而坚，未成伤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

黄帝曰：人之善病风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内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黄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坚也？少俞答曰：腘肉不坚，而无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疏。此言其浑然者。

黄帝曰：人之善病消瘅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黄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扬，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此言其人暴刚而肌肉弱者也。

风厥：以汗出不止为主要表现的病症。夫柔弱者，必有刚强：丹波元简：『柔弱者必有刚强，谓形质弱而性气刚也。』坚固：视物坚定。深：眶骨高耸，眼珠深凹。长冲直扬：举目扬眉貌。冲，当为『衡』，指眉毛。髋：身体。

黄帝说：以人与树木的变化相应来譬喻，是怎样的呢？少俞答道：树木受伤，都是伤其树枝，凡树枝刚脆而坚实的，就不会受伤了。人体容易患病，也是因为骨节、皮肤、腠理的不坚固，容易为邪气所侵犯而羁留，所以容易发病。

黄帝说：有些人容易患风气厥逆而漉漉汗出的疾病，应该怎样候察呢？少俞答道：凡肌肉脆弱，腠理疏松，就容易为风邪侵袭而致病。黄帝说：怎样看出肌肉脆弱呢？少俞答道：凡腘部的肌肉不坚实，并且没有分理；即使有分理也比较粗疏，分理粗疏皮肤不致密的，腠理疏松。

黄帝说：有些人容易患消瘅病，应该怎样候察呢？少俞答道：五脏都很柔弱的人，就容易发生消瘅病。黄帝说：怎样知道五脏是柔弱的呢？少俞答道：大凡五脏柔弱的人，必定心性刚强，心性刚强则多怒，故五脏柔弱的人就容易受到损伤。黄帝说：怎样候察五脏柔弱与心性刚强呢？少俞答道：这种人皮肤脆薄，但是眼睛生得很坚固深入，眉毛竖起，心性刚暴，心性刚暴就容易发怒，怒则使气上逆，而积蓄在胸中，血与气交阻而停留，充廓于肌肉皮肤之间，使血脉不得畅流而生郁热，热则销铄肌肉皮肤，而成为消瘅。这就是指性情刚暴而肌肉脆弱的人而言。

黄帝曰：人之善病寒热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热。黄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坚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颧骨者，骨之本也。颧大则骨大，颧小则骨小。皮肤薄而其肉无，其臂懦懦然，其地色炲然，不与其天同色，污然独异，此其候也，然后臂薄者，其髓不满，故善病寒热也。

黄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痹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坚者，善病痹。黄帝曰：痹之高下有处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视其部。

小骨柔弱：张景岳：『骨属肾，肉属脾，皆至阴之所在也。阴不足，则阳邪易以入之，故善病寒热。』颧骨者，骨之本也：张景岳：『目下颊骨曰颧，周身骨骼大小，可验于此。』张志聪：『夫肾主骨。颧者，肾之外候也，故颧骨为骨之本。』懦懦然：形容柔弱无力的样子。炲：黑色。污然：污垢不洁的样子。

黄帝说：有些人容易患寒热病，应该怎样候察呢？少俞答道：凡是骨骼细小，肌肉脆弱的人，就容易患寒热病。黄帝说：应该怎样候察骨骼的大小、肌肉的坚脆、气色的不同呢？少俞答道：面部颧骨是骨骼的基本标志。颧骨大则周身的骨骼也大，颧骨小则周身的骨骼也小。皮肤薄弱肌肉也不能隆起，膊弱而无力，面部下巴的气色晦浊无神，与天庭的气色不一致，像蒙有一层污垢为其特点，这就是诊候骨、肉、色的方法。同时，臂部肌肉薄弱，其骨髓必不充实，所以容易患寒热病。

黄帝说：怎样候察容易患痹病的呢？少俞答道：腠理粗疏而肌肉不坚实。则容易患痹病。黄帝说：痹病的部位上下有一定的处所吗？少俞答道：要知道痹病部位的高下，必须观察各个部位的虚弱情况。

黄帝曰：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伤。脾胃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稸积留止，大聚乃起。

黄帝曰：余闻病形，已知之矣，愿闻其时。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时。时高则起，时下则殆，虽不陷下，当年有冲通，其病必起，是谓因形而生病，五变之纪也。

时高则起，时下则殆：凡遇生旺之时，疾病可以好转，若遇衰下之时，疾病就会危险。冲通：张景岳：『虽非衰克陷下之时，而年有所冲，则气有所通，其病亦因而起。』意思是说年运之气与人体不相适应，就会感触而发病。

黄帝说：有些人容易患肠中积聚，应该怎样候察呢？少俞答道：皮肤薄弱缺乏润泽，肌肉不结实而缺乏滑泽，这样，就可知他的肠胃功能不健，故邪气容易停留而成积聚，致伤及脾胃的正常功能。如果在脾胃之间因寒温不调，即使邪气轻微，也会蕴蓄停留，而形成积聚病。

黄帝说：关于病形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再想听听疾病与时令的关系。少俞答道：首先要确定整个一年的气候概况，然后再掌握各个时令的气候。凡在气候对疾病有利之时，其病就会好转，气候对疾病不利之时，病就会恶化，有时虽然某一时令的气候变化并不剧烈，但因该年气候对其人体不适应，也可以引起发病。这就是由于形体素质不同而发生各种疾病的，是为五变的纲要。

本藏第四十七

精、神、血、气、魂、魄都藏于五脏，水谷津液则在六腑中传化，藏腑功能正常人体才正常，疾病的发生也是以藏腑功能失常为其根本。本篇内容讲经脉、血液、卫气、志意的生理功能；五脏的小、大、高、下、坚、脆、正、偏等八种生理差异及各自的多发病证；诊断五脏八种生理差异的方法；五脏、六腑与外在皮肉筋骨等组织器官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关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

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无愚智贤不肖，无以相倚也。然有其独尽天寿而无邪僻之病，百年不衰，虽犯风雨卒寒大暑，犹有弗能害也；有其不离屏蔽室内，无怵惕之恐，然犹不免于病，何也？愿闻其故。

奉生：养生。周：舍。司关阖：主管皮肤腠理之开合。精神专直：精神专一而正。《易传·系辞》：『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倚：异，不同。屏蔽：屏风。怵惕：怵，恐也；惕，惊也。

黄帝问岐伯说：人体的血、气、精、神，是奉养身体而维持生命的物质。经脉可以通行气血而营养人体内外的藏腑、组织和器官，濡润筋骨，保持关节活动滑利。卫气可以温养肌肉，充养皮肤，滋养腠理，掌管汗孔的正常开合。人的志意，可以统御精神，收摄魂魄，使人体能够适应四时气候的寒温变化，正常调节自身的情志变化。所以血液调和，就能够在经脉中正常运行，遍布周身而营养身体的内外，从而保持筋骨强劲有力，关节滑利自如。卫气的功能正常，就会使肌肉舒展滑润，皮肤和调柔润，腠理致密。意志调和，就会精神集中、思维敏捷、魂魄正常活动而不散乱，没有懊悔、愤怒等过度的情志刺激，五脏的功能正常而免受邪气的侵袭。

若人能对气候、饮食的寒温很好地调摄、适应，六腑传化水谷的功能就正常，气血来源充足，经脉运行通利，就不会感受邪气而发生风痹病，肢体关节保持正常活动。这就是人体的健康状态。五脏是贮藏精、神、血、气、魂、魄的，六腑是传化水谷而运行津液的。五脏和六腑的功能，都是人体禀受于先天的，不论是愚笨或聪明的，好人或坏人，都不会有不同。但是，有的人能够享尽自然所赋予的寿命，不会因邪气侵袭而发生疾病，年纪虽然很大了却少有衰老的表现，即使遇到风雨、骤冷、酷暑等气候异常变化，也不能伤害他的形体。有的人不离开掩蔽严密的居室，也没有惊恐的情志刺激，却不能避免发生疾病，我想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对曰：窘乎哉问也！五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运四时，化五节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府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恶，或吉或凶。请言其方：

心小，则安，邪弗能伤，易伤以忧；心大，则忧不能伤，易伤于邪。心高，则满于肺，中悗而善忘，难开以言；心下，则藏外，易伤于寒，易恐以言。心坚，则藏安守固；心脆，则善病消瘅热中。心端正，则和利难伤；心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也。

肺小，则少饮，不病喘喝；肺大，则多饮，善病胸痹、喉痹、逆气。肺高，则上气，肩息，咳；肺下，则居贲迫肺，善胁下痛。肺坚，则不病咳上气；肺脆，则苦病消瘅，易伤。肺端正，则和利难伤；肺偏倾，则胸偏痛也。

副：本意为助理，此作配合、符合解。化五节：张景岳：『化五节者，应五行之节序而为之变化也。』也就是五脏各与五季（春、夏、长夏、秋、冬）的五行变化相应。二十五者：指五脏各有大小、坚脆、高下、端正、偏倾等不同情况，合为二十五种。心下，则藏外：心脏低则心阳涣散。外，疏。《礼记·大学》：『外本内末。』孔疏：『外，疏也。』引申为疏散、涣散。

岐伯答道：您提的这个问题真难啊！五脏与自然界相应，与阴阳相合，与四时相通，从而与五个季节的五行变化相适应。五脏本来就有形体大小、位置高低、质地坚脆和形体端正、偏斜的区别；六腑亦有大小、长短、厚薄、曲直、松紧和缓急的不同。这二十五种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善、有的恶，有的吉、有的凶，请允许我阐述它们的规律。

心脏小的，神气安定收敛，外邪不易伤害，但容易受到忧愁等情志变化的伤害。心脏大的，忧愁等情志变化不易伤害，却容易被外邪伤害。心脏位置偏高的，易使肺气壅满，胸中烦闷不舒而健忘，难以用语言来开导。心脏位置偏低的，心阳外散而易于被寒邪伤害，容易被言语恫吓。心脏坚实的，功能活动正常，神气固守心中。心脏脆弱的，容易患消瘅等内热病。心脏端正的，脏气调和通利，邪气难以损伤。心脏偏斜的，功能活动失常，神气外散，遇事缺乏主见。

肺脏小的，饮邪很少停留，不易患喘息病。肺脏大的，饮邪易于停留，而常患胸痹、喉痹和气逆等病。肺脏位置偏高的，气易上逆而抬肩喘息、咳嗽。肺脏位置偏低的，肺体靠近胃上口，致肺的气血不通，所以常发生胁下疼痛。肺脏坚实的，不易患咳嗽、气逆等病症。肺脏脆弱的，气机不宣而化热，容易患消瘅病。肺脏端正的，肺气调和通利，邪气难以伤害。肺脏偏斜的，易出现一侧胸痛。

肝小，则藏安，无胁下之病；肝大，则逼胃迫咽，迫咽则苦膈中，且胁下痛。肝高，则上支贲切，胁悗，为息贲；肝下，则逼胃，胁下空，胁下空则易受邪。肝坚，则藏安难伤；肝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肝端正，则和利难伤；肝偏倾，则胁下痛也。

脾小，则藏安，难伤于邪也；脾大，则苦凑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则引季胁而痛；脾下，则下加于大肠，下加于大肠，则藏苦受邪。脾坚，则藏安难伤；脾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脾端正，则和利难伤，脾偏倾，则善满善胀也。

肾小，则脏安难伤；肾大，则善病腰痛，不可以俯仰，易伤以邪。肾高，则苦背膂痛，不可以俯仰；肾下，则腰尻痛，不可以俯仰，为狐疝。肾坚，则不病腰背痛；肾脆，则苦病消瘅，易伤。肾端正，则和利难伤；肾偏倾，则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变者，人之所苦常病。

上支贲切：张景岳：『上支贲切，谓肝经上行之支脉，贲壅迫切，故胁为悗闷，为息贲喘息也。』凑：冲聚。䏚：胁下空软处。季胁：相当于侧胸第十一、十二肋软骨处。此处为肋骨之末端，故称季胁。尻：尾骶骨部的通称。

肝脏小的，功能活动正常，不易发生胁下的病痛。肝脏大的，逼迫胃脘和食道，若压迫食道便会形成饮食不入的膈中证，并且胁下疼痛。肝脏位置偏高的，向上支撑膈膜，紧贴着胁部，常形成息责病。肝脏位置偏低的，逼迫胃脘，使胁下空虚，容易感受邪气。肝脏坚实的，功能活动正常而邪气难以伤害。肝脏脆弱的，容易患消瘅病。肝脏端正的，肝气调和通利，邪气难以伤害。肝脏偏斜的，常胁下疼痛。

脾脏小的，功能活动正常，不容易被邪气损伤。脾脏大的，胁下空软处常充塞而疼痛，不能快步行走。脾脏位置偏高的，胁下空软处牵引季胁疼痛。脾脏位置偏低的，向下加临大肠的上面，便容易感受邪气。脾脏坚实的，功能活动正常而邪气难以伤害。脾脏脆弱的，容易患消瘅病。脾脏端正的，脾气调和通利，邪气难以伤害。脾脏偏斜的，常见胀满病变。

肾脏小的，功能活动正常，不易被邪气伤害。肾脏大的，易于患腰痛病而不能前俯后仰，容易被邪气伤害。肾脏位置偏高，常脊背疼痛而不能前俯后仰。肾脏位置偏低的，腰尻部疼痛而不能俯仰，易形成狐疝病。肾脏坚实的，不会发生腰背疼痛之类的疾病。肾脏脆弱的，容易患消瘅病。肾脏端正的，肾气调和通利，邪气难以伤害。肾脏偏斜的，会发生腰尻疼痛。以上所谈的二十五种病变，是由于五脏的大小、坚脆、高低、斜正等因素造成的，所以是人体经常发生的病变。

黄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无骬者，心高；骬小短举者，心下。骬长者，心下坚；骬弱小以薄者，心脆。骬直下不举者，心端正；骬倚一方者，心偏倾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张胁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坚；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胁偏疏者，肺偏倾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广胸反骹者，肝高；合胁兔骹者，肝下。胸胁好者，肝坚；胁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胁骨偏举者，肝偏倾也。

骬：胸骨下端蔽心之骨，或名『鸠尾』、『蔽骨』，即胸骨剑突。反膺陷喉：张景岳：『胸前两旁为膺，胸突而向外者，是为反膺。肩高胸突，其喉必缩，是为陷喉。』合腋张胁：张景岳：『合腋张胁者，腋敛胁开也。』指两腋窄紧，胸廓上部敛缩，下部张开。骹：偏下的肋骨。兔骹：张景岳：『兔骹者，胁骨低合如兔也。』

黄帝问：怎样了解五脏的大小、坚脆等情况呢？岐伯回答说：皮肤色红、纹理致密，心脏小。纹理粗糙者，心脏大。胸骨剑突不明显者，心脏的位置偏高。胸骨剑突短小高起者，心脏位置偏低。胸骨剑突长者，心脏多坚实。胸骨剑突瘦小而薄者，心脏脆弱。胸骨剑突挺直向下而不突起，心脏端正。胸骨剑突歪斜者，心脏偏斜。

皮肤色白，纹理致密，肺脏小。纹理粗糙的，肺脏大。两肩宽厚高大，胸膺突出而咽喉下陷者，肺脏位置偏高。两腋窄紧，胁部张开者，肺脏位置偏低。肩部匀称，背部厚实者，肺脏坚实。肩背瘦薄者，肺脏脆弱。胸背宽厚者，肺脏端正。胁部肋骨两侧疏密不匀称者，肺脏偏斜。

皮肤色青，纹理致密者，肝脏小。纹理粗糙者肝脏大。胸部宽阔，肋骨向外突起者，肝脏位置偏高。肋骨紧缩内收者，肝脏位置偏低。胸胁匀称者，肝脏坚实。胁部肋骨软弱者，肝脏脆弱。胸部和腹部匀称而彼此协调者，肝脏端正。胁部肋骨一侧突起，肝脏偏斜。

黄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唇坚者，脾坚；唇大而不坚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举者，脾偏倾也。

黑色小理者，肾小；粗理者，肾大。高耳者，肾高；耳后陷者，肾下。耳坚者，肾坚；耳薄不坚者，肾脆。耳好前居牙车者，肾端正；耳偏高者，肾偏倾也。凡此诸变者，持则安，减则病也。

揭唇：嘴唇上翻。揭，举起貌。牙车：即牙床。颊车穴部位。

皮肤色黄，纹理致密者，脾脏小。纹理粗糙的，脾脏大。口唇栅起而外翻者，脾脏位置偏高。口唇低垂而纵缓者，脾脏位置偏低。口唇坚实者，脾脏坚实。口唇大而松弛者，脾脏脆弱。口唇上下端正、匀称，脾脏端正。口唇不端正而一侧偏高者，脾脏偏斜。

皮肤色黑，纹理致密者，肾脏小。纹理粗糙者，肾脏大。耳的位置偏高者，肾脏的位置也同样偏高。耳向后下陷者，肾脏的位置偏低。耳坚挺厚实者，肾脏坚实。耳瘦薄而不坚实者，肾脏脆弱。耳端正匀称，向前贴近牙床者，肾脏端正。一侧耳偏高者，肾脏偏斜。上述变化，能够注意调摄，保持功能正常，人体就会安然无恙。如果不注意调摄，致使五脏受损，人体就会发生疾病。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问也。愿闻人之有不可病者，至尽天寿，虽有深忧大恐怵惕之志，犹不能减也，甚寒大热，不能伤也；其有不离屏蔽室内，又无怵惕之恐，然不免于病者，何也？愿闻其故。

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请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燋心大愁忧；五藏皆大者，缓于事，难使以忧。五藏皆高者，好高举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坚者，无病；五藏皆脆者，不离于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倾者，邪心而善盗，不可以为人平，反复言语也。

黄帝曰：愿闻六府之应。岐伯答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

减：与下文『伤』同义。燋：通『焦』，焦虑，焦躁。

黄帝说：讲得好！但是你讲的不是我所问的，我想了解的是有的人从来不生病，而且可以享尽自然寿命，即便有忧愁、恐惧、惊吓等强烈的情志刺激，也不能使五脏虚弱，严寒酷热的外邪，也不会损伤五脏；有的人不离开掩蔽严密的居室，也没有惊恐等情志刺激，却不能避免发生疾病，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回答说：人的五脏六腑是邪气侵袭的地方，请允许我就这个问题谈谈其中的道理。五脏都小的，较少因为外邪侵袭而发生疾病，但是容易心情焦虑，多愁善感。五脏都大的，做事从容和缓，难得使他忧愁。五脏位置都偏高的，举止行动好高骛远。五脏位置都偏低的，意志软弱，甘居人下。五脏都坚实的，不会发生疾病；五脏都脆弱的，总是发生疾病。五脏位置都端正的，性情柔顺，为人公正，办事深得人心。五脏都偏斜的，心怀邪念而善于偷盗，不能与人们公平办事，前言后语不一致且不讲信用。

黄帝说：我想听听六腑与在外组织的相应关系。岐伯答道：肺与大肠相合，大肠与皮相应。心与小肠相合，小肠与脉相应。肝与胆相合，胆与筋相应。脾与胃相合，胃与肉相应。肾与三焦、膀胱相合，三焦、膀胱与腠理、毫毛相应。

黄帝曰：应之奈何？岐伯曰：肺应皮。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皮缓，腹裹大者，大肠大而长；皮急者，大肠急而短；皮滑者，大肠直；皮肉不相离者，大肠结。

心应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肠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肠薄。皮缓者，脉缓，脉缓者，小肠大而长；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肠小而短。诸阳经脉皆多纡屈者，小肠结。

脾应肉，肉坚大者，胃厚；肉麽者，胃薄。肉小而麽者，胃不坚；肉不称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约不利。肉不坚者，胃缓；肉无小裹累者，胃急。肉多少裹累者，胃结，胃结者，上管约不利也。

腹裹：肚囊。大肠直：在此并非指脏器伸而不屈，而是喻大肠的功能畅通，故曰『大肠直』。不相离：即不相附丽，如皮皱脱屑之类。离，通『丽』，附丽、依附的意思。脉冲小：脉薄虚弱。麽：细小。下管：胃之下脘幽门。小裹累：小颗粒累累无数。上管：胃之上脘贲门。

黄帝说：五脏六腑与各组织的相应关系如何体现呢？岐伯答道：肺与皮肤相应，又与大肠相合。皮肤厚者，大肠就厚。皮肤薄者，大肠也薄。皮肤纵缓，腹围大者，大肠松弛而长，皮肤绷急者，大肠紧缩而短。皮肤滑润者，大肠就通顺。皮肤焦枯干燥者，大肠就干结滞涩。

心与脉相应，又与小肠相合。皮肤厚的，脉也厚，脉厚的，小肠也就厚。皮肤薄的，脉也薄，脉薄，小肠就薄。皮肤纵缓的，脉就纵缓，脉纵缓的，小肠就粗大而长。皮肤薄而脉弱小，小肠就短小。所有阳经经脉多弯曲的，小肠就干结滞涩。

脾与肉相应，与胃相合，隆起的肌肉坚实而大者，胃就厚。隆起的肌肉瘦薄，胃就薄。隆起的肌肉瘦小而弱者，胃就不坚实。隆起的肌肉与身体其他部位不协调，胃的位置便偏低，胃体偏低则胃下口不能正常约束。隆起的肌肉不坚实，胃体就纵缓。隆起的肌肉周围没有小颗粒累累相连者，胃体就紧缩。隆起的肌肉周围有颗粒累累相连的，胃便于结滞涩，胃干结滞涩则胃上口不能正常约束。

肝应爪。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需色赤者，胆缓。爪直色白无约者，胆直；爪恶色黑多纹者，胆结也。

肾应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

黄帝曰：厚薄美恶皆有形，愿闻其所病。岐伯答曰：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

爪恶：爪甲畸形。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倪冲之：『太阳之气主皮毛，三焦之气通腠理，是以视皮肤腠理之厚薄，则内应于三焦、膀胱矣。』

肝与爪相应，与胆相合。爪甲厚而色黄，胆厚。爪甲薄而色淡红，胆薄。爪甲坚硬而色青，胆紧缩。爪甲濡软、色红，胆纵缓。手直正、色白无纹，胆气调畅。爪甲畸形、色黑多纹，胆干结滞涩。

肾与骨相应，与膀胱、三焦相合。纹理致密、皮肤厚的，三焦、膀胱就厚；纹理粗糙、皮肤薄的，三焦、膀胱就薄。腠理疏松的，三焦、膀胱就弛缓。皮肤紧急而无毫毛的，三焦、膀胱就紧缩。毫毛润泽而粗的，三焦、膀胱调畅。毫毛稀疏的，三焦、膀胱就干结滞涩。

黄帝说：藏腑的厚薄、好坏等都有外在表现，我想听听它们所发生的病变。岐伯答道：观察各藏腑外应的皮肉筋骨脉等组织的表现，来了解内在藏腑的状况，就能够推断各藏腑所发生的病变。

卷十五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向黄帝盟誓学医。黄帝向他讲述了针灸治疗疾病的高深原理，以及在具体运用中遵循和禁忌的内容。只有掌握经脉的循行规律及其与卫气的关系，方可实施针刺。通过人迎、寸口的脉象变化来推体经脉、藏腑的病变，并且根据疾病虚实、寒热性质的不同，确定补泻原则，然后再施用灸、刺、药物等不同的治疗方法。

雷公问于黄帝曰：细子得受业，通于九针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编绝，久者简垢，然尚讽诵弗置，未尽解于意矣。《外揣》言『浑束为一』，未知所谓也。夫大则无外，小则无内，大小无极，高下无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虑褊浅、不能博大深奥、自强于学若细子，细子恐其散于后世，绝于子孙。敢问约之奈何？黄帝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

细子：俗称小子，自谦之辞。九针六十篇：古代有关针刺的医籍名称。张景岳：『六十篇，古经数也，今失其传。』勤服：孜孜不倦勤奋学习。服，事也。这里是学习的意思。编绝：古代在纸产生以前，文字都刻写在竹木简上，用皮条将其连贯起来，称为『编』。编绝，是指用以连贯竹简的皮条断了。『编绝』与下文『简垢』都是形容用功之深。史传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可见古人学习之勤奋。简垢：竹简上有污垢。褊浅：狭隘浮浅。褊，狭也。浅，浮浅。坐私传：是告诫医师必须慎重选择传授对象，对那种想不劳而获，专谋私利的人是不能传授的，故上文云『先师之所禁』。坐，罪也。割臂：在臂膊上用刀割出血。歃血：盟者以血涂口旁。割臂歃血之盟，是古代最郑重的一种宣誓仪式，便是决不背信弃约。

雷公向黄帝问道：我接受了您所传授的九针六十篇以后，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学习，现在阅读的部分，竹简的皮条都断了，从前看过的竹简也已经有了尘垢，仍然不断地阅读和背诵。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在『外揣』篇中读到：把复杂零散的问题归纳统一为一体，不知这句话是指什么讲的。既然说九针的道理，大到不能再大，细到不可再细，它的巨细、高深已经到了无法度量的境地，如此博大精深的内容，如何归纳总结起来呢？况且人的聪明才智有高低的不同，有的智慧过人、思虑周密，有的见识浅薄，不能领会它的高深道理，又不能像我一样刻苦努力地学习。我担心长此以往，九针这一学术内容就会流散，子孙后代就不能继承下来，因此我想向您请教如何把它概括起来呢？黄帝道：你问得很好。这正是先师再三告诫的，不能随便轻易地传授给别人，必须经过割臂歃血的盟誓才能传授。你要想得到它，何不至诚地斋戒呢。

雷公再拜而起，曰：请闻命于是也。乃斋宿三日而请曰：敢问今日正阳，细子愿以受盟。黄帝乃与俱入斋室，割臂歃血。黄帝亲祝曰：今日正阳，歃血传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细子受之。黄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书，曰：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知其度量，内刺五藏，外刺六府，审察卫气，为百病母，调其虚实，虚实乃止，写其血络，血尽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细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约也。黄帝曰：夫约方者，犹约囊也。囊满而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俱。雷公曰：愿为下材者弗满而约之。黄帝曰：未满而知约之以为工，不可以为天下师。

斋宿：沐浴更衣，素食独宿，止其嗜欲，使心志专一，以示至诚。正阳：正午的时间。约方：系指将诊断与治疗方法，提纲挈领地加以归纳。约囊：把袋口扎起来。神与弗俱：张景岳：『《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得其精，乌能入神，有方无约，即五神也，故曰神弗与俱。』

雷公拜了两拜起来说：请让我按照您教导的去做。于是雷公很虔诚地斋宿三日后才来请求说：我想在今天中午的时候盟誓。黄帝和雷公一起进入斋室，举行割臂歃血仪式，黄帝亲自祝告说：今天中午，我们歃血盟誓，传授医学要道，如果谁违背了今天的誓言，必定遭受祸殃。雷公说：我接受盟戒。黄帝用左手握着雷公的手，右手将书交给雷公，并且说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呀，我给你讲其中的道理。一般针刺的道理，首先要掌握经脉，运用经脉的循行规律，了解经脉的长度及其中气血的数量。针刺时要内知五脏的次序，外别六腑的功能，同时要审察卫气的情况，作为治疗各种疾病的根本，调理疾病的虚实，病变也就停止了。病在血络，运用刺络放血法，使恶血、邪气排尽，疾病就会消除。

雷公说；您说的这些我明白，可是不知道如何把这些归纳起来掌握其要领。黄帝道：归纳医学理论的方法，就像捆扎袋子一样，袋子满了如不捆扎住袋口，袋子里的东西就会向外泄漏。医学理论学习后而不会归纳，就不能掌握它的精神而运用自如。雷公问：甘愿作下等人才的人，没有全部掌握就加以归纳，又会怎样呢？黄帝道：没有全部掌握医学理论和方法就进行归纳的人，只能成为一般的医生，不能成为天下人的师表。

雷公曰：愿闻为工。黄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盛则为热，虚则为寒，紧则为痛痹，代则乍甚乍间。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紧痛则取之分肉，代则取血络，其饮药，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名曰经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死，不治。必审按其本末，察其寒热，以验其藏腑之病。

若引绳大小齐等：形容人迎、寸口脉搏搏动相等。杨上善：『二人共引一绳，比牵而去，其绳并去；此引而来，其绳并来。寸口人迎，因呼吸牵脉往来，其动是同，故曰齐等也。』

雷公说：我想学习做一般医生应知道的道理。黄帝道：寸口脉主诊察在内的五脏，颈部的人迎脉主诊察在外的六腑，寸口脉和人迎脉彼此呼应、共同往来不息，它们的搏动就像牵引一根绳索那样一致。春季和夏季人迎脉稍微盛大一些，秋季与冬季寸口脉稍微盛大一些，出现以上的脉像，就是健康无病的人。

人迎比寸口脉的脉象盛大一倍，是病在足少阳经。盛大一倍且躁动不匀的，是病在手少阳经。人迎比寸口脉的脉象盛大二倍，是病在足太阳经。盛大二倍且躁动不匀静，是病在手太阳经。人迎比寸口脉的脉象盛大三倍，是病在足阳明经。盛大三倍而躁动不匀静，是病在手阳明经。人迎脉盛大为热，脉虚为寒，脉紧为痛痹，脉代则病时轻时重。人迎脉盛大用泻法，脉虚用补法，脉紧痛痹针刺分肉间的输穴，脉代病在血络放血，并配合服汤药。脉陷下不起的，用灸法治疗。脉不盛大不虚的，根据发病经脉取穴，叫做『经刺』。人迎脉比寸口脉的脉象盛大四倍，盛大的同时而且疾速，为阳气外溢，溢阳是阳气被阴气格拒于外的现象，属于死证而不能救治。除以上情况，还必须审察疾病的整个过程，辨明疾病寒热属性，以辨别五脏六腑的具体病变。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二倍而躁，在手少阴。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三倍而躁，在手太阴。盛则胀满寒中，食不化；虚则热中，出縻，少气，溺色变；紧则痛痹，代则乍痛乍止。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紧则先刺而后灸之，代则取血络而后调之，陷下则徒灸之。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内关，内关者，且大且数，死，不治。必审察其本末之寒温，以验其藏腑之病。通其营输，乃可传于大数。

大数曰：盛则徒写之，虚则徒补之，紧则灸刺，且饮药，陷下则徒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所谓经治者。饮药，亦曰灸刺。脉急则引，脉大以弱则欲安静，用力无劳也。

出縻：粪便中有糜烂未化的食物。著血：指脉管内有淤血附着。通其营输：通晓经脉循行和输注的道理。营，营运。输，输注。大数：治疗大法。引：导引法。

寸口脉比人迎脉的脉象盛大一倍，病在足厥阴经。盛大一倍且躁动不匀静，病在手厥阴经。寸口脉比人迎脉的脉象盛大二倍，病在足少阴经。盛大二倍且躁动不匀静，是病在手少阴经。寸口脉比人迎脉的脉象盛大三倍，病在足太阴经。盛大三倍而且躁动不匀静，病在手太阴经。寸口脉主阴，盛大为阴气过盛，可出现胀满、寒盛中焦和饮食不化等症。寸口脉虚弱，是阴气不足而化生内热，可出现热盛中焦、大便稀烂、少气和尿色变黄等症。脉紧为痛痹，脉代则病时轻时重。寸口脉盛大用泻法，脉虚用补法，脉紧者先施针刺后用灸法，脉代者在血络放血，然后用药物调治。脉陷下不起的只采用灸法。寸口脉下陷，为血凝于脉，脉中有瘀血留着，这是因为血脉中有寒邪，所以应当施用灸法。脉既不盛大也不空虚的，根据发病的经脉，采用相应治疗。寸口脉比人迎脉盛大四倍，称为阴气被阳气关闭在内，脉象在盛大的同时而且疾速，属于死证而不能救治。除上述情况外，还必须审察疾病整个过程中寒热的变化，来辨别藏腑的具体病变。同时，必须通晓经脉的运行和输注，才能进一步传授针灸治病的大法。

针灸治病的大法是脉盛的只采用泻法，脉虚的只采用补法，脉紧的采用灸法、刺法和汤药。脉陷下不起的只采用灸法。脉不盛大不空虚的，根据发病的经脉，采用相应治疗。所谓根据经脉治疗，既可采用汤药、也可以采用灸法、针刺。脉急促的采用导引法。脉粗大而无力的，要安静调养，即使用力也不要导致疲劳。

五色第四十九

五色，系指面部青、赤、黄、白、黑五种色泽。五色主病。本篇内容主要论述色脉结合诊病的观点。根据五色部位的移转来判断病证性质与病邪的传变。又讨论了黑色出于庭、赤色出两颧且大如拇指等两种病象，在疾病预后诊断上的价值；藏腑、肢体等发生病变时，在面部各自分布位置的反映；根据面部色泽变化来判断疾病，辨别病位的深浅、病程的长短和疾病的防治的内容。

雷公问于黄帝曰：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谓也。黄帝曰：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其间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如是者，寿必中百岁。

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黄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挟其两侧，首面上于阙庭，王宫在于下极，五藏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见，明堂润泽以清，五官恶得无辨乎？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闻乎？黄帝曰：五色之见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矣。其色部乘袭者，虽病甚，不死矣。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黄帝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谓五官。

次：作一次排列解。挟：作附属讲。王宫在于下极：下极居两目之中，心之部也，心为君主，故曰王宫。色部：五色与五脏有一定的联系。赤属心；黄属脾；白属肺；黑属肾；青属肝。五脏活动反映在颜面上又有一定部位，故五色也有一定部位，此部谓之色部。部骨陷者：张志聪注：『本部之色，隐然陷于骨间者。』乘袭：乘指相克。袭，指相生。但是这里的乘袭克作为承袭解。张志聪注：『承袭者，谓子袭母气也，如心部见黄，肝部见赤，肺部见黑，肾部间青，此子之气色承袭于母部。』

雷公向黄帝问道：青、赤、黄、白、黑五色变化取决于明堂吗？我不知道其中的道理。黄帝回答说：明堂就是鼻，阙就是两眉之间的部位，庭就是前额部，蕃就是两颊的外侧，蔽是耳前方的部位。以上所谈到的明堂、阙、庭、蕃、蔽这些部位的正常现象应该是端正、宽大、丰满，远离十步以后还能看得清楚。如果观察到某个人有以上的表现，他的寿命一定会达到一百岁。

雷公问：怎样辨别面部五官的表象呢？黄帝回答说：鼻的正常表现应是鼻骨高起，端正而平直。五脏在面部的相应部位，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在面部的中央。六腑在面部的相应部位，列于五脏部位的两旁。头面的情况反映在两眉之间和前额，心的情况反映在两目之间的下极。胸腹中的五脏安定平和，五脏真气所化生的五色，正常地反映到面部，不出现异常的色泽，鼻部的色泽也明润。所以辨别藏腑的情况，怎么能不辨别面部五官的表现呢！

雷公问：您能给我讲讲不从观察五官诊察疾病的情况吗？黄帝回答说：五色在面部的表现，有其固定的位置。如果在某个部位出现色泽隐晦如陷骨中的，就必定是发生了疾病。如果五色出现在相乘的部位上，即子色出现在母位，即使病情很重也不会死亡。雷公问：怎样通过观察五色来诊察疾病呢？黄帝回答说：青色和黑色主痛，黄色和赤色主热，白色主寒，这就是通过观察五色变化来推断疾病的大概情况。

雷公曰：病之益甚与其方衰，如何？黄帝曰：外内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气大紧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进；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损。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进，在内；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进，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与寸口气小大等者，病难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坚者，伤于寒；气口盛坚者，伤于食。

雷公问：怎样判断疾病是在逐渐加重，或是在减轻呢？黄帝回答说：疾病在人体的表里内外都可以发生，对疾病进退的推断，不但要运用色诊，还要结合脉诊。切按病人的寸口脉，脉象滑、小、紧而沉，为阴邪侵入五脏，疾病逐渐加重。人迎脉大，紧而浮，为阳邪侵入六腑，疾病逐渐加重。寸口脉浮滑，五脏的阴邪逐渐消退，疾病一天一天减轻。人迎脉沉滑，六腑的阳邪逐渐消退，病情也一天一天好转。寸口脉沉滑，五脏的阴邪逐渐亢盛，疾病一天一天加重。人迎脉浮滑而盛大，六腑的阳邪逐渐亢盛，疾病也一天一天加重。如果人迎脉和寸脉的脉象浮沉、大小都一样，说明藏腑阳邪亢盛，疾病便难于治愈。疾病发生在五脏，如果脉象沉而大，为正气充足，疾病就容易治愈。如果脉象细小，是正气不足，疾病就难以治愈。疾病发生在六腑，若脉象浮大，为正气充足，疾病就容易治愈。若见小脉，为正气虚不能抗邪，病难治。人迎脉盛大坚实，主感受寒邪的外感病。寸口脉盛大坚实，主饮食不节的内伤病。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间甚奈何？黄帝曰：其色粗以明，沉夭者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云彻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内部也。色从外部走内部者，其病从外走内；其色从内走外者，其病从内走外。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反者益甚。其病生于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反者益甚。其脉滑大以代而长者，病从外来，目有所见，志有所恶，此阳气之并也，可变而已。

粗以明：就是显而明。沉夭：晦不明。藏部：五脏居颜面中央部位。刺中央范围内即被称为『内部』。六腑挟附颜面两侧，此两侧被称为『外部』。藏部，即脏部，指五色所主的藏腑部位。

雷公问如何根据面部的色泽变化来判断疾病的轻重呢？黄帝说：面部色泽明润而含蓄，病轻。色泽沉滞而枯槁，病重。五色从下向上蔓延，病情就逐渐加重。五色从上向下，像云雾消散一样逐渐消退的，疾病将要痊愈。五色在面部的表现，均与藏腑所主相应部位有关，整个面部分为内外，内部归属五脏，外部归属六腑。如果五色的变化是从外部开始，逐渐发展到内部，则疾病的发生，是从六腑开始，而逐渐影响到五脏。五色的变化从内部开始，逐渐发展到外部，疾病则是从五脏开始，逐渐影响到六腑。疾病由五脏影响到六腑，应当首先治疗五脏，然后治疗六腑，违背这个原则疾病就会加重。疾病是由六腑而影响到五脏，就应当首先治疗六腑，然后治疗五脏，违背这个原则，疾病也会加重。若脉象滑大或是长脉，为邪气从外侵袭人体。表现目有所见的幻视和有厌恶感的精神异常，则是由于阳邪侵入阳分而阳气过盛引起的，治疗时应根据前面所述的原则灵活变通，疾病才能痊愈。

雷公曰：小子闻『风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湿之起也』，别之奈何？黄帝曰：常候阙中，薄泽为风，冲浊为痹，在地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黄帝曰：大气入于藏腑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黄帝曰：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者，病虽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

薄泽为风：风病在阳，皮毛受之，所以薄而光泽。冲浊为痹：痹病在阴，骨肉受之，故色冲浊。冲即深，浊即浑浊不清。在地为厥：厥逆病起四肢，则病在下，面色亦见于地。地，即地阁，在巨分，巨屈处。大气：即大邪之气，指非常厉害的病邪。李念莪注：『即大邪之气。』赤色出两颧：李念莪注：『赤者出于颧，颧者应在肩，亦为肺部，是火色克金。』大如母指：李念莪注：『形如母指最凶之色。』卒死：卒音促，即仓促而死。黑色出于庭：李念莪注：『天庭处于最高，黑色干之，是肾绝亦。』

雷公问：我听说很多种疾病都是由风邪引起的，气血逆乱的痹证、厥证是由寒邪、湿邪引起的，应当怎样进行鉴别呢？黄帝回答说：一般通过观察两眉间的色泽来鉴别，色泽浮露润泽是风邪引起的变化，沉滞晦浊主痹证，若色泽沉滞晦浊出现在地阁，则主厥证。这是一般规律，都是根据色泽的不同变化来诊断疾病的。

雷公问：人未患疾病却突然死亡，是什么原因呢？黄帝回答说：这是由于剧烈的邪气乘人体正气虚弱之时侵入藏腑，所以没有明显的疾病征象就突然死亡。雷公又问：疾病稍微好转却又突然死亡，怎样才能解释这种情况呢？黄帝回答说：两颧出现拇指大小的赤色，即使疾病稍微好转，仍然会突然死亡。天庭出现拇指大小的黑色，虽然没有明显疾病征象，也会突然死亡。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黄帝曰：察色以言其时。雷公曰：善乎！愿卒闻之。黄帝曰：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

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膑也。

下极：两目之间。直下：张景岳：『肝在心之下，故直下应肝。』指鼻柱部位应肝。下者：指肝之下。亦即鼻之准头部位应脾。方上：鼻准头的两旁处，即迎香穴略上方。张景岳：『中央者，面之中央，谓迎香之外，颧骨之下，大肠之应也。』面王：王者居中，鼻头居面部之中，因称之面王。挟绳而上：马莳：『挟，近也，故近耳边直上之部分，所以候背之病。』绳，指耳边部位。蒋示吉：『绳，耳边也。耳边如绳突起，故曰绳。』牙车：即牙床，颊车穴部位。巨分：为上下牙床大分处。巨屈：在颊下的曲骨部。

雷公拜了两拜说：讲得好啊！上述所言突然死亡的时间有规律吗？黄帝回答说：通过观察五色出现在面部的位置，按照五行生克乘侮的原则，就可以推测死亡的时间。雷公说：好啊！我想听您详细地谈一谈。黄帝道：藏腑肢体与面部各位置的关系是天庭反映头面的状况；眉心的上部反映咽喉的状况；两眉之间反映肺的状况；两目之间反映心的状况；两目之间正下方的鼻柱部位，则反映肝的状况；肝所主部位的左面，反映胆的状况；鼻头反映脾的状况；鼻翼反映胃的状况；面颊的中央部位，反映大肠的状况；挟大肠所主部位的外侧，反映肾的状况；在身体上肾与脐正相对，所以肾所主部位的下方，反映脐的状况；鼻头的外侧上方，反映小肠的状况；鼻头下方的人中沟，反映膀胱和子宫的状况。

两颧反映肩部的状况；两颧的外侧反映臂的状况；臂所主部位的下方，反映手的状况；内眼角的上方，反映胸部和乳房的状况；面颊外侧耳边的上方，反映背的状况；沿着颊车向下，反映大腿的状况；上下牙床中间的部位，反映膝的状况；膝所主部位的下方，反映小腿的状况；小腿所主部位的下方，反映足的状况；角的大纹处，反映大腿内侧的状况；面颊下方曲骨的部位，反映膝部膑骨的状况。

此五藏六府肢节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阴和阳，用阳和阴，当明部分，万举万当。能别左右，是谓大道。男女异位，故曰阴阳，审察泽夭，谓之良工。

沉浊为内，浮泽为外。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痛甚为挛，寒甚为皮不仁。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搏，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故相气不微，不知是非；属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粗，沉夭为甚，不明不泽，其病不甚。其色散，驹驹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气痛，聚未成也。

用阴和阳：如阳亢则滋其阴。用阳和阴：如阴寒则补其火。能别左右：即阳左阴右，为阴阳之道路。男女异位：男子之色从左到右，女子之色从右到左。泽夭：泽是色气鲜明；夭是色气枯暗。良工：良医。搏：音团，指色聚而不散。驹驹然：张志聪：『色散如驹马之逸也。』

以上就是五脏、六腑和肢体在面部的对应部位。五脏六腑和肢体发生病变，在相应的部位便会出现色泽异常。全身在面部所主的位置确定后，就能够正确地诊断疾病了。在治疗时，阴衰而导致阳盛的，应当补阴以配阳。阳衰而导致阴盛者，则应当助阳以和阴。明确了人体各部与面部位置的关系和阴阳盛衰状况，辨证治疗就一定会恰当。左右是阴阳升降的道路，所以辨别色泽在面部左右上下的移动，是辨别阴阳盛衰的重要规律。男子和女子面部色泽上下移动的诊断意义是不同的，男子左为逆右为顺，女子右为逆左为顺，这是因为男女阴阳属性不同。在色诊的运用上，除了明确人体各部与面部相应位置的关系外，还要审察面部色泽的荣润与晦暗，才能称其为高明的医生。

面色沉滞晦暗的，主在里、在脏的病变。浮露而鲜明的，主在表、在腑的病变。黄色和赤色主风病，青色和黑色主痛证，白色主寒证。局部色泽黄润，软如脂膏者，是成脓的表现；局部颜色深红，是血瘀未成脓的表现。疼痛剧烈的，可以形成肢体拘挛。若寒邪甚，可出现皮肤麻痹不仁。人体发生病变，面部就会出现相应位置的色，观察面色的润泽与晦暗，就能推测疾病预后的好坏。观察五色的散漫和聚结，则能了解病程的长短。观察五色出现在面部的位置，便能判断疾病发生的部位。医生聚精会神地分析色泽的变化，就可以了解疾病以往的情况和当前的发展变化。如果不细致入微地观察色泽的变化，就连正常和异常都不能分辨清楚。只有专心致志地分析研究，才能知道新病、旧病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面色不呈现应有的明润，却见沉滞枯槁的，病情严重。面色虽然不明润光泽，但是没有沉滞枯槁现象的，病情不重。色散漫不聚的，病邪也会逐渐消散，即使气滞不通而引起疼痛，也不会形成积聚一类的病变。

肾乘心，心先病，肾为应。色皆如是。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其圜直，为茎痛，高为本，下为首，狐疝阴之属也。女子在于面王，为膀胱子处之病，散为痛，搏为聚，方员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随而下至胝，为淫，有润如膏状，为暴食不洁。

左为左，右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黄皆端满有别乡。别乡赤者，其色亦，大如榆荚，在面王为不日。其色上锐，首空上向，下锐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肝合筋，心合脉，肺合脾，脾合肉，肾合骨也。

肾乘心：心受肾邪影响而病，如黑色见于下极。男子色在面王：李念莪注：『面王之下，应有上字。』因面王上侧是小肠部位。圜直：即人中有边有圆而直者。茎：即阴茎。高为本，下为首：色见人中上半，谓阴茎后根痛；色见人中下半，为阴茎前头痛。狐疝：即时上时下的疝气痛。 阴：同肿 。女子在于面王：李念莪注：『面王之下，应有「下」字。其随面下，至骶为淫。其色虽见于上，而病则随之发现尾骶，成为浸淫见浊。』有润如膏状，为暴食不洁：李念莪注：『浸淫见浊，有润如屑之物，多因暴食不洁所致，火多食冷物热物，一切非宜之物。』端满：端是正色，满是充润。别乡：即别的部位。如『赤』为心色，应见于两目间，今见于本部，五脏之死色见于别乡。不日：张志聪注：『即不终日而卒死。』此言五脏为病色见于本部，五脏之死色见于别乡。其色上锐，首空上向：李念莪注：『邪色之见，各有所向其尖锐之处，乃其乘虚所犯之方。上锐者，以首虚，故向上。』

肾脏的邪气侵犯心脏，是因为心先患虚证，肾脏的邪气才乘虚侵入心脏，此时肾所主的黑色会出现在面部心所主两目间的部位上。一般发生疾病后，如果病色不出现在本脏所主的部位，均可以依次类推。男子病色出现在鼻头上，主小腹疼痛，向下牵引睾丸也会发生疼痛。如果病色出现在人中沟上，主阴茎疼痛，出现在人中沟上部则表现为阴茎根部疼痛，出现在人中沟下部的则阴茎头部疼痛。这些都属于狐疝、阴囊肿大等疾病。女子病色出现在鼻头上，主膀胱和子宫的病变。病色散漫不收者，为气滞引起的疼痛。病色抟聚不散，为血液凝结而形成积聚。积聚的表现，有的是方，有的是圆，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都和病色的表象相一致，病色若随之下移到唇部，则表明患有自淫、带下污浊等病变。若兼见唇色润泽如脂膏样者，为暴饮暴食、饮食不洁之物所引起的疾病。

面部色泽的异常变化与体内疾病发生的部位是一致的，病色出现在左侧，就表明左侧有病。病色出现在右侧，说明是右侧有病。面部色泽异常，或聚或散而不正的，一如面色所指，就可知道发病的藏腑。所谓五色，就是青色、黑色，赤色、白色、黄色。在正常情况下，深浅适中而充满，分别表现在各自的部位上。异常情况下，色泽会发生变化，如赤色出现在心所主的部位；像榆荚一样大小，主心发生病变。如果出现在鼻头，说明疾病在近日内就会发生。病色的形状，上部呈尖锐状的，表明头面部正气虚弱，邪气有向上发展的趋势。下部呈尖锐状的，则身体下部正气虚弱，邪气有向下发展的趋势。左侧或右侧呈尖锐状，与上部和下部的诊断意义一致。把面部五色同五脏相互联系，青色属肝，赤色属心，白色属肺，黄色属脾，黑色属肾，五脏又同外在组织相合，肝同筋相合，心同脉相合，肺同皮相合，脾同肉相合，肾同骨相合，所以各组织也分别同五色相联系。

论勇第五十

本篇内容讨论勇敢与怯懦的表现、藏腑的相应变化，及其在诊断和治疗上的意义。人在同一环境中受病与否，其关键决定于体质的强弱。忍痛与否不是勇怯的本质区别，勇怯的根本是在于内脏生理功能强弱的不同，其中又主要决定于肝胆的坚或脆。并讨论了酒对人的性格与行为的影响。

黄帝问于少俞曰：有人于此，并行并立，其年之长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风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问何急？黄帝曰：愿尽闻之。少俞曰：春青风，夏阳风，秋凉风，冬寒风。凡此四时之风者，其所病各不同形。

黄帝曰：四时之风，病人如何？少俞曰：黄色薄皮弱肉者，不胜春之虚风；白色薄皮弱肉者，不胜夏之虚风；青色薄皮弱肉，不胜秋之虚风；赤色薄皮弱肉，不胜冬之虚风也。黄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坚，固不伤于四时之风。其皮薄而肉不坚、色不一者，长夏至而有虚风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坚者，长夏至而有虚风，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坚者，必重感于寒，外内皆然，乃病。黄帝曰：善。

急：先。夏阳风：夏季的热风。火为热为阳。虚风：虚邪贼风。张景岳：『虚风者，虚乡不正之邪风也。』也就是指反常的邪风。色不一者：肤色经常变化而没有一定的人。

黄帝问少俞道：假如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行为举止一样，共同行走或是站立，年龄大小一致，穿着衣服的厚薄也相同。可是，突然遇到狂风暴雨等异常气候变化，有人生病，有人不生病，有时都发病，有时都不发病，这是为什么呢？少俞回答说：您想先了解哪方面的情况呢？黄帝说：所有的问题我都想知道。少俞说：春季吹的是温风，夏季是热风，秋季是凉风，冬季是寒风。因为在四季分别感受不同风邪，所以发生疾病时就会有不同的证候。

黄帝问：四季不同的风邪分别侵袭人体，病人感受风邪会有什么区别呢？少俞回答说：面色黄、皮肤薄、肌肉柔弱的人，脾气不足，经受不住春季风邪的侵袭；面色白、皮肤薄、肌肉柔弱的人；肺气不足，经受不住夏季风邪的侵袭；面色青、皮肤薄，肌肉柔弱的人，肝气不足，经受不住秋季风邪的侵袭。面色赤、皮肤薄、肌肉柔弱的人，心气不足，经受不住冬季风邪的侵袭。黄帝问：面色黑的人，就不会感受风邪而发生疾病吗？少俞答：面色黑而皮肤厚、肌肉坚实的人，肾气充盛，当然不会遭受风邪的侵袭。如果皮肤薄、肌肉不坚实、面色又不是始终保持黑色的人，到了长夏而感受风邪就会发生疾病。如果面色黑、皮肤厚、肌肉坚实者，即使在长夏遇到风邪，也不会发生疾病。面色黑、皮肤厚、肌肉坚实的人一定是寒邪已侵入体内，又感受风邪，外邪与内邪相结合才会生病。黄帝说：讲得很好。

黄帝曰：夫人之忍痛与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见难则前，见痛则止；夫怯士之忍痛者，闻难则恐，遇痛不动。夫勇士之忍痛者，见难不恐，遇痛不动；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见难与痛，目转面盻，恐不能言，失气惊，颜色变化，乍死乍生。余见其然也，不知其何由，愿闻其故。少俞曰：夫忍痛与不忍痛者，皮肤之薄厚，肌肉之坚脆缓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谓也。

黄帝曰：愿闻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长衡直扬，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坚，其胆满以傍，怒则气盛而胸张，肝举而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然者也。

目转面盻：目珠转动，怒目而视。目转，眼珠转动。盻，恨视，怒视。乍死乍生：疑死疑生。目深以固：目光深邃而凝视不动。长衡直扬：长眉竖起。眉上曰衡。

黄帝问道：人体能否忍受疼痛，不是根据性格勇敢与怯懦来区分的。性格勇敢而不能忍耐疼痛者，遇到危难时可以挺身向前，可是感到疼痛时就会退缩不前。性格怯懦而能忍耐疼痛者，听到危难的事情就惊恐不安，遇到疼痛却能忍受而不动摇。勇敢而又能忍耐疼痛者，遇到危难不恐惧，碰到疼痛也能忍受。怯懦又不能耐受疼痛者，遇到危难和疼痛，就吓得头晕眼花，颜色变更，侧头而不敢正视，话也不敢说等表现出心神散乱，痛得死去活来。我看到这些情况，不知是什么原因，想了解一下其中的道理。少俞回答说：能否忍耐疼痛，是根据皮肤的厚与薄，肌肉的坚实与脆弱，以及纵缓与紧密的不同，不是根据性格的勇敢和怯懦来区分。

黄帝问：我想了解人体性格的勇敢和怯懦，是从哪些形式表现出来的。少俞回答说：勇敢的人，两目凹陷而目光坚定，眉毛竖起而长直，皮肤肌肉的纹理是横向的，心脏端正而向下垂直，肝脏大而坚实，胆囊充盈而增大。发怒时，怒气充满胸中而胸廓张大，肝气上升而胆气横溢，眼睛瞪得很大，目光逼人，毛发竖起，面色铁青等，这就是勇敢人的表现。

黄帝曰：愿闻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减，阴阳相失，其焦理纵，骬短而小，肝系缓，其胆不满而纵，肠胃挺，胁下空，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肝肺虽举，气衰复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黄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慓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与勇士同类，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减：孙鼎宜：『按「减」当作「」，字误。《说文》：「，目陷也。」』阴阳相失：血气运行失度。肠胃挺：肠胃不强健，少曲折而直。挺，直而少弯曲。胁下空：肝气不充实。怒不避勇士：怯士酒醉发怒，气壮胆大，与勇士相去无几。避，去也。引申有差别之意。酒悖：由于饮酒而出现的反常表现。

黄帝又问：性格怯懦的人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少俞回答说：怯懦的人，眼睛虽然很大却不凹陷，阴阳气血不协调，皮肤肌肉的纹理是竖向的，胸骨剑突短小，肝系松弛，胆囊不充盈，肠胃挺直，胁下空软，即使发怒时，怒气也不能充满胸中，肝肺虽然因怒气而暂时上举，但是随着怒气的衰减，肝肺又重新下降，所以不能长时间地发怒，这就是怯懦人的表现。

黄帝问：怯懦的人喝了酒以后发怒时与勇敢的人相似，是哪些藏腑发挥作用使他这样呢？少俞回答说：酒是水谷的精华，由谷类酿造而成的液体，性质迅猛滑利。酒入胃后使胃胀大，气机上逆，壅滞胸中，使肝气上升，胆汁横逆。饮酒后，他的行为当然与勇敢的人相同，但是等到酒醒气衰以后，自己就会感到懊悔。这种人的表现虽然与勇敢的人非常相似，并不是有意识地按照勇敢人的行为去做，是酒在体内起的作用，所以称为酒悖。

背腧第五十一

本篇内容讲述五脏背腧的位置以及取穴的验证方法。治疗上取背腧穴，在补泄方法上是宜灸而禁针的。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五藏之腧出于背者。岐伯曰：胸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椎之间；心腧，在五椎之间，膈腧，在七椎之间；肝腧，在九椎之间；脾腧，在十一椎之间；肾腧，在十四焦之间：皆挟脊相去三寸所。则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气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写者，疾吹其火，傅其艾，须其火灭也。

大腧：大杼穴。在背腧穴里，大杼的穴位高居于五脏六腑各腧穴之上，所以称为『大杼』。杼骨：即第一椎骨。相去：前面各穴在椎骨旁都各有一个，同名两个穴位之间的距离就叫相去。应在中而痛解：有两说：一是指用手指按压在穴位上，病人感到酸胀痛的是穴位；一是指原有疼痛的，用手指按压能使疼痛缓解，病人感觉快然的是穴位。

黄帝问岐伯说：我想知道五脏腧穴在背部的部位。岐伯说：背中的大腧在项后第一椎骨下的两旁，肺腧在第三椎下的两旁，心腧在第五椎下的两旁，膈腧在第七椎下的两旁，肝腧在第九椎下的两旁，脾腧在第十一椎的两旁，肾腧在第十四椎的两旁。五脏腧穴都在脊柱的两旁，左右相距为三寸。要确定、检验这些穴位时，可用手按压腧穴处，如病人有酸、麻、胀、痛的感觉，或病人原有疼痛得到缓解，就说明正是腧穴的所在部位。对这些腧穴，宜用灸法，不可妄用针刺。邪气盛的用泄法，正气虚的用补法。用艾火补的时候，不要吹艾火，要等它自己慢慢烧灭。用艾火泄的时候，应快速地吹旺火，再用手拍艾条，使之急燃而迅速熄灭。

卷十六

卫气第五十二

从五脏六腑的功能，说明营气、卫气的功能和循行概况、十二经脉的标本与某些穴位的关系、上下虚实的治法、四街的部位，以及治疗上取其穴位时应用毫针的手法。

黄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其气内于五藏，而外络肢节。其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阴阳相随，外内相贯，如环之无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穷之！然其分别阴阳，皆有标本虚实所离之处。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生；候虚实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腑之气街者，能知解结契绍于门户；能知虚石之坚软者，知补写之所在；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

岐伯曰：博哉！圣帝之论。臣请尽意悉言之。足太阳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命门者，目也。足少阳之本，在窍阴之间；标，在窗笼之前。窗笼者，耳也。足少阴之本，在内踝下上三寸中；标，在背腧与舌下两脉也。足厥阴之本，在行间上五寸所；标，在背腧也。足阳明之本，在厉兑；标，在人迎，颊挟颃颡也。足太阴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标，在背腧与舌本也。

气：这里的气指的是饮食化生的精微之气。浮气：卫气浮出脉外，循行皮肤分肉之间，故称为『浮气』。亭亭淳淳：形容营气和卫气在体内流行长远，无边无际。亭亭，长远。淳淳，流行。穷：这里是彻底弄明白的意思。气街：气行往来的道路。张景岳：『街，犹道也。』解结契绍于门户：解其结聚，达于腧穴。绍，续也，有连续、通达之意。门户，喻指腧穴。虚石之坚软：形容虚证和实证在经脉上表现的软硬情况。石，通『实』。虚则软，实则坚。跟以上五寸中：即跗阳穴。跗阳穴居外踝上三寸。窍阴：即第四足趾外侧的窍阴穴。标，在窗笼之前：指听宫穴。杨上善：『足少阳脉为根在窍阴，其末上出于天窗，支入耳中，出走耳前，即在窗笼之前也。以耳为身窗舍，故曰窗笼也。』标，在背腧与舌本：杨上善：『末在背第十一椎两箱一寸半脾腧及连舌本散在舌下也。』

黄帝说：五脏是贮藏精神魂魄的，六腑是受纳和传化水谷的。由饮食所化生的精微之气，在内则入于五脏，在外则行于分肉、经络、肢节。其浮而在外之气，不循行于经脉之中的，叫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脉之中的，叫营气。卫行脉外属阳，营行脉中属阴，阴阳相随而行，内外贯通，有如环之无端，如水之源远流长，无有穷尽。但在分别阴阳属性时，都有标本、虚实、所离之处。因此，能分别三阴三阳十二经的就可以知道病是怎样产生的；能判断出虚实所在，便能找出疾病的上下部位；能知道六腑之气往来的通道，在诊断和治疗上，就像会解开绳结，开达门户一样，方便自如；能知虚者软——经气空虚，实者硬——邪气结聚，就能知道补虚泄实的关键所在；能知手足六经的标部和本部，对复杂的疾病在治疗时就能应付裕如而无所疑惑。

岐伯说：多么高深博大的理论啊！现就我知道的尽量地说出来。足太阳膀胱经的本部，在足跟以上五寸（由外踝下的地平面算起）中的附阳穴；标部，在两目的睛明穴。命门，是指眼睛。足少阳胆经的本部，在足第四趾外侧端的窍阴穴之间；标部，在窗笼之前，即在耳珠前陷中的听宫穴。足少阴肾经的本部（内踝之下一寸，再由此向上三寸），在内踝上下三二寸的复溜、交信穴；标部，在背部的肾腧穴，与舌下两脉的廉泉穴。足厥阴肝经的本部，在行间穴上五寸的中封穴；标部，在背部的肝腧穴。足阳明胃经的本部，在足次趾端的厉兑穴；标部，在颊下结喉两旁的人迎穴。足太阴脾经的本部，在中封穴前上四寸中的三阴交穴；标部，在背部的脾腧与舌根部。

手太阳之本，在外踝之后；标，在命门之上一寸也。手少阳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间上二寸；标，在耳后上角下外眦也。手阳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别阳；标，在颜下合钳上也。手太阴之本，在寸口之中；标，在腋内动也。手少阴之本，在锐骨之端；标，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后两筋之间二寸中；标，在腋下下三寸也。

凡候此者，下虚则厥，下盛则热；上虚则眩，上盛则热痛。故石者，绝而止之；虚者，引而起之。

请言气街：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有街，胫气有街。故气在头者，止之于脑；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腧；气在腹者，止之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气在胫者，止之于气街与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针，必先按而在、久应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头痛眩仆，腹痛中满暴胀，及有新积。痛可移者，易已也；积不痛，难已也。

在外踝之后：指养老穴。命门之上一寸：张景岳：『当是睛明穴上一寸。』耳后上角下外眦：张景岳：『耳后上角，当是角孙穴。下外眦，当是丝竹空也。』在肘骨中：马莳：『当是曲池穴。』颜下合钳上：张景岳：『颜，额庭也。钳上，即《根结篇》钳耳之义，谓脉由足阳明大迎穴之次，夹耳之两旁也。』钳耳，指头维穴。锐骨之端：指神门穴。止之于脑：杨上善：『脑为头气之街，故头有气，止百会也。』膺：指胸部两侧肌肉隆起处。刺而予之：谓刺而予之补泻。

手太阳小肠经的本部，在手外踝之后的养老穴；标部，在睛明穴上一寸处。手少阳三焦经的本部，在手无名指之间的液门穴；标部，在耳后上角的角孙穴与下外眦的丝竹空穴。手阳明大肠经的本部，在肘骨中的曲池穴，上至臂臑穴处；标部，在颊下一寸，人迎之后，扶突之上。手太阴肺经的本部，在寸口中的太渊穴；标部，在腋内动脉，就是腋下三寸的天府穴处。手少阴心经的本部，在掌后锐骨之端的神门穴；标部，在背部的心腧穴。手厥阴心包经的本部，在掌后两筋之间二寸内的内关穴；标部，在腋下三寸的天池穴处。

凡要测候十二经标本上下所主的疾病，一般在下的为本，下虚则元阳衰于下而为厥逆，下盛则阳气盛于下而为热；在上者为标，上虚则清阳不升而为眩晕，上盛则阳盛于上而为热痛。属实症的当泄，以绝其根而使疾病停止发作；属虚症的当补，助其气而振其不足。

让我再谈谈各部的气街：胸、腹、头、胫之气，各有所聚所行的道路。气在头部的，聚之于脑；气在胸之前部的，聚于胸之两旁的膺部，气在胸之后部的，聚于背腧，即自十一椎膈膜之上，足太阳经诸脏之腧；气在腹部的，聚于背腧，即自十一椎膈膜以下，足太阳经诸脏之腧穴，并聚于腹前冲脉及在脐左右经脉处的穴位（盲腧、天枢等穴）；气在胫部的，则于足阳明经的气街穴（又名气冲穴）及承山穴（足太阳经）和足踝部上下等处。凡刺这些穴位都要用毫针，操作时，必须用手先在穴位上作较长时间的按压，待其气至，然后针刺与之补泄。刺各部气街的穴位能治疗头痛、眩晕、中风跌仆、腹痛、中满、腹部突然胀满，及新得的积聚。疼痛按之移动的，治之易愈；积症不疼痛的，难愈。

论痛第五十三

人体的素质，亦即筋骨、肌肉有强弱坚脆的不同，皮肤腠理有厚薄疏密的区别，肠胃有厚薄肥瘦的不同，故在治疗上有能否耐受针石、火烧之痛和耐受毒药的区别。疾病痊愈的难易，与病症属性的寒热有密切的关系。

黄帝问于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焫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愿尽闻之。少俞曰：人之骨强筋弱肉缓皮肤厚者，耐痛，其于针石之痛、火焫已然。

黄帝曰：其耐火焫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焫。黄帝曰：其不耐针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坚肉薄皮者，不耐针石之痛，于火焫亦然。

美骨：指骨骼强壮的人。

黄帝问少俞说：筋骨的强与弱，肌肉的坚与脆，皮肤的厚与薄，腠理的疏与密，都各不相同的人，他们对针刺和灸灼所致疼痛的耐受力如何？另外，肠胃的厚薄、坚脆也不一样的人，他们对药物的耐受力又是怎样的呢？请你详细地讲一讲。少俞说：骨骼强健、筋柔肉缓、皮肤厚实的人，对疼痛的耐受力强，所以对针刺和艾火灸灼所致的疼痛也一样能忍受。

黄帝说：哪些人能耐受火灼引起的疼痛呢？少俞回答说：除以上所说的人以外，还有肤色黑而且骨骼健美的人。黄帝说：哪些人不能耐受针刺所致的疼痛呢？少俞说：肌肉坚实而皮肤薄脆的人，不能耐受针刺的疼痛，同样也不能耐受灸灼引起的疼痛。

黄帝曰：人之病或同时而伤，或易已，或难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时而伤，其身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

黄帝曰：人之胜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骨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也。

胜毒：耐受药物的意思。胜，耐受；毒，药物。大骨：指骨骼强壮。

黄帝说：同时患病的人，有的容易痊愈，有的则难以痊愈，这是什么原因呢？少俞说：身体多热、阳气素盛的人，容易痊愈；身体多寒、阳气素虚的人，难以痊愈。

黄帝说：怎样判断人对药物耐受力的强弱呢？少俞说：胃功能强壮、皮肤色黑、骨骼粗壮、肌肉肥厚的人，对药物的耐受力强；形体消瘦而胃功能薄弱的人，对药物的耐受力就弱。

天年第五十四

本篇内容讨论胚胎的生长发育过程、『神』的形成以及长寿的根本条件、人类生长至死亡过程的一般规律、人生不能终寿的因素——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人之始生，何气筑为基？何立而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黄帝曰：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夭寿，或卒死，或病久，愿闻其道。岐伯曰：五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府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

黄帝曰：人之寿百岁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队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

母：人胚胎的生成需父母两精相合，这里的母是指母亲的阴血。神：这里的神是指一切生物其生命力的综合表现。肌肉解利：就是形容肌肉之间，气行滑顺通利而没有涩滞的现象。解，气行之道开放。呼吸微徐：指气息调匀，不粗不疾。使道队以长：人中沟深而且长。使道，指人中沟。马莳：『使道者，水沟也（俗云人中）』。基墙高以方：有三说：一指明堂。基墙高大方正，为长寿的表现。如杨上善：『鼻之明堂，墙基高大方正，为寿二也。』二指面之地部为基，即地阁部位，墙是指蕃蔽而言。高以方，是指高厚方正的意思。三指面部而言，骨骼为基，蕃蔽为墙。三部三里：指面部的额头、鼻梁、下颌三处隆起的地方。

黄帝问岐伯：我想了解一下人在生命开始时，是以什么作为基础？以什么来捍卫呢？损失了什么就要死亡？得到了什么才能生存？岐伯说：以母亲的血为基础，以父亲的精为卫外功能，由父精母血结合而产生神气，失神气的就会死亡，有了神气才能维持生命。

黄帝问：什么是神呢？岐伯说：当人体的血气和调，营气卫气的运行通畅，五脏形成之后，神气藏之于心，魂魄也都具备了，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体。

黄帝说：人的寿命长短各不相同，有中途夭亡的，有年老长寿的，有猝然死亡的，有的患病很久，希望听听它的道理。岐伯说：如果五脏强健，血脉调顺，肌肉之间通利无滞，皮肤固密，营卫的运行不失其常度，呼吸均匀徐缓，全身之气有规律的运行，六腑也能正常地消化饮食，使精微、津液能敷布周身，以营养人体，各藏腑功能正常，所以能够使生命维持长久而多寿。

黄帝说：有些人可活到百岁而死，怎么会达到这样的长寿呢？岐伯说：长寿的人，他的鼻孔和人中深邃而长，面部的骨骼高厚而方正，营卫的循行通调无阻，面部的三庭耸起而不平陷，肌肉丰满，骨骼高起，这种壮健的形体，是能活到百岁而终其天年的象征。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藏六府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灭，皮肤柘；六十岁，心气始衰，善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藏经脉空虚；百岁，五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黄帝曰：其不能终寿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

其气在下：气，指人体生长的气，藏于肾，自下而升。人生十岁，此气刚开始兴盛，是生长发育的开始，所以说其气在下。走：跑跳。趋：快走。步：行走。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意思是正邪相互斗争，使气血紊乱，不能祛邪外出，反而引邪内入。

黄帝说：人的血气盛衰，以及从生到死这一过程的情况，可以讲给我听吗？岐伯说：人生长到十岁的时候，五脏开始发育到一定的健全程度，血气的运行畅通，其气在下，所以喜动而好走。人到二十岁，血气开始充盛，肌肉也正在发达，所以行动更为敏捷，走路也快。人到三十岁，五脏已经发育强健，全身的肌肉坚固，血气充盛，所以步履稳重，爱好从容不迫地行走。人到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都很健全已到了不能再继续盛长的程度，从此腠理开始疏松，颜面的荣华逐渐衰落，鬓发开始花白，经气由平定盛满已到了不能再向上发展的阶段，精力已不十分充沛，所以好坐。人到五十岁，肝气开始衰退，肝叶薄弱，胆汁也减少，所以两眼开始昏花。人到六十岁，心气开始衰弱，会经常忧愁悲伤，血气已衰，运行不利，形体惰懈，所以好卧。人到七十岁，脾气虚弱，皮肤干枯。人到八十岁时肺气衰弱，不能藏魄，言语也时常发生错误。人到九十岁，肾气也要枯竭了，其他四脏经脉的血气也都空虚了。到了百岁，五脏的经脉都已空虚，五脏所藏的神气都消失了，因只有形骸存在而死亡。

黄帝说：有人不能活到应该活到的岁数而死亡的，这是为什么呢？岐伯说：不能长寿的人，是他的五脏不坚固，鼻孔和人中沟不深邃，鼻孔向外开张着，呼吸急促疾速，或者面部之骨骼瘦小，脉管薄弱，脉中血少而不充盈，肌肉不坚实，肌腠松弛，再屡被风寒侵袭，血气更虚，血脉不通利，外邪就易于侵入，与真气相攻，真气败乱，促使他中年而死。

逆顺第五十五

逆顺，系指反常与正常，既指气行的逆顺，又含针刺的逆与顺。本篇内容讲述了人体气血发生逆乱时的三种针刺原则，不能运用刺法的具体表现，以及运用刺法的时机；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精神。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气有逆顺，脉有盛衰，刺有大约，可得闻乎？伯高曰：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馀不足；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刺，与其未可刺，与其已不可刺也。

黄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

大约：主要的法则。逢逢之气：形容军队来势急疾，气势凶猛。逢逢，形容击鼓之声，引申有盛大之意。堂堂之阵：形容军队打仗时阵势盛大整齐。《孙子·军争》：『勿击堂堂之阵。』杜佑：『堂堂者，盛大之貌也。』熇熇：热盛。王冰：『熇熇，盛热也。』漉漉之汗：大汗不止。漉，水流貌。浑浑之脉：脉象浊乱，无头绪。杨上善：『浑浑，浊乱也。凡候脉浊乱者，莫知所病，故不可刺也。』

黄帝向伯高问道：我听说气有逆顺，脉有盛衰，针刺方法有总的原则，能讲给我听听吗？伯高答道：气行的逆顺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四季的五行规律相对应。脉象的盛衰表现，可以诊察气血的虚实变化。针刺方法总的运用原则，必须明了哪些疾病可以运用刺法，哪些不能运用，哪些疾病已经不能通过针刺来救治了。

黄帝问：如何判断疾病是否适宜运用刺法呢？伯高回答说：《兵法》上曾经说过，作战时当敌人攻势迅猛的时候，不要抵挡其攻击。对敌人盛大整齐的阵势，也不能贸然进攻。《刺法》也记载有，热势炽盛的不能用刺法，大汗淋漓的不能用刺法，脉象盛大燥疾的急病不能用刺法，脉象和病情相反的也不能用刺法。

黄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

黄帝问：怎样确定哪些疾病适宜运用刺法呢？伯高回答说：首先，在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施用针刺来预防。其次，在疾病初期，邪气尚未亢盛的时候，施用刺法。再次，在邪气已经衰减而正气逐渐恢复时，因势利导地施用刺法。技术低劣的医生，在邪气亢盛、或表现的病症很重、或病情与脉象不相符的情况下进行针刺。所以说，在邪气亢盛时不要施用刺法而损伤元气，在邪气衰减的时候进行针刺，就一定能把疾病治愈。所以，高明的医生，在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就进行防治，而不是在疾病发生以后才进行治疗，就是这个意思。

五味第五十六

本篇内容讲述饮食五味及进入人体后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及营气、卫气的运行。食物中的五谷、五果、五畜、五菜分别具有五种味道，对五脏各有其相应的作用，在病理方面也各有宜忌。

黄帝曰：愿闻谷气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别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禀气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

黄帝曰：营卫之行奈何？伯高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则出，吸则入。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

大气：本文指宗气。天地之精气：天之阳气，地之精气。地之精气，指水谷精微之气。出三入一：历代注家解释不同。马莳、张景岳认为是指谷食之气呼出三分，天地之气吸入一分而言。杨上善则说：『气海之中，谷之精气，随呼吸出入也。人之呼也，谷之精气，三分出已；及其吸也，一分还入，即须资食充其肠胃之虚，以接不还之气。』任谷庵：『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其大数常出三入一。盖所入者谷，而所出者，乃化糟粕，以次传下，其津液溉五藏而营卫，其宗气积于胸中，以司呼吸，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任氏所解，似得其旨。

黄帝道：五谷有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食物进入人体后，五味如何分别进入五脏呢？我想了解这些情况。伯高答：食物进入人体，首先到胃，五脏六腑要从胃接受食物所化生的精微物质，所以胃是五脏六腑所需水谷精微汇聚的地方。食物的五味同五脏的关系，是按五味、五脏的五行属性相联系，五味分别进入各自所亲合的脏。酸味的食物首先进入肝，苦味的首先进入心，甘味的首先进入脾，辛味的首先进入肺，咸味的首先进入肾。食物所化生的精微、液津，正常地流行而布散全身。营气和卫气旺盛、通畅而周流全身。余下的部分化成糟粕，自上而下依次传化而排出体外。

黄帝问：营气和卫气是如何运行的呢？伯高回答：说食物进入胃后，精微部分从胃出来而分别到达上焦和下焦，以营养五脏。水谷精微化生的精纯部分是营气，在脉中运行。水谷精微所化生的运行迅猛、滑利的部分是卫气，在脉外运行。这就是营气和卫气的运行道路。水谷精微的另一部分与吸入的清气结合而形成宗气。宗气不像营气、卫气一样周流全身，而主要是积聚在胸中，所以把胸中称为气海。宗气出自于肺，沿着咽喉上行，呼则出，吸则入，保证人体正常的呼吸运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营养物质，只有食物和空气进入人体后分别形成宗气、营气和卫气、糟粕三个方面，才能维持生命活动。所以，半天不进饮食，人的气就要衰减，一天不进饮食，人的气就会缺少。

黄帝曰：谷之五味，可得闻乎？伯高曰：请尽言之。五谷：秔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黍辛。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五菜：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

五色：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咸，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

秔米：粳米。秔，『粳』的异体字。麻：芝麻。黄黍：即黍米。葵：冬葵。藿：豆叶。薤：俗称野蒜，可食。

黄帝问：你能给我讲讲食物的五味吗？伯高说：请让我详细地讲述这些情况。五谷中，粳米味甘、芝麻味酸、大豆味咸、麦味苦、黄米味辛。五果中，枣子味甘、李子味酸、栗子味咸、杏子味苦、桃子味辛。在五畜中，牛肉味甘、狗肉味酸、猪肉味咸、羊肉味苦、鸡肉味辛。五菜中，葵菜味甘、韭菜味酸、豆叶味咸、野蒜味苦、葱的味辛。

由五色来决定五味的适应情况：黄色适应甘味、青色适应酸味、黑色适应咸味，赤色适宜应苦味，白色适应辛味。这就是五色分别适应五味的情况。上述五色所适应的五味，就是分别代表五脏病变所选用的适宜食物。脾脏病变，宜食粳米饭、牛肉、枣、葵菜等。心脏病变，宜食麦、羊肉、杏、野蒜等。肾脏病变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子、豆叶等。肝脏病变，宜食芝麻、狗肉、李子、韭等。肺脏病变，宜食黄米、鸡肉、桃子、葱。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

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饭、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黄色，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肺白色，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

五脏病变的禁忌：肝脏病变禁忌辛味，心脏病变禁忌咸味，脾脏病变禁忌酸味，肾脏病变禁忌甘味，肺脏病变禁忌苦味。

肝脏病变面色青，肝病苦急，宜食甘味食物以缓急，如粳米饭、牛肉，枣、葵菜都是甘味食物。心脏病变面色赤，心病苦缓，宜食酸味食物以收敛之，如狗肉、芝麻，李子、韭都是酸味食物。脾脏病变面色黄，宜食咸味食物，如大豆、猪肉、栗子、豆叶都是咸味食物。肺脏病变面色白，苦气上逆，宜食苦味食物以泄之，如麦、羊肉、杏、野蒜都是苦味食物。肾脏病变而面色黑，肾病苦燥，宜食辛味食物以润泽之，如黄米、鸡肉、桃子、葱都是辛味食物。

卷十七

水胀第五十七

本篇内容论述水胀、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等的病因、症候、病机以及其间的鉴别诊断等，以及肠覃和石瘕的治疗原则、肤胀和鼓胀的针刺方法。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与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何以别之？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

黄帝曰：肤胀何以候之？岐伯曰：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

黄帝曰：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

肠覃：生长于肠外，形状类似菌类的肿瘤。覃同蕈，音君，即菌本字。石瘕：因寒邪侵袭，使淤血停留于子宫的一种病症。李念莪注：『衃血留止，其坚如石，故名石瘕。』 目窠：指眼睑。窅：音杳，深陷也。颈脉动：颈脉，指喉结旁的人迎脉。颈脉动，是因水温内停，内犯血脉，脉中水气涌动，所以可见颈脉异常明显的搏动。然：鼓声。，有中空之义。丹波元简：『字亦从鼓从空，盖中空之义，诸注为鼓声，岂有不坚而有声之理乎。』窅而不起：腹部以手按后深陷不起。窅，陷下。腹筋起：筋，做脉。指腹壁有脉络显现。

黄帝问岐伯道：对水胀与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应当怎样进行区别呢？岐伯回答说：病人的下眼睑微肿，就像刚刚睡醒的样子，颈部动脉搏动明显，时时咳嗽，两大腿内侧感到寒冷，足胫部肿胀，腹部胀大，若出现上述症状，说明水胀病已经形成了。若以手按压病人的腹部，放手后即随手而起，不留凹陷，就像按压充水的皮袋子一样，就是水胀病的症候。

黄帝说：肤胀病应如何诊断呢？岐伯说：所谓肤胀病，是由寒邪侵入皮肤之间形成的。病人腹部胀大，叩击时发出鼓音，按压时感觉空而不坚硬，病人全身浮肿，皮肤较厚，按压病人腹部，放手后不能随手而起，留有凹陷，腹部的皮色无异常变化，这就是肤胀的症候。

黄帝问：鼓胀病的表现是怎样的呢？岐伯说：鼓胀病人的腹部与全身都肿胀，这与肤胀病一样，但患鼓胀病的人皮肤青黄，腹部青筋高起暴露，这就是鼓胀病的症候特点。

黄帝曰：肠覃何如？岐伯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写不写，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

黄帝曰：肤胀鼓胀可刺邪？岐伯曰：先写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刺去其血络也。

癖：积聚之潜匿者。瘜肉：瘜音息，就是淤血所化生的肉。衃：李念莪注：『丕，血凝聚也。』胞中：子宫内。胞，即子宫。子门：子宫口部位。

黄帝问：肠覃病的表现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寒邪侵犯人体后，邪气滞留在肠外，与卫气相搏，卫气被阻而不能正常运行，因此邪气留滞，积久不去附着于肠外，并日渐滋长，使息肉得以形成，刚开始时，就像鸡蛋一样大小，此后逐渐长大，疾病一旦形成，病人就像怀孕一样，病程长的历经数年，用手按压则很坚硬，推动时可移动，但月经仍然按时到潮，这就是肠覃的症候。

黄帝说：石瘕病的表现是怎样的呢？岐伯说：石瘕病生在胞宫内，寒邪侵犯，留滞在子宫颈口，使宫颈闭塞，气血凝滞不通。经血不能正常排泄，便凝结成块而留滞于宫内，并日益增大，使腹部涨大，像怀孕一样，月经不能按时来潮。石瘕病都发生在妇女身上，治疗时应活血化淤，通导攻下，引淤血下行。

黄帝说：可用针刺治疗肤胀与鼓胀吗？岐伯说：治疗时先用针刺泄有淤血的脉络，然后根据病情虚实的不同来调理经脉，刺去淤滞的血络。

贼风第五十八

贼风，系指四季气候异常所形成的邪气，俗称外邪。外邪侵袭人体导致人体发病，『因加而发』的发病方式，即因于故邪，加以新邪而发病。邪气侵袭人体有时不易被察觉，但疾病的发生绝不是鬼神等因素所导致，本篇内容还讲述了祝由方法治疗疾病的机理。

黄帝曰：夫子言贼风邪气之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离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离贼风邪气，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其开而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其有热，则汗出，汗出则受风，虽不遇贼风邪气，必有因加而发焉。

空穴：上古之人穴居野处。

黄帝问道：你经常讲到，人体发生疾病都是因为贼风邪气侵袭人体引起的。但是有些人并没有离开居处的房屋或遮蔽得很严密的地方，没有遭受贼风邪气的侵袭，却突然发生疾病，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回答说：这种情况的形成，都是因为平素就受到邪气的伤害而没有察觉所造成的。或曾经被湿邪伤害，湿邪侵袭人体后，藏伏在血脉和分肉中，长期不能消散；或从高处跌落，使瘀血留滞在体内；或暴喜大怒而情志活动不能节制；或饮食不适当。或不能根据气候的寒热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导致腠理闭塞而不通畅。若腠理开时感受风寒，使血脉凝滞不通，新感受的风寒与体内原有的邪气相互搏结，便会形成寒痹。由上述原因使体内有热，则会形成身体出汗，在出汗时就容易感受风邪。即便不是遇到贼风邪气的侵袭，也一定是外邪与体内原有邪气相互结合，才会使人发生疾病。

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

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

怵惕：恐惧。祝而已者：祝，祝由；已，病愈。祝由是古代精神疗法。吴鞠通：『按，「祝由」二字，出自《素问》。祝，告也。由，病之所从出也。近时以巫家为祝由科，并列于十三科之中，《内经》谓信巫不信医不治，巫岂可列之医科中哉！吾谓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详告以病之所由来，使病人知之，而不敢再犯，又必细体变风变雅，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婉言以开导之，安言以震惊之，危言以惊惧之，必使之心悦诚服，而后可以奏效如神。』吴氏明确指出祝由科不得与巫医之流混同起来，并具体指明精神疗法的内容。

黄帝问道：上述疾病发生的原因，都是病人自己能感觉到的。那些既感觉不到有邪气侵袭，又没有惊恐等情志的过度刺激，却突然发病，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鬼神作祟吗？岐伯回答说：这种情况，也是有宿邪藏伏在体内而尚未发作。由于性情有所厌恶，思想有所羡慕，而引起气血逆乱，逆乱的气血与藏伏在体内的宿邪相互作用便发生疾病。因为这些疾病发生的原因不明显，既看不见，又听不到，所以就好像鬼神作祟一样。

黄帝问道：这类疾病既然不是鬼神作祟，为什么用祝由的方法能够治愈呢？岐伯回答说：古代的巫医，掌握一定治疗疾病的方法，又首先了解了疾病发生的原因，所以再用祝由方法就能把疾病治愈。

卫气失常第五十九

本篇内容论述卫气失常后产生的病变和针刺治法。在诊断皮、肉、气血、筋、骨等病变时要注意体征的变化，以及脂、膏、肉三种不同体质人的气血多少的差异与体形之不同。

黄帝曰：卫气之留于腹中，搐积不行，苑蕴不得常所，使人肢胁胃中满，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气积于胸中者，上取之；积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满者，傍取之。

黄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对曰：积于上，写大迎、天突、喉中；积于下者，写三里与气街；上下皆满者，上下取之，与季胁之下一寸；重者，鸡足取之。诊视其脉大而弦急，及绝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黄帝曰：善。

苑蕴：郁结不通的意思。常：正常、平常的意思。上：相对于腹而言，胸为上。喉中：即廉泉穴。位于前正中线，喉头结节上方陷中。鸡足取：一种针刺手法。

黄帝说：卫气留滞于胸腹之中，运行受到阻碍，违背正常的循行规律，积聚不畅，郁结而不能运行到正确的部位，使人产生胸胁、胃脘胀满、喘息气逆等症状，用什么方法来治疗这些疾病呢？伯高说：气郁不行，积聚在胸中的，就取上部的腧穴治疗；积聚在腹中的，就取下部的腧穴治疗；积聚在胸腹部，使胸胁脘腹都胀满的，则取上下部及附近的穴位治疗。

黄帝说：取哪些穴位呢？伯高回答说：卫气郁积在胸中，当泻足阳明胃经的人迎穴，任脉的天突穴和廉泉穴；卫气郁积在腹中，当泻足阳明胃经的三里穴和气街穴；卫气积在胸胁脘腹，上下都觉胀满，当上取人迎、天突、廉泉等穴，下取三里、气街穴，以及季肋下一寸的章门穴以泻；病情严重的，采取鸡足刺法。如果病人的脉大而弦急，或脉绝不至以及腹皮绷急紧张，就不能用针刺治疗。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问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气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两眉薄泽者，病在皮；唇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肌肉；营气霈然者，病在血气；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尘垢者，病在骨。

黄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变化，不可胜数，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气有输，骨有属。黄帝曰：愿闻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输于四末；肉之柱，有臂胫诸阳分肉之间，与足少阴分间；血气之输，输于诸络，气血留居，则盛而起，筋部无阴无阳，无左无右，候病所在；骨之属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脑髓者也。

濡然：形容皮肤多汗而非常湿润。濡，湿润的意思。皮有部：指十二经脉在皮肤上各有分属部位。肉有柱：上下肢肌肉坚厚隆起，有支柱作用，所以称为肉有柱。骨有属：属，指关节部位。因为两骨相接的部位都是关节，所以称为骨有属。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脑髓者也：说明益髓就是治骨的道理。张景岳：『病在骨之属者，当治骨空，以益其髓，髓者骨之充也，故益髓即所以治骨也。』

黄帝问伯高说：应该如何诊察皮、肉、气、血、筋、骨的病变呢？伯高说：病色表现在两眉之间，并且缺少光泽的，则病变发生在皮；口唇呈青、黄、赤、白、黑颜色的，病变发生在肌肉；皮肤多汗而湿润，则病在血气；目色呈现青、黄、赤、白、黑色的，则病发生在筋；耳轮焦枯，阴暗不泽，如果有尘垢的，则病变在骨。

黄帝说：病情的表现及变化是怎样的呢？应当如何治疗？伯高说：很多疾病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但皮有部，肉有柱，血气有输，骨有属。黄帝说：我想知道其中的道理。伯高说：皮之部，在肢末端的浅表部位；肉之柱，在上肢的臂、下肢的胫，手足六阳经肌肉隆起之处，以及足少阴经循行路线上的肌肉丰厚之处；血气之输，在诸经的络穴，当血气留滞时，则络脉壅盛而高起；筋的病变无阴无阳，无左无右，治疗时应随病变的部位而取之；骨病的所属部位，在关节处，骨穴是输注精液的，且能补益脑髓。

黄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变化，浮沉深浅，不可胜穷，各在其处，病间者浅之，甚者深之，间者小之，甚者众之，随变而调气，故曰上工。

黄帝问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温，有老壮少小，别之奈何？伯高对曰：人年五十已上为老，二十已上为壮，十八已上为少，六岁已上为小。

间：清浅的意思。小：这里是取穴少的意思。肥：指肌肉肥厚、健壮的人。寒温：人的体质有寒温之异，即体质之有阴阳虚实之不同。

黄帝说：应当如何进行治疗呢？伯高说：由于疾病产生的原因是千变万化，针刺治疗或深或浅，或浮或沉，不可胜数。其主要的原则应根据发病的部位和病情进行针刺，病轻的浅刺，病重的深刺，病轻的用针要少，病重的用针要多。能随着病情的变化而调治经气，且治疗得当，才是高明的医生。

黄帝问伯高道：人体的肥瘦，身形的大小，体表的寒温，以及年龄的老、壮、少、小，是怎样区别的呢？伯高回答说：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称为老，三十岁以上的称为壮，十八岁以下的称为少，六岁以上的称为小。

黄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黄帝曰：别此奈何？伯高曰：腘肉坚，皮满者，肥；腘肉不坚，皮缓者，膏；皮肉不相离者，肉。

黄帝曰：身之寒温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细理者，身热。脂者，其肉坚，细理者热，粗理者寒。

黄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气而皮纵缓，故能纵腹垂腴；肉者，身体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膏：指肌肉松懈的一类人。肉：指脂肪肥厚的胖人。淖：柔润。纵腹垂腴：腹部的肌肉宽纵，肥肉下垂。《说文·肉部》：『腴，腹下肥也。』

黄帝说：以什么标准来评定人体的肥与瘦呢？伯高说：人体有脂、膏、肉三种不同的类型。黄帝说：应当如何区别人的脂、膏、肉三种类型呢？伯高说：肉丰厚坚实皮肤丰满的为脂；肉不丰厚坚实、皮肤松弛的为膏；皮肉紧紧相连在一起的为肉。

黄帝说：人的身体有寒温的不同，如何加以区别呢？伯高说：膏类型的人肌肉濡润，如果皮肤腠理粗糙，卫气就易外泄，故身体多寒；若皮肤腠理细腻，卫气就易收藏，故身体多热。脂类型的人肌肉坚实，皮肤腠理致密的，身体多热；皮肤腠理粗疏的，身体多寒。

黄帝说：身体的肥瘦大小是如何区别的呢？伯高说：膏类型的人，多阳气充盛，皮肤宽纵弛缓，腹部肌肉松软下垂；肉类型的人，身体则宽大；脂类型的人，肌肉则坚实而身形较小。

黄帝曰：三者之气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气，多气者热，热者耐寒。肉者，多血，则充形，充形则平。脂者，其血清，气滑少，故不能大。此别于众人者也。

黄帝曰：众人奈何？伯高曰：众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与气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称其身，命曰众人。

黄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别其三形、血之多少、气之清浊，而后调之，治无失常经。是故膏人，纵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虽脂，不能大者。

肉者，多血，则充形，充形则平：肉型人，多血能养形，形体充实，则体质平和。张景岳：『肉者多血，血养形，故形充而气质平也。』不能相加：匀称的意思。各自称其身：指一般人与膏、肉、脂三种特殊体质的人不同，皮肉筋骨各自称其身，所以身形不大不小。

黄帝说：这三种类型的人的气血情况又各是怎样的呢？伯高说：膏类型的人，阳气充盛，身体多热，就能耐寒；肉类型的人，阴血偏盛，能充养肌肉形体，气质平和；脂类型的人，其血清稀，气滑利而且少，所以身形不大。这就是脂、膏、肉三种人气血多少的大概情况，与普通的人有所区别。

黄帝说：一般人的情况是如何的呢？伯高说：一般人的皮、肉、脂、膏都比较均匀，血与气也能保持平衡，没有偏多的情况，所以他们的身形不大不小，身体各部位都非常匀称，这就是一般人的情况。

黄帝说：讲得好。对于这三种人所出现的疾病，应当如何进行治疗呢？伯高说：必须先分清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的气血多少以及气的清浊，然后再进行调治，根据具体情况用常法治疗。所以说，膏人形体宽肥腹肉下垂；肉人身体上下都很宽大；脂人的脂虽然很多，但体型不大。

玉版第六十

针是最重要的疾病治疗工具之一。本篇内容论述了痈疽发生的原因：喜怒无常、饮食不节。疾病都有逆顺的情况，要区别不同情况，就需要仔细辨别。上下手足各条经脉，有一定的禁刺范围，因此针刺治疗时，要提高警惕，不要违犯。

黄帝曰：余以小针为细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为过针之意矣，愿闻其故。岐伯曰：何物大于天乎？夫大于针者，唯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备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镇塞也，其不可不参乎！夫治民者，亦唯针焉。夫针之与五兵，其孰小乎？

黄帝曰：病之生时，有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阳气有馀，营气不行，乃发为痈疽。阴阳不通，两热相搏，乃化为脓，小针能取之乎？

岐伯曰：圣人不能使化者，为之邪不可留也。故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非此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五兵：指五种兵器。镇：是最重要的意思。其不可不参乎：古人认为天地为生化万物的本原，好比万物之父母，人作为天地生化的最高贵的物种，具有智慧，应该参与协助天地的化育之德。《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当：是敌对的意思。

黄帝说：我认为小针是一种极其细小的东西，你却说它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你是否夸大了针的作用？请你讲一讲其中的道理。岐伯说：有什么东西能比针大呢？比针大的，有刀、剑、矛、矢、戟这五种兵器。但这五种兵器，是为杀人所准备的，并不是说用来治病救人的。人是天地万物之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与天地相参！治疗民众的疾病，针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针和五种兵器的作用谁大谁小，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黄帝说：疾病初发时，是由于喜怒无常、饮食不节引起的，导致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气运行不畅，营气淤滞不行与阳热互结而发为痈疽。再进一步发展，则由于阴阳不调，营气淤滞所生之邪热与体内有余之阳热相互搏结，令肌肉腐败，化为脓液，这样的病能用小针来治疗吗？

岐伯说：高明的医生诊断出了这种病，就会及早进行治疗并使其不至于化脓，不让邪气长久地留滞在人体内。比如两军交战，双方都看到对方旗帜林立，刀光剑影遍布原野，这并不是在一天之内就能策划而成的。能使臣民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能使兵卒们勇往直前，冲锋陷阵，不怕牺牲，也并不是一天就能教导出来和一会儿工夫所能得到的结果。等到身体己患有痈疽，脓血已经形成时才想到用针治疗，这不是远离养生防病之道了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痈疽的发生，脓血的形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是由微小的病邪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所以高明的医生，在痈疽没有形成之前，就进行预防；愚笨的人不知道养生防病，就只有遭受疾病带来的痛苦了。

黄帝曰：其以形，不子遭；脓已成，不子见；为之奈何？岐伯曰：脓已成，十死一生。故圣人弗使以成，而明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传之后世，无有终时者，为其不予遭也。

黄帝曰：其已有脓血而后遭子？不道呼以小针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

黄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顺焉。黄帝曰：愿闻逆顺。岐伯曰：以为伤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药而呕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项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脱，是五逆也。除此五者，为顺矣。

踵：继承的意思。白眼青，黑眼小：是肺肝肾三气衰竭的征象。内药而呕：内即纳。这是胃气衰败的征象。腹痛渴甚：脾气衰绝的征象。肩项中不便：太阳气伤的征象。肩项中不便：手三阳经过肩，手足三阳及督脉经过项，肩项活动不便，说明阳经受损。音嘶色脱：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心主言，心合脉，其容为色，音嘶色脱是心伤的表现。另一说法认为音嘶是肺衰的表现，色脱为五脏衰的表现。

黄帝说：痈疽已经形成，而事先又没有预见到，脓已经形成，事先也没有观察出来，应该怎么办呢？岐伯说：痈疽脓已形成的，九死一生。所以高明的医生能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不使痈疽形成化脓，并且将有效的治疗方法记载在竹帛上，使后人能够学习继承弘扬光大，并将其世代相传下去，不至于失传，为的是使人们不再遭受痈疽的痛苦。

黄帝说：痈疽已经化脓之后，就会危及生命，可以用小针导流放脓吗？岐伯说：如果用小针治疗效果不会显著，用大针治疗又恐产生不良后果，所以痈疽脓血已经形成的，只有用砭石或铍针，挑破痈疽，排出脓液，才能取得好的疗效。

黄帝说：如果痈疽化脓恶化，还能治好吗？岐伯说：这主要是由痈疽的顺逆来决定。黄帝说：我想听听顺逆的情况。岐伯说：患痈疽病的人，白睛青黑，眼变小，是逆症之一；服药即呕吐的，是逆症之二；腹痛而且口渴严重的，是逆症之三；肩项转动不灵便的，是逆症之四；声音嘶哑，面无血色的，是逆症之五。除了这五种情况，其他的便是顺症了。

黄帝曰：诸病皆有逆顺，可得闻乎？岐伯曰：腹胀，身热、脉大，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脱形，其脉小劲，是四逆也；咳，脱形，身热，脉小以疾，是谓五逆也。如是者，不过十五日而死矣。

其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是二逆也；咳，溲血，形肉脱，脉搏，是三逆也；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咳，呕，腹胀且飧泄，其脉绝，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时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谓逆治。

四末：即四肢之端。脉大，时绝：脉大，有时停止跳动，乃阳绝之象。脉搏：脉弦硬搏急。不及一时：李念莪注：『不能周一日之时也。』

黄帝说：所有疾病都有逆顺的情况，你能说给我听听吗？岐伯说：腹胀满，身热，脉小，是逆症之一；腹胀满而肠鸣，四肢逆冷，泄泻，脉大，是逆症之二；衄血不止，脉大，是逆症之三；咳喘而尿血，形体消瘦，脉小而强劲，是逆症之四；咳嗽形体消瘦，身发热，脉小而疾数，是逆症之五。如果出现以上五种逆症情况，那么不超过十五天人就会死亡。

病人腹部胀大，四肢逆冷，形体瘦削，泄泻严重，是一逆；腹部胀大，大便下血，脉大而时有间歇，是二逆；咳嗽而尿血，形肉瘦脱，脉坚搏指有力，真脏脉见，是三逆；呕血，胸部胀满，牵引后背，脉小而且疾数，真元大亏，是四逆；咳嗽、呕吐，腹部胀满，而泄泻不止，完谷不化，脉不至，这是五逆。凡出现以上五种逆症的，不到一昼夜人就会死亡。如果医生不仔细审察、认真钻研这些危急症状，而轻易地用针刺治疗，就叫做逆治。

黄帝曰：夫子之言针甚骏，以配天地，上数天文，下度地纪，内别五藏，外次六府，经脉二十八会，尽有周纪。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也。

黄帝曰：余闻之，则为不仁，然愿闻其道，弗行于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剑之可以杀人，如饮酒使人醉也，虽勿诊，犹可知矣。

骏：这里是大的意思。地纪：地理的意思。经脉二十八会：指手足十二经脉，左右共二十四脉，加阴娇、阳娇、任督二脉共二十八条。周纪：指经脉运行都有一定的循行走向交汇的地方。

黄帝说：先生曾经说针的作用很大，能与天地相参，上合天文，下应地理，与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也相适应。在人体方面，内则分别与五脏相关联，外则依次与六腑相贯通，并能疏通十二经脉，宣导气血，使经脉循行畅通。但有的人用针能刺死活人，却不能使死人回生，你能告诉我针术可使人起死回生而又不伤害人的道理吗？岐伯说：不会用针的人，能用针刺死活人，却不能使死人复活。

黄帝说：我认为这太不仁德了，但是想听听其中的道理，不要再妄施于人。岐伯说：这是很清楚的道理，也是很明显的结果，就像刀剑可以杀人，饮酒过多可以醉人一样，这个道理不用细究，就可以明白。

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海之所行云气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经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络也，迎而夺之而已矣。

黄帝曰：上下有数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所谓夺其天气者也，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也。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窥门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门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黄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请著之玉版，以为重宝，传之后世，以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藏六府之大络也，迎而夺之而已矣：指误用泻法，会使人胃气竭绝，气血耗尽而死。马莳：『迎其气之来有以夺之，则能杀生人矣。』已，尽。五里：手阳明大肠经穴位，在肘上三寸，是古今医家公认禁刺的部位。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气尽矣：张景岳：『一藏之气，大约五至而已。针凡五往以迎之，则一藏之气已尽。若夺至二十五至，则五藏之腧气皆竭，乃杀生人，此所谓夺其天真之气也。』窥门而刺：门，是气血出入的门户；窥，浅的意思。入门而刺：指深刺的意思。

黄帝说：我愿听你详细地讲一讲。岐伯说：人所禀受的精气，来源于水谷，水谷注入胃，所以把胃称为水谷气血之海。由于天气的作用，使海水上升为云，下降为雨，胃所化生的气血，要随着十二经的经隧流动，如果在这些经络的要害部位，迎其经气针刺而泄，则会劫夺真气，误治杀人。

黄帝说：上下手足各条经脉，有一定的禁刺范围吗？岐伯说：若误用迎而夺之的泄法，针刺手阳明大肠经的五里穴，就会使脏气运行到中途而止。每脏的真气，大约是五至而已，所以如果是连续迎夺五次，则一脏的真气即泄尽；连续迎夺二十五次，则五脏输注的真气都会泄尽而竭绝。这里所谓劫夺人的真气，绝其性命，使其短寿，并不是针本身的罪过，而是由于不知道禁刺的人误刺的结果。黄帝说：我愿听你更详细地讲讲其中的道理。岐伯说：如果在气血出入门户的要害部位妄行针刺，刺得浅则使病人回到家中才死亡；刺得深则会使病人当即死在医者的堂上。黄帝说：你讲得很完善，道理也很清楚，请把这些刻录在玉版上，作为珍宝收藏，以留传后世，作为针刺治疗的禁戒，使人们提高警惕，不再违犯。

五禁第六十一

本篇内容讲述针刺的宜忌，包括五禁、五夺、五过、五逆等法。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禁，何谓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

黄帝曰：余闻刺有五夺。岐伯曰：无写其不可夺者也。黄帝曰：余闻刺有五过。岐伯曰：补写无过其度。

黄帝曰：余闻刺有五逆。岐伯曰：病与脉相逆，命曰五逆。

黄帝曰：余闻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针之论，是谓九宜。

五过：补泻均超出一定限度。张景岳：『补之过度，资其邪气；写之过度，竭其正气，是五过也。』

黄帝问岐伯道：我听说针刺治疗时有五禁，什么叫五禁呢？岐伯回答说：五禁就是禁止针刺，凡遇到禁口，对某些部位应避免针刺。

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五夺。岐伯道：五夺，是指在气血衰弱，元气大伤时不能用泻法针刺，以免更伤元气。

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五过。岐伯道：五过，是指补泻不要超过常度，超常则为过。

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五逆。岐伯道：疾病与脉象相反，就称为五逆。

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九宜。岐伯道：精通九针的理论，并能恰当运用，称为九宜。

黄帝曰：何谓五禁？愿闻其不可刺之时。岐伯曰：甲乙日自乘，无刺头，无发蒙于耳内；丙丁日自乘，无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无刺腹去爪写水；庚辛日自乘，无刺关节于股膝；壬癸日自乘，无刺足胫。是谓五禁。

自乘：义为天干值日。人身某一部位每天都能逢到一个值日的天干。发蒙：治疗头面耳目疾病的一种刺法，详见本书『刺节真邪』篇。振埃：治疗喘咳胸满等病的一种刺法，详见本书『刺节真邪』篇。去爪：治疗关节等四肢疾病，以及阴囊水肿的一种刺法。针刺关节肢络，并以铍针出水，叫『去爪』。

黄帝问道：什么叫五禁？我想知道什么时间不能针刺。岐伯回答：天干与人体相对应，甲乙应头，所以每逢甲乙日，不要针刺头部，也不要用发蒙的方法针刺耳内。丙丁应肩喉，每逢丙丁日，不要用振摇法刺肩、喉和廉泉穴。戊己应手足四肢，每逢戊日和己日，不能刺腹部和用去爪法泻水，庚辛应于股膝，逢庚日和辛日，不能刺股部和膝部的穴位。壬癸对应足胫，每逢壬、癸之日不能刺足胫的穴位。此所谓五禁。

黄帝曰：何谓五夺？岐伯曰：形肉已夺，是一夺也；大夺血之后，是二夺也；大汗出之后，是三夺也；大泄之后，是四夺也；新产及大血之后，是五夺也。此皆不可写。

黄帝曰：何谓五逆？岐伯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著痹不移，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及后下血衄，血衄笃重，是谓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谓五逆也。

淫：泛指耗伤阴津的病变。

黄帝问：什么叫五夺？岐伯答道：形体肌肉极度消瘦为一夺。大出血为二夺。大汗出之后为三夺。大泄泻之后为四夺。分娩之后出血过多为五夺。五夺症都是元气大伤，不可再用泻法。

黄帝问：什么叫五逆？岐伯回答说：热性病，脉应沉静而反见躁动，这是一逆；泄泻之后，脉反而洪大，这是二逆；患痹证缠绵不愈，隆起的肌肉溃破，身体发热，脉象偏移乃至无有，这是三逆；酷虐之邪伤到身体，身上发热，皮肤成粉白色，然后流鼻血，鼻血流而不止，这是四逆；寒热病伤到身体，脉象生硬，这是五逆。

卷十八

动输第六十二

本篇内容讲述十二经脉中手太阴、足阳明和足少阴三经气血输注的部位、搏动不休的道理，以及三经与全身气血输注的关系。胃为五脏六腑之海，为经脉搏动的根本来源。四末是阴阳经脉相合联络之处，四街是营卫之气循行必经之路，四街具有『络绝则径通』的代偿功能。

黄帝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脉也。胃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故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

黄帝曰：气之过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从还？不知其极。岐伯曰：气之离藏也，卒然如弓弩之发，如水之下岸，上于鱼以反衰，其馀气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

黄帝曰：足之阳明何因而动？岐伯曰：胃气上注于肺，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咽，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出，下客主人，循牙车，合阳明，并下人迎，此胃气别走于阳明者也。故阴阳上下，其动也若一。故阳病而阳脉小者，为逆；阴病而阴脉大者，为逆。故阴阳俱静俱动，若引绳相顿者，病。

而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张景岳：『手太阴、足少阴、足阳明三经，独多动脉，而三经之脉，则手太阴之太渊，足少阴之太谿，足阳明上则人迎，下则冲阳，皆动之尤甚者。』其行也：杨上善：『其手太阳经脉上下行也，要由胸中气海之气，出肺循喉咙，呼出吸入，以息往来，故手太阴脉得上下行。』以息往来：呼吸与脉气的往来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息，指呼吸而言，凡一呼一吸谓之一息。脉再动：杨上善：『脉，手太阴也，人受谷气，积于胸中。呼则推于手太阴以为二动，吸则引于手太阴复为二动，命为气海。』上于鱼以反衰：脉气从寸口上鱼际之后，出现由盛而反衰的现象。鱼，鱼际。：音砍，俗称腮。

黄帝问：在十二经脉中，为什么手太阴肺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这三条经脉搏动不止呢？岐伯答道：足阳明胃脉与经脉搏动有密切关系，因为胃是五脏六腑的营养来源，胃中食物所化生的精微物质，上输于肺，气从手太阴肺经开始，循行于十二经脉。经脉的搏动，是依靠肺气的推动而发生的，所以，人一呼气脉跳动两次，一吸气脉也是跳动两次，呼吸不停止，脉搏的跳动也不停止。

黄帝问：脉气通过寸口时，它的上下搏动和具体运行是怎样的呢？岐伯答道：脉气离开内脏而外行经脉时，像离弦之箭一样疾急，如冲决堤岸之洪水一样迅猛，开始时脉势是强盛的。当脉气上达鱼际后，就呈现由盛而衰的现象，这是因为脉气至此已经衰散，而且是上行的，所以它运行的气势就减弱了。

黄帝问：足阳明胃脉为什么搏动不止呢？岐伯答道：因为胃气上注于肺，其中迅猛而剽悍之气上冲于头部，循咽而上走于孔窍，循眼系向内络循于脑，从脑出于面部，下行会于足少阳胆经的客主人穴，沿颊车合入足阳明经，再循经下行至结喉两旁的人迎穴。这就是胃气别出阳明而又合于阳明，使阳明脉搏动不休的原因。手太阴肺经上的寸口脉和足阳明胃经上的人迎脉，因阳明之气上下贯通，所以它们的跳动也是一致的。阳亢而阳明脉反小是逆象。阴衰而太阴脉大也是逆象。在正常情况下，脉气的阴阳动静，是内外相应的，因此，寸口脉和人迎脉应当相互协调，搏动的至数、力量等都应当一致。就像用一条绳索牵动两物一样，既联系又平衡，有一方偏盛而失去平衡就是病态。

黄帝曰：足少阴何因而动？岐伯曰：冲脉者，十二经之海也，与少阴之大络起于肾下，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邪入腘中，循胫骨内廉，并少阴之经，下入内踝之后，入足下；其别者，邪入踝，出属跗上，入大指之间，注诸络，以温足胫，此脉之常动者也。

黄帝曰：营卫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气，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阴阳之道、相输之会行相失也，气何由还？岐伯曰：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四街者，气之径路也。故络绝则径通，四末解则气从合，相输如环。黄帝曰：善。此所谓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此之谓也。

邪：偏斜。大指：汪昂：『大指当作小指。』《经脉篇》：『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行：将。四街：指头、胸、腹、胫四部的气街。

黄帝问：足少阴肾经的动脉为何跳动不休呢？岐伯说：足少阴脉的搏动，是因为与冲脉并行的原因。冲脉为十二经脉之海，它和足少阴的络脉，共同起于肾下，出于足阳明胃经的气冲穴，沿大腿内侧，向下斜行入于腘中，沿胫骨内侧，与足少阴经并行，下行进入于内踝之后，入于足下。其中又分出一条支脉，斜入内踝，再进入胫骨与跗骨相连的部位，经足背入大趾之间，最后进入络脉，发挥温养胫部和足部的作用，这便是足少阴经脉不停地跳动的原因。

黄帝问道：营气和卫气的运行，上下贯通，循环往返而不停息。若突然遇到邪气的侵袭，或受到严寒的刺激，外邪留滞四肢，使得手足懈惰无力。在正常情况下，营卫在经脉内外有规律地运行。若邪气滞留，营卫运行的通道和转输会合之处，因外邪阻滞而运行失常。如此营卫之气是如何往返循环的呢？岐伯回答说：四肢末端是阴阳会合的地方，也是营卫之气循行的必经之路。邪气阻塞了小的络脉后，像四街这样的一些路径就能开通，营卫之气仍然能够运行。当四肢末端的邪气祛除后，各络脉又沟通如初，营卫之气又从这里转输会合，周而复始，循环不止。黄帝说：好！通过上述阐释，对于如环无端，周而复始的道理，我更加明白了。

五味论第六十三

『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五味同人体经络、藏腑的关系，以及五味偏嗜、太过所出现的病理变化。

黄帝问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愿闻其故。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气涩以收，上之两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温，则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则缩绻，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阴者，积筋之所终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之：动词，行，走。两焦：即上、中二焦。胞：俗称『尿脬』，即现代医学的膀胱。阴者，积筋之所终也：阴者，指前阴而言。积筋，即诸筋或宗筋。人的前阴，就是人身诸筋终聚之处。杨上善：『人阴器，一身诸筋终聚之处。』张景岳：『阴者，阴气也；积筋者，宗筋之所聚也。』

黄帝问少俞道：食物进入人体后，五味分别进入相应的藏腑经络，在其影响下也会发生各自的病变。如酸味进入筋，食酸味偏多，会引起小便不通。咸味进入血液，食咸味过量，能引起口渴。辛味进入气分，食辛味太过，可引起内心有空虚感。苦味进入骨骼，食苦味太多，使人发生呕吐。甘味进入肌肉，过食甘味，使人感到心胸烦闷。我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想了解其中的道理。少俞回答说：酸味入胃以后，由于酸味涩滞，具有收敛的作用，只能行于上、中二焦，而不能迅速吸收转化，便停滞在胃中。若胃中和调温暖，促使它下注膀胱，膀胱的尿脬薄而柔软，遇到酸味便会收缩卷曲，导致膀胱出口处也紧缩约束，影响水液的排泻，从而形成小便不利的病症。前阴是宗筋汇聚的地方，肝主筋所以说酸走筋。

黄帝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咸入于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故舌本干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咸入而走血矣。

黄帝曰：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气而营诸阳者也，姜韭之气熏之，营卫之气不时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与气俱行，故辛入而与汗俱出。

咽路：咽道。

黄帝问道：咸味善走血分，食咸味过多会使人口渴是什么道理呢？少俞回答说：咸味入胃后，气味行于中焦，输注于血脉，与血相合，使血液浓稠，需要胃中的津液不断地补充调和。这样胃中的津液就不足，影响咽部的津液输布，使得咽部和舌根部均感到干燥，而出现口渴的现象。血脉是中焦化生的精微输布周身的通道，血液也出于中焦，咸味上行于中焦，所以咸味入胃后，就走入血分。

黄帝问道：辛味善走气分，多食辛味，使人觉得心中空虚是什么道理呢？少俞回答说：辛味入胃后，它的气味行于上焦。上焦的功能是将来自中焦的水谷精微布散到体表。过食葱、姜、蒜、韭之类的辛味就会熏蒸于上焦，使营卫之气受到影响，如果辛味久留于胃中，就会出现内心空虚的感觉。辛味常与卫阳之气同行，所以辛味入胃以后促使卫阳之气外达而汗出，辛味也随汗而排泄，这就是辛味走气的道理。

黄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谷之气皆不能胜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闭而不通，故变呕。齿者，骨之所终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复出，知其走骨也。

黄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气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与谷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润者也，胃柔则缓，缓则蛊动，蛊动则令人悗心。其气外通于肉，故甘走肉。

黄帝问道：苦味善走骨分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少俞回答说：苦味入胃后，五谷的其他气味都不能胜过它。当苦味进入下脘后，三焦的通路都受其影响而气机阻闭不通利。三焦不通，胃内食物不得通调、输散，胃气因而上逆形成呕吐。牙齿是骨的外露部分，苦味经过牙齿进入体内又随呕吐通过牙齿外出，也说明苦走骨的道理。

黄帝问道：甘味善走肌肉，过食甘味，使人感到心胸烦闷，是什么原因呢？少俞回答说：甘味入胃后，腻碍胃中气机，使胃气小而柔弱，不能达于上焦，而经常与食物一同停留在胃中，所以胃气也柔润。胃柔则气缓，容易化湿生虫，寄生虫因食甘味而在胃中蠕动，所以使人心中烦闷。甘味可以入脾，脾主肌肉，甘味外通于肌肉，所以，甘味善走肌肉。

阴阳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人体禀赋不同的各种体质归纳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类型，每一类型，又以五音的阴阳属性及左右上下等各分出五类，合为二十五种人。其中木形之人分为上角、大角、左角（少角）、太角（右角）、判角之人；火形之人分为上徵、质徵（太徵）、少徵、右徵、质判之人；土形之人分为上宫、太宫、加宫、少宫、左宫之人；金形之人分为上商、太商、右商、左商、少商之人；水形之人分为上羽、大羽、少羽、众之为人及桎之为人。

黄帝曰：余闻阴阳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阴阳之人不与焉。其态又不合于众者五。余已知之矣。愿闻二十五人之形、血气之所生、别而以候、从外知内何如？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此先师之秘也，虽伯高犹不能明之也。黄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闻之：得其人弗教，是谓重失；得而泄之，天将厌之。余愿得而明之，金柜藏之，不敢扬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请言之。

六合之内：六合，指东南西北四方和上下。六合之内意思是宇宙间。遵循而却：不敢前进和后退的意思。重失：失而又失，两次损失的意思。

黄帝说：听说人有阴阳类型的不同，是如何区别的呢？伯高说：天地之间，宇宙之内，一切事物的变化，都离不开木、火、土、金、水五行，人也是这样。所以五五二十五种类型的人，各有不同，但并不包括阴阳两类人。这二十五种类型的人与阴阳之人的五种形态不一样，我已知道阴阳之人的五种形态，还想听听二十五种人的形态，以及由于血气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特点，如何从人体外在的表现得知内部的情况呢？

岐伯说：您问得真详细啊！这是先师秘藏的心得，就是伯高也不能彻底讲清楚其中的道理。黄帝离开座位，后退几步，很恭敬地说：我听说遇到可以传授宝贵经验的人而不传，是严重的损失，而得到了一种秘术，轻易泄漏出去，更是为人们所厌恶的。我愿听你讲明其中的道理，并将其藏在金柜里，不敢随便传扬出去。岐伯说：首先应当明确木、火、土、金、水五种类型，然后再根据五种颜色的不同，辨别上述五种人的差异，这样就很容易知道二十五种人的形态了。黄帝说：请详细地讲解一下。岐伯说：一定要非常谨慎，就让我讲一讲吧。

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苍帝。其为人：苍色小头，长，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阴佗佗然。大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上遗遗然。左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阳，少阳之下随随然。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阳，少阳之上推推然。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下栝栝然。

上角：是五音之一，属木，是以木音做为分类的符号。似于苍帝：木形的人皮肤现苍色。苍帝，是神话中的上天五帝之一。《周礼·天官·大宰》『祀五帝』疏：『五帝者：东方青（一作苍）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此借喻木形之如人如生，在东方地区。佗佗然：有三义。一说：『稳重之义。一说：雍容自得之貌。丹波元简：』案《诗经·国风·君子偕老》篇云：委委佗佗，朱注云雍容自得之貌。『另据《尔雅·释训》：『佗佗，美也。』比于左足少阳：张景岳：『其形之见于外者、属于左足少阳之经，如下文所谓足少阳之上，气血盛则通髯美良，以及血气多少等辨，正合此大角之人也。』遗遗然：自得之貌。随随然：从顺的样子。这是形容木形之右下者左脚之人的特征。钛角之人：钛角即少角之右生者，比于右足少阳。大角为左上，此为右上。推推然：前进。张志聪：『推推，上进之态，如枝叶边上达也。』判角之人：判角，即大角之下，比于左足少阳。栝栝然：正直的样子。张志聪：『栝栝，正直之态。如木体之挺直也。』

木形的人，属于木音中的上角，就像东方的苍帝一样。这样的人，皮肤呈现苍色，头小面长，肩背宽大，身直，手足小，多有才能，多劳心思虑，体力不强，多忧愁事物。这样的人对于时令，能耐受春夏的温热，不能耐受秋冬的寒凉，在秋冬季节容易感邪而生病，属于足厥阴肝经。具有柔美而稳重的特征，是禀受木气最完全的人。禀木气之偏者有四，分为左右上下：左之上方属于木音中大角一类的人，类属于左侧足少阳经之上的，其特征是美长而逶迤。右之下方，在木音中属于左角一类的人，类属于右足少阳经之下的，其特征是处事随和而又顺从。右之上方，在木音中属于角类型的人，类属于右足少阳经之上的，其特征是积极、向上、进取。左之下方，在木音中属于判角的人，类属于左足少阳经之下的，其特征是举止大方，刚正不阿。

火形之人，比于上徵，似于赤帝。其为人：赤色广，脱面小头，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摇肩，背肉满，有气轻财，少信多虑，见事明，好颜，急心，不寿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阴核核然。质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阳，太阳之上肌肌然。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阳，太阳之下慆慆然。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阳，太阳之上鲛鲛然。质判之人，比于左手太阳，太阳之下支支颐颐然。

上徵：徵，五音之一。广：指掌背部的肌肉宽广。核核然：真实的意思。肌肌然：形容人见识短浅。慆慆然：形容人多疑。鲛鲛然：踊跃的意思。支支颐颐然：形容怡然自得无忧愁的意思。

火形的人，属于火音中的上徵，就像南方的赤帝一样。这样的人，皮肤呈赤色，脊背宽广，颜面瘦小，头小，肩背髀腹各部的发育均匀美好，手足小，步履稳健，心性急躁，走路时身体摇晃，肩背部肌肉丰满，办事时有气魄，轻钱财，但又少守信用，多思虑，分析问题明快、透彻，面部颜色红润健康，性情急躁，不能长寿，多暴病而死。能耐受春夏的温热，不能耐受秋冬的寒凉，秋冬季节易感受邪气而生病。这一类型的人，属于手少阴心经，是禀火气最俱全的一类人，其特征是认识事物深刻，讲求实效。禀火气之偏的有上下左右四类：左之上方，在火音中属于质徵类型的人，类属于左手太阳经之上，其特征是为人比较轻浮，见识肤浅。右之下方，在火音中属于少徵类型的人，类属于右手太阳经之下，其特征是善动而多疑。右之上方，在火音中属于右徵类型的人，类属于右手太阳经之上，其特征是踊跃而不甘落后。左之下方，在火音中属于质判类型的人，类属于左手太阳经之下，其特征是无忧无愁，乐观、怡然自得。

土形之人，比于上宫，似于上古黄帝。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背，大腹，美股胫，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权势，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阴敦敦然。太宫之人，比于左足阳明，阳明之上婉婉然。加宫之人，比于左足阳明，阳明之下坎坎然。少宫之人，比于右足阳明，阳明之上枢枢然。左宫之人，比于右足阳明，阳明之下兀兀然。

敦敦：诚实敦厚的意思。婉婉：平和、柔顺的意思。坎坎：喜悦的样子。枢枢：圆润婉转的意思。兀兀：用心的意思。

土形的人，属于土音中的上宫，就像上古的黄帝一样。这样的人，皮肤呈现黄色，面圆，头大，肩背部发育匀称美好，腹大，下肢股胫修长健美，手足小，肌肉丰满，全身上下都很匀称，步履稳健而行走时脚步落地也很轻，人也安静，做事慎重，乐意帮助别人，不喜欢权势，善于团结人。能耐受秋冬的寒凉而不能耐受春夏的温热，在春夏季节易感邪生病。这一类型的人属于足太阴脾经，是禀土气最完全的人，其特征是诚实忠厚。禀土气之偏的有左右上下四类：左之上方，在土音中属于太宫类型的人，类属于左足阳明经之上，其特征是平和、柔顺。左之下方，在土音中属于加宫类型的人，类属于左足阳明经之下，其特征是端庄持重、乐观无忧。右之上方，在土音中属于少宫类型的人，类属于右足阳明经之上，其特征是言语圆润婉转。右之下方，在土音中属于左宫类型的人，类属于右足阳明经之下，其特征是独立奋进。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为人：方面白色，小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发踵外，骨轻，身清廉，急心，静悍，善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阴，敦敦然。商之人，比于左手阳明，阳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阳明，阳明之下脱脱然。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阳明，阳明之上监监然。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阳明，阳明之下严严然。

敦敦然：《庄子·逍遥游》释文：『敦，断也。』『断』有『斩绝』之意。金性之人，遇事果断，故性斩绝。此『敦敦』与『足太阴』敦敦之意不同。土形人敦厚，与金形人不同。廉廉：廉洁的意思。脱脱：潇洒的意思。监监：明察是非的意思。严严：严肃庄重的样子。

金形的人，属于金音中的上商，就像白帝一样。这样的人，皮肤呈白色，面部呈方形，头小，肩背瘦小，腹小，手足小，足跟坚硬，行动轻快，禀性廉洁，情性急躁，静则安，动则悍猛，适合于做官吏。能耐受秋冬的寒凉，不能耐受春夏的温热，在春夏季节易感邪生病。这一类型的人，属于手太阴肺经，是禀金气最全的人，其特征是坚强不屈。禀金气之偏的有上下左右四类：左之上方，在金音中属于商类型的人，类属于左手阳明经之上，其特征是廉洁自好。左之下方，在金音中属于左商类型的人，类属于左手阳明经之下，其特点是美俊而潇洒。右之上方，在金音中属于右商类型的人，类属于右手阳明经之上，这类人的特点是善于明察是非。右之下方，在金音中属于少商类型的人，类属于右手阳明经之下，这类人的特点是严肃庄重。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为人：黑色，面不平，大头廉颐，小肩大腹，动手足，发行摇身，下尻长，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绐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阴汙汙然。大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阳，太阳之上颊颊然。小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阳，太阳之下纡纡然。众之为人，比于右足太阳，太阳之下洁洁然。桎之为人，比于左足太阳，太阳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变者，众之所以相欺者是也。

廉颐：廉，是菱形；颐，是口角后腮之下的部位。延延：形容很长的样子。汙汙：形容水面广大无际的样子。颊颊：得意的意思。纡纡：迂曲的意思，这里形容性情不直爽。洁洁：安静的样子。安安：形容泰然自若的样子。

水形的人，属于水音中的上羽，就像黑帝一样。这类人皮肤呈现黑色，面不平，头大，颊部较宽广，肩部瘦小，腹大，手足好动，行走时身体摇晃，尻尾部较长，脊背部也较长，对人不敬重也不会惧怕，善于欺骗别人，容易被人戮杀。能耐受秋冬的寒凉，不能耐受春夏的温热，在春夏季节易感邪生病。这类人类属于足少阴肾经，是禀水气最全的人，其特征是心胸狭窄，为人卑下。禀水气之偏有左右上下四类：右之上方，在水形中属于大羽类型的人，类属于右足太阳经之上，其特征是神情多扬扬自得。右之下方，在水形中属于少羽类型的人，类属于左足太阳经之下，这类人的特征是经常心情郁闷不舒。左之下方，在水音中属于左羽一类的人，类属于右足太阳经之下，这类人的特征是文静坦白，洁身不贪。左之上方，在水音中属于右羽类型的，类属于左足太阳经之上，这类人的特征是泰然自若。以上木、火、土、金、水五种形态的人，因各自的禀赋不同，特征也各不相同，所以有二十五种不同的变化。

黄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胜色，色胜形者，至其胜时年加，感则病行，失则忧矣。形色相得者，富贵大乐。黄帝曰：其形色相胜之时，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岁，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人之太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则病行，失则忧矣，当此之时，无为奸事，是谓年忌。

得其形：形色以相得、相称为贵。张景岳：『此言形色当相合，否则为病矣。得其形者，如上文之所谓二十五形矣。』形胜色，色胜形者：根据五行生克理论，木形人见黄色，为木能胜土；火形之人见白色，为火能胜金等，为形胜色。反之，若木形人见白色，为金胜木；火形人见黑色，为水胜火等，为色胜形。至其胜时年加：加，应做『忌』。所谓年忌，就是不利于其人的年龄。当形色相胜的时候，正值有年忌相加，这样的年龄容易患病。

黄帝说：人若是有以上二十五种类型的某一形体特征，却没有相应的皮肤颜色，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岐伯说：按照五行生克的规律，若是出现了形体的五行属性克制皮肤颜色的五行属性，或皮肤颜色的五行属性克制形体的五行属性的反常现象，每逢遇到年忌相加，如果再感受了邪气则会生病，生病若有失治、误治，或稍一疏忽，而未重视调养，则有生命危险。如果形体与皮肤颜色相称，则是富贵健康的象征。黄帝说：在形体和肤色相互克制的时候，能够知道年龄的禁忌吗？岐伯说：凡人的年忌，从七岁这一大忌算起，以后每加九岁为一大忌，七岁，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在这些年忌里，人要十分注意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调养，不然就很容易感受邪气而产生疾病，若再稍有疏失，则会危及到生命。所以人每逢遇到这些年忌的年龄时，就要特别注意调养，绝对不能做奸邪事情。

黄帝曰：夫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气之候、以知形气奈何？岐伯曰：足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髯美长；血少气多，则髯短。故气少血多，则髯少；血气皆少，则无髯，两吻多画。足阳明之下：血气盛，则下毛美长至胸；血多气少，则下毛美短至脐，行则善高举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气多，则肉而善瘃；血气皆少，则无毛，有则稀枯悴，善痿厥足痹。

髯：面颊部位的胡须。两吻多画：吻，即口角；画，即口角的纹理。瘃：冻疮的意思。《说文·病部》：『瘃，中寒肿覈。』段玉裁：『肿覈者，肿而肉中鞕，如果中有核也。』

黄帝说：先生曾经说过，手足的十二经脉在人体的上部和下部循行，根据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怎样才知道形体的表现呢？岐伯说：足阳明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体现在人体的上部。若血、气充足旺盛，则两颊的胡须长而美观；如果血少而气多，则胡须较短；如果气少血多，胡须则稀少；如果气血都不旺盛，则会完全没有胡须，口角两旁的纹理较多。足阳明经气血盛衰的变化，表现在人体的下部，若血、气旺盛，则下部的毛较长而美，并可延长到胸部；如果血多气少，则阴毛短而美，可延长到脐部，行走时喜好高举两足，足趾的肌肉较少，足部常常感到寒冷；如果血少气多，则容易长冻疮；如果血气都少，则没有阴毛，即便有，也稀少枯焦，容易患痿、厥、痹等病。

足少阳之上：气血盛，则通髯美长；血多气少，则通髯美短；血少气多，则少须；血气皆少，则无须，感于寒湿则善痹，骨痛爪枯也。足少阳之下：血气盛，则胫毛美长，外踝肥；血多气少，则胫毛美短，外踝皮坚而厚；血少气多，则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血气皆少，则无毛，外踝瘦无肉。

足太阳之上：血气盛，则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气少，则恶眉，面多少理；血少气多，则面多肉；血气和，则美色。足太阳之下：血气盛，则跟肉满，踵坚；气少血多，则瘦，跟空；血气皆少，则喜转筋，踵下痛。

通髯：两颊的胡须向上连接耳旁的鬓角。胫毛：指小腿部的毫毛。毫毛：指眉毛处的长毛。恶眉：指眉毛粗疏不齐。跟空：足跟部肌肉瘦弱。

足少阳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体现在人体的上部。气血均旺盛的，则两颊连鬓的胡须美好而长；血多气少的，则两颊连鬓的胡须美好而短；如果血少气多，则胡须少；血、气都不旺盛的，则没有胡须，感受寒湿之邪后，则容易患痹症、骨节疼痛、爪甲枯干等病。足少阳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显现在人体的下部，气血均旺盛的，则腿胫部的毛美而长，足外踝部肌肉肥厚；血多气少的，则腿胫部的毛美而且短，足外踝部的皮肤坚硬且厚；血少气多的，则腿胫部的毛就会比较少，外踝部皮肤薄弱而软；血、气都少的，则腿胫部无毛，足外踝部瘦弱而没有肌肉。

足太阳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体现在人体的上部。如果气血旺盛，则眉毛清秀美好，且有较长的毫毛；如果血多气少，则眉毛粗疏不齐，面部多有细小的纹理；血少气多的，则面部肉多；气血调和则面色润泽柔美。足太阳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反映在人体的下部。如果血气旺盛，则足跟部肌肉丰满、坚实；如果气少血多，则足跟部肌肉瘦弱、空软无力；如果气血都不充足的就会容易发生痉挛转筋，足跟骨疼痛之病。

手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髭美；血少气多，则髭恶；血气皆少则无髭。手阳明之下：血气盛，则腋下毛美，手鱼肉以温；气血皆少，则手瘦以寒。

手少阳之上：血气盛，则眉美以长，耳色美；血气皆少，则耳焦恶色。手少阳之下：血气盛，则手卷多肉以温；血气皆少，则寒以瘦；气少血多，则瘦以多脉。

手太阳之上：血气盛，则有多须，面多肉以平；血气皆少，则面瘦恶色。手太阳之下：血气盛，则掌肉充满；血气皆少，则掌瘦以寒。

髭：指口唇上边的胡须。手鱼肉：手大指本节后，掌侧隆起的肌肉。多脉：因皮肉瘦而脉络显露。

手阳明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体现在人体的上部。若血气旺盛，则口唇上边的胡须美；如果血少气多，则口唇上边的胡须粗疏无华。手阳明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体现在人体的下部。若血气旺盛，则腋毛美好，手掌鱼际部的肌肉温暖；气血都虚弱的，则手部的肌肉消瘦而寒凉。

手少阳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体现在人体的上部。若血气都旺盛，则眉毛美好而且长，耳轮颜色红润；如果血气都虚少，则耳轮焦干，颜色暗而无华。手少阳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体现在人体的下部，如果气血旺盛，则手部的肌肉丰厚、温暖；如果气血都虚弱，则手部的肌肉瘦削、寒凉；气少血多的，则手部肌肉消削，而且脉络多浮现于外。

手太阳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体现在人体上部。如果血气旺盛，胡须就较多，面部多肉且平展；如果血气都不充足，则面部肌肉消瘦，面黑暗淡无光。手太阳经脉气血盛衰的变化，体现在人体的下部。若气血旺盛，则手掌部肌肉丰满；如果气血不充足，则手掌部的肌肉消瘦、寒凉。

黄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约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阳之脉气血多；恶眉者，气血少；其肥而泽者，血气有馀；肥而不泽者，气有馀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审察其形气有馀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

黄帝曰：刺其诸阴阳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调阴阳，切循其经络之凝冱结而不通者，此于身皆为痛痹，甚则不行，故凝冱。凝冱者，致气以温之，血和乃止。其结络者，脉结血不行，决之乃行。故曰：气有馀于上者，导而下之；气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经隧，乃能持之。寒与热争者，导而行之；其宛陈血不结者，则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则血气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约毕也。

有约：指有原则的意思。以调阴阳：张景岳：『寸口在手，太阴脉也。人迎在头，阳明脉也。太阴行气于三阴，阳明行气于三阳，故按其寸口人迎，而可以调阴阳也。』致气以温之：张景岳：『血脉凝涩，气不至也，故当留针以补，而致其气以温之。致，使之至也。』决：开泄的意思。推而休之：周学海：『「休」字疑误。《官能》曰：上气不足「推而扬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马莳：『针已稽留，而气尚未至，必因而迎之，随即有以推之耳。』张景岳：『稽留不至，言气至指迟滞者，接之引之，而使其必来也。』

黄帝说：对于这二十五种不同类型的人，在针刺治疗时有一定的原则吗？岐伯说：眉毛美好，说明足太阳经脉气血旺盛；眉毛稀疏，则表明气血虚少；肌肉肥满而且润泽，说明血气有余；肌肉肥满而无光泽，为气有余，血不足；肌肉消瘦而无光泽，说明气血均不足。仔细观察人体外在与内在气血的盈亏，再进行调治，不可不知道病势的顺逆，从而避免误治。

黄帝说：怎样针刺治疗三阴三阳经的病变？岐伯说：切按寸口、人迎脉，以分辨阴阳的盛衰情况。循按经脉络道，以察有无气血凝涩不通的现象。气血结聚不通可使机体多有痛痹，严重时气血不能运行，以致脉道涩滞。遇到这种情况，应当采用针刺温补的方法，使气血通调，而后止针。气血结聚于络道，血脉结滞不通的，宜针刺放血，消除淤血。所以说，邪气郁结在上的，应导邪下行；正气不足表现在上的，应揉按肌肤，留针候气；气滞留而不至的，用针刺以迎气使气至。上述治疗方法，必须在明确经脉循行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够施行。如果有寒热交争的现象，就应宣泄其中偏盛的一方，以行其气。如脉中气机淤滞，但血没有凝结，就应审察不同的情况给予相应的治疗。总之，必须先了解二十五种不同类型的人，以及气血盛衰变化在体表的表现部位，机体上下左右各部的特征和针刺的原则，治病时才能手到病除。

卷十九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五音，代表五音所属的各种类型的人，五味，指饮食五味。本篇内容讨论了以五音代表的二十五类人应调治的部位和分区，以及五味调养五脏的方法，以及不同类型人的治疗应取的经脉和腧穴、与之相通应的五谷、五果、五畜、五时之气。并介绍了须眉和面色与经脉气血的关系，妇人、宦者、天宦无须的原理，应从观察面色和眉须来了解人的禀赋即气血的盛衰。

右徵与少徵，调右手太阳上。左商与左徵，调左手阳明上。少徵与大宫，调左手阳明上。右角与大角，调右足少阳下。大徵与少徵，调左手太阳上。众羽与少羽，调右足太阳下。少商与右商，调右手太阳下。桎羽与众羽，调右足太阳下。少宫与大宫，调右足阳明下。判角与少角，调右足少阳下。商与上商，调右足阳明下。商与上角，调左足太阳下。

对于火音中的右徵和少徵类型的人，应调治右侧手太阳小肠经的上部。对于金音中的左商和火音中的左徵类型的人，当调治左侧手阳明大肠经的上部。对于火音中的少徵和土音中的大宫类型的人，应当调治左侧手阳明经脉的上部。对于木音中的右角和太角类型的人，调治右侧足少阳胆经的下部。对于火音中的太徵和少徵类型的人，调治左侧手太阳小肠经的上部。对于水音中的众羽和少羽类型的人，调治右侧足太阳膀胱经的下部。对于金音中的少商和右商类型的人，调治右侧手太阳小肠经的下部。对于水音中的桎羽和众羽类型的人，调治右侧足太阳膀胱经的下部。对于土音中的少宫和大宫类型的人，调治右侧足阳明胃经的下部。对于木音中的判角利少角类型的人，调治右侧足少阳胆经的下部。对于金音中的商和上商类型的人，调治右侧足阳明胃经的下部。对于金音中的商和木音中的上角类型的人，调治左侧足太阳膀胱经的下部。

上徵与右徵同，谷麦，畜羊，果杏，手少阴，藏心，色赤，味苦，时夏。上羽与大羽同，谷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阴，藏肾，色黑，味咸，时冬。上宫与大宫同，谷稷，畜牛，果枣，足太阴，藏脾，色黄，味甘，时季夏。上商与右商同，谷黍，畜鸡，果桃，手太阴，藏肺，色白，味辛，时秋。上角与大角同，谷麻，畜犬，果李，足厥阴，藏肝，色青，味酸，时春。

上徵与右徵同属于火音类型的人，用五谷中小麦、五畜中的羊肉、五果中的杏子等苦味食物调养，属于手少阴心经，表现为赤色，适宜苦味的食物，适应夏季的气候。上羽与大羽同属于水音类型的人，可以用五谷中的大豆、五畜中的猪肉、五果中的栗子等咸味的食物调养，属于足少阴肾经，表现为黑音类型的人，用五谷中的稷米、五畜中的牛肉、五果中的大枣等甜味食物调养，类属足太阴脾经，表现为黄色，适宜甜味的食物，适应长夏的气候。上商与右商同属于金音类型的人，用五谷中的黍米、五畜中的鸡肉、五果中的桃子等辛味的食物调养，类属手太阴肺经，表现为白色，适宜辛味食物，适应秋季。上角与大角同属于木音类型的人，用五谷中的芝麻、五畜中的狗肉、五果中的李子等酸味的食物调养，类属足厥阴肝经，表现为青色，适宜酸味的食物，适应春季的气候。

大宫与上角，同右足阳明上。左角与大角，同左足阳明上。少羽与大羽，同右足大阳下。左商与右商，同左手阳明上。加宫与大宫，同左足少阳上。质判与大宫，同左手太阳下。判角与大角，同左足少阳下。大羽与大角，同右足太阳上。大角与大宫，同右足少阳上。

右徵、少徵、质徵、上徵、判徵。太角、角、上角、大角、判角。右商、少商、商、上商、左商。少宫、上宫、大宫、加宫、左角宫。众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大宫属土音，上角属木音，这两种类型的人均可调治右侧足阳明胃经的上部，木音的左角与大角类型的人，都可以调治左侧足阳明胃经的上部。水音的少羽和太羽类型的人，调治右侧足太阳膀胱经的下部。金音的左商与右商类型的人，调治左侧手阳明大肠经的上部。土音的加宫与大宫类型的人，调治左侧足少阳胆经的上部。火音中的质判和土音中的太宫类型的人，调治左侧手太阳小肠经的下部。木音中判角与太角类型的人，调治左侧足少阳胆经的下部。水音中的大羽与木音中的大角类型的人，调治右侧足太阳膀胱经的上部。木音的太角与土音的太宫类型的人，调治右侧足少阳胆经的上部。

右徵、少徵、质徵、上徵、判徵等五种属火音的不同类型。右角、角、上角、太角、判角等五种属于木音的不同类型。右商、少商、商、上商、左商等五种属于金音的不同类型。少宫、上宫、太宫、加宫、左宫等五种属于土音的不同类型。众羽、桎羽、上羽、太羽、少羽等五种属于水音的不同类型。

黄帝曰：妇人无须者，无血气乎？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则澹渗皮肤，生毫毛。今妇人之生，有馀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冲任之脉不荣口唇，故须不生焉。黄帝曰：士人有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用，然其须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独去，何也？愿闻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写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故须不生。

黄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尝被伤，不脱于血，然其须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

胞中：即子宫。张金骨额：『胞中者，子宫是也，此男女藏精之所，皆得称为子宫，惟女子于此受孕，因名曰胞。』数脱血：即妇女月月行经。冲任之脉不荣口唇：张景岳：『冲任为血之海，须为血之余。血不足，则冲任之脉不荣于口，而须不生矣。』荣，营养。宦者：指皇宫中的太监。去其宗筋：宦者在年少时被阉割。宗筋，指男子的阴茎，因为它是许多筋的集合处，故称。天宦：即先天生殖器发育不全的人。

黄帝问：女性不长胡须，是没有血气的缘故吗？岐伯答道：冲脉和任脉都起于胞中，沿脊背里侧向上循行，是经脉和络脉气血汇聚的场所。循行外部表浅部位者，循腹部上行，在咽喉部交会，其中的一个分支，别出咽喉，环口、唇循行。血气充盛则肌肤得到气血温煦和濡养而肌肉丰满，皮肤润泽，只有营血亢盛且渗灌到皮肤中，毫毛才会生长。但是，女性的生理特点是气有余而血不足，因为每月都有月经排出体外，冲任之脉的血气，不足以营养口唇周围，所以女性不生胡须。

黄帝又问道：男性中有人损伤了阴器，造成阳痿而不能勃起，丧失了性功能，但他的胡须仍然继续生长是什么原因呢，而宦官的胡须因受阉割便不再生长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请你讲讲其中的道理。岐伯回答说：宦官受阉割是将睾丸切除，伤及冲脉而使冲脉之血外泄，伤口愈合后皮肤干结，导致冲任二脉血液不能正常循行。口唇周围得不到血液荣养，所以不再生胡须。黄帝问：有人是天阉，宗筋没受外伤，也不像女性那样定期排出月经，但是也不长胡须，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回答说：这属于先天性生理缺陷，这类人冲脉和任脉都不充盛，阴茎和睾丸发育也不健全、宗筋无势，虽然有气，而血不足，不能上行荣养口唇四周，所以也不能生长胡须。

黄帝曰：善乎哉！圣人之通万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声鼓响，闻其声而知其形，非其夫子，孰能明万物之精！是故圣人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阳多血；通髯极须者，少阳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之常数也。

此其时然也：此则常如此也。其，则。时，常。然，如此。

黄帝说：讲得太好了！具有高度智慧的人能通晓万事万物，就像日月的光芒，立其竿就能见其影，擂鼓作响，听到声音就能知道它的形状，由此可以知彼，除你之外，谁还精通这些事理呢？所以有才智的人，看到他人容颜和气色的变化，便知道体内气血的盛衰。如面色黄赤，便知体内气血有热。出现青白色，就是气血有寒。黑色，是多血少气。眉目清秀是太阳经多血。须髯很长是少阳经多血。胡须美好是阳明经多血。上述是一般规律。人体内各经脉气血的一般情况是太阳经通常是多血少气，少阳经一般是多气少血，阳明经多血多气，厥阴经多气少血，少阴经多血少气，太阴经也常是多血少气。这是人体生理的正常规律。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本篇内容讨论百病发生的原因，有外来致病因素和精神致病因素，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人体正气的不足。『两虚相得，乃客其形』。论述了外感致病因素、致病的传变次序以及由表传里的各种病变；精神因素和饮食因素等影响内脏的发病情况；内外三部发病的治疗原则，特别是『毋逆天时』的治则。

黄帝问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愿闻其会。岐伯曰：三部之气各不同，或起于阴，或起于阳。请言其方：喜怒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胜数。

黄帝曰：余固不能数，故问先师，愿卒闻其道。岐伯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气有定舍，因处为名，上下中外，分为三贞。

清湿：指偏寒于寒凉的湿邪而言。清，凉。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得，合的意思；两虚，一方面指邪之虚，一方面指正气之虚。正是虚邪遇到虚气才能作用于人体而发病。两实相逢：即指天之四时正常气候与人之壮健的身体相遇。杨上善：『风雨寒暑四时正气，为实风也。众人肉坚，为实形也。两实相逢，无邪客病也。』气有定舍，因处为名：邪气侵入人体后，稽留和潜伏于一定的处所。根据其潜伏处所的不同而定其名称，故曰『因处为名』。上下中外，分为三贞：人体自纵而分，则以上、中、下为三部；自横而言之，则以表、里、半表里为三部。三贞，即三部。

黄帝问岐伯道：关于许多疾病的发生，都与风、雨、寒、暑、清、湿等外邪的侵袭，以及喜、怒等情志内伤有关。若喜、怒不加节制，则使内脏受伤；风雨之邪，则伤人体的上部；清湿之邪，则伤人体的下部。上中下三部所伤之邪气不同，我想知道这些道理。岐伯说：喜怒、风雨、清湿三种邪气的性质不同，或病先生于阴分，或病先发生于阳分，请让我讲一讲它的大概情况。凡喜怒过度的，则内伤五脏，五脏为阴，所以说脏伤则病起于阴；清湿之邪善于侵袭人体下部虚弱之处，所以说病起于下；风雨之邪善于侵袭人体上部的虚弱之处，所以说病起于上。这就是所说的邪易犯的三部。至于邪气在人体浸淫后的发展变化，其复杂的情况是难以数计的。

黄帝说：我本来对千变万化的病变不能尽数了解，所以请教你，希望你把其中的道理全部告诉我。岐伯说：正常的风雨寒热，未形成致病邪气，一般是不会伤害人体而致病的。突然遭遇到疾风暴雨而不生病的，是因为人的身体健壮，正气不虚，故单方面的邪气也不能致病的。凡疾病的发生，必然要身体虚弱，又受到了贼风邪气的侵袭，两虚相合，才能发生疾病；如果身体壮实，又遇到四时正常气候，大多数人肌肉坚实而不发生疾病。所以说凡是疾病的发生，决定于四时之气是否正常，以及身体是否虚弱，若正虚邪实，就会发生疾病。邪气一般都根据其性质不同而侵袭人体的一定部位，随其处所的不同，而命以不同的名称，总的来说从纵向的分为上、中、下三部，从横向的分为表、里、半表半里三部。

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深则毛发立，毛发立则淅然，故皮肤痛。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在络之时，痛于肌肉，故痛之时息，大经乃代。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喜惊。留而不去，传舍于输。在输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在伏冲之时，体重身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肾之时，贲嚮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著孙脉，或著络脉，或著经脉，或著输脉，或著于伏冲之脉，或著于膂筋，或著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邪气淫泆，不可胜论。

淅然：形容怕冷的样子。大经乃代：邪气深入，在络脉的邪气，已传入经脉，由经脉代其承受邪气。大经，是经脉，相对络脉而言。伏冲之脉：指冲脉之循行靠近脊柱里面者。张景岳：『伏冲之脉，即冲脉之在脊者，以其最深，故曰伏冲。』溏出糜：泛指泄或痢而言。丹波元简：『麋、糜古通用，乃糜烂也。溏出糜，盖谓肠垢赤白滞下之属。』息而成积：邪气留着经脉，生长为积，这是积证的由来。息，生长。积，腹中结块。输脉：足太阳筋脉。杨上善：『输脉者，足太阳脉，以管五藏六府之输，故曰输脉。』膂筋：附于脊膂之筋。杨上善：『膂筋，谓肠后脊膂之筋也。』缓筋：指足阳明之经。

所以虚邪贼风侵害人体，首先侵犯皮肤，是由于皮肤的松弛而致腠理开泄，腠理开则邪从毛孔而入侵，侵入后则逐渐向深处侵犯，这时会出现寒栗，毛发竖起，皮肤疼痛；邪气滞留不散，则渐渐传入到络脉，邪在络脉的时候，肌肉可出现疼痛，若疼痛时作时止，是邪气将由络脉传到经脉；邪气滞留在经脉之时，就会出现洒淅恶寒，并经常出现惊恐的现象；邪气滞留不散，可传入并伏藏在输脉，当邪气留滞在输脉的时候，因六经之腧穴均在足太阳经，故六经之气因被邪气阻滞而不能通达四肢，因而四肢关节疼痛，腰脊亦强硬不适；邪气滞留不能祛除，则传入脊里的冲脉，邪气侵犯到伏冲之脉时，则出现体重身痛的症状；邪气滞留不能祛除，进一步传入并伏藏在肠胃，邪在肠胃的时候，则出现肠鸣腹胀，寒邪盛则肠鸣而泄下不消化食物，食不消化，热邪盛则可发生泻痢等病，邪气滞留而不能祛除，则传到肠胃外面的膜原之间，留著于血脉之中，滞留不去，邪气就与气血相互凝结，日久生成积块。总之，邪气侵犯到人体后，或留著于孙脉，或留著于络脉，或留著于经脉，或留著于输脉，或留著于伏冲之脉，或留著于膂筋，或留著于肠胃的膜原，或留著于缓筋，邪气浸淫泛滥，是说不完的。

黄帝曰：愿尽闻其所由然。岐伯曰：其著孙络之脉而成积者，其积往来上下，臂手孙络之居也，浮而缓，不能句积而止之，故往来移行肠胃之间，水凑渗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则，满雷引，故时切痛。其著于阳明之经，则挟脐而居，饱食则益大，饥则益小。其著于缓筋也，似阳明之积，饱食则痛，饥则安。其著于肠胃之募原也，痛而外连于缓筋，饱食则安，饥则痛。其著于伏冲之脉者，揣之应手而动，发手则热气下于两股，如汤沃之状。其著于膂筋，在肠后者，饥则积见，饱则积不见，按之不得。其著于输之脉者，闭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窍干壅。此邪气之从外入内，从上下也。

臂手：孙鼎宜：『臂读曰辟。』《庄子·庚桑楚》释文引崔注：辟，相著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索隐：『辟犹聚也。居犹处也。言积聚著于孙络之处，是为孙络积也。』满：胸腹胀满。雷引：腹中肠鸣，并牵引而痛。发手：举手，抬手。

黄帝说：我希望你将其原由始末讲给我听听。岐伯说：邪气留著在孙络而成的积症，能够上下往来活动，这是积聚著于孙络之处，因其孙络浮浅而松弛，不能使其固定不动，所以可在肠胃间往来活动，若有水出现，则发生濯濯的水声，有寒则出现腹部胀满、雷鸣、相互牵引，所以不时有刀割样的疼痛。邪气留著在阳明经脉而成的积症，则位于脐的两旁，饱食时则积块显大，饥时则显得小些。邪气留著在缓筋而成的积症，其形状表现与阳明经脉之积症相似，饱食则疼痛，饥时则不疼。邪气留著在肠胃之膜原而成的积，其疼痛时向外牵连到缓筋处，饱食时则不疼，饥饿时则疼痛。邪气留着在伏冲之脉而成的积症，以手按其积块则手心中有跳动的感觉，举手时则觉有一股热气下行于两股之间，好似用热汤浇灌一样的难以忍受。邪气留著在膂筋而成的积，在肠胃后方，饥饿时积形可以见到，饱食后就见不到，也摸不着。邪气留著在输脉而成的积症，就会在脉道闭塞不通，津液不能上下流行，致使毛窍干涩壅塞。这些都是邪气从外部侵犯到内部，从上部而传变到下部的临床表现。

黄帝曰：积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黄帝曰：其成积奈何？岐伯曰：厥气生足悗，悗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冱，血脉凝冱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胀，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裹而不散，津液冱澡，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

厥乃成积：寒气上逆，气机不畅，逐渐形成积。足悗：指足部出现酸疼，活动不利的一种症状。六输不通：指六经之输脉不通。

黄帝问：积病开始发生到形成，其原因是怎样的？岐伯说：积病的开始，是受到寒邪的侵犯而产生的，寒邪逆而上行，于是产生积病。黄帝说：寒邪造成积病的病理过程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寒邪造成的厥逆之气，首先便是足部痛滞不利，继而由足部的痛滞而发展到胫部亦寒凉，足胫发生寒凉后，就使得其脉凝涩，血脉凝涩不通则寒气进而向上侵犯到肠胃，肠胃受寒则发生胀满，肠胃胀满就迫使肠胃之外的汁沫聚留不能消散，这样日复一日，就逐渐发展形成积病。又因突然的暴饮暴食，使肠胃过于充满，或因生活起居不能节慎，或因用力过度，均可使络脉损伤。如果上部的络脉受到损伤，则血随伤处外溢，而出现衄血；若下部的络脉受到损伤，则血随伤处内溢，而出现便血，若肠外之络脉受到损伤，则血流散到肠外，适逢肠外有寒邪，则肠外的汁沫与外溢之血相凝聚，则两者合在一起，凝聚不能消散而发展成积病。如果突然外感寒邪，内伤忧思、郁怒，则气机上逆，气机上逆致使六经的气血运行不畅，阳气温煦的作用受到影响，血液得不到阳气的温煦而形成凝血，凝血蕴里不得消散，津液亦干涩不能渗灌，留著而不得消散，于是积病就形成了。

黄帝曰：其生于阴者，奈何？岐伯曰：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伤脾，用力过度，若入房汗出，浴则伤肾。此内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黄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馀不足，当补则补，当写则写，毋逆天时，是谓至治。

黄帝问：病发生在内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岐伯说：忧愁思虑过度，则心脏受伤，外感寒邪再加饮食寒冷，会使肺脏受伤；忿恨恼怒过度，则肝脏受伤；酒醉后行房，汗出而受风，则脾脏受伤；用力过度，或行房后汗出浴于水中，则肾脏受伤。以上就是内外三部发生疾病的一般情况。

黄帝说：你说得好。这些病症怎样治疗呢？岐伯答道：审察其疼痛的部位，就可以知道病变所在，根据其症候虚实，运用补虚泄实的方法治疗，同时也不要违背四时气候规律，这就是最好的治疗原则。

行针第六十七

本篇内容重点讲针刺后出现的六种不同反应在于各人体质的不同和气血的盛衰。针刺气逆（如晕针）与愈刺而病愈甚者与体质无关，完全是由于医疗作风的草率或技术上的错误造成的。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或神动而气先针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以出气独行，或数刺乃知，或发针而气逆，或数刺病益剧。凡此六者，各不同形，愿闻其方。

岐伯曰：重阳之人，其神易动，其气易往也。黄帝曰：何谓重阳之人？岐伯曰：重阳之人，熇熇高高，言语善疾，举足善高，心肺之藏气有馀，阳气滑盛而扬，故神动而气先行。

黄帝曰：重阳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颇有阴者也。黄帝曰：何以知其颇有阴也？岐伯曰：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数怒者易解，故曰颇有阴。其阴阳之离合难，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往：至。熇熇：火热炽盛。形容有火热般的热情。高高：形容不屈人下。扬：散。张志聪：『扬字含易散意。』

黄帝向岐伯问道：我从你这里熟悉了九针，而施行于百姓，百姓的气血，各不相同。有的神气激昂，气行在针前；有的针和气同时相逢；有的在针拔出之后，气才独自行至；有的经过数次针刺后，才觉有气来；有的在针刺后，产生晕针等不良反应；有的针刺数次后，病情反而加重。以上这六种情况，在针刺时表现各不相同，我想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阳气重的人，神易激动，气也就容易引发。黄帝说：怎样才能判断人是否阳气重？岐伯说：阳气重的人，火一样炽热，说话利索，趾高气昂，心肺的脏气有余，阳气滑盛激扬，所以神骚动而气先行。

黄帝说：有的阳重的人，神气却并不见先行，这是为什么？岐伯说：这人很有些阴气罢了！黄帝说：怎么知道这人很有些阴气呢？岐伯说：多阳的人多乐观，多阴的人多恼怒，常发怒而又消解得快，所以说他很有『阴』的色彩，要他阴阳离合难，所以神气不能先行。

黄帝曰：其气与针相逢奈何？岐伯曰：阴阳和调，而血气淖泽滑利，故针入而气出，疾而相逢也。

黄帝曰：针已出而气独行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其阴气多而阳气少，阴气沉而阳气浮，沉者内藏，故针已出，气乃随其后，故独行也。

黄帝曰：数刺乃知，何气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阴而少阳，其气沉而气往难，故数刺乃知也。

黄帝曰：针入而气逆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其气逆与其数刺病益甚者，非阴阳之气，浮沉之势也，此皆粗之所败，上之所失，其形气无过焉。

上：这里是针刺的医生。

黄帝问：那些气与针相逢的，又怎么样？岐伯说：阴阳和调，则气血润泽滑利，所以针入而气出，迅速地相逢。

黄帝说：针拔出后气才独至的人，这是什么气的作用呢？岐伯说：这类人阴气多而阳气少，阴气深沉而阳气肤浅的人内藏不露，所以在针拔出后，阳气才慢慢出来，独自成行。

黄帝说：针刺数次才有气感，这是什么气在作用呢？岐伯说：这样的人多阴而少阳，神气沉潜很难被激动，所以数次针刺后才有所感觉。

黄帝说：针刺后出现晕针等现象，是什么气的作用呢？岐伯说：针刺后出现晕针以及针刺数次后病情加重的，与人体阴阳二气，及其或沉或浮之状无关，这都是由于疏忽造成的，是医生的失误，病人的形质神气并没有毛病。

上膈第六十八

本篇内容讲膈食证的病因、病理、证候表现和治疗方法。

黄帝曰：气为上膈者，食饮入而还出，余已知之矣。虫为下膈，下膈者，食晬时乃出，余未得其意，愿卒闻之。岐伯曰：喜怒不适，食饮不节，寒温不时，则寒汁流于肠中，流于肠中则虫寒，虫寒则积聚，守于下管，则肠胃充廓，卫气不营，邪气居之。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管虚，下管虚则邪气胜之，积聚以留，留则痈成，痈成则下管约。其痈在管内者，即沉而痛深；其痈在外者，则痈外而痛浮，痈上皮热。

黄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痈，视气所行，先浅刺其傍，稍内益深，还而刺之，毋过三行，察其沉浮，以为深浅。已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伍以参禁，以除其内，恬憺无为，乃能行气，后以咸苦，化谷乃下矣。

上膈：古代病证名称，是指因气机郁结在上脘所形成的食后即吐的病证。下膈：食后经一定时间，仍复吐出的病证，属反胃之类。这里指虫痈为主因的一种膈证。食晬时乃出：晬，音醉，一周时。即饮食一昼夜后仍复吐出。守于下管：指虫积盘踞在下脘部。管，同『脘』。卫气不营：张景岳：『卫气，脾气也，脾气不能营运，故邪得聚而居之。』卫气，指脾胃的阳气。约：拘束。视气所行：即通过按诊观察病气发展的动向。内：同『纳』。沉浮：深浅。杨上善：『沉浮，浅深也，察痈之浅深，以行针也。』后以咸苦，化谷乃下矣：张景岳：『咸从水化，可以润下软坚；苦从火化，可以温胃。故皆能下谷也。』

黄帝问：因为气机郁结在上，形成食后即吐的上膈症，我已经知道了。至于因虫积在下所形成的下膈症，食后经过一天左右才吐出，我还不甚了解其中的道理，希望你详尽地给我讲讲。岐伯答道：因为不能很好地调节情志活动，饮食没有节制，不能适应气候的寒温变化，使脾胃运化失常，寒湿流注肠道之中，肠道中的寄生虫因寒冷而集结在一起，虫聚积在下脘，肠胃扩张，卫气不能正常营运，邪气也稽留在这里。进餐时，寄生虫闻到气味，便上行觅食，使下脘空虚，邪气就乘虚侵入，稽留日久而形成痈肿。内部痈肿使得肠管狭窄而传化不利，所以食后经过一天的时间，仍会吐出。如果痈肿发生在下脘里边，疼痛的部位较深，痈肿发生在下脘外面，疼痛的部位较浅，同时，在发生痈的部位皮肤发热。

黄帝问：怎样用针刺治疗呢？岐伯答道：针刺的方法是，应当用手轻轻地按摩痈肿的部位，以观察痈肿部位的大小和病气发展的动向。先浅刺痈肿周边，再逐渐深刺。如此反复行针但不要超过三次。进针的深浅，要根据病位的深度来决定。针刺后须加用熨法，使热气直达体内。只要使阳气日渐温通，邪气日趋衰退，内痈也就逐渐消溃了。在治疗的同时，还要配合适当的护理，清心寡欲，使元气得以恢复。然后可服用咸苦的药物，以软坚化积，使食物得以消化而向下传输。

忧恚无言第六十九

本篇内容讲由情志内伤所导致的一时性失音证的病因、机理和刺治方法。取天突穴是针刺治疗一时性失音证的有效手段。

黄帝问于少师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道之塞？何气出行使音不彰？愿闻其方。少师答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雍垂者，音声之关也；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横骨者，神气所使，主发舌者也。

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颃颡不开，分气失也。是故厌小而疾薄，则发气疾；其开阖利，其出气易；其厌大而厚，则开阖难，其气出迟，故重言也。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

黄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阴，上系于舌，络于横骨，终于会厌，两写其血脉，浊气乃辟。会厌之脉，上络任脉，取之天突，其厌乃发也。

恚：怒恨。会厌：为软骨组织，位于咽喉交会处，而覆于气管上口，发声则开，咽食则闭。口唇者，音声之扇也：形容口唇的开合，如同门扇，语言音声，从此而出。张志聪：『口开阖而后语句清明，故为音声之扇。』舌者，音声之机也：张志聪：『舌动而后能发言，故为音声之机。』颃颡：音杭桑，即后鼻道。横骨者，神气所使，主发舌者也：张志聪：『横骨者，在舌本内，心藏神，而开窍于舌，骨节之交，神气之所游行出入，故为神气之所使，主发舌者也。盖言横骨若弩，舌之发机，神气之所使也。』横骨，附于舌根部的软骨。附于舌根的横骨，受意识所支配，而能控制舌的运动。鼻洞：即鼻渊。重言：言语不利，俗称口吃之类。两写其血脉：两次泻足少阴肾脉的血络。天突：穴名。在胸骨上窝正中，属于任脉，也是阴维脉与任脉的会穴，为主治暴喑、咽肿、喉痹等症常用的有效穴。

黄帝问少师道：有人由于突然忧郁或愤怒，引起张口说话但不能发音，是人体内哪一条通道阻塞了，又是哪种气机障碍而使气不能通行，才导致不能发声，希望听一听其中的道理。少师回答说：咽部下通于胃，是受纳水谷的必经之路。喉咙下通于肺，是气息呼吸出入的道路。会厌在咽部和喉咙之间，能够开启和闭合，是声音发出的门户。口唇的开张和闭合，犹如开启言语声音的两扇门。舌体上下前后运动，是言语声音的枢机。悬雍垂，是发音成声的关键所在。颃颡又称后鼻道，声音气流一部分由此通过，协助发声。横骨因舌骨横于舌根而得名，受意识支配，是控制舌体运动的组织。

所以，鼻腔涕液流而不能收摄，则颃颡闭塞不通，分气失职，多伴有鼻塞声重。会厌薄小的人一般呼吸畅快，开合流利，所以语言流畅；若会厌厚大，开合就不利，气体出入迟缓，所以说话滞涩或者口吃不畅。如果人突然失音，是因为会厌感受了风寒之邪，气道不利，会厌启闭失权，气机不畅，发声器官功能失调，就形成了所谓的失音证。

黄帝问：如何用针刺治疗失音证呢？岐伯答道：足少阴肾的经脉，从足部上行，一直联结到舌根部，并联络着横骨，终止于喉间的会厌。针刺治疗时，应当取足少阴肾经上联于会厌的血脉，用泻法重复两次，放血泻其邪气，浊邪才能排除。足少阴肾经在会厌的络脉，同任脉相联结，再取任脉的天突穴进行刺治，会厌便能恢复开合，发声即可恢复正常。

卷二十

寒热第七十

本篇内容讲瘰的成因、治疗及预后。

黄帝问于岐伯曰：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

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瘘之本，皆在于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其浮于脉中而未内著于肌肉，而外为脓血者，易去也。

瘰疬：一种顽固的外科疾病，多生于颈部或者腋下，形状如硬核，推之不动，小者为瘰，大的叫疬，可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目前认为属于淋巴结结核的一类病。鼠瘘：瘰疬破溃后，流出清稀的脓液，久不收口，就称为鼠瘘。

黄帝问岐伯说：时发寒热的瘰病，多生在颈项和腋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岐伯说：这都是鼠瘘症，是寒热的毒气，羁留在经脉中不能消除的结果。

黄帝说：怎样消除它呢？岐伯说：鼠瘘的病根，都在内脏，它所标症的症状，却上出于颈腋之间，如果毒气仅是浅浮在脉中，还没有内伤肌肉腐化为脓血的，较容易治愈。

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请从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绝其寒热。审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来以去之，其小如麦者，一刺知，三刺而已。

黄帝曰：决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视之，其中有赤脉，上下贯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而死。见赤脉，不下贯瞳子，可治也。

从其本引其末：本，发病的根源；末，外在症状。道：藏腑经脉循行的穴道。徐往徐来：指刺治补泻手法，行针出入应缓慢。张景岳：『徐往徐来，即补泻之法。』

黄帝说：怎样治疗呢？岐伯说：应从致病的根源着手来治疗瘰，可以使毒气衰退，停止寒热的发作。要察明主病的藏腑经脉，以便循经取穴，给予刺治，用针缓入缓出，使补泄得当，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若瘰初起，形小如麦粒的，针一次就能见效，针三次就可以痊愈。

黄帝说：诊断这种病，怎样判断他的生死呢？岐伯说：诊断的方法，可以翻开眼皮进行观察，如果眼中有赤脉，从上下贯瞳子的，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出现一条赤脉的，死期当在一年；出现一条半赤脉的，死期当在一年半；出现两条赤脉的，死期当在两年；出现两条半赤脉的，死期当在两年半。如果出现三条赤脉的，死期当在三年。如果出现赤脉并没有下贯瞳子，还可以医治。

邪客第七十一

本篇内容讨论邪气侵犯人体，使人眼睁睁而不能入睡的原因；人的四肢百节与天地相应的道理；持针的法则，进针的原理，缓用针和舍针的意趣，以及扦皮肤、开腠理的处理方法等。

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藏六府，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藏六府。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

三隧：隧，地下暗道，这里指通道。糟粕、津液、宗气分行于下焦、中焦、上焦三隧。以应刻数：古代用铜壶滴漏计时，一昼夜分为一百刻。营气一昼夜运行人身五十周，每周用时两刻。常从足少阴之分：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各五十周，每周均交汇于足少阴肾经，所以说常从足少阴之分。厥气：逆气。张志聪注：『虚气厥逆于藏腑之间。』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阳跷之脉本可上行入凤池，因厥逆阴寒之气阻隔而不能上行，遂下陷于跟中，不得于阴跷相接。

黄帝问伯高道：邪气侵犯人体，有时使人眼睁睁而不能入睡，是什么气造成的呢？伯高说：食物入胃消化后，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路。宗气积聚在胸中，出于喉咙，贯通心脉，推动肺的呼吸；它所化生的营气，分泌津液，灌注于脉中，变化为血，在外则营养四肢，在内而灌注藏腑，循脉流行，与昼夜刻数相应；卫气是一种比较滑利剽悍的水谷之气，首先运行在四肢的末端，分肉、皮肤之间，而没有休止。白天行于阳分之属，夜间行于阴分之属，常以足少阴肾经为起点，循行于五脏六腑。有厥逆之气留于五脏六腑时，则卫气仅能捍卫体表，行于阳分而不能入于阴分。仅止行于阳分，就造成阳气偏盛，阳气偏盛则阳跷脉气充塞，卫气不得通过而入于阴分，导致阴虚，所以人就不能闭目入睡了。

黄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补其不足，写其有馀，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黄帝曰：善。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者也。愿闻其方。伯高曰：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大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

以通其道：沟通阴阳交汇的意思。半夏汤：方内『治半夏』。即制过的半夏，性味辛苦微温。扬之万遍：又称甘澜水，指江水多次上扬，搅动。苇薪：取芦草作燃料，俗称苇薪。秫米：指黄黏米。治半夏：即制半夏。日三，稍益：饮汁一小杯，一日三次，每次由少渐增多。

黄帝说：讲得好！怎样治疗呢？伯高说：补其不足，泄其有余，调和虚实，沟通阴阳，从而消除厥逆的邪气，再服半夏汤一剂，使内外阴阳之气通利无阻，这样人便能够安然入睡了。黄帝说：讲得对。用这种方法就像疏通管道一样，使经络大大相通，阴阳之气当然能够得到调和！再讲讲那个方子。伯高说：这个方子的制作如下：用源于千里之外的长流水八升，置于器皿中，长时间搅动，然后澄清取上面的五升，用苇薪燃火煮，水沸后，放入秫米一升，炮制过的半夏五合，慢慢续煎，使之浓缩成一升半，去渣，每次服一小杯，每日二次或多次，以见效为度。若病是刚刚起的，服药后立刻静卧，汗一出就好了。若病程较久，服三剂后也可痊愈。

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九州：古代划分地域的总称。六律：古代六种属阳声的音阶。十日：指十天干。以抱人形：怀胎的意思。草蓂：杂草的意思。聚邑：人群聚集的地方，代繁华的都市。十二节：左右关节的总称。

黄帝问伯高说：人的四肢百节，怎样和天地相应呢？伯高回答说：天圆地方，人则头圆足方；天有日月，人则有双眼；地有九州，人则有九窍；天有风雨，人则有喜怒；天有雷电，人则有声音；天有四季，人则有四肢；天有五音，人则有五脏；天有六律，人则有六腑；天冬夏，人则有冷热；天有十日，人则有十指；天有十二个时辰，人则有两足十趾，加上男子的双睾以对应，女子虽只有两节不足，但其须怀孕生子；天有阴阳，人则有夫妻；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人身则有三百六十五个主要穴位。地有高山，人则有两肩和双膝；地有深谷，人则有腋窝和腘窝；地有十二条大河，人则有十二条主要的经脉；地有泉水细流，人则有卫气；地有丛草，人则有毫毛。天有昼夜，人则有起卧；天有列星，人则有牙齿。地有小山，人则有小节；地有山石，人则有高骨；地有林木，人则有筋膜；地有都市，人则有隆起的肌肉。一年有十二月，人体四肢则有十二节；有些地方四季草木不生，人则有终身不育的。以上这些情况都是人体与天地相应的情况。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愿闻持针之数、内针之理、纵舍之意，扞皮开腠理奈何？脉之屈折、出入之处，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输于身者，余愿尽闻少叙。别离之处，离而入阴，别而入阳，此何道而从行？愿尽闻其方。岐伯曰：帝之所问，针道毕矣。

黄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手太阴之脉，出于大指之端，内屈，循白肉际，至本节之后太渊，留以澹，外屈，上于本节下，内屈，与阴诸络会于鱼际，数脉并注，其气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内廉，入于夫筋之下，内屈，上行臑阴，入腋下，内屈，走肺。此顺行逆数之屈折也。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内屈，循中指内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两骨之间，外屈，出两筋之间骨肉之际，其气滑利，上二寸，外曲，出行两筋之间，上至肘内廉，入于小筋之下，留两骨之会，上入于胸中，内络于心脉。

纵舍：针刺手法的一种。扞皮：指用手舒展皮肤的纹理。『焉至而出』五句：出、止、徐、疾、入，指五脏经脉腧穴流注的情况。杨上善：『举其五义，问五脉行处。』壅骨：指大指本节之后的起骨。臑阴：肩部以下肘部以上的部分，即上臂。心主之脉：包络为心的外卫，受心的主宰，所以说心包络为心主之脉。中指之端：中冲穴，五输之一，为井。掌中：劳宫穴，五输之一，为荥。骨肉之际：大陵穴，五输之一，为输。两骨之会：曲泽穴，五输之一，为合。

黄帝问岐伯说：我希望了解持针的法则，进针的原理，缓用针和舍针的意趣，以及扞皮肤、开腠理究竟怎么处理？再有对经脉的曲折和出入之处，经气流注止，慢快，归宿，以及六腑输注于全身的情况，我还希望听你说明一下。另外在经脉的离合之处，阳经怎样别出走入阴经，阴经又怎样别出走入阳经？它们是通过哪条道路而沟通的？希望你能全面说说这些道理。岐伯说：针刺的道理已尽在你所提的问题中了。

黄帝说：请你全部讲给我听。岐伯说：手太阴经脉，出于手大拇指的尖端，向内曲折，沿内侧赤白肉际，抵达大拇指根节之后部的太渊穴处，形成动脉搏动的现象，然后屈折向外，上行至根节之下，又屈向内行，和诸阴络会合在鱼际部，由于几条阴脉都输注于此，其脉气流动滑利，伏行于壅骨之下，由此再向外曲折，浮出于寸口部循经上行，到达肘内侧的大筋之下，又向内弯曲上行，通过肘部的内侧进入腋下，向内屈行走入肺中。这就是手太阴肺经从胸至手的顺行径路。心主手厥阴经，出于手的中指尖端，屈而向内，沿中指内侧上行，留结于掌中，伏行在两骨之间，然后外屈出于两筋的中间、腕关节骨肉交界处，它的脉气流动滑利，在腕部上行二寸后，又屈而向外行于两筋之间，上抵肘内侧，进入到小筋之下，流注于两骨的会合处再向上行于胸中，向内归结于心脉。

黄帝曰：手少阴之脉独无腧，何也？岐伯曰：少阴，心脉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坚固，邪弗能客也。客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故独无腧焉。

黄帝曰：少阴独无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经病而藏不病，故独取其经于掌后锐骨之端。其馀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太阴心主之脉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气之虚实疾徐以取之，是谓因冲而写，因衰而补，如是者，邪气得去，真气坚固，是谓因天之序。

手少阴之脉独无腧：十二经脉各有特定的五输穴。但据《灵枢·本输》记载，心经所取的腧穴，实际是心包络之所属。所以说『手少阴之脉五独腧』。张景岳：『手少阴，心经也。手厥阴，心包络也。经虽分二，脏实一原。凡治病者，但治包络之腧，即所以治心也。故少阴一经，所以独无腧焉。』心主之脉：心包络为心的外卫，而受心的主宰，所以称『心主之脉』。其外经病而藏不病：张景岳：『凡藏经络，有是藏则有是经。藏居于内，经行于外，心脏坚固居内，邪弗能容，而经则不能无病。』掌后锐骨之端：是手少阴心经的神门穴部位。冲：盛也，实也。

黄帝问：为什么唯独手少阴经脉没有腧穴呢？岐伯说：手少阴，是内连心脏的经脉。心是五脏六腑的主宰，又是蕴藏精神的中枢，其器质坚固，外邪不能盘踞于内。如果盘踞，则心脏受伤神气散失，神气散失，生命活动就会终止。因此，凡是各种病邪侵犯心脏的，其邪气均留滞在心脏的外围心包络上。包络，是心主之脉，能够代心受邪，取其腧穴，可以针刺治疗心病。所以唯独手少阴心经是没有腧穴的。

黄帝问：手少阴心经没有腧穴，难道它不受病吗？岐伯说：在外的经脉有病，而心脏是没有病的，所以当心经有病时，可单独取用心经在掌后锐骨之端的穴位。其余经脉的曲折，运行的缓急，都与手太阴心主之脉的循行情况相似。所以当手少阴心经有病时，可取本经的腧穴神门，根据经气的虚实缓急，分别进行凋治。邪气盛的用泻法，正气虚的用补法，这样就会使邪气得以消除，真气得以坚固，这种治疗方法，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黄帝曰：持针纵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其脉滑而盛者，病日进；虚而细者，久以持；大以涩者，为痛痹；阴阳如一者，病难治。其本末尚热者，病尚在；其热以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坚脆、小大、滑涩、寒温、燥湿，因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决死生。视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热痛痹。

黄帝曰：持针纵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针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静。先知虚实，而行疾徐，左指执骨，右手循之。无与肉果，写欲端以正，补必闭肤。辅针导气，邪气淫泆，真气得居。黄帝曰：皮开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别其肤，微内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气得去。

阴阳如一：表里都损伤，阴阳都衰败的意思。肉果：指针被肉裹住，即滞针的意思。淫泆：水满而泛滥外流叫淫泆，这里指邪气泛滥浸淫。左别其肤：杨上善：『肤，皮也。以手按得分肉之穴，当穴皮上下针，故曰在别其肤也。』左，《黄帝内经太素》作『在』。

黄帝问：持针纵舍是怎样的呢？岐伯说：首先必须明确十二经的本末，皮肤的寒热，脉象的盛衰、滑涩。如果脉象滑而盛，表明病情日渐严重。脉象虚而细，是长期勉强支撑的表现。脉大而涩的，患有痛痹症；表里俱伤，气血皆败，病难治，胸腹和四肢还在发热的，是病邪未除的缘故；热势已退，则为病邪已除。同时还要观察病人的皮肤，从而察知肌肉的坚实和脆薄，脉象的大小、滑涩，皮肤的寒温、燥湿。并观察显现于眼睛的五色，以分辨五脏的病变，来判断其或生或死；再看他的血络，察其反映于外部的色泽，以诊知寒热痛痹等症。

黄帝说：对于持针纵舍，我还没弄懂它的意蕴哪。岐伯说：操针的原则，必须要端正态度，安静心清。首先应当了解病情的虚实，然后再进行缓急补泄的手法，用左手把握骨骼的位置，右手循按经脉穴位，要防止肌肉过度紧张，以免突然收缩而裹针，用泄法时必须垂直下针，用补法出针时必须闭其针孔，同时又应当采用辅助行针的手法，以导引其气，使邪气不得浸淫，其气得以内守。黄帝说：扞皮肤，开腠理的刺法，是怎样进行操作的呢？岐伯说：根据分肉的部位，左手循别其肌肤，右手轻微缓慢地进针，针尖要与皮肤垂直，这样做神气就不会散乱，邪气得以祛除。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有八虚，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黄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肝有邪，其气流于两腋；脾有邪，其气留于两髀；肾有邪，其气留于两腘。凡此八虚者，皆机关之室，真气之所过，血络之所游，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则伤筋络骨节，机关不得屈伸，故病挛也。

八虚：邪气留在两肘、两腋、两髀、两腘之间叫八虚。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肺与心都属于手经，肺经之尺泽穴，心经之少海穴，都在肘间，故邪气乘虚而聚，多在两肘。肝有邪，其气流于两腋：胆肝经脉行于胁腋，出于期门、渊液等穴，故邪有所聚，多在两腋。脾有邪，其气留于两髀：脾的经脉从胫骨上冲出门，故邪气留于脾胯之间，病在脾经。肾有邪，其气留于两腘：肾的经脉上行出于腘窝的阴谷等穴，故邪气留于两腘，病在肾经。机关之室：指运动的枢纽，气血运行要会所在地。

黄帝问：人身有八虚，可分别诊察哪些疾病呢？岐伯回答说：可诊察五脏病变。黄帝说：怎样诊察呢？岐伯说：如果肺与心有邪，则邪气居留在两肘；肝有邪，则邪气居留在两腋窝；脾有邪则气居留在两髀；肾有邪，则邪气居留在两腘。以上『八虚』，都是关节屈伸的枢纽，也是真气和血络通行的要处。邪气和恶血，不能令其盘踞或停留，如有停留，就会损伤筋脉骨节，使关节屈伸不利，以致发生拘挛的症状。

通天第七十二

人的体质性格可以划分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种类型。本篇内容重点说明了五种类型人的性情特点。五种类型人患病治疗上应有所不同，如不注意到生理上的特点，便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另讨论了明阴阳五态之人在体态与行动表现上的特征。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尝闻人有阴阳，何谓阴人？何谓阳人？少师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遍明也。黄帝曰：愿略闻其意，有贤人圣人，心能备而行之乎？少师曰：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黄帝曰：其不等者，可得闻乎？少师曰：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和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此太阴之人也。

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此少阴之人也。

凡五人者：张景岳：『太阴、少阴、太阳、少阳者，非如经络之三阴三阳也。盖天以禀之纯阴者太阴，多阴少阳者曰少阴，春阳者为太阳，多阳少阴者为少阳，并阴阳和平之人，而分为五态也。』下齐：是形容谦虚下气，待人周到，假装正经。下，谦下。湛湛：深貌。这里是形容深藏险恶用心。马莳：『下齐湛湛，内存阴险，外假谦虚，貌似下抑整齐。』好内而恶出：就是好得恶失，喜进不喜出。马莳：『内，同纳。好纳而恶出者，有所得则喜，有所费则怒也。』心和而不发：指心情和顺，而不外露，即『喜怒不行于色。』亡：泛指损失、不幸之事。心疾而无恩：指因为心怀妒忌而忘记了恩惠，有忘恩负义的意思。

黄帝问少师说：我听说有人有阴与阳的类别，什么叫做阴性的人？什么叫做阳性的人？少师答道：在自然界里，四方上下之内，一切事物都离不开『五』数，人也与它相应，而不仅仅局限于是一阴一阳。言阴性阳性人，只是从其大概方面说的，对于生理禀赋的情况，是很难用语言把它完全说清楚的。黄帝说：希望你把它的意义，扼要地讲给我听，比方说贤人和圣人，他们的禀赋是否阴阳兼备，而行无所偏呢？少师说：人大致可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人，他们的形态不同，筋骨的强弱、气血的盛衰，也各不一样。

黄帝说：五种类型人的不同点，可以告诉我吗？少师说：太阴型的人，性情是贪而不仁。表面谦虚，假装正经，内心却深藏阴险，好得恶失，喜怒不形于色，不识时务，只知利己，看风使舵，行动上惯用后发制人的手段。具有这些特性的，就是太阴之人。

少阴型的人，喜贪小利而暗藏贼心，见到别人有了损失，他就幸灾乐祸，自己很得意，好搞破坏来伤害人，见到别人有了荣誉，他反感到气愤，心怀嫉妒，对人毫无恩情。具有这些特性的，就是少阴之人。

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此太阳之人也。

少阳之人，谛好自责，有小小官则高自宜，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

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

古之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盛者写之，虚者补之。

于于：自满自足。《庄子·盗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疏：『于于，自得之貌。』志发于四野：这里是形容好高骛远。为事如常自用：指常常意气用事，而自以为是。如，通『而』，转接连。婉然从物：善于顺从和适应事物的发展规律。婉然，和顺貌。谭而不治：谭，即『谈』。指用说服的方法以德服人。

太阳型的人，处处喜欢表现自己，而扬扬自得，好说大话，但并没有能力，言过其实，好高骛远，作风草率，不顾是非，常常意气用事，过于自信，虽屡遭失败，也不知悔改。具有这些特性的，就是太阳之人。

少阳型的人，做事精细，很有自尊心，稍有小小地位，就高傲自得，喜欢出头露面，善于对外交际，不愿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具有这些特性的，就是少阳之人。

阴阳和平的人，生活安静自处，不介意个人名利，心安而无所畏惧，寡欲而无过分之喜，顺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遇事不与人争，善于适应形势的变化，地位虽高却很谦虚，以理服人，而不是用压服的手段来治人，具有极好的治理才能。具有这些特性的，就是阴阳和平之人。

古代高明的针灸家，就是根据人的五种形态分别施治，邪气盛的就用泻泄法，正气虚的就用补法。

黄帝曰：治人之五态奈何？少师曰：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涩，阴阳不和，缓筋而厚皮，不之疾写，不能移之。

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小胃而大肠，六府不调，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必审调之，其血易脱，其气易败也。

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无脱其阴而写其阳，阳重脱者易狂，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

肠：这里的肠应该指小肠而言。阳重脱者易狂：虚阳浮越，易发狂躁，为阳气欲脱的先兆。《素问·腹中论》：『石之则阳气虚，虚则狂。』暴死：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突然的死亡，一种是突然不省人事的假死。

黄帝问：对待五种形态的人，怎样分别治疗呢？少师说：太阴型的人，体质多阴而无阳，他的阴血浓浊，而卫气滞涩，阴阳不能调和，所以形成筋缓而皮厚，刺治这种体质的病人，若不急泄其阴分，就不可能使病情好转。

少阴型的人，体质是多阴少阳，胃小而大小肠大而不调，所以足阳明胃经的脉气就微小，手太阴小肠经的脉气就偏大，因气少不能摄血，容易造成血脱、气败的局面，因此，必须详察阴阳盛衰的情况，进行调治。

太阳型的人，体质是多阳少阴，对这种病人必须谨慎调治，不能泄其阴，以防阴气虚脱，只能泄其阳，但要避免泄之太过，如果阳气过度损伤，就容易导致阳气外脱而发狂，若阴阳都脱，就会暴死或突然不省人事。

少阳之人，多阳少阴，经小而络大，血在中而气外，实阴而虚阳，独写其络脉则强，气脱而疾，中气不足，病不起也。

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谨诊其阴阳，视其邪正，安容仪，审有馀不足，盛则写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此所以调阴阳，别五态之人者也。

多阳少阴，经小而络大：络脉先，在表属阳；经脉深，在里属阴。多阳，指络脉大。少阴，指经脉小。张景岳：『经脉深而属阴，络脉浅而属阳，故少阳之人，多阳而络大，少阴而经小也。』

少阳型的人，体质是多阳少阴，经脉小而络脉大，血深在里，气浅在表，即是多阳少阴，所以在治疗时就当充实其阴经，而泄其阳络，如果单独泄其络脉太过，又会迫使阳气很快地耗散，而形成中气不足，病就难治了。

阴阳和平之人，其体质阴阳之气协调，血脉和顺，在治疗时，应当谨慎地诊察其阴阳的盛衰，邪正的虚实，并端详其面容的表现，以推断藏腑、经脉、气血有余或不足，然后进行调治，邪气盛的，就用泄法；正气虚的，就用补法，一般虚实不明显的病症，就从其本经取治。以上是说明调治阴阳时，要根据五种类型人的不同特性分别施治。

黄帝曰：夫五态之人者，相与毋故，卒然新会，未知其行也，何以别之？少师答曰：众人之属，不知五态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态之人不与焉。五态之人，尤不合于众者也。

黄帝曰：别五态之人奈何？少师曰：太阴之人，其状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临临然长大，腘然未偻，此太阴之人也。

众人：指《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而言，与五态之人不同。黮黮然：色黑不明的意思。念然下意：指故作姿态，谦虚下气。临临然：《广雅·释诂》：『临，大也。』马莳：『临临然，长大之貌也。』腘然未偻：形容假作卑躬屈膝的姿态，并非真有佝偻病。张景岳：『腘然未偻，言膝腘若屈，而实非佝偻之疾也。』

黄帝问：与五种形态的人，素不相识，乍一见面很难知道他们的作风和性格，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应怎样来辨别呢？少师回答说：一般人不具备这五种人的特性，所以『阴阳二十五人』，不包括在五态人之内。因为五态之人是具有代表性的五种类型，他们和一般人是不相同的。

黄帝问：怎样辨别五种形态的人呢？少师说：太阴型的人，面色阴沉黑暗，而假意谦虚，身体本来是长大，可是卑躬屈膝，故作姿态，而并非真有佝偻之病，这就是太阴之人的形态。

少阴之人，其状清然窃然，固以阴贼，立而躁险，行而似伏，此少阴之人也。

太阳之人，其状轩轩储储，反身折腘，此太阳之人也。

少阳之人，其状立则好仰，行则好摇，其两臂两肘则常出于背，此少阳之人也。

阴阳和平之人，其状委委然，随随然，颙颙然，愉愉然，然，豆豆然，众人皆曰君子，此阴阳和平之人也。

委委然：雍容自得貌。随随然：顺从貌，指善于适应环境而言。义同上文『婉然从物』。颙颙然：态度严正而又温和貌。愉愉然：和颜悦色貌。然：目光慈祥和善貌。豆豆然：举止有度，处事分明貌。

少阴型的人，外貌好像清高，但是行动鬼祟，偷偷摸摸，深怀阴险害人之贼心，站立时躁动不安，显示出邪恶之相，走路时状似伏身向前。这是少阴之人的形态。

太阳型的人，外貌表现出高傲自满，仰腰挺胸，好像身躯向后反张和两腘曲折那样。这是太阳之人的形态。

少阳型的人，在站立时惯于把头仰得很高，行走时惯于摇摆身体，常常反挽其手于背后，这是少阳之人的形态。

阴阳和平的人，外貌从容稳重，举止大方，性格和顺，善于适应环境，态度严肃，品行端正，待人和蔼，目光慈祥，作风光明磊落，举止有度，处事条理分明，众人都说有德行的人。这是阴阳和平之人的形态。

卷二十一

官能第七十三

针刺必须知道形与气的关系，注意左右、上下、阴阳、表里以及各经气血的多少、运行的顺逆、出入流注交会等，以便取穴针治。本篇内容讲了五输穴的生理状况，以及阴阳五行、四时八风、五脏六腑等理论。如何结合面部的气色，以断定病变的性质和病灶所在。凡是太寒在里、阴阳俱虚，以及经气下陷等症，都宜用灸治，以及针刺补泄的手法。带徒的原则，必须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性情、志趣和特点，分别传授不同的技术，特别对徒弟要慎重选择，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矣，不可胜数，余推而论之，以为一纪。余司诵之，子听其理，非则语余，请其正道，令可久传，后世无患，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

岐伯稽首再拜曰：请听圣王之道。黄帝曰：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谋伐有过，知解结，知补虚写实、上下气门；明通于四海，审其所在，寒热淋露，以输异处，审于调气，明于经隧，左右肢络，尽知其会；寒与热争，能合而调之；虚与实邻，知决而通之；左右不调，犯而行之；明于逆顺，乃知可治；阴阳不奇，故知起时；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知官九针，刺道毕矣。

以为一纪：古人以理清使之不乱叫做纪；以为一纪，就是通过整理，使之系统。左右上下：杨上善：『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男女左右，阴阳上下，并得知之。』行之逆顺：杨上善：『营气顺脉，卫气逆行。』张景岳：『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故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反此者，皆谓之逆。』两义俱可参。能合而调之：杨上善：『阴阳之气不和者，皆能和之。』阴阳不奇：阴阳不偏之义。《周礼·大祝》杜注：『奇，读曰倚。』倚，有『偏』义。『审于本末』六句：张景岳：『本末，标本也。寒热，阴阳也。所在，三部九候之病脉处也。官，任也。九针不同，各有所宜，能和以上之法而用之，则刺道毕矣。』

黄帝对岐伯道：我听你讲解的九针学问已经很多了，是难以计数的，这些内容经过我详细的推究和考证，已经把它概括为一个系统的纲要。我现在亲自读一下，你听了其中的理论后，有不对的就告诉我，并加以修正，使它得以流传后世而不被遗忘，如果遇到合适的人，就传授给他，不合适的人就不必和他说。

岐伯恭敬地一拜后说：让我来恭听这些高深的道理吧。黄帝说：针刺治病的原理在于，必须知道病症邪气所在的部位，辨别分清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的多少、脉气在全身运行的逆顺情况，血气出入交会的腧穴，才能根据病情作出适当的治疗。应懂得如何排解结聚，了解补虚泄实的手法，以及各经经气上下交通的腧穴，更要明确气海、血海、髓海和水谷之海这四海的路线。观察寒热、羸弱疲困等症的虚实情况。治疗时要针对各经荥输的不同部位而选取相应的穴位，并要谨慎地调理气机，确知经脉循行的线路以及左右支络相交的地方。患有寒热交争的病，就要调和阴阳；患有虚实难辨的病，就要诊断明确使其通调平定；如患左右不协调的病，就要用缪刺的方法，左病刺右，右病刺左；要明确经脉循行的顺逆，一般来说，顺的易治，逆的难治；阴阳调和之时，也就是病愈之时。审察清楚了疾病的标本、寒热，确定了邪气所在的部位，每次针刺治疗时就不会发生错误。再掌握了九针的不同性能，那么针刺这门学问就掌握得较全面了。

明于五输，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条理。言阴与阳，合于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时八风，尽有阴阳；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处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温；何经所在，审皮肤之寒温滑涩，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气所在。

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热在上，推而下之；从上下者，引而去之；视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补之；入于中者，从合写之。针所不为，灸之所宜。上气不足，推而扬之；下气不足，积而从之；阴阳皆虚，火自当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过于膝，下陵三里。阴络所过，得之留止，寒入于中，推而行之；经陷下者，火则当之；结络坚紧，火所治之。不知所苦，两跷之下，男阴女阳，良工所禁。针论毕矣。

明于五输，徐疾所在：马莳：『五藏有井荥俞经合之五俞，六府有井荥俞原经合之六俞，然六府之原并于俞，则皆可称为五俞也。徐疾者，针治也。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是也。』屈伸出入，皆有条理：杨上善：『行针之时，须屈须伸，针之入出，条理并具知之。』马莳：『屈伸出入者，经脉往来也。』对于『屈伸』的解释，前者指行针时的体位，后者指经脉运行的方向。五藏六府，亦有所藏：杨上善：『五藏藏五神，六府藏五谷。』察其所痛；左右上下：杨上善：『察五色，知其痛在五藏六府，上下左右。』膈有上下，知其气所在：膈的上下有不同的脏器，应该知道病气所在，以进一步知晓具体什么脏器的病变。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马莳：『先得其经脉之道，然后可以用针。稀者，针之少也；疏者，针之阔也；深者，深入其针也；留者，久留其针也。』『上气不足』四句：杨上善：『上气不足，谓膻中气少，可推补令盛。扬，盛也。下气不足，谓肾间动气少者，可补气聚。积，俱也。从，顺也。』张景岳：『推而扬之，引致其气，以补上也；积而从之，留针随气，以实下也。』阴阳皆虚，火自当之：马莳：『阴阳皆虚，而针所难用，则用火以灸之。』寒入于中，推而行之：张景岳：『寒留于络，而入于经，当用针推散而行之。』经陷下者，火则当之：杨上善：『火气强盛，能补二虚。』两跷之下：楼英：『两跷之下，照海、申脉二穴。』

明白了井、荥、输、经、合五腧穴的主治功能，在这些穴位上施以除疾补泻泄的针法及行针时体位的屈伸出入和针的出入，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体的阴阳两个方面，是与五行相合的。五脏六腑，配属于阴阳五行，也各有其所藏的功能。而四时八节的风，都有阴阳之分，各自侵犯人体的一定部位和藏腑，都会表现在面部的一定部位，显现出不同的色泽。五脏六腑的病变，可通过观察其疼痛的部位，再结合面部左右上下所显现的颜色，就可知道疾病的寒湿属性和病在何经。审察皮肤的寒温滑涩，就能了解被何邪所苦了。膈以上为心肺所居处，膈以下为肝脾肾所居处，所以审察膈的上下，就可知道病气的所在。

首先要掌握经脉运行的道路，再选择针刺的几个穴位。用针宜少，进针要慢，刺入到一定深度后。应作长时间留针，使正气徐徐入内。如果高热在人体上部，就当推热下行，使下和于阴，热邪由下而上，就引导邪气排除体外，同时又要注意，先病者应当先治，寒邪在外的，应当留针而用补法；寒邪入于中的，应当取合穴以泄之；有的寒邪不适宜用针，应改用灸法加以治疗；上气不足的，应当用导引推补的方法，引举其气以补其上；下气不足的，应当用留针随气的方法，以充实其下；阴阳都虚的，当用灸法治疗；寒气厥而上逆，阳气大虚，或骨侧的肌肉陷下，或寒冷已过两膝，就应当灸足阳明胃经的三里穴；阴络所过之处，寒邪侵入而留滞在里面的，或寒邪由络脉深入到内脏的，当用针推散其寒邪；如果经脉下陷，就应当用灸法治疗；若脉络坚实凝聚，也要用艾灸治疗；如果不知道病痛的确切部位，就灸阳跷脉的中脉穴和阴跷脉的照海穴，男子取阳跷，女子取阴跷；如果男子取阴跷，女子取阳跷，这就犯了治疗上的错误。知道了上述道理，针灸的理论就学完备了。

用针之服，必有法则。上视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观百姓，审于虚实，无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岁之虚，救而不胜，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针意。法于往古，验于来今，观于窈冥，通于无穷，粗之所不见，良工之所贵，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

服：《素问·八正神明论》王冰注：『服，事也。』杨上善：『服，学习也。』法则：王冰：『法，象也。则，准也。』犹言方法和准则。以辟奇邪：杨上善曰：『学用针法，须上法日月星辰之光，下司八节正风之气，以除奇邪。』辟，除。岁之虚：指岁气不足出现的反常气候，如春天不温暖，冬天不寒冷等。洒淅：振寒貌。

学习用针治病，必须掌握方法和准则。上要观察天气阴晴的变化，下要注意四时、节气的变化，以避免四时不正的邪气侵入人体。要告诫广大民众：虚风实风都可伤人，平时应注意观察，加强预防，才不至被邪气所侵袭。遇到风雨灾害，或遭受不正常气候的伤害时，假如医生不懂得这些知识，救治又不得力，就会使病情加重。所以只有了解了天时的宜忌，才能谈论针治的意义，要继承古人的成就，并在现代的医疗实践中加以检验，只有仔细观察微妙难见的变化，才可以通达变化的无穷的疾病。平庸的医生是不会注意这些方面的，而精良的医生却很珍视它。如果诊察不到细微的形迹变化，那么疾病就显得神秘莫测，难以把握了。

邪气伤害了人体，便会出现恶寒战栗，形体振动的症状；正邪（人在劳动出汗后，腠理开泄，此时偶尔遭受的风邪，称为正邪——译注）人体受伤害，先只是在气色上稍微有一些变化，身体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感觉，此时邪气似有似无，若存若亡，症状也不明显，病人的确切病情也不易知道。所以高明的医生能根据脉气的变化，在疾病的初期就进行治疗；医术低下的医生，则往往要等到疾病已经形成，才知道如何进行治疗，这样就容易造成病人的形体衰败。

是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气、补写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处。写必用员，切而转之，其气乃行；疾而徐出，邪气乃出，伸而迎之，遥大其穴，气出乃疾。

补必用方，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以留，气下而疾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用针之要，无忘其神。

写必用员：杨上善：『员谓之规，法天而动，写气者也。』员，指圆活流利的针法。摇大其穴：出针时的手法。补必用方：杨上善：『方谓之矩，法地而静，补气者也。』方，指方正、端静而言。用针之要，无忘其神：指用针的关键在于调养神气、推动生机，以扶正祛邪。

所以医生在用针时，必须要知道脉气运行的所在部位，再守候其出入的门户，并应知道怎样来调理气机，哪里该补，哪里该泄，手法上是应快还是应慢及应当取的穴位。如用泄法，则须采用圆活流利的手法，直刺病处而转针，使正气得以运行。操作时进针要快，出针要慢，以引邪气外出，进针时，针尖的方向要迎着经气的运行方向，出针时要摇大针孔，邪气才会很快地外泄。

如用补法，则须采用端正从容的手法，首先在皮肤上导引揉按，令病人舒缓，看准穴位，然后用左手按引其穴位，使周围平展，右手推循着皮肤，轻轻地捻转，慢慢地将针刺入，刺入时针身必须端正，刺针的人要安心静神，坚持不懈地等候气至，气至后要稍微留针，待经气通畅后则应快速出针，随即在穴位的皮肤上揉按，使针孔迅速闭合，这样真气就能存于内而不外泄了。总之，用针的关键，在于不要忘记调养精气。

雷公问于黄帝曰：针论曰：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黄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

雷公曰：愿闻官能奈何？黄帝曰：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此之谓也。手毒者，可使试按龟：置龟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复生如故也。

官能：各守其职叫做官；官能，因有某些特长而分配某种职事。聪耳者：杨上善：『听病人五音，即知其吉凶，此为第二聪听人也。……为物说道以悟人，此第三智辨人也。』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杨上善：『神清性明，故安静也。动合所宜，明手巧者，妙察机微，故审谛也。此为第四静慧人也。』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杨上善：『身则缓节柔筋，心则和性调顺，此为第五调柔人也。调柔之人，导引则筋骨易柔，行气则其气易和也。』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杨上善：『心嫉毒，言好轻人，有此二恶，物所畏之，故可使之唾祝，此为第六口苦人娿。』唾痈咒病，古代祝由治病的方法，为精神疗法的一种。爪：指甲。苦：指形态粗恶。手毒：手狠的意思。

雷公问黄帝道：针论说，如遇到合适的人就传授给他，不是合适的人就不必跟他说。那么，你怎样来判断谁是适当的人选呢？黄帝说：根据每一个人的特点，在实际工作中观察他的品德和能力，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合适的人选。

雷公说：我想知道怎样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才能而分别使用呢？黄帝说：眼睛明亮的人，可以让他分辨各种色泽；听觉敏锐的人，可以让他辨别声音；言语痢覃，善于讲话的人，可以让他传达言论；语言徐缓，行动安静，心细手巧的人，可以让他使用针灸，调理气血的顺逆，观察阴阳的盛衰，以及兼理各种治疗工作；手势轻缓，举止柔和，性情平和的人，可以让他做按摩导引，用运行气血的方法来治病；生性嫉妒，口舌恶毒而且语言轻薄的人，可以让他唾痈肿，咒邪病。若是爪甲粗恶，手势狠毒，做事常常损坏器具的人，可以让他揉按积聚，抑制痹痛。这样依据每个人的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各种治疗方法才能得以施行，他们才能声名远扬。否则，传人不当，就不会成功，老师的声名也会被埋没。所以说，遇到合适的人才能教他，不合适的人就不能教，也就是这个道理。试人的手是否狠毒，可叫他按乌龟，把乌龟放在器具下面，将他的手按在器具上面，手毒的人按五十天，乌龟就会死；而手柔顺的人，即使过了五十天乌龟也还是活着的。

论疾诊尺第七十四

本篇内容讨论诊尺肤的范围及其诊断价值。从尺肤的滑涩、大小、寒热等不同变化，可以了解疾病虚实、寒热的属性、表里、上下的部位等。观察眼睛所现的五色，可以了解病属何脏。从目中赤脉延伸的方向，以了解目痛病属何经。从赤脉出现在瞳子上的多少，以预测寒热病死期的长短。龋齿、黄疸、妊娠等的诊断方法，以及血脉变化在诊断上的价值。阴阳消长、转化，四时寒暑往复，四季各有不同的气候，受邪后至下一季节，可以产生不同的病变。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欲无视色持脉，独调其尺以言其病，从外知内，为之奈何？岐伯曰：审其尺之缓急小大滑涩、肉之坚脆，而病形定矣。视人之目窠上微癕，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风水肤胀也。

尺肤滑其淖泽者，风也。尺肉弱者，解安卧，脱肉者，寒热，不治。尺肤滑而泽脂者，风也。尺肤涩者，风痹也。尺肤粗如枯鱼之鳞者，水泆饮也。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尺肤炬然，先热后寒者，寒热也；尺肤先寒，久大之而热者，亦寒热也。

独调其尺：不用望色、诊脉，单独诊查尺肤，诊断内在病情。调，这里是诊查之意。尺，尺肤，自肘至腕的皮肤。癕：同『臃』，肿。张景岳：『癕，壅也，即新起微肿状。』窅：凹下，陷下。按：本段论风水肤胀病与诊尺肤内容无直接关系，可能是他篇错简于此。淖泽：杨上善：『淖泽，光泽也。』解：身体倦困，四肢懈怠无力。解，通『懈』。尺肤涩者，风痹也：张景岳：『尺肤涩者血少，血不能营，故为风痹。』炬然：高热灼手的意思。

黄帝问岐伯说：我想不用望色、切脉的方法，而单独依靠诊查尺肤，就能说出所患之病，从外在的表现推测内在的变化，诊尺肤的方法怎样呢？岐伯说：诊察尺肤的紧急或弛缓、高起或瘦削、滑润或涩滞表现，以及肌肉的坚实或脆弱，即可确定属于哪种疾病了。看到病人眼眶下凹陷处，有轻微浮肿，好像刚刚睡醒起床的样子，颈部人迎脉搏动，时时作咳，若用手按压患者手足，被按之处深陷不起的，这是风水肤胀的症候。

尺之皮肤滑而不涩目光泽的，是风病；尺部肌肉松软柔弱的，是身体困倦、四肢懈怠的『解』病，喜好睡眠，肌肉瘦削的，是寒热时发，不易治愈；尺之肌肤滑润如膏脂的，是风病；尺之肌肤涩滞不滑的，为血少营虚的风痹病；尺之肌肤粗糙不润像干枯鱼鳞的，是脾土虚衰、水饮不化的『痰饮』病；尺之肌肤灼热，脉盛大而躁动的，是温病，若脉显盛大但不躁动而现滑利的，是病邪将被驱出，正气渐复，为病将痊愈之象；尺之肌肤寒冷而脉小的，是泄泻与气虚的病；尺之肌肤高热灼手，先发热后发冷的，属寒热往来一类的疾病；尺之肌肤先觉寒冷，久按之后感觉发热的，也是寒热往来一类的疾病。

肘所独热者，腰以上热；手所独热者，腰以下热。肘前独热者，膺前热；肘后独热者，肩背热。臂中独热者，腰腹热；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掌中热者，腹中热；掌中寒者，腹中寒。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

尺炬然热，人迎大者，当夺血；尺坚大，脉小甚，少气，悗有加，立死。

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黄，在脾；黑，在肾；黄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

诊目痛：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从下上者，阳明病；从外走内者，少阳病。

『肘所独热者』四句：张景岳：『肘，臂膊之节也。一曰曲池以上为肘。肘在上，手在下，故肘应腰上，手应腰下也。』『肘前独热者』四句：张景岳：『肘前，内廉也，手三阴之所行，故应于膺前；肘后，外廉也，手太阳之所行，故应于肩背。』臂中独热者，腰腹热：张景岳：『肘下为臂，臂在下，内关以上之所。此阴分也，阴分有热，故应肠中有虫。』肘后廉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张景岳：『肘后以下三四寸，谓三里以下，内关以上之所。此阴分也，阴分有热，故应肠中有虫。』『掌中热者』四句：张景岳：『掌中者，三阴之所聚，故或热或寒皆应于腹中。』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张景岳：『鱼上脉青，胃之寒也。』《经脉》亦曰：『胃中寒，手鱼之脉多青矣。』

肘部皮肤单独发热的，候腰以上部位发热；手腕部皮肤单独发热的，候腰以下部位发热；肘前部单独发热的，候肩背部发热；肘后部单独发热的，候肩背发热；臂之中部单独发热的，候腰腹部发热；肘后缘以下三四寸的部位发热的，肠中有虫；手掌发热的，候腹中发热；手掌发凉的，候腹中发凉；手鱼际白肉有青色血脉的，是胃中有寒。

尺之肌肤高热炙手，项部人迎脉大的，属热盛，当主失血；尺肤坚大，而脉小甚的，则见于气虚，若加有烦闷现象，会立即死亡。

目见赤色的病在心，见白色的病在肺，见青色的病在肝，见黄色的病在脾，见黑色的病在肾，黄色而兼见其他色而不能辨明的，主病在胸中。

诊察目痛，有赤色的络脉从上向下的，属于太阳经的病；从下向上行的，属于阳明经的病；从目外向内行走的，属于少阳经的病。

诊寒热：赤脉上下至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死。

诊龋齿痛：按其阳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

诊血脉者：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为久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热。

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

脉：这里指赤脉。『安卧』四句：杨上善：『安卧，小便黄赤，脉小涩，脾病，故不嗜食也。』

诊察有寒热往来的病时，如果目中有赤脉从上向下贯瞳子，见一条赤脉的，一年死；见一条半赤脉的，一年半死；见两条赤脉的，两年死；见两条半赤脉的，两年半死；见三条赤脉的，三年死。

诊察龋齿痛时，按压阳明之脉，有病变的部位必单独发热，病在左侧的左侧热，在右侧的右侧热，在上的上热，在下的下热。

诊察络脉时，若皮肤多赤色络脉的多属热症，多青色的多属痛症，多黑色的是久痹，若赤、黑、青皆多而兼见的，为寒热病，身体疼痛。

面色微黄，牙齿垢黄，指甲上也现黄色的，是黄疸病。若嗜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有涩象的，不嗜饮食。

人病，其寸口之脉与人迎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难已也。女子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间青脉起者，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

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故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故曰：冬伤于寒，春生瘅热；春伤于风，夏生后泄肠澼；夏伤于暑，秋生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是谓四时之序也。

大便赤瓣：排出物红色形如瓣状，属于消化不良的泄泻。泄：《脉经》、《甲乙》并无是。

患病之人，在手桡骨部位的寸口脉和颈部的人迎脉小大以及浮沉相等的，为难治之病。女子手少阴心脉动甚的，为怀孕的征象。婴儿有病时，其头发都向上竖起的，必定死亡。若耳部络脉色青而隆起的，主抽搐腹痛。大便青绿色有乳瓣，泄下完谷不化，再加之脉小弱，手足寒冷的，其病难治；若泄泻脉大，手足温暖的，易治。

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寒暑往复，其规律是阴盛至极则转变为阳，阳盛至极则转变为阴。阴性主寒，阳性主热。所以寒到一定程度就会变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寒。因此说寒能生热，热能生寒。这是阴阳变化的道理。所以，冬天感受了寒邪不立即发病，到了春天就会发生温热病；春天感受了风邪不即发病，到了夏天就发生泄泻、痢疾病；夏天感受暑邪不即发病，到了秋天就容易发生疟疾；秋天感受了湿邪不即发病，到了冬天就发生咳嗽病。这是由于四季气候不同，依春、夏、秋、冬的顺序而发生的各种疾病。

刺节真邪第七十五

本篇内容主讲刺五节针法（振埃法、发蒙法、去爪法、彻衣法、解惑法）的针刺部位、选用腧穴、实施方法及所适应的病证，以及痈邪、实邪、虚邪、热邪、寒邪等五邪所致病证的治疗原则、针刺方法和选用针具；解结刺法治疗厥逆证及其施治原则；结刺法的适应证与施治原则，并指出推引法要根据病情随机应用。另讲了真气和邪气的区别，以及虚邪伤人，由浅入深，传变无穷，发生各种病变的过程。如果其不断深入，内侵筋骨，可发生各种肿瘤，病情顽固，不易治疗。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节，奈何？岐伯曰：固有五节：一曰振埃，二曰发矇，三曰去爪，四曰彻衣，五曰解惑。黄帝曰：夫子言五节，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经去阳病也；发矇者，刺府输，去府病也；去爪者，刺关节肢络也；彻衣者，尽刺诸阳之奇输也；解惑者，尽知调阴阳、补写有馀不足，相倾移也。

黄帝曰：刺节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经去阳病，余不知其所谓也，愿卒闻之。岐伯曰：振埃者，阳气大逆，上满于胸中，愤瞋肩息，大气逆上，喘喝坐伏，病恶埃烟，不得息，请言振埃，尚疾于振埃。黄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黄帝曰：其咳上气穷诎胸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黄帝曰：取之有数乎？岐伯曰：取天容者，无过一里；取廉泉者，血变而止。帝曰：善哉！

『一曰振埃』五句：刺『五节』的针法。振埃，犹振落尘埃。埃，是微尘。发矇，开发蒙昧。矇，蒙昧，幼稚。去爪，脱去余爪。彻衣，脱去衣服。解惑，解除迷惑。外经：循行于四肢及浅表的经脉。杨上善：『外经者，十二经脉入府藏者，以为内经；行于四肢及皮肤者，以为外经也。』相倾移：相互之间反复变化。倾，反复。愤瞋肩息：胸部气满发胀，呼吸抬肩。马莳：『气愤而胀，竦肩而息。』不得息：咽部堵塞，呼吸不利。尚疾于振埃：杨上善：『刺之去病，疾于振埃，故曰振埃也。』穷诎胸痛：胸中气机不伸，而致胸部疼痛。穷，尽。诎，屈。无过一里：不要超过一寸。里，寸。杨上善：『一里，一寸也。故《明堂》刺天容入一寸也。』

黄帝向岐伯问道：我听说刺法有五节之分，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呢？岐伯说：刺法理论中确有五节的说法，它实质上指针刺的五种方法：第一种叫做振埃，第二种叫做发矇，第三种叫做去爪，第四种叫做彻衣，第五种叫做解惑。黄帝说：先生所谈到的这五节的方法，我还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请详尽地告诉我。岐伯说：针刺中振埃的方法是指针刺浅表的经脉，用以治疗阳病。发矇的方法，是指针刺六腑的腧穴，治疗腑病。去爪的方法，是指刺关节的支络。彻衣的方法，是指遍刺六腑之别络。解惑的方法，是指根据阴阳的变化机理，而补不足、泻有余，使偏颇的阴阳归于平衡，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黄帝说：刺节中的振埃，先生说是针刺浅表的经脉治疗阳病，我仍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是什么，我愿意详细地听一听。岐伯说：振埃的方法，具体说是治疗阳气暴逆于上，充满胸中，胸部胀满，呼吸时张口抬肩等病症的，或胸中之气上逆，以致发生气喘喝喝有声，或坐或伏而难以仰卧，并且害怕埃尘和烟雾。一遇烟尘则病势加重，使得喉咙噎塞而有窒息感。这种方法之所以称为振埃，是因为治疗这种病收效极快，立竿见影，甚至比振落尘埃还要迅速。黄帝说：讲得好。那取什么穴位呢？岐伯说：取手太阳小肠经的天容穴。黄帝说：若有咳逆上气，屈曲蜷缩着而胸部疼痛，这种情况取什么穴位呢？岐伯说：取任脉的廉泉穴。黄帝说：取这两个穴位时，针刺有一定的规定吗？岐伯说：取天容穴时，针刺不要超过一寸；取廉泉穴时，看到病人面部血色改变时即当止针。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曰：刺节言发矇，余不得其意。夫发矇者，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夫子乃言刺府输去府病，何输使然？愿闻其故。岐伯曰：妙乎哉问也！此刺之大约，针之极也，神明之类也，口说书卷犹不能及也，请言发矇耳，尚疾于发矇也。黄帝曰：善。愿卒闻之。岐伯曰：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听宫，中其眸子，声闻于耳，此其输也。黄帝曰：善。何谓声闻于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其声必应于针也。黄帝曰：善。此所谓弗见为之，而无目视，见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

黄帝曰：刺节言去爪，夫子乃言刺关节肢络，愿卒闻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肢胫者，人之管以趋翔也；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乃下留于睾，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俯仰不便，趋翔不能。此病荥然有水，不上不下，铍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

中其眸子：形容针刺的效果可以反应到瞳子。眸子，即目中瞳子。因听宫穴之气与眸子相通。杨上善：『手太阳脉支者至目锐眦，却入耳中；手足少阳脉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故此三脉，皆会耳目听宫，俱连目中瞳子。』人之管以趋翔：是指人体的下肢为主持行走的器官，也是站立的支柱。血道：《甲乙经》、《太素》均作『水道』。荥然有水：形容有水蓄积，像微浅的不能流行的小水一样。荥然，小水貌。

黄帝说：刺节中所讲的发矇的方法，我还没弄懂其含义是什么。本来发矇的针法，是治疗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清的病变的。先生却说针刺六腑的腧穴，治疗腑病，那到底哪个腧穴能治好这耳目病，我愿听你讲一讲其中的道理。岐伯说：你问得太好了。这是针刺中最绝妙的地方，它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的奥妙必须心领神会，单凭平时口里说的和书本里记载的，还不能道出它出神入化的玄机。我所说的发矇，其奏效之迅捷，要比启发矇聩还快得多。黄帝说：太好了。那你快把这方面的内容全部告诉我。岐伯说：针刺这种病，必须在中午的时候，针刺手太阳小肠经的听宫穴，通过手法使针刺感应到瞳子。并使耳内能听到作响的声音，这就是治疗本病的主要腧穴。黄帝说：好。怎样才能使耳内能听到声音呢？岐伯说：针刺听宫的同时，用手紧捏住鼻孔，然后闭住口，怒腹鼓气，使气上走于耳目，这样耳内就会在针刺的同时相应地出现声响。黄帝说：太妙了。这真是在无形之中，使针刺感应加以传导，眼睛没有看到，效果却明显出现，实在是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了。

黄帝说：刺节中所说的去爪的方法，先生说是指刺关节支络，我愿意听你详尽地说明其中的道理。岐伯说：腰脊是身体内较大的关节；下肢是人体行走的枢要，也是站立时的支柱；阴茎有生育繁殖的功能，可用来交媾排精，也是津液输出的道路。如果饮食不知节制调配，喜怒不时过度刺激，影响津液的运行和代谢，使得津液内溢，停聚于阴囊，水道不通，阴囊口益胀大，会使人体的俯仰、行动都受到限制。这种病是由于水液蓄积在内。使上下水道不能通调所致。用铍针砭石所治取的，就是这种因水肿而外形显著增大，衣裳也不能遮蔽的病症。因为治疗目的在于消除积水，就像修剪多余的指甲一样，所以叫去爪。黄帝说：你讲得很好。

黄帝曰：刺节言彻衣，夫子乃言尽刺诸阳之奇输，未有常处也。愿卒闻之。岐伯曰：是阳气有馀而阴气不足，阴气不足则内热，阳气有馀则外热，内热相搏，热于怀炭，外畏绵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闭塞，则汗不出，舌焦，唇槁腊干，嗌燥，饮食不让美恶。黄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或之于其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热，补足手太阴以去其汗，热去汗稀，疾于彻衣。黄帝曰：善。

黄帝曰：刺节言解惑，夫子乃言尽知调阴阳补写有馀不足相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风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实者有馀，轻重不得，倾侧宛伏，不知东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颠倒无常，甚于迷惑。黄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写其有馀，补其不足，阴阳平复，用针若此，疾于解惑。黄帝曰：善。请藏之灵兰之室，不敢妄出也。

腊干：形容肌肉皮肤干燥的样子。让：辞。大风：中风偏枯一类疾病。杨上善：『大风，谓是痱风等病也。』倾侧宛伏：形容患半身不遂后，身体既不能倾斜反侧也不能宛转俯伏。颠倒无常：起止不定。颠倒，指起止言。

黄帝说：刺节中所说的彻衣的方法，先生说是遍刺六腑之别络，没有固定的部位，请你详尽地讲给我听。岐伯说：这种方法适用于阳气有余而阴气不足的病。阴气不足会产生内热，阳气有余又会发生外热，内热外热相互搏结，则感到比怀抱炭火还要热。由于热势炽盛，所以只想袒露身体而不愿穿衣盖被，更不敢叫人靠近身体，甚至因怕热而身体不欲沾席。由于腠理闭塞，不得汗出，热邪不能外散，以至于舌干咽燥，口唇干裂，肌肉枯槁，饮食好坏也不辨其味。黄帝说：讲得好。那么怎样治疗呢？岐伯说：首先针刺手太阴肺经的天府穴和足太阳膀胱经的大杼穴各三次，再刺膀胱经的中膂俞用以泻热，然后补手太阴经和足太阴经，使病人出汗，待热退汗液减少时，病就痊愈了，其奏效之捷，比彻掉衣服都快。黄帝说：你讲得很好。

黄帝说：刺节中所谓解惑的方法，先生说要全部知道调和阴阳和运用补泻的道理，使人体内阴阳虚实相互变化移易，以达到平衡。那么在错综复杂的病情中怎样辨清阴阳虚实而解除迷惑呢？岐伯说：人得了中风一类的病，血气必有偏虚之处，虚者是指正气不足，实者是指邪气有余，这样身体就感到肢体轻重不相称，身体倾斜反侧，仆伏欲倒。严重时可导致神志昏乱，意识模糊，不能辨别东西南北，症状的出现忽上忽下反复多变，颠倒无常，所以它比单纯神志迷惑的病症还要严重。黄帝说：讲得好。那么怎样治疗呢？岐伯说：不管证候多么复杂，必须泻其邪气的有余，补其正气的不足，使之达到阴阳平衡。这样用针是治其根本，其奏效迅速，比单纯解除神志迷惑要快捷。黄帝说：讲得好。我一定把这些理论知识著之于书册，秘藏在灵兰之室，很好地保存起来。决不敢轻易泄露出去。

黄帝曰：余闻刺有五邪，何谓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痈者，有容大者，有狭小者，有热者，有寒者，是谓五邪。黄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过五章，瘅热消灭，肿聚散亡，寒痹益温，小者益阳，大者必去。请道其方。

凡刺痈邪无迎陇，易俗移性不得脓，脆道更行去其乡，不安处所乃散亡。诸阴阳过痈者，取之其输写之。

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夺其有馀乃益虚，剽其通，针其邪，肌肉亲视之，毋有反其真。刺诸阳分肉间。

容大、狭小：容大，即大邪（实邪）；狭小，即小邪(虚邪)。章：条目的意思。易俗移性：指改变治疗方法，耐心地从缓调治。杨上善：『易其常行法度之俗，移其先有寒温之性。』马莳：『如易风俗，如移性情相似，须缓以待之。』脆道更行：脆，疑『诡』之误。此句承上句，如不得脓，须易不同之道更刺。剽其通：指针刺病邪所在宜猛，以使气血流通。张景岳：『剽，砭刺也。通病气所由之道也。』剽，猛急。按：此句可能是注文误入经文。无此句正是四句七言诗。肌肉亲：邪气祛除后，肌肉之间就无阻滞，而肌肉亲附致密。杨上善：『以针干邪，使邪气得去。肌肉相附也。亲，附也。』此句『去』字原无，注者以意加。视之毋有反其真：杨上善：『视邪气无有，反其真气乃止也。』刺诸阳分肉间：大实之邪多在三阳，故宜刺三阳经之分肉间。此句应时注文。

黄帝说：我听说有刺五邪的方法，什么叫做五邪？岐伯说：病有痈肿的，有属实的，有属虚的，有属热的，有属寒的，这就叫做五邪。黄帝说：五邪致病怎样针刺治疗呢？岐伯说：一般针刺治疗五邪的方法，不过五条。对于瘅热的病症，应当消灭热邪；痈肿和积聚的病症，应当使其消散；寒痹在身，应助阳热以温血气；体虚邪微者，补益阳气而使其强壮；邪气盛大的必须驱除邪气。下面请让我将具体的针刺方法告诉你。

一般治疗痈邪的方法，不可在初期病势隆盛的时候，迎其锐势而妄用铍针刺破排脓。应耐心地加以调治，这样痈毒就会不化脓，此时应改换不同的方法进行针刺，使邪毒不在固定的部位留聚，这样，病邪就会渐行消散。所以不论是阳经还是阴经，只要是经过痈肿所生的部位，就可以取本经的输穴来泻其毒邪。

一般刺治大邪(实邪)，应用针刺迫使邪势减小，也就是泻其有余，从而使邪气日趋虚衰，在进行针刺治疗时，要急于疏通病邪，刺中病邪的所在，肌肉自然就亲附致密，观察到邪气泄去，真气就相应恢复了功能。因实邪多在三阳，故宜针刺诸阳经分肉间的穴位。

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远近尽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费。刺分肉间。

凡刺热邪越而苍，出游不归乃无病。为开通，辟门户，使邪得出病乃已。

凡刺寒邪日以除，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也。

界：边际。杨上善：『界，畔际也。』费：耗损。杨上善：『费，损也。』越而苍：指针刺热邪，将邪气发散于外，而热退身凉。苍，通沧，寒的意思。出游不归：病邪被排出，不再回归作祟。指热退之后，不再发热。张景岳：『出游，行散也。归，还也。凡刺邪热者，贵于速散，散而不复，乃无病矣。』徐往徐来致其神：用徐进疾出的补法，使神气恢复。

一般小邪(虚邪)多在分肉间，针刺方法是必须口益壮大其真气，补其正气的不足，邪气就不致为害了。同时审查邪气的所在，当其尚未深入的时候，迎而夺之。这样远近的真气尽至，正气充足，外邪则难以内陷。治疗时不要针刺太过，因为这样往往会损伤正气，所以，刺小邪之法，取在分肉间的穴位便可以了。

凡针刺热邪，应当把邪气发越于外，而使之由热转凉，邪被排出后，不再发热，即属无病了。所以在针刺时要用疏泄的手法，为邪气疏通道路，开辟门户，使腠理开泄，邪有出路，病就可以痊愈。

凡刺寒邪，应当用温法，以保养正气，针刺时缓慢进针，待其得气则疾速出针。出针后，针孔已闭合，正气才不会外散。这样可使神气恢复正常，精气渐渐旺盛，从而达到补气行血散寒的目的，虚实即可调和，真气也就固密内存了。

黄帝曰：官针奈何？岐伯曰：刺痈者，用铍针；刺大者，用锋针；刺小者，用员利针；刺热者，用镵针；刺寒者，用毫针也。请言解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故可为解。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少也。阴阳者，寒暑也。热则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气在外，皮肤缓，腠理开，血气减，汗大泄，皮淖泽。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緻，腠理闭，汗不出，血气强，肉坚涩。

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结，坚搏不往来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和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视其病。脉淖泽者，刺而平之；坚紧者，破而散之，气下乃止。此所谓以解结者也。

官针：用针。官针之意，详见本书《官针》提要。渐洳：指低湿的地带。洳，音入。苇蒲：苇即生于水中的芦苇，蒲指出于池泽中的菖蒲。荄：音该，草根的意思。

黄帝问：刺五邪，应当各选用什么针具比较合适呢？岐伯说：刺痈邪当用有刃而锋利的铍针；刺实邪当用锋针；刺虚邪当用员利针；刺热邪当用镵针；刺寒邪当用毫针。我再谈谈所谓解结的理论。人与天地自然是相适应的，与四时季节有着密切的联系。依据人与天地相参的道理，才可以谈论解结。比如下面有水湿的沼泽地，上面才能生长蒲草和芦苇，从它们的是否茂盛，可想到水泽面积的多少。根据这个道理，从人体外形的强弱，就可以测知气血的多少了。阴阳的变化，可以用寒暑的变化来说明。在天气炎热的时候，阳气发越于上，地面的水分被蒸腾而形成云雨，这时草木根茎的水分就减少了。人体受热气的熏蒸，阳气也浮越于外，所以皮肤弛缓，腠理开泄，血气衰减而津液外溢，肌肉也滑利润泽。在寒冷的时候，土地封冻，水寒结冰，人的阳气也收藏在内，所以皮肤致密，腠理闭合，汗不出，血气强，肌肉坚紧而滞涩。

严寒之下，善于游水行舟的人，不能在冰中往来；善于掘地的人，也不易凿开冻土。善于用针的人，同样也不能治疗阴寒至盛条件下的四肢厥逆证。如果血脉因寒而凝聚，坚结如冰冻，往来不流畅，不可能使它立即柔软起来。所以行水的人必须等到天气转暖，冰冻融化以后才能在水上运行，大地也必须在解冻以后才能掘凿。人体的血脉也是这样，要待阳气运行，血脉疏通才可以用针。所以治疗厥逆病，必须先用温熨的方法，使经脉调和，在两掌、两腋、两肘、两脚以及项、脊等关节交会之处，施以熨灸，待温热之气通达各处，血脉也就恢复正常的运行，然后观察病情，如果血脉滑润流畅的，是卫气浮于体表，可采用针刺的方法使其平复；血脉坚紧的，是寒邪盛实之象，可用破坚散结的针法，待到厥逆之气衰落，阳气回复就止针。像这样，根据邪气聚结的情况先疏通再治疗的方法，就是所谓解结。

用针之类，在于调气。气积于胃，以通营卫，各行其道。宗气留于海，其下者注于气街，其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于足，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调，弗能取之。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六经调者，谓之不病，虽病，谓之自已也。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视而写之，此所谓解结也。

上寒下热，先刺其项太阳，久留之；已刺，则熨项与肩胛，令热下合乃止。此所谓推而上之者也。上热下寒，视其虚脉而陷之于经络者取之，气下乃止。此所谓引而下之者也。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虚者补之，血而实者写之。因其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中，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

类：法则。上寒下热，先刺其项太阳：指腰以上有寒，腰以下有热，治疗时先针刺足太阳经的大杼、天柱等穴。所谓上下，以腰为界来划分的，腰至头为上，腰至足为下。杨上善：『上寒，腰以上寒；下热，腰以下热。』项太阳，指循行于项间的足太阳膀胱经。虚者补之，血而实者写之：杨上善：『足阳明上实下虚为狂等病，补下虚经也。上之血络盛而实者，可刺去血以写之。』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马莳：『以两手各用大指、食指共四指，挟其颈之动脉而按之，即人迎、大迎处也。』

采用针刺治病，主要在于调节气机，人气来源于水谷，水谷之气首先积蓄于胃中，化生的营气和卫气各自在一定的道路运行，宗气留积于胸中而为气之海，其下行的灌注于气街穴处，其上行的走向呼吸之道。所以，当足部发生厥逆时，宗气就不能自上而下行，脉中之血也随之凝滞而运行不畅，因此，如果不先用火灸温熨的方法通调气血，针刺治疗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用针治病必须首先诊察经络的虚实，用手循行切按，弹动经脉，感觉到应指而动的部位，然后取针刺入穴内。若手足六经经脉调和的，是无病的征象，就是有些轻微的小病，也可以不经治疗而自行痊愈。如果任何一条经脉出现上实下虚而不通的，这必定是横行的支络有邪气壅盛，并且干扰了正经气血而形成壅滞不通。治疗时应找出疾病的所在，施行泻法，这也是所说的解结的方法。

人体上部有寒象而下部发热的，应当首先取足太阳膀胱经在项部周围的穴位，并作较长时间的留针。针刺以后，还要温熨项部及肩胛部，这样可以驱逐上部的寒邪，使热气上下融合，方可止针。这就是所谓『推而上之』的方法。如人体上部发热，下部发冷，并察看到在下部经络上有陷下不充的虚脉，当用针刺，施以补法，使其阳气下行后止针，这就是所谓『引而下之』的方法。遍身高热，神情狂躁不安，并有幻视，幻听，胡言乱语表现的，要察看足阳明经的正经、络脉的虚实情况，而后取穴针刺。虚的用补法，有血郁而属实的就用泻法，同时在病人仰卧时，医者在病人头前，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挟持按揉患者两侧颈动脉部，挟持的时间要长一些。并捏起肌肤，由上向下揉卷切按，一直到两锁骨上窝缺盆处。然后重复上述动作，连续进行，等待身热退去方可休止。这就是所谓『推而散之』的方法。

黄帝曰：有一脉生数十病者：或痛，或癕，或热，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变化无穷，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气之所生也。

黄帝曰：余闻气者，有真气，有正气，有邪气。何谓真气？岐伯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正气者，正风也，从一方来，非实风，又非虚风也。邪气者，虚风之贼伤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风者，其中人也浅，合而自去，其气来柔弱，不能胜真气，故自去。

真气：由先天的元气与后天的谷气相合而成，能充养全身。正气：四时正常的气候。正风：适时而至的风，如春季的东风，夏季的南风等。虚风：指非当令所来的风，即失时之风，如春季的南风，夏季的东风等。

黄帝问：有一条经脉受邪而发生几十种病症的，有的表现为疼痛，或形成痈肿，有的发热，有的恶寒，有的痒，有的形成痹证，有的表现为麻木不仁，证候表现千变万化，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这都是由各种不同的邪气伤害而发生的。

黄帝问：我听说有真气，有正气，有邪气等不同的名称。那么什么叫真气呢？岐伯说：所谓真气，就是禀受了先天的精气，和后天的谷食之气结合，充养全身。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并能抵御外邪。所说的正气，又称正风，是指与季节相协调的正常气候，它是在不同的季节中，从这个季节中所主的方向而来的风。如春季从东方来的风，夏季从南方来的风，秋季从西方来的风，冬季从北方来的风。这些适时而至的风，一般不会致病。所谓邪气，又称为虚风，它是不知不觉戕害人体的贼风，一旦中伤人体，容易深陷而不能自行消散。而正风即使伤及人体，部位也比较表浅，发病也较轻微，所以能自行恢复，这是因为正风来势柔弱，不能战胜体内的真气，因此不用治疗就自行消散了。

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搏于筋，则为筋挛；搏于脉中，则为血闭不通，则为痈；搏于肉，与卫气相搏，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寒则真气去，去则虚，虚则寒搏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留而不去，则痹；卫气不行，则为不仁。

虚邪偏容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其邪气浅者，脉偏痛。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

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气居其间而不反，发为筋溜。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疽。有所结，中于肉，宗气人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凡此数气者，其发无常处，而有常名也。

骨蚀：骨被侵蚀。张景岳：『其最深达，内伤于骨，是为骨蚀，谓侵蚀及骨也。』筋溜：结聚于筋的赘瘤之类。肠溜：指邪气传入肠中所发生的病变，指腹中肠道的肿瘤。昔瘤：指此瘤坚硬的意思。昔，同腊，肉干而坚的意思。疽：应作『瘤』。

虚邪贼风中伤人体，使人萧索寒栗，毫毛竖起，肌腠疏缓开泄，因此易于深陷。如果邪气侵害在骨骼，就形成骨痹；侵害在筋，就会导致筋脉拘挛；侵害在脉中，就会导致血脉闭塞而不通，血气郁而化热形成痈肿；如果侵害在肉腠，与卫气搏结交争，阳气偏盛就会出现热象，阴气偏盛就会出现寒象，寒邪偏盛，就会使真气衰微消散，真气衰微就呈现一派虚象，人体正气虚衰，阳气不足，就会表现为形寒肢冷的征象；如果侵害于皮肤之间，与卫气搏结而发越于外，使腠理开泄，毫毛动摇，若邪气在皮腠之间往来为患，皮肤则瘙痒不止；如果邪气羁留不去，营卫不调，就会形成痹症；假若单纯导致卫气涩滞而不畅行，就会形成麻木不仁的症候。

虚邪贼风侵害半边身体，入里深犯，稽留于营卫之中，使营卫功能衰竭，导致真气消散，而邪气单独存留于内，就会形成半身不遂的偏瘫症。假使邪气侵害的部位较浅，也会导致半身血脉不和而发生半身偏痛。虚邪贼风侵害人体深部组织，寒热聚结，久留不去而附着于内，如果阴寒至盛，阳热不举，营卫寒凝涩滞，会引起骨节疼痛，肌肉枯痿；如果是热邪亢盛，阴不胜阳，会发生肌肉腐烂而化为脓。如果虚邪进一步内陷而伤及骨骼，便形成骨骼坏死的骨蚀。

如果邪气聚于筋，会使筋脉挛缩而不得伸展，邪气久留其间不能消退，就会形成筋瘤；邪气结聚归于内，卫气积留而不能复出，以致阳不化水，津液不能输布，留于肠胃与邪气相搏结，成为肠瘤，但发展较缓慢，迁延数年，用手触按，质地柔软；如果邪气结聚而气归于内，津液停留不行，又连中邪气而凝结不散，日益加重并且发展迅速，邪气接连积聚，便形成昔瘤，用手按摸，质地坚硬；邪气结聚停留在深层的骨部，邪气在骨部为患，逐渐扩大，则形成骨瘤；邪气结聚在肌肉，宗气内走于此，随邪气留结，着而不去，如有内热可化而为脓，如无热可形成肉瘤。上述这几种邪气致病，变化无穷，其发作也无一定部位，但是根据症候表现，都有一定的名称。

卷二十二

卫气行第七十六

本篇内容讲述卫气在人体内的运行情况，卫气白天行于阳，夜晚行于阴的具体循行途径及其具体循行尺度。还论述了针刺候气的标准，候气对针刺治疗的重要意义，以及卫气白天在阳经的具体循行情况、时刻和天上二十八星宿部位的换算关系。

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卫气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

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手太阳，下至手小指之间外侧；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足少阳，注小指次指之间，以上循手少阳之分侧，下至小指之间；别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颔脉，注足阳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间；其散者，从耳下下手阳明，入大指之间，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内踝，下行阴分，复合于目，故为一周。

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在十二地支与方位的配属中，子居北位，午居南位，卯居东位，酉居西位。经是直线，纬是横线，子午为南北直线，卯酉为东西横线。张景岳：『天象定者为经，动者为纬。子午当南北二极，居其所而不移，故为经；卯酉常东升西降，列宿周旋无已，故为纬。』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张景岳：『天分四面，东西南北。一面七星，如角亢氐房心尾箕，东方七宿也。斗牛女虚危室璧，北方七宿也。奎娄胃昴毕觜参，西方七宿也。井鬼柳星张翼轸，南方七宿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房星在东方，昴星在西方，从房星到昴星称为『纬』。虚星在北，张星在南方，从虚星到张星称为『经』。『昼日行』三句：杨上善：『昼行于足三阳终而复始二十五周，夜行五藏终而复始二十五周也。』其散者：卫气的运行，并不按十二经脉先后承接的顺序相传，而是从头部起始，分向各经散行。散，散行。

黄帝问岐伯说：我想听你谈一谈卫气在人体是如何运行的，什么时候出于体表，什么时候进入体内，又是在什么地方会合的？岐伯说：一年有十二个月，一天有十二个时辰，子位居正北方，午位居正南方，连接南北的竖线为经，卯位居正东方，酉位居正西方，连接东西的横线为纬。天体的运行环周于星宿，分布在东西南北四方，每一方各有七个星宿，四方共计二十八星宿。东方的房宿与西方的昴宿为纬，北方的虚宿与南方的张宿为经。太阳从东方的房宿沿黄道经过南方到达西方的毕宿，时间是卯、辰、巳、午、未、申六个时辰，这六个时辰是白天，属阳；太阳从西方的昴宿，沿黄道经过北方到达东方的心宿，时间是酉、戌、亥、子、丑、寅六个时辰，这六个时辰是夜晚，属阴。一昼夜中，卫气在体内运行五十个周次，白天行于阳分二十五个周次，夜间行于阴分二十五个周次，并周行于五脏之中。

在早晨的时候，卫气在阴分的循行过程结束，卫气从目进入阳分，眼睛也就睁开了，然后，卫气从目内眦上行于头部，沿项后足太阳膀胱经的通路下行，再沿背部向下行，到足小趾外侧端(至阴穴)。其中散行的部分，从目外眦分出来，沿手太阳小肠经下行，至手小指外侧端(少泽穴)；另一条散行的部分，也从目外眦分出，沿足少阳胆经下行注入足小趾与第四趾之间(窍阴穴)。卫气又从上部循手少阳三焦经所过的部位向下行，到手小指与无名指之间(关冲穴)。从手少阳别行的部分，行至耳的前方，会合于颔部的经脉，注入足阳明胃经，向下行至足背，散入足五趾之间(厉兑穴)。还有另一条散行的分支，从耳部下方，沿手阳明大肠经下行，入于手大指和食指之间(商阳穴)，再进入手掌中间。其中运行到足部的卫气，进入足心，出于内踝，再入足少阴肾经，由足少阴经行于阴分，沿着从足少阴经分出的阴脉向上行，又会合到目，交会于足太阳经的睛明穴。这就是卫气运行一周的顺序。因此，卫气依照天体昼夜间的运动时间而同步运行。

是故日行一舍，人气行一周与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气行三周于身与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气行于身五周与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气行于身七周与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气行于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气行于身十周与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气行于身十二周在身与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气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与十分身之四，阳尽于阴，阴受气矣。其始入于阴，常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为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气行于阴藏一周与十分藏之八，亦如阳行之二十五周而复合于目。阴阳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与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时有早晏者，奇分不尽故也。

黄帝曰：卫气之在于身也，上下往来不以期，候气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长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后常以平旦为纪，以夜尽为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随日之长短，各以为纪而刺之。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此言气存亡之时，以候虚实而刺之。是故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在于三阳，必候其气在于阳而刺之；病在于三阴，必候其气在阴分而刺之。

人气行于身五周与十分身之四：张景岳：『人气当行五周与十分身之三分五厘七毫有奇为正数，余者为奇分。』人气行于身七周与十分身之二：张景岳：『人气当行七周与十分身之一分四厘二毫有奇为正数，余者为奇分。』人气行于身九周：张景岳：『人气当行八周与十分身之就分二厘八毫为正数，余者为奇分。』人气行于身十周与十分身之八：张景岳：『人气当行十周与十分身之七分一厘四毫有奇为正数，余者为奇分。』分有多少：因为白天和夜晚的长短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改变，所以白天的阳和夜晚的阴并不是平分的，经常是各有多少不同，故称分有多少。各有分理：指春夏秋冬四季的昼夜阴阳之分各有一定的规律。失时反候：失时，指没有掌握住气机运行的时机；反候，指没有候气，与气机运行规律不相合。

太阳运行一星宿的时间称为一舍，卫气在人体循行一周又十分之八。日行二舍，卫气循行三周又十分之六。日行三舍，卫气循行五周又十分之四。日行四舍，气循行七周又十分之二。日行五舍，卫气循行九周。日行六舍，卫气循行十周又十分之八。日行七舍，卫气循行十二周又十分之六。日行十四舍，卫气循行二十五周及余数的十分之二。这样，太阳运行周天的二分之一，由白天进入夜间，卫气也由阳气进入阴分。刚刚进入阴分时，由足少阴肾经传注于肾脏，由肾脏注入心脏，由心脏注入肺脏，由肺脏注入肝脏，由肝脏注入脾脏，由脾脏再传注到肾脏而成为一周，和白天卫气行于阳分二十五周一样，夜间行于阴分也是二十五周。所以，夜间太阳运行一舍的时间，卫气在阴分也是运行一周又十分之八弱，卫气在阴分循行二十五周以后，出于目内眦而进入阳分。一昼夜卫气在人体运行五十周次，可是按照上述每舍卫气运行一周又十分之八弱计算，太阳运行二十八舍，卫气循行共计为五十周又十分之四，这样就有一个十分之四周的余数，包括阳分的十分之二周和阴分的十分一周。因此，平时人们入睡和醒的时间有早有晚不同，是这十分之四周的余数造成的。

黄帝问：卫气在人体的运行，上下循行往返的时间不固定，如何选择时机而进行针刺呢？伯高说：根据太阳运行的位置不同，昼夜也有长短的差异，春夏秋冬各个不同的节气，昼夜长短都有一定的规律。对此可以根据日出时间为基准，此时标志着夜尽昼始，为卫气行于阳分的开端。以铜壶滴漏来计时，一昼夜水下一百刻。所以二十五刻恰是半个白天的度数。卫气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环周不止。到了日没时，标志着白天结束。这样，根据出没来确定昼与夜，再根据昼夜长短来判断卫气的运行出入情况，来作为针刺候气的标准。针刺时，要等到气至时再下针，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失去时机，违反了候气的原则而胡乱用针，则任何疾病也不能治愈。候气而刺的方法，对于实证，应当在气到来的时候针刺，属于泻法；对于虚证，应当在气运行过去之后针刺，属于补法。这就是说在气行盛衰之时，诊察虚实而进行针刺。所以说，细心谨慎地审察气的运行部位而进行针刺，就叫做把握住了时机。病在三阳经，必候气在阳分时进行针刺；病在三阴经，必候气在阴分时进行针刺。

水下一刻，人气在太阳；水下二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三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四刻，人气在阴分。水下五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六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七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八刻，人气在阴分。水下九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一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十二刻，人气在阴分。水下十三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四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五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十六刻，人气在阴分。

水下十七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八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九刻，人气在阳明；水下二十刻，人气在阴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气在太阳；水下二十二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二十三刻，人气在阳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气在阴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气在太阳。此半日之度也。从房至毕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回行一舍，水下三刻与七分刻之四。大要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气在太阳。是故日行一舍，人气行三阳行与阴分，常如是无已，天与地同纪，纷纷，终而复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尽矣。

水下一刻，人气在太阳：刻，为古代计时单位。古代无时钟，以铜壶滴水，漏下的水面刻度作计时标志，每昼夜滴水百刻，相当于二十四小时。一刻合十四分二十四秒。人气，即卫气。太阳，指手足太阳经。阴分：足少阴肾经。回行一舍，水下三刻与七分刻之四：因为从星宿角度上说，一天等于二十八舍。而从刻度上说，一天等于一百刻。若将星宿所表现的时刻与刻度所表现的时刻互相换算。纷纷：形容繁多而不杂乱。纷，纷繁。，音巴，整齐。

从平旦开始，水下一刻的时间，卫气行于手足太阳经；水下二刻，卫气行于手足少阳经；水下三刻，卫气行于手足阳明经；水下四刻，卫气行于足少阴肾经；水下五刻，卫气又出阳分行于手足太阳经；水下六刻，卫气行于手足少阳经；水下七刻，卫气行于手足阳明经；水下八刻，卫气行于足少阴肾经；水下九刻，卫气行于手足太阳经；水下十刻，卫气行于手足少阳经；水下十一刻，卫气行于手足阳明经；水下十二刻，卫气行于足少阳肾经；水下十三刻，卫气行于手足太阳经；水下十四刻，卫气行于手足少阳经；水下十五刻，卫气行于手足阳明经；水下十六刻，卫气行于足少阴肾经。

水下十七刻，卫气行于手足太阳经；水下十八刻，卫气行于手足少阳经；水下十九刻，卫气行于手足阳明经；水下二十刻，卫气行于足少阴肾经；水下二十一刻，卫气行于手足太阳经；水下二十二刻，卫气行于手足少阳经；水下二十三刻，卫气行于手足阳明经；水下二十四刻，卫气行于足少阴肾经；水下二十五刻，卫气行于手足太阳经。这是半个白日中卫气运行的度数。从房宿到毕宿运转十四舍，经过整个白天，水下五十刻，太阳运行半个周天；从昴宿到心宿，也是运转十四舍，经过整个黑夜，水下五十刻，又运转半个周天。一昼夜合计水下一百刻，太阳运转二十八舍，整整一个周天。太阳每运行一星宿，水下三又七分之四刻。大略说来，通常是太阳每运行到上一星宿刚过，下一宿开始的时候，卫气恰恰运行在手足太阳经，而每当转完一星宿的时间，卫气也循行完了三阳与阴分，再值太阳运行到下一星宿之上时，卫气又恰行于手足太阳经，这样周行不已，随着自然天体的运行节律而同步运动。卫气在人体内的运行虽然纷繁，但却是有条不紊，一周接着一周，终而复始。一昼夜水下一百刻的时间，卫气恰好在体内运行完毕五十周次。

九宫八风第七十七

本篇内容根据九宫的方位，讨论八方气候变化的情况及对人体的影响，并提出回避风邪预防疾病的重要性。还讨论了太一移居九宫的顺序以及相应的日期、太一在交节之时必引起气候的变化。从交节前后风雨出现的迟早，可推算气候的顺逆以及其对社会的危害。风有虚实，谨防虚风，讨论八方之虚风对人体的伤害情况，虚人中虚风病情严重，应谨防虚风侵袭人体。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日冬至矣。

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数所在日，从一处至九日，复返于一，常如是无已，终而复始。

太一：北极星，位于天极的正中，成为测定方位的中心坐标，北斗星围绕它旋转，是标定方向位置的指针，一年之内由东向西依次移行。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张景岳：『明日，即上文四十六日之次日，谓起于四十七日也。后仿此。天留，艮宫也，主立春、雨水、惊蛰三节，……连前共九十二日而止。』艮宫之所以称为『天留』，是因为艮为善，止而不动，故名『天留』。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张景岳：『仓门，震宫也，自九十三日起，当春分、清明、谷雨三节，共四十六日，至一百八十三而止。』震宫称为『仓门』。天地万物之气收藏，至东方春令而始震动开辟，故名『仓门』。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张景岳：『天宫，离宫也，主夏至、小暑、大暑三节，共四十六日，至二百二十九日而止。』离宫称为天宫即上天，是因为日月丽天，主离明在上之象，故名。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张景岳：『玄委，坤宫也，主立秋、处暑、白露三节，共四十六日，至二百七十五日而止。』坤宫称为玄委，是因为坤为地，玄，幽远也；委，随顺也；地道幽远柔顺，故名。至九日，复返于一：张景岳：『此结上文而总其义也。太一始于坎，终于乾，乃八宫之日也，八尽而九，则复返于一，而循环无已矣。

北极星太一位于天极的正中，北斗星围绕它旋转，在冬至这一天，斗柄指向正北方的叶蛰宫，并在这个区域运行四十六天；期满后的下一天，时交立春节，就开始移居东北方的天留宫，在这区间运行四十六天；期满后的下一天，时交春分节，开始移居正东方的仓门宫，在这个区间运行四十六天；期满后的下一天，时交立夏，移居东南方的阴洛官，在这个区间运行四十五天；期满后的下一天，时交夏至节，开始移居正南方的上天宫，在此区间运行四十六天；期满后的下一天，时交立秋节，开始移居西南方的玄委宫，在此区间运行四十六天；期满后的下一天，时交秋分节，开始移居正西方的仓果宫，在此区间运行四十六天；期满后的下一天，时交立冬节，开始移居西北方的新洛宫，在此区间运行四十五天。期满后的下一天，北斗重新游回叶蛰宫，就又到了冬至日，历经三百六十六日(闰)回归年周期，这就是所谓的『太一游宫』。

太一日复一日地游历九宫的规律，是以冬至这一天，斗纲十一月建子，临于正北方的叶蛰宫，在八卦中属于一数的坎位，这时阴气已极，天阳萌生，以此作为起点，来推算其逐日所在之处，其规律是从开始必属于一数的坎位出发，在各个方位依次游行了九天，最后仍回复到属于一数的坎位。经常像这样循环不休，终而复始地轮转着。

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汗。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

所谓有变者，太一居五宫之日，疾风折树木，扬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贵贱。因视风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曰：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

太一移日：太一从一宫转向下一宫的第一天，即换节气的日子。张景岳：『移日，交节过宫日也。』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汗：张景岳：『风雨先期而至，其气有余，故多雨；风雨后期而至，其气不足，故多旱。』有变：气候剧变。太一在中宫之日：中宫属于土气，寄位于四隅，故四隅当令之时，即是『太一在中宫之日』。张景岳：『中宫属土，旺在四维。』太一居五宫之日：张景岳：『太一居五宫之日，言所重者，在子、午、卯、酉四正之节，及中宫之应，即四季土旺用事之日者是也。』贵贱：指上文君、相、吏、将、百姓而言。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所居之乡，是指太一所据之所。在每一季节所出现当令的风雨为实风，如春生东风，夏为南风，主生主长。从其冲后来为虚风：凡是从节气所居方位的对方刮来的风叫做虚风，如冬至刮南风，夏至刮北风，主杀。

太一从一宫转向下一宫的第一天，也就是每逢交节的日子，必有风雨出现，如果当天和风细雨，是吉祥的象征。因为这样风调雨顺的年景，必然谷物丰收，禽畜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很少有疾病的发生。假若风雨出现在交节之前，就预示这一年多风多雨，发生洪涝灾害。反之，如果风雨出现在交节之后，就预示着少雨而干旱。

太一临叶蛰宫，时交冬至，气候有暴变，就预示着君王有灾患。冬至这一天又是一岁之首，位在正北，所以与君主相应；在交春分节的这一天，气候有暴变，就预示着国相有灾患，因为相位在左，职司教化布政，而春分东临卯正，春气阳和，所以与国相相应；太一在中宫土旺主令的时间，也就是寄居于四隅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自交节的那些天，气候发生突变，预示国中大小官吏有灾变。因为他们分治国中，各司其守，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分治四隅与普通官吏相应；在交秋分节的这一天，气候有骤然变化，预示将军的灾患，因为将位在右，职司杀伐，而秋分西临酉正，秋气肃杀，所以与将军相应；在交夏至节的这一天，气候有剧烈变化，预示百姓们有祸患，因为夏至南临午正，阳气升发，庶物蕃盛，与操百业而生的亿万百姓相应。

所谓气候有突然变化，是指太一临上述五宫的日子，出现折断树木，飞沙走石的狂风。这种气候，根据出现在不同的节气，其伤害性会反映在不同的阶层。因此，也是预测不同身份的人受病的依据。同时还应当察看风向的来路，作为预测气候正常与否的依据。凡是风来自当令的方位，比如说时值冬至，位临子方，气候以阴寒为特点，应当以北风凛冽为顺；时交春分，位临卯方，天气温和，应当以东风拂煦为顺；时交夏至，位临午方，天气炎热，应当以南风烘熔为顺；时交秋分，位临酉方，天气清凉，应当以西风萧肃为顺。这样的正位之风，又叫做实风，主生长，养育万物，反之，如果风从当令相对的方位而来，出现与季节相抵触的气候，叫虚风。它能够伤人致病，主摧残，危害万物。平时应密切注视这种异常气候，谨慎地加以预防。所以那些对养生之道素有高度修养的人，时刻防避四时不正之气，免受它的危害，就像躲避箭矢礓石一样，从而使外邪不能内侵，保证机体健康，就是这个道理。

是故太一入徏立于中宫，乃朝八风，以占吉凶也：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热；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气主为弱；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肺，外在于皮肤，其气主为燥；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脉绝则溢，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

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大肠，外在于两胁腋骨，下及肢节；风从东方来，名曰婴儿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肝，外在于筋纽，其气主为身湿；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气主体重。

此八风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两实一虚，病则为淋露寒热；犯其两湿之地，则为痿。故圣人避风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

大弱风：南风离火宫，热盛则风至必微，故称大弱风。其在人以火脏应之，内应心，外在脉。谋风：西南方坤土宫之风，阴气方生，阳气尤盛，阴阳去就，若有所议，故称谋风，其在人一土脏应之。刚风：西方兑金宫之风，金气刚劲故称刚风，其在人以金脏应之。折风：西北方乾金宫之风，金主折伤，故称折风。大刚风：北方坎水宫之风，气寒则风烈，故称大刚风，其在人以水脏应之。凶风：东北方艮土宫之风，阴气未退，阳气未盛，故称凶风。婴儿风：东方震木宫之风，东应春，万物始生，故称婴儿风，其在人以木脏应之。弱风：东南巽木宫之风，气暖而风柔，故称弱风，东南湿盛，湿气侮土，故其在人内伤于胃腑，外主肌肉身重。三虚：杨上善：『三虚，谓年虚、月虚、时虚。』淋露：即羸露，疲困。《左转》昭公元年杜注：『露，赢也。』淋，古多作『癃』。《汉书》有癃疲之病，可见，淋可通『疲』。击仆：骤然仆倒的病证。

太一位居于天极中央，成为定向的中心坐标，根据斗星旋转的指向，以中宫巡临八宫，从而定八风的方位，来推测气候的正常与异常。从南方来的风，名叫大弱风，它伤害到人体，内可侵入于心，外在于血脉，因属于南方火热之邪，所以其气主热症。从西南方来的风，名叫谋风，它伤害到人体，内可侵入于脾，外则在于肌肉。脾为后天之本，所以其气主虚性病症。从西方来的风，名叫刚风，它伤害到人体，内可侵入于肺，外则留于皮肤之间，由于西方属金，风性刚烈，所以其气主燥性病症。从西北方来的风，名叫折风，它伤害到人体，内可侵入小肠，外在于手太阳经脉。如果脉气竭绝，说明疾病恶化而深陷扩散；如果其脉气闭塞，气机聚结不通，往往会形成猝然死亡。

从北方来的风，名叫大刚风，它伤害到人体，内可侵入于肾，外在于骨骼和肩背的膂筋部；因为北风阴寒至盛，遏伤肾阳，所以其气主寒性病症。从东北方来的风，名叫凶风，它伤害到人体，内可侵入大肠，外在于两胁腋骨下及肢体关节。从东方来的风，名叫婴儿风，它伤害到人体，内可侵入于肝，外在于筋的连结之处。因为东方为水乡湿地，东风多雨，所以其气主湿性病症。从东南方来的风，名叫弱风，它伤害到人体，内可侵入于胃，外在于肌肉。因为东南湿盛，其气重浊，所以其气主身体困重不扬之病症。

上面所说的八种风，凡是从当令节气相对的方向而来的，都属于虚风贼邪，因为是违背时令的不正之气，所以它能使人发生疾病。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如果人体虚弱，时值这一年的气运衰微，恰逢月廓亏空，又失却时宜之和，这样三虚相结合，内外相因，正不胜邪，就会得暴病，猝然死亡。如果三虚之中只犯一虚，也能发生疲劳困倦，寒热相兼的病症。如果冒雨或涉水，或久居潮湿之地，感受湿邪，伤于肌肉，便会发生痿病。所以，深知养生之道的人，预防贼风邪气，如同躲避弓箭和礓石的射击一样。不然的话，如果恰逢三虚相遇，就有可能偏中于邪风，而导致突然昏厥仆倒，或引起半身不遂一类的病症。

卷二十三

九针论第七十八

本篇内容讨论九针的原理，九针名字的由来，以及如何对应关系；针的长短划分标准；人的形体是怎样与自然界的九野相应。

黄帝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矣，余犹不能寤。敢问九针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针者，天地之大数也，始于一而终于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时，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风，九以法野。

黄帝曰：以针应九之数，奈何？岐伯曰：夫圣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钟数焉，以针应数也。

寤：醒。引申为觉悟、明白。始于一而终于九：从一开始，到九终止。指一切事物由少到多的自然发展规律。律：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星：北斗七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天衡、开阳、摇光。九以法野：野，是分野的意思。古代九州区域的划分叫做九野。黄钟：六律之一，古代矫正音律的一种乐器。

黄帝问：听你讲解九针方面的学问后，觉得其内容真是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但其中有些我还不能彻底领悟，请问九针的原理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岐伯说：九针是根据天地的大数而定的，它从一开始，到九终止。所以一数取法于天，二数取法于地，三数取法于人，四数取法于四时，五数取法于五音，六数取法于六律，七数取法于七星，八数取法于八风，九数取法于九州的分野。

黄帝问：针和九个数字是怎样相对应的呢？岐伯说：古代圣人发明了天地的数理，从一到九为基本数，所以据此建立了九州的分野。若将九与九相乘，九九八十一，便创立了黄钟之数，九针正与此数相应。

一者，天也。天者，阳也。五藏之应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盖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阳也。故为之治针，必以大其头而锐其末，令无得深入而阳气出。

二者，地也。人之所以应土者，肉也。故为之治针，必筩其身而员其末，令无得伤肉分，伤则气得竭。

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为之治针，必大其身而员其末，令可以按脉勿陷，以致其气，令邪气独出。

四者，时也。时者，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病者也。故为之治针，必筩其身而锋其末，令可以写热出血，而痼病竭。

盖：又叫华盖，指封建帝王专用的车盖或者伞。五脏中肺脏的部位最高，覆盖其他藏腑之上，形状如伞盖，所以说肺为五脏六腑之盖。必筩其身而员其末：筩其身，指针身圆而直，形如竹管。员其末，指针尖为卵圆状。张景岳：『员针，如卵形，以利导于分肉间，盖恐过伤肌肉，以竭脾气，故用不在锐，而主治分间之邪气也。』筩，『简』的异体字。马莳：『筩以竹为之，其体直，故为之筩。』痼：积久难治的病。

一数应于天，天属阳。五脏中与天相应的是肺脏，因肺在藏腑中的位置最高，覆盖着五脏六腑，犹如天覆盖万物一样。人体在外的皮肤，也是属于阳分的浅表部，针对这种浅表的病症，制造了九针，其针头大，针尖锐利如箭头，利于浅刺而不致深入肌肉，仅取其通调肌表的阳气，排出邪气。

二数应于地，在人体与脾相应。脾属土而外主肌肉，为治疗肌肉的病症，制造了员针，其针身硬直如圆柱，针尖椭圆如卵，用以治疗邪侵肌肉的病，而不致损伤肌肉，如果肌肉受伤过度，就会使脾气竭绝。

三数应于人。由于人的成长和生存依赖血脉的不断运行，所以为了治疗血脉的病症，制造了九针，其针身大，针尖圆面微尖，可用来按摩脉络，而不致刺入皮肤、陷入肌肉，能使气血流通，充实正气，排出邪气。

四数应于四时。四时八方的风邪，侵入人体的经脉中，会导致顽固的病症。为了治疗这种顽固的疾病，制造了锋针，其针身长直似圆柱，针尖锋利，可用来泄除热邪，刺络放血，从而消除固疾。

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合为癕脓者也。故为之治针，必令其末如剑锋，可以取大脓。

六者，律也。律者，调阴阳四时而合十二经脉，虚邪客于经络而为暴痹者也。故为之治针，必令尖如氂，且圆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

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窍，邪之所客于经，而为痛痹，舍于经络者也。故为之治针，令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气因之，真邪俱往，出针而养者也。

八者，风也。风者，人之股肱八节也。八正之虚风，八风伤人，内舍于骨解腰脊节腠理之间，为深痹也。故为之治针，必长其身，锋其末，可以取深邪远痹。

九者，野也。野者，人之节解皮肤之间也，淫邪流溢于身，如风水之状，而溜不能过于机关大节者也。其为之治针，令小大如梃，其锋微员，以取大气之不能过于关节者也。

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音，指五音。冬至阴极阳生，月建在子；夏至阳极阴生，月建在午。氂：马尾长而有韧性的毛。星者，人之七窍：北斗有七星，多以此为典例。天有七星，比拟人有七窍，可以引申为天空星辰密布，人身空窍也很多。八节：概括通身关节的意思。八正：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虚风：贼风，指四时反常的气候。淫邪：指邪气过盛，蔓延为害。

五数应于五音。五音的五数，位于一和九两个数之间，在九宫数中，一代表冬至一阳初生之时，月建在子。九代表夏至阳气极盛之时，月建在午，五在二者中间。如果人体阴阳相离，寒热相争，两气搏聚，就会使气血滞而不散，发为痈脓。正是为了治疗这类病症，制造了铍针，其针尖扁而锋锐如剑，可用来刺破痈疽，排除脓血。

六数应于六律。六律高低有节，协调阴阳四时，与人体的十二经脉本配合。当虚邪贼风侵袭人体的经络时，就会引起突发性的痹症。为治疗这类病症，制成了圆利针，其针尖如长毛，圆而且锐，针身略粗，用以治疗急性病症。

七数应于七星，与人体的七窍相应。若外邪侵入经脉，就会产生痛痹，使邪气潜藏于经络中。为治疗这类病症，制成了毫针。其针尖纤细如蚊虻的嘴，针刺时要静候其气，慢慢地进针，轻微地提插，留针时间要长，使正气得以充实，邪气得以消散。出针后还要注意调养身体。

八数应于八风，与人体上下肢的八节相应。如四时八节的虚邪贼风侵袭人体，并侵入人体的骨缝、腰脊关节及腠理之间，就会造成邪气深着的痹症，为治疗这类病症，制成了长针，这种针针身较长，针尖锋利，用来治疗邪深日久的痹症。

九数应于九野，人体的关节骨缝和皮肤之间相应，当邪气侵淫深入，流注充溢于人体时，就会出现风水浮肿、水液留滞、关节肿大的病症。为治疗这类病症，制成了大针，其针形如杖，针身粗大，针锋微圆，以通利关节、运转大气，排泄关节内积滞的水汽。

黄帝曰：针之长短有数乎？

岐伯曰：一曰镵针者，取法于巾针，去末寸半卒锐之，长一寸六分，主热在头身也。二曰员针，取法于絮针，筩其身而卵其锋，长一寸六分，主治分间气。三曰鍉针，取法于黍粟之锐，长三寸半，主按脉取气，令邪出。四曰锋针，取法于絮针，筩其身，锋其末，长一寸六分，主癕热出血。五曰铍针，取法于剑锋，广二分半，长四寸，主大癕脓两热争者也。六曰员利针，取法于氂针，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内也，长一寸六分。主取癕痹者也。七曰毫针，取法于毫毛，长一寸六分，主寒热痛痹在络者也。八曰长针，取法于綦针，长七寸，主取深邪远痹者也。九曰大针，取法于锋针，其锋微员，长四寸，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也。针形毕矣。此九针大小长短法也。

卒锐之：指镵针在相距末端约半寸许，突然尖锐，状如箭头。丹波元简：『卒，暴也。此针之制，长寸六分，其去末五分之所暴锐之，其刺浅而泻表阳气也。』按：本段内容与《九针十二原》论『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段，基本相同，只是本段指出了九针所取法的具体针具。絮针：孙鼎宜：『絮针，古者逢絮之针也。』针：衍文。《九针十二原》：『员利针者，大如氂。』綦针：指缝纫用的长针。

黄帝问：针的长短，有一定的划分标准吗？

岐伯说：镵针模仿巾针制成，其针头大，在距离针的末端半寸左右，就尖锐突出，状如箭头，针长一寸六分，主治热在头、身的疾病，用来浅刺皮肤泻去热邪；员针，模仿絮针制成，其针身硬直且为圆形，针头椭圆如卵，长一寸六分，主治邪在分肉之间的疾病，可作按摩之用；针，模仿黍粟制成，其针头圆而微尖，针长三寸半，主要用来按摩经脉，使气血流通，排出邪气；锋针，也是模仿絮针制成的，针身硬直为圆柱形，针尖锐利，长一寸六分，用于泻热、放血；铍针，模仿宝剑的剑锋制成，宽二分半，长四寸，主治较大的痈脓，寒热相争的病症，用来切开痈排脓；员利针，针形细长如毛，针尖稍大，针身稍小，用于深刺，长一寸六分，主治痈症和痹症；毫针，针形纤细如毫毛，长一寸六分，主治邪在络的寒热痛痹等病；长针，模仿綦针制成，长七寸，主治邪深病久的痹症；大针，模仿锋针制成，但针锋微圆，针身粗大，长四寸，主治因关节间积水而浮肿的病症。以上所述，就是九针的形状及大小长短的法度。

黄帝曰：愿闻身形应九野奈何？

岐伯曰：请言身形之应九野也：左足应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胁应春分，其日乙卯；左手应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头应夏至，其日丙午；右手应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胁应秋分，其日辛酉；右足应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窍应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藏应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处。所主左右上下身体有癕肿者，欲治之，无以其所直之日溃治之，是谓天忌日也。

九野：指九宫的位置。左胁应春分，其日乙卯：张景岳：『此左胁应震宫也。左胁，正东方也。春分后，正东节气也。乙卯日，东方之正也。故其气皆相应。』其日戊辰己巳：张景岳：『立夏后，东南节气也。戊辰己巳，东南日辰也。故其气皆相应。』膺喉首头应夏至，其日丙午：张景岳：『膺喉首头应离宫，正南方也。夏至后，正南节气也。丙午日，南方之正也。故其气皆相应。』右手应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张景岳：『此右手应坤宫，西南方也。立秋后，西南节气也。戊申己末，西南日辰也。故其气皆相应。』右胁应秋分，其日辛酉：张景岳：『此右胁应兑官，正西方也。秋分后，正西节气也。辛酉日，西方之正也。故其气皆相应。』右足应立冬，其日戊戌己亥：张景岳：『此右足应乾宫，西北方也。立冬后，西北节气也。戊戌己亥，西北日辰也。故其气皆相应。』腰尻下窍应冬至，其日壬子：张景岳：『此腰尻下窍应坎宫，正北方也。冬至后，正北节气也。壬子日，北方之正也，故其气皆相应。』六府膈下三脏应中州：张景岳：『此膈下应中宫也，膈下，腹中也。三藏，肝脾肾也。六府三藏俱在膈下腹中，故应中州。』大禁：大，普遍；禁，指禁忌针刺的日期。九者：指太一在各宫（八宫）及四季之戊己，合为九禁。善候八正所在之处：张景岳：『正，正风也。八正，即八方正气之所在，太一之谓也。八宫定，则八正之气可候矣。』直：逢，遇。天忌日：根据时令节气，不适宜针刺的日期，叫做『天忌日』。

黄帝问：请你详细讲解一下人的形体是怎样与自然界的九野相应的？

岐伯说：请让我说明身形与九野相应的情况。左足应于立春艮宫即东北方，在日辰正当戊寅、己丑；左胁应于春分震宫即正东方，在日辰正当乙卯；左手应于立夏巽宫即东南方，在日辰正当戊辰、己巳；前胸、咽喉、头面应于夏至离宫即正南方，在日辰正当丙午；右手应于立秋坤宫即西南方，在日辰正当戊申、己未；右胁应于秋分兑宫即正西方，在日辰正当辛西；右足应于立冬至乾宫即西北方，在日辰正当戊戌、己亥；腰、尻、下窍应于冬至坎宫即正北方，在日辰正当壬子；六腑和肝、脾、肾三脏，都在膈下腹中的部位，应于中宫，其大禁的日期，为太一移居中宫所在之日，以及各戊己日。掌握了人体的九个部位与九个方位的相应关系，就可以测知八方当令节气的所在，及其与人体上下左右相应的各个部位。身体某处患有痈肿的，若要进行治疗，切不可在与其相应的时日里切破排脓，这就叫做天忌日。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于灸刺；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喝，治之以甘药；形数惊恐，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是谓形。

五藏气：心主噫，肺主咳，肝主语，脾主吞，肾主欠。

六府气：胆为怒，胃为气逆哕，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淡入胃。是谓五味。

五并：精气并肝则忧，并心则喜，并肺则悲，并肾则恐，并脾则畏。是谓五精之气并于藏也。

病生于脉：王冰：『形乐，谓不甚劳役，志苦，谓结虑深思。不甚劳役，则筋骨平调；结虑深思，则荣卫乖否，气血不顺，故病生于脉焉。』按：《素问·血气形志》有与本段基本相同的内容。熨引：指用药温熨导引。病生于肉：王冰：『筋骨不劳，心神悦怿，则肉理相比，气道满填，卫气怫结，故病生于肉也。』针石：石针，通常称砭。为古代切刺皮肤，排脓放血的手术工具。甘药：《血气形志》作『百药』。不仁：王冰曰：『不仁，谓不应其用，则痹矣。』醪药：即药酒。是谓形：《血气形志》作『是谓五形志也』，可从。心主噫：王冰：『象火炎上，烟随焰出，心不受秽，故噫出之。』肾主欠：王冰：『泉水下流，上生云雾，气郁于胃，故欠生焉。』膀胱不约为遗溺：王冰：『足三焦脉虚，不约下焦，则遗溺也。』淡入胃：甘及薄为淡，属土。五谷都具淡味，而受纳于胃。

形体安逸而精神苦闷的人，其病大多发在经脉，治疗时宜用艾灸和针刺；形体劳苦，但精神快乐的人，其病大多发于筋，应当用温熨和导引的治法；形体安逸、精神愉快的人，其病大多发在肌肉，治疗时要用针刺和砭石；形体劳苦，精神也苦闷的人，其病多发在咽喉，宜用味甘的药物调治；屡受惊恐，但筋脉气血通畅的，其病多发为肌肉麻痹不仁，治疗时要按摩和用药酒的方法。这就是五种形志之人生病时各自所具有的特点和治法。

五脏之气失调，各有其所发主的病症：心主噫气，肺主咳嗽，肝主多语，脾主吞酸，肾主呵欠。

六腑之气失调，也各有其主的病症：胆为怒，胃为呃逆，大肠小肠为泄泻，膀胱为遗尿，下焦为水肿。

五味入胃，各有其归属的藏腑：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淡入胃，称为五入。

五脏的精气相并，各有其所发生的病症：精气并于肝则肝气抑郁而生忧虑，并于心则喜笑，并于肺则悲泣，并于肾则善恐，并于脾则畏惧。

五恶：肝恶风，心恶热，肺恶寒，肾恶燥，脾恶湿。此五藏气所恶也。

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肾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

五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此五久劳所病也。

五走：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也。

五裁：病在筋，无食酸；病在气，无食辛；病在骨，无食咸；病在血，无食苦；病在肉，无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五发：阴病发于骨，阳病发于血，以味发于气，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

五邪：邪入于阳，则为狂；邪入于阴，则为血痹。邪入于阳，转则为癫疾；邪入于阴，转则为瘖。阳入之于阴，病静；阴出之于阳，病喜怒。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

五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肾主骨。

心主汗：津液渗入脉中，转化为血液，归属于心，而血中津液，又可渗出脉外，其中随卫气外泄的部分，就是汗。肾主唾：张景岳：『唾生于舌下，足少阴肾脉，循喉咙，挟舌本也。』五劳：指劳逸过度，积久形成的五种劳伤。裁：节制的意思。以味：日刻本作『阴病』。《素问·宣明五气》：『阴病发于肉』。可以。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肝为阳脏，其病发源于冬；肺为阴脏，其病发源于夏。转：搏结的意思。癫疾：指头部疾患，如头痛、眩晕等。肾藏精、志：杨上善：『肾有二枚，左箱为肾，藏志也，在右为命门，藏精也。』

五脏之气所恶：肝恶风，心恶热，肺恶寒，肾恶燥，脾恶湿。

五脏化生五液：心主汗液，肝主目液，肺主涕液，肾主唾液，脾主涎液。

五种由于劳逸过度而造成的损伤有：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则伤筋。

五味也各有所走向：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血，咸走骨，甘走肉，称为五走。

饮食的五裁：病在筋的，不能多食酸味；病在气的，不能多食辛味；病在骨的，不能多食咸味；病在血的，不能多食苦味；病在肉的，不宜多食甘味。即使素有嗜好而想多吃，也不可吃得过多，必须自己注意加以节制。

五脏之发病：阴之为病，发骨疼等；阳之为病，多发血痹等；五味为痹，发于气不调；阳虚之病发于冬，阴虚之病发于夏。这就是所谓五发。

邪扰五脏所致的病变：邪气进入阳分，阳热炽盛则病狂；邪气进入阴分，阴寒过盛则为血痹；邪入阳分，抟而气上逆不下，就会引起头痛、眩晕之类病症。病邪进入阴分，搏聚不去而为哑，病邪由阳进入阴，则病势趋于静；病邪由阴出于阳，则易发怒。

五脏各有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和精。

五脏的功能各有所主：心主血脉，肺主皮毛，肝主筋，脾主肌肉，肾主骨。

阳明，多血多气；太阳，多血少气；少阳，多气少血；太阴，多血少气；厥阴，多血少气；少阴，多气少血。故曰：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血恶气；刺厥阴，出血恶气；刺少阴，出气恶血也。

足阳明、太阴为表里，少阳、厥阴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足之阴阳也；手阳明、太阴为表里，少阳、心主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手之阴阳也。

表里：指内外阴阳的相互联系。阳经行于身体外侧，主表；阴经行于身体内侧，主里。

阳明经多血多气，太阳经多血少气，少阳经多气少血，厥阴经多血少气。所以说在针刺治疗时，阳明经宜出气出血；太阳经宜出血，不宜出气；少阳经宜出气不宜出血；太阴经宜出血不宜出气；厥阴经只可出血，不可出气；少阴经只可以出气而不适合出血。

足三阳经与足三阴经之间的关系为：足阳明胃经与足太阴脾经互为表里，足少阳胆经与足厥阴肝经互为表里，足太阳膀胱经与足少阴肾经互为表里。手三阴经与手三阳经之间的关系为：手阳明大肠经与手太阴肺经互为表里，手少阳三焦经与手厥阴心包经互为表里，手太阳小肠经与手少阴心经互为表里。

岁露论第七十九

本篇内容论述天文气象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所产生的影响、疟疾发作时间有早有迟的机理。疟疾的发作是卫气与邪气相搏结的表现，风病与疟疾的症状各不相同有一定的病理原因，人体内因在发病中的决定性作用。还讨论了三虚、三实的问题。不符合时令季节的反常气候对人体的伤害极大，凡出现不符合时令的反常气候，都能成为各种疾病流行的因素，人们的劳逸起居状况也是影响发病的重要因素。

黄帝问于岐伯曰：经言：夏日伤暑，秋病疟。疟之发以时，其故何也？岐伯对曰：邪客于风府，病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常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

卫气之行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内，注于伏冲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上行，故其病稍益至。其内搏于五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稸积而作焉。

膂：张景岳：『夹背两傍之肉曰膂。』按：《素问·虐论》有与本节内容大体相似的论述，可参读。节：在此义同『椎』，指脊椎。王冰：『节，谓脊骨之节。』日作尚晏：疟疾发作时间，每天向后推迟。晏，晚。尾底：通称『尾骶骨』，又名『尾闾』或『穷骨』，就是脊骨的最末一节出。脊骨共二十一节，卫气逐日自上向下移一节，所以说『二十一日，下至尾底』。缺盆之中：左右两缺盆穴的中间，即任脉天突穴的所在。缺盆在天突穴旁开四寸。募原：指胸腹腔藏腑之间的系膜。丹波元简：『膜，本义于帷幕之幕，膜间薄皮，遮隔浊气者，犹幕之在上，故谓之幕，因从肉作膜，其作募者，幕之讹也。』募，通『膜』。稸：同『蓄』，积聚。

黄帝问岐伯：医经中曾说，夏天伤于暑邪，到了秋天就会发生疟疾，然而疟疾的发作有一定的时间性，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回答说：暑虐之邪是从督脉的风府穴侵入人体，然后从颈项沿脊椎下行，而人体的卫气，一日一夜之间行于人体五十周次，月初时按常规首先会合于风府穴，与稽留于风府穴的邪气相遇，疾病就会发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气的会合，循着脊椎逐日下行一节，这样卫气与邪气相遇，就一天晚于一天。因此，疟疾的发作时间，也就一天一天地向后推迟，因为邪气已先期稽留于人体的脊背。每当卫气运行到风府时，则腠理开泄，邪气便乘虚深入，则疾病发作。邪气日益深陷，卫气逐日下移，所以疟疾发作常常是一天晚于一天。

卫气的运行，月初首先出入会合于风府，然后每天沿脊椎下行一节，到第二十一日，下行到尾骶骨。第二十二日，入于脊内，流注于伏冲脉。由此转为上行。这样到月底移行九天，上出于左右两缺盆的中间。由于这段时间卫气上行逐日升高，因此发病的时间，就一天早于一天。至于邪气深陷内迫于五脏，并累及募原的，是邪气已入里，由于距离体表较远，不能及时与外出的卫气相搏，病就不能每日发作，所以发病迟缓，以致于到第二天才会聚集发作一次，而形成间日疟。

黄帝曰：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入焉。其卫气日下一节，则不当风府，奈何？岐伯曰：风府无常，卫气之所应，必开其腠理，气之所舍节，则其府也。

黄帝曰：善。夫风之与疟也，相与同类，而风常在，而疟特以时休，何也？岐伯曰：风气留其处，疟气随经络沉以内搏，故卫气应乃作也。帝曰：善。

风府无常：风邪侵入人体没有固定的部位。沉以内搏：形容疟邪从经络而深入，内迫于五脏。沉，深。按：以上论疟疾的各节，内容与《素问·疟论》大致相同，但没有《疟论》全面细致，从内容来看，与本篇主题也不大相关，可能是后人整理时混入本篇的。

黄帝问：卫气每当运行到风府时，就会使腠理开发，邪气便乘虚侵入而发病。但卫气逐日下移一节，这样就不是每天在风府处，为什么疟疾还会发作呢？岐伯说：邪气侵入人体，并没有固定的部位。也就是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在风府穴。卫气每日下行一节，其相应的部位，腠理必定开放，只要邪气留止在这个地方，必然引起邪正交争的反应。所以凡是卫气运行出入而邪气羁留的地方，就是发病的所在。

黄帝说：讲得好。风邪所引起的疾病和疟疾才似而同属一类型，但外感风邪的病症，常常持续存在，而疟易的发病却有间歇地定时发作，这是什么原因呢？岐伯说：因蔓风邪常停留在肌表组织之间，卫阳之气不时地与之交争相搏所以证候表现呈持续性，而疟疾病邪能随经络深入，搏结于内。所以，只有卫气行至疟邪所在之处，引起抗御病邪的反应时，疾病才会发作。黄帝说：讲得很好。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四时八风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则皮肤急而腠理闭，暑则皮肤缓而腠理开。贼风邪气，因得以入乎？将必须八正虚邪乃能伤人乎？少师答曰：不然。贼风邪气之中人也，不得以时，然必因其开也，其入深，其内极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闭也，其入浅以留，其病也徐以迟。

黄帝曰：有寒温和适，腠理不开，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师答曰：帝弗知邪入乎？虽平居，其腠理开闭缓急其故常有时也。

将：表示选择，抑，或。贼风邪气之中人也，不得以时：张景岳：『凡四时乖戾不正之气，是为贼风邪气。非如太一所居，八正虚邪之有常候。此则发无定期，亦无定位，故曰不得以时也。』其故常有时：杨上善：『人虽和适而居，腠理开闭，未必因于寒暑，因于月之满空，人气盛衰，故腠理开闭，有病不病，斯乃人之常也。』

黄帝问少师：我听说四时八风伤害人体，本味有寒暑气候的不同。寒冷时，人的皮肤紧束，腠理闭合；暑热时，人的皮肤弛缓，腠理开泄。在这种情况下，贼风邪气是乘人体皮腠开泄而侵入的呢，还是必须遇到四时八风反常的气候才会伤人呢？少师回答说：不尽是这样。贼风邪气侵害人体，并不按固定的时间，刻板地依据四时八风的规律，但必须是人体皮腠开泄时，才会乘虚而入，这时人体内部往往精亏气虚，卫表不固，邪气容易深陷。在这种情况下，病情就要严重些，发病也较急促。如果在皮腠闭合时，即使邪气侵入，因人体正气不亏，也只能逗留在表浅部位，病势就会较轻，发病也比较迟缓。

黄帝问：有时气候寒温也适度，人本身也能恰当地调节衣着，人体腠理并没有开泄，然而也有突然发病的，其原因是什么呢？少师回答说：你不知道邪气侵入的原因吗？人们虽然处在正常的生活中，但腠理的开闭缓急，也是有内在的原因和一定的时间的。

黄帝曰：可得闻乎？少师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既积，肌肉充，皮肤緻，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膲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黄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师答曰：三虚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实者，邪不能伤人也。黄帝曰：愿闻三虚。少师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故论不知三虚，工反为粗。帝曰：愿闻三实。少师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危之也。黄帝曰：善乎哉论！明乎哉道！请藏之金匮，命曰三宝。然此一夫之论也。

月满则海水西盛：杨上善：『日为阳也，月为阴也。东海阳也，西海阴也。月有亏盈，海水之身，随月虚实也。月为阴精主水，故月满西海盛也。』这是说海水受日月引力的影响，潮水的涨落，都有一定的时间。下文『海水东盛』道理同此。人血气积：积，宜作『精』，故此句的意思是血气充盈流利。郄：闭的意思。烟垢著：形容皮肤脂垢较多，有体肥表固的意思。膲理：指皮肤的纹理。三虚：即下文『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乘年之衰，指当年的岁气不及。逢月之空，指月缺无光的时候。失时之和，就是四时气候反常，如春不温、夏不热等。张景岳：『三虚在天，又必因人之虚，气有失守，乃易犯之，故为贼风所伤，而致暴死、暴病。使知调摄避忌，则邪不能害，故曰「乘」、曰「逢」、曰「失」者，盖兼人事为言也。』一夫之论：张景岳：『一夫之论，以一人之病为言也。』

黄帝问：可以听你谈谈吗？少师说：人与天地自然变化密切相关，日月运行亏满也会对人体产生影响。所以，当月亮满圆的时候，海水向西涌盛形成大潮。此时人体气血也相应地充盛，肌肉坚实，皮肤致密，毛发坚韧，腠理闭合，皮肤润泽固密。在这个时候，即使遇到贼风邪气的侵入，也较表浅不会深陷。如果到了月亮亏缺的时候，海水向东涌盛形成大潮，这时人体气血相应虚弱，体表卫气衰退，外形虽然如常，但肌肉消减，皮肤弛缓，腠理开泄，毛发残脆，肉理疏薄，皮肤纹理粗疏而表虚不固，在这个时候，若遇到贼风邪气的侵袭，就容易深陷入里，发病也急暴。

黄帝问：有人得病呈暴发性，或是突然死亡这是什么原因？少师回答说：如果人体素质本来虚弱，又遇至三虚的情况，内外相因，所以出现暴病暴死。如果处于三实自环境，就不会为邪气所侵害了。黄帝说：我想听一听什么叫三虚。少师说时逢岁气不及的虚年，又时值月晦无光，以四时气候失和，在这种条件下，最容易感受贼风邪气的侵袭这种情况称为三虚。所以，如果不了解三虚的理论，即使医毫知识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往往因这一点而像粗率庸俗的医生一样了。黄帝说：那什么是三实呢？少师说：时逢岁气有余的蜃年，又逢月望满圆，再遇到四时调和的气候，虽有贼风邪气也不能危害人体，这就叫做三实。黄帝说：这是多么深刻的道理啊！你讲得也很透彻。请把它珍藏在金匮之中，命名叫做三实。不过，这只是指个别人疾病的单发情况而言。

黄帝曰：愿闻岁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师曰：此八正之候也。黄帝曰：候之奈何？少师曰：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蛰之宫，其至也，天必应之以风雨者矣。风雨从南方来者，为虚风，贼伤人者也。其以夜半也，万民皆卧而弗犯也，故其岁民小病；其以昼至者，万民懈惰而皆中于虚风，故万民多病。

虚邪入客于骨而不发于外，至其立春，阳气大发，腠理开，因立春之日风从西方来，万民又皆中于虚风，此两邪相搏，经气结代者矣。故诸逢其风而遇其雨者，命曰遇岁露焉。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

八正：张景岳：『四正、四隅，谓之八正，即八宫也。』两邪相搏：指新邪合并伏邪，两相交感而为病。张景岳：『冬至中之，立春又中之，此两邪也。』经气结代：邪气留而不去为结，当其令而非其气为代。即指上文的两邪相合，留结于经脉之中而不去，发生疾病。岁露：指一岁当中能摧残万物、侵害人体的非时之风雨。

黄帝说：我还愿意听一听在一年之中，有许多人得相同的病，呈流行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少师说这主要靠观察交立八节时，四正、四隅气候的正常与异常对人体的影响。黄帝说：根据什么去观察呢？少师说：这种观察气象的方法，通常是在北斗星指向正北方的子正之位，太阳运行黄道北极，时间交至冬至，到了这一天，如果有风雨天气的出现，并且风雨从南方来的，叫做虚风。这是能够伤害人体的贼风邪气。如果风雨来时正在半夜，人们都居于室内安睡，邪气无从冒犯，这就预示着当年很少人生病。如果风雨出现在白天，人们多在室外活动而防范松懈，就容易被虚风邪气所中伤，因此生病的人就较多。

假如在冬季感受了虚邪，由肾深潜入骨而不及时发病，形成伏邪。到了立春，阳气逐渐旺盛，腠理开泄，那么伏邪就会待机发动，倘若再遇到立春这一天刮来的西风，人们又会被这种反常的气候再度中伤。因此，伏邪合并新邪，留结在经脉之中，两种邪气交结，就会发病。诸如此类，凡是正交八节之时迎面而来的不正之气，都会给人们带来普遍的危害。一年之内出现的这种异常的风雨，称为岁露。总之，一年之中气候调和，或很少有异常气候的出现，人们患病的就少，死亡的也少。反之，一年之中寒温不时，风雨不调，人们患病的就多，死亡的也多。

黄帝曰：虚邪之风，其所伤贵贱何如？候之奈何？少师答曰：正月朔日引，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风，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风，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风行，民病多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风，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时北风，秋，民多死。终日北风，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风从南方来，命曰旱乡；从西方来，命曰白骨，将国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风从东方来，发屋扬沙石，国有大灾也；正月朔日风从东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天和温不风，籴贱，民不病；天寒而风，籴贵，民多病。

此所以候岁之风，伤人者也。二月丑不风，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温，民多寒热；四月已不暑，民多瘅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诸所谓风者，皆发屋、折树木、扬沙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

所伤贵贱：虚邪贼风为害程度的轻重。贵贱，轻重。朔日：阴历每月初一叫『朔日』。旱乡：南方为旱乡。籴贱：粮价低廉。指年景好的丰年。籴，买进粮食。下文『籴贵』指年景不好，歉收。『二月丑不风』七句：这是从月建上推测气象变化，凡不符合时令的反常气候，都能成为各种疾病流行的因素。张景岳：『二三四月，以阳旺之时，而丑日不风，戌日不温，巳日不暑，阴气胜而阳不达也，故民多病。十月以阴旺之时，而申日不寒，阳气胜而阴不藏也，故民多暴死。』

黄帝问：虚风邪气，给人们造成危害的轻重，根据什么去判断呢？少师回答说：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月建在寅，太一在东北方的天留宫，这一天如果刮西北风，而且没有雨，人们多有生病而死亡的。正月初一早晨刮起北风，到了春天，人们多因病致死。正月初一早晨如有北风刮起，则患病的人数多达十分之三。正月初一，中午刮北风，到了夏天，就会造成疾病流行，而且多有死亡。正月初一的傍晚刮北风，到了秋天，会有很多人病死。如果这一天整天刮北风，就会大病流行，死亡的人数约占十分之六。正月初一，如果风从南方刮来，这叫做旱乡，从西方刮来，称为白骨，大病流行于全国，人们常有死亡。若这一天，风从东方刮来，就会掀翻房屋，飞沙走石，摧折树木，给人们造成严重的灾害。如果这一天风从东南方刮来，到了春天，就会有很多人病死。如果正月初一的天气晴好，气候暖和，而无风无雨，便预示这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粮价低廉、人民康泰。如果这一天的天气寒冷而有风，这是歉收年景的先兆，将会灾荒四起，粮价昂贵，人们也多灾多病。

这就是说，可以在正月初一的时候，来观察天气与风向，以预测当年虚邪贼风伤人的情况。如果到了二月丑日，时近春分多风之际，春风仍不吹拂，人们每每患心腹之病。到了三月戌日，春将尽夏将来时，而气候仍不温暖，人们多患寒热之病。到了四月巳日，天阳始盛，夏天到来，如果气候仍然不热，那么人们容易患黄疸病。到了十月申日，冬天已到，阴气始盛，但气候仍然不冷，人们往往会突然发病或猝然死亡。以上所说的风，都是指那些能损坏房屋、折断树木、飞沙走石的大风。这样的风能使毛骨悚然，腠理开泄，从而伤人致死。

卷二十四

大惑论第八十

本篇内容讲述了登高时发生精神迷惑、头目眩晕的道理。人的眼睛是由五脏之精气所充养，眼睛的各部分分属于五脏，眼睛与五脏在生理上有密切联系。本篇还说明了善忘、善饥而不嗜食、不得卧、不得视、多卧、少瞑、卒然多卧七个病证的病机。对这七种病证，先要察明患者的形志苦乐，然后再根据正确的诊断进行治疗。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尝上于清泠之台，中阶而顾，匍匐而前，则惑。余私异之，窃内怪之，独瞑独视，安心定气，久而不解；独博独眩，被发长跪，俯而视之，后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气使然？

岐伯对曰：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则精散，精散则视歧，视歧见两物。

清冷之台：张景岳：『台之高者，其气寒，故曰清冷之台。』 清冷，清凉貌。异之、怪之：杨上善：『小怪曰异之，大异曰怪之。』独瞑独视：或闭眼，或睁眼。博：当作『转』，即头晕的意思。为之精：张景岳：『为之精，为精明之用也。』精，指眼睛的视觉功能。精之窠为眼：内脏精气汇聚于目。张景岳：『窠者、窝穴之谓。眼者，目之总称。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故眼为精之窠，而五色具焉。』筋之精为黑眼：肝主筋，筋之精即肝之精。黑眼指瞳孔周围黑色的部分。气之精为白眼：肺主气，气之精即肺之精。白眼，指眼球的白色部分。肌肉之精为约束：脾主肌肉，肌肉之精即脾之精。约束，指眼胞，因其能开能合，故名。撷：包裹的意思。邪其精：『邪』后当有『中』字。

黄帝问：我曾经攀登那高高的清冷之台，上到台阶中层时，向四处观望，然后伏身前行，就感到头眩眼花，精神迷乱。这种异常的感觉，我暗自感到奇怪，尽管自己闭目宁神或睁眼再看，平心静气，力图使精神镇定下来，但是这种感觉长久不能消除，仍然感到头晕目眩。即使是披散开头发，赤脚而跪在台阶上，力求形体舒缓，使精神轻松，但当向下俯视时，眩晕仍长久不止，有时这种症状在突然之间却又能自行消失，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岐伯回答说：五脏六腑的精气，都向上输注于人的眼部，从而产生精明视物的作用。藏腑精气汇聚于眼窝，便形成眼睛。其中肾的精气充养瞳子，肝的精气充养黑睛，心的精气充养内外眦的血络，肺的精气充养白睛，脾的精气充养眼胞。脾的精气包裹着肝、肾心、肺的精气，与脉络合并，形成目系，向上连属于脑部，向后与项部中间相联系。如果邪气侵入项部，乘人体虚弱而向深部发展，则沿着目系而侵入于脑部。邪入于脑，便发生头晕脑转，从而引起目系拘急而出现两目眩晕的症状。如果邪气损伤眼部的精气，使精气离散，就会出现视歧的现象，即看一件东西好像有两件一样。

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阴，白眼赤脉法于阳也。故阴阳合传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分乱而不转，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传：通搏，搏聚的意思。目者，心使：眼睛的视物功能，由心所使。使，指使。

人的眼睛，既是藏腑的精气所形成，也是营、卫、气、血、精、神、魂、魄通行和寓藏的所在。其精明视物的功能，是以神气为基础的。所以人在精神过度疲劳的时候，就会出现魂魄失守，意志散乱，眼睛迷离而无神气。眼的瞳子部分属于肾，黑睛属于肝，二者为阴脏的精气所滋养；白睛属肺，眼球的赤脉属于心，二者依赖阳脏的精气所滋养。因此，阴脏的精气和阳脏的精气相互结合而协调，才能使眼睛具有视物清晰的功能。眼睛的视觉功能，主要受心的支配，这是因为心主藏神的缘故。如果精神散乱，阴脏的精气和阳脏的精气不能相互协调，突然看到异常的景物，就会引起心神不安，精失神迷，魂飘魄散，所以发生迷惑眩晕。

黄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东苑，未曾不惑，去之则复。余唯独为东苑劳神乎？何其异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恶，卒然相惑，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是故间者为迷，甚者为惑。

黄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岐伯曰：上气不足，下气有馀，肠胃实而心肺虚，虚则营卫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

黄帝曰：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岐伯曰：精气并于脾，热气留于胃，胃热则消谷，谷消故善饥。胃气逆上，则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苑：养禽兽、植林木之处叫『苑』。惑：作『感』为是。

黄帝问：我有些怀疑你所说的道理。我每次去东苑登高游览，没有一次不发生眩晕迷惑的，离开那里，就恢复正常，难道说我惟独在东苑那个地方才会劳神吗？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的情况呢？岐伯说：不是这样。就人的心情而言，都有自己喜好的东西和厌恶的东西，爱憎两种情绪突然相感，会使精神出现一时的散乱，所以视觉不正常而发生眩晕迷惑。等到离开了当时的环境，精神也就转移，就会恢复正常状态。总之，出现这种症状，较轻的仅是精神一时迷糊，好像不能辨别方向似的，较重的就会出现精神迷乱而头目眩晕。

黄帝问：人出现健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岐伯说：这是由于心肺两脏不足，而使得人体上部气虚，肠胃充实而使得人体下部气盛。心肺气虚就会使得营卫之气不能及时向上宣达敷布，长时间滞留于肠胃之间，导致神气失养，所以发生健忘。

黄帝说：人如果容易饥饿，但没有食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岐伯说：饮食入胃后化生的精气，输送于脾。如果邪热之气停留于胃，就会使胃热而消化力增强，所以容易饥饿。热邪使得胃气上逆，导致胃脘滞塞，难以受纳，所以出现不欲饮食的症状。

黄帝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

黄帝曰：病目而不得视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卫气留于阴，不得行于阳，留于阴则阴气盛，阴气盛则阴跷满，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也。

黄帝问：因病而不能入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岐伯说：卫气在白天行于阳分，人处于清醒状态，夜间卫气入于阴分，人就能入睡。如果卫气不能入于阴分，经常停留在阳分，就会使卫气在人体的阳分处于盛满状态，相应的阳跷脉就偏盛，卫气不能入于阴分，就形成阴气虚，阴虚不能敛阳，所以就不能安睡。

黄帝问：因病而两目闭合不能视物，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岐伯说：这是因为卫气滞留于阴分，不能外行于阳分。留滞在阴分使阴气偏盛，阴跷脉随之而盛满，卫气既然不得行于阳分，便形成阳虚，所以愿意闭目而不欲视物。

黄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人肠胃大而皮肤湿，而分肉不解焉。肠胃大则卫气留久，皮肤湿则分肉不解，其行迟。夫卫气者，昼日常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故肠胃大，则卫气行留久；皮肤湿，分肉不解，则行迟。留于阴也久，其气不精，则欲瞑，故多卧矣。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气之留于阳也久，故少瞑焉。

黄帝问：有的人发生嗜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岐伯说：这一类人的特点是肠胃较大而皮肤滞涩，肌肉之间又不滑利。由于肠胃较大，卫气在人体内部滞留的时间就比较长；皮肤滞涩，分肉之间不滑利，卫气在体表的运行因受到阻止而迟缓。卫气在人体循行的常规是白天行在阳分，夜间行于阴分。当卫气随昼夜交替在人体阳分运行已尽，由阳入阴时，人就入睡了；卫气在人体阴分运行已尽，由阴出阳，人便觉醒。既然这类人的肠胃较大，卫气在内滞留的时间比较长，再兼皮肤滞涩，分肉组织不滑利，因此卫气运行于体表就较迟缓，使得精神不能振作，所以困倦而嗜睡。那些肠胃较小、皮肤滑润弛缓，分肉组织之间又通畅滑利的人，卫气行于阳分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睡眠较少。

黄帝曰：其非常经也，卒然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邪气留于上膲，上膲闭而不通，已食，若饮汤，卫气留久于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

黄帝曰：善。治此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腑，诛其小过，后调其气，盛者写之，虚者补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乐，定乃取之。

常经：即经常。诛：消除。小过：轻微的病变。

黄帝问：有的人不是经常嗜睡，而是突然间出现多卧嗜睡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岐伯说：这是因为邪气滞留于上焦，使得上焦气机闭阻不通，又因饱食之后，暴饮热汤，卫气滞留在胃肠中，致使卫气久留于阴分，而不能外行于阳分，所以出现突然多卧嗜睡的症状。

黄帝说：讲得很好。对于上述疾病如何进行治疗呢？岐伯说：首先要观察藏腑的虚实，辨明病变的部位，即使是轻微邪气，也必须先加以消除，然后再调理营卫之气。邪气盛的采用泻法，正气虚的采用补法。还要首先审察患者形体的劳逸、情志的苦乐，做出正确诊断，然后才能进行治疗。

痈疽第八十一

本篇内容讲营卫气血的运行；痈肿的病因、病机；猛疽、天疽、脑烁等十九中痈疽的病名、症状、部位以及治疗与预后；痈和疽的区别。

黄帝曰：余闻肠胃受谷，上焦出气，以温分肉而养骨节、通腠理。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血和则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络脉，皆盈，乃注于经脉。阴阳已张，因息乃行，行有经纪，周有道理，与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调之，从虚去实，写则不足，疾则气减，留则先后。从实去虚，补则有馀。血气已调，形气乃持。余已知血气之平与不平，未知癕疽之所从生，成败之时、死生之期有远近，何以度之？可得闻乎？

上焦出气：指卫气，因卫气分属于宗气，宗气在胸中，位属上焦，故曰上焦出气。阴阳已张：阴经和阳经都已经得到补给。张，满。因息乃行：营卫之气随着呼吸而运行。息，呼吸。

黄帝说：我听说肠胃受纳饮食物以后，所化生的精气沿着不同的通道运行于全身。其中出于上焦的卫气，能够温煦全身的肌肉、皮肤，濡养筋骨关节，通达于腠理。出于中焦的营气，像自然界雨露布洒大地一样，流注于人体肌肉的大小空隙之间，同时还渗入孙脉，加上津液和调，通过心肺的气化作用，就化成红色的血液而运行于人体的脉道之中。血液运行和顺而有条不紊，首先充满孙络，再注入络脉，络脉充满了便注入经脉，这样阴经阳经的血气充盛，便随着呼吸而运行于全身。营卫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和循环道路，与天体的运行一样，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如果发生病变，要细心地诊察虚实，然后进行调治。用泻法去治疗实证，就能使邪气衰减，但泻得太过，反会损伤正气。泻法宜急速出针，可迫使邪气衰减，若仅用留针法，不能及时泻邪，则病情先后如一，仍不见好转。相反，用扶正的方法，可以消除虚弱的现象，但过于补了，也会助长邪之势。经过调治，气血就会协调，形体和神气也就可以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了。关于血气是否平衡的道理，我已经知道了。但还不了解痈疽发生的原因和机理，又怎样把握其形成与恶化的时间及判断死生日期的远近呢？你可以讲给我听一听吗？

岐伯曰：经脉留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蚀，地经失纪，水道流溢，草萓不成，五谷不殖，径路不通，民不往来，巷聚邑居则别离异处，血气犹然。请言其故。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冱，血冱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癕肿。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脓不写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写，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藏，藏伤，故死矣。

天宿失度：天之明月诸星运行其常度。经数：中国医学大辞典注：『即十二经水之数。如清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渑水、淮水、漯水、江水、河水、济水、漳水也。』这是地面经纬的度数。冱：通『涩』。骨空：骨节的空隙处，『内经』另有『骨空论篇』。

岐伯说：气血运行于经脉，循环不止，它与天地的运动规律相一致。如果天体运转失其常度，就会出现日蚀月蚀；大地上江河淤塞或决溃，就泛滥四溢，水涝成灾，以致草木不长，五谷不生，道路不通而民众不能往来，使得长年居住在城里或乡间的百姓们流离失所。人体的气血也是这样，请让我谈谈其中的道理。人体的血脉营卫周流不息，与天上星宿的运转、地面河水的流行相应。如果寒邪侵入经脉血络之中，就会使得血行滞涩，血行滞涩不通，卫气也就壅积不散，气血不能往复周流而聚结在某一局部，便形成痈肿。寒气郁久化热，热毒盛积熏蒸，使肌肉腐烂，肌肉腐烂便化成脓液，脓液不得排出，又会使筋膜腐烂，进而伤及骨骼，骨髓也就随之消损了。如果痈肿不在骨节空隙之处，热毒就不能向外排泄，煎熬血液而令其枯竭，使筋骨肌肉都得不到营养，经脉破溃败腐，于是热毒深入灼伤五脏。由于五脏损伤，人就会死亡。

黄帝曰：愿尽闻癕疽之形与忌日名。岐伯曰：癕发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写，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写，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发于颈，名曰夭疽，其癕大以赤黑，不急治，则热气下入渊腋，前伤任脉，内熏肝肺，熏肝肺十馀日而死矣。

阳气大发，消脑留项，名曰脑烁，其色不乐，项痛而如刺以针，烦心者，死不可治。

发于肩及臑，名曰疵癕，其状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癕发四五日，逞焫之。

豕膏：即炼净的猪油。类经记载：『万氏方有治肺热暴瘖者，用猪油一斤，炼过，入白蜜一斤，再炼，滤净，冷定，不时挑服一匙，即愈。若无疾，服此最能润肺润肠。此即豕膏之属。』夭疽：因生于颈部的疽险恶，容易导致人夭命，故称『天疽』。渊腋：腋窝深部。穴名。在腋下三寸，属足少阳经。脑烁：先生于督脉经风府穴，甚则上至巅顶，下至大椎。疵癕：病名。逞焫：焫音爇，爇俗字，即艾柱也。逞焫系急用艾灸之意。逞：快。焫：火灸。

黄帝说：我想详尽地了解痈疽的形状、死生的限和名称。岐伯说：痈疽发生在喉结的叫做猛疽。这种病如不及时治疗就要化脓，若不将脓液排出，就会使咽喉堵塞，半天就会死亡。已经化脓的，要先刺破排脓，再口含凉的猪油，三天即可痊愈。

发生在颈部的，叫做夭疽。这种痈部位较大，颜色呈赤黑色，如果不迅速治疗，热毒就会向下蔓延，侵入腋下的渊腋穴处，向前面可伤及任脉，向内可熏灼肝肺，使肝肺损伤，十几天就会死亡。

邪热亢盛，滞留于项部，上侵而消烁脑髓的，叫做脑烁。表现为神色抑郁不欢，颈部剧痛如针刺，如热毒内攻而出现心中烦躁，是不治的死证。

发生在肩臂部的痈肿，叫做疵痈，局部呈赤黑色，应当迅速治疗，此证使人遍身汗出，直到足部，由于引起此痈的毒气浮浅而不深陷，不会伤及五脏，即使在发病四五天的时候速用艾灸治疗，也会很快痊愈。

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癕坚而不溃者，为马刀挟缨，急治之。

发于胸，名曰井疽，其状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发于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状如榖实，常苦寒热，急治之，去其寒热，十岁死，死后出脓。

砭石：古代针砭，皆用石。砭石，乃石之有锋刃者。马刀挟瘿：即瘰疬，疾病名。膺：胸旁高肉逼近乳上处。谷实：中国医学大辞典注：『谷实即谷树（谷树楮类）之果实也。，即瓜蒌也。

痈肿发生在腋下，局部坚硬而呈深红色的，叫做米疽。应当用细而长的石针稀疏地砭刺患处，然后涂上猪油膏，不必包扎，大约六天就能痊愈。如果痈肿坚硬而没有破溃的，称为马刀挟瘿之类的病变，应当急速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治疗。

生在胸部的痈肿，叫做井疽。它的形状像大豆一样，在初起的三四天内如果不及早治疗，毒邪就会下陷而深入腹部，成为不治之证，七天就会死亡。

生在胸部两侧的，叫做甘疽。局部呈青色，形状好像楮实和瓜蒌的样子，时常发冷发热，应急速治疗以解除寒热。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迁延十年之久而死亡，死后溃破出脓。

发于胁，名曰败疵。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癕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发于股胫，名曰股胫疽，其状不甚变，而癕脓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

发于尻，名曰锐疽，其状赤坚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发于股阴，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两股之内，不治，十日而当死。

败疵：李念莪：『胁者，肝之部也。妇人多郁怒，故患此疮。』剉草根：切割的连翘草根。即连翘。股胫疽：张景岳：『股径，大股也。状不甚变，言外形不显也。痈脓搏骨，言脓着于骨，即今人之所谓帖骨壅也。毒盛而深，能下蚀三阴阳明之大经，故不为急治则死矣。』锐疽：疾病名。赤施：张志聪：『股阴者，足三阴之部分也。以火毒而施于阴部，故名曰赤施。』

胁肋部生痈，名叫败疵，败疵主要发生于妇女。如果迁延日久，就会发展为大的脓肿，其中还生有赤小豆大小的肉芽。治疗这种病候，可用切割的连翘草根各一升，加水一斗六升，煎取三升，乘热强饮，并多穿衣服，坐在盛有热汤的铁锅上熏蒸，使病人汗出至足部，即可痊愈。

痈疽生在大腿和足胫部的，名叫股胫疽。这种病的外部没有明显的变化，然而痈肿所化的脓紧贴骨上，如果不迅速治疗，约三十日即可死亡。

痈疽生在尾骶骨部的，名叫锐疽。其形状红、大而坚硬，应当迅速治疗，否则，约三十天就会死亡。痈疽发生在大腿内侧的，名叫赤施。如不迅速治疗，至六十天就会死亡。如果两腿内侧同时发病，是毒邪伤阴已极，多属不治之证，十天就要死亡。

发于膝，名曰疵癕，其状大，癕色不变，寒热，如坚石，勿石，石之者死，须其柔，乃石之者，生。

诸癕疽之发于节而相应者，不可治也。发于阳者，百日死；发于阴者，三十日死。

发于胫，名曰兔啮，其状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发于内踝，名曰走缓，其状癕也，色不变，数石其输，而止其寒热，不死。

石：砭石。这里用为动词，砭刺。诸癕疽之发于节而相应者：张景岳：『诸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皆不宜有痈毒之患，若其相应，则发于上而应于下，发于左而应于右，其害尤甚，是为不治。然发于三阳之分，毒浅在腑，其死稍缓；发于三阴之分者，毒深在脏，不可出一月也。』兔啮：王肯堂：『足跟生疽何如？曰是名兔啮。以其状如兔啮，故以为名。』 啮，咬。数石其输：数石是说用多次的砭石。其输，指肿处。

发生在膝部的，名叫疵痈。其症状是外形肿大，皮肤颜色没有变化，伴有发冷发热，患处坚硬，这是尚未成脓的表现，切不可用砭石刺破，如果误用砭石刺破排脓，便会导致死亡。须待患处柔软成脓，再用砭石刺破，以排脓泻毒，疾病就会痊愈。

发生在关节的各种痈疽，并且出现内外、上下、左右对称发病的，都不易救治。生于阳经所在部位的，约一百天死；生于阴经所在部位的，约三十天死。

发生于足胫部的，名叫兔啮疽，其外形红肿，毒邪能够深入至骨，应当迅速治疗，如不急治，就会危害生命。

痈毒发于内踝的，名叫走缓。其外形如痈，但皮肤颜色没有变化。治疗时应当用石针屡屡砭刺痈肿所在之处，使寒热的症状消退，就不会死亡。

发于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状大癕，急治之，百日死。

发于足傍，名曰厉癕，其状不大，初如小指发，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辄益，不满，百日死。

发于足指，名脱癕，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

四淫：张景岳：『阳受气于四末，而大痈淫于其间，阳毒之极盛也。阳气移易，则真阴日败，故逾三月而死。』不消，辄益：消不了反而加大的意思。发于足指：张景岳：『六经原输皆在于足，所以痈发于足者，多为凶候。至于足指，又皆六井所处，而痈色赤黑，其毒尤甚。若无衰退之状，则急当斩去其指，庶得保生，否则毒气连脏，必至死矣。』不：同『否』。

痈疽发生于足心、足背的，名叫四淫。其形状好像大痈一样，如不迅速治疗，约一百天就会死亡。

痈肿生在足四傍的，名叫厉疽。其外形不大，如果从足小趾开始发病，并呈现黑色，应当迅速治疗以消除黑色，如果黑色不消退，却逐渐加重，就不能治愈了，约一百天就会死亡。

发生在足趾的，名叫脱疽，其症状如果出现赤黑色，是毒气极重，多属不治的死证；如不呈现赤黑色，是毒气较轻，尚能救治。如经过治疗而病势仍不减轻，应当迅速截除其足趾，否则毒气内攻深陷于藏腑，必然导致死亡。

黄帝曰：夫子言癕、疽，何以别之？岐伯曰：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冱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然不能陷，骨髓不为焦枯，五藏不为伤，故命曰癕。

黄帝曰：何谓疽？岐伯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藏，血气竭，当其癕下筋骨良肉皆无馀，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癕者，其皮上薄以泽：此其候也。

黄帝问：你所谈的痈疽应当如何鉴别呢？岐伯说：如果营气滞留在经脉中，血液就凝聚而不能畅行，从而使卫气受到影响也阻滞不通，使壅积于内而化生毒热。如毒热发展不止，便使肌肉腐烂化脓。但是这种毒热仅仅浮浅在体表，不能深陷到骨髓，所以骨髓不会被灼伤而焦枯，五脏也不会受其伤害，这种疾病就叫做痈。

黄帝问：什么叫做疽呢？岐伯说：如果热毒亢盛，深陷于肌肤的内部，使筋膜溃烂，骨髓焦枯，同时还影响五脏，使血气枯竭。其发病部位比痈的发病部位深，使得筋骨肌肉等都溃烂无遗，所以称之为疽。疽的特征是皮色晦暗而坚硬，如同牛颈部的皮一样，痈的特征，是皮薄而光亮。这些就是痈和疽的区别。

附录

史崧《叙》

昔黄帝作《内经》十八卷，《灵枢》九卷，《素问》九卷，其数焉。世所奉行唯《素问》耳。越人得其一二而述《难经》，皇甫谧次而为《甲乙》。诸家之说，悉自此始。其间或有得失，未可为后世法。则谓如《南阳活人书》称『咳逆者，哕也』。谨按《灵枢》经曰：『新谷气入于胃，与故寒气相争，故曰哕。』举而并之，则理可断矣。又如《难经》第六十五篇，是越人标指《灵枢·本输》之大略，世或以为流注。谨按《灵枢》经曰：『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人也，非皮肉筋骨也。』又曰：『神气者，正气也。神气之所游行出入者，流注也。井、荥、输、经、合者，本输也。』举而并之，则知相去不啻天壤之异。但恨《灵枢》不传久矣，世莫能究。

：『乃』的异体字。越人：战国名医，姓秦，名越人，渤海郡鄞人。传说是《难经》的作者。《难经》：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其内容主要是就《内经》而提出的八十一个难题，故名《难经》。皇甫谧：姓皇甫，名谧，字士安。晋朝安定朝那人。次：动词，编次，排列。《甲乙》：皇甫谧将《内经》中有关针灸学的内容，重新排列整理而成的书，全名《针灸甲乙经》。《南阳活人书》：又称《类证活人书》，二十二卷。宋代朱肱撰。不啻：不止，不仅。

从前黄帝创作了《内经》共计十八卷，其中《灵枢》九卷，《素问》九卷，这就是其总数。但是世上所遵行流传的只有《素问》。秦越人取其中的十分之一二，而发挥成《难经》，皇甫谧重新编纂排列为《针灸甲乙经》。各家学说，都是从此开始的。这其中或有得有失，不能成为后世的准则。比如《南阳活人书》中说『咳逆，就是哕证』。我谨慎地考察了《灵枢》经，其中说：『刚刚食用的五谷之气进入胃中，与胃中旧有的寒气相争，所以发生哕证。』列举并排于此，哪个更合乎道理就可以判断了。又比如《难经》的第五十六篇是秦越人标示《灵枢·本输》篇的内容大要，世上有人认为是讲『流注』的。我谨慎地考察了《灵枢》经，其中说：『所说的节是神气运行出入之所，不是指皮肉筋骨。』又说：『神气，就是正气。神气的运行出入，是流注。井、荥、输、经、合是经脉输注的关键所在。』列举并排于此，就可以知道所讲的道理相距不仅是天壤之别。只是遗憾《灵枢》不传于世，已经很久了，世人不能探究清楚。

夫为医者，在读医书耳。读而不能为医者，有矣；未有不读，而能为医者也。不读医书，又非世业，杀人尤毒于梃刃。是故古人有言曰：为人子而不读医书，犹为不孝也。

梃刃：这里泛指兵器。梃，棍棒。刃，刀刃。

行医治病，关键在于研读医书。有读了医书，还不能做个良医的，没有不读医书，却能做个好医生的。不研读医书，又不是世代以医为业，那样害人就比刀枪棍棒厉害得多了。所以古人曾说过：作为人子而不读医书，就不能算是孝子。

仆本庸昧，自髫迄壮，潜心斯道，颇涉其理。辄不自揣，参对诸书，再行校正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于卷末，勒为二十四卷。庶使好生之人，开卷易明，了无差别。除已具状经所属申明外，准使府指挥依条申转运司，选官详定，具书送秘书省国子监。今崧专访请名医，更乞参详，免误将来，利益无穷，功实有自。

时宋绍兴乙亥仲夏望日锦官史崧题

髫：古时儿童头发下垂。引申指儿童。勒：刻，雕刻，出版。转运司：古时官署名称。秘书省：古时掌管图书的官署。国子监：亦称国学。古时国家设立的学校。绍兴：宋高宗年号。乙亥：指绍兴二十五年，即公元1155年。仲夏：夏历五月。望日：即十五日。

我本来平庸愚昧，从幼年至壮年，潜心研究医道，较深入地探究了其中的道理。于是不揣愚陋，参考核对各种书籍，再校正家藏旧本的《灵枢》九卷，共计八十一篇，增加修订了注音和释词附在卷末，刻成二十四卷。或许能使爱护生命的人，打开书卷就很容易明白，不会有差错。除了已经陈述情况向所属部门说明外，还恳请府里的指挥依据条例申请转运司，指定官员详细审定，全部誊写清楚送秘书省和国子监。现在我又专门访问和聘请名医，进一步请他们审慎详尽地参订，以免贻误今后的读者，并给后世带来无穷的利益，为医学的功果奠定根基。

宋绍兴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锦官史崧题